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上)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 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下)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 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概述	1
--------------------	---

历史文献

毛泽东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33
(1922年6月20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关于赞成劳动法案的通电	35
(1922年9月6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快邮代电	37
(1922年9月11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萍矿矿长函	38
(1922年9月11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声援安源罢工函 (节录)	39
(1922年9月)	
萍矿全体工人致汉冶萍公司电	40
(1922年9月14日)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41
(1922年9月14日)	
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宣言	43
(1922年9月16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声援安源罢工电	44
(1922年9月)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	45
(1922年9月18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贺安源罢工胜利函	46
(1922年9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通告	47
(1922年10月5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株洲转运局函	49
(1922年10月12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协订永和矿局条件	50
(1922年10月29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为开滦矿工呼援通电	51
(1922年11月1日)	
汉冶萍总工会反对停工宣言	52
(1922年12月20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汉冶萍公司电	54
(1922年12月27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声援湖南水口山罢工工人电	55
(1923年1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汉冶萍公司电	56
(1923年1月)	
安源路矿工会等四团体传单	57
(1923年1月16日)	
夏曦致国昌、务善诸同志信	58
(1923年3月17日)	
晓云致国昌信	61
(1923年4月14日)	
安源工人援助水口山工人斗争	62
(1923年9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文选)	67
(1923年10月10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言	67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词	70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祝词	71
北京工人周刊社祝词	72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祝词	74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祝词	75
京奉路总工会山海关分会祝函	75
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祝词	76
汉冶萍总工会祝词	77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	李维汉 79
祝奋斗的安源工友	高君宇 82
安源工友应注意的几件事	袁达时 84
“讨饭吃不如做饭吃”——敬告安源工友	懂 右 86
敬告安源工友	李能至 90
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	刘少奇 91
罢工胜利周年纪念敬告本部工人	陆 沉 105
“朋友！歇歇脚力，预备爬山吧！”	李求实 108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刘少奇 朱少连 113
俱乐部组织概况	刘少奇 李求实 139
最高代表会报告	朱锦棠 148
干事会报告	陆 沉 153
经济委员会报告	宁迪聊 156
裁判委员会报告	朱锦棠 158
会计股报告	蔡增准 陈伟铎 161
庶务股报告	杨庆兴 169
教育股报告	蔡增准 170
讲演股报告	袁达时 186
文书股报告	李求实 188
交际股报告	周怀德 190
消费合作社报告	毛泽民 190
劳动介绍所报告	李求实 195
故工抚恤会报告	周镜泉 197
游艺股报告	谢敬贤 200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代表及百代表姓名录	200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一届职员表	202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	204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事细则	208
汉冶萍总工会章程	210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	213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纪念罢工胜利的传单	216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纪念安源工友罢工胜利的传单	221
中共中央局报告附件节录：湖南区报告	223
(1923年11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代理区 执行委员会及各地方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节录）	225
(1923年12月12日至14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	227
(1924年3月10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安源报告决议 案	229
(1924年3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执行委员会团务报告（节录） ...	231
(1924年3月)	
湘区报告（节录）	232
(1924年5月14日)	
安源地方报告	234
(1924年5月14日)	
安源旬刊出版	236
(1924年5月19日)	
救护汉冶萍公司	刘少奇 237
(1924年6月)	
关于在工人俱乐部内设青年股的请示报告	252
(1924年8月5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为介绍林育英留俄致中共	

中央信	253
(1924年8月8日)	
安源地方团报告六月—八月	254
(1924年8月27日)	
贺昌致青年团湘区和中央信	258
(1924年8月27日)	
恽代英视察安源团组织工作的报告	260
(1924年8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团员统计表	264
(1924年9月1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	266
(1924年10月3日)	
其颖、兰渠致钟英信	270
(1924年10月17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农工部报告	
(八月—九月)	272
(1924年10月)	
林育南致宗菊信	275
(1924年11月1日)	
林育南巡视安源报告	277
(1924年11月4日、8日)	
整顿萍矿意见书	刘少奇 280
(1924年11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宣传部报告	289
(1924年11月)	
安源工人教育计划大纲草案	290
(1924年约11月)	
贺昌关于青年团安源地委改选情况的报告	296
(1924年11月11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半年来的总报告	297

(1924年11月11日)	
贺昌致钟英信	299
(1924年11月13日)	
林育南致宗菊信	300
(1924年11月16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报告册(第二届)	302
(1924年12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变更之说明	陆 沉 302
本部一年内举行过的三个大纪念会	贺 昌 307
最高代表会报告	李涤生 311
干事会报告	陆 沉 317
会计股报告	陈伟铎 326
庶务股报告	杨庆兴 330
讲演股报告	吴先瑞 332
教育委员会报告	刘 义 334
裁判委员会报告	胡德成 359
纠察团报告	周子南 363
劳动介绍所报告	张学琅 264
出产整理委员会报告	朱锦棠 365
建筑委员会报告	朱少连 366
青年部的报告	黄五一 367
紫家冲分部报告	胡立生 377
株洲办事处报告	黄静源 378
湘东分部报告	吴先瑞 381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营业报告	唐升起 383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二届部员及代表统计表	387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员入部统计表	390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员出部统计表	391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	394
编辑的话	401
团务报告(十一月份)	402
(1924年12月3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学生部报告	404
(1924年12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对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意见	407
(1924年11—12月)	
贺昌致团中央信	410
(1924年12月24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农工部报告	411
(1924年12月31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	413
(1925年1月初)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快邮代电	422
(1925年1月7日)	
萍矿工人同萍矿算算帐	423
(1925年1月8日)	
请看萍矿取消工人年终夹响之理由	425
(1925年1月8日)	
安源地委组织状况统计	427
(1925年1月16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全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 祝词	428
(1925年1月31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半年内教育宣传计划	430
(1925年初)	
贺昌致钟英信	444
(1925年3月3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萍矿总局函	436
(1925年3月)	
达时关于安源形势及团组织情形的报告	437
(1925年4月8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宣传部报告	440
(1925年4月9日)	

汉冶萍总工会关于萍矿实行停运焦煤的快邮代电	443
(1925年4月9日)	
“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	刘少奇 445
(1925年4月)	
安源旬刊(第二十期)	449
(1925年4月17日)	
萍矿工人的奋斗	其颖 459
(1925年4月19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快邮代电	461
(1925年4月25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学生部报告	463
(1925年5月5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宣传部报告：五月宣传周 情形	466
(1925年5月)	
安源旬刊(第二十二期)	469
(1925年5月10日)	
安源旬刊(第二十五期)	478
(1925年6月10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学生部报告	480
(1925年6月11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宣传部报告第五号	482
(1925年6月20日)	
吴景中致郑容信	485
(1925年约6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上海总工会慰问函	486
(1925年6月)	
安源路矿工人对沪案之通电	487
(1925年7月3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快电	488
(1925年7月14日)	
吴景中关于安源团地委改选意见向团中央的报告	489

(1925年7月28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宣传部报告	490	
(1925年8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学生部报告	493	
(1925年8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学生部报告	499	
(1925年8月3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	500	
(1925年8月3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组织部关于地委改选结果 报告.....	504	
(1925年8月10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非基专员报告	505	
(1925年8月)		
党校报告	506	
(1925年8月15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组织部报告	507	
(1925年8月25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组织部半年计划	511	
(1925年8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关于政治宣传工作的意见 ...	513	
(1925年9月2日)		
陈琳致团中央信	515	
(1925年9月9日)		
吴景中致团中央信	516	
(1925年9月19日)		
范博关于安源九月惨案情形向团中央的报告	517	
(1925年9月23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全国各界电	519	
(1925年9月24日)		
谷芸关于安源九月惨案情形致代英、仲伟信	520	
(1925年10月2日)		

黄五一关于安源九月惨案情形致郑容信	522
(1925年10月4日)	
龚逸情致郑容信	526
(1925年约10月)	
中华全国总工会援助安源矿工电	530
(1925年10月10日)	
汉冶萍总工会为安源路矿工人遭矿局惨杀告工人	532
(1925年10月10日)	
驳载总工会援助安源矿工通电	534
(1925年10月13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紧急通告	535
(1925年10月15日)	
安源工人俱乐部泣告全国同胞书	536
(1925年10月19日)	
吴景中、黄五一致郑容信	538
(1925年10月27日)	
湘区报告议决案	539
(1925年10月)	
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安地事件的决议	541
(1925年10月底)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关于安源恢复工作情况 向团中央的报告	544
(1925年11月10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湘区代表大会决议案(节录)	547
(1925年11月25日—28日)	
涂正楚致郑容信	549
(1925年11月30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	551
(1925年12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	555
(1925年12月28日、31日)	
颜远迪报告	558

(1926年1月12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关于黄五一巡视醴陵、 安源工作致团中央信	559
(1926年1月24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	562
(1926年1月26日)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报告节录：株萍铁路工会情形	565
(1926年1月)	
株萍铁路工会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祝词	567
(1926年2月)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株萍路工会 报告的决议案	568
(1926年2月)	
株萍铁路工人罢工通电	569
(1926年3月9日)	
安源路矿工人之奋斗	朱少连 571
(1926年5月8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巡视员巡视安源地方之 报告	576
(1926年6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七个月来工作之概况报告 ...	579
(1926年7月8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学生运动委员会报告节录： 安源学生运动情形	584
(1926年7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团务巡察报告（节录）	585
(1926年9月底)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追悼黄静源等三烈士通启	588
(1926年10月)	
静源同志事略	朱少连 590

(1926年10月16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十月份工作报告 (节录) …	591
(1926年11月)	
株萍铁路总工会援助粤汉路工人通电 ……………	593
(1926年11月17日)	
中国共产党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为湖南人民公葬黄爱、 庞人铨、黄静源、汪先宗四烈士宣言 ……………	594
(1926年12月)	
株萍铁路总工会致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贺电 ……	596
(1926年12月3日)	
萍矿总工会报告 ……………	597
(1926年12月7日)	
安源各团体致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贺词 ……………	603
(1926年12月11日)	
株萍铁路总工会报告 ……………	604
(1926年12月21日)	
汉冶萍公司应收归国有 …………… 刘 义	610
(1926年12月28日)	
萍乡工人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宣言 ……………	613
(1927年2月9日)	
萍乡全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会议日志 ……………	615
(1927年2月8日—15日)	
萍乡县总工会敬告商界同胞书 ……………	622
(1927年2月21日)	
中共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信 (节录) ……………	625
(1927年7月23日)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 ……………	628
(1927年9月8日)	
任弼时报告 (节录) ……………	630
(1927年9月27日)	
秋暴前后湖南和安源路矿工人的状况 …………… 任弼时	632
(1927年10月4日)	

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节录）	634
(1927年10月8日)	
苏先俊报告（节录）	638
(1927年10月11日)	
××关于安源近况的报告	640
(1927年10月)	
中共安源市委报告	642
(1927年11月24日)	
中共安源市委训练报告第一号	
——为安源工人罢工问题	647
(1927年11月29日)	
中共安源市委报告第一号	652
(1927年12月)	
中共安源市委报告第五号	654
(1927年12月7日)	
中共中央致湖南省委信（节录）	657
(1927年12月15日)	
秋收暴动前后安源工人的斗争	658
(1928年2月14日)	
中共安源市委工作报告	660
(1928年5月)	
毅希给中央信	670
(1928年5月22日)	
安源市目前工作决议案	673
(1928年6月5日)	
安源工运的任务	677
(1928年6月7日)	
中共湖南省委报告（节录）	679
(1928年7月3日)	
中共湖南省委报告摘录：安源党组织状况	685
(1928年7月)	
中共湖南省委通告（节录）	688

(1928年7月13日)	
中共湖南省委致湘赣边特委信 (摘录)	691
(1928年7月20日)	
中共湖南省委 中央巡视员 致毛泽东、朱德信 (节录)	694
(1928年)	
萍乡工作总报告	696
(1928年7月)	
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 (节录)	觉 哉 713
(1928年7月28日)	
安源事变及其前后情形	714
(1928年10月)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最近中国工运报告 (节录)	716
(1928年10月)	
蒋长卿报告 (节录)	718
(1929年3月20日)	
潘心源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节录:	
秋收暴动之始末及秋收暴动后萍安的斗争	725
(1929年7月2日)	
中央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摘录)	734
(1929年8月30日)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节录)	736
(1929年10月1日)	
中共安源市委工作报告 (节录)	739
(1929年11月9日)	
中共湖南省委工作报告 (摘录)	741
(1929年11月20日)	
中共湖南省委给安源特别区委信	742
(1930年2月19日)	
中共安源特别区委报告	746
(1930年3月3日)	
中共湖南省委给安源特别区委信	750

(1930年3月26日)	
中共安源特别区委三月份报告	755
(1930年4月1日)	
中共湖南省委报告 (摘录)	757
(1930年4月4日)	
中共湖南省委报告 (摘录)	762
(1930年8月1日)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全省地方党部调查表 (摘录)	764
(1930年10月3日)	
中共湘东南行委党组织统计表	765
(1930年10月)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报告 (摘录)	767
(1931年3月)	
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节录)	刘少奇 769
(1937年2月26日)	

目 录

历史文献 (续)

俱乐部全体工人泣白 (1922年8月至1923年11月之间)	775
小学国语教科书 (1924年)	安源路矿工会教育股编 776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补习教科书 (一)	
(1924年至1925年9月之间)	809
工人读本 (第一册) (1925年3月至9月之间)	828
五一纪念歌	839
劳工记 (1925年4月中旬)	840
劳工歌	860
红军到安源	
(1930年9月22日—27日)	861

报刊资料

安源路矿工人组织俱乐部	865
株萍铁路罢工潮	865
安源劳动运动现状	865
汉冶萍总工会反对停工	867
安源青年工人状况概要	867
安源路矿工人之伟大组织	869
萍乡煤矿工人生活困苦	871
安源工人俱乐部被解散	871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全体官兵援助安源矿工通电	872
湖北工学联合会援助安源工人通电	873
萍矿局压迫工人最近情形	873

江西军阀惨杀工友黄静源详情	874
悼我们的战士	874
安源工人之惨劫	876
哀悼我们的战士——黄静原〔源〕同志	879
黄静原〔源〕死不要紧！	880
为株萍铁路罢工告该路工友书	881
株萍铁路总工会成立	882
请援助安源矿工罢工友	882
从广州所闻北伐军胜利与民众（选录）	882
萍乡的民众及反动派（萍乡通信）	883
近数月来湖南的工人运动（节录）	885
湘东暴动声势浩大	887

回忆资料

刘少奇复范明庆并转安源镇工会的信	893
刘少奇接见袁品高的谈话	894
李立三就安源工运史研究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师王兴等问	896
李立三回忆安源工人学校、消费合作社和大罢工 ——答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张培森等问	902
看了《燎原》以后	李立三 906
李维汉回忆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安源工运	911
关于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回忆	肖劲光 917
我在安源的七年	唐延杰 923
忆安源工人的苦难生活和英勇斗争	韩伟 931
忆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	吴烈 943
安源工人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幸元林 959
李六如回忆毛泽东安源之行	969
张竹林回忆毛泽东一九二一年来安源	970
张理全回忆毛泽东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来安源	972
彭国俊回忆毛泽东一九二一年秋来安源和俱乐部 紫家冲分部	976
杨万桥回忆毛泽东一九二二年五月来安源	978

朱锦堂回忆毛泽东来安源部署罢工	979
李一纯回忆毛泽东一九二三年四月来安源	981
安源煤矿工人斗争生活片段	宋新怀 982
陈紫初回忆大罢工前的情形	991
李廷玉回忆安源大罢工	992
袁品高回忆罢工前后情形	994
贺桂兰回忆安源工人纠察队	996
安源工人去湘东永和煤矿开展工人运动	肖华湘 999
李廷瑞回忆安源工人学校和中共安源地委	1001
关于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易礼容 1004
杨秀兰回忆安源工人学校和妇女运动	1005
在安源的日子里	吴运铎 1011
廖冬生回忆安源工人去岳北从事农民运动	1014
杨玉山回忆安源园艺工会	1017
刘桂山回忆安源工人赴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	1019
关于醴陵党组织和安源工人运动有关的两件事的 回忆	王亚文 1020
黄疆犹回忆安源工人在醴陵开展农民运动	1023
忆大革命时期萍乡民运的片断	孔原 1025
曾伯雄回忆中共安源地委建立萍乡支部	1034
彭炳喜回忆萍乡农运训练班	1035
邓岳番回忆大革命时期的安源女子联合会	1036
大革命时期的萍乡工农运动	钟石麟 1038
贺石峰回忆大革命时期的萍乡工农运动	1048
易连生回忆安源工人纠察队参加进攻长沙的战斗	1051
邓文龙回忆攻打东阳和参加秋收起义	1052
谭汉卿回忆“六五”事变和参加红军电话队	1054
肖树清回忆“六五”事变后的萍乡县农会筹备处	1057
关于安源工人运动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片断史实	罗章龙 1059
武装起来的安源工人	刘先胜 1065
周贵良回忆萍乡煤矿局矿警队	1074
我记忆中的第二团爆破队	王耀南 1077

江华回忆秋收起义以后的中共安源党组织	1079
赵桂生回忆安源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暴动	1080
刘型回忆萍乡游击营和安源工人到井冈山参加红军	1082
张水恩回忆莲花党组织与安源党组织的联系	1084
刘冬连回忆大革命失败后安源的交通工作	1085
杜修经回忆从安源去井冈山	1087
晏福生回忆一九二八年安源党组织和工人支援 井冈山的斗争	1090
刘亚球回忆安源工人支援水口山的工运和井冈山的 斗争	1091
易湘苏回忆一九二八年的安源党组织	1093
袁旦初回忆一九二八年的中共安源市委	1095
红军在安源	肖克 1097
谭昭莲回忆毛泽东关怀烈士家属	1099
邱立德回忆安源工人参加红军组成工兵连	1100
喜乘“红军列车”到安源	李志民 1102
忆安源纠察队	方强 1107
安源，我终生难忘的地方	丁秋生 1114

参考资料

萍乡县令彭继昆为安源矿工反抗洋矿师上赣抚禀	1121
萍乡煤矿全体矿工为反对德国工程师致报馆函	1122
再志株萍路停滞之影响	1124
安源矿市最近调查记	1126
江西安源路矿工人大团结	1128
安源游记	1129
株萍铁路亦继起罢工矣	1135
萍矿罢工消息再志	1137
安源罢工风潮解决消息	1138
赣军与罢工	1140
安源路矿罢工之经过情形	1141
安源路矿罢工始末详志	1143
解决株萍路罢工迅速原因	1145

萍乡路矿工潮之经过	1146
萍安罢工五日记	1148
湘东煤矿工人罢工消息	1154
湘东煤矿工潮已经解决	1155
湖南工团联合会已成立	1156
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1157
汉冶萍总工会成立（节录）	1160
安源路矿工会选举会	1163
株洲转运局工人罢工	1164
株洲罢工消息	1165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消费合作社	1166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沿革和现状	1167
安源矿工之难得	1169
萍矿大风潮之经过	1170
安源工人罢工胜利二周年纪念会	1172
萍矿风潮结束后之两事	1174
萍矿风潮将益扩大	1176
呜呼萍矿之现状	1177
萍矿索饷风潮	1179
萍矿索饷风潮将益扩大	1180
萍矿索饷风潮续志	1182
萍矿夹饷风潮解决	1184
萍矿夹饷风潮又轩然大作	1186
萍乡追悼孙中山情形，萍矿欠饷风潮之酝酿	1188
如箭在弦之萍矿工潮	1189
萍矿积欠工饷，工人减价拍买焦煤	1191
萍矿局发现罢工风潮	1192
盛总经理行将来安之消息	1193
萍矿之危机	1195
安源之雪耻运动和米荒	1196
萍乡煤矿工人生活一瞥	1197
汉冶萍矿局总办来湘之琐闻	1199

举市若狂之罢工胜利纪念	1200
安源路矿工人发生罢工风潮	1201
萍矿局武力解散俱乐部	1202
萍矿局武力解散工人俱乐部续志	1203
安源工人举行纪念	1205
萍矿解散俱乐部四志	1206
萍矿局解散工人俱乐部五志	1207
萍矿局解散俱乐部六志	1208
安源矿局之大惨剧	1209
湖南学生联合会援助萍矿工人	1212
萍矿局解散工人后情形	1213
萍矿局枪毙黄静原〔源〕续讯	1217
一个为贫苦逼迫惨死的工人	1220
工人代表赴粤参加劳动大会	1221
安源萍矿工人停工后之救济	1222
株萍路局工人请发欠饷	1223
株萍路局虐待工人	1224
萍乡县城克复之前线	1225
安源矿山发现工潮	1227
萍乡欢迎革命军大会	1228
株萍路近况	1229
萍矿开工运动之急进	1231
萍乡反动势力之猖獗	1233
安源市党部代表大会	1234
清理汉冶萍公司之提案	1235
萍乡民众积极肃清反动派	1239
湘省各地镇压农军情形（节录）	1241
告萍乡避难来汉同志	1242
土劣横行萍乡	1243
湘赣联合剿抚共党叛军（节录）	1244
共产党徒破坏湘鄂株萍铁路交通经过	1245
共产党徒破坏湘鄂株萍铁路交通经过（续）	1248

湘境交通完全恢复醴陵共军已经击退	1252
湘省当局计划扑剿浏平共党	1255
湖南最近防共与剿共	1258
湘省情形业已趋于安定	1263
发觉共党图谋骚动密函	1265
汉冶萍公司董事会为萍矿巡警、警备改为矿团致 工商部电	1267
萍矿矿长李寿铨为洋监工殴伤工人事致公司总经理函	1268
药石轩日记（节录）	1270
路矿两局复工人俱乐部函	1287
萍矿矿长就安源罢工事致汉冶萍公司经理函	1288
汉冶萍公司第八次董事会记录（节录）	1291
汉冶萍公司运输所长潘国英为株洲转运局工人要求 增加工资事致公司总经理函	1293
汉冶萍公司董事会为拒绝安源罢工协议事复公司 总、副经理函	1295
永和煤矿矿长魏允治为工人罢工事致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函	1296
萍乡煤矿工人通守规则	1297
萍矿矿长李寿铨等为工人索饷事致公司总经理电	1301
萍矿矿长李寿铨等为请汇款事致公司总经理电	1302
萍矿矿长李寿铨等为工饷事致公司总经理电	1303
汉冶萍公司运输所所长潘国英为株洲转运局工人 罢工事致公司经理函	1304
汉冶萍公司董事会会长孙宝琦为请求解散安源工人 俱乐部事致赣军蔡督理函	1306
汉冶萍公司总、副经理为向赣军督理请求解散安源 工人俱乐部事致大冶厂副厂长函	1308
萍矿矿长李寿铨为取消工人俱乐部事致公司总、 副经理电	1309
汉冶萍公司为暂缓取消工人俱乐部事致萍矿矿长电	1310
萍矿矿长李寿铨等为工人闹饷事致公司董事会、 总经理电	1311

萍矿矿长李寿铨为请设法取消工人俱乐部事致 公司总、副经理电	1312
汉冶萍公司总经理关于安源工人俱乐部要求租地助费 建房屋事致董事会函	1313
萍矿矿长黄锡庚为请求辞职并安排金正矿师休养事 致公司经理函	1314
萍矿矿长黄锡庚卸职时就整顿矿事致公司董事会 函（节录）	1316
萍矿劝告工人书	1318
萍乡煤矿民国十一十二年简明报告书（节录）	1322
萍矿稽核处长马载颺为工人索饷事致公司经理函	1324
萍矿稽核处长马载颺为年终加饷事致公司经理函	1325
萍矿代矿长、正矿师为年终加饷事致公司经理函	1326
大冶厂矿长季厚望为萍矿工人散布传单事致公司 总经理函	1327
萍矿代矿长舒修泰等为工人索饷事致公司经理电	1328
萍矿矿警局长关于整顿该矿的意见（节录）	1329
萍矿稽核处长马载颺为工人向日本顾问围索欠饷等 事致公司经理函（节录）	1330
江西督军方本仁致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电	1331
萍矿代矿长马载颺为请公司总经理来安处理欠饷事 致公司总经理电	1332
萍矿矿师金岳祐等为催促公司处理欠饷事致公司 董事会、总经理电	1333
萍矿代矿长马载颺致公司总经理电	1334
萍矿矿警局长李鸿诏致公司总经理电	1335
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为告安源工人俱乐部已被 封闭致上海事务所电	1336
江西督军方本仁致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电	1337
萍矿代矿长马载颺为安源、长沙等地追悼黄静源事 致公司总经理快邮代电	1338
盛恩颐为请镇压工人追悼黄静源活动事致方本仁、	

赵恒惕电	1339
汉冶萍公司会计顾问吉川雄辅技术顾问腹部渐 关于萍乡情况的报告书（节录）	1340
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关于赴萍矿整顿经过情形 致公司董事会函	1343
萍矿总工程师金岳祐为告北伐军到安并请汇款接济 事致公司经理电	1348
萍矿矿警局长沈开运为告北伐军进矿前后情形致 公司总、副经理函	1349
萍矿矿警局长沈开运为告北伐军来安后近日情形致 公司总、副经理函	1351
汉冶萍公司副经理潘灏芬为告北伐军进驻安源前后 情形致公司董事长孙宝琦函	1353
萍矿会计处长凌善永等为充当夫役之工人闹恻事致 公司经理代电	1355
汉冶萍公司副经理潘灏芬为陈报萍矿停工改组后情形 致公司董事会函	1357
萍矿会计处长凌善永为报告与江西省特派监察委员 白深耘谈话情形致公司经理函（节录）	1360
沈开运为呈报北伐军到萍乡、安源情形致公司总副经理函	1361
萍矿会计处长凌善永为安源被围事致公司董事会和 经理电	1362
萍矿会计处长凌善永为工人暴动事致公司总经理函	1363
共产党经营安源之经过情形（节录）	1364
共党在安之教育概况（节录）	1367

附 录

重要人物简介

毛泽东	1373	李立三	1374	刘少奇	1376
朱少连	1377	黄静源	1379	汪先宗	1380
刘昌炎	1380	卢春山	1382	陈清河	1382
蒋先云	1383	周怀德	1384	程昌仁	1385
郭炳坤	1386	涂正楚	1386	杨士杰	1387

黄五一	1388	谢怀德	1388	张连瑞	1389
龚逸情	1390	左克诚	1390	邓贞谦	1391
蔡以忱	1392	王新亚	1393	艾春发	1393
赵国城	1394	张汝全	1395	戚宜	1395
张碧池	1396	胡子厚	1396	王瑞秋、王毅	1397
胡德荣	1399	石作珍	1399	朱昌炎	1399
汤正伦	1400	易足三	1401	李求实	1401
袁德喜	1402	徐全直	1403	何葆贞	1403
袁德生	1404	贺昌	1405	刘士奇	1406
林仲丹	1406	陈潭秋	1407	毛泽民	1408
任岳	1408				

史实考证

毛泽东到萍乡和安源从事革命活动究竟是几次	1410
关于安源会议决定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问题的 考证	1419
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大事记	1430
统计表	
安源路矿工人人数统计表	1456
中共安源路矿党组织发展概况表	1457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会）发展概况表	1460
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团组织发展概况表	1463
有关资料的目录索引	1464
后记	1471

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概述

(1921—1930)

安源，是江西省萍乡市（原为县）城东南六公里处的一个古老矿区。它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策源地著称于世，又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爆发地之一。

安源路矿，是汉冶萍公司形成过程中创办的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合称。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工人阶级，团结自己，团结人民，准备和配合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其具有全国意义的组织和斗争，从1921年秋天到1930年底，历时近十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21年秋至1923年2月初，为运动的开创阶段，主要是把安源工人阶级自己团结起来；第二阶段，1923年2月初至1925年9月，全国工运转入低潮后安源工运继续高涨，进入全面兴盛时期，在继续团结自己的同时，团结农民和其他民众；第三阶段，1925年10月至1927年7月中旬，与农民运动及其他民众运动全面结合，组织工人参军助战，配合北伐战争；第四阶段，1927年7月中旬以后，参加秋收起义，创造和配合工农武装割据，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一、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条件

安源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煤。宋代，已有采煤的记载；清末，采煤炼焦业已很发达。1898年3月，清铁路总公司督办、汉阳铁厂

督办盛宣怀，为了采运汉阳铁厂所需燃料，在这里设立萍乡煤矿局，依靠清朝政府和外国资本的支持，封闭土井，引进西方近代技术大举采煤炼焦，并于次年1月动工筑建铁路至湖南省的株洲，与粤汉铁路及湘江航运线相接，后命名为株萍铁路。1908年，以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这三个厂矿为骨干，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汉冶萍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和唯一的钢铁煤联合企业。萍乡煤矿是本世纪初全国十大厂矿之一，被誉为“江南煤都”；所产煤焦，除供应汉冶萍厂矿之外，在湘江、长江中下游十几个城市设点销售。安源路矿的兴衰，对当时全国特别是湘鄂赣三省和长江中下游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影响甚大。

然而，近代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这一重要部份，却自始遭到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束缚与摧残。汉冶萍公司从1890年汉阳铁厂创办时起，就被外国侵略势力渗入。后来在由官办依次改为官督商办和商办，并组成公司的过程中，逐步被日本完全控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侵略据点。安源路矿先是这个大型企业的一部分，后被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吞并。在这里，帝国主义的压迫始终是最直接的，而压迫工人的资产阶级，则是从大地主转化而来的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同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相比，这里的封建势力更加雄厚；并且，两个企业兴衰与共但又跨越两省，分属统治阶级的不同集团^①，所以，社会矛盾格外错综复杂和尖锐，而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这里则显得很突出。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下，企业每况愈下，工人生活极其悲惨，周围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备受摧残，民族工商业

^① 株萍铁路最初由萍乡煤矿局管辖，后依次隶属于清政府邮传部、湖南省交通司、北洋政府交通部、国民政府交通部；萍乡煤矿从1928年起先后由江西省政府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管辖。

遭到排挤，民族主权和尊严遭到蹂躏。显然，不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社会生产力便不能获得发展。安源工人和附近各县人民的不断反抗，便是这种社会要求的表现。

二十年代初，路矿两局工人共 13000 余人^①。煤矿开大工时，人数还要增加。此外，安源矿区常有失业工人四五千。工人人数的众多和高度集中，当时在全国是很突出的，并且，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各有所长而休戚相关，更加有利于工人的团结和斗争。工人所受的三重压迫格外沉重，因而他们的反抗精神也格外坚强，并且常常表现出暴烈的色彩。企业的性质和工人多数来自附近各县贫苦农民，又决定了工人与农民的联系更加紧密，与其他人民在民族民主要求上的一致性更加突出，因而便于他们在斗争中结成联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安源工人的较大规模的斗争，见于文献记载的共 7 次。这些自发性的斗争，包括破坏机器、同工头清算工资、罢工、捣坏洋人住宅、痛打华洋监工、驱逐外国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直至大规模武装起义。其中，1906 年在同盟会会员领导下，与湘赣边境各县人民一起，为推翻清王朝而举行的萍浏醴起义，震动中外，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安源是起义计划中的“根据地”；安源工人虽然因矿山被清军严密把守而未能按计划全部投入战斗，但他们以历次反抗的勇猛威名和枕戈待命的数千之众，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对起义的爆发和一度胜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次起义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史上开创了大规模武装反抗的纪录，对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和湘赣边界革命运动也不无影响。

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这里便被党列为开展革命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因为当时江西还没有党的组织，而安源路矿又与湖南联系密切，所以，开拓安源工运的责任，便自然地落到了湖南党

^① 路局工人 1100 余人，矿局工人 12000 余人。

组织的肩上。这样，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不仅具备优越的客观条件，又具备了优越的主观条件。

安源工人革命运动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兴起的。运动兴起以后，又很快获得了中共中央和全党同志以至共产国际的关注。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和重要干部，曾奉派到安源工作或巡视指导。在他们的帮助下，经过斗争实践锻炼，安源工人中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领袖人物。这样，在运动的领导集团中，既有人早已扎根于群众之中，对实际情况比较熟悉，又有人曾留学外国，对欧美和俄国的工人运动有相当的了解；既有人长于指挥全局，又有人精于实际工作；既有人擅于利用合法的条件，又有人勇于秘密的和武装的斗争。这些长处，经过毛泽东的综合和引导，形成了既有浓厚的理论兴趣、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又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样一种富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风格。

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它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这样一大批优秀儿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安源路矿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结果。

二、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和工人俱乐部的成立

1921年秋，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到安源做了实地考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安源路矿工作的开始。通过这次考察，毛泽东认定安源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起来的地方。于是，他同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商定，由劳工会评议员张理全利用朋友的关系，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与安源工人通信。“此后书记部所有各种书报及各处劳工解放运动之消息均次第传来，《工人周刊》等出版物，乃时出张于工厂附近之墙壁，宣传因而大广，于是要求解放之念，在此少数工友之心中，乃如雨后春

笋，勃然怒放！”^① 同年 12 月，毛泽东偕同刚从法国留学回国由中共中央派到湖南工作的李立三，和湖南一师附小教员、青年团员宋友生，由张理全陪同到安源，调查实际情况，宣传革命思想，着手组织工人。“毛等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鉴于在工人中颇有势力的帮会组织成份复杂，而同年 9 月成立的贵族式的湖南中华机械工会安源分会则排斥绝大多数矿工，因而都不能真正为工人谋利益，毛泽东等提议，以解除工人所受阶级压迫与痛苦为宗旨，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逐渐把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团结起来。这一提议“大得工友欢迎”^②。当即商定由李立三常驻安源指导一切。随后，毛泽东同李立三商谈了开展工作的办法。毛泽东认为必须充分利用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广泛接触工人群众；为此，他提议从办平民教育入手，发现和训练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工人的核心^③。

按照毛泽东的布置，李立三通过李六如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安源，同株萍铁路工人李涤生、周镜泉^④ 等一起筹办了平民小学。李立三并通过社会关系找到安源商会的一位绅士帮助，呈报萍乡县知事公署核准出示保护。平民小学用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分别拨给的经费，招收了三四十名工人子弟免费入学，由李立三任教。在办学过程中，李立三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广泛接触工人，宣传团结奋斗的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发现和训练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从中发展了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于 1921 年 12 月成立了

①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②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③ 参见李立三：《看了“燎原”以后》。

④ 李涤生、周镜泉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叛变。

由 8 名团员组成的“小团体”^①。经过团员们的集体努力，于 1922 年 1 月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附设于平民小学内。第一批学员约 60 人，路局工人居多。按照党的“一大”的决议，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集体领导和管理校务，团员均参加委员会工作。此时，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加派蔡增准^②到安源协助工作，负责平民小学教务，而由李立三专管工人补习学校的工作。李立三在教学中把阶级启蒙教育同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结合起来，联系工人的日常生活实际问题，自编教材，通俗地讲解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买办的封建的思想在工人中的影响，如天命观等，使工人理解“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③。经过思想教育和工作实践考察，吸收了李涤生、周镜泉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约 2 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有党员 6 人，李立三任书记。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现。

党支部成立后，即集中力量组织工人俱乐部（工会）。1922 年 3 月 16 日，召开了工人俱乐部第一次筹备会议，选出筹备主任，决定加紧发展部员。4 月 1 日，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定由李立三、朱少连等 10 人以发起人名义联名呈请县知事公署立案并出示保护。约在此时，李立三去长沙向中共湖南支部报告工作。毛泽东即召集会议讨论，认为安源成立工人俱乐部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由李立三主持尽快成立。4 月 16 日，召开了工人俱乐部第三次筹备会议，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员和干事数人，组成俱乐部领导机构；成

① 相当于后来的支部。

② 蔡增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叛变。

③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立了工人监察队（后改称工人纠察队）、互济股等办事机构。当时，工人俱乐部共有部员 300 余人。

1922 年 5 月 1 日，安源路矿工人第一次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领导下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宣告工人俱乐部成立。同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安源工人俱乐部派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引导工人阶级走向全国团结的第一个重要步骤，获得了极大成功。

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不久，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到安源巡视指导工作。他要求注意把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加强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打好扎实的基础，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并要求安源尽快成立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便 9 月召开团的湘区代表大会，成立团的湘区执行委员会。

同年 7 月，俱乐部集资百余元，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附设于补习学校内，李立三兼经理。俱乐部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于是加入俱乐部者日渐增多。

在中共“一大”、“二大”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推动下，以 1922 年 1 月香港海员罢工为开端的罢工浪潮来势日猛。7 月下旬，汉阳铁厂工人为反抗武力压迫工人俱乐部、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而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消息传到安源，工人大受鼓舞。俱乐部乘机对外明白宣布：“俱乐部的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①，并派人到各工作处日夜宣传鼓动。约在此时，李立三奉命去长沙帮助泥木工人组织工会，中共湘区委派党员蒋先云来安源代替李立三主持工人补习学校，并协助工人俱乐部部务。蒋先云同朱少连等一起，不顾当局威吓和引诱，猛烈推动工潮。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

^①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起劳动立法运动。安源工人俱乐部积极响应，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领导下，同粤汉铁路新河、岳州工人俱乐部一起，发起成立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和湖南劳动立法同盟，通电全国，赞成劳动法案，敦促北京国会尽速通过；同时，在工人中广为宣传劳动法案 19 条。经过这些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到 9 月初，党员增加到 10 余人，青年团团员增加到约 30 人，工人俱乐部部员增加到约 700 人，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斗争情绪日益高涨，开展罢工斗争的条件日趋成熟。

三、安源路矿工人第一次大罢工

1922 年 9 月初，粤汉铁路工人正在紧张准备罢工之际，毛泽东到安源，巡视发动路矿工人罢工以与粤汉路工人一致行动的可能性。当时，由于矿局继上年欠饷三个月之后本年又欠饷两个月，工人痛苦不堪；在全国罢工浪潮的影响和工人俱乐部的鼓动下，斗争情绪不断高涨。路矿当局见此情形，深恐酿成罢工，暗中策划封闭和瓦解工人俱乐部；阴谋败露，激起工人极大愤慨。毛泽东了解情况后，认为举行罢工斗争的条件正在成熟。于是，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决定立即着手组织路矿两局全体工人一致罢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要求党支部有勇有谋地领导工人夺取斗争的胜利。随后，李立三奉命回到安源领导罢工，刘少奇亦奉派到安源参加罢工斗争的领导。毛泽东并致信党支部书记李立三，对“哀而动人”这一策略再次做了解释，指出：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

这时，粤汉铁路罢工已经开始，并处于紧张状态，急需各地工人援助和响应。党支部领导工人俱乐部一面声援并捐款援助粤汉铁路罢工，一面按照“哀而动人”这一策略思想加紧罢

工的准备。9月11日向当局提出了最低限度要求，限期圆满答复。与此同时，争取了安源商会对工人取同情态度，充当调停人。罢工前夕，李立三并面晤安源洪帮大头目，成功地争取了洪帮对罢工斗争的同情和支持。按照“哀而动人”的策略，确定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为罢工斗争的基本口号，以“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三点为主要目标，拟就了罢工宣言，提出了17项要求，并派人到各工作处向工人加紧宣传鼓动，进行细致的组织工作。成立了罢工指挥部，以李立三为总指挥，秘密策应；刘少奇为俱乐部全权代表，驻部应付一切。扩大了工人监察队，负责维护秩序，防范敌人捣乱，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事态。组织工人侦探队，负责秘密探听消息，侦截当局电讯。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决定一俟俱乐部的罢工命令发出，除发电厂、锅炉房、打风机、抽水机等要害部位照常开工以争取社会同情和主动权外，全体工人即一致停工，各归住房，听从指挥；各工作处由俱乐部派监守员严加守护。为着便于统一行动，确定乘早上换班开始罢工。

这次罢工于9月14日凌晨开始。参加罢工的有株萍铁路全线工人和安源矿区、紫家冲分矿全体矿工共13000余人。罢工开始以后，全体工人一直保持高度的纪律性和团结奋斗精神。俱乐部命令，胜过军令；遇有事故，一呼百应，如臂使指；秩序井然，社会各界无不为之叹服。党紧紧地依靠了工人的团结和斗争，争取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与支持，巧妙地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而使敌人无论是武力威胁还是利诱分化瓦解都未能得逞。罢工刚一爆发，赣西镇守使署即根据矿局请求，派军队到安源，设立戒严司令部，强占工人俱乐部机关，胁迫工人开工。工人无所畏惧，在监察队指挥下，冒死冲进俱乐部机关，并向士兵开展宣传，将军队挤走。与此同时，当局引诱和收买工人开工。但罢工工人不为所诱，即便是当时在矿区的四五千名失业工人也不为所动。9月16日，戒严司令和路矿首

领在矿局办公大楼约见刘少奇，武力胁迫下令开工。刘少奇临危不惧，严辞驳斥；数千工人闻讯赶来围楼呐喊助威，使当局再次受挫。17日，锅炉房烧煤将尽，发电机、打风机和抽水机行将停转，矿井面临毁灭危险。此时，江西督军和路局首领均慑于工人的强大威力，深恐局势不可收拾而力主和平解决。于是矿局不得不同路局一起派代表与工人俱乐部谈判条件。经过彻夜激烈争辩和商绅调停，于18日上午签订了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13条协议。至此，罢工以完全胜利而告结束。关于这次罢工的特点、经验和意义，刘少奇、朱少连所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做了如下的绝妙概括：“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

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部员猛增至12000余人。同年10月间重新改组，以俄国苏维埃政权机构为模型，采取“民主的集权制”和以十人团为基层单位这样两个原则，建立了代表会议制度和工作机构，并分别在紫家冲、湘东、醴陵、株洲建立了分部。这次改组，共选出十代表1382人，百代表140余人，总代表45人。选出了第一届职员：李立三为总主任，朱少连为路局主任，刘少奇为窿外主任，余江涛为窿内主任，并委任各股股长7人，各股委员30余人。

同年10月，粉碎了由矿局工头以瓦解工人俱乐部为目的而发起组织的“游乐部”，并乘胜打破了20多年的封建性的包工制，改为合作制。至同年底，经过斗争，迫使当局逐一履行了罢工时签订的13条协议，第一次获得了协议中规定的年终半个月夹薪。此夹薪之一半，共银元25000余元，由工人集交俱乐部使用。俱乐部以此为基础，加上部员入部费和常月费，以及13条协议规定的路矿两局津贴费等，逐渐积累起比较雄厚

的工会基金。安源由此而成为当时中共全党工会基金的重要储备点之一。

1922年11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委员易礼容偕毛泽民、唐升超、毛福轩等来安源帮助扩充工人消费合作社。经过工人认购股票和俱乐部拨付基金，合作社资金增至18000余元。1923年2月7日，我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始独设门面营业，易礼容任总经理。

1922年冬和次年初，工人俱乐部先后领导了湘东永和煤矿和株洲转运局两处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使这两处工人同样获得13条协议给工人带来的利益。

此时，中共中央计划组织铁路、矿山、海员三个全国产业总工会，形成三角同盟，并以此为支柱，成立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为着实现这一计划，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和负责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分别到安源巡视指导。按照这一计划，安源工人俱乐部为促进工人阶级的全国联合做了大量的工作。1922年11月，安源工人俱乐部应邀派文书股长蒋先云、查账股长谢怀德等四人，前往常宁水口山铅矿，帮助组织工人俱乐部，开展罢工斗争，并获得胜利，从而奠定了党在水口山的组织基础和工作基础。同年冬和次年春，分别支援了大冶、开滦、唐山、京汉铁路等地工人的斗争；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发起或参与下，粤汉铁路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汉冶萍总工会、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等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和地区工会陆续成立，为全国工会总联合会的成立进一步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巩固和发展罢工胜利成果、促进工人的全国联合的过程中，党、团组织获得了锻炼和发展。1922年12月，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陆沉任书记。同年冬或次年春，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工人俱乐部组织的完成，党、团地委的成立，标志着安源工人阶级团结自己的任务胜利实现。

四、在全国工运低潮中安源工人俱乐部“巍然独存”

1923年初，正当安源工人继续努力促成工人阶级的全国联合的时候，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发生。随后，除广东和湖南外，各地工会陆续遭到封闭或溃散，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二七”惨案后，毛泽东及时为安源党组织制定了“弯弓待发”的策略，即在全国工运低潮期中，应由进攻转为退守，退守中应当竭力团结内部，密切注视敌人的动态，加强防范，随时准备决死的反抗。与此同时，党对两湖的干部作了部分调整：李立三调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他在安源所任党的书记一职由朱少连接替，所任工人俱乐部总主任一职由刘少奇代理^①。在武汉工作的陈潭秋、李求实等调到安源工作。之后，党还从两湖和其它地区陆续调贺昌、唐绍予、黄五一、黄静源、李树彝、龚逸情、任岳、肖劲光、陈清河、刘士奇、徐全直（女）、何葆贞（女）等到安源，有的担任党、团、工会组织职务，有的在工人学校任教。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和党、团中央领导成员蔡和森、高君宇、恽代英、林育南等曾来安源巡视和讲演。在中共安源地委领导下，一大批外来干部同安源工人中涌现出来的领袖周怀德、袁德生、刘昌炎等团结一致，执行“弯弓待发”的策略，领导工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从而创造了“特别出奇”的成就：在全国工运低潮期中，不仅工会“巍然独存”，而且取得了新的胜利和进展。由此，在“二七”失败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安源成为广东以外全国唯一公开存在的革命堡垒，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

“二七”惨案后，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汉冶萍公司曾分别致电安源路矿当局、江西督军署和赣西镇守使署，密谋解散工人俱乐部。但路矿当局怯于工人的决死反抗，不敢贸然行事。矿

^① 1923年8月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总主任。

局向公司提议用停工改组、重新招雇工人的办法，取消工人俱乐部，但公司又不以为然。于是，矿局采取暗中给少数与职员工头有亲谊关系的工人增加工资的办法，破坏工人团结，而路局则借俱乐部交际股长与安源火车站站长冲突一事，呈请官厅解散工人俱乐部。对此，工人于1923年6月掀起闹饷风潮，要求普遍增加工资；工人纠察队加强防范；工人俱乐部则致函路矿当局，揭露其伎俩，提出严厉责问和警告，从而打破了敌人的企图，迫使矿局于同年7月签订了第二次协议。1924年夏，矿局一面派遣奸细混进工人俱乐部游说挑拨，一面指使反动的工职协济会纠集无政府党、基督教会，结成三角同盟，向工人俱乐部进攻，企图以此“内外夹攻之法”一举摧垮工人俱乐部。这一阴谋再次被工人侦悉揭破，矿长黄锡赓为此受到“有全家生命安危之警告”^①，吓得赶紧辞职而去。鉴于汉冶萍公司和萍矿当局每每将企业濒临倒闭归咎于工人，并向外界制造这类舆论，刘少奇于1924年6月和11月先后在报刊上发表《救护汉冶萍公司》和《整顿萍矿意见书》两篇文章，针锋相对地指出，企业不景气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盘剥和公司对日本的依赖，以及经营的腐败。1924年底，矿局借口经费困难，在拖欠数月工饷之后又宣布取消年终夹薪，企图推翻大罢工时签订的13条协议，并迫使工人在饿困中溃散。在工人俱乐部领导下，工人群起围索欠饷，反对取消年终夹薪，发展成为第二次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事实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二七”失败后，安源工人俱乐部之所以能够巍然独存并继续发展，是因为安源的党和工人能够“齐心、奋斗、看清环境取决自己的战斗方式！”^②

① 见本书《参考资料》部分：《萍矿矿长黄锡赓卸职时就整顿萍矿事致公司董事会函（节录）》（1924年10月8日）。

② 刘少奇：《“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

在开展对敌斗争、保卫工人俱乐部的同时，党利用当时当地特有的合法活动条件，领导工人加强自己队伍的建设，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①。工人俱乐部所办工人补习学校暨子弟学校由一所发展到七所，并设师范班，培养发展工人教育所需师资；又设妇女职业部，向工人家属中的女青年进行思想、文化和职业技能教育。学校制定了完备的教学制度和管理制度，规定以唤醒阶级觉悟为“生命线”，并根据这一宗旨自编了各种教材。此外，还办有工人图书馆、读书处和阅报处，创办了《安源旬刊》，经常举行报告会、研究会和各种纪念活动。通过这些形式，大力而持久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训练工人的做事能力。俱乐部游艺股和青年部开展了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和体育活动，借以帮助工人纠正嫖赌斗殴等陋习，抵制黑暗的社会对工人的腐蚀侵袭，增强阶级团结。俱乐部互济股所辖工人消费合作社、故工抚恤会和劳动介绍所等，努力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工人消费合作社曾发行纸币一万元，可见工人经济事业兴旺之一斑。

在这三年中，各种纪念活动继续公开举行。其中最为隆重和热烈的是每年9月的罢工胜利纪念。工人俱乐部乘此时机对一年的工作进行群众性的总结检查，改选各级代表和职员，计划未来的工作。1923年的《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和1924年的《第二届报告册》，便是这一活动的文献汇编。其中刘少奇与朱少连合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刘少奇所著《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以及刘少奇与李求实合著的《俱乐部组织概况》等，对安源工人运动的经验做了很好的总结；其中收录的《工人俱乐部宣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词、传单以及李维汉、高君宇等的演说词，对安源工人运动的

^① 刘少奇：《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

发展方向有精辟的论述。这些文献编印成册，向全国各地工会发行，对全国工人运动无疑具有鼓舞和借鉴作用。工人俱乐部经过多次整顿，组织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有所发展。除上述教育、文化、经济组织和事业之外，工人俱乐部所属工人监察队扩大为纠察团，有队员 200 余人。遇有事故，则全体青年团员临时加入，纠察队员人数曾多达 800 人。工人侦察队则继续保持队伍的精干（共 8 人）和活动的绝密方式，直接受党、团地委书记指挥。此外，设立了裁判委员会，专司调解纠纷之职；组织了出产整理委员会，提倡工人自治。

与此同时，在促进工人阶级的全国联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邀请北方和长江流域各地工会代表来安源参加罢工胜利纪念活动，借以加强各地工会之间的联系；在萍乡、醴陵、株洲等地工人中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参与筹建全国铁路总工会，主持恢复汉冶萍总工会，从而奠定了全国总工会在北方和长江流域的组织基础；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汉冶萍总工会名义参与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并参与了第二次“劳大”和全国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

这个时期运动的另一新的成就，是根据中共“三大”和“四大”以及第二次“劳大”的决议精神，开始团结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例如，派人参与组织衡山白果地区的岳北农工会；将安源的菜农组织起来，成立安源园艺工会；党的地委所属株洲八迭乡支部在当地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宣传队，分赴安源附近农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在萍乡和醴陵县城的教师、学生、城镇居民中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联合各民众团体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展国民会议促进运动；五卅惨案后，组织青沪案后援会（后改称雪耻会），集会、游行、抵制洋货、募捐，援助青岛和上海工人。经过这些活动，从附近各县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培养了如

萍乡的肖保璜、董师固，莲花的陈竞进、张子明，醴陵的易足三、刘绍基，株洲的汪先宗等一大批干部，从而为湘东赣西工农运动的高涨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展开，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在上述组织工作和斗争中，党、团组织获得发展。到1925年8月，青年团安源地委所属支部发展到36个，团员发展到433人。中共安源地委所属党员人数，1924年12月约200人，1925年8月约230人。除安源路矿之外，党、团组织扩展到萍乡和醴陵县城及株洲等地。党的“三大”和“四大”、团的“二大”和“三大”召开时，安源均派代表出席，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安源被列为中共全党少数几个工作重点区域之一，派驻中央委员。

1925年8月，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在日本指使下，勾结湘、赣两省军阀，加紧策划武力镇压工人，并于9月中旬，亲到安源坐镇指挥。9月21日凌晨，军队突然袭击工人俱乐部机关，包围窿工餐宿处。工人奋起反抗，当场被打死三人，伤数十人，中共安源地委委员、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等三十余人被捕，俱乐部被武力解散，工人经济事业和教育事业被劫洗一空，一万余工人被解雇，工人俱乐部的骨干分子约2000人被武力押解出境。10月16日黄静源被杀害于安源。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第一次遭到惨痛的失败。

五、与农民运动及其他民众运动相结合，配合北伐战争

九月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即在北京召见湘区和安源的负责干部指示办法；李大钊领导的济难会在共产国际有关方面的关注下迅即拨款救济安源工人。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汉冶萍总工会、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其他工会团体分别发表函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冶萍买办资本家镇压安源

工人的血腥罪行。各地民众团体、进步报刊以及广州国民革命军亦纷纷声援安源工人。黄静源被害后，党领导工人将烈士遗体秘密运往醴陵，经株洲运至长沙，并在沿途各地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抬棺游行示威；留在安源的工人也巧妙地在烈士殉难处集会追悼，以示抗议，并自动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使矿局陷入惶恐之中。

与此同时，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了善后委员会，在株洲、醴陵设立办事机构，调查、招集和救济被难工人。对于被解雇的工人，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安排：一部分派往各地从事工人运动，一部分分批去广东参加革命军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大部分回到各自的家乡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冬至次年夏，陆续往广东参军或学习的工人，总数在千人以上。在北伐军先遣队叶挺独立团和其他主力部队中，都有不少安源工人。当时分散到湖南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安源工人，共约千人，其中多数集中在农民运动最猛烈的醴陵、湘潭、衡山、衡阳、浏阳、长沙市郊以及湘南各县。朱少连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最近湖南各县之农民运动，其主持与帮助者完全是战败的安源路矿工人。”1928年国民党一家反共报刊载文谈到安源工人运动的情形时也说，1926—1927年“湖南全省各县农协的重要分子，几无处不是安源的工人”^①。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安源路矿的工作也逐渐恢复。1925年11月6日，青年团安源地方代表大会在醴陵举行，恢复地委。1926年2月中旬以后，中共安源地委及其下属组织逐渐恢复。1926年2月，株萍铁路工人代表出席全国铁路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并报告了工作。3月，株萍铁路总工会成立，并在株洲、安源设立分会。此时萍矿总工会也在秘密筹建。1926年5月1日，中华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株萍铁路

^① 见本书《参考资料》部分：《共党在安之教育概况》。

总工会代表朱少连、安源工会代表袁月楚出席了大会。朱少连向大会作了题为《安源路矿工人之奋斗》的报告，被大会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6年5月，北伐军先遣队叶挺独立团进入湖南。在湘赣边境作战时，中共安源地委领导工人组织破坏队、侦探队、运输队、救护队、慰劳队等，大举参战助战；北伐军因而迅速取得了泗汾醴陵战役的胜利，顺利地占领了萍乡、袁州地带。北伐军进攻武昌和南昌城时，安源工人曾组织队伍前往挖坑道，协助攻城，并有不少人陆续参加革命军。《战士周报》在报道了安源工人英勇参战的事迹后赞道：“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革命的勇气与能力了。我们可以说一句一点不夸情的话：只有工人肯干革命，只有工人能领导革命！”^①

1927年9月初，北伐军到达萍乡县城，安源工人和萍乡、安源各民众团体举行大会，欢迎革命军，并通过决议，解散警察所和保安局，恢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恢复后改称萍矿总工会，开办工人子弟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和妇女职业学校，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政治斗争。鉴于汉冶萍公司买办资本家企图用停工来阻止革命战争，萍矿总工会联合各民众团体，组织赣西人民维持萍矿运动委员会，同湘、鄂两省整顿汉冶萍企业的民众组织一致行动。工会并直接参与管理矿山的生产和运销，对缓解武汉革命政府面临的煤荒和财政困难，支持革命战争，改善工人生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共安源地委大力领导了萍乡全县的工农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当时，萍乡县工农运动是湖南工农运动的一部分。早在1925年冬和次年初，共产党员、安源工人袁德生、张汝全、张连瑞等便奉派在株萍铁路沿线农村秘密发动农民，组织农会，着手建立党、团组织。北伐军到达萍乡后，全县民

^① 见本书《参考资料》部分，霍然：《近数月来湖南的工人运动》。

众运动转为公开发展。到1927年初，县农民协会和各区、乡农民协会均成立，县农协会并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班。萍乡县和安源市总工会、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商民联合会等民众团体，以及国民党萍乡县党部和安源市党部均相继成立，并产生了以国民党左派人士朱攸箬为县长（1927年4月由共产党员罗运磷继任）的县政府，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保安队等革命武装。安源矿警队则实际上已经由中共安源地委掌握。1926年12月至次年6月，萍乡和安源工农代表分别出席了湖南全省工农代表大会、江西全省工农代表大会、全国铁路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

这段期间的革命举动，最著名的要算1926年冬枪毙大土豪叶紫屏，打倒封建势力的堡垒六堂^①，没收官僚地主刘增华的财产等。《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4日的一篇报道写道：“萍乡安源党务及工农运动，极形发达，素称江西之冠。”

在上述组织工作和斗争中，党、团组织在路矿和萍乡全城乡获得发展。1926年10月，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刘昌炎作为安源党组织代表出席了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区委委员。到1927年上半年，中共安源地委拥有党员约600人，支部约30个。

1927年3月，随着蒋介石在南昌、九江、赣州等地的反共分裂活动的加剧，萍乡的反动分子也嚣张起来。在县城，发生反动分子纠集流氓包围县农协会、扬言捣毁总工会的事件；在县境东部的芦溪，由于国民党右派军官吴建中支持，反动分子将镇工会捣毁一空；逃亡到南昌的反动分子刘增华等则策划赶

^① 六堂，是指萍乡县城的兴贤堂、劝贤堂、尚宾堂、乐洋堂、乐英堂、育才堂，原为民间助学机构，均拥有大量地产，由各姓族土豪劣绅把持，成为封建势力的堡垒。1926年冬，各民众团体集会公决解散六堂，其财产全部归民众团体选举产生的萍乡县公有财产保管委员会管理。

走萍乡左派县长。对此，萍乡“县党部和工农团体，首先通电反对江西省党部，举行热烈之救党运动，反蒋空气亦极浓厚。”^①4月，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分别在4月底和5月初将阴谋破坏上埠瓷业工人俱乐部的土豪劣绅喻孟甫、蒋介石派到萍乡的反动县长方芝祥和特务曾文俊等逮捕，经审判后枪毙。在此前后，安源工人纠察队和萍乡县工农武装一起，打垮了驻扎在芦溪的国民党右派军官吴建中的武装。

马日事变后，中共安源地委领导萍乡工农武装，参加了湖南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发动的农军围攻长沙的战斗。6月5日，湖南反动军队进犯萍乡，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工农群众。6月6日，反动军队又进犯安源。工人事先已向山上转移，敌军因情况不明，恐中埋伏，在安源仅呆几小时便仓惶撤退。在这次事变中，共产党员、县长罗运磷，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刘昌炎、地委委员周怀德壮烈牺牲。6月14日晨，萍乡土豪劣绅纠集反动武装，并利用封建的地方观念，煽动和欺骗农民围攻安源。共产党员、萍矿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程昌仁等率领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奋起反抗，向受骗农民开展宣传。经过几天的战斗，终于在醴陵县工农武装的支援下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从而保存了大批革命武装和安源这块阵地，并坚持到同年九月秋收起义。

六、毛泽东召开安源会议，安源工人参加秋收起义

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国由光明转入黑暗。然而，安源由于武装保卫革命的成功，革命势力比马日事变前还要大：党、团组织保存完好，工会继续公开存在，工农群众武装除工人纠察队和已由中共安源地委实际掌握的矿警队外，有马日事变后撤退到安源的醴陵县部分工农军。1927年7月初，中共安源地委

^① 见《土劣横行萍乡》，载1927年6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

奉命改组为特区委，宁迪卿任书记。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不久，又奉命改组为市委，蔡以忱任书记，下辖3个区委，17个直辖支部，有党员约700人。7月间，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 and 安源的实际情况，确定安源党的策略是：“我们表面上虽极端灰色，内部则招兵买马，积草囤粮，（安可造炸弹和机关枪）以图到时一用。”^①省委并派委员夏明翰到安源传达这一指示，协同贯彻执行。根据这一策略，派了一些党员、团员和工人去矿警队当兵或担任下级军官。为了灰色起见，矿警队接受国民党部队收编，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同时派人往安福、莲花、永新等地招集各地农军来安源集结待命。到8月下旬，萍乡农军，湖南衡山县白果区部分农军，王新亚所部安福、莲花、永新农军，陆续来到安源。大革命失败后逃到外地的同志，以及参加过南昌起义工作的袁德生等，也纷纷回安源集结待命。

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等，正奉命在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并已决定集中力量发动包括安源在内的湘赣边境七县工农群众，夺取省城。按照省委部署，安源市委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加紧暴动的准备工作。除如前述招集革命力量、加强组织工作外，党领导工人利用矿山的有利条件，修造刀枪，搜集弹药。给省委行动委员会提供了大量炸药，供破坏株萍、粤汉两铁路之用。又用炸药自制了大量土手榴弹（因其状如蒜头，工人戏之为“洋蒜古”），除备自用外，送一部分给醴陵县委供暴动时用，而醴陵县委则拨给安源一部分步枪和一挺机关枪。

正当湖南省委为起义的军事力量不足而焦急之际，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农军领导人潘心源从江西上高县来到安源，找省委报告浏阳平江两县农军因未能赶上南昌起义部队，而与

^① 《中共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信》（1927年7月23日）。

卢德铭所部警卫团相约开赴修水、铜鼓休整待命的消息，并请示办法。中共安源市委即派委员宁迪卿去长沙报告省委。省委得报，于8月30日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秋收暴动的布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到浏平农军中去当师长，并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毛泽东即到安源组织军队和前委。途经株洲时，毛泽东找朱少连等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布置了起义的准备工作。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集暴动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开会，讨论萍乡、醴陵、株洲、平江、浏阳秋收暴动的军事问题和农民暴动的部署。这就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上著名的安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委员宁迪卿和杨骏，浏阳县委书记和农军负责人潘心源，安福莲花永新农军负责人王新亚等。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八七”会议的经过，新政策之变更和湖南省委之改组，以及他自己之回湘及秋收暴动之决定。与会者报告了各地军队和群众工作情形。会议决定将驻安源、修水、铜鼓三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并决定三处部队与安源、萍乡、醴陵、株洲、平江、浏阳的工农群众暴动相互配合，分三路齐攻长沙，夺取省城，建设湖南革命委员会。在这三路中，以从铜鼓出发攻占浏阳县城的第三路为主力，以萍乡和安源为军事后方；会议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安，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①

安源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安源行委即分别写信给湖南省委，报告会议结论，约定暴动日期。毛泽东并在安源指挥各路部队开始按会议的决定行动。

9月5日凌晨，安源市委指挥工人分头捕杀了矿警队内的8名反动官长。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当天即按照安源会议的决定，将驻安源的各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

^① 《潘心源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29年7月2日）。

三团(后改名为第二团),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首先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这个团共3个营9个连,另有团直属侦察队、炸弹队、看护队、宣传队等,全团近二千人,以王新亚为团长,蔡以忱为党代表。

9月7日和8日,驻铜鼓和修水的部队先后接到毛泽东发自安源的通告,即改称工农革命军,准备参加战斗。9月10日,毛泽东从安源到达铜鼓县城,直接指挥第三路作战。

毛泽东和安源行委9月5日分别写给湖南省委的信,当天送达省委,省委即召集常委会,批准安源会议的结论,并决定在株洲组织一个团,以朱少连为团长,归前委指挥,列入第一师建制,命名为第四团。会议确定了暴动日期,并于9月8日由省委和省委行委两书记合署发布命令,通告各地执行。

按照省委的命令,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株萍两铁路,11日各路军队和各地农民暴动一致发动。驻安源的第一师第二团于9月11日和12日两次进攻萍乡县城,均未奏效。12日上午,除一部分留守安源外,全团乘火车转攻醴陵。途经萍醴交界处的老关车站,歼敌一个排,缴枪10余支。当天下午四时,在醴陵四乡农民暴动配合下,攻克醴陵县城,救出被捕的革命同志和群众数百人,成立革命委员会,恢复工会农会,宣布没收地主土地。这时,朱少连等亦按计划株洲领导工人农民攻打团防局,以期夺取枪支,组成第一师第四团。但暴动失败,这个团也就未能组成。

13日,第二团闻敌军从株洲方向扑来,乃于晚11时撤出醴陵县城。除一部分回安源增强留守力量外,其余约700人北上浏阳,希望获得浏阳农民帮助,并与第一、三团会合。此时,原驻修水县的第一团因11日在平江县的金坪遭到假投诚的邱国轩部袭击,损失很大;原驻铜鼓县的第三团亦于14日在浏阳东门市失利,且官兵多染疟疾,战斗力大减。14日晚,毛泽东在上坪召开会议,根据事态变化,果断决定放弃攻取长沙的计

划，退往萍乡，并急告省委停止长沙暴动，通知第一团随第三团退却。但第二团对此一概不知。16日上午，第二团一举攻克浏阳县城。因孤军深入，且指挥失误，当17日下午遭敌袭击时，部队被打散，损失惨重。19日，第二团被打散的一部分官兵和奉命直接从安源赶到的炸弹队在浏阳文家市与第一、三团会合。21日，根据前委会议决定，全师从文家市出发，向萍乡退却。途中探知萍乡有敌军把守，不能通过，乃绕萍乡宜春边界南下。25日晨，部队在萍乡东部的芦溪遭敌伏击，再次受到重大损失，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之后，毛泽东收集部队，沿湘赣边界继续南下，到达井冈山。从此，中国革命逐渐开创了新局面。

在伟大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安源的党和工人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中共中央1927年12月15日在致湖南省委信中赞道：“秋暴的事实告诉我们，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数百里的领导者和先锋者，就是素有训练的安源工人。……可以说秋收暴动颇具声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

七、参加创造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

秋收起义以后，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率领起义部队离开安源，中共安源市委停顿了一个月左右，但市委的下属组织和工人的斗争，并未中断。1927年9月下旬，有一部分工人由于不堪矿局的经济政治压迫而自动罢工。10月，湘关区（湘东、老关）党组织曾发动农民进城向新任县长请愿，抗议土豪劣绅的压迫。但是，这些斗争都因没有市委统一的领导而成效甚少。10月，中共湖南省委派委员向钧来安源组织了临时市委，恢复和整顿党、团、工会组织，派人分赴萍乡农村各地发动游击战争，到县政府及其特务队、靖卫队里面开展革命的秘密工作。市委并通过社会关系将党员派去当新任县长的秘书。这样，党的工作重新系统化，由此逐渐发展到工农武装暴动和农村武装割

据的创造。

1927年11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李运钧来安源主持恢复正式市委，选举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1人，郭炳坤任书记。从1928年2月下旬起，安源市委隶属于湖南省委所辖湘东特委，管辖安源工运和萍乡全县革命运动，还领导莲花县的党组织和革命工作，辖萍矿、萍城、宣风、莲花等区委。3月中旬，安源市委奉命改组为萍乡县委。5月，恢复安源市委，与萍乡县委分开，同属湘东特委直接领导，市委管辖路矿工人运动，而县委则管辖路矿以外全县城乡的工作。

市委恢复后，便于11月中旬领导萍矿工人举行经济罢工，取得了部分胜利，但未能按原定计划使经济罢工发展为武装暴动。12月中旬，市委执行省委关于夺取湖南全省政权的计划，为着与正在酝酿的长沙暴动一致促成全省总暴动，领导了萍安总暴动。暴动失败，市委书记郭炳坤等四人被捕牺牲。

萍安总暴动失败后，市委开始以较多的精力领导农村的斗争。1928年1月，市委所属湘关区委和小西路支部协同在萍乡县境小西路东桥一带组织了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一团，创造了小西路的农村武装割据。与此同时，市委所属上栗区委策动上栗镇靖卫队兵变成功，夺枪50余支，开赴附近的斑竹山，组成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二团，创造了萍北农村武装割据。1928年2月下旬，根据省委和湘东特委部署，安源市委为着与醴陵暴动相配合，组织了第二次萍安总暴动。醴陵暴动失败，第二次萍安总暴动亦未奏效。之后，市委试图将萍北和小西路两处农村割据联成一片，夺取全县政权。为此，发动了多次战斗。此外，市委还在1928年阴历年关领导了萍矿工人年关闹饷和失业工人复工运动，株萍铁路工人则利用做工之便以各种方式骚扰敌人。

在组织工农武装暴动、创造农村武装割据的同时，市委采取武装斗争和秘密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沟通了中共中央、湖南

省委与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系，并在人力物力方面直接支援了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月，市委派人往萍乡莲花交界处的宗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市委所属莲花区委也在同年春组织起农民游击队，开展活动。由此，逐渐形成经过宗里、莲花通往井冈山根据地的秘密交通。1928年春，安源市委委员邓贞谦奉命去井冈山，面晤毛泽东，转达湖南省委对井冈山红军的指示，回安源时并携毛泽东交付的采购物资的经费。1928年5月下旬或6月初，中共湖南省委和湘东特委机关移驻安源。6月，省委在安源建立交通局，担负中央、湖南省委与井冈山之间的交通，传递文件，护送干部，采运各种紧缺物资。省委巡视员袁德生、杜修经奉命去井冈山巡视，均从安源出发，由安源工人护送。1928年5月至7月，省委和湘东特委多次组织安源工人和长沙学生共二、三百人经安源去井冈山参加红军。省委并指示红四军“为安源工人开一教导队，训练红军干部”^①。

这个期间运动的第三个重要成绩，是在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下支援了湘南暴动、平江起义及其后湘鄂赣根据地的创建。1928年6月，湖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决定创造从平江、沿湘赣边至湘南的割据，促成湖南全省总暴动。为此，省委要求安源市委和萍乡县委再次组织萍安总暴动，并从安源工人和长沙工人中各调一名党员随滕代远去平江组织湘东北特委，与彭德怀、黄公略部队联系，策动平江起义，又从安源工人中调党员35名分赴平江和湘南暴动区域工作。

正当安源市委和萍乡县委按照省委部署加紧准备第三次萍安总暴动的时候，敌人从破坏我党在长沙的交通机关中得知湖南省委机关在安源，于是出动军队于8月16日突袭安源。在此事变中，湖南省委、湘东特委、安源市委、萍乡县委等机关，均遭破坏，党的许多重要干部被捕被杀。

^① 《中共湖南省委、中共巡视员致毛泽东、朱德信》（1928年）。

8月失败以后，由于中共湖南省委转移到上海，安源党的组织一度陷于停顿。1929年2月，由上海移至汉口的湖南省委派人来安源恢复组织。同年9月，省委回到湖南，安源党组织的恢复工作才有较快的进展。约在同年冬或次年初，中共安源市委改组为特别区委，领导萍矿、株萍路、萍乡县、醴陵县和株洲的工作。1930年8月，萍乡、醴陵、株洲的党组织奉命从安源特别区委中分出，分别成立县委，安源特别区委仍仅领导萍矿和株萍路的工作。当时，区委共有党员54人，支部四个。

这时，在路矿继续开展群众性的公开斗争已经不可能。根据形势的发展，安源党组织主要采取秘密方式配合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并陆续组织工人参加红军，把工人运动的主力转移到农村去。1929年11月，井冈山根据地派人到萍乡县城建立了秘密的赣西采运处，负责在萍乡并往长沙等地采购药材、布匹等紧缺物资，运往井冈山。在这几年间，红军在萍乡县境频繁作战或过往，获得安源的党和工人的帮助。特别是1930年，适应壮大红军的需要，中共安源特别区委先后组织了大约三千工人农民参加红军。1930年5月，黄公略所部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在攻打吉安城之后集兵到湘赣边境扩军筹款、搜集弹药时，到达安源，缴枪百余支，吸收了上千名工人参军。据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1930年10月报告载，当时红三军仍有安源工人八九百人。1930年6月下旬，彭德怀所部红三军团之一部路过萍乡和安源，也吸收了大批工人参军。据当时萍矿当局电文记载，这次参加红军的工人达1500人。1930年9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从长沙市郊来到萍乡和安源，在株萍铁路沿线做群众工作。安源工人积极为红军修理枪枝，搜集银元数箱交给红军。这次参加红军的工人和农民亦达千余人。其中140多名工人挑上矿山用的炸药参军，在10月4日攻克吉安后，组成红一方面军工兵连，成为我军最早的工兵部队之一。另有一批技术工人携带矿局的电讯器材参加红五军，

建起了红五军的第一个电话大队。1930年10月，安源工人纠察队约100人，赶到清江加入红一方面军；另外300余人，到达莲花，参加湘东独立师。

经过1930年红军几次到安源扩军，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的主力基本上转入了农村根据地。此后安源工人的革命斗争事实上采取了另一种形式——革命战争的形式继续发展，运动本身在路矿只剩下了余波。

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初期结合中的重大事件，并是这一结合的成功范例；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最初领导工人运动的完备典型。它一开始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实现了党组织的领导，从而逐渐形成了以党为核心、以青年团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以工人俱乐部为公开的组织形式、同全国工人团结一致、同全世界无产者站在一条战线上的自觉的工人阶级队伍。从运动的初创时起，党便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全面系统地开展了工作，领导工人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和平的和暴力的斗争，建立了与这些斗争相适应的一整套组织和制度，从而使运动能够长期坚持而不溃散，并不断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组织的严密和完备，斗争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多彩而卓有成效，堪称各地工运之首，生动地体现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阶级的高度的组织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第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在“二七”惨案后的革命低潮期中，为全国工人革命运动树立了一面鲜艳的旗帜。“二七”惨案后，除广东以外，各地工会多遭封闭或溃散，唯独安源工人俱乐部继续公开存在并蓬勃发展。安源因此而成为当时全党聚集和保存干部的堡垒，培养人才的学校，创造经验指导工运的基

地。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北洋军阀统治区域的巍然独存，对国内外敌人是有力的示威，而对全国工人阶级则是极大的鼓舞和极好的示范；它对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和全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发挥了支柱的作用。

第三，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及其他民众运动相结合，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在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运动围绕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便进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中心任务，首先把工人阶级团结在党的旗帜之下，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准备了自己力量的基础；然后，大批经过斗争锻炼的工人深入农村组织农民，或奔赴战场参军助战，从而使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及其他民众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直接或间接地配合革命战争，并逐渐发展为工农武装割据。特别重要的是，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聚集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强大力量，从而能为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及湘赣边界、湘鄂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创造，作出直接的巨大的贡献。

第四，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光辉历史，对我们深入理解和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路线，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执笔：刘善文）



历史文献



毛泽东致施复亮^① 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1922年6月20日)^②

国昌兄并转中局诸兄：

(一) 一、三、四、五号通告均到，即遵第一号通告于六月十七号开大会改组，表决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选举执行委员三人如下：

书 记——毛泽东。

组织部主任——李隆邛^③。

宣传部主任——罗君强。

(二) 此间团员以毛泽东、李六如^④二人年龄虽过二十八岁，然须要其办事，援章程附文第二项由到会人数全体表决推为职员，兹特呈请中局同意，乞示复。

(三) 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十二条经大会表决，依章程第十三条之规定呈请中局认可，乞示复。

(四) 此间执行委员会今日开会，对于章程第六条三人以上小团体书记或十人以上小团体干事会职员之任期为三个月，认为过促难于收效，拟请变通此点，改任期三个月为六个月，可否，乞

① 施复亮（1899—1970），原名施存统，曾化名方国昌，浙江金华人，当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②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③ 李隆邛，即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参见本书《重要人物简介》。

④ 李六如（1887—1973），湖南平江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长沙教书。

示复。

(五) 此间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建议中局一件事如下：请中局从速将全国各省分区（湘是第几区？）；并委任一地方团为该区临时区执行委员会至正式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为止，以便在短期能多促成几个地方团而从速组织正式区执行委员会。

(六) 请补发第二号通告。（以后付通告或重要函件须挂号）

(七) 衡州、常德两地方团成立。衡州通信处：衡州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枏（书记）；常德通信处：常德第二师范蒋希清（书记）。萍乡^①、醴陵两地方团和各县小分团正在组织。拟九月内召集各地方团代表会议。

候 复。

书 记 毛泽东

六月二十号

（原载《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1—22页）

① 萍乡地方团，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关于赞成 劳动法案的通电*

(1922年9月6日)

北京晨报、工人周刊、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汉口江声日报、长沙大公报、民治日报请转全国各报馆各工会各团体钧鉴：敝部（等）顷致北京国会一电文曰，中华民国国会参众议员钧鉴：世界经济之变迁日亟，劳动阶级之觉悟日深，苏俄创立劳农国家，足资世界各国模楷！我劳动者手创文明，本身未受其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经明文规定人民无阶级之区分，而全国最大多数之劳动者，未受法律之保障，且常遭其摧抑。人世不平，孰□于此？今幸（劳）动立法运动，声震全国，血气之伦，孰不庆幸！诸君为人民代表，须知共和国家，权在全民，舍最大多数之劳动阶级而言立法，即不啻抛弃全民！敝部等根据劳动者应（一）获得政治自由；（二）改良经济生活；（三）参与产业管理；（四）得受补习教育之四大原则，完全赞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提出之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务恳诸君，一秉正谊，举其天职，从速通过劳动法案，俾我劳动者不致沦为无法之人民，致酿法外之行动，幸甚幸甚！否则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誓不认公等得代表民意制定宪法也！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岳州粤汉铁

* 原题为《劳动各团体致参众两院电，赞成十九条劳动法案》。

路工人俱乐部同叩等语。务恳贵处力持公道，大加赞助，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附录劳动法案大纲（已见本报现代思想栏，不另载）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 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岳州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同叩 九月六日

（原载 1922 年 9 月 10 日长沙《大公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快邮代电

(1922年9月11日)

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全国各工团的工友们钧鉴：

我们的俱乐部成立有数月，我们本着我们光明正大的宗旨做我们光明正大的事业。不料路矿两局怀着鬼胎，时加破坏，施尽种种阴谋，终不得其一逞。阴谋者乃于昨日假萍乡县知事之官威，下了一道指令，要我们自行解散。我们迫不得已，经全体议决，明白向路矿两局要求最低限制〔度〕之条件，并限明日答复，否则当作最后的对待。各地工人们呀！快来援助我们！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启

九月十一日

(原载 1922 年 9 月 16 日长沙《大公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萍矿矿长函*

(1922年9月11日)

萍矿矿长钧鉴：

工人等为提高工人知识起见，组织俱乐部，成立已经数月，并已陈明行政官厅出示保护在案。乃近日谣言迭起，传闻肖镇守使欲封闭俱乐部。工人等异常愤激，各处传述，以为此次谣言起因，皆由路矿当局欲借外力破坏俱乐部。工人等势不承认。今将全体部员提出最低限度之要求如左：

一、请矿长会同株萍铁路管理局局长陈请行政官厅，明白出示保护俱乐部，严禁造谣；

二、俱乐部所设互济、游艺、学校等项，现每月开支预计约二百元，请路矿两局按月各津贴一百元；

三、请于七日内将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清。

以上三条，请于十二日午前十二时以前完全答复，以息众愤。如至期未蒙满意答复，工人等迫不得已当为最后之对付。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敬祝

公安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部员同启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 本文的原标题为：《照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来函九月十一日午前八时》。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声援安源罢工函*

(节录)

(1922年9月)

……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的声援！

(此件未见全文。按刘少奇、朱少连合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引文刊印)

* 标题和年月均根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记载判定。《略史》载，安源工人俱乐部收到此函的时间是9月12日。

萍矿全体工人致汉冶萍公司电

(1922年9月14日)

汉冶萍公司：

萍矿工人每日工资少者仅二百文，无法生活，只好停工。

萍矿全体工人叩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1922年9月14日)^①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作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暂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下面就是我们要求的条件：

(一) 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

^① 日期根据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以下简称《略史》）判定。1922年9月24日《民国日报》发表的《罢工宣言》与《略史》所载稍有出入。现按《略史》所载刊印。

- (二) 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
- (三) 从本月起路矿两局每月例假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
- (四) 以后工人例假、病假、婚丧假，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
- (五) 每年十二月须发给夹薪。
- (六) 工人因公殒命者，路矿两局须给以天字号棺木并工资三年，一次发给。
- (七) 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营养终身，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
- (八) 路矿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给。
- (九) 罢工期间工钱，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 (十) 路矿两局须指拨火车房后之木围及南区警察所前之大坪为建筑工会之基地，并共拨一万元为建筑费，每月两局各津贴二百元为工会常月费，从本月起实行。
- (十一) 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 (十二) 窿工全体工人须加工资五成。
- (十三) 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 (十四) 窿工食宿处须切实改良，每房至多不得过三十八人。
- (十五) 洗煤台须照从前办法，每日改作三班，每班八小时，工资须照现在长班发给，不得减少。
- (十六) 制造处、机器厂将包工改为点工。
- (十七) 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

萍乡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所存《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原稿)

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宣言*

(1922年9月16日)^①

各界的父老兄弟：米也贵了，布也贵了，我们多数工友——窿工，还只有二十个铜子一天，买了衣来便没有饭吃，做了饭来便没有衣穿，若是有父母妻子一家八口的那就只有饿死的一条路了！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做工，所以要加工钱，我们不能赤着身体做工，所以要加工钱。路矿两局只要将那纸烟酒席费节省一点下来都够给我们要加的工钱，但我们停工已经是几天了，他们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我们从前过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简直是牛马奴隶的生活。天天在黑暗地底做了十几点钟的工，还要受人家的打骂，遭人家的侮辱，我们决不愿再过这种非人的生活了，所以要改良待遇，现在我们停工几天了，路矿两局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路矿两局要强迫我们去死，我们自然是非死不可，现在两万多工人都快要死了！亲爱的父老兄弟们！你们能忍心见死不救吗！

我们要求路矿两局的条件是救死的唯一法子，不达到我们的要求，便没有生路，我们也只好以死待之。

各界的父老兄弟们！我们两万多人快要死了！你们能忍心见死不救吗？

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所存《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原稿)

* 此为罢工斗争中的第二次宣言。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① 成文时间根据刘少奇、朱少连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所载。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 声援安源罢工电

(1922年9月)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至今已有一星期了，各工团不胜愤恨，去电援助的很多。日昨又有中国赞助组合劳动书记部^①湖南分部，及工友励进社，都打了电援救。其电如下：萍乡安源路矿工友公鉴：我们接阅你们底罢工宣言，我们知道你们已经鼓着你们底阶级斗争的勇气和惨无人道的资本家官僚军阀宣战了。我们非常佩服你们底奋斗精神与作战的力量。我们对于你们向铁路当局所要求的最初步最低度的条件，实在觉得万分正当而无可减缩丝毫。我们诚诚恳恳地愿你们坚持到底而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也很愿意竭力援助你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敬祝胜利！

中国赞助〔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启

(原载1922年9月21日《湖南通俗日报》)

* 原题为《萍安路矿罢工底援助声》

① 原文如此，应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

(1922年9月18日)^①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所得的胜利虽是很小，但这是第一次胜利，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的胜利是无穷的，故我们的痛苦在这次不能解决的，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再解决；只要我们自己的团体——俱乐部在这里。

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各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说工人无智识呵！

我们得了肖镇守使及戒严司令的维持，与绅商学各界的调停得力，使我们的条件完满解决，我们深深的谢谢他们！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是露布安源黑幕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我们现在要祝

工人万岁！

工人俱乐部万岁！

萍乡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同启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所存《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原稿)

^① 年月日是按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记载的内容判定的。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贺安源罢工胜利函*

(1922年9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工友：

诸工友这次的罢工，敝部已经看见了诸工友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对于诸工友这次的大胜利，敝部是很佩服的欣喜的，敢向诸工友前庆祝胜利，大呼：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敝部又敢用十二分的诚意敬告各工友：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诸工友为得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终极的胜利起见，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实力举行社会革命的时期中，一方面要发展诸君已经学会了的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好打倒资本阶级，一方面要设法练习诸工友的管理能力，好待社会革命后，管理一切的产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诸工友的真正胜利。诸工友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呵！努力呀！奋斗呀！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敬祝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所存《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原稿)

* 标题为编者所拟。年月按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记载的内容判定。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通告

(1922年10月5日)^①

下面的条章，是本部前与路矿两局协订条件时与矿局商定的，凡是窿工工头工人，都应该遵守，不得违背，更不得故意刻〔克〕扣及无故取闹，特此通告。

小工原价壹佰捌拾文至贰佰文的，加为壹角伍分。

小工原价贰佰壹拾文至贰佰叁拾文的，加为壹角陆分。

小工原价贰佰肆拾文至贰佰陆拾文的，加为壹角柒分。

小工原价贰佰柒拾文以上，加为壹角捌分。

大工原价叁佰文至叁佰贰拾文的，加为贰角肆分。

大工原价叁佰叁拾文至叁佰伍拾文的，加为贰角伍分。

大工原价叁佰陆拾文至叁佰捌拾文的，加为贰角柒分。

大工原价叁佰玖拾文以上，加为贰角捌分。

罢工期间工钱和礼拜工钱，矿局是照牌子的多少发的，工人就要照人数的多少分摊。分摊的法子是照大工小工工钱的多少来分。（譬如有矿局牌子肆拾块，矿局发一天的工钱每人贰角柒分，一共拾元零捌角。但工人的人数有伍拾人（轮班在内），小工贰拾伍人，工钱壹角伍的有贰拾人，壹角捌的有伍人；大工贰拾伍人，工钱贰角肆的有贰拾人，贰角捌的有伍人，这伍拾人一天的工钱共计拾元零壹角，再以这拾元零壹角除那矿局发下来的拾元零捌角，品下每角应得壹角零六厘。如是那小工工钱壹角伍的应得壹角伍分玖厘，壹角捌的应得壹角玖分零捌厘捌毫；大工工钱贰角

^① 原文有月日，无年代。这里的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肆的应得贰角伍分肆厘肆毫，贰角捌的应得贰角玖分陆厘捌毫。)

窿工每月歇五天，不得扣伙食，轮班亦不得扣伙食。

十三条协约从阳历九月一日起实行。

工头发给工钱尾数须照实洋扣算，不得壹角只发壹百。

一年三节神福不能免。

上面的条章，工头工人如有强悍不遵故意违抗的，本部必与以相当的处分。^①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所存原稿)

^① 原件在此处盖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印章。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协订永和矿局条件*

(1922年10月29日)

- 一、工人龙华生等七人即恢复原有工作。
- 二、矿局承认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有代表永和煤矿工人之权。
- 三、以后矿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因此次停工开除工人。
- 四、从前原有例假，以后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
- 五、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矿局须与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为限。
- 六、此次停工期间工资由矿局照发。
- 七、以后矿局职员工头不得欧〔殴〕打工人。
- 八、窿工处由工人公举工头，自作分帐，从下月起实行。
- 九、窿工工头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 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前与安源路矿两局协订之十三条件中，矿局现在尚未履行之处一俟开大工后履行（十三条中第七条与永和矿局无关系，第九条可再议）。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 李涤生 蒋先云

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协订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标题为《协订永和矿局条件》。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为开滦矿工呼援通电

(1922年11月1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各工团钧鉴：

开滦五矿工友为改良生活及待遇而罢工，今罢工数日，非独没有得到丝毫的结果，反而酷受了洋资本家的蹂躏，利用本国不讲人道的保安队，自相残杀了亲爱的工人，并伤害了八人，闻之发指，言之痛心。今我们除实力的经济的援助外，希望全国工友都应该知道同阶级的利益关系，拿出阶级的同情心来援助他们，同时，更希望我们的指导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速即订出计划，命令全国各工团一致行动。全国工友们呀！赶快起来援助他们，救他们的命。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十一月一日

(原载 1922年11月9日《华北新闻》)

汉冶萍总工会反对停工宣言

(1922年12月20日)^①

汉冶萍为我国工商经济军器制造之策源地。煤铁之精，甲于世界；关系之重，等于克厂。徒以营私舞弊，管理不善，而近来遂险象环生，基础动摇。故前月上海股东会议决，停工三月。噩耗传来，工等惊异万分。窃思工等卖劳力于汉冶萍之下，而依以为生活者，达十万余人。终身劳苦，以维身家，无立锥之地，无粒米之储。倘一日停止工作，全体失业，时值冷冬，饥寒交迫，则我十万苦工，将流为饿殍冻鬼矣。此为工人生命计，不能停工之一理由也。该公司开办三十余年，营业发达勿与伦比。欧战期间，获利千万。非产业之不富，实管理之未良。当局位置私人，冗员充斥。入囊肥己〔己〕，黑幕层层。苟加以根本之整顿，作彻底之改造，何患不能转危为安。而不此之图，遽行停工。须知一切设备，惨淡经营。停工一日，损失难计。名为救疾，实则饮鸩。是欲进反却，背道而驰。此为 Company 营业计，不能停工之理由二也。我国为产业后进国，经济生命，完全操之列强，以致国弱民贫，为人欺侮。凡我国民，谁不痛心。对于国家产业最强健，历史最攸〔悠〕久之汉冶萍，正宜尽力拥护之，发展之，以与外国之经济势力抗〔争〕，而谋挽救于万一。乃不图该公司竟采自杀政策，直接

^① 此件载于1922年12月20日北京《晨报》第七版《汉冶萍工人反对停工△公司若不照办△即将起而整理》一文中。该文的导语说：“汉冶萍各股东，前在上海开股东会时，议决停工三月。该公司工人闻之，异常恐慌。当经汉冶萍总工会议决，对全国发表宣言，反对停工。并声明若不照办，该工会则将起而整理，继续开工。其宣言如左。”《晨报》未载《宣言》的成文时间，此处为《晨报》发表《宣言》的时间。

的自伤，间接的害国。国人对重大问题，多漠视不理。消极的危害国家，责亦不能旁贷。此为国家命脉计，不能停工之理由三也。综此三项理由，该公司只有大加扩充，力图改造之必要，万无停工之事理。为此迫请政府当局，速令该公司取消停工议案，积极改良进行；国民团体，各界同胞，群起监督，大声疾呼，誓死力争，庶我工人有求生之地，公司有发展之机，国家有富强之望也。否则工等为自身生命计，为公司营业计，为国家命脉计，定当起而整理，继续开工，勿谓言之不豫。临电不胜迫切之至。汉冶萍总工会率十万工人家属同叩。

（原载 1922 年 12 月 20 日北京《晨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汉冶萍公司电

(1922年12月27日)^①

汉冶萍公司鉴：萍矿年终夹薪恳速发给，工情激愤，难保意外。速复。路矿工人俱乐部叩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汉冶萍公司档案中的电报译稿)

^① 年月根据汉冶萍公司档案记载：公司在电文上注“民国十一年12月28日收到”。又电报局在电报的“发报时间”栏内盖的日戳是27日16时50分。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声援 湖南水口山罢工工人电*

(1923年1月)

【衔略】

水口山工友，因生活条件不得已出于罢工运动，前已由敝部通电全国恳求各界援助。兹该工人等罢工期已延至二十余日之久，当局不但不速解决，反用种种高压手段，派遣军队拘执工人代表，又复捏造黑白，谓工人损坏全矿机器，并加以种种罪名。似此恶劣行为，实有意将吾气息奄奄之数千工友，陷于死地。敝部本同一阶级互助之谊，谨以诚意竭力声援，如湘政府不速醒悟，决取一致行动。除已给〔接〕济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罢工费用五百元，并屡函电湘省当局促其从速解决外，特再恳各界同胞共本天良，作各种实力援助，工人阶级幸甚。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叩

(原载 1923年1月4日上海《民国日报》)

* 原标题为：《水口山罢工之援助声》。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汉冶萍公司电

(1923年1月)^①

汉冶萍总公司：汉阳铁厂要求条件答复，萍矿允年终夹薪即电知萍局照发。否则群情愤激，必至发生意外。

路矿工人俱乐部叩

汉冶萍总公司鉴：工人要求年〈终〉夹薪，迫切之至，十五日以前不发，惟有停工以待。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汉冶萍公司档案中的电报译稿)

^① 原电报稿没有发报时间，这里的时间是根据汉冶萍公司档案记载确定的：公司在第一个电文上注明“十二年一月八日到”；在第二个电文上注明“十二年一月十日到。”查其他电文，一般是发电报的次日收到。据此推算，这两个电文应分别是七日和九日发出的。

安源路矿工会等四团体传单*

(1923年1月16日)

敬告我们最亲爱的下陆全体工友们呀：我们从在汉阳得了下陆的电报，非常愤怒，恨不能飞到此地，与我们最亲爱最痛苦的下陆工友同甘苦，一致勇敢前进，拼死力争，务达美满目的而后止。今日已到了贵部，承蒙我同胞似的工友亲爱我们，我们很觉惭愧，未与我们的工友办一件有幸福的事。但此次既来到此地，诸位莫错认了，我们不是来调解的，我们是来帮助我们求生不能的最痛苦的工友等筹划作战的，上前〈杀〉敌的。我们工人没有武器，何以作战呢？换一句话说，我们罢工就是我们作战。不是已今〔经〕罢工了吗，又何必再要罢工呢？不是的，我们是送武器来的，已经预备三年的战品与资本主义鏖战。我们战品〈是〉什么东西？就是银钱粮米，使我们痛苦的工友不致冻饿，永久停〈工〉亦无妨害。实在下陆一部分战不胜资本，我们安源路矿哪，汉阳钢铁哪，新厂轮驳哪，一齐作战起来，定收美满效果方始罢休。更望诸君万众一心努力奋斗。顺候

进步

安源路矿工会	马冬阳	孟敬愚	
汉冶萍	汉阳钢铁工会	杨桂生	陈树生
大冶钢铁工会	全权代表	李能至	梁定国
轮驳工会	张金山	谢必超	

十二年一月十六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汉冶萍公司档案中的传单抄稿)

* 原题为《照抄工会传单》。

夏曦^① 致国昌^②、务善^③ 诸同志信*

(1923年3月17日)^④

国昌、务善……诸同志：

国昌给我的信，于昨日收到。前在长沙所寄两信，未能寄到，可惜！因有一信言长沙事颇详也。兹就我一时所忆及，将长沙S·Y·^⑤情形报告于下：

去年长沙的运动，全在工会运动一方面，S·Y·与C·P·^⑥实际上又没有分工，所以S·Y·方面多未顾及，内部的教育，外部的宣传，都疏忽了。现在的计划：第一是把S·Y·执行委员会改组，与C·P·分工。第二是注重各工会中组织S·Y·。第三是注重对内的教育与对外的宣传。第四是分配工作于各个分团、小组、个人。兹将各方面分述如下：

(1) 组织方面：以学校工厂工会为单位，组织各分团，分团设干事会；分团之下，为各小组，以五人为限，组设组长。

(2) 教育方面：以后各分团开会，地方执行委员会拟派人出席演说，为主义、政治……的宣传。除此而外，组长会议，亦须时常举行。

* 原件无标题。

① 夏曦，当时任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代理团湘区委）书记。

② 国昌，即方国昌，当时团中央书记施复亮（原名施存统）化名。

③ 务善，即朱务善，当时是团中央负责人之一。

④ 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⑤ S·Y·，社会主义青年团英文名缩写。

⑥ C·P·，共产党英文名缩写。

(3) 宣传方面：除推销《向导》、《先驱》外，自修大学拟出周刊或月刊；学生联合会周刊，亦可稍藉宣传；工人方面，工联会与安源工人俱乐部，皆可出刊物。

(4) 团员调查：已照中局办法办理，但须在四月底方能完竣。

(5) 劳动运动：现在已组织之工会，在长沙城有印刷、缝纫、人力车、造纸、黑铅炼厂、泥木、笔业、机器、电汽、铁路、厨挑各工会；由各工会组织有工团联合会。工团联合会，除以上各工会加入外，为中坚者，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水口山矿工俱乐部、粤汉铁路总工会、造纸厂工人俱乐部。尚未有组织之劳动者，为邮务、运输、纱厂、轮船，现在正将着手。纱厂颇重要，惟厂中压迫甚烈，工会不易组织，现已有S·Y·的组织。至于长沙各工会中，有S·Y·组织的已多，长沙S·Y·分子，工人约占百人以上。

(6) 学生运动：各中等学校有S·Y·组织的有十几个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完全由我们支配，但组织上缺陷甚多。该会周刊，去年下期出有三期。（曾寄上，收到否？）

(7) 政治运动：全未着手，现拟从组织国民党着手，并拟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为公开的活动。

(8) 团员人数：全数二百五、六十人，工人占三分之一，学生占二分之一，其余有教职员，新闻记者，军界有一人——闹存饷运动时之首领。

(9) 机关：文化书社、青年图书馆、自修大学、平民新剧团皆为同志所主持，惟有青年图书馆与平民新剧团因经济关系，能否继续，尚是问题。文化书社表面是与团外人合作的事业，实际是由同志主持；自修大学是由船山学社办的，实权是握在我们手里。

以上是关于长沙S·Y·情形的报告。

兹尚有数事前函已说及，兹补述于下：

(1) 水口山已成立地方团：水口山在湖南常宁县，距衡州约

二、三百里，该处为铅矿区，前次大罢工，实由安源派同志前往主持，罢工胜利后即已组织S·Y·。前据报告，已有团员三十余人，已成立地方团，选举执行委员，韦汉为书记。前来信要我报告中央（前信已说及），请中央批准，以后请中央直接管辖。现陈子博同志已前往水口山主持该处事务，中央现在寄信去，可暂由长沙润之转，因不知该处现在有无变化也。

(2) 湖南须组区执行委员会：湖南已有安源、水口山、衡州、常德、岳州、长沙各地方团，株洲还可组织，现在尚无区的组织，实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之必要。衡州、安源诸地方团皆有此意。前因全国大会开会在即，拟开大会后再组织。现大会已延期，弟意仍须先行组织。中局对此如何？请见复！

尚有数事：

(1) S·Y·全国大会在长沙举行，如系秘密开会则可，若是开会时在报上发表，则恐当局干涉。但是我想除广州外，其余地方，恐都不能公开。

(2) S·Y·中局情形怎样？各地S·Y·情形怎样？《先驱》能继续出版否？均请见示！

此次学生大会情形，均请鸿劼面述。我以为我们此时应该注意者：(1) 北京方面，须趁此机会，多吸收同志；(2) 请速通告各地同志在各地学生联合会活动，又务须把各地学生联合会〈作〉为我们学生运动的机关。

写完了，祝你们

努力！

夏 曦

三月十七日

(据湖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晓云^①致国昌信*

(1923年4月14日)^②

国昌兄：

我现在代理湘区S·Y·的书记，近来所有的情形报告如下：
湘区共有七地方团：

安源团约百二十人，书记陆存^③；长沙团约二百八十人，书记晓云代理；衡阳团约百五十人，书记秋人；常德团约六十人，书记蒋希清；水口山团约七十人，书记韦汉；耒阳团约六十人，书记刘泰；衡山团约十余人，书记廖振华（已改为小团体）。

湘区请求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放长沙开，如果可能，请早一月来信。

润之、少奇不日赴粤开西全校会议^④。

以后中局来信请寄长沙文化书社交弟可也。

祝健！

晓云

四月十四日

(据湖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无标题。

① 晓云即戴晓云。

② 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③ 陆存即陆沉，湖北黄冈人。1922年11月奉调到安源，当时是中共党员，历任安源工人补习学校教员、安源团地委书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窿外主任、俱乐部主任。1925年9月离开安源。1929年参加托派被开除党籍，后叛变革命。

④ “西全校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安源工人援助水口山工人斗争*

鸣非^① 编

(1923年9月)

第二章 俱乐部成立前经过的大概

第一节 组织的溯源

近数年来，各处工人大部分已经明了自己地位及如何自救的方法，特起而组织团体，如京汉、津浦、京奉、京绥、正太、粤汉、株萍诸铁路，开滦、安源、焦作诸矿山；其他产业、职业，如汉冶萍，及各省机械业工厂，手工业工厂，皆已组织完善。其团体名目，或为俱乐部，或为工会，名虽不一，实际都是本着阶级斗争的精神，作强有力的奋斗。故年来罢工 Strike、怠工 Sabotage 不时发生，风起云涌，全国响应。水口山虽地处偏隅，音息不便，然亦不免为潮流所激动。又因水口山安源两处工人，时有往来，去年九月，安源罢工的胜利，给水口山以很大的影响。因此略有知识的工人皆有一跃欲试不可中止之势；而尤以机械科少数工人为最激烈，遂暗中组织，签名画押，互相结合，俱乐部从此萌芽了。

* 本文节录自《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一书。该书是鸣非 1923 年 9 月撰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923 年 11 月编印的小册子，25 开铅印本，共约 5 万字。

① 鸣非系何许人，待考。据这个小册子的《叙》载，他是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委派，前往水口山铅锌矿考察工人运动的。《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为他考察后所写。

第二节 工人的努力

安源罢工胜利消息传到水口山后，遂有机械科刘东生、陈枚生、刘启生、罗同锡、叶从云、彭文二、刘厚安、刘瑞林、李保华等十余人，暗中发起组织俱乐部，连日私行开会，筹措办法。但一以经济困难，无所措手，一以众心惶惶，裹足不前。而这种消息，久已传播全山，真是进退维谷，有愿难偿。刘东生等无可如何，只得坚决前进，宁牺牲性命，不肯中辍。因此秘密开会讨论者十余日，咸以本山工人，团体经验，过于缺乏，难以号召，于是公众表决，派刘东生前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一面参观，一面请求援助。而经济困难，甚至于求路费而不得，于是用旧式集会筹款方法，每人出钱数百文，方得就道，其热心已可概见一斑。

第三节 当局的恐吓

刘冬生去安源后，水口山遂谣言四起，都说机械科工人要发起组织俱乐部，增加工资，推倒职员。其时赵局长尚在长沙，在山职员，不查真实，乃杯弓蛇影，自相惊惶，诚恐全山工人，一呼百和。于是有总务科黄科长采矿科唐科长，召集工头工人登台演说，略称谓：“你们工人当然可以组织团体，但是现在各处的工团，都是横行暴动，水口山为湖南官矿，断不能容你们随随便便。今特诚意劝你们，希望你们各守本分，毋信他人唆使。又闻安源方面有人来此，本局为维持矿局起见，已经派出无数人员各处密查，如本山工人，确不信劝，务要组织俱乐部，本局当予严惩。如安源有人来此，一经拿获，即时就地正法……。”其他职员一见工人，亦用同一言辞，大加恐吓。多数工人因此胆战心惊，再不敢声言“俱乐部”三字，而发起的十数人仍继续进行，不愿中止。

第四节 俱乐部的实现

刘东生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将水口山工人情况及组织团

体的必要，一一陈述，不数日即返水口山。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本阶级互助的精神，特派文书股股长蒋先云及谢怀德、方福胜、李庆余四人来水口山，一面参观矿务，一面帮助水口山工人组织团体。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蒋先云等由安源抵水口山，工人欢迎，备极诚恳。是夜即商量各重要工友，将组织俱乐部办法磋商妥帖，定出确实计划；翌日即设立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筹备处于康家戏台。于是有运输科黄庆云、李纯臣、刘贵臣，总务科朱科益、赵忠铨，采矿科周宇六、吴功礼，选矿科刘星臣等，皆来筹备处，自愿担任各科组织，并开导各工友。是日组织临时干事会，公推罗同锡为临时正主任，刘东生为临时副主任，刘垂俊为临时会计，谢金臣为临时庶务，黄南山、王汝才为临时文书；并由各科公推临时总代表，组织临时代表会。机械科临时总代表刘枚生、李春，总务科临时总代表朱科益、赵忠铨，采矿科临时总代表周宇六、吴功礼，选矿科临时总代表刘星臣、吴功进，运输科临时总代表黄庆云、李纯臣。由临时干事会及临时代表会共推蒋先云为全权代表，谢怀德、李庆余、方福胜为参事员。其时当局见举动文明，不敢无故加以压迫；工人见局内毫无动静，不若从前胆战心惊，入部报名者络绎不绝，不二日报名者即有三千余人，其踊跃已可概见。俱乐部见此情形，于是一面呈文到常宁县备案，再呈文矿局申明理由，并祈指导进行；一面刷出传单，张贴布告，定廿七日开正式成立会。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从此呱呱堕地了。

.....

第五节 俱乐部成立日的盛况

二十六日俱乐部筹备处，即将开成立会的传单和布告，布满全山，当局虽触目惊心，但不敢无理压迫。工友们见局内毫无动静，知俱乐部必能成立，毫无阻碍，其兴趣更增十倍。因此二十七日上午十二点钟开成立会时，到会者将近四分之三。首由临时正副主任报告开会宗旨，次由蒋先云代表安源数万工友庆贺，并

略说现在工人的生活，工人应如何自救，以及团体组织的必要，洋洋数万言。后谢怀德、方福胜、李庆余以及水口山三、三热心工友，各有长篇演说，工友们无不兴高采烈，欢呼鼓舞。最后三呼万岁而散。——工人万岁——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

第三章 罢工的始末

……

第二节 罢工近因

俱乐部一经成立，数千工友均以为久处于十八层地狱之下，将必有出头的日子了。因此各科代表连日来部讨论，如何改良生活，如何改良待遇，遂成了最大的问题。工友们因被压过甚，莫不异常激烈。继经由安源来之蒋先云等切实劝解，告其步骤，不宜过急，众方略息火焰。此风传出，当局不查是非，反大惊小怪，误疑俱乐部作祟，乃一面电呈省署及在省之赵局长，请其将蒋先云等，准予就地正法，并封闭俱乐部；一面监制各科工人行动，大施恐吓（此皆鸣非在水口山与重要职员之谈话）。全山工友，见势不佳，不得已挺〔挺〕而走险，首先提出最低限度的条件四条。当局非仅置若罔闻，且屡加无形辱慢〔慢〕，因此数千工友更为激烈，轰轰烈烈之空前大罢工，遂一发不可遏抑。

……

第五节 罢工的实现

俱乐部本全体工人的意见，向矿局提出四条，甚愿圆满答复，俾得和平解决，免滋意外纠纷。乃矿局职员连日秘密开会，筹谋对待方法，表面上则置若罔闻，实际则连日电呈省署矿务总局及赵局长，总谓全山工人，被外来蒋先云等四人唆使，组织俱乐部，

扰乱矿山，非严拿正法不可。十二月一日下午（即提出四条的第二日），有采办科长赵霞轩，邀请全权代表蒋先云及副主任刘东生前往磋商，其人诚实温和，殊为可敬。正谈话间，突来一彭月南，彭为矿局统计员，其人奸险，善于诡辩，开口非法，闭口杀人，乃蒋、刘不为所动，且与他作有强力的辩理，彭无可如何，辞穷而去。

俱乐部见矿局无片诚对工人，而工人对矿局则较前更为激烈。只得一日一函，催请矿局速行答复条件，而矿局仍然置若罔闻，势成骑虎，不得不准备罢工。于是秘密组织罢工执行委员会，内中分监察队，通信队，侦探队，暗杀队；监察队维持秩序，通信队各处通信，侦探队侦探消息，暗杀队出于万不得已时，暗杀反对者。组织完善后，仍静待矿局答复，以图挽回于万一。直至十二月三日，矿局仍无只字答复，俱乐部此时不得不作出最后的函恳：

矿务局局长、总务科科长暨列列先生钧鉴：敝部前呈三函，均未赐复，不知何故。现全山工人异常激烈，齐随敝部要求，恳请贵局于明日午后四时将所请各件圆满答复。不然，众口嚣嚣，敝部实难解释，用敢代表全体工人意见，向贵局作最后之恳求，并乞届时答复。专此敬请公安。

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谨启 十二月三日

四日下午各科长为卸自己责任起见，作一最滑稽的答复，但内中文辞，可松可紧，私人盖章，不用矿局名义，是表示尚不承认俱乐部。俱乐部此时箭已在弦，知非罢工不能自救，于是密发罢工命令，决定五日罢工。

.....

（据湖南省博物馆所存原稿）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 周年纪念册（文选）*

（1923年10月10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言

“无产阶级解放”！这种声浪渐渐地经过太平洋一波一波地传到了东亚，就是产业后进的中国，这几年来，在无产阶级中，也被这种声浪弥漫着。

在欧美产业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已有强固的组织，他们底锁链，虽然还没有从头子上完全解脱下去，可是他们抗争底对象，只有资本家底一重压迫。在半封建式，半殖民地的中国，我们无产阶级所受的直接的压迫，虽然也是资本家；但是还不够，更有国内军阀用政治的，武力的势力庇护资本家一同来压迫我们，掠夺我们，还不够，更有国际帝国主义扶助并利用我国底军阀用经

* 该纪念册是根据工人俱乐部第一届干事会决议，由《安源月刊》社（总编辑李求实）作为《安源月刊》第一期编辑出版，由工人俱乐部发行的。原定1923年9月18日出版，因故延至同年10月10日始编辑完毕，由长沙印字馆印出。纪念册为16开铅印本，目录和正文共96页（双面），目录为横排，正文为竖排。内容共分10个部份，插图（照片9帧），发刊词、宣言、祝词、讲演、略史、组织概况和文艺、报告、附录、编辑余话。另有朱少连题词手迹，以及工人消费合作社推销《向导》、《新青年》、《先锋》、《工人周刊》、《劳动周报》、《警钟周报》、《星期日》等革命刊物和《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的广告为补白。本书仅选其中文献的一部份，有些图表按横排要求重新绘制。

济的势力助长内乱，连续不断地挑起战争，好乘机来压迫我们，掠夺我们。我们在这三重锁链——资本家，国内军阀，国际帝国主义——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整年整月整天地过这种比牛马还不如的非人生活，他们——压迫者——那里会容许我们有抬头嘘气的余地呵！？

看吧！近两年来国内许多事实一桩一桩地从我们眼前过去，哪一点不叫我们悲愤！痛心！哪一点不是可以证明：压迫我们的，除资本家外，还有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封闭工会，屠杀工人，……不是到处都排演过的么？远的，小的，我们暂且不说，只看去年十一月开滦罢工底大失败，不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作祟吗？今年二月京汉工友大遭残杀，不是直系军阀毒辣的手段吗？其余如上海日华纱厂，汉口香烟厂，棉花厂，……种种事件，无一不是表现出他们压迫者底残酷和横暴！

我们中国无产阶级受了如上所述的三重压迫，在这三重压迫之下的无产阶级，他们解放的要求自然更紧迫，更激烈；但惟其在这三重压迫之下，他们解放的实现，也是依同样的比例而增加其难度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底解放运动，不仅是同欧美无产阶级一样只须从资本家镣铐中解脱出来就算完事了，还须加倍努力，更非解除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两重压迫，殊不足以言解放。

我们安源路矿两局工友一万二千余人因为自身的觉醒，同时意识到我们全中国无产阶级与我们陷于同样命运之下的痛苦，于去年五月间奋起组织这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这是本部成立底动机。

在我们俱乐部组织伊始，规模粗具，而内部还没有坚固的团结的时候——去年九月——忽来外力的压迫，大肆摧残，一枝脆弱的嫩芽，几于和根拔去，幸全体工友死力奋斗，以保护自己生命的热忱爱护俱乐部，反使动摇不定的团体日趋巩固，得以遂其生长，这是我们不能不向我们底压迫者深致谢忱的。

当去年五月——本部初成立的时候——本部虽具雏形而毫无

实力，故不便即时向外表示。去年九月以后——罢工胜利以后——正是极力从事内部训练和组织的时候，更无暇向外表示；这是我们俱乐部成立一年余迄未将本部组织的意义，和成立后的经过宣露于全中国——全世界底无产阶级底同胞的缘故。现在我们乘我们庆祝罢工胜利周年纪念的时候，除披露本部的内容和经过外（见本部略史和组织概要），还要正规地宣示我们最近急切的企图，和此后的责任及希望。

年来本部虽极力从事内部组织和训练，但在成立的初期，经过一次大奋斗之后，恶势力环我而伺，每欲得而甘心，故本部不得不分用若干精力筹谋对付；因此，终不能集全力于组织和训练。这是本部成立以来的一个大遗憾。为补救这个遗憾，我们决定在最近期间，不遗余力地使我们底俱乐部学校化，以事实为教材，教育全体部员，植一个巩固的基础，为最近的将来联合全国劳动阶级作解放的初步运动——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待遇……等运动——底准备。这是本部目前内部唯一的切要的企图。

我们相信：无产阶级底利害是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要求解放，须得全阶级的解放，局部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又相信：我们无产阶级真正的朋友，只是“全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实地帮助无产阶级。有了上面两个信念，我们确知我们底责任，不单在企图我们部分的解放，同时必须努力于全阶级的解放；我们更明了我们底力量决不是各个“人”底力量，乃是“团体”底力量；也决不是各个团体“单独”的力量，乃是“联合”的力量。所以我们除了自己加倍努力外，同时又无量地希望全中国——全世界底无产阶级都联合起来表现我们底力量，完成我们底责任！

最后我们还要引吭高呼三声万岁：

“全中国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全无产阶级解放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安源路矿工会 罢工胜利周年纪念

去年今日，诸君奋斗的精神，已增了中国劳动运动历史的光荣不少。在这一年中，诸君又用全力于建设方面，以巩固工会的基础。这样，诸君向资产阶级作战的道路，算是一步没有走错。不过在现在军阀专政和资产阶级特别利用政治势力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兢兢业业去防备敌人，是各地的工友都宜特别注意的工作。所以诸君在这胜利之后，无事之时，处顺境应如处逆境一样，处安如处危一样。换句话说：要一点没有骄矜之气，努力去打破我们前途的荆棘——资产阶级——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才算是达到了真正的目的。诸君！我们既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目的，我们应努力下列的事项：

1. 注意政治：资产阶级能有权势来压迫我们无产阶级，不单是他握了经济权的原故；实在是政治的势力，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是用政治势力来补足经济势力的压迫。如法律，军队，都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我们无产阶级若不注意政权的保护，我们总会要上资产阶级的当。所以我们对政治的主张：在最近的状况下面，我们应站在各阶级的前面做国民革命运动，打倒两重压迫的恶势力；再进而做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实现劳农专政。

①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的时候，来函来电或派代表致祝辞的团体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湖北民权运动大同盟、武汉青年学会、北京工人周刊社、北京劳动通讯社、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京奉路总工会山海关分会、津浦铁路工会浦镇分会、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会、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汉冶萍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正太铁路总工会石家庄工会。本书选印了其中的8篇。

2. 统一无产阶级的阵线：在现在的产业状况下面，工人的势力确是不大，而强悍的敌人却都向着我们进攻。因此我们不能以为自己有了力量而竟然独立。在他方面：也不能受卖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引诱而独立。就是我们要统一我们的势力，在共产主义者的旗帜下面。在现在各地的工会，都被恶势力所摧残，而我们要为阶级互助和阶级统一起见，我们应大家提出恢复工会的口号。

以上这些重要的任务，都应从整顿内部入手。因内部既能坚固，则目的自能达到。我们无产阶级的祖国俄罗斯的工友，不是久已把资产阶级赶走了吗？诸君！努力自会有代价的。我们谨以希望诸君努力的事业，为诸君庆祝。

安源路矿工会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谨祝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祝词

九月十八日，应当是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占一页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中国首先组织起来的安源矿工，要结束他们一年来胜利奋斗的经验，并决定更勇毅前进的方针。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对于安源工友一年来的奋斗非常重视，对于九月十八日的纪念，尤觉得有无限的希望与喜欣。

从去年二月至今年二月，这一短期可谓中国工人阶级势力涌进之一期，亦可谓我们牺牲最多的一期。上海有银器烟草等罢工的失败，唐山有煤矿罢工的失败，京汉有“二七”大屠杀的惨剧，其余虽有些罢工稍得了胜利，但一样也经了军阀和洋资本国无情武力的摧残，在这一年中有数十个可爱的生命膏血于仇人的武器了。

这是何等令我们永远不忘的〈一〉些事实哟！然而我们绝不因这样多的失败而灰心，这些只有激愤起我们更要勇毅奋斗的决心。同时这一年来的事实，又是怎样教训我们呢？当了海员罢工胜利之后，各地工友挟此阶级的威势，到处的发展起来；但今年京汉被屠杀之后，在军阀势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全劳动阶级的活动一时便随之都受了压迫。这是何等昭示我们：胜败是全阶级一致的呢！是怎样要我们阶级的团结啊！

在温习我们过去经验的日子，要不忘了我们过去的牺牲，尤不要忘了这些牺牲给我们宝贵的教训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估量：我们应当怎样将过去给我们的这个“阶级的团结”要宏大的在实际上做出呢！今天安源矿〔工〕友的会上，应当都感到一个历史工作的必要，就是安源工友不但要扩大和坚固□们本地的团结，且要注意援助别地矿工的结合，促进矿工全国的总组织。同时，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自然是站在路工的面前，日夜不断奋斗的以求铁路工友总组织的实现。待两方的组织成立了，那时我们便可和海员总工会组织我们的：

矿工，海员和铁路工人的三角同盟了！

有了这个团结，就是中国劳动阶级的骨干势力成立了。那时，我们便可裕如的去援助别业工友的组织了，可以替京汉工友复仇，可以使仇人们在我们面前抖擞〔哆嗦〕了！

我们对于安源工友的祝词，只是一个希望，这希望就是愿安源工友决定为我们未来的三角同盟去奋斗，那末这九月十八日的纪念就更有意义了。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敬祝

北京工人周刊社祝词

九月十八日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的纪念日，安源月刊也决定在这天初次出世与工友相见，这两个消息一齐传来，使我

们北方工人得了个说不出的喜欢！

安源工友是已有奋斗的历史，去年大罢工的胜利，尤其是使全国工友感动的。我们现在能有万人以上这么大的团体，能有了合作社以抵制黑心商人的重利盘夺，在今天且要聚集了所有的工友来纪念我们一年来的成绩，并计划以后的进行和我们自家的教育。安源工友能有这样令全国工友羡慕不置的成就，没有第二个原由，就是因为安源工友能团结，且能奋斗的原故。

安源工友必然早已看得明白：在安源这个地方，有的只是两种人，一种是财主厂家和他们左右的爪牙。一种就是我们受苦作工的穷人；同时我们必然也看惯了：第一种人的数目是很少，他们的生存完全靠抢劫我们工人血汗的结果。第二种人——就是我们——是大多数，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艰难而吃力的。这样现象，不但安源一地是如此，中国全国是如此，全世界——除了劳农俄国以外——到处都是如此！

仔细看我们工人所处的地位，再证以我们年来运动的经验，安源工人一定是了解了一个宝贵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说安源工友已了解我们是一个阶级，我们的胜利，只是我们阶级团结的力量才能争到。我们愿安源工友今天热烈的纪念，就是表示对于这个意义的尊视；一切前途的计划，也就是表示安源工友并不以现在的成就为满足，还要扩大和坚固的团结，还要于工厂奋斗之外，起来干涉政治，起来打倒眼下最大的敌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我们要这样一直不休停的奋斗下去，直至政权夺握在我们工友手里，一切仇人推翻，造出一个“公平劳动”的社会之后为止。全世界奋斗的工友都是走这样路子的，我们敢断定勇敢坚毅的安源工友和全国工友一定也是走这条路，一直奋斗前去的。在纪念的今天，我们欣喜的没有别话可说，只高呼：

安添〔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工人阶级的认识和团结万岁！

北京工人周刊社敬祝

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典礼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是中国一万数千新式产业军的大团结。他在成立的时候，经过一次最艰困，最勇敢的全体总罢工的大奋斗，获得完全的胜利，完成最精密最坚强的大组织。他在内外种种艰难困苦之经过中，惨淡经营，尤其是在“二七”军阀惨杀京汉工人，摧残全国工会之际，淫威四逼，风鹤频惊，他能镇定不摇，坚苦卓绝，与一切恶魔奋励作战，以至今日。他到现在不独排除一切障碍，而且教育的发展，经济的建设，精神的紧结，声誉的树立，均足使他基础更加稳固，前途更显光明，环顾全国，他确是劳动界的一根柱石呵！

京汉罢工之役，本会所属工团，于罢工开始之日，即行实力援助；“二七惨剧”发生，本会即命令所属各工团取一致行动，实行全体总同盟罢工，以反抗军阀，救护京汉工友。因军阀淫威严酷的压迫，以致本会及所属各工会，与京汉工会遭同样的命运，均被封禁，同人等所受的创痛，不堪尽述。现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举行轰轰烈烈的周年大典，我们当然是无量的欢欣。然而回念我们自己，仍在万恶的军阀积威之下，工会不能公开的存在，一切行动都不能自由。大仇未复妖氛更张，刑场之鲜血尚斑，狱中之怨声不断！唉！死者之目难瞑，生者之痛何堪！同人言念及此，五中如焚，肝胆俱裂。谨于庆祝之余，痛自勉励！并深望我劳动同胞，念阶级一体，休戚相关，一致团结，同伸义愤，作复仇之大举，树万世之传业。同人愤恨填胸，热血沸腾，敬在庆祝声中高喊：

恢复全国的工会！

打倒万恶的仇敌！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祝

本联合会所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举行罢工胜利周年庆祝大典，本会
谨致数语，以名欢忭，藉相策勉！

(一)

劳动者组织团体之旨趣，一方面是谋自身的解放，同时还要
联络辅助同阶级的团体以谋全阶级的解放。

(二)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底成立，是经过一次坚苦卓越的大奋斗
得来的。虽产生将及一年，而组织之完密，实力之充实，诚为国
内劳动团体所仅见；而向外发展，提携和援助同阶级的姊妹团体，
亦颇使吾人表示无限的敬意。

(三)

我们底敌人，仍在四面八方环伺着，并且日加横暴，日加惨
毒；他们又有各种恶势力做他们掠夺压迫的工具。自今年二月京
汉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各地劳动团体被封闭解散的不知凡几；工
友被开除残杀的更难以数计。我们处在这种恶势力恶环境之下，眼
看着各地同阶级的惨变，促起了我们底最后觉醒：

“我们不要看大了我们现有的力量！”

“我们不要看小了我们前途的责任！”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祝

京奉路总工会山海关分会祝函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诸亲爱的工友们！

你们的团体，经过许多困难奋斗，于今已是周年了，这实在

是中国劳动界中一件最可纪念的事。接到你们的公函，不能派代表到场庆祝，很抱歉的！兹特专函奉祝，以表扬贵会光荣之历史，和我们阶级一致的精神。

诸位亲爱的兄弟们！你们这一年来奋斗精神，和建设的成绩，实无时不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着！处在这中外帝国主义，和万恶军阀的暴力之下，能得大放光辉，照耀于黑暗社会中的，也只有安源方面浮起的这颗明星了。

我们彻底明了，一般黑暗势力——军阀资本家——同我们是势不两立的，我们的势力一天发扬起一天，压迫我们的黑暗势力，也一天进逼起一天，这次“二七”大惨杀案，便是黑暗与光明势力各走到极冲突的定点，不可避免一种惨果！从此我们更明白，想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报雪我们不共戴天的冤仇，只有再接再厉，勇往直前，扑灭了这一般黑暗势力！

唯在此豺狼肆虐，黑暗势力猖狂蹂躏了全国各地工会的时候，贵会独能独树一帜，标榜华夏，这岂不是侥幸的事？实在是贵会团体的坚固，势力的发扬，已足寒仇敌之胆了吧！因此贵会今后的责任，不在保守，而在进取，不贵乎把贵会保护周全，就算完了。而更要把贵会的势力发展出来，帮助全国各工团的中兴。

我们今天来庆祝贵会的周年纪念，意义是极广大的，不仅庆祝贵会以前光荣的历史，而颂扬贵会今后要把应该负的责任，一肩担起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中国劳动阶级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

京汉〔奉〕路总工会山海关分会敬祝

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祝词

我们——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今天很欢欣的庆祝我们亲

爱的长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已经从困苦艰难之中，当兄弟们多受残伤之际，血战奋斗，得过一年了。并且每次皆获得胜利，团体一天天的进于康健之途。

我们不能忘记而今天更欢欣庆祝的：我们亲爱的长兄，自己身经了一次血战，获了一次大的胜利，争得一部分幸福之后，即尽力帮助他的弱弟。今日得有一千余人之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并且一天天的随着乃兄向康健之进〔途〕奔驰，多是出于我们长兄帮助之力。

以外，我们亲爱的长兄，本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之呼声，只要兄弟们——我们工人的团体——一发生疾病，总是尽力帮助维持，所以今天一切的兄弟们，尤其是我们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无不欢欣为我们亲爱的长兄庆贺过去，祷祝将来。

我们亲爱的长兄呵！今天适值你们罢工胜利周年纪念之日，大家欢欣庆祝之时，你的弱弟，将挥着赤色之帜，高声呼祝曰：

“世界沉沦兮群鬼狂，
悲我兄弟兮多残伤！
幸我长兄兮日健壮，
携我群弱兮赴战场；
扫清敌氛兮吾党独强，
赤光普放兮长乐而永康！”

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敬祝

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大典

本总工会自上年十二月成立以后，即预备领率所属五工团三万余工友直向劳工解放运动的途径前进，不料京汉惨剧发生之后，黑暗势力的重重压迫，本会亦被封闭，同时所属汉阳、大冶、下陆、轮驳，四工团受此影响，亦至于难以活动，因此本会所负重

大的使命，不克完成，今日际此全国劳动运动被几重黑暗势力压迫到不能弹动的时候，正逢着本会的健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庆祝周年纪念大典，本会于伤痛之际，敢以十二分的诚意和欢喜庆祝这个纪念：本会的健儿在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长大了一岁！

在上年九月安源工友总同盟罢工的情形，和此次在黑暗势力弥漫全中国的环境里面高举赤色劳动旗帜庆祝周年纪念大典，两点上观察，本会极满意安源工友的奋斗精神和团结的能力。

在安源俱乐部经过各种危险变故的结果上观察，本会极满意安源工友应付各种变故的手段灵敏和对外的齐心。

在安源工友援助唐山京汉及水口山等处工友上观察，本会极满意安源工友的互助精神和提携同阶级的努力。

但是，以产业后进的中国，此时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势力，还是幼稚得很呵！安源工友，应该切实明了此时本身在中国各种势力里面所处的地位，决定以后应取的政策，以保存自己生命所寄托的团体于永久。

本会甚愿意安源工友不要因前日的胜利而自骄，对各派黑暗势力概与以盲目的反抗。趁此各地呼声沉寂的时机，竭力整顿内部，使自己的团体——俱乐部在事实上变成工人的学校，切实训练工人作事的能力和阶级的觉悟，使安源万余工友个个养成极健全的先驱，以孕育将来中国劳动界最大的潜伏势力。

因此，安源工友不要亟急图谋目前直接的利益，使自己的团体——俱乐部——专成一个排难解纷的事务机关，以疲劳自己的锐气，应该切实明了我们终极的目的，是偕全世界同阶级的伙伴们扫除社会上一切的压迫阶级，完全由自己管理各〔一〕切生产机关，故须孕育自己的潜伏势力，预备将来作这个伟大的用途。

工友们！努力！前进！不要为一切困难所阻！末了，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势〔劳〕动阶级解放万岁！

一九二三，九，汉冶萍总工会祝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

维 汉^①

安源煤矿在中国产业上占重要地位，路矿两部工人底团结在全国劳动运动亦极有影响；安源工人如果明白了这两点，即是了解了自己生命底意义，任重致远，安源工人幸莫把这纪念日子充量地埋在庆祝底情感中，——鉴溯既往，审察环境，为最近的将来规划明白的行程，这是你们当前的责任。

在过去一年中，安源工人们一面奋力向自己的敌人斗争，一面又能援助别地方同阶级的人们（如援助京汉工人），这都是你们阶级斗争的精神和本阶级互助的精神底表现，很值得赞许的。可是你们底观念仍然是错误的，你们底精力仍然有用得不经济的——你们不能不承认你们底幼稚的地方。“错误是新发明之母”，不能认识错误底所在而加以改变，是永远不会有进步的。

在资本阶级没有崩坏以前，工人俱乐部当作战时是工人底指挥机关；承平之日即是工人底教育机关。作战不是一味的蛮斗和瞎闹，作战底目的，作战底方略和作战底时机（客观条件）有一不了如指掌，则败固遭无意义的牺牲，侥幸而胜，亦必于工人中种些谬误的种子。但是，作战的目的，方略和客观条件，每一个问题都有他底复杂的方面，不是可以偶然地直觉出来的，全靠运用平日的教育和经验去考察出来。故工人俱乐部平日应当教育工人预备作战的工具，在现今，这是他底唯一的工作。中国现在工人们底团体，平日都成为工人底事务机关和工人间纠纷底裁判机关，除此以外，教育工人的机会极少，召集工人代表会议，亦多

^① 维汉，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

半是为着应付某一问题。这虽是工人运动初期难免的事实，然我们应当极力设法免除这些劳而无功的工作。安源俱乐部实患与这同样的病，最少我希望安源工人扩大同阶级间的互助精神和自治精神，莫把私人纠纷责成俱乐部解决；俱乐部则至少要拿十分之六的力气教育工人，并且由这种工作的努力，渐渐把这个分数增大。

中国十几年来，军阀割据的政治形式反映到社会底低层，遂使地方观念，党派观念，对人观念这三种谬误的习惯，无论在何种事业和经营上，都无意识地表现出来。工人组织中同乡观念很重，同厂，同段等界限有时分得利害，就是地方观念底表现；你信任那一个首领，我偏拥这一个首领以互相牵制，或这部分工友团结做一块去与那部分工友为难，这都是党派观念，对人观念底表现。这类观念于工人底命运有绝大的危险：一则工人要自己团结坚固才能对抗仇敌，如果内部分出许多派别，一人一条心，互相抵制，那无异把自己的力量打得粉碎，怎能对外作战？一则敌人唯恐工人们内部不起分裂，一有罅隙，便乘机而入，利用甲派捣乙派以坐收渔人之利；这岂不危险到万分吗？望大家时时注意啊！

工人组织贵要权力集中；俱乐部对他所属的工人言，是最高机关，无论何人应受他指挥。事权不集中，则政出多门，决不能应付一切。故工人应将一切权力交把由自己选举来的代表所组织的最高机关——俱乐部，无论何人不得自由行动。牵一发而全身动，在这根基未固，外压日张的时候，自由行动很容易妨害工人全体。为个人的自由行动使全体会〔费〕尽气力，实在太无意思，太不值得；以后遇着这类事实发生，俱乐部可以代人负责，工人们全体对自由行动的个人，尤应当拿出制裁来，简直可以驱逐之。这是一个纪律的问题，万不可让感情和客气掺杂其中。

为改良工人生活条件，以直接的经济的利益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固然很紧要而且不可免。但工人运动若偏落在这一方面，是

没有革命的意义；而且工人底本身亦必然地要落在生活恐慌的循环圈中。何以故呢？生产工具及政权既全握在资本阶级手里，则无论何时资本阶级都有支配全社会人民生命之权。资本阶级并不因工人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改良待遇就会失〔蚀〕本或减少收入，因为他能够自由提高货品底价格，仍然取得高额的剩余价值。不仅如此，他在可能的时机，仍然会增加时间，减少工资，如两年来欧西资本家之所为：因为经济破产，失业者日增，虽加时减薪，工人亦不能反抗，即反抗亦无不失败。平等的生存权底取得和保护，不到工人阶级自己握得政权的时候，不能实现；阶级争斗即是政治争斗，劳动运动不政治化，是不带革命的意义。安源因地理的关系，表面似乎不受政治变动和军事变动底直接影响，然安源工人与全国工人本息息相关，同受军阀政治底压迫，在此同一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中生活的工人，当然适用同一的战略。然要使劳动运动带着政治斗争的色彩，必须劳动者都有明白的政治意识。故工人团体应当给工人以主义底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底常识与革命底工具——策略。而工人不独不应该拒绝这样教育，且应自动地吸收之。安源工人努力底方向今后当转过这一边来，是无可疑的。

工会底使命，第一期在训练工人，指挥工人，不绝地向资本阶级及其统御机关作战。第二期，即社会革命实现以后，资本阶级和其统御机关被打倒了，在无产阶级独裁政治之下管理劳动组织和生产底经营。但第二期与第一期是有紧接的关系的，第二期的能力要从第一期的实际中孕育出来。中国现在的劳动运动当然属于第一期，然在第一期运动中不可不结成将在第二期产生的胎儿，适于这种条件的劳动运动方法，唯有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内容和组织法容专篇论之，此处所应知道的，工厂委员会可以包括两部分工作：一面极力从事宣传与教育的工作；一面又指导工人为管理生产的准备。这个方法是工会运动底新出路，特为提出之。末了敬祝

安源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国劳工运动万岁！！
世界劳工运动万岁！！！！

一九二三，八，三，长沙。

祝奋斗的安源工友

高君宇^①

一年之前，安源工友没有什么组织，大家只是涣散着是了；可是到了去年罢工胜利之后，情形却是大不相同了。到了一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更可看见好些进步。我们不但把一万一千位弟兄团结在一起，组织成“俱乐部”，且办了我们自己的合作社，办了我们自己的学校，现在要出版我们自己的报。这是怎样大的一个分别，又是怎样可喜的一个新景象！

谁都会晓得，我们所以能有这个新景象，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大家能团结，能奋斗的缘故；现在有强固团结力的局面，就是开辟于去年罢工胜利。我们当然不那样可怜的去想，以为去年罢工胜利的条件是包含了雇主们的好意。那时雇主们所以让步，所以承认我们的条件，不是因要对我们这些苦人发慈悲，是震服于“我们团结力”的声势强大。雇主们抖擞〔哆嗦〕是在我们团结力之前，胜利是我们奋斗下的收成。

经了一年猛烈前进的奋斗，安源工友必然得了不少的经验，也必然从这些经验中认识了“我们阶级得胜的道理”。这道理是每一个奋斗的工友都会了解的，是浅近而不深奥的一句话，就是“团结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武器”。

我们已运用此武器奋斗了一年，已得着了一些成就。是一定

^① 高君宇（1896—1925），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到安源演说时任中共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

的，我们也必然运用此武器于将来，打倒我们阶级目前和最后的仇人，争得我们最后的胜利。

世界是我们工人的劳动造成的，不是安排自上帝的意思，宇宙间也绝没有一位上帝。将现在少数享福多数吃苦的制度推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再没有掠夺者，全人类都是兄弟般公平劳动的，这个新社会创造的责任也是在我们工人肩上。但这个新世界的造出不是很简单的一桩工程，第一先要我们斩除桎梏，扫灭路上一切障碍，大刀阔斧的去开辟。就是说：未来文化的光华，是工人们有锐利坚固的武器才造出的。

现在奋斗不已的安源工友，是证明已决定担任这个历史使命的；我们是绝不以现在小小成就为满足，我们是还要奋斗前进。在组织上，我们不但要促进了安源本地团结的强度，且要进而与全国矿工团结，再进而与全国别业工友及全世界工友联合。在工作上，我们不但要做工厂中经济地位改善的奋斗，努力成立自己阶级独立的教育，且要去做政治奋斗。我们说“政治奋斗”，不是要人加入官僚的队伍，是正与之相反的意义，是我们站在统治者对方，用群众及别的奋斗的方法，不断的向宰制政权下攻击。我们目下首要攻击的政治仇人，就是军阀与洋资本国的侵略主义。工作将予组织以奋斗的经验，组织离开了阶级的意义便不可能。在纪念安源工友奋斗之一年的日子，我们第一件要提起的事情还当是阶级独立团结罢。故我今天唯一的希望，仍然是请安源工友用他们经验去温习一句话，且把那句话当福音传播入一切工人心里：“团结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武器”。

这或者也许是很小的一个希望。但惟他才包（括）工人阶级重要的一个哲理，胜利就建筑在他的上面。我爱工友的团结，尤爱工友基于阶级认识的团结；我爱工友们的前进，尤爱工友们坚甲整旅的前进！

安源工友的奋斗精神万岁！

安源工友应注意的几件事

达 时^①

安源路矿两局的工友，自去年罢工胜利以后，其团结的精神和拥护首領的精神，很可为中国工人的模范——参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安源工友这一年的事业，无一不在进步和胜利的中间，这些，我们都可说是安源工友团结的力量得来的。中国的劳动运动自京汉罢工失败以后，差不多都受了封建武人的摧残。而安源工友的团体，独能依然存在，无丝毫的损失，固然是安源这块地方不直接受政治的影响，其实安源工友所作的事业大都在建设自己的势力以与恶势力奋斗，是大有关系的。工友们！我们个人都能拥护我们团体，我们团体的基本的事业上面，我们的团体，那才是铜打铁铸的了。但是我们处在现在这种政局下面，——军阀专政的政局——军阀是无一刻不想把我们的势力打倒。——因为我们的势力发展是防止军阀势力的发展——资本家也是想藉军阀的势力，来把我们工人压服。这是我们在这一年的经过中所应得的教训；更要注意从今日以后的事业。

今日以后应作事业，我们在这一年的经过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我们要切实整顿内部，训练工友。如我们已经建设的消费合作社和学校，我们要用全力使之尽善尽美，则我们势力的发展才有所凭藉，我们在这奋斗的期间，这些建设机关，是我们的缓冲物。因此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下列几件事。

（一）我们工会的组织较为完固，力量较大，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经一次失败，我们工友的气焰，不免趋于骄傲；在资本家方面，时刻想要把我们团结冲散。因此我们工友要积极互相训练，互相

^① 达时即袁达时，湖南湘潭人。1923年至1924年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讲演股长。1925年上半年任安源团地委书记。1928年叛变革命。

告诫，不可轻举妄动，我们暂要站在保守的阵线里面，从事内部整顿，准备我们充分的力量，作最后的进攻。

(二) 现在有很多工友都认俱乐部是我们工人的一个事务机关，这是完全错了，完全失掉了工会的真正意义，因为工会是我们的司令部，要指挥我们到前线上去作战，告诉我们的战术，我们的工会，实在是我们的学校，是从事实上来训练我们作战的。我们以后要把认为事务机关的工会，变为工人的学校。

(三) 我们工友要多多的授〔投〕入我们的补习学校去读书，使我们增加智识，明了工会的意义。

(四) 我们工友要个个明白我们的阶级。就是我们要个个有阶级觉悟，领导我们工友望光明的路上走去，达到我们工人世界的目的，像现在工人国家的俄罗斯一样。

(五) 工会方面亦应将娱乐机关从事建设，使我们得到娱乐的修养，和美满的教育。

以上各项，是我们整顿内部不可须臾迟缓的方法。但我们在这一整顿内部的中间，要使我们无产阶级的利益容易达到，不为其他势力所摧灭，则我们工人必须要注意政治运动和无产阶级的统一。因为我们只知道经济奋斗，而不注意政治奋斗，我们终必会受政治势力的压迫，我们经济的奋斗必至于失败。况且单纯的经济奋斗，必不能解决我们工人的痛苦，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我们还是要藉政治势力，为我们阶级争斗的手段，才会成功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注意政治的奋斗，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阵线。我们的目的和责任，既如此重要，则必定要使我们的力量宏厚，必定要谋阶级的统一。若是我只以为自己的力量是很大，而不欲与旁的工友联络，那是大错而特错，那是把自己阶级的势力分开，是会要被资本家打败而后已，所以我最后的几句话：就是要各个工友注意内部的整顿，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阵线；统一无产阶级的势力。

一九二三，八，二二。于安源

“讨饭吃不如做饭吃”——敬告安源工友

憎 右^①

资本主义发达给予人类以许多罪恶，悲惨的事实，人类间各方面的不平等都是他底产儿。内中最显著的莫如：“占有生产机关的少数人——资本家——高楼大厦，丰衣美食，终日安闲愉快，还觉得苦闷难过，又用他们从奴隶身上抢夺得来的血汗之资狂嫖阔赌以满足其个人的欲望；而以自己底劳力当商品出卖的最大多数——无产阶级——成天埋头在机器底下面，辛苦作工，身上底汗如雨一般地向下面淌，就令再疲乏些，也不准休息一会，到头来反是受冻挨饿，由我们手里造出来的东西，不能由我们享用，都不知道往哪里去了！”这种现象，不是明明显显地排在我们面前吗？

全世界底无产阶级看透了这一点，由阶级的觉悟进而为阶级的联合以与资本阶级对抗，这确是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唯一途径。中国无产阶级也走上了这唯一的路，一步一步地跟着向前进。

安源工友们！你们底俱乐部，就是你们安源无产阶级的联合。你们试把你们自己的生活，在俱乐部成立以前和以后来比较一下，自然可以知道联合的利益。

在没有成立俱乐部的时候，你们底雇主用种种苛虐的手段对待你们，你们有伸诉的地方没有？有反抗的能力没有？即令有时压迫难受，起来反抗，也不过是个人的反抗。个人的反抗，只有自己吃亏（轻则被开除，重则坐监狱），雇主是毫不畏惧的；即令有时是一部分的人起来反抗，力量也是有限，终是自己失败（或开除为首的人，或把那一部分解散再招），雇主还是不得畏惧的；再进一层说，即令是全体起来反抗，但究竟是乌合之众，人心不齐，而且平时又无组织和训练，虽是群众的力量，终难敌雇主底

^① 憎右系何许人待考。

奸诈狠毒。(或收买有力分子破坏全体，或调军警弹压枪杀)其结果仍非失败不可。

自你们成立俱乐部以后，可以说是你们底生活有了保障，如果雇主待遇不良，俱乐部可以替你们抗争，雇主虐待你们，俱乐部可以替你们伸雪，俱乐部平时并特别注重你们的组织和训练，到行动的时候才不致于无纪律无计划，那时雇主就是再奸诈些再很〔狠〕毒些，也不容易使你们破裂，致你们失败。安源工友们！俱乐部成立以前和以后的生活，你们已经实地经历过的，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的，不待我来详说了。不过我还有点意思，要在这个时候和大家商量，或者多少可以给一些帮助。

你们底俱乐部就是你们底力量，你们个人是决没有力量，这一点是你们很知道的。那末，你们爱护俱乐部就应当同爱护你们自己的生命一样，因为你们底俱乐部就是你们底生命，这也是你们很知道的。不过你们对于俱乐部底力量底使用，却非过细审慎不可。

大概劳动运动底初期，都不免专注在“生活改良”的上面。生活改良的运动，又多专注在“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两个问题上。我现在就这两个问题详细讨论一下。

(1) 减少工作时间 劳动者整天做机器底奴隶，每日作十二时以上的工(就各国劳动运动初发生的时候一般的工作时间说的)，精力疲劳是不待言的。他们疲劳到了几乎不能继续作工的时候，起来向雇主要求减少时间，也是必然的事实，而尤其是劳动者初有组织的时期，很容易发生这种要求，更是不可免的趋势。但是我们要知道劳动者徒然是以减少时间为利，资本家却恰恰相反，工作时间越长，他所得的剩余劳动越多，就是所得的剩余价值越大。既然如此，资本家决不会轻易允许你工作时间减少，使他所得的剩余率也减少；即令迫于情势不能不允许，但他终必想出别种方法来补偿他减少时间的损失，他取偿的地方自然还是离不了劳动者底身上，于是他妙想天开，在表面上劳动者底工作时间较

前减少了，可是他的工作的分量却较前增加了。比喻说，从先〔前〕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是十二时，现在减少了二时，只剩下十时；在表面上看来，劳动者似乎得了利益，其实那减少二时的工作份量，资本家一定还要分配在那剩下的十时中间。换句话说，就是在现在十时中，要把以前十二时工作作完，劳动者仍旧是累赘得要死。那末，所谓减少时间，究竟减少了什么？还不是二五等于一十吗？

(2) 增加工资 生活程度逐渐增高，劳动者一天所得的工资渐次不能供给一天的生活费，于是“增加工资”，遂为劳动者一般的要求，但其结果仍逃〔不〕脱与“减少工作时间”底结果一样。资本家出贱价购买劳动者底劳力，其目的在掠取劳动者劳力底大部分（即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如果他屡次允许劳动者底要求增加工资，那末，他所掠取的剩余部分，不是一次减少了一次吗？但是聪明贪毒的资本家决不会这样蠢的。工资越少则剩余价值越大，工资越多则剩余价值越小。这是个个资本家日夜在脑筋中打算的，他总在设法要把工资减少而不可得，哪里反会轻易增加呢？到了劳动者底要求一天厉害一天，他无法拒绝，只好允许增加，但同时他又在设法补偿这种增加的损失。他最巧妙的方法，就是把他雇用劳动者所生产的物品底价格，也随着增高了，于是劳动者日常生活的各种必需品底价格，因为资本家操纵市场的缘故，也都增高了许多。在工资初增加的时候，劳动者底生活，比较未加时固然可以稍为充裕，但在极短的时期以后，仍然是同前一样的困苦，这是明显显的事实，无须烦言的。总之资本家是以掠取剩余价值而存在的，并且掠取的量愈多愈好，当然是不愿意增加工资的，所以到了势非增加不可的时候，他就一方面增加劳动者底工资，一方面操纵市场，增高物品底价格，以图补偿；所以劳动者要求增加工资的结果，终归是等于零。因为劳动者底工资增加了一成或二成，而他们生活必需品底价格，也随着增高了一成或二成，劳动者底生活仍然同未加以前一样的困苦。那末，所谓增

加工资，究竟增加了什么？还不是左手交出来，右手取回去吗？

还有一层我们更不可不看清楚，就是资本家决不让劳动者底生活充裕，尤其不让劳动者有余积。上面已经说过，资本家是以掠取剩余价值而存在的，并且掠取的量，愈多愈好，其结果自然不让劳动者底生活充裕的。资本家还有一种掠取好方法，就是利用劳动者间底失业竞争，他好于中取利，购买更贱价的劳力以增大其剩余率。如果因增加工资而使劳动者有余积，劳动者间就不易发生失业的竞争，资本家也就不易购买更贱价的劳力；或者劳动者因有余积而不愿贱售劳力，更是予资本家掠取上一个重大的危机。所以资本家决不轻易增加工资，最高的限度，也只能使劳动者一天所得的工资仅够供给一天的用度，于是劳动者一天不工作就一天不能生活，势非继续贱价出卖他底劳力不可。这也是个个资本家计算得很熟悉的。

亲爱的工友们！“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不过是劳动运动初期的一种手段，决不是劳动运动的目的。这种运动在相当的期间内固然是可以作的，但同时要把眼光放远些，不要因为这种反掩蔽了真正的目的。并不要永远把这种问题横在胸中做你们运动的对象，因为是终归无效的。你们应当培养实力，联合全国底无产阶级准备做根本的解放运动，就是“夺取政权”，“管理生产机关”，“向人讨饭吃不如自己做饭吃”。一点一点的向资本家要求，只是“讨饭吃”；自己取得政权，管理生产机关，才是“做饭吃”。

工友们！你们有了伟大力量，不要零零碎碎地用在“讨饭”的上头；你们此时要爱惜着，蓄养着，并且要极力设法增长将来好用在“做饭”的上头。工友们！“解放要靠自己”！我今天借你们罢工胜利周年纪念的庆祝会，敬祝你们在最近的将来就有“做饭”的力量，实行“做饭”！

敬告安源工友

李能至^①

安源全体工友们：

俱乐部已经有一年的历史了。这一年的经过，无处不表现工友们团结的精神和力量。有团结的奋斗，才有今日的成绩。所以俱乐部就是万余工友精神和力量的结晶体，决不是那一个人创造出来的。群众才有力量，个人决没有力量；团结才是力量，个人决没有力量。这两句话望工友们细细的领会。

我自三月去安以后，便在武汉担任了很重要的工作。现在武汉有三万困苦的伙伴，还没有团结，还处在资产阶级压迫掠夺之下。我正在帮助这些困苦的伙伴慢慢的团结起来！工友们！全世界的工人，都是我们底伙伴，都应该团结一体。我想工友们听见这个消息一定很喜欢的，一定还要勉励我努力向前呢！

安源工友都能团结起来了，我个人的去留，决不成问题。武汉的事务烦多，毫无半点余暇。所以以后安源的职务，我决不能担任。工友们只要相信自己的团结力，其余一切都不成问题。

我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社会主义就是工人的主义。现在俱乐部的办事人，也都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他们努力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利益，都和我一样。工友们只要认识了社会主义，便不要认识哪一个人了。只要认识了团体，更不要认识了哪一个人了。

这是我最诚恳的一篇话，望我亲爱的工友们都不要忘却！

^① 李能至，原名李隆邛，即李立三。

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

刘少奇

我们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最黑暗的家庭奋斗出来，到中国这样沉寂的社会里面，干这种改造社会的事业，去年奉到我们的总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命令到安源来帮助路矿工友办事，至今已是一年了。这一年过去的事实，实使我们得了许多很大的教训；关于将来进行的方针，也因此得以稍事计议。此时我将个人所感觉的，用极忠实的态度披露出来，使大家对俱乐部得一种统系的观念，以便批评指正。

社会改造的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由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度发展实业，减少人类自然的压迫。

在（二）（三）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终极的目的。以中国现在的情势看来，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就拿来实行。既是很远的事实，也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他。在（一）项里面又应该分为下列几个步骤：（1）由争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加工资——使各个工场的工人团结起来；（2）由争得工人第二步本身利益——减少工作时间——使各地同产业的工人型〔形〕成产业的大联合；（3）以过去奋斗的经验切实教育工人，使工人明了自己阶级在现在及将来社会上的地位，工团终极的目的，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养成极健全的奋斗者，成功无产阶级有方法的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的大组合。

由上面社会改造的步骤看来，工人以罢工手段要求普遍的增加工资和减少工头职员无理的压迫与剥削，并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乃是一种手段，即是利用群众的“利害”心理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增加工资减少时间这种

经济的奋斗，在工人将来全部的利益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非得要做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才能使工人目见利害的关系团结起来，才能训练工人的奋斗能力及方法。这是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

我们安源自去年九月罢工胜利以后，继续至今，所得的胜利——增^①加工资，打破包工制度——要算已经成功第一步的工作——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在这一点点的成功里面，我们已经用尽了许多力量，经过了许多的危险，做出了许多的错误，这总算使我们这些缺少奋斗经验的人，在这里面得到了很多的教训；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不使前日的成功失败，赶紧引导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当道路前进。在以上两个意义里面，所以我不惜把俱乐部过去的一切，切实批评一番；把俱乐部将来的计划，具体的向大家宣布。

（甲）过去的批评

（注）我对于过去的批评，专注意各种错误，大略的写出来，至于各人的好处和事件之办得很对的，均从略不说。特此声明。

（一）主任团：第一届主任团在俱乐部所办的事，算是很多，大体上看来也还可以过得去。但是主任团对于事务进行，太散漫，太无统系，彼去此来，行踪不定，以致弄到一些事情，常常摸不着头脑；就是主任团对于各股统辖，也不集中，各股常有单独进行的弊病，即以干事会在这一年内开不到几次会看来，主任团办事的散漫就可知道了。主任团办事人太少了，四个主任平日只有两个人办事，每人担任事务太多，以致对工友训育太少。主任团办事计划只知道应付事变，而不在事变未来的时候设法预防。又主任团各主任到后来都有点官僚的态度，对工友很少细心和悦。这些都是主任团的错过。至于各主任的错过分说如下：

① 原件中前面两个逗号处均为句号，“增”字在破折号之前。

(a) 李能至：办事能力甚大，长于应付，但他太疏忽，常不注意小事。不善于整理，作事手续太不清楚，俱乐部内部办事无秩序，主任团的散漫，多半是他这等错处的缘因。

(b) 刘少奇：作事精神不好，过于审慎，平时对工友的交际和谈说，都表现一种不愿意的懒散态度。作事也不大加整理。到后来对俱乐部事务不十分负责，以致引起工友的误会，这都是他的错过。

(c) 朱少连：因自己要做工，作事不能负专责，只是零碎的干一点。他的精神亦大不好，对事务只能有计划，而不能实行。还有对于自身太不检束了。

(d) 余江涛：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不明了，态度太浪漫，不成整片的做事，不光明磊落的表示，喜以手段笼络人，以至引起工人对自己很大的误会。

(e) 陆沉：作事能力甚大，但态度过于强硬，对工友缺乏一种亲悦的表示。

(二) 教育股：上期教育股所创办者，子弟学校稍有成绩，但职员权限不清，三校行政不统一，教员时常调换，不能有分别儿童个性的教授，且教员内部常有纠纷，不能有统系的支配。教授方法和材料尚属不错。工人补习学校，在上期可说完全失败；原因即系教授方法不得当，不能有合于工人心理的教授，教材太缺乏。教育股对于补习学校的工作太少，偏重子弟学校，此为教育计划之大错误。

(三) 互济股——合作社：合作社开办仅数月，三换总经理，以致社内事权和经济不能统一，各股单独进行，弄成一种无政府状态。经济的支配不能均匀，各股扩充各股，以致现在资本周转不灵。全社无一种统一的营业计划，只知卖东买西。社内办事无统系的规则，又无划一的簿记，账务的清理甚难。但在七月清理后，前述的各种错误免除甚多。合作社在组织上应属互济股，但现在直独立于互济股之外了。

(四) 文书股：俱乐部文书股长五易其人，各种文件及手续算是糟极，全无一点整理。往来公函布告杂件等底册，均无完全保存；各股的报告及表册统计等，也无一个很整齐的规划。但自李求实君任股长后，前弊已稍除。

(五) 会计股：因驻部办事者只一人，事务又甚繁多，账目的清算及常月费的清查，也有些须缺点。

(六) 庶务股：因事务不甚多，开支亦不甚大，错误甚少。

(七) 交际股：各交际员多不知自己所负者为何种责任，以致作事时有出乎自己责任范围之外，而且无统系。

(八) 游艺股：上期游艺并未开办，事务甚少，但有些须的设备，也不免单独的自由进行。

(九) 讲演股：因从前人员不定，讲演责任完全未尽，后担任各处十代表会的讲演，也时常中断。但自袁达时君担任股长以后，讲演事业稍为整理，对普通讲演完全未举行，实是讲演股很大的缺点。

(十) 代表：代表可说就是工人的领袖，上年代表在组织上算有统系，能尽责任，并且还是很努力的。不过有一部因自己居在领袖的地位、对于俱乐部的宗旨和目的，或者还有些不大十分明了，以为俱乐部是行政机关，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权力和威风，因此自己渐习于一种官僚绅士的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说话，多骄傲不和睦；且久而见只有牺牲没有权力就不快活了。还有些不知道我们帮大家工人做了事，虽然有点功劳于俱乐部和大家，自己是不应该居功，不应该求报酬的，所以有功不得大家的恭维，不得俱乐部的报酬就灰起心来，生起气来，在旁面说坏话。还有以为自己来帮助工人，对于工人无理的要求，也一概赞助的。这些都是去年代表中确有的错处。这都是不诚实的努力，有用意的努力。工人领袖如果都是这样，那我们的事业便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将来的事业还很大，还要管理世界一切的，假若各人都要得相当的酬报，那不又把社会上弄到很不平等很多阶级吗？那我们就

用不着改造现在不平等的社会了！我们既为改造社会而尽力，我们只知道牺牲，不知道权利，把自己心里洗刷得清清洁洁，然后不致做出违背主义的事情，他方也须把改造社会的步骤和现在外面的大势看清楚，然后在我们处置事情的时候，不致有手段上的错误。

还有些以为工人是无产阶级，办事情不应该有秩序，不应该有时间的限制，这种观念是很错误的。因为我们的组织不仅是只有这样大就止了，将来组织还是极大的，将来的事业还极多极复杂的，假若现在不养成办事的秩序和守时刻，将来不会弄成一桶乱糟样吗？

还有我们大家既是为改造社会努力，我们的心理就早已洗刷清洁，我们既同是很清洁又抱同一的主义，我们做起事来，当然会相同，其余对于私人的态度不好，意气不对，都是不成问题的小事，我们哪应该闹个人的小意见而妨害我们前途的工作和进行？！上年有些工人领里〔袖〕对于这种地方不十分明了，闹出很多个意见的乱子，这是我们不应该的，是我们的错过。因为感情的意气不消除，于是彼此间就有些意外的猜疑，这种猜疑是我们以前的错误！前途的危险。望各工人领袖再不要做出这种历史上的错误来！

上面说的是各级代表——工人领袖——普遍的错点，现在分述如下。

(A) 总代表：总代表在俱乐部及工友中所负责任很大，作事更多，在上一年各处总代表大部分是努力尽责的。但有一共同的弊病就是每次在俱乐部开会后，回去不将结果报告大家，以致弄成工友与俱乐部中间有很深的隔阂，这是总代表的错。工人代表——工人领袖——一面固替工友解决各种临时发生的事，但一面必须引导工人，训练工人，使工友有相当的明了，事事归于正轨。上一年各总代表对于工人训练没有尽多大的力，这也是一个缺点。

(B) 百代表：在上一年俱乐部组织的统系上说来，百代表在会

议上只有复决最高代表会提交案件及接受最高代表会议决案的报告。在办事系统上，负十代表责任与总代表接头。但上期百代表常因责任分析不清，不知自己所负的是那些十代表的责任，十代表也找不着自己的百代表，以致弄成百代表无事可做，若有若无，这是百代表不明了自己责任的错。

(C) 十代表：十代表在俱乐部基本小组织——十人团——上面，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十人团组织的好，十代表能尽责任，俱乐部的团体基础就稳固了，对于办事上极为灵敏，就是有人有不正当的行为或谋害俱乐部者，也很容易找出。上年俱乐部的十人团的组织，不十分坚固，职权和界限都分不大清楚，十代表除缴常月费外，其余都不负责，所以十人团根本的职能也不能做到，这是各十代表对于十人团的团结没有尽到力量。

(十一) 部员：安源的工友——俱乐部部员——在极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之下作了二十余年的工作，大家的心理只知道作工伏受雇主们的欺侮，也绝不想本身有团结反抗这种压迫的可能，绝不觉得能有这样的俱乐部来做拥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去年罢工胜利以后，事实已明明白白的在大家的面前表现，各工友都是出乎意外的打破从前一切的糊涂观念，很猛勇的趋向俱乐部这一线之光明。所以大家团结的能力，奋斗的精神以及在罢工时能服从统一的指挥，都是极令人佩服的。就是从来俱乐部经过各种危险，大家能够消除内部一切的纷争，专心对外，这点有阶级认识的事实，也是表现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大家在这一年里面也做出不少错误的事实和表现许多错误的观念。

我们工人的组合，是一个极大的组合，全世界都要联成一气，并要组织的和军队一样，才能与那有坚固组织的资本阶级奋斗。我们那里能够分出什么省别县界来呢？但我们在安源去年的事实上看来，还有些工友不能免掉这个观念，如认某桩事情是“排外”哪！“我们是这一帮的”，“他们是那一帮的”等话，都是同乡观念的表示。又如关于两省或两县工友的纷争及两段或两处工友的纷争，总

是较难解决，彼此都要争个高低，不服这一口气。在平时这种有界限的纠葛，俱乐部都也来得不少。以后我们大家都要努力消除这个观念，关于有界限的纷争，两方都应该特别谅解些，不要固执，这样，——俱乐部的大团体，才不致破裂！

大家组织俱乐部，固然是拥护我们的权利减少我们的压迫，工友受雇主或外界人无理的欺凌，俱乐部在可能范围以内，都是应该保护的，但我们俱乐部总不应该庇护工人不正当的过犯，或助长工人欺凌外人的威风，我们工友在去年以来有些以为“现在我们有了俱乐部保护，闯出祸来有俱乐部乘肩”，于是就只凭自己的气愤，一意横行。这是何等的错误？如打张万发铺店，与军警盘查所发生殴打的冲突，以及各个人在外面闹出各种不正当的乱子等，都是绝不应该的事实，当工人还没有能力支配社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极端明了，不要闹出这种问题，弄到外面的人，个个痛恨俱乐部，使自己生命一样的团体受危险。

我们安源俱乐部的力量虽大，但是还要靠着外面各地的工友联络，互相援助，才能立脚；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应看外面的形势如何，全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怎样才着手来办，我们不能只看安源工友的力量可以办到，就不顾一切的做起来。这种幼稚的毛病，盲目的奋斗，有些工友犯得很深。如遇事就要罢工，在此时就要减少工作时间等，都是这种幼稚病的表现。当中国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我们不能事事冒险直冲，使全部劳动运动受打击。

工人组织团体的目的，极为远大！将来还是要管理世界一切的。增加工资，不过为争得目前很小的利益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团体的一种手段，绝对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我们俱乐部第一步替大家做的事，固说是加工资，但是俱乐部绝对不是只加点工资就完了的，而且工资是绝对不能常时增加的，安源的工友有好些认俱乐部增加工人工资的手段，就是俱乐部的目的，以为工资既已加了，就是目的达到了，俱乐部就抛到侧面去了；或者总望俱乐部怎样第二次普遍加我们的工钱；或者又要求普遍加

工钱。这都是认俱乐部以加工资为职志的错误。还有些只知道加几个钱，其余一切什么“联合”、“训练”、“阶级争斗”等……都不关他的事，概不过问，这种错误的观念，实大足以防阻团体前途远大的发展。望大家都认清自己阶级的地位和真实的目的，努力前途！

俱乐部，在现在社会之下，为自己立脚起见，不得〈不〉与环境稍加妥协，故他——俱乐部——在现社会的地位只是一个正式“公团”，他的职权只能行使在他的范围以内。他绝对不是一个“衙门”，不能受理或干涉社会上一切事情。有些工友误认俱乐部是“青天衙门”，什么事情都拉扯到俱乐部来办，范围以外的事情，都去干涉，呈文禀牒纷纷望〔往〕俱乐部呈递。这种错误的认识，望各工友明了改掉。

罢工是工人底武器，不是好顽的；是对待敌人的，不是对待自己团体的。我们工友有些因要求不遂，即行部分的罢工，以罢工是随便可以举行，或者以罢工来对待俱乐部，这是怎样的错误？望各工友切不可轻于动武，不要拿武器杀自己家里的人！

我们大家都是工友，世界一家，是兄弟一样，应该怎样的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就是别人对我有点不好，也可原谅下去，总不要记仇记恨，不要闹起来打起来。但是我们工友有好些因一点小事便打得皮破血流，互争长短，到俱乐部来又要受罚，送警，开除。这是何等痛心的一回事呵！并还有工友不关自己的事，看见别人家闹乱子，无故暗地打伤别人。又有些因为闹乱子恐怕理由失败，便邀一些的人来帮助，横直要争了这口气。如是就邀茶哪！结盟哪！为自己将来吵架子有一伙人说话。此一帮，彼一派，到俱乐部来几天还扯不清楚。唉！我们大家都是兄弟一样，何必这样不能谅解！何必这样记仇记恨分成一些界限，使大家的团体不能结紧！上年俱乐部所办的事，工友争斗案件占一大半，请大家一看裁判委员会的报告，则我们工友之好争斗可想见了。俱乐部办事人因大部分的力量办了这些无益的纷争，反使很多重要的事

不能办了。工友争斗的害处，真是说不尽！并还有许多危险。望各工友切要自己明了，不要争意气！不要记仇恨！不要打架！更不要无故打伤别人！大家和和气气，亲亲爱爱，才是正理！

我们都是相信社会主义——工人的主义——才到安源来帮大家做事的，我们并且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命令我们来做事的，我们绝对不是为名为利个人跑得来的，所以大家工友既相信我们做事是帮助大家不致害大家，就应相信其他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来做事也是帮助大家不致害大家。大家不要相信某一个人，应该相信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应该相信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来的人都是一样的。倘使各工友只相信一个人，不找这个人的来历及为什么使大家相信，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一个人不能守着大家做几十年几百年的事。并且各工友还要相信自己团体是可信的可靠的，不能永远靠一个人的。望各工友相信社会主义者，相信自己的团体。

有了事情，俱乐部万余工友不能人人各干各的，必须有统一的指挥，有规则的动作；因为万余工友必须服从指挥才有办法。又俱乐部的议决案，总是顾及大局，顾全万余工友的，或者有少数工友有不利益的地方，也应为大局的关系而服从。这样俱乐部才有办法。这点以前工友的精神甚好，但后来也有少数对于指挥上或议决案表示很难服从的样子，以为“谁不要服从谁”，这是很大的很危险的错误。俱乐部是奋斗的营盘，大家要组织得和军队一样，应该要保存以前那种服从的精神。

我们既要组织团体——俱乐部——就要有人和地方来办事，既要人和地方办事，就要用费，这种用费是要大家凑拢来，每人凑多少，就看用多少来决定，俱乐部要收常月费，也是这样一回事。若是大家不缴常月费，俱乐部就无从维持了。所以俱乐部规定对于三月不缴常月费的即行开除。但还有些工友把常月费拖欠的，或者私地瞒没不缴的，这都是无心保护团体，只要明白点的人都会知道是不对的！

我们痛苦，我们要增加工资，要减少压迫，但我们不能吃了

饭不作工。“吃饭不做工”是我们社会主义最反对的。又我们很多人作工，又不能不有一种统系和秩序，所以工厂也要一种正当的厂规。有些工友以为厂规是资本家订的，不管他正当与否，故意不守，工头职员在工作上正当的指挥，也故意不听，如是工头职员也落得不去干涉，大家不负责指挥，工友见工头职员不负责，以为没有人管他了，也效尤对工作上不负责偷懒起来，如是使出产及工人秩序均受很大的影响，这种错误我们也是有的，我们应该守正当的厂规，我们应该自治，保持自己的秩序，不要人家说我们的坏话。

我们每天作十多个小时的工，得了一点子工钱，身体是很疲倦的；生活是很困苦的，哪里有时间去赌去嫖！又哪里有钱去嫖去赌！嫖，赌，我们工友都不应该去做，而且种种作恶的缘因，都是赌嫖，我们应该归正轨做各种发展的事业。有好些工友对于嫖赌仍是深好不改，这是极不对的！这种不良的习惯，堕落的嗜好，我们工友应切诫切诫！

俱乐部的敌人很多，他们都想办法来破坏俱乐部。他们时时刻刻到工友里面来放散谣言，以图扰乱俱乐部的秩序。工友常常有受这种谣言的引诱，而蜂动，而怀疑俱乐部，或向俱乐部吵闹的。这种误会是很危险。我们不要听信谣言，有事尽可正式来俱乐部很诚恳的质问。

无论什么人做事，不能够没有过错；做事越多，错过越多，但我们做事绝对不要怕错，绝对不要隐瞒自己的错过。因为错过越多，经验越多，下次就可以不再错了。俗话说的好：“错一事，长一智”，我们应该把这句话牢记着。俱乐部已经有了一年的历史了，这一年里面各人所经过的错误，我已用极诚实的态度将其大而易见的批评在上面，各位以为正确么？“往者已矣，来犹可追”。我们应该虚张胸怀，把我们一年来所做出这些历史上错误的经验，一点点都灌了进去，努力革除，才不致辜负这一年的苦劳，才有以发展将来的事业。同志们！工友们！勉哉勉哉！

(乙) 将来的计划

安源俱乐部在去年一年奋斗的成绩，已经做到劳工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此后继续的工作，除保持以前的成功不使失败，并竭力增进工人直接利益外，前进方针，绝对应该遵循前面所说劳工解放运动各一定的步骤，就是努力第二步的预备工作，具体说来：（一）努力建设与内部整顿，以稳固并扩大安源团体的基础；（二）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三）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智识并训练工人作事的能力。

以上三项工作，是付与俱乐部下届办事人代表及全体工友之责任，主任团固应统率全体在这个正道上努力，但详细说来，尚多属各股的专务，故特将各股进行计划披露如下：

（一）互济股——合作社：合作社因从前事权及经济支配未能统一，以致弄出资本周转不灵的错误。到下期合作社营业范围，又有不能不加扩大的形势，缺少股本已成合作社的大问题。对于补救这个问题的办法，一，增加股本，但增加股本暂不向工人加招股份，只清查上次股票有未入股者加补，再在兑换股加设储蓄部，提倡工人储蓄，实行发散合作社纸币一万元。二，营业机关，不再扩充。三，服物股屯货宜变为流动资本。

合作社事权及经济支配，在事实上应绝对集中，实行新式簿记，由总经理担任全责，主任团严加督促。从前账目，由主任团会同经济委员会彻底清查。

故工抚恤会：各工作处故工抚恤会，属工友互助事业，俱乐部应该提倡，并须统属于俱乐部互济股，故工抚恤会之名称及组织章程等，均须统一，由俱乐部规定原则，通告各处照行。

劳动介绍所：切实加以整顿，须改为以职业的标准而区分，不能以工作处而区分。以后并准许非部员报告，号码的先后，仍按报名的先后而定，俱乐部截止工人入部，以后入部由劳动介绍所介绍。

（二）教育股：下期教育股须加扩充。一，对于子弟学校扩充

计划：安源扩充国民班四班，校址仍分三校，紫家冲开办第四校，招学生两班，湘东开办第五校，招学生一班，醴陵开办第六校，招学生一班，株洲开办第七校，招学生两班，共收小学生新旧九百名。二，对于补习学校扩充计划：上期工人补习学校以种种缘因，甚无成绩。下期须极力整顿并加扩充，预定在安源收学生四百名，紫家冲一百名，株洲六十名，湘东醴陵各四十名，但在事实上可能时还可扩充班次，分为日班夜班两种。对于工人不愿读书者，实行强迫教育，强迫者暂以工人百分之二为标准。

小学校注意与学生家庭联络，由学校开恳亲会下期并须举行成绩展览会及运动会一次，此外并举办图书室，贩卖所等。教员共聘齐三十人，经费，每月经常费九百五十元，扩充开办费，定一千四百元。

(三) 讲演股：训育部员除教育股所负责任外，讲演股负责甚大，各处十代表会的讲演，仍须照旧进行，作一种统系的训练。此外应特别努力普通公开的讲演。对于不愿听讲的工友，在讲演时，可特别备置幻灯留声机等游艺器具，并须由俱乐部多派人到各工作处及工人寄宿舍去讲演，此时俱乐部应特别提倡工友自身讲演，特别提倡工人领袖到处讲演的精神。

(四) 游艺股：大会场尚未建筑，现因房屋的关系游艺股尚不能照我们的计划开办，下期暂时只能派设幻灯留声机及足球队^①球篮球等。此外并提倡各工作处会所之游艺设施。

(五) 文书股：为使工友切实明了俱乐部各项情形及提高工友普通知识起见，下期须出版“月刊”发给各代表，文书股负编辑之责。部员表册下期按改选结果改造一次。从前各种存稿及往来公函杂件等切实整理保存。

其余会计，庶务，交际三股，无若何可进行之事，按照各股从前办事细则办事。

^① 原文此处漏字，疑漏“羽毛”二字或“网”字。

(六) 工厂委员会：英俄各国工人在各工厂内皆组织“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意义：(1) 明了资本家之生产情形及生产组织，以决定采取临时的奋斗方式；(2) 训练劳动者管理生产的知识；(3) 在相当的时候，防止资本家破坏生产品及生产机关。工厂委员会既有以上三种意义，故在安源也有组织的必要。至工厂委员会之责任：(1) 调查资本家之生产方法及原料之来源，屯集地点与生产品之多少，时价和资本家之买卖契约等；(2) 调查资本家对待工人之手段；(3) 调查资本家工厂内各种黑幕及压迫工人的方法与工人生活状况。工厂委员会的组织：(1) 由资格较深的工人组织之；(2) 在资本生产制度之下保持秘密的组织；(3) 直接受工会之指挥。安源的产业属汉冶萍联络的产业，故工厂委员会亦须联络汉阳大冶组织之。下期俱乐部当在工人中创设此种组织。

俱乐部办事人应特别尊重办事秩序，办事的界限和手续应竭力要求清晰。主任团亦应分工，俾有专责。各办事人须设办公室，规定办事时间，按时到公签到，使俱乐部各种事务之办理均有规则的进行。

俱乐部每月经济的支配，预算案应准下表为原则，详确之数，可在月刊第一期发表。

(一) 收入：

- 矿局津贴一千元；
- 路局津贴一百元；
- 常月费约四百八十元。
- 共收一千五百八十元。

(二) 付出：

会计处每月三百二十元(汉冶萍总工会常月费八十元；湖南工团联合会常月费四十五元；粤汉铁路总工会常月费二十元；各分部常月费十元；驻部办事人十一人生活费一百六十五元)。

庶务处每月开支一百八十元(伙食，房租，印刷簿册、纸笔，邮电，灯油器具杂用等。但每月出差费及各项特别费不在内)。

教育股每月开支九百五十元（共教职员三十人，生活费四百五十元；七校工人十一人，工资五十五元；每月伙食四十一人，二百零五元；只教员与工人两项开支共占七百余元。其余二百余元为七个学校的房租，灯油，教学用品，册簿，纸张，邮电，使力，出差费，器具添修，杂费等）。

月刊社：每月开支五十元上下。

以上各处经常费共开支一千五百元外，每月尚余八十元，此八十元即作为俱乐部特别费。（但俱乐部特别开支每月或不只八十元。）

以上系我对俱乐部下期的几件具体的进行计划，希望俱乐部下届办事人及代表与全体工友采纳。至于下期的奋斗方式与扩大组织的方法，事先我不能具体的写出来，那是在临时的应付。但我希望下届办事人对我上面批评内所说几种危险的错误，设法预防，勿与敌人以破坏之机，再努力各种稳固团体基础的建设事业，则俱乐部的前途，便无所顾虑了。

今日正当热烈纪念上年罢工胜利的日子，各工友心里当然个个回想到上年罢工时间的情形和俱乐部一年来所经过各种艰难困苦的事变；大家尊重这个纪念日并尊重俱乐部而庆祝，使我不得不以十二分的诚意希望俱乐部在将来有无穷的发展。我不愿意使庆祝会白白地开了，我不愿意使这一年的经过在大家脑筋中记念着而不能得到一种历史的教训，故我把过去一年发生的各种错点，及将来一年的进行计划，由我个人的判断写了出来，使大家在回想中得一种统系的观察，并同时使大家在希望中得一条努力的道路。望大家力改前非，保持前日团结的精神，奋勇前进！则我诚意希望之将来的俱乐部，当从大家的齐心努力中得来。此时我的热潮已禁不住不断的祷祝！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一九二三，八，二〇，于安源。

罢工胜利周年纪念敬告本部工人

陆沉^①

亲爱的工友们：

此年余中，经了无数的血战，挥了大家许多的血汗，才组织成了一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现在并且已经建筑在稳固基础之上了。

近来最可喜的现象，就是大家对于俱乐部的爱护，团结的坚强，自治的精神，品行的增进，活动力的增加，此不独十分表现了我们最后胜利的预兆，并且无论谁〈都〉要惊服我们进步的神速。就是我们的敌人资本家，时常也从他们口中无意流出了惊慌和钦服我们的言语。

亲爱的工友们！但是我们要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的团体更要有力量，我们前途更要仔细呵！

大家都知道，自我们组织了团体后，揭开了资本家以前种种的黑幕，使他们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的尽量吸取我们的血汗，以饱肥他们的私囊。再不能施以那种种压迫的手段，待我们工友，比牛马都不如。换句话说，我们以前牛马之不如的工友们，现在略得了一点人的意味。以前资本家的奴隶，现在才解放出来与资本家占〔站〕在对等的地位了。

这种力量，大家都知道是从组织俱乐部得来的。资本家也是同样知道是从组织俱乐部得来的。所以他们要想恢复以前吸取我们工友血汗的黑幕，同种种压迫的手段，首先就要设法破坏我工友依为生命的团体——俱乐部。所以这年余中，竟施了各种诡妙险诈的手段，外则施以强力的压迫，内则施以挑拨的手段，幸我们工友们富于阶级的觉悟，团结的精神，不为他们所动摇；当事

^① 陆沉，见第61页注^③。

者处置得法，不为他们所破坏。并且在此风雨飘零之中，团结之力，反蒸蒸日上！然而此种现象，固足为俱乐部前途祝，亦可为前途忧。

亲爱的工友们呵！我们的敌的〔人〕，——资本家——见我们的团结日坚，他们下攻击日亦严，施破坏日亦急，我们的防范亦当愈紧呵！所以我今天当大家高兴之际，还有左列几件事敬告大家：

（一）我们每个工友都要知道，我们组织团体的本意，不是只为解决眼前些小的问题。更不是只藉以时常要求在资本家手中增加少许工资，和待遇少许的改良为最终目的的。要求工资的增加，待遇的改良，不过是此时眼前一种小的解决，我们进行中的一种步骤，断不是我们组织团体最终的目的。我们组织团体最终的目的，是要求人类中被压迫者的大解放，铲除扫尽世界上一切压迫掠夺的阶级。换句话说，就是要世界只许用自己的劳力创造了世界的劳动者存在，不容有徒事压迫，掠夺，强横，残践的资本家和军阀的存留。不然，吃人不眨眼的恶魔的资本家与军阀存在一天，我们一天就是占〔站〕在被压迫掠夺的地位，我们就不能求得我们的真幸福。我们要求得真幸福，只有求我们的真解放。我们要真解放，我们只有铲除一切占〔站〕在我们之上的压迫阶级。所以我们组织团体的真正目的，就是在此。大家明了了此种意义，就要注意两件事：（一）我们的团体，是很宝贵的。我们组织团体的目的，是很远大的。我们切莫在四围或内部情形不稳固之时，孟浪的固执求现在眼前小的解决，以至引起我们宝贵的团体的摇动。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远大的目的。（二）我们现在在中国封建制度未灭，资本主义将兴之时，在军阀和资本家两种摧残压迫之下，我们即有强固的团体，但在种种困难情形之中，就是眼前许多小的要求，是定难都有完满的解决。但不要灰心失意，我们最后的目的还远大。只要有我们坚结的团体存在，最后的胜利定然终归我们有了。

4B

(二)“骄必败”这句话望我们每个工友一刻不要忘记。在此年余中，因我们安源工友们有了坚强的团体，雄厚的势力，所以每次同资本家的战争都是我们占了胜利，因此大家遂生出来了一种虚骄之气，以为我们团体的力量，再大就没有了。一切问题，马上都可以解决。这种见解我认为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中国劳动者，现在所处的情形，除在前面所说的资本家和军阀掠夺压迫外，还受了外国资本家的掠夺压迫。处于此种严厉压迫之下，欲以现在初兴薄弱的中国劳动团体的力量，解决各种问题，那是何可能的〈一〉件事哩！退一步说，就是我们的团体能解决我们所想的一切问题，但是工友们一有虚骄之气，进行必不谨慎，团结的精神必至散漫，在和压迫阶级严厉作战之际，求其不败，是何可能哩！工友们！我们的敌人——资本家军阀和资本家的走狗——也渐渐觉得我们的力量了。他们天天的很精密勇猛向我们进攻了，我们要如何的小心呵！

(三)从过去的时候中，我们少数工友们有一种再大没有的错误。每因很小的纷争，遂引起乡土疆界之分。工友们！我们要知道什么省界县界，不过中国数千年封建的遗痕，军阀割据私有土地的划分，我们应该急铲除那种野蛮羞辱的疆界观念，免至妨碍我们的团结。工友们！我们只应知道阶级，不应分什么疆界。只要是劳动者——无产阶级，我们的利害是一致的，我们彼此就皆亲爱团结。反之，凡是资本家军阀——压迫阶级，就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就应该仇视反抗。我们切莫受了资本家的挑拨愚弄（考察以前工友每发生疆界之问题，皆为路矿二局职员挑拨），使我们亲若兄弟的工友们，发生界限冲突，使我们依为生命的团体，发生瓦解。工友们！大家速醒数千年被人愚弄之沉梦，凡我们无产阶级，皆精密坚强的团结起来，作英勇而有力的奋斗呵！

(四)大家想战胜我们的敌人——资本家军阀，第一紧要的条件，是要我们有坚强的团结。谋坚强之团结，一则要工友彼此之间，切不可因小故而齟齬，至内部生疏，团结涣散；一则要有严

密的组织秩序，每人都须遵守团体的纪律，服从团体的指挥——俱乐部的指挥，一致作战，猛烈的对我们的敌人攻击，方才可操胜算。工友们！大家固然要认清我们的目的作战，更要认清我们的手段作战呵！

“朋友，歇歇脚力，预备爬山吧！”

——怎样培养我们的能力呢——

求 实^①

(一)

民国十年，我同几个朋友到安徽黄山去旅行，起初走的时候，路很平坦，我们一路走，一路唱，谈谈讲讲，说说笑笑，好不快活！不要两点钟，走了二十多里路。后来路渐渐陡起来了，很不容易走，我们便只得慢慢地，很谨慎地一步一步往上爬，不敢随便说笑了。走到后来，竟遇着了一座大石岩，塞住去路，无路可走，我便提议说：“朋友们，歇歇脚力，预备爬山吧！”大家应允了，我们便在岩石旁边坐下。一个姓刘的朋友，他是最性急的，便不顾什么，向上爬去；我们劝他歇歇脚力，他不肯听。我们歇了五分钟，便找着了一条小路慢慢扶藤攀葛地爬上去，到了岩的半中间，只听得“嗷哟！”“来呀！”的声音，在我们的脚下，过细一寻，发见了一条溪沟，声音便从那里发出来的。在溪中的左旁有一堆黄布被草掩着，原来就是那位性急的刘朋友，他因为没有看得清楚，腿也爬软了，所以跌下溪里去了。我们费了很大的气力把他曳了出来，满脸的血，是刺树刺了的；腰痛得不能伸直，是岩石拼〔碰〕了的；腿也折了，衣也破了。无法，只好找两个人把他抬着，我们便护送他下山，找了个医院给他住着诊治。

虽然受了这个打击，我们游山的兴致仍然没有减少，便约了

① 求实，即李求实。见本书《重要人物简介》。

其余的原伴，在第二天的凌晨，即动身上山。这次当然更谨慎了。一路时有阻碍，不是岩石，便是溪沟；不是刺树，便是丛林。我们每遇着了这种阻碍，便歇一会脚力再爬，歇呀！爬呀！爬呀！歇呀！歇歇爬爬，爬爬歇歇，竟爬了一天半才到山顶上。山顶上的胜景，我此时无暇说了。

我们曾经预计了一下，倘使我们不爬爬歇歇，只顾往上面冲去，且不说我们的脚力来不及，恐怕我们的头早在岩石上撞破了，我们的腰早在溪沟里折断了，或者迷失在丛林刺树中，早被毒虫猛兽吞食了。总说一句，我们几条性命，恐怕一个也救不回！慢说游览天下的名胜，且先去见见阎罗老子（？）着！

(二)

现在想起来，我们工人的解放运动也和到黄山去旅行是一样的。资本家的阴谋破坏和军阀的武力压迫，都是我们运动前途的阻碍；团体内部的倾轧和伙伴行动的不适当，都足以证明我们的能力不足。我们运动前途的阻碍既然很多，我们自己的能力又实在不足，则在我们的运动中，我们自然一面要防备前途的阻碍，一面要培养自己的能力。我们若是不顾一切的阻碍，不培养自己的能力，只是往前乱撞，慢说我们的目的不能达到，我们的运动不能成功，我们的团体，我们自身，便会先受危险了！

在过去一年的运动中，我们的俱乐部——我们一万多工友——颇得了些须胜利，也颇干了一二件可观的事业——合作社与学校——并没有遇着多大的阻碍，也并没有显出我们工友的无能：这本来是事实，是的确的。不过我们应该晓得，这过去一年的运动，只是黄山旅行中最初一两点钟走的平坦的路，自然没有什么大的阻碍，换句话说，即是资本家和军阀当时还不知道我们的利害，所以没有出来大阻碍我们。既然没有大的阻碍，自然不要很大的力量就可以做得下的；而且凡是第一次动手做事的，兴趣也高些，气概也盛些，所以，若不是过细观察，很不容易看出我们的能力的不足。

在最近时期中，据我的观察，我们安源的工友有一种很不好的习气，这不好的习气就是“自满”！换句话说，就是自己以为自己的能力很足了！实在，我们安源的工友多半是“有勇少谋”的，就是：做事的勇气是有余的，能力实在不足！有勇少谋的人在我们的运动中——并且在一切的事业中——都是极危险的！说到这里，我记起一个“汽车撞祸”的故事来了。旧年有一次，我走汉口马路上过，忽然后面呼呼的响起来，我知道是汽车来了，便往旁边一闪，汽车便飞也似的冲向前去了，我很奇怪那开车人何以不按警笛；再过细一看，车上并没有人驾着，原来是一辆空车，大约是哪一位流氓干的把戏！这辆车既没有人驾着，自然朝直向前冲去。那时有两个行人和一辆人力车让不及，便被撞倒了！街尽头了，危险呵！呀！扑通！化利化拉！对面横街上一家银楼的大玻璃窗被这空汽车撞得粉碎，那汽车反撞转来，又把一个站街的印度巡捕打倒了！朋友们，有勇少谋的人便象这无人驾着的汽车一样，他在外面做事，也是不顾一切的撞行人，碎玻璃，倒巡捕，你们看多危险呵！

朋友们，我们安源的工人都是负着很大的责任的；今天以后，还有许多事都要我们去做。所以我们每一个工友不仅要是一个肯做事的人，并且要变成一个能做事的人，一个做事做得好的人！我们若是不鄙弃自己，不看轻自己的责任，我们便应该注意培养自己的能力，除去骄傲自大的坏习气！

而且，到了现在，国际资本家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天利害一天，国内军阀的压迫一天加紧一天；半年以来，国内许多弟兄的团体都被封闭了，我们许多的伙伴都遭戮了！我们，在我们工人解放运动中，已经遇着了岩石，遇着了溪沟，遇着了刺树，遇着了丛林，遇着了极大的阻碍！并且，因为自己不审慎的原故，在遇着这阻碍的时候，已经死了我们许多亲爱的同胞，伤了我们许多亲爱的伙伴！现在外面种种的情形和一年以前的已经大大的不同了！

对于这种惨痛的情形，我们自然不能容忍，我们自然要更坚

定我复仇的意志，更振刷我们反抗的精神；但同时我们自然也要更精密的计划作战的方略，更努力培养我们奋斗的力量。我们这一年中不能像过去的一年一样，遇事都不顾一切的干去；我们要防备撞破头，跌断腰，防备遇着毒蛇猛兽，我们应该坐下来休息一下，歇歇脚力——培养自己奋斗的力量——以便上岩，过沟，穿过刺树丛林——想法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内军阀的压迫这两种势力，恢复我们全国弟兄的团体，为我们惨死的伙伴复仇，引导我们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向解放的路上前进！

总而言之，发生阻碍是外部的事，能力不足是内部的事；阻碍的发生是难得免除的，能力的不足是可以补救的。所以我们今后一年，最重要的使命是去培养自己的能力，以便排除当前的阻碍，迳向我们的目标前进！

(三)

我们知道要吃饭，但也要知道怎样吃饭；我们知道要穿衣，但也要知道怎样穿衣；同样，我们知道要培养自己的能力，也要知道怎样去培养。

俱乐部为供应各工友的这种需要——培养能力——起见，在这下一年中，决定设施如下：

(一) 补习学校：凡是我们的部员，都可以到这学校里面去读书。许多工友必要的知识，都在这个学校里面讲授。现在聘请了很多有学识，有经验并深知我们工友的需要的老师，将来我们就学的工友不仅是能得着很多必要的知识，并且还能得着很多有益身心的乐趣。在这下一年中，已经决定在安源、紫家冲、醴陵、湘东、株洲，共设七处；除星期日外，每晚有两点钟的课。

(二) 十代表会议：在这下一年中，俱乐部仍然预备规定各工作处十代表每月轮流开会一次。在这种会议里面，有一位最会演说的朋友为我们大家演说，他所说的自然是我们工友所急需的一些知识。我们到这种会，与在补习学校里上课是一样有益处的。并且在这种会议中可以学得许多开会的规则，——我们知道：开会

的规则，对于我们工友，尤其是代表，是一种最紧要的知识。

(三)各工作处部员大会：俱乐部预备在新会所建筑好了以后，各工作处的部员每一月或两月轮流开会一次，开会的办法与目的和十代表会是一样的。

(四)普通定期讲演：俱乐部预备在这下一年中，举行一种普通定期讲演，先从安源做起，大半分两处——子弟学校第一校与第三校——每星期一次或两次。这是为那没有时间到补习学校里读书并且没机会参预十代表会议的工友们而设的。这里所讲的话自然也与补习学校和十代表会议的相同。

(五)房子里讲演：俱乐部的讲演股长或其他最会讲演的人，如若有好机会，便到各工友住房里去讲演，以便各工友在休息的时候，也可以得些益处。

(六)工人图书馆：俱乐部预备这下一年中在安源开办三个工人图书馆。这完全是为我们的工友办的，所有的书报都是于我们工友有益处的。凡是俱乐部的部员，都可以到那里去看书报，或者依着图书馆规则借出来看。

(七)游艺会：俱乐部预备在新会所建筑好了以后，每两星期或一月开游艺会一次，奏演各种使工友能得益处极有兴趣的游艺，如：电影，幻灯，音乐，新剧，科学讲演之类。

(八)各种临时讲演会：这一年中，倘若遇着有特别事情发生，俱乐部当举行各种临时讲演会，为各工友讲演解释。

凡是我们的部员，对于上面所述的学校和各种集会，都应该设法参加。我们工友因为境遇的逼迫，所以多半没有求知识的机会，都不注意培养自己的能力。现在情形既然叫我们不得不注意培养能力，而同时又有这许多好机会供给给我们，我们还不特别注意多多设法参加么？工友们！注意呀！

阻碍是难于免的，

阻碍是不必怕的，

我们应该设法把他打倒，

不然，阻碍便终会阻碍——甚至打倒我们了！

不要自满！

不要虚骄！

能力不足，

培养为要。

可丑的不是能力不足，

不去努力培养不足的能力便真可丑了！

培养我们的能力，

打倒一切的阻碍，

为我们的弟兄泄冤愤，

为我们的运动谋进展！

朋友们，努力干起来！

快！快！

一九二三，八，一八。在安源。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少奇 少连^①

(一) 弁 言

自产业革命以后，机器的发达，渐将社会分成劳动与资产两大阶级；机器愈发达，两阶级的界限愈分明，两阶级的利益愈背驰，劳工解放运动乃随之而起。最近数十年中，西欧劳工阶级各组织团体，联成一气，向资产阶级宣战；或已取得政权，实行劳农专政，或已养成伟大的潜势力，仍不断地向资产阶级进攻。中

^① 少奇，即刘少奇；少连，即朱少连。

国产业发达较迟，要求解放的呼声，直到最近数年中，才从久被压迫的劳动界中发出来。自从一九二一〔二〕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后，工会运动与罢工运动乃层见迭出，而武力解散武力压迫亦随之而至，这可以证明中国劳工解放运动发达之速，势力之大，社会上一般人的视线也不容不转向于这一方了。安源路矿工人的工会运动及旧年九月之大罢工，实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解放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件；在这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过去的事实，详细的披露出来，聊供伙伴之借鉴，借叨明者之教益。

（二）黑幕重重的萍矿与株萍路

萍乡安源煤矿为中国最大产业，即汉冶萍公司之一部，开采已二十余年，产量极富，据估计约包孕有五百兆吨之多。其采取方法，悉仿西制，电车驰骤，往来如梭，机声隆隆，累年不绝。全矿雇用工人凡一万二千余人（开大工时，人数尚须增加），内计窿内矿工六千余人，机械工千余人，余则俱为洗煤炼焦，运输及各项杂工。每日可出煤约二千余吨，炼焦约七八百吨。所出煤焦，除略供本矿及株萍粤汉两路之用外，余均由株萍粤汉两路及公司轮驳运往汉阳大冶，以供两处钢铁厂之用。

萍矿原来之工作制度，除窿外一部分机械工人及窿内杂工等系点工（以日计工资）而外，余俱为包工，工人皆在包头之下作点工；因此工人出卖其劳力，乃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须经过包头阶级之剥削。如窿内矿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七八分，而工头给与工人，则每人每日只可合铜元二十六七枚（安源洋价每一元可换铜元二百一十余枚），工头剥削所得，实在工人工资一倍以上。且当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如工资在一元以上者给一元，不上一元者则仅以不足数之铜元付给之。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事，无所不用其极。是故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

工头收入既如是之丰，则欲相安于无事，势必须分与职员若

干以塞其口；否则职员固可上下其手，使工头不独无红利可图，且将大折其本。工头与职员于是双方勾结，一方尽力剥削工人之血汗。一方又着手于“吃点”^①“买空”^②“做窿”^③“买灰”^④等弊，从矿局方面攫得许多利益。

窿外各种包头于工人之〔工〕资，皆有同等之剥削，间有剥削至工人工资三四倍以上者。

萍矿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为十二时。工人皆系成年工人，惟一小部分之学徒及守房子送饭等工人为童年工人，女工绝无。矿局对于工人生活的设备，极不完善。窿工有食宿处四区，计屋百余间，每间约丈余宽，二丈余深，须住四十八人，然因房屋过少，竟有每屋住至五十人以上者。房中床俱叠置，大类柜橱，空气恶劣，地位低湿，诚一“栖流所”之不如！窿外工人亦稍有寄宿房屋，但亦不敷用。他如食宿处之食料更属粗陋无比，工人洗澡池直等于一小市之泥沟，实为世间绝无而仅有者！诸如此类，均非生人所能堪。余如工人游艺及工人教育设备，皆一无所有。卫生方面，设有一萍矿医院，然亦仅潦草塞责，司其事者初不类减少工人痛苦一如天使之慈心医士，直一性情暴躁如狼似虎之市侩耳，屠夫耳！

① 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人之工资，而只雇用二十人，余十人之工资即为工头囊中物，这便是“吃点”。——作者原注。

② 实际上出产只九百吨，而工头勾结各方，向矿局虚报一千吨，此中一百吨之价值又为彼等囊中物，这便是“买空”。——作者原注。

③ 扣发做窿（窿即隧道）应用之材料与人工，使窿湫隘难行，而工头仍向矿局虚报，从中攫取利益，这便是“做窿”。——作者原注。

④ 萍矿设有化验处，特延化学专家专任其事，逐日窿内所出之生煤洗煤，各机所出之净煤炼焦，各炉所出之焦炭，均按次分别提送化验，日不下百数十次，磷灰轻者奖，重者罚，严定分数。工头为求奖免罚起见，便购买专任化验之化学专家。金钱一到，磷灰立减，不爽毫厘。其购买之最周到者，该化学专家即取纯煤一块，为之化验，另由他处撮取些须之灰加入搅拌之，此种化验之结果，乃为上等；若久不献殷勤之工头，化学专家即呼而语之曰：“你的分数到了五十几分了（指磷灰而言）！”此即催促贿赂之隐语。这便是“买灰”。——作者原注。

萍矿当局对于各职员工头对工人之无理打骂及无情剥削与压迫，初不加以制止，时且助长职员工头之威风以对待工人。以故萍矿职员工头得任性而行，毫无忌惮。其中重重之黑幕，实有非吾人所忍言者！矿局职员，自矿长以至各下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无不可以殴打工人，工人对于彼等之无理命令，亦莫敢稍有违抗。工人有稍不如意者，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带箠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拘留蛮加拷打。人生而受此，诚奴隶牛马之不如矣！

株萍路局工友共有一千一百余人，工作制多系点工，其中黑幕较少，惟其职员平日无理之压迫，亦不稍减于矿局，工人教育及卫生之各种设备，亦均付缺〔阙〕如。

安源路矿工友性质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能服从，又以万余工友，团聚一处，声息相通，故团结力亦十分充足。而另一方面，工作既如是之苦，压迫既如是之重，待遇既如是之虐，剥削既如是之深：故“组织团体，解除压迫，改良待遇，减少剥削”之口号一出，即万众景从，群焉归附。

（三）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俱乐部的成立

安源工人向来并无何等之组织。间亦有结兄弟及同乡会等小结合；但此种小结合于工人利害初无何种意义。年来因潮流之澎湃，工会运动及罢工运动既已弥漫于全国，安源工友之较为明了者，因之亦渐感本身痛苦之难忍与四周形势之可图，遂有意顺应此种潮流而谋自身之解放。

民国十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特托人介绍安源路局火车房数工友通信，此后书记部所有各种书报及各处劳工解放运动之消息均次第传来，“工人周刊”等出版物，乃时出张于工厂附近之墙壁，宣传因而大广，于是要求解放之念，在此少数工友之心中，乃如雨后春笋，勃然怒放！适湖南中华工会机械会，于九月（一九二一年，即民国十年），派人到安组织分会，路矿工友

加入者达二百人。但机械会之组织是狭义的，只限于机械工友，对于此地久受压迫困于地狱中的大多数煤矿工友，不免有向隅之憾。此间一部分较觉悟的工友渐觉此种贵族式，排他式的机械会，绝对无发达之可能，遂于十二月中函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当即特派毛润之，李能至，宋友生与张理全四人到安考察情形，开始活动。毛等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书记部因是乃决定在安源办一工人补习学校及国民学校，特派李能至及蔡增准充当教员。学校于民国十一年一月成立，校址设于安源五福巷，这便是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斯时工人夜晚至校补习者有六十余人，其中以路局工人为多。李等于教课之中，即略事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此外并常与各处工友接洽联络。二月之久，工友因此而觉悟者甚多；且辗转传播，来与李等接谈者日众，最后乃共集议组织俱乐部。三月十六日开第一次筹备会，推出筹备主任；四月一日开第二次筹备会，即由发起人李能至朱少连等十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立案，并请出示保护，当蒙批准出示在案。因官厅之保护与发起人之宣传，俱乐部遂稍形发达，乃迁入牛角坡五十二号。四月十六日开第三次筹备会时部员已达三百余人，遂选举李能至为正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干事若干人。五月一日劳动节，俱乐部遂宣告成立。当日举行大游行，并散发传单，向社会及工友表明俱乐部成立之意义，晚间并演新剧及他种游艺，藉娱群众。

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并不十分踊跃，良以当时俱乐部对外宣传之宗旨，仅为联络感情，交换智识等数句空话，对于工友切身之利害，初未明言。后乃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加入俱乐部者因是渐众。

(四) “挺〔铤〕而走险”的大罢工

十一年七月，湖北汉阳铁厂工友因所组织之俱乐部为武力强迫解散而全厂罢工，不数日且获胜利。安源工友得到此项消息，甚为惊奇。俱乐部乘此时机，即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众为之大动。矿局路局方面初对俱乐部甚不注意，及汉阳铁厂既罢工，乃渐觉俱乐部实含有几许其他作用，因之俱为不安而思有以消弭之。又因汉阳铁厂之罢工，乃由于武力压迫铁厂工人俱乐部而起，以故对于俱乐部虽十分恐惧，但亦不敢迳行压迫，遽尔封禁，只得以笼络手段假意敷衍。此时俱乐部正主任李能至已去长沙，部内办事人除朱少连外，尚有蒋先云、蔡增准数人。矿局当时系副矿长舒楚生握权，舒遂亲身至俱乐部探听情形，一面恐吓蒋、蔡等，一面又以津贴俱乐部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为言，希用笼络手段，借保无事。但彼时蒋、蔡等皆未为所诱动，反向工人大为宣传，谓“舒矿长都到了俱乐部，矿长都不敢轻视俱乐部，可见俱乐部是正当的机关了。”于是俱乐部乃以此事及汉阳铁厂罢工胜利事件日夜在俱乐部宣传，每日分做数处演讲，工人之来听者日众一日，加入俱乐部者亦日以数十计。空气愈造愈浓厚，形势愈趋愈严重，资本家恐惧之余，破坏之手段乃立至。

舒矿长见威吓不灵，利诱无效，且形势日趋险恶，不得已乃邀同路局机务处徐处长等联名具稟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谓俱乐部为乱党机关，请以武力封禁。九月七日，赣西镇守使肖安国换防抵萍，路矿当局便大施恐吓手段。路局职员徐海波装神作鬼，以虚伪之友谊，警告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路局行车部总司机，与徐为同学）并加恐吓，促其速走，否则必有杀身之祸。次日两局挂名职员沈开运（湘人，素称当局傀儡），同样恐吓俱乐部职员蒋先云、蔡增准者数次。他们以为将朱、蒋、蔡等数人先行吓走，俱乐部必定自然瓦解。那知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

切实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九日俱乐部正主任李能至由长沙到安源，态度更为坚决，誓死不离开安源。徐海波、沈开运等知诡计不行，乃请萍乡县正式出示，训令俱乐部自行停闭。但此时粤汉路罢工风潮又起，路矿当局恐慌万分，将从前破坏俱乐部之手段完全软化，忙请李能至不要发表萍乡县训令，并承认往官厅疏通保护俱乐部。俱乐部乃趁此时机，竭力训练新加入的多数工友，并向路矿两局提出条件如下：

(一) 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

(二) 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二百元。

(三) 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七日内发清。

并限于二日内完全答复。俱乐部在此二日内，即竭力宣传“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并竭力宣传须服从俱乐部之命令，须依指挥而动作。此时群众激昂，已无可制止。及十二日路矿两局第一次答复，俱乐部认为不圆满；遂再通告路矿两局限即时答复；一面即准备各项手续以谋最后之对付。当日路矿两局虽一变从前欺压的态度为谦虚的态度，作具体答复，但尚圆滑，于存饷一项之答复，仍不圆满。至此俱乐部复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要求答复。同时又接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函，略谓：“……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的声援！”罢工行动，这时已勃不可遏。十三日火车房工人即无心作工，人人相遇即聚谈罢工；并声言：“若本日下午四时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不到，并本月饷银不能答复在十五发给，即行罢工。”同时矿局窿工及各处工人也都跃跃欲动。迨至晚间十二时，萍乡县告示还未到部，俱乐部此时已成骑虎之势，乃断然将罢工命令发出，时为一九二二年（即民国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午夜十二时也，俱乐部部员时仅七百余人。

(五) 罢 工 以 后

先是工友既如此激烈，俱乐部已知非罢工即无法解决；但深恐万余工友不能齐心，又恐不能维持秩序，而各处工人代表无不满口承认，担保己部工友能够齐心，能够维持秩序。并声言罢工期内，各工友的举动，当比平时更加文明，维持的方法只有各归住房而不外出。俱乐部见各方皆有把握，且情势已迫，故于十三日夜将各处罢工命令，分别同时传出。即于是夜开赴株洲之元次车先行停开，将车头及水柜各种重要机件完全卸下，并通知机务处各工友，次早不放进班号。当夜三时，矿局东平巷电线忽然断绝，运炭电车不能行走，各工友皆已知当夜罢工，遂如潮水一般，一群群涌出窿外，大呼“罢工”不绝。工友出窿后，即争取树枝将窿口塞满，先通知当晚四时接班的不要进班，再派人在各窿口把守，并竖立大旗一方，上写“罢工”二字。于是窿工完全罢工了。其余如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均于十四日上午停止工作，各归住房去了。此外尚有八方井锅炉房一处及电机处电机二架，俱乐部命令仍照常工作。因为八方井锅炉房乃供给窿内打水机、打风机之用，若停止工作一小时，全矿即将完全被水淹没，无风全窿即将着火。这一部分工作乃萍矿最险要的工作，所以不能停工。电机除供给电车外，尚供给安源全市电灯及窿工食宿处之饮水，若停止工作，则全市黑暗，且万余工人无水可饮，故亦不能停止工作。

大罢工实现后，俱乐部恐怕这日会要被封。遂把各种重要文件及办事地点均先行迁开，仅由俱乐部接收各方报告及发布各种命令布告而已。总指挥李能至秘密策应，俱乐部全权代表刘少奇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十四日清晨，俱乐部监察队各持白旗密布街市及工厂附近，以维持秩序。各处墙壁满贴俱乐部布告，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语。一面并密派侦探队随处刺探消息，防止破坏。同时发表宣言如下：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作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下面就是我们要求的条件！

（一）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

（三）从本月起路矿两局每月例假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

（四）以后工人例假、病假、婚丧假，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

（五）每年十二月须发给夹薪。

（六）工人因公殒命者，路矿两局须给以天字号棺才并

工资三年，一次发给。

(七) 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营养终身，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

(八) 路矿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给。

(九) 罢工期间工钱，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十) 路矿两局须指拨火车房后之木围及南区警察所前之大坪为建筑工会之基地，并共拨一万元为建筑费，每月两局各津贴二百元为工会常月费，从本月起实行。

(十一) 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二) 窿工全体工人须加工资五成。

(十三) 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四) 窿工食宿处须切实改良，每房至多不得过三十八人。

(十五) 洗煤台须照从前办法，每日改作三班，每班八小时，工资须照现在长班发给，不得减少。

(十六) 制造处、机器厂将包工改为点工。

(十七) 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

萍乡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又一面具禀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呈明罢工原委；一面将上述十七条用公函递送路矿两局，并函达两局：“如欲调商，即请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六) 屡战皆北的破坏手段

路矿当局此时已不知手段之何出，恐慌万状，一面派代表经商会与俱乐部接洽，一面仍无调和诚意，极力设法破坏，思将此掀天风潮消灭于无形。

萍矿工头平日剥削之苛刻，前已略述。工友平日对工头敢怒而不敢言者，此时之欲尽行发泄此不平之气，固为意中事，是故

工头对于此次罢工，当然有切肤之痛。于是百计从中破坏，思借此以自保。其中尤以由卖工头职位每月收入数千元（的）总监工王鸿卿（鄂人）为最厉。大罢工实现后，王即召集全体窿工工头会议，商议破坏罢工方法，议定由各工头各去请其亲属的工人数人，许以入窿不作工，仍照常给价。有少数工友为亲谊及金钱所惑，颇思照计而行。但工人监察十分严密，不许其入窿；如有入窿者，即以武力对待，即公司职员亦均不能入窿。工人之已入窿者，复不准其出外，任其在内饥饿，候至次日下午方由俱乐部下令，将入窿之工人放出，再详加劝导，令其改悔。于是各工友再无一人敢自行上工者。王鸿卿见此计不行，便又密遣暗探刺杀李能至，悬赏洋六百元。工友闻此大愤，宣言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局全体不得生离安源。一方面严加警卫，不许李能至外出；即偶尔出外有所接洽，不出二十分钟，必有数百人围其所入之房屋，不许出入，工友保护首领如是之周到，王鸿卿狡酷的手段，自无从施为了。王便又改途易辙，想用武力压迫，遂联电镇守使，请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域，设立戒严司令部，于重要地方俱安置机关枪，大肆威吓；并出价每人二元一天，请来军队数百，占住俱乐部及各处重要工作处。工人一见武力，愈加愤激，即有数千工人冒死冲入俱乐部。起首军队把守头门，不准入内，工人愤极，一拥而入，军队无法，乃群由后门山背鼠窜而出，口里并说：“我们都是别地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这种事？我们不过是王老爷两块钱一天请来的呀！”十六日有军队把守各工作处，保护工人入班作工；但工人乃在食宿处把守，故仍无人上工。此外复有多数工友围住工作处坐守，不准任何人入内，军队来驱，至死不退。

（七）“军队没有这样的纪律！”

矿山工人，分子甚为复杂。在一小市镇内，万余人举行罢工，无一人不为秩序吃虑。罢工后，商家大起恐慌，以为抢劫会即刻实现，天尚未黑，即纷纷闭市，市面自八九时后，除工人监察队

及警兵外，便没有人行走。乃这次罢工秩序之好，初非意料所及。此时俱乐部命令之严，远过军令。平时街上赌钱及窿工食宿处之赌博皆在所不免，而于罢工期间内，赌博乃绝迹；即非工人之在街市赌钱者，见俱乐部监察队旗帜一挥，便都四散。平时星期日街上工人拥挤不开，独这几日内，工人皆归住房不出。各工作处之监守员监守极严，无论何人，皆不准入内，即有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之特别徽章的人及兵士，都不准通行，惟有俱乐部的条子方可。故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部均到俱乐部请发徽章，这时候的俱乐部真是唯一的独裁政府呀！有一次工人集聚多人，军队用机关枪向他们假作射击，他们不怕死，一拥向前，势极危迫，恰好工人监察队到，旗帜一挥，便无一人不四散了；至是戒严司令李鸿程旅长也叹惜他部下的军队没有这样的纪律，声明工人不妨碍秩序，彼亦决不干涉工人。李旅长盖亦知工人此举在要求改良生活，非武力所能解决，因而对于这次罢工，后来反积极维持，出力甚多。有人常说工人无智识，见此也可以稍塞其口吧！

罢工后，工人各归住房，每房派一人到俱乐部打听消息，如有事故，即一呼数百，如臂使指。罢工前一日李能至到车务处与矿长路局长谈话，适正有专车将开赴萍乡，工人疑为路矿两局谋挟李能至到萍乡去，于是数千工人将车务处围住，由众寻出李能至送回俱乐部始散。罢工后有一工友为戒严司令部拿去，不一刻即有数千工人将军队围住，声言请军队快些释放，军队拿枪驱逐，工人不动，军队不得已乃将该被捕工人释放，于是俱乐部监察队旗帜一挥，大家便散了。

(八) 资本家终于屈服了

十四日上午初罢工，就有商会代表谢岚舫及地方绅士陈盛芳来俱乐部愿任调人，工人代表出与接洽，将所要求之条件提出，当由谢、陈二君携往路矿两局，至晚回信，略谓：“路矿两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

慢慢磋商条件。”工人代表谓：“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十五日路矿两局派了全权代表到商会，俱乐部主任李能至亦到。路矿两局仍以先开工后商条件为辞，工人方面绝对拒绝，仍无结果。十六日早，绅商学界来信劝工人让步先开工，工人宣言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同时并发表如下之宣言：

各界的父老兄弟：米也贵了，布也贵了，我们多数工友——窿工，还只有二十个铜子一天，买了衣来便没有饭吃，做了饭来便没有衣穿，若是有父母妻子一家八口的那就只有饿死的一条路了！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做工，所以要加工钱，我们不能赤着身体做工，所以要加工钱。路矿两局只要将那纸烟酒席费节省一点下来都够给我们要加的工钱，但我们停工已是几天了。他们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我们从前过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简直是牛马奴隶的生活，天天在黑暗地底做了十几点钟的工，还要受人家的打骂，遭人家的侮辱，我们决不愿再过这种非人的生活了，所以要改良待遇。现在我们停工几天了。路矿两局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路矿两局要强迫我们去死，我们自然是非死不可，现在两万多工人都快要死了！亲爱的父老兄弟们！你们能忍心见死不救吗？

我们要求路矿两局的条件是救死的唯一法子，不达到我们的要求，便没有生路，我们也只好以死待之。

各界的父老兄弟们！我们两万多人快要死了！你们能忍心见死不救吗？

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十六日午刻两局派人来部，请代表至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

法。工人代表去后，仍声言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之希望。戒严司令便立刻现出本来面目，多方恐吓代表，谓：“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不料这位代表毫不为动，反谓：“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斫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司令复谓：“我对万余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工人代表愤然说道：“就请你下令制裁去！”随后舒矿长到了，与工人代表说了些工人无理罢工的话，要求工人即时上工；工人代表请其磋商条件，舒氏不肯。后参谋长也来了，说了些不关紧要的话。这时候外面喧声如雷，有数千工人把司令部围了，声言请代表出来，有事请旅长与矿长到俱乐部商量。代表出外向大众解释以后，复入与旅长矿长该〔谈〕话。旅长方拿出调人的口气来说，“请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代表即厉声说：“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罢！”言时怒不可遏。这时旅长与矿长都软了下来，唯唯要求而已。代表回俱乐部后，旅长即来一信，代表驻军向俱乐部道歉，并愿自为调人，请从速解决。

俱乐部组织既十分严密，群众又如是勇敢，一切破坏的手段亦均归失败。同时电机处及八方井打风打水机等险要工作，亦因烧炭告罄，势极危迫。且路矿两局职员内部分为数派，对于此次大罢工，都想利用俱乐部将敌派打倒而自握实权，暗中与俱乐部接洽者，时有其人。两局当局际此危岌之秋，又迫于商会及地方士绅之请求，于是矿长李镜澄氏乃出而主张实行调和，从事磋商条件。十七日晚，两局及俱乐部代表会同商会地方士绅等调人将条件细加磋商，订就草约；十八日早，由三方代表在路局机务处签定正式条约。五日之大罢工，至此始告终止。

条件原文如下：

- 一，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三，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①，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

四，每年十二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

五，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百五十元以下者，给一百五十元，一次发给。

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为限。

七，路矿两局存饷分五个月发清，自十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局八月份饷，须于本月二十日发给。

八，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九，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从本月起实行。

十，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一，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月〔日〕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递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

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萍矿总局全权代表 舒 印

株萍路局全权代表 李义藩印

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 李能至印

民国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协定

^① 原文如此，未改，存疑。

(九) 罢工胜利庆祝会

条件签定后，俱乐部即召集工人到大操场开庆祝大会，工友到的一万余人。操场中间立了一个演说台，撑起俱乐部的旗子及国旗。下午两点钟，数百工友手持小旗拥着李能至来了。李到场时，掌声雷动，万余人执帽呼跃以欢迎之。李登演说台，宣布条件毕，接着说道：“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因为我们工友的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在虽说胜利了，但所得的幸福究竟不多，所以这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留着以后再来解决，终究我们是得最后胜利的。望各位暂且安心上工，保持着今日的热度去上工。”演说毕，共呼“劳工万岁！”者三。随即数十人燃爆竹，李主任前导，群众后随，旗帜蔽天，爆声震地，由安源新街旧街大游行一次，返至俱乐部摄影而散。

当日所发之上工宣言如下：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所得的胜利虽是很小，但这是第一次胜利，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的胜利是无穷的，故我们的痛苦在这次不能解决的，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再解决；只要我们自己的团体——俱乐部在这里。

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各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说工人无智识呵！

我们得了肖镇守使及戒严司令的维持，与绅商学各界的调停得力，使我们的条件完满解决，我们深深的谢谢他们！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是露布安源黑幕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

自己权利去奋斗！我们现在要祝

工人万岁！

工人俱乐部万岁！

萍乡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同启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于俱乐部实多所助益，该部得着安源罢工胜利的消息以后，复致函俱乐部，慰勉有加，俱乐部对此亲爱热诚之导师，实具无限恳挚之钦仰与谢意！兹将该部来函录下：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工友：

诸工友这次的罢工，敝部已经看见了诸工友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对于诸工友这次的大胜利，敝部是很佩服的欣喜的，敢向诸工友前庆祝胜利，大呼：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敝部又敢用十二分的诚意敬告各工友：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诸工友为得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终极的胜利起见，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实力举行社会革命的时期中，一方面要发展诸君已经学会了的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好打倒资本阶级；一方面要设法练习诸工友的管理能力，好待社会革命后，管理一切的产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诸工友的真正胜利。诸工友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呵！努力呀！奋斗呀！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敬祝

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追忆往事，仰瞻前途，于欣幸之余，实令人起无限兴

感，增无量勇气！

(十) 俱乐部的改组

此次罢工的意义，对于安源工人直接的利益，工人“阶级的觉悟”，及中国劳工解放运动前途所发生的影响，至为巨大；而意义在安源之明而易见者，厥为打破“包头制度”。前此工头与职员之虐待工人，压迫工人，剥削工人，以及工头职员彼此勾结弄弊之种种黑幕，至此已扫尽无余。万余工友在安源做了二十余年牛马的工作，过了二十余年的非人生活，忽然得此出头的一日，直似出于烈焰之中而入于清凉之世，因是对于自己利害相关的团体——俱乐部——之信仰与保护，亦跻于最高的程度了，于是全体万余工友均争先加入俱乐部。俱乐部便乘此从新改组，选举各级代表及职员，至十月始行竣事。当选出总主任李能至，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外主任刘少奇，窿内主任余江涛，及总代表四十五名、百代表一百四十余名、十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二名，并委任各股股长七人，各股委员三十余人。至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始克完成。

(十一) 包工制打破了——工头职员反动的结果

罢工以后，工头职员已不能勾结弄弊，不能剥削工人了。他们那种肥厚的意外之财再不能有了。他们对于俱乐部的愤恨自不待言。他们心里总是时时记念着前此的甘味，渐渐图谋推倒俱乐部而恢复他们从前的权势和利益。于是萍矿工头四百余人都是这样感觉着，一部分职员也从中挑拨。他们对于工程故意不负责任，一任工人自己去作，事情坏了，便说“这是工人的错过；现在有了俱乐部，我们管不着工人了。”复从中挑拨一部分工人故意捣乱，破坏俱乐部的秩序。工头职员利害是相同的，因之渐渐团结起来，筹谋恢复原有地位的办法。十一年十月萍矿工头四百余人仿照俱乐部办法，从新组织游艺部。其手段即系召集所有失业工人（在安源有数千人）及被俱乐部摒退之工人与各工头职员有亲密关系

之工人联络一气。预计待稍有成绩，职员即假借他种名义，将俱乐部工人渐次裁减，再以种种方法挑拨或强迫工人罢工。待俱乐部罢工，彼即将游乐部所联络之各项工人，补充作工，旁面再以武力帮助，如此一来，俱乐部那不为所推倒？他们看错了！他们以为俱乐部唯一的手段只有罢工，他们不知道罢工是“工人的自由”，权柄完全操在工人手里，不受任何方面之威迫和利诱的。他们想到了上面的那个办法，以为是绝妙的办法，俱乐部绝难有法抵制，必堕入此计无疑了。所以他们洋洋得意，天天开会讨论，正式组织团体。但秘其宗旨及办法，对外宣布，只说组织团体加入俱乐部。可是他们做事无经验，开会时意见纷歧，彼此争论，并临时主张刺杀俱乐部主任李能至，再行发动。此时正值李能至赴长沙有事数日即归，闻他们竟遣人在路上拦阻李能至，不使他再到安源。不料其事为工人所知，群情激昂，誓将予以严厉之对待！群众此时之心理，对于破坏俱乐部者，有若劫其衣食夺其生命者然。故即将犯嫌疑之数工头送司法课拘押，一面质问各工头是否破坏俱乐部？是否谋杀李能至？各工头皆矢口不认，只说开会组织团体，系集议加入俱乐部及议定各处包工改成分账（合作）事。次日俱乐部即召集各工头开会，询问各工头昨日云云是否确实？各工头皆首肯者再。包工制本于工人极不利益，自罢工以后俱乐部久有意将各处包工制改为合作，自无问题。所以当表决萍矿各处包工改为合作制。此次各包头既承认愿改合作，工人方面自亦十分赞成。于是俱乐部议定合作条规，将窿工处及窿外各处包工悉改为由工人合作，窿工处工头每月工资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规定不改，其余各项消耗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工头占百分之十五，管班占百分之五，余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详见最高代表会议报告）。窿外依各处情形不同临时规定。要之，工人从正当工资外，还可得着若干红利。于是破天荒改包工为合作的办法，在萍矿乃告成功了。萍矿工人受包工制之痛苦已二十余年，至此始完全打破，萍矿之黑幕亦将廓清，于工

人之利益固属无穷；为矿局斩绝弊病，亦为实业前途之大幸。此次风潮并要求矿局开除主动工头六人，其余各工头均加入俱乐部为名誉部员。自此以后工头职员皆不敢明白的反对俱乐部了。

(十二) 汉冶萍总工会成立

十一年七月汉阳钢铁厂工会罢工胜利以后，安源路矿工友阶级的觉悟愈加明了，即有联合组织一总工会的动机；徒以时机尚未成熟，故未提出；九月安源大罢工胜利以后，汉阳轮驳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及下陆铁矿工人俱乐部先后筹备成立，于是组织总工会之提议，乃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冶向安源提议以后，俱乐部即特派代表朱少连、朱锦棠赴汉阳参与筹备事宜。适各处代表均到齐，乃于十一月十二日成立汉冶萍总工会筹备处，当晚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当议定组织大纲，取权力集中制，决定总工会地址在汉阳。并议决为谋感情的密切与总工会基础的坚固起见，由第一次筹备会议各代表组织参观团，参观大冶、下陆两俱乐部，一以联络感情，交换意见，鼓励会务之发达，二则促大冶新厂俱乐部早开成立会。结果参观团之目的完全达到。五工团代表于十一月二十日同返汉阳，开第二次筹备会议，修正章程及代表会议细则，起草宣言，定期十二月十日开成立大会。三万余人之总工会，便由此组织成功了。(关于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大会详情附后)①

(十三) 几件琐事

至此俱乐部规模已立，反动派亦不敢再动，因是便太平了几个月，俱乐部除每日排解各项内部纠纷及办理各项小交涉外，即专事工友之训练。至十二月底，因十三条内有“每年十二月须发

① 附录包括《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大会纪盛》、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等 14 个团体的祝词，施洋等 7 人的演说词。本书均已略去。

给夹薪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一条，此时工人即向矿局要求发给年终夹薪，矿局以“公司无复电”，“矿局经济困难，难于照发”推诿。后经过几许交涉，路矿两局尚不能圆满答复。且十一、十二两月份之本饷亦因经济困难不能发给，后工人即要求将本饷待下月再发，先发年终夹饷，矿局亦不承认，于是群众气愤，愈逼愈高，以致于怠工，致于演出各种纷乱。最后结果，路矿两局承认发给年终夹薪，惟以当时经济困难，先发夹薪之半，而将十一、十二两月份工资移作下月补发，余一半之夹薪待后缓发，风潮因以平息。

一月十七日为劳动界先驱黄爱、庞人铨被害纪念日，俱乐部大开追悼会演说并举行大游街。群众精神，为之一振。

二月七日京汉铁路之惨变发生后，中国各处工会受其影响因而被封闭者甚多。安源亦接交通部来电要路矿两局封闭俱乐部。但安源情形不同，工人势力太集中，产业又极险要，封闭俱乐部必致引起重大纠纷，于实业前途，于地方治安，皆非福利。路矿两局深明于此，故不敢遽尔压迫，俱乐部亦对此十分注意防范，故将此重大之风浪消弭于无形。

五月一日为劳动纪念节，全世界各处工人皆于是日举行悲壮之示威运动，且是日系安源俱乐部之成立周年纪念日，故俱乐部于是日特开全体部员大会一次，并举行游街。是日路矿两局俱停工一日，全体工友一万三千余人皆各持旗帜至大操场集合，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及俱乐部成立万岁”为口号，沿途旗帜掀天，呼声雷动，颇极一时之盛。此次示威运动以后，工人更知自己力量之浩大，精神为之大振。

(十四) 第二次与矿局协订的条件

十二年六月复发生加工资问题。此问题之发生，原系矿局职员私自增加少数工人工资，其中不无情面的关系。固〔故〕此牵动多数工友要求照样增加工资，未几而牵动全矿。矿局不知如何

办法，请俱乐部出来负责解决，俱乐部以此系矿局职员惹出，事前俱乐部并未与闻，因即声明对于此次问题不能负责，仍请矿局负责解决。但矿局以经济困难，不能普遍增加工人工资，故对此风潮之解决绝无办法，只得再四要求俱乐部帮助。同时风潮愈延迟愈扩大，此问题愈难解决，俱乐部以此难可完全卸责，但以国家实业、地方治安与俱乐部前途种种关系，不能不出来尽力消弭。矿局经济困难，普遍增加工资既为事实上所不能；他方又以时局的关系，万不能让风潮再加扩大；而在工人方面形势，非得要求增加工资不可。在此种困难情形之下，俱乐部与矿局一连磋商十余日，始设一特别办法，即由矿局每月津贴俱乐部教育经费一千元，俱乐部将工人常月费减半，聊以表示矿局职员之错误，借解工友之愤懑，俱乐部将此种办法宣布，工友甚不满意，解释无效。后由工人代表复向矿局提出租借建筑工会地皮及津贴建筑费一万元，矿局允与呈请公司实行。于是复经过半月之演说解释，工友始得相当谅解，依从此种办法。俱乐部即向矿局提出条件四条，矿局完全承认，同时矿局以近来出产日渐减少，应请俱乐部特别维持；又工人对于厂规常常不能遵守，应请俱乐部向工人加以劝告等向俱乐部提出三条。俱乐部以此均系应尽之义务，亦予以承认。于是由矿局及俱乐部续订条件七条。此次风潮遂告终结。

条件原文如下：

萍矿总局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协订条件：

一，凡薪资每日在一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加工资者，照原薪增加百分之五。

二，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一千元。（原有二百元之津贴在内）从十二年七月起付给。

三，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

四，矿局对于学徒，每年须考查其成绩一次。

五，俱乐部对于矿局出产应竭力维持，照现人数，使每日平均出产额达到二千三百吨以上之数目。

六，矿局所订工人通〔遵〕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及代表，皆应共同遵守。如有违犯，照该规则办理。

七，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接洽，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如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

萍 矿 总 局 舒 印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刘少奇印

民国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协订

(十五) 庸人自扰的路矿当局

在京汉惨剧发生，四围空气恶劣之时，萍矿当局曾向公司主张停工改组（即将萍矿故意关门，将工人遣散，再从新召集工人开工），公司未加允许。随后发生增加工资问题，矿局当局报告公司，故意张大其词，谓工人如何骄傲，不服管束，并聚众要挟，无法维持等情，又以出煤减少之过，完全推到工人肩上，并以工人要求租借地皮及建筑费一万元事严电公司，作为工人骄横之左〔佐〕证。当局并因此电请公司辞职。公司远驻沪上，莫明真情，紧急报告既如雪片飞来，遂以为工人真正骄横无比，无法维持，一面电江西督军蔡成勋，请其派队到处维持实业，以戢工人盛焰，并请转电赣西镇守使即地相机办理，又电赣西镇守使肖安国略谓：“萍矿工潮，愈演愈烈，公司损失，为数至巨，请即就近相机办理”等语，一面并遣人调查实在情形报告公司核办。当此情形之下，适矿局工人谢怀德与路局站长伍寿廷发生小小冲突，路局职员亦故张大其词，联名具禀镇守使署，涉及俱乐部，风传此时即有派队来安解散俱乐部之举。群众得此消息，十分愤激，以为当局对待工人太无诚意，一面派出监察队多人，从事严防。如当局终不谅解，即以最后手段相见，亦所不惜；一面即迳函路矿两局质问，略谓“敝部自成立以来，对于路矿两局，无时不谋其前途之发展，所以裨益于矿政路政者，实不在少数，事实俱在，有目

共睹；而路矿两局对于敝部初无维护之心。敝部自维力薄，然自卫亦尽有余；徒以路政矿政之兴废，地方人民之安危，对于国家前途，关系綦重；是故敝部一切措施，但所以谋矿局路局前途之发展。此旨竟不能为两局当局所谅解，敝部实深遗恨。今特函达，希即将贵局今后对敝部之态度，明白惠复，以释工人疑虑”等语。后各方见形势不佳，此举即无形消灭；蔡督亦以时局关系，派队到安，恐惹起政治纠纷，碍难照准等语回答公司及萍矿局；萧使亦以此事系内部纠纷，碍难以武力压迫，致酿成不可收拾之局面等语回答公司。俱乐部见风潮已过，亦不复追问了。

(十六) 俱乐部维持产业之诚意与努力

俱乐部宗旨除保障工人利益外，他如提倡工人自治，促进实业进步，在工作上服从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指挥，都是俱乐部的主要任务。此旨终始可以昭告世人，即工友方面亦尽能了解遵行。现在萍矿出产减少，在工人方面固不无错过，但矿局缺少煤桶及缺少材料与工头职员对于工作上全不负责，实为主要原因。不料矿局恐见责于公司，将此种出产减少之错过，悉数委之于俱乐部，知之者固不值一晒，不知者且将以讹传讹，俱乐部之冤将终无剖白之日了。故俱乐部于前次风潮经过后，即召集各处总代表与矿局矿师及总管段长等开一联席会议，共商整顿矿局出产办法。始则提出出产减少之原因：第一为缺桶；第二为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太不负责；第三为一部分工人见职员工头完全不负责，亦效尤偷懒，不服指挥。对于这数种原因之补救办法：由矿局添制新桶，赶修烂桶，严令各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切实负责。由俱乐部训示工人竭力作工，在工作上服从工头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指挥，如有故意违犯，即照规则办理。自此次会议后，烂桶已陆续修起，新桶亦逐渐添造，最近每日煤炭出产已超过二千一百吨，渐恢复旧日原样。由此可见出产减少之原因，大部分实应由矿局负责，亦可见俱乐部维持产业之诚意与努力了。

(十七) 俱乐部建设方面之过去与今后

上面系一年以来俱乐部所经过的重大事件，至俱乐部在建设方面所作事业，亦不甚少，成绩亦尚不恶。其详情见各股报告，兹略述如下：

工人子弟学校，十二年度已办三校，学生六百人；工人补习学校因事实上难于进行，无甚成绩。

消费合作社亦于十二年三月开办，至今已开三店，凡五股，资本约二万元，营业亦甚发达。

又俱乐部近因经济扩充，特组织经济委员会，专事保管本部经济并审查各项账目。

又对于部员彼此间及与外人间之纠葛纷争，特组织裁判委员会，专事此项排解剖断。并设问事处于部内，受理各种纷争事件。

他如游艺、讲演、互济各股，亦均稍有进行。建筑工会，扩充学校，亦正在筹划进行中。

本年俱乐部所做的重要工作，多半为应付各种变故及各种事务上的处理，其成功仅达到打倒包头——中间剥削阶级——制度的目的。关于工人教育及工人训练，在本年未能十分注意创办。此种设施，关系俱乐部前途发展至大且巨，今后当努力于这一方面，俾工友实明了自己阶级在世界上之地位，俱乐部终极的目的以及达到此目的之途径。

(十八) 结 论

在这一年中，俱乐部以幼稚的组织，新结合的群众，不断地与恶势力奋斗，尚能日跻于健全，此亦非偶然的事情。产业的发达，资本主义自己之措施，已经付与工人以团结的机会及自己解放的力量；工人苟运用得法，则在长途的阶级斗争中，雄壮的凯旋声将永远为工人所歌唱。安源路矿工人过去的胜利，一面是靠着工友坚强的团结，得时的反抗，以及对自己的团体——俱乐部

——之悦意的服从与热诚的拥护；一面乃是由于路矿两局前此森森的黑幕与此时不智的应付。对于路矿两局及各派反动之势力，我们要明白的恳挚的告语：历史的大轮盘已经载着吾人向全体人类解放的方向前进，已经叫工人起来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并要为全人类——谋幸福，试问谁有力量能将这大轮盘阻住使之后退呢？“反拨适助前进”，这是物理学的公例。不要说“回天有术”，老实说，拦阻在进化途中的人们，只是促自己的生命，速自己的灭亡而已。我们盼望大家不要再做出这种历史上的大错误来！

说到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固然证明了我们精神的坚强，魄力的雄伟；但同时世界的大势——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最后的侵掠，国内军阀最后的反动，我们开赴前线的伙伴，在这种侵掠反动的炮火中，已经一排一排的阵亡了，睡在后营（的）预备军，还在迷迷糊糊地做那“苦是命定”，“十六小时的工作是对养活我的厂主应尽的责任”的苦梦——已把我们的担负加重了，加到十分重了！我们今后不仅应为我们自己的团体，为我们万余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更应为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一面要去唤醒后营的伙伴，一面自己打叠精神收拾器械预备开赴前敌。时机何等紧迫，责任何等重大！伙伴们，庆祝过去的事小，预计将来的事大，我们应从今天便着手收拾预备，我们此时当高呼预祝：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发展万岁！

全国各工会的恢复的胜利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万岁！

一九二三，八，十。

俱乐部组织概况

少奇 求实^①

在资本主义支配的社会里面，工会的意义是：（一）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二）反抗资产阶级的作战机关——营垒；（三）加深工人的“阶级觉悟”，训育工人抵抗的能力与产业管理的知识。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统系，和军队一般，如此，在工作上才能完成他的使命，才能达到他真实意义的目的。

考察世界各国最完善的工会组织法，皆有下列两种共同的原则：（一）由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二）采用民主的集权制。

俄国工会的“可罗波”（giuppa），法国工团的“新提加”（Cindikar），都是工会中极小的基本组织，工会是一种极大的群众组织，若无此种极小的基本组织深入群众内部，则必无法指挥群众的行动，群众的行动只是盲目的，极无系统的。而且群众运动的热度是不能持久的，若无此种小的基本组织，则运动过后，群众气冷，即成盘一〔一盘〕散沙，无法使之维持永久。又当资本家压力极重不能自由集会的时候，必须此种极小的基本组织来作秘密的运动；否则工会一经封闭，群众的团结也必随之而涣散，再无法收拾了。所以此种小的基本组织，于工会的生命及其前途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至于工会组织采用民主的集权制，在历史上实有很多的事实告诉我们了。“没有组织集中的有统系的工团，不能与组织集中的有统系的资本阶级奋斗”，此语已成工人运动里面不移的诫语。我们只有采用资本阶级的组织法——民主的集权制——极严密地组织自己的团体，才能与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厮拚，才有战胜的一日！

^① 少奇，即刘少奇；求实，即李求实。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就是根据上面两种原则组织而成的。其组织之大概如下：（参看附图一与附图二）

俱乐部的基本组织是十人团，即部员每十人（或十人以下）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再由十个十人团（或十个以下）选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①选举总代表一人。总代表百代表由各该处十代表选举之。

由各处总代表组织最高代表会，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俱乐部各种较大事项，皆须在最高代表会通过。最高代表会每月一号及十六号各开常会一次；有要事即开临时会。会中由各总代表互选书记一人，开会时为主席。

再由各百代表组织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复决机关，每月一号开常会一次，报告俱乐部一月中之经过，或议决最高代表会提交之复决案件。

全体十代表会议原定每月开会一次；后因十代表共有一千三百余人，俱乐部没有这大的会场，所以改为每月开每工作处全体十代表会议一次，会期轮流。开会时由各该处总代表主席，报告俱乐部一月经过之大事，讨论各该工作处之问题，并由讲演股负责讲演。

各工作处部员大会也因会场关系，未曾实行。全体部员大会定期五月一日一次，有要事时，召集临时大会。此种大会只能简单报告，余则全为演讲。

俱乐部办事系统，则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主任四人（总主任一人，窿外主任一人，窿内主任一人，路局主任一人）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部务，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再经最高代表会之通过。由主任委任股长八人，

^① 俱乐部的组织多按照路矿两局原来的组织而区分为若干部（即工作处）。路矿两局工作处共有四十余处，大部份集中在安源，株洲，湘东，紫家冲等处仅有数厂。——作者原注。

各股委员若干人；由各股股长及主任团组织干事会，为俱乐部办事机关，主任团为干事会的首领。因事实上的需要，俱乐部只设八股，即，教育股，互济股，会计股，文书股，庶务股，讲演股，游艺股，交际股。每股各设股长一人，委员人数随事实的需要而定，各股办事另订细则。

因俱乐部经济扩充，事实上需要一监督与保管的机关，遂由最高代表会议定推选九人组织经济委员会；又因部员间或部员与非部员间纷纠繁多，事实上需要一裁判机关，遂由最高代表会决定推选七人组织裁判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为最高代表会的直辖机关，各自有其简章。

各股及各委员会之组织详情，参看各该股或该委员会之报告。如事实上的需要，最高代表会或主任团得组织各种临时委员会，如罢工委员会，改选委员会，纠察团，监察队等。

俱乐部的组织，本来多系采取苏维埃俄国的成例；但因为事实上的困难所限制，从前许多地方都只得委曲迁就。所以现在俱乐部的组织，就现时中国国内的各工会说起来，虽然是比较进步些，严密些，有系统些的一个；可是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的原型与精神比较看起来，便只是一个极幼稚的，松懈的，没有系统的罢了！

过去的一年中，事业的发展，经济的扩充，部员的进步，乃至各种经验的昭示，已经使我们深感俱乐部现时的组织有改进的必要。我们固不敢妄自尊大，我们亦不愿妄自菲薄。我们深知自己地位的孤独，我们亦知自己责任的重大，所以，凡所以谋自身之健全的事，我们无不竭力维持。

情形既然如此，我们便拟在未来的一年中，即催促俱乐部的组织更走近于他的母亲——苏维埃俄罗斯的组织。自然许多情形，在最近的时期中，终会拦阻我们的进步，我们却也只是量力而行，求一种比较的接近罢了。我们拟了一个较进步的组织法（参看附图三、四、五与六）预备在下届最高代表会中作一种提议，现在

先附录在这后面，以便大家研究讨论。我们极盼望大家对于这种组织法过细地研究一下；我们尤盼望国内诸先进予我们以正确的批评与指导。

“解说”

一，我们为求大会中的代表所代表的群众意见，更新鲜，更直接起见，所以以十代表大会为俱乐部的最高权力。

二，由十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代表与百代表所组织的总代表会议与百代表会议，是俱乐部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机关，等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三，因总代表人数较少（四十余人），恐难直接代表万余人的意见；又因百代表人数太多（一百三十余人），集议很不方便，所以把这两种会议的地位划一（姊妹的关系）而分其权力。

甲，总代表会议有权指挥俱乐部及俱乐部所属一切机关；整理统一立法上行政上的行动；监督由俱乐部总章〔部〕，十代表大会、百代表会议，总代表会议及执行委员会所发出的一切命令、布告的适用。

乙，总代表会议审议并批准执行委员会或其他各专任委员会所提出的各项草案，又发布自己的布告和规则。

丙，百代表会议监督并襄助总代表会议一切的行动，审议总代表会议所提交之复决案。

丁，总代表会议与百代表会议因为要执行俱乐部一切事务，遂选任执行委员会。——这是他们的另一重大任务！（因为事实上的关系——见“解说”第三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人，暂由百代表会议选举，专任执行委员十人暂由总代表会议选任。）

四，执行委员会等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人民委员评议会，与别的国家的内阁相似；各专任委员会等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人民委员会，与别的国家的各部相似。

执行委员会是受总代表会议及百代表会议的委托，处理俱乐部一切事务的。他能发布种种布告，命令及规则，并能进行一切

必要的设施；关于各种重要的事项，除在紧急情形之下以外，须提交总代表会议通过。

五、执行委员会由正执行委员长一人，副执行委员长三人与专任执行委员十人组织而成。执行委员会之下有下列十种专任委员会：

- (一) 教育委员会
- (二) 宣传委员会
- (三) 交际委员会
- (四) 财政委员会
- (五) 裁判委员会
- (六) 纠察委员会
- (七) 互济委员会
- (八) 出版委员会
- (九) 游艺委员会
- (十) 庶务委员会

这十种专任委员会是由执行委员会选任的，十名专任执行委员便是这十个专任委员会的委员长。专任执行委员对于各委员会的一切事务，虽付议于各委员会，但得依己意加以最后的决定。专任执行委员的决定与该专任委员会的意见相反对，委员会或其一委员得上诉于执行委员会或总代表会议。

六、执行委员会对十代表大会，总代表会议及百代表会议负完全责任；专任执行委员及其委员会对执行委员会，总代表会议及百代表会议负完全责任。总代表会议及百代表会议对十代表大会负完全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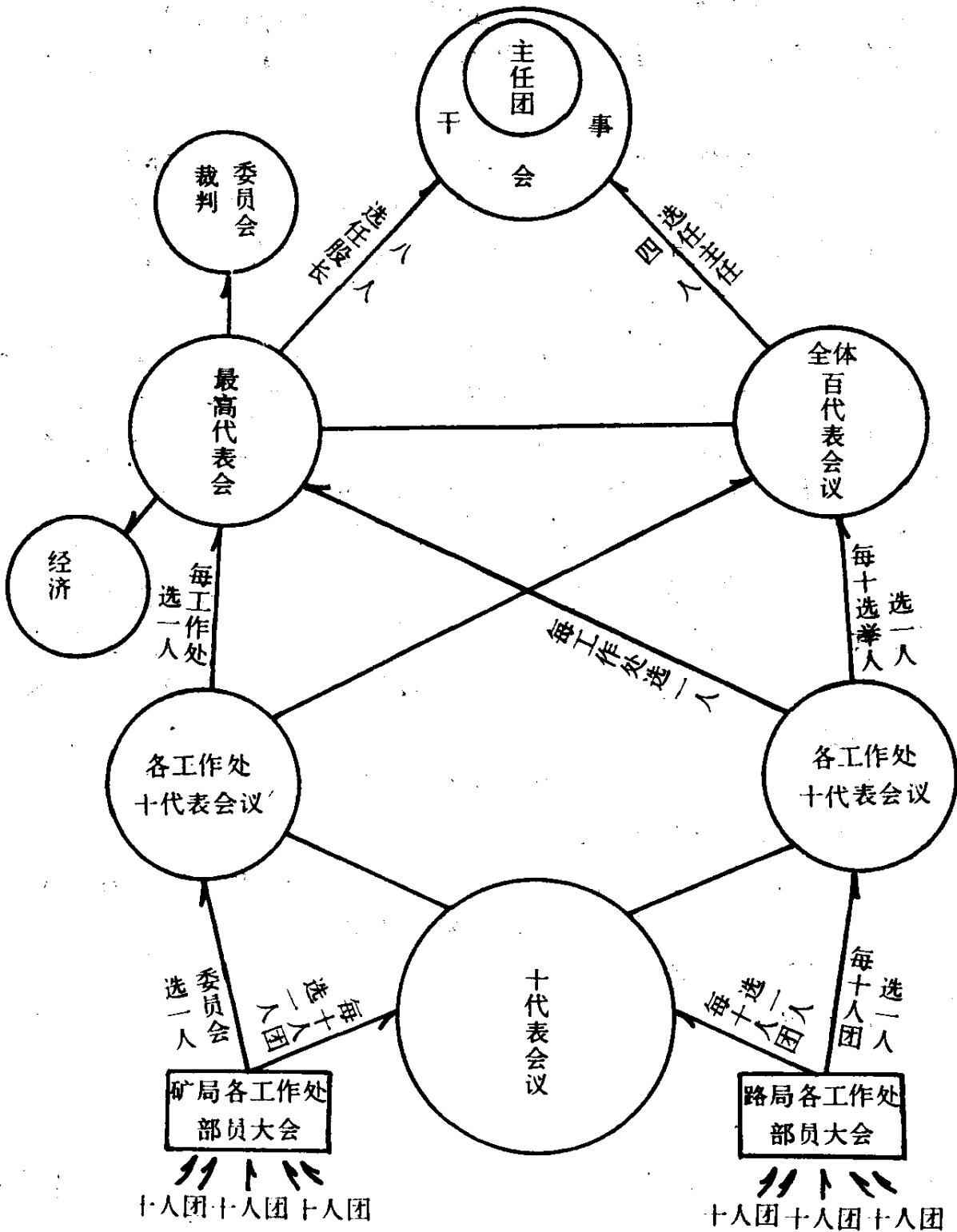
七、经济审查委员会及秘书厅由总代表会议选任，直隶于执行委员会，为执行委员会直辖机关。

八、十代表大会，每三日〔月〕开一次；百代表会议每月开一次；总代表会议每月开二次；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一次；各专任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

(附图表六)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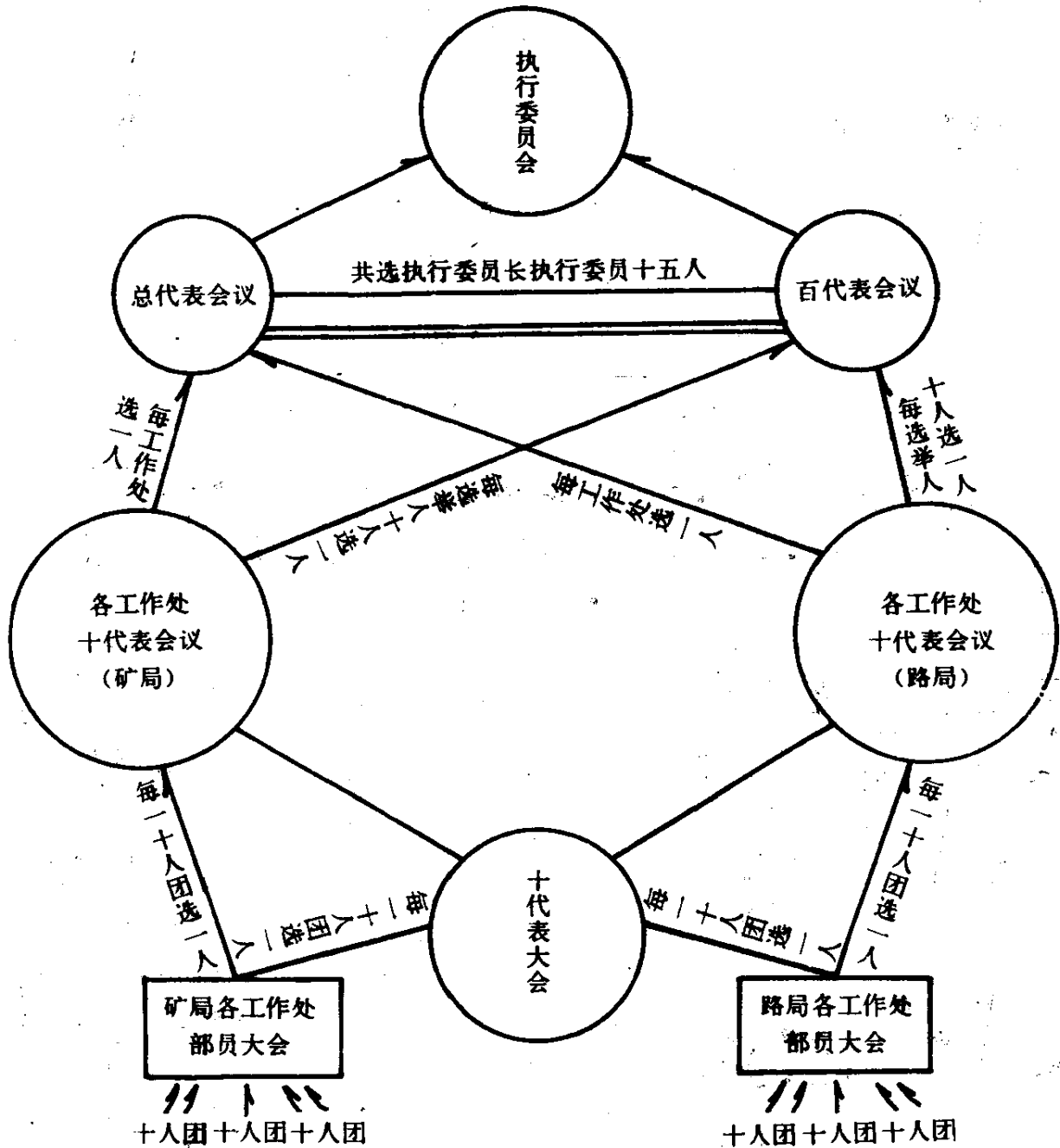
(附图一)



本图和以下五个图表的原稿均为由右至左的竖式排版，现改为横版排印。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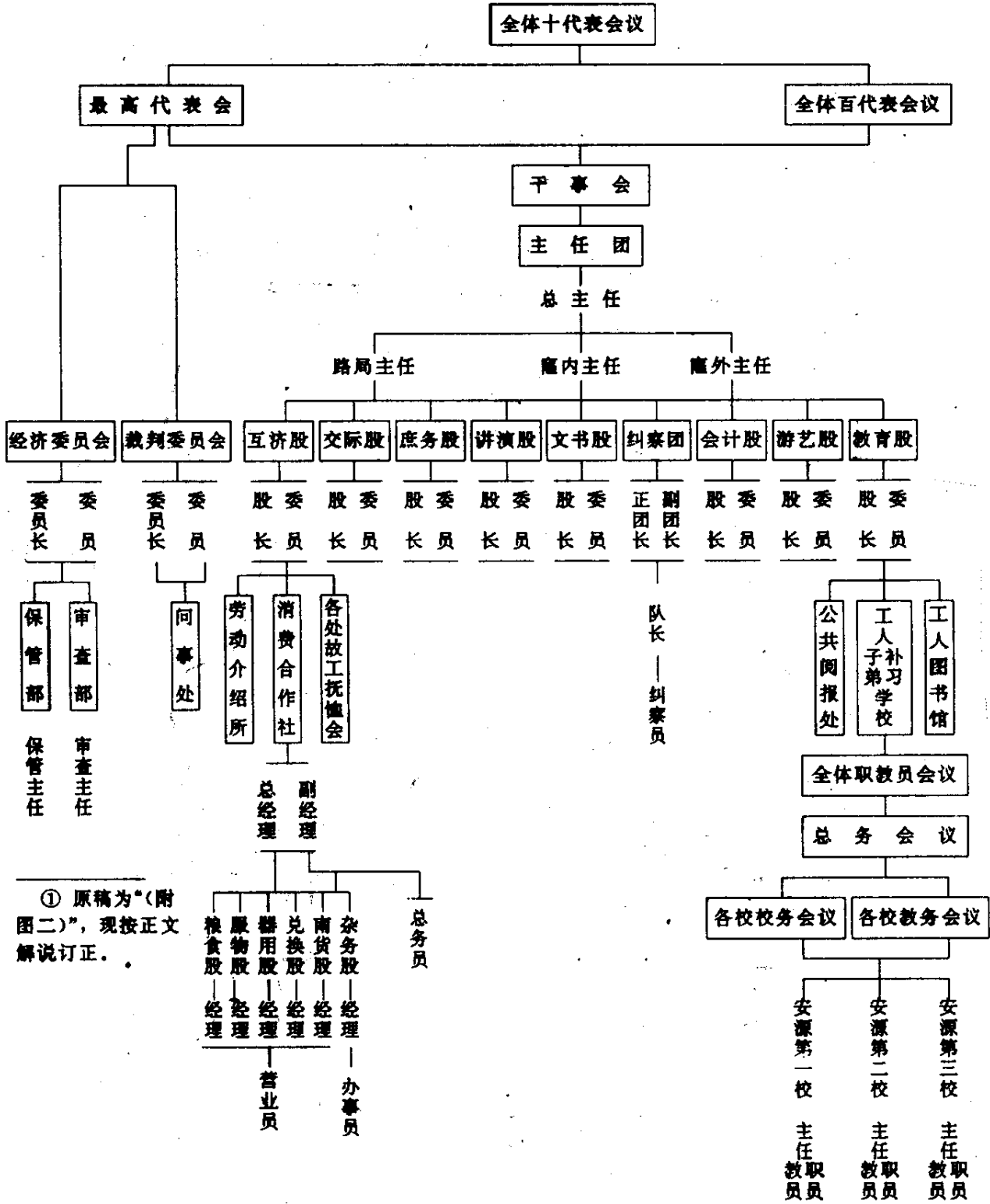
(附图二)



原稿为(附图三)现按正文解说内容订正。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图二

(附图三)①



① 原稿为“(附图二)”，现按正文解说订正。

职员名称新旧对照表

(附图六)

现在的名称	干事会	主任团	总主任	窿外主任	窿内主任	路局主任	互济股	交际股	庶务股	讲演股	文书股	纠察团	会计股	游艺股	教育股	裁判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	各股股长	文书股长
将来的名称	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	正执行委员长	副执行委员长	副执行委员长	副执行委员长	互济委员会	交际委员会	庶务委员会	宣传委员会	秘书厅	纠察委员会	财政委员会	游艺委员会	教育委员会	裁判委员会	经济审查委员会	各专任委员会委员长	秘书长

报告①

最高代表会报告

锦棠②

本会由本部各工作处之总代表四十五人组织而成。自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起，至十二年八月十六日止，共计开会五十四次，内计常会十八次，临时会三十六次，得议决案二百五十二件。

因为篇幅有限，议决案不得全录，兹仅将极重要者，分类列举如后；至关于旧年十月改组以前之议决案，因册簿遗失，故付缺〔阙〕如。

① 《纪念册》所载的报告，本书都已刊印。

② 锦棠，即朱锦棠。朱锦棠（1895—1966），湖南醴陵淞口（现属株洲市）人，萍矿工人。曾任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书记、裁判委员会委员长、窿内主任等职。1925年1月代表中共安源地方支部出席中共“四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委，任驻安委员。1933年与中共失去联系后经商。1966年病逝。

(一) 关于内部建设方面：

一，议决本部驻部职员生活费每人每月十五元，伙食由部供给。(2)

二，议决本部派员出差，除路费外，每日伙食费八角。(2)

三，议决设立劳动介绍所。(简章见劳动介绍所报告)(8)

四，议决根据本部总章，增设宣传股。(8) 宣传股改名讲演股。(48)

五，议决每月召集百代表会议一次，时间暂定每月一日下午一时。(10)

六，议决各工作处十代表每月须由各该处总代表召集会议一次，时间由主任指定。(10)

七，议决组织经济委员会，暂分保管审查两部，由最高代表会推选九人组织之。(简章见经济委员会报告)(38)

八，议决组织裁判委员会，由最高代表推选七人组织之。(简章见裁判委员会报告)(47)

九，议决劳动介绍所以后报名，须以部员为限；其已报名者，如有工作时，须尽部员先介绍，再及于非部员。(50)

十，议决恢复纠察团，由各工作处派一人或数人组织之，设正团长副团长各一人。(47·52)

十一，议决湘东，醴陵，株洲，紫家冲各分部杂用费每月至多不得过二元。(10·15)

十二，议决消费合作社除本部存留各费移为股本外，还可招股(2)；每股五角，红利以十分之一为营业员之酬劳金，以十分之四为股本之利息，以十分之三为合作社基金，十分之二为本部基金(16)；先办粮食股(二月一日)与兑换股(正月二十日)(30)，次办服物股(三月一日)(38)再扩充新街分店，办南货粮食二股(八月十五)(46)；合作社印行铜元票，不得过股本之半(38)；总经理及经理之生活费，规定每月每人十五元。(11)

十三、通过教育计划。(27) (详见教育股报告)

(二) 关于内部整顿方面：

一、(一) 凡参与最高代表会之最高级代表，于开会后，应将所得之议决案报告所属之百代表及十代表。

(二) 最高代表会之议决案，各处各级代表及部员均应绝对服从；即或议决案确有不到之处，可由不赞成者自由开会讨论，即众意均以该议决案为不然，亦不得齐拥至俱乐部取闹，只可公推临时代表向俱乐部陈述理由，再行开最高代表会讨论，由最高代表会决定或更改。

(三) 俱乐部整顿，应有以下各种之惩罚：

甲，俱乐部职员如办事不公或手续失错，小事可由最高代表会揭示于俱乐部，以示薄惩；大事则撤换另选，最大事可送法庭惩办。

乙，各级代表不遵本部章程及议决案或放弃职责，一二次小事则由最高代表会揭示于俱乐部以示薄惩，三次取消代表，大事除名，最大事送法庭惩办。

丙，部员无理取闹，一二次小事由主任面责，三次由最高代表会开会时公责，大事由最高代表会议决除名，最大事送法庭惩办。

(7)

二，议决此后本部开最高代表会一次，各总代表必须召集该处百代表及十代表开会一次。(9)

三，由本部出示禁止部员赌博，并派余江涛君至各区房子巡阅，又派各总代表为“禁赌员”。(9)

四，由本部出示禁止部员打架，违则由本部处罚或送警。(13)

五，派定查账委员三人，兼监督驻部职员之职，任期三月。(15)

六，本部部员凡有犯事者，即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次。(26)

七，本部人员凡与两局职员勾通者，即行开除，永不恢复。(26)

八，以后关于本部部员刑事事件，统移交路矿警察办理。(31)

九，如有总代表赌博，决从严处罚。(30)

十，由本部出示禁止部员打架邀茶。(47)

(三) 关于部员生计方面：

一，议决工友入部须缴纳一日工资为入部费，常月费每月每元缴纳铜元一枚。(4)

二，议决部员常月费每月每元加收铜元一枚(即每元二枚)作为扩充教育之费。(43)

三，议决部员常月费自本年七月份起，每元仍减收铜元一枚。(49)

四，议决常月费限发饷后十五日内缴齐，如过期限者罚一倍，过两月者罚两倍，过三月者开除。(45)

五，名誉部员入部，必先经最高代表会之通过，入部费为五元，常月费每月一元。(2)

六，名誉部员入部费改为一元，工资每日在一元以上者缴一日工资，常月费与部员同。(7)

七，工头歇工，每月至多不得过四日。(13)

八，议决窿工处分账条规如下：

(一) 工头工资以人数论：

五人至九人每月十元；

十人至十四人每月十二元；

十五人至十九人每月十四元；

二十人至二十四人每月十六元；

二十五人至二十九人每月十七元；

三十人至三十四人每月十八元；

三十五人至三十九人每月十九元；

四十人至四十四人每月二十元。

自此以上类推，每加五人加洋一元；但至多不得过三十元。

(二) 管班工钱：原价每日在三角以下者加至三角，三角以上

者照原。

(三) 红钱分法：工头先提百分之十五，管班先提百分之五，餘则管班大小工照天数均分。

(四) 工人工资照旧：小工自一角五分起递加至一角八分止，大工自二角四分起递加至二角八分止。

(五) 守房子工人工资作一小工计算，但原价在一角八分以上者照原，送饭工人仍旧，或由守房工人兼送或公请。

(六) 房中用数，大工小工工头管班平均摊派。

(七) 工头原有器具归工头所有，但须拿出公用，若有损失，由公众（工头管班大工小工）派钱修理；若旧有器具不敷用，由公众派钱另置；若工头不做时，仍由工头带去，新工头来，器具亦由公众购置。

(八) 作分账若有人舞弊，由俱乐部与矿局交涉。

(九) 工人支钱只能支其存饷之一半，息钱每月定七分。

(十) 以后不挖尝数，人数下足。

(十一) 箕箒应请矿局发给碗箸，锅物等亦请矿局设备，但应有限制。(6)

九，议决守房子工资：十人以下的守房工人照原价每月加一千，十人以上者作一小工计算；十人以下的轮流，十人以上的不轮流。(17)

十，土炉炼焦分红问题，议决：一月份到四月份百吨以上之红利减为二五与七五对分（搬炭厂得七五，窑厂得二五），五月份起，红利在百吨以内归搬炭厂独得，百吨以上搬炭厂与窑厂对分。(47)

十一，十一年年底七天半夹薪，议决分配法如下：以三天作本部基金，在合作社，以三天作建筑费，以一天作教育开办用费，以半天作游艺开办用费。(39)

(四) 对外方面：

一，决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名义加入粤汉路总工会及

汉冶萍总工会。(3)

二，议决缴纳粤汉路总工会常月捐每月二十四元。(9)

三，议决缴纳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常月捐每月三十元。(9)

四，议决担任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开办费一百元。(30)

五，议决由常月费暂收两月夹倍，抚恤京汉死伤工友。(31)

六，议决汉冶萍总工会常月费每月增加五十元，合前每月共支八十元，自七月份起。(51)

七，议决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常月费每月增加十五元，合前每月共支四十五元。(51)

(附注) 议决案尾之数目字为最高代表会之次数。

干事会报告

陆沉^①

本部据总章之第六章之原则，组织一干事会，负本部在各级代表会开会期间进行各事件之责。但此一年中，凡事件之重要者，皆由最高代表会之决定；而其轻者，则因事实上之便利，只由各主任之决定，干事会开会极少，故至现在，不能有一很好的成绩向大家报告，此是负责办事诸人，不能不向大家十分歉然的。现在将一年之经过，作一概略的报告于后：

职员之变更

总主任李能至自四月因事离安源后，职务由窿外主任刘少奇代理。

窿内主任余江涛自四月离安源后，职务由代理总主任刘少奇兼。

窿外主任职务，自三月起，则由陆沉代理。(因窿外主任刘少奇自一月离安源后，因事留长沙，预料短时间不得来安源，故由

^① 陆沉，见第 61 页注^③。

陆沉代。)

文书股长，此一年中易蒋先云，赵楠，易菊庄，刘钝，李求实数人。

庶务股长朱锦棠，因任裁判委员长职，改委杨庆兴为股长。

宣传股现改为讲演股，先由总主任李能至兼理。自能至去后，则委任袁达时继任股长。

交际股长张之祥因事去职后，继则委任谢怀德为股长。现怀德因事离安，此职暂由纠察团长周怀德兼理。

消费合作社自成立来，时易总经理，首李能至，次易礼容，现由毛泽民代理。

决定之重要事件

此地在没有报告以前，先要申明的，凡此一年中所决定事件之重要者甚多，现在无从逐条报告，而亦并无须乎逐条报告；故现只择其中对于以后有关系之议决者，简单报告于后：

以后主任团每月须去教育股及消费合作社办公数小时，而合作社及教育股诸重要会议，每次亦须参加。

安源半月刊现改出月刊。总编辑由李求实负责。第一期决定出一周年纪念刊。但除纪念号外，以后每期经费不能超过百元之外。

各部员之常月费，过期不缴者，由该工作处总代表负责担保，主任团查明，确系因公误期，或因重要事故，请假归家，和因病缺职者，均得免罚。

消费合作社及会计股，以后无论何人，不得用私人名义赊货或借贷。

教育股会计股庶务股每月所制定之预算决算案，由经济委员会审查后，须由主任团复核。

教育股及消费合作社，须拟一办事细则，由主任团审定施行。

各工作处工友们所组织之故工抚恤会，简章须由主任团之批准。

以后关于部员私人之纠葛，俱乐部概不受理。

以后各主任和裁判委员，非有特别原因者，不得中途受理他人已受理之事件。

此地有一件事要特别报告给大家，便是本部桥梁处事件。桥梁处是本部的一部分部员，约一百四十余人。这一部分工作还是包工制。最近工程将次告竣，这一部分工友受了少数恶劣分子的拨弄，向矿局要求继续作工。原来该包头承包的时候，已经与矿局订了一个条约，声明“桥梁工作完竣时，不得要求录用”；并且矿局此时实无工可做，所以他们的要求无效；并又向俱乐部要求，俱乐部与矿局交涉结果，加进去了十四个人，一面由本部最高代表会议决“桥梁处失业工友，须用抽签法在本部劳动介绍所报名，再依劳动介绍所简章顺次介绍”。但他们不肯遵守，每天仍聚众到矿局与俱乐部吵闹，经各方面劝解，毫无效力；迟至半月之久，一日闹凶一日，最后竟以“死”在最高代表会中相要挟，迫不得已，遂由第五十三次最高代表会议决开除桥梁处全体部籍。这件事是我们最痛心的，我们事前既不能加以好的训练，事情发生又不能尽力维持，终于不得不用极不应该用的开除手段！但我们为我们的团体着想，为万余工友的安宁着想，便又不得不这样办法。第五十四次最高代表会又议决“桥梁处前开除之工友，由两总代表负责，可仍恢复部籍”，因为以前吵闹的实际只有少数，对于多数很好的，我们若不设法挽救，便是逼之为恶了，现在恢复的已近百人。兹将开除部籍时之布告录下：

“我们工友组织俱乐部，为的是谋全体一万多人的幸福；倘使有少数人为谋自己的利益而妨害大众，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我们俱乐部惟一重要的是纪律，凡是各种会议的议决案，我们都应该绝对遵守，不遵守议决案便是反对俱乐部这更是我们不能容许的。我们工人之所以一向受压迫而不能自救的，完全是由于少数资本家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我们自己又不知纪律，不能组织团体来抵抗；现在我们大家既已觉悟来组织了这个俱乐部，那么，对

于这两件事便应该特别注意，不然我们的团体终究无法维持，我们的痛苦终究无时可以解除的。桥梁处工友近因工作将完，屡次聚众向矿局与本部要挟，强迫矿局录用，完全不服从本部指挥，不爱惜本部名誉，不顾及万余工友之幸福。工友失业的痛苦，我们都是很晓得的，并且想了许多方法来补救；但是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也决不能无理强求。所以本部第三十四次最高代表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即议决桥梁处工友失业以后，即照例到劳动介绍所抽签报名，候有工作再依法介绍递补。哪知桥梁处工友不仅是不遵守议决案，反尔闹得比以前更凶，居然以死向本部要挟，秩序扰乱得不堪，虽然本部极诚恳极详细的解释，也毫无效力。不得已，本部便于昨二十九日召集最高代表会，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以为‘桥梁处这样为自己少数人的利益，不顾及大家的幸福，持众要挟，反抗团体，我们为我们俱乐部前途着想，为万余工友的幸福着想，决不能再事容忍，贻误大局’，当即议决，除事前已到部声明绝对服从之八人外，其余桥梁处全体工友一律开除部籍。开除部员部籍，本是我们很痛心的事，因为手足是不应该自己摧残的；但是于我们性命有危险的痼疽，我们是应该忍痛割去的。尚望各工友谅解斯旨，深知儆惕，努力从工，维护团体，本部幸甚，工友幸甚！”

经济委员会报告

宁迪卿^①

本会是本年四月一日第一届最高代表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议决组织的；四月三日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简章，推选袁时贵君，舒

^① 宁迪卿（1892—1951），湖南湘潭人，萍矿工人。曾任安源工人俱乐部直井八段工人总代表、工人消费合作社新街分社社长、中共安源特区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31年被捕后叛变。1951年被人民政权判处死刑。

湘南君，谭茂林君，谢怀德君，陶朋君，宁迪卿君，胡德成君，俞汉华君，周怀德君等九人为本会委员。本会旋于四月八日开第一次会议，根据简章，推举谢怀德君为本会委员长，俞汉华君为审查主任，谭茂林君为保管主任。

本会之职权仅在保管及审查俱乐部之经济。在过去数月中本会之会务，审查方面，对于消费合作社，教育股，会计股，庶务股之账项，每月均审查过一次；审查无讹后，即由本会审查部主任及委员盖章，张贴本部前门；关于各股及合作社上半年全期之账项，则由各该股及合作社另造总账，由本会审查后，已附印于本刊中矣。保管方面，除收存民国十一年期七天半年终夹薪余额（本部会所建筑等费）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二元又银毫八十四枚外，并无收支，殊无可报告之事。

兹将本部所收民国十一年期之七天半夹薪支配之情形列表于下：

收 入

第一次会计股经手——

收洋一万二千八百零六元二角；

铜元二百七十六串二百九十文；

银毫二十二枚。

第二次经济委员会经手——

收洋一万二千零九十九元；

铜元一百二十一串七百五十五文；

银毫六十四枚。

总计收入洋二万四千九百零五元二角；

铜元三百九十八串零四十五文；

银毫八十六枚。

付 出

付存入合作社本部基金洋八千八百零七元。

付存入经济委员会本部会所建筑费洋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二

元，又银毫八十四枚。

付教育股四千一百九十一元一角四分。

付李能至一百三十二元。

付退还身故工友本届七天半年终夹薪洋八十六元五角四分五厘，又铜元二十八串五百八十文，又银毫二枚。

付补水洋七角八分五厘。

(附注)上项账内应存铜元三百六十九串四百六十五文，已合为洋一百七十四元二角七分(洋价每元二串一百二十文。)归入建筑费项下。

本会简章录下：

经济委员会简章

(一)本委员会为保管及审查本部之经济而设，定名为经济委员会。

(二)本委员会设委员九人，由最高代表会推选之，任期半年。

(三)本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九委员互选之。

(四)本委员会暂分保管审查二部；各部推主任一人，委员由全体分配之。

(五)凡属本部之银钱，存折，契卷等，均由保管部保存；银钱之取用，须经总主任及委员长盖章，并须有委员二人同时提取。

(六)审查部负审查本部一切经济出入之责；每月须调取会计股，庶务股，教育股，消费合作社之账簿审查一次。

(七)委员有不称职或因故辞职时，由最高代表会另行推人继任。

(八)本简章经最高代表会通过发生效力。

裁判委员会报告

锦棠

在群众集合作工的场所，交际的纠葛，人欲的冲突，实在是

势所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之下，若没有恳挚的劝导与正当的裁判，那怎样能促进工友的自治，维持公共的安宁呢？

上半年中，一切劝导裁判的责任，俱由各主任负着；后来因为关于本部进行的事务过多，各主任实有不暇兼顾之势，于是本年第三十次最高代表会议遂议决组织一裁判委员会。

本委员会是由本部最高代表会议推选七人组织而成的。本届委员为：周子南君，胡立生君，朱锦棠君，谢怀德君，杨庆仁君，李德炳君，刘步青君；委员长为朱锦棠君。本委员会简章如下：

裁判委员会简章

(一)本委员会为处理本部部员间或部员与外人间所发生纠葛之纷争而设，定名为裁判委员会。

(二)本委员会设委员七人，窿内三人，窿外二人，路局一人，株洲一人，由总代表会议选出之，任期半年。

(三)本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七委员互选之，委员长须驻部，负本委员会全责。

(四)本委员会设问事处于部内，凡本部部员间，或部员与外人间所发生之纠葛纷争各该处代表不能处理时，不分地域，本委员会均得受理处决，遇有情节重大者，仍须与主任团商酌办理。但关于部员各人私事概不受理。

(五)本委员会须设一日志，记录每日所办理事件之各种判决，及姓名等，此事由委员长负责。

(六)本委员会每月一号及十六号下午一时各开会一次，讨论关于本委员会一切事项，临时会由委员长召集之。

(七)本委员会委员有不称职或因故辞职时，由总代表会议另选继任。

(八)本简章经总代表会议通过后发生效力。

本委员会成立以来，凡开常会三次，得议案十二件。

本委员会所受理之事件，每日平均约两次，六七两月中，共受理事件九十八件，其中行凶斗殴约占三分之一，工程纠葛约占

六分之一，银钱账务约占八分之一。又各工作处以直井甲段所发生之事件为最多，占总数八分之一（十二件）。兹列表于下：

次 工 作 处	事 件 数	不遵 邮章	斗殴	银钱 账务	窃盗	工程 纠葛	赌博	妨害 公安	不守 厂规	瑣事	总计
机务处	(1) —			(1) —							二
车务处	(2) —										二
工务处			—								一
修理下厂			三		(1) —		(1) —		三	—	八
修理上厂			(1) 二	—							三
隆外运道			(1) 四		(2) 二				—		七
食宿处						—		(2) 二			三
电机处	(1) —							—			二
制造处			—	—	(1) —	—	(1) —				五
洗煤处					(1) —						一
土炉炼焦处			—	—		二					四
公事房			—							(1) —	二
送洗煤处			四	—		—					六
西木厂			(1) —								一
东西窖				—		—				(1) —	三
箕履所						二					二
材料所					—	—					二
直井甲段	二	(2) 三		—	四		—	—			十二
直井一段		(1) —									一
直井三段			—			—					三
直井四段	—										二
直井五段		(1) —									七
直井六段		(2) 三	二		—			—			七
直井七段			三			—					四
直井八段	—	(1) —								—	三
总平甲段	—										一
总平一段				—	(1) —						二
总平二段	—	(1) —	二					—			五
总平三段		(1) —									一
总平四段										(1) —	一
总平六段	(1) —	—	—	—	二			(1) —		—	七
总平七段	(1) —	(1) —						(1) —			三
总平八段				(1) —						—	二
总平九段		(1) —			—			(3) 三			五
失业工人		(1) —								(1) —	二
非工人		(1) —			(2) 三					(2) 二	六
矿警								(1) —			六
总计		十二	三十八	十三	十四	十六	二	十一	六	十	百廿二
实计		九	三十	十二	十	十六	一	七	六	七	九十八

(附注) 括弧中的罗马〔阿拉伯〕数字, 表示此事体是与他工作处共同发生的。

本委员会执行职务以来, 对于所受理之一切争端, 俱采用解释方法, 平情酌理以开导之, 阐明大义以晓示之, 务使双方互让, 和平解决。或有行凶殴打, 持强凌弱, 违犯本部规章, 破坏公共利益, 扰乱秩序, 聚众酗酒等行为, 即与以相当之处罚——记过或罚工, 情节过重及非本部范围以内之事, 即送警。

凡由罚工所收入之款项, 俱充本部工人图书馆书报费, 概不作别用。

关于惩罚规则, 不久将由本委员会拟定, 由最高代表会议通过公布施行。

本委员会秉息事宁人之旨, 持正道公平之法, 以保持和平巩固团体。我工友遇事应平心静气, 依法据理, 以襄助本委员会之不及, 则所至盼!

一九二三, 八, 五。

会 计 股 报 告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会计股经济状况报告表一 (自十一年四月八日至十一年九月廿三日)			
项 目		洋	钱
收	入 部 费	二十二元 又银角七十 六枚	二百二十一串五百 一十文
	五六月七八九月常月费		五十串零二百文
	足球队入队费		一串一百四十文
	李隆邨借款	九十元	
入	借合作社款	二十一元六角二分	六串九百九十文
	借蒋先云蔡增准款	五元	五串八百文
	借国民学校款	一元	
	铜元兑换	六十七元	

(接上页)

总计	总收入	二百零六元六角二分 又银角七十六角	二百八十五串六百 四十文
	总付出	二百零四元九角九分 六厘 又小洋八角	二百八十三串八百 九十文
	结存	一元六角二分四厘 又小洋六十八角	一串七百五十文

附注：上项存款，已于八月初二日移交与现任会计股。

经手人 蔡增准^①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会计股经济状况报告表二 自民国十一年九月廿四日 至民国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收入项下	收蔡增准移交	洋五元 又钱五十串零九百七十文
	收入部费	钱六千六百零九串四百零六文
	收入部费	洋二百一十一元
	在十月以前零星收常月费	钱四十一串四百文
	先后共收十一年九月份常月费	钱八百六十四串一百四十文
	先后共收十一年十月份常月费	钱九百六十串零九百十文
	先后共收十一年十一月份常月费 并援助唐山捐	钱一千九百零五串八百二十文
	先后共收十一年十二月份常月费	钱一千零六十七串九百十文
	先后共收十二年元月份常月费	钱一千零三十三串九百七十文
	先后共收十二年二月份常月费并 京汉路死伤工人抚恤费	钱二千零五十八串零二十文
	先后共收十二年三月份常月费并 京汉死伤工人抚恤费	钱二千零八十二串九百二十文

① 蔡增准 (1904—1952)，湖南长沙人。1922年初奉派到安源工作，曾任工人学校教员，俱乐部教育股长。1925年春调离安源后曾任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和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被捕叛变。1952年被人民政权判处死刑。

(接上页)

收 入 项 下	先后共收十二年四月份常月费	钱二千零五十七串七百七十文
	先后共收十二年五月份常月费	钱二千一百五十二串七百八十文
	在七月内收十二年六月份常月费	钱二千零二十九串四百文
		总共收常月费钱一万六千二百五十五串零四十文
	收萍矿总局津贴	洋一千九百元 (十一年九月起至十二年六月止)
	收株萍路局津贴	洋八百元 (十一年九月起至十二年四月止)
	收年终夹薪	洋一万二千八百零六元二角 (还有一半归经济委员会收了)
	收年终夹薪尾数	钱二百七十六串二百九十文 又小洋二十二枚
	收经济委员会来	洋一千二百元
	收兑换	洋九千九百三十六元三角一分四厘
	收合作社兑换股	洋四百一十元
	收机炉炼焦处钟文山 陈昌福 邹见家 钟夕枚	罚款洋一元 又钱三串四百四十文
	付 出 项 下	付教育股
付游艺股		洋一百七十一元五角四分 又钱一串一百十八文
付庶务股		洋二千九百七十四元 又钱四百九十九串九百文
付合作社		洋一万零六百五十七元 又钱一千二百零二串四百三十文
付驻部办事员生活费		洋一千三百二十元 内有预支八月份洋七十五元 内有预支九月份洋十五元
付余江涛支用		洋一元
付粤汉路总工会成立用费		洋二十四元

(接上页)

付 出 项 下	付粤汉路总工会常月费	洋二百元 (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年八月份止)
	付湖南工团联合会开办费	洋一百元
	付湖南工团联合会常月费	洋三百三十元 (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年八月份止)
	付湖南工团联合会特别捐	洋二十元
	付汉冶萍总工会常月费	洋一百七十元 (十一年四月至七月份止)
	付湘东分部押规	洋四元
	付湘东分部常月费	洋十四元 (十一年一月至七月份止)
	付湘东分部添置器具	钱六串文
	付醴陵分部常月费	洋二元 (十一年一月份)
	付株洲分部常月费	洋十八元 (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年六月份止)
	付株洲分部开办费	洋二十五元 又钱二串五百六十文
	付援助株洲工友用费	洋一百八十四元
	付紫家冲分部常月费	洋十二元
	付经济委员会	洋一千元 又钱四百二十串文
	付罢工期间用费	洋一百二十六元 又钱一串二百六十文
	付还从前开办费	洋九十元
	付援助唐山捐款	洋一百零九元
	付京汉路死伤工人抚恤费	洋六百八十元
	付出差旅费	洋三百二十四元一角五分 (内有谢怀德离安旅费及归后用费共洋八十二元)
	付帮忙办事人替班生活费	洋八十八元一角四分 又钱一十一串六百五十文
付铁血军捐款	洋一十元	
付黄鹿纪念会用费	洋四十元又钱一串六百六十八文	
付下陆借去	洋二百元	

(接上页)

付 出 项 下	付抚恤张万发	洋一十元
	付借用资生号市票赔偿印刷费	洋一十元
	付株洲罢工用费	洋五元
	付五一节筹备会用费	洋一百七十五元一角五分九厘
	付湖南纺纱厂、湖南造币厂成立 俱乐部贺礼	钱二串七百八十文
	付教育股被窃损失	洋二十六元 又钱一十串零四百 七十文
	付矿房押规	洋二百元
	付兑换	钱二万零七百一十九串六百九 十文
	付补水	钱二十三串九百七十文
	付代水口山借与谢怀德君	洋一十五元
	付李涤生经手在各车站兑换补水	洋五元
	付退故工夹薪	洋十三元二角七分五厘
付退还重缴入部费	钱六百文	
总 结	收 入	洋二万七千二百六十九元五角一分四厘
		钱二万三千一百九十五串一百四十六文
		银毫二十二枚
	付 出	洋二万六千六百一十二元二角六分四厘
		钱二万二千九百二十八串零九十六文
	结 存	洋六百五十七元二角五分 又银毫二十二枚
钱二百六十七串零五十文		

会计股长陈伟铎^①

① 陈伟铎 (1889—1960)，湖南攸县人，株萍铁路机务处钳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时间担任工人俱乐部会计股长。1925年9月以后被中共党组织派往河南等地工作。1926年北伐战争后脱党，回到家乡。1960年病故。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会计股每月收付比较表

	收 入	支 出	比 较	
			盈 余	亏 损
十月份	洋二千五百七十六元	洋八百四十一元	洋一千七百三十五元	
	钱五千七百一十三串八百八十二文	钱四千五百二十七串四百八十八文	钱一千一百八十六串三百九十四文	
十一月份	洋一千四百六十二元	洋一千五百二十五元		洋六十三元
	钱一千八百七十三串九百三十九文	钱二千八百七十五串零七十文		钱一千零零一串一百三十一文
十二月份	洋一千零五十七元	洋一千六百五十二元		洋五百九十五元
	钱二千一百三十四串七百七十二文	钱一千八百八十一串六百五十文	钱二百五十三串一百二十二文	
元月份	洋五百一十八元	洋九百三十二元		洋四百十四元
	钱七百八十五串五百八十五文	钱八百五十串零一百七十八文		钱六十四串五百九十三文
二月份	洋九百五十二元	洋一千一百二十八元		洋一百七十六元
	钱一千三百三十七串四百七十七文	钱一千五百一十二串二百二十二文		钱一百七十四串七百四十五文
三月份	洋一万二千七百八十元	洋八千六百零八元	洋四千一百七十二元	
	钱二千二百八十九串一百六十七文	钱一千五百九十七串五百九十文	钱六百九十一串五百七十七文	
	银毫二十枚		银毫二十枚	

四月份	洋二千六百六十八元	洋六千二百三十六元五角四分		洋三千五百六十八元五角四分
	钱一千八百六十五串五百二十一文	钱二千七百一十一串二百二十文		钱八百四十五串六百九十一文
	银毫二枚			
五月份	洋一千三百元	洋一千三百九十五元五角		洋九十五元五角
	钱二千五百零三串七百二十三文	钱二千三百三十四串五百六十文	钱一百六十九串一百六十三文	
六月份	洋一千五百四十四元八角七分二厘	洋一千九百六十五元九角四分九厘		洋四百五十一元零七分七厘
	钱二千二百零四串七百零六文	钱一千九百五十二串零六十八文	钱二百五十二串六百三十八文	
七月份	洋二千四百四十一元六角四分二厘	洋二千三百二十八元二角七分五厘	洋一百一十三元三角六分七厘	
	钱二千四百八十六串三百七十四文	钱二千六百八十六串零五十文		钱一百九十九串六百七十六文

会计股长陈伟铎

付 项	贺 礼	十四元八角八分	
	借 出	十元零三角	五千八百文
	报 纸	三十五元三角	四百四十文
	修 理	二十六元三角六分	三十三千四百文
	客 饭		二百零九千六百三十三文
	纠 察	二元整	
	汇 水	一元整	
	药资 株洲工 人在狱	二元整	
	外交后援会	五元整	
	油 烛	九元一角六分四厘	五千七百四十文
	株洲客饭	五元零六分	二百八十文
	株洲器具		二十二千八百文
	总 结	收 入	三千一百零四元
付 出		三千零二十六元六角 四分八厘	一千二百九十串零零 八十三文
两 品 实 存		七十七元三角五分二厘	(实存内应除付钱十三千 一百四十二文)

经手人杨庆兴^①

教育股报告

增 准^②

一年半之教育事业

安源底路矿工友们和其子弟们得受教育,忽地一年半于兹了;就是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已有一载又数月的生命了。回想学校没有创立以前,工友们只知胼手胝足整日地劳动,毫不听

① 杨庆兴,湖南湘阴人,萍乡煤矿工人,当时任俱乐部庶务股长。

② 增准,即蔡增准,见第163页注①。

得反抗压迫阶级的呼声。成群成累工人的子女们，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压迫，望着商场化贵族式的学校，不得其门而入，将来除做资本家底奴役，别无途径。

学校设立甫月余，工友感觉“团结起来”的急要，毅然组合团体——俱乐部，随后干了一回得了圆满胜利的反抗压迫的伟烈的罢工运动，现在得过比较好的人的生活。将沦入污流的儿童们，在学校里求学，个个得受将来做共产世界的主人翁的基础教育。工友们底知识渐的增进了，个个肩上改造社会的担子，负着创造将来人类文化的使命。

从种种方面观察起来，觉得任何教育没有比工人教育再重要的。就狭义说：欲工人团体永久的坚强，亦惟有工人教育是赖。所以本部教育股在今年上期对于教育事业尽力发展。今趁此罢工胜利周年纪念欢腾鼓舞的时际，用将一年半以来学校惨淡经营的历史和发展的现况，作一篇详实的报告，使工友们个个得以明白内容。

（一）学校底历史

工人渐的觉悟了！一向沉寂无声的安源工人群众，受潮流浸泽了！十一年一月工友李涤生，周镜泉，朱少连，熊景铭等和外来的工人李隆郅，蔡增准，组织一路矿工人补习学校暨国民学校于新菜场后五福巷内一幢围绕着齷齪极了的三间楼房里。

补习学校教学时间为晚间。学生全是路矿工友，约六十余人，按程度之高下，区为两组。教以工人必需的知识，教材采用长沙粤汉路工人学校底讲义，迨后自编。学生颇能勤学；由是渐觉他们底生活痛苦了，思有以改善之；于是学生中进步最速的健全份子，集商组织团体；加之当时各地风起云涌地“团结起来”，他们更是努力奋进。

国民学校底学生多是附近工友的女儿，约三十余名，采用复式单级的编制，学科很是单简，校舍狭隘，多感困难。

此外，开辟一阅报室，备置各种日报和工人刊物——“工人

周刊”，“劳动周报”……以供工友工余之暇阅览，每夜执报诵阅的，煞是热闹；他们极好问，有疑惑处辄详询各教员。

费去开办费二百余元，每月经常费约四十多元，都由湘沪方面热心工人教育者募集而来；但经济不能如时接济，时虞断炊，幸赖少数工友竭力维护，得以进行。

因校舍太坏太狭，工人俱乐部又成立在即，共商迁徙，乃于四月上旬搬至中牛角坡五八号。国民学校如故，补习学校学生稍减；因为地址僻于一隅，往返不便；多数学生奔走组织团体的事去了。俱乐部仅经短期的酝酿，竟于五月一日呱呱堕地了。俱乐部应举办之事业，学校也是其一，因此将三数人办的学校归并于俱乐部。经费由该部供给；校名更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暨国民学校。

暑假后开学，李隆邛到长沙干劳动运动去了，找来蒋先云，连蔡增准仍是二人教课，还要助理俱乐部底部务。补习学校底学生比上期稍减，国民学校则稍增。补校课程改简了，注重讲演，资料采定：中国及世界政治的劳动的新闻及批评；工人解放的方法及步骤；良好道德之养成——正当娱乐等。国校底设备稍微改善了点，由是减少几许教学的困难，小学生也乐于求学了。

本期经费取之于俱乐部的收入项下；但是收入甚微，学校时常借款，赖以支持，每月开支，连俱乐部办公费一起，约需洋五十余元。

七月间俱乐部为谋扩充部员，举行讲演，讲演员多是补校学生充之，补校因之停顿。罢工发生，国校亦因之休业，罢工胜利了，俱乐部迁移，经济状况渐呈充裕，一切为学校进行的魔障都痛快地扫除了。校舍乃大加扩充，辟一大间讲演室，增添一间教室。俱乐部改组，教员蒋先云被委为文书股长，蔡增准为教育股长，学校由蔡君独力主持，国校因经费有靠，略为扩充，并竭力改善之。

罢工解决后，俱乐部底部务急待整理，对于学校不能以全力

顾及。迨后，工友们求知识的欲望炽盛，补习学校乃于十月间继续开课，学生约八十余人，教师首赵楠，次易礼容，先纯以口头讲授工人常识，但历时仅月余，教员辍职，又不幸的停课了。十一月间，新聘教员陆沉，时新增校舍，都修葺竣工，又继续开课，并添招学生，每夜上课的计百余人甚至二百余人；教学法取讲演方式，宣传增进工人福利的共产主义，教者谆谆不倦，学者倾耳静听。十二年一月两校相继放假。

二、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况

十二年一月教育股提出适合工人的需求，经济能力范围内的扩充教育事业计划，经俱乐部最高代表会之通过，着手进行，兹将本期进行状况略志于下：

一、学校

学校为教育股应举事业之一，本期已在安源设立了三校，各校设工人子弟学校及工人补习学校。

学校组织，行政方面：形式上分子弟学校补习学校，但精神上混而为一，并且三个学校互相联络进行，这样，是不啻一个学校；不过校舍分离，学校性质不同罢了。

组织取集权制，股长乃最高行政者。各校主任，子弟校和补习校互兼之。子弟学校因校务纷繁，为办事利便起见，各校职教员分科办事。学校共设庶务员事务员各一人，共掌六个学校的职务。

全体职教员会议为学校最高议事机关，议决三校公同的一切校务，会期两星期一次。

总务会议每星期开会一次，组合者为股长及总主事各校主任庶务员事务员，俱乐部主任团得参加一人。

各校组织校务会议及职教员会议，决议各该校的事。一星期集合一次。

现在将两校概况分别叙述如下：

甲、工人子弟学校

本校专收俱乐部部员们底子女，施以适当的教育。

本校的简章列下：

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简章

1. 总纲

- 一，本校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教育股设立的。
- 二，本校专教育俱乐部部员底子女。
- 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基础知识，陶冶社会完人。
- 四，暂设三校：第一校设新街；第二校设中牛角坡；第三校设总局下。
- 五，依新学制办理，先办初级小学四学年，男女同学。

2. 课程

六，各校各学级的课程，规定如下：

每周 时数 年 级	科 目	公 民	国 语			算 术	常 识		艺 术		音 乐	体 育	统 计
			读 法	作 法	写 法		故 事	谈 话	工 艺	美 术			
一年级		1	12			4	1	2	1	1	2	1	25
二年级		1	12			4	1	2	1	1	2	1	25
三年级		1	9	2	2	5	1	1	1	1	2	1	26
四年级		1	9	3	2	5	1	1	1	1	2	1	27

(附注) 1. 高龄女生，每周加缝纫三小时。

2. 每晨习早操十分钟。

3. 每日自习二小时。

3. 学额 入学 退学

七，第一校设六班，第二校设四班，第三校设四班，每班定额四十名。各班学年学期之高低，依学生程度编制。

八，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员底子女，都可入学；但年龄须在六岁至十七岁限度之内。

九，入学的手续：(一) 填写，学籍，须该学生之关系人所在

工作处的总代表盖章证明；(二) 受智力及学力测验；(三) 体格之检查。

十，学生如有操行极劣，或长期辍业，或特殊情形认为不易教育的，经各该校校务会议议决，可令其退学。

4. 学年 学期 休假

十一，本校春季始业的学级，以每年一月至十二月为一学年，秋季始业的学级，以每年八月至翌年七月为一学年。

十二，本校每学年分为两学期。

十三，本校短期休业如下：

星期日 本校成立纪念日 俱乐部成立纪念日(同劳动节)
路矿工人罢工胜利纪念日 赤俄政府成立纪念日 国庆日 国耻
纪念日 春节 夏节 秋节 冬节 都休业一天

长期休业如下：

寒假 暑假 日数按气候酌定。

5. 修业期限 升级 毕业

十四，修业期限定四年

十五，修毕一学年之成绩及格的，得受下学年之课业。

十六，修毕四学年之成绩及格的，得给与毕业证书。

6. 待遇

十七，学费免收。

十八，每学期之始徵收书籍用品费若干，制服费自备。

十九，本校学生概是通学，不寄餐宿。

7. 附则

二十，本简章有更动时，由全体教职员会议修改施行。

各校都依照新学制初级小学办理。学生未读过书的和已读过书的成四与三之比；就是读过书的，大多是就学于私塾，只认得几个呆字，所以低年级人数最多，须分配于几个教学室教学，高年级的三四学级人数太少，编成单级，我们便于识别起见，各个教学室冠以班次号数。

各校学级编制表

校别	第一校						第二校				第三校			
班别	第一班	第二班	第三班	第四班	第五班	第六班	第一班	第二班	第三班	第四班	第一班	第二班	第三班	第四班
始业	春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秋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学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三四合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三四合级
学期	上期	上期	上期	上期	上期	下期	上期	上期	上期	上期	上期	上期	上期	上期

各校学生以窿外各工友之子弟为最多，约占全数之半；若以工友之人数与其就学之子弟作比例，则以窿内工友为最少。兹表示如下：

工人与其就学之子弟百分比列表

一九二三年七月之统计

66						
64						
62						
60						
58						
56						
54						
52				53.2%		
50						
48			50%			
46						
44						
42						
40						
38			37.9%			
36					36%弱	
34						
32						
30						
28						
26						
24						
22						
20		17%强				
18						
16						
14						
12	9.5%					
10						
8						
6						
4						
2						
百分数	工人	就学子女	工人	就学子女	工人	就学子女
工人数	1145	68	4472	240	8384	172
工作处	路局		矿局隆外各厂		矿局隆工	

在本校学生的年龄之于各学级，大多数不能适合学制所定。十几岁的学生先前失学之故，只能在一学级上课的居多。本期学生的年龄表附下：

年龄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统计
人数	10	54	64	61	80	64	65	56	26	11	5	1	497

各学科的教材：国语，公民，算术，一，二学级采用中华书局出版新学制教科书，该教科书没有出得全齐，故三四学级酌用旧学制商务底新法教科书，公民改修身。此外各科教材，均由各教员选集教学。教学法：以儿童为中心，因材施教，须令学生完全了解为教学进程的步趋提倡自动作业，增加他们底学习兴味，每日上午下午到校后自习一小时课外儿童读物——小朋友，儿童世界，少年，小弟弟，小妹妹，儿童画报……甚多，本期平均各校阅至三百五十多册，一校方面，年龄大的女生加教缝纫，以适应其职业知识上的需要。

学生未入校以前，深受社会齷齪环境的恶化，实施训育，颇感困难，加之学校无多设备，地址太小，更觉棘手。但是对于训育十分重视，训育时，总是依据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度，并注意其个性和临时发生身心上之状态而用种种方法以训育之。训育之标准有两方面：关于团体生活之“道德律”，和关于个人修养之“做人之道”，目的是使不仅成个社会上的完人，并使成就个将来新社会的主人翁。

因为小学生都是些后备的劳动者；并且是将来社会底支柱，所以极力提倡劳动，除采作校内清洁整理的事外，还要选派学生到

工人工作的场所，贩卖工人读物——“工人周报”……，养成一种服务的精神。

废除学期试验，因为此种试验多不着精确成绩，还要增长学生虚伪的竞争心。各科以平日的积分做标准，对于学生的操行，期终须经一番精密的本主观的观察。

本校范围阔大，筹备时期短促，直至三月一日开学，二校三月二（十）七日开课，一校则为四月九日，三校延至四月十七日始开课，各校同时于七月七日放暑假。

乙，工人补习学校

本校是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员求学的场所。

简章录后：

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简章

一、名称：本校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教育股组织的，定名为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

二、趣旨：使工友们得到必需知识；促进改革社会的精神。

三、校址：暂设三校（见子弟学校简章）

四、编制：各校以学生之多寡，程度之高低酌分若干班。

五、入学：凡路矿工人俱乐部底部员，不限程度年龄，都可入学。

六、待遇：不收学费，书籍用品自备，讲义由校发给。

七、学历：每年分两学期，每学期为五个月，修业期限不定。

八、休业：同工人子弟学校。

九、学程：主修学科如下：

国语 常识 谈话 笔算

附修学科如下：

珠算 英文 习学〔字〕

十、学时：每晚上课二小时或一小时，每周上课共十小时。

十一、附则：本简章经全体教职员会议得修改

各校学生的程度很是参差不齐，编班不易，乃依不识字的不

识字的做标准编制，各校班次及人数列表于后：

校别	第一校			第二校		第三校
班次	甲班	乙班	丙班	甲班	乙班	甲班
人数	五四	五六	五五	四八	五四	五二
统计	三班，一六五人			二班，一〇二人		一班五二人

各校学生以窿工为最多，二校三校，半属苦力工半属机械工。读过书的颇多，但是程度高的极少数。他们日间要做劳动过度的十多小时的苦工，到了夜间，焉得不疲惫？有家庭的，家事须理料，以致每晚，学生缺课的很多，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为使工友得到必须知识，又修学的期间很短，故定的学科很简单。国语教李六如编的平民读本，低等班，注重识字文义之讲解。高等班取指导的教法。常识包括社会经济科学等门；用自编讲义，只教高等班，谈话纯粹是讲演式的教学，含有训练意义，讲的范围：工人的地位及其责任；劳动界的消息；世界及中国经济的政治的新闻，加以共产主义之眼光批评之；无产阶级解放压迫的方法——首国民革命，次社会革命；马克司〔思〕共产主义的浅理……笔算教以日用的四则算法，英语习字珠算，是工人不急切需要的知识，不过适应工人的要求，增加他们底求学兴趣起见，所以加了这几门附修学科。

学生有心得的颇多，每周举行讲演会一次，由学生讲演，讲题如：个人与团体的关系；私有财产之流毒；阶级制度之罪恶；工人怎样去夺取政权？……或者自由讲演，没有一定的题目，任他们有什么感觉就发表。讲的虽不尽善，或词短意简，或欠头绪；可是，踊跃说话，并且仅受短期的教育，的〈确〉是有无穷的冀希！国语有作文的发表，大多直率，亦很通顺。

本期因种种事实的困难，开学很迟，下面就是各校开学及放假的日期：

一校 五月十日开学 七月五日放假；

二校 五月六日 七月六日；

三校 五月二十七日 七月一日。

丙，两种学校底设备

各校校舍都是住房改的，教室第一光线不好，第二各室毗连，有时歌声或诵书声，妨碍他班底教学。房子狭隘，学生游息只好局促于该院教室之中；尤其是雨天——因为没有雨操场之故。小学生有游艺室，略备玩物数种。露天运动器械正在装置，第一校和第二校底校舍是佃的，三校校舍是备资购来的。

丁，经济状况

本期的开办费出之于俱乐部部员所捐的罢工胜利得来的年终夹薪之一部分，经常费由俱乐部所收部员底常月费项下拨给。本期的决算如下：

项 目		洋	钱	
收 入	会 计 股	七千二百五十九元	二十四千文	
	罚 款	四十三元一角九分	二千五百一十四文	
付 出	经 常 费	洋油类	四十九元三角九分一厘	一十千零九百六十文
		杂用类	八元六角零九厘	八十千零七百四十三文
		伙食类	二百五十八元三角七分五厘	五百零一千三百三十六文
		行租类	一百六十四元	
		薪水类	一千五百四十三元五角	
		工资类	一百五十二元零九分二厘	一千五百二十文
		使力类	一元四角	一十四千三百一十文
		纸张类	四十元	一十九千零一十文
		文具类	三十三元零八分	三千一百九十文
		手工类	五十元	
		报费类	二十八元一角六分六厘	六千六百六十文
		邮票类	一十一元零二分	一千零七十七文

(接上页)

付 出 时 费	开 办 费	买房屋一栋	八百五十元	
		保卫团押租	一百五十元	
		大批房屋一栋	五百五十元	
		张大隆押规	一十元	
		王守愚押规	二十元	
		木器	一千零八十九元五角八分	二百五十一千四百二十文
		杂项器具	二百三十八元	一百七十串零九百六十文
		油印机	三十一元一角	
		教育用品	一百一十三元五角八分八厘	五十五串三百五十文
		各种书籍	八十元	
		挂钟三座	一十六元九角	
		风琴三座	九十二元	
	修理费	游艺器具	八十九元五角四分	二千四百一十五文
		修理材料	四十六元二角三分	一百零三千八百一十一文
	临 时 费	修理工资	一百八十九元七角八分	一百一十四串三百六十五文
		开学用费	二十八元八角	三十六千五百八十文
		教员旅费	七十五元一角一分	五千一百八十文
		出差费	三十七元四角一分	一十五千四百四十文
		运费	二角五分	二十六千三百二十文
		照相	九元	
		五一节用		二十八千七百六十文
		买房屋酒席用费	三元	
		陪教员酒席	十五元	
赔金钢钻石		三元六角		
外交后援会捐		三元		
助工校工友搬家	六元五角			
卫生水三瓶	四元八角			

垫款	代垫学生用品	一百八十五元零八分四厘	
总计	收入	七千三百零二元一角九分	四十九千一百四十文
	付出	六千二百七十七元九角零五厘	一千四百四十九千四百零七文
	结存	一千零二十四元二角八分五厘	
	结欠		一千四百千零零二百六十七文
	实存	三百六十四元九角六分二厘	
	又存垫款	一百八十五元零八分四厘	
	共存	五百五十元零零四分六厘	

(附注)总计项下结欠钱一千四百千零零二百六十七文折合洋六百五十九元三角二分三厘故只实存洋三百六十四元九角六分二厘。

经手人盛桂森 印

二、其他事业

甲，公共阅报处：于安源路矿两局底各工作处悬挂报板二十块，各学校及俱乐部、合作社、紫家冲、湘东、醴陵、株洲设十一块。张贴日报或“工人周刊”“劳动周报”等，工友们好利用工余暇时，得随时随地有报阅览。

乙，图书馆：原拟于一二两校各设一馆，后因房屋支配不够，没有正式开办，仅各辟一阅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的处所。

上列二项事业的经费，由俱乐部所徵罚款开支。

(附) 子弟学校
补习学校 教职员表

十二年上期

职 务	兼 职	姓 名	籍 贯		就 职 期	
			省	县	年	月
教育股长	二校庶务科委员	蔡增准	湘	长沙	十一	九
子弟学校总主事	一校主任级任教务科委员	宁 烈	湘	安化	十二	三
补习学校总主事	二校主任任教务科委员	刘 义	湘	醴陵	十二	四
三校主任	级任教务科委员	易足三	湘	醴陵	十二	四
庶务员	一校庶务科委员	盛君彝	湘	长沙	十二	三
事务员	一校级任文书科委员	盛得亲	湘	湘潭	十二	三
一校级任	训育科委员	何寅修	湘	益阳	十二	四
一校级任	书报科委员	柳季刚	湘	长沙	十二	四
一校级任		潘孟明	湘	浏阳	十二	三
一校级任	卫生科委员	钱月楼	湘	益阳	十二	四
一校科任	游艺科委员	李橘媛	湘	平江	十二	三
一校教员		吴华梓	鄂	汉川	十二	六
二校级任	文书科委员	方与渠	鄂	黄陂	十二	四
二校级任	书报科委员	吴光荣	鄂	黄陂	十二	四
二校级任		向五九	湘	溆浦	十二	三
二校级任	训育科卫生科委员	熊凤起	湘	宁乡	十二	三
二校科任	游艺科委员	吴景钟	鄂	黄陂	十二	四
三校级任	庶务科委员	凌 琮	湘	醴陵	十二	四
三校级任	卫生训育科委员	黄五一	湘	长沙	十二	四
三校级任	书报科委员	何葆贞	湘	道县	十二	五
三校科任	游艺科委员	陈醒吾	湘	醴陵	十二	五

曾任职务	姓名	籍贯	离职事由	离职期
补校总主事	李汉石	湖北武昌	因病	十二年二月
二校级任	李一纯	湖南长沙	因病	十二年四月
三校级任	曹 振	湖南长沙	因去水口山	十二年五月
补校主事	唐绍予	湖北黄陂	因事	十二年五月

讲 演 股 报 告

达 时^①

讲演股为本部直接训练工友的机关，本部一切对内对外的计划，都赖讲演股直接讲授于工友，使其明白各项计划的意义，纠正工友的错误思想，引导工友走入正当的路道。工人的团体，本是工人的学校；而本部的讲演股，乃是本部训练工人的教师，是本部极重要的一个组织。本部在成立的时候，就成立了宣传股，由总主任兼理其事。迄至第三十一次最高代表会提出专人负责，改宣传股为讲演股，各工作处十代表常会，概由讲演股长出席演讲。兹将讲演股每月演讲次数，及平均听讲人数列表于下：

日 期	工 作 的 地 方	人 数
二 日	东西两窖窿外桶工	四十余
三 日	东酒〔西〕木厂茅厂送树木工	二十余
四 日	洗煤处材料所	四十余
五 日	洋炉炼焦处造砖厂	二十余

① 达时，即袁达时。见第 84 页注①。

(承上页)

六 日	土炉炼焦处下炭厂	七十余
七 日	送洗煤油泥池	二十余
八 日	公事房食宿处	五十余
九 日	土砖厂砖脚炭脚厂	二十余
十一日	修理上厂直井锅炉房东西窖开车	五十余
十二日	修理下厂制造处	五十余
十三日	电机锅炉房电机处	二十余
十四日	直井推广一，二，三段	六十余
十七日	直井四，五段	七十余
十八日	直井六，八段	六十余
十九日	直井七，甲段	七十余
二十一日	总平 ^甲 推广段	四十余
二十二日	总平二，三段	八十余
二十三日	总平一，四，五段	九十余
二十四日	总平九，十段	八十余
二十五日	总平六，七，八段	六十余
二十六日	工务处，车务处，醴陵总局会计处	六十余
二十七日	机务处 ^{行车房} 修车	四十余

上表为讲演股固定讲演的日期，其他普通讲演不在此内。至于下期讲演股的计划，拟大加扩充，购置幻灯及电影机为演讲之资助。上期因无宽阔的会场，不能时开群众的大讲演，此为讲演最大之遗憾，下期非积极进行不可。

一九二三，八，三

文 书 股 报 告*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员及代表统计表					
(一九二三年七月底调查)					
工 作 处	十人团	部 员	总代表	百代表	十代表
行车房	二十二	二百十三	—	三	二十二
修车房	二十九	二百七十八	—	三	二十九
工务处	四十二	四百〇四	—	三	四十二
车务处	十八	一百四十三	—	二	十八
醴陵总局	十一	一百〇七	—		十一
洗煤处	三十六	三百十七	—	三	三十六
洋炉炼焦处	二十四	二百三十	—	四	二十四
公事房	二十七	二百二十	—	二	二十七
制造处	十七	一百四十九	—	二	十七
电机处	二十	一百八十五	—	二	二十
修理下厂	四十	三百四十八	—	五	四十
修理上厂	五十七	五百一十	—	五	五十七
材料所	十五	一百卅三	—	二	十五
东西窖	二十六	二百五十六	—	四	二十六
食宿房	二十五	二百卅四	—	五	二十五
外段运道处	二十五	二百四十	—	四	二十五
湘东分部	十五	一百二十	—	二	十五
挑红砖	十七	一六四	—		十七
株洲分部	三十一	二八四	—		三十一
总平甲段	四十七	四百零七	—	四	四十七
总平一段	三十	二百八十	—	三	三十
总平二段	五十二	四百七十四	—	五	五十二
总平三段	三十七	三百三十	—	四	三十七
总平四段	三十一	二百七十	—	三	三十一
总平五段	三十二	二百六十六	—	三	三十二

* 报告人据《纪念册》目录记载为李求实。李求实，见本书《重要人物简介》。

(接上页)

总平六段	三十	二百八十八	—	四	三十
总平七段	三十八	三百卅二	—	四	三十八
总平八段	四十九	四百卅六	—	四	四十九
总平九段	四十三	三百八十八	—	四	四十三
总平十段	四十一	三百六十九	—	四	四十一
直井推广段	一十六	一百卅六	—	二	一十六
直井甲段	五十四	四百五十九	—	四	五十四
直井一段	一十一	七十九	—		一十一
直井二段	八	六十八	—		八
直井三段	三十二	三百零二	—	三	三十二
直井四段	三十二	二百八十六	—	三	三十二
直井五段	三十九	三百三十八	—	四	三十九
直井六段	三十六	三百二十六	—	四	三十六
直井七段	二十四	一百九十七	—	二	二十四
直井八段	二十八	二百二十六	—	三	二十八
西木厂	九	七十六	—		九
西窖红砖厂	九	八十六	—		九
采木所	四	三十四	—		四
砖厂工头	二	十三	—		二
箕箒所	六	六十	—		六
织箒所	十	九十三	—		十
砍茅厂	七	六十	—		七
造钢砖厂	五	三十三	—		五
总平分甲段	十六	一百卅七	—		十六
送洗煤处	十九	一百五十四	—	二	十九
土炉炼焦处	八十八	七百七十七	二	十一	八十八
总 计	一三八二	一二三〇五	五一	一三一	一三八二

交 际 股 报 告

怀 德^①

本股于此一年中，因股长数易，（参看干事会报告）故□□进行，甚形停顿。但各交际员之因职权而作恶者，除显著之三四外（现皆已免除其职务）其余有阶级之觉悟，富团结之精神。热心部务，竭力从公，于无形中消弭部员许多纷争及误会者实占全数十分之七八，此亦较好之现象也。

交际员 一百二十人

常会 五次

各交际员服务成绩卓著之事项：

息解部员间之纷争；

解释部员对俱乐部之误会；

劝止部员各种违反俱乐部纪律之行动；

对部员宣传俱乐部对工人之重要；

调查部员及外部之各种情形。

一九二三，八，一三。

消 费 合 作 社 报 告

毛泽民^②

安源路矿工友自去年组织工人俱乐部以后，即着手办过工人消费合作社。当时是少数人组织的，集资仅百元，不能独开门面，仅附设于工人补习学校内。此时规模虽不甚大，而合作社的意义与利益，却已深深印入工友的脑筋中了。

① 怀德，即周怀德，纠察团团长兼理交际股股长。

② 毛泽民，见本书《重要人物简介》。

去年九月罢工胜利以后，俱乐部办事人深知要减轻工友生活负担，惟有扩充消费合作社一法，于是重新提议，添加股本。工友们亦以自身利益所关，特别踊跃投资，除捐助旧年年终夹薪一部分外，每人更认股若干，至今年已共集资一万余元，中国仅有的一个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遂于二月七日开始营业了。

本社资本金之支配如下：

收入 股票金额七千八百四十五元

俱乐部存入俱乐部基金（年终夹薪）八千八百零七元

俱乐部驳来入部费一千八百五十元

俱乐部驳来部员常月费一百六十元

总计收入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二元

付出 开办费一千三百五十元五角四分四厘

刘协记押规洋二百四十元

刘协记借洋一百元

兑换股基金八千五百零六元二角

粮食股基金五千六百二十五元一角五分六厘

服物股与器用股基金共二千八百四十元一角

总计付出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二元

本社初办一所，设安源老街，计兑换，粮食，服物，器用四股；新街第一分社，除粮食兑换两股外，加设南货股，已于八月廿二日同时开张了。（关于新街第一分社，本期无报告）

本社现设总经理副经理各一人，总理全社事务；每股各设经理一人，分理各该股事务。再为集中全社经济及整理全社账务起见，另设总务员（即经济保管员）一人，各股每日营业收入之银钱及账目，均须交与该总务员保管查核；但该总务员仍须受总经理之支配。老街全社现共有营业员十四人，（兑换二人，粮食五人，服物器用共七人。）总经理以下至各营业员之薪资，除伙食由社供给外，多者十五元，以下至四元五角为止。

本社十二年上期（二月至七月）营业概况，略如下表：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十二年上期营业概况表

股名	兑换股	粮食股	服物股 器用股	统计
营业期间	二月七日起，七月三十一日止，共五月零二十四日。	三月十七日起，七月三十一日止，共四月零十四日。	四月十五日起，七月廿七日止，共三月零十二日。	十三月二十日
基金	八千五百零六元二角	五千六百二十五元一角五分六厘	二千八百四十元一角	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五元二角五分六
营业总额	五万四千元	一万二千七百三十元三角六分四	一万零二百五十元	七万六千九百八十元三角六分四
毛利	六百三十一元八角七分	七百零五元零七分七厘	一千二百三十九元六角	二千五百七十六元五角四分七
消费 (运费厘金 薪金火伙)	五百一十一元五角三分二厘	六百八十九元八角六分八厘	九百八十九元三角五分八	二千一百九十元七角五分八
纯利	一百二十元三角三分八(厘)	十五元二角零九厘	二百五十元二角四分二	三百八十五元七角八分九
备考	纯利中未除股本利息	纯利中未除股本利息	纯利中未除股本利息。因事实上关系，服物股与器用股名分实合。自后绝对分开。	

(附注) 各股基金，因营业上的关系，间有移挪，即如五六月中，兑换股基金已有一部分挪入服物股；此表所列，乃开办时之数目。

本社上期经济状况，略载于下：

收入 各股营业利息共二千五百七十六元五角四分七厘

付出 杂务股项下共用洋三百六十二元零三分七厘
购置器具等项共二百一十七元另五分
各股货物运费厘金共二千一百九十元七角五分八厘
总结 共收二千五百七十六元五角四分七厘
共付二千七百六十九元八角四分五厘
收付两抵实亏洋一百九十三元二角九分八厘

据上表，上期共亏洋一百九十三元二角九分八厘；又付出项下，计购置器具洋二百一十七元另五分，当仍为本社资产，则实际赢余洋二十三元七角五分二厘。大凡商店初办；多半无利可图；本社上期为开办，又因总经理数数易人，账簿革新（改用新式簿记）种种关系，尚能稍有赢余，这确算难得的了。

本社一切设施，均已粗具规模，此后已离去开办时期而为整顿时期，本社同人自当努力将事，使社务日渐发展，使我工友应得之利益日益加多，以符俱乐部设立消费合作社之初心。尚望各工友时加襄助，用匡本社同人之不逮。

本社办事公约附录如下：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

第一条 总经理有管理和指挥本社全权，但须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及主任团之监督和支配。

第二条 各股经理有管理各股营业全权，但进货及定价须先与总经理商妥办理。

第三条 营业员之聘请，须有二人负责之介绍信，并须得俱乐部主任团之同意，经二月之试验合格，始得正式聘请；辞去时亦须得主任团之同意。

第四条 总经理得会同主任团任命一人为本社经济保管员，设经济保管处，总理全社经济及核查全社账目；惟所任命之人，必报告俱乐部最高代表会通过，方为有效。

第五条 各股经理每日必须将营业收入悉数缴存本社经济保管处收存，并同时须将各项账目交保管员核查盖戳。如欲留少数

作下日之找尾数者，须向保管员说明，得其同意。若有正式用途取款，必须先向总经理制取支条；惟有特别情形，或总经理外出，则不在此限，但事后仍须照补支条。

第六条 总经理有随时检阅各股经理账目之权；各股经理亦应每日将营业员之账目详细核查盖戳；经济保管员亦必将每日所核账目总数及收付总数报告总经理；惟各项账目额经盖章者，则由盖章人负责。

第七条 本社人员应各尽职责：如有放弃责任，致社内发生无意之损失，或账目朦糊，或有其他情事者，得由总经理会同俱乐部主任团查明免职，并令其照数赔偿其损失。

第八条 本社营业时间，自上午五时半起，至晚间八时半止；但有特别情形时，得临时酌量延长其时间。

第九条 总经理如有要务请假在一天以上者，应请副总经理或某股经理代理其职务；如经理有请假者，亦应请总经理或其他经理代理之。

第十条 营业员在正式营业时间内，不得任意离开营业室，如有事故必须离开时，须先向该股经理请假，并向同事人声明事实；若请假在三日以上者，须得总经理之许可。

第十一条 本社职员生活费，须至月终由杂务股经理一次送给；不得随时在营业室支取；若有特别情形，可向杂务股预支，但不得超过该月生活费以外。

第十二条 凡各股制货以外之杂用费，（如关税运费等项）概归杂务股开支；如各股需要各项用品时，亦得由各股经理开条向杂务股领取不得自由在营业项内支钱购备；但有特别情形者，不在此例，惟事后仍须开明细数，向杂务股声明领款。

第十三条 来宾餐宿分公私两项：

甲，凡与本社有交易往来及临时来社帮忙者，其餐宿均归社内公理，但必须先由招待人通知杂务股经理，得其允许方可开餐，最多亦不得无故连住三天以上。

乙，本社职员如有亲属戚友必须在社内餐宿者，远客不得过三天，近客不得超过一天以上，事前仍须通知杂务股经理，得其允许；如有特别情形，须超过定章以外者，伙食费归各自经理。

第十四条 本社人员因有要事请假者，不得连续超过五天以上；但有疾病及特别事故者，得由总经理及经理临时斟酌增加之。

第十五条 门户定上午五点二十分开，下午十一点钟落锁，所有锁钥均归杂务股经理挂管；过时无论何人，不得自由出入，如有必要时，须经杂务股经理或他股经理许可，方能出进。

第十六条 本约未善之处，得由本社人员随时提议修改之；但必须有全社三分之二人数以上及俱乐部主任团之同意，方为有效。

第十七条 本约经俱乐部主任团于八月一日通过实行。

劳动介绍所〈报告〉

求实^①

工人每天靠所得的工资吃饭，已经是很苦的，倘使把他吃饭的职业一失掉，自然是更苦了；所以“失业者问题”是社会问题中最重的一个问题，本部成立之初，即注意于此点，因设立劳动介绍所，以便为失业者谋生活之路，徒以方法未尽完备，外界情形又实困难，加之工人对于劳动介绍所之作用多不明了，失业后多不来报名；以致虽设立将及十月，而成效殊鲜。这是本部最为遗憾的地方！兹将民国十一年十一月至本年七月间到劳动介绍所报名之失业工人作统计表如下；今后对此，本部自当特别注意，努力改进，用副初心！

① 求实，即李求实。见本书《重要人物简介》。

失 业 工 人 统 计 表

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年七月

工 作 处	大工	小工	杂工	共计	已介绍工作	现尚失业
车务处			三	三		三
修车房		一	二	三	一	二
行车房	一			一	一	
电机房	三	十四		十七		十七
修理下厂	一	二	六	九	二	七
修理上厂			十	十		十
制造处	八	十四	十二	三十四	十四	二十
食宿处			二	二		二
公事房	一	二	二	五	一	四
送洗煤处		一		一		一
洗煤台		四	十三	十七		十七
土炉炼焦处	十九			十九	一	十八
洋炉炼焦处		一	一	二		二
材料所	十	二		十二		十二
总平甲段	一	四	十四	十九	三	十六
总平一段			一	一	一	
总平二段	一		四	五	二	三
总平三段	一		三	四	一	三
总平四段	二	一	二	五		五
总平五段	二	六		八		八
总平七段		一		一		一
总平八段	一			一	一	
总平九段			一	一	一	
总平推广段	一		四	五		五
直井推广段		二	一	三	三	
直井三段	一	一		二	二	
直井五段	一			一	一	
直井六段			一	一		一

(接上页)

直井七段		一	三	四		四
直井八段			一	一	一	
总 计	五十四	五十七	八十六	一百九十七	三十六	一百六十一

[附]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劳动介绍所章程

- (一) 本部为预防工人失业起见，特设劳动介绍所。
- (二) 本部与路矿两局协定，以后增加工人，尽先由本所介绍。
- (三) 本部部员因下列事项失业，经该处总代表证明者，得在本所报名。
 - (甲) 因停工失业者，
 - (乙) 因病失业者，
 - (丙) 因其他正端事项失业者。
- (四) 本部部员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无在本所报名权。
 - (甲) 因被路矿两局开除后，经本部认可者，
 - (乙) 已由本部开除部籍者，
 - (丙) 有破坏本部之行动者。
- (五) 本所介绍工人，以报名之先后为次序。
- (六) 路矿两局若无工作时，本所得酌量介绍于外部各工厂。
- (七) 本章程有不合时，得由本部最高代表会修改之。

故 工 抚 恤 会 〈报告〉

镜 泉^①

工人的收入有限，日用的消费额无穷。在平时殚精竭力昼夜不休的苦力工作，或可得到衣食自给；若一旦遭遇不幸，则不但

^① 镜泉，即周镜泉（1891—？），湖南益阳人，株萍铁路修车房机械工。

家室不能顾及，即本身亦难自保。故工人因疾病而流为乞丐的，不知有许多，而死后暴骨山野不能归葬者尤复不少。噫！这是人生何等伤心悲惨的事呀！“兔死狐悲”，禽兽亦以类伤；劳苦工人，独可不知自惜？故俱乐部于初始成立之时，即设立互济股，并动〔劝〕工人于各工作地组织抚恤故工会，以抚恤亡故之工友及其家室；而工友们亦自念平时毫无蓄积，死后谁保不致暴露流离，惟患无法补救之。自去年至今，不周年间，而抚恤故工会及工友病亡协济会等先后相继成立者，有洋炉炼焦处，食宿处，电机处，洗煤台，公事房，修理厂等六处。已经实行抚恤者，有食宿处王君先桂，胡君得仁，蓝君光良等三人，每人约给恤金四十四串三百文。钱虽为数不多，而裨益于死者实非浅鲜。各抚恤会的意义，虽是一致，而集资及其组织的程序，却各有不同。有议定每人捐工资一天或半天以作故工抚恤金的；有以故工远近及其家庭状况而定抚恤金之多寡的。惟斗殴伤生及非抚恤范围以内者，均不抚恤。又组织方法，有用委员制的，有用经理制的，均分有调查，审核等股，以调查故工一切事实，及审查抚恤有无情弊等事，此安源工人俱乐部互济股恤工会第一年的经过情形大略如此。其余组织而未成立的很多，（如车务处，工务处）因没有具体的办法，无从纪载，特留以俟诸异日。兹将可为模范之简章摘录一种于下：

抚恤故工会宣言及简章

我们工人在生的时候，衣食不周，已经是很苦的了；然而最苦的莫如死后！在生的时候，虽然茹苦含辛，可是每天还有几角钱的进项；一旦不幸身死，进项毫无，便弄得抛尸露骨妻离子散！这是何等伤心，何等悲惨的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并不是咀咒自己，实在谁又保得住谁不发生变故？谁又没有妻子儿女？我们为自己着想，本来早就应该设法防备。何况我们大家都是一个“人”，是应该有恻隐之心的；我们大家都是同一境遇的苦工人，都是在一处作工，象兄弟一般的朋友，更是应该互相帮助维持的！我们忍心

让我们兄弟中有这种伤心的悲惨的事发生么？我们为救济我们工友身后起见，因此发起了这抚恤故工会。我们很诚恳的盼望本处各工友都踊跃加入，这实在是我们大家的幸福呵！我们暂定的简章如后：

第一条，本会专为抚恤身故工友及其家属而设，定名为抚恤故工会。

第二条，凡在洗煤处作工的，皆得加入本会为会员。

第三条，凡加入本会之工友，每人须缴入会费铜元五枚，作为本会开办费，经常费再临时徵集之。

第四条，由全体大会中推选十一人，组织执行委员会任期半年，

执行委员长一人，总理本会一切事物；

会计委员二人。经管本会经济出入及收捐款事项；

调查委员四人，调查故工身后情况及其有关各事；

善后委员四人，料理故工身后各事项。

第五条，本会执行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由执行委员长召集之；有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

第六条，本会全体大会，定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各一次，改选职员；有要事则由执行委员会临时召集之。

第七条，凡本会会员因公或病老而死者，本会会员均须捐助一工为抚恤费。

第八条，凡本会会员因无理斗殴身死者，本会不给抚恤。

第九条，凡有本会会员身故事项发生，由执行委员会召集全体会议经调查委员报告，多数认可，始得进行收捐，助理善后。

第十条，本会会员有要出会者，须向执行委员会声明理由。

第十一条，凡本会会员有因病请假回籍，过六个月身死的，本会不给抚恤。

游艺股报告

敬贤^①

本股对于本部进行之事务中，本负着一种很重要的任务：但俱乐部成立不久，因事势之急需上，最近只能注意经济基础之固定，和俱乐部组织秩序之整顿，教育之扩充。并且会场没有建筑以前，没有一相当游艺之场所。所以此年余间，除制置了数种简单之乐器外，其他一切再没有什么进行。

但是本股对本部的任务既十分重要，本部现已经过此年余的生长，其他的重要诸事务已稍有头绪，以后对于游艺股之进行，自然应当特别注意努力。

(注)进行的大概计划，详见本刊的组织概况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图二。

附录^②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代表及百代表姓名录

工作处	总代表	百	代	表
行车房	刘文翰	唐必才	冯立阶	张金生
修车房	李德炳	周镜泉	李涤生	袁世贵
工务处	刘启云	李树生	谢文焕	彭维乔
车务处	罗桂生	舒湘南	李荣桂	
管理局	吴汉卿			
洗煤台	谭茂林	陈楚卿	赵泽高	袁佐卿
洋炉炼焦处	袁品高	耿竹文	李昌蒲	傅孔庄 王炳初
公事房	陈枚生	邹星甫	陈子干	

① 敬贤，即谢敬贤(1900—?)，湖南衡山人，20年代在安源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以后曾任衡山白果乡农协会委员，衡山县农民特派员。

② 《纪念册》附录，本书已全部刊印。

(接上页)

制造处	胡礼回	张桂富 张桂复
电机处	陶 鹏	邓志顺 赵国城
修理下厂	唐汉卿	康洪生 肖维卿 汪有生 万连生 陈兴旺
修理上厂	谢怀德	程昌仁 李勤雨 刘忠典 周竹轩 邹金生
材料处	何洪贵	师厚吾 何万丰
东西客	张全昭	袁月红 周汉池 袁世全 朱炳坤
食宿处	杨庆仁	杨葆林 郑佐鳌 周敬吾 胡茂生 陈森林
外段运道处	李廷玉	袁世香 尤连生 谭吉祥 张碧池
湘东分部	龙华生	陈星甫 谢德一
挑红砖	颜桂和	
株洲转运局 分 部	袁文俊	
总平巷甲段	周怀德	梁桂生 林友生 王少云 邓明之
总平巷一段	曾维松	谭述礼 袁世池 袁德一
总平巷二段	贺春山	贺春山 肖映斌 刘丙生 杨甫成 尹号林
总平巷三段	刘兰亭	谢仁和 刘祖光 肖之言 陈茂其
总平巷四段	唐少一	蔡柏生 张星寿 李正英
总平巷五段	谢汉池	盛桂生 胡竹生 董兴诗
总平巷六段	尹福由	宋世华 盘月卿 左松林 颜映台
总平巷七段	郭子云	刘仁风 龙桂生 唐文述 文丙富
总平巷八段	胡立生	徐仙光 彭清盛 宋光全 陈桂林
总平巷九段	吴寿生	马桂生 杨寒林 刘升恒
总平巷十段	俞汉章	张启林 张全明 刘福林 陆桂林
直井推广段	杨学和	喻得胜 张桂华
直井甲段	唐得秋	李如才 晏清云 周长庚 易端玉
直井一段	胥秋生	
直井二段	杨葆全	
直井三段	袁月楚	刘金平 王代忠 邱祖志
直井五段	袁得生	罗得明 杨其裕 胡桂云 李福林
直井六段	胡德臣	苏敬臣 张得胜 梁德生 王再彪
直井七段	周子南	易玉高 李金亮 袁明文
直井八段	宁迪卿	李友山 徐华山 张金玉

(接上页)

西木厂	刘国臣	
西窑红砖厂	颜桂堂	
砖厂工头	张连生	
采木所	张自友	
织篾所	彭炳德	
箕篾所	张达材	罗紫谦 谭度阳 钟仁桂 章名万 张达材 彭源发
斫茅厂	黄喜云	
造钢砖厂	刘云华	
总平巷分 甲 段	祝福亮	
送洗煤处	李仁桃	朱前方 戴子明
土炉炼焦处	张全东 吴光华	汤友元 马汉城 刘六光 陈加富 邱连生 张茂初 赵凤生 颜道斌 张仁山 陈贵林 曹福生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一届职员表

姓 名	年 岁	籍 贯	职 务	通 讯 处
李能至	二四	湖南醴陵	总主任 前消费合作社总经理 前宣传股长	本 部
余江涛	二八	湖北应城	窿内主任	本 部
刘少奇	二四	湖南宁乡	窿外主任 代理总主任 代理窿内主任	本 部
朱少连	三七	湖南衡阳	路局主任 消费合作社副经理	安源火车房
陆 沉	二三	湖北黄冈	代理窿外主任	本 部
易礼容	二六	湖南湘乡	消费合作社总经理	安源路矿工人 消费合作社
蔡增准	一九	湖南长沙	教育股长	安源中牛角坡 第二校
蒋先云	二五	湖南衡州	前文书股长	
赵 楠	二四		前代理文书股长	
易菊庄			前代理文书股长	本部
刘 钝	二二	湖北保康	前代理文书股长	
李求实	二一	湖北武昌	文书股长	本 部

(接上页)

陈伟铎	二四	湖南攸县	会计股长	安源花冲十五号
张芝祥	三二	湖南醴陵	前交际股长	
谢怀德	三五	湖南衡山	交际股长 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安源炮台下
袁达时	二二	湖南湘潭	讲演股长 (即宣传股长)	本 部
朱锦棠	二五	湖南醴陵	前庶务股长 最高代表会议书记 裁判委员会委员长	本 部
杨庆兴		湖南湘阴	庶务股长	本 部
周镜泉	三二	湖南益阳	互济股长	安源火车房
谢敬贤	二三	湖南衡山	游艺股长	安源新房子第二间
周怀德			纠察团团团长	
易友德	二六	湖南长沙	杂务员	本 部
毛泽民	二五	湖南湘潭	消费合作社兑换股经理 代理消费合作社总经理	安源路矿工人 消费合作社
唐升超	二八	湖南湘乡	消费合作社粮食股经理 全社银钱账务总稽核	安源路矿工人 消费合作社
陈枚生	三五	湖南湘潭	消费合作社服物股经理	安源路矿工人 消费合作社
谭茂林	四十	湖南衡山	消费合作社器用股经理 兼杂务股经理	安源路矿工人 消费合作社
宁时佐	三四	湖南安化	子弟学校补习学校第一校教务 主任	安源新街第 一校
唐绍予	二四	湖北黄陂	前子弟学校补习学校第二 校教务主任	
刘 义	二三	湖南醴陵	子弟学校补习学校 第二校教务主任	安源中牛角坡 第二校
易足三	二二	湖南醴陵	子弟学校补习学校第三校 教务主任	安源总局下第 三校
中华民国十二年七月				订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

第一章 纲领

第一条 本部由安源路矿工人组织，定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第二条 本部以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互相帮助，共谋幸福为宗旨。

第三条 本部举办之事如下：

- (一) 教育事业。
- (二) 互济事项。
- (三) 游艺事项。

以上各事项之分章另定之。

第四条 本部之基本组织为十人团，每团设十代表一人，每十团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设总代表一人。

第二章 部 员

第五条 凡属路矿工人都可加入为本部部员，但须经一人以上之介绍。

第六条 部员之义务：

- (一) 遵守本部章程及公约。
- (二) 纳入部费和常月费。
- (三) 为本部服务。

第七条 部员之权利：

- (一) 享受本部举办各事之利益。
- (二) 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第八条 本部部员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由总主任宣告出部：

- (一) 不遵守本部章程及公约者。
- (二) 离开本地自请出部者。此项出部的人，如再来本地入部，经本部证明后，仍为本部部员概不

再缴入部费。

(三) 无故不纳常月费继续至三个月以上者。

(此项出部的人如再入部须补纳以前欠费, 否则以新入部论。)

第九条 出部部员即与本部脱离关系不退所纳部费。

第三章 名誉部员

第十条 凡路矿技师职员工头及各界人士热心赞助本部者, 得请为本部名誉部员, 但须经最高代表会之通过。

第十一条 本部名誉部员只有发言权, 无议决权, 选举权, 及被选举权。

但名誉部员在本部有特别劳绩且为事实所必需者, 经最高代表会之认可, 得与以议决权, 选举权, 及被选举权。

第四章 经费

第十二条 部员入部时, 须纳所得工资之一天为入部费。每月须计所得工资每洋一元纳铜元一枚为常月费。

第十三条 部员因病或受伤或失业不能工作经本处总代表证明, 得免交常月费。

第十四条 本部经费由干事会支配之, 但须经最高代表会议之认可。

第五章 最高代表会

第十五条 本部设最高代表会, 由各处总代表组织之。

第十六条 最高代表会之职权如下:

(一) 议决本部进行方针及干事会交议案件。

(二) 通过干事会聘请或委任之各股股长及委员。

(三) 纠弹本部各股股长及委员之不称职者提交干事会惩戒或撤换之。

(四) 纠弹本部干事之不称职者, 若认为必要时须召集百代表直接投票决定之。

(五) 通过名誉部员入部。

第十七条 最高代表为义务职，任期一年，如有不称职时得由干事会召集该处十代表改选之。

第十八条 最高代表会设书记一人，由最高代表互选产出之。最高代表会开会由书记主席。如书记因故缺席时得临时推定主席。

第十九条 最高代表会议决事项，以全体代表过半数之出席，出席代表过半数之通过为有效。

第六章 干事会

第二十条 本部设干事会，以总主任，路局主任，隆内主任，隆外主任及所属各股组织之。

第二十一条 干事会之职责如下：

(一) 执行最高代表会议决各事项及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八条各事项。

(二) 每年造出预算案提交最高代表会通过之。

(三) 每月造出决算案提交最高代表会审查之。

第二十二条 各干事之职权如下：

(甲) 总主任之职权：

(一) 总理本部一切事务。

(二) 对外为本部全权代表。

(三) 出席最高代表会议报告一切。

(四) 聘请或委任各股股长及委员。

(五) 惩戒或撤换各股股长及委员。

(六) 聘请秘书。

(七) 宣告部员出部。

(乙) 路局主任之职权：

为路局部员之全权代表，辅助总主任办事。

(丙) 隆内主任之职权：

为隆内部员之全权代表，辅助总主任办事。

(丁) 隆外主任之职权：

为隆外部员之全权代表，辅助总主任办事。

第二十三条 各主任须服从总主任之指挥。

第二十四条 总主任因事请假或公出时，得于各主任中委托一人代理其职务。

本部干事驻部办事者，得由最高代表会通过，酌给生活费，不驻部者，为义务职任期均一年。

第二十五条 干事会设下列各股：

(一) 文书股 股长一人，委员三人，掌理本部文书事项。

(二) 会计股 股长一人，委员三人，掌理本部经费出纳事项。

(三) 庶务股 股长一人，委员三人，掌理本部购置及保管器物事项。

(四) 教育股 股长一人，委员二人至五人，掌理本部日夜学校事项。

(五) 宣传股 股长一人，委员十人至二十人，掌理本部宣传事项。

(六) 互济股 股长一人，委员二人，掌理本部互济事项。

(七) 游艺股 股长一人，委员二人，掌理本部游艺事项。

(八) 交际股 股长一人，委员不定人数，掌理本部交际事项。

各股股长及委员由总主任聘请或委任，委员依本部事务之繁简，得随时增减之。

第七章 选举法

第二十六条 本部代表及干事之选举法如下：

(一) 十代表 由每团部员互选产出之（被选者限于本团内部员。）

(三)① 百代表 由各工作处之十个十代表选举之，（被选者限于所组的十个十人团的部员或代表，）总

① 原文无（二）。

代表由各该处十代表选举之。

(四) 干事会各主任，由百代表选举之。

第八章 会议

第二十七条 本部各项会议规定如左：

(一) 最高代表会 每月开常会二次。定期一号及十六号，有必要时由书记召集临时会。

(二) 干事会 每月三六九日开常会一次。有必要时得开临时会。

(四)① 最高联席会议 由最高代表会与干事会联合开之。会期由书记与总主任临时决定。

(五) 十代表会议 由干事会临时召集之。

(六) 百代表会议 由干事会临时召集之。

(七) 部员大会 每年五月一日开会一次。

(八) 各处百代表及十代表会议，由该处总代表召集之。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总章修改之权，属之最高代表会。

本章程经最高代表会通过发生效力。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事细则

(本办事细则原为辅助总章之不足，故凡总章上所载者，皆不重叙)

(一) 在本部各级全体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本部最高机关。

(二) 主任团得根据各级全体代表会议之议决案，支配本部全体。凡各部员代表股长干事当绝对服从之。

(三) 凡各代表，股长，干事有不称职时，得由主任团或总代

① 原文无 (三)。

表提出于总代表会议依法处理之。

(四) 凡各部员下级代表或职员，有不信任上级代表或职员时，得提出于总代表会议判决，但在未判决以前，仍须绝对服从之。

(五) 凡各主任，代表，股长及干事之职务，皆可负责委托他人代理但各主任如系长期离职，须通知总代表会议，各代表，股长及干事长期离职时，须通知主任团。

(六) 每次总代表会议后各总代表须将议决案报告各该处百代表与十代表；每月一号下午二时开百代表全体常会一次，有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

(七) 每工作处每月轮流开十代表常会一次，由该处总代表主席，宣传股长负责讲演。

(八) 干事会每星期开常会一次，由□□股召集之。

(九) 交际股常会每月（十六号）开会一次，由交际股长负责召集，有必要时，得由交际股长或主任团召集临时会。

(十) 每次最高代表会议及干事会议，均由文书股负责记录议决案。

(十一) 凡本部来往公函文件布告等，须由文书股负责存稿。

(十二) 凡本部部员间或部员与非部员间所发生之纠葛纷争均由裁判委员会处理。裁判委员会办事细则另订之。

(十三) 本部各种罚款，皆移作书报室及公共阅报处之用费，收费由本部庶务处负责，此项账目每月须在本部公布一次。

(十四) 凡本部多量之款项，须交经济委员会保管部保管，经济委员会办事细则另订之。

(十五) 凡向会计股支取各项经费者，除本人盖章外，须由总主任照准盖章，始得有效。

(十六) 凡向经济委员会保管部领取款项者，除本人盖章外，须由总主任及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照准盖章，始得有效。

(十七) 以后本部经费，无论何人，概不出借。

(十八) 会计股每日须将其收入付出现存之款项，报告主任团

一次，每月须将其预算案及决算案，用印刷品报告全体部员，半年须将〔作〕总报告一次。

(十九)庶务股每月须将其预算案及决算案用印刷品报告全体部员，半年须作总报告一次。

(二十)教育股每星期须将其教育状况，报告主任团一次，每月须将其经济预算案及决算案及其教育状况用印刷品报告全体部员一次，半年须作总报告一次。

(二十一)消费合作社每星期须将其营业状况及经济状况，报告主任团一次，每月总报告一次，社内各项用费每月须报告一次。

汉冶萍总工会章程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汉冶萍总工会。

第二条 本会地址设汉阳。

第三条 本会以联络感情，互相辅助，群策群力，谋工人阶级之利益为宗旨。

第四条 本会以安源路矿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会，大冶下陆铁矿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组织之。

第五条 本会由第四条所列各工会选派代表组织代表会，为本会最高机关；由代表会议选举执行委员九人，组织执行委员会，在代表会议闭会期间，执行委员会为本会最高机关。

第六条 本会职员每一年改选一次，但得连选连任。

第二章 代表会议

第七条 本会以各分工会人数为标准：五百人以内者选举代表四人，五千人以内者凡增五百人加添代表一人，五千人以外者凡增一千人加添代表一人；各分工会选派之代表由该工会与以证明书存总工会。

第八条 代表会议为本会最高决议机关，会议时执行委员长

为主席。

第九条 代表在任期内有不称职时，执行委员会得请该分工会另选，或由该分工会自行撤消另补。

第十条 代表会议每六个月开会一次，但遇必要时得由执行委员会或代表八人提议开临时代表会议，其会议细则另定之。

第三章 执行委员会

第十一条 执行委员会为本会最高机关，其职务分配如下：

- (一) 执行委员长一人——执行本会一切事务，对外代表本会。
- (二) 秘书部——秘书委员二人，干事若干人，掌管本会来往文件，编辑表册，及征集调查等事宜。
- (三) 经济部——经济委员二人，干事若干人，掌管本会银钱收支等财政事宜。
- (四) 教育部——教育委员二人，干事若干人，掌管本会出版演讲学校等一切教育事宜。
- (五) 组织部——组织委员二人，干事若干人，掌管本会范围所及之各业工人组织，调查，及促进各工团的组织等事宜。

第十二条 各部干事由执行委员会委任之。

第十三条 执行委员会每半月开常会一次，遇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其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十四条 执行委员会有不称职时，得由代表会议弹劾或撤消之。

第十五条 执行委员会在代表会议开会时，须详细报告本会事务之经过，并造报告册报告全体会员。

第四章 职权

第十六条 本会之职权如下：

- (一) 仲裁本会各工会间争端，及各工会内部争

端。

(二) 调查汉冶萍各项工人状况，并制定统计表。

(三) 保障汉冶萍各工会会员之权利，并职业介绍。

(四) 处理汉冶萍各工会之重要事务。

(五) 遇必要时得挪移汉冶萍各工会之经济。

(六) 对外有代表汉冶萍各工会之全权。

第五章 纪 律

第十七条 各分工会须实行本总工会之议决案。

第十八条 各分工会于每月一日须报告上月经过事项，及下月进行计划；在每月第一周交到本会，其报告范围如下：

(一) 生活状况；

(二) 职工退补或升迁人数及其理由；

(三) 经济收支实况；

(四) 交际事项——事前报告其原由，事后报告其经过及结果；

(五) 教育状况；

(六) 会员加入退出之人数及事由。

各项报告表册另定之。

第十九条 本会每月得特派调查各分工会一切会务进行事宜。

第二十条 本会特派人到各分工会得参与各种会议，有发言权及提议权。

第二十一条 各分工会得应本会特派人之请，召集临时各种会议，暨容纳本会特派人对会务改良之意见。

第六章 经 费

第二十二条 以各分工会每月收入为标准抽百分之五为本会经常费；但遇必要时得临时征收特别捐。

第二十三条 本会经济收入概由经济委员负责，其会计法另

定之。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如有应修改之处，经代表三人提议，代表会议过半数赞成得修改之。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自公布日起执行。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九日全体代表会议通过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

(民国十一年十一月五日第一次代表会议议决 民国十二年一月二日第二次代表会议修改。)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

第二条 本会以联络感情，互相辅助，增加知识，共谋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宗旨。

第三条 本会以凡在湖南境内直属地域及萍乡安源之各业工团组织之。

第四条 本会会所设于长沙。

第二章 组织及会议

第五条 本会以各工团人数为标准，三百以内选举代表二人，满六百者三人，满千人者四人，以后每增加一千人，加添代表一人，组织代表会议。

第六条 凡各工团选派之代表，由该工团附以证明书，交本会保存。如该工团不信任所选派之代表时，可随时撤回改选，另行调换。新选代表之证书交本会保存。但新代表证书未到本会以前，原有代表有负该工团全权之责任。

第七条 代表会议为本会最高决议机关，由代表会议议决本会一切事件，公推正副主席各一人，开会时为主席。其会议细则另定之。但两代表会议之间，干事局应负本会完全责任。

第八条 代表会议每半年开常会一次。但遇紧要时，由干事局提议，或代表二人提议、二人附议交干事局得召集临时代表会议。

第三章 干 事 局

第九条 由代表会议量才推选正副总干事各一人，各科干事主任各一人，各科干事若干人组织干事会。各干事与以证书，以专责成。

第十条 干事局根据本会会章，宗旨，代表会议议决案，执行本会一切事务。

第十一条 正副总干事总理干事局一切事宜，并代表干事局参加代表会议。

第十二条 干事局内分：

(一) 秘书科——正副主任各一人，干事若干人，掌管本会收发来往文件等事宜。

(二) 经济科——司库干事二人，保管本会银钱，存折，银折，及有价证券。司账干事二人，稽核本会一切账务。庶务干事二人采买本会什物器具及保管杂务等事宜。

(三) 组织科——正副主任各一人，干事若干人，掌管本会范围所及之各工人的组织，调查，及促进各工团的组织等事宜。

(四) 宣传科——正副主任各一人，干事若干人，掌管本会印刷出版物，通俗讲演，劳动补习学校，新剧等事宜。

第十三条 干事局之正副总干事，各科干事主任，每星期开常会一次，遇必要时，得开临时会，或各科干事会及全体干事联席会议。其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十四条 代表会议时，总干事及各科主任经济科各干事，应报告各种事务之经过。

第十五条 干事局各职员每半年改选一次，但连选得连任。

第四章 职 权

第十六条 本会得仲裁工团间争端，及工团内部争端。

第十七条 调查劳动界各种状况，及同业者就业失业，并制定统计表。

第十八条 管理同业者之职业介绍。

第十九条 表决并指挥各工团紧要事务。

第二十条 遇必要时得酌量情形支配各工团经济。

第二十一条 本会得彻查各工团内部实况。

第五章 经 费

第二十二条 以各工团每月收入为标准，抽百分之五为本会经常费。但遇必要时，得临时征收特别捐。

第二十三条 经代表会同意，得举行自由募捐，游艺筹款等以充本会经常费。

第二十四条 凡本会出入经费，概由经济科经管，其会计法另定之。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如有应修改之处，经代表人数五人提议，七人附议，过半数赞成，得修改之。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自公布日起施行。

代表会议规则

(一) 代表会议议程预先由干事局编定。

(二) 必有证明书之代表，才有表决权。凡有表决权人数三分之二之代表到会，即为正式会议。

(三) 凡提案必须经一人提议，三人附议，方得成立议案，主席交会议讨论。

(四) 讨论案，经到会代表过半数通过即为决议案。

(五) 凡决议有完全效力实行。

(六) 议案表决法，由议会时主席临时酌定。

(七) 会议时以三点钟为限，但遇必要时，主席得宣告延长会议时间。

(八) 本规则经公决后有完全效力实行。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纪念罢工胜利的传单

(一)

亲爱的工友们：

我们今天都兴高采烈地来庆祝我们去年罢工胜利。是的，今天是很值得庆祝的；但是值得庆祝的胜利到底是些什么呢？

有人说，“我们向来是向资本家低头的，但是去年资本家也向我们低头的，这不是很值得庆祝的胜利么？”我便说，朋友，你错了。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许多痛苦没有解除，我们应该只为我们工人阶级作工，不应该为那些不劳而食的资本家作工。但是我们现在还是用我们的劳力每天向资本家去换饭吃，受他们的剥削，做他们的奴隶。他们资本家只向我们低一低头，哪里是值得庆祝的胜利呵！

有人说，“我们今天庆祝的，是去年罢工订的十三条。”我又说，朋友，你也错了！今天以后，我们还有许多应该争得的胜利；我们应该把压迫我们的资本家和军阀打倒；我们应该把全国并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象现在的俄国一样，管理全国并全世界的一切生产机关——铁路，轮船，工厂，矿山等——我们应该跳起来做世界的真正主人翁。小小的十三条还没有到我们应该得的千万分之一，哪里是值得庆祝的胜利呵！

亲爱的工友们！我们今天庆祝的实在是我们的团结，就是庆祝我们组织了这样的一个俱乐部！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和资本家争斗最有效力的武器是团结起来。我们去年有了团结坚固的俱乐部——就是团结坚固的一万多工友——我们才能压倒军队的气焰，战胜资本家的压迫！我们还

有许多痛苦，都靠我们的俱乐部来解决，许多的胜利，都靠我们的俱乐部来争得！

所以，亲爱的工友们，我们今天以后唯一的依傍是我们的俱乐部；我们今天以后唯一重要的责任便是拥护我们的俱乐部！我们应该把俱乐部当自己的生命一样来拥护他！我们今天庆祝我们的胜利；同时还要来唱一个拥护歌：

“可宝贵的俱乐部：

他为我们争得了第一次的胜利，他为我们解决了一部分的痛苦，工友们，我们应该大家把他来拥护！

可宝贵的俱乐部：

他将为我们争得许多的胜利，他将为我们解决许多的痛苦，工友们，我们应该大家把他来拥护！

拥护！拥护！

用我们全身的力量，用我们所有的精神，来拥护宝贵的俱乐部！来拥护生命一样的俱乐部！”

(二)

亲爱的工友们：

去年今日，我们开始从数千年迷梦之中醒了，竟在这黑沉沉的中国，同资本家作了一次强大的血战，我们团结的精神，作战时的纪律，同久被压迫一旦爆发的反动力，都叫我们获了一次胜利。自后我们工友们也一天一天的觉着自己的力量了。我们团结的力量——俱乐部的力量——也一天一天的随着长进了。

我们工友这种觉悟，这种的胜利，本值得我们今天的狂热地纪念，庆祝；但是大家在今天狂热庆祝过去的以外，还应该更注意我们伟大宏远的前途，或危险荆棘的前途呵！

大家都知道，资本家已一天一天的觉着我们觉悟和团结之可怕，又觉着我们的力量是在天天的长进，于是在他们恐惧之中，更向我们拼命作有力之攻击，施以种种巧妙危险之破坏手段了。我们前途要如何的仔细小心呵！我们自然不应因此不胜而遂骄矜了。

今天我们应该明白的告诉大家几件要注意的事，望大家紧记着，

(一) 大家要认清阶级作战，我们工人是无产阶级，他们资本家是资本阶级，这两种阶级，利害是绝对相反的。我们为我们自己，我们要十分忠诚于我们的阶级，不要因资本阶级一种威挟，或小仁小惠的利诱手段，遂替他们作走狗，替他们效忠，作卖阶级的贱奴。

(二) 我们对于我们的仇敌——资本家，军阀——固应该努力作战，更应该有计划作战，全部一致有计划作战，我们每一个人，要绝对服从团体的指挥，遵守团体的纪律，不然，你这样的自由行动，他那样的自由动作，这不是替团体努力效忠，实在是破坏团体的行动。大家都应该还记得，去年今日的胜利，是否多由大家服从团体指挥，秩序井然所致。亲爱的工友们：大家切莫忘掉此种精神！

(三)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组织团体的目的是极远大，而我们工友们要争得幸福自由的力量是要靠团体。所以我们现除尽力增进团体的力量，和要使我们的团体久远发展下去外，现在的小胜或小败，都不要关心，更不要兢兢于小胜小败之间，而不顾团体发生根本的动摇。“留得青山在，年年有柴烧”，只要有我们坚强的团体，那有我们争不着的幸福。

(四) 我们工人利害既是一致的，全世界的工人都要联合起来，何况我们都是安源山一个产业之下，一个俱乐部之中的工友们呢？我们当然应有一种很严密的联合，更不应该信日夜想破坏我们的团体的职员们和极少数头脑不清，私欲熏心的工友的谣言挑拨，分什么省，乡，或工作，种种界限，使我们自己分散我们力量，向着困苦而颠连的路上堕落了！

(五) 我们更不要因个人的私利，忘记了团体全部的利益。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而久远而〔的〕利益，是团体全部的利益。

亲爱的工友们呵！

前面所说的，今后应特别注意，实在也是以前大家常时犯的几种毛病，我们要痛改，我们要自新，安乐而幸福满载的路在我们前途呵！只看我们怎样的寻索。

(三)

工友们：

今天这个可宝贵可庆祝的纪念日是我們拼着头颅、溅着头血换得来的，我们不要让他轻轻的过去，我们应当回头想一想为什么他们有钱有势的资本家，终让我们赤手空拳的工人占了胜利呢？为什么我们从前对于他们稍有反抗，不是打骂，就是开除，或者送到警察署的拘留所；今天我们这样轰轰烈烈的做纪念会，他们连说也不敢说一声呢？

各位要知道他们资本家现在晓得我们有力量了，我们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团结，我们团结越坚固，力量就越大，可见我们无产阶级要想反抗资本家，除团结以外，再没有旁的办法了。

各位更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团结并不算十分坚固，我们的力量并不十分强大，他们资本家总在想法子来破坏我们压迫我们，我们如果还不赶快自己觉悟，叫我们的团结更加坚固，力量更加强大，对于我们的俱乐部更加爱护，恐怕这个可宝贵可庆祝的纪念会只能做今天这一回，到了明年他们再不让我们做第二回了，工友们！努力呵！奋斗呵！

(四)

亲爱的工友们：

我们今天庆祝这个罢工胜利的纪念会自然是很快活的，但是我们要想想还有许多劳动阶级的朋友们，因为罢工失败，杀的杀了，失业的失业了，他们组织的工会封闭的封闭了，解散的解散了。

去年唐山罢工失败，我们还记得么？今年二月七日京汉路的惨剧，我们不痛心么？我们劳动者的生命就是工会，封闭了工会，就是夺去了我们的生命，我们许多同阶级的朋友们被人家夺去了

生命，我们还能兴高采烈的来庆祝我们一部分的小小的胜利吗？

一部分的胜利算不得胜利，全阶级的胜利才是真胜利。所以我们现在庆祝我们自己的胜利的时候，必须想到我们全阶级上去。我们在今天以后应当加倍努力的就是被封闭了的工会我们要恢复起来，没有组织的工人我们要组织起来，把全国的工人联成一气，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初步的胜利，我们再联合全阶级打倒资本阶级，建设劳动者的国家，这才是我们最后的胜利。工友们！现在我们应该祝贺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国工人团结起来万岁！

全世界工人的最后胜利万岁！

(五)

工友们：

今天我们高兴的时候，正是去年一万多人同资本家拼命的时候。资本家虽然一时让步，让我们得了一点小小的胜利，但是他们复仇的念头，是总没有丢下的。他们时时刻刻在想法子，出主意，怎样来破坏我们。如果我们不赶快防备，终有一天要上他们的当的。

我们去年罢工的胜利，实在说并不算什么。我们切不要自己太满足了，我们还要加倍努力，加倍奋斗，我们真正的胜利最后的胜利，还远的很呢！我们最后的胜利是要把资本家军阀打倒，试问我们现在打倒他们没有？恐怕连毫毛都没有伤呵！我们真正的胜利，是要把一切生产机关——就是工厂，铁路，矿山等——都收到我们自己组织的国家来管理，试问我们现在管理了生产机关没有？

无产阶级真正的胜利，最后的胜利，只有俄罗斯的工人已经得着了。他们现在自己管理生产机关，自己生产，为自己消费，再不替资本家作工了。他们国里现在也没有资本家了，国家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政府也是他们自己组织的。工友们！这才是

无产阶级真正的胜利，最后的胜利！

工友们！大家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大路，我们还不跟着走吗？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纪念安源工友 罢工胜利的传单

亲爱的安源工友们！

去年九月得到你们轰轰烈烈的罢工消息，使我们起了无限的敬佩！因为你们能万众一心的团结奋斗，所以能屈服那顽固的资本家，得到十三条的胜利。工友们！这次罢工第一点能够使大家相信的是：“团结就是工人的武器，能够战胜资本家。”

这次罢工的胜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工友能够服从统一的指挥，而为工友的指导者的，都是诚实帮助工人的社会主义者。工友们！这次罢工第二点能够使大家相信的是：“社会主义者是为工人利益而奋斗的先锋。”

工友们！本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总司令部，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总营垒，与安源工友建筑了很深的感情，今当你们庆祝罢工胜利的纪念日，本部还有几句话忠告大家：“社会主义就是工人的主义，工人应该相信社会主义，应该替社会主义牺牲，努力，奋斗！”

社会主义是什么呢？社会主义是拥护全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主义；是主张工人团结起来，向军阀资本家进攻，打倒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世界所有的生产机关——土地，工厂，铁路，轮船，矿山等——收归无产阶级公有，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实行“不做工不许吃饭”的法律，使世界上个个都变成平等的，自由的，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工人，这就叫做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工人真正的目的，最后的胜利。

工友们！十三条的胜利是很小的胜利，我们工人的目的，将来的事业，是极远大的，我们应该更加努力，认清敌人。考虑方

法，担负历史上这种远大的责任。

工友们！“社会主义就是工人的主义；工人应该相信社会主义，应该替社会主义牺牲，努力，奋斗！”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启

一九二三，九，五。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所存原稿）

中共中央局报告附件节录：湖南区报告

(1923年11月)^①

.....

(四) 湖南区

(A) 政治 自七月初，湖南局面即成“讨贼”“护宪”之争。北军未入湘以前，谭已拥有湘南湘西全部，赵则仅据长沙、湘阴、岳阳、平江、浏阳五县以相抗；攸、醴则在或得或失之间，自中立军鲁挥戈附谭，湘谭〔潭〕随之以去。上自湘潭〔潭〕，下迄湘阴林泚口，谭、赵之兵皆夹河而阵，战争之重心，则在攸、醴之间。九一之变以后，赵氏虽得回复长沙，然各军溃散及倒戈而去者过半，原驻防地尽失，形势过弱，赵乃升十四团长为旅长，叶、贺、唐、刘（钊）尽编成师，招兵买马，勒捐强借，竭泽〔泽〕而渔，长沙市民独当其冲，或捐或借，搜索在十次以上（房捐抽收三四个月，田赋征收到十四年），上自富商，下及车夫走卒，无一幸免者。加以内河交通断绝，生意凋零，商家陆续倒闭，工厂尽数歇业，人民之苦于兵，为民国以来未曾有。赵氏知民不附己，索性撕去护宪假面，延引北军，南北夹攻，谭军遂不支而撤退赴粤，赵乃重握政权。

(B) 党务 四个月中，同志增加者，长沙十四人，安源二十余人，水口山十余人。教育进行，长沙较好，同志颇喜于政治及问题之讨论，安源次之，水口山又次之，常德数人太幼稚，目前

^① 此件为中央局向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所作报告，中央局报告和湖南区报告均未载成文时间，此为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会议时间。

无办法，衡阳数人亦幼稚。

(C) 劳动运动 长沙因各厂歇业，工人竭蹶求生，且多星散，纺纱、造币、黑铅诸业俱乐部，顿形冷寂，惟整理其中S·Y·的组织而已。其他各手工业工会，则只能保持原状。安源四个月来，现状颇好。工人颇能在工会指挥之下，练习自治生活，地方军警均失其作用，工会对于社会亦不似从前之隔阂。合作社亦渐有起色。工人补习学校虽未得适当之人主持，然工人居领袖地位者，现有特别班，专事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工人子弟学校有七，惟株、醴二校，受战事上之影响，维护颇不易。在安源可虑之点，则三公司（汉冶萍）资本素仰给于日本，自震灾发生，来源断绝，安源工资，积欠已二阅月，或竟停工亦未可知，然安源煤矿可以独立，汉冶歇业，萍煤有不歇业之可能。但有何方法，做到此着，此间尚无把握。水口山工会尚能保持现状。合作社已成立，因交通断绝，尚未正式开办。衡阳之白果，组织了一个农会，会员约二、三万，但因水陆交通断绝，无法加派得力人去主持。距长沙四十五里之靳家河之矿亦有数千工人，曾派人去调查接洽过，一俟战争停止，便可进行。

（原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代理区执行委员会及各地方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节录）

（1923年12月12日至14日）

（1）长沙自本年三月后，学生团员之增加远不及工人，尚有许多学校无团员。此后对于学生应特别宣传，使与工人成平衡的发展。妇女运动以后尤宜努力。

（2）衡州自三师风潮发生后，即异常散漫。而同志态度狭隘，除同志外，皆深恶而痛绝，与社会全不接头，如以前之三师范风潮，最近之三、四中学风潮，均未经团体决定。主持人不努力，同志不到会，一切组织皆形涣散。应由区执行委员会责成该地方主持人照章进行，切实整理。

（3）安源地方最足使大会赞美，如同志能按时交费、到会，服从团体命令，努力工作，皆较他处为有进步，惟活动范围仅及工会，同志对于主义，多缺乏明了的观念。此后应注意教育，并作新文化运动，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发生关系。

（4）纱厂为一大的产业，且多为青年工人、童工、女工，本团应特别注意从中吸收同志。而其中工人、职员均派别复杂，应付较难，故该地方应与其他地方不同，稍大事件即应与区商议进行，区亦应对之特别注意。纱厂同志在最近尤宜与他派联络，不宜单独奋斗，致失却立足地位。此次罢工不听指挥，地方执行会应该负责。

（5）新河过于散漫，同志多畏缩、无勇气，应由区切实整顿。

(6) 水口山主持人多有错误，尤其是同志骄傲，互不谅解，不明主义。此次失败，多由自己处置失当。而当宾步程去〈水口〉山之初，区不能先事指挥，亦应负责。此后应由区执行委员会酌定恢复进行方法。

(7) 其余如常德、耒阳、新宁等处，既无代表，又无报告，前代执行委员会亦少与通信，大会特训令区执行委员会切实整理。

六、此外同志不交费，不能拿主义应付事实，口号过高，个人行动不免，此已经全国代表大会指出，自当深加警惕，努力改去前非。

(据湖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

(1924年3月10日)^①

(一) 本地经济状况

安源为一完全产业区域，万余工人及其家属之生活，均完全仰给于萍矿；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依工人而生活的小资产阶级——商人，故本地经济上，与萍矿有莫大关系。近来三公司财政困难，几有难于维持之势，致工人失业欠饷诸现象，时常发生，本地经济状况，即时呈不稳之象。又本地除唯一之生产品——煤炭而外，其余生活必需品，皆仰给于外地——尤其是湖南，所以每遇发生战争，交通梗塞之时，换言之，即粤汉路交通如断绝，本地即直接接受其影响。

(二) 本地工人农人状况

本地因是产业区域，农人绝少，工人则有一万三千余人，与株萍铁路工人合组工人俱乐部，团结力量与组织方法皆比较的好。

(三) 本地学生状况

本地无一中等以上学校，只有工人俱乐部所设^{工人}子弟^{补习学校}三所，及萍矿设立之萍矿小学，与端本女子小学，所以谈不上有

* 原题为《安源地方团报告书》。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什么组织。

(四) 本地方团财政之状况

本地方团财政之来源，完全靠团员所纳之月费，计本团现有团员二百一十余人，故除免费者外每月应有二十元的收入，然实际每月月费总有小部分不能收齐，至于本团支出，前已在湘区批准每月支出为十五元。

(五) 本地平日疑难问题^①

湘区安源地方团执行委员会

委员长

三月十日

代理秘书 方与槩^②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到此为止。

② 方与槩，湖北黄陂人，1923年从湖北调到安源工作，任工人学校第二校级任教师，兼文书科委员。1924年初增选为青年团地委委员，任秘书。同年5月青年团地委改选时，被选为第四届地委委员，任地委组织部长。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 安源报告决议案

(1924年3月)

听了安源代表报告之后，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安源以后注意之事项如左：

(一) 安源最近因赣西镇守使和株萍路局长新换直系人物，四周压力日增，为保持此孤立之工会起见，暂时对外之发展宜于减少；即此少的向外之发展，亦须处处避免和恶势力冲突。此时预〔应〕极力注意内部各方面之整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是以我们的同志为中坚，故对于同志主义的明了，能力的增高，纪律的养成，皆应特别注意。

(二) 安源以前因特殊的关系，同志超过本团章程法定年龄的，竟占了四分之三以上，以后应将该地本团变为完全青年运动的团体，故应注意 (1) 凡超过年龄的，最好是绝对不介绍加入；(2) 在团体中，已经超过年龄的，尽量的设法介绍入 C·P·。

(三) 应极力注意向青年工人方面活动，现在所组织的青年工人同乐会，须以全力注意其整顿和发展。

(四) 为安源工会之永续与发展起见，应特别注意工友同志活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 1924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1 日召开了团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后铅印了《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本文选自该决议案，原标题为《安源报告决议案》。

动力的训练与养成，使将来工友同志可以自己管理工会，并可供别地工人运动之调用。

(五) 对于不识字的同志，应补行识字的教育；关于主义的宣传，当注意极力避免枯燥呆板。

(六) 本团为政治运动的团体，每一个同志，对于政治的观念，应有相当的明了。安源避处一隅，对于全国政治接触的机会太少，地委应随时收集关于世界及中国各种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材料，就工人易于接近的时机，用极易了解而有兴味的话，向之讲解，且引起其讨论。

(七) 工人多来自田间，每逢假期或失业时，常有回到田间的机会。此种工人，实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之连锁。本团应促进工人同志对于农民运动之注意与讨论，以为将来农人运动之根基。

(八) 对于青年工人，宜实行识字的强迫教育，但不应用呆板的教育方法，易使疲劳的工人感觉痛苦，而不能获预期的功效。以后应特别注意娱乐事项，当使工会进行此项之设备；对于新旧戏剧幻灯电影杂耍体育等类，应极力加以提倡；化装讲演，亦当采用，以补课堂教育之不及。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湘区执行委员会团务报告（节录）*

（1924年3月）^①

（1）安源地方组织甚好，分六支部，各支部均每周开会，执行委员轮流出席。同志皆能到会，月费亦可收足。

（2）同志最多数为工人，有教员商人数人，亦皆服务于工会。同志在工会中皆能为团体努力，几乎每人至少皆为一十代表。

（3）其余各种，由该地代表报告。

.....

（K）批评

.....

（2）长沙、安源、纱厂对于同志之训练，较有成绩。同志对于主义之观念较前略为明确，然多数工人同志，尚难了解；对于C的关系和加入国民党之政策，尤难谈及，仅仅只能使每个同志皆知道在中国有C的组织，本团全体加入国民党而已。——安源有许多同志，尚不知加入国民党事。其余各地方同志进步之程度如何，区亦无法深悉。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标题为《团务报告》。

① 年月根据内容判定。

湘区报告(节录)

(1924年5月14日)^①

(一) 党 务

总括说来，这半年中，许多固有事业失败了，在失败中，我们的知识却因之增高了。如岳北农会之失败，自修大学及水口山俱乐部之解散，都由于行动过激烈，色彩太显露所致。客观方面固由于军阀势力之不可抗。主观方面，是由同志之不当及执行委员指导之不力。以前我们同志的知识多由书报得来，没有看清中国实际情形，而又色彩显露，致有些同志在社会全不能立脚，以后我们应该注意此两点，不然，怎样知道去改造社会及从何处下手改造社会呢？又以前本党工作几专作经济奋斗，工会之存在完全基于增加工资的运动上面，此后应同时趋重政治争斗。此〈外〉关于大概的，还有几点，应该分别报告：

A、小组织问题：去年安源曾因小组织问题开〔向〕区报告，谓有些同志，怀疑本党中尚有小组织存在。其实小组织在两年前，上海曾有此事，已经中局解散，现在并无何项小组织，同志中万不可互相猜疑，应该互相信任，更宜努力工作，从行动上证明自己是一个忠实的党员，不要闹无谓的意气。

B、组织系统与纪律问题：以往往往有别区未经本区同意即在

^① 此件为1924年5月中共扩大执委会文件之一，未载原文时间，此为中央局报告时间。

本区行动，亦有本区各地方同志之调动，不报告区委。此实不懂本党之组织及纪律。现接中央通告，以后本区同志往他区及他区同志来本区与本区各地方之调动，均应先报告区委决定。

C、本区党员人数，安源增多，长沙略增，水口山已无形解散，党员应由长〈沙〉地方管辖。安源现有党员六十人，内有候补党员六人；长沙现有党员八十九人，内候补党员七人，在狱者一人，留党察看者一人，不明行止（水口山失败后之一部份）及与党无甚关者约二十人。

（二）政 治

在此半年中，本区曾经赞助民主革命派之运动及国民革命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之宣传，亦尝组织政治运动委员会，但开会仅两次。本区同志已完全加入国民党；S·Y·同志加入者，已十分之八。现在中国政治大部分在直系宰制之下，反直派如奉张、津段、浙庐〔卢〕均意存观望，孙中山所领导之军事势力，目下亦难发展，湖南现已在曹吴支配之下，而军人政客尚欲利用省宪以维持其假面具，目下局势，恐无多大变化，赵氏势力尚可维持。本党同志，惟有在国民党中央努力工作，从民众中发展国民党之组织，及宣传国民党之党纲及政纲（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以矫正民众的错误观念（如和平、联省、宪法各主张），并引导民众做国民运动。我们之参加国民革命，因为适应中国目前实际情形之政策，同时亦含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因此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还要注重。又对于军阀，不必予以同等之攻击，不可落于普遍否认的稚气，当以力求变更现状，为最近之目标，故目前有注全力反对直系之必要。

（原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8页）。

安源地方报告

(1924年5月14日)^①

(一) 工会情形：工会各股，以文书股较涣散。工人赌〔赌〕风颇盛，总代表百代表亦不能免，工会禁赌，极感困难。整顿出产问题，由〈于〉矿局职员不负责任，也感困难。工会对路矿两局，是取调和的态度，但亦不示弱，对路局多让步，对矿局暗中维持职员中（东洋派、西洋派）两派之势力。工会对内，对上级代表的意见尊重，对下级代表的意见多不理，这是错误的。又工人犯事，每每由俱乐部罚工，因此，工人也不满意。

(二) 合作社情形：以前组织不集中，各股各自为政，是无政府的状态。又股本不足，而营业范围太大，价格标准不适宜，每高出市价或比市价更低，价低者被商人贩卖渔利，价高者引起工人怀疑，失去主顾。又营业员多态度直率，也影响于销路。最大的错误，是服物股经理陈梅生欠公款千余元，事前合作社总经理及工人职员毫未发觉，现因此事，大失工人信仰。现在合作社组织已改，较以前有系统，但营业方法，尚待讨论改革。

(三) 学校情形：办有六个学校，子弟学校比较好，工人补习班因教员难得适合于工人心理之人才，成绩转劣。以前仅有夜班，

① 此件作为湘区报告附件收为1924年5月中共扩大执委会文件之一，未载成文时间，此为中央局报告时间。

因此做夜工者须缺课，现在预备开办日班。又设女子职业学校一所，已在筹办中。

(四) 党务：自去年八月后同学已由四十人增加到六十人，组织方面比较有进步，小组会议除俱乐部一组因工作太忙，难于按期开会外，其他各组，都能按时开会。月费去年八月以后亦能按时交纳；以前积欠，尚有未还清者。

(五) 洪匪情形：安源洪匪颇发达，工人加入者，已一千余人。此事应由安源同志在工人各种会议中将土匪问题详细提出演讲，说明土匪之原因及其方法之错误与吾人对土匪之态度。即是以教育的方法，纠正工人入匪党的错误，工会并应作广告声明，如有工人犯抢劫者，工会不负保护责任；工会发觉，即捆送官厅究办。

22
22
(原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0—41 页)

安源旬刊出版

(1924年5月19日)

昌^①

《安源旬刊》是安源路矿工人们办的，第一期已于十二月七日出版。以后每十天出版一小张，每份买〔卖〕铜元两枚，发行处在安源中牛角坡五十五号。这个旬刊专以阐明萍矿的内容，启导平民知识，提倡工人自治为宗旨。对于安源路矿工会的消息，更特别灵通和丰富。

(原载1924年5月19日《劳动周刊》第6期)

① 昌即贺昌。

救 护 汉 冶 萍 公 司

(1924年6月)

刘少奇

(一)

汉冶萍公司为中国最大的产业，开设已有三十余年了，近年因借款无着，营业萧条，股东会议已有三年未开，而破产的“汉冶萍停工”的消息，甚为喧腾。因此各方有关系的人们，闻之莫不呈恐慌之状，但对于下述的问题，到底：汉冶萍停工于各方有什么关系？停工是否会实现？有无办法可使之不停工？万一硬要停工又如何补救？非对汉冶萍的产业情形有明白的观察的人，答解上面几个问题是没有把握的。兹就我个人所见略述如左：

(二)

汉冶萍在东亚，他的存在比平常产业有更深几层的重要。他不独在国民经济上占了极重要之地位，且为发展东方“物质文明”之根据。在汉阳、大冶、萍乡各厂矿之下直接倚为生活的工人有四万人，联同此四万人之家属，不下十余万人；再依各处厂矿间接生活之商民各业人等亦达数十万人，联株萍、粤汉铁路，湘江，长江直至上海日本一带之直接或有联带关系之人民，亦不下数十万人；故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为百余万人民之生计所关。担

保此百余万人民之生计不恐慌与不流为游民土匪，及收容中国各种游民土匪化为有职业之正当国民，均为汉冶萍前途之责任。

欧美列强限制中国实业发展使中国永成他们工厂制造品之销场的经济侵略政策，在销〔稍〕具世界眼光及注意过中国外患历史的人，都是看得到的。但中国如欲自强，发展中国实业，实为先决条件。中国实业的发展，修造铁路轮船工厂无处不须用钢铁，欲使列强不能把持世界钢铁以阻挠中国实业的发展，及发展中国实业能够得到有力之帮助，均非使汉冶萍永远的存在不可。十余年前列强即指汉冶萍为“黄祸之源”，其意亦以汉冶萍为发展东方（黄种民族）物质文明之根据，而作此恐怖之言。故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关系于人民之生死国家之兴亡。关系既如此重大，凡我国民皆应负责拥护：第一，使他能够永远存在；第二，使他的主权完全属于中国不旁落于外人。如此才不致辜负他前途的使命。

（三）

可是，汉冶萍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却是说要破产停工了，日本也将以债权者的资格来侵略汉冶萍的主权了。这些恶耗传到我们耳里，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和恐慌；不过我们的耳从前听惯了这个消息，而且又不愿意他停工，所以总以为是谣言，将信将疑的。事实上到底会不会发现停工呢？那便不得不作一番深切的考虑，以窥测汉冶萍前途之命运。汉冶萍开办有三十余年了，在欧战期间营业大盛，得利数千万元。因欧战时军需品之制造，须用钢铁甚多，世界市场上钢铁不能供给，价格因以大起，销售亦极容易，汉冶萍故因此得利。不独此也，各国投机家见钢铁事业之可图，起而开办钢铁厂者亦复不少，如中国之扬子厂，日本之九州制钢所以及欧美各国之钢铁业无不大加扩充，所以世界上之钢铁生产总额大事增加。不料欧战一停，钢铁销售量顿减，且欧洲各国之工商业也被战争破坏殆尽，至今无力恢复，世界各国除美

国能销用本国钢铁外皆无能力购买钢铁了，即世界固有之钢铁销售量，亦骤然减少到极小，而世界已经扩充之钢铁生产总额反形加大，因此酿成世界钢铁业之“生产过剩”的恐慌。钢铁生产品，累集如山，无人过问，价格亦顿形减落，世界各国钢铁厂因之停工闭门者不少。汉冶萍自然不能跑出这个“天数”之外去发财，因为本国还未到销售钢铁的时期，汉冶萍的钢铁是要到世界的市场上去销售的；世界的市场既如此萧条，汉冶萍也只有跟着走背时的一条路了。

汉冶萍的“八字”，既然是走“背时运”了，但将来还有“行时运”可走没有？还要多少年才能脱掉他的“背时运”呢？第一，中国的实业能够发达，汉冶萍的营业可以兴旺起来；但以中国现状观之，在十余年内，中国的实业恐是不能发达。第二，欧洲各国在战争中破坏的工商业，十余年内能否恢复原状，尚成问题；即能恢复原状，也不需用多量的钢铁，更不致到中国的汉冶萍来购买钢铁。第三，美国现在虽然能够需用钢铁，但他本国生产钢铁甚多，自己尽可供给，也不致要买汉冶萍的钢铁。以上几条都是走不通的路。第四，就是日本这条路可走的，因为日本此时还须用汉冶萍的生铁，且在最近恢复地震所破坏之产业须用钢铁甚多；又当世界第二次大战时，日本必为参战之主要国，此时日本亦必须用多量的钢铁。但日本对汉冶萍的关系太密切，有种种条约的束缚和债权者之优先权的享受，汉冶萍的钢铁只有向日本“贱价供给”的义务。如此日本亦只能为不利于汉冶萍的交易。第五，就是新兴的俄国将来有希望：俄国经济事业虽在欧战及国内战争里面破坏得很利〔厉〕害，但有“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三年来已有恢复之可能和准备，李〔列〕宁等所主张之“电气化”的计划，尤为伟大。所以将来的俄国可为世界钢铁之最大的销场。不过现在俄国所需要的非为做机械材料之钢铁，乃为已成制品之机械，其销售钢铁的时期，纵少亦在五六年以后。但俄国将来虽然销售钢铁，到底会不会销售汉冶萍的钢铁呢？此点在俄国自无成见，只

视价格之高低为转移，欧洲钢铁的价格如果比汉冶萍的低廉，俄国的购买者自然趋向欧洲去了。但我们知道在欧洲生产钢铁的“成本”，比较在中国汉冶萍生产的要高（此处原因从略），因此可以决定汉冶萍钢铁的价格比欧洲低廉，俄国的钢铁购买者自然会到中国的汉冶萍来。总上面的情形，汉冶萍前途发展的希望，只有将来的日俄和发达实业时之中国，现在的汉冶萍断无发展的可能。

汉冶萍既然是走“背时运”，单靠着借款来维持现状，前途的发展在最近的将来又是不可能和无希望的，所以汉冶萍停工是事实上之逼迫。汉冶萍的炼钢厂在三年前即已停工了，现在只留着炼生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其所以能在欧战后六七年还能存在的原因不外下列五种：一、生铁在日本和中国都能销售，市场情形尚好；二、有须以生铁还日本借款本息之条约的限制；三、因借日债太多，如若完全停工，恐日本实行债主权吞灭汉冶萍；四、美国此时极欲染指汉冶萍，故百端暗中活动，使不完全停工以为日本独吞；五、停工后之收束，尚无妥善办法。

（四）

汉冶萍虽无向前发展之希望，但“维持现状”尚属可能，因为生铁的市场情形还好；况有日美之关系及中国国民与国家前途之种种关系，更有维持现状的必要。既有此等“必要”与“可能”，为何又不能维持现状呢？是则不能归之“天数”（其实并无谓“天数”，市场恐慌生产过剩都是人造出来的），乃是“办理不善”。那些办理不善的地方，在稍为知道汉冶萍的历史及内面情形的，就可看出很多。不过汉冶萍的内幕，办事人素来保守秘密，我们局外人无从知道；不独我们不知道，就是汉冶萍的股东也大半不知道（去年申报载汉冶萍两年未发股息，而营业状况及帐略又未切实报告……）。因此办理不善的处所，不能说得淋漓尽致，兹

姑就所知略举数端如次：

汉冶萍自创办至今已有一百三十三年，光绪二十二年以前由张之洞主持，此时即做出两种错误：一、未经预先筹备燃料，远购英日比等国焦煤，损失甚巨；后复用土煤，致火力不足，铁液凝结，大伤炉座；至光绪二十四年始从事开采萍矿。二、未验明矿石成份，所用比色麻酸法化铁炉性质与矿石相反，成绩极恶；光绪三十年始费去银五百余万两改用麻钉碱法炉。光绪二十三年以后由盛宣怀等主持，其铸成最大之根本错误为借款与条约，今就我所知的列举如次：（参看孤军第三期）

（一）光绪二十八年盛氏向德商礼和洋行借债四百万马克。

（二）光绪二十九年盛氏向日本兴业银行借债三百万元，借款条约要点：一、年利：六厘；二、限期：三十年；三、抵押：大冶德道湾矿山及建筑物、车轮、机械、修理工厂，上项抵押品三十年内不得让卖他国，且将来另作第二次借款时，应先向日本商借；四、偿还：以日本每年所购之矿石价目偿还本利；五、矿石价目：一等矿石每吨作价三元，十年内不得更动。

（三）宣统三年三月盛氏向日本正金银行借债六百万元。条约要点：一、按年扣付生铁之款，以十五年为限；二、年利六厘，共须还本利七百四十四万元。

（四）宣统三年四月盛氏向日本正金银行预借生铁价值日金二百万元。

（五）民国元年贰月盛氏向日本订立中日合办契约，借拨日金三百万元，以大冶矿山铁道及其他财产为抵押，年利七厘，后因公众反对，取消合办契约。

（六）民国二年盛氏为大冶新办化铁炉二座并扩充汉阳萍乡厂矿及偿还短期旧债，与日本制铁所订立五种大合同。

合同 A：

1. 借债九百万元，扩充厂矿用。

2. 偿还：自本年起还到第四十年（民国四十二年）为止。

3. 付利：第六年为止年利七厘，第七年以后六厘，皆付现款。

4. 抵押：现在所有财产及因此次借款发生之将来附属的财产，并应将所有财产开列清单交与日本保管。

合同 B：借债六百万元，偿还旧债用，其他要点与“合同 A”同。

合同 C：自本年起至民国四十二年以内，以头等矿石一千五百万吨、生铁八百万吨供给日本，作为还债之用。将来即使能以现款偿还债务，然此合同仍然继续有效。

合同 D、合同 E：

1. 聘请高等顾问工程师。

2. 聘请会计顾问。

3. 一切工程，购办器械以及出入款项，应与顾问协商实行。

4. 顾问可将公司内情报告日本，可以随时查看财产，对于清理财产可以要求，可以质问，又日后有新起之借款等事，不论巨细须与顾问协商。

(七) 民国四年中日交涉二十一条之结果，中国政府与日本订立断送汉冶萍契约，条约要点：

一、以后汉冶萍公司与日本资本家成议中日合办时，政府须承认之。

二、非得该公司同意，不能收归国有。

三、除日本以外不得纳入外资于该公司内。

(八) 民国五年孙宝琦与日人安川订立中日合办之九州制钢所合同，合同要点：

一、资本定为一千万元，中日人各任半数。

二、董事会会长为日人，副会长为中国人。

三、厂地设在日本九州，并准据日本法律办理。

(九) 民国六年六月盛恩颐与日本八幡制钢所订立矿石生铁价值及分年交额合同（此系对民国二年之合同加以订正者）。合同要点：

一、矿石一千五百万吨，自民国九年起算至四十八年按年付清；

二、生铁八百万吨，自民国十年起算至四十九年按年付清；

三、矿石每吨作价日币三元八十钱；

四、生铁价值，以交货前一年之英国格立夫伦三号铁之十二个月平均价目，及日币二十六圆，两数合并折半计算之数，为一年之定价。

(十) 同年九月，孙宝琦与日本借债一百二十五万元。条约要点：

一、用途：交付九州制钢所股款。

二、担利〔保〕：股票全数。

三、自第六年起分作十年摊还。

四、利息最高七厘最低六厘。

(十一) 同年十月孙宝琦与日人订立生铁供给合同。要点如下：

一、日本九州制钢所所需用之生铁，悉由汉冶萍供给。

二、生铁以每年交六万吨为最少限。

三、生铁价值，以大冶之生产费，并加该生产费之百分之二为准。

(十二) 民国八年孙宝琦与日本借债一百二十五万元。合同要点与民六九月所订者同。

以上共借债三千多万元，此外尚有若干临时借款，未悉条约明文但知其数目者，列表如左：

契约年月	贷款者	借入额	担保品	利息
民国前九年 二月	日本三井洋行	元 1, 000, 000. 00	(未详)	
民国前七年 六月	横滨正金银行	1, 500, 000. 00	九江铁山及汉冶萍公司财产	七厘半
民国前七年 十一月	同行	500, 000. 00	同前	七厘半
民国前五年 九月	同行	830, 158. 46	同上及美国契约矿石及生铁	七厘
同年十一月	同行	612, 730. 06	盛宣怀所有汉冶萍公司股份	七厘
同年	同行	614, 395. 10	同前	七厘
民国元年二 月	同行	海关两 120, 000. 00	若松制铁所纳入之矿石代价	八厘
同年十一月	同行	元 500, 000. 00	曳船及解	七厘
同年十二月	同行	2, 500, 000. 00	南京公债	八厘
民国二年七月	日本三井洋行	100, 000. 00	汉阳生铁	
同年十一月	同行	500, 000. 00	同前	
民国三年六月	横滨正金银行	88, 400. 00	汉阳所存轨条	
民国四年二月	同行	150, 000. 00	同前	
同年	同行	150, 000. 00	同前	

以上共日金九百〇四万五千余元又十二万海关两。外又有俄法等国借款共四十余万两^①

以上共约一千万元。

以上借款总数共约四千余万元，此专对外债而言；内债若干，尚不知其数。汉冶萍股本有二千万元，但有三百多万元（又闻六百万元）未缴现款，股本实数不过一千六百多万元，是借款超过股额三倍（但汉冶萍条例：债务不得过已缴股款总数）。外债偿还

^① 原文如此。

办法，多以矿石及生铁价值作抵，根据条约须至民国四十九年方能偿清。据日人方面〔面〕预算自民国十一年起至四十九年止应还日本银行的款项共须三千四百余万元，每年应还之数如下表：

元

民国十二年	四五八，一三〇·九〇
民国十三年	一，六二六，三四〇·四二
民国十四年	二，一七八，九二〇·八四
民国十五年	二，六五二，八五六·〇九
民国十六年	二，六六八，三八五·九二
民国十七年	二，四〇二，二四六·二六
民国十八年	二，二〇三，六二八·三八
民国十九年	二，三三三，八四六·〇七
民国二十年	二，一八一，一〇九·四六
民国二十一年	一，〇二二，七四三·四一
民国二十二年	一，〇三九，一〇八·〇一
民国二十三年	一，〇五六，四五四·四九
民国二十四年	七五二，六三七·三三
自二十五年至四 十三年之间每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自四十四年至四 十九年之间每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以上合计三千四百十二万六千四百另七元五角八分

又据民国六年盛恩颐所订合同，用矿石、生铁去偿还外债，每年应付日本矿石、生铁的数目如下表：

矿石分年交额表

自民国九年至二十二年十四年间	每年交额二十六万吨
自民国二十三年至三十年八年间	每年交额三十八万吨
自民国卅一年至卅四年四年间	每年交额四十八万吨
自民国卅五年至四十二年八年间	每年交额六十万吨

民国四十三年

交额三十五万吨

自民国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

每年交额二十五万吨

五年间

以上共合一千五百万吨

生铁分年交额表

自民国十年至十四年五年间

每年交额十三万吨

自民国十五年至三十一年十七年间

每年交额二十五万吨

民国三十二年

交额二十一万吨

自民国卅三年至四十九年十七年间

每年交额十七万吨

以上共合八百万吨

看了以上的条约、借款和偿还办法之后，就知道了汉冶萍的危险，即汉冶萍是否有能力偿还外债？汉冶萍所产之矿石，生铁，是否够付外债？我不厌麻烦再把汉阳大冶的生产量来算一下给读者看看。据去年调查的报告大概如下：

汉阳厂有新化铁炉二座，旧化铁炉二座。新炉每日最多可出生铁（翻砂铁）约共五百吨。旧炉每日最多可出马丁铁（炼钢用）约共二百吨。

大冶厂有化铁炉两座，每日最大生产量可共出生铁八百吨。

大冶矿每年最多可出矿石约六十万吨，交付日本者占百分之五十四，自用百分之四十六。

汉冶萍每日最多可出生铁一千五百吨，每年可出五十四万吨。每年最多交付日本生铁额为二十五万吨，表面上似可过得去，但上数生铁生产额是照化铁炉的生产□^①计算的，闻现在汉阳大冶都只有一座化铁炉开工，那就每日最大生产量只有六百五十吨，每年只有二十三万吨，即不够交付日本之数了。每日六百五十吨还是最大生产力，确实出产数目还不能达到此数！又况日本所须生铁多系马丁铁呢！是所产之铁还不够还账。

① 原文不清，似是“力”字。

大冶每年最多产矿石六十万吨，百分之五十四只有三十二万吨；但对日本每年之最多交付额有六十万吨，在自己的铁厂纵然一点也不用，恐怕不能有如最大产额的出产矿石来还清外债，该死！还了矿石就不能还生铁了！汉冶萍的办事人！还不趁早预先筹划，届时怎样办法呵！能够停工吗？“停工”即“断送”之别名！

汉冶萍的出产品完全只能还外债，还恐其做不到。但还债的出产品又要借债来开支。借债生产又以之还债，这是办法吗？汉冶萍已经是替外人办的了。其所以到这个万劫不复的地步，第一，实为借款与条约铸成之大错；也就是日本人所素来希望的，竭力经营的结果。此种根本大错铸成后，一切枝叶吃亏的事情，皆由之而生，如议定矿石，每吨作价三元，后来每吨价涨到数十元，也只作三元来还帐。以前因借款吃亏有那多了，但是现在还在进行两种借款呢！一为五百万元借款，一为向正金银行按月借款八十万元，至汉冶萍每月收入可以敷出的时候为止。又据报载，目前复借日债四千余万元（？）呜呼！汉冶萍！

第二，当局人无观察世界市场之远大眼光，在欧战时期间没有认真整理，不将所赚的钱留着偿清外债，稳固产业根基，只知道目前利益，决不计及战后之恐慌。且在这个期间不独没有去清理外债，反添借了大小九笔借款，并闻此时各地向汉冶萍要订定大宗钢铁，竟因公司内部意见不合，而未成功，丧失利益不少。

第三，是办事人之政客化，毫无工程师实业家之精神和计划，对于“情面”、“自私”、“拿架子”等，可说是十八世纪的中国祖传下来的，所以只顾你蒙我混；公司之折本，产业之危亡，视为非关己事。

第四，太无精密的计划：这只看以前的借款皆非整顿公司，只拿来耗用就是了。如合办九州制钢所，只是以债作股，倒还加重了公司负担，供给了日本很多贱价的生铁，自己毫无所得。

第五，未看明钢铁业在东亚之地位。上面已经说过钢铁为一切实业之根据，东亚煤铁事业全操之中国之手。日本所需煤铁专

赖中国供给，若办理得善，中国即此可以左右日本国势。但中国之煤铁不与日本建筑一种交易的关系，而偏偏拱手奉送，如东三省、开滦、山东、河南等处之煤都是赠品。汉冶萍亦不是卖铁给日本，而以借债关系酿成一种供给的义务，反使自己折本，无时不仰人鼻息，受人把持，从此日本亦可以之左右中国国势了。

第六，各厂矿之工程负责人员，多非专门人才，无改良工程或整顿工程之本领和计划，致将工程弄出许多错误，妨害生产，糜费金钱。

第七，机械陈旧：汉冶萍各厂矿所用机器，多系十八世纪时代的。机器如此陈旧，“生产率”自然缩小，成本必然加大，更何能与别人竞争？

第八，办事人之内讧：汉冶萍各厂矿办事人分出派别甚多，彼此不能合作互助，更或互相掣肘，互争意气，互相抵毁，而不重公务。因此妨害进行和计划甚多。

第九，办事人之个人思想太甚，很多办事人来到汉冶萍办事，非为汉冶萍而来，乃为个人而来。为个人而来办汉冶萍的事，所做一切都是为个人着想，不为公司着想。对汉冶萍应尽的责任是什么？到现在恐还不知道。有了事，只顾目前带得过的就带过去，瞒得过的便瞒过去，至将来使公司如何发生不好的影响，绝不计及了。所以只图个人便利，对公务多不负责。这也是中国人缺少公德心之表现。

第十，组织制度不良，汉冶萍各厂矿之办事人及工人之各种组织统系不明，各处之工场及管理制度亦极疏略而不划一，所以常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订你的制度，我订我的制度。发生的现象，有互相出入的，互相矛盾的，极不平等的；如是弊病丛生，黑幕层出。

第十一，工人无公德之涵养。“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之公德心，由这句古谚可以反衬出来。大的产业之组织，工人上了几千，一切产生品皆由工人手中创造出来，一切

机械器具皆操之工人之手，工人为直接工作之生产者，若无一种拥护产业之公德心，则无形中之损失必属至巨。汉冶萍办事人素不注意涵养工人之公德，对于工人教育等事亦毫无设备，且与工人十分隔阂，互相仇视，因此以素无公德心之中国工人，又受了这些非公德的教训，而要工人节省公费，拥护产业，其可得乎？汉冶萍以前所受此中损失，实不堪言。

以上系列举汉冶萍“办理不善”之大端，此外还受中国政治阻挠上之影响不小，国内每次战争期间，总要使汉冶萍停工或阻隔其运输，此历年来之事实。

(五)

汉冶萍虽因市场恐慌而使营业衰落，若办理得善，必不至有今日之破产情形，必尚可维持现状以待中日俄销售钢铁之良机，他将仍不失为发展东方物质文明之根据。今则以中国实业之基础事业，拱手奉诸外人，又加以种种之错误处理，致使不能维持现状，而发生破产的停工主张。唉！谁之罪欤？

(六)

汉冶萍因为“市场恐慌”与“办理不善”的两种原因，弄到现在只有“无办法”三个字可以形容了。但是，以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大基础的实业汉冶萍，就让他这样破产！这样停工！这样断送给外人！我们国民一声也不响吗？如此，那便亡国奴的根性，未免表示得太利〔厉〕害了！我们国民此时大家应该起来救护汉冶萍，督促汉冶萍！使之不致于破产停工！这比抵制日货，收回旅大更还重要些。

要来救护“无办法”的汉冶萍，从那里下手呢？第一，不能使他停工！要汉冶萍宣布公司内情，让我们国民大家来设法救济。

这次成功的借款，专用以整顿工程。第二，改良办法。将从前留下办理不善的地方，竭力去掉，同心协力，共救危亡。（因生产过剩之市场恐慌，乃现在社会制度使然，并非各个人之错误，在现在社会制度之下，无办法可以救济。办理不善乃系各个人之错误，有方法可以救济。）第三，利用日美之争：日美两国在欧战后更因种种利害冲突，已有不免于战争之势，在日美战争（世界第二次大战）时，汉冶萍的主权，若还属中国，是一个最好发展的机会。日美战争既然不能免去，所以此时日美两国在战略上皆欲吞并汉冶萍为将来战争时供给制造军需品的原料之根据，或把持汉冶萍以减灭敌势。日本在汉冶萍的关系已是根深蒂固的了，忽见新来的美国要到汉冶萍插脚，心里十分恐慌，于是千方百计在此时要把汉冶萍吞下去，免得招惹美国的是非。所以向他借款就不肯了，或提出吞并的条例，逼得你汉冶萍停工，他就来实行债主权下手吞并。美国恐怕日本吞并了汉冶萍，在战争时占了优势，也千方百计在那里使汉冶萍此时不停工，好象对汉冶萍说：“日本没有款借，我借给你吧！”他这样说，一方可使汉冶萍不停工，一方又可插脚进去，是一举两得了。美国此时本不要买钢铁，也偏到汉冶萍来买点铁，发生点交易关系。如此，吓得日本左右为难，借款也不好，不借款也不好。而且美国在汉冶萍有两种优势，一为现在汉冶萍办事人多亲美者；二为现在北京政府可以帮助美国，而不帮助日本，日本处在此种情形之下，对着汉冶萍笑也笑不得，气也发不得，真是为难极了！汉冶萍既已处在日美这种关系之下，应用极灵敏的外交手段，应付他俩的纷争，而使汉冶萍存在，并脱离日本之羁绊，而渐渐使汉冶萍独立。（此中手段，系属临机应变，不能具体举出来）不过一则不要任人争夺，自己处于鱼肉地位；二则不要脱离了日本之羁绊，而又入美国之羁绊。第四，扩充萍矿收入：萍矿煤质甚佳，市场情形极好；扩充萍矿出产，以一部分冶铁还债，以一部分向外销售。缩小铁厂工程以节用费，扩充煤矿收入以维持现状。

以上几个办法若还做不到，势必要出于破产停工，则其补救办法为使萍矿脱离三公司而独立。是则如何可能？因为：（1）以前是汉冶萍背时，并非萍矿背时。（2）汉冶萍受了条约的束缚，但萍矿受条约之束缚的地方甚少。（3）汉阳大冶厂矿（资本约三千余万元）被日本吞并，对四千万元的借债，可以还清，纵或保留一小部，萍矿亦可担负还清。（4）煤的市场情形甚好，世界正是缺煤时期，决无生产过剩的恐慌，销售极其容易，且在中国市场上一定可占优胜。长江流域现销日本煤甚多，但据日本东亚同文会调查说：“萍乡煤现在未多向外销售，但汉口行销之日本煤，已势难与之竞争。照此推想，如果照其预算每年出煤一百万吨，成本减轻。恐怕日本煤从长江上流以下，都要被他扫尽了。”如此可见萍煤并无不能畅销之理。（5）汉阳大冶厂矿如落日本之手，不必须萍矿之煤，因其奉天抚顺之煤，尽可供给。（6）现在销售长江流域之日本煤，即抚顺之煤，抚顺煤如供给冶铁之用，萍煤可取抚顺煤之销场代之。如此，当汉冶萍破产时萍矿离三公司而独立是绝对可能而必要的，且可大加发展，有把握可以赚钱。不过把汉阳大冶厂矿送给日本，实是我们所极不愿意而且痛心的。但当此“救了娘娘救不了太子”的时候，这亦还是一种悲惨的补救。

再者可由国民仿照“储金赎路”的办法，由国民集股还清日债，完全由国民主持监督办理。是则靠中国国民之热心爱国及各界宣传之努力而决定。

中国国民呵！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大基础的实业汉冶萍，要停工破产了呵！其速起救护吧！

一九二四，六。于安源。

（原载 1924 年 8 月 20 日《新建设》杂志第 2 卷第 2 期）

关于在工人俱乐部内设青年股的请示报告*

(1924年8月5日)^①

中兄：

安弟欲在工人俱乐部内设青年股（安弟函内所云青年部之部字系股字之错误，因俱乐部之下只分股而不能再有部），弟处已决定办法，并已函告安弟。特再报告中兄，即希查核指教。其决议如下：

安源工部青年股与其它各股同样地受工部支配，暂以娱乐教育为第一步工作，办事人年龄不得超过二十五岁，应该学徒多参加，余照区大会决议案进行。

石渠

八月五日

Y·K·Chen^②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② 石渠，青年团湘区委员会代称，署名似是陈佑魁的英文缩写。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为介绍
林育英留俄致中共中央信*

(1924年8月8日)

钟英诸兄：

林育英系安源地方同志，地委与C·P·联合会，已批准其留俄，
特此介绍。

我们的祝好！

安源地委秘书 Hechang^①

8 | 8 | 24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无标题。

① Hechang 即贺昌。(下同)

安源地方团报告（六月—八月）

（1924年8月27日）^①

现将安地情形，撮要为左列之报告：

团务概况：

（一）本团最近增加团员四十五人，共计团员总数为二八〇人。内有四人已开除，十四人已离安，廿五人退出加入C·P·，现在确有团员二三七人，其中青年同志有九十余人，余均为成年。最近组织方面，已较前稍好，支部会议除一支部不能按期开会外，余均两周举行一次，均有简明报告表填写。支部会议，除讨论本支部的重大问题外，注重教育——时事报告，议决案的解释，本地实际问题的分析和工部的政策等。小组联合会（一工作〈处〉的数小组联合或互有关系的数小组联合）两周一次，除地委员报告团务外，即讨论本组问题，介绍同志和本工作处的等问题，同志多能尽量发表意见，故多乐于到会。组长会议两周一次，讨论本团的重大问题，但常召集临时会议。大会已开过六次——两次是团务的报告和讨论，一次是解释工部改选之意义与决定总代表候选人，一次是庆祝中俄邦交恢复，一次是请和森同志讲演，一次是代英同志报告全国情形。

（二）共有支部七，安源四，紫家冲一，湘东一，株洲一。安

^① 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源一支部（路局）近因同志常做夜班（从早六时进班，到晚十时或十二时出班），支部会已有一月没开了，地委已议决以后当设法开会，在大礼拜日（一号，十六号）召集。紫家冲支部情形最佳，同志均能一律到会和按期缴费，最近介绍新同志十二人，地委每周派人去参加支部会议。湘东因永和煤矿停工，支部同志多失业归家，现仅有同志五人，但仍照常进行。株洲因萍矿转运局裁人，同志失业者均到附近村庄种田，因此，团务稍受影响，近来已议决逢一开会，情形日佳。

（三）从前教股同志，工部同志，合社同志，多散编于各支部，因事务繁忙，常与支部会议时间冲突，不能到会，因此最近地委议决这三机关的同志，另编一支部，事实上较为适宜。同时，又将隆外两支部混合为一。现在安源共有四个支部：隆内、隆外、路局、工部。各支部干事，八月底任期均满，已议决九月初改选。

（四）地委员徐全直，因其自由行动，任意离安一次，议决停止其职务，并留团察看一月，由候补委员何炳南继任。现在委员会的工作分配如下：秘书贺昌，组织部方与桀，农工部黄五一，宣传部涂正楚，学生部何炳南（委员会前无学生部，增加一调查和会计。此次代英同志来此，觉有组织学生部之必要，故议决遵照中央组织了。同时，将^①调查部撤销，会计归秘书兼理）。但是，过去因种种关系，未能分部办事，以致事务多由秘书包办，与团务进行有碍。此次代英同志来此，将分部办事之必要再三解释，地委已议决照行了。

（五）教育宣传工作。支部会议，完全为本团教育机关，联组会议亦着重教育与事〔实〕际问题之解释；不过，常感觉无较为适当之专人担任此项工作也。前与C·P·合组一教育宣传委员会，但因种种原因（C·P·教育委员常易其人），以致常不能按期开会，即开会亦因教育之方针及方法不同而难有较精之讨论，故

① 原文此处多一“将”字，已删去。

等于无此委员会。地委有鉴于此，已议决单独组织委员会，收集材料，并研究教育宣传之方法等。中局出版物，此间常不能按期收到，时有时无，颇难推销。因此，地委近已议决一种办法，由地委员正楚同志负经理书报总责，各支部会计干事兼理书报代售事务，并议决不准欠帐，用现款购阅或定长期均可。对外宣传，多半着重于工会政策之解释及事〔实〕际问题之宣传，同志多能负责。安源旬刊，为工部对外宣传之刊物，常因编辑无人负责而不能按期出版，销路甚难推广，效力亦微。现由贺昌同志编辑，但仍如故不能按期出版，将拟停办。

(六)分化问题——目前地委与C·P·合组一审查委员会，办理分化事务。后C·P·地委接得湘渠命令，规定成年同志入党手续太烦〔繁〕，分化事即刻以停顿——“须照章有两人之介绍，经过审查委员会之审查，两地委之通过，区委之批准，方能入党，候补期仍为三月”。C·P·同志，关门之观念未除，多不愿负责介绍如此多数之成年同志。同时，C·P·地委久无专人负责，对此工作至然不免懈怠，延宕到今，仍未进行。地委摧〔催〕促数次，均无结果。如此久不分化，引起成年同志之误会与怀疑，认此为地委洗团之新方式，虽力加解释，而事实甚难使其相信不疑，对团务多不热心了。结果，本团很难进行青年工作，教育训练，亦多感不便；同时，新加入之青年同志，又因此觉不快也。此次代英同志来此，看此情形后，已应允向湘区或中央交涉，请示减少手续，快速分化。总之，成年不与青年分化，本团即永无发展希望；同时，入党手续又甚烦难，那分化事是难为办理了。

(七)青年工人同乐会为本团共〔公〕开之活动机关。安源现有会员二百三十余人，紫家冲分会有四十余，但因限于经费及无专人办理，以致进行不佳。现已由地委议决，工部青年部正式成立后，即宣告将青工会解释〔散〕，归青年部办理，使运动统一而集中。

工部近况：

(一) 工部改选已完毕，同志当选为总代表者十九人（占全体人数之半弱），当选工厂干事及十代表者亦多。青年部亦已议决成立，部长为地委员五一同志。

(二) 青年部是直隶于工部执行委员会，掌理关于青年部员之教育游艺等事项。但是，工部经费困难，青年部恐限于经济而不能多购游艺及运动器具，最初只好着重青年工人之教育与化装讲演。至于青年部之组织及进行计划，后日再告。

(三) 工人学校，补习教育，历来失败，下季已议决下列之革新办法：初级——注重识字教育，半年毕业，暂用平民千字课；中级——注重常识教育，招收初级毕业和稍识字的工人，一年毕业；高级——注重政治状况及工人运动史演说等，培养一批做事之人材。但是，苦于无书可教，又无适当之人编书。教员亦多不胜任，教法均不佳，以后当注意改革也。

(四) 工部组织，与前稍异，已在各工作处成立干事会，办理纯工作处之事务。结果可将工部之事务工作减少，有机会多注重工人之普遍教育与宣传。讲演股之化装讲演，成绩尚好，每次听讲者满堂，将拟更为改良及发展。

(五) 合作社因股本过少，不易周转；同时无较好之人负责，弄得社务混乱已极了。前因服物股经理陈梅生欠公款千余元，事前负责人毫未发觉和注意，大失工人信仰，进行更难有办法。

(六) 近因矿警局长，新换一横蛮武人，同时矿局亦常与之联络，未常〔尝〕不想摧残工部，不过不敢轻于起衅而已。工部处此恶劣势力之下，为保持其生命起见，对外发展，近来极力减少，处处避免和恶势力冲突。在最近将来，用全力着重向工人之普遍宣传。

特此报告，望转呈中央为盼！

安地 贺昌

八月廿七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贺昌致青年团湘区和中央信*

(1924年8月27日)^①

石渠^②兄转中央：

通告均由石渠兄转来了。关于少年国际日及反帝国主义之运动，已议决下列之办法：

(一) 用工部名义，发一反帝国主义的宣言，表同情于各处之运动，并说明萍矿工人受洋人之压迫。

(二) 从九月七日起，在工部大讲堂化装讲演一礼拜，将少年运动和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合到一齐做。

(三) 在少年日的那一周，尽量介绍青年工人入团，扩充和发展工厂支部。

下例诸事，望兄准^③予所请，速复为盼：

(一) 团刊二十份，不够分配，以后请寄五十份来。第一期亦请补寄三十份。

(二) 安地太缺乏人做事，实有培养人材之必要，除弟极力努力训练外，望兄准弟多派代表出席第三次全国大会（至少希望能派五人），并津贴其旅费，因弟处经费，已不够用也。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② 石渠，青年团湘区代称。

③ 原文此处多一个“准”字。

(三)安地已议决注重地方的实际问题之教育,对萍矿之材料,更有收集之必要,但在安源实无好多办法,望兄对此尽力,多为收集和购买此项书报。

(四)安地团务日形发展,至少须有两专人负责,才能维持。现在委员会诸人,均在工部或教股兼事,忙繁异常,对团务常有照顾不到之势。如此下去,瞻望前途,危险丛生。望中兄至少津贴两人的生活费(四十元),并派一得力同志来此才好。

安地 贺昌

八月廿七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恽代英视察安源团组织工作的报告*

(1924年8月)^①

斯中^② 兄

我于二十二赴湘，二十三开联席会议，后斯校^③继续开会，讨论事项：

1. 经费事，因湘情形，望兄能于七八月份中不扣（已扣的仍补寄），从九月份起再扣，此事已有信致兄。当以兄须扣款乃出于事之不得已，但湘允于九月起扣款，则七八月纵不扣款，兄如有款可以付湘，兄亦当可允照此等办法——此事就湘情形言之。佑魁平之生活均恃此款，兄能自有余款^④能将七八月份款补给而从九月扣起亦是正办，望兄斟酌与以方便。

2. 派售书报事，湘既大致已允兄前所定办法，以后自无问题。我劝其于外县分销书报，可由湘开明份数，请上海直接寄去，而湘但负代收帐款之责。如此可免去拆包改包之劳，并转寄邮费。湘已允照办——安源因我去后，提出直接寄报清款办法，湘已认可。

平民之友兄云每份缴款五厘，实为不妥。湘鄂洋价均至二串

* 原件无标题。

① 时间根据内容判定。

② 斯中，青年团中央代称。

③ 斯校，青年团代称。

④ “兄能自有余款”，原文如此。从上下文来看，似是“兄若有余款”之误。

四五百文，则五厘应为十二三文，而平民之友载明只售铜元一枚，于代售者不便。故已囑先就铜元一枚出售，兄定可改变缴款办法——我意至多只可每份缴款三厘或甚至二厘方便推销。鄂则现取赠阅办法，由地方自对兄付款，如此亦见兄有减轻缴款之必要。我拟劝鄂劝其赠阅与预订同时并行。依现状观之，中局有加印平民之友并托书店经售之必要，此事或商上海书店自己添印承售似可推销。

现在湘销书报法极谨慎切实，他们亦创巨痛深，兄与书店均不宜以谭影竹事与他们混为一谈。——谭事已清出有着落之帐及书六七十元，书即退，谭所欠约不过百元左右，定分期还。

3. 职务分配事，他们感觉仍是从前委员长秘书制负责人少而责任专，对于办事比较便利。后告以分工之意义，一方使各事有专责，一方秘书负分配督察之权，组织部对于各种运动之机会与如何分配同志去做亦有与他部协助进行之必要。故他们仍有旧制之长处而无其短。——湘事佑魁短于支配之才，平之亦只可负一部分责任，小云活动而稍浮，明翰似比较切实。

由安回后，二十九开大会，到者八九十人，学生多，工人因工作故少到，然湘工人比学生数不甚相远。讲演时告以：1. 民校^①经过；2. 反帝国主义比反军阀更重要；3. 工作的青年化；4. 无产阶级比知识阶级可取；5. 群众化之重要。□拟再讲数次。

于二十四赴安源，晚到，二十五开联席会议，定以俱乐部一万三千余工人名义要求全国赞助汉冶萍废约。

二十六斯校开会议事如下：

1. 斯西分化^②问题，据云西区校欲必经二人介绍，小组审查

① 民校，国民党代称。

② 斯西分化，即党、团分化，其内容是两项：一为组织分化，将28岁以上超龄团员尽量介绍入党，以便青年团尽量多吸收25岁以下青年，使团青年化；二为职责分开，纠正过去以团代党现象，青年团专事青年运动。1924年6月中共中央和青年团联合通告，限各地接通告后三个月之内完成党、团分化工作。

通过之手续，故进行极迟滞。此既使年长的斯校学员解体^①，且恐发生别的误会。我已拟函两中央省略介绍审查手续，迳以两地委联合之审查会所决定为根据，斯地委及西校出席人均赞成。后此函未发，因到长沙，乃知西区校意只须二人介绍，此二人不定须在同一小组且亦更不经小组通过，大石^②以为若有人负责进行一星期可分化完毕。大石预备赴安，且最近苏友^③亦去三个，则此事当易解决。安现西负责人系一进步工人，然究力稍弱。

2. 工作的青年化，此事一受分化未毕之影响，二因无专负责人——因均受俱乐部生活费，或有工作，故不能有多人努力于此项工作。现只有青年同乐会有足球乒乓球，足球颇受欢迎。最近加入青年同学三四十人，颇有活泼气象。

3. 少年国际日拟演剧三天——此事后西校商定延长为七天，同时为反帝国主义宣传。

4. 书报直接派销以免迟延而不按期，用工人图书馆名义与上海书店接洽。安源比湘更可靠，可转嘱上海书店放心寄去。

5. 分配职务，我详为解释分职之本意，并告以宣传部并非必须凡事均自任宣传之责，只须认定必要之时请人讲述解释。农工部学生部更非凡事躬亲，重在制定计划，引导同学大家去做，而督察其成绩。又安地工人教育事务因系俱乐部同学做去，故斯校未设学生部。此次仍商定设立，以便搜集各种成绩报告，而就斯校方针加以指导。但此指导非□□□^④不在干涉其校务或课务，而在课外多方设法，使可为斯校青年运动之助。

6. 另由湘转请中兄数事：

① 原文如此。

② 大石即袁达时，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讲演股长。一九二五年上半年任安源团地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叛变革命。

③ 似是指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员。留苏回国的肖劲光、任岳、胡士廉三人就是此时奉调到安源工作的。

④ 原文不清，似是“必要时”三个字。

a、生活费并派人——此事就我考察，极赞成之，详可阅昨致两函。安地为独一无二之无产阶级组织，若今日因惜小费专取揩油政策则将来被压迫后，必至片瓦无存。工人群众既非深切了解我们，学生同志又无最好的工人运动之印象存在他们脑中，俱乐部颇有官僚化的倾向，一切教育宣传事业裹足不行，此非根本设法不可。安地秘书贺昌热心而性急，他亦希望舍安地职务专从事斯校。倘中兄可稍津贴，我亦赞成，因他尚合于做青年运动也。津贴事如以为可行，能即行最好。

b、请中兄代搜关〈于〉汉冶萍材料，此事于安地宣传确有极大关系。我意并望中兄可为安地略购应用书籍，安地同学月入十五元，甚至为宣传用之书报亦无从借阅，中兄亦似有体念帮助之〈必〉要也。

再安地曾有人言中兄出版各书如中青等应寄各地委一份，此事极合理，我以为中局可酌行。

是晚斯校大会到者百余人，亦略述各点，并告以各地近状。

二十七斯校又召集宣传委员会，讨论宣传各事，告以对工人同志与普通工人宜矫其盲从自轻之弊，对学生方面宜引导其尊重工人地位。学生同志有明了的，亦有不明了的。又在安地任教尚有非同志的，彼等知识阶级之弊，当然不易尽免。宜极力注意教育，以免棘手，因惹出工学界限，否亦恐完全失我们运动宗旨^①。

余再详

英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如此。似应是“便完全失去我们运动宗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团员统计表*

(1924年9月1日)

数 地 目 名	类别 本地团	员 总数	性别		年 龄 别														
			男	女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以上
长沙		221	220	1	4	5	8	19	24	31	30	20	17	10	18	9	7	11	8
安源		75	74	1				2	8	8	9	9	7	6	5	6	15		
衡州		44	44			2	2	5	6	4	9	2	2	2					
耒阳		24	22	2	1	6	2	3	2	1		2	2	1	1	2			1
常德		18	18				2	5	1	3	2	2	1		1				1
平江		23	23					2				3		3	8	3	2		2
湘乡		8	8				1					3	2			1	1		
宁乡		4	4				1		1	2									
益阳		8	7	1		1						2				1			4
其他		5	5									1		2	1		1		
分类总计		430	425	5	5	14	16	34	36	59	49	44	33	25	35	21	17	26	16
备考	共 414																		
<p>附注：1. 安源实有正式团员九十余人，惟因“调查表”尚未全体寄来区，无从稽核分类，故仅将其已寄来“团员调查表”查明备录。</p> <p>2. 耒阳实有正式团员二十八人，但有五份“团员调查表”未寄来，无从查悉，故未全录。</p> <p>3. 职业别项内数目，无特别团员。</p> <p>4. 此表各项数字，系依照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以前湘区向属地团员调查所得。</p> <p>5. 水口山、岳州……等处团无确切调查，故均未录。</p>																			

* 原题即表内的“S·Y·湘区团员统计表”。年月日系根据“附注4”。“年龄别”另纸列一段统计表，本书未录。

(承上页)

数 目 地 名	职 业 别									备 考
	工	农	学 生	教 员	军 警	新 闻 界	商 界	政 界	其 他	
长沙	69		111	15		5	5	2	6	
安源	43			22	1				9	外特别团员一百余未录
衡州			42	2						
耒阳			13	7			3			
常德			17							第一特别支部
平江	11		1	7					2	第二特别支部
湘乡		2	1	5						第三特别支部
宁乡			4							第四特别支部
益阳		1	1	2						第五特别支部
其他				3				2		内临武一人，湘潭一人 安化二人，铜官一人
分类 总计	123	3	190	63	1	5	8	4	17	
备考	共 414 一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

(1924年10月3日)^①

现将一月来活动情形，撮要为下列之报告。

1. 安地月来竭力向同志解释“本团青年化、群众化之意义与必要”。同志对此多以〔已〕了解；加以安地反动势力之发展，同志更感觉有扩充团员之必要。近来介绍同志，完全取宽容态度，不象前此之关门（每次支部会只准介绍同志两人），介绍进来了再加以相当的训练。最近总共入团者，共八十九人。

2. 关于内部教育，特别注意；对于新同志之训练，另议决一种办法。

A、关于教育宣传委员会之组织，请参看前次报告。该会能按期开会，每周一次。每次所讨论之题目，均先由地委决定，该会负收集报告的材料与研究宣传之方法，每次开会时，个个都对此问题有一报告，长短不限；报告后由秘书编印讲演纲要，印发各委员。最近已讲过之题目：1. 无政府主义是什么？2. 本团青年化之意义；3. 工厂支部的活动方法；4. 江浙战争。地委对于该会委员各发“团刊”，“平民之友”，“中国青年”，“向导”一份，以供参考，报费由团体开支。

B、各种会议，支部会及联组会，该会均派人参加，讲演所讨论过之题目。有时因举例多是外国事实，言辞又不通俗，材料缺乏趣味，同志有不愿听之表现。近拟改革宣传之方法。

* 原题为《安地报告（八月——九月）》。

① 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C、新同志入团后，再〔在〕最初一月中，各种会议可自由出席，但必须到训练会，一周两次，一月为限。讲演之要目是：1. 什么是青年运动？2. 青年运动之发生与发展。3. S·Y·的组织与概况。4. 少年国际的历史。5. S·Y·与C·P·的关系。6. S·Y·与工会的关系。7. 资本主义之解剖。

3. C·P·与S·Y·分化事，近已着手，有多半成年同志退出，还有一部分自己不愿加入C·P·的以外，有些因各种关系，不能加入，即S·Y·也要开除或留团察看的。

4. 各种会议，照常开会，地委每次都派人参加。近因同志日增，联组会甚多，地委员参加不来，议决以后联组会由支部干事召集，支部干事必须有一人参加；地委不限定要派人，有人参加固好。支部及联组会议，均添〔填〕写报告表，交地委保存。

5. 株洲支部及湘东小组，因地离安稍远，情形较为隔膜。地委议决以后每月派人到该两地一次，该两地亦须派人来安参加全体组长会议一次。

6. 各支部干事，到八月底即任满，已于九月初改选，新干事尚选举得人。

7. 少年国际日，地委议决在工部大讲堂举行纪念，并化装讲演一星期，将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合在一起，已在工部总代表会通过，但因同仁俱乐部职员，于是日发生罢工风潮，恐开会与化装讲演，不易维持秩序，故停止举行，候风潮了结后补开。是日由工部印一种传单，由劳动童子军到街上发散。十一日召集同志与青年工人同乐会会员，在一校开纪念会，到会者二百余人，除说明少年国际日的历史与意义外，尚有双簧音乐。少年国际周，召集了各支部的会议，解释纪念日之意义，与本团青年化群众化之理由。是周各种会议，总共介绍了有四十多个同志，可说从有〔来〕没有一次介绍过这多人。

8. 最近无政府党，在安地极图发展，火车房、修理工厂的学徒，加入者不少。据调查所得，现有党员六七十人，而真正做事

的不过二三十人，有一外边派来的人在此主持，经费亦是从他处筹来的。该党之活动，极其下流无耻，以美酒佳食诱骗青年加入，以“主张公道，反对俱乐部为其目的”——如反对工部委派之青年部委员（都是同志），在青年工人同乐会捣乱等。近更与反动的职员工头所组织之“工职协济会”合作，做各种破坏工会之宣传与准备，真是中国的法西斯蒂！地委委派一同志参加，调查情形，指定可靠同志，分到各处探听消息，将拟由工部用无法^①手段破坏之。在各种会议上，已向同志将此事解释，众愤异常，见无政府党即欲饱打以甘心，地委因此指出此种办法之欠妥，暂须以和平态度，劝告一般青年，使其勿混入其中也。

工部情况

1. 同仁俱乐部的小职员，为反对萍矿稽核处马处长，于九月六日罢工，因内部组织不坚（当然之事！），加以易电机师、李保华（电机处监工）等之破坏，九日有少数职员进班，罢工即告失败。十日矿警局将同仁俱乐部封闭，并驱逐该会会长肖立成、李新甫，接着开革了一大批职员。同仁俱乐部〔部〕此次罢工，工部在表面上持中立态度，各工友们照常进班，做自己本份内的工作，如无材料，即可不做；即职员叫做的事，我们一律不动身代做；暗中却想帮助同仁俱乐部，驱逐马处长（反对工部最烈之一人），藉此联络小职员，以后接头做事可免许多麻烦。如同仁俱乐部不生内哄，再坚持一两日即可得着胜利。同仁俱乐部罢工失败后，矿局之气焰日高，态度变硬，想将工人管理权一概收回，对俱乐部采软的“不齿”^②主义。同时，又用前次破坏同仁俱乐部之方法，马首东向，破坏工部。近由易电机师等组织“工职协济会”，收拢反动的反对俱乐部的职员、工头、工人加入，分散工人的势力，破坏工部之组织，真是法西斯蒂！（易电机师是留美学生，

① 原文如此。“无法”似为“非法”。

② “不齿”为萍乡方言，意为不理睬。

对于破坏工人组织的方法自然是比较的要“高明”)工部对此事甚注意,已分头派人调查,并拟向工人宣传,如有加入者,即认为是破坏工会之行为,群起而驱逐之。由同志向工友做此种宣传。

2. 工人学校,实行强迫教育,愿入学读书者颇多,学校已无地可容;因此,议决采平民读书处的办法,委派工人到各工作处教书,课本暂用“平民千字课”。三月须将千字课读完,不过四年,安源工友不认字的恐怕是没有了。此外另招一“师范班”,额数为四十人,培养未来之老师。

3. 合作社办理不善,组织欠妥,以致发生陈枚生等吞款之事,大失工人信仰。近拟大加整动〔顿〕,调陆沉兼做总经理,毛泽民专任营业主任,实行平价廉价,增高消费额,收束新街合作社(分社)。

4. 工部经济,月来入不敷出,矿局八月津贴未到,简直没有办法。萍矿两月未发工饷,矿票又日形跌价(少换一百多钱),工人真吃苦不浅!

5. 青年部已着手进行,农工部另有详细报告。

6. 汉冶萍总工会于九月十六日在安源秘密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共到代表十五人,大冶一人,汉阳兼轮驳一人,安源十三人,外由代表大会敦请同志四人为顾问——潭秋、大石、迪卿、贺昌参加会议。共开会六次,通过议案四件,通告一件,于十八日闭会。选出总工会临时执行委员五人,候补五人(均有C·P·决定),议案中最重要的是,在压迫下的活动和防止工人〔贼〕的破坏办法,注重政治的斗争为恢复工会的基础立点。

十月三日

Hechang^①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Hechang 即贺昌。

其颖、兰渠致钟英信

(1924年10月17日)^①

钟英兄：

信悉，所嘱诸事已照办，兹答复如左：

(一) 支部以工作处划分事，安地前已议及，后因各工作处青年同志过少，多不能成立支部而中止。不过，自少年国际日以后，青年同志日增无已，各工作处已有成立支部之可能，故地委即议决以工作处划分支部（窿内以段分，可成立十数支部；窿外以工作处分，可成立八九支部）。十人以下的支部，仅票一书记；十人以上的支部，即举三人组织干事会。至于小组，觉无存在之必要，以〔已〕议决取消，以支部为本团之单位和基本组织。

(二) 自少年国际日起，安地对于青年工友已取宽放主义，最近加入者甚多。为扩充同志计，议决采俄国少年团办法，党员亦可介绍同志（暂时限于退出本校转学西校的党员）。此外一切手续，仍照前规定的办理，须经过支部会议之通过，地委之审查与批准。

(三) 青年部已成立。此时已成骑虎之势，实难中止进行。况青年部是直隶于工部组织之下，并非“另立组织”与工部对立。其

* 原文无标题。其颖是贺昌的别名，兰渠和以下的兰渠均为青年团湖南区委代称。

① 年月是根据容判定的。

任务专在办理青年部员（工部廿五岁以下之部员，即为青年部之部员；年龄超过时，即须退出）之娱乐与教育事项。换言之，就是工部为办理青年部员之娱乐及教育事项方便起见，而设此机关，与工部有教育股、合作股之办法一样。青年部部员，仍为工部组织之一员，与成年部员合选十代表与总代表及干事，对工会中一切问题，是处于直接发言之地位，并非“只有间接发言之态度”，决不至“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战斗力分歧而不集中”，且能藉青年部更集中和坚实工部之势力与组织。此间青年工人，多都无正当娱乐，嫖赌等等，无所不为，且因意志未坚，易于受人愚弄与煽动，加入不正当之团体，做破坏工部之事件，如窿外青年工友之加入安那其，窿内青年工友之加入洪会等皆是。因此工部对青年部员，不得不施以特殊之教育与娱乐，以挽救此鲜花般可爱的青年部员之堕落，而消除此未来之隐忧。此外，如安那其之宣传工部不注意青年部员之利益等，亦为成立青年部之原因也。总之，以后青年部当然只做青年部员之教育与娱乐事项，决不破坏工部之组织与权力，且极力避免与成年部员之隔膜与分离。

（四）关于安地津贴，请按月寄下，并望再津贴十五元为盼！

其 颖
兰 渠 十七号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

农工部报告（八月—九月）*

（1924年10月）^①

中英：

SY安地委员会农工部因负责人屡次更换，进行颇感困难，现在推黄五一同志负该部责任，并组织了一个农工委员会。

（一）内部工作：农工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

A、委员长：黄五一，委员：罗春如、王金源、江益成、□□生^②、李克澄、陈吉□^③、许文亮、何炳南。

B、工作纲要：

1. 注重工人农人运动问题之讨论和研究；
2. 研究与工人农人接近和宣传的方法；
3. 调查青年工人农人的状况；

C、会期——每周开会一次，时间及地点，由委员长临时通知。

（二）外部工作：安源地方今年上半年，由同志主持，组织了一个青年工人同乐会，加入的会员很多，会务进行也算顺利。至八月间多数同志觉得在安源工人俱乐部之外，另有一个对立的组

* 原题为《农工部报告。八月—九月》。

① 时间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② 原文不清，似为“罗树生”。

③ 原文不清，似为“祥”字或“驛”字。

织，于工人俱乐部之进行上一很妨碍^①，后乃由SY委员会决定设法使该会合并于俱乐部组织之下，要同志竭力向外宣传。

宣传的口号是——勺、同乐会的会员都是俱乐部的部员，不应当另有小的组织。又、合并到俱乐（部），俱乐部可多拿些钱替我们青年工人办教育和游艺。结果会员都很愿意，九月初间乃正式合并于俱乐部，由俱乐部委任委员五人组织青年工人同乐会委员会主持该会会务，上届委员会宣告解职。新委员会除照旧章进行会务外，在九月十一日特召集一次会员全体大会，庆祝少年国际纪念，到会者两百余人，首报告会务大概，再讲演少年国际纪念的由来，及我们青年工人以后所负的使命，并备有双簧、音乐等助兴，都感觉很有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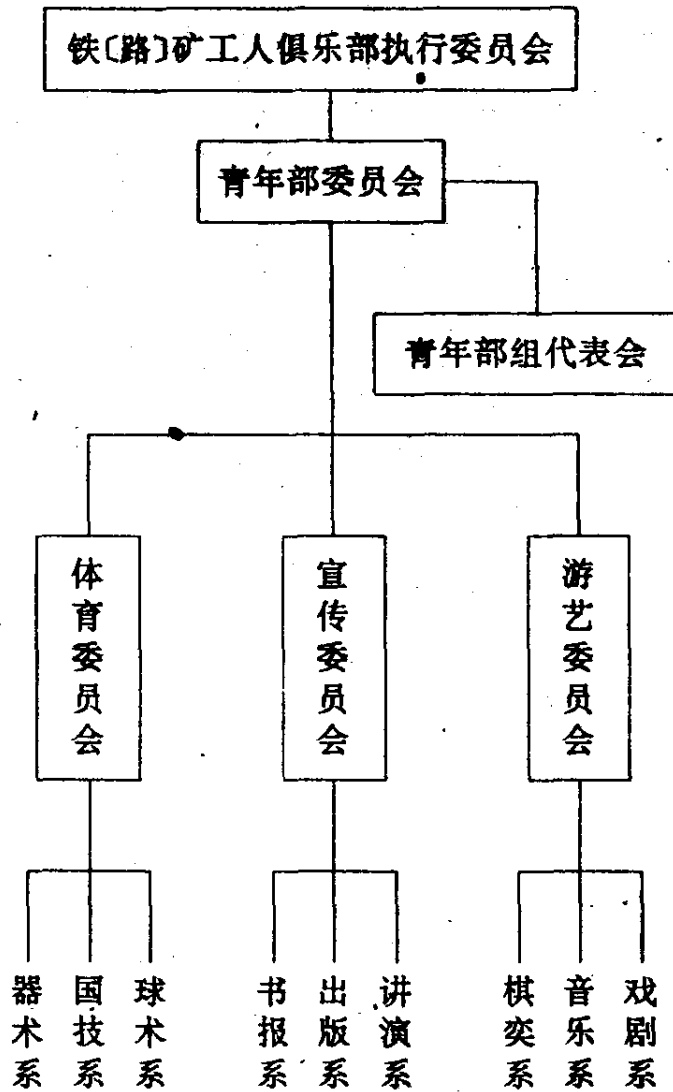
今年八月间俱乐部改组时，决在俱乐部添设青年部专做青年工人教育和游艺事业，由CS执委联席会决定由黄五一同志负该部责任。筹划进行已有头绪。其大略情形如左：

A、青年部委员会的委员

部 长——黄五一
秘书委员——胡子厚
组织委员——刘培元
教育委员——谢包罗（教员）
游艺委员——谢福初
会计委员——朱昌炎
调查委员——汤正清

^① 原文如此。“一很妨碍”，似为“亦很妨碍”之误。

B、青年部组织系统表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林育南致宗菊信*

(1924年11月1日)^①

宗菊^②吾兄：

弟在汉寄二函，在长寄上二函，不知均收到否？弟于十月三十日由长来安。因抵安时已在夜九时，故未克与诸友详谈，昨日会晤贺昌、泽楷^③诸友，畅谈一切，并参观各种组织，与各学友多所接洽，情形尚好。昨晚到紫家冲学校，晚同学开支校常会^④，到者三十余人，由弟报告讲演，同学精神颇好。今早由紫返安，午后地执校^⑤开会，弟报告C·校^⑥政治态度，中校^⑦整顿学校计划，及安校^⑧应改进之事项。后由同学讨论事项如下：（一）地执原有学生部，因该部委员不称职，且不可靠，他们遂主张取消学生部。我觉学生部有存在的必要，经再三讨论的结果，他们仍不赞成，但须看此次改组选委会中是否有合当负学生部的人为断；如无此人，即可取消，但仍报告中央，经中央核准。（二）地校教育宣传，急需材料，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② 宗菊，青年团中央局代称。

③ 泽楷，即汪泽楷，湖南醴陵人。1924年10月任中共安源地委书记，1925年9月离开安源。1929年11月经中共江苏省委决定、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

④ 支校常会，即团支部大会例会。

⑤ 地执校，此处系指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

⑥ C·校，又写作“西校”，党组织代称。

⑦ 中校，团中央代称。

⑧ 安校，安源团组织代称。

故中校所出各项出版物要求出版即用快邮寄一份，以应急需，我谓中央本应办理此事，但仍需看中校经费情形为准，后他们要求的此间必要，兄可此办得才好^①，我谓可呈报中校看如何，此事请兄酌量办理。（三）要三公司研究材料，我谓中校很愿代为搜集，但现在实无法收到。（四）要增加津贴一人生活十五元，我谓须在此次大会才能说到，因现在预算不能办到。（五）要求至少要派二位代表出席大会，我谓须看地点决定再说。——以上诸事，请兄讨论答复。此外，贺昌兄又提出要离安校之议，经再三讨论，结果，一面请中校派人代替，一面看此次改选如何，设法谋代替的人，此事亦请兄注意！弟观安校学生近除分化后送入C校后，现在加入新学生合共前后学生两百人，气势甚是勃蓬，同学精神极好，均系极可造就之材，惟须吾校之加倍努力于训练教育，故此项人材极为重要，贺昌如去北再能另找一个合当的人来是很好的，使〔但〕此间甚〈难〉找合当之人。此间近来颇致力于教育宣传，昨执会更由弟提议，在教育股同学方面，建议一“教育纲领”，内容为（1）无产阶级教育之意义。（2）安工校教育之实际问题。（3）时事研究与宣传。（4）主义研究。已推定数人为起草员，起草后经执会审定，交教宣部向学校同学支部方面提出进行。关于工校全部教育计划，拟与西校联席会议提出讨论。已定明日开西斯两校联席会，弟将出席报告。弟原拟住三、四日即去，但近日^②十一月七日在即，安校将有所纪念，故弟想多留几日，好在大考^③期甚迟，不须急归也，祝安好！

弟 根^③上 十一月一日晨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如此。。

② 大考，全国代表大会代称。此处系指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③ 根，是林育南的别名。当时任团中央秘书。

林育南巡视安源报告*

(1924年11月4日, 8日)^①

宗菊吾兄:

共寄吾兄五函, 望收到后赐复! (回信请寄一尊处)

弟在安已三天了, 在这三天中每日参加同学会议^②至少两次, 接触同学多人, 情形极好, 颇使我精神奋发。校务如长此发展下去, 再加负责人能随时计划改进, 前途真大有希望也。弟昨上午参加西斯委联合会^③, 此会决立一教育全部计划起草委员会, 建立安校教育切实而合当之计划。此外, 关于S与C之分化^④, 亦决合组委员会切实执行, 此后分化当能作成也, 详情后报。昨晚参加支部干事全体会议, 讲“干事之责任及支部组织之意义”, 此会到者甚齐, 精神甚振作, 此于整顿支部大有希望。现定每晚开支部会议, 弟都参加讲题“□SY是什么?”此外临时发生问题, 均须随时讲演也。此间基督教颇有势力, 弟昨在教支全体会中提出“反基督教问题”讨论时大家都认为至要, 决定开始在我们各支部中宣传讲演反对基督教之意义, 同时在子弟及补习校学生中极力宣传, 此后各工校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② 原文此处多一“中”字。

③ 西斯委联合会, 即党、团地委联席会议。

④ C与S之分化, 见前“斯西分化”注。

明了此义再由他们在工人群众中作反教之宣传。现 C 校亦注意此问题，因基教与安派□□^①当局有深切之勾结，他们可说是三角同盟来反我们也。

十一月四日晨报上

此信搁数天未发。

弟在数日中，仍每日参加各次〔项〕会议，并参观各机关，与同学谈话机会颇多。原拟留三、四日即返长，后一因我见有多留几日观察全部情形之必要，同时此间同学亦留弟多住几日。前晚 C 校开〈全〉体会，弟出席报告对国校策略。昨十月革命纪念，三校联合开会庆祝，弟报告十月革命之意义，并有各项游艺，情形热烈。昨晚 S 校开全体会，弟报告“冯军入京后之北京政局及我们应取之态度”。后由他们继续报告“收束老合作社，扩充廉价部”事项，又由委员报告半年来之团务情形，□宣补〔布〕提前改选。即于是晚举行选举，人选早由 S·C 两校商定，弟亦参加意见，即由委会提出付表决通过如下：正式的贺昌、胡士廉、涂正楚、卢春山、易子义五人，候补为胡子厚、黄五一、吴景中三人，其一切经过详情可由委会详细报告，兹不赘述。

吴兄寄来之函收到。关于政治问题，弟昨日之报告即依据来函所述。关于注重训练事，弟当竭力进行，在长、安两处各项会议，弟均特别注重此点。此二处情形均可，惟武昌则正糟，长江下游一带恐均为鲁卫之政也。弟返鄂时，当多留武昌几日，特别办理此事，但弟度靠武昌现有之人，难有多大希望。关于款子，弟已交贺昌十一月份洋十五元，请此月份津贴不再寄。余六十五元，弟因无寒衣，天冷不能耐，已制大衣一件，故无余款，加之旅途用费，超过预算，下游旅费，尚恐发生问题。此事当再详报。

① 基教，即基督教会；安派，即安那其派，亦即无政府主义派；此处无法辨认的两字，应是“萍矿”。

关于弟必需要各项刊物材料，请寄一尊处转弟。弟拟过二、三日即返长，在长留二日返汉。余后告，即此安好！

弟梗上 十一月八日于安源。

再，各地接到《中青》《向导》等，约迟一个月之久，非特别设法不可。我想该刊出版，至少用信尽先寄一份于各地委会，至要。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整顿萍矿意见书

(1924年11月)

刘少奇

煤铁事业，为一切事业之基础，国家之盛衰，国民之生死均系之。故欧美各国无不竭死力把持世界煤铁产业以称霸于天下。中国汉冶萍公司，即东方最大之煤铁产业，他的衰败兴隆比平常产业有更深几层的重要。他不独在国民经济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且为发展东方“物质文明”之根据。现在该产业之下汉阳、大冶、萍乡各厂矿直接倚为生活的工人并工人之家属，不下十余万人，再依各厂矿及株萍、粤汉铁路与长江湘江一带之直接或间接生活之商民各业人等，亦不下百数十万人，故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为此百数万人民之生计所关。又发展中国实业，无处不需要用煤铁，故欲使列强不把持世界煤铁以限制中国实业之发展，及发展中国实业能得到充分之煤铁的供给，均非使汉冶萍永远存在不可。故汉冶萍在中国实业上之地位，实为担保现今倚为生活之百数万人民之生计不起恐慌与不流为游民土匪，及发展中国实业能得到煤铁之根据，而收容中国游民土匪为有职业之正当国民，均为汉冶萍前途之责任。汉冶萍之存在与否，既关系国民之生死与国家之兴亡，故凡中国国民皆应尽责拥护：第一，使该公司能够永久存在；第二，使该公司主权完全属于中国不致旁落外人，如此才不致辜负它前途的使命。

汉冶萍公司统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各部，以大

冶所产之矿石及萍乡所产之煤焦运至汉阳、大冶各厂炼铁，所炼之铁即由上海汉冶萍公司向外销售，各厂矿生产用费，由该公司供给，故该公司之生产为钢铁。在欧战期间钢铁缺乏，市场价格甚高，汉冶萍公司营业亦极为发达，得利甚多。但自欧战终局以后，世界钢铁销路停滞，钢铁生产已有过剩的恐慌，因之钢铁价格亦异常低落，汉冶萍公司在此情形之下，营业萧条，年年折本，至今已不能维持之形势。且该公司主办人又以种种设施上之失策，大借日债，滥订合同，至今已负外债五千余万元，所有各厂矿及轮驳财产，均经抵押，又以生铁矿石等生产品付还外债本利，定价低廉。至今汉冶两厂所出之铁及大冶所产之矿石均只能以之付还外债，而萍矿所产之煤，复不能供给汉冶两厂之消耗，是举该公司生产全部，贱价供给外人，生铁矿石焦煤等之生产费，又须添借外债开支。似此情形，汉冶萍既因市场恐慌，前途无发展之希望，又因条约与借款限制，主权全落外人。至今“汉冶萍破产”之恶〔噩〕耗，业已响破全国国民耳鼓。呜呼！汉冶萍公司！

汉冶萍在中国实业上之地位既关系国民之生死，国家之兴亡，但其现状已入破产的情状之中。当此之时，中国国民应急起直追，设法挽救，否则，以中国一切实业之基础事业全部断送给日本，从此日本即能以此左右中国国势，制全国国民之使命也。

至其救护之法，可分下列数项：

一、不再加借外债。汉冶萍失败之最大原因为滥借外债。观其过去之历史，无日不在借款中过活，即欧战期间营业发达之时，也借了大小九笔借款。该公司股款合农商部股本共仅二千二三百万元，至今借日债已累至五千余万元。条约一次苛酷一次，至最近商借之八百万元，日本已有委派该公司办事人之要求条件。似此办事人由日本派，借款必得要向日本借，生产出来的钢铁和矿石又必须送给日本还老账不能自由出卖，发展无希望，停办又不能，是该公司之主权已因借款关系全部落于日人之手，所剩者仅“中国汉冶萍公司”之“中国”两字而已。若再添借外债，日本所要求之

条件已会要将中国汉冶萍公司之“中国”两字改成“日本”两字。是外借再不能添借，添借外债即亡汉冶萍。

二、缩小汉阳大冶厂矿范围以节省开支。汉冶萍既不能添借外债，又因要生铁矿石还日本旧账不能停工，那现在各厂矿之生产费从何支出？因此汉阳大冶各厂矿范围不得不相当缩小以节经费。缩小至每年所产生铁矿石足够付还日本旧债本利之数为止。照现时汉阳有化铁炉一座，开工每日可出生铁二百余吨，大冶有化铁炉一座，开工每日可出生铁四百余吨，该两厂每年合计可出生铁四十余万吨，但照约从民国九年至二十二年间每年应交付日本之生铁额数仅二十六万吨，是两钢铁厂之范围可以缩小。因所多产之生铁，现在市价不好，不独无利可图，且须折本故也。又大冶铁矿每年所产之矿石约六十万吨，预算交付日本之数为百分之五十四，合三十二万余吨；但照约从民国十五年三十七年之间，每年交付日本矿石数目为二十五万吨；民国十四年十三万吨，是大冶矿厂范围亦可相当缩小。该两处矿厂范围缩小，开支减少，负担自可减轻，勉强维持现状，至民国四十九年照约还清日债，汉冶萍公司仍不失为发展中国一切实业之根基。

三、扩充萍煤出产以增加收入。汉阳大冶厂矿范围虽然缩小，每月仍需巨万之开支；若不添借外债，则此种开支仍无从取得。因此只有扩充萍矿工程增加萍煤出产，以一部焦煤为炼铁之用，以其余之一部向外销售，复以煤价收入来维持各生产机关之开支。似此公司现状才得维持，外债才能少借或不借。因为：一，以前是汉冶萍衰败，并非萍矿衰败；二，汉冶萍受了不少条约的束缚，但在萍矿方面受条约束缚之地甚少；三，萍矿产量极富，煤质甚佳；四，交通便利，在株萍粤汉铁路之萍煤运费较客煤运费轻过一倍有余，为世界最低之铁路运费，且该公司有自用之轮驳运输；五，煤的市场情形甚好，在中国在世界现今均是缺煤时期，决无生产过剩的恐慌，销售极为容易，且萍煤在中国市场上一定能占到优势。据日本东亚同文馆调查说：“萍乡煤现在未多向外销售，但在

汉口行销之日本煤已势难与之竞争，照此推想，如果萍矿每年能产煤一百万吨，成本减轻，恐怕日本煤从长江上游以下，都要被它扫尽了。”由此可见萍煤在中国市场之优势，并无不能畅销之理。

现在萍矿每年出炭约六十万吨，倘真能增加出产至每年一百万吨，则以六十万吨煤焦运至汉阳大冶炼铁，余四十万吨即向外销售，每吨折价八元，共计有三百二十万元之煤价收入。以此三百二十万元作各厂矿开支，勉强可以够足。如此即可不必续借日债，而各厂矿又有款项开支，不致倒闭。斯诚救护汉冶萍公司之唯一方法。

准上述情形实为救护汉冶萍之唯一方法，一面增加收入，一面减少开支，再不添借外债，维持中国汉冶萍公司之“中国”两字，以待钢铁市价高涨之良机，艰苦维持至民国四十九年还清日债，则汉冶萍乃可脱离日本一切欠款与条约之束缚而得自由。因此应扫除专赖借外债过活之根性，与竭力生产折本钢铁之错误，而有努力从各方面严加整顿之必要。

兹以扩充萍煤出产极重要之一部，敢就萍矿急待整顿之各种意见，略述如左：（至于根本救济公司办法，尚待大事扩张工程，一时殊难计及，仅就目前可能之处论之）

一、经费方面

萍矿开支全部照期预算，每年须二百六七十万元。开支既如此之巨，而公司方面以营业萧条，借款无着，不能按月照数汇来，致萍矿常累欠数十万元。因而开支愈大，各项欠款须付重息，往来筹款，事务费又复增加，而负责人员，因要筹款，整日东奔西走，精力全用于此种于工程实业毫无裨益之琐事。而工人方面，则因工食久欠，冻馁交加，对于工作无形中自要疏忽许多。种种方面，均于公司及萍矿有极大之损失，故要整顿萍矿，必先将经费问题解决，方可说到其余。但萍矿系属汉冶萍公司之一部，经费素无独立之可能，今欲解决萍矿经费问题，自不能仰赖公司之供给。换言之，即公司经费问题能可解决，所给萍矿之数能按月付来，萍矿经费方

面，自不成为问题了；但公司此时已因营业萧条，专赖借款过活，经费问题终无根本解决之可能，纵借款成功，亦不过解决目前之一时的困难。故值此情形之下，公司对于萍矿经费之源源的供给已不可能，萍矿此时不得不谋经费的“自救政策”；公司亦不得不使萍矿在经费方面力谋自救，以减轻负担。此萍矿经费问题，不得不由萍矿本身设法解救之情形也。

解决萍矿经费问题，不外“节省浮费”、“增加收入”之两法，但萍矿开支工食与材料两项每年占二百三十余万元，此两项开支均难减少。其余事务等费每年不过三四十万元，纵或减少一少部的浮费，而所得此例对二百七十万元之预算有何补益？节省浮费一法实不能解决萍矿经费问题也。

节省浮费既不能解决萍矿经费问题，此外就只有增加收入之一法。但萍矿所出焦煤，专以供给汉冶铁厂，向外销售仅粤汉株萍两铁路每年生煤五六万吨；外销造币厂及各处焦块，每年亦不过一二万吨，得价洋五六十万元，但销粤汉株萍两路之煤，其价均以运费作抵，萍矿实无一钱之收入。由此言之，故欲增加萍矿收入必须“另辟生路”，方有解决经费问题之可能。若就现有收入方面设法，皆属无从奏效也。

上面已经说过，现在煤的市价甚好，销路亦旺，萍矿煤质之良又为中国之冠。故萍矿欲增加收入以谋经费之自救，惟有扩充工程增加出产，以多产之煤向外销售，以煤价收入来作开支，经费方面不专赖公司之供给，如是方为解决萍矿经费问题之根本方法。

萍矿每日能加出产五百吨，每吨折洋八元，每日共计洋四千元，每月可得煤价一十二万元。以每月二万元作增加出产五百吨之用费，每月尚可增加十万元之收入，以此发给萍矿工食即已足够。此外萍矿每月所出池焦油煤等价值万余元，造币厂所销焦煤约值二三万元，余如屋租、地租、山林、电灯、肥料、烂材等收入，每月亦可千元。每月以此种收入发给员司薪水奖金亦已足够。余如材料税捐等费，每月只数万元，萍矿每月输焦六百吨于公司，公司

每月供给萍矿数万元之材料等费，在公司力量当可做到，在萍矿亦不发生问题，如此，萍矿经费问题方可永久根本解决也。就萍矿一面而言，固应如是；即就救护公司大局而言（缩小汉阳大冶范围，以节省经费，扩充萍矿出产，以增加收入），亦应如是。云〔至〕多出之煤，究由萍矿向外销售，或由公司向向外销售，皆不成问题。即公司方面如毫不向外销售而能按月汇款接济萍矿，亦不成问题。

二、工程方面

经费困难，固为萍矿根本问题，就上述言之，每日加出煤炭五百吨可以解决。但萍矿出产不旺亦为最大问题，现在每日增加产额五百吨，又要怎样方可做到？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增加萍矿产额？

增加出产办法：一、扩充工程；二、增加工人；三、就旧有工程师司工人各方面力加整顿。欲增加产额五百吨，固须扩充工程，增加工人，但萍矿原以经费困难，欲增加出产以图解决，若工程大事扩充，工人亦多增加，则萍矿开支自要更加巨大，换言之，在萍矿的力量上有所做不到，故现在所能做到而又有裨益于出产之增加者，除必要的扩充工程增加工人外，惟有竭力从工程及员司工人方面力求整顿。今敢先就工程方面言之。

1. 总平九段十段之嘈口极不好，现在所掘取者为以前掘过数次之浮炭，化灰至四五十分重，煤质尚不如洗煤台弃掉之壁末。似此该两段并无煤可取，工程亦无希望。现在两段每日出炭三百三十吨，内中不独无煤，且须很多经费运出冲洗，并送上土窖。故此两段应即停止掘取。但直井现停工之一二段及七段尚可加做，嘈口亦甚好，应以总平九十两段之工人大部拨至直井一二段来做，经费不至〔致〕加重，每日可多出炭三百三十吨。又总平一段，亦以嘈口不好，可以减做，将工人调至直井。

2. 窿工处“工程窿”久停未做，实为萍矿前途之危险，出产将日就减少而至无炭可挖。现在铜冒引线均已采到，炸药尚有，各

处工程窿应即照旧推广。

3. 萍矿现在每日出炭二千吨，煤桶尚不够用。将来若增加产额五百吨，缺乏煤桶，极须设法补救。不然工人掘炭虽多，而无煤桶运出，终究使出产减少。若再加出炭五百吨（一千桶），又必加土数百桶，故以现有炭桶输送，当不能灵通，因此应即增加煤桶。增加煤桶之办法：一、加制新桶；二、赶修烂桶。但加制新桶，复因材料缺乏，有所不能。为补救此种缺点计，可加制“木桶”数百个。所需材料，萍矿自身均能设法办出，经费亦不至超过新制铁桶之数，而木桶在八方井及洗煤台电机处直井锅炉等处均可使用。至赶修烂桶，则须矿局将修桶材料办足。现在修桶厂所存烂桶有五百四十余个，修理完好，而因缺少弹簧心子不能提出作用者有四百二十余个，似此修桶厂应将车床开晚工赶做弹簧心子，并须多做存备用，务使修桶厂少存烂桶，如能将所存烂桶修好，则可增加用桶四五百个，每桶每日运煤数转，即可增加出产数百乃至千余吨。

4. 洗煤台为全矿出产咽喉，必须力求灵转，不使停滞妨碍出产。现在洗煤台每小时能洗煤□十吨，每日洗煤一千八九百吨。若每日增加出产五百吨，如不洗过，小洗煤台自要开工，但若以生煤向外销售，则可竟由大洗煤台倒入车箱。大洗煤台之倒炭架须添用一个，又洗煤台之小块仓常满停车，妨碍出产甚巨，应设法补救：其法即须磅秤房每日确切派定大火车箱九个预备装运小块，无论如何不得提作别用，以免仓满缺车箱之虞。又小块仓复有水筒二道入净煤仓，现停未用，将来出产能够增多，小块仓若满，应即将小块由水筒导入净煤仓，以免停车。又洗煤台机械应注意修理，皮带应用质品良好者，以免坏事。洗煤台如若坏事，一时停碍出产，窿内所出之煤应即时倒入瓦厂，以免阻滞窿内工作。

洗煤台洗过之壁末每日有六七百桶，内中杂炭四五成，即以弃掉，殊为可惜，现有洗壁机一架，每日洗壁末六七十桶能得净煤二十四五桶。若将所有壁末通同加洗一次，则每日可得净煤百余

吨，所加经费甚少，而能每月增加出产数千吨。现在矿局有旧洗壁机一架修理已竣，新做之洗壁机二架，复快成功，而均停放未用，应将此项洗壁机安好洗壁，以增产额，而免暴殄天物。

5. 总平四五段之冷气窖，常因冷气不足，不能开车，致四五段之炭，均阻不能出。四五段为平巷出炭最旺之段，如此时常阻滞，应即设法补救，使冷气不致缺乏，或改安电车。

三、员司方面

整理萍矿，员司所负责任甚大，故须摒除一切意气，协力从公，方于事实有济。以前员司有不进班者，或进班亦不十分负责者，如此一来，于萍矿前途发展上不无影响，同时给工人以不好印象。故员司须切实负责，秉公正之旨处理一切，裨益萍矿出产当不在小也。但早班同事早六时进班至十二时出班，中班同事须下午三四时方能进班。是则上午十二时至下午四时，窿内并无员司管理。工人出早班乃正在十二时至四时之间，故在出产及管理工人方面，以斯时为最重要，但斯时独无员司管理。故为救济上列毛病计，员司出班进班时间，必须改变，即改至上午十二时至下午四时之间，必得有员司在窿内指挥也。

员司处罚或开除工人，自应公直。但以前每当处罚或开除工人时，并未将两造情由问清，如此即不免发生一些错误，因两造争执，各有理由，亦各有苦衷，甚或因宿怨借图报复；若听一面之词遽行处罚或开除，其中不无冤屈欺隐之处，因此，将更至闹大不能收束。故当处罚或开除工人时，应当面问清两面情由，方于决定。

四、工人方面

萍矿工程组织，各部均有密切关系，如有一部分工人，出班太早，则影响出产甚大，故须严加整顿，限制工人出班时间。在消极方面严加整顿，限制出早班，固可收一部分效果，但在积极方面，设法补救，效果当必更大。至积极的整顿方法，一、为教育工人，去其不良之习惯。但于目前救济，收效稍缓。二、为采用花红办法以促进工人工作之热心，即工人如能多出煤炭，矿局除工资

之外，另加花红是也。以前萍矿花红仅及一部分员司，实为失策。因工人无花红，自不热心工作，而员司因急于求得花红，所以肆意强迫工人工作，致构成前日种种不良的局面。如能另加工人花红，则工人自能多事工作，出产必因而增加，此萍矿应实行另加工人花红办法也。另加工人花红办法，略拟如左：

1. 给赏花红在矿局方面以一工头为单位。

2. 凡每工头出炭能超过额数百分之五以外，则按其所超过之数，全部赏给花红。

3. 凡每工头出炭如不足额数百分之五以外，则按其所少之数，全部处罚工资。

4. 化灰如能在一月内平均之数不超过额数或轻过额数时则赏花红。

5. 化灰如在一月内平均之数重过额数若干分以外，则罚工资。

6. 如因工程坏事（塌窿，坏运道，或洗煤台停车等）致出炭不足额数时，则照给工资，但超过额数者照赏。

7. 凡与窿工出产有关系之杂工，及外段工人（如洗煤台、运道、土窖等处工人）均应赏给花红，但较窿工须少。

此外尚须限制工人出班时刻，又近来工头全不负责，应特别严厉工头，对出产负责。

照以上办法在工程工人员司各方面力加整顿，互相辅助，群策群力，自能使出产有加无已，每日超过额数五百吨，事实上亦不难作到。救萍矿于危亡，救公司于危亡，除此实无二法也。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大基础实业汉冶萍既处此危亡破产的情状之中，任何中国国民皆应尽责救护。谨就所见略书如此，时机紧迫，惟公司当道，萍矿当道，加意采夺，努力进行，国家幸甚！国民幸甚！

一九二四，十一。于安源

（原载1924年12月19日—26日长沙《大公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宣传部报告*

(1924年11月)^①

安地教育宣传委员会，过去是与西校合组，无成绩之可言。至九月起，教育宣传委员会即分开组织。现将经过情形，撮要报告：

1. 教育宣传委员会共有委员十一人，均由地委指定，宣传部委员为委长。教育宣传委员会从九月六日起，迄今共开过会议九次，讨论过之问题有八：1. 解释少年国际日的意义。2. 无政府主义是什么？3. 本团青年化问题。4. 江浙战争。5. 工厂支部的活动。6. 怎样做一个S·Y·的同志？7. 怎样做秘密工作？8. 怎样介绍同志？

2. 每次委员会所讨论之题目，均由地委决定由各委员收集材料，研究宣传方法等。每次讲演印有纲要，由各委员轮流出席各支部报告，尚有成效。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题为《安地宣传部报告（九月至十一月）》，标题的右上角写有“钟英”二字。

① 时间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安源工人教育计划大纲草案

(1924年约11月)^①

(一) 安源工人教育的旨趣

在安源过去几年的教育，组织和设施上很是可观，然而说到教育的旨趣上，则与资产阶级的平民教育一样，而与我们所需要的无产阶级的教育，相差甚远，今后我们要特别注重我们无产阶级教育的旨趣。

无产阶级教育的旨趣是怎样？可于下列四项说明之：

(1) 识字：认视〔识〕并能写作工人日常生活所应用的文字，俾能记账、写信及读浅显的书报。

(2) 常识：应用日常生活切近材料，使其略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日常生活和主义之必要的普遍常识，如工人多得肺病死，而推论到必讲卫生；拜神信上帝不能医病，而推论到必破除迷信；由工人所受之压迫痛苦而推论到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之组织；由煤炭之生产而推论到自然界之构造及进化等。

(3) 促进阶级觉悟：我们灌输工人的知识，一面是要注意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但同时要用这些日常生活知识的材料，说明其原因结果，引用〔论〕到他们生活困苦之根源及现社会之罪恶，

^① 年月根据内容判定。据林育南1924年11月16日巡视安源后的报告载，此件为安源党、团两地委合组之安源工人教育计划委员会的文件，由林育南起草。

以唤醒其阶级觉悟。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教育的极重要的原则，可以说，这是我们教育的生命，我们办教育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我们对于工人的一切解释、批评、教学、训育等都要隐〔稳〕固的、明确的站在我们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我们的一切言论行动都不可违背了阶级的意识。我们的教育，处处时时都要是阶级意识的明确的表现。

(4) 训练战斗能力：我们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不仅是要他们脑筋中有个阶级的观念而已，我们是要发动他们阶级觉悟，进而作阶级的争斗，以求阶级的解放。我们在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时候，同时要促动他们阶级的心情、阶级战争的勇气与决心。此时，我们正好训练他们战斗的能力。如：如何组织团体，如何过团体的生活，如何作群众运动，如何服从团体的纪律，如何服从领袖的指挥，同时如何监督领袖的行动。又如何学习做事的能力，如何窥探敌人情形，如何观察事势的变化，如何应付危险的局面，如何解决困难的问题。凡此种种，都是阶级战斗上的必要能力，我们必要时时注意训练他们。最好拿本地及他处劳动运动实际的材料来说明，如安源罢工胜利的原因和结果，“二七”罢工如何失败，工人在这次罢工中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如不明敌情，条件过高，时期不当等），我们应该得如何的教训，此后我们应该怎样的预防和救济。此外，启发学生自动的能力，自学的兴趣，示他们此组织会社团结精神的方法。在校学生可发起学生自治、体育、游艺、辩论、演讲、研究等会社，以训练团体生活的习惯和自动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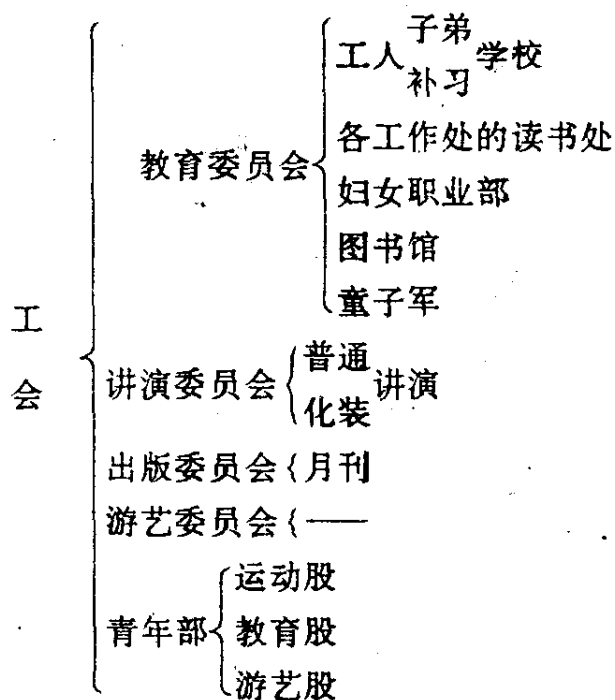
我们教育的趣旨大概如此，而实施的方法，不能预有详细的和固定的说明，是在施教者能够本此原则活动的应用而已。所谓活动的应用，是说不要将上述四项各别的施行，是要混合融通，随时随地，只要有实际的材料，有连带的关系，都可将四项参合〔搀和〕应用起来。如：识字教到工人二字，就说到工人是制造世界一切物品，维持人类生活的人，又引伸说到工人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更进而说到工人应该打倒压迫和剥夺他的人，如此连带说

来，混合融通，即是活动的运用的方法。再则取材必要用工人日常生活的材料。我们的一切教学训育，都要以工人日常生活为出发点。我们处处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地位讲话。我们处处要用唯物的理论，一切的事物都要用经济的关系来解释。我们切要注意，不可陷于唯心论者的错误，亦不可以普通有产阶级社会教育的心理和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教育。我们给他们的知识，是要与他们以生活所需要的；我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是要用他们实际生活状况的材料来说明。我们不能凭空说军阀资本家是我们的仇人，我们应该打倒，我们要说他们的工钱如何这样少，就说到资本家是要赚钱，说到资本家赚的钱从哪里来的，工人如何受剥削。说我们的生活如何这样苦，就说到物价这样贵，就说到关税厘金之如何层层累剥，军阀如何刮取赋税苛捐，商人如何贪图取利，穷苦人民如何受掠夺。说他如何受警察兵士法律等的虐待和压迫，就说到警察兵士、法律、政府等都是卫护资本阶级的，所以我们要推翻他。这是举个大略，总而言之，有许多的零零碎碎的实际材料，引而伸之，说明其根源及解决的方法，都是我们教育宣传的极好材料。他们听了，必感觉得有切身的关系，有深后〔厚〕的趣味，而且易于了解，能够激发他们直〔真〕正的阶级觉悟和奋斗的勇气和决心！

（二）安源工人教育组织系统：

此次〔项〕分作两部分说：一是现有的工会教育的组织系统；一是我们计划指挥工会教育机关的组织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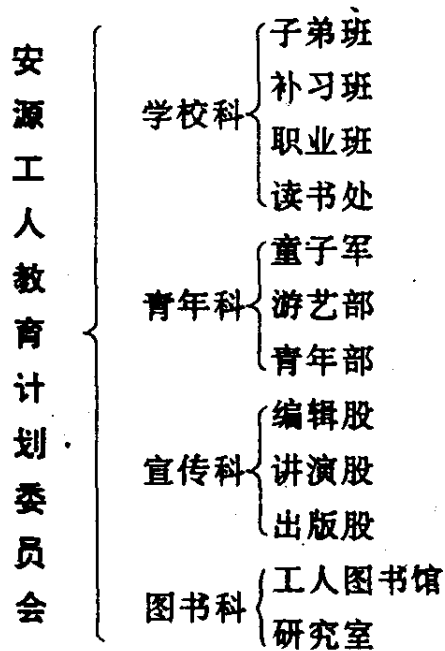
现在工会教育组织系统如下：



此种组织法不甚合当，因讲演、出版、游游〔艺〕等项均在教育范围之内，应均属于教育委员会之下。下届工会大会应将此种组织改变，于教育委员会之下设：学校、编辑、图书、体育四部。

我们指挥计划工会教育事业，应设立一专门“安源工人教育计划委员会”。此会系 C S 两校^①合组的，是计划和指挥安源工人教育的专司的经常机关。其组织系统如下：

^① C S 两校，党、团两组织代称。



此计划委员会由 C S 合推五人组织之。委员长一人，总理全部事务。各部委员一人，分掌各部事务，于必要时，得设干事若干人助理之。

此委员会可以直接指挥在工会各教育机关之同志，拟定计划，交教委机关之同志施行。此会每月开会一次，集合各教育机关之书面报告审查进行状况，并批评其得失，指挥以后之进行，此会对于 C·S·两地委负责。

(三) 安源工人教育实施计划

因有上述的“安源工人教育计划委员会”之设立，为专司的经常的指挥工人教育之机关，可以随时计划教育的实施问题，所以此间不必详细规划，只就目前教育上之急应规划与改革者略述之：

1. 教育经费应确立并独立。
2. 以后应特别注重读书处之发展，学校补习部可以不办初级〈班〉。
3. 现在学校教育应改革之处：
 - A、取消打骂及无谓的礼节，补习学生应呼教员名字。
 - B、教育机关徽帜口号应经宣传科的审查。

- C、布告牌示，不可用官僚式的，须用白话兼宣传性质。
- D、注意学生清洁，破除学生迷信习俗。
- E、寒假设教员补习班。
- 4. 音乐图画手工的材料，应用下列原则：
 - A、揭示资本主义的罪恶；
 - B、表现无产阶级的痛苦；
 - C、激发革命精神；
 - D、实用。
- 5. 童子军应即设法改造，以副劳动童子军之实。目前应将“智仁勇”旗不用。
- 6. 补习班不用课本，应随时选择适当的材料，编辑讲义。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贺昌关于青年团安源地委改选情况的报告*

(1924年11月11日)^①

钟英兄：

安地执行委员会已满期，于十一月七日在安源开全体大会改选，紫家冲、湘东、株洲亦同时举行，结果贺昌、易子义（工）、胡士廉、涂正楚（工）、卢春山当选为正式委员；吴春生（工）、吴景中、黄五一当选为候补委员。新地委于十一号开第一次会议，各委员分配工作如下：秘书贺昌，组织部子义，宣传部士廉，农工部正楚，学生部春山。春生为组织部书记，五一为农工部书记，景中为驻紫家冲特派员。并议决以后候补委员，可出席地委会议，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特此报告。

安地贺昌 十一、十一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 半年来的总报告*

(1924年11月11日)^①

一、地委于五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到十一月五日止，共开过会议卅一次，议案一九二件，关于内部组织训练问题，占大多数（约占五份之三）。但是，地委内部分工不精，常有事多人少之憾。

二、安源支部组织，在此半年内变更了数次：在最初支部有四个（历来如此），窿内一、窿外二、路局一。教股、合社、工部诸同学，分散在此四个支部之中。八月卅一日，由全体组长会议（地委议决的）复决将窿外两支部合而为一，教股、合社、工部合成一支部。最近又接到中央通告，于十月十六日议决，支部以工作处划分。现在安源共有支部十八个，紫家冲六个，株洲湘东各一个，总共有廿六个。人少支部，常到一起开会。

三、现在全体人数为二一四人。安源共一六四人：路局一五、窿外八〇、窿内卅九、工部卅一^②，紫家冲廿二，湘东八，株洲廿。其中：新同志为一二八（六——十一）^③人。旧同志为八九人，成年

* 原件标题为《安地半年来的总报告（六月——十一月）》，标题右上角有“钟英”二字。

① 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② 原文如此，四数之和为一六五。

③ 意为1924年6月——11月入团者。

同志尚有卅余人。

四、在此半年内，安地的活动是集中到扩充同志与注重内部训练上面，故最近加入者颇多。但是同志的能力尚极薄弱，多不能独当一面，向外宣传；同时，地委对于同志个别训练，尚欠努力。

五、在此半年内，共收到团费钱一百〇六串二百六十文，共支出八十四吊七百廿文，结存钱廿一串五百四十文。

九月份以前的情形，前已有两次报告，请参看。至于十月份的报告，随后寄去。

贺 昌 十一.十一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贺昌致钟英信

(1924年11月13日)^①

钟英兄：

兹有数事，撮要报告如下，并希速复：

一、大考^②在安举行，毫无问题，届时可在长沙设一招待处，办理一切手续。

二、大考如不能在安举行，望兄至少准安地加派一人为盼！

三、《平民之友》，育南兄已面允不收报费，以后请即直寄二百卅份。《中青》亦望能不收报费，每支部送阅一份才好（每期须卅五份）。

四、津贴安地洋十五元，地委议决由贺昌同学开支。现胡士廉亦在斯校活动，生活费尚无着落，暂由C·S·各开支五元，但难维持日久。此事亦望兄设法，每月津贴生活费十五元。

五、安地斯校以及各方面，甚缺乏人指导，望能派任闾〔弼〕时同学来此，于安地工作大有补益也。

六、以后关于团体的各报纸书籍，望多寄来，以供参考。
来信寄第二校胡士廉。

安地 十一、一三

Hechang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无标题，此标题是编者加的。

① 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② 大考，全国代表大会代称。此处系指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林育南致宗菊信*

(1924年11月16日)^①

宗菊吾兄：

前函寄就已九天了，因写成后意想不日即离安，何必定要在安投邮，且恐邮局被检，故迟迟未发。直至今日始□投邮，兄处久疏音报，真愧对也。

弟在安共住两星期，每日均参加会议及参观各处，自觉得益不少，虽住十四日而全不觉长，且每日均甚忙也。在安除参加各项会议随时谈讲外，又为 C·S·两校合组之安工教育计划起草委员会起草计划大纲一□，已由该会通过，原稿以后寄上。

弟于本月十二日离安，到醴陵株洲各留一日，十四晚到长沙，十五日会晤诸友谈话。今日长地开全体委员组长会议，弟出席报告，多系关于教育训练方面问题，并讨论反基督教等问题。长校情形颇不及安校，同学明了而有力者甚少，工作无人专负，纪律亦不太严谨，开会亦不甚发言，此种缺点，他们亦颇□知，但尚无切实改正之办法。明翰比较有力，而 C 校又须拉去，以致不能专负 S 校之责，此事实 C 校之错，不知中兄如何处理。

弟本拟即日赴汉，但同学留我多住两天，弟意看事情如何，如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无留之必要即行动身。盖弟来湘已二十余日，下游一带，尚未问津，武校尤须急待整顿，弟拟多留武校几日。虽兄处事忙，然弟校事急待整顿，机会难得，非多用力不可。兄处情形，望随函告，刊物尤望陆续寄来。即此祝好。余后报。

弟根上

十一月十六日长沙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报告册（第二届）*

——一九二三年八月至一九二四年八月

（1924年12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变更之说明

陆 沉

俱乐部从过去两年的经验和教训中，觉着以前的组织有许多缺点，所以于第二届代表和干事改选时，由十代表大会决定一新的组织，将俱乐部重新改组。这新的组织，我们实在不敢自满，说这是完美的组织，不久一定会觉着有许多的错误出来，和现在觉着以前的错误一样。但是我们敢自信的，这确是达到俱乐部将来完美的组织的路程中的一段，这确是俱乐部的新生命。

旧的组织，有许多的地方，犯了组织散漫笼统和不清的毛病。今将其重要者分述于后：

（一）按旧章“第四条本部之基本组织为十人团，每团举十代表一人，每十团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举总代表一人。”十人团

* 据《报告册》封三记载，该册由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出版委员会编辑，1924年12月出版，长沙彰文印刷局印刷，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发行，每册定价光洋二角。该册原件为16开铅印本，除封面封底，共94面，全部是横排。内容共分五个部分：一、组织变更之说明；二、本部一年内举行过的大纪念会；三、报告（共19项）；四、俱乐部章程；五、编辑的话。这五个部分本书全部收录。原件中目录和正文的编排次序不一致，本书按原件目录次序排列，并在正文次序变动处加注。为便于阅读，其中的图表均按横排要求重新绘制。

之上，除俱乐部外，再无其他的组织，而各工作处虽有一总代表和几个百代表，但是无一组织。于是，遂生下列几种之缺点：(1) 俱乐部组织之下，直接统率千余十人团，其组织已极为散漫；而加之所谓基本组织之十人团，除便于十代表收纳常月费外，毫无其他的作用，虽有十人团的组织，还是等于散的一般；故过去俱乐部的组织，还是等于以部员个人为单位，一盘散沙，更说不上组织之坚强。(2) 工作处各代表间既无丝毫的组织，于是十代表除收常月费外，再无其他的工作；总代表出席总代表会议，并领导该工作处之工人，和办理该工作处之各种事务；百代表则一无所事，等于虚设，工作分配极为不均。再者，工作处一切之事务，完全由总代表一人独自办理，于是好的总代表除终日应付麻烦的事务外，对于该工作处之教育等事业毫无力办理；不好的总代表则可毫无忌惮，作威作福。

(二) 旧章本无百代表会议权力之规定，同时事实上，百代表会议，每每与总代表会议之权力相冲突，实有碍于事务之进行。

(三) 干事会组织之缺陷〔陷〕更多：如交际股等于虚设；互济股毫无作用；庶务会计分两股并立，经济不能统一；主任团总主任外设立路局隆内隆外三主任，事权庞杂不清，许多事务无人负有专责……等。

旧的组织的缺点，既从过去的事实上告诉我们是如此；于是新的组织，也就诞生于旧的组织中。今将新组织中意义之重要者，分别解说于下：

(1) 我们为了要俱乐部的组织精密，指挥灵便，权力集中起见，故俱乐部新的组织，遂换取委员制，将以前的干事会改为执行委员会，直接隶于总代表之下，在总代表会闭会期间，为本部的最高机关。

(2) 俱乐部新的组织，为民主集权制，而各级代表会，是以十代表大会之代表人数为最多，而其代表的意义最直接最普遍，故决定以十代表会为最高代表会议，其权力亦很大（参看本部新总

章第十七条上规定)。还要再为解释的：当新的总章中决定以十代表大会为最高代表会而有权决定俱乐部之重要方针时，有些人的意思，以为平时素缺乏知识和训练的千余工人，集聚一堂，欲议决俱乐部之重要方针，恐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也确是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但我们既知俱乐部之组织，不是纯粹是一个事务机关，最紧要的，是要使俱乐部变为工人的学校。会议是训练工人最有力的机关——比在学校的教室中，要大多了——每次会议时，可从工友切身实际问题之讨论中，得来许多正确的观念和阶级的觉悟。十代表大会，我们承认是要算俱乐部训练工人最有力而最普遍之教育机关。若对于一个问题的主张，只要理由充足而正确，详加解说，何怕不致有好的结果。并且对于一个问题，十代表的意见，才直〔真〕正是普遍工人的意见；对于一个政策，在十代表中解说清楚，才能说是向工人全体解释清楚了。

(三) 俱乐部旧的组织，是以十人团为基本单位。现在新章则改以工作处为基本单位，各工作处举一总代表组织总代表会议，在十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本部最高机关。出席之总代表表决权则以工作处为单位。至若旧总章中所规定之百代表会议，在此种组织之下，为介于十代表大会及总代表会之间之组织，事实上去之既无妨碍，存之反而紊乱组织，故将此种会议取消。

(四) 旧时在工作处没有组织即是一大错误，故新的组织，决定在各工作处组织“工作处干事会”，如第一章第三条“本部以路矿两局各工作处之划分，各组织工作处干事会，为本部之基本组织；再由六人至十人组织十人团。”此种组织法，俱乐部以四十余工作处为基本单位，统率既易，组织亦效〔较〕严整；而工作处十人团之上有干事会统率，亦不至于散漫，故此种组织，比较以前的要精密严整。工作处干事会，有下列各重要之意义：(1) 工作处有此组织，其事务则不至累积于一总代表，使本工作处各种事业不能办理完美，或限于总代表一人专横之弊；(2) 各工作处工人之训练及自治事业之举办等事项，须有工作处干事会之组织

以统率和办理；(3) 统一本工作处工友活动（参看新总章第六章全章）。

(五) 执行委员会之组织，乃由四主任及教育、讲演、经济、裁判、纠察、合作、游艺八执行委员，青年部长及秘书长组织之。总主任为正执行委员长，副主任为副执行委员长（因历史上的关系，主任的名称对外对内已用惯，故仍用旧名称）。

副主任三人，本由旧组织中之路局、窿内、窿外三主任改变的。因俱乐部多数重要事务，绝对不能有路局和窿内窿外之划分；而为办事之便利起见，主任工作亦不能照路局和窿内窿外之分，故遂改变为三副主任。

裁判委员会，以前因事实上之需要，由总代表会议组织之，不隶属于干事会。但后因事实上之关系，裁判委员会不能解决者，只能提交于干事会或主任团。故于不知不觉之间，裁判委员会自然而然属于干〈事〉会了。故此次组织，遂将裁判委员会直属于执行委员会之下，而为其一部。

交际股之取消，互济股之改成合作委员会之理由，请参看干事会报告。

青年工人，都是将来的成年工人，将来工人战阵中的中心健将，训练现在之青年工人，即是替将来之工人战阵中养成强有力的健将。青年工人教育，实是现时俱乐部最重要之事业。因此，所以俱乐部特设一青年部，为掌理青年工人教育之机关，再者，青年部除教育青年工人外，还含有为改良青年工人之特殊经济生活及其待遇之性质。青年工人和成年工人在经济上虽未充分的分化，然而究竟还有一小部分不同的地方：如出师的年限无期延长，工资长期的低落等等，亦须有青年部专为注意之必要（参看新总章第五章全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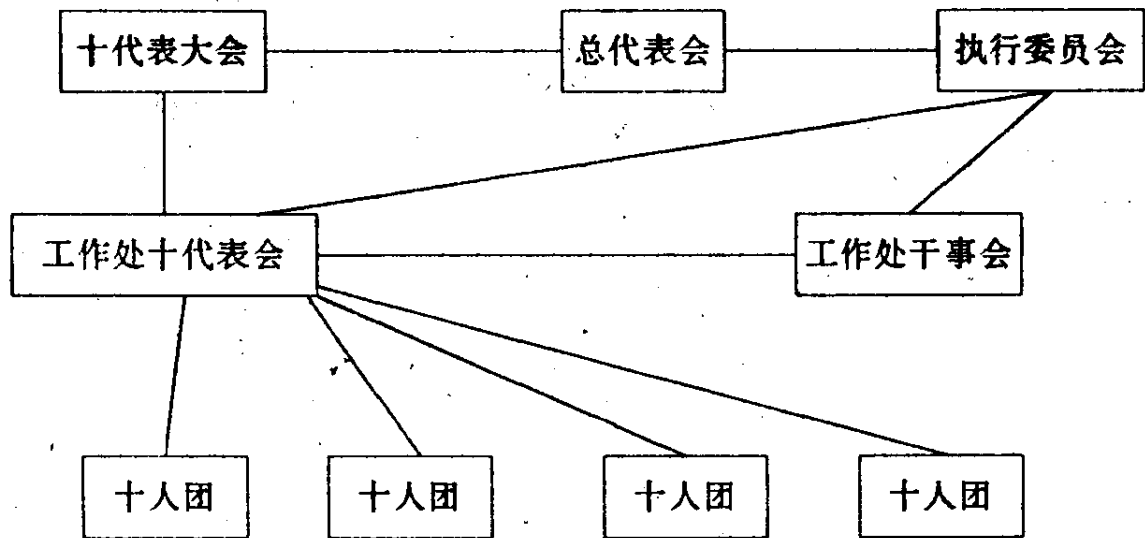
(六) 经济审查委员会，本是总代表会所组织以审察执行委员会一切经济之机关。至若旧组织中以此会为总览〔摸〕俱乐部全部之经济机关，实是一大错误，故现规定经济审查委员会完全为

审察经济之机关，无支配经济之权力（参考新总章之六十条）。

俱乐部改组之大意，重要者已说明。此中之缺陷必多，望爱护赞助工人运动诸君，尤其是本部诸部员，加以指正和讨论。

组织图表附后：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图一



本部一年内举行过的三个大纪念会

贺 昌

五月一日

五月一日，是全世界工人团结的节日，是一日工作八小时运动胜利的纪念日。每年五月一日，各国工人都会有剧烈的示威运动；此日各国的资本家都不免饱受虚惊，愤恨与恐惧交并的抖擻。

“五一”在世界上历史上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而同时又是本部正式诞生的日期，所以安源工友对于此日更有深刻的印象。去年今日已有过轰轰烈烈的大游行，表显了工友团结坚固反抗敌人的精神。

今年“五一”破晓，工友都手持着小旗，先后齐集于本部前之大操坪，人山人海，旗帜蔽天，呼声雷动。八时许列队游行，参加者有一万四千余人，一队一队的在大街广巷中开了过去，异口同声的喊出我们的口号，群众精神，更加兴奋！下午二时许才游行归队，毫无倦色。

现将是日的传单录后：

“今天五月一日”，是我们全工人阶级悲壮的日子；我们追念既往的壮事，鼓励将来劈开光明道路的勇气。

“五一”的起源，是离今年三十八年前，西历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为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罢工和流血的日期。以后到了每年的今日，各国工人都举行剧烈的游行和示威，万口同声的喊出他们的口号，革命歌声漫全城，表示我们工人阶级团结的威力，一致反抗资产阶级的精神。

在中国今年的“五一节”要怎样做呢？

一九二二年中国工人颇有奋起之势，可是经过了“二七”惨剧而后，将全国的组织打成粉碎，不能公开的存在了。在此压迫及消沉的环境之下，我们要大声疾呼，努力奋斗，反抗帝国主义

与封建军阀！

五九纪念

“五九”是一个国耻纪念日，是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威胁袁世凯政府签订最横蛮的二十一条条件的日期。从民国四年起，中国各地都举行着剧烈的普遍的反抗运动，国民革命的热血沸腾到了极点。

本年五月五日，由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邀请安源商会、保卫团、同仁俱乐部、安源旬刊社、工人学校和青年工人同乐会七团体，共同发起“五九纪念筹备会”，函请各团体参加运动。六日又在工人俱乐部〔部〕开筹备会，当时出席的有十三个团体，决定九日举行游街大会，各团体可派代表参加，学生则须全体游行。

九日早大雨遽发，而各团体均冒雨前来，在俱乐部门前的大操坪集合，秩序井然，群情奋发。讲台前高竖“安源五九纪念游行大会”的旗帜，此外“反对外力压迫”，“打倒帝国主义”，“毋忘国耻”，“民族自决”的小旗蔽天。九时许由主席袁达时宣布开会后，俟后有数人登台演说，言词沉痛，群众均悲壮愤激。最后出发游行，参加者共有十七个团体，游行路线约五里余。游行时大雨如注，群众尚精神奋发，喊出“勿忘国耻”的口号，“国耻歌”声如雷动。并发散印刷物多种。

兹将比较重要的两个传单录后：

（一）安源各团体五九纪念筹备会传单。

喂！诸君呀！！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逼我政府承认二十一条的日子吗？这种的国耻纪念会，到今年已有过八次了。我们国人要誓着洗涤这种奇耻大辱，年来一面同日本经济绝交，一面提倡国货。我们自问，究竟这几年的成绩如何？长沙的六一案，汉口的田仲香案，日本人不是还拿那种顽强无理的态度，对付我们人民吗？这种摆在面前的事实，证明我们除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她所勾结的封建军阀以外，实在没有雪耻的出路！

（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传单。

同胞们！我们中国的国势，已经危急万分了！横暴贪很

〔狠〕的列强正在四面进攻，简直是明火执杖的来抢劫我们，我们国民若不赶快醒来自决自救，恐怕不久就要被他们宰割尽了。

同胞们！前十年的今天，就是日本鬼子向我国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强迫我国签字的国耻纪念日。我们是爱国的国民，永远不要忘记了这个国耻的日子，一直到洗雪了国耻为止。

同胞们！旁的都靠不住，要洗雪国耻，要收回主权，只有靠我们国民自己的大联合，拿出自解自救的精神来向前猛进！

同胞们！勿忘一切国耻！勿忘五月九日！

九月十六日

九月十六日，是安源路矿两局万余工友抬头的日子，是罢工胜利的两周年纪念日。在去年的今日，已经做过极狂热的庆祝，比过新年还兴高彩烈！

今年罢工胜利的两周年纪念会，由俱乐部决定提前在十四日举行。是日各工友均停工庆祝。俱乐部和各工作处门前，均悬灯扎彩，对联满壁，狂热的庆祝自家的胜利！

是日上午九时，工人学校学生及俱乐部各级代表人等，在新建筑的大讲堂内集合，举行庆祝。首由主席宣布开会后，全体唱“部歌”和“国际歌”，并向部旗行致敬礼。后有汉冶萍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和湖南工团联合会的代表及俱乐部职员演说。最后高呼“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中国工人团结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而散。下午化装讲演，听者满堂，极一时之盛。晚洋炉、土炉和洗煤台工友开庆祝会，副以音乐。到处人山人海，欢欣鼓舞，纪念着罢工胜利的两周年！

当日所发的传单如下：

两年以前，大家都是涣散着，没有什么组织，低头于资本家鞭策之下。可是自前年罢工胜利以后，情形却与前大异，压迫亦减轻少许了。我们在今天都是兴高采烈，纪念着罢工胜利的两周年，但是切莫完全埋在热烈的庆祝感情之中，还须潜心回忆，详加审

察，为最近的将来规划明白的行程，这是我们个个工友的责任。

谁都会晓得：资本家是屈服于我们团结力之前，胜利是收成于恶战苦斗之下。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一面奋力向自己的敌人斗争，一面又援助别处同阶级的伙伴们作战，从这种猛烈前进的奋斗中，已明确的认识了“团结就是工人阶级的武器”。

我们已运用此武器奋斗了两年，纵然得着少许的胜利，并没解除了全身的压迫，因此我们还须审察环境，很确当的运用此武器而斗争，万勿轻举妄动，横遭无意识的牺牲，兢兢于小胜小败之间，而不顾团体的根本动摇。

自从京汉“二七”大屠杀后，中国工人阶级到处遭劫落难，暂时处于保守的地位。安源地处一隅，不易受政治变动和军事变动的影晌，加以工友们尚能竭力团结，热忱的拥护俱乐部，才孤独的在风雨飘摇中存在，又有一年的历史了，这自然是值得我们焚香庆祝的。

目下我们须协力整顿内部，坚固团结，提倡工友自治，发展阶级教育，坚甲整旅的前进，步法〔伐〕整齐的奋斗，打倒我们的仇敌，争得最后的胜利，为我们的同伴们泄冤愤，为我们的阶级谋利益。

我们的组织贵要权力集中，行动一致。俱乐部是我们的最高机关，无论谁都应服从其指挥。在此外力压迫日张的时候，自由行动是很容易妨害全体，牵动大局，“不灭自亡”呵！这是一个团体的纪律问题，莫被感情和客气包围了。

俱乐部自成立以来，未曾经过一次的失败，工友们气焰冲天，不免日趋于骄傲，疏忽于组织，懈怠于工作。今后我们要更团结的如钢铁一般的坚固，才能合力反抗洋资本国的势力，军阀官僚的压迫，和自己阶级内的工贼的破坏，切记勿拿他方的利害感情来破坏阶级的团结。

当大家都是兴致勃勃感情极甚的今天，愿大家牢记着这两句金言：

“团结就是工人阶级的武器”；

“无产阶级的解放，要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努力”。

末了，我们一起高呼：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一九二四，九，十六。

最高代表会报告（第二届）

涤生^①

本会是由本部各工作处选出的总代表四十五人组织而成。从十二年^②八月十六日起，到十三年八月十一日止，共开过会议三十九次，内计常会二十九次，临时十九次^③。报告共计一百零二件。议决案共计一百七十五件。其中关于组织方面的三十五件；经济方面的十二件；教育方面的九件；合作社方面的二十件；工人生计方面的二十七件；整理出产方面的十二件；其它事六十件。但因篇幅有限，议决案未能全录，兹择录其中极重要者如左：

（甲）对内方面的议决事项：

一、推举李涤生为最高代表会议书记，胡德成为后补（1）。

二、株洲采木所归并于转运局，箕箒所归并于修理上厂（1）。

三、通过干事会各干事：会计股长陈伟铎；庶务股长杨庆兴；教育股长蔡增准；交际股长李涤生；讲演股长袁达时；文书股长李求实；互济股长杨庆仁；合作社总经理毛泽民；杂务员易友德

① 涤生，即李涤生。

② 此处的“十二年”为民国纪年，即1923年。下同。

③ 原文如此。

(21)。贺昌为文书股长 (32)。陈潭秋代理窿外主任。贾纡青代理教育股总主事 (13)。黄静源为株州分部办事员 (13)。胡立生为紫家冲分部办事员 (53)。

四、正式工人尚未入部者应立即入部。如有在九月十六日以前尚不入部者，一律开除其工作。以后入部由劳动介绍所介绍。抵班不能入部。以前的临时工人，若性质为长久的，可由该处总代表于九月十六日以前介绍入部 (3)。

五、九月十六日，举行罢工胜利周年纪念会 (3)。

六、劳动介绍所，改为以职业分而不以地域分。各处有提升旧例的，仍可照旧办理，以最后遗缺补人。窿内分大工小工报告〔名〕，杂工缺用在工的大小工提升 (2)。劳动介绍所报名手续，窿内改分窿工杂工。非部员如系旧在安源作工的，亦能到部报名，但须尽先介绍本部部员工作。报名人须亲自到本部报告，如本人不在安源者，不得托人报告〔名〕。学徒不能正式加入劳动介绍所。外处所介绍的工人，须在最高代表会通过 (6)。非部员报告〔名〕以一千人为止 (7)。部员所作临时工作，在两月以内者，不变更原来报名的号码，但在此工作期间，如有他缺，由下一人递补；临时工作须轮流，不得连续两次。非部员所做临时工作，在三月以内的不入部；工作完后，不变更原来号码；过三月即须入部，并补缴前三月的常月费 (8)。窿外机器厂有缺额时，由本厂工人照旧规递升；如新加工人，由劳动介绍所介绍 (10)。窿内担拜下扯拖分为二种工作，如有能做其中的一项工作者，可由总代表介绍，到劳动介绍所报告〔名〕。劳动介绍所以前所介绍此项工作之工人，如不胜任时，不将其号码取消，准许其另为报名。工头不得随便向外雇用工人，以劳动介绍所无此项职业的工人为限 (11)。提茶工作，另刊一项职业，归公字团；提茶工人缺额时，由公字团工友中介绍人去 (51)。凡工作处有旧例者，可由职员提升工人，非部员除外 (23)。

七、宁迪卿为新街合作社南货股经理。工友在合作社兑换铜

元，须带有购物证；每人每日只能兑换一次，每次只准兑换一元，一月可兑换十次（2）。合作社改经理独裁制为委员制，总经理下另设营业主任、经济主任、事务主任等。谭茂林为事务主任；林育英为营业主任；唐升超为经济主任；宁迪卿为分社社长（12）。合作社不发股息（32）。通过合作社整理计划二十二条（详见合作社报告）（13）。

八、推举袁世贵、罗桂生、王吉祥、邹星普、袁品高、俞汉华、谢汉他〔池〕、胡德成、周子南为第二届经济委员（7）。经济委员会改组改推刘昌炎、梁桂生、袁得生、胥秋生、唐汉卿、杨保林、邹星普、李涤生、舒子林为第三届经济委员（32）。

九、由部内出示劝告各工友，勿出早班（3）。本部召集工头管班开一会议，讨论工头、管班和代表共同负责整顿出产（41）。本部分派各总代表，往窿内各段考察出产情形（61）。无论总代表，百代表，都须进班；若在本部有事务的，可请人代替工作；如无故不进班的，照工友加倍处罚。按时出班进班，服从矿局职员的正当指挥（20）。组织出产整理委员会，负责整理出产（13）。总代表无故不进班者，由出产整理委员会报告主任团依据前议决之办法惩戒（43）。本部再出一详细布告，解释整理出产之意义，并由各总代表负责向工友解释（73）。

十、处罚本部赌博部员的办法——A，部员：第一次罚一工；第二次罚两工；第三次罚四工；第四次罚八工；第五次开除部籍。B，总代表、百代表、十代表及一切在部内有职务的：第一次罚两工；第二次罚四工；第三次罚八工；第四次取消职务；第五次开除部籍。由部内出示禁止，解释赌博的害处（8）。

十一、部员除失业，身死及因病请假全月而未领钱者外，一律须照章缴纳常月费（3）。

十二、故工抚恤会统一办法——a、各工作处故工抚恤会统一，不得单独成立，并召集百代表会报告统一理由。b、由本部互济股组织——抚恤科，每工人百人中委派一人为委员，再由各委员推出九

人负责。c、加收每人的一天的工资为抚恤费。d、抚恤范围，以正式病故或因公致病者为限；如因特别情形而死者，可由总代表会议议决抚恤之。e、因病身死者，抚恤百元；因公毙命者，抚恤四十元；无亲属领抚恤费者，安葬费不得过五十元。f、病过六个月死者，不抚恤。g、领款手续，由死者亲属，请本部能承认可以担保的保人，方能领款；在远乡者须该地方团保担保；若有冒领者由保人赔偿。h、失业部员在六月内病死者抚恤，六个月外不抚恤。i、抚恤科恤款，不得扯作他用，至于纸墨用项，由本部开支。j、恤款只能抚恤死者的家属，不得移作他用。k、全体部员须加入抚恤会(11)。统一故工抚恤会，在事实上暂难成立，故决定无期限的延长。各工作处故工抚恤事项，可仿路局机务处办法，自由抚恤，原已成立的故工抚恤会可取消，已成立的会场可改为休息室(10)。

十三、湘东搬木工人十二名，准其入部(10)。

十四、以前开除部籍的工友，可觅保人负责，来部取保；并限定一年可取保一次，日期由主任团决定后，提交总代表通过(31)。关于已取保的部员，可在劳动介绍所报告〔名〕，并补发收条及购物证，仍须向合作社购卖〔买〕股票(41)。

十五、推举周怀德、胡德臣、王吉祥、刘步卿、胡立生、李德炳、唐汉卿为第二届裁判委员会委员(41)。裁判委员长胡立生，在本部开支生活费(51)。裁判委员会改组，推举宁迪卿、胡德成、周怀德、胡立生、石作珍、赵光国、邹星普为第三届裁判委员会委员(23)。

十六、工人支用工头款项，月息五分，矿局所出的二分五厘息，归工人自得。

十七、纠察团正团长为周怀德，副团长为周子南(71)。纠察团改选，推周怀德为正团长，周子南为副团长(43)。

十八、将陈枚生房屋用具封存(12)。暂限半月缴欠款五百元(22)。

十九、朱少连所欠合作社之款，内以二百元作为交际费，余额

限即日归还；否则每月将工资扣还五十元。李隆邛欠合作社洋一百三十元，内以一百元作为赠送，三十元作为暂借。此外私人欠款在廿元以内者，分两月清还；十元以内者，一月内须清还（12）。

二十、讲演股化装讲演开办费准支洋一百元。讲演会每月可开二十次，以工作处分别轮流听讲（32）。

二十一、教育股所办之妇女职业部，每工作处只能有一人报告〔名〕，由总代表用抽签方法取决之，通过教育股所拟的预算案（52）。通过教育股所拟的“补习教育强迫章程”（83）。

二十二、株州万益公决定向工友招股，每股定为五元，每人至多准认十股。股金缴款期限，由合作社自定。明年阳历年终退股（72）。股数由工友自由担任，不加强迫（63）。

二十三、五一纪念日全体游行。组织筹备委员会，委员人数为二十一人（82）。

二十四、被罚工友，发饷后即须将罚款如数缴来，抗缴者由部内酌量处罚。代表收到罚款后，五日内即须如数转缴；过限在半月内未交缴者，加罚一倍；一月内未缴者，除取消职务，停止工作一月外，尚须追缴罚款。紫家冲限期加倍。株洲、湘东和醴陵以一月为限。以前各代表所经手收到的罚款，限于发饷后五日内缴齐（53）。

二十五、推举陆沉、吴先瑞、贺昌、朱少连、张学琅、邹星普、胡立生组织“章程修改委员会”（53）。通过“章程修改委员会”所起草之新章（附后）（93）。

二十六、红砖厂工友抗不缴纳常月费，由部内出示开除（63）。

二十七、凡工友调换工作处做工，须由本工作处总代表直接介绍，并须双方代表负责。以后总代表介绍一人入部，须有一部员出部（73）。窿内工友，无故不进班，且擅自离开安源五日者开除；一月内继续十天或竟至五次无故离开工作者，停止工作；一月内犯在四次以下者，由该处总代表报告本部，酌量处罚（73）。

(乙) 对外方面的议决事项：

一、招待水口山失业工友的餐宿，稍助回家旅费，并设法介绍工作 (53)。

二、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 (42)。

三、借洋四十元援助湖南炭塘子罢工工友 (13)。

四、派代表四人出席湖南工团联合会代表大会 (23)。

五、七八两常月费增收铜子一枚，赈济株洲被难灾民 (53)。在株洲共赈米一百二十余石，用去洋五百五十余元，余洋二百余元拨交湖南工团联合会，赈济长沙难民 (63)。

(附注) 议决案尾之罗马字，为最高代表〈会议〉之次数。

附录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二届总代表姓名表

工作处	姓名	工作处	姓名	工作处	姓名
行车房	李桂廷	洗煤台	王吉祥	总平五段	谢汉池
修车房	李涤生	洋炉处	袁品高	总平六段	郭瑞生
工务处	刘启云	土炉处	张全东	总平七段	郭子云
车务处	舒湘南	修理上厂	程昌仁	总平八段	徐灿光
管理局	吴汉卿	修理下厂	陈光连	总平九段	吴寿生
直井机器处	周竹轩	运道段	李廷玉	总平十段	俞汉华
公事房	邹星普	食宿处	郑佐鳌	直井推广	方玉奎
电机处	赵国城	湘东分部	龙华生	直井甲段	张先族
材料处	何洪贵	株洲转运局	刘步卿	直井一段	胥秋生
西木厂	刘国臣	总平甲段	周怀德	直井二段	左桂生
东西窑	张全昭	总平分甲段	玉顺生	直井三段	袁月楚
红砖厂	罗光照	总平一段	曾为松	直井四段	刘连生
砍茅厂	邓有为	总平二段	贺春山	直井五段	袁得生
造砖处	刘云华	总平三段	刘兰亭	直井六段	胡德臣
送洗煤	苏玉竹	总平四段	唐少一	直井七段	周子南
				直井八段	谭玉生

干事会报告

陆 沉

▲干事会议的重要决议案

本会会议，自十二年八月二十二号起，至十三年八月十二号止，共开常会三十次，临时会二次，报告九十一件，决议案三百二十七件，将各股报告及各项决议案分别列表于后：

股别	教育股	合作社	文书股	问事处	纠察团	会计股	庶务股	讲演股	交际股	主任团	分部	其他
数目	十七	六	四	六	六	二十	十五	七	一	三	一	五

项别	教育股	合作社	文书股	问事处	纠察团	会计股	庶务股	讲演股	交际股	游艺股	故工抚恤会	出版	劳动介绍所	主任团	分部	其他
数目	三十七	二十七	十五	六	七	三十八	十六	二十一	三	三	十五	五	七	十三	十一	一〇三
备考						内决为部议二十一常月费										

观上表，本会决议案既有三百二十七件之多，在一篇报告中，自然不能尽载，并且无须尽载。因此择录其中最重要者，撮要为左列之报告：

一、关于教育股方面的：

(一) 议决下半年注重与家庭之联络，举行成绩展览会。(八，二二)

(二) 补习部议决用强迫教育办法，以百分之二为标准。(同上)

(三) 每月到各校巡回视察，由教育股长与主任团负责。(同上)

(四) 开办费在七八月经费中拨一百四十元。(同上)

(五) 扩充补习班；减少子弟班；六校停办；七校开办；筹备妇女职业班、童子军。(二，十七)

(六) 子弟部学生，非有总代表正式盖章负责认其为工人子弟者，不得入校。(同上)

(七) 五一节，全体学生游行。(四，六)

(八) 假内童子军不放假，注意秋操。(七，六)

(九) 教育股组织暑假行政委员会。(七，十二)

(十) 教育股组织临时计划委员会。(七，二七)

二、关于合作社方面的：

(一) 以后合作社总经理副经理或营业保管员，至少有一人驻部。(八，二十二)

(二) 由主任团负责督促合作社实行预定计划——新式簿记，经济集中等项。(同上)

(三) 合作社营业员须有保人，保人保证金额为五百元，营业员失事过额由经理负责赔偿。(九，二十三)

(四) 陈枚生准予辞服物股经理职。

(五) 彭谷初之赔款，由保人赔六十元了事。(一，二)

(六) 万益公先召集工人入股，并提交最高代表会议。(四，十

三)

三、关于文书股方面的：

(一) 团表备两份，一存文书股；一存会计股。(八，二十二)

二)

(二) 重要文稿，须先由主任团盖章校阅。(同上)

(三) 由主任团出条，以后写信出示，必须有主任团或裁判委员会盖章条子或面嘱，私人信件，文书股不得代办。

四、关于问事处方面的：

(一) 裁判委员会日志，由窿内主任负责三日审阅一次。(九，

二)

(二) 裁判委员会整顿方法：

1. 尽量减少罚款；
2. 常开委员会；
3. 重大事件，须报告主任团。

五、关于会计股方面的：

(一) 俱乐部每月经济之支配于后：(八，二十二)

1. 收入 一千五百八十元
2. 付出 会计股三百一十元
庶务股一百八十元
教育股九百五十元
月刊五十元
特别费九十元

(二) 以后各工作处所缴之常月费，每月由该工作处总代表核算总数交经济委员会，与会计股所交来之收条核对。(八，二十六)

(三) 以后不按期缴常月费的，由会计股将名单开出交裁判委员会；由裁判委员会依法处理。(同上)

(四) 由会计股发一“收费表”与百代表。以后百代表须负审查账目和收常月费的专责。收费表由百代表交与本段的总代表，再

由总代表转送经济委员会，由经济委员会到会计股查账。(三，三十)

(五) 办公时间——上午七点半起，至下午八点止。(同上)

六、关于讲演股方面的：

(一) 下半年举行十代表会议讲演，公开普通讲演，食宿处游行讲演。(八，二十二)

(二) 极力提倡和训练工友自身之讲演。(同上)

(三) 十代表会，每月开全体会一次。(三，二)

 窿内每月两次；(日夜班分开)

 窿外每月一次；

 路局每月一次。

(四) 各工作处部员全体会，每两月一次。(同上)

(五) 讲演股从四月份即开始举行化装讲演。

(六) 讲演时间，每次定为一小时半。

七、关于交际股方面的：

(一) 交际委员，由主任团会同交际股长提出；以部员百分之一为标准。(八，二十六)

(二) 交际委员各发委任状及交际证一纸，交际证期满即收还。(同上)

八、关于故工抚恤会方面的：

(一) 故工抚恤会：1. 归互济股管辖；2. 名称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某某工作处工友故工抚恤会”；3. 由俱乐部定一种简章原则。(八，二十二)

(二) 取消各处故工抚恤会，由俱乐部组织一故工抚恤会属于互济股。抚恤费由全体部员捐助。(九，三十)

(三) 故工抚恤会，能统一即统一；不能统一即行解散，一切有组织的各处形式上之组织；其抚恤亦可听其存在。(九，三十)

九、关于劳动介绍所方面：(十一，二十五)

(一) 临时工作——部员；两月以内之工作，不变更原来号码。

但在工作期间，如有他缺，即归下一人递补。临时工作须轮流，不可联〔连〕续作二次。

(二) 非部员：三月以内，不入部，不变原来号码；三月以外须入部，变更号码。

(三) 出缺由本厂递升；加入由劳动介绍所介绍。(十，十四)

(四) 提茶工作另分一项，归公字团。(十二，九)

(五) 以后凡介绍出去的工人，介绍所即将其名额取消。(四，六)

十、关于主任团方面：

(一) 主任团分工；(八，二十二)

1. 总主任担任对外一切交涉及内部整理训练各事；
2. 窿外主任担任督促教育股讲演股及合作社账务清查等事；
3. 窿内主任担任解决内部各项纠纷；
4. 路局主任担任路局全部事务及合作社监督整理事。

(二) 主任团设办公室，规定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三时至七时为办公时间；非有公事，各主任均须至办公室办公……(同上)

(三) 主任团办公室应有值日，由刘少奇、陆沉、朱锦棠轮流负责。(十，七)

(四) 主任团须有一人驻部。(六，二十九)

十一、关于分部方面的：

湘东特派刘义、株洲特派黄静原〔源〕为办事员。(九，九)

十二、关于出版方面：

月刊改为旬刊……(十一，二十五)

十三、其他：

(一) 干事会每星期日上午九时开常会。(八，二十二)

(二) 俱乐部、学校、合作社一切所用之工人，均须为本部部

员，以前非部员之工人均须开除，由劳动介绍所介绍能负各种责任之部员充补，由庶务股负责。（同上）

（三）俱乐部、学校（教员除外合作社营业员除外）一切办事人均须入部。三处共举一百代表，属于食宿处。（同上）

（四）以后入部手续如下：

1. 由劳动介绍所通知会计股、合作社、文书股。

2. 入部工友到会计股缴入部费，合作社买股票以后，即偕同所加入某团之十代表随带常月费簿到文书股注册。（九，二）

（五）出部手续于后：

总代表至主任团报告原因并缴纳收条及购物证后，再由主任团发给合作社退股凭单一纸，同时用条通知会计股、文书股注销部籍。（同上）

（六）桥梁处归并于修理下厂，只举一百代表。（九，九）

（七）经济委员会只能监督本部经济，不能支配本部经济。（十，十四）

（八）各股决算案，须在干事会报告。（十，二十一）

（九）干事会以后各干事须按时到会，如不到会则出条记过。（同上）

（十）尽力援助汉阳铁厂失业工友恢复工作。（二十五）

（十一）矿内夹薪，照饷数目发。（一，十三）

（十二）俱乐部办公时间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六时。（三，三十）

（十三）土匪藉本部名义，在外造谣，1、通知工友特别注意，并设法调查；2、在各报登启事申明。（同上）

（十四）“五一”纪念，全体游行。（四，十三）

（十五）八月十四号，举行罢工胜利二周年（年）纪念，集会讲演。（七，十七）

（十六）捐助湖南工团联合会赈灾会洋一百五十元。（同上）

由上面重要议决案摘录中，看出干事会的诸干事，向大家最

抱歉最愧恨的，“重要的决定，很多的没有实行，至成为具闻。”至于其他的缺点亦还很多，因恐篇幅过长，不便细述。

▲干事会所属各股之进行

本会按照俱乐部的章程，原由主任团及教育、游艺、会计、文书、讲演、庶务、交际、互济八股和纠察团组织之（参看一号纪念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图二）。后因事实的需要，总代表会所组织的裁判委员会亦无形隶属于本会，出产整理委员会亦有时出席本会会议。又因建筑会场，由本会临时组织一建筑委员会。今将各股进行之大概分述于后：

（一）游艺股——因经费无着，设备困难，故一毫无进行，又因无相当之人才，故股长亦付缺〔阙〕如。

（二）交际股——在此一年中，虽有专人负责，交际委员亦委任百余人，但不独进行上毫无成绩可报告，即原定每月开会一次的议决，亦未执行，此固负责人不努力的结果，但亦有下列的原因：（1）关于俱乐部交际上之事务，事实上完全主任团负责去做，故交际委员会无具体工作了。^①

（三）互济股——就俱乐部的组织方面说，互济股之下，本统属着劳动介绍所、消费合作社、各工作处的故工抚恤会。但劳动介绍所，因经济的限制，不能另有专人负责，只好由文书股负责代办，事实上就移至文书股之下了。矿局因和俱乐部有条约的关系，替补工人皆须由俱乐部劳动介绍所介绍。而介绍所因失业部员，许多他去另谋生活，及所报某一种职业下之工人，每每不能合矿局所需要（即所报的职业），故照号码顺次介绍之决定，亦将发生变动。劳动介绍所，亦至弄得毫无头绪。各工作处的故工抚恤会，组织不久后，已由总代表会议决定将其形式上之组织取消。若还将故工抚恤的办法存在的几工作处——电机处、洋炉炼焦、洗煤台、土炉炼焦、修理上厂、直井机器处、修理下厂、路局——

^① 原文只有（1）。

除该工作处工友死后，大家按章捐工抚恤，由该处总百代表负责办理外，互济股亦毫未过问。至若合作社，因合作社另设一总经理，合作社所有一切事务，皆由该社直接负责。互济股长等于虚设，事实上毫不发生关系。甚至于在每次干事会议，互济股长不列会议席，而合作社总经理直接出席干事会，这固然是不合组织，但亦事实之使然。互济股，其组织下虽有很多的事，而实际上，等于虚设，合作社详细报告于后。

(甲)^① 主任团：主任团本是总理干事会一切的事务和督促进行的，所以本身方面，不能得有何种之报告。至若过去一年中之情形，则因总主任刘少奇身体因劳至病，不能多任工作；路局主任朱少连除因身体病弱外，又因私人工作，不能时至俱乐部办公；窿外主任陆沉离安数月；所余者只一窿内主任朱锦棠尽力主任团之工作。故过去一年，主任团毫无善可述，“敷衍塞责”四个大字，可将一年之成绩包尽。

此外各股，另有报告，兹不赘述。

^① 原文如此，“甲”似为“四”之误。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二届职员一览表

姓名	职务	备 考
刘少奇	总 主 任	
朱少连	路局主任	
陆 沉	窿外主任	
朱锦棠	窿内主任	
蔡增准	教育股长	
李求实	文书股长	一九二三年十月间因事离职
吴华梓	前代理文书股长	一九二四年二月间因教育股事离职
易菊庄	前代理文书股长	兼在会计股收常月费
贺 昌	文书股长	一九二四年六月间因事离职
张学琅	前代理文书股长	
陈伟铎	会计股长	
杨庆兴	庶务股长	
杨庆仁	互济股长	
袁达时	讲演股长	一九二四年六月间因事离职
黄五一	前代理讲演股长	一九二四年七月间因童子军事离职
吴先瑞	前代理讲演股长	
李涤生	交际股长	
周怀德	纠察团正团长	
周子南	纠察团副团长	
胡德臣	裁判委员长	
毛泽民	合作社总经理	
胡立生	紫家冲分部办事员	
黄静源	株洲分部办事员	
刘 义	湘东分部办事员	
易友德	杂 务 员	

会 计 股 报 告^①

(一九二三年八月起到一九二四年八月止)

旧 管	上 届 滚 来	洋六百五十七元二角五分	
	上 届 滚 来		钱二百六十七千零七十五文
	上 届 滚 来	小洋二十二枚	
新 收	常 月 费		钱一万六千四百六十千零九百文 另有统计表
	入 部 费	洋五元一角一分	钱三百零四千三百六十三文
	株萍路局十二年五月至十三年五月止津贴	洋一千三百元	
	萍矿总局十二年七月至十三年七月止津贴	洋一万三千元	
	蔡 增 准 移 交	洋一元	钱一十三千八百八十文
	经济委员会寄存	小洋六十四枚	
	援助汉阳募捐委员会缴来	洋四百一十七元又小洋五枚	钱三十四千八百六十文
	湘东分部缴来十二年年终夹薪	洋二百元	
	补缴十一年年终夹薪	洋九十七元四角二分	钱二千零四十文
	兑 换	洋七千四百七十二元	-
	小 洋 换 入		钱一十三千七百六十文
	总共收入 { 洋二万三千一百四十九元七角八分 又小洋九十一枚 { 钱一万七千零九十六千八百七十八文		

① 从会计股报告起，《报告册》原件中各报告的顺序，正文与目录不一致。现按原件目录顺序排列。

(承上页)

付 出 项 目	汉冶萍总工会十二年九月至十三年五月止月费	洋七百六十元 内五月只多四十元	
	湖南工团联合会十二年九月至十三年八月止月费	洋五百四十元	
	粤汉铁路总工会十二年九月至十三年八月止月费	洋二百四十元	
	教 育 股	洋一万三千四百元	
	庶 务 股	洋三千零七十四元	钱六十千文
	湘东分部十二年八月份房租	洋二元	
	株洲分部十二年八七两月房租	洋八元	
	紫家冲分部十二年七八两月房租	洋四元	
	安源旬刊社经费	洋二百七十一元	
	游 艺 股	洋十一元	
	讲演股十三年五六两月经费	洋四元	
	五一纪念用费	洋三百八十四元八角	
	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印刷费	洋六百三十元	
	援助汉阳失业工友	洋三百一十四元 (内有四十元借与锰盐工会又有二十元拨交与秦怡君手)	
	株洲水灾账款	洋五百八十七元二角三分五厘	
	捐助盛公祠	洋一百元	
	特 别 费	洋四十四元三角三分	钱一十七千五百六十文
	刘少奇医药费	洋三十五元	
	图书馆借去	洋六十元	
	第一校校址增加房屋押规	洋六十元	

(承上页)

付 出 项 目	湖南炭塘锰矿工会借去	洋八十元	
	湘东工友陈信甫因贼案借去	洋十一元	
	李桂廷 冯立 代水口山工友陈梅生借去	洋十五元	
	株洲上届总代表袁文俊欠 缴月费		钱二十六千文
	李隆郅 借 去	洋八十元	
	矿 局 临 时 伪 票	洋四元	
	寄 存 合 作 社	洋一百元 (往来账)	
	兑 换		钱一万六千七百 三十千零三百六 十文
	总主任刘少奇十二年九月 至十三年九月止生活费	洋一百九十五元 又支十月份四元	
	李隆郅十二年九月至十三 年六月止生活费	洋一百四十九元 (内 六月份只支十四元)	
	隆外主任陆沉十二年九月 至十三年九月止生活费	洋一百九十五元	
	隆内主任朱锦棠十二年八 月至十三年九月止生活 费	洋二百一十元	
	隆内主任余江涛十二年六 月份生活费	洋十五元	
讲演股长袁达时十二年八月 至十三年七月止生活费	洋一百五十七元 (内十一两月与郑佐鳌 君共支每月只付八元又七月只支六元)		
文书股长李求实十二年八 月至十一月份生活费	洋六十元		

(承上页)

付 出 项 目	文书股长易菊庄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八月止生活费	洋一百九十五元又支九月份三元 (内二月份归吴化之代领)	
	会计股长陈伟铎十二年九月至十三年八月止生活费	洋一百八十元	
	庶务股长杨庆兴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八月止生活费	洋一百九十五元	
	杂务员易友德十二年十月至十三年九月止生活费	洋一百八十元又支十月份洋一元	
	会计委员郑佐鳌十二年十月至十三年三月止生活费	洋四十二元	
	裁判委员长胡立生十二年十二月至十三年六月生活费	洋一百零五元	
	文书股长贺昌三月至七月份生活费	洋七十五元	
	主任团帮办宁迪卿七八两月生活费	洋三十元	
	讲演股长吴先瑞十三年八月生活费	洋一十元	
	文书股长张学琅十三年八月生活费	洋十五元	
换	出	小洋八十六枚	
总共付出 { 洋二万二千八百三十四元三角六分五厘又小洋八十六枚 钱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三千九百二十文			
收付两抵实在存 { 洋三百一十五元四角一分五厘又小洋五枚 钱二百六十二千九百五十八文			

陈 伟 铎

庶务股报告

(一九二三年八月至一九二四年八月止)

收入项	收上届滚来	洋七十一元二角一分一厘	
	收会计股	洋三千零七十四元	
	收会计股	钱六串文	
	收建筑会伙食	洋三十六元九角四分	
	收何自濂	洋一十二元五角八分四厘	
共收	{ 洋三千一百九十四元七角三分五厘 钱六十千文正 (二千二百一十七) 扣洋二十七元零六分三厘		
付出项	付杂用	洋五十三元九角五分八厘二毫五	又付钱一百七十九千二百八十五文
	付刻字	洋二元一角一分三厘	又付钱九千七百二十文
	付添置	洋三百六十九元八角一分五厘	又付六十九千七百八十九文
	付纪念册	洋一百零二元七角一分二厘七毫	付学生奖品钱四十四千文
	付酒席	洋六十五元八角五分	付轿夫小费钱一十一千六百文
	付伙食	洋五百九十一元六角四分四厘	又付钱一千零零五千八百七十二文
	付房租	洋二百零八元	
	付拉报捐	洋五元七角六分	
	付地租	洋一九元七角五分	
	付纸张	洋一百七十九元九角八分六厘	又付钱二十四千八百五十九文
	付笔墨	洋五十四元五角九分八厘	又付钱二十三千三百七十四文

(承上页)

付 出 项	付文具	洋七元六角九分五厘	又付钱二千一百六十文
	付邮花	洋二十七元二角	
	付新闻纸	洋三十七元四角六分	
	付出差	洋三百二十四元伍角	又付钱三十二千九百九十文
	付印刷	洋一百四十九元二角四分	
	付工资	洋二百一十元零八角二分二厘	又付钱四千七百七十文
	付电报	洋十元零五角六分五厘	
	付援助水口山工友旅费	洋一百零一元	
	付年终夹薪	洋六元整	
	付株洲客饭	洋一十五元四角一分	又付钱三十千零零六十文
	付拍照并画像	洋三十九元四角	又付钱六百文
	付贺礼	洋一十一元六角三分五厘	
	付互济药资		钱五千七百二十五文
	付挑炭使力		钱二十三千八百一十文
	付援助长沙泥木工会	洋一十元整	
	付株洲分部特别费	洋一十四元六角	又付钱八千一百八十文
	付焦炭	洋四十七元六角二分	又钱六百二十文
	付油烛	洋四十六元七角七分八厘	又钱一十七千七百二十文
付汇水	洋二元		

(承上页)

付出项	付矿洋申水		钱八百八十文
	付援助株 洲被捕工友	洋一十六元	
	付部工礼拜	洋三元三角一分二厘	又付钱二千三百二十文
	付修理泥 木工	洋五元四角二分五厘	
共付 { 洋二千七百四十元零八角五分四厘二毛二 钱一千四百九十八千三百三十四文 (二三一七) 扣洋 六百七十五元八角三分八厘			
收付两品结欠洋一百九十四元八角九分四厘二毫二			

庶务股长 杨庆兴

讲 演 股 报 告

五 一^①

讲演股自去年秋季本部改选后，处处力谋改善，各工作处的十代表会议，股长亦能按时参加，惟以无宽大会场，部员大会故未能举行。至今年三月底本部大礼堂建筑完竣，以前所感之困难乃释。又组织了一化装讲演团，每月化装讲演七次，很能引起一些工友来听，所收效果很大，后因股长屡易——袁达时，黄五一，吴先瑞，进行难免措手也。

讲演股本年参加各工作处的十代表会，共一百二十九次（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九月）。化装讲演团演员会议，共开过九次。化装讲演共三十一一次。参加十代表会议所讲演的题目多是根据工友实际的错误和需要而临时决定的。化装讲演的题目是：“觉悟之

① “五一”即黄五一。原件目录上，此报告作者为吴先瑞。

路”、“嫖赌之害”、“六一惨剧”、“马路之上”、“爱国贼”、“金手表”、和“我们的胜利”等。

俱乐部大礼堂建筑完竣后，十代表会议乃分为路局、隆外、隆内、隆内外和路局工程处、紫家冲等处开会。

工作处	到会之十代表	每月开会日期	开会地址	备考
路局隆外	二百余人	四号	俱乐部大礼堂	
隆内	四百余人	五号	同上①	
隆外和路局工程处	二百余人	六号	同上	
紫家冲分部	九十余人	七号	紫家冲	
湘东分部	二十余人	不定期	湘东	
株洲分部	四十余人	同上	株洲	

化装讲演每月每次平均到会的人数表

听讲的工作处	日期	人数	时间	备考
各级代表	临时指定	一千余人	晚七时起	讲演的地址均在俱乐部
隆外机厂	同上	八百余人	同上	
隆外非机厂	同上	二千三百余人	同上	
食宿北区	同上	九百余人	同上	
食宿南区	同上	一千余人	同上	
食宿西区	同上	一千二百余人	同上	

① 本表和下表“同上”原文均为“同右”。

教育委员会报告

(一九二三年八月间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刘 义^①

一、工人教育的旨趣

本会过去几年的教育、组织和设施上颇有可观，然而说到教育的旨趣上，则与资产阶级的平民教育一样，与工友所需要的教育相差甚远，今后要特别注重工人教育的旨趣。

本会教育的旨趣，可于下列四项中说明之：

1. 识字 认识并能写工人日常生活所应用的文字，俾能记账、写信及读浅显的书报。

2. 常识 应用日常生活切近的材料，使工友略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日常生活必要的普通常识。

3. 促进阶级觉悟 启发工友的知识，一面是要注意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但同时要应用这些日常生活的材料，说明其原因结果，引论到他们生活困苦之根原〔源〕及现社会之罪恶，以唤醒其阶级觉悟，这是工人教育的生命。工人教育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工友的阶级觉悟，所以对于工友的一切教学、训育，都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启发其阶级觉悟。

4. 训练战斗能力 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不仅是要使工友脑筋中有个阶级的观念，而且是要发动工友的阶级觉悟，进而作阶级的争斗，以求阶级的解放。在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时候，同时要促进工友阶级战争的勇气与决心。

^① 刘义（1901—1962），湖南醴陵人。20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奉派到安源工作，曾任工人学校教员、俱乐部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亦即教育股长）。1926年任萍矿总工会委员长。1929年调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后参加托陈取消派。1957年被人民政府逮捕。1962年病死。

本会办教育的旨趣，大概已如上所述，至于实施的方法，不能预有详细的固定的说明，是在施教者能够本此原则活动的应用而已。所谓活动的应用，是说不要将上述四项，死板板地去灌注，是要随时随地利用实际的问题，将四项参合〔掺和〕或分别应用起来。

二、组织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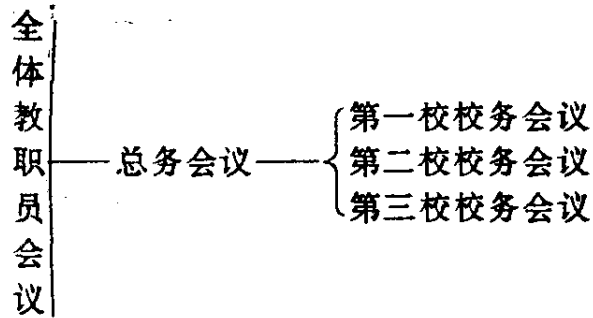
十一年上学期，系开创时期，学生既少，教职员亦仅两人，因此组织非常简单，列表如下：

股长（校长）—— { 补习班——教员
国民班——教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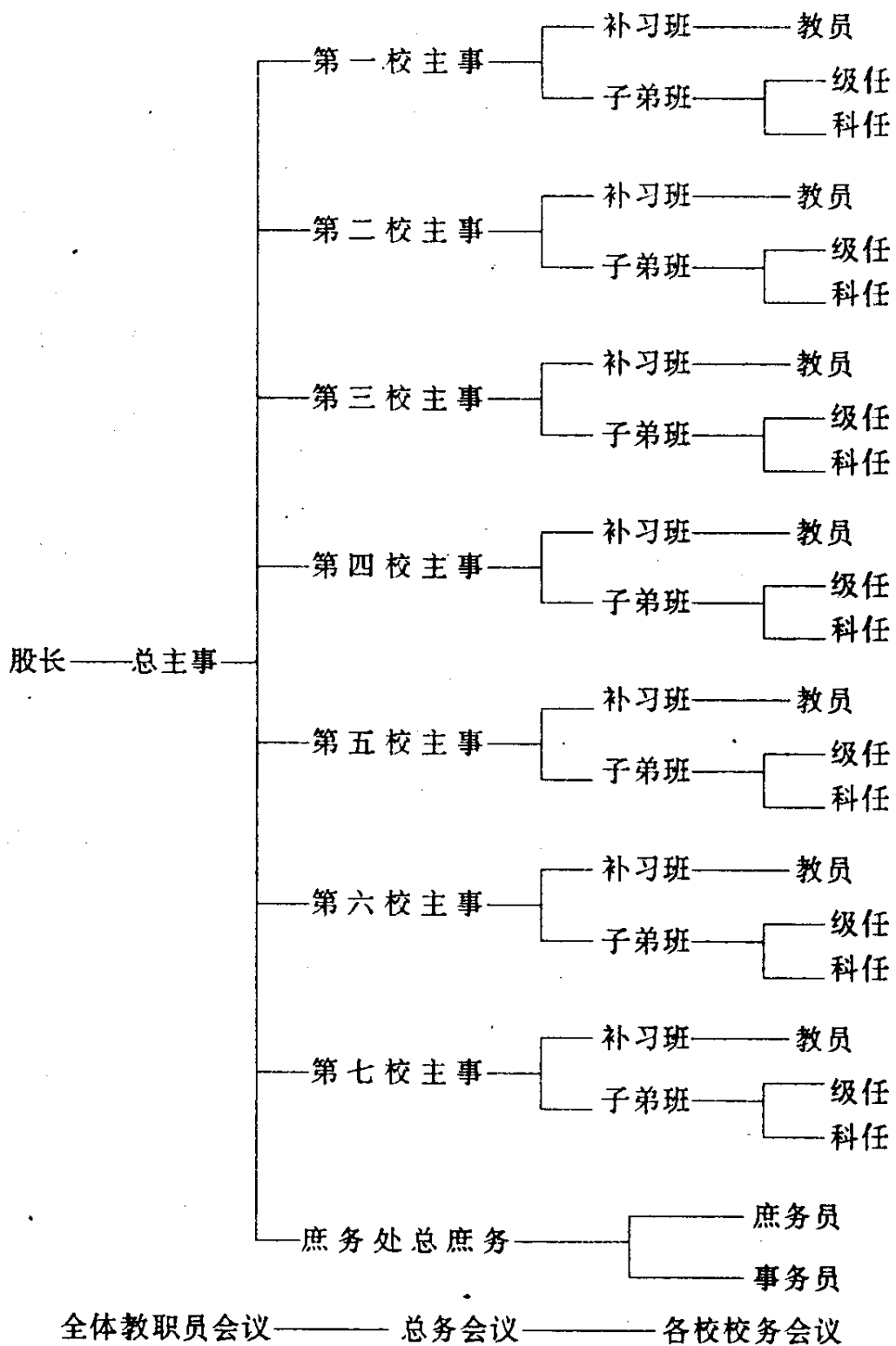
下学期除扩充一班国民班，将和国民班改为子弟班外，组织上无多变更。

十二年上学期，扩充经费，增办两个学校，组织遂较前复杂，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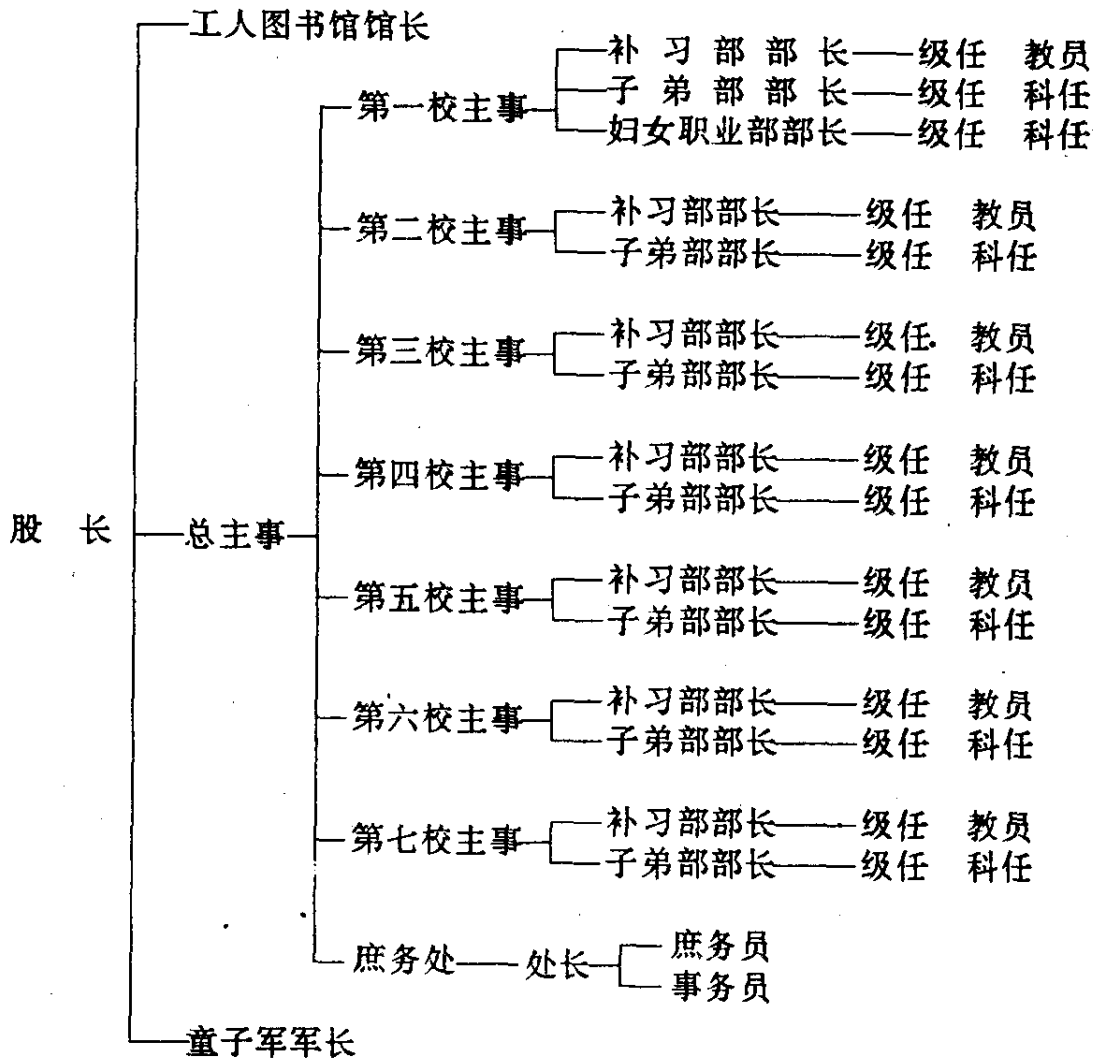
股长（校长）—— { 总庶务 { 事务员
庶务员
第一校主任 { 补习班——教员
子弟班 { 级任
科任
第二校主任 { 补习班——教员
子弟班 { 级任
科任
第三校主任 { 补习班——教员
子弟班 { 级任
科任
补习部总主事
子弟部总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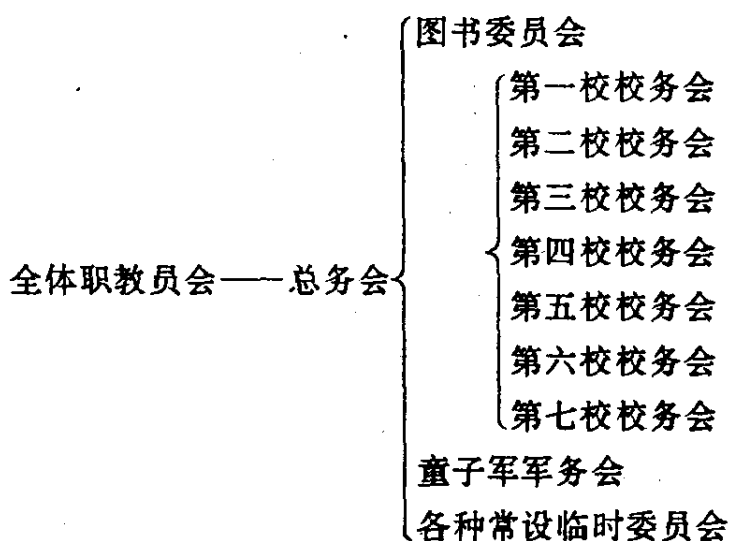


股长主持全股重要事务，补习部总主事主持各校补习班的事务和教务。子弟部总主事主持各校子弟班的事务和教务。各校主事主持各该校一切事务。由股长、补习部总主事、子弟部总主事、各校主事及总庶务，组织总务会，解决全股一切问题。由全体教职员组织全体教职员会议，解决总务会不能解决的一切重大问题。各校主事和教员，组织各校校务会，解决各校一切问题。此种组织，因两总主事和各校主事职权划分不清，以至进行上颇感困难；又因两总主事事权不一，对于两部教务和事务也有许多滞碍难行的地方。因此下学期将这种组织更变，扩充四个学校。列表如下：



十三年上学期，因扩充补习教育，添办童子军，组织上略加复杂，大体上还有变更。列表如下：





此种组织，职权仍旧上^①有许多冲突，如股长和总主事同样照管各学校教务事务两方面的事，又兼顾全股各种事务，以至头绪纷乱，莫知所从。总务会议本为全股最高议决机关，其不能解决的问题，应提交俱乐部干事会解决。因为经费方面、全体计划方面，都不是教职员所能决定的。全体教职员会议，只解决教职员本身的问题及教授方面的事务，不能为总务会议之高级机关。因此下学期又将这种组织更变。同时俱乐部改组，教育股改为教育委员会，教育股长改为教育委员长，为俱乐部执行委员之一——教育执行委员。

三、学校之发展

甲、各部之发展

A、补习部

安源一万三千多工友，不识字者占四分之一——有三千多人。各校虽极力扩充补习班，但工友尚有不得其门而入之叹！同时又因学校距离工人住所甚远，往返极为不便，而工人多又不愿来校上课，曾经有“补习教育强迫入学章程”之实行，亦收效极微。因

① 原文如此，疑是“职权上仍旧”之误。

此，为便利工友读书及补习教育发展前途计，遂议决举办各工作处读书处。

1. 读书处 读书处是本期最近设立的，设立的原因有二：一、在此地不识字的工友要占全数四分之一，学校补习班因限于教室不能尽量招收学生，照学校现在招收学生的统计，计算还要十数年后，才能使不识字的工友都能识字了。读^①书处的计划，要每个工作处（共有四十九处）至少开设一处，专招不识字的工人，专注重识字教育，然后才易于普及；二、工友们极其热心求学，但学校补习学生却又时常缺课，其中必有许多原因。然而学校离工人的住所太远，晚间来往不便，未始不是原因中的一种，读书处多设在工人住的房子里面，或者是最接近的地方，这样到课的人一定要多得多呢！读书处每工作处一处，本应开办四十九处，本期因经济困难作为试办时期，暂成立下列六处：

项别 处别	班数	人数	处 址
第一处	2	74	土炉炼焦处
第二处	1	30	洋炉炼焦处
第三处	1	32	广东房子
第四处	2	102	西区食宿房
第五处	2	98	南区食宿房
第六处	2	106	北区食宿房
总 计	10	342 ^②	六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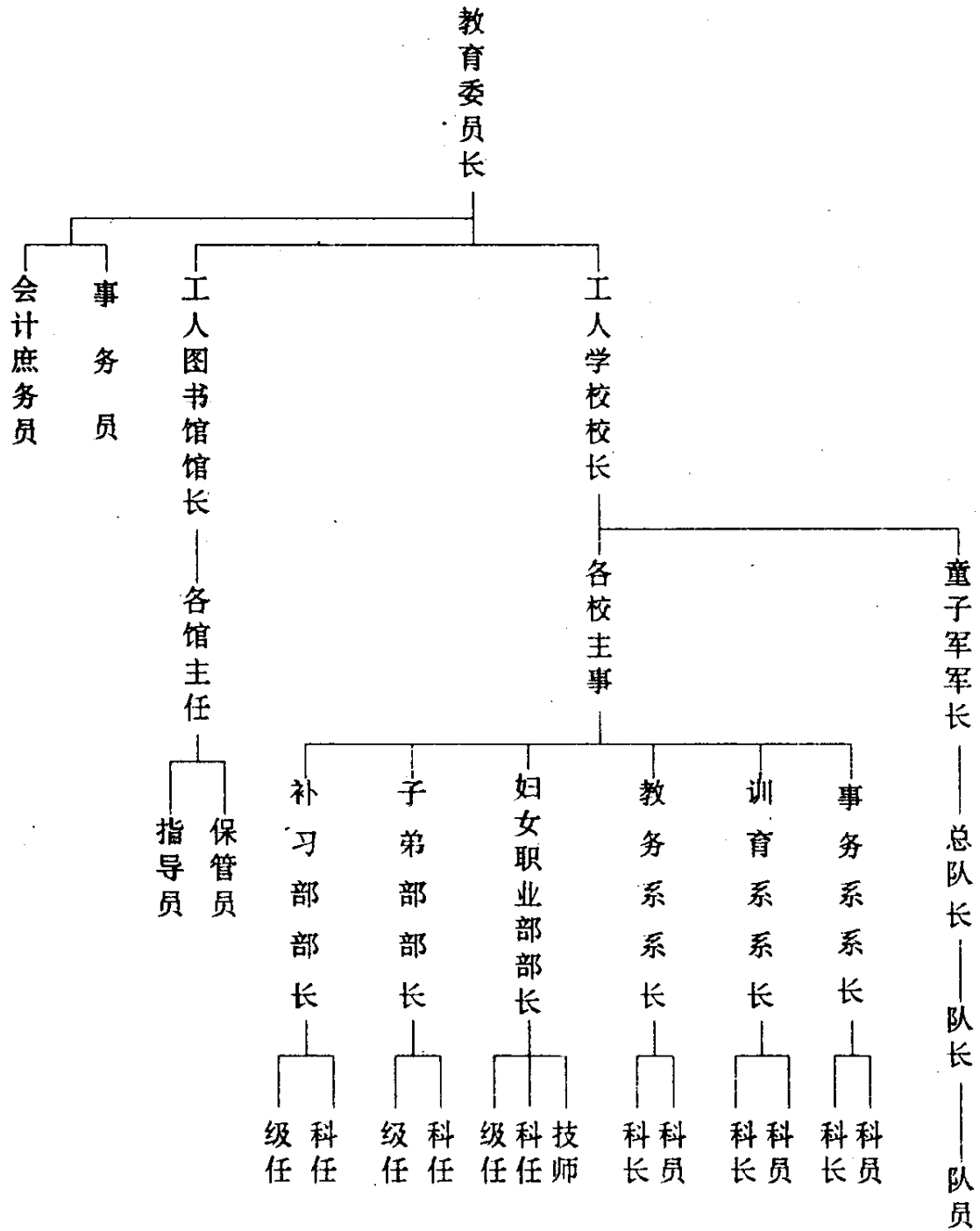
前三处业已开课，其余正在筹备中，其编制与补习部初级相同。将来的计划：如读书处扩充了，学校内专办补习部的中级、高级班，而收束初级班。暂时所用的教材，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民千字课，将来须得根据工人的观点，编一部“工人千字课”。读书处若能继续发展，补习教育则有莫大的成功！

① 原件至此为一页，下页即后面的《教育委员会组织表一》和“表二”。按文意，此二表应放在“二、组织概况”的最后，“三、学校之发展”的前面。

② 原文如此，总计人数应为 4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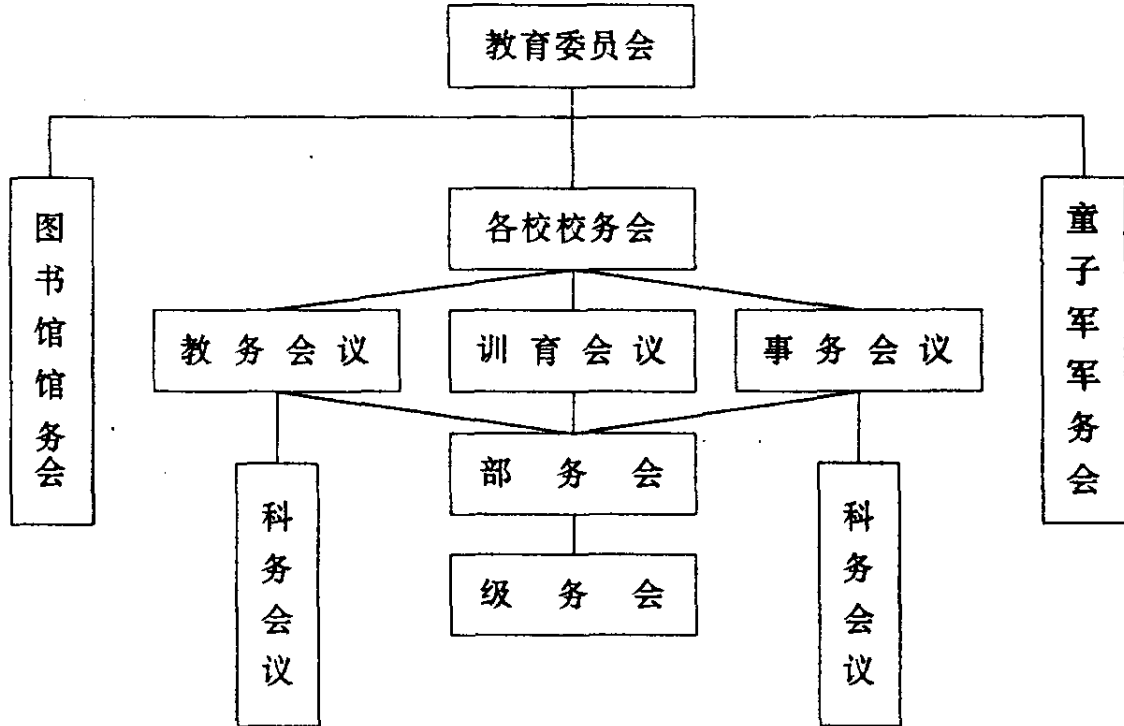
教育委员会组织表一

(十三年下期)



教育委员会组织表二

(十三年下期)



2. 师范班 师范班是十月初才开办的，附设在第一校。开办的意义，是因为补习教育急须扩充，如没有相当的教员，岂不是一极大的难事。到外面聘请，则开支过巨，经费又发生问题；普聘的教员，都是学生出身，多半不了解工人的心理。遂决定在工友中招收文字较为通顺，成立一班师范班，施以相当的教育，四月毕业后，分任各处教员，予以少许之报酬。

师范班的科目：国语、谈话、常识等科，现有学生三十余人。

B、妇女职业部

妇女职业班一班，以前附设于第一校。因房屋狭隘，不能有所发展，乃于下期改移于第三校。上午上普通功课、国语、算术、常识等；下午学缝纫、编织，一与上期无异。现与合作社合作，在老街租店房一栋，成立“出品发卖所”，以楼房做学生工作室，雇有熟练缝工八九人，定做各种中外服装，工作情形，颇云完善。

C、劳动童子军

为训练工人子弟养成其活泼勇敢的精神及有规律的行动计，特于本年上学期组织童子军一团，限于经费，虽不能如资产阶级，或洋奴式的童子军之设备完全，而精神则有以过之！兹将其组织人数列表如下：

队次	名额	排数	常驻学校
第一队	24名	三排	第一校
第二队	24名	三排	第二校
第三队	16名	二排	第三校
共三队	共64名	共八排	分驻三校

乙、学额的增减

自十一年上学期至十三年上学期，补习部、子弟部的学生，同时增加，补习部由六十余名，增至五百十一名。子弟部由三百余名，增至七百余名。十三年下学期，因改正教育方针，专扩张补习部，缩减子弟部，补习部更有增进，子弟部却稍逊于前。妇女职业部在十三年上学期开办，原有学生三十二名，没有增减。兹将逐年各校各部增减之祥〔详〕情，分别列表如下：

十一年一校各班人数比较表

班 项 别	上 学 期		下 学 期	
	班 数	人 数	班 数	人 数
补 习 班	1	60	1	80
子 弟 班	1	30	2	70

十二年上学期各校各班人数比较表

校 项 别	班 别	补 习 班		子 弟 班	
		班 数	人 数	班 数	人 数
第 一 校		3	165	6	206
第 二 校		2	102	4	156
第 三 校		1	52	4	135
总 计		6	319	14	497

十二年下学期各校各班人数比较表

校 项 别	班 别	补 习 班		子 弟 班	
		班 数	人 数	班 数	人 数
第 一 校		5	131	7	254
第 二 校		2	51	5	201
第 三 校		2	86	4	153
第 四 校		2	72	2	42
第 五 校		2	50	1	18
第 六 校		1	16	1	22
第 七 校					
总 计		14	268	20	608

(附注) 七校因湘省兵事影响没有开课。

十三年上学期七校学生人数比较表

部别	项别	校别							总计
		第一校	第二校	第三校	第四校	第五校	第六校	第七校	
补习部	班数	5		2	2	1		2	12
	人数	228		89	94	36		64	511
子弟部	班数	6	5	4	1	1		2	19
	人数	247	180	152	36	25		66	706
妇女部	班数	1							1
	人数	34							34

(附注) 第六校因学生太少, 暂时停办。

十三年下学期七校学生人数比较表

部别	项别	校别							总计
		第一校	第二校	第三校	第四校	第五校	第六校	第七校	
补习部	班数	8		3	3	1		2	17
	人数	275		130	114	25		60	604
子弟部	班数	5	5	3	1	1		2	17
	人数	190	174	109	82	19		52	576
妇女职业部	班数			1					1
	人数			38					38

十三年下学期六读书处学生比较表（补习部）

项 别 \ 处 别	第一处	第二处	第三处	第四处	第五处	第六处	总计
人 数	74	30	32	102	98	106	342 ^①
班 数	2	1	1	2	2	2	10

十三年补习学生工作种类百分比较表

何种工作	百 分 比
隆 工	二十五 %
路 工	十七 %
炼焦工	十一 %
机械工	九 %
运输工	八 %
洗煤工	二 %
其 他	二十八 %

十三年子弟学生年龄比较表

岁数	五岁	六岁	七岁	八岁	九岁	十岁	十一岁	十二岁	十三岁	十四岁	十五岁	十六岁	十七岁	十八岁	总计
人 数	2	21	37	80	79	74	72	83	53	52	13	6	3	1	576

① 原文如此。总计人数应是 442。

十三年子弟部男女学生比较表

校 别 性 别	第一校	第二校	第三校	第四校	第五校	第六校	第七校	统 计
男 生	136	119	72	22	17		32	398
女 生	54	55	37	10	2		20	178

历年学生比较表

年 别	项 期 别	补习部	子弟部	妇女 职业部	读书处
		十一年	上期	60	30
	下期	80	70		
十二年	上期	319	497		
	下期	268	608		
十三年	上期	511	706	34	
	下期	604	576	38	342

丙、课程的编置

I、补习部

科 目	级 别	每 周 时 数	中 级	每 周 时 数	高 级	每 周 时 数	师范班	每 周 时 数
	初 级		一学期 二学期		一学期		一学期	
国 语	一学期	7		7		8		7
谈 话		2		2		3		2
常 识								3
习 字		2		2				
音 乐		1		1		1		
总 计		12		12		12		

说明：师范班的国语，包括有教授法，文法两科在内。

根据上面的原则，拟定各级教程系统：

（附注）谈话，习字，音乐等科，皆属附带科目，依据国语的进度为转移，故不另拟教程，单举国语一科：

1. 初级班：I，认识一千字。II，日常生活最切要最普通的名词动词——如劳动者、资本家、军阀、官僚、阶级、团体、卫生、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动词如革命、团结、奋斗、剥夺、压迫、反抗、侵略、饮、食、说、笑、走、生、穿、吃……等。应注意由具体的而牵及比较稍远的。III，少用语韵，尽量采用俗语。III〔IV〕，材料的成分：与食住有直接关系的占百分之五；历史方面的占百分之二；地理方面的百分之四；理科方面的百分之五；卫生方面的百分之五；社会方面百分之三十；其他百分之四。^①

2. 中级班：I，再多认一千生字。II，养成学生能写简单的信及记账。III，上期尽量采用韵语，下期多用散文。III〔IV〕，材料的成份：日常生活百分之三十；历史百分之八；地理百分之十；理科百分之五；社会科学百分之四十；卫生百分之四；其他百分之三。

3. 高级班：I，识字不拘定数目。II，能以语体文发表自己简单的意见。III，不采韵语。III〔IV〕，材料成分，日常生活百分之十；历史百分之二十；地理百分之十；理科百分之五；社会科学百分之五十；其他百分之五。

4. 师范班：I，授法采用初级班的课本，不另编讲义，II，语国〔国语〕选散文：日常生活应用文字占百分之五十；时事方面的百分之二十；政治经济方面的百分之二十；社会科学百分之三十。III，文法附带国语里面，不另编讲义。III〔IV〕，实习分为三

^① 原文如此，各百分比似有误。

种办法：一、每课在未教以前，首先口头告一次；二、用谈话时间作实习的机会；三、在将毕业的前一月往各读书处实习。V，常识：自然常识占百分之二十；社会科学百分之五十；历史百分之十；地理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十。

I、子弟部

科 目	年 级 摘 要 每 周 时 数	第一年级		第二年级		第三年级		第四年级		第五年级		第六年级		
		一 学 期	二 学 期	一 学 期	二 学 期	一 学 期	二 学 期	一 学 期	二 学 期	一 学 期	二 学 期	一 学 期	二 学 期	
国 语	(9)			(10)		(10)		(10)		(9)		(8)		
算 术	(4)			(5)		(5)		(5)		(5)		(5)		
常 识	(4)			(4)		(5)		(6)		(7)		(7)		
体 育	(2)			(2)		(2)		(2)		(2)		(2)		
乐 歌	(2)			(2)		(2)		(2)		(2)		(2)		
手 工	(1)			(1)		(1)		(1)		(2)		(2)		
图 画	(1)			(1)		(1)		(1)		(1)		(1)		
珠 算														
英 语								(2)		(3)		(4)		
缝纫〔纫〕	(2)			(2)		(2)		(2)		(2)		(2)		
统计每周 时级〔数〕	23	(25)		25	(27)		25	(27)		31	(33)		31	33

说明：缝纫科是以女学生的年龄为标准，不限于年级教育，可酌量情形而伸宿〔缩〕之。^①

^① 对照本报告“六，附录”工人学校章程中的“第一表子弟部（小学）用之”，本表应作如下更正：分科每周时数，只保留“缝纫”科时数的括号，其余各科时数的括号均撤销；“统计每周时数”中每个年级的两个数字，后一个数字仍保留括号，但应移至前一格，与不带括号的数字放在同一格内。

Ⅲ, 妇女职业部

科目 学期	国语	常识	缝纫	编织	图画	音乐	体育	珠算	总计
第一期									
每周时数	9	1	18	4	1	1	1	1	36
第二期									
每周时数	9	1	18	4	1	1	1	1	36
第三期									
每周时数	9	2	18	4	1	1	1		36

丁、各校学级编制表

部别 校别	子弟部											
	第一校			第二校			第三校			第四校	第五校	第七校
级别	真级	诚级	勇级	俭级	爱级	英级	明级	敏级	武级	静级	美级	恒级
始业	春秋 季	秋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春秋 季	秋季	春季			
学级	三四年 级	三年 级	二年 级	五年 级	三年 级	二年 级	二三年 级	二年 级	一年 级			二三四 年 级
学期	上下 期	上 期	下 期	下 期	下 期	下 期	上下 期	上 期	下 期			
级别	洁级	勤级		刚级	慧级							慎级
始业	秋季	春季		秋季	春秋 季							春秋 季
学级	二年 级	一年 级		二年 级	一 年							一年 级
学期	上 期	下 期		上 期	上下 期							上下 期

(接上页“各校学级编制表”)

部别	补习部												妇女职业部第三校	备注		
	第一校				第三校		第四校		第五校	第七校	读书处 第一处	读书处 第二处			读书处 第三处	
级别	师范班	高级	中级	中级	高级	中级	高级	中级		中级	中级	初级				
始业	秋季	春季	秋季	春季	春季	秋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秋季	秋季		春秋	春季	秋季
学级														一年级		
学期			下期	上期		上期	上下期			上下期				上下期		
级别	初级	中初合级	中初合级	初级甲乙	初级		初级			初级	初级					
始业	秋季	春季	春季	秋季	秋季		秋季			秋季	秋季					
学级																
学期		下期	下期													

第二校第五校补习部暂停第六校停办
第一校中初合级及初级甲乙四班为半月日夜

四、各种集会

一、五一游行大会：十二年五月一日，俱乐部开五一游行大

会，安源三校补习部子弟部全体学生参加游行，并发散传单。

二、安源市民游行示威运动大会：十二年六月四日，由安源各校，联络团体游行，发布传单和快邮代电，举行露天讲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沙惨杀检查日货的学生之横蛮行为。

三、俱乐部罢工胜利纪念大会：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日，安源一、二、三校补习部子弟部学生全体到会，在大操坪举行庆祝大会。

四、双十节游艺会：十二年十月十日，一、二、三校补习部子弟部全体学生集合新街第一校，举行庆祝礼，继之演说游艺，教职员亦加入表演。

五、游艺会：一、二、三校子弟部学生于十三年一月一日、二日，在大操坪举行游艺会，上午比赛，下午排演新剧，颇受观众欢迎。

六、成绩展览会：征集各学校各种学科的成绩，陈设第一校，于一月十六十七两日，举行展览会。分国语、算术、习字、图画、手工成绩陈列。来宾参观者甚多。

七、五一节游行大会：十三年五月一日，一、二、三校，补习部子弟部学生全体出发游行，并于各校大施点缀，当夜举行公开讲演。

八、国耻纪念市民游行大会：五月七日，一、二、三校联络安源各团体，游行示威，并举行露天讲演。

九、六一纪念：由各校补习部子弟部学生单独举行，上午联合童子军出发游行，下午分八处公开讲演，用各部名义，发布传单，并于是晚在各校演“六一惨剧”。

十、俱乐部罢工胜利二周年纪念会：九月十六日，一、二、三校子弟部全体学生，集合俱乐部大讲堂，举行罢工胜利二周年纪念庆祝大典，唱歌游戏，以志欢庆。童子军游行，散发传单。

十一、双十节纪念会：上午童子军游行，发传单；下午和晚上各校举行化装讲演。

十二、苏俄革命纪念会：一、二、三校子弟部妇女职业部学生集合第一校，举行庆祝，并有化装讲演。

五、经济报告

(从十二年八月一日到十三年八月一日止)

收 入 项	第一周滚存	洋三百六十四元九角六分二厘	
	会计股	洋一万三千三百四十元	
	第一校房东津贴费	洋四十元	
	五一纪念筹备会津贴费	洋四十元	
	游艺会工部津贴费	洋六十元	
	杂项收入	洋三元五角三分七厘	
支 出 项	经	各校行租	洋六百五十六元八角五分九厘
		杂用	洋二百四十二元五角零六厘
	常	伙食	二千二百五十七元九角四分二厘
		职教员薪资	洋二千九百三十九元五角
		校役工资	洋七百六十元零二角四分八厘
		各种伎〔使〕力	洋四十九元四角七分九厘
		各种书籍	洋一百五十九元七角零七厘
		各种簿册	洋五十四元壹角零九厘
		文具笔墨	洋一百零六元零五分二厘
		各色纸张	洋一百八十元二角二分四厘
		手工原料	洋六十五元六角六分二厘
		图画原料	洋五十二元零二分一厘
	费	习字纸张	洋七十二元叁角零一厘
		水粉粉笔	洋二十九元五角
		游艺用具	洋三百十五元七角八分九厘
		各种洁具	洋三十五元一角六分五厘
		茶叶	洋二十七元八角九分二厘
		灯油	洋二百七十八元零八分六厘
		各种报费	洋一百十二元六角一分六厘
		邮花汇电	洋二十八元八角二分七厘
	项	常月修整	洋三百八十元零四角零四厘
		出差车费	洋一百零一元九角九分三厘

(承上页)

支 出 项 目	特 别 费	教 学 用 品	洋五十六元九角一分六厘
		印刷刻字费	洋二十四元零五分五厘
		来宾食宿费	洋一百六十五元零一分一厘
		津贴补习学生书价	洋五十七元八角零四厘
		教员来校旅费	洋四百零一元四角二分九厘
		五一纪念大会	洋五十元二角三分八厘
		成绩展览会	洋十二元三角二分七厘
		游 艺 大 会	洋六十元
		照 像	洋六十四元八角
		补交通票水	洋二十四元一角二分
		罢工胜利纪念会	洋三十元零一分五厘
		校工年终夹薪	洋二十二元五角
		童子军添置用具	洋五十五元三角六分
		职业部十三年下期经费	洋一百五十元
		开 办 费	安源三校起造工资
	紫家冲第四校起造材料		洋二十九元零一分五厘
	紫家冲第四校起造工资		洋五十四元二角三分
	醴陵第六校起造工资		洋二十四元五角五分
	株州第七校起造工资		洋三十一元一角五分
	湘东第五校起造工资		洋九元八角三分一厘
	房 屋 押 金		洋二百五十六元一角八分
	添 置 器 具		洋一千一百三十元五角一分八厘
	安源三校起造材料		洋五十四元六角零八厘
	醴陵第六校起造材料		洋六元九角四分
	总 结	收 入 总 计	洋一万三千八百四十八元四角九分九厘
		支 出 总 计	洋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一元八角四分六厘
		结 存	洋六元六角五分三厘

六、附 录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章程

第一条 创办 本校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所创办。属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教育委员会。

第二条 定名 本校定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在各处设立者，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 校；在各工作处设立者，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第 读书处。

第三条 分部 各校各读书处，按实际之需要，得设下列各部或一部。 补习部 子弟部 妇女职业部

第四条 宗旨 本校补习部的宗旨：增进年长失学工人之知识，养成自治能力，唤起阶级觉悟；本校子弟部的宗旨：顺应社会需要，发展儿童本能，以培养健全国民之基础；本校妇女职业部的宗旨：养成职业技能，增进必须知识，以为妇女解放之基础。

第五条 校址 第一校设在安源新街；
第二校设在安源中牛角坡；
第三校设在安源总局下；
第四校设在安源紫家冲；
第五校设在湘东茶山；
第六校设在醴陵阳山石；
第七校设在株洲车站；
第一读书处设在土炉炼焦处；
第二读书处设在洋炉炼焦处；
第三读书处设在食宿处；
第四读书处设在广东房子；
第五读书处设在南区食宿房；
第六读书处设在西区食宿房；
第七读书处设在北区食宿房。

第六条 编制 本校各部的编制

补习部设初级、中级、高级及师范班；

子弟部依据部颁新学制，参照地方情形办理，暂办小学，男女兼收；

妇女职业部现设缝纫科，编织科，余俟体察情形酌办。

第七条 修业 本校各部的修业期限

补习部合初级一学期，中级二学期，高级一学期共二年，师范班一学期；

子弟部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二年，合共六年；

妇女职业部二年。

第八条 学额 本校每班定四十名，可能时可增至四十五名。

共学额

补习部一千名 子弟部七百名 妇女部四十名

第九条 学期 本校每学年分为两学期。

补习部每学期正式上课十八周，子弟部每学期正式上课二十周，妇女职业部每学期正式上课十八周。

第十条 学费 本校各部概不收学费。

书籍用品由学生自备。但妇女职业部学生入学时。须缴保证金三元，毕业时退还。

第十一条 资格 本校补习部入学的资格：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员年龄在三十岁以内（此为必须入学年龄，超过年龄者听（便））。

本校子弟部入学的资格，须具左列各种：

1.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员之子弟；2. 身心健康；3. 年在六岁以上，十六岁以下。

本校妇女职业部的入学资格，须具左列各种：

2. 身心健康；3. 年在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①

第十二条 入学 凡合第十一条规定之儿童妇女，由其家长来校报名，经学校测验及格，并须其家长之工作处总干事负责介绍；补习部则由工友来校报名，经学校测验及格，并须其工作处总干事负责介绍，始得正式入学。

第十三条 退学友〔及〕休学

① 原文缺“1”。

甲（一）凡学生犯左列各项之一者，由学校校务会议议决并通知其负责介绍之总干事，令其退学；妇女职业部则没收其保证金。

1. 无故旷课连续至一月以上者；2. 品行恶劣，不服训诫者（妇女部学生则退保证金）。

（二）学生有特别事故，必须退学者，须得负责介绍总干事之证明，及学校校务会议之许可；妇女职业部保证金则退还之。

乙 学生于一学期中，因疾病或其他不得已事故，缺课时间逾受课时间三分之一，其疾病仍未愈或继续有不得已事故者，得校务会议许可，暂行休学；但休学期满回校时，须插入原学年或原学年以下之学级。

第十四条 留级 每学期终，考查成绩不及格之学生经校务会议议决，令其留级。

第十五条 假期

1. 暑假 假期长短及放假时日，均视地方温度及各部修业期限决定，但假期至长不得逾两月。

2. 寒假 二十八天，但补习部及妇女职业部，得视地方温度及其他特别情形得延长之，延长期限不得逾两星期。

3. 节假 春夏秋冬四节各放假一日。

4. 纪念假 国庆，国耻，劳动，俱乐部成立，罢工胜利，苏联革命，及本校成立各纪念日，各放假一日。

第十六条 学科附表：

第一表子弟部（小学）用之

摘 要 年 级	科 目	国	算	常	体	乐	手	图	珠	英	缝	合
		语	术	识	育	歌	工	画	算	语	纫	计
每周时数		9	4	4	2	2	1	1			(2)	23 (25)
第一年级												
每周时数		10	5	4	2	2	1	1			(2)	25 (27)
第二年级												
每周时数		10	5	5	2	2	1	1	1		(2)	27 (29)
第三年级												
每周时数		10	5	6	2	2	2	1	1	2	(2)	31 (33)
第四年级												
每周时数		9	5	7	2	2	2	1		3	(2)	31 (33)
第五年级												
每周时数		8	5	7	2	2	2	1		4	(2)	31 (33)
第六年级												

说明：缝纫科是以女生的年龄为标准不限年级，教者可酌量情形而伸缩之。

第二表补习部用之

摘 要 级 别	科 目	国	谈	常	音	合
		语	话	识	乐	计
每周时数		9	2		1	12
初 级						
每周时数		9	2		1	12
中 级						
每周时数		8	3		1	12
高 级						
每周时数		6	6	3		12①
师 范 班						

① 原文如此。此合计时数与分科时数之和不相等。

第三表妇女职业部用之

摘要 年 级	科 目	国语	音乐	体育	珠算	图画	缝纫	编织	合计
	每周时数		9	1	1	2	2	16	1
一 年 级									
每周时数		9	1	1	2	2	15	2	32
二 年 级									

裁判委员会报告

德 成^①

第一届裁判委员会于十二年十月底改组；由本部十二次最高代表会议（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决议推举周怀德、胡德成、王吉祥、刘步卿、胡立生、李德炳、唐汉卿为第二届裁判委员。十二月十一日召集第一次委员会议，互推胡立生为委员长，驻部办事。共开过委员会两次，所得议决案共八件。

第二届委员会照章于六月间改组，由本部第三十次最高代表常会（六月十六日）另举宁迪卿、胡德成、周怀德、胡立生、石作珍、赵国城、邹星普为第三届裁判委员。六月十八日召集第一次会议，互推周怀德为委员长。但周君因事不能驻部办事，后决由胡德成代为负责。

从十二年十二月起，到十三年九月底止，本委员会所受理之事件，共有四百三十二起；其中以斗殴，不守厂规，工厂纠葛和不遵部章事件为最多；赌博和妨碍公安等事件次之。在各工作处

① 德成，即胡德成（1887—1927），湖南湘潭人，萍矿工人，当时任俱乐部裁判委员会委员，代理委员长职务。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在安源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俱乐部直井六段工人总代表，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1925年俱乐部被敌人武力封闭后，奉派在衡阳一带组织海员工会，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湖南分会第一任委员长。1927年马日事变后不久病逝。

中，以直井方面发生之事为最多。兹列表如下：

工作处	机务处	车务处	工务处	修理上厂	修理下厂	外段运道	食宿处	电机处	机器处	洗煤处	土炉处	公事房	送洗煤处	西木厂
不遵部章					4	2	2		1		1			
斗殴	2			2	4	4	2		3	4	5	2	3	1
银钱账务								1		1				
窃盗														
工程纠葛	1	2	1		4	2	2	3	2		6	1		2
赌博	2	3		2					2	3	5	2	1	2
妨害公安							2	2	1				2	
不守厂规		1	2	3	3	2	2	2	2	3	4		2	
琐事														
总计	5	6	3	7	15	10	10	8	11	10	21	5	8	5

(承上页)

工作处	东西客	材料所	直甲段	直推广	直一段	直二段	直三段	直四段	直五段	直六段	直七段	直八段	总甲段	分甲段
不遵部章	1	1	5	3				4	5	3	3	1	5	
斗殴	3	3	5	2		1	3		3	3	2	3	8	
银钱账务			3											
窃盗						1								
工程纠葛	1	2	3	2	2	2	1	5	3	3		3	3	2
赌博			4	2		2				2		2	3	3
妨害公安		2	3		2		2		5	2	5		2	
不守厂规	2		5		3	2	3	5	3	5	2	2	4	2
琐事			3		2			2		2				
总计	8	8	31	9	9	8	12	16	19	20	12	11	25	7

(承上页)

工作处	总一段	总二段	总三段	总四段	总五段	总六段	总七段	总八段	总九段	总十段	失业工人	非工人	砍茅厂	总计
不遵部章		3	2		2	1	3	5	1	1			1	61
斗殴	3	3	3	4	2	1	1		5	5	1	2	2	100
银钱账务			1		1						1			8
窃盗					1									2
工程纠葛	2	2	1	2	2	2	3	2	1	3			1	79
赌博		1	2	1	2			2	2			2		52
妨害公安		2		1						2				35
不守厂规	3		1	1	2	3		1	2	3			1	81
琐事			1			2	2							14
总计	8	11	11	9	11	9	9	10	11	13	2	4	5	432

纠察团报告

周子南^①

本部为对内监察工友之行动，对外侦察和防御破坏本部之图谋和行动，遂组织了一纠察团。

本部成立时，即有监察队组织；不久即改名为纠察队，再改名为纠察团。

本部自成立以来，自罢工起，每次风潮所获之胜利，实得监察队，纠察团……之力很大。

最近纠察团之组织，有正副团长各一人，队长数人，掌理一切事务，和统率指挥各纠察员。

本部第二届代表职员改选，纠察团遂由周怀德、周子南二人负正副团长之责，纠察员人数约二百人。除在株洲、湘东、紫家冲各分部者外，在安源约百余人。但有大的集会，或重大变故发生时，固定之人不够支配，则另行在部员中指定临时纠察员；事后则取消之。

纠察员每晚常驻部者，约十余人，每晚巡视工友寄宿处，并禁止工友不正当之行为——如赌博……

今将服务规则择录数条于后：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纠察团服务规则

(一) 纠察正副团长须服从主任团之指挥。

(二) 纠察员须服从队长、团长之指挥。

(三) 本团正式查夜，以稽查意外事暨各处工友赌博为限。

(四) 各纠察员经正式派定值日后，若无故不来服务者：第一次记过，第二次罚工一天，第三次即取销职务。

(五) 各纠察员不得在外赌博及各项不正当的行为，如有违犯即照部章办理。

(六) 每月常会定三十号晚七时在部内举行，无故三次不到会即取销职务。

^① 周子南，湖南湘潭人，萍矿工人，当时任俱乐部纠察团副团长。他还曾任俱乐部直井七段工人总代表、裁判委员会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长沙市总工会工作。

劳动介绍所报告

学 琅^①

第二届失业工人统计表 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十二月						
作工处	大工	小工	杂工	共计	已介绍工作	现尚失业
管理局			7	7		7
修车房		3	3	6	1	5
行车房	1			1		1
车务处		3	1	4	1	3
修理下厂	5	6		11	1	10
修理上厂	9	12		21	2	19
食宿处		3		3		3
公事房		2	5	7	3	4
洗煤台		17		17	2	15
红砖厂		2		2		2
直井机器处		9	1	10	3	7
造砖处	1			1		1
送洗煤处		8		8	1	7
工务处	2			2		2
株 洲			1	1		1
土炉炼焦处		19		19	11	8
洋炉炼焦处		2		2	2	
材料所		2		2	1	1
总平甲段			3	3	1	2
总平一段	1	1		2	2	
总平四段	1	2		3	2	1

① 学琅，即张学琅，湖南新化人，当时任俱乐部代理文书股长。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湖南省供销社工作。

作工处	大工	小工	杂工	共计	已介绍工作	现尚失业
总平五段	2		2	4	3	1
总平六段	2			2	2	
总平七段	2		1	3	3	
总平八段	1		1	2		2
总平九段			1	1	1	
直井甲段		2	1	3	2	1
直井四段	1		1	2		2
直井五段	1			1		1
直井七段		1		1		1
工作处不明		1	2	3	2	1
统 计	29	95	30	154	46	108

出产整理委员会报告

锦 棠^①

本部第三十一次最高代表会议（六月一日），议决组织“出产整理委员会”，负责整理萍矿出产，提倡工人自治；此委员会直隶于本部主任团，并受它的指挥。

主任团委任周怀德、徐灿光、周清山、张清连、龙桂生、尹福田、谭义生、吴寿生、张之祥、刘兰廷、唐少益、曾维松、郭子云、宁迪卿、方玉奎、黄福生、左桂生、朱子见、胥秋生、张先族、袁月楚、袁德生、陈楚卿、张全昭、李廷玉、朱锦棠等二十六人为第一届整理委员。本会遂于六月七日正式成立，互推朱锦棠为委员长，宁迪卿为书记。共开过会议十三次（内有一次系与本部裁判委员会开联席会），共得决议案四十三件。

第一届委员会于十月间期满，由主任团另委马桂生、周怀德、周清山、唐少益、柳庆怀、龙桂生、尹福田、黄福生、袁月楚、梁

^① 锦棠，即朱锦棠。

德生、方玉奎、陈大高、张碧池、石正江、甘礼汉等十六人为第二届整理委员。

各委员又互推朱锦棠为委员长。第二届委员会从十月二日起，到十二月一日止，共开过会议五次，所得决议案十五件。

本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对于萍矿出产，竭力维持；由各委员轮流分日夜班近〔进〕班视察，对于懒惰及出班太早之工友，常与〔予〕以相当之警告与裁判，以期实效。——近来萍矿出产，吨数日有起色了。

建筑委员会报告

少 连^①

本部自成立后，因无相当会场，于部员之训练，实感困难，特于民国十一年年终夹薪捐款项下，指拨洋一万元，为建筑讲演厅经费。后以地址难觅，迟未兴工，适本部后面丁姓住宅出售，遂价购其屋，折〔拆〕为建筑讲演厅地址。经费、地址，既以筹定，遂由部员中举出二十一人，于十二年十月八日组织建筑委员会，同月十八日兴工建筑，至十三年五月一日落成，现在以事油漆装饰等工作至年底可全部告竣。兹将本会重要事项报告于下：

一、委员会之组织

1. 委员长 朱少连
 2. 采办处 毛泽民 赵昇平 谢汉池 陈子干 杨庆仁
推泽民为处长
 3. 庶务处 李涤生 袁德生 陶 鹏 易子义 杨葆林
推涤生为处长
 4. 会计处 朱锦棠 陈楚卿 推锦棠为处长。
 5. 工程处 金春海 袁桂山 袁乾益 吴光华 唐汉卿
陈仁江 杨连秋 吴科勤 推春海为处长
- 后又加添 吴 勤 陈家启 汤春生 张福春 李华荣

^① 少连，即朱少连，见本书《重要人物简介》。

陈茂江 金品玉 李武云 刘运明 王吉祥
张俊升为本会委员。

二、工程：讲演厅图式，初由本会决定，推金春海君照制初图，后因地址应缩小二公尺，遂由李武云君主持改制现式图样。

会场纵二十三公尺横十八公尺，正面筑讲演台乙〔一〕座，台前为正厅，可容坐八百人。台之对面及左右，共建通楼三层，第一楼可容坐三百人；第二楼可容坐百五十人；第三楼可容坐一百人。台左右各建正房一间正楼一间；台后建厨房杂屋二间；沿台左右角建厕屋一间。又就本部左侧墙基建正房二间，正楼二间，大门外建围墙一座。其余装隔部内楼上房子二间，制造会场靠椅二百二十六把，以及全场粉饰油漆，装配玻璃、电灯等工程，概由本会办理。

三、经费

预定总额洋一万元，现工程将竣，其决算不致超过预算；但各项详细账目，须俟油漆工竣，才能总结公布，兹将各项用费约数列下：

1. 地址价——洋六百五十元……6.5%
2. 材料——洋五千五百元……55%
3. 工资——洋一千六百元……16%
4. 伙食——洋一千四百元……11%
5. 油漆——洋八百五十元……8.5%^①

青年部的报告

黄五一^②

（一）安源青年工人同乐会之成立

活活泼泼的青年人，以家境困苦，失掉了他们求学的机会，投

① 原文如此。百分比相加为97%。

② 黄五一，见本书《重要人物简介》。

身到工厂里去作工。因此身体不能发育，衣食不得温饱，更不能求着知识。一切的快乐，尽为数元工资而弃掉！看他们是几多的痛苦！

安源这大一个产业之下，有一万数千余工人，内中青年工人至少有十分之二。这些青年工人自然也是很痛苦的。自从有了俱乐部以后，他们的生活比较是好了些；再俱乐部办的学校虽能使青年工人在工余有求学的机会，但亦限于班次不能容多数青年工人，是以他们求知识和愉〔娱〕乐的地方还是很少！有少数青年工人仍不免发生不正当的娱乐——嫖赌。

今年春季，大家有鉴于斯，又发起组织青年工人同乐会。青年工人来报名加入的，很是踊跃。二月六日借俱乐部讲演厅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三百余人，参加者五百余人。首由主席报告组织同乐会之意义及经过；次请来宾讲演，并演魔术双簧，奏国乐等助兴；挤挤一堂，欢呼而散。

青年工人同乐会二月六日至八月三十一日之经过：

1. 青年工人同乐会开过十二次委员会，议决事项共六十三条。

2. 干事会开过六次会，组代表会开过三次，会员大会开过四次。

3. 青年工人同乐会会员，前后时有增减，至本年八月底总计会员有二百七十六人，会员中以外厂修理下厂青年工人为最多，窿内青年工人加入者很少。

4. 青年工（人）同乐会的委员：

委员长	蔡增准	秘书委员	胡子厚
游艺委员	谢福初	研究委员	吴化赤
事务委员	陈友森		

(二) 青年工人同乐会临时委员会之产生：

同乐会的办事人及会员都是俱乐部的部员，而同乐会之组织，又与俱乐部是对峙的，岂不是在一个团体之中的工友又另分出一

个团体吗？当时同乐会的会员和办事人及俱乐部的负责诸人都感觉有这个缺点，后乃召集一次会员大会，并邀请俱乐部负责者参加，会商结果，全体会员赞成将青年工人同乐会并入俱乐部办理。同时青年工人同乐会委员的任期已满，遂由俱乐部委任临时委员五人，组织临时委员会，主持青年工人同乐会的事务。

同乐会临时委员会一月之经过：

1. 本年九月三日临时委员会成立，继续办理青年工人同乐会之事务，并直接受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之指挥，其他组织则未更改。委员会开过三次会，议决事项共有二十一条，开过组代表会一次，会员大会一次。

2. 少年国际纪念日借新街第一工人学校开大会，因工作关系会员到会者仅一百余人，参加者一百余人。开会时，由主席报告少年国际纪念日的由来，及青年工人所负的责任；又演双簧（工人叹）、单簧（工农苦），唱国际歌等助兴！

3. 同乐会临时委员会的委员：

委员长	黄五一	秘书委员	胡子厚
游艺委员	朱昌炎	研究委员	汤正清
事务委员	谢福初		

4. 九月底俱乐部的青年部成立，青年工人同乐会的名义遂取消。会员中除一二人非俱乐部部员外，其他均为青年部的部员。

（三）青年部最近的经过。

1. 青年部委员会自十月初间成立以来已将两月，开过委员会八次，议决事项共五十一条。组代表会一次——干事会一次——分组部员会九次。

2. 由四十三个工作处，每处举组代表一人或二人（举法详办事细则）组织组代表会议，为青年部委员会咨询及建议机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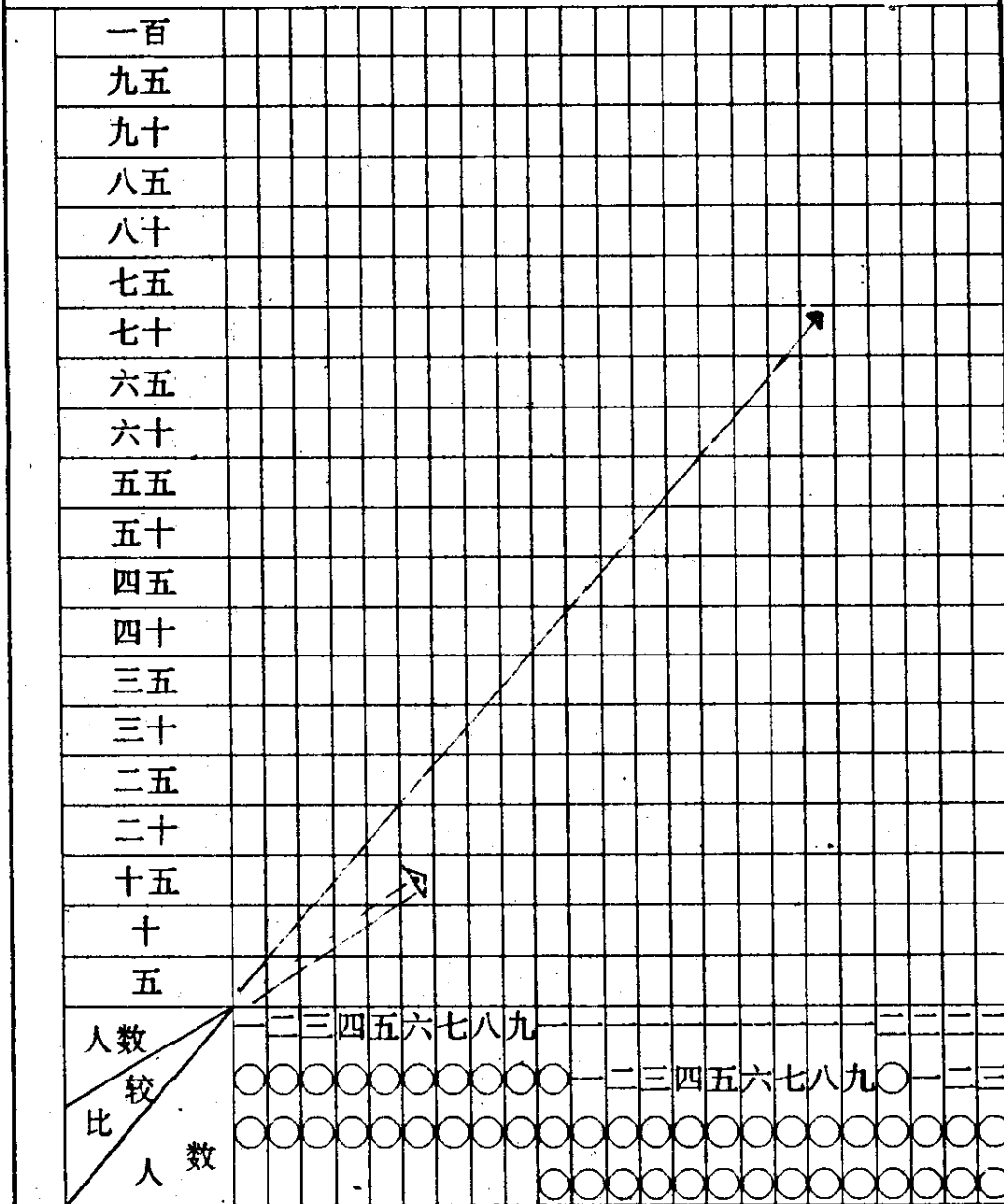
3. 青年部委员会委任游艺科干事五人，宣传科干事七人，运动科干事五人，组织青年部全体干事会议，分任青年部各项事务，各科遇有必要时，与他科事务无关系者得开分科干事会。

青年部部员年龄比较：

年 龄	人 数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十	六 十	七 十	八 十	九 十	一 百	二 百	三 百	四 百	五 百	六 百	七 百	八 百	九 百	一 千	二 千	三 千	
十三岁																						
十四岁																						
十五岁																						
十六岁																						
十七岁																						
十八岁																						
十九岁																						
二十岁																						
二十一岁																						
二十二岁																						
二十三岁																						
二十四岁																						
二十五岁																						

青年部部员识字与不识字比较

识字的 ◊ 不识字的一



青年工人工资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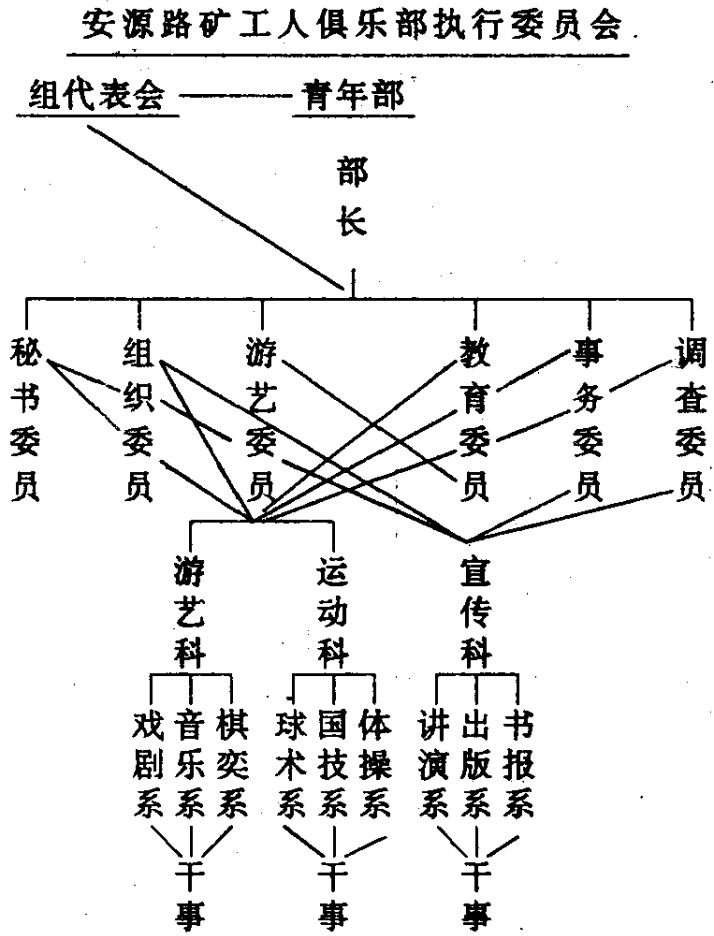
机器工人----- 矿工-----

人 数	工 资	五	十	十五	二十	二十五	三十	三十五	四十	四十五	五十	五十五	六十五	七十五	八十五	九十五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四.五元	五.一元	五.四元	六.〇元	六.五元	七.〇元	七.二元	八.〇元	九.〇元	十.八元	十一.〇元	十二.〇元	十三.〇元	十四.〇元	十五.〇元	十六.〇元	十七.〇元	十八.〇元	二十.〇元	二十一.〇元	二十四.〇元	二十五.〇元	二十七.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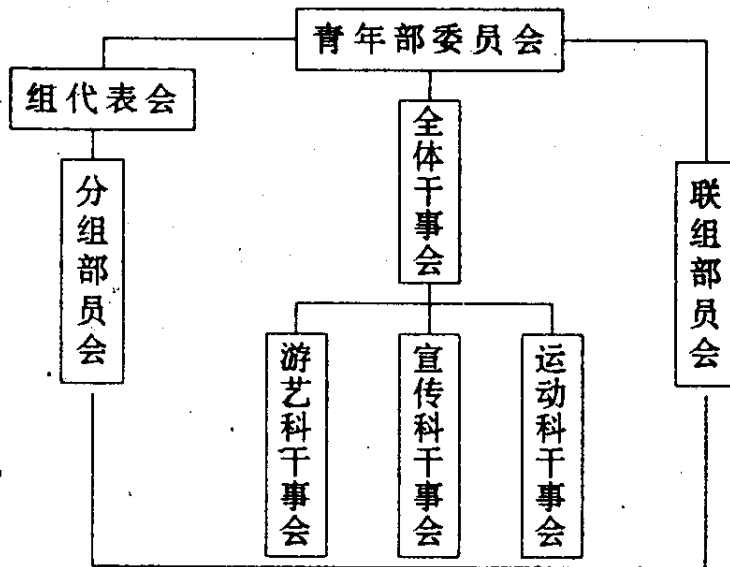
青年部组代表的姓名及部员人数：

工作处	修理上厂	修理下厂	直井处	洗造煤台及	东西土窖	土炼焦处	西木围子	洋焦炉处	电机处	砍茅处	食宿处	机务处	行车房	转运局
组代表名	王金山	李贺春 玉芳	肖如山	周才源	晏全枚	楚张益 卿生	陈在中	罗明福	陶基树	邓保清	李罗生	陈中华	李开森	文晓斋
青年部员数	九九	一三八	五九	四七	六五	一二八	四九	三九	三五	四九	七四	四六	三四	五六
工作处	外段运道	送洗煤	红砖厂	总平甲段	总平甲段	总平一段	总平二段	总平三段	总平四段	总平五段	总平六段	总平七段	总平八段	总平九段
组代表名	廖保庭	许月华	李少云	颜南山	芦子云	袁岱安	瞿先甫	杨桂生	唐文申	陈文田	李春连	刘桂满	姜春和 胡玉洲	
青年部员数	六五	四九	五七	九四	四四	六七	九九	七七	五八	八一	六三	五二	一〇一	九八
工作处	总平十段	直井甲段	直井推广段	直井一段	直井二段	直井三段	直井四段	直井五段	直井六段	直井七段	直井八段	公字团	湘东分部	共四十三处
组代表名	邓右满	袁满福	刘有余	康少莲	李锡明	王承秀		程载松	朱宗初	丁光祖	宋桂生	杨考生	黄仁启	共四十五人
青年部员数	一〇一	八八	三五	二〇	二二	四九	五五	七九	六六	三七	四一	五七	二五	共七十八人 共二千五百

4. 青年部组织系统：



5. 青年部会议系统：



10、① 青年部的委员：

部 长	黄五一	秘书委员	胡子厚
组织委员	谢包罗	教育委员	胡士廉
游艺委员	谢福初	事务委员	朱昌炎
调查委员	汤正清		

11、青年部办学〔事〕细则

本部办事细则原为辅助总章之不足，故凡总章上所载者，皆不重述。

一、本部直辖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之下，掌理青年部员之教育娱乐等事项。

二、俱乐部之青年部员年在二十五岁以下者均得为本部部员。

三、由俱乐部执行委员会委任部长一人委员六人。组织委员会执行本部一切事务。

四、部长及委员之职权如下：

1、部长一人总理本部一切事务，及代表本部出席俱乐部执行委员会。

2、秘书委员一人，掌理本部一切文件及编印表册等事项。

3、组织委员一人，掌理本部所属各事业之组织事项。

4、教育委员一人，掌理本部宣传科所属一切事项。

5、游艺委员一人，掌理本部游艺科及运动科一切事项。

6、事务委员一人，掌理本部经济收支及一切庶务事项。

7、调查委员一人，调查青年工人生活状况等事项。

五、每工作处有青年部员十五人以上百人以下者，组织为一组，互选组代表一人，某一工作处如不满十五人者，得联合附近工作处之部员编成一组，又某工作处部员每超过一百人，得加选组代表一人。

① 原文无“6”“9”6—9似应是前列四个表：即“组代表姓名和部员人数”、“部员年龄比较”、“部员识字与不识字的比较”和“青年工人工资的比较”。

六、由各工作处选出之组代表组织青年委^① 组代表会为本部咨询机关。

七、组代表会对于本部一切事项有建议权，如与本部委员会有意见不合时，得申诉于俱乐部执行委员会解决。

八、本部委员会之下，有游艺、宣传、运动三科，分任本部教育、娱乐各事务。

九、由本部委员会委任游艺科干事五人，宣传科干事七人，运动科干事五人。

十、组代表会及干事联席会，开会时由部长主席。

十一、联组部员会议，由部长或委员主席，分组部员会开会时由组代表主席。

十二、各种会议的规定：

1. 委员会——每周一次
2. 组代表会——每月一次
3. 联组部员会——每月一次
4. 分组部员会——每月一次
5. 干事联席会——不定期

十三、遇有必要时得由部长召集各种临时会议。

十四、本细则之修改权，在俱乐部执行委员会。

十五、本细则在俱乐部执行委员会通过后，即有效力。

一九二四，十二，三。

^① 原文如此。

紫家冲分部报告

立生^①

紫家冲距离安源十数里，有工友一千一百一十四人，昔时有事须来安源本部询问或解决，颇感不便。因此由本部第三十一次最高代表临时会议（七月九日），决议委派胡立生为驻紫家冲分部办事员，就近商同该处总代表等，指挥和解决一切事务。如有情节较重而不能解决者，可转报本部办理。分部佃有民房一栋为办事处，用去补修费洋六元。现在每月向本部开支洋二元为办公费。分部成立后，即受理一切事务，遇事总是解释而劝导之。

紫家冲分部部员及代表总计表

工作处	十人团	部员	总干事	干事	十代表
分甲段	16	135	1	4	16
总平六段	32	261	1	4	32
总平七段	38	285	1	4	38
总平八段	45	386	1	4	45
公字团	2	14			2
食宿处	4	30		1	4
总计	137	214 ^②	4	17	137

① 立生，即胡立生（1881—1930），湖南湘潭人，萍矿工人，当时是俱乐部紫家冲分部办事员。1922年7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在安源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工人俱乐部总平巷八段工人总代表，裁判委员会委员和委员长等职。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1928年叛变。1930年被红军处决。

② 原文为“二一四”、疑为“一一一四”之误，但此表分项数相加为114。

株洲办事处报告

静原〔源〕^①

株洲距离安源有一百九十余里，而路矿两局工友，又有三百余人，为便利办事起见，故在株洲设立一个办事处。凡对内对外各项事务，能在株洲办理或解决的，就由办事处办理或解决。否则，由办事处报告总部办理解决之。本处成立以来，还没有具体报告过，实有详细报告之必要，不料以篇幅有限，难得如愿。实在也没有甚么成绩向大家报告，这是负责的人很惭愧的一樁〔桩〕事，现在把一年之经过，作一概略的报告如下：

一、重要之议决案

11^②、各部员及代表对于本部或本处，无论有何项疑问，均可在代表会上或本处提出质疑，不得在外信口开河，妄造谣言。

32、开代表会或部员会时，各代表或部员若无特别事故，务要一律按时到会，否则，亦须请假。

52、采木处部员上木时，其拾有之木梢，概归厂内煮饭及烤火或其他之用，不得各人据为己有。

43、常月费各团须于月底收齐并送缴总代表处，以便按月缴至安源总部。

54、关于供佛打醮及其他无益事项，各工作处均不得以团体开支（个人亦不捐派尤妙），即有益事务须捐派者，亦必经过代表会议通过，方得实行。

66、若无特殊事故，每团须派二人到校补习，否则，亦须经办事处认可。

27、自行报名及经本处派定各部员，若既无退学理由正式退

① 静源，即黄静源，见本书《重要人物简介》。

② 以下顺序号均原文如此。

学，又不到校上课，一经本处查实，实行停止工作。

二、本处各工作处之工作情形，本处各工友，除了路局以外，其余大都是包工制，工作既很苦，工资又很少，并时常有没工可做的忧虑，工作苦的是转运局的工友，就是工作好的时候，除了伙食也不过各人剩两三元，不然只够伙食，或者连伙食也不够呵！因为株洲各工作处多是成年工作，所以本处青年工友很少。现将各工作处情形和工友人数列表如下：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办事处工友人数及工作情形表

局别	路局			矿局													
	工作处	工务处	车务处	机务处	转运局											采木处	
二码头					三码头	四码头	五码头	六码头	卸车厂	链钯厂	篾厂	号房处	洪船处	起料处	炭饼厂	处内	工厂
工资	八元	九元	十二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六元	六元	七元	六元	四元	七元	九元	六元
工制	月工	月工	月工	包工	包工	包工	包工	包工	包工	月工	包工	月工	月工	包工	月工	月工	包工
青年	五人	六人		三人	五人	二人	四人	五人	三人	六人		一人		二人		二人	四人
成年	十一人	十三人	二十四人	三十五人	二十八人	二十五人	二十九人	二十三人	十二人	二十一人	一人	六人	十人	十三人	一人	二十五人	二十九人
每处人数	十六人	十九人	二十四人	三十八人	三十三人	三十七人	三十三人	三十八人	一五人	二十七人	三人	七人	七人	一五人	一人	二十七人	三十三人
每局人数	六十一人			三百一十五人													
总共人数	三百七十六人																

三、附录本处细则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办事处细则

1、本处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办事机关，故定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办事处。

2、本处由总部委任一办事员并会同本处其余各委员（交涉委员、讲演委员、纠察委员等）及代表组织之，办理本处一切事务。

3、本处办事员任期由总部规定，各委员照总章每年改选一次。

4、本处联合十代表会每月开常会一（或二）次，得议决分部一切议案，但重大事件须报告总部批准后方可执行。

5、本处由总部纠察团分派纠察员六人负纠察本处工友之责。

6、本处每星期由办事员召集各委员开会一次，时间由办事员召集各代表及各委员开临时会议。

7、若遇有重大事件，非本处所能办理或解决者则由本处呈请总部办理或解决之。

8、本处工友有违犯部规者，则按照本处所订规约处理之（规约附录于后）。

9、本细则由总部批准公布后发生效力。

10、本细则如有未尽善处，得由多数代表及委员提议修改并交总部批准。

四、再录本处规约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办事处规约

1、本处部员及有职务者均不得有赌博行为，若部员赌博，一经查获：第一次罚工一个，依次倍增，至第五次开除部籍；有职务者，则第一次罚工两个，亦依次倍增，至第四次者取消职务，第五次开除部籍。再者：部员窝赌者，第一次罚工二个，依次倍增，至第四次开除部籍；有职务者第一次罚工四个，第二次取消职务，第三次开除部籍。

2、本处部员及有职务者，有事均须和平理论，不得互相斗殴，若部员斗殴，由本处分别理由斟酌断罚，若伤形过重，则将凶手送交总部或法庭处理之。

3、部员及有职务者皆不得私带煤焦，倘有部员私带煤焦：第一次每人罚工十个，第二次开除。有职务者加倍惩罚。

4、若有部员在外造谣破坏本部名誉者，轻则处罚，重则开除。

5、若有代表及委员得见部员及有职务者违犯部规而不来本处报告者，与犯部规者同惩。

6、若部员及有职务者所犯之事非本规约范围内者，得由办事员或代表会临时斟酌情形办理。

7、本规约由总部批准公布后发生效力。

8、本规约若有难行之处，得由多数代表及委员提议修改，并交总部批准。

湘东分部报告^①

一、分部史略

湘东分部，是永和煤矿工人所组织的。湘东一带，乡井异常发达。永和公司在宣统年间是萍矿职员私人开采的，工程最发达时，有二千余工人。至民国六年，汉冶萍三公司才以六十多万买回。但因经济困难，没有正式开工，只有工人百数十人维持残局。矿局职员摆尽官矿的官格，对工人则强迫作乡井式的苦工。当时工人虽受切肤之痛苦，但因空气闭塞，不知大势，不敢有所动作。直到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工人大罢工，余波所及，群情蠢动，十一月上旬遂宣布罢工，向矿局提出条件（亦如总部十三条）。相持六日，总部主任和萍矿矿局长出任调停，永和公司完全承认十三条，才解决上工，成立湘东工人俱乐部。又以工人势力宜合而不宜分，萍矿和永和同属产业工人，并且同属矿工，请求加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得其允许，于是改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湘东分部。

^① 据《报告册》目录记载，报告人为“先瑞”即吴先瑞。

二、组织概况

分部既已加入总部，关于组织方法，亦与总部无异。当时没有正式开工，全数工人不过百六十名，以每十人举十代表一人，组织十人团，为基本组织。窿内举百代表一人，窿外举百代表一人，合举总代表一人，办理分部普通事务。十代表会为议事机关，每月开会二次。凡遇重要事故，则由总部代为办理。一九二三年八月，矿局正式开工，工人增至二百二十余人，分部事务益繁。总部特派办事员一人驻部处理一切，同时为进行事务便利起见，组织纠察队一分队，出班之后调查各方面情形，附属于总部纠察团。

三、生活状况

茶山地域偏僻，民风朴陋，生活程度很低。工人每月工作时间，在未罢工以前，没有一定的规律，如同乡井一般。工资也任意增减。更有工头抽头聚赌，重利借贷，因此工人有作工数载不特无所蓄积，甚至衣不能蔽体。自分部成立后，工作时间稍有规定，窿工十二点钟，杂工十点钟，机械工八点钟。工资也增加了一点：窿工每月七元至十元，杂工同机械工十元至三十元，同时分部组织纠察队严禁赌博，又打破包工制改做分帐，因此工人生活较前宽裕一点。

四、教育事项

此间工友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自俱乐部成立，特别注重教育事业。一九二三年八月，于此间开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五工人学校，远近的工人和子弟，始有受学的场所。九月间开学，共有子弟学生二十余人，补习学生三十余人。学校主事由分部办事员兼理，外聘教员一人。校舍系分部原佃的民房与分部办事处合用。至一九二四年春，学额增加，部务益繁，于是增建校舍三间，扩充补习班一班，组织青年同乐会湘东分会，内分音乐队、球队、化装演讲队分别进行。由此工人生气澎〔蓬〕勃，普通知识与阶级觉悟亦与时俱进矣。

五、经济状况

分部在未开办学校以前，每月开支用费二元，由总部津贴。后来合并学校每月经常费约七十余元，由总部教育股开支。此间部员照缴入部费，常月费归总部会计股收纳，亦如总章所规定。分部部员年终夹薪之半，共计四百九十余元，除缴纳总部会计处二百元外余数拨作学校建筑费和分部用费，其开支细目，由分部庶务处按月报告分部十代表会，做壁单报告工友，兹不具录。

六、工作情形

永和矿工程甚小，煤窿统长不满一千法尺。煤巢多系猪屎巢，不便开采。煤质油分很轻，不能炼焦。平均每日出产二十多吨，供本矿使用外，略有剩余。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窿内失火，烧毙工友五人，伤十余人，出产为之顿减。一九二四年五月窿内又穿水，两只小小的膀鼓^①，敌不住来势汹汹的水力，不上五六日竟把全窿都淹没了，矿局要求减人，差〔磋〕商数日，结果裁减窿内工友九十余，每人加发工资五天作为旅费。窿内工作，完全停顿，须待秋干水缩，或可恢复原状云。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营业报告^②

本社第二年营业报告，以民国十三年旧历正月二十日起，截止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止为结算范围，所有营业损益，及资产负债情况表列如左，并附说明。

① 即水泵。

② 据《报告册》目录记载，报告人为“升超”，即唐升超。

营业损益表（一）

收入之项	
一、售货总额	共计洋七万六千二百二十三元二角零四厘
一、存货估价	共计洋六千零八十元零四角八分一厘
以上共洋八万二千三百零三元六角八分五厘	
付出之项	
一、买货总额	共计洋七万六千八百六十二元六角三分一厘
一、营业杂用	共计洋一千二百六十七元零一分一厘
说 明	(一) 厘税洋二百七十五元二角三分七厘 (二) 运费洋四百七十九元八角六分三厘 (三) 其他用费洋五百一十一元九角一分一厘 (办货人车票, 火食, 上海办货用费, 染水, 弹匠工资, 包盐用纸, 蓆草, 及其他用费 etc)
一、银水亏额	共计洋三百四十四元四角六分九厘
以上共洋七万八千四百七十四元一角一分一厘	
收付两项相抵计获毛利洋三千八百二十九元五角七分四厘	

营业损益表（二）

收入之项	
一、毛 利	共计洋三千八百二十九元五角七分四厘
以上共洋三千八百二十九元五角七分四厘	
付出之项	
一、各项开支	共计洋六千零一十九元四角四分一厘

说 明	(一) 房租洋三百九十元正 (二) 工资洋三千一百二十六元二角正 (三) 火食洋一千四百三十四元八角零七厘 (四) 印刷洋一百六十六元零七分四 (五) 文具账簿共洋八十二元九角四分正 (六) 其他杂用洋八百一十九元四角二分正 (条烟, 剃头, 灯油, 报费, 印花, 旅费, 交际, 特别捐项等)
一、股 息	共计洋六百零二元四角三分四厘
一、历年损失	共计洋一千三百九十三元六角一分四厘 (此款内已经经济审查委员会审查将来或有可收者容后补收)
说 明	(一) 陈枚生欠款洋七百四十二元八角八分九厘 (二) 彭谷初欠款洋三百五十元零三角八分九厘 (三) 李隆邛欠款洋一百三十七元一角正 (四) 各顾主欠款洋九十二元零三分六厘 (五) 侯三和欠款洋六十一元二角 (万益公本客欠定木洋) (六) 万益公用费洋一十元正
以上共洋八千零一十五元四角八分九厘	
收付两项相抵计损失洋四千一百八十五元九角一分五厘	

资产负债对照表 (一)

资产之项	
一、存货估价	共计洋六千零八十元零四角八分一厘
一、卖户欠款	共计洋四百四十六元零四分六厘
一、顾主欠款	共计洋九百七十三元五角七分三厘
一、往来欠款	共计洋二千五百二十三元八角二分正
一、房 屋	共计洋二百元正 (收买陈枚生住屋一所估价二百元作还欠款)
一、添 置 修 理	共计洋一千三百七十二元九角三分一厘

一、押 规	共计洋五百四十元正
一、杂务股代 付发卖所开支	共计洋六百七十四元一角一分正
一、现 金	共计洋一万一千四百一元九角七分三厘
一、损 失	共计洋四千一百八十五元九角一分五厘
以上共洋二万八千三百九十八元八角四分九厘	
负債之項	
一、基 金	共计洋二万八千三百二十一元四角零四厘
一、卖户存款	共计洋四十五元二角七分六厘
一、资产之項多	共计洋三十二元一角六分九厘
以上共洋二万八千三百九十八元八角四分九厘 注：(以上均系结算总数，如要知细数者，请来本社查阅可也。)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第二届部员及代表统计表

工作处	行车处	修车处	工务处	车务处	洗煤台	洋炉炼焦处	土炉炼焦处	修理下厂	修理上厂	电机处	材料处	东西窖	砍茅厂	西木厂
十人团	一九	二八	四三	二二	三三	二四	八五	四三	五〇	二一	一四	二六	七	九
部员	一八八	二五一	三九三	一五六	二八八	二二九	六四二	三七五	四三六	一八四	一二六	二四三	五六	八一
总代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百代表	二	三	三	三	四	四	十一	五	四	二	二	四	无	无
十代表	一九	二八	四三	二二	三三	二四	八五	四三	五〇	二一	一四	二六	七	九

(承上页)

工作处	红砖厂	造砖厂	送洗煤处	公事房	食宿处	外段运道处	直井机器处	湘东分部	株洲转运局	总平甲段	总平分甲段	总平一段	总平二段	总平三段	总平四段
十人团	二八	五	二〇	三〇	二八	二五	三〇	一八	三九	五〇	一六	二九	五四	四五	三三
部员	二〇〇	三四	一四三	二三九	二四七	二二二	二四八	一二〇	三四〇	四二六	一三五	二四一	四七四	三六二	二六一
总代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百代表	三	无	二	三	四	四	三	二	四	五	二	三	五	四	三
十代表	二八	五	二〇	三〇	二八	二五	三〇	一八	三九	五〇	一六	二九	五四	四五	三三

(承上页)

工 作 处	总 平 五 段	总 平 六 段	总 平 七 段	总 平 八 段	总 平 九 段	总 平 十 段	直 井 推 广 段	直 井 甲 段	直 井 一 段	直 井 二 段	直 井 三 段	直 井 四 段	直 井 五 段	直 井 六 段	直 井 七 段	直 井 八 段	统 计
十 人 团 部	三 四	三 二	三 八	四 五	四 五	四 一	一 五	五 七	一 二	一 二	三 三	三 三	四 〇	三 六	二 四	二 八	一 三 八 五
员	二 五 三	二 六 一	二 八 五	三 七 二	三 八 六	三 三 九	一 一 八	四 四 六	八 七 ①	七 九	二 七 七	二 七 三	三 二 六	二 九 六	一 八 一	二 二 三	一 一 四 八 〇 ②
总 代 表	—	—	—	—	—	—	—	—	—	—	—	—	—	—	—	—	四 五
百 代 表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二	五	二	无	四	四	四	四	三	三	一 四 六
十 代 表	三 四	三 二	三 八	四 五	四 五	四 一	一 五	五 七	一 二	一 二	三 三	三 三	四 〇	三 六	二 四	二 八	一 三 八 五

① “八七”前面有模糊的一横，因有两个百代表，疑为“一八七”，但该横比前格的“一”字位置稍高。存疑。

② 原文如此。部员分项数相加应是 11, 542，如果直井一段部员数是 187，则总数应为 11, 642。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员入部统计表

(从一九二三年九月到一九二四年九月止)

工作处	修车房	洋炉处	土炉处	直甲段	直四段	直五段	直六段	直七段	直八段	总平分甲	总平二段	总平三段	总平四段	总平五段	总平六段	总平七段	总平八段	总平九段	总平十段	统计
大工			一		二	三									六					十二
小工	一			三	二	三				二	四	一	二	七		十二	五			四二
杂工		八																		八
桶工			一													三				四
拖工				二	三	四		三		五	十	十一	五	六	十	十三	三	二		七七
统计	一	八	一	一	五	五	九	三	三	二	九	十一	十一	七	十九	十	二十八	八	二	一四三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员出部统计表

(一九一三年九月到一九二四年九月止)①

工作处	机务处	工务处	车务处	电机处	修理下厂	修理上厂	直井机器处	洗煤处	洋炉处	土炉处	送洗煤处	东西窖	外段运道	西木厂
病死	二		二	三	五	三	一	一	三	三	一	四	二	三
因公毙命			一				一					一		
失业		一	二		一									
开除	五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自请出部	五		二	一	八	二		四	一	四	一		四	
统计	十二	一	九	五	十四	五	二	六	五	八	三	六	九	三

① 一九一三年是一九二三年之误。

(承上页)

工作处	材料所	餐宿处	公事房	红砖厂	总平甲段	总平分甲段	总平一段	总平二段	总平三段	总平四段	总平五段	总平六段	总平七段	总平八段
病死		五	二		二		二			二	一		四	三
因公毙命												二		
失业			二			二		二		一				二
开除			一		一			二		一		二		
自请出部	一		一	一		一		二	六	一	一	十	三	十一
统计	一	五	六	一	三	三	二	六	六	五	二	十四	七	十六

(承上页)

工作处	总平九段	总平十段	直井推广段	直井甲段	直井一段	直井二段	直井三段	直井四段	直井五段	直井六段	直井七段	直井八段	工作处不明	统计
病死	四	二	一	二	二		二	二	五	三	三	三	二	八五
因公毙命								二						八
失业	一			二										一六
开除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三一
自请出部	二	一	二	一			三	九	五	一〇	一	二	一一	一一七
总计	八	四	四	五	二	二	六	十三	十	十五①	四	五	十四	二五七

① 原文如此。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本部由安源萍矿及株萍路工人组织之，定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第二条 本部以联络感情，化除地域界限；提倡工人自治，发展互助精神；改良生活；推广教育；群策群力，共图工人阶级之福利，谋社会之进化为宗旨。

第三条 本部以路矿两局（以后株萍路及萍矿俱简称为路矿两局）各工作处之分划，各组织工作处干事会，为本部之基本组织，再由六人至十人组织十人团。

第四条 本部以全体十代表会为最高机关；总代表会在全体十代表会闭会时为最高机关。执行委员会在各级代表大会闭会时执行各种决议，和处理各种事务；工作处干事会则隶属于执行委员会和各工作处十代表会之下，处理纯属各工作处之事务，及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二章 部员

第五条 凡属路矿两局工人，愿意遵守本部一切简章及公约，经一部员之介绍，皆得为本部部员。

第六条 凡属本部部员，皆有为本部服务及按章缴纳入部费常月费之义务。

第七条 凡属本部部员，有享受本部所举办各种事业之权利。

第八条 凡属本部部员，皆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及根据简章撤消代表干事权。

第九条 部员不得有后列诸行动：

- （一）不得破坏本部之秩序；
- （二）不得个人私假本部之势力和名义；
- （三）不得反抗上级机关之指挥；

(四) 不得有背叛本部之行动；

(五) 不得反抗本部之裁判惩罚；(惩罚规则另订之)

第十条 部员有后列各情形之一者，由执行委员会宣告开除部籍：

(一) 无故继续三月不缴常月费者；

(二) 由全体十代表会及总代表会议决开除部籍者；

(三) 有重大之过犯，裁判之结果须开除部籍者(但执行委员会须在总代表会报告理由)。

第十一条 凡部员有离开工作自请出部者，须经该工作处总干事之证明，执行委员会之批准。

第十二条 部员出部及开除部籍者，以前所缴纳之各种捐款及入部费，常月费，概不退还。

第十三条 凡路矿两局之工头，皆得为本部之特别部员，无决议权，选举权及被选权。但对本部有特别劳绩，经总代表会认可者，得有决议权，选举权及被选权。

第三章 全体十代表大会

第十四条 全体十代表大会，为本部最高机关。

第十五条 全体十代表会议，以各工作处之十人团所选举出之十代表组织之。

第十六条 全体十代表常会，每三月召集一次；会期由总代表会决定；执行委员会召集之。但有特别重大须急为解决之事时，得由总代表会决定召集临时大会。共有三分之一之十代表提议时，执行委员会亦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七条 全体十代表会之权力于后：

(一) 修改本部之总章和规定本部重大之方针计划。

(二) 审查总代表会之各种重要议决。

(三) 审查执行委员会报告之决算案；及提交之预算案。

第十八条 由全体十代表会推选正副主席各一人，开会时主席。

第十九条 各十代表，并负按月征收及代缴该团部费常月费之责。

第二十条 各十代表有不称职者得由所选出之十人团撤回之；或全体十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再通知所选出之十人团另选之。

第四章 总代表会

第二十一条 总代表会，在全体十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本部之最高机关。

第二十二条 总代表会，由每工作处十代表所选出之总代表一人组织之。会议时表决权以工作处为单位。

第二十三条 总代表会议常会会期，为每月之一号及十六号。但有重要事故发生而急待解决时，得由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会议；有三分之一之总代表提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二十四条 总代表会之权力列后：

- (一) 议决本部各种重要进行事项。
- (二) 批准执行委员会所提交之各种议案。
- (三) 议决各委员会之简章及办事细则。
- (四) 执行委员会之各主任，执行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所属各委员会委员有不称职者，得提出惩罚或撤换之。
- (五) 选举执行委员会之主任及通过主任所提出各执行委员。
- (六) 监督执行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之工作，并所发布命令；有认为不妥者，得停止其进行和命令。
- (七) 决定及追认开除部员之部籍。
- (八) 审查执行委员会每月所报告之决算案及所交之预算案。
- (九) 决定增收各种特别费或捐款。
- (十) 判决各工友间之特别重大纷争。
- (十一) 决定保释开除部员之部籍。
- (十二) 通过给予特别部员之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
- (十三) 追认执行委员会在紧急时之重大议决和所下紧要命令。

第二十五条 其他总代表会认为在其权力范围内者，得随时决定之。

第二十六条 总代表会，遇必要时，得组织各种种^①委员会。

第二十七条 总代表会，向全体十代表大会负责。

第二十八条 总代表会议，互推主席正副各一人，开会时主席。

第二十九条 总代表有不称职者，得由该工作处四分之三十代表或部员决定撤回之，或由全体总代表会议决定取消，再通知该工作处另选之。

第五章 执行委员会

第三十条 执行委员会，负指挥本部全部事务之责，在本部全体十代表会议与总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为最高机关。

第三十一条 执行委员会，由总主任一人、副主任三人、执行委员八人及青年部长一人组织之。任期皆一年。

第三十二条 执行委员会之主任，由总代表会选出之。执行委员及青年部长、秘书长，则均由主任提出，总代表会议通过。

第三十三条 执行委员会会议常会每星期日开会一次。必要时可由总主任召集临时会议。开会时总主任主席。总主任缺席时，则由副主任代理之。

第三十四条 执行委员会之权力列后：

(一) 执行十代表大会与总代表会议所议决之一切事务，并发布各种命令。

(二) 监督指挥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委员会。

(三) 议决本部各种事务应采之方针及紧要之事项。

(四) 编制各种预算决算。起草各委员会之办事细则。

(五) 紧要时，得下各种之紧要命令和重大之决议，以执行委员会之权力单独行之。

① 原文如此。

(六) 指挥监督各工作处干事会，并统一其活动。

第三十五条 执行委员会向总代表会负责。各执行委员、委员、正副主任向执行委员会及总代表会负责。

第三十六条 执行委员会，关于大政方针之决议，虽〔须〕交总代表会议审查与批准；若于紧要时所决定已进行之重要事项，亦须提交总代表会议追认。

第三十七条 执行委员会之执行委员职别为：教育、演讲、经济、裁判、纠察、合作、出板〔版〕、游艺八项。并各组织委员会。

第三十八条 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委员会，须绝对服从执行委员会之议决和命令，委员会之议决和行动，执行委员会认各〔为〕不合时，得停止或取消之。

第三十九条 本部为注重和掌理青年部员之教育游艺等事项，特设一青年部，直辖于执行委员会。

第四十条 本部执行委员会特设一秘书处，办理和保管本部一切册簿、信件、公文、布告、通告及司全体十代表会、总代表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时记录等事项。

第四十一条 执行委员会为介绍本部失业部员之工作事项，特设一劳动介绍所，附设于秘书处。

第四十二条 执行委员会之主任，得在规定之权力内，指挥各执行委员及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委员会。

第四十三条 各执行委员之职权分列于后：

(一) 主任之职权：

(甲) 总理本部一切事务；

(乙) 代表本部向外交涉；

(丙) 代表执行委员会出席本部各种会议；

(丁) 提交及委任执行委员及委员；

(戊) 董〔掌〕理本部一切之布告通告及来往公文信件；

(己) 指挥督促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委员会；

(庚) 裁判部员间〔间〕重大之纷争；

(辛) 批准工友入部出部退股。

(二) 教育执行委员 掌理本部所办之学校和工人图书馆等
事项。

(三) 讲演执行委员 掌理本部讲演事项。

(四) 裁判执行委员 掌理本部部员间之纠纷及违犯本部部
章公约等事项。

(五) 经济执行委员 掌理本部经济收入支出保管等事项。

(六) 纠察执行委员 掌理本部纠察团事项。

(七) 游艺执行委员 掌理本部游艺事项。

(八) 出版执行委员 掌理本部出版物事项。

第四十四条 执行委员会在事实上认为必要时，得组织各种
临时委员会。

第四十五条 执行委员会在事实认如〔为〕必要时，得召集
各工作处之部员全体会，及数工作处之十代表联席会。

第四十六条 各执行委员及委员，应给生活费用由总代表会
议决定之。

第六章 工作处干事会

第四十七条 工作处干事会，须服从高级机关之指挥，及工
作处十代表会之决议，办理纯属本工作处之事务。

第四十八条 工作处干事会，由该工作处之总代表，及十代
表会议所推选之干事共五人至九人组织之，以总代表为总干事。

第四十九条 工作处干事会，对于该工作处十代表会决议有
极不同意时，得上诉于执行委员会判决之。

第五十条 各工作处十代表会议常会，每月一次，但有重要
事故发生时，得由干事会召集临时会议。若有该工作处三分之一
之十代表或部员提议，干事会亦须召集临时会议。开会时由总代
表主席。

第五十一条 工作处干事会每星期开常会一次，临时会由总
干事于必要时召集之。

第五十二条 工作处干事会之权力列后：

- (一) 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 (二) 解决纯属该处之事务问题；
- (三) 进行该处之教育自治事项；
- (四) 统一该工作处部员之活动。

第五十三条 各工作处十代表会议及干事会有重要之决定，须呈文执行委员会批准后才得实行。

第五十四条 工作处干事会之行动和决议，执行委员会认为不合时，得令其停止和取消之；若执行委员会认为工作处干事会有不合时，得改组其全体或一部分（但撤消总干事须经该工作处十代表会或总代表会议决定。撤消总干事职务时总代表职亦同时撤消）。

第五十五条 工作处干事会干事有不称职者，该工作处四分之三之十代表或部员得决定撤消之。

第七章 选举法

第五十六条 凡部员违犯本部部章，在判决剥夺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之期间，无被〈选〉权，或选举权。

第五十七条 本部每年改选各级代表及执行委员会之主任和执行委员、工作处干事会之干事之时期，皆由总代表会议决定之。

第五十八条 选举发生纠纷时，总代表会议为选举代表判决纠纷之终审处；若选举主任发生纠纷，则由全体十代表大会组织审查选举委员会判决之。

第八章 经费

第五十九条 本部经费收入项列后：

- (一) 部员入部时，须交纳工资一日为入部费。
- (二) 部员常月费，依每月所得之工资，每洋一元交单铜元一枚。如必要时，则由总代表会议决定增加月费。
- (三) 部员之各种临时捐款。
- (四) 路矿两局之常月津贴。

第六十条 部员之失业者，经该处之总干事证明后，得免缴常月费。

第六十一条 执行委员会，须将半年收入支出编制一预算案，提交总代表会议和全体十代表大会请求批准。每月月终，须将一月之收入支出作一决案，提交总代表会所组织之经济审查委员会审查之。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二条 本总章修改之权，操诸全体十代表大会，但急要时，得由总代表会议决定修改之，后再提交全体十代表大会追认。

第六十三条 本总章公布后即生效力。

编 辑 的 话

一、本报告册前决定于本部罢工胜利两周年纪念日出版，后因各股报告未能辑齐，以至迟延至今，方能出版，实深歉仄！

二、各种报告日期，因故不能一律，特此附白。

三、各种报告，均与本部去岁出版的《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相连贯，望读者参阅为盼！

四、本报告册因稿件过多，虽经数次之校对，仍不免有错误遗落之处，望读者原谅！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所存原稿)

团 务 报 告 (十一月份)

(1924年12月3日)^①

(一) 上届执委于十一月七日改组，由大会举贺昌、易子义、胡士廉、涂正楚、卢春山为正式执行委员，吴景中、黄五一、吴春生为候补委员。新执委于十日接事，迄今共开过会议五次（内有一次系新旧执行委员联席会），得有议决案四十七件：内中关于教育宣传方面的有十三件；组织训练方面的二十二件；学生部方面的三件；青年部方面的两件；其他方面的七件。新执委能分部办事，较前算有进步，且学生部已能着手活动了（详见学生部报告）。妇女运动委员会两校已组织成立，执委已遵命议决合作。此外尚与两校合组一宣传队，为普遍之宣传，由少奇同学负责进行，执委派了四十二个同学参加。不过，在过去一月中，执委深觉缺乏个别训练。

(二) C·S·联席会，从十月廿八日起，到十一月十日止，共开过会议三次，计得议决案十二件：其中关于教宣方面的六件；分化方面的二件；工部方面的三件；其他一件。现择录其中重要者如下：1. 十月革命纪念日，各校放假开庆祝，并派人去讲演。2. 陆沉、刘少奇、朱锦棠、唐升超退出S，在此四人虽年龄未过，而所做工作非青年工作，且无时到会故。此外尚有十九人退出（系成年）。3. 组织C·S·分化审察委员会，委员四人，贺为委长。4. 组织“安源工人教育计划委员会”，委员四人，委长为泽楷。5. 组织党、团侦察队，人数为八人，受两委长之直接指挥。6. 合办党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校，一初级班，专收工友同志；二高级班，在寒假内开课，专收学生同志，办法仿照 C 湘区，讲义由区供给。待讲义到后，即行着手。

(三) 支部干事联席会从十月二十六日起，到十一月卅日止，共开过会议五次，议案十五件，报告十件。干事会尚有精神，每次只有二、三人请假。紫家冲每周派人来一次，湘东、株洲每月只〔至〕少派人来一次。紫家冲共有支部六个，每周在紫单独开会，讨论该处支部事务，由地委员景中参加。

(四) 各支部会均能按期开会，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三分之二的时间做报告和讨论，三分之一的时间讨论支部问题。每次开会，同学尚能发言问难，较前似有进步。现共有支部廿四个，人数二一一人。

(五) 大会共开过两次，一次是庆祝苏联革命和改选；一次是常会，报告一月来经过情形，及湘区开代表大会事等。以后每月只〔至〕少要开大会一次，报告一月来工作情形和批评。

(六) 在此一月中，新加入同志有廿七人，紫冲三人，湘东四(人)，安源二十人，开除了五人，自请出团的一人，现共有同志二一一人。

(七) 地委员分作如下：秘书贺，组织易，宣传胡，学生卢，农工涂，组织部书记吴，农工部书记黄，驻紫特别员中。地委开会，候补委员亦参加，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安 地 Hechang

一二、三。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 学生部报告*

(1924年12月)^①

钟英：

学生部报告：

进行计划

(一) 关于补习部学生方面

1. 自治会要使之成为我们的活动机关，这一方面可以练习在校同志们的活动能力，一亦便于引导在校之青年工人立入我们旗帜之下。

2. 在校的同志组织一秘密组，以计议一切活动办法（组长由部长兼）。

3. 学校与自治会负责任的同志，应多商议发起各种节日或假日的同乐会及其他种种团体活动——如讲演团、旅行团等。在这种团体行动之中，除多找机会灌输我们的主义外，还须特别注意纠正他们的“个人”感情和行动，使他们的生活于无意之中“团体化”。

4. 在最近须努力作反基督教反同善社的宣传。

(二) 关于子弟部学生方面

1. 除自治会外，我们的同志须帮助学生作种种的组织的活动，以训练他们的严密团体生活（并可作儿童团的基础）。

* 原题为《学生部报告》。

① 时间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2. 在课余时，须设法使儿童作公众事业——如校外宣传通俗讲演等等。

3. 4. 与补习部同。

进行状况

(一) 补习部秘密组第一次会议议决事项

1. 职务的分配——组长春山兼，负全部责任。各校另推一人负全校之责。一校指定方与桀，三校长树（彝）兼，四校陈玉琳（五、七两校无人到）。

2. 会议——分为“组会”（全部的）和“分组会”两种，皆着重临时会议，但组会至少每月一次，分组每半月至少一次。组会由组长召集，各校分组会由各校负责人召集之，只须先通知组长，要其出席。每次会议，皆须做报告交学生部。

3. 活动方法——自治会各校都要设法参加有□□^①同志以便指导进行，举行各种集会，藉以宣传主义，训练青年而吸收同志。并利用自治会里宣传委员会或讲演股作反基督教及同善社等宣传运动。

4. 本组介绍同志，要有通过权（向执委提意见）。

5. 以后开组会或分组会时，要召集补习部C P同志参加，共同讨论进行。

(二) 各校分组的活动情形

1. 一校——开会两次，出席人数四分之三，预提标准人，一次十六名，二次八名，通过介绍的人十名，圣诞节计划反基督教，壁报出反基督教特刊号。

2. 三校——开会三次，出席人五分之四，提出标准人，一次□名，二次□名，三次□^②名，通过介绍的：二次九名，三次一名。派人调查天主堂，福音堂，同善社等机关，并密探萍乡维持会内

① 原文不清，似是“本校”二字。

② 此处三次提名人数字原文均空白。

幕。

3. 四校——开会只一次，出席人甚齐，因该地同志多是学生，每周开联支会一次，关于学校的进行皆在此会讨论和决定，而分组该校无多大作用。

4. 五、七两校因路远而又无有报告，情形不知。

5. 各校分组会及组会在寒假中仍继续开。

6. 各校如可能中，拟组织寒假读书会或讲演会。

(三) 子弟部进行情形

子弟部因预备游艺会时非常忙乱，没有进行的机会，后来游艺会停止了，又是忙着复功课，且许多训练已由教育计划委员会决定施行了，本部只派定一、二、三校各一负责人，一校刘乙然，二校孙少芬，三校陈醒吾。

一校讲演队和卫生队虽已组织就绪，但因无人有多的时间去指导、督促，所以仍不能切实进行。

补习部□□□□□数目表^①

人 学 校	学 数 校	级	高级	中级	初级	总计	教育	合计
一校	师范	十	十八			二十八	七	三十五
三校	十五		十	七		三十二	四	三十六
四校	十四		七	一		二十二	三	二十五

春 山^②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不清。

② 春山即团地委学生部长卢春山。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对青年团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

(1924年11—12月)①

全国代表大会：

兹将安源地方，对于全国大会意见，报告如左：

1、国民革命性的青年统一组织问题。本团在各地尽量组织各种青年团体，做文化运动与国民革命等宣传，领导他们实际参加或帮助国民革命运动，但不当组织一个有独立纲领（Program）类似政党的青年统一组织，以破坏国民革命势力之统一与集中，以及妨碍本团之发展。对于代英同志组织“中国青年社”之提议，亦觉不妥，因为这个有系统组织的“中国青年社”实有碍本团之发展。

2、青工运动。关于组织和恢复工会等类的活动，应与党亲密合作。但本团须以扩大和振刷“工厂支部”为中心工作，放宽介绍青年工人入团，特别注重内部训练。在北方各铁路各矿山，应即时开始活动，着手组织“工厂支部”，为恢复和振刷工会之基础。在各大都市中，组织“青工同乐会”、“青工体育会”等团体，以扩大本团之活动，而使团员有深入劳苦群众之机会。在工会中组织“青年部”，注重青工之特殊教育与娱乐。但青年部须直接受工会之管辖，不得另立组织与工会对立。

3、农村工作。本团活动范围，日见扩大，对于农村工作，不

* 原件无标题。

① 时间是依据内容判定的。

得忽视，至于目前着手之工作，为联络小学教员与放宽介绍师范学生入团，在农村中成立“农村支部”。

4、组织问题。(1) 确定“工厂支部”为本团之基本组织。如一工厂中有同志三人以上者，成立支部，选举一书记；人数满十人时，选举三人或五人组织干事会。小组可有可无，按该地事实而决定。在小工厂中可成立一支部，在大工厂中以工作处划分。(2) 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九人组织，以五委员组织中央局，常驻在中央所在地。各委员不得任意离职与调动，其余四委员，一驻哈尔滨〔滨〕，指挥东省活动；一驻天津或北京，指挥北部活动；一驻汉口，指挥中部活动；一驻广州，指挥南部活动。各委员不得常驻在各自所在地，须巡视所属各地方。候补委员五人，由重要地方同志中选出，参加该地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四月举行一次，候补委员亦得列席。(3) 区执委会由三人组织，不得兼所在地的地方委员会，并须常派人到所属各地巡视。(4) 本团“工厂支部”，应与党的支部互派代表。(5) 各委员会分工办法，无须确定，以便按照该地情形，斟酌分配，但应经中央局之核准。

5、出版物。(1) 《中国青年》继续出版，材料须切实检点，宁缺勿乱；对于国际消息及各地青年运动之报告，须尽量登载（包含青工、青农、学生等运动），因过去对于各地青工青农等活动情形，毫无记载，实为错误。本刊故〔固〕为专供学生之读物，而对于青工青农活动情形，万勿〔无〕不登之理由。(2) 《平民之友》，系向普遍群众宣传之刊物，可不由中央局出版，仍须恢复《青年工人》，每周一册，仿《中国青年》之印法，成为本团向青年劳苦群众宣传之唯一刊物。(3) 团刊须定期出版，半月一册，多登国际消息及中央和各地之报告，以及关于实际训练必需之各种论文，但须禁止同志胡说乱道（如中夏同志所谓“稍明大义”等唯心论者之笔调甚多）。(4) 各地由中央局指定通信员，定期通信。

6、训练问题。(1) 中央宣传部，组织一“委员会”，编译各种青年运动小册子（尤其是关于《国际少年运动史》、《少年国际

各种议决案》、《少年国际日》……) 并有系统的计划教育宣传大纲, 核准各地教宣计划, 供给各地教宣材料。(2) 各地宣传部应设立“教育宣传委员会”, 掌管各地教宣事宜。(3) 各支部用三分之二的时间, 做各种训练报告和讨论。(4) 定期批评会, 只〔至〕少各支部或小组, 一月须举行一次。(5) 《中青》学生同志各发一份, 《青工》农工同志各发一份。

7、其他。(1) 第一次大会决定之纲领, 第二次大会已决改做, 第三次大会对此须切实讨论。(2) 入团年龄定为廿五岁。(3) 切实议决 C·S·分化办法。(4) 此次大会议案与记录, 须即付印 (第三次大会议决案和记录)。

8、安源部份问题。(1) 即派一得力同志, 来此主持。(2) 津贴两人生活费四十元。(3) 多供给各种教宣材料。(4) 青年部不得取消, 理由由本地代表面陈。

安源地委

秘 书: 贺 昌

组 织 部: 易子义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贺昌致团中央信*

(1924年12月24日)^①

钟英兄：

通告收到了。所寄各书均已收到，但中青缺五十五期，向导缺九十四期，平民之友只收到廿二期一期。以后平民之友，请寄两百份来，因工友同志，屡次要求每人各发一份，地委亦同此感觉，望准予所请，以后寄二百份来。中青卅份不够分配，请以后寄四十份来，并望嘱发行人，出版后立即付邮。第三国际小册子，请只〔至〕少再补寄廿本来，因每支须发一份；如二、三支部共发一份，看时太不方便。

十二月份用费已收到，遵命拨十元交士廉^②，五元为昌一月份生活费。士廉一月份用费，请拨交上海书店。昌一月份用费十元，望早日汇来，因年关临近，须钱颇急也。

校刊^③何以久未出版？

十一月份报告已寄石渠，未知收到否？

大考已否定期？安地要求加派代表事，望讨论即复！

小组安地觉无组织之必要，前信已详述理由，望兄斟酌答复！

安地 Hechang 十二、二四。

以后书报，均寄第二校交胡发德。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② 士廉，即胡士廉，当时任青年团安源地委委员。

③ 校刊即团刊。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农工部报告*

(1924年12月31日)

青年部的情形：

1. 本月共开委员会三次，干事会一次，组代表会一次，分组会一次，联组部员大会一次（紫家冲联组会）。

2. 青年部的经费，十一月份的至今仍未领到，开办虽领到四十元，除还同乐会旧欠及十一月份扯用外，稍微办了些什么游艺器具。

3. 在部内仅设乒乓球等四种游艺。每晚平均到俱乐部玩的工友仅三十余人。不能引多数青年工人来部玩耍固然是天气冷，他们不愿意来，游艺器具太少，实是大缺点。

4. 因讲演厅油漆，前请计划欲举行之谈话会、说故事、辩论会等尚未举行。

5. 一些青年工人，对于俱乐部渐渐亲热了，个别谈话中他们对于俱乐部的意见也肯说了，惟有些青年工人还是去打茶围或嫖赌，这是急应设法救急的。

6. 青年部的委员，都因工作关系，不能多替青年部做事，就是部长一人也还要兼别的事，常此下去恐怕不好，也应即设法！

反对基督教运动的情形：

1. 二十二日在洋炉炼焦处开的读书处开会一次。到会者除该处学生外，工友参加者也有一些，共计约六十余人，自七时开至九时始散会。

2. 二十三日晚在工人学校第三校开会一次，到会者有二百余

* 原件标题为《农工部报告 十二月份》，并在标题之下署名“正楚五一”。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人，除讲演外，又演了一出反基督教的戏，名“洋教毒”。

3. 二十三日晚七时在土炉炼焦处读书处开会一次，到会者六十余人，演讲之外，并放幻灯助兴。

4. 二十三日下午四时在食宿处草坪里开会一次，来听者约八百余人，伫立坪中开会至两小时之久，均无倦容。

5. 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在工人学校第二校开会一次，到会者以小学生为最多，共约百余人。讲演关于基督教欺骗小孩子的事较详，讲演之外小学生也做了一些游艺。

6. 二十四日晚七时在工人学校第一校开会一次，到会者一千余人。讲演外又演了一出戏，后因人多，暗中有基督徒捣乱，秩序大乱遂停会。

7. 二十五日早，由俱乐部的青年部发了一些传单劝告青年工人（传单稿文不详）。是日下午三时在紫家冲开了一次青年部员大会，到会者成年人参加的也很多，约共一千余人，讲演反基督教外，也演了一出戏。

8. 二十七日晚七时趁工人学校第一校补习部行□^①学式的机会，又开了一次会，并演戏助兴，到会者一千余人，秩序很好。

前后共开会八次，我们讲演的题目大都是“为什么反对基督教”、“基督教的罪恶”、“基督教与无产阶级”、“基督教与青年工人”、“基督教与小孩子”等……

安源地方的教会以圣公会的牧师龙永鉴与矿局勾结最紧密，反对俱乐部的“职工协济会”就是龙与矿局职员易鼎新等组织的。

Hechang

委员 正楚

农 工

秘书 黄五一 十二月卅一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不清，似“休”或“修”或“停”。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

(1925年1月初)^①

安源地属萍乡，在政治上虽不占重要地位，但扼湘东赣西之要冲，又为株萍路之起点，故湘赣两省，尚重视此地。

湘赣两省军阀——蔡赵及现时之方赵，历来只各谋自保地盘，持滑头望风主义，彼此时互相联盟扶助，不相侵害，故此地亦未受何种重大摧残。

当直系势力在中国正猖炽时，赣西为蔡心腹之肖安国所盘据。肖于去岁死后，继任者为与蔡关系更深且见悦于吴佩孚之岳兆麟。此二人镇守赣西时，对地方亦颇相安，对工人运动除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外，极力压制；对于俱乐部亦察视甚严，疑其与民党有关系。曹吴倒后，岳因赣局之变动与旅长李鸿成〔程〕之排挤，而携眷赴汉。自方入南昌后，方岳订有密约，赣西仍由岳镇守。但李鸿成〔程〕不甘人下，秘示拒岳，而岳遂徘徊于武汉南昌之间不敢来此履任。此次北伐军北上，方求鄂军夏斗寅入赣西相助，夏旅入萍后，极力扩充军力，俨然握有赣西之实权。近闻方夏因地盘问题，意见日深，或将引起大的冲突，亦未可知。安源本地有一矿警局，局长为与岳有关系之杨麟祺。矿警局分四区两队，约有矿警千余人。

路局局长原为湘赵之心腹王昌学，后因吴佩孚侵入湘省遂将王昌学换为与吴有关之谭道南。谭长株萍路后，极力搜罗金钱，供吴之军费。此次直奉战争，谭孝顺军费于吴者约万余。吴倒后，株

* 原题为《安源政治经济状况报告》。

① 原文无时间，这个时间是编者根据内容判定的。

萍局长改委交通系之首凤标。工人俱乐部与路局关系较浅，谭首均不十分注意。

萍矿为汉冶萍公司之〈一〉部，专为采煤运汉阳大冶以炼钢铁。萍矿之组织：在矿长矿师之下，工程方面，分有电机处、洗煤台、修理处、直井机器处、直井窿工程处、总平窿工程处、运道处、土窖、洋土炉炼焦处、材料所等。在事务方面，分为会计处、稽查处（直接属于之公司）、物料处、采办处、餐宿处、庶务处、管仓处、医院等。总平直井各分十一段。

萍矿之收支：每年用费共二百七十余万元，计工食一百二十余万元，材料一百十余万元，薪资一十九万余元，税捐、救恤、交际、警饷等，共约二十余万元。收入甚少，每年约十余万元。

萍矿工人约一万余：机器工人约千人，窿工约六千余人，杂工及炼焦工人约二千余人。大小职员共约四百余人。

萍矿每日出煤二千余吨，外销二号生煤每日三百五十吨，自用百吨，每日计炼焦约六百吨。

萍矿工作制：机器工人、窿内杂工属点工，窿工及窿外炼焦工人等属包工。俱乐部罢工后，悉将包工制改为合作制（即分帐）。工头职员剥削工人，加以虐待，且多舞弊的事，自俱乐部工人罢工后，工人待遇已较前有天渊之别了。

教育与学生状况如下：

（校名）	（人数）		（经费）
工人学校第一校（成人）	275	（儿童） 190名	每月费 950（由 萍矿津贴 以十二月 计算）
工人学校第二校	—	174名	
工人学校第三校	130名	109名	
工人学校第四校	114名	32名	
工人学校第五校	25名	19名	
工人学校第七校	60名	52名	
工人读书处（2）	70名		

以上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所办理。学校内分补习部、子弟

部、妇女职业部、读书处和童子军。

萍矿小学（完全小学）学生 124 名每月费 800（萍矿津贴，以十二月计算）

端本女学（完全小学）学生 75 名每月费 800（萍矿津贴，以十二月计算）

以上两校，系萍矿职员所办，学生全是职员的子弟，与基督教关系最深，教员大都是基督徒。学校教授，及学生活动，比之普通教会学校，尤有逊色。

此外尚有本乡区学，平民小学……，均系私塾性质。

有组织的青年工人——组织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下的青年部员（以廿五岁为限）共二千五百七十八人。其中机械工人的生活较好，学徒每月约有工资四、五元不等。他们的父兄多半是机械工人，所以他们少有家庭负担。最苦的青年工人，首数窿内扯拖和拉拜下做小工的工人，他们每日工资至多九分，工作时间普通是十小时，而且家庭负担很重的。机械工人多半从前读过书，并且有许多在晚上还请人教画图 and 英文、算术，智识比较高点。窿内工人多半是幼年失学，识字的较少。自工人俱乐部成立学校后，读书的日见增多，青年工人渐渐都有认字的机会了。他们对于俱乐部都热心拥护，较成年工人尤为出力。他们对于卫生，极不注意，也无法注意。窿工房子，每间住七八人到十三四人，房子极不清洁，工人常有患癩疮疥疮等病的。他们生活极为痛苦。能娶妻者颇少，嫖赌是他们普通的嗜好。现在工会青年部极力提倡正当娱乐和游戏，^①或可挽此恶风（详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报告册》）。

没有组织的青年工人——约有五千余人，其职业多为店员、学

① 原件此处是第四、五两页连接处。第四页尾在“游戏”之后，紧接着是：“没有组织的青年工人约五千余，多为店员学徒或挑脚等工作，其中挑脚工人生活最苦。”第五页又从“和游戏，”写起，紧接着是“或可挽此恶风……”而“没有组织的青年工人……”则另起一行。可见，第四页末尾从“没有组织的工人”到“生活最苦”是作者修改后应当删去而未删掉的（原件涂抹修改处不少）。

徒和挑脚等工作。其中挑脚工人，生活最苦，但无详细统计。

本团地方概况

1) 地委会之经过

第三届地委会——大会后，本地即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改组，陆沉、陈潭秋、袁世贵、杨庆仁、周怀德当选为正式委员。其工作分配如下：委长陆沉，秘书潭秋，会计世贵，刊物经理庆仁，调查怀德。后陆沉因事卸职，互举潭秋继任委长，另提方与渠（经全体组长会通过）为秘书。共开过会议二十九次，议决案 205 件。其中关于团务的 150 件，宣传的 35 件，工部事务的 20 件，委员会开会时，C·P·及工部各有一代表参加。彼时 C·P·尚未向 S·Y·全体同志共〔公〕开，关于工部事务，由本团决议者居多，其余重要者由 C·S·地委联席会决定。第三届地委员都身兼他职，不能以全力做事，故对同志训练，尚欠尽力，而所做诸事，多系属于工会方面的。

第四届地委会——第三届地委会于五月间改选，贺昌、徐全直、方与渠、涂正楚、黄五一当选为正式委员。不久全直因事留团察看，停止地委职务，由候补委员何炳南递补。最初工作分配如左：秘书贺昌，组织部与渠，农工部炳南，宣传部正楚，调查兼会计五一。后遵照中局命令，添设学生部，将调查委员一职取消，会计归秘书兼理，工作略有变更，即前调查兼会计委员五一任农工部委员，前农工部委员炳南任学生部委员。此届委〈员〉会从五月二十八日起，到十一月五日止，共开过会议 31 次，议决案 192 件，其中关于团务方面的 172 件，宣传方面〈的〉 15 件，工部方面的 5 件。每次开会，C·P·有代表参加，关于工会重大事件，由 C·S·联席会议决定。此届执委会特别注重内部训练与发展，故议决案以团务方面者居多数。但委员会委员，仍多事忙无暇做本团事务，常有事多人太少之叹！

第五届地委会——第三〔四〕届地委会于十一月七日改选，贺昌、胡士廉、涂正楚、易子义、卢春山当选为正式委员，黄五一、

吴春生、吴景中当选为候补委员。工作分配如左：秘书贺昌，组织部子易〔义〕，宣传部士廉、农工部正楚，学生部春山，组织部书记春生，农工部书记五一，驻紫家冲特派员景中。每次地委开会，候补委员及C·P·代表一人参加。此届委员会从十一月十日起，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止，共开过会议9次，议决案81件。其中关于教宣方面的38件，组织方面的21件，农工方面的4件，学生部方面3件，其他15件。地委附设有“教育宣传委员会”，“书报贩卖部”，与C·P·合组有“妇女部”、“教育计划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此〔届地〕委会对内部训练特别注重，委员中亦有两人专做团事，情形颇佳。

2) 支部情形

以前支部，以地域划分：路局、二校为第一支部，隆外为第二支部，隆外、三校为第三支部，隆内、一校为第四支部，紫家冲为第五支部，株洲为第六支部，湘东为第七支部。每支部有书记一人，干事二人或一人。支部会每周一次，地委员参加，报告地委议决及工部事项，其余时间均用以讨论团内及工部之零星问题，每次时间为二小时。以后（第四届执委会时）稍注重训练，由地委员或派人做各种训练报告。

一九二四年八月，由全体组长会议议决，将支部改编：隆内一，隆外一，路局一，教股、合作社和工部合为一，其余仍旧。会议一周一次，注重训练。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六日，依照中局通告，将支部以工作处划分，地委议决一工作处有同志三人以上者，即成立支部，选举一书记；人数满十人时，选三人组织干事会。支部每周开会一次。人少支部，联合数支部在一起开会。每次时间为二小时，以三分之一为地委报告和支部问题的报告，三分之二的时间为教宣及本支部指定人的报告和讨论。定期批评会一月一次。每次会完时，练习唱歌——现在教“国际歌”（Internationale）。每次地委只〔至〕少有一人参加，教宣有一人报告。同志到会人数为 $\frac{1}{2}$ —— $\frac{2}{3}$ 。同

志多系认识〈字〉者，故读刊物者甚多而热心，但可惜无适当之刊物（向报、中青太深）。团费可按月收到，但有少数同志，因家庭关系，颇感纳费之苦难（自以工作处分支部后，小组已取消）。

3) 其他会议之种类及情形

大会——每月一次。报告地委一月内工作的经过情形，以及其他关于时事、主义方面之最〈重〉要报告。如发生重大事变或问题，召集临时大会，到会人数 1/2——2/3。

干事联席会——每周一次，星期日晚七时举行，报告和讨论各支部问题。干事到会甚齐，且能按时开会。紫家冲、株洲和湘东均因往来不便，单独在该处开会；但紫家冲每周派一人来安参加干事会，株湘每月各派人来一次。

教育宣传委员会——由九人组织而成，内分时事、实际和理论三组，以宣传部委员为委长。每周开会一次，讨论本周报告题目，并研究宣传方法。每次支部会时，教宣至少有一人出席报告。

4) 同志人数

本地特别团员，大多数均已加入 C·P·，尚有十七人因各种关系仍留在本团。

路局支部	12
修理下厂支部	21
洗煤台支部	9
电机处支部	10
材料所支部	4
修理上厂支部	15
运道处支部	12
洋炉支部	10
土炉支部	17
总平甲段支部	12
总平二段支部	7
总平三段支部	3
总平五段支部	5

总平十段支部	4
直井推广段支部	6
直井三段支部	4
直井七段支部	7
教育股支部	27
合作社支部	9
总平六段支部	4
总平七段支部	7
总平八段支部	6
公字团支部	9
分甲段支部	3
湘东支部	11
株洲支部	11
共计：支部 26	人数 245

新加入的（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二月占 60%）

支部	人数
安源 19	194
紫家冲 5	29
株洲 1	11
湘东 1	11
（共计） 26	245

（年龄）29 岁以上的 19 人，26 岁以上的 19 人，25 岁以下的 209 人。

5) 经济状况

团员每月纳钱二百文（等于一角），足够本地零星开支。

6) 青工运动

一九二三年春季^①，由地委议（决）成立一“青工同乐会”，为本团向青年群众公开宣传之机关。遂着手进行，于二月六日正式

^① 原文如此。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报告册（第二届）》中《青年部的报告》所载，安源团地委决定成立“青工同乐会”的时间应是 1924 年春季。

成立，会员共有 276 人，均为工人俱乐部之青年部员，其中以外厂青年工人最多。不过限于经费，游戏器具碍难多置也。

后由地委议决将“青工同乐会”归并于俱乐部，因该会会员全系俱乐部部员，不如归并于俱乐部，尚易发展。因此，遂于九月三日归并于俱乐部，由俱乐部委派五同志负责进行，颇有起色。少年国际日，在一校开会员大会，又演“工人叹”等双簧助兴，唱“国际歌”散会。

不久，俱乐部议决成立青年部，遂宣布将青年工人同乐会取消。

青年部是直辖于俱乐部之下，管理关于俱乐部廿五岁以下的青年部员之特殊教育及游戏事项。

俱乐部委派五人组织青年部委员会，管理该部一切部务。

每工作处如有青年部员十五人以上一百人以下者，即选一组代表。如不满十五人时，可与附近工作处的青年部员联合，共票〔选〕一组代表。以后每增百人，增票〔选〕组代表一人。由各工作处所票〔选〕出之组代表，组织组代表会议，讨论该部进行事务。

青年部有一讲演团，由十人组成，均系本团同志。每次开分组部员会及联组部员会时，由讲演员出席讲演，已讲过的题目：“我们为什么组织青年部”、“青年工人痛苦之由来”、“怎样解除青年工人之痛苦”、“基督教与青年工人”……等。此外，常找青年工人个别谈话。

基督教圣诞日前后，青年部召集部员会八次，听讲者共数千人收效颇多！

青年部每月经费为四十元，由俱乐部开支；奈不能按月领到，颇有碍于进行！

至青年部成立后，青年工友与俱乐部之关系日亦〔益〕密切了！

7) 附录教育宣传委员会报告过之题目 (1923 年 9—12 月)

1. 少年国际日的意义；
2. 无政府主义是什么？
3. 本团青年化之意义；
4. 江浙战争；
5. 工厂支部的活动；
6. 怎样做一个S·Y·团员？
7. 怎样做秘密工作？
8. 怎样介绍同志？
9. 北京政变之始末；
10. 什么是阶级？
11. 我们为什么反对基督教？
12. 我们为什么反对同善社？
13. 怎样宣传？
14. 青年工人痛苦之原因；
15. 怎样解除青年工人之痛苦？
16. 资本主义；
17. 工人运动的转机；
18. 什么是少年国际？
19. 解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
20. 什么是工会？
21. 什么是国民革命？
22. 怎样罢工？
23. 什么是共产党？

安源地委

秘 书 贺 昌

组 织 部 易 子 义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快邮代电*

(1925年1月7日)

各报馆转全国各公团鉴：

我们安源矿山万余工人，日夜辛苦工作，所得工资甚少，按月发给，养家活眷，尚有不敷。乃自去年七月以来，矿局（汉冶萍公司组织之一的萍矿）对于我们工食继续停欠，我们生活，十分痛苦。近月所发每人矿票一元，复因不能兑现，每元须低水贰佰四十文，又不能购买食米，且须五人具领五元一张之矿票，我们所感痛苦，所受损失，实不堪言！但我们见矿局经费困难，就〔犹〕复忍饥耐寒，勤苦工作。迨至现今，天寒岁暮，而矿局所欠工食，尚有三月。查吾国习惯，所有各项债务，均须年内给楚，况我工人辛勤劳苦，所得活命少数工资，岂能度过年关，而不给楚。现今我等万余工众，衣食均无，饥寒交迫，矿局不独不将欠饷发给，反要取消年终夹饷半月。查矿局每年十二月发给夹饷半月，载在协约，业已发给两年，本非红利性质，不能借口公司损失而取消。萍矿开支每年二百八十余万，此区区五万元之夹饷，为数甚微；且以前矿局欠发工资数月，我们所负利息与矿票补水之损失已足数万元，矿局不独不赔偿我们此项损失，而又取消夹饷半月，我等万难承认。现在我们已群起向矿局索取夹饷，给清积欠工食，非达到目的不止。但我等一方严守秩序，绝无轨外行动，以保我工人自治之精神。万众饥寒，群情愤激，势必处此，痛苦万状，特此宣言，尚祈各界怜恤我等痛苦，与以有力之援助是幸！

安源萍矿全体工人一万三千人同叩

(原载 1925年1月10日长沙《大公报》)

* 原文附在长沙《大公报》1925年1月10日的消息报道《萍矿索饷风潮将益扩大》一文中。

萍矿工人同萍矿算算账*

(1925年1月8日)

我们一天到晚的做工，所得的少数活命工资，养家活眷常是不够。近来矿局屡次欠饷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的积压下来，已积有二个多月的工资未发了。现在天气奇冷，年关又到，饥寒既迫，债主又迫，我们万余工人，日在此痛苦之中，还忍饥耐寒，替矿局辛苦作工，但矿局不但不顾我们的痛苦，将欠饷发清，还要取消订在条约，而又实行了两年的“年终夹饷”。唉！这真是如何的不合理，不近人情呢？！

我们的痛苦，我们在欠饷中受的损失，我们不讲大家自难知道，我们现在讲几件把大家听听，以前的不讲，只从去年（阳历）七月份起：

矿局自去年七月份以来，每月欠饷，拖延月余，尚不能给清。除八月份欠饷已做三次发清，九月份做六次发清外，十月份发了五次还未发清，十一、十二两个月的饷尚毫无着落。这样零碎的发给，我们无形中又不知受了多少损失。我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仅仅只能顾日常生活。现矿局不能按期发饷，我们为饥寒所迫，势不得不向外借债。安源借款的利息，除有许多十扣一以外，普通都是每月七分。总计我们每月所得工资有十万元，以七分利息计算，欠饷一月，我们须出利息洋七千余元。现从去年七月份起，拉扯每月的饷延迟一个月发（当然不止，现在十一、十二两个月还未发），已有六个月了。统共算一下我们在利息上之损失，已有四

* 此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传单。

万余元了。

还有一方面的损失，矿局所发的矿票，至少要低水八十文，多至二百余文（现在市面上矿票要低二百四五十文）。矿局自七月份起计，发矿票三十余万元之谱，每元我们所受损失，只作一百二十文算，我们已损失四万余之谱，合洋一万四千余元！

从去年七月份起（以前所发之矿票计算亦有几十万饷亦时欠）只此两项，我们所受之损失，已有五万四千余元。我们受了这样的损失，并未向矿局要求赔偿，而矿局反取消年终夹饷（关于不能取消夹饷之理由另有说明），人之情理，无道已枉吧！

安源萍矿工人万二千人同叩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请看萍矿取消工人年终夹饷之理由

(1925年1月8日)

各界父老兄弟们请看

萍矿要取消我们工人年终夹饷之理由：

(一) 夹饷为红利性质，汉冶萍公司近年亏本，当无给年终夹饷之理由；

(二) 俱乐部成立时和萍矿所订之协约十三条，此条（夹饷一条）并未正式承认。

我们不能承认的理由：

(一) 工人俱乐部十一年五〔九〕月成立时和萍矿所订之协约第四条说：“每年十二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自订此协约后，萍矿已实行发给年终夹饷十一、十二两年，则此项协约，事实已正式成立自无待言了。

(二) 据第四条协约载明，十二月须加发工资半月，这个“须”字已含必发之意，而此条文更未说及夹饷为红利之事，所以夹饷自非红利性质。

(三) 如果说汉冶萍公司本年亏损，不能发给夹饷，但是十一、十二两年公司何曾不是亏损，何以能发给？

(四) 况且萍矿并不亏损，查萍矿近日出煤，每日生煤数额近二千吨。此两千吨之生煤，在安源售价，每吨可值四五元，照此计算每月萍矿产煤可抵三十余万元，而萍矿开支每月不过二十万元，两品每月尚可剩余八九万元，何能说是萍矿亏损呢？至若

* 此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传单。

说公司每年亏损，乃是办理公司者之不善，何能因此而殃及辛勤困苦之安源工人？

(五) 汉冶萍公司开支每年五百余万元，萍矿开支，每年亦须二百八十余万元，何在此区区五万元之夹饷？且近年来只大冶、汉阳、安源，因误举工程之损失，亦所不资，在这些处所不打算，何苦要在我们工人血汗工资上打主意！

(六) 汉冶萍公司近来之困难人人所知，其救济的方法，要在根本设法，而公司现不从根本着想，徒欲在我们万余贫苦工人身上，敲剥膏血，于事又何有济！

各界父老兄弟们，看了上面的列举理由，矿局所持的是如何勉强，如何无理，而且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啊！当局所以出此，其所含阴谋，“路人皆知”吧！我们的理由是如何正确，如何合理啊！我们为正义而奋斗！为生活而奋斗！！誓死非达到目的不止的!!!

各界父老兄弟们，与我们以正义的援助啊!!!

安源萍矿工人万二千人同叩

一九二五，一，八。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安源地委组织状况统计*

(1925年1月16日)

安源 26 个支部，团员 245 人
工人 204
知识分子 41
男 242
女 3
25 岁以内 207
25 岁以外 19 人
(29 岁以上 19 人)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此件摘自 1925 年 1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报告》中的各地概况表。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全国铁路工人 第二次代表大会祝词*

(1925年1月31日)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回忆二年前，军阀洋奴和万恶的洋资本家在京汉路对于我们工人阶级所施的压迫摧残，对于我们工人阶级战阵上勇士的屠杀。我们的热血在沸腾，回忆二年前，为我们工人福利所牺牲的战士林祥谦、施洋等怎样的奋勇，为解放我们工人阶级奋斗，牺牲一切，牺牲了他们的血，性命而不顾的奋斗，开我们工人奋斗史上未有的光荣。在我们工人奋斗史上加了京汉工人“二七”之大奋斗，大屠杀。

现在过去两年了，受洋资本家指使而屠杀我们的走狗肖耀南还不是依然无恙么？全国的军阀洋资本家及洋奴压迫我们不更变本加厉么？我们工人的种种压迫，工会之种种摧残，失业者日为加多，不是比以前更加利〔厉〕害么？

工友们！

我们受尽压迫而贫苦的工友们！

我们甘于永久受人压迫吗？永久为作牛马么？

我们有伟大的力量，有应有幸福，

起来，

大家速起来，从数千年压迫之下奋起呵！前范不远，林施等

* 原题为《祝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年代根据《一九二五年的中国铁路工会》一书判定。

先烈临死的悲壮的呼声能忘于耳畔吗？赤红灿烂光荣之血能停于
照耀我们之目标吗？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狂声高呼！

无产阶级解放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万岁！

（一月三十一日）

（原载《1925年的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总工会 1925 年 5 月 1 日出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安源地委半年内教育宣传计划*

(1925年初)^①

(一) 根据第三次全国大会所议决的教育宣传方针，参以本地的实际情况，决定此半年内教育宣传计划。

(二) 教育宣传委员会本□^②计划，每周开常会一次，讨论教育宣传之材料与方法，并须使本团之教育宣传工作，统一集中于此组织指导之下。

(三) 内部教育之最低标准：

1. 内部组织训练的教育：选择本团章程及各种议决案，加以详明之解释，使团员明白本团之内部组织和训练之原则。

2. 主义的教育：灌输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团员了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几种特性，以及解放之方法。

3. 政治的教育：研究国内外之政治经济状况。(注意说明世界革命之形势及中国革命之关系，根据C·P·全国大会民族革命运动议决案及中央通告和党、团刊物，解释我们的政策。)

4. 劳动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教育：

A. 工会组织的意义，及组织的形式(注意工人的世界联合)。

B. 解释青年工人的地位及其责任(注意与C·P·之密切关系)。

5. 纠正同志对旧社会一般观念的教育(如说明礼教、风俗、习

* 原题为《安源地方半年内教育宣传计划》。

① 时间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② 原文不清，似是“身”字。

惯、法律、文化……)：

(四) 内部教育方法：

1. 以支部为本团教育团员之基本单位，凡支部开会时，必须先由教宣委员将题目中各项问题拟出，或出席报告，或指定同志发言，引起同志讨论，讨论后，再指示其发言之真确与错误。

2. 指定团员看书，开支部会时，至少须有一团员做报告。

3. 强迫团员订阅团体刊物，工友团员须订阅《劳动青年》(至多只准三人合订一份)，学生团员订阅《中国青年》，其他书报最好由支部集资购阅。

4. 按月举行全体大会，每次须有一重要的训练报告。

5. 对于受训练较少的团员，由支部指定同志，选择团刊向其讲解，其讲解后之结果，必须报告于支部会或干事会。

6. 开办团校，指定团员加入，予以主义的基本教育。

7. 地委在可能范围时，应购买书报分发于各支部。

8. 开支部会时教授各种革命歌(如国际歌，帝国主义歌……)。

(五) 统计此半年内各支部约可开会念次，现将各种报告次数分配于下：

1. 内部组织训练教育	五次
2. 主义的教育	四次
3. 政治的教育	四次
4. 劳动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教育	二次
5. 纠正同志对旧社会一般观念的教育	三次
6. 其他	二次

(六) 半年内教育之口号：

“学习列宁主义”！

(七) 对外宣传之标准：

1. 工会的宣传：

A. 工会之意义，与青年工人对于工会之责任(注意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所发生之隔阂解释)。

- B.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关系。
- C. 根据 C·P· 对工会所指定对外公布之政策，向工人宣传。
- D. 提倡青年工人正当娱乐。
- E. 提倡青年工人入补习学校读书和看书报。

2. 文化运动的宣传：

反对宗法社会之旧文化（如一切礼教、风俗、习惯、迷信……）；反对帝国主义输入之新文化（如基督教会，教会学校，青年会，……）；反对军阀官僚迷惑人民之工具（如同善社，佛学会……）。

3. 政治的宣传：

A. 根据 C·P· 大会民族革命运动议决案解释政治的情形，及暴露军阀和帝国主义之罪恶，说明狼狽为奸之事实。

B.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

C. C·P· 对政治议决的一切宣传。

4. 农民运动的宣传：

（须根据 C·P· 的办法）

（八） 对外宣传之方法：

1. 工部青年部，为本团公开对外宣传之最好机关，团员须依宣传之地位，并利用各种纪念日发散传单，做更普遍与广大的宣传。

2. 各支部须指定同志向与比较接近之无党派青年工人宣传，提出各种切身问题与他们作私人的讨论，设法渐渐改正其错误观念，并须以团体公开的刊物劝他们订买或购阅，但其宣传结果，须向支部会报告。在此半年内，每一团员，至少须介绍一人入团。

3. 在学校同志，须加入各工人学校自治会活动，公开的或秘密的做各种宣传。

4. 派人到各工人学校读书处讲演。

5. 青年部成立“书报贩卖部”，极力推销团体刊物。

6. 利用青年部旅行队，作附近农民的宣传。

7. 组织讲演队向工人和外界宣传。

8. 举行辩论会向王友和外界宣传。
9. 对外宣传须与 C·P· 严密合作。

一九二五年上半年计划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贺昌致钟英信*

(1925年3月3日)^①

钟英兄^②：

来信及通告都收到了，兹一一答复如下：

一、前接兄来信，内有“小组”^③可有可无之意，安地^④即酌斟本地情形，亦觉无小组存在之必要，1. 过去小组多未开会，即开会亦不感有兴趣；2. 以工作处划分支部，每支至多现无过二十五人者，通知与训练；均可由干事及支部会担任，无小组与组长之必要。如将来人多时，再根据实际之需要与否，而定小组之有无。同时，如果组织朝三暮四的变更，于工作之进行不无妨碍也。

二、士廉^⑤同志现在安工作，生活尚无着落，因斯校^⑥事多而不能担任他项工作，同时斯校又无钱开支一人生活费，安地真无法解决。至于前津贴之十五元，已由地委议决归昌支用。此事望钟兄特别注意，设法津贴士廉以最低限制之生活费为盼。

三、安地同学^⑦日多，工作愈为繁难，望速派得力同志用此工作，安地甚望碧时^⑧来才好。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② 钟英，青年团中央代称。

③ “小组”，团的每个支部内分若干小组。

④ 安地，青年团安源地方或地委简称。

⑤ 士廉，即胡士廉。

⑥ 斯校，由S·Y·转化而来，青年团代称。

⑦ 同学，此处为团员代称。

⑧ 碧时，即任弼时。

四、安地现有工人同志一百七十八人，平民^①一百份不够分配，请每期寄二百份，因尚须送青年部及各工人学校自治会。中青^②二十份亦不够分配，请寄三十五份来，因教股合社支部只〔至〕少要四份，教宣会十份，而工人支部，亦觉有发之必要，同学多在补习部读书，甚愿看中青故。

以后来信，封面请〈写〉胡士伟^③（第二校）信须封好，请勿用纸包寄。

安地 贺昌
三，三。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平民，即《平民之友》。

② 中青，即《中国青年》。

③ 胡士伟，系胡士廉之误。参见贺昌 1924 年 11 月 13 日致钟英信，该信末尾载：“来信寄第二校胡士廉”。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萍矿总局函

(1925年3月)

迳启者，贵局对于在矿工人工食，自去岁七月即累月拖欠。在贵局之困难，敝部固深为洞悉。然在矿之万余工人，皆为赤贫所迫，来矿作工，每月所获少数工资，仅能对父母妻子作最低度之贍养。去岁欠数月，工人所受苦痛与损失已不堪言，然敝部素知萍矿存尚有一啖饭之所，否则同归于尽之密切关系，竭力向工人解释，以候大借款成立。于是工友忍饥耐寒以待，至阴历年底，虽仅领到少数工饷，亦强度年关。焉借款已于去年底正式成立，至今已逾三月，而拖欠工饷之情形如故，总计五次所发之工资，多者十一元，少者仅六元。此区区之数，何济于事。而且贵局三次承认发清旧岁欠饷，然皆一次未践前言。此种情形固令工人莫明真象，而敝部亦实无词向工友解释。工人忍饥耐寒已至十月之久，现皆债台高筑，借贷无门。今为饥寒紧迫，刻不能缓，故群向敝部提出，谓贵局若不急为设法将欠饷发清，则安源现所存积之煤焦，须一律停运，存证欠饷，以待解决。矿工工饷皆仰给公司，公司若谓停运煤焦有碍冶冶之工程，而公司亦当体恤工人之难艰，早为设法发清欠饷，对此敝部实无词再为解释。故除电达公司外，并据情转达贵局，祈贵局即于十日内设法发清欠饷，否则十日后工人停运煤焦，敝部实无法制止也。特此预告，并祈急为设法解决，以苏工困而息纠纷，是为公便。此致萍矿总局。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启

十四年三月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汉冶萍公司档案原稿)

* 原稿题为《照抄工人俱乐部来函》。

达时^① 关于安源形势及团组织情形的报告*

(1925年4月8日)

(一) 政治状况 (此间同人, 对于地方政治情形, 可说□隔阂, 因同人很少注意地方政治问题, 表面工作, 大半是非政治的, 故亦不致引起政治压迫。)

前镇守使岳兆麟走后, 即由旅长李鸿成〔程〕代理。李在萍时间较久, 对工人情形亦较熟悉, 因前年工人罢工时, 李即调人之一。

李对于湘赵态度若何, 吾人尚不能知。惟湘赵要攻守顺利起见, 自不能不联李以为援助; 湘赵的特货, 亦半公开式的派兵运萍 (目见), 即此亦可见其关系密切。安源驻兵一营, 与工人感情尚好, 对工部开会, 虽常派探来部, 但无阻挠之事。

李派其弟为安源矿警局长, 其目的全在括钱。安源市民和工人, 不管犯过之轻重, 只要捉进了矿警局门, 他就要处以利罚, “矿警局捉财神”之徽号已深印入安源人民的脑海了。有一事最可恶者, 即工人被捉, 工部不能去函保释, 偶一有函去保, 彼即曰“你既有信来保, 我必定要多罚你几块, 否则到〔倒〕可少罚几块钱”。盖彼以工部常有函去保释, 彼之生意, 必大减色。

此间以前毫无政治宣传, 现已由大学部指定同学进行国促组织, 已定于本星期六日, 在萍乡开安萍各团体联席会议。这是安萍团体联合之开始, 也是我们对外政治宣传之开始。

* 原题为: (安源投稿第二号: 二五年三月廿三——四, 八,)

① 达时, 即袁达时。

(二) 经济状况

安萍的经济势力，完全是操在矿局手上。矿局的经济现很困难，形成萍安——尤其是安源的经济亦十分的困难，工饷的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工人的生活，自然十分的窘迫。工人已将萍矿运汉阳之焦煤阻住，已将旬日，闻现矿局提出解决之方法有二：1. 将三号焦煤及油煤（合共有一万七、八千吨，能卖洋十余万元）出卖，所得卖价均发工饷，现已由矿局及工部双方派人去长沙发卖。2. 矿局现承认即发一关满饷（立〔欠〕了三关饷），要求工人停止阻运。工人方面对此层可承诺，但须继续卖煤，并在最短期中设法将全欠饷发清。

商人因工人未发欠饷，营业非常不发展；工部合作社，生意亦冷淡，现时每天平均收入八九十元，每日收入不够开支者四五元。

(三) 团内情形

1. 工农科^①情形还好，做事较有系统，在三号桥组织一挑工食宿处，多中学生^②参加，现正从事调查青工状况（详情见农工科报告）。

2. 训育部^③情形亦较好，在建设方面，辩论会、讲演队已正式成立。讲演队并已与乡农发生关系，此亦安工注意乡农之始。

3. 庶务兼会计^④的情形，尚未全部做好。

4. 女生指导部^⑤无进行。现议决每周派人至职业部^⑥讲演一次，子弟部^⑦女生每月举行两次特别训练。

5. 学生部^⑧亦未完全做好，现拟组织安源学联合会。

① 工农科，即团地委工农部。

② 中学生，即团员。

③ 训育部，即团地委宣传部。

④ 庶务兼会计，即团地委组织部兼会计。

⑤ 女生指导部，即团地委妇女部。

⑥ 职业部，系指俱乐部工人学校的妇女职业部。

⑦ 子弟部，指工人学校的子弟部。

⑧ 学生部，即团地委学生部。

6. 团内之缺点：

A、学生方面的：学生多依赖性，即大小事都依赖教务处，致级长^①等无大作用。有一少部分不明白学生因无力缴费，而要退出学校；有赌博经□诫而不解〔改〕；老生有一点老资格气象，不大与新生相携，甚至有以为自己对学说很明了者。此学生方面之缺点。

B、执会方面之缺〈点〉，即办事人缺乏积进的精神，又很少指导学生向外活动。

安教务处 达 时

三月八日^②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此处的教务处，即团地委；级长，即团支部书记。

② 原稿日期前后不一致，此处应是4月8日之误。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 宣传部报告

(1925年4月9日)

(一) 训育主任原为正楚^①兼理，后因正楚工作太忙，乃于三月二十九日第七次教务会准正楚辞职，推达时^②兼理。现在训育部^③事务，已由达时负责了。

(二) 在此二十多日内开了四次会议，内三次是常会讨论训育材料，一次是临时会，讨论参入中山追悼会事。(常会所决定之材料，另函付上)临时会决定之重要案于下：

1. 组织讲演人员。

2. 如有反动之言论及宣传基教^④者(因彼等预备做宣传)^⑤，则以鼻叱之(从听众中发出)，并发反基传单五百份(传单另寄)。

3. 找一队青年工人送花圈，花圈内填一句口号是“青年是革命的真正后起者”。

以上是训育部会议情形。

(三) 中山追悼会情形

* 原题为《训育部第二号投稿(1925年3月16日—4月9日)》。

① 正楚，即涂正楚。

② 达时，即袁达时。

③ 训育部为宣传部代称。

④ “基教”即基督教。

⑤ “(因彼等预备做宣传)”，在原文的1.和2.两行之间，按文意，应放在“宣传基教者”之后。

在萍乡开追悼会时，我们曾派人去接洽。追悼之日，学校童子军及学生代表共去了二百余人，预备了三个小学生在会场上讲演；小孩子讲演在萍乡是少见的，自然能引起听众的特别注意。那日的听众，大约有三百余人——我们去的人不在内，发了两种传单（传单载旬刊十九期上）。

安源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是安源各团体联合组织的，会场布置得很森严，我们同学送挽联的很多。开追悼会的□一天（七号）讲演完全未停止，讲演者除一本地绅士及一有神经病的农夫外均为我们同学^①及小学生，大约同学出席者，共有三四十人，大学同学^②五六人，小学生十余人，来往听讲者，大约在万人以上。牧师以我们讲演者多，未敢来宣传。我们传单共发了五种，数在万份以上。有两种在旬刊上已发表者不另寄上外，余三种另寄上。七号晚上，举行化装讲演，只因天雨未能演完。小学生讲演能引起听众的特别注意。青年工人送花圈事，亦实行了。

（四）讲演队情形

讲演队已成立了七队，共有五十余人，完全是中学学生^③，因大学以学生事繁，对此次暂不加入，故只有中学生单独成立。成立后，已向乡间出发一次，所得结果甚佳，因每处听者，至少有五六十人。在五皮〔陂〕下（离安源八九里之小镇）一处有二百多人听讲并提出“要怎样才能免除兵灾和差役”的问题，要求讲演员解答。在上埠（离安源二十五里之乡镇，有磁业工人千余人）有五六百人听讲，虽下大雨亦有三四百人鹄立不散，磁业工人并有提出要组织工会的（此事已由中学农工科与大学农工科切商办理）。讲演队在平时，即至工人餐宿处，棚厂——工人集居地，及安源附近之他项工人讲演。

① 此处的“同学”，指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

② 大学同学，共产党员代称。

③ 中学同学，青年团员代称。

讲演队已经大学教务处^①批准，成为工部讲演委员会下面之组织，故出去亦有公开名义，现指定正楚负责指挥。

(五) 辩论会

辩论会于本月内，已举行了一次，其情形亦很好。此次辩论题是“段妖所主张的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是否可解决中国的纠纷”。我们辩论的办法是首先指定正反组发言后，即请听众发言，听众发言的很多（有些是指定去发言的），致引起听众的一种狂热。因此实行了我们一种表决式的测验——表决的结果无一件错误。此次听众有一千五百人上下，都是欢跃的散了会。

(六) 团校情形

团校是与大学合办，团校现分两班，课程每星期三次，教材是《政经浅说》、《少年史》及《大学史》，教书的人是泽楷、大石、士廉、劲光。^②现在有一点不好的现象，即人数不能到齐，课程取材亦不见分得很好（此层全为材料与人的问题）。现已准备设法整顿，其整顿办法，以后当报告兄处。在学生方面，就说是已收到若何成绩，则殊难言，不过一部分未缺课的人——聪明一点的人，自然对于观念上是进步的。

(七) 政治宣传

已与萍乡及安源各团体联合组织国促^③，可进行宣传，并有组织民校^④之可能！在中山追悼会辩论会内，是做了一些政治宣传，政治宣传在安才开始。

(八) 组织出版社问题

此间群众文□发表，对于新设出版社□□□□为少，日内会定一较□办法，请兄处批准。

(九) 巴黎公社纪念。巴黎公社纪念时正值工部开紧急部员会，

① 大学教务处，中共地委的代称。

② 泽楷，即汪泽楷；大石，即袁达时；士廉，即胡士廉；劲光，即肖劲光。

③ 国促，即国民会议促成会。

④ 民校，国民党代称。

即将公社之历史及意义向工友宣布，并发了一种传单（传单见旬刊十八期）。

安校教务主任兼训育主任^①

四月九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此为青年团安源地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代称。

汉冶萍总工会关于萍矿实行 停运焦煤的快邮代电*

(1925年4月9日)

湖南大公报馆转炎午省长钧鉴：安萍工友，因欠薪过□，无法疗饥，加之公司贱视人命，毫不在意，遂致停运焦煤，以待解决，救死无途，迫而出此，数万生灵，喊喊〔嗷嗷〕待哺，险象之来，无大于此，应请严令该公司速筹发欠恂，以息风潮，而重民命为盼。我省长受人民寄托，幸勿漠视，谨此电达，即希垂鉴。

(原载 1925 年 4 月 10 日长沙《大公报》)

* 原文标题为“安萍矿工实行停运焦煤”。成文机关和成文时间是根据《大公报》发表此电时所载“昨汉冶萍总工会来城云：”判定的。

“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

(1925年4月)^①

刘少奇

中国的工人运动，自民国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汉罢工失败后，所有各处的工会，除广东以外，差不多都被封闭，或无形消灭了。一直到今年二月七日，仍是继续这种情形。但是在这种全国工人运动极沉寂的时期里面，独有一个安源路矿工会，偏偏不是这样，偏偏还能打破一切障碍发展自如。

“二七”失败以后，全国空气，十分恶劣，安源工会也经过很多的危险：资本家时时想法来破坏，甚至勾结军阀，贿买官厅，豢养工贼……，种种方面设法来破坏工人的组织。安源工会眼见全国工会的失败，立取守势；并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以防资本家之进攻。一方对资本家的破坏，奋斗到底，毫不退缩。结果，因为工人能够服从指挥，一致奋斗，资本家的破坏手段着着失败；工人反能更加团结坚固，声势日大。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不独没有被资本家取消已得的利益，并且还争得不少的胜利条件：如矿局每月津贴工会教育经费一千元，每日工资在一元以上之工人增加工资百分之五，学徒每年考查成绩一次，以后矿局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工会同意，路局按月送给工会长期免票三张，年节、中秋、端阳工人回家者咸用半票，矿局增加工人或添补工人尽先由工会劳动介绍所介绍等……，都是“二七”后所争得的利益。此外还争得各种小的部分

① 此系本文发表的时间。

的利益，不计其数。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创办了不少的事业。如设立工人学校七所，工人读书处五处，工人图书馆一所，有工人子弟学生七百余人，工人补习学生六百余人。又办有消费合作社二所，资本二万元。建筑大讲演厅一所，能坐听众二千人，购买房产三栋，并有化装讲演，各种游艺。又组织有青年部，经常纠察团，裁判委员会等。现在安源的工人，作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又可以做各种游艺。子弟读书不要钱，秩序有自己的纠察团维持，不受兵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工会的青年部游戏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自己工会的合作社，不致受商家的剥削。此外工会订购有各种报纸，印刷各种传单小报，及工会纪念册等，工人处处都可看到的。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各种大的会议及示威运动，仍是继续公开的举行，并无一时停顿。如两次“五一”纪念，均举行大游街，一万三千会员，个个加入。罢工胜利纪念、“二七”纪念、列宁、李小〔卜〕克内西纪念、黄庞纪念、十月革命纪念等均有数千人之公开集会，游行讲演，及扮演新戏等。此外如学校之游艺会，成绩展览会，及各例定代表大会等时常举行。每次游行及集会，群众精神异常振作，秩序异常严肃，旗帜、口号、呼声等，莫不惊振一时。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不独强固自己的工会，竭力向前发展；并于援助同阶级的伙伴，和谋全国工人的团结上，尽了很大的力。如以经济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者近二千元；援助株洲、长沙被水灾的难民千余元；又尽力联络各处工友组织汉冶萍总工会、湖南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又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并每月缴纳各总工会联合会之月费百五十元。

“二七”失败以后，全国各处的工会都被军阀解散，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安源工会处在这样黑暗的环境里面，为什么做出那样

光明的事业呢？军阀、资本家为什么不用军队去压迫他解散他呢？资本家的破坏手段，为什么次次失败呢？这是我要替安源工友告诉全国各处工友的。

安源工友其所以在“二七”失败后能做到这样好的原因，就是工友能够齐心，能够奋斗，又能够〔够〕看清环境。“二七”失败后，军阀资本家向工人进攻，安源工会在那时候，能够立取守势，叫工人团结内部不要乱动，不要骄傲，莫假敌人以破坏之机；又能乘着资本家与军阀勾结未深，资本家内部党派纷歧之际，拿拢地方绅商，制止资本家之破坏手段。资本家之诡计从〔纵〕施，工人反能藉资本家破坏工会之口实，提出种种要求，资本家内部党派纷歧，彼此都想凭□工人势力，推倒异己，巩固自己地位，结果，工人得利用其党派取得种种实际的利益，不为任何派别利用。此为阶级斗争的手段，巧妙复杂，除“二七”以前所用之硬的方法外，还有软的方法，也可以对付资本家致胜。

安源，市镇甚小，工人集中，每当工会危急之际，个个工人无不拼命保护工会，常自动的做侦探，把口子，四处逡巡，日夜不息，满市只见工人密布，如何尽力维护工会，如何向资本家示威恐吓，如有工贼，工人即群起提至工会，加以惩戒，或在工人寄宿舍禁止□自由活动。所有各军警及重要机关，与邮政、电报、电话等交通机关均有工人暗中把守。如此在一小市镇之中，万余工人全体动员出发，资本家稍有动作，工人即刻知道，如是资本家的秘密不能保守，行动不能自由，工贼的破坏无从下手；在工会方面的一切秘密反能保守，行动反能自由。工会能够知己知彼，所以百战百胜；资本家彼此消息不能互通，更不知道工会的消息，所以百战百败。如果资本家以军队包围工人，工人即包围工厂，包围资本家、职员等，要死即行大家死在一块，资本家终有投鼠忌器之忧，不敢与工人流血。又工人每当工会危急时，内部意见及扯皮打架等事即刻完全消灭，一心对外。资本家当这种时候，意见就更加纷歧，互相倾轧。故安源工人能够齐心、奋斗，所以能打破一切障碍，拥护自己的工会日见坚固发展。

安源工友办得这样好，我们无不羡慕，但原因，不过就是工友能够齐心、奋斗，与看清环境取决阶级争斗的手段而已。我相信无论那处的工友只要能够齐心、奋斗，并能服从指挥，看清环境，也一定能够致胜，能够办得安源工会那样好或还要更好。工友们！注意！注意学安源工友的战术——齐心、奋斗、看清环境取决自己战斗的方式！

(原载《中国工人》第四期，1925年4月出版)

安源旬刊

(第20期)

(1925年4月17日)

本刊定于下期，即第二十一期，出一“五一”纪念特刊号。是期原定四月二十七日出版，特延期到五月一日出版，特此预告，并望读者，多赐宏论。

安源旬刊社编辑部启

每份零售铜元二枚本刊逢七出版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七日出版

通讯处安源中牛角坡五十八号

谈 话

中国劳动阶级的大团结 小春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快要在广东举行了，凡属劳动阶级的人听了，谁不兴高彩烈呵！

在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里面，各地的代表，依照两年来的教训，一定有很多重大、精密而且切实的计划和决议；在组织方面，亦必更严密、更集中。这是我们所相信而且企望的！至

* 《安源旬刊》是64开本的铅印小册子，1923年12月7日由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办，李求实、贺昌先后任总编辑。《安源旬刊》以“阐明萍矿的内容，启导平民知识，提倡工人自治为宗旨”。该刊何时停办，共出多少期，已无从查考，现仅发现其中第二十、二十二、二十五三期。本书将这三期依期序排列，全部刊印。

于目前的事实，也有很多能表示中国劳动运动之进步的，即说工会的数目，已比第一次大会时发展一倍了。

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人民的困苦，一天一天的加重起来，民族革命运动，亦必同样的日渐热烈！现在领导这种革命的先锋队——全国劳动阶级，作这种广大的团结，严密的组织，这不但是工人阶级应该庆幸，凡中华国民，都应如何庆幸，并祈祝而努力追随呵！

时 事 报 告

国 内

半月来的国内战事

河南战争，于上月二十一日停止。结果把刘镇华憨玉琨打得大败逃走，胡景翼扩大了地盘，小百姓牺牲了许多财产性命。

广东现在也把陈炯明林虎打跑了，陈乘兵舰逃往香港，林败逃福建边界，求周荫人帮忙。惠州杨如坤等，见大势已去，孤军难敌，自己逃出惠州，兵士都向联军投降了。

广西自云南唐继尧率兵到来，范石生即领兵前往。打了几仗，唐军虽退，但他的实力充足，定要反攻，广西的人民，实在难于安枕。

湖南赵恒惕，因熊克武占了湘西不肯让出，闻熊赵有在津市开火的消息，此次战事不知要蔓延到什么田地，现在还不能知道呢。

吴佩孚的举动可疑

吴氏现在岳州葛应龙宅做寿，各省长官代表，及吴派要人来贺寿者，已有二百余人。外间人都说这是有军事接洽呢。

北京民国日报被封闭

北京民国日报，因对时局说了几句直话，就于前月十八日被警厅封闭停版，还把编辑捉去押了，到今日还没有放。段政府下的报馆，真倒霉了。

洋人越界筑路

上海西乡蒲松市，东邻租界。上年江浙战争，人民躲避不及的时候，洋人的工部局，藐视条约，乘机雇工人向界外筑马路，屡次交涉，不但未停止，还新立了界石呢。

金佛郎案确已解决

金佛郎案，已大体解决，因政府可以提回一千二百万现款，也不管它是丧国害民了。但因军阀未分好帐，所以还没有正式签字。

△ 国 外

列强又在预备第二次大战

英国：英国以前的兵（舰）只可射放六百磅重的炮弹，现在新式兵舰，则能放二千二百磅之炮弹，较前增四倍。法国现拟造十一万七千五百吨的战舰，配有十二寸口径的大炮多尊，其力可以击沉一万吨的炮舰。又英国拟以千万磅英金建造新加坡军港，是预备同东方某国打仗〔仗〕，而保护他的殖民地。英国今年和明年海军预算经费，共英金六千零五十万磅，比去年加多四百七十万磅；海军名额则加多二千一百七十五名。

美国：美国顾理治总统，现以三千万美金元，建造军舰，主张改造旧舰六艘，增造新机舰一艘，巡洋八艘云。

意大利国：意大利的总理墨素利尼演说，意大利绝不能裁减军备，且应继续整備军力，以便将来好参入战事。

日本：日本海军有将建造二十二只新军舰，共十二万四千九百吨，陆军方面派专家到德法英美，研究各种新式军器，并议航空队于四月间会操，以备抗拒外国海军攻击东京之最好方法。照以上这些情形看来，世界第二次大战，差不多就要打起来了。

埃及终不服英国

英国自保守党执政，极力压迫埃及。埃及新国会已于二十三日开会，国民党首领柴鲁尔，被选为议长，但当日即为政府所解散。而埃及人反对英国，仍是始终一样。

朝鲜人又攻日本警署

三月十九日朝鲜人六十名一队，潜渡鸭绿江，在朝鲜北方边

界一带，攻击日本警署，结果打死警察五人，伤二人。

美国要亡尼加拉瓜

中美尼加拉瓜人民攻击向美卖国之政府，美国即将组织警察，替代海军压迫尼加拉瓜云。

日本拼命侵我国的满洲蒙古

哈尔滨由日本人组织蒙古屯垦同盟，东京组织满蒙协会，以作积极的大规模的侵略满蒙。

劳 动 界 消 息

职工国际统一运动

俄国职工联合会，前派代表四人，到英国伦敦，和国际职工联合会代表，讨论统一职工国际（即世界工人总会）问题，结果非常的好。

英国矿工受灾

英国的孟台格矿穴，忽有水淹入，矿工逃出的有三百多人，其余三十三人因吸水机太少，都淹死在矿穴里。这是多么悲惨的一回事呵！

诺威船殴辱中国的海员工人

中国海员工人二十六名，在诺威船上做工，不料诺威船上的机关手，不但不发他们的饷，并且虐待，叫他们为“黄奴”，后来把中国工人五人打伤，并且把这五人中叫做赖德的右眼打瞎了。驻日本的华侨联合会，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对于这桩事情，非常的愤恨，现在设法对付。洋大人无故殴辱中国人，我们应该拼命的对付，不然，他们真会把我们都吃了去！

贺萍乡各团体；并望努力 大石

萍乡各团体，有一件什么喜事，值得我们恭贺呢，就是因为他于本月十一日，成立了一个国民会议促成会。这是萍乡的老百姓，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也起来主张促成国民会议，老百姓要亲身出马来过问国家的事，这是何等的可贺！

国民会议，虽然难担保他可以根本解决各项老百姓的问题——即工人农人的根本问题，但是比军阀政客来作贱老百姓，自然要好万倍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老百姓来开国民会议，是在最近时救中国的一条惟一的出路！国民会议是不是可以开得成功呢？开得成功之后，又是不是有很好的结果呢？这都要靠我们老百姓的努力，所以我们贺萍乡县的各团体能热心国事，同时亦不能不望各团体努力。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快开了 小白

△五月一日在广州开会

民国十一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当时本想每年开会一次，后来因为“二七”的惨杀，工人多秘密活动，所以第二次大会还没有开。从去年曹吴倒后，工人渐渐的公开活动起来了。因此，汉冶萍总工会，联合中华海员联合总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工人代表会，四个大团体，共同发起，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地点依旧在广州，日期又是五月一日。五月一日快到了，他们的一切筹备手续，也快要弄好了。他们现在登载启事，请全国各工团派代表出席；派代表的办法，从一百人以上到一千的派一人，照这样每多一千人得多派一人。广州农民协会的组织，已有四五十处了，人数已有几十万；现在农民也加入这次大会。工人和农夫，本是一个阶级的，所受军阀和洋大人的压迫，也都是是一样的，所以应该联合起来，这次事实可说就是工农联合的开始。

汉口烟厂工人罢工

汉口英国港〔卷〕烟厂桥口新厂工人，因为厂主对新旧两厂的工人，待遇不平等，和反对监工陈某肖某，无理压迫工人，甚至于干涉工人大小解，和洗手。所以工人迫不得已，才发布宣言，提出条件，议决罢工。工人共提出六条，大意说：定要开除监工陈某肖某，取消虐待工人的苛例，新旧厂的工人，应一体看待。

北京印刷工人罢工

北京印刷工人，因为生活困难，要求加薪，各印刷局不承认

加薪，于是激起七家的罢工。工人想每人每月加工资六元，印刷局不肯，只允加三元，现在正在商量，大概可以解决了。

津浦路将罢工

津浦路职工，因为拖欠月新〔薪〕两月；并且每年花红，照例是年终发放，现在已三月了，还没有发给。所以工人非常激烈，现已向路局严重交涉，假若没有切实的答复，恐怕就要罢工。

账簿工人加工资

上海账簿工人，要求作主增加工资。当工人在开会的时候，忽然来了许多警士，把工人赶得东逃西散，工人虽被警士赶散，仍是坚持不上工，不到几天，还是得到了胜利，加了工资。

胶济路恐怕又会闹风潮

胶济路的工人前次的罢工，结果虽不十分的圆满，也可算得胜利了。现在交通部方面，还想再起风波，把这次罢工的主动工人，重办一下。省长已派王大桢到青岛调查去了，还有一日本人也去了，假若回来再来惩办工人，恐怕又要闹成风潮哩。

工人遭殃

京汉路因兵士强迫开车，在许州新乡间火车撞头，当时撞死一位升火工人，还不知伤了旁的工人没有？

本地风光

安源各团体追悼孙中山先生

W·H·

安源各团体于本月五日，借萍矿学校地址，开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会场布置得很好，团体和私人送的挽联挂满了，送花圈的也很多，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是追悼的时间，往追悼者有万余人，行礼后就到操坪里听讲。那天出席讲演的有三十余人，他们讲演的词意大都是说“……我们来追悼中山先生，是要继续中山先生的事业，……”各团体共发出传单五六种，以反基督教大同盟的传单特别惹人注意，因他说反对洋教，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另一方式。

萍乡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 W·H·

萍乡中学校、平民教育促进会暨各学校等等热心国事，赞成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国民会议，乃于近日发起组织萍乡国民会议促成会，已于本月十一日下午三时，假县教育局正式开了成立大会，代表各学校公团，出席者计有二十八处云。

萍矿的工饷可望解决 加密

萍矿工人因欠饷久不发下，乃于三月三十日起实行阻运焦煤，要求矿局发清欠饷，始行开运。停运后，萍矿当局，乃请求李镇守使出任调停，已经李镇守使去电三公司催饷，大约八日以内可有正式回复，故焦煤亦即开运，久未解决的工饷问题，可得到相当结果了。

一片打声 加密

矿警兵王正海，查搜失物，在搓洗煤处与工人发生冲突，王正海即鸣笛捉去工人三名，并用铁尺敲打。工人见此情形，愤愤不平就一声喊打，遂把王正海打了几下。捉去的三个工人也受了伤，但此事是一个小小的冲突，自然是很容易解决。

安源园艺工会开成立会 W·H·

安源新街尾，地近乡间，作菜的工人有三百余家，于本月九日，正式成立工会，并选出七人为执行委员，这实在是他们的新觉悟呵！

湘东矿警队长欺侮工人 W·H·

湘东永和煤矿公司，工人某因赌钱被矿警捉去。那矿警队长，他认识赌钱的工人，是他的朋友，就声言不罚他，并马上把放走。原来矿警队长对于普通一班工人处罚很是苛虚的，这次因为熟友的关系，轻轻的把赌钱的人放了。工人知道了这不公平的事，就派了代表去质问那队长。队长没有话答，不讲道理，就叫矿警把那几个代表捉起来，并向〔向〕代表拖刀示威，又请镇守使派兵弹压。幸喜工人并没有什么暴动，都很守秩序的。后经魏矿长出来调停即刻把工人代表放了，并声明以后关于工人的事，矿警队长须问过矿局才能办理，不得苛待工人，工人始愤平了事。

工人常识

工会与官厅的分别

工会，是代表工人的机关，也可说是拥护工人利益的机关，工人如有不平的事情要向资本家谈话，或自己的利益被剥削，要团体保护，这都可以要求工会办理——并且工会不待工人要求，他就会注意做拥护工人利益之事。若是工会因了客观的关系（如时期不对……等），不能一时办到，工人绝对不能怪工会。因为不是工会不办，而是工会一时办不到。如萍矿不发饷，并不是工会不去要求发饷，而是要求发饷而矿局无饷可发。这自然是矿局的错误，而不是工会的错误。

官厅，是执行法律的机关，凡属刑事民事的诉颂〔讼〕，都要归〔归〕官厅办理。

现在安源有些工人，把工会当作官厅。好多要由官厅解决的事，他也要工会去做。如一些工人恨了安源司法兵太利〔厉〕害，他差不多要工会去取消那些司法兵才好。关于民事刑事的事要工会做的，也有很多，工会不去做，他就觉得工会无用，连这些事都做不到了。这是他把工会当作官厅，是何等的错误呵！

诗 歌

嫖赌歌

胡子厚

一个月的饷，
嫖了一半；
赌一个精光，
落得一身破衣裳！

爷娘坐在家里望；
望你的钱来买米粮，

儿女饿得满屋哭，

婆娘骂你是个很〔狠〕心郎。

十一晚于土炉读书处

戏 剧

工人
剧本 一个可怜的家庭（续第十八期）

龚逸情

（二幕剧）

第二幕

登场人物：工人丙父亲，工人丙的母亲，工人丙的弟弟，工程处处长，排长和兵士五人。

布景：三间破坏的草屋。

幕开时：一对老夫妇带着几个小孩，正在吃饭；工人丙的弟弟，从场内很快的跑出。

工人丙的弟弟（跑得泪流满面，气都喘不过来。）哎呀！父亲……母亲呀！……（放声大哭）

父：（大惊失色）儿呵！什么事这样伤心呀！

弟弟：（浑身抖战，跌倒地下）哎！哥哥……（欲言又止，看他脸上的形状，心里定像刀刺的一般痛）

母：（跑来抱住了他）儿呀！快些说吧！你的哥哥到底怎样呢？可不要急坏了我们两个老人家吧。

弟弟：哥哥死了！（很快的说）

父和母：（急得都跌倒地上，过了一刻，才渐渐的坐起来，用拳捶着胸口。）

父：你的哥哥怎样死的呢？

弟弟：是工程处长叫人暗害死的。

母：（猛然从地下跳起）儿呀！是真死了吗？

弟弟：哎！母亲，孩儿哪里还敢说慌。（作猛思状）呵呀！父亲！孩儿还要逃避一下才好，因为孩儿也是昨晚被他们抓去，今

早偷跑出来的。哎！不过妈妈急得象疯了一般，孩儿怎放心得下呢？哈哈——

母：哈哈！哈哈——儿呀！你紧〔尽〕管放心，我和你哥哥不都是还活着吗？（说完大笑不止）

弟弟：呀！不好了！母亲真急疯了！（正在这时，工程处长排长和兵士一同进屋里来。）

工程处长：（指着工人丙的弟弟）你这胆大的东西！怎敢私自逃了回来！你知道你在法律上已经犯了死刑吗？

弟弟：呸！你在胡说！法律上不是明明说着我们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吗？你不要拿法律欺骗我！

工程处长：混蛋东西！你不〔还〕敢强辩吗？

排长：来！把他捆起来！

兵士四人：是！是！捆起来！

父：（上前作欲扯儿了〔子〕状，兵士把他一掌推倒地下）

（闭 幕）

（完）

七 嘴 八 舌

这是什么话

子 厚

穷人一天到晚做工，吃不饱，穿破衣……阔老一事不做又吃美味，穿绸缎……是什么话？！

路局车上工人每月工资十二三元，走车时吃自己的饭，车长每月五六十元，走一次车是两块钱的火食费……这是什么话？！

吃耶苏〔稣〕教的说敬天上菩萨是迷信，没有人说他讲坏了，人家骂天上的上帝是什么东西，那当牧师的就要发皮〔脾〕气……这是什么话！？

矿局大职员每月薪水一两百块，矿上还给洋房子他们住，窿工处工人借一间旧空房子读夜书还要封门……这是什么话！？

（据安源纪念馆所存原稿）

萍矿工人的奋斗

其颖^①

(1925年4月19日)^②

安源萍矿是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每月开支廿余万，全由公司接济。自去年七月起，公司未能按月汇兑，于是对于工饷，亦不能照数全发，今日五角，明日一元，且全是矿票，在市面上又要补水，工人里外吃亏，痛苦万状。后来矿票亦一文莫名，欠饷已累积三月，矿局则莫不关心，置工人于死地而不顾。

我们看一看工人的生活，是怎样悲惨！百物昂贵，比较前三年高出数倍。如以前银一元可买米二十八九斤，现在只有二十一二斤；以前银一元可买盐十一二斤，现在只有七斤；以前茶油一斤，卖二百七十一文，现在却增至五百廿余文了。矿局如长此拖延不发工饷，不但万余矿工须静坐以待毙，即安源六万余市民亦将同归于尽。

但是萍矿的穷掘〔绌〕，并非由于出售不好，销路停滞，实因汉冶萍公司的牵制，不能将煤运往他处销售，必须供给汉阳大冶两厂炼钢。汉阳大冶所炼钢铁，又都以贱价卖给日本，偿还旧债，依照条约须一直到民国四十九年才能还清。

汉冶萍公司历年所借日债，已达五千余万元，超过该公司原有资本三倍以上，多以矿石和生铁作抵。据一九二四年中国年鉴统计，汉冶萍公司依照条约每年须还给日本最上铁料五十万吨。汉冶萍公司用他出产的全部偿还日债而尚不敷，何况还债的出产品

① 其颖即贺昌。

② 此为发表时间。

又须借债以生产，使汉冶萍完全变为白替日本资本家效劳了。但是其所以陷于此万劫不复的地步，实出于借债和条约所铸成（如条约前议定每吨矿石作价三元，后来涨到数十元一吨，尚仍须作三元还帐），亦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业的必然结果。

萍矿一由于汉冶萍的牵制，一由于矿局职员之倾轧，不能按月发饷，使工人“债台高筑告贷无门”，只有暂时停运盛〔剩〕煤的一途了。希望全国的工人阶级和真正民族革命运动者，对于这些困苦在日本帝国主义剥削下面的万余矿工，予以赞助，一致起来主张：速发工饷，废除条约，萍矿脱离汉冶萍公司独立，由工人参加生产的管理！我们同时还愿奉告安源矿工：你们要认清自己的痛苦，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恩赐；在目前只有巩固自己阶级的团结，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才不至生命危于旦夕〔夕〕！

（原载 1925 年 4 月 19 日《向导》第 111 期）

15A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快邮代电*

(1925年4月25日)

各报馆各公团转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姐们钧鉴：

我们一万多人，跑到萍矿底下来，拼着性命作这牛马不能作的苦工，那个不是为的要吃饭，那个不是为的要养活父母妻子呢？那晓得这不通人性的萍矿当局，竟是“饱暖不识饥寒”，把我们这点子靠着养家活命的血汗工钱，用低价的矿票计算还不甘心，更要累月拖欠起来。拖到现在，已经压上三四个整月了。我们一个个弄得债台高筑，借贷无门；我们一个个都弄得老幼啼哭，饲育无方。然而我们为爱护萍矿产业，我们为顾全地方治安，仍是饮泣吞声，接受官厅及绅商各界的调停，不肯挺〔铤〕而走险。但是我们屡次静候矿局和公司之办法，结果总是空望一场，矿局和公司办事人这样不顾信用，也许是不要紧的，只可怜我们几万穷苦人的生活怎样度得过呵！最令人心酸的，他们到现在还要屡次向官厅播弄是非，要官厅用武力来压迫我们。幸官厅明理，现时尚未听他们一面之词。全国父兄们呀！我们替萍矿做了工，就不应该吃饭吗？就不应该养活父母妻子吗？就是犯了法吗？现在我们仍是尽量顾全大局，不过我们再没有力气照常努力工作了。我们再也不敢相信矿局和公司空口说白话了。我们的意思很简单：发清饷，有饭吃，照常努力工作；不发饷，无饭吃，大家一同饿。如果矿局要用武力来逼迫我们没有路走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同归于

* 此件选自1925年4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登载的《如箭在弦之萍矿工潮》一文内。标题是编者拟加的。

尽呵！不过今天我们还是请全国父兄助我们一臂之力，使我们得始终顾全大局，则不独我数万穷苦人的得延残生，于国家实业地方治安均多保全。临电迫切，不甚企望。安源萍矿一万三千工人同叩。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原载 1925 年 4 月 29 日上海《民国日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学生部报告*

(1925年5月5日)

一、在安校过去，本会只注意路矿工会下面的学生活动，事实上与本校在该工会中的公开教育工作雷同。由〈于〉该工会之教育委员会委员，全是本校同学，若长此下去，本会在安校实无存在之作用，因此，本届本会便决意作向外发展之计划：

(一) 向外活动之对象：

1. 本镇各小学之教职员与学生；
2. 萍乡、醴陵两县城中之小学校的教职员与学生；
3. 附近乡村中之小学教员。

(二) 向外活动之方法：

1. 利用公开的群众运动机会，与他们接洽，向他们宣传；
2. 用旅行、参观等方式与他们接近，作感情的联络，取交换知识的态〈度〉向他们宣传；
3. 找私人介绍，用通信的方法，取交换意见的态度，向他们宣传（用1、2、两法而收得相当之效果者，亦采此种宣传方法）；
4. 已接受我们的宣传，并表示热心社会事业者，即指导其组织研究或行动之团体——如社会问题研究会，乡村教育改进社等——再用主义的观点作实地之指导；
5. 进行学生联合会和小学教员联合会等组织。

二、向外活动之计划，虽在文字上有了详细的决定，但计改组以来，已越三月，因人力财力之限制，进行十分停滞——兹将

* 原题为《安校学生会报告第一号》。

其大概情形约述如下：

1. 本镇及萍城各中小学校，已利用国促宣传部开始作公开之宣传了，可惜人力不及，不能继续以个别的宣传。

2. 醴陵县立中校，已由私人介绍一学生通信，现在他已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社员亦多作过书信上之讨论，他们已请求我们商量进一步的组织，可惜久未得人一走。

3. 醴乡有一几年前曾发生关系之小学教员，亦由私人介绍通信，最近，曾亲来此一行，现已恢复正式关系。

4. 还有不少小学教员，可找私人介绍通信，由人力不及，尚未进行。

5. 本地及萍醴各中小学校，或以私人关系，或以工人学校名义，在公开活动上都能联络一致，并且宣传工作，每次推在我们手上，惜人力缺乏，不能按步进行。

三、在路矿工会之各教育机关，以“团组”为活动之中心，其主要工作为：领导课外活动，训练团体生活和组织能力，发展组织，但亦因时间的限制（负责人工作冲突），进行亦颇迟慢，甚至不能按期开会，或是开会而不能多可讨论。兹将其大概情形，表列如下：

团组	学 校	教职员	比	补习生	比	子弟生	共
1	工人学校第一校	7+P.2	4/10	32+P.10	1/3	1	$\frac{40Y+12P}{52}$
2	工人学校第二校	4	2/3	×		2	6
3	工人学校第三校	4	2/3	36+P.1	1/2		40+P.1
4	工人学校第四校	2+P.1	10/10	19+P.1	1/3	21+P.2	
5	工人学校第七校	3	10/10	因路远，尚（未）查明			
6	读书处第一处	2	10/10	12	1/6	×	14
7	读书处第四处	1	10/10	2	1/30	×	3
8	读书处第六处	2	2/3	6+P.1		×	8+P.1
9	读书处第八处	1	10/10	4	1/8	×	5

此外，尚有读书处二、三、五、七等处及妇女职业部，阶〔皆〕因同学未满三人，故未得组织团组，并且以上各组中，凡有P校同〔学〕者，即组为党团组，关于校内校外之活动，均由本会指挥工作。

读书处青年学生很多，不久即可大批吸收，现正着手训练中。

子弟生，年龄合格者，亦颇不少，只因从前课外的训练太差，现正作严密的组织训练和引导课外活动，最近已收着一部分效果。

妇女职业〔部〕，因负责无人，无法进行，目前尚少希望。

各校自治会，都在同学掌中，只是进行辣〔棘〕手得很，其原因不外：1. 经济困难；2. 指导人时间来不及。

子弟生向外活动之能（如讲演、作文等）尚有进步，各校壁报，都继续出板〔版〕了。

学生部

一九二五、五、五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宣传部报告： 五月宣传周情形

(1925年5月)

五月一日：安源各团体五一纪念筹备会，组织一讲演委员会，现由达时负总责，指定了六个讲演委员——均系同学。在队伍集聚时，分三班向工人讲演，讲演题即五一历史和五一的意义（取材讲义），同时讲演队亦有一队人（七八人）杂入队伍中讲演。是日各工团参入纪念者，共有八团体，人数约有一万四千人，很少没有听到我们的讲演。收队时，又分队听讲，并呼口号，然后散会。

本日讲演队员（六十余人），未参加游行，上午在安源本镇，当工人队伍或未到或已过之时，市民聚集之处，即向他们讲演。在队伍出发后，工部前大操坪内，聚有四百余人听讲，讲演有三时之久，散队后又聚集四百人在操坪内听讲。在此种聚积讲演中，军士参加听讲者很多，讲演人除提出兵士应为劳动者服务外，简直有人说兵士不要因八元钱去当炮灰做军阀走狗等语。下午讲演队均出发至附近乡下，如丹江紫家冲等处。各处听讲者，都很不少，并有农人亦表示要组织团体，参加做会（乡人叫游行为做会）。

下午四时，工部在大讲厅内举行庆祝五一节及第二次劳动大会，并工部成立三周（年）纪念。除外来七工团代表及各工作处总干事、小学生外，市民和工人参加者有五六百人（合共有千余人）。讲演有二时之久方散会。

晚上在一三校举行讲演游艺大会，一校听者约六七百人，三

* 原题为《训育部第三号投稿五月宣传周情形（一九二五、五一——五七）》。

校听讲演者有三四百人（大讲厅因恐人多不能举行）。

二号晚上在大讲厅开讲演大会，到者约有一千七八百人（大厅楼上下挤得不能出入），同时有一万载县中学校学生四十余人在座听讲（系旅行来安，于本日下午我们并向他们作了一次宣传，是藉开欢迎会名义）。在讲演中参入了许多小学生的游艺，并由小学生排演《革命之花》新剧。剧意即描写私塾之腐败及塾中学生模仿军阀摧残五一游街工人，中有两学生后投入教会学校，被开除出校，后办报，鼓吹工农团结及反对帝国主义又被封闭，彼等仍坚决要为无产者出力，遂逃命去俄学无产阶级革命之方针。

五三仍开讲演大会，到会更拥挤，游艺与剧同五二。

以上三日讲演题均根据兄处讲义。

五四下午四时在大厅开了一纪念会，除一、二、三校学生外，参加的工人有千余人，并举行五四历史的化装讲演及学生游艺。在开幕前，有五四历史及五四意义两个讲演；在每次闭幕后，都有关于五四的讲演。

晚上又在大厅举行大会，同时参加者有端本女校学生及萍矿小学学生，到会人数更挤得异常（约有两千人），晚上游艺除有端本女校之跳舞与唱歌外，其余与下午四时同，讲演亦同。

五五下午四时开了一纪念会，除工部各校小学生外，工人到者约七八百人，仅有马克思历史和马克思主义讲演，在讲演很明白提出工人应组织K·R·。本日下午因时间来不及，未举行化装讲演。

晚上仍在大厅举行纪念大会，到者有一千六七百人，除马克思历史和其主义讲演外，并演《解放之路》的新剧。剧意即描写资本家之剩余夺取，致使工人阶级有卖儿女者；次即描写马克思极力指导工人解放——故有国际劳工协会之组织；后幕并描写俄国实行马克思主义成了功。在闭幕中并有讲演剧情，证明工人必实行马克思主义。

五六因欠饷事紧急，未举行大会。

五七上午十时在大厅举行一纪念大会，到会者有各工团代表

及工部各干事和工人共约七八百人。本日本拟举行游街，无奈天下大雨，至下午三时雨仍不止，遂只派童子军冒雨游街发传单，而小学生、工人代表游行则不果了。晚上在大厅举行讲演大会并举行五七历史的化装讲演，当晚到会者有一千六七百人。讲演题即五七历史，五七意义，帝国主义与中国，二十一条与萍矿。

五八在大厅开大会，完全招待外界。是晚绅商学各界到者很多，总共人数约有一千五百人。当晚讲演与化装讲演均与五七同，惟加了一点小学生游艺。

五九仍在大厅举行讲（演），到的人数亦在一千六七百人，其余讲演与五七、五八同。以上各纪念日，因工人在怠工中，又间有小学生游艺，故来者特别拥挤。

以上各纪念日传单除五一有一万余份外，五七有四千余份外，余都不过二三千（传单多由自己油印的，故无实在确数），传单已另函寄上，不再附寄。

在宣传周中同学有两大缺点：

1. 教务处虽向同学下全体动员令，但实际能做宣传者不过三分之一。其大原因即书记组长不努力，未切实督促同学去做（教务处在宣传周前曾招集一次大会，并一次书记干事组长联席会），在同学本身上也有许多不能做宣传工作。现在补救的办法，是油印了一些问题，要他拿去问工人。

2. 同学只能一味的做近于主义的纯一的宣传，而不能做因时因地因人的宣传。此层，自然使负责人对于教育宣传工作上，亦不能不照看多方面了。但致有以上不好的总原因，就是在平素未提倡同学去实际做宣传工作，致宣传上许多事都要依赖教务处，一到全体动员去做宣传时，安得不如此。（完）

教务主任兼训育主任 袁达时^①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教务主任兼训育主任”，即团地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在“袁达时”的签名后面有潦草的字，似是“5月9日”。

安源旬刊

(第22期)

(1925年5月10日)

工人必读的书报

要知道青年工人的痛苦原因，和解决方法，不可不读劳动青年周报。

要知道中国和世界的政治情形，不可不看向导周报。

要知道全国铁路工会的情形，不可不看工人周刊。

以上三种出版物，在俱乐部事务员尹善君处有买。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出版

通讯处安源中牛角坡五十八号

每份零售铜元二枚本刊逢十出版

“五一”以后三个纪念节

(一) 今年的五四

小春

“五四”是我国学生打卖国贼的纪念节，即是我国学生领导国民驱逐卖国贼，推翻卖国政府的“民众运动”。

这运动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在这七年之中，不独日本帝国主义仍是在中国横行；就是在“巴黎和会”上戴假面具的英、美、法各帝国主义者，也都“张牙舞爪”起来了。至于卖国贼，更是层出不穷呵！不是当时在巴黎和会上，自命为代表民意的顾维钧，

在“倒段”运动中，自命为爱国军人的吴佩孚，也已做过更无耻，更大胆的卖国贼了！

并且，那个卖国祖宗（段祺瑞），在今年又带着他的卖国党（安福系），在北京执政了。他们的卖国勾当，已经开始了。他们的雇主，更不只是日本，而勾结到一切帝国主义的国家了。

同胞们，我们追念过去的热烈，和思虑将来的暗淡，我们应该在今天决定我们方针：我们如不愿俯首贴耳做亡国奴隶，就只有奋勇直前做“民族革命”，打倒一切的帝国主义呵！

（二）五五纪念与中国工人 安源工人仲岚投稿

五月五日是马克思诞生日子，马克思他为什么值得我们纪念呢？因为他是一个大经济学者，他在经济学上发明了独特的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使资本及劳动之意义，都得着新的真正的解释；同时他又是一个大社会学者，大历史学者，因为他发明了唯物的历史观，使我们得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原则，使我们得了研究社会学历史学的方法；他的阶级争斗说，劳农专政说，更是使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得了自救的方针。

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的开山祖，他说明必须社会革命，人类才得真正解放。他又说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完成社会革命。

现在没有马克思了，马克思的主义，差不多散布满全世界了，然而他的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的人民，唯一的指南针。

他的高徒列宁学会他的主义了，他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设了劳农政府。俄国的无产阶级已脱离黑暗的牢狱式的社会关系了，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的权柄，都归苏维埃劳农政府，这是我们工人多么可慰的事！现在我们中国被压迫的人民，是处在国内资本家国外资本帝国主义两重侵略之下，教育和衣食住的权利，都不容易得到手，这是何等惨痛的地位！

工人们！我们还睡着不醒吗？赶快起来反抗我们的仇敌，因此，我们不能不努力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做一个苦战奋斗的战士！

(三) “五七”和萍矿工人 小白

五月七日，是日本洋人强迫我们中国承认二十一条灭国条件的国耻纪念日。我国的同胞，到了今天，没有一个不伤心流泪的，尤其是我们萍矿工人，逢时对景，真是哭不成声，恨而无用了！

二十一条，固是中国的亡国药，二十一条中有两条，也就是汉冶萍公司的致命伤！那两个条件，虽只有百数十字，不但把汉冶萍三公司的一切权利，通过〔通〕让把日本去了，连大冶、汉阳、萍矿附近的矿山，也都奉送给日本去了！

萍矿的工友们！你们快些觉悟罢；日本人现在不但是限制公司不发你们的饷，他们并且想把三公司和萍矿几个字上面，把“中国”两字，改为“日本”二字哩！工友们！你们要饷是应该的，可是你们不要只管闹饷，而不保护出饷的地方。倘若日本人趁你们不防备，把三公司和萍矿都拿了去，那时不但没有饷发，并且连你们还要做他们的牛马，受他们的虐待！

同胞们！工友们！我们再看远一点罢；我们的国耻纪念日，不单是今天，还有许许多多；我们的敌人，不单是日本洋人，还有美、英、法国洋人；我们要推翻的，不单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切的帝国主义；我们要取消的，不单是二十一条，是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们的责任，不单是保护萍矿，还要保护全中国全世界的生产机关呵！

一九二五、五七。

时 事 报 告

善后会议打过完场鼓了

大 栋^①

段执政一手包办的善后会议，已于四月二十一日打过完场鼓

^① 大栋即梅大栋，又名梅养天（1901—1956），安徽旌德县人。1923年10月任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教员。1924年10月在安源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任路矿工人俱乐部秘书，同年9月离开安源。

了。自二月十三日开第一次大会以来，至今已二月余，除休会三星期外，展限会期二十天，共计开会五十天，用费达六十万元，仅通过了一个军阀军制的国民会议条例，和军事财政委员会的几条章程。公然解决了丧国殃民的金佛郎案，唉！军阀的害民卖国真可恶！

金佛郎案新协定正式公布以后

金佛郎案，是曹琨时代不敢解决的问题，也是段执政在野时反对解决用现金的原案，而段氏做了执政后却不顾拂逆民意轻视主权，将数年悬而不解决底祸国殃民的金佛郎案解决。新协定文已于四月二十一日正式公布，内容与旧协定是换汤不换药的，于中国国民是没有一条有益的。不过将十二三两年，没有承认该案，所保留在银行里的现款，一千多万，交还段执政支配张胡等军阀，罢了。至于交换条件的关税会议，还未蒙法太上政府的批准呢。

半月来的国内战争

广东 粤省战事自革命军击败陈炯明林虎后，惠州杨坤如尚坚持二十余天，现因城内粮弹已缺，外面又乏援兵，乃弃城逃往香港，其部下由滇军改编。相持数年打不下的惠州，现在算解决了。但陈林残部，窜入闽赣边境，意图反攻。闻已后^①北方军阀的接济，将来难免不再打仗。

广西 范石生唐继尧军，在邕宁一带开火，现在双方积极准备作战，则将来当要大战一场。

湖南 湘西自津市熊赵开火以来，熊因实力不够，又没有人帮忙，所以只得向后退走，现在熊部退驻大庸，蔡钜猷部退在辰州了。但赵军现仍在追击，将来熊军是否能完全退出湘西，还靠不住。所以湘西人民的厄运，还不晓得要到何时才脱呀！

四川 杨森本是直系的走狗，为争四川的地盘，曾打了一年多的仗，牺牲了无数的生命财产。现在刚弄到手，却又逢政局变

^① 原文如此。

化。直系倒台，段执政受了某实力派的意志，要赶杨森，于是藉其争兵工厂造币厂自流井盐税事，竟下令叫刘湘查办并裁撤他的督办职。因此平素反对杨森的四川联军一致讨杨，于前月十七日联军两路出兵，在温江资中等处剧战，目下泸州也开火了。四川人民历年受军事的蹂躏困苦万状。唉！军阀下的人民真苦了。

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被封

湖南大公报本月二日汉口专电说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被警厅封闭。军阀如此摧残人民为自身谋利益的团体，剥夺人民的结社集会权真令人闻之发竖呀！

段执政预备解决中日悬案

段以外崇国信登台，对于帝国主义者，当然要孝敬，所以解决了中法悬案，又预备解决中日悬案——西原借款和其他各悬案，日政府以此借款无抵押品，要求将解决金佛郎案增加的关税，作抵押品。但执（政）究如何解决这中日悬案，局外人当然不得而知。但总不外“丧国殃民”的四字吧！

劳 动 界 消 息

广东的工农兵学大联合

五月一日全国劳动大会，在广东开幕，已志本刊前期。是日广东工农兵学联合二十万人，举行庆祝大游行，并通电全世界，表示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这种空前的群众大联合，可说是中国前途之福！

青岛大康纱厂大罢工反对日本资本家

青岛日本人办的大康纱厂，因要求组织团体，增加工钱，保护女工和童工等问题，发生大罢工。同时沧石各厂及四方纱厂，均相继罢工，这是中国被压迫的工人，又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奋斗。闻日本资本家方面，已向中国政府提出质问，要政府速即弹压工潮。对工人，已悬赏要工人上工，但工人团体非常坚固，并组织工党志愿会议，以誓与日本资本家决死战。铁路工会，亦组罢工

后援会，接济粮食，捐募款项。唉！日本资本家压迫得上海工人大罢工，现在又压迫得青岛工人大罢工，真可恨呀——安源工人俱乐部曾经去电声援云。

上海码头工人罢工反对中外资本家

上海浦东招商局，日邮船社，海洋社，三井煤灰〔炭〕开滦矿务局，太古汽船，怡和汽船等码头上的工人三千余人，因生活太苦，一致罢工，但中外资本家，极力设法破坏此项罢工工人之一致。

汉口织巾工人罢工

汉口织巾工人千余人，因工钱太少，遂一致罢工，但有人从中调停，或可和平解决。

粤政府扶助女工

广东南海县丝厂女工，因改良生活地位，以致罢工，但不久工人得到了相当胜利上工，工人就组织工会，政府出了一张布告保护，可见革命政府，已知与我们劳工们联合了。

粤汉路工人罢工胜利

粤汉路工程机务车务全体工人，于四月十七日早全体罢工，至十八日晚五时，即完全承认工人条件，其重要的，即机厂实行八小时制，恢复十三年十二月以后开除的工人工作。开除破坏党务，及有害团体利益之工贼。此次粤路罢工，可谓大得其胜了。

英俄工人大联合成功了

莫斯科讯：俄国工人已与英国工人，成立重要协定，将双方切实联合意见，提交两国中央机关审查，世界工人阶级之统一，当受益不浅。

澳州军港工人将罢工

雪梨电：司引擎的军港工人，要求加薪，将与其他工团工人一致联络罢工。

本地风光

萍矿欠饷情形

萍矿拖欠工人的饷，越拖越多，现已四个多月了。当日本人和赵所长要来安源的时候，萍矿的职员和工人，都满腹的希望，以为这次日本人和赵所长来，不说把所有的欠饷都带了来，起码总有一二月饷，那晓得一文也不曾带来哩！因此，工人固乃失望极了，就是矿局的员司和地方也都非常失望和呕气。

日本人和赵所长回去的时候，约定五月十日以前发一月整饷。所以工人虽然天天吃黄菜叶，米汤饭也只好忍饿耐寒，眼睁睁地等待十日来饷。现在已是八日了，三公司还没音信来，难道公司又要失信吗？假若十日没有饷来，不但矿局难于解答，工人难于度日，有不有不测的事实发生，都难说定呵！

三公司不是不知道萍矿的危急，为什么总不把饷来呢？这个谜语不但记者和各界的人们猜不透，恐怕就是萍矿负责的人也猜不透吧！这中间，呵！恐怕是日本洋人故意使萍矿闹得不得下台，他们便好来动手吧（？）（原）

五一纪念的情形

五月一日是劳动纪念日，上午八时，安源理发工会，缝纫工会，园艺工会，挑水工会，挑运工会，木工会，工人俱乐部七个工会，先后在大操坪集合。首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接着就是讲演，十点钟整队出发。一路上旗帜飘扬，鼓号嘹亮，歌声洋洋。一万五六千人，蜿蜒十余里；各人都身佩徽章，手持小旗，上书“推翻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种种字样。直至下午二时，才复在大操坪集合，大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万岁”，“民族革命成功”而散。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五一纪念，庆祝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和俱乐部成立三周年纪念，复在下午三时，召集工人学校学生，及各处干事，在会议厅开会，表示庆祝和纪念。安

源各工会，都派了代表，到俱乐部庆祝。(原)

五五纪念

五月五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山祖马克思诞生的纪念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下午三时召集工人学校的学生，在讲演厅开会，表示纪念。晚上七时，又排演马克思历史，请各界来观看。

五四与五七纪念

五月四日，是北京学生起来干政的日子，并且是中国人思想转向一个大纪念。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于是日招集端本及萍矿学校学生，在俱乐部大讲演厅开会纪念，并备有游艺，唱歌，以助余兴。

五月七日，是日本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安源商会，保卫团，工人俱乐部，园艺工会，挑运工会，……本安排了派代表来游行，可恨恰到这日，便下了一整天大雨。各团体没有办法，在俱乐部开会纪念后，仅由俱乐部工人学校童子军整队出去发传单，俱乐部讲演委员会和游艺委员会，特于七八九三日举行五七历史的化妆讲演云。

诗 歌

工人农人的生活

厚

春天晴，麦苗青；

夏日长，麦杆黄。

割麦！

打麦！

农夫忙！

做成面包自己没有尝！

做工的，

实可怜！

五更起，三更眠！

做了一天工，
赚不得两角钱！
余得米来又无盐。

挑炭工人四季叹气

株洲工人张名扬投稿

春季叹来雨水天，挑炭工人受熬煎；大雨纷纷无遮地，一天赚了角多钱。哎哟！可怜！可怜！
夏季叹来热难当，挑炭不能避太阳，烈日炎炎汗滴滴，那有时刻去乘凉。哎哟！难当！难当！
秋季叹来莫奈何，挑炭工人疾病多；三伏之后是秋燥，个个卧病无医药。哎哟！难磨！难磨！
冬季叹来雪飞飞，挑炭工人好伤悲；赤脚草鞋雪地走，北风狂狂满身吹，哎哟！吃亏！吃亏！

(据安源纪念馆所存原稿)

安源旬刊

(第25期)

(1925年6月10日)^①

言 论

东洋人之侵略汉冶萍 限制以条约 挟制以金钱

萍矿出煤，大冶出矿砂，都运到汉阳炼铁，汉冶萍公司是出铁的一个公司。

铁，是现在工业发展的国家不可少的原料。因做机器要铁，修铁路、火车、轮船要钱〔铁〕，建筑工厂要铁，做工的工具都要铁。因此，现在每一个国家在拼命发达他的工业时，亦拼命发达他的铁的出产。日本他想做一个强国，想做一个工业极发达的国家，自然他要在拼命注意铁的出产。

日本是一个出铁不多的国家，他本国所出的铁，不能供给他本国的要求，故他就不能不另打其他的主意。

他睁眼一望，能打主意的，并离他很近的，只有萎靡不振的中国，中国的汉冶萍公司是一个出铁很多的公司。如是他垂涎了，

① 《安源旬刊》第25期，现仅收集到一个残本，有封面，第2页，第15、16页。三篇文字中有两篇残缺不全。第一篇有头无尾，第二篇有尾无头。下面刊印的是现存的第一、三篇。

各方设法以谋取得这公司出产的铁。

适合那时承办公司的盛先〔宣〕怀，因公司办理不善以至亏损，无法时，只〈得〉向日本大借其债。

一切购办器械，以及一切出入款项，应与顾问协商实行。

顾问可以将公司内情报告日本，可以随时查看财产。对于清理财产，可以要求，可以质问。又曰〔日〕后有新起借款等事，不论巨细，须与顾问协商。^①

四季农夫自叹 顽

春季里来闹沉沉，耕田播种忙死人；
富者狂歌游春乐，可怜农夫苦辛勤！

夏季里来热难当，炎天锄草更个忙；
富者摇扇还恨热，可怜农夫汗如浆！

秋季里来百草黄，获谷担禾登稻场；
富者个个闲游荡，可怜农夫整天忙！

冬季里来北风寒，谷米齐储主人仓；
富者拥火深居阁，可怜农夫号饥寒！

六、七。 于安源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以下缺损。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学生部报告

(1925年6月11日)

1. 安校学生会因卢春山同学去后，继续负责之黄五一同学又未回安，在这个时期，工作就停顿了；现在五一同学虽回安，但因负有他项工作，进行也虽十分迅速。兹将最近情形概述如左：

2. 内外活动情形：

一、安源本地各校——萍矿所办之萍矿小学校，内中有基督教徒指挥，欲与接近，颇形困难，借五月几个纪念日，虽与他们联络了几次，至今仍无结果，其他各小学，教员思想顽腐，更难与接近。

二、萍乡县方面——萍乡县立中校之学生，很能与我们接近，思想也渐渐倾向我们这条路上来了。这次援助上海日纱厂罢工工人及反对日英帝国主义惨杀我国学生及市民等的运动，已于昨日起罢课两天，全体学生出发宣传。此次运动中颇能受本会之指挥，他们更常欢迎我们同学去讲演。最近有两个学生，可介绍到我们团内来。再有萍乡女子职业学校的校长比较很明白，萍地的妇女运动可由此着手。

三、醴陵方面——醴陵中学校中已介绍了五个同学，组织了一个支部，距醴陵县（城）三十里许有一个开智小学校内有一教员是我们同学，那方面很有扩充的可能并可扩充农民运动，因此校有农民补习班。

3. 本会直接指挥之工人学校最近情形

* 原题为《安校学生会报告第四号5月至6月》。

一、工人学校之九个党团组，因卢春山同学离会，停开了一两次会，现在又继续开了。现在又增加了读书处，我们的党团组也须增加，最近须另行组织编组，待组织好后，再详细报告。

二、工人学校子弟部学生介绍入团的已达六人，另组织了一个支部，这支部中有男同学三人，女同学三人。他们对于这次〈反〉帝国主义运动，颇能尽力。

三、工人学校补习部的同学全体出发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竟有牺牲自己的工作而去做宣传的，由补习部同学介绍入团的同学也很多。

四、工人学校妇女职业部介绍了一个学生加入了本团，该部团负责人不得力，所以没有多大的进行。

书 记 吴景中

学生部 黄五一

一九二五、六、十一。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宣传部报告*

第五号

(1925年6月20日)^①

达石离安后，训育科由景中负责指导。兹将一月来之训育情形分述如后：

1. 教宣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有特别事时临时召集。每次讨论的题目均由该会决定，经执委会之审查批准。本地的训育程序完全依照半年来之计划施行，每次开支支部会时由教宣作报告；当未正式报告以前，由教宣或地委将上次报告中之最重要者随意指定同志答复，倘有不充足或错误之处即加以补充和纠正。本月所讲的题目：

- 一、金佛郎案；
- 二、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
- 三、上海日纱厂罢工之经过及其意义；
- 四、英日帝国主义者惨杀上海同胞之经过及吾人应取的态度；
- 五、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2. 新同学训练班已于本月九日正式授课，每周上课二次，四个星期毕业。原定八十名分两班教学，后因新同志多半在补习班读书，如果要他们入训（练）班则妨害了学校，并且补习班亦可以予以相当之训练，因此能入训（练）班者仅四十余人，故决定只暂开一班。兹将一月之计划列后。

一、解释团体

- (1) C·Y·及其组织；

* 原题为《安地训育报告 5月至6月》。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 (2) 共产主义与各种团体之关系；
- (3) 怎样做一个团员及团员应负之工作和责任。

二、去除旧观念

去除旧习惯、观念、迷信、宗教。

三、主义

- (1)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解释；
- (2) 各种社会主义之解释；
- (3) 共产主义及其他非革命的社会主义组织之解释；

四、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

3. 党校情形

党校开办时有学生六十人，就其程度之高低分为两班教授，每天到课人数至少在三分之二以上，但不久便渐渐地少了，加之任课的人（泽楷）兼做了醴陵的工作，很少有时间来顾及党校，遂决议将两班合并为一班，但功课仍由汪胡两教授分任，精神遂为之一振。

4. 募捐情形

自上海日纱厂罢工风潮传到了安源以后，即与大学协商援助办法，遂决定组织一募捐委员会，并议决从六月一日起，一面在工部化装讲演，一面组织临时讲演队分途宣传。

此次筹捐的方法与往昔不同，为免除手续麻烦和带强迫性质的弊病起见，特置一大木桶于剧场门首，听观者自由投掷，藉以考察此地工友有无同情心和阶级觉悟。其结果竟远出吾人意料之外，我们以为工饷集欠数月，工人的生活异常困难，此次募捐的结果恐不出百元以外，不料其结果竟达千元了，并且还有许多工人因欲捐助而囊内空虚，遂引为惭愧而不安，由此可（见）此地工人之热烈矣。

六月三日又得到了英国帝国主义者惨杀上海学生和工人的消息了，如^①扩大宣传并议决下列办法：

^① 原文如此。似漏了一个“是”字，应为“如是”或“于是”。

- (1) 打电援助；
- (2) 继续演新剧；
- (3) 继续募捐；
- (4) 联络各界定期游行；
- (5) 派讲演队到农村讲演。

5、游行示威的情形

六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出发游行，除工部各级代表全数参加外，安源各公团各学校都参加了，整队游行者约在三千以上，随着队伍而行的亦数千人。游行时每人持小旗一面，上书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收回领事裁判权，撤消驻华英日公使，驱逐上海英日领事等标语。该日下午和晚上在大操场化装讲演——上海血——看者一万余人。

此次宣传的结果，普遍而有力，除安源萍乡有大规模的游行与讲演外，附近数十里内各乡村各大街亦都被我们的讲演队踏遍了，颇得一般民众之欢迎，尤其是子弟部的讲演队更为有力，他们时常到萍乡各学校去讲演，萍乡的学生运动亦应由此着手进行。但各个讲演的人都有一个普通的毛病，就是色彩太浓厚了，使初听的人不免有些害怕，以后当设法纠正。 (完)

安地训育主任 C·C·WOO^①

六月二十日

安源 六月二十报告阅悉，教宣及训练班很有精神，甚慰。自由募捐结果，所得超预料者十数倍，具见半年来工作成绩。游行讲演队亦努力，只色彩较浓，宜改，然功效当不少。安源在此等浓烈空气之下，应有大批同志加入中局〔学〕，原定安源同志应加五倍以上，即应加增至千人以上，望安地努力实现此种计划。^②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安地训育主任，即青年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C·C·WOO，吴景中。

② 这段话是团中央的批语。

吴景中致郑容^①信

(1925年约6月)^②

郑容兄：

自大石春山同时离安以来，因继任的人既少经验，又乏学识，而且不大熟悉团内情形，以致团务无长足之进步。这是负责的人应向中兄道歉的，同时务盼中兄特别顾及安地的发展，于安地执委改选以前（七月改选）派一二得力同志来安工作，此乃事实使然，并不是几句寻常的客气话。

醴陵中学现有同志五人，虽然都是新加入的青年学生，但思想很明了，而且很少小资产阶级的恶习，已照章成立了支部，该支部应属于长沙地方？或仍属于安地？抑直隶中局？请即示知如荷！

祝 好

安地书记 C·C·WOO
代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无标题。

① 郑容，青年团中央当时的代称。

② 年月根据内容判定。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上海总工会慰问函

(1925年6月)

上海总工会鉴：

此次，凶横的帝国主义残杀同胞，噩耗惊传，全国愤怒。凡我同胞，皆竟为奋起，以图解放〔除〕此凶暴之强迫，打倒此在我国之凶横帝国主义。此次反抗帝国主义运动，凡我国各界同胞，应同为奋起联合，向此恶魔进攻。但我工人实居此中之重要部分，故祝我沪上工界同胞，誓死力争勿懈。敝部一万三千余人，今除誓死向此凶暴之帝国主义作战外，特由工友自由捐款，以济我沪上罢工工友之薄食。今特派代表肖劲光君来沪慰问，携款捌百元外，以后之捐收者，再行陆续汇寄，祈为查照。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原载 1925 年 6 月 29 日《上海总工会月刊》)

安源路矿工人对沪案之通电

(1925年7月3日)^①

(衔略) 呜呼! 我国自清季后, 国势日见衰弱, 外强侵袭日为增加, 外则协以武力和不平等条约, 内则勾结军阀, 以挑拨内乱。铁路矿山, 军港重镇, 皆递被夺取, 并挟海关权以制我经济之发展, 使我同胞, 日陷于水深火热, 国势日随〔堕〕而不可复振。最可痛者, 近竟持其强暴虎狼之威, 屠杀我上海爱国之同胞。噫! 人孰无国, 必欲我同胞作驯良之亡国奴而后快。嗟夫! 此凶横无理之压迫, 我同胞其可复耐乎! 人性不死, 热心尚存, 其不速为奋起拼此头颅, 洒此热血, 以雪此奇耻大辱, 以挽此将亡之国, 其待何时乎!

“宁为自由战而死, 不愿于压迫之下而生存”。望我全国同胞, 速为一致奋起, 联结一切被压迫之民族, 及其国内被压迫之无产阶级, 向此凶横之英日帝国主义作战, 誓必铲此障碍世界和平之怪物, 压迫我中国之魔鬼。敝部率万三千余工人, 将誓死以待, 特此电闻, 祈为公鉴。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三千余工人 叩

(原载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特号》1925年7月3日)

① 此系发表时间。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快电

(1925年7月14日)^①

昨日全国总工会接安源俱乐部来快电云：彼凶横的英日人，始终想以武力压迫我国，沪汉案未得丝毫解决，而又突然传来惊人消息，在广州又残杀我同胞二百余人（中略）。我们万余工人，今天正在沉痛追悼沪汉案之死者时，突然得此大不幸之噩耗，群情悲愤，皆当于致死者之前，誓以死力争持，并望全国各界同胞，同为愤起，特此电闻，伏祈鉴察。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原载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特号》

1925年7月14日 第20期）

① 此系发表时间。

吴景中关于安源团地委改选意见 向团中央的报告*

(1925年7月28日)^①

郑容兄：

屡次去信总未见复，想系事忙。但弟处亦十分重要，兄处须于百忙中抽一点时间予弟以指导，尤其是负责人的问题应当早些决定，弟处拟于下周改选，当选人及其职务暂为这样决定：

正（中兄派一人△△）景中、五一、颜南山（工人）、胡子厚（工人）

候 汤正清、吴光荣、龚逸情

职务 书记△△、组织五一、农工颜南山、学生妇女景中。

以上的决定是否妥当望中兄速急示复，并望早日派人来。万一中兄无人来，亦请早日回信，安弟当另行设法也。

学款积欠三月未寄下，弟处万分困难，望接此信后，务必设法汇下为盼（汇醴陵）。

祝

兄等努力

安弟 吴景中 七月二十八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宣传部报告

(1925年8月)^①

一、五月第一周运动情形：

A、五一 团体内部于前两日开书记干事联席会、全体大会各一次，报告五一的历史、五一的意义，并讨论活动之方法。

一日上午游行，除本部全体工友外，参加的有缝纫工会、挑运工会、鲁班工会、园艺工会、孙祖工会（皮匠）、理发工会、轿友工会，约一万五千人冒雨游行，游行人精神较昔尤热烈而勇敢，并由同学组织数队讲演队，随着大队伍向市民讲演。下午到乡村向农民讲演。该日发传单十余种，约三万余份。该晚在工部开大会，庆祝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本部各级干事及办事员均莅会致敬。

B、五四 上午工人学校全体学生至工部听讲，题是五四的历史，五四的意义，五四运动与中国青年，讲毕由子弟部学生演新剧，剧名：《上海工部局的童工保护法》、《谁是有〔友〕谁是敌》，并用工人学校子弟部自治团名义，邀请安源各校学生参加，藉此与之发生密切关系，以建学生运动之根基。本日发传单数种，计五千余份。

五五 这个纪念日的意义虽甚深远，但不易为一般人所了解，且大家精神已渐疲倦，故仅召集各学校的学生至工部开会，除学生外有八百余工人参加，演讲题目 1. 马克思生平的历史；2. 马克

* 原题为《四、五、六、七月所作宣传工作第一号》。

① 年月根据内容判定。

思的学说和主张。发传单一千多份，晚上工部演新剧，观者约一千六百人。

五七 本日本预备游行，嗣因天下大雨而停止，遂单在工部开一纪念会，到会者有各工团代表及本部全体干事共一千七百余入，并且发了一万五千份传单，传单是工人学校的童子军冒雨散发的。

五卅 南京路惨杀的消息是六月三号才得到安源，当未得到此项消息以前，此间已借顾正洪〔红〕案及长沙六一案做反帝运动之宣传，并募捐接济上海因反抗日本资本家而罢工的工人。及五卅惨杀的消息传来，遂扩大宣传并继续募捐。此次募捐系采自由募捐之方法，结果已达千元。自六月一日至十五日，共开会二十余次，每次均有新剧或游艺。这次运动中中共发传单二十多种，到会者约三万人。十六日上午，工部各级干事，工人学校全体学生及端本女学校，萍矿学校其他各小学各工会均参加大游行，人数约在三千以上。大游行不久即组织五卅惨案后援会（今已改为雪耻会），以指导群众，可惜主持人精神散漫以至无多进步。

三^①、此地讲演队是临时组织的，均系同学主持，半年来共出发十余次。安源附近数十里内，均有我们讲演队之足迹；尤其芦溪爆竹业工人受影响最大，该处曾派代表二人来安请求派人帮助他们组织工会，此间随派二同学前往调查，并示以奋斗之方法及求解放之路径。

四、对于平民学校的工作

此间加入民校的完全是 P·Y·两方面的同志，此外毫无发展，至于民族革命的宣传工作，仍努力进行。

五、对其他党派的工作

无政府党在一年以前本有些势力，后经本团同志努力加以攻击，现在已无形消灭了，国家主义派更无势力可言。但我们为指导群众正当斗争起见亦常于我们的宣传中予该党派以攻击也。

① 原件无“二”。

六、中央刊物之推销

此间本有销售多量书报，奈中央不能按期寄来，殊可惜也（这半年仅销劳青九期每期二百份）。

七、本地刊物

在五卅运动中，安源旬刊及国促会刊各出五卅特号一期，今各寄上一份（旬刊八百份，会刊一千五百份）。

八、中山先生追悼会情形

萍乡开追悼会时，我们派了二百余人参加活动。是日露天讲演多是我们的同志出场，听众有三百余人，兵士约占十分之一。演词虽力求灰色，然在军阀势力范围内，总算是很激烈的。

安源追悼会是安源各团体联合组织的，会场布置得十分森严，登台讲演的亦非常踊跃，且多系我们的同学。安源圣公会的牧师，本欲藉这个机会大传其耶教，不料我们的势力太大，使他们无法活动之余地，只得扫兴而归也。是日我们发传单五种，数在万份以上，并发了一种反基传单。

九、半年来宣传之优点和缺点

这几次运动中，同学们均努力向外宣传，同学个人方面亦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可惜事前无切实之预备，事后又没有加以批评，致讲演太单调，色彩太浓厚，这些缺点此后当设法使其改正。

书 记

安弟 吴景中

宣传部

四、五、六月报告阅悉。渐与本地各工会及各学校发生关系，此乃传播我们势力切要之事，以后本地周围农工有需要组织之觉悟时，仍宜商同大学为之组织。所述宣传缺点，望务切实改进，每个大运动后总要有个总批评方佳。^①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这段话是团中央负责人阅后的批语。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学生部报告

(1925年8月)^①

安源学生部接到七十五号通告后逐条报告如下：

1. 安地所属学生支部有安源支部三，萍乡支部一，醴陵支部二。兹将各地方情形分别列表如下：

① 年月根据内容判定。

醴陵学校调查表

(1)

校名	人数	学生有无组织	加入学联否	有何出版物	与本校有何关系
县立中学	216	有学生会、社会问题研究社	已加入	半月刊	校长为民校同学，有同志6人——均学生
县立女学	180	有学生自治会	同	进前——自治会	有同志教员二人
开元学校	420	自治会、救国团	同	自治会会刊	有同志一人，当教员
含英女学	180	自治会	同		稍有联络
尚志学校	120	自治会	同		有同志一人，民校同学三人
醴泉小学	420	自进会	同	醴泉	有国校同志
善园小学	220	同上	同		
第一区校	120	学生会	同		
开智小学	125	自进会	同	开智	
县工会利群学校	180	补习教育促进会	同		同志主持
益智小学	120		同		
北联高小	200	学生会	同	北联	
东一区高小	50	学生会	已加入		
二	45	同	同		
三	50	同	同		
南联高小	100	同	同		
南二区高小	80	同	同		
四	70	同	同	南四	
西一区高小	80	同	同		
二	76	同	同		
三	65	同	同		
北二高小	120	同	同		
导进中学 (教会)	160			校刊	

(2)

醴陵学校调查表

此外尚有各乡村小学 600 余所（不能调查）教会中学一小校二十余所，均未加入学联。

醴陵学生联合会之情形

学联合会由醴陵二百余高小所组织（中学只有一个），其组织如下：

1. 评议部：高小以上之学校，每校举评议员二人，组织评议会，为学联立法机关，公推议长一人，选举干事部。

2. 干事部：由评议部公推正副主任各一人；编辑股股长、调查股股长、交际股长、文书股长、会计股股长等组织之。

学联在醴陵之活动

该地各种爱国运动均为学联发起，很能得一般人信仰，反对基会购地，援助教会学生罢课等运动颇有成绩，今年之雪耻会为学联主持。

学联与本校之关系

学联共有同志九人，均负调查、编辑……等重要责任，能够指挥，一般学生对本校同志无甚恶感。

安源学校调查表

校名	人数	学生组织	出版物	校外活动	校内活动	本校关系
工人学校 第一校	480	小学生有儿童 团第一支部补 习生有自治会	肯干周刊	学生讲演队	每周辩论会	有团组
二校	200	自治团第二支部	学生周刊	讲演队	辩论会	有团组
三校	240	儿童团第三支 部，自治会	前进周刊	同	同	同
四校	120	四支部， 自治会	无	同	同	同
第一工人 读书处	70	自治会	无	无	同	同
二	28	同	无	无	同	同
三	30	同	无	无	同	团组未成立
四、 五、 六、	140	同	无	讲演队	同	有团组
七	28	同	无	无	同	团组未成立
八	30	同	无	无	同	团组未成立
工校妇女 职业部	40	自治会	努力旬刊	主持女界 联合会	同	有团组
萍矿高小	240	同	无	无	(每年有运 动会一次， 男女合)	与学生稍有 联络
萍矿女校	180	(女青年会)	无	无	○	有同志一人
启明小学	40	○	○	○	○	○
区立小学	40	○	○	○	○	○

(承上页)

校名	人数	学生组织	出版物	校外活动	校内活动	本校关系
平民小学	30	自治会	○	○	○	与教员稍有联络
贾氏小学	40	○	○	○	○	○
慈善堂小学	20	○	○	○	○	○

附注：安源无学联之组织，但工人学校在我们指挥之下，各校学生均有统一的组织，本地各种运动发生均参加之，安源雪耻会、女界联合会、时事讨论会、群乐球队等学生同志多数参加，并均负有责任，且能指挥一切。社会一般人士除圣公会外，对上列各团体均无甚恶感。

萍乡学校调查表

校名	人数	学生组织	校外活动	校内活动	出版物	与本校关系
县立中学	320	学生会	平民夜校三所人120讲演队	○	不定期会刊	支部一
县立模范小学	260	同	讲演队平民夜学	○	○	颇有感情
县立正本女学校	70	同	○	○	○	颇有联络
女子职业学校	50	同	○	○	○	颇有感情
南台小学	40	同	○	○	○	○
文氏族学	40	无	○	○	○	○
王氏小学	40	○	○	○	○	○

附注：此地无学联组织，各种运动均为中学发起，同志在主持国民会议促成会，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团体因同志人少未参加活动。

萍乡全县有小学400余，教会小学约20余所，均不能调查。

株洲学校调查表

株洲学校很少，亦无学〈生〉联合〈会〉之组织，各种运〈动〉均临时由各校发起，本校同志在第七工人学校者共有十人，对工校可以完全指挥。工校学生有自治团支部之组织，受安源工人学校儿童自治团之指挥，平时有讲演队至乡下讲演，成绩颇好（该处农民所受影响很大，不久可以成立农会）。补习学生亦有自治会。儿童自治团及自治会均有同志负责。其余各校如下表：

校名	人数	学生团体	与本校关系
第七工校	126	儿童自治团支部。自治会。	有同志十人，教员三人
资福小学	60		
灵官庙小学	20		
新民小学	40		
张氏小学	20		
李氏小学	20		
慈善堂小学	30		
圣公会小学	25		
天主堂小学	20		

安弟 书记 景中
学生部 子厚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学生部报告*

(1925年8月3日)

郑学兄：

安地最近学生会的情形如下：

一、工人学校暨各读书处均已于七月十日放假，学生会的团组会因此均已停开。惟株萍路机务处学徒补习学校未放暑假，最近成立了一个团组，还是每周开组会一次。该校有同学四人，现正活动组织自治会。

二、暑期学生会指挥做的工作：a. 工人学校补习部及各读书处放假之后，组织了读书会，每夜来校读书者，平均约每校二十人，都是学生自动的看书，由教员在侧加以指导。b. 工人学校所属之补习学生每两周开一次全体晚会，各学校各读书处每周开一次谈话会、一次辩论会。c. 在安地工人学校一二三校中办了四班时务平民学校，不论是何项工人都可来报名入学。就学者约共有九十余人，以缝纫理发，担脚抬轿之工人为最多。

三、礼〔醴〕陵、萍乡两处都因学校放假，会务暂行停顿！

安地书记景中

学生部黄五一

一九二五、八、三、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无标题。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

(1925年8月3日)^①

兹将两月来之活动情形撮重〔要〕为下列之报告：

一、团务情形：

在三、四号报告内，已将团内一切缺点作了一个详细的批评，今仅述最近对内对外的活动情形：

a、执委的分工

书记兼宣传	景中	组织兼训练	士廉
学生兼妇女	五一	农工	正楚

b、在最近两月中，多注意解释惨案发生之原因及吾人应付方针，学生多已明了。在此次浓厚空气中，竭全力向外宣传，结果尚好，惟介绍同学反较前谨慎，因鉴于过去的大〔太〕宽容致发生不少的纠葛和危险，并且负责任的人又多忙于他方面之应付，无充分时间为内部之训练，故主谨慎。最近总共入团者约百人，尚有百余人正在从事考查，并作课外之训练。不久亦将设法使其尽数加入本团，但在半年内万难发展到容兄所预定的千人以上。

c、各种会议

执行委员会、教宣委员会均能按时开会，每周一次。农工委员会因负责任的人事务太忙，停开数次。调查委员会开会时间不固定；有必要时临时召集。反基运动委员会半月开会一次。株洲、

* 原题为《校务报告六一七》。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醴陵支部每月派人参加一次。教育股支部每月与大校合开一次，独开一次，公开讨论两次，定名为时事讨论会。其组织如下：

- 1、国内政治经济组；
 - 2、国外政治经济组；
 - 3、职工运动组。
- d、学费情形

因工饷不能按月给与，同学生活太困难，致月费不能收齐。子弟部支部、株洲土炉支部的同学均每月仅收双铜元一枚，其余各支部亦有因生活太困难而要求免费者，执委已酌量情形予以批准，但每人每月至少须缴二十文，藉此与团体发生密切关系。现在人数渐渐加多了，开支也随之而增加了，每月收付两品^①可存洋数元。

二、政治情形

此间因僻居赣西，对于政治无多的活动，仅于宣传上收了想〔相〕当效果。萍乡国促会已于数月前正式成立了，惟活动太少，除了与萍乡各学校有些联络外，无多进展，故官厅方面虽有时亦曾表示不满意，但没有十分注意及此。然而这正是我们的工作的失败了，以后当特别注意这方面之活动。近来官厅对工部稍微改变了些态度，不似前此之深怀恶感。一面因为工部负责任的人常以圆滑手段对付之，极力免除无谓之恶感；一面官厅见工部的组织严密团结坚固，而在工部办事的人又是他们（官厅）所认为很奇怪的人，无形的从痛恨嫉妒中发出了些受过良心遭〔谴〕责的敬佩心理。在最近，料想其不愿或不敢故意与工部为难，加工部以摧残也。

三、经济情形

安源的经济完全以矿局之经济为转移。一年以来，矿局屡频〔濒〕于破产，欲苟延残喘的维持现状尚不可能，因此安地的经济

① 方言，即平衡。

无时无刻不陷于沉寂而恐荒〔慌〕之中。当此生活程度日见高昂之时，即使按月发给工资尚不易维持，何况常积欠数月不发呢。工人因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出□^① 闹饷。工部是为工人群众谋利益的团体，自应竭力以帮助之。但是矿局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并非有钱故意不发，实系欲发而无钱也，工部当此进退两难的情形之下，亦只有向矿局照例催促而已^②。

四、工部情形

半年来的工部，一方面因人少事繁，一方面因经济拮据，使各种事情都没有多的成绩，对于普通工人的错误观念不能即时予以切实之纠正，惟经济手续较前清楚。

五、青年部情形

工部自从成立了青年部以来，的确收了不少的效果，但在组织上实不免有些冲突，为免除将来发生廖起见，故决定将青年部取消，但至今尚未正式宣布，因有下面的两个原因：

- A、工部组织上有改变时，应于大改选以后实行，较为妥当；
- B、为免除青年工人的误会起见，须有长时间之解释。

六、安源雪耻会情形

自沪案发生后，即联络各团体组织一沪案后援会，我们的同学参加了三人^③，指挥一切重要工作，同时极力避免包办的嫌疑，使其他团体愿意与我们合作。嗣后各地相继发生惨案，遂将沪案后援会的名义改为雪耻会，并将内部的组织加以整顿。该会宣传部的委员多是我们的同学主持，但是同学们的事务太忙，常于不得已中放弃了领导的责任，致该会少蓬勃之气。现正设法救济，拟

① 此字不清。

② 原件在“三、经济情形”整段文字的天头上，有另一人用毛笔写有“安源”二字，又很了草地写了以下一段话：“请去特信，要他们九七日务备无党青年大会（阿）。”

③ “三人”的“三”字又似“六”字。

于沉闷的空气之中重撒热烈种子，以趋其永久坚持。

安 弟 中校教务长^① 吴景中

八月三日^②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安弟”，安源地方的代称，“中校教务长”，安源青年团书记的代称。

② 原件日期字迹了草，又似是“六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组织部 关于地委改选结果报告*

(1925年8月10日)①

郑容兄： (第一号)

安弟伟已于本月九日改选了，兹将改选之结果及新弟伟之分工分述于后：

正式	五人	黄五一	吴景中	胡子厚	颜南山
	中兄派一人	△△△			
候补	三人	左镇南	刘士奇	龚逸情	
分工	书记兼宣传	景中	组织兼训练	五一	
	农工	南山	学生兼妇女	子厚	
	镇南帮宣传	逸情帮农工	士奇帮学生		

当中兄来〔未〕派人来以前，由景中代理书记，俟中兄来人后另行分配工作，请中兄从速派一能任书记的人来安，至要至盼！

以后安地的信和报告均由第一号起并由各委员负责签名。

中兄所出各种刊物，务请予先寄几份给我们以便宣传。

祝

好！

书记 景中

安弟

组织 黄五一 八月十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 非基专员报告*

(1925年8月)^①

非基部接到通告六十九号所问各项，兹答复如下：

一、安源圣公会在暑假期间办了个平民夜校，人数约三十余人，现在并且在建筑学校，预备在下期招生开办小学，而萍矿高等小学及端本女学亦都在他们势力之下，因此反基运动实有速急进行之必要。

A、非基同盟：由两地委指定同学十七人为基本组织，向各方面活动使反基同盟扩大，现正在积极进行中。方法：1. 在各读书处或学校开辩论会，此会是揭破基督教的黑幕及罪恶等，使听众加入非基同盟；2. 由已加入此同盟者到各处征求同志。

B、本地现无非基之刊物，遇必要时散发传单。

C、工校在暑假期开办一个妇女补习班，除工友妇女外，端本女学亦有几人在此补习，并拉了端本的一个学生做同志，好在他们学校做反基运动。

二、基督教会和天主堂在本地虽经过我们的反对而仍有发展之可能，并闻他们将与萍乡醴陵各教会联成一片以求发展。

三、五卅事件发生后，与教会有关系之端本女校、萍矿小学亦都参加。

书 记 吴景中
非基专员 镇 南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党 校 报 告

(1925年8月15日)^①

此间学校系与大学合办^②，由两方各指派卅人到课，分甲乙两班，功课为：政治经济浅说（即秋白王伊维所译之政治常识），俄共党史，少运史三门。每周授课三次（六小时），第一二周上课尚觉有成绩，过后因各同学工会工作和自身工作事务太忙，实无暇到课，又重新改组，仅留三十人有上课之可能者合为一班，功课只授政经浅说及解释大学大会之重要决议案。继续上课三月，已将政经浅说一书授完。考查成绩，能稍得到效果者不过十人。其不能多得好结果之原因，是在事实上各同学工作和事务忙（工人较好者多负有工会职务），教授者亦因时间分配不来所致。

安弟， 吴景中 士廉

八月十五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② 这是青年团地委写的报告，故称“与大学”（即党地委）合办。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组织部报告*

(1925年8月25日)

兹将第三次大会以后安地组织情形报告如下：一九二五、二月——七月。

一、组织方面

A、团员

1. 现共有团员 433 人，较第三次大会以前增加了 212 人。
2. 工人有 83% (300 人)，学生有 6% (24 人)。妇女有 2% (9 人)，知识分子 4% (20 人)。店员 1% (3 人)，学徒 4% (16 人)。
3. 男同学 424 人，女 9 人。
4. 1921 年加入 8 人，1922 年加入 90 人，1923 年加入 168 人，1924 年加入 257 人，1925 年加入 433 人。
5. 15 岁——20 岁 96 人，21 岁——25 岁 225 人，25 岁以上 12 人。
6. 五卅案以后加入者 75 人 (都是无产阶级)。
7. 上学期共开除 17 人，他去 20 人，转入 C·P·29 人，现实有 367 人。

B、支部或小组

1. 有支部 36 个。
2. 较第三次大会增了 6 个。
3. 工厂支部 30 个，学生支部 5 个，店员支部 1 个。

* 原为《安地组织部报告第一号》。

4. 有 11 个支部 (是) 有小组的。

C、开会

1. 自第三 (次) 大会以后共开地方大 (会) 7 次, 到会者共 1989 人, 缺席共 299 人, 因工作请假者共 185 人, 讨论重要问题有“童工保护问题”, “矿局欠饷问题”, “五一周活动问题”, “C·P·第四次大会民族运动决议案”……等。

2. 支部小组会都能按期开会。

3. 支部、小组会地委及干事均按时派人参加。

4. 第三次大会以后共开了支部会 302 次, 小组会 286 次。

5. 书记干事联席会共 8 次,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了 23 次, 全体委员出席有 14 次, 有缺席的 9 次。

D、地会或干事会

1. 地方委员会的调查部取消了, 增加了学生部。

2. 委员会能负专责者二人, 干事没有能负专责者。

3. 各部都能分工负责。

4. 有特别支部两个, 在醴陵, 随时和他们通信, 每月派人去参加会一次。

E、缴费

1. 安地同学都能按期缴费, 现在不能缴的共同原因, 是矿局欠饷太久。

2. 每月平均缴费者有三分之二。

二、训练方面

A、思想

1. 同学都能按时读本校及大学之各种刊物 (工友同学能看大学刊物者很少), 最近两月中央没有寄刊物来, 同学都感没有适宜看读之刊物。

2. 除不识 (字) 者外, 多数已读过, 地委也曾将重要决议案对同学讲解了。

3. 有支部的小组, 多能根据决议案开会讨论。

4. 小组支部开会时各同学均能参加发言，地方全体大会参加发言者占多数。

5. 上半期训练计划大略：

a、特别训练书记干事，养成其独立做事的能力。

b、普通同学的训练。

c、落后同学的特别训练。

d、知识分子同学的特别训练。

未能照计划切实执行，所得之结果，故很平常。

6. 没有训练会之组织。

7. 安地有团校及训练班之组织，团校成绩尚好，训练班已有一班授完了课，成绩很好。

8. 普通主义认识平常，普通缺点是没有深刻的研究。

B、行动

1. 各同学大多数担任了团体的实际工作。

2. 有活动能力者占全数三分之二，大都长于工农运动。

3. 地委与干事会没有十分注意分配同学实际工作。

4. 工人同学没有个人行动，知识分子同学有二、三人。

C、互相批评

1. 没有按月举行批评会议。

2. 每开批评会一次，同学都能诚恳承受，并能真实改悔〔悔〕，无有弊病。

三、与大学之关系

1. 安地大学及中学各种会议都能互派代表。

2. 本校兼为大学生者十人，占全数 2%，有十二人未转入大学。

3. 大学生有不满二十五岁而不兼为本校同学者一人。

4. 大学对于我们不能详加指导，本校工友同学和大学工友同学稍有隔阂〔阂〕。

四、团组

1. 安地各种活动团体之内，大多有我们的团组。
2. 各校的团组工作很好，现因各校放暑假，暂行停顿了。安源沪案雪耻会有一团组，精神涣散，工作不佳。安源妇女暑期学校有团组一，工作颇好，由该团组介绍入团之女同学有数人，并由该团组同学发起组织了安源女界联合会。

五、附注

1. ① 安地自有地方执行委员会以来各届委员的姓名录：

第一届：陆沉、求实、书桀、唐绍予、袁世贵。

第二届②：陈潭秋、陆沉、杨庆仁、周怀德、袁世贵。

第三届：方与桀、黄五一、徐全直、贺昌、涂正楚、贺〔何〕炳南、陈友生。

第四届：贺昌、黄五一、胡士廉、涂正楚、易子义、吴春生、汤正清、吴景中。

第五届：袁大时、胡士廉、涂正楚、易子义、卢春山、吴景中、黄五一、汤正清。

第六届：吴景中、黄五一、颜南山、胡子厚、龚逸情、左镇南、刘士奇、△△△③。

安地 书记 吴景中
组织部 黄五一

1925、8、25、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附注只有“1”。

② 此起三届的届次，与本书前面所录团地委 1925 年 1 月初报告的记载不一致，存疑。

③ 原文如此。据团安源地委 1925 年 8 月 10 日报告，这个职位是留待团中央派人的。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安源地委组织部半年计划*

(1925年8月)

安源地方斟酌安地情形及实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和训练的决议案拟定下列计划：

1. 组织部最近清查所属各支部确有团员数目——正式的，后〔候〕补的，他去；转来，开除，男性，女性，职业，……等。
2. 组织部要明了团员情形和团员的数目，须每周清查一次，每月总清查一次，每半年总清查一次。
3. 每周开书记干事会一次，每月开全体书记干事联席会一次，均注意使书记干事明白自己的责任，能领导该支部同志工作。
4. 大会每月开一次，团员渐渐增多，将没有地点可开全体大会，以后可分两地或两次开。
5. 小组会每周开会一次，支部书记或干事参加；支部会每周开会一次，地委派一人教宣委会派一人参加，注意多使同志自己发表意见。
6. 按月开批评会一次，对于团体或个人批评后，作一结论，存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便随时考查团体与同志有进步否？
7. 严格遵守纪律：A 到会：一次无故不到会者，由书记质问其理由，告以到会之重要，并于下次到会时向同志述明。两次继续不到会者，由支部书记找来，地委问明其理由，详告以到会之

* 原题为《安源地方组织部半年计划》。

重要，指定其下次到会时，申明理由外，并做一实际问题报告（如——“C·Y·团员的责任”……等），三次继续无故不到会者照章开除。

B、缴费：每月的第一周须缴纳上月之团费。

C、看书报：同志必须随时看读团体之刊物。

D、守秘密：有泄漏本团秘密之同志，依其事体之重否，以处罚之。

8. 监视同志之行动，考查同志之思想，要多与同志个别谈话。

9. 指定同志多参加工会公开的工作，及团内工作，务使每个同志都能为团体服务。

11. ① 刷印“入团须知”，新加入之团员，每人发给一张，不识字之同志，则讲解给他听。

12. 由地委印一种方字笺，发给不识字之同志（如“革命”“军阀”……等），在开会前后暇时由识字之同志教之。

13. 缺席的同志，应由书记将重要议案告之。

14. 按月办训练班一班或一班以上，新加入之同志除到支部会外，都须到训练班（训练程序另拟）。

15. 拟定同志与非同志谈话表，谈话之结果，随时报告地委。

16. 指定观念较明了之同志，对于不明了之同志，多加指导，所得之效果，及所感之困难，应随时报告地委。

17. 每个同志须尽力向外活动，多介绍较好分子加入本团。安源本地，注意多介绍下层工人；醴陵中学校，及萍乡中校中都有大大发展之可能（醴陵约可增加四十人，萍乡约增加二十人）。

一九二五、八、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件无第 10 条似系作者写错。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 关于政治宣传工作的意见*

(1925年9月2日)^①

一、中国近几年来，因内乱外患天灾流行的种种压迫，多数人民已将数千年遗留下之传统思想尽行脱掉〔掉〕了。他们知道了痛苦之由来，更希望即时除掉〔掉〕一切痛苦，惟不知其解放之方法斗争之策略耳。吾人于此时，应就其实际生活情形，予以明了而切实之指导，使其有彻底的觉悟，及自救之惟一径途。

兹将政治宣传工作之步骤的意见分述于后：

1. 须多方与群众接近，以窥探其对于自身痛苦的感觉如何，向〔相〕机说明痛苦的原因及解脱之方略。

2. 在各地各公开的机关中从事活动，使他们各就其所在地之情形，组织娱乐的或教育的公开团体，以为我们宣传的基础，如同乐会、研究会等机关。

3. 帝国主义是吾人的仇敌，而基督教却是帝国主义之好友，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当然也要打倒助桀为虐的基督教。因为反对基督教是打倒帝国主义另一方式，因此我们应设法多办反基刊物和反基团体，使国人不至为基所蛊惑。

4. 每逢时局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即设法一面联络并督促各种灰色团体与我们取一致的行动，一面令各地同学到附近的乡村去向农民宣传，说明时局变化之原因，及因时局变化而给与人民的

* 原题为《政治宣传问题》。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影响，以促其觉悟。

5. 为免除太使人注意起见，宣传要有劲而色彩却不可太浓，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去分析政局，尤忌深奥难懂。

完

安弟 九月二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陈琳致团中央信

(1925年9月9日)^①

第八号

青哥^②：

“九七”此方举行演讲会，听者千余人；并发行特刊，以促进民众深刻之感想。

我昨奉长地转来向枢命令，调往安源工作，此方书记，业委欧阳笛渔同学接充。是以今日就将各种信件数目，移交欧兄，书记职务，宣告解除，请察核登记为盼！但嗣后若有指教或训令我个人的来件，请由该处地委转交可也。

担保的书籍，共贰拾伍本，亦已移交继任书记，书价希与欧君交涉为祷，但同时我负完全责任。

陈琳

外报告表一份^③

九月九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无标题。陈琳当时在湖南南县任团地委书记。

① 年代是根据内容及信笺判定的，此信系用“青沪惨案南县雪耻会用笺”写成。

② 团中央代称。

③ 未见。

吴景中致团中央信*

(1925年9月19日)^①

中兄：

安地教务会议决改派吴景中同学赴扩大会议，因涂正楚同学有下列诸困难不能前往也。

A、现工部与矿局之交涉异常紧急，须多有得力之总干事领导群众，而正楚是工部一个强有力之总干事。

B、正楚之家庭较前尤为困难，正楚照常作工尚不易维持生活，如正楚赴会须向工作处请假，而请假即发生生活问题。

景中去后其职务——书记——由黄五一同学暂行代理，旅费已收到，不日即起程北上也。

劳青^②十四、五各二百份均收到，其真同学之生活费，请中兄按月增加十元。

以上所决定的，希即照准并望示知为荷。

此祝

安弟 吴景中 九月十九

均安

第七号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② 即《劳动青年》杂志。

范博关于安源九月惨案 情形向团中央的报告*

(1925年9月23日)^①

郑容：

安源自汉冶萍总公司盛经理到山后，即与赣西镇守使（驻萍乡）^②李鸿程往还，于九月二十一日，盛请李派兵二营到安，即包围俱乐部、学校、合作社，逮捕职员多名。同志有被捕去者；有逃去者，据今日所得报告：俱乐部主任黄静原〔源〕同志捕去；CY地方执委吴警钟〔景中〕、罗寿如、颜南山，均已捕去；又捕去教员许建人、马浚三、唐士有，俱乐部职员刘乙燃。捕去者尚不止此数，容待查。但重要文件，均未搜去。解散俱乐部后，矿局即开除工人一千二百余人（被开除者多为同志），复宣布停工，除不可停止之锅炉电气两部外，余均停工。失业工人，达一万以上。停工者与开除者，均发给欠饷。开除者，武力押送出境。矿局计划，拟恢复包工制。近日闻仍继续捕总干事总代表等。CP同志中有一人与二个已经开除之CP同志为矿局侦探，带同军队捕人。此系大概情形，得自由安源来长沙之同志口述者。但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尚未来长沙。此事仓卒发生，及CP湘区得讯派人前往，已无可挽救。现时CP湘区正在设法营救被捕同志，救济失业同志及工人，并已专人赴京与钟英商量善后办法。我已向CP湘区请求CP同志事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② 原件“驻萍乡”三字在“赣西镇守使”旁的行间。

件,由C P 兼顾办理。至于以后工作办法,此时尚谈不到。因山中特别戒严,此时亦无法派人去探听也。我主张待风潮平息后,当继续派人至安秘密工作,将安源仍划归C Y 湘区管辖,以便就近指挥;且与C P 湘区容易协同进行。究应如何?望尊处与钟英商酌指示!

范 博^①

九月二十三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范博是当时团中央派往湘区的特派员。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全国各界电

(1925年9月24日)^①

北京京报、晨报，上海民国日报、申报，全国总工会办事处转全国各团体公鉴：汉冶萍总经理盛恩颐，箇日突向赣西李镇守使调兵两团，包围矿山，封闭敝部，枪杀工人四人，重伤三十余人，捕去职员十四人，失踪者不计其数。惨酷压迫，哀恳救援。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叩

(原载1925年9月24日长沙《大公报》)

① 此系发表日期。

谷芸^①关于安源九月惨案 情形致代英^②仲伟^③信*

(1925年10月2日)^④

代英并转仲伟兄：

安源惨变谅早已得着消息，除申报载黄静源被捕外，我所知者还有吴景中及第一校全体教职员、二三四校之一部分教职员共二三十人，此外还捕去工人之总干事、干事及其他负责之人不下数十。敌方所最注意者为工部中负责之人及各学校主事读书处处长等。申报载尚有教职员八人未放出想系各校主事及工部负责人无疑。该报又谓死工人四名，据我所得消息当场击毙四人，受重伤者先后续死三人，是则共死七人也。我为读书处处长见机匿居工人（守房子）房中二日。事起于九·廿一、九·廿二，约五更时分听发枪声十数响，不知是否危害被捕人员，至今我仍不能释疑。自是日起形势益发严重，搜查亦甚急紧，不得已于九·廿三逃出安源，步行五日至樟树，经过南昌经九江昨午始抵芜湖。现困居家中，仅有随身单衣二套、长衫二件、夹袄一件，其余衣物书籍概行丢完，家境贫寒不独难以再置，即眼前生活亦大成问题；又不知安源近日

* 标题为编者所加。

① 谷芸，即曹谷芸，安徽人，约于1924年奉调到安源工作，曾任工人学校教员。

② 代英，即恽代英（1895——1931），当时任青年团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

③ 仲伟，似为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代称。

④ 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有若何变化，被捕同学有无生命危险，颇形焦灼。我本想请命（回）安源活动，又恐识我者多，难以有为。现我仅请兄等为我介绍工作（调往他处亦可或在芜负一部分责任），一方面解决生活问题，一方面尽我当尽之义务，虽牺牲一切亦所不惜。我此次出逃途中虽饱受艰苦恐怖，然我所得之经验和教训实非浅鲜。

为免他人对我之注意，今日尚未出外会友。

谷芸 十月二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黄五一关于安源九月惨案情形致郑容信*

(1925年10月4日)^①

郑容兄：

安地事变后情形已报告至扩大校务会，今将最近情形报告于左：

一、安源方面

(a) 矿局：萍矿局此次对于工人手段极辣，盖其后有日帝国主义者主使故然！该矿整顿萍矿办法——拟将全矿工程分为三部分，一、总务股；二、窿内工程股；三、窿外工程股。每股设主任一人，总其责成，以使指挥统一而便监视工程。对于旧有工人则拟全体裁退，另由工头找人来安工作。找人的办法是首由工头具保，呈工作处正管，正管签字后，再呈总管签字，得工头具保正管总管签字允许之工人始能作工，更拟在萍矿区域周围建筑围墙驻扎重兵，以防工人行动。

(b) 路局：不拘捕工人，不扣发工饷，对于工人较矿局为好；在俱乐部被封后即发布裁减工人五十余人，此次两校同学被裁者有十四人，最近又有再裁减三十人之消息。

(c) 囚在矿警局之教员及工人：囚在该局之教员尚未受刑，惟衣食缺乏，多有发生痢病者；工人则每人必答板四百，若平时与矿警有仇恨者，拿着必重打重罚甚至有割耳、抬起板地上^②等酷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② 原文如此。“板”，似是“扳”，方言意为甩。“抬起板地上”，即由几个人将受刑者抬起，然后重重地甩在地上。1926年9月，工人曾这样打死几名作恶多端的矿警。

刑。现在教员已改囚至萍乡镇守使署，工人等仍关在安源。

(d) 工部及学校等：工人俱乐部驻了第九混成旅轻〔辎〕重营部，一、二、三、四校及读书处均被封闭，合作社驻兵一连。此次工部等损失在十万元以上（株洲七校自行收束了）。

(e) 安源之工人：自俱乐部被解散后，工人的痛苦即时复加于身，已停工之工人欠饷领不着，小部分工人在锅炉处等地上工者也没有饷发。很多工人无米下锅，也无门借贷，只好一家系腹相向哭号，凄惨至极！因此思及我们有团体时——（俱乐部）多好，现在俱乐部塌了，我们几多苦！先前不高兴俱乐部者，现在也信仰俱乐部实在是他们必要的团体了。往日过节时工人均有赏洋一元，今年中秋节饷及赏洋均无，工人住在食宿处者吃白饭白菜而已。

(f) 安源之小学生：教员和工人关在牢中没有饭吃，小学生遂发起募捐援助（其中有六个是小学生同志），募得百余串钱，按日送饭给在牢诸人吃，并常去牢中慰问和转递消息。他们这种热烈精神，他日实有希望。

(g) 矿局搜查信件：据与安源邮局信差谈云，矿局封闭俱乐部后，每日派人去邮局检查收集各地给安地之信件，除挂号及快信外，其他之信或刷印品均没收不发还。容兄在九月廿一日前后不知对安弟发送什重要文件否？请特别注意。

二、萍乡方面

(a) 赣西镇守使李，奉方本仁命现在正极力扩充军备，每三连旧兵增加新兵一连，现驻萍安一带者有八营之多。

(b) 囚在镇守使署者，前后共有二十九人，其中教员十九人，做客者四人，工人六人，内除五人为非同学外，其余均为P·Y·两校之同学。

(c) 被捕之全体教员和少数工人押在萍乡镇署之用意，在审讯P·Y·两校之总机关，若实在时，恐严刑难受而招出，请容兄注意更换地方，预先防御。

(d) 萍乡上至安源下至老关现均驻重兵把守特别戒严，以安源

为甚，矿区内晚七时即不能行走，矿区外晚十时即不能行走。

三、株萍路沿路——萍矿已宣布遣散之工作处的工人均在车站由工头发饷，由兵士押上火车，车开时将车门封闭由兵士把守，未过老关以前不准下车。因此株（洲）醴陵之间流落之工人很多，有不得已者，在株醴等地偷买盐米到安源去卖，借此以谋生活；有为警兵查出者自己被拿，米本充公。现大学及本校已设法在各站登记同学姓名及通讯处，或发给路费遣散回里，有少数同学及工人已投入湖南第四师第廿六团当兵去了。现正设法调查，使已入军之同学与本校发生关系。

四、本校同学方面

(a) 在安源之同学：我们的同学多负有工部、干事或各委员会委员、纠察员之责，平时与工部关系较密切，这次矿局拿人正是拿捕这样的人，因此同学多有立脚不住，离开他去，现留在安地者约仅有六分之一，彼等工作是否靠得住尚属问题！

(b) 路局之同志尚留了一半，仍可成立支部。

(c) 本校名册闻已^①被矿局搜去。据五一调查，本校名册存五一手者均已烧毁；景中手中一本交盛桂生同学抄纠察名册，未抄完放在家中，盛已嘱家人烧毁了；其他锦棠同学抄有一本，现已运到醴陵，决无危险矣！惟五一将同学调查表存一秘密地方现正设法取出。照此情形，确未被搜去，只支书记之名册或缴费册他们放在工作处抽屉内，闻已有被搜去者（这种名册只有名字，没有别的记号）。

(d) 现在安地及萍乡、醴陵、姚家坝、株洲等各站登记之同学有卅余人。

(e) 醴陵株洲两支部均仍成立并有发展之可能，该两支部是否能隶属长地或直隶中兄乞早日决定示知。

(f) 本校之职员，校长吴，后补校董罗寿如被捕，代校长及庶

^① “已”似应是“未”之误。

务黄现在安善委会做事，颜南山、刘士奇、龚逸情均在善委做事，刘培元不见了，贺其真在长沙。

五、今有数事请容兄即示办法以便进行：

1. 醴陵株洲两支部究属那里？

2. 安地本校怎样善后？路局支部怎样办？

3. 安校经售上海书店之书报此次事变损失有数^①之巨，此款弟处无力赔偿，容兄对于此事怎样处置？

4. 九月份之家用费除拨二十元至上海书店外（此二十元可否不拨？），其余二十元请即日寄长沙福星街槽坊巷子十号黄五一收。

六、五一因在长沙“安源善后委员会”工作，暇时少，故迟至今日才有较详之报告给容兄，请兄原谅！

安 校 校长 黄五一（代）
校 庶务

十月四日

不编号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有数”疑为“存数”。

龚逸情致郑容信*

(1925年约10月)^①

代——转郑容：——

我在这信中要把安地失败经过的详情报告你。

先述：“失败前之种种”^②

(一)汉冶萍三公司总经理盛恩颐于九月十四日下午二时乘专车至安。在他未到安源时，安源工人的欠饷，已达四五个月，加以大米一元只买十一斤，有时甚至于有钱还买不着米，所以工人的家庭，实在是难以为生，有的工人每天只吃得一餐或稀饭二餐。工人对于催发欠饷问题，十分紧急，工部每次与他交涉时，总以“总经理快到，不久即可发大饷”为辞。有时，每隔数日，亦暂发一元，俱乐部见此情形——经理若长此迁延不到，工人生活问题不得解决，定酿成大的事变。遂派总主任到汉口会盛，探询究竟。据总主任回安说：“盛经理主张劳资调和，窥其用意，系欲藉此和缓工人对矿局之奋斗，我们须准备，以防其小进攻才好。”

(二)盛恩颐到长沙时，与赵恒惕盘桓数日，闻系商议如何取消俱乐部。临行时，赵且送他卫队八人。盛的专车至萍时，即下车拜客，知事处只留一名片，仅至镇守使署与李镇守使盘桓，逗留二日，始乘车到安，计带随员十余人，内有从前外国矿师一人，到安后，随即发工饷一月。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月根据内容判定。

② 原文在“先述”之前有“(1)”，但下面的“次述”、“再述”之前均无序号词，故此处的“(1)”略去。

(三) 在此次失败前：(1) 汉阳兵工厂小职员曾以私人名义写给安源工人李某一信，谓此次盛经理来安，无论如何是要设法取消俱乐(部)的，望早加以准备。(2) 又盛经理请赣西李镇守(使)吃酒时，席设三层楼上，厨役送菜，只送至一层楼，马矿长即来接去，此外三层上不用一个听差，而楼下四围都布满了兵队守卫。后来李镇守使请盛经理吃酒时，盛在萍又勾逗两日，——如此种种，可见他是计划很早而且很妥善的了。

(四) 九月十六日是安地俱乐部三周(年)纪念的日子。早几天俱乐部、学校、合作社以及各工作处都忙着扎彩，有的预备举行化装讲演，有的唱留声机戏，都忙得兴高彩烈。十五日上午九时李镇守使来俱乐部说：“请你们做罢工胜利纪念时，规模稍为放小些，因为盛经理是个公子派的资本家，不比你和我都是穷人，可以受得气，他是宁肯使萍矿倒台，不甘心受气的。——他这时，若请我出来对于你们施行不好的举动，我绝不愿因此丧失我的名誉，但到你们和他闹到不得开交时，我老李就要出来维持秩序的……”

(五) 盛经理到长沙时，即登一启事，谓“凡和萍矿订的各种条件而未经股东会承认的，概不生效”。因此俱乐部推测他到安时，一定要修改条件——罢工胜利所争来的十三条。

(六) 以上各种消息，大学和小学的职员当然都知道，大小两学都开全体教职员会议——小学议决凡是小学的学生，都加入原来俱乐部的纠察队，秘密调查。——原有纠察队二百人，加小学学生共得五百余人。

(七) 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甲) 负责者事前的准备是有的，但未十分准备，以致一蹶不振，难以收拾。(乙) 大家都喊出了这两个口号：(一) 对于俱乐部，盛经理小的进攻是有的，大的进攻，或者不敢；(二) 我们的组织，极其严密，命令极其易行，他如何进攻，我们即如何应付；(三) 他在最近，不至于有若何举动。

次述“失败时之各方面”

(一)九月二十日夜间十二时即模糊的听到了一种进攻俱乐部的消息，当时即由总主任向少数同学发出一个秘密的命令，要他们到各工作处传达，如有变动，一点半钟即在工部大操坪前集合。

(二)九月二十一日晨四时半，正是工人出班进班的时候，正是俱乐部的纠察队回部的时候，由萍开来兵队两营，加上矿警队约有二、三连，即向俱乐部、合作社、学校包围，矿警队只司守卫之责，布满了各街道、各巷口，此时即打开俱乐部的大门，遇人便捆，并任意捣毁物件。共捆起十余人，后知是工人即放了，计俱乐部只捉去黄静原〔源〕(P)刘乙燃(P)唐士有(Y)马浚三(Y)等四人。(此时约五点多钟)

(三)到二校拘捉教员时，亦在五点多钟，并有吴知寿(大学开除生)引导，径到小学校长室把小学校长吴景中捉去，计二校共捉去四人——吴景中、许建人、郝云、胡季杰。

(四)到一校拘人时间，与二校同，据可靠消息，除女教员一人外，共捉去男教员十人，但不知最近曾否放出若干人。

(五)到合作社拘人，是六时半；到三校拘人，是下午四时半。

(六)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半始将被拘去的人由专车解到萍乡赣西镇守使署，黄静原〔源〕已被打六百军棍。

(七)二十二日复大捉工人(干事、总干事等)，计捉去颜南山(Y外迪伟)、童金满(皮校)、罗寿如(外迪伟)、李延玉^①(总干事皮校)，童金满并被打六百军棍。

(八)此次的工贼有吴知寿、李情雨、唐汉卿、王吉祥(皮校开除生)、周桂林(皮校除)、何洪贵(皮校开除生)^②……等十数人。

① 李延玉，疑为李廷玉。

② 以上的“干事、总干事”，是工人俱乐部职务；“外迪伟”，系团地委代称；“皮校”，是共产党的代称；“皮校开除生”、“皮校除”，是指被中共开除党籍者。

(九)正在俱乐部拘人时(四时半),窿内工友只准出不准进,统统拘禁于西南北三区的房子里。南区的工友,好几次要往外冲,都被兵队以枪柄打回;后来又往外冲时,连排长都命令兵士开枪,先向空中开两枪,仍然不能禁止,于是遂向工人开枪。计当时即打死三人,重伤一人,抬至医院即死,轻伤者尚不知几多人。

(十)二十三日即封闭紫家冲和株洲两个分部,并未拘人。

(十一)停工消(息)很正确,大概是想另招一般工人,并恢复包工制。

再述善后的方法

(一)湘皮校已派学生一人至安,去赴〔负〕救济的责任,顺便亦做外校^①的工作。

(二)已筹旅费至安,接未被捉的教员。

(三)株洲设一皮校办事处,负调查学生的责任。

(四)萍乡派人去调查,并送款与他们用。

(五)凡来长的两校的学生及教员,此间已预备相当的招待。

(六)惟救济一般失业的工人,颇少办法。

附注:(1)大公报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日所登的消息都正确,可参看。

(2)以后如何,再报。

(3)我是小学的候补职员^②龚逸情。

(4)我现寓张佃^③处。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外校”即“Y校”,青年团代称。

② “候补职员”为团地委候补委员代称。

③ “张佃”为长沙团地委代称。

中华全国总工会援助安源矿工电

(1925年10月10日)^①

全国各报馆转各人民团体公鉴：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急电称，汉冶萍三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勾结军阀赵恒惕、方本仁，于前月二十日夜四时突由赣西镇守使派重兵数千，机关枪两连，包围矿山将工人俱乐部以及各处要塞隘口概行把守，声势汹汹，如临大敌。当用机关枪扫射，立时毙命者七人，重伤数十，捕去职员十余人，复用强力解散工人千余名。此外各隘内工人冒险出口与兵士肉搏被伤者不计其数。一时血肉横飞，呼声震天，所有击毙尸首皆不准人收殓，伤心惨目莫过于是等语。盛氏此种惨酷无理手段，竟无故加诸工人。噩耗传来，令人发指。查安源煤矿，为吾国巨大产业，每年产煤不下七十余万吨，年可获利数十万元。徒以经理非人，日事侵蚀，借日债四千余万元。巨大公司，因此破产，积欠工人薪水四五月。工人所赖以维持者，以有俱乐部为之调剂，遂得支持至于今日。乃盛氏不体谅工人之境遇，反借兵力迫压工人，死伤至数十人之多。其倒行逆施，已可概见。今日中国产业受制于外人经济之压迫，安源煤矿大借日债受日人之束缚即其明证。中国资本家如欲挽救此种危机，唯有设法脱离列强之羁绊，方为正途。若欲重加剥削于工人以自偿，非曰不能，抑亦不可。乃盛氏此次忽妙想天开，竟假手军阀打杀工人，以补救萍矿，其不仁不智莫此为甚。试问工人何辜，遭此荼毒？是则可忍，孰不可忍？愿全国各界同胞，

① 此系发表时间。

主张公道，一致援助，工人幸甚。中华全国总工会叩。

(原载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特号》)

1925年10月10日第108期)

汉冶萍总工会为安源路矿工人遭矿局惨杀告工人

(1925年10月10日)^①

工友们，安源路矿两局工友一万三千余人，因自身的痛苦与觉醒，从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吃人的萍矿局里，于一九二二年奋斗数月之久，始达到组织“工人俱乐部”。自这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数年来着实替工人谋利益不少，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待遇，训练全体部员，教育全体工人子弟……等，对全国各地工友更是加倍的予以实力之援助。从这些过去事实上证明，凡属我们无产阶级或同情无产阶级的人们，都是不能够否认“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所作的伟绩呵。

工友们，在这黑暗可怖的社会里，资本家与工人利益始终是冲突的，绝无调和之余地；就是有了工人的利益，就没有资本家的利益。因此汉冶萍公司，总想以千方百计，来消灭能为我工界谋利益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不是积极的购买军阀武力摧残，即是消极的故意克扣工资不发。两年来，矿局竟藉口公司困难，用矿票发薪。工人得此每元仅值七角之矿票，则工人吃亏已是不小了。甚至有时连这一点亦拖欠三四月半年之久，不发分文。工人因米价飞涨，挪借无门，为着饿饥所迫，迭电催促，然公司竟不顾工人死活，终置不理。乃妙想天开之汉冶萍三公司经理盛恩颐，近复丧心狂病，采取黑暗手段，向赣西李镇守使调集重兵数千，机关枪

① 此系发表时间。

二连，突于本月二十日晚四时，包围矿山，将工人俱乐部以及各工作处窿口要塞概行把守，声势洶洶〔汹汹〕如临大敌，用机关枪向我手无寸铁之工人扫射，当场毙命者七人，重伤者三十余人，捕去职员十四人，失踪者不计其数。一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唉！我工人何辜，遭此荼毒！现在萍矿工友，因受此无理摧残，全体激愤，已于二十一日举行同盟罢工了。

工友们，他们今天的罢工是情出不已；他们今天的流血，即是我们全国无产阶级未来成功的种子；他们的痛苦即是我们的痛苦。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真正的朋友，只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实地互相帮助，才能够得到全阶级的解放。

亲爱的工友们！我们明白了以上这几点意思，我们对于安源一万三千工友正处在水深火热的时候，我们本着工人阶级的利益，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应该积极起来予以实力的援助。尤其在汉冶萍产业之下的工友，因与安源有特殊关系，更须用很坚决勇敢的态度与安源工友取一致行动。工友们，事急矣，容不着我们迟疑了，起来援助，大家起来援助我们的营垒：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原载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特号》

1925年10月10日第108期）

驳载总工会援助安源矿工通电*

(1925年10月13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鉴：顷读贵会灰日快邮代电，不胜发指，何物盛思〔恩〕胆竟敢勾结军阀，对于劳工横加压迫。凡有血气之伦，无不思扑杀此獠，以除工界前途障碍。务请转电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友，一致坚持到底。敝会同人愿竭薄棉〔绵薄〕以为后盾。先此电复，临电不胜悲愤之至。驳载总工会全体会员叩元印。

(原载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特号)

1925年10月16日 第113期)

* 原题为《驳载总工会助援安源矿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紧急通告

(1925年10月15日)^①

全国各工会均鉴：此次全国反帝国主义之大运动，以工人阶级为先锋，我各地工友死伤流离，被捕入狱，劳病饥寒，遭种种莫大之牺牲与痛苦。半年以来，坚苦奋斗未尝稍懈。乃万恶之帝国主义，既变本加厉，毫无悔祸之心，近更指令军阀及资本家对我工人施以严重惨酷之压迫。上海“九七”之流血未干而奉军阀戒严司令竟于九月十八日将廿余万工人之总工会封闭，缉拿职员，解散各工会，强迫工人无条件上工，继绝工人之救济费，犹复惨加枪杀。同时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调请赣西驻军开赴安源矿区，无端以武力开除工人数十人，解散万余工人组织已历三年之久的工人俱乐部，枪毙工人无数，逮捕工会职员数十人，现仍用大兵包围工人，即行摧残。此种惨无天日之事，真令人切齿痛恨。现在上海及安源两处，二三十万工友已处于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刀枪屠杀之下，水深火热，惨苦万分！特此紧急通告，望各地工会全体工友本同阶级、共患难的精神，一致奋起，作有力的援助，声讨为英日帝国主义走狗之奉赣军阀，与汉冶萍公司之当局。并望联络当地各爱国团体，声讨卖国媚外压迫工人之军阀及资本家，作严厉之群众示威运动，以寒敌胆，而挽危局。至要至盼，特此通告。

(原赣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特号》)

1925年10月15日 第111期)

① 此系发表时间。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泣告全国同胞书

(1925年10月19日)①

敝部为萍乡安源煤矿及株(萍)铁路全体工人所组织，部员一万三千余人。自民国十一年备案成立，迄今三载。敝部所从事者，如举办工人消费合作社、工人子弟学校、工人补习学校、读书处、图书馆等，如维持工人秩序，救济工人失业等，凡所举措，不外谋我工人群众之团结，以改善生活，增高知识，为社会所习见，为法律所容许。即于矿局，工人等以萍矿受日人操纵，必须增加出产，使矿局早〔早〕脱外人羁绊，故亦尝以整理出产为己任。乃自汉冶萍公司盛经理恩颐到山以来，不思从工程上增加出产，乃专欲剥削工人，以图多获利益，于是对于工人保护自身利益之团体如敝部者，必欲解散而后已。盛到山仅数日，即勾结江西方本仁督办，李鸿程镇守使，派兵两营，于九月廿一日午前四时，包围敝部及敝部所办工人学校、合作社各处。敝部职员因事起仓卒，群相惊散。军士乃逮捕工人学校教员黄静原〔源〕、吴景中、许建人等十八人而去。其在工人学校之女教员及合作社职员以及工人代表和纠察员等六、七名，俱被兵士囚禁，断绝饮食，已越数日。兵士又于窿内工人出班时，鸣枪示威，伤工友数十人，死者六人。一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又复宣布戒严，到处搜捕，几曾任敝部职员及教员者，一经瞥见，即行逮捕。被捕之人，至今数目不得而详，生死不得而知。可怜恃此为生之一万三千工友，及月薪未送之五十余位教员，或无旅费，或无归所，其不被捕者几希。更可恨者，矿局复开

① 此系发表时间。

除工友一千二百余人，即以兵士押送出境，其中有家室尚在安源者，有无家可归者。其未开除之工人，悉行停工，失业者万人以上。啼饥号寒，妻离子散。凡失业工人之痛苦，皆非资本家所计及，惨无人道，一至如此。至于俱乐部、学校、合作社之衣服银钱^①，损失在十万元以上，尤其余事。夫以敝部组织为违法耶？则商人、教员、学生、农人皆有团结，而工人独不能有耶？夫以创办学校为违法耶？则资本家之子弟可入学校，独于工人无此权利耶？江西方督办，赣西李镇守使，一经矿局电请派兵解散敝部，即奉命惟谨。岂国家官吏及军队，徒为资本家之爪牙耶？工人等经此事变，益了然于军阀与资本家，乃工人阶级之敌人，俱乐部乃工人自己之武器。矿局之解散俱乐部者，夺工人自己之武器，使吾辈工人屈伏于资本家压迫之下也。工人等现在军警严重压迫之下，既遭克扣工饷停工失业之苦，复有逮捕监禁屠戮之虞。在资本家与军阀固心满足，在社会上，必有同情于被压迫之工人者。用述始末，告我同胞起而援救，实所翘企。

（原载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特号

1925年10月19日 第117期）

^① 原文在“银钱”后面有“衣服”二字，显系重复。

吴景中、黄五一致郑容信*

(1925年10月27日)^①

郑容兄：

前信谅已收到了，关于安地的情形此间当有详细报告。

我决定今日回鄂，不久我将来沪面谈。

安地共损失上店书款叁拾七元四角三分六厘，此款安地无法填补，请兄处设法付给。

胡士廉欠安地学费洋贰拾八元三角，请兄在他生活费内扣。

九月的生活费尚欠贰拾元，请兄速寄长沙交黄五一同学（由枢转）。

景中同学要求去莫，望兄照准，并乞回示。

祝

安

吴景中

黄五一

廿七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月根据内容判定。

湘区报告议决案

(1925年10月)

扩大会议^①听了湘区报告，发现湘区工作在组织方面之优点，同时亦发见在政治方面之缺点，并且是很危险的。这缺点之严重的表现，即在各种运动及工作中都有规避争斗而习于和平发展的倾向。因此湘区既未曾作过地方的政治争斗，即在全国性质的运动将要引起地方政治争斗之时，亦即规避不前。

在五卅运动中，湘区工作亦作得不充分，仅仅在此机会中做了一种政治的宣传，而未发动在我们影响之下的各种势力到争斗上来。

安源万余路矿工人，在我们领导之下做了三年经济的斗争，未曾做过政治的工作，即五卅运动亦未参加；又工会成立三年，虽时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迄未有秘密组织的准备，以致此次高压来，一败涂地。

湘区国民党在我们指导之下，既发展成为群众的组织，然而究竟是否真正的左派势力，据湘区代表报告，还是没有保证。即此一点，可见我们只知把国民党组织做静的发展而未充分做政治宣传与争斗的工作。

总之，湘区种种政治工作的缺点，都基于上述之根本错误的倾向。以后湘区必须改正这种倾向，才能使我们成功布尔什维克化的群众党。

^① 指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

对于农民运动，湘区应开始工作。发展国民党的工作，亦应继续前进，惟应改正上述之缺点。

（原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423页）

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安地事件的决议

(1925年10月底)

安源俱乐部之溃败，其原（因）约如左述：

甲、客观方面的：

一、日本资本势力之包围。日本帝国主义十年以来，政治的、经济的双管齐下，以谋夺汉冶萍为已有。三公司产业不过七千万，而目前欠日债已过六千万，故三公司实际上已成了日本的产业。因为恐怕中国国民尤其是三公司底下的工人反对，所以不敢公然夺取过去。今年以来，日本一方（面）表示不肯继续贷借，一方面替三公司筹划如何压服工人。压服工人的唯一手段即停工。此事在大冶、汉阳均已次第办到。唯安源方面因工人组织较强，不敢贸然执行，但实际无日不在处心积虑中。

二、矿局管理萍矿之糟，主持萍（矿）的人多为官僚，管理方面不刚止没有科学化，简直可以说没有人注意，工人即能努力生产，然管理方面漏失既多，结果仍只有赔本，工人跟着吃亏。

三、自俱乐部成立后，职员和工头剥削工人，吞款受贿种种舞弊情实都不能继续了，于是他们相率从各方面怠工，使萍矿更趋于坏，同时他们把这些责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

四、自“五卅”高潮被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压落以来，在全国范围的反动潮流之下，资本家利用机会，凭借武力压迫工人运动，乃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安源自无从逃避这一刀。

* 原题为《关于安地事件的决议》，成文机关和成文时间根据内容和1925年11月25日—28日青年团湘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安源事件之决议》判断。

乙、主观方面的：

一、安源第一次罢工胜利后，工人运动走进了和平道路，只知发展教育，改良经济生活，而忘了政治争斗。“五卅”运动之突起与坚持，完全证明了工人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袖，而安源工人在此次运动中，则完全失掉了领袖地位。这种只注意和平的经济生活改良，而不注重政治争斗的错误，本党应完全负其责任。

二、安源俱乐部的组织，自下自〔至〕上完全是公开的，不刚止组织公开，连负大小责任的人都是公开的。在反动政局之下，这完全是不适于争斗所需要的组织，所以一经压迫，全体负责人——俱乐部的大小柱子，尽行赶散，不能立足，而无法复举反攻。

三、安源地委的疏忽。当盛〔恩〕颐滞留汉上时，安地派景中同志来区请示办法，区即决定“在不破坏萍矿产业原则之下，可不择手段的与敌人决斗”的政策交景中带回去，但一直到事变发生之日，安地并无具体的准备；事变发生时，负责人又一跑了事，以致毫无抵抗的全般溃散。安地负责同志对此实犯了异常严重的错误。

右面为在客观主观方面分析安地失败之原因。同时事变发生时，区的决定只注意党的善后与失业的救济，而未立即鼓动反攻，致群众的对象由矿局而移至我们（不向矿局作最后争斗，而希望我们救济），亦为失策。

中央所定反攻政策，区未能充分执行，确有事实上难于执行的困难，即右述的主观方面的二三两个〔原〕因。然安变发生，区未能将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互相勾结的残暴情形公开于一般被压迫民众，取得广大的声援，亦为失策。

因静源同志的被害，区因速决定一种政策，使安源、醴陵、株洲、长沙、衡阳，能举行广大的市民示威运动，不独使安源事件藉此能公开于一般民众之前，且为后来争斗在民众中挺立了一种同情的基础。敌人方面须〔虽〕即更加压迫，然一方面知道工人实际未完全涣散而表示害怕。这足证明对于每一种压迫之事，我们应

当尽可能使之变为一种公开的群众的争斗。

今后安源状况，事实上当然在一种继续不断的争斗中。区对于安源工作宜注意指导，具体的进行计划，由区委决定之。

(完)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 关于安源恢复工作情况向团中央的报告*

(1925年11月10日)^①

安源失败后，执委多走散；安地委遂已无形解散，仅有士奇、五一两人常在醴株一带与同学接洽，招呼同学勿离开安源。扩大会后中兄指定其真做安校工作，其真逃学，安事无人主持，区于第四次会议决再派五一去醴陵召集代表会议，成立安源地方。

一，召集开会——着一妥实同学去山中调查在山同学尚有多少，并每支部指定代表一人来醴开会。

二，开会情形——所指定之代表均于本月六日上午按时来醴与会，只有紫家冲支部之代表未找着，另着了一同学代理出席。计此次到会者安校大学代表一人，区代表及指定之安校执委和代表共十人，开会共有四小时久。报告的事项有四条，讨论的事项有六条，其他有四条对于安地失败原因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及同志以后的责任和态度，解说甚详，最后并静默五分钟向死者黄静原〔源〕同志致敬，至午后四时余始散会。

三，选举结果——安地现有之同学中找负责人很不容易，后乃决选正式委员三人后〔候〕补委员二人组织地方委员会，安地待中兄另派一人，已留出位置，尚未决定。

四，安地所有同学现在分七个支部：1、路局支部；2、窿内支部；3、窿外支部；4、紫冲支；5、学生支；6、萍乡支（尚欠

* 原题为《安校改组以后的报告安字第一号》。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一人)；7、贩挑支部(在山中做小生意及挑脚的同学)。支部人数多者依工作处分小组，并指定到会之代表担任各支部书记。

五，在安源山内之同学尚有八十人，内中有工作者十九人，工作未开除现在无工可做者十三人，失业者四十九人(未离山者在山中做小生意，或挑脚以营生)，失学者六人，未失学者三人。

六，现在安地形势仍严重，不能开支会只开小组会。

七，这次还有些同学在山中没有查着，将来渐次开工，有些同学还可渐次去安工作，我们的组织也可渐渐发展。

八，萍矿的情形——现在萍矿尚有八百余人做工，工人分子多是职员私人，平时热心拥护俱乐部的工人都不能佔〔站〕脚。萍矿现在每日仅出产煤一百余吨，供给烧煤。洋炉炼焦处洗煤处已停工正从事修理，全矿现都在停工修理期间，一俟修理完好即渐次开工(约三四个月才能修好)。设考工处，现有工人及以后入山工作的工人，都须经考工处考验后始能工作。矿警局现布告将从事查户册，无工作者不准在山中。现在山中之工人，工饷无发，米粮又贵；以蚕豆或南瓜当饭者很多，枵腹喝风者亦有！其状甚惨！

九，自黄静原〔源〕被枪决后，拘捕之教员均已释放，现关在安源司法科之工友尚有十五人，关在萍乡镇守使署者有七人，此次事变工友死者四人，重伤五人，姓名、伤处、死状尚未调查妥实，待后查实再告。

十，路局方面情形——路政日见腐败，前拟定之整顿办法，因款无着已成具文；每日应开驶之车辆，均不能一时开行。交通部至今仍未承认唐彦为正式局长，但唐总仰伊兄之势，盘桓不去，更每日在路局取五百元以入私囊，并拟撤换路警另组织警备队，以厚其势力。

十一，赣西方面情形——赣西现驻兵队很少，原驻之军队多开往赣北加入奉浙之战。此次因解散俱乐部，实权多落于方本仁指派之第九混成旅长张鸣武手中，李鸿程则有名无实，遂大有醋意，两方隔阂日深，他日赣西内部有无变动，尚未可料也。

十二，矿局和路局欠工人工饷都有四五月之久，俱乐部倒后，工人虽困苦万状，也不敢去问饷；思及以往，乃觉悟工人非有团体不可。以前反对俱乐部的工人，现在也觉得俱乐部好了，趁这个机会我们的团很好发展。

兰渠

十一月十日

安校前所之相片均被军队毁了！现已托人去山中照相馆买底片去了，不知能否买到，故迟至现在仍未寄。安地青工运动之经过已指定五一同学做，现他因忙别的事，故尚未做好，迟两三日当即寄来。

兰渠又及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湘区 代表大会决议案（节录）

（1925年11月25日—28日）^①

关于各地报告之批评

.....

D、安源

批评：

- 1、过去未能和全国政治问题发生关系，故工部被封后不能得到多数人同情。
- 2、未看清地方政治环境。
- 3、政策太保守。
- 4、客观上各处工人农民已起来要求帮助，而不去将其组织以增加自己势力是错误的。
- 5、以前未准备失败以后的事及详细调查矿局政策。

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

.....

（十四）本区在半年中组织上应发展之工作：

- 1、安源失败后，许多同志散处各地乡间，区当即指挥在乡间

^① 此为青年团湘区代表大会开会时间。

的同志在农民中活动，以扩大团的组织。

2、安源在六个月内，须增加团员三倍以上，即须发展到二百五十人左右。

.....

反基督教运动议决案

.....

十、在岳阳、长沙、湘潭、安源、益阳、常德、醴陵等处，须于最短期内成立反基团体。

十一、区应组织非基督运动委员会，各地各特支亦应组织委员会或指定一人主持非基工作。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涂正楚致郑容信*

(1925年11月30日)^①

郑容兄：

我于十一月五日由沪起程，九日下午到汴〔汉〕。十日晚到长沙与湘渠商量省考^②一事，因学潮发生，政府甚严，故不能即开，以〔已〕改为二十五日。又因安校暂无人负责，则派弟到安暂为代理。即于十四日到株洲与刘士奇商调南山一事，现以〔已〕去河南工作^③。次日即经醴陵，十七日即到安地，现在安校已组织好了，共有六支部，十七小组，人数共八十一人，支部会暂不能开会，因人数太多只能开小组会，每二星期可开会一次。现在同学有正是〔式〕工作者，只有二十二人，其余的同学或担脚或做小生意谋生，其余走散者，醴陵之黄塔嘴以〔已〕有十人以〔已〕派人去组织成为支部，可以进行农民工作。其余渌口白关补〔铺〕等处现正派人去组织，将来都可发展农民运动。因省考在即，于二十四日复到长沙。二十五日省考正式开会，到代表十七人，四地方，十特支。共开会四日一晚，对于各地均有祥〔详〕细之批评，大略可分两点：1、发展太慢；2、对于工农设〔没〕有切实注意。对于中局扩大会各种议案，均有祥〔详〕细之解释，关于此次议案亦有祥〔详〕细的讨论，尤其对于发展组织一案，按各地之实际情形，均有祥〔详〕细之归〔规〕定，不过对于经济斗争与妇女运动因各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② 省考，是区团代表大会代称。

③ 原文如此。这里说的“已去河南工作”的，似是南山（颜南山）。

地经念〔验〕太少发言不多。各种议案正在整理中，不日即有寄上。且〔但〕是此次开会经费太少，以〔已〕多用去四十元，要请中兄津贴〔贴〕为要，详细报告，不日南渠兄即有寄上。再者，青工调查表太少，请再寄五十份为要。南渠经济斗争委员会以〔已〕成立。现在西校要我们做纱厂与铁工厂的工作，因此二处青年工人甚多，又无人负责，一为本校经济斗争，二做工人运动，每月生活费二十元。我的家庭问题凡〔还〕是不能解决。

此 祝

公安

十一月三十日

正 楚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

(1925年12月)^①

地委要蒂芬书记月山

现状

(1) 矿局没有经费，股东看见情形不好，又怕俱乐部报仇，宁肯放弃，不愿再拿钱出来维持。

日本人以倒俱乐部为快，却也要候开工才有借款。马矿长因种种困难就逃走了，新任矿长雷某还没有到山，听说他要旧职员尽行更换了，才肯接事，因此职员就起了饭碗恐慌，态度也冷淡了（对于我们也不管了）。

(2) 司法课敲竹杆，止〔只〕要诈索得进的人，就把他拿了，说是与俱乐部有关系，时常捉人。

(3) 不发饷，新进班的做了两月工，还只得到两元。

(4) 失业的有一万多（间有找到挑工者），困苦不堪（这是目下的大问题）。

(5) 有工作的不到一千人。

(6) 矿局有要把茅屋概行拆去的消息（说是怕起火）。这个恐慌真是大的很。如果要一时实行，那就怎么得了呢？

(7) 萍乡中学因经费无着，教职罢课，要求经费独立，校内少数学生及女校等助之，颇有声势，然却不久即平，前县长张某因袒学嫌疑去职。

* 原件标题为《安源报告》。

① 作者在标题上用阿拉伯数字竖写“12、22”，似是报告日期。标题下有“已答”二字，似是团中央答复后批的字。

(8) 萍矿有落于日人手的趋势，因总共只有七千万资本已亏日债六千万，又以股东怕俱乐部的原故，也愿意丢手。

俱乐部

(1) 有工作的都望他恢复，大多数失业的也思念他，只有少数失业者以为假若没有他，则没有这回惨剧，不至这样陡然失业。

(2) 矿局现在很恐惧的，把其残余物件（俱乐部的）概行封锁了（在前要损失许多），其仇人都预备走路，有在屋后面另开新门者，每阅报至粤国军胜利则发抖。

(3) 商家因没有生意（街市萧条）也转了念头，说是：“有消费合作社时，我们不过要少些生意，决不至这样……”又因当日工人领了工资离安上车时，军队不许旁人缠扭〔扭〕工人，以至商家大损债务，转而埋怨矿局。

本校

(1) 人数 现有一百〇一名（有工作二十余，失业的七十余）。

(2) 支部 一十三个。

(3) 地委（现五人，预备扩至九人）书记，宣传——月山，组织——江益诚，经济——刘春生，学生——张桂生，青农——汤正伦。

(4) 好处 同学方面：守纪律，听指挥，耐劳苦。其他：表同情。反动者（告密者）无好报（全没有得点报酬）。

(5) 缺点 同学欠训练，萍乡中学多国校^①右派。

(6) 进行 解释疑团（别人故〔固〕不知世界情形，同学也有怀疑处），劝失业者不要走动，以等开工。同学每人在两月内至少要宣传一人（确定了再来介绍），鼓动有工作的要求发欠饷。组织职业介绍所，内部加紧训练，调查以前的散同学。

① 国校为国民党代称。

(7) 口号 反抗司法课藉端诈索，反对工头（介绍工人由工头包办），联络全国工人。

(8) 会议 通通是每周一次（定期）。

(9) 经费 很拮据的，快要尽了。你给我十二月份五十元，由兰渠扣去十元，（说是月山止〔只〕可算半月）余四十元；由兰渠指派办公费十元，月山十元，江益诚十元，刘春生十元。

寄一月份款去①

(10) 请求你赶快把明年一月份的寄下（切莫要等到月中，那就危险了），因月山由南至长是应大学方面商议南华农事的，没有带行李衣服，后被兰渠所强，只身来安，只得制棉袍（安地犹是危险时期，不能穿学装）、买油鞋等用去六七元，合路费共十二、三元，现在办公费和月山的生活费都要生告罄了。

月山由南至安共用六元。兰渠要在我（蒂芬）的办公费项下开支，我要请你另外津帖，你必须要许可了！

.....

补寄廿四元。②

一月份请你给我六十元，因兰渠指定月山二十元，益诚十元（实在少了，请加五元），春生十元，办公费十元请另派交通费五元（因地处偏僻，时常要乘火车跑长沙等处）。

加一月份交费五元（暂时的）③

在狱者还有七人（内有大学学友一人），其姓吴者病得很重，要设法救出才好。他们都是忠于俱乐（部）者，我们既自命为该部的本身，当一视同仁哩！

写一信与阮定一商量（济难会）④

① 这是团中央批语。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大学

现已没有组织了，说是要派人来……

通信处

安源方家坳长沙涂寓 涂智新转王裕英收。

地委 晏蒂芬^①

书记 月 山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晏蒂芬，安源团地委代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

(1925年12月28日、31日)^①

矿局变化莫测：前几天有不久就要开工的消息，到这两天，因为经费无着，要辞退工人至四五百名之多（现有一千人左右）。

又 卅一号

在前几日有流氓放火之消息，竟于廿八号实现一下，把商家吓倒了，即刻召集商务会议，决定办法：（1）催矿局开工，以免发生风潮；（2）若矿局不能开工，要他还清欠款，我们好（收）拾回家。廿九号商家把上面两条向矿局交涉，矿局答复：“等候新矿长来了，再设办法。”

隆内工人向矿局职员要工饷，他说：“此时没有饷发，但是你们每日每人可领米一升三合，在工资上扣钱，并且你们若请退工不做了，也没有饷发。”

又矿局没有把工人的工资确定数目，工人还不知道将来可得工资几何。

新矿长雷炳坤于廿九晚十时半到局，他说：“工人的前饷，我不管，你们去问马矿长，或找公司要，我自十五年一月一日起管理。商家之借款我也不理……”

前在萍狱的张福生，他的家里找萍、安商家合保，用去银两百余元，于三十号午时出狱。

女子运动委员会的计划

* 原件标题为《颜远迪报告》，颜远迪系安源地委的代称。

① 标题下注明“十二月廿八号。”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甲、工作

1、组织“天足会”：以一、二、三、四为发动地，要五、六在内部活动，派七、八^①到醴陵去请两个同学来宣传，经费由地委提出五元。

2、规定本会同学每日至少要做三小时以上的工作（或接洽，或宣传）。

乙、口号

组织女界联合会，加入女权运动同盟会，废除亲生子关系继承遗产权。

经济独立，婚姻自主，禁止虐待童养媳，改革旧式小姐态度，打破旧礼教之束缚，打破宗教之前生修定（做女子应当受苦），发展女权，教育经费须男女平均，要求解放，须自己努力。

经济斗争委员会的计划^②

甲、因饥荒和失业而要求社会各方面保护小孩，优待童子。

理由：一家之中成年人因失业而没有收入，加（以）粮食特别的艰贵，则父兄照顾子弟的能力，遂日形薄弱了。

1、组织小孩救济会。

2、小孩的食粮减价：要求政府、矿局、富人、绅士们，筹款购办粮食，减价卖与贫苦家作小孩食品。

3、要求小矿主（用人力挖小窿煤）煤商优待童工（因没有饭吃只得也去做挑工）。

4、要求路局优待小贩（小孩子、妇女乘车到株洲，贩卖零米等项）和妇女小孩之逃荒者（常有被路警威吓致坠下受伤或死者）。

乙、调查

子、调查3、4两项的情形，报告曾延、兰渠，在报纸上发表，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件页码不清。此为单独一页，不知前后是否缺页，存疑。

引起社会的同情。

丑、在大学的组织没有完善以前，须负全部经济的调查责任。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颜 远 迪 报 告

(1926年1月12日)^①

暗中放火事，近来越发盛行（前回说过），每回都救息了，没有成灾。商家只将货物卖现钱，并不买货进来（既缺资本又少生意）。

新矿长雷炳坤又下去了，传说：“是办钱”，又说“不肯接事”。前矿长马某又来了，怕是清理他的手续。矿局无人负责，发饷则更属全无。

工人困苦不堪（不但是工人），百分之六十去挑小窿煤，近来很难于找着（今日有两个窿没出煤，挑夫连喊“不得了。”），且力钱低贱得很，仅敷本人伙食。

旅长张风歧出示：“前俱乐部、合作社的钞票为害市面，兹由军警、政、商合组清理委员会将货拍卖还债……”（我已把此事详细报告兰渠去了）。

通讯处

安源 方家坳 长沙涂寓，涂智新转王裕英收。

前回的信

那牛奶是着在封壳里面，要把他拆开。（请赐回音，看那办法要得不？）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关于 黄五一巡视醴陵安源工作致团中央信*

(1926年1月24日)

曾延^①兄：

五一^②廿一日早搭车，十二点钟抵醴陵，恰〔恰〕逢醴支的同学在县中学校半公开的开纪念列宁同志大会，到会者有五十余人，多为P·Y·两校及国校的同学，非同学有数人。会议程序为：致敬；唱国际歌、讲演等。本校同学及国校同学出席讲演者很多，都表示得很好，约开了三小时之久，始散会。是日本欲在醴芝召集同学谈话，以在晚间便于去安源，故未果。下午五时搭车，晚九时抵安源，以上〔山〕中形势〔形势〕正紧张，九时起即戒严，遂未召集会议。廿二日早自八时半至十一时，召集安地委开了一次临时会议。首先要书记及各部负责人报告工作的经过。他们的报告很简略。在他们报告中发现以下诸项缺点：一、书记部报告执委会的情形，每次会议，没有具体的决议案，多是由地委书记一人讲述，其他地委发表意见者很少，问其理由则云，其他地委常识缺乏，只好告诉他们一些常识。如此说法本校变成了研究学术的了，而不能行动，不能代表青工利益而奋斗。学院式的会议和工作，是很大的错误。地委以九人组织，正五、候四，并另组织了一个学徒委员会专

* 原件无标题。

① 曾延，青年团中央代称。

② 五一即黄五一。

司学徒运动，指示其错误和不必要，月山还力辩他在南京大会时他曾提出，经大会认为必要，但在那次决议案并未见有此项特殊组织。由上两事可证明其太没有注意工作，决议都没有翻开看看。二、宣传部可说完全没做什么工作。三、组织部工作还很努力，因负责人没有充分的能力，也缺少大的发展。四、经委工作没有努力进行，成绩不好。五、没有注意青农工作。六、大家都觉得俱乐部塌台之后，没有公开的机关，不好活动，没有注意在深重压迫之下如何去活动。如此就发生，事还〈没〉有做，就先存了不好做的印象，而退缩的错误。七、负责同志，没有注意督促和分配同志的工作，只用注入式、授课式去训练同志，没有用主义的观点分析事实去训练同学。以上的缺点已切实和他们讨论，并指正了。萍矿之近况，及山中工友之情形由颜弟^①另详报告。

廿二日返醴陵，晚七时召集了一次特支全体团员大会，到会者十九人，首由五一报告政治状况，及讨论该特支工作进行的方法。李灵支有下列两个缺点：1、干事会的力量太弱，不能指挥同志，没有切实的分配同志的工作。2、同志不受指挥，盲然的努力，不注意团体的行动。李支最大的问题，是沒有一较有经验之同志负责工作，该地为湘东之咽喉，学生工人及农民群众都很多，本校很可大行发展，唯缺一得力负责人耳。返株洲时以时间迫促未能召集干事会，只和负责人切实把株洲应整顿的谈了半小时。

（此次巡视的报告完了）

兹寄上，本校在纪念周所发的宣言一份。国民党左右派问题一份。日人殴伤梳头发女工风潮始末一份。

平江通讯处改——平江青石巷李家试馆交周得一转张邠收。

湘潭改——湘潭十二总后街周家花园十号李芝任转向旦生收。

安化已成立特支通讯处——安化仙泾邮局转姚炳南收，锡矿

^① 颜弟即安源团地委。

上特支通讯处——湖南新化，锡矿山硃矿村，平民学校邹建武收。

兰渠

五一（代）

15年1月24日^①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此年月日，原件写在每页的天头上。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

(1926年1月26日)^①

矿局

新矿长雷炳焜与职员发生冲突。三公司——汗〔汉〕冶萍寄来银元两万，在长沙办了一千多石米，其余的也存在长沙。职员要取来发饷，矿长以为太少，要再去多办些来做一日发，并要金矿师们代理矿长事务。职员不肯应允，矿长就下去了。职员拍电到长沙，把所存的米、银封住，不得由矿长提出，并且向股东说雷某是方本仁荐的，不暗〔谮〕矿事。

全没有开工的影响，工、商苦极了。

传闻方本仁来信，要矿局的机械处替他造两万枪枝，他办款来，工程师到汗〔汉〕口办材料去了。

工人

有工作的每五天可领米六升，没有规定工价，将来还不知道何似的。

很怕掉落饭票子，奉命唯谨的，全不敢和本校接近（但是现在的同学还肯作事）。

失业的也怕坐牢，不敢动作。

总之，总体工人已成了惊弓之鸟（以成年为甚，青年次之，小孩则还有很好的生气）。

政治

* 原题为《颜远迪报告 1月26日》。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人民缺乏这种常识，全不注意，要找材料很难的，唯已现于布告者，可以索隐类推。陆军少将萍矿警局长兼安市警事务所〈长〉，为出示事，按〔案〕奉第九混成旅函咨，据萍矿局呈称，时局日非（已见前报告）……居民人等不得容留闲人，以免匪徒溜迹……——由此看来，可见矿局、警察、旅部，心目中很注意俱乐部、赤化的。

俱乐部、合作社的东西，已由军、警、政、商拍卖去了。

社会

抢风四起，偷窃渐多，商家被矿局借去百万左右，并不下决心去讨取，又不设法促其开工（虽有，不力。）。

有组织的除本校外，只有串子会有些小苟法^①（大学还是完全没有一点什么），若商会等完全是首领制，没有与群众发生关系。

推测：年荒岁迫，政府、矿局，及绅商等，并不谋救济方法，则饥寒的惨象可以逆睹，届时必有挺〔铤〕而走险者。

本校

自复兴以来，至今日，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自上至下完全是工人同学，或工厂学徒（知识比工人高些），虽兰渠派黄五一在萍乡遥为指挥，却因为时不久，同学不能得到多的训育，这一时期可说是具了基础，却不知建筑方式。

第二时期，兰渠费过“九檄征兵”之力，才把□□月山调来，作书记，兼教宣，却因月山初至，未免胆怯，只专注视于内部训育，同学的常识虽增加了许多，而犯了一种保守待时的毛病。

第三时期，兰渠派五一出巡，五一竟冒险来安（他先在安是有名的）指示一回，于是，则同学的勇气倍增，且月山亦绝不畏惧了。

这一时期，可说是完盛时期。

① 原文如此，存疑。

现在工作：教宣委员会切实进行（详情另报），预备同学回家过年的工作，各人都负了调查环境（包括矿局、社会、地方政治）的责任，且规定每周要一报告。遵照曾延、钟英的一二一号通告办理转入大学事，济难会暗中普遍的发展。

预定的：总要设法把大学恢复起来，使本校好青年化，把有学识的人去与学生界接洽，并替他们多找些青年刊物来，以转移他们的埋首读书的观念。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报告节录： 株萍铁路工会情形*

(1926年1月)①

株萍全体职工一千一百人，前系与安源萍乡煤矿工人联合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这组织之下已有三年奋斗的历史，至去年九月忽被方本仁军队强迫解散，结果机关封闭，负责的工友被开除七十二人，工会情形涣散。铁总认此一千余已有组织及训练的铁路工人，不能放任涣散，故于去冬十二月特派专员驻株萍负组织专责。进行计划：先将株萍组织一总工会，又组织安源、醴陵、株州〔洲〕三分工会，各分工会以工厂小组为单位；在安源分工会执委下分组五个工厂委员会(机车修理厂，客货车修理厂，火车房，车务处，工务处)，各工厂委员会以下则为工厂小组；在株洲、醴陵二分工会因人数太少则不设工厂委员会，自分工会执委下即为工厂小组。

现株州〔洲〕已成立七组，上次组长会议，选出临时干事三人，决定下次会议即可成立株州〔洲〕分工会。

醴陵因工人开除太多，进行稍滞，现有四组(电务、车务、总务、打水)即可告成立。

安源进行各组全赖各热心工友进行，日内可成立十五组。但安源因压迫太甚，开会为难，只能于休息日召集热心工友赴醴谈话。

* 原题为《铁总报告·(五)全国各铁路工作情形·株萍铁路》，标题下注：“此报告自1925年2月起至1926年2月止”。

① 时间根据内容判定。

原拟一月内将总工会秘密成立，现在要至二月份或可成立。

该路在去年九月曾有一度争斗，结果胜利，路局承认工人的三条件：（一）被裁五十余工人中有作工十年以上者即日复工。（二）于裁后六个月须复工。（三）由路局发给失业者休养老金。

（原载《铁总年鉴》，1926年10月版）

株萍铁路工会致全国铁路总工会 第三次代表大会祝词*

(1926年2月)^①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

代表大会，二七开幕；世界工人，伸电至贺；革命先锋，谁不钦羨；筹划策略，阶级斗争；最后胜利，终属我们；军阀恶物，帝国顽凶；斩尽杀绝，产业充公；小的工厂，大的铁路；工人管理，精密测度；最后目的，握到政权；谨祝大会，万岁无边。

(原载《铁总年鉴》，1926年10月版)

* 原题为《株萍铁路工会祝词》。

① 年月根据内容判定。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 株萍路工会报告的决议案*

(1926年2月)^①

株萍铁路工会过去加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虽有很好的成绩，但是没有注意到坚固本身组织的独立工作。所以一遭外力压迫，几乎完全瓦解。今后首先应注意恢复全路组织，其次便是坚强此等组织，利用一切斗争机会扩大工会的宣传和组织。

(原载《铁总年鉴》，1926年10月版)

* 原题为《(12) 株萍路工会报告决议》。

① 年月根据内容判定。

株萍铁路工人罢工通电*

(1926年3月9日)

全国各界均鉴：株萍铁路机务工人王海南因欠饷不发，典贷无门，不举火已三日矣。其妻子反于菜场拾取已弃之白菜，煮以充饥。王于初八日饿得难过，泣向机务处长求支饷洋一元，不料竟一文不与，王因饥极愤极，生不如死，急向已开行之第七次车轮下碰去，登时身首异处，血肉横飞。其妻追至，睹此惨果，愤不欲生，乃将其二子横卧于安源车站轨道中，但求速死。同人等同一境遇，睹此惨状，愤激万分，乃紧急集议，同盟罢工，于昨日已将公同议决最低限度条件送交当局，如不得圆满解决，誓不上工。兹将所提条件开列于下：

一、须即发清去年十二月份及今年一二月份工饷。

二、从三月份起以后工饷须按始期发给，不得迟延。

三、去年二三六七等月存饷，□□□，须指定期限，分次发清。查株萍铁路自现局长（唐彦）接任以来，经〔仅〕于去年八月发了一月全饷，其余悉于千呼万唤之余，始允开支一二元以示惠。现计积欠工饷达七个月之多。工人是靠作工营生，每日所得工资，平均不过三角左右，即使按月发清，尚难维持生活。何况拖欠如许之久，何能生存？现在路局收入每日开车三次平均约二千元（萍矿运费在外），局长的腰包固然要紧，工人的肚皮，岂可毫不顾及一

* 《工人之路特号》报导的标题为《株萍铁路工人无食罢工之可怜》，标题下导语为：“△工人因欠饷七月，迫得自尽惨状，△现已罢工请全国各界援助”。

点，以致逼得工人饿极寻死（去年廿八厂工头也是这样死的）。这种现象，是何等的悲惨，是何等的不公平。至祈各界鼎力援助，主张公道，以救工等残生！临电不胜悲痛愤激待命之至。株萍铁路全体职工泣叩。三月九日（罢工委员会在安源火车房）

（原载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特号》

1926年第269期）

安源路矿工人之奋斗

(1926年5月8日)^①

汉冶萍总工会代表 朱少连

五年前的“五一”节，株萍铁路工人，与萍乡煤矿工人合组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适于是日成立，厥后以很幼稚的组织，处很恶劣的环境，竟能奋斗三年，颇著成效。不幸经“五卅”惨案之余波，忽被武力摧残了！牺牲了我们的领导者——黄静原〔源〕同志及战士三人，劫抢并捣毁了我们的建设事业——消费合作社、学校、图书馆、旬刊社……等机关，驱逐了我们的战士一万三千人，使之受失业的痛苦与恐慌。

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政权的时候，我们谋解放的组织与和平的建设，被统治者之摧残，固为革命过程中常遇的打击，但是安源路矿工人之战败，在幼稚的中国工人运动中，实给我们以很大的教训，故特将战败的情形露布，敬告我最亲爱的工农阶级战士们！

一、失败的原因

甲、客观方面的：“五卅”惨案之发生，我们都知道是帝国主义者联合向他们的最强有力的敌人——中国工人阶级进攻，因迫不及待而采最残酷的直接行动；但因此惹起空前的上海及省港大罢工，与帝国主义者以绝大的打击。他们乃指使其工具——军阀来

^① 此为发表时间。

压迫我们。革命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适遭帝国主义（日本）、军阀（方本仁）、资本家（汉冶萍公司）联合压迫之下，当然无幸免之可能。故当上海总工会被封之次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也是同样之命途〔运〕了。

乙、主观方面的：安源俱乐部的组织，在中国还算是较为完善的，但因内部的组织完全公开，使敌人深知我们的内容与策略的错误（因我们常常公开宣传保护产业，以顾全大家的生活等主张），使敌人乘机大胆的来进攻。他们知道工人不致破坏产业，所有其余什么战术，他们是不怕的。因我们的组织公开，打击一来，使我们受绝大的损害。

二、失败时的情形

去年九月廿一日午前三时，我们的敌人，忽调来军队三营，矿警一营，于深夜将俱乐部、消费合作社、各学校、各工厂、各工人餐宿处（内住矿工五六千人）重重包围，满布机关枪，禁止出入，大肆搜捕，将教职员及代表等捕去七八十人，送禁狱中（萍乡县的）；〈宣〉布戒严令，断绝一切交通，使光华灿烂之安源工业区，顿成一极恐怖的世界。是夜有第九旅辎重营派一连长带兵数百人，将合作社的物品及各处办事人行李搬了一个通宵，都往花冲营盘里送。但还有我们最勇敢的战士百余人正在煤窿中工作，知此消息，即将窿内监工职员十余人一并捕缚，送藏于秘密之煤洞内，以为抵制。至次日上午，矿主要矿警带同工头（反动者）十余人搜索，始将职员救出，同时在窿内的工友亦随同出至窿口，即遭军队乱枪射击，立毙三人，枪伤数十人。第三日即令各工友在车站发饷上车，一批一批的押解出境。后经湘省长赵恒惕打电阻止，说是将大批工人送回湖南，恐生滋扰。其结果矿局允送几万元，就不作声了。亲爱的工友！我们争自由谋解放的组织，竟遭了这样的

摧残，这是怎样黑□〔暗〕悲惨的事呵！

三、失败后的各方面

甲、工人方面：自俱乐部解散后，除当时押解出境者外，尚有工友四千余人住在安源，不发饷，亦不开工。矿主并大肆淫威，施行种种的残酷压迫：如工人的住宅建在矿区内者约七八百家，限一星期拆卸搬迁；工友中曾当过代表者，则派司法兵捕拿，有钱者罚数十元释放，无钱者则打数百军棍；所存工饷，迟至月余始用价值五折之矿票洋发饷；凡为俱乐部职员干事的家庭，则屡次搜检抢夺。此为对待一般工友之情形。其遭下狱者七八十人，忽于十月十六日将俱乐部副主任黄静原〔源〕同志枪毙于俱乐部门前，余则释放（现尚有五人未放）。当黄同志就义时，犹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及恢复俱乐部等口号，当呼声未完的时候，无情的手枪弹已中了黄同志之头部，倒地辗转一时余，犹未断气，再补一弹乃死。工友们！此种情形，是何等的惨酷！是何等的悲壮！

黄同志就义之次日，始用极薄之棺板，派三清道夫送抬去埋葬。工友中乃集合卅余人，暗随黄君之遗骸，至山野间，以洋三元〔元〕向清道夫赎出遗骸，用大衣裹着连夜负走八十□〔余〕里，经醴陵之八里坳地方，次日始行正式殓殓。当时乡间之农民，聚观者千余人，莫不愤痛万分。黄君之柩运至醴陵车站时，醴陵各界不约而同参加追悼者万余人。自醴陵至株洲，沿途各站各道工厂的工友，见其首领之灵柩经过，莫不痛哭先〔失〕声、致祭、放鞭炮。到株洲站，亦有群众七八千人致祭，并搭台讲演。至长沙车站，工农学各界迎接及追悼者数万人。即在安源之工人子弟学校学生，亦于黄君就义之次日，用很秘密很迅速的方法召集千余人，在黄君就义处开数分钟很热烈沉痛的追悼会。此为黄君被难之情形。

现在，萍矿全部停顿。各工友中除一部分自找工作去谋生活者外，往各省从事工会运动者有之，往广东投革命军者有之，其余大部分是散居自己的乡村。最近湖南各县之农民运动，其主持与帮助者，完全是战败的安源路矿工人。湖南农民运动，在两个月之期间，已有高速度的发展（已有组织者二十九县，人数廿余万多）。从这点看来，也可说是失败中的胜利呵。

乙、资本家方面：在经济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其企业不能与国际帝国主义竞争固属定律，然其眼光之短小，管理之不当，亦为促成其破产之原因。汉冶萍公司之破产，因汉阳钢铁之生产过剩，固然无法救济，然于萍乡煤矿若能办理得法，尚可维持下去（每月所出之煤焦，可售三十余万；刘少奇同志之整顿萍矿意见书，言之最详）。当去年其经理盛恩颐到安源时，偕有一德国工程师赖隆曾力说：“资本家要与工人合作。工人运动在世界各国都有，无法制止，若用武力压迫，便是自杀政策”。乃盛为其左右宵小所包围，只图泄其私愤，不顾产业，全凭感情的冲动，力主解散工人之组织，以致劳资双方，两败俱伤；工人固受极大的创痛，而萍矿的损失亦频于破产（计共损二百万元）！呜呼！愚蠢的中国资本家！

丙、社会方面：在有俱乐部的时候，安源社会方面，不觉得好，亦不觉得坏。自这次事变后，萍矿停工，工人星散，很热闹的安源，变成同现在荒凉的香港一样。于是小商人所赊给萍矿的货物，不能付款；收留的低价矿票，不能兑现；生意萧条，金融停滞，除倒闭外无他法。附近农人，平常将其良田专种安源市面所需用之农产物，如蔬菜等；手工业者专做萍矿需用之特品如箕箒等，现在损失销场，经济上损失很大，都是深恨资本家了，都能深刻的认识资本家之罪恶，及有俱乐部的好处！

综观以上情形，我们一面看出敌人的罪恶，一面也应注意并纠正自己的缺点，即工会的内部的组织不能完全公开，应付的策略要十分确当！这是我们所得的教训。此后我们要努力于打倒帝国

主义、军阀资本家及其走狗工贼的工作。我们应为死者复仇！我们要求解决失业问题，我们要恢复保障我们利益的工人俱乐部！

（附告）现在我们的工作：一是株萍铁路工人已成立了株萍铁路总工会，一是萍矿工人筹备一个“萍乡煤矿总工会”。

（原载《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第6期，
1925年5月8日出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 巡视员巡视安源地方之报告*

(1926年6月)^①

安源自工人俱乐部被封以来，形势突然大变。工人之失业者日见增多，矿局之虐待工人更加利〔厉〕害，现在情状已岌岌不可终日，如失业工人之〈被〉驱逐出境，即为最明显之事实。乃一班工人群众因客观环境之反映，遂以为当俱乐部存在时，对于援助各地工人不〈遗〉余力，自俱乐部被封后，各地迄未有对工人以物质的救济，因此而怀疑到俱乐部，因俱乐部而怀疑到我们的团体，工人群众倡之于前，工人同志和之于后，以造成此不良之空气，实为我们工作上的唯一妨碍也。

现在安源因军事之影响需煤□亟工人生活困苦万分，客观上正是我们宣传工人组织工人的绝好机会，然而主观上同志之不甚明了，执委会之不甚强健，均为不可掩之事实。故不仅不能有发展之希望，即保存既有之情势，亦感非常吃力。兹将近日安地工作状况报告于次：

(一) 组织——共有同志七十六人，分为八个支部。缝纫支部七人，路局支部九人，土炉支部十二人，直机支部十一人，下厂支部七人，妇女支部十七人，萍中支部十一人，紫家冲〈勇〉敢分子两人。其中学生同志十一人，妇女同志十七人，其余均系工人同志。

* 原题为《巡视安源地方之报告》。

① 时间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二) 宣传——对外宣传仅于五卅、六一等纪念发宣言，事实上本无法可以多大发展。对内训练则注意同志的个别谈话，注意新同志之教育工作，特别去训练支部书记。无宣传委员会之组织。

(三) 经斗^①——组织互习所由经委主持，青年农民运动准备进行，青工运动，因大学的职工运动尚未发展故无十分成绩。

(四) 学运——萍乡中学校组织学生会，学生同志有十一人，无其他成绩可言。

(五) 妇运——组织妇委会但无甚力量，女同志虽有十七人，然以忙于家庭工作，不能为团体多做工作，近日发起女联之组织，将来或能成立。

(六) 儿运——负责人陈荣耀走，无人做，现正设法组织儿童团。

巡视之经过：

(1) 召集执委会，C·P·代表参加决定。

(A) 执会力求整顿，已去职的委员由杨石乔、钟邦武负其责任，交支会通过，请区校批准。

(B) 召集支部书记会议，报告近日政情及安地工作整顿之方式。

(C) 江益诚恋爱问题——在执会中很严厉的批评他一次。

(D) 俊杰调动工作问题——请区校解决之。

(2) 由安地召集书记会议。

(A) 报告政治情形、会务情形、训练口号。

(B) 解释同志过去对于团体怀疑之几点，当已无问题。

(C) 批评安地工作。

(D) 要书记切实整顿支部。

(3) 安源地方整顿的办法。

^① 经斗，即经济斗争。

- (A) 工作原则：暂时的不向敌人进攻，但须积极的进行我们的秘密工作。
- (B) 经斗：应切实去做，互习所应有一番整顿。
- (C) 组织：要注意附近青年农民的吸收，及矿局下层工人之发展。
- (D) 学生：应以萍中为中心切实去整顿萍中学生会，使所谓打狗派与反对打狗派无形消灭，以形成统一的力量。
- (E) 宣传：应注意同志的个别训练，实行新同志的谈话会。
- (F) 妇运、儿运要先从矿山的工人、妇女及工人子弟着手，儿童团务必组织好，女联务必成立。

书记

朗 炬^①

巡视者 Tainyin^②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朗炬，青年团湖南区委代称。

② Tainyin，谭因。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 七个月来工作之概况报告*

(1926年7月8日)

湖南区恢复于十四年十一月底，截止十五年六月止，已七个整月。当时仅长沙、衡阳、平江三个地方团（安源地方，自俱乐部被解散后，同志四散，已于十月宣布解散），常德、南华、宁乡、株州〔洲〕、醴陵、湘潭、铜官等七个特支，人数五百余。现有长沙、衡阳、安源、平江、常德、宁乡、醴陵，七个地方团。耒阳、湘潭、湘乡，已具成立地方之条件，一俟人财问题解决，即可宣布成立。特支则有耒阳、上新桥、安沙、湘潭、城前铺、湘潭十四都、华容、南县、临澧、铜官、株洲、安化、益阳、大庸、新宁、锡矿山、湘乡、新桥、达浒、浏阳、北乡^①、岳州、汉寿、绥宁、新化、宝庆、澧县、宜章、嘉禾、蓝山、桃源、安乡等三十余个，已二十九县有组织，有同志活动者，尚有十来县，人数至五月底止，已一千三百一十九人，六月尚未统计，约千四百人以上。大中分化的结果，本校学生之完全脱离者不在少数，七个月内约增加人数二倍以上，团员以学生最多，工人次之，农人又次之。

湘区恢复直至现在，均处于政潮起伏的当中，且唐生智已正式服从国民政府，贺耀祖亦准备就第九军长职。二三师军官之一部

* 原题为《七个月来湖南区工作之概况》。

① 原文如此，疑为“浏阳北乡”之误。

分，亦有投诚国民政府的倾向。北兵虽久已入湘，如北伐军内部不自行因分裂而停止前进，湖南有完全变为国民政府势力范围的可能。半年来驱赵运动、反吴运动，深入民众，尤以反吴为最有成效而普遍。湘民之实际参加地方政治争斗，要以这半年最为积极。赵之下台，唐之趋向革命，吴佩孚之不能宰制湖南，军队内部之分化，以及今日赵恒惕之逗留汉皋，要皆民众之力量不小。湘区在大学的指导之下，领导各种民众，尤其是学生群众（反吴运动，教会学生，亦经参加）积极斗争，打倒赵恒惕，反对吴佩孚勾结失意军人祸湘的口号，遍于全省。有本校及大学组织之处，穷乡僻壤，亦起响应，且政变以后，民校能公开活动。群众集会，游街示威，文字宣传等，较往者特多。政治宣传，确有相当成绩。叶军入省以后，因军队毫无纪律，奸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人民受苦极深，对外活动之机会，减去许多，然而（一）民众已深切认识反赤之意义；（二）地方争斗，仍未停止，如进行全省总罢课及要求撤换戒严司令等。

训练同志为本团重要工作之一，湘区虽极力注意及此，然尚未能尽如所愿。兹将已实行及正在进行者，条列如次。

（一）党校——去年寒假，与P合办党校一所，学生六十余人，常德、长沙、平江、宁乡、湘潭等处均有同志来省听讲，以长沙为最多。上课一月，课程分：1、资本主义，2、唯物史观，3、列宁主义，4、政治报告，5、中国农民问题，6、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等十余门，成绩颇可。同时长地办有专训练工人同志之夜校一所，课程限P中所定甲种讲义，但工人同志，因时间关系，不能每天到校，故成绩不甚佳。本届暑期决与P合办党校三所：一为高级党校，专为养成办团人员而设，只选六七人，教授形式不重讲演而重实践；一为低级党校，办法与去年寒假之党校相仿佛；一为女同志训练班，专为长沙同志而设，课程为妇女问题、恋爱问题、俄国妇女运动、女学生女工运动等，拟上课一周，即将开学。

(二) 行动的训练——去年学潮之后，曾发有长数千字之训练报告。现又搜集数月来工作经验，作成训练报告，并嘱各地于每一行动之后，举行批评会，批评政策及同志个人等。长地对此，颇能执行。最近常德同志因二师惨案之影响，对团体消极，区亦作有告常德同志书，每人一份，从各方面指出其错误及今后应有之努力。

(三) 对新同志之训练——区编有入团须知，示以新同志必具之知识，令各地于新同志入校时，详细谈话之后，再给此书，嘱其续读。长地并按周召集新同志谈话会，告以本校主义及组织，本校与民校之关系等，颇收效验。

(四) 指导各地工作——湘区极注意根据各地情形，指示工作，每有询问，必详为解答，有时长至二三千字。惟近因战事及负责同志离散或间有不注意校务之故，有些地方，来信较少耳。各地报告，亦详为批答，可惜各地按期报告的习惯，尚未养成，现正严加整顿。现又编一本办团须知，不日即可印刷分发。

(五) 其他——长地之 A·B·C·提要，分发同志讨论，各地方之按期召集书记会，特别训练书记，皆为经常工作。

青工运动，成绩不甚好，一因湘区原非产业区域，一因过去负责人，不十分得力。现同志中，工人只百分之一二十。青工组织，仅长沙有少学互助社，社员八百余；安源有青工游艺互习所，会员不甚发达，整个的职工运动，尚未十分发展。工人区域，又处于严重压迫之下，故青工运动，难于进行。青农运动，各地多只做了整个的农民运动。现已切实改正，严令执行。至实际的经济斗争，则尤少之又少也。唯纱厂之怠工运动，青工出力不少。

学生运动，近已改正只做公开的政治活动的毛病。去年之大学潮，今年之对教育自〔的〕本身利益的要求，皆系从学生日常生活引入政治争斗的好例。学生中尚少显明分裂现象，仅常德则两派旗鼓相当，殊可虑也。其他如湘潭、衡阳、宁乡等处，均有分裂之

端倪。学生联合会，已成立廿余县，长沙各校多已成立学生会，各县小学生已有组织学生会。其组织法，多照学总所规定者。小学生已加入学联，或正设法使之加入学联。现与P合同议决一学生运动决〈议〉案，指出过去之错误及今后之方针甚详，并拟有小学生运动计划。

儿童运动，开始不久，已有成绩者：（一）长沙纱厂之劳动童子团，团员三百余人，在怠工运动中，极能努力。长沙市儿童团，团员因团员调查表未齐，未统计，约五百人内外，已举行大规模之游艺会，成绩颇好。耒阳已成立儿童团，团员据五月份报告，只五十余人。安源儿童团，即可成立，团员已有八九十人，以工人子弟学校学生为多。醴陵、宁乡、常德，在进行中。区制有劳动童子团组织法，并拟即起草儿童团组织法及儿童唱本，并令每一县城支部及地方，在最近成立儿童团。

妇女活动，可于下述：（一）妇女同志，近颇发展，全省二百人上下。（二）已成立女联者，有长沙、宝庆、衡阳、衡山、常德、醴陵等十余县。（三）长沙有青年妇女学艺社，社员二百余人，曾出青年妇女五期，颇有收果。（四）湖南女联，出有妇女先锋，湘南女联出有湘南妇女，均本校主持（但近闻湘南妇女，已为民右夺去，尚未接有正式报告）。（五）纱厂办有女工读书处，并在筹备组织妇女协作社，以便与女工及农村妇女接头。（六）女同志在各种群众运动中，颇为努力，此次反吴战争，慰劳队女同志有三人充当。

七月来湘区工作之大概情形，约如上述。其所以尚有许多缺点者，其原因：

（一）过去负责人太少，有时且只一专人负责，各项工作，自难兼顾。

（二）经费太少，有许多工作，不能进行。

（三）战事延长，与各地关系，时常间断。

（四）人的支配，有一部分不大适宜。

(五) 成立未久，训练未周，僻远之县，同志既不明了，又难切实训练。

傅朗炬^① 书记述凡^②

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傅朗炬，青年团湖南区委代称。

② 述凡，即肖述凡。

安源学生运动情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学生 运动委员会报告节录

(1926年7月)^①

安源——安地之学生运动原以萍乡中学为重心，而萍乡学生又分为两派，即所谓打狗派与反对打狗派^②是也。我们同志在该校求学者有十一人，然以反动势力之高涨，亦无充分的活动，仅举行一次驱逐不良教职员运动。这次运动中恢复了学生会。原来萍中学生会因受打狗派与反对打狗派之影响，以致无形改〔解〕散，现已重新恢复，亦好现象也。此间认为湖南全省学生联合会有与之发生友谊的关系之必要，故决定省学联应与萍中学生会通讯。宜递寄刊物，同时指示安地要他极力设法去活动，安地学委原系萍中学生，颇为努力。

书记

朗炬

学委 Tain yin^③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标题为《六月份学生运动的报告》。

① 时间根据内容判定。

② 萍中进步学生将一只在食堂偷吃的狗打死了，学校反动教员以此为由排挤进步学生，形成了所谓打狗派与反对打狗派。

③ “Tain yin”即谭因。根据本件第二项“学生运动委员会之组织及经过情形”载，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由谭因兼。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 团务巡察报告（节录）*

（1926年9月底）^①

处址：安源、萍乡、醴陵、株洲

日程：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

巡察人：蔡增准

安源

工人运动业已复兴，将矿山和铁路工人分开组织工会，以正组织系统；各手工业工人亦相继结合工会，农民也有需要农协之趋势。矿警改组，编入工人多名。矿产全停，路务腐败，工人工薪欠发多月，每月仅给伙食，工人的生计困窘极点。此地学校全体停顿。

现工会拟与绅商合组开工委员会，以矿的生产维持本矿。

地委因人才关系极不健全，对于工作无全般的计划，各执委多不懂得份内的职任，决议案多未能很好的执行。训练同志的工作，未能尽力的做，同志有自由行动的毛病，对外宣传纯粹是一般的性质的。P·Y·关系虽密切，然P·委不知尽其指导之责。

江益诚之缺点在于：虚荣心重，喜做公开活动，同时颇避艰苦。

我们决定由区派人担任安地的书记兼宣传的责任，江益诚任

* 原件标题为《校务巡察报告》。

① 成文时间根据内容判定。

组织兼经斗（在国校担任轻易工作，解决生活），儿运杨世砾〔石桥〕任之，妇运王毅，青农肖玉田组织青农委员会，执委以不多兼任C·Y·以外的他项工作为好。

办公费拟从九月份起增至八元，拟具新预生〔算〕，请区核准。

注意发展乡井煤矿及农村中的同志，切实振刷支部会，派员出席训练，组织特别训练班，收纳中坚同志，讲授工作方法，对同志须严明纪律。

组织乡村讲演队，启导农民，对外宣传应注意青年化。

游艺互习所可改名称，渐导为纯青工的。妇女同乐会亦可改名。所有我们领导的团体，均须力为整顿并扩展之。

路矿两工会应组设青工委员会，制订青工要求条件。

召集地委会一次，地方大会一次，到三十五人（原有六十四人），同志发表意见者仅三人。

萍乡

此间土豪劣绅的势力甚为强大，国家主义者与之连结之。他们可析之为：（1）堂绅派；（2）磁业派——办有上埠磁业；（3）教育派——以模范小学、鳌洲中学、中山学社、储才实业社为根据地，国家主义者多属之。他们在目前极力做排斥与民众稍接近的县长和反对总工会的反动工作。地方公有财产，全被把持。

国校无甚力量，革命民众颇信仰共产派。

学运已有学联之组织。总工会已成立。农民之有组织者近千人。

同志尚能力为工作，然校内组织不明，不懂职务的责任，对于同志很少训练，同志对团体的观念薄弱。月费一律征收二百文。

所有工作多属一般的，很少青年性的。

决定须极力发展组织，多介绍工农及妇女同志。要按照定例开会，并多讨论问题。分配同志的工作须矫偏畸的毛病，务使每个同志都有工作机会。月费须照章缴纳。

设书报贩卖所或找书店代售我们的刊物，对同志加紧训练，注

意反对反动思想的宣传，对于反动的学校，须打进我们的力量。

总工会下之各种各业工人须即速分别组织，以建立真实的基础，尤其注意青工事业。

要废除土豪劣绅国家主义者的反动势力，在根本上须发展并巩固民众的组织以抑压之。现在亟应对民众作一攻击反动派的广大宣传，于相当时机可举行人民示威，举行全县性质的人民会议，对于县长现取拥护的态度。

同学对国校工作尽可能的放弃，促成C P特支，我校工作须力使青年化。

开特支干事会一次，特支全体会一次，到十三人（原有十七人）……

朗 炬 书 记： 迷 凡
巡 视 者： 增 准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追悼黄静源等三烈士通启*

(1926年10月)^①

迳启者：敝部自去年九月遭狡毒的买办阶级盛恩颐賄买勾结赣西军阀李鸿程以武力封闭后，至十月十六又将敝部执行委员黄静源君强行枪毙。敝部一万三千余工友，在当时被军阀资本家走狗之拘捕、毒打、监禁、驱逐种种凶横残暴的压迫，悲愤万分，咸思作最后之决斗，将矿局少数反动职员歼灭，将矿产付之一炬，因此冲锋被枪击而死者，有李福成段志发二工友，伤者无数。卒以工会命令，谓此次惨变实有重大的政治关系，直接战斗必无善果，毁矿杀人无补于事，暴动遂告终止。于是全体工友一方面痛黄君及二工友之遭惨杀，工会之被封闭；一方面痛我工人团结力量之薄弱，五卅运动之不得结果，粤港罢工之孤军独斗，均系革命势力不雄厚之表征。吞声饮恨，日夜难安。只得承黄君之义烈与精神，或投入革命军，或散作农民运动，全体动员，实际参加国民革命，以祈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完成第一步工作。现在革命军已次第攻克湘、鄂、赣、豫，敌人不难消灭。敝部现已恢复，作战更有基础。而本年九月二十一日及十月十六日，为伤心惨目之黄李段三君先后死难的周年纪念日，我们这些穷苦的工人血泪未干，痛念之深，当有以表示，特订定本月十六号为我全体工友举行追悼纪念之日。

* 原件题为《追悼黄君静源李君福成段君志发三烈士通启》。

① 年月根据内容判定。

如蒙

各界特表同情而参加追悼或送赙仪与诔词者，敝部同人不胜欢迎感谢！

在武汉者请送汉冶萍总工会

在长沙者请送湖南省总工会

来 件 在醴陵者请送株萍铁路总工会分会

在安源者请直送敝部

其他各处请由邮寄敝部

(据湖南省博物馆所存原稿)

静源同志事略*

(1926年10月16日)

静源同志素富革命思想，在湖南衡阳第三师范肄业时，为学潮离校，即于民国十三年主持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第七校，兼理安部株洲办事处主任。十四年被举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是年九月二十一日俱乐部被军阀解散时，静源同志等七十余人同时被捕，囚于萍狱。至十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即被军阀李鸿程诬以乱党二字枪毙于俱乐部之门前。烈士就义时，犹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恢复俱乐部等口号，呼声未已，即饮弹倒地，辗转半小时，再补一枪，始成其仁。呜呼惨矣！烈矣！

株萍铁路工人朱少连识

一六、一〇、一九二六。

(据安源纪念馆所存碑文原件)

* 此件为黄静源烈士殉难处纪念碑碑文。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 十月份工作报告（节录）*

（1926年11月）

各地方团和特支负责人姓名表**

地名	教育长	庶务	训育	经济	儿运	妇科〔运〕	学生自治	青农	备考
安源	江益诚	江益诚	江益诚	卢联璧	杨石桥	王毅		肖玉田	
萍乡	钟邦武	黄志高	张国庶		姚世鹑	梁赤威			

各地方各特支宣传工作情形：

A、安源——此处宣委会本月开会三次，讨论对外对内的宣传材料的计划。开地方大会一次，讨论发展组织的问题。支部会只讨论一些零碎的问题，没有采用教本提出经常讨论。对外宣传，工会设有工人补习班，采用工人读本及平民读本二种为教本。女联会、儿童团、改造社三会成立，均举行公开讲演，题目是妇女、儿童、

* 原题为《郎炬十月份工作报告》，成文时间根据内容判定。此件共七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政治概况及我们的工作策略》由代理书记蔡增准签署，以下六部分是组织、宣传、经济斗争、青农、学运、儿运，分别由代理书记和各部委员联名签署。组织李铁良，宣传史训川，经委蔡增准，青农委蒋晔，学委田波扬，儿委蔡增准。本书仅节录其中的有关安源和萍乡工作情况的部分。

** 此表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原件中此表附在第二部分“组织工作”之后，八开纸共二页，列了9个地方团40个特支的负责人姓名。按本件（《组织工作》“（一）组织系统表”和“（三）统计”载：安源团组织为“地方”，萍乡团组织为“特支”；安源地方团辖支部7个，团员71人，萍乡特支有团员36人。当时湘区共有团员2283人。

改造社的社员均应努力革命工作。此三种会开成立会，曾举行群众大会，发传单三种，提出共谋解放，实行参加革命工作的口号。此处本月共推销刊物——“中青”二份、“战士”十八份，“湖南青年”三十份。

儿童运动：

安源儿童同乐团，现在有团员三百五十多人，活动地域渐及四部。开了一次训练大会，到团员二百余人，曾举行演剧三次，一回是在距安源十数里的一个村镇——上埠表演的。各种民众集会，均去参加。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株萍铁路总工会援助粤汉路工人通电*

(1926年11月17日)^①

钧鉴：

粤汉路工不得工饷，已越六月之久，该路工因革命军事紧张，忍饥耐渴，尽力工作，强支数月，无力再支。该路总工会，曾经分向各方呼吁，迭经湖北、湖南两全省总工会代向路局暨层峰交涉，历时三月，办法毫无。该路工等，忍难再忍，不得已于日前罢工。迄今数日，解决无方。敝会顾念工友，深知困苦，爰申同情之泪，聊作将伯之吁。伏祈层峰及各界体念工艰，迅予援助，使三千就毙之路工，得免枯鱼之泣，交通便〔梗〕滞得以复原。爰用电陈，伏惟鉴察。

株萍铁路总工会叩

(原载1926年11月17日《湖南通俗日报》)

* 原题为《株萍路工会援助粤汉路工人之电》。

① 此为发表时间。

中国共产党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为 湖南人民公葬黄爱庞人铨 黄静源汪先宗四烈士宣言

(1926年12月)^①

工友们，农民们，一切革命的民众们！

我们今天大家集合来公葬湖南工农阶级死难的领袖黄爱、庞人铨、黄静源、汪先宗四烈士，正是湖南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这个意义如何重大！现在革命的潮流，澎湃，汹涌，回想从前工农阶级与军阀搏斗的艰苦，回想四烈士死难之惨烈，我们的眼泪是如何〈噙住〉！我们的呼吸是如何紧张！我们的精神是如何鼓舞！

黄爱、庞人铨最初领导湖南的工人，团结于湖南劳工会旗帜之下，忍苦奋斗，力争纱厂公办，为资本家彭祖植勾结军阀赵恒惕所屠杀。黄静源在安源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作大规模有纪律之革命运动，见忌于资本家盛恩颐，遂被盛勾结湘赣军阀杀害。汪先宗在株洲首先领导农民作阻禁平粜运动，土豪勾结防军屠杀之。他们先后遭军阀资本家土豪劣绅之嫉忌，牺牲于刀枪之下，鲜血染成了中国——东亚革命运动史的第一页记载。

他们生前事业的外表不同，他们死难的场所亦各是一处，刽子手更非一人，但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们彻始彻终是革命的战士，是无产阶级的领袖，是献身于工农阶级而努力奋斗以至于死的。他们都是本党的同志或党员，接受了世界革命的使命，为主义

^① 此系发表时间。

牺牲于湖南之境内外。湖南的革命民众们，认识了他们的牺牲，认识了革命，因而来为他们举行公葬，实在不是偶然的一回事。从这里，四烈士牺牲的精神，革命的情感，渗透了湖南的民众，将益推动前进而使革命的高潮积极澎湃起来！

本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目前的使命是领导全中国的工农阶级从事革命以解放全民族于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对于湖南民众公葬四烈士之悲壮，于哀痛伤心中看出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的极大的希望。为此，本党除谨以至诚致哀悼于四烈士外，有不能不为我湖南民众告者。国际帝国主义发达之结果已为中国国人所共知，唯更须知在此一局面之下，吾人唯一的出路，只有继续四烈士之精神，努力革命，与帝国主义者相肉搏。中国今日的革命运动，是不甘压迫的民众的共同工作，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不容徘徊观望之中立派有回翔之余地。反革命派以“反赤”相号召，为帝国主义者作执行委员，这一结合，下面包括了军阀贪官污吏文氓土豪劣绅工贼……都是四烈士的仇人，他们所攻击的赤化，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革命的民众，不应该回避赤化之名，须一致团结，以肃清反赤派。我们不当徒以感情式地纪念或维持四烈士之骸骨，我们要从行动上去作一个革命者！

工友们，农民们，一切革命的民众们——我们应高呼：

被压迫的民众联合起来！

铲除工贼！

铲除土豪劣绅！

制止反赤运动！

拥护革命政府！

黄庞黄汪精神不死！

工农解放万岁！

工农运动统一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1期，1926年12月1日出版）

株萍铁路总工会致湖南全省 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贺电*

(1926年12月3日)①

全省工农代表大会公鉴：“二七”以后，我们工农已饱受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土豪、劣绅、地主等恶魔之摧残。今以艰苦奋斗惨淡〔淡〕经营之结果，得到召集全省工农代表大会之机会。解放有期，欣幸之至！属会今谨掬满腔热诚，敬祝大会胜利，并希不顾一切的将我们工农所应得到的解放条件，提交政府实行。看啊！政治斗争胜利！阶级斗争胜利！

全省工农代表大会万岁！

工农联合万岁！

中国工农阶级解放万岁！

全世界工农阶级解放万岁！

株萍铁路总工会叩江印

(原载《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1926年12月
5日出版)

* 本文选自《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原题为“三一、株萍铁路总工会”，列在《祝贺声》一栏中。

① 年月据内容和原件刊载时间判定。

萍矿总工会报告

(1926年12月7日)^①

(一) 略历：在北洋军阀势力之下，奋斗最久、牺牲最大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突于去年九月二十一日被险毒的资本家盛恩颐贿买赣西军阀李鸿程麻〔夤〕夜派兵封闭了，并捕去副主任黄静源及工部办事员、工人学校男女教员二十余人，工人代表五十余人。萍矿矿警局司法警士及驻防军士，任意辱骂、欧〔殴〕打工人，肆意拷打各级代表，敲索罚款，种种残暴行为，莫可细举。同时又将工部、工人学校、消费合作社、出品贩卖所等处一切货物器皿簿据等掠取尽净，损失财产约共五十余万。农〔雇〕工被禁于食宿房内，愤激异常，几次冲锋，卒以赤手空拳，敌不过枪炮刺刀，登时被击毙命者二人，重伤死者一人，伤者无数，一场血战，遂告终止。

十月间以发饷为名，将各处工人诱至安源车站，至则以军队强压上车，家室行李不准携带，至萍乡境界下车，又将萍矿工程顿然停止，除电机锅炉两处工友外，各处杂工共有一万一千余人完全失业，流离于湘鄂之间，几至今犹未恢复原状。乃工贼乘时活动，竟于十月十六日将主任黄静源由萍乡镇守使署解来安源大操坪执行枪决。是时黄君犹大声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工友们团结起来！”等口号，壮烈之情，千古不能磨灭。工人见之闻之者莫

① 年代根据发表此件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出版时间判定。

不为之感动泣下。主任死后，在矿工〔上〕作工工友所受压迫，日甚一日，匪惟月饷无发，即每人每日之食粮亦仅发米一升，而散居在外者，所受流离转徙之苦痛，更仆难言。然工友等之革命精神仍未稍杀，于是投入革命军者有人，在各地领导农民、组织农民协会者有人，革命种子，于是遍布湘鄂各地矣。

俱乐部原由萍矿矿工一万一千余人和株萍铁路路工一千余人共同组织。经此次惨剧以后，萍矿工人完全失业，而株萍工友则仍处军阀压迫之下。至本年三月十六日，接受全国铁路总工会之命令，在醴陵成立株萍铁路总工会，株洲安源各设分工会，进行一切会务，直至九月七日革命军由湘入赣，收复萍乡安源后，始集合安源一千多矿工工友及株萍路一千余工友与各地散处未归的工友一千余人，于九月十日举行恢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大会，萍矿总工会亦于此时宣告成立。惟以会员失业者多，在萍矿作工者仅十分之一，不便举行会员大会，仅于九月十四日召集一次代表大会。同时湘东，紫〔家〕冲两分会均在秘密进行之中。当日均有代表到会，更派人组织高冲〔坑〕分会。从此萍矿工友重新团结在整个组织之下，将按着已往的经验与教训，加倍努力，向前奋斗了。

(二) 组织：在本会成立时，仅有会员一千二百余人。按照各工作处分设小组一百四十组，设四十二个干事会。每干事会干事由三人至五人，分管宣传、组织、财务、纠察、游艺等工作，处置该处对工友对矿局及工友间之一切事宜。设总干事一人，对内主持该处事务，对外代表该处工友。各处总干事组织全体总干事会，此会为本会最高议事机关，每月开会两次。由总干事会选举执行委员五人：朱锦堂（刘义代理）、周怀德、谭义生、涂正楚、袁月楚。刘义为委员长，组织执行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自工会成立至现在，共开总干事会六次，执行委员会十次，会员大会二次。最近武汉煤价陡涨，萍矿增加产额，失业工人复业者合共有三千二百人。湘东永和煤矿及高冲〔坑〕煤矿，均未开工。仅

有工友三四十人，因之亦只有干事会组织，未曾组织分工会执行委员会。

(三) 各种群众集合〔会〕：共计五次，分述于下。

一、欢迎北伐军蒋总司令大会 九月十四日，到会团体即有十二个，群众有一万四千余人。

二、俱乐部恢复纪念大会 九月十日，萍乡、醴陵、株洲、长沙各地工农团体均有代表到会，共有团体二十七个，群众二万三千余人。

三、黄静源主任追悼大会 十月十六日，萍醴各地团体均有代表参加，合计有团体二十五个，群众二万余人。

四、反英帝国主义示威游行大会 十一月八日，到会团体二十八个，附近农民参加者更多，群众二万五千余人，游行二十余里，民气异常激昂。

五、十月革命庆祝大会 十一月七日，到会团体三十余个，各界人民共二万七千余人，散发传单并贴标语三十余种。

(四) 经济斗争：安源工人自萍矿去年停工以来，直至本年十月间，每人仅发食米一升，工资或减或扣，全未发给。自本会成立以后，工友有向本会诉及饥寒痛苦之事，因经过前次痛剧以后，对于工会的认识，更加深切，虽对于萍矿当局十二分的深恶痛绝，亦不盲目的直接暴动。工会代为交涉一度，改为六天发洋一元，敷衍食略有裕。然矿局负责者对于工饷前途，仍无具体计划及确实把握，一天一天只是敷衍。工会遂下令准予十一月二十五日，向矿局索饷一次。在当时复工工友，已增至二千余人，除一千人尚在厂内工作未参加者外，其余有一千多工友，于当日上午十时，将萍矿负责者办事处团团围住。除该事务主任素有侵蚀嫌疑，对工友态度不好的某工友对之略呼捆绑外，秩序甚好，丝毫不曾暴动。围至下午一时许，由本会委员长刘义出任调停，新订协约几条，大略矿局一切经济出纳、账目支付、卖煤订约、工程计划、用人行政等，均得由工会、萍矿同人协会共同监督办理，此外发全饷一关，以

后设法发给全饷等。除三方面签字外，尚有安源市党部作证。草草的结束此次风潮，工人痛苦稍微减轻了一点，可将寒冷衣被赎回应用。

(五) 教育与游艺：工会经济的力量实在薄弱到了万分，一切应急于兴办的建设事业，都停着没有举行，因之在教育与游艺上，不能不取一种变态的方式，于是组织了一个劳动童子团，青年改造社，及妇女联合会，由这三个团体举办三个学校：(一) 工人子弟学校，(二) 工人补习学校，(三) 妇女补习学校。由工会津贴三校的教职员五人伙食及杂用，更略为购置各种游艺器具，交三个团体保管使用。计有子弟学生二百七十余人，分六班；补习班七十人，分二班；妇女六十人，分二班。功课，每日每班三小时，教本采取近出的平民千字课，有无书者暂用油印印发。每月开支约在五十元上下。可怜爱学的儿童，以去年比较，尚不及失学的儿童之三分之一呢！青年与成年的工友失学的数目相差更远了。

(六) 经济状况：工会自去年俱乐部被武力封闭后，一切财产器具荡尽无余。本年恢复，百无一有，乃出示令各工友及市民收藏工会及学校等处一切用具者，一律送还，以济急用。粗重器具，收回了三分之一，而整个的巨大损失，尚须向矿局索取赔偿，一时没有办法。因此工会一切开支，全无出路，乃呈请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津贴恢复开办费洋六百元，收入高坑〔坑〕会员入会费洋四十余元，湘东会员常月费洋二十余元，而支出各种集会及修理添置教育会等已超过收入总数二千余元。因向萍矿提取按月经常费一千元，暂支贰百元，以应各项经常用费，尤恐入不敷出相差甚远呢！

(七) 萍矿现状：萍矿自去年停工后，汉冶萍公司之接济几等于零。工饷材料于去年十二月间，公司已无办法。于是萍矿将所存焦煤，陆续抵押，继之更将各种破废材料，及山租、房捐等作抵押品，向长沙萍乡安源各处商人分别借款。至现在萍矿本身向外所

借新旧债将达一百二十万元。其中尤以工饷、木款为最紧迫，非公司有大宗款项接济实无方法偿还。材料方面，除窿内所用炸药能值六万元，可供两月之用，及各种钢铁零件等可值七万余元以外，其余几等于零。现在需用最急的第一是各种木料，窿内每日平均需木料费三百元上下，一日无木即无煤可出。次之煤桶不够应用，妨碍出产甚大。工程方面，土炉机炉两处完全停止，窿内各段东平巷停止二分之一，直井方面，方开始兴工；修理处、洗煤台、东西窖，均在最近才开一部分工程。窿内在停工时期，每日出煤一百吨，作烧煤。现因煤价特涨，增加每天三百五十吨，将来计划出八百吨，便可以萍矿维持萍矿，不至于亏本了。

以前在俱乐部封闭之时，一班反动职员和工头大肆活动，任意压迫工人。及工部恢复后，均恐惧不敢进班，自动请假离安。工头方面，工会开除五十余人，职员原有五百余人，现在共剩下二百余人。有许多薪水最高者，如矿长、矿师、各处处长、工程司〔师〕等，均因无薪水发给，先后离矿，以致现在一切重要职责，均无人主持，仅在大冶方面借来一位德国电机师。工程方面，危险实多，幸而下级职员有萍矿同人协会之组织，能与工人合作，主持一切。

(八) 开工运动：革命军克复江西萍乡时，省总工会与省党部即派前在俱乐部为主任之刘义前往主持工会，及安源国民党部工作，分别进行一切。后蒋总司令至安源，刘义即以萍矿有利可图，如能设法开工，一方面可以救济一万余的失业工人，一方面又可以增加国家税收，救济国家产业等情恳切陈述。蒋因囑令工会与矿局两方面通力合作，关于开工一事，从速拟出具体计划并承认设法促其实现。后由本会与同人协会两方面将开工工程计划及运输、销售、外交、还债等，分别草就，即于十月廿九日召集发起组织赣西人民维持萍矿运动委员会，召集赣西各团体开成立会，到会团体廿四个，通过开工各种计划，发表宣言，推派刘义为代表，往湘鄂各地接洽，往返磋商数次，现正在将计划付印，不日即将

由湘鄂两省人民共同组织，进行一切。其计划另行公布，不具报。

安源萍矿总工会代表团报告

十二月七日

(原载《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出版)

安源各团体致湖南全省 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贺词*

(1926年12月11日)^①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农民代表大会伟鉴：
革命主力，唯我工农。大哉贵会，团结中心。解放民族，共跻大同。劳动社会，企颂功成。

安源各团体庆祝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大会

(原载《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11期，1926年12月11日出版)

* 原题为《安源各团体庆祝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大会》。

① 此为发表时间。

株萍铁路总工会报告

(1926年12月21日)^①

甲、过去之工作

一、本会之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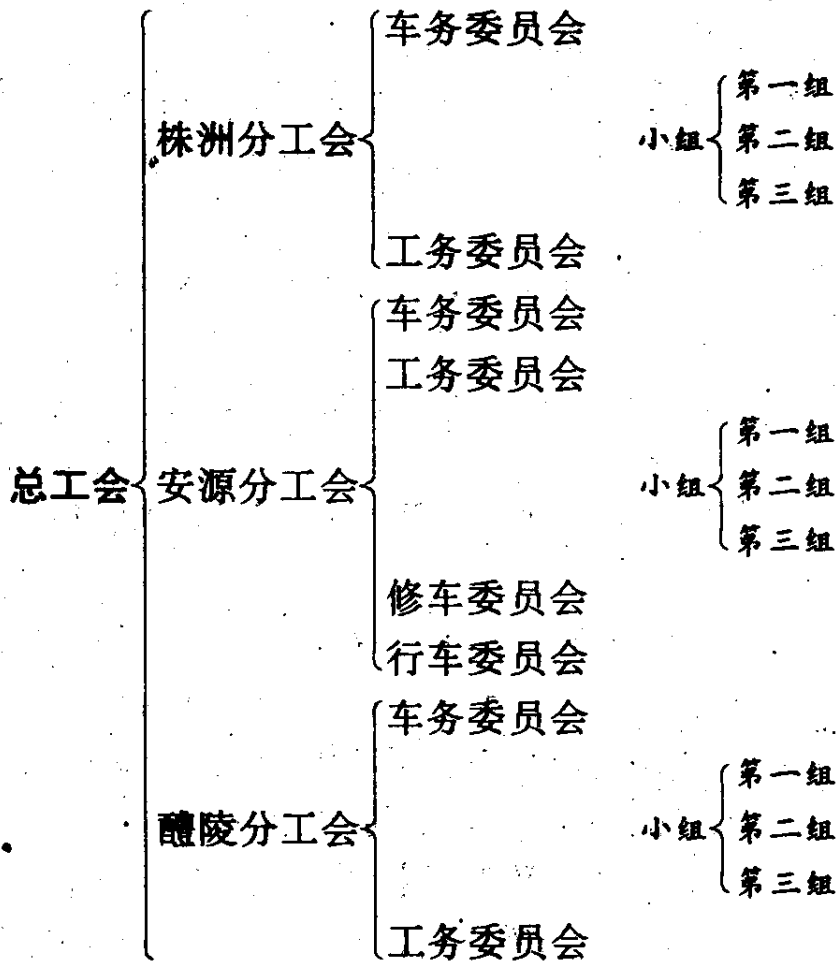
1、成立经过：

株萍铁路工友，自一九二二年以来，因受革命潮流之激荡，与夫自己生活之困苦，故得在严重压迫之下，毅然与萍乡煤矿工友共同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团结力量，求谋解放，并以株萍铁路分工会名义，加入粤汉铁路总工会。奋斗三年，成绩卓著。去年秋，正拟将俱乐部改为安源路矿工会时，不意忽遭帝国主义与军阀之走狗李鸿程、盛恩颐两贼之摧残，用暴力将俱乐部无理解散，并惨杀我们的导师黄静源及工友李殷〔段〕三烈士，驱散我们勇敢的战士一万三千余人，不准在安作工。惟是我们公开奋斗之机关俱乐部，即被封闭，但各同志仍从事革命的秘密工作，不遗余力。旋奉前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及全国铁路总工会命令，将株萍铁路秘密和单纯组织，改为株萍铁路总工会，作为公开的奋斗机关。吾辈工友在此筹备工会期中，不知流了几多热血，经过了多少挫折，艰苦奋斗，方使数经巨变的株萍铁路总工会，至今年三月十六日正式宣告成立于醴陵。迄北伐军兴，逆军在醴抵抗，而本会似无形解散，但一般工友，仍

① 此系发表时间。

继续奋斗，全体动员，参加北伐工作，扰乱敌军后防，不敢稍息。迨全路肃清，本会又告复活，而有今日得派代表出席全省工人代表第一次大会，与全湘工友共相携手也。

2. 组织大纲



执行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 组织部 —— 统计, 调查, 纠察等科。
 书记 —— 文书, 财务等科。
 宣传部 —— 教育, 游艺, 刊物等科。

附 (一) 分工会组织法尚未详细定妥。

(二) 总工会书记, 即委员长。

二、参加北伐工作

第一期：自湘乡攻击时至占领老关时止。

(一) 在姚家铺至板杉铺之漆家坝与东冲铺附近，将铁轨及电线先后破坏数处，阻断敌人后方交通。

(二) 在阳山石至老关殷家冲附近，将铁轨及电线连接破坏二次。断敌人之交通，工友受伤甚重。

(三) 株洲通淥口之电线，经工会工人破坏，敌人因之退却，并派工人于醴陵萍乡等处，侦探敌情，得随时报告我前方军队。

第二期：自汨罗攻击时至占领武昌时止（由本会派工友前往者）。

(一) 八月十九日晚在麻塘至岳州之间，施行破坏工作方毕，忽遇哨兵发觉，开枪追击，幸未受损伤，后麻塘有兵车下行，开至该处停车，将障碍物除去，方得通过。是役虽未收得效果，然亦使延长时间。

(二) 八月二十一日晚二时，在路口铺至五里牌之间，折〔拆〕断路轨二处。方毕，即有下行车达到，即停止不进。此时已闻我第七军包抄之枪声，敌人纷纷下车潜逃，该车忽后退数丈，将敌人压毙十余人。此处共阻兵车三列。翌晨经我七军将车上枪械围缴，并获军用物品无算，又破坏电线，阻断交通信息。

(三) 在中火铺、汀泗桥之间，于八月二十三日晚用特制器具置于铁道上，恰遇过上行兵车向后退，有货车车辆出轨，因而敌人不能乘车通过，并破坏电线二处，阻断信息。

(四) 于八月二十四日在土地堂至纸坊之处，破坏铁轨，忽陈嘉谟之援兵乘车行到此不能通过，前线逆军摇动，因之退却。

第三期：自老关攻击至占领安源时止。

(一) 在峡萍区间施行破坏工作时，因摇车经过，被其窥破，未能收到效果。

(二) 在萍乡镇署前，将电线割断，并抛放炸弹，将镇署之马

既焚毁。敌心动摇，遂唐逆即逃窜。

(三) 在袁州及萍乡莲花厂〔厅〕等处，共破坏电线三处。敌人退时，工人夺获子弹九十八箱。即点交十二团邓团长，有收条可稽。又在峡站小桥侧旁，挖出地雷二个，使我军安全通过，未受危险。

三、党务情形

自逆军甫窜入江西时，省党部即派萧从能同志来本路组织株萍铁路特别区党部，本路沿线各处，均包括在内。现在专就我工友方面单独所组织者而言，计大〔有〕五个区党部，合计二十个区党部，党员（专指〔指〕工人）约千百余人，对于主义及策略，均有相当之了解。

四、各项运动

各种政治运动及纪念运动会，本会除领导全路工友，在可能范围内参加各地方所发起者外，并且由本会单独举行过数次向群众作深刻之宣传，使各工友均了解国民革命的意义，及我们工农阶级所需要的革命。同时，并注意提高其阶级斗争的力量。最近并发起惩办劣绅彭志蕃，现已督促县署送交省政府处理。

五、教育概况

本会因经费困难，仅设有工人训练班（本路德兴学校亦有一班）。每周择星期六授课二小时，以提高工人的革命知识。所授科目如下：三民主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赤色职工国际，苏俄现状，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工人与工会，为什么要开国民会议，帝国主义与中国，……

乙、经济状况

本会经费因前处在湖南军阀铁蹄之下，仅由全国铁路总工会略给津贴，及国民政府统治了湖南，始由路局每月津贴洋一百元，工人常月费约六十元作为经常费。

丙、将来计划

过去的本会，既然处在反动势力与夫经济困难两重形势之下，所以对于建设方面，极无成绩。现拟于最近将来，筹备大宗款项，依照预定计划，于每一分工会（安源、株洲、醴陵）各办补习学校一所，训练各处工人，并拟组织沿途宣传队、工人纠察队各数队，设置游艺会、新剧团种种机关，除替工人作实际的经济要求外，并使其了解阶级斗争之意义。但经济既无着落，教员亦极缺乏，其能成功与否，还是问题。不过我们总是努力的做去，以求达到此目的。最后还希代表大会与属会以解决之方法，使我们这种计划不致失败为好。

丁、工人生活状况

a、自去年二、三、六、七及今年二、三、四、五、六、七等月之工资，因军阀时代局长专图私利，均未发给，工人生活之困苦已达极点。自北伐军占领湖南后，政府委朱侣云为局长，于七月二十日接任以来，在八九月每人仅每天发给伙食洋一角八分。老关以外，因北伐军占领最先，故关外工人八月份工饷发清。关内工人，则仅在秋节每人发饷二三元上下。在此统计与旧局长所欠工资，约十月之久。嗣因朱局长切实筹发救济，故在朱任内欠饷均已渐次发清，只旧存尚无着落耳（路局对此已成立旧欠清算处，但现在尚未积极进行）。

b、全路工人工资，因技术及工作之不同，工资殊异。平均每人每天仅三角上下，其有家庭负担者，占大多数。加以清发旧欠渺渺无期，此次代表大会，若能将最低限度之工资，规定划一，属会当即进行，与之作最后严重之交涉，务使有家庭负担之工友，亦能过适可之生活。不然，旧欠不发给清楚，工资又极低微，则我千余终日工作之工友及家庭，行将不免作沟中之瘠矣。

戊、工人总额

本路工人约千二百余人，青年工人仅占百分之一分，女工全
无。

(完)

(原载《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20期，1926
年12月21日出版)

汉冶萍公司应收归国有

(1926年12月28日)^①

刘 义

在国民（政府）统辖之下，一切工商实业，无论政府经营，或商民承办，国家均有监督保护之责。根据建国方略：凡商办实业企业，政府认为有收归国家经营之必要者，得随时出资收买。汉冶萍煤铁产业，在此时期，应收归国有之理由，有六大端：

1. 借债卖国：该公司对于营业折本，不知从工程上，事实上，设法救济，一味滥借外债，至于日债五千余万元。其条约之苟酷，有由日人委派该公司办事人、技师长、会计监督等之规定，将一切经济行政权，尽数送给日人！据说现在又续借日债若干。似此该公司负责者，非愚昧无知，甘愿将此项产业送给日人，则必系与日人互有勾结，共图自饱私囊。虽卖尽此项产业！亦所不惜！

2. 无计划，敷衍，浪费资本：欧战时期，各国钢铁业，出产停顿，钢铁价值奇涨，该公司获利数千万元，不知以此项利息，扩充工程，乃更添借外债，增加支出。欧战后，钢铁价落，不够成本，该公司不知缩小汉阳大冶各厂矿工程，留付日人还债之钢铁铁砂产量，以节开支，而将萍矿出产之煤焦出卖，以增收入，一任其亏本出铁，增加债额。对于萍矿工程，不知将窿内无煤各段停开，以人力财力，加开工程窿，使产额增加，土壁减少，煤质改良。窿外缺桶运煤，妨碍出产甚大，不知添置修理。洗煤台机械破坏不全，有碍工程，不知加以修理。电灯房电力有余，不知出卖萍安居民，

^① 此为发表日期。

以增收入，任其偷窃浪费不加注意。

3. 各级机关少数之包办，任用私人津〔侵〕蚀舞弊：该公司一切职权，均归大股东垄断。当年续借日债八百万元时，大多数股东及全国人民反对，该公司经理盛恩颐，竟一意孤行，置之不顾。各级机关，经济均不公开，一切事务无论错误到若何程度，蒙上混下，均由一二人暗中处置，他人不能过问！公司要人，可任意派遣一般无能无识者，到各矿厂领重薪不莅职，至令各地员司，愤满怠工。萍矿之工头，有积资至十余万数十万者，其侵蚀公款剥削工人之毒史，尽人皆知，由此推之各矿厂头脑，以至于公司之办事人，可见一斑！盛氏之气盖一时，索其世家之来历，更可不言而喻！

4. 压迫工人，摧残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大冶厂矿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均在“二七”惨杀之后，先后以武力封闭，驱逐工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其经过三年之历史上，共〔只〕有组织工人，教育工人，替工人谋生活的改善，替矿局解决无钱发工饷之困难等事实，并无何等不法之行动。乃该公司经理盛恩颐，贿卖〔买〕军阀李鸿程，以武力封闭，并监禁毒打驱逐其工人，惨杀其办事人，封闭同人俱乐部，驱逐进步的职员。凶横惨毒，莫此为甚！

5. 萍矿工程，已濒〔濒〕危殆：八方井窿道，若再延一月，不加修理，即将全部倒塌。东平巷亦只能暂保两月，其余洗煤台及各处机器，锈坏偷窃，将达半数，无一不陷在极危险的境遇之中。工人职员，每天共发伙食洋一元，工作时间加长，工作加重，怎能长此敷衍？公司方面，虽有电来，仍无钱至。这种危急的局势，非空言可能济事，政府若不即予维持，事实上无可幸免！

6. 外交、运输、消〔销〕路、均成问题：株萍路车辆缺乏，须设法添置，湘东桥为水冲断，须集〔资〕修复，萍煤方可出山消〔销〕卖。萍煤市场，以前汉阳大冶各厂矿，均需多量焦煤，现在该两处停工已久，须向各方面另找消〔销〕路。外交问题，该公司

因借款关系，与日人订立许多卖身契约，以致层层束缚，不能自救，日趋破产。以上三大问题，萍矿与三公司本身，均无方法无能力解决，必须政府与人民，同起挽救，才有希望。

根据以上六项事实，该公司实无能力与资格，管班〔理〕该项产业，中央政府应即时收归国有，以救国家产业，而符保护农工之政策。不过此时以北伐军事工作紧急，经济力量，难于顾及此项建设事业。但以此事关系之重要，万不能不予以深切的注意：一方面对外应否认该公司所秘密订立之一切买〔卖〕身契约，一方面促国内资本家协力投资，以救危亡；更派遣重要人员，监察该公司及□^①矿厂一切用人行政，绝对禁止再有上项之坏现象发生。湘鄂赣三省人民，与该项产业，关系特别重要，更应即时奋起，组织维持该项产业之实际行动团体；一方面促政府注意该项产业，从速设法救济；同时应实际调查该项产业之危机与现状，拟出救济该项产业之具体计划，唤起全国人民之注意，杜绝日人之野心；更进一步，实行监督或管理该项产业，则该产业前途，庶有一线生机之希望。

（原载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第29期，
1926年12月28日出版）。

① 原文不清，应是“其”字。

萍乡工人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宣言

(1927年2月9日)

当这个革命怒潮高涨的时节，本大会代表萍乡三万有组织之工人，集合于县城地方正式举行开幕了。他的意义，简单地说不外：检阅过去的成绩和力量，决定将来的争斗策略，换言之，就是要把我们过去奋斗所得的经验从新估量一番，以定出今后作战的标准。

萍乡因有路矿两大产业，工人运动发生也最早。在北洋军阀横行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志秘密组织，直接间接与恶势力冲突。及黄静源同志被杀，表面上虽似军阀得胜，而实际上正是萍乡工运，由困苦争斗中建立了相当基础的时期。今日全县工作长足的进步，可以说是我们的牺牲者用热血与头颅换来的结果。因此本大会当以十二分的哀忱，追念我们的先烈，为死者复仇。

我们民众与武力的结合，虽说结果了孙吴军阀，但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社会基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是不曾根本铲除，并且时常有反攻危害革命的危险。我们要铲除这些余孽，一方面固然要用革命的政治势力去压迫，一方面还是在发展时的政治势力，即发展工农及一切革命民众的组织。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速开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才能汇合全国革命民众的力量。

我们认清了反动势力正在联合向我们进攻，所以我们革命势力方面也有实行联合战线之必要。本大会除继续与我们的友军——农民结合共同奋斗外，更当努力拥护中国各阶级民众联合战

线，以期国民革命之成功。

最后，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军阀、资本家、买办阶级、贪官污吏的剥削，已经使我们的生活陷入极悲惨的境地中。当然，在本大会里少不得要讨论关于我们应解除自身痛苦的问题，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责任，完全是负在我们自己的肩上。我们现在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拥护革命政府！

速开县民会议！

改良工人待遇救济失业工人！

工农商学兵大联合！

黄静原〔源〕精神不死！

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

萍乡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万岁！

十六、二、九。

（据萍乡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乡全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会议日志*

(1927年2月8日—15日)①

初七日夜开预会

主〔举〕监查代表委员。

主〔举〕定主席员。

初八日上午

在大礼堂坪，朱攸蓉演说，主席演讲。下午典礼，游行。夜李味隆演讲，正〔政〕式〔治〕经济状案〔况〕。

初九日

上午杨骏，肖保瓚演讲。

下午审查代表，不合资格者取消。选主〔举〕县农执委员。

初十日

刘昌炎演〈讲〉职工运动会。

黄道腴演〈讲〉农民运动与宗法社会。

下午朱攸蓉演〈讲〉资本帝国主义之在中国；用正〔政〕直〔治〕武力、经济进〔侵〕略。

夜，县党部开欢迎代表大会，兼又唱文明戏。

演〈讲〉列宁遗言：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斯巴达卡斯团的胜利，不是革命的开始，乃是革命的终局②，他的

* 原件标题为《萍乡全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宣言提案暂记》。

① 原文已注明“民国十六年春立”（即1927年春）。月、日是依据“日志”的农历月日换算的。

② 原文如此。应为“不是革命的终局，乃是革命的开始”。

胜利就是社会主义的劳动阶级的大群众的胜利，最实际的最决死的。阶级利益，只有根本的政治才能满足。是质言之，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必须用政治革命的手段，必须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然后才能满足。可〔所〕以同志然然。

十一日

秘书报告，及各级农民会务报告，及一切临时动议。

文同志^①运动农民热心筹备工作。颜承梁辞。

刘庆余演〔讲〕：乡委每月少开会，未训练农员进工〔攻〕。勾结军阀造谣，凄惨〔摧残〕农运种种押〔压〕迫农民。

下午安源市党部欢迎大会，刘昌炎、杨骏先生演讲。

夜中山公园

演欢迎大会，^②兼唱文明戏。

十二日

秘书报告，讨论关于政治问题的提案。

讨论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提案。临时动议：

一、禁止良田栽烟，及煮酒、熬糖、做扎粉，取消田边树。

二、谷米通流本境，余存出境。

三、乡市纸票概不用。

四、仓谷清算交盘，归民众团体主办管理。

五、借放〔贷〕免息，侵吞亦应赔偿。

六、族会社仓合归民众社仓发借。

十三日讨论

一、农民子弟学校，兼补习并女界学校。

二、提祠会租谷归农工合作社，或生产消费信印〔用〕各社。

三、款从招股派来，或殷实特别捐来办成。

① 此处所说“文同志”疑为袁德生，萍乡方言“文”“袁”同音。

② 原文如此。

四、减轻租硕^①案。上业田，每百硕谷田五十硕交东（家），中业田交四十五硕，下业田交四十硕，至少每百硕减少拾硕。

五、额定租谷规钱案。每担租谷纵多不能上壹元，只少得，多不得。押规钱每年照依时值通利交楚^②，交佃户与农民会各半收入。

六、确定租谷案。以早稻^③各半交清，若遇旱灾、水灾、虫灾，特别减让。

七、农民自卫军所地款项不足，派人出县农民协会训练班练习，或由县农民调活。^④

八、雇农待遇案。议定纵轻价，拾担谷起至卅担止，断再〔最〕少价加贰呈〔成〕。月工每月三硕以上至五硕以下。再〔最〕少价照旧加贰呈〔成〕。零工三升米起至五升米止。

九、亩捐案。以祠租决定廿硕纳捐，家租伍拾硕纳捐，以上加倍捐二、三、四、五、六，就地纳款东人管理，收为自治机关所，或归信印〔用〕合作社，为农民补习消费用。

十、改良佃农待遇案。一切荷费^⑤、年礼、租饭、年鸡等项取消。

十一、青年农民运动案。训练儿童堂〔团〕及教育〔学〕校。

十二、各级农民经济案。以区农民协会每月纵多六十元，乡农民会每月纵多十元，伙食工资无有，其余纸笔墨，及公事杂项另有支配，特别不在此例，经济由规息出用。

十三、训练组长问题。从十六岁起至六十岁止，由县农民会派员训练。

十四、办农民借贷所设一，并信印〔用〕合作社共立。概从

① 读为“担”。

② “交楚”即交清。

③ “早稻”，早稻和晚稻。

④ 这一条费解，原文如此。

⑤ “荷费”，即花费、费用。此处指田租以外的一切额外费用。

殷实借来，农民协会执委担保，其息不过二分，放借贫农不过一分五息。合作社招股派款杂息，一概取消。借谷者加谷息，拾桶加壹。

十五、确定乡间手工业工价案。在早年原有工价加二呈〔成〕。

十六、抚恤伤亡将士及打匪伤亡者，由县农民协会章〔酌〕定。

十七、流通水利。以塘水自由权不得消耗，荫余多水流通放荫^①不得售进金钱。泉河坝水，必须说〔设〕法通流，放荫无阻，不得消耗。

十八、垦荒土为田，本会全体认承，均无阻滞。

十九、组织农村医院，由区农民设办，乡农民协会经济略意帮〔助〕。

廿条、取消乡间无意识〔义〕之消耗品，由乡农民协会认承各项。取消龙灯、春锣、新香、新衣，殡殓饭、春酒，其余临时讨论。

廿一、统一度量衡，各户不得大秤小斗。

廿二、取消山骨制，由各乡进行制止。

廿三、减轻油租，恢复三年前老租减二呈〔成〕，茶山规钱与田规行息，乙年冬甲年出加油租无效。

廿四、开发封禁〔的〕矿山煤石。矿山开挖时必须报告农民协会执委，由委员长查核准此，不自擅专，惧有屋宇、泉水、祖坟等件关系。

十四日

女界联合会代表宣言，幼女宜起女学校读习，中年女工业厂务宜勤俭习读习艺营生，不可奢华懒惰。

二幼年禁止蓄发梳脑，免省消耗。中年者宜剪发，免得早晚梳

① 放荫，即将水流灌进稻田；荫余多水，指灌溉后多余的水。

头，及金银首饰耳色^①杂品禁止，以免消耗。

三幼者不可包脚，中年宜放脚，可免耗费。老者六十以上，不放脚不剪脑可也，一切种种杂费取消。

口 号：

- (一)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 (二)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 (三) 萍乡全县工农代表大会万岁！
- (四) 萍乡县党部万岁！
- (五) 民族解放万岁！
- (六) 农工联合解放万岁！
- (七) 县农民协会万岁！
- (八) 区农民协会万岁！
- (九) 工农商学大联合！
- (十) 第六乡农民协会万岁！

口 号：

- (一) 打倒帝国主义！
- (二) 打倒军阀！
- (三) 打倒土豪劣绅！
- (四) 打倒资本家！

萍乡县县农民会委员：刘庆余202

肖保璜188

段思召174

黄懋欢127

王圣洪125

廖志昂113

颜承梁108

对 子

为世界革命的导师，
谋工农阶级之解放。

^① 耳色即耳环。

农运提倡同祝总理，
 民权巩固共仰列宁。
 共同奋斗民族解放，
 一致努力革命成功。
 劳动者扬眉吐气，
 资本家胆战心寒。
 要享平等幸福，
 须其奋斗精神。
 秉承遗言联俄联共，
 彻底革命一德一心。
 生有自来今月今日，
 名垂不朽永世永年。
 青天白日○百岁千秋。
 永垂不朽，○离〔虽〕死犹生。
 竟总理遗志，○成革命全功。
 手创三民功成革命，
 惠施五族诞祝精神。
 纪念元勋同申庆祝，
 秉承遗志团结进功。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省代表：

廖志昂199

黄懋欢184

段思召191

张连树^①44

周圣梦39

黄道煦51

袁德生198

李洪烈22

贺淑善29

曾义卿25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

① 张连树，即张连瑞。

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据安源纪念馆所存原稿)

萍乡县总工会敬告商界同胞书*

(1927年2月21日)

亲爱的商界同胞们：

我们要以很诚恳的态度来和你们说几句话了，请你们平心静气也很诚恳的来接受罢！

首先，要明白：在中国的革命，你们也是占很重要地位的。因为你们也和我们一样受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压迫，都需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来谋解放。在这一点，我们是应很亲爱很严密来团结在一根阵线上，向我们的敌人拼命。否则，我们若不顾及革命前途，任意破坏这根阵线，那就是虚张自家的营垒，让敌人进攻，那就是破坏革命，就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就是反革命。因此，我们若不顾一切向你们进攻，要打倒你们，我们就是反革命；反之，你们若无故想对我们反攻，要破坏我们，那你们就是反革命。亲爱的商界同胞们！我们大家觉悟罢！

次之，要明白：在小小的萍乡的你们，决不是什么资本家，在我们也绝对承认你们不是资本家。工人们要得到彻底的解放，固然要打倒资本家，但所要打倒的是垄断了大生产，成千成万的工人们做他的工钱奴隶，受他的宰割、虐待、剥削的那种资本家，而决不是和我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的你们。所以，有人说：“工人组织了，就要来打倒你们。”这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走狗——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的话，你

* 原题为《敬告商界同胞书》。

们决不要相信；否则，你们若相信了，因而激愤来和我们冲突，这简直是中了反动派的毒，来杀自己的人。亲爱的商界同胞们，我们大家觉悟罢！

再次，要明白：工人们向你们要求加点工资，订些条约，这是我们不得已的苦衷。因为物价高涨，工资大〔太〕低，家口嗷嗷，冻馁

交迫，我们不要求加点工资，怎样度日度家呢？而且，加点工资，即于你们无大损，我们却至少可减少一份痛苦，你们又何忍过于反对？反之，不加点工资，看这几千几万的冻馁交迫的人，往那里去？社会上能安宁吗？所以，关于加工资这一方面如果你们想到了这些，决不会误会到这就是我们向你们进攻，决不会再想到反对。至于其他各项条约，有的是要维持工人们的生活，有的是要改良工人待遇……等，差不多都有我们说不出的苦衷——当然或许也有我们过分的地方，但是，这都希望你们加以十二分的谅解，然后不致于弄成工商的冲突。弄成彼此的误会，弄成你们无故的歇业，弄成市面上的恐慌。亲爱的商界同胞们！我们大家觉悟罢！

革命之潮高涨了，革命之曲高扬了，亲爱的商界同胞们！我们很亲密的携手，共步共趋，跑向坦途大道上去，求我们的幸福罢！莫要在中途上彼此冲突了，分离了，让敌人站在旁边狞笑。亲爱的商界同胞们！我们来，共同奋斗！共同努力！

我们新由全县工人代表大会产生来负县总工会的责任。因此，我们谨以极诚挚的态度，向你们作以上之解释，很盼望你们能加以深刻周详的考虑。我们并高呼：

工商联合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革命成功万岁！

工商联合万岁！

工商解放万岁！

萍乡县总工会

十六年二月廿一日

(据安源纪念馆所存原稿)

中共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信（节录）*

（1927年7月23日）^①

新省委成立后，对于军事分三类进行：一是对于已经露面之义勇队自卫军之类，一是尚在灰色或潜伏的状态中的团防、挨户团及掩埋的枪枝之类，一是国民革命军中党的工作。第一类（究竟湘南还有汝城，湖滨还有华容，只关系尚未弄清，只得任其孤军奋斗耳）计有三处情形最为显著：第一，浏、平、岳一带；第二，宁、益、潭一带；第三，萍、安一带。此三路部队之安置，中央及省委都已极端注意极了，约在一月以前省委即决定了如中央最近所示军事三步办法，即：（一）设法改编挨户团，取得合法地位，以图自保；（二）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三）上二者都办不到则埋枪。这个政策省军部反复告诫各地不下十数次，先时现象极好，实都能照这政策做。如：（一）安源可借矿警局练兵二百名，而一两股兵力可以上山，有约百枪可埋（事务常有变化，确情过日再报），不料刘义同志鼎着国民政府□□委员的招牌，大摇特摇，既充矿局五委员之一，又任事务处长（现矿局办事，分为三处）兼保安科科长（前矿警局改）。经济、武装拿在一手，C P势力在山较马变以前还大，以致激起三十五军突开两连军队驻山（现为本军集中，已开去，斟来朱部萍乡兵两连），全市和矿局人员均起恐慌，欲谋对付（矿局对收归国办给〔极〕不愿意，前次农民之变，完全是矿局号召的，思尽摧毁我们的势力，现在我们不把收国有的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责任分一些给国民政府身上，而完全由我们负着，今日之我们那有这样的力量？即刘义同志等到后，亦觉四面皆楚歌，情形极危险了）。省委闻此，乃急派日羽^①赴山商决弥补政策，以期保存势力。详细决议另抄呈报，请求核准。大致是我们只拿住武装，除设法将所有警兵改工人，排队长改同志外，保安科长亦要找一灰色同志去充当，用交通部名义派去（此办法虽尚觉过左，然只有尽力注意对外应付的技术。事实上矿警武装是我们工会的生命，无可放让）。刘辞各要职，只求保存工会的权利和地位，其他一切都送给孙科，我们只在保存工会与武装两条件之下，为他（孙）尽量工作（除刘职权外，只要有饷并允增加生产等）。现时朱培德和湘政府都无兵力可压迫我们，我们表面虽极端灰色，内部则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安可造炸弹及机关枪），以图到时一用。这是此间对于安源这支兵力安插的经过，但成败犹未定也。中央派刘义同志回去的政策不先告知省委，何故？（二）浏阳共有枪约四百枝，编挨户团不可能，上山虽经讨论，而负责同志对此未下决心，又遭西乡反动派之压迫，且到紧急关头，重要同志先均逃散。现该部队已退到平江之北，此间当即派人去，持详缄并带款去指示上山去矣。平江现已编为挨户团，被迫时即上山。（三）宁、益、潭处受四面包围，情形原极险恶，因指挥得力，头一步本已成功，现又糟了。所谓头一步的成功，是潭部已收集了一百廿四支枪上了山，兵极可靠。负责同志郭咏泉来省请示，即坚嘱其负险固守，正式作匪，并略与接济。郭同志原和在山同志约定离山五日后准有信回，乃今距在省接头之时已有十日，郭同志既未回山，又无消息，致在山同志齐起恐慌，自动的解散了。现在力谋救济并查办郭同志。宁部有枪二百余枝，已暂改为挨户团，因其内部不一致，有些兵是由团防改编的，除缄令当地党部切实拉拢下部之好分子使为我（用），一旦有变即行上山外，并派定郭同志照此原则赴该县指挥（他原

^① 日羽，即夏明翰。

与该部有关系)。任命郭同志在十日之前而昨前变起，郭同志既涉如黄鹤，该地党部亦不详考政策，到被压迫时，连同团防全部领率上山，此间闻讯知内部必起变化，诂言犹未已，叛变之报闻矣。该部兹或可留三、四十支枪上山，尚未得报。益部原拟入湖为匪，诂后闻湖内不能去，不知何故？在军负责同志仍商决开赴湘西，然其内部亦不一致，有一股是红匪，有一股是恐被其他同志拿去兵权的余衡同志率领。到紧急时，统将武文元同志又轻骑来省，当即令其返防，诂余到任，闻已全消散了，且被红会一股吊羊掠款，赢得不好声名永在民间（别军声名好）。总合这几支军力，安插未臻极善的原因，暂略。该部负责同志差一着最后工夫，然未即全败也。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

(1927年9月8日)

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令到即各遵照执行。

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并告。

右令

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

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朱少连

直辖第一团团长 李子骥

直辖第二团团长 滕代远

直辖第三团团长 王扬烈

直辖第四团团长 郭咏泉

直辖第五团团长 谢南岭

直辖第六团团长 袁 健

直辖特务营营长 潘福岩

湘北特派员 何资深

长沙各区委

安源行委

岳阳行委

* 原件标题是“第21号送中央”。

长沙、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宁乡、衡阳各县委，株洲
部委，各县县委、各特支暨各同志

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

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

一九二七年、九、八晚

特别注意：

- (1) 此令编号送发，收到必给收条。
- (2) 阅后必即烧毁，倘不慎而被敌人发觉，负责人处死。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任弼时报告（节录）*

——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

（1927年9月27日）

中 央：

我于二十日由汉动身，九月二十二到长沙，二十三早会到马也尔，此时他与省委已音信不通。二十五方见彭公达，二十六会见夏明翰，二十七日开省委常委会议一次。

这次湖南暴动预定计划是十日发动安源平江浏阳湘浔〔潭〕等处，农民同时暴动，十五日会合长沙。

十号长武、株〔株〕萍铁路也前后破坏；……安源矿警及王新〔亚〕部（系江西的农军）五百余人会同工人炸弹队、宣传队将近二千人于十一号清晨进攻萍乡不遂，乃弃萍攻老关，十二号破醴陵城……并缴得敌人枪枝七八十。此时株〔株〕州〔洲〕暴动发动，并夺敌人枪十二支，随即失败。敌调大军围攻醴陵，我军不支退出醴陵，复经老关转攻浏阳。十五号占浏城，十六号晚被敌包围，冲锋出城，是役失去枪枝三百余，捉去农军百一十余人，余众向东南退走，一部分已散。在此次战斗中，安源工人表现极勇敢，惟矿警甚畏缩云。

长沙四郊暴动开始于十日，在万寿乡一带解散团防局四处，在某乡解散团防一处，共获得枪枝八十余杆。湘浔〔潭〕暴动无力量，但杀三五劣绅而已。其他宁乡、常德、岳州、湘南各处及长沙城内均无动静。还〔这〕是这次暴动经过大概情形，详细由公达面告。

* 原题《弼时报告（一）》。

在十二三号，当铁路停滞，安源军队进攻醴陵，珠〔株〕州〔洲〕暴动，苏、余^①等尚向平浏进展时，长沙城内的空气非常紧张。此时实为暴动的极好时机。但因省委与暴动区域交通不灵便，且事前未决定十三号暴动，故未发动，实为可惜。十六号浏阳尚在我们手握，长沙亦有发动的可能，但省委改变了暴动时期。当与省委讨论停止十六号暴动时，省委承认未定十三号发动是错误，而不承认停止十六号的错误。关于此一问题只好留在将来中央从长解决好了。错过了时机固然是长沙暴动未能成功的原因，但是没有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暴动，如鄂南农民一样，实为整个暴动失败的极大关键。据明翰同志说，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勇〔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当我军到浏阳召集农民群众会议时没有多少农民参加……，据我看来，农民群众没有起来，固然马日事变的打击有影响，但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行军所到之地，没有替农民做出一点没收土地、屠杀豪绅的事实。如鄂南那样杀土豪劣绅、没收土地等，在平浏一带这次做得非常之少，以致不能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实有极大的关系，其他湘西湘南没有起来，不能分散敌人力量，不能指挥工人行动（……工人未能罢工等），没有多做士兵工作，缺少宣传等，当然也是暴动失败的重原因。

九月二十七日夜

弼 时

（据《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① 苏、余即苏先俊、余洒度。

秋暴前后湖南和安源路 矿工人的状况*

(1927年10月4日)

任弼时

自马日事变后，各种工人中的尚未被杀之领袖分子，均不能立足。全省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均等于消灭，水口山锡矿山工人组织等于消灭，省委虽曾派人到水口山负责，但去后即无回信，现锡矿山又派人前去整顿，因闻当地有些工人自动斗争。仅安源工会存在，并颇有基础，在这次暴动前，尚有五四九同志，工人参加这次暴动非常热心，并极勇敢，炸弹队，梭标队，看护宣传等队，内均系工人（约有一千二三百人参加），在暴动后情形尚未得到报告，据安地近来此地同志所述：现安源驻有二连军队（系朱培德的），但对工人除占领工会会址外，尚不敢有大的进攻，不过矿局借势大裁工人，现失业者将近二千（原有七千工人工作），内尚有不少同志，惟负责无人，最近常委已派人去，并令安地进行要求发现钱，恢复失业工人工作，拥护以前的工会运动。今天又闻安源工人举行罢工。惟失业问题恐是终久难于解决的。长沙工运因缺少下层领袖分子，多数亦无组织，仅车夫与一部分铁路工人尚能受我们的指挥行动，泥木与码头工人中仅有极少数同志在里面活动，缝纫工人中，虽有些同志，但他们非常害怕不敢行动。一般工人生活非常之苦且被裁减失业的很多（尤其是店员），第一纱厂已停工，工人多已散去，其中同志现仅八人，一小部分铁路工人及同志对

* 本文是从任弼时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节选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于这次破坏工作颇能尽力，惟有不敢大规模破坏，恐自己因此失业的心理，因此，这次破坏铁路的工程非常之小（但据文虎报告，非铁路工人恐失业，而是破坏材料不好）。常委对于最近工运原则：决定扩大经济斗争并准备很快的举行一次铁路工人罢工，在其他工人中则加强罢工宣传鼓动工作，并组织秘密队破坏铁路，必要举行破坏工作，此外杀工贼等工作，都是立时就准备进行的，并决定恢复省总及职总的活动。发布宣言布告及其他宣传品以号召工人。

（据《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节录）*

（1927年10月8日于武汉）

湖南暴动的经过

（一）湖南的暴动九号开始，如破坏铁路，九日破坏铁路的共十余人。分途从长岳、长株路线发动，原则是要尽量破坏，达到长期间的不能行车，因为技术没有做好，九日出发的六十人，仅破坏几个小地方，随即为其修复。到十一日才在捞刀河地方陷车一次，倒箱之火车头仍折回长沙。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日均继续破坏的工作，用炸药炸桥，执行三次均无效。到十五日长岳路通车，十二日下午长株路的车已通矣。

（二）安源十日发动，发动之后，工农军即开始向萍乡县城攻击。五时许到萍乡，萍城已有准备，遂折回安源。十二日又往攻，工人炸弹队已攻入，后往之军队去得过迟，敌人得乘暇准备，工农（军）到县城又不遂入。于是放弃萍乡攻老关缴枪十余支。十二日下午到醴陵，折回浏阳。十五日夺浏阳城，十七日失败。工农军有七百上下，此次损失约有百余。仅留王新定〔亚〕部二百余支，往铜鼓集合。安源军到醴陵时仅出了几张布告，宣布没收土地及恢复农民协会等事，农民群众并没有起来响应。此次的行动，所以在醴陵不能站住，到浏阳，浏阳农民刚起来，旋失败。没收土地的事，在

* 原报告共七部分，这里节录的是其中的第五部分和第七部分的前五节。

此一种广大的力量之下，都没有做过，这是须特别注意的。

(三) 驻在铜鼓修水一带之浏阳及平江农民军，于十一日分三路进攻平江的长寿街，预计有得胜之可能。后因收编的邱团反戈，腹背受敌，遂遭失败。计损失快枪百余支，死百余人，余贲民部几不能成军，退往湘、赣边界，准备反攻。据说此项军队于十四日反攻浏阳之东门市一次，又遭失败，现在仍屯留在湘赣边境界，积极力图反攻。省委并已去信指导该项工农军势力范围之内，积极作民众运动，没收土地交给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政策，在我们势力所在的地方，必须坚决执行，不得有误，想该处领导者当能遵照省委政策实行。

(四) 长沙乡村的农民暴动于十一日暴动，分河西、河东两方进行。关于河东方面由长沙县委书记殷××同志指挥。共解散团防局五处，杀土豪劣绅二、三人。但杀土豪劣绅平分地主的土地的革命等事，殷同志不敢坚决的执行。河西方面为长县农民部长余××同志领导。解散团防局二处，没收厘金局一处，杀土豪劣绅五人。长沙河东、河西两方共解散了七个团防局，但是农民并没有起来，其原因并不是农民不需要革命、不要土地，实际是领导的人没有决心，没有坚决的在党的政策之下拼命去干。结果只做得片面的解散团防局的军事行动，军事势力一消失，农民政治上影响简直没有，党的组织亦随之消灭了。

(五) 省会近郊农民的组织的的基础，比各县均好，近郊农民在去年做了一次减租的斗争。他们大部分都认识农协，知道为他们谋利益的机关，对农协十分的信仰，此次长沙的暴动开始，近郊农民被鼓动能来参加暴动者有万人上下。长沙暴动这是一支主力军，后因图解决九峰的团防失败，农民争斗的勇气几乎消灭，号称近郊农民领袖的腾〔滕〕××同志，在农民中亦拒绝其居住，长沙暴动的力量去了五分之三。工人的力量虽然没有消灭，因反动政府严厉执行屠杀工农镇压的政策之故，大部分工人领袖，均在要捕之列。工人运动亦因之受许多挫折，暴动的勇气也消灭了许多。铁

路工作的失败，致暴动的发展以巨大的打击，长沙暴动不得不停止了。

(六) 长沙的暴动十三日确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十三日反动政府方面及社会方面，起了绝大的恐慌。浏、平亦在发展很广大的争斗中。长沙在此〈时〉起来一个暴动，长沙虽然不敢说可以拿下，亦可以与浏、平及鄂南一个帮助。浏、平、鄂南的暴动不致于失败。到十六日反动政府方面及社会方面的恐慌〔慌〕，已经很少了。并且反动的军事布置亦趋完备，要起来暴动一下是可以，但结果是一个完全的血海运动，省委因此将其停止了。

今后工作的意见

——湖南暴动的草案

(一) 湖南秋收暴动，虽然已经因党的领导不力而失败，但是湖南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热潮还是继续在高涨和奋发。湖南革命经过了这次秋收暴动的失败，更激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的具体意义是完成土地革命，建设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二) 在湖南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热潮高涨的环境之中，我们须很好地运用此时机，鼓动第二次暴动，在这次暴动我们必须记取秋收暴动宝贵经验，偏于军事，忽略了农民力量的宝贵的经验，作这次争斗的方剂。湖南第二次暴动必须以农民为中心。全党动员到农民中去，鼓动农民自动起来作夺取土地的争斗以实现土地革命。

(三) 在秋收暴动经过中，湖南的无产阶级——安源工人、铁路工人等的奋斗精神特别表现得十分坚固和勇敢，确是革命的先锋队。第二次暴动，湖南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力量，因此安源、水口山、锡矿山等矿山工人，粤汉、株萍两路的铁路工人以及长沙的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电车工人、铁工厂工人、纱厂工人、衡阳兵工厂工人，须特别加紧工作，鼓动其暴动。

(四) 在准备暴动及暴动开始的地方，必须用种种方法，宣传暴动的意义及暴动的目的，以激起广大的工农群众对暴动的决心。

(五) 暴动时间的军事工作，我们不要依靠它是暴动的主要力量，只是暴动中的一个力量。军事工作主要的意义是破坏敌人的军事组织，因此，我们对敌人军队中的兵士运动须特别加紧，在此敌人军队中发展党的支部，组织兵士支部，拿了这个组织，从中破坏敌人的军队，以前接头还犯旧式的军事工作的毛病，须彻底改正。

(据《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苏先俊报告(节录)

——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

(1927年10月11日)

第三期

一、名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二、实力：步枪一千三百支，机关枪二挺〔挺〕，驳壳枪二十支。

三、作战经过：

九月七日接安源同志通告，知湖南革命委员会已组织成立，并决调各处军队进攻长沙。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同志为书记，先俊等为委员。十一日修水第一团及新编之第四团向平江进发，第三团向浏阳前进，安源、醴陵部队向老关进攻。十二日第三团击败浏阳之敌后，即驻东门市。安源部队攻破醴陵后复于十六日进占浏阳城。湘东各处敌军皆纷纷退却。诃意第一团忽为假意输诚之第四团击败，第三团亦受挫于东门市，军威因是不振。一、三团败后，入驻浏阳之安源部队乃孤立无援，四面受敌，十七日为敌袭击，竟致溃不成军。是日前敌委员会议决退往湘南，二十四日抵芦溪（距安源三十里）宿营。因军事长官之疏忽，侦探不力，翌早出发为敌人追及，计是役损失步枪二百余，死伤同志数十，卢德铭亦失踪。芦溪败后即经莲花退往宁冈县属之龙头市，该处计有农军五百左右，领袖为王佐、袁文才二同志，名称则暂用中央直辖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第一、二营。该地多丛山峻

岭，袁、王二同志复习绿林生活，逆料不至为人所灭。我方剩余之武器约百余支，机关枪二挺〔挺〕亦交其领用，不久当可与湖南各处农军联络。惟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将近严寒，士兵尚着单衣，给养亦日虞不足，加之四面受敌，虽欲筹款，苦无暇日，故此时如无办法救济，该部队恐难久存也。

苏 先 俊

九月十七日^①于汉口

（据《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① 根据报告的内容判断，此处的九月十七日显系农历，公历为10月11日。

××^①关于安源近况的报告

(1927年10月)

一、政治：自此次动作失败，萍乡土劣即开始反攻，所成立之清乡局为其大本营。旋因傅作霖来长是县，第一日便将前任县长及清乡局长收押，一般土劣及反动派势焰为之大杀。傅到县后，其跑来之政治工作人员，虽大张其反共宣传标语，然在行动上并无若何手段，且曾召集工农群众大会，声言保护工农。大约在傅之为并非如何左倾（自称民校左派，并言其曾加入共产党，实不可信），然其好胜心烈，颇有励精图治而求造一模范县政之目的。并其代表之工作人员多系民校左派（黄埔有组织之左派），内有本校同学×××^②，现充当秘书，傅之行动或也多受伊等影响。至县党部系一极反动机关，惟日昨业已停止活动。傅等到县后，恐湖南党部派反动人员去安源活动，乃事先派数人到安源成立区党部，现又无若何进行。此外驻军仅第三军一团，安源驻一营。伊等除抽鸦片外不大理事，日昨业由二十六团换防，尚未全到。

二、群众：安源有工人七千，自队伍出发后，即无形倒台。××到安源后，即指定专人秘密进行工会组织，在理当工人生活异常困难的时候，应易着手，然因过去工会未与工人以利益，且工人对我们全无认识，致现在反动宣传一来，大多数工人也跟着反对共产党。故现在进行极为迟缓。现在着手办法，系由同学结纳工

① 原文如此。1928年5月安源市委工作报告载，1927年10月湖南省委派向钧来安源组织临时市委。据此，××似是向钧。

② “×××”原文如此。

友着手。昨日因工人迫于生计自动停工，我们欲利用此机会号召工人大会包围清乡局，提出要求，只以本校同学及工人俱已丧胆不敢到会，计划卒无实现。

过去萍乡农运极坏，以致五日七日两次土劣号召农民向工人进攻，并且转战数日始行了结，惟最近因乡间土劣压迫，农民因之渐次觉悟。日前傅县长到县时本校同学曾号召湘东一带农民入县请愿，情形尚好。原自事变以来，萍乡农协未曾遭何压迫，故迟至今日县协机关尚存，惟指挥无人，现亦名存实亡而已。某某抵安时，即特别注意安源附近农运，当时已派出五人分赴各村调查，现尚未得报告。

三、党务：自安源队伍出发后，上自县委，下至支部，即自行溃散。某某到安时，即号召各活动分子推举七人，组织临时市委，现已开会五次。萍乡全县原有同志约计七百人，除此次在浏、醴一带死伤失业者，将近百人外，并失散若干。原有区委三个，直辖支部十七，区委仅紫家冲尚未恢复，支部已划分小组，分别召集小组会，除第四支部外，大概尚好。同志中一部分胆小，弱者尚多，惟路局同志因其生活较好多不能行动。

（据《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中共安源市委报告*

(1927年11月24日)

此间已于十八日起实行全体总罢工，兹将各方面情形报告于次：

一、罢工之酝酿及党的主张

安源工人生活痛苦，颇为厉害，自湖南马日事变后，即未按月领饷，最近两月来尤感痛苦，每人总计领饷不过六元。同时矿局又在在给工人以不利，因之颇易引起其斗争，十月以前曾有一部分工人自动罢工，但无结果。然而工人经济利益的要求仍不稍减，不过没有较高的希望，只要能得九角或一元的薪饷，似即认为满足。加以上次暴动的失败，有不少畏缩的观念，一般工人之心理大概是认定要斗争，但深恐扰乱原有的局面，致遭失业的危险。因此党根据上述情形，在最近工作计划工人运动第一项便是积〈极〉发展工人经济斗争，在最近一星期内须举行总罢工，随后决定罢工期间在维持生产范围内尽量暴动，造成恐怖局面以镇压矿局之反动而鼓舞工人的勇敢，并须变此单纯的经济斗争为含有政治意义之武装暴动。反新军阀战争，争取言论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亦应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

二、罢工前之准备

安源市委决定十八日总罢工，十六日曾召集支部书记活动分子大会，报告关于罢工之技术及政策，提出省委通告所说的：“不努力宣传就是反革命”，“胆小的不配当共产党员”，作为鼓动党内

* 原件标题为《附安源报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同志动员的口号。同时市委发出通告，说明罢工中应注意之点，通告上是：

各级同学们！最近安源工人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这五个月来薪饷毫无着落。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失业工人日益增多，经济压迫日益加重，工人群众斗争的需要十分迫切。本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自应积极领导近万的安源工人从最痛苦最压迫的环境中求得经济利益及政治地位的改善。所以在最近安源工作计划上工人运动第一项便是积极的发展工人经济斗争，并确定：（一）每期发现饷；（二）清理以前欠饷等二项争斗的目标，在不断的争斗中以达到目标实现，在最近一星期内，须行一次总罢工，这项工作是目前安源党部的重要部分。全体党员应奋发精神一致动员，即刻跑到工人群众中去活动。党员革命与否全在此一运动来测验，切不可借故规避，致受纪律之制裁。致〔至〕于此次暴动纲领说明如下：（一）罢工的要求：（1）每月按期发饷；（2）发清以前欠饷；（3）恢复失业工人工作；（4）开除工人须得多数工人同意；（5）实行矿局经济公开；（6）不得逮捕工人；（7）发清工人病死欠饷及因公毙命的抚恤金和公饷；（8）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9）逢星期日休假一天照给工资；（10）按期发给年终夹薪一月；（11）矿局实行工人乘车免票；（12）工人婚丧病假照给工资；（13）工人与职员待遇平等。上面这些是工人迫切的要求，应普遍的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使每个工人都能明了其意义而坚定他们斗争的意识。（二）罢工之煽动工作：（甲）关于实际工作方面的：（1）每个同志在这五日内（从今日起）到工人群众中去煽动罢工，要做到每个同志拉拢五个工人；（2）上级党部（市委、区委、支部）随时派人调查同志的煽动工作，如遇未作煽动工作者，即应登记，同志应随时向党部报告工作成绩；（3）省委通告上说：“不努力宣传就是反革命”，“胆小的不配当共产党员”。这两个口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每个同志应该时刻不要忘记，而且要时时刻刻做宣传工人鼓动工人。（乙）关于材料的：（1）矿局是赚了钱的，

如这几个月来出卖的煤炭，至少值得四十万元，而发给工人的饷不到三万，其余的几十万当然是矿局拿到荷包里去了，这明明白白是骗工人的薪饷；(2) 把以前的事实来和现在的事实比较，引起工人对工会的好感，对现在矿局愤恨；(3) 指出工人的实际痛苦，其解脱方法只有罢工；(4) 说明罢工胜利之确有把握。(丙) 关于口号的：所有条件不达到不复工！杀尽一切破坏罢工的反动派和工贼！兵士就是失业的工农，应该联合起来用罢工的手段解除一切痛苦！反对新军阀战争，变新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打倒唐生智及一切新军阀！请求各界援助罢工！罢工胜利万岁！工农革命万岁！(三) 罢工中组织问题：(1) 召集工人大会，由工人组织罢工委员会作指挥工人群众的中心；(2) 每个工作处组织纠察队由十人至卅人；(3) 组织交通队负通信之责。

三、罢工之经过及现状

这次罢工运动的形势，可说是由一积极的革命斗争降到调和改良的倾向，真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矣。当十八日宣布总罢工时，下午三时，数百工人即包围矿长及重要职员，直至夜间二时许，由工商会及其他职员具保解围。次日早晨矿长即乘机逃走，当被工人捕获仍由千余工人看守。市委遂主张屠杀矿长，只因同志没有决心，仅仅施以重大〔打〕而已，军警由是看护严密，继续命令杀谢矿长已成不可能了。第三日驻军团长及县知事来安召集工人大会，已被我们捣乱无结果而散，矿长仍在包围中。第四日团长县长又召集工人大会，他们改变了计划，一方面利用工贼来拉拢工人，另一方面则拟出一些欺骗工人的办法，买好工人，如组织管理委员会，收押谢矿长。在他们要管理委员会的用意就是把以后的责任交给工人，免得工人对矿局争斗，他们收押谢矿长，就是救出谢矿长。结果会场虽被我们捣乱，而结果仍有一部分工人甚至一部分同志都被他们这种欺骗手段煽动了，无形中给我们以莫大障碍。谢矿长本日虽没有提出，而至第五日工人已十分消极，他们遂乘机加兵将矿长提出。第八日矿局及政府仍旧利用工贼当管

理委员开会。我们又继续其破坏会场秩序手段，这时真是走入了危险境地，大部分工人及一部分同志都愿和平了事，不想斗争了。本日半数工人遂进矿工作，他们认定不作工生产是会没有饭吃的。同志勇气久已沮丧，不复在工人中活动。但市委仍决定要达到提出之十三条，不过第二第五两条可更改，对他们召集的管理委员会根本反对其成立，我们提出监督委员会，监委人选，我们同学须竞选，所以本日还在悬延未决中，陷于消极改良的局面。

四、敌人的策略及我们的应付

敌人应付此次罢工的策略，是时而威吓工人时而买好工人，现已知威吓政策之无效，遂利用工贼来拉拢工人以促成工人之分裂。同时想脱离自己的责任交给工人，他们的办法是拉到一些工贼来组织管理委员会，以后如果工人有要饷罢工等事发生，他们不负责，全交给管理委员会以转移工人斗争的对象，及至我们反对管理委员会，他们——敌人——便宣传是窿外工人反对窿内工人的行动，促成窿内外工人的分裂。我们应付的政策是：（一）反对管理委员会既已成功，我们应继续成立监督委员会，此会性质即是实行矿局经济公开的具体办法，产生的方式由各处工人开会推举代表工人选出之，我们竭力竞选各处代表，此项策略本日已经实现。（二）敌人宣传管理委员会之不能成立，是因窿外工人反对窿内工人，我们对此种反宣传努力在工人中解释，说明：反对管理委员会是全体工人的意见，因为：（A）管理委员会是贿买的，未经工人的选举；（B）他们所推的委员长是素来吃冤枉的工贼（实际已为工贼来压迫工人的一种组织）。自经此次宣传后工人分裂可消灭。（三）根据工人及同志消极的形势，决定条件中之第二条改为出卖焦煤发清以前积欠（因为矿局对此次罢工除已给工人饷八角外，实际此外无办法），第五条组织监督委员会实行矿局经济公开（这是为变管理委员会为监督委员会而更改的），但条件仍须达到完满结果，否则“继续暴动”。

五、罢工中党的工作

(一) 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此次工作。(二) 组织特务队做暴动工作，但是特务队几乎丧失原有意义和平极了。(三) 通告同志努力宣传党的主张，以换回过去党在工人中的信仰。(四) 利用机会发展工会小组，同时注意吸收勇敢的分子加入本党。此项工作，尚未得到成绩的报告。

结束情形及我们的批评容后报告

安源市委 十一月廿四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安源市委训练报告第一号*

——为安源工人罢工问题

(1927年11月29日)^①

同学们：

自湖南马日事变，萍矿总工会历遭摧残而后，萍矿即落于反动职员之手，工人阶级饱受白色恐怖，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感受极端的压迫。工资没有发给，两月以来，总计所得薪饷不过五六元，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而矿局只知驱使工人如牛马一般！更要举行什么联结以剥夺工人的自由。逮捕工人的事实，成为日常之见。所以安源工人在此种严重压迫当中，革命潮流，决不低落，仍是继续高涨的，其经济斗争的要求，更为迫切，安源党部应该积极领导革命的安源工人以罢工暴动手段，向这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权进攻，以期在不断的斗争中达到我们的最后胜利。

在此次罢工的酝酿期中，安源市委曾决定应付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原则，是要变此次经济斗争的罢工为政治的斗争，除对矿局提出经济要求外，还应尽量暴动，造成一恐怖局面（见绍字第三号通告）。这个策略的重要意义，认为工人一切痛苦的来源，全由新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权所赐予，工人要从根本上解除经济的痛苦，只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底政权，建立工农革命底政权为唯一的办法，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谋求经济的利益，真是等于梦想！何况中国革命已进展到工农兵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

* 原题为《训练报告第一号——为安源工人罢工问题——》。

① 年代根据收文戳上填写的时间和内容判定。

级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这一新的阶段呢？我党在此时的责任，应该担负此革命的历史使命，坚决的勇敢的领导工农群众及一般贫民向着社会革命的鲜明途上前进。所以安源的党，应该积极的领导安源近万的工农群众，由每一经济的斗争变为政治的武装暴动，在不断的斗争中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没收此一生产机关归工人管理，才是安源工人解除一切经济压迫的彻底办法。

可是在此次罢工以后，党的政策及决议实现了没有？可以肯定说一句，一点儿没有实现。真是丧失了此次罢工的重要意义。观察此次罢工的情形有下列几点：

（一）在罢工之初，工人的革命精神较为奋发，包围职员哪！捕人哪！都能勇敢的去做，革命潮流，真是弥漫了安源全境，但是由这一积极的表现，不三日即已消沉，更由消沉进而停顿。

（二）敌人对于本党及工人的进攻，已经改变了方式，以欺骗政策造成工人改良的倾向；以挑拨的手段，促成工人内部的分裂。看看萍乡县知事解决此次罢工的办法，是组织什么工人管理委员会，他所拿到的管理委员大都是工人中之坏蛋，这很明显的是结合工贼狼狈为奸的来压迫工人，转移工人经济要求的视线。后经我们反对，管理委员会虽没成立，然有一少部分工人中觉得管理委员会是对的，县知事对工人还好，因而形成一种调和妥协的改良倾向。管理委员会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呢？应该详细地告诉工人：在反革命政（权）之下，决不会容许工人管理生产；所谓管理，不过是美其名，实际上他们还是可以如意克扣工人底工资；以后如果工人要饷，他可把责任交给空洞的管理委员会，工人不仅是没有利益，反而上其大当，所以工人要求管理生产一定要推翻他们的统治。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的时候，我们应在不断的斗争中推翻现有的统治者，去达到生产归工人管理。再看矿局方面分裂工人的阴谋是造成一种反宣传，说什么管理委员会之不能成立，是因窿外工人反对窿内工人一类的谣言，以挑拨窿内外工人的恶感，而使团结一致的安源工人变成分裂的局面。他们的阴谋虽在群众面

前揭破，而敌人向本党及工人的进攻，真是“无孔不入，无微不至”了。

(三) 党员在此次运动中不但没有站在群众的前面冲锋陷阵，而且成了群众的尾巴主义者。工人群众的主张比我们同志还急进些，甚至许多同志要避免政治色彩，不但不出来参加，反而宣传和平了事。此次参加罢工能作群众的领导者除支部书记及少数勇敢的同志外，一般同志很少参加。如果安源全体党员都能如支部书记一样，安源近万的工人必能在我们领导之下行动起来，那么，所得的结果，决不如是。

(四) 政治宣传既经缺少，组织复不健全，事先所准备的宣言和标语，未能散发和张贴，所组织的纠察队，特务队，用以执行暴动工作，几完全丧失作用。只有交通队还能在此次运动中尽力不少。至于工人罢工委员会之组织，早已指〈定〉同学充当委员，但在工人大会中一声也不提出，致使工人群众失掉了指挥中心，弄成多派意见。

(五) 罢工的要求条件，未能先在工人群众中煽动，罢工以后又犹预〔豫〕而且迟延的提出，因此工人不能一致的拥护，弄到条件无结果，一部分工人即已复工，同时工人代表并不坚决的力争，任凭县知事矿局职员的无理答复。

从上面这些事实中，可以明白告诉我们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安源的党还在机会主义的歧途中。机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省委宣传部已经指出，就是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客观情形，定出日益走进自己那鲜明的目标——社会革命的策略，勇敢的坚决的实行，而只是无独立主张地去随波逐流，不顾自己的目标，专门投合这样将就那样，做小有产阶级的勾当。安源的党为什么又走入了机会主义的歧途呢？事实告诉我们的是：(一) 避免政治色彩，一般同志深恐惹起煽动罢工的嫌疑，总党要做到使别人不知道这次罢工是C·P·主指的。(二) 预存失败的观念，而不坚决的勇敢的去领导群众与敌人斗争，只是想维持不失败。其实预存失败的观

念，便是失败的根源。有了上面两个事实，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向社会革命的鲜明目标前进，还不是投合这样将就那样吗？所以机会主义的错误，仍在安源重演。由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得到了下列几个具体的错误：

（一）没有斗争的决心，预先即存失败的观念，所以只想维持原状，未能领导工人群众向现有的统治者进攻。

（二）此次罢工不是全党的行动，大部分同志未能一致参加，甚至于有些同志在不知不觉中替敌宣传。

（三）政治宣传异常缺少，因而工人对政治的斗争，不感重要，故不能变此次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

（四）工人群众失掉了指挥中心，就是没有组织工人罢工委员会以统一工人群众的行动。

过去的错误既经明白了！我们要从这些失败的错误中，得到许多经验，以正今后工作的方针。安源的工人虽在此次罢工运动中，未能达到他们的企求，但革命的思潮，仍是在继续的高涨。安源的党，只有从上面这些错误与教训，积极发展工人的经济斗争，由每一经济斗争变为政治的武装暴动，以达到推翻现有的统治者。所以今后工作原则应该是：

（一）继续发展工人的经济斗争：我们应该以此次工作为安源党部之最重要部分，在目前客观环境上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因为安源工人的生活益加陷于痛苦之境地，全体同志应该在工人群众中努力煽动第二次的总罢工，并须参加罢工的实际斗争，做到每一同志都成领导群众指挥群众的忠勇战士。

（二）努力肃清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在党内演成一再错误，“八七”紧急会议以前的中央，秋收暴动的湖南省委，都因机会主义政策之错误而失败，而安源的党仍是走入机会主义之歧途，真是一严重问题。今后党的一切活动，应建筑在斗争原则上，从斗争中锻炼安源的党以消灭机会主义。全体党员应以冷静的头脑，科学的方法，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坚决的勇敢的领导工农群众及一

切贫民向着社会革命的目标前进。

(三) 加紧党的政治宣传：缺少政治宣传不能领导群众作政治的斗争，在此次罢工中可以明白无疑，所以今后应该在工人群众中多作政治宣传，指示工人以斗争的方法与出路；苏维埃政权之宣传，尤应在工人群众中普遍的提出，市委宣传部应当随时散发宣言和传单。

(四) 改组各级党部与注意党内的训练：我们应在斗争中去考察各级党部之健全与否，如党部在此次罢工中表现了力量当不必改组，否则应找出勇敢活动的同志，参加党的指导工作。此项工作市委于最近一星期内即须做妥。党内同志的训练十分要紧，小组会议与支部会议必须按期召集，指示同志以斗争的方法，要做到每一同志都成忠实的勇敢的战士。

213
(五) 发展党的组织与秘密工会的组织：在此次罢工运动中当可看出工人中许多勇敢先进的分子，对于这些分子，应介绍加入本党。市委规定在罢工以后的最近期间，每个同志至少须介绍新同志一人。发展秘密工会，尤应注意小组的组织，应把工人中先进分子，秘密组织起来。

总之，今后一切工作原则，都应建筑在斗争上面，期使安源的党从斗争中锻炼出来，同学们，努力！

安 源 市 委

十一月廿九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安源市委报告第一号*

(1927年12月)^①

1. 校务方面的，此间市委已于本月五日正式改组，由扩大执委会改选出正式市委来，廖保庭，王德甫，郭炳昆，汪帛海，谭道云，李议〔运〕钧，张碧池，颜南山，邓贞谦等九人，候补王瑞德，袁晓祥，罗桂生等五人，并由此执委中组织常务委员会，推定郭炳昆，廖保庭，颜南山。至各部，组织部廖保庭，宣传部暂以李运钧兼，工人部张碧池，军事部暂以颜南山负责，每部之下设一委员会，讨论各项工作计划，隐名设为晏绍威。

2. 关于工运情形，自此次暴动失败后，工人因受以反动宣传的影响，使党造成在工人中失掉了很多的信仰，甚至有些工人以共产党为敌人，这实一极大的危险。并决定在最近期间组织工会秘密小组。此项工作现已开始，并限期吸取新的同学，如果工人组织发展了，而巩固了，我们的党在工人中有较好基础，举行一次的经济的罢工。在这罢工中之工人得到利益，而藉以增高党在工人中之信仰。

3. 关于农运情形，萍乡农运，在过去可说没有做过，现在已开始农民运动了。原来萍乡农民革命的要求十分迫切，一方是由土劣过甚压迫，一方是因租税过重的剥削。据此次派出农运同学的报告，别的不希望，最〔只〕要能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就好了。所以减租运动，已成农民迫切的要求。这次农运同学会议决定我们的计划

* 原题为《报告第一号》。

① 年月根据内容判定。

是：(1) 恢复县区乡各级农协组织（农协已秘密恢复），并切实进行农村小组之组织。同时努力在农民中成立党的基础。(2) 普遍的发展农村中的□……^①而乡村暴动至于在乡村中□……的宣传□……普遍贴标语□……动不成必举行抗租运动□……如□……租，务必做到□……

4. 关于暴动工作者，(1) 游击队现正组织，拟将反动的矿长及□务所长处决。(2) 普遍的将农村中举行暴动。(3) 农□……什作为总暴动□……人中保存秘密□……之骗。

2. 政治情形——

……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在这以后损缺很多，且损缺字数不明，故缺字处标以“□……”，下同。

中共安源市委报告第五号*

(1927年12月7日)^①

安源自经上次罢工以后，在客观上的政治环境，又有新的变化，我们的策略亦因而有应付变化新的决定之必要。先就萍乡全县政治情形言，湖南新军阀战争在目前形势上表现着愈加紧迫，这紧迫的形势将蔓延及于江西，朱培德已有对唐系军阀用兵之举，唐军对赣亦有严蜜〔密〕之防御。一旦湖南战争开始，湘赣战争也当同时爆发，最近所表现的事实是湖南唐系军阀在醴陵一带向老关警戒，江西朱培德亦已将三军部队由万载等县开驻萍乡，闻一部分已抵袁州。由这种事实证明湘赣新军阀战争爆发之期，当不远了。萍乡为湘赣要冲，势必成为湘赣新军阀决斗的大战场。可是萍乡的民众，因为未曾受此次战争影响的原故，还是没有看出战争的危险。我们在此种情况之下，应该坚决的执行省委反对新军阀战争的策略，具体的说必须号召萍乡工农及一切贫苦民众反对新军阀战争，就是要举行夺取政权的暴动。具体的规定下面几项工作：

1. 从本月六日起全体党员动员举行反对新军阀战争宣传周，宣传材料根据省委的各种宣传大纲。

2. 划分 (a) 安源，(b) 萍乡，(c) 湘东老关，(d) 上栗市，(e) 泸〔芦〕溪宣风五个暴动区域。除泸〔芦〕溪还尚未派人指挥，其余各四区均已指定专人前往。

* 原题为《报告第五号》。

① 年代根据收文戳记上填写的时间和报告的内容判定。

3. 所划分各区立刻尽可能的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政府，否则至少须做到多杀土豪劣绅、政府官吏，破坏敌人交通，焚烧土豪劣绅大地主房屋等项工作。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要使用这些手段以搅动群众快起来参加夺取政权的暴动。

4. 每次行动无论大的小的，必须尽量的向外宣传，唤起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暴动，切不要避免政治色彩。

上面各项工作决定以后，关于实际暴动尚未接到各地报告。至于宣传周之举行，萍乡安源业已依照规定日期，^①开始萍乡城张贴许多标语散发宣言，政府方面的态度除撕毁外，并不宣传严防追究，仍□□把他隐瞒一样，其意即深恐惹起社会上的恐慌，由此可见萍乡当局亦已表现恐慌了。再述安源情形：县知事及驻军团长应付安源前次罢工之策略；是以改良手段来欺骗工人，在罢工以后，仍还继续其策略，在工人中活动，更混入工人监督委员会为委员长，工人中之少数部分，已被其欺骗，但信仰很模糊，大部分工人还是对他不满的。目前傅牛皮（傅县长）矿局方面，对工人亦已改变了方法，就是用种种手段挑拨来分裂工人，并且把些责任交给监督委员会。在上面情形之下，我们应付的策略是在工人中揭破他们欺骗的阴谋，曾发出一宣传大纲，指出县政府欺骗政策及矿局分裂工人的阴谋，并说明监督委员会性质（监督委员会性质原来我们要作变相的工会），与共产党真能为工人谋利益的事实，通告党员根据该纲要切实宣传，现时工人情况怎样？工资还无发给，本月已经过了，不过所得工资仅二角而已。矿局虽在宣传今日多少得到，明日那里有希望，可是没有事实的实现，工人又有煽动罢工之可能，因此我们决定在最近几日举行第二次罢工。这次罢工的政策，在原则必须变经济的斗争为政治的武装暴动达到推翻现时统治者，建立工农政府，没收生产机关归工人管理。其具体办法是：1、从〔全〕市委的同志都要有坚决奋斗的精

① 原文如此。这一逗号似应移到“开始”二字之后。

神，召集各级党部开会，详细讨论些〔此〕政策，务使同志了解。

2、建立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提出（1）没收^①生产机关归工人管理；（2）恢复工会，（3）组织工农政府三个目标。

3、暴动群众必须在暴动时发展：每个同志必须做到群众中的领导者。

4、激动群众的方法，在宣传上提出要饭吃的口号，在行动上必须多杀反动分子，决定最先应杀县长矿局长营长的十余人。

5、拟具一宣传大纲（另印刷寄上）切实在工人中的宣传。

6、组织赤色队三队，每队暂以十人，愈多愈好，作发难队。

上面各项决定后，在党内大概已煽动，召集各级党部书记会议、活动分子会议详细讨论过的，各支部会议亦已开过了三分之二，现尚在进行中。至于罢工日期现在尚未具体的决定，大约在最近三四日之内。执行时的情形容后报告。

关于工人监督委员会问题，有较详细的报告的必要。监督委员会原来决定他的性质，只能作变相的工人运动，代表工人要饷的一种组织。但是监督委员会的同志，一到就职，便把达到的决定违反，县长职员进来了也不反对，在事实上已经成了劳资妥协的机关。因此市委决定监委会的同志要立刻在工人中宣布矿局黑幕〔幕〕弹，并号召工人起来，以引度到罢工，否则开除党籍，并在工人中提出反对劳资妥协的监督委员会。

晏绍威^②

十二月七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中“没收”在（1）之前。

② 晏绍威，中共安源市委当时的代称。

中共中央致湖南省委信（节录）*

（1927年12月15日）^①

城市要成为暴动的中心指导者，尤其是工人阶级要在暴动中真能领导农民暴动才能成功。这无论在理论上与事实上都是应该如此的。秋暴的事实已告诉我们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几百里的领导者和先锋，就是素有训练的安源工人。最近广州暴动的胜利亦是广大的工人为领导者。湖南重要的工人区域和重要城市的手工业工人都经过几年的斗争历史，比较是有斗争的经验和政治训练的，可是秋暴期间因为党的整个忽略群众的原故，仅仅只有安源工人起来，可以说秋暴颇具声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据间接的报告，湖南省委自“马夜”事变后以至此（次）改组省委时止，对于职工运动完全放弃了。最近据□□□同志说新省委已经开始职工运动工作，中央认为这是对的。中央并且要湖南省委更进一步的不仅要把职工运动做成党的经常的基本工作之一，尤其在现时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阶段中，要站在工人阶级为暴动中心力量的观点上去，更加发动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加紧政治宣传，改进组织工人武装训练工作，一直到工农联合暴动，夺取政权。

中 央 十二月十五日

（据湖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 本文节自192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致湖南省委信的第六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① 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秋收暴动前后安源工人的斗争*

(1928年2月14日)^①

湖南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情形

湖南是土地革命首先发展的地方。工人自己的工会管理生产，亦是在湖南省委指导之下的安源市第一次实现，阶级斗争在湖南实在早已发展到了最高形式。虽然经过马夜事变与秋收暴动，因党的机会主义的毒害两次大的打击，但是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并未消失，反因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严厉的压迫愈益潜滋暗长起来，乃至有自发的经济斗争（如长沙第一织布厂），与自动的抗租运动，杀变相的大地主和尚，如湘乡溪口有一和尚收二千多石谷，平常欺压剥削农民，农民恨入骨髓，遂自动群起把他杀了。自党的省委改组，新政策施行各地后，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便一发而不可遏止，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普遍了全省。可惜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十分详细的报告，只能说个大概，（详细的有△△起草的党省委“湖南农村斗争计划”的前段，“湖南农村的现状”可以参看）。

湖南工人是以安源水口山锡矿山为中心区域，就现在所晓得的，只有安源水口山。安源的工人在马变前，即已有工会管理生产的事实。马变后，又有秋收暴动中英勇的斗争。其后又有十一月十八日的大罢工，十二月十一日的大暴动，但却因党的机会主义而失败了。现在工人群众简直没有出路，无工可做，无饷发，无饭吃，失业工人加多，除暴动夺取政权没收生产机关外，别无他

* 本文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写给团中央报告的摘录。原文题为《湖南省委来信》。

① 年代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法，已经不仅是经济斗争的时期了。工人自己说：“没收生产机关我们是要的，但政权是反革命的，我们出产的煤他们会没收又怎么办？”这话不是在要政权么？而且安源工人在湖南革命斗争中非常重要，不仅在工人阶级本身说，就是许多地的农民运动也是安源工人做起来的，远的岳北农民暴动，近农村斗争，最发展的醴陵与挨近的萍乡，都是很多安源工人在那里的影响。水口山最近亦有经济罢工得到胜利，且在准备暴动，即附近的农村游击战争，都是工人去领导。不过在已经发展斗争的工人群众讲，因为过去受党的机会主义的毒很深，他们的斗争形式都是很和平的，不激烈，太无暴徒气了，连矿局长和反动职员捉到都不杀哩！

省委现状与团务概况

近来各地工作斗争亦很有发展。安源改组了各支部，开了市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了市委。那里从来的农村工作不好，但近来很有成绩，公然在上栗市割据起来，派了很多团的工人同志下乡，暴动时亦有CY代表参加指挥。可是一个错误，有点忽略了市区工人群众中的工作。机会主义最利害的湘潭，经省委派常委去暂行由CY单独作斗争杀土劣以来，城内也贴标语，散传单。醴陵开了县代表大会，改组县委，同志发展到千余人，实在还慢了。株洲特区有同志六十余人，有了好几次斗争，不过过去属于湘潭县委，极少受到上级机关的指导，现在改为省委直辖了。

湖南省委

二月十四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安源市委工作报告*

(1928年5月)^①

这一报告，是将安源工作自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以后到现在(1928.5)的一个写真，萍乡过去亦由安源市委指挥，所以萍乡的工作也在这一报告中写出。

1. 市委本身组织经过

自“八七”会议以后，市委经过了六次的改组。第一次省委派蔡以忱同志来任市委书记，市委委员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秋收暴动后，重要负责同志大都离开安源，市委工作完全陷于停闭状态者达一月，省委亦未曾派人来恢复组织工作，好象是忘记了安源近万的无产阶级。当时工人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已经走向无领导的自动的罢工局面，廖保庭同志即到省委请求派人主持，省委始派向钧同志来安组织临时市委，指挥罢工。十一月间省委召集湖南紧急会议，会议毕，调向钧同志回省委，派运钧同志来安工作，即组织正式市委，召集扩大会议，选出十一人为正式及候补委员，知识分子尽〔仅〕占二人，书记为郭炳昆同志（工人）。十一月的经济罢工以后，省委派向钧来安巡视，又召集扩大会议改组市委，以廖保庭同志任书记。经过十二月的暴动直至今年二月间召集安源市代表大会（萍乡农村党部有四个代表参加）改选市委，书记仍为廖保庭同志。五月间又召集代表大会改组市委，书记为袁文卿同志。自秋收暴动以后的市委委员，工人同志（或农民）占最

* 原题为《安源市委工作报告》。

① 时间根据内容判定。

大多数，各科各委工作亦工人同志主持，不过事实上指导工作仍非集体的。在二月改组后的市委，易礼容参加工作月余，这月余中易礼容发现了许多的错误，致使市委本身发生问题，不能积极的指导工作，如是者达一月。经四月间扩大会议提出易礼容问题交省委解决，如有因此而怠工而消极者惟执行纪律制裁。此后工作，仍然走向积极的方面。此为市委本身组织的简略经过。

2. 机会主义与党的改造

安源党的组织，完全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上，就理论上说应该是天然的布尔塞维克的精神。然而事实上却相反，这并不是群众的投机，完全是党的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给群众的反映。在秋收暴动以前，市委充满了游移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现在叛党的杨俊等），群众斗争的中坚人材，不许参加指导工作，因而这个时期的指导，全然不是斗争的。党并养成党员以和平的习气，甚至做出调和阶级斗争的反革命事业，如过去工人与矿局发生问题（冲突时）党即派人到工人中解释，群众自动斗争，党即派人宣传维持秩序、守纪律等口号，拿到“秩序”“纪律”的大帽子，压住工人群众的斗争，所以同志在工人群众中，只记得宣传和解释，却忘记了斗争。农民运动中全然是机关运动，那〔哪〕里顾及群众的斗争及其利益！五月事变后，农民围攻安源打进萍乡之事实因而爆发。要知道豪绅其所以能利用农民，完全是主观暴露自己的弱点，给豪绅地主以可乘之机，造成光怪陆离的萍乡“六五”事变（农民打工人）。秋收暴动纯为军事的投机。安源整个的工人群众极热情的参加，而党加以拒绝，甚至同志都不予告诉（有些同志在暴动后怨恨，说话没有告诉他暴动的消息）。固然暴动有一小部群众（党员）参加了，哪里值得机会主义者的一盼！结果暴动是单纯的枪杆的行动，枪杆倒台，暴动即消灭了，党及群众的组织与工作，完全陷于停顿状态。凡此现象都是机会主义的祸根。没有坚决的反机会主义的奋斗，党及无产阶级的前途，万分危险。因此去年十一月间正式市委成立，即执行党的改造。在各级党部会

议中，讨论新的政策，并改组。〈但〉未能彻底的执行，致使机会主义的遗毒，仍在党内回光反照，在斗争中发现不少动摇犹移的分子，和平等待，避免政治色彩等观念，在党员中表现的异常厉害，甚至少数党员对安源无产阶级的出路，亦怀疑起来，说安源矿局没有主人，目前是职员与工人共同的维持，斗争便无对象。十一月的经济斗争后，市委曾经将斗争中所得的教训，同志之错误观念，以及安源工人出路，作为训练大纲，在党内详细讨论，并重行〔新〕设〈法〉组织支部，提起斗争中积极勇敢的分子。这一时间，党的组织状况，比较有新的精神，党的下层群众，都能积极活动起来，由是而有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暴动不幸而失败，下级干部与活动的同志都不能在安源立足，党的支部因而受着较大的打击，以前很有力的支部，到此只剩下几个工作能力薄弱的同志，市委本身因郭炳昆同志的被难及少数同志主〔之〕离开，精神异常泛〔涣〕散，支部会议难开成，同志失败观念之浓厚，在在予工作以困难。同志与非同志被开除而失业者达千人以上。虽然接连号召失业工人复业与军阀闹□运动，但党在群众中不能起较大的领导作用。经过本年二月间的举行同志个别谈话，始收集真正〈可〉靠的同志一百三十人，加紧支部工作，组织上才稍有起色。安源的党，经过机会主义之奋斗，却又随而走入盲动主义的倾向，以为无动不暴，才不是机会主义；对新政策则误解为杀人放火掷炸弹等事。因此安源的党仍应有彻底的改造。现正在讨论中央政治局对湖南决议与省委湘东特委安源的决议，在此一工作结束之后即进行党的支部改造。

3. 安源市委过去的策略

安源市委在秋收暴动以前的工作，完全是建筑在机会主义的上面；一切的策略，都发源于机会主义，尤其是单纯的枪杆子运动，更为显明。秋收暴动以后，临时市委只有应付临时的事变，亦无策略的可言。即到市委正式恢复，对于全般工作，当能有新的规划。就过去工作的策略，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来说；因〔由〕安源市

委的恢复到十一月的经济罢工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策略是恢复与整顿党的组织，收集工人各种零散的力量成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运动，并组织工会小组，准备经济的大罢工，以期达到推翻现有的统治，工人夺取政权。农村中亦应派人下乡去，组织农民，开始农民的游击战争。自十一月的经济罢工以后，到十二月十一日暴动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策略，是按〔接〕受省委夺取全省政权的政策，与夺取政权为工人的出〔路〕之指示，因而划分暴动区域，准备萍安总暴动。扩大政治的宣传与煽动，加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领导作用，开始工人的武装准备，坚决的发动乡村的游击战争，在党内尽力作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自十二月十一日暴动到今年二月初间的市委改组，〔为〕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策略，是整顿与发展党的组织，加紧工会小组的组织，实行赤色恐怖，反对矿局逼迫工人离山及开除工人；在农村中加紧党的组织，发展游击战争，普遍的发展各乡的斗争以为总暴动的准备，认定这一时期仍然总暴动夺取政权以促成全省继续的总暴动。自二月间市委改组到四月间的扩大会为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的工作策略，是与毛泽东部会合夺取萍乡政权，实行湘鄂赣的联防联攻。在萍乡方面则作夺取县政权的准备，小西路区农民攻湘东向萍乡发展，上栗市农民攻清溪压迫萍乡县城（清溪距萍乡县城仅三十余里）。二月底湘东会议以后，市委政策又有新的改变。在湘东割据的总暴动策略之下，与醴陵的暴动联击〔系〕起来，醴陵暴动开始，安源即继之，不能作夺取政权总暴动，亦应骚动响应醴陵，牵制敌人对醴陵之进攻，反对单纯的军事的会师主义与个人式英雄思想的主张。自扩大会议以后到五月间市委的改组为第五个时期。在这一时期的总策略，加紧工会小组的组织，限期成立总工会，领导工人的怠工（当时工人自动怠工）到罢工，在怠工中须发展同志在二千人以上。在农村中扩大游击战争，解除反动武装，并注意与醴陵暴动的联系，影响醴陵暴动之恢复和发展。

4. 安源工人斗争经过

(1) 秋收暴动：湖南秋收暴动安源在事实上已经是发动者，可惜当时党对暴动所采取的策略纯全是军事的投机主义。群众的革命热情非常发展，但是党在暴动前对群众的一般政治宣传和煽动，未能注意，群众完全不了解暴动的意义及党的政治主张，可以说这次的暴动全部着眼在千余枪枝以〔之〕上，完全忽略了群众的力量。攻萍乡城的时候，暴动的布置及城中工作，全无准备，军队中的成分充满了土匪老兵，作战极不勇敢，参加的工人梭标队，反先进城，军队不尽〔仅〕不继进应援，反而开枪打前进的梭标队，所以敌军仅有坚守县城当不能击破以夺取萍乡县城。萍乡县城未下，即向醴陵进发。醴陵攻取之后又不向长沙前进，即预存失败的心理，转占浏阳。浏阳失败，而军队即瓦解了一大部分。军队瓦解，群众的斗争即随之而消灭了。这次暴动的失败完全是军事投机的结果。

(2) 十一月经济罢工：自秋收暴动以后，安源即在反革命势力之下，无论政治上经济上都予工人以极端的压迫。工人生活十分痛苦！每日尽〔仅〕有伙食钱一角或二角多，政治上极不自由，联结点名的事，不时发现，因此工人经济斗争的要求十分迫切。市委即决定举行经济大罢工，事先提按月发薪、发清以前的积欠等十三条要求，在工人群众中普遍的宣传，并召集党内的活动分子会议，告以煽动方法及罢工技术。十一月□日即宣布全矿总罢工，各工作处各工厂的工人一律参加。上午九时鸣号包围总公司〔事〕房，到有工人群众千余人，矿长谢某被工人毒打，几致丧命。一连军队开来镇压，全无结果。军队长官和县长召集工人几次开会，都〔被〕群众所扰乱，罢工支持达五、六日之久，群众情绪渐次低落，要求遂无完全答复，被迫而复工。这次罢工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其具体的事实的表现：1. 工人群众对自己力量的信仰，益加坚决，同时可以认识共党在白色恐怖之下，仍能积极的领导工人的斗争；2. 揭破了矿局侵吞工饷吸取工人的血汗的黑幕，增加工人对矿局

的仇恨与愤慨；3. 更感动工人对工会之“去后思”，使一般工人了解团结之重要，恢复工会迫切。

(3) 十二月暴动：安源自经十一月经（济）罢工以后，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非常高涨，党在群众中的基础亦渐次强健起来，政治煽动与暴动宣传，在群众中亦发生较大的影响。惟武装组织利〔和〕训练，无多基础，农村斗争尚未发展。当时的客观形势，正是西征战争紧张的时候，江西军阀已表现站在宁方，王均率领全部由袁州县属移驻萍乡向湖南进逼，萍乡除原有三军廿六团外，随即增加廿五团一团，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颇称稳定（因农村斗争未发动之故），客观形势较为恶劣，主观的条件不甚充分。暴动政策之决定，全然是与湖南的总暴动相联系，以促成湖南全省政权的夺取。十二月九日接到湖南省委总动员下，十日即宣布安源工人的总罢工，提出要饭吃要饷发等简单的煽动口号，同时宣布暴动的重要目标：1. 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2. 没收萍矿归工人管理，3. 恢复萍矿总工会，并规定暴动政纲。先几日召集了党员的活动分子，支部全体大会，训练同志的暴动知识和技能，成立特务队，为暴动中武装的中坚组织，简单的传单和标语在群众有普遍的散发张贴，党员的口头宣传和煽动，亦有相当成绩。十一日总暴动的动员令发出，上午九时二千工人群众包围总公司〔事〕房屋全体职工卅余人，施以毒打，随即由群众捕去被杀伤者五六人，余均受伤。驻军四处散布，枪声甚密，如临大敌然。被捕职员由军队一连抢回，街市白日戒严，但群众情绪仍不稍低，掷炸弹、散发传单的工作，还是紧张。第二日市委委员郭炳昆被捕入狱，在同志中因而发生畏缩的观念。十二日的继续暴动，事实上已经停止。十三日晓工人炸弹声，敌军长枪声，尚在互相混杂中。十四日敌人枪毙工人四名，郭炳昆同志同时被难矣，白色恐怖十分严厉，工人情绪因而降低了，暴动不幸而失败。敌人不接连的向工人进攻，有开除全部工人实行停工之计划。市委又领导工人作“不离山”的斗争，结果工人被开除者达一千人以上，党的下级干部

的中坚分子悉数逃走。安源自经此次暴动的失败，工作受很大的影响，这是市委在政治上的极大失策。

(4) 年关闹饷运动及失业工人复工运动：阴历年关，是安源工人最痛苦的一个关头。生活上一点没有出路，失业工人增加到一、二千人。安源市委遂决定号召工人闹饷及失业工人要求复工。这个运动在事先极〔即〕准备煽动工作甚少，群众失败主义的反映，都使这一运动不能大规模的发展。虽然发动了一下，但群众参加者寥寥，成为单纯的共产党员的斗争，给群众极少的影响。

(5) 醴陵暴动的响应：过去湘东特委对湘东割据的计划，是以醴陵开始，湘东各县继之。安源市委在此一决议之下，于醴陵二月廿七日暴动时，安源即发生骚动，以作醴陵的声援。这一决议，在党的下级会议经过了较详细的讨论，群众中亦颇有宣传和煽动，掷放了炸弹，破坏了铁路，安源驻军及反动派因而增加了严重的政治恐怖，牵制了敌军对醴陵之进攻，不过此次运动仍然不是群众的斗争。

5. 萍矿总工会的恢复

安源工会小组的组织，经过了艰苦的长期的工作。正式市委成立，即决定开始组织工会小组。同志之能接受市委决定者极少。总工会的组织，经过市委一度指派工人负责，可是没有群众充实他下层的基础，在事实上已成为一块空招牌，无形中被消灭了。十二月暴动以后，市委更觉工会组织之重要。当时工人群众经过一次挫折〔折〕，革命情绪似有走向沉寂的趋势，工会的组织亦因而发生了许多的障碍。四月扩大会议以前，工会粗具雏形的组织，但统一的指挥机关——总工会未成立。扩大会议对于工会问题，有更详细的讨论和决定，限期成立总工会。因此筹备总工会的成立，已在加紧的工作。四月廿日左右，总工会遂由二百工人群众的大会秘密的成立了（在山上开会）。在会议中党及工会都有宣言，安源市委、农民协会、省总工会都有代表出席演讲，革命空气，异常浓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呼声震动原里〔野〕。经总工会成立以后，工会小组

的组织，更加发展；各工厂委员会，亦次第成立。现有会员约八百人，工作仍在进展的道路，很有吸收每个工人加入工会的可能。

6. 萍乡农村暴动的发动与扩大

萍乡的农民运动，过去全无基础，以致发生为豪绅利用来攻安源的危险。在临时市委时，即派农运专员，任四乡的工作，最初从事农民中党的组织之恢复，月余才稍有预备。正式市委成立，即坚决发动农村的游击战争。去年十一月间，小西区（醴陵南乡毗连之地）始稍有发动，其最初形式为反对退田的地主，邀集少数农民捉获了退田地主打屁股，次则为送杆^①要钱。豪绅地主因起恐慌，巨头则多向县城逃避，中小豪绅则表示向农民退让，豪绅统治表现了异常动摇的现象。由是农民势焰为之一振，组成队伍，实行游击战争，杀戮豪绅，焚烧房屋，没收豪绅财产。阴历年关，农民自己想出的过年运动，将豪绅谷米平均分配给农民，获得广大的农民群众，更进而实行焚烧田契，挖毁田塍，没收地主的土地，实现共同生产和共同消费，并造成农民协会专政（苏维埃正在组织中）的局面，形成萍乡西路乡村的割据。萍乡北路上栗市，十一月间党的组织，极为薄弱，尽〔仅〕有同志十余人，知识分子又占多数，乡村的游击战争，全未开始。十二月至一月间，发展同志至八十人，但未经过斗争。一月间以军事的冒险的精神，解除团防武装五十余枪，然后才公开的发动群众的斗争，方式又极不对，以军队力量为主，没有使农民自动的杀戮豪绅，没收土地。在军队占据的月余中，尚能获得四千农民群众的拥护，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工会等。军队失败，农民及党全然陷于瓦解状态。

7. 农村中几次英勇的暴动

(1) 上栗市的夺枪。上栗市为萍靖卫队第一队驻地，队长及一分队长是一似而非的同志。他一方要向革命者送秋波，另一方面则与军阀县长豪绅深相勾结。本年一月间，他顿变的动机渐渐表露。

^① 方言，“杆”即稻草。

靖卫队军队中有党的支部，同志五人。当时我们主观的力量，尽〔仅〕有同志八十余人。因此市委决定解除其武装，同志尽可能号召农民围缴，与军中文部作里应外合的运动。同时并对所谓同志的队长分队长用一种阴谋，说话解除武装，确有一个这样的计划，但须经过大家讨论才得执行，在时间亦须稍迟一点。因而敌军对我们不甚戒备，以为当非其时。去年阴历的十二月廿四日，在此间的习俗是要过小年，我们即利用兵士的假期为夺取枪械的时期。事先的准备比较充分。临事的夜间，设计请该队长使〔和〕分队长欢宴。分队长到，大队长未到，我们即缴获其短枪，监视他的自由。军中的支部，亦已充分准备响应，并获得同情兵士约十人，农民随即整队出发，共尽〔仅〕五十余人，不顾惜一切的前往夺枪。及抵步哨线，四个哨兵中有两人为同志，从容解除敌军哨兵武装。及抵衙门，亦毫无问题的撞破。至是则敌军已发觉起而抵御，而敌军内部，又发生华〔哗〕变，革命兵士的倒戈，战卅分钟，敌军十余人拐带武装而逃。计是役死敌分队长——兵士几名，缴获步枪五十余支，我方亦死一伤二。

(2) 小西区的夺取腊树下：腊树下为萍乡彭姓家族的根据地，豪绅彭某等藉家族结合农民，办练家团。此外尚有保安队驻防，有枪四五十支，甚为反动，农民恨之入骨。本年二月初间，农民集合三千余人，有快枪六支，分四路进攻腊树下。晚十二时总攻击，各路均发动，战一小时，敌军逃走，农民即蜂拥入市镇，大烧大劫，天明即撤回原防。当时农民群众的情绪，特别高涨，指挥不易，尤其在胜利不注意对敌军之搜索，而在市镇中私有的没收财产，且对腊树下的农民不分黑白的一概动劫掠，因而更使豪绅有利用农民之可能。及后闻这次战争，敌军已惊惶失措，弃枪逃走。因为农民之未加搜索，敌军次日复来，仍能复得原有弃掉之枪枝子弹。是役敌军死伤三四名，我方死一。

(3) 小西区之战：自腊树下被小西区农民攻破后，萍乡县政府大为恐慌，随派驻军一营，会同湘东保安队以及腊树下家团共

约千人，由腊树下进攻小西区。小西区农民万余，全体参战，各要塞均驻有农民及架有长龙等武器，战一日一夜，农民始整队退醴陵，精神仍然奋发，互相有死伤。敌军陷入小西区，十分恐怖，未逗留，即开去。农民随即整队围小西区，大举反攻。因是夜下雨，农民所用之硝药尽湿，反攻未成。不过当敌军侵入小西区时，见农民便杀，见农家便烧，在不及一天的当中，烧农家百余屋，杀农民四十余名，农民返乡后，虽然受着这次的挫折，但斗争情绪仍然是非常热烈。除积极图谋反攻敌军外，被难农民之救济，都来参加：烧去屋者，则拆毁豪绅房屋为之重新建造；杀死人者，则筹措恤金，并为丧埋。团结精神表现非常之好。

(4) 清溪之战：清溪距萍城尽〔仅〕卅余里，为萍城与上栗市之重要关键。在上栗市被农民割据时，萍乡即派兵约一连前往防守清溪，不敢前进，随又加派兵力二连增防。当时市委决定取清溪以压迫萍城，上栗市即接受此决议，向清溪敌军进攻。军事侦探，极不周到，以为清溪敌军仅有枪几十枝，因而发生轻敌的倾向。某日拂晓，农民四千余人，有枪百支包围清溪，战六小时，卒以子弹不足及轻敌观念之存在退败。各方死伤近十人，我方损失枪枝五杆。

(完)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毅希给中央信*

(1928年5月22日)①

中央：

弟□②号到湘潭，关系断绝矣，中央③

保庭来湘潭，他到长沙来〔去〕找人来湘潭建立机关。但迄二十日尚未归来，是否遇害，尚不得而知。

尚文、秉强兄返湘后已与秘书长克〔开〕明兄会晤，由廊庆云、秉强、尚文等在省委工作，但月余尚未开一次会议。廊所经手的经济亦不清楚，现在又送老婆回家，来否未知。省委与湘东、湘西南、湘西、益阳、安化、南县、华容尚有关系。湘西常德、桃源、汉寿、石门一带农民自发的斗争异常发展，但党的领导尚薄弱。南县、华容、安乡，前决定组织特委，已派人去，现在决取消，只派特派员。长沙近郊与县委脱离关系，对上级机关不信任，非有代远信不接头。城内书记组长被害者甚多，同志均四散逃生，组织瓦解。湘南自佑魁被害后，曾有两〔次〕派人去接头均无结果。湘潭最近清乡的非常利〔厉〕害，党的组织亦与县断绝关系。刘义、罗学瓚均已到沪。总之，省委对于外县关系除少数地方外，大都未能恢复，接头机关最近才建立好数处。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月根据收文戳上填写的时间和内容判定。

② 原文此处为空白。

③ 原文“中央”二字后空白。

二十日在湘潭开会一次，到会^①者为仲丹、保庭、开明三人。决定事项于下：

(一) 完全接受中央对湖南的决议。

(二) 常委名单：福焘、迪卿、保庭、仲丹、庆和、福桃〔焘〕未归前正书记迪卿，副书记保庭。

职委书记仲丹。

省委名单未定，常委名单请批准。

(三) 机关：省委在湘潭，职委宣委在长沙，省委接头处在长沙，铁委在株洲（以上须秘密）。交通另有计划，在重要地方成立交通局（常德、岳州、衡州、安源、长沙、湘潭、株洲）。在长沙、湘潭建立机关极困难，非短时间所能完事。

(四) 指定巡视员数人：杜修经、李润钧、蒋长卿，其余在物色中。往湘西巡视改组特委，肖国云（石门工人）同志为书记。湘东特委书记为代远，湘南再派人去接头，看福焘有无下落再决定特委名单。湘中各县派蒋长卿去巡视以外，决派□□□^②至水口山、长沙、岳州工作。

廿一日我即与保庭、仲丹兄来安源，留开明兄在湘潭布置机关。我住处已找好，对中央交通处尚在建设中。到安源后即召集湘东特委会议，有重要之决议如下：如醴陵暴动决议，湘东工作决议案等，以后印好寄上，不赘述。决出醴陵暴动小册子一本，材料在一二日内即可整理好。

现将湘东情形大约报告于下：

醴陵自受大的打击后，群众情绪异常高涨。有些地方明日^③清乡晚上杀豪绅地主。党员及苏维埃的活动分子许多都跑到军队中去了（四十四军狠〔很〕多），正在恢复中。枪枝尚留在乡间（二

① 原文此处重写了“到会”二字。

② 原件此处为空白。

③ 原文如此。

百余枝)，十五枝跑往莲花。萍乡自上栗市（北乡）小西区（西路）暴动失败后，党的组织几乎全部瓦解。东乡游击队前由宜川〔春〕一带游击，最近已向安源推进，距离仅有四十里许。浏阳农暴在东乡北乡有发展，时起时落，与醴陵未失败以前相似。莲花最近斗争也发展，特别是九都一带（通萍乡大路）发展得快，今日又有焚烧九都镇及县城的消息，确否待证。湘东一带的驻军已开动，由六军接防，目前极空虚。萍乡仅有敌军一团（三军），计新编只有二营，枪枝多为俄造，子弹缺乏，甚恐慌。萍矿工会□^①日正式成立，加入工会小组者数百人（七百至八百）。朱毛部队到宁冈、遂川、万安一带，今日有占领安福的消息，向吉安推进。前朱毛有进攻南昌之计划，湘东特委已去信纠正。朱德有一部分队伍开往茶攸。据说该处共有枪四千余杆，驳枪四百余，最近又缴获杨如轩一团又二营的枪械。省委又已派杜修经同志前往，送朱毛处信一件并带有决议去（原信付上），内有许多重要问题请讨论并转给江西省委。湘东客观情形很好，已督促湘东特委积极工作，湘东决议案下次寄上。铁路工作已找到头绪，日内召集株萍路党的会议讨论工作问题，粤汉路在新河已找到同志，岳州徐家棚均已发生关系，因此粤汉路全路工作目前恐须归湖南省委指挥，可否希决定。我约于二十七日返湘潭，待□^②同志由朱毛处返后我即拟去一行，目前甚有必要也。

代表派来四人，以后恐无人来了。易礼容来沪在安源犯了严重的错过（玩把戏），将有详细的材料寄来，目下不应分配他的工作。

陈庚请催他速来。文件请交交通带来，但须用秘密法，否则甚危险也，忙中草报告，请指示。

毅希于安源 二十二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潦草，似“拾”字又似“於”字。

② 原文不清，似一“向”字。

安源市目前工作决议案

——阴历四月十八日代表大会通过

(1928年6月5日)^①

安源市在湖南军阀愈益混战、总暴动前途愈益明显的政局下面，负有促成湘东总暴动，造成湘东割据局面之重大任务，因此安源市目前的工作前途，应是积极由日常的经济斗争、政治罢工直到总暴动之路！但是安源市在过去数月中，虽然有些手淫式的斗争，但始终是毫无组织无计划的，而且犯了极严重的盲动主义的错误，致忽略了经常的斗争工作，给同志以害怕暴动、脱离团体等太不好的影响。甚至现在一个斗争起来了，同志不独不坚决的参加，反在旁边泼冷水。这样下去，安源市的工作将陷入死气沉沉的深坑。市代表大会恰好在湘东总暴动前途非常迫近的现在开幕，特郑重的指示过去工作的错误，并决定今后工作如下：

(一) 过去工作的错误——

(1) 忽略了日常的经济斗争工作，只知道要暴动，不管群众发动起来没有（如去年十二月大暴动），天天喊暴动，给同志以不好的影响（如怕暴动、怠工、消极），并且脑子内深印些许多关于暴动的错误观念——如犯不动不暴的盲动主义（打一个炸弹，罢一次工，杀一二工贼都是暴动）和不信任群众的力量等待观念（等朱、毛红军来安源再斗争）等。

(2) 不注意赤色工会的建立，忽视工人群众组织工作。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查1928年农历4月18日，公历为6月5日。此件似是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可是有些提法，特别是“丙、1.”条“派同志参加大学组织赤卫队”这样的提法，似又表明是团的代表大会决议案。故文件标题照原件刊印，存疑。

(3) 近郊农民的工作没有计划地去做，到现在没有成立一个支部。

(4) 支部经常工作没有，组织松懈非常，简直没有形成组织。

(5) 团的本身的工作——尤其在青年群众中的工作，毫无基础。

(6) 指导机关不集体化，形成个〈人〉独裁，甚至书记包堂，秘书专权的现象，这些错误和缺点，新的市委应努力纠正过来。

(二) 今后工作——

甲、经济斗争的工作——

(1) 在矿工方面即提出：(a) 每天要三角钱吃饭。(b) 不发一关饷不进班。(c) 不准藉故开除工友。(d) 开除工友须发清所有欠饷。(e) 恢复失业的工友，不复工即发欠饷。(f) 青年工人要读书。(g) 青年工人不做危险笨重的工作。(h) 打倒监督委员会，及欺骗工友的肖团长等口号，在工人农民群众中用文字或口头的宣传。

(2) 领导工友包围公事房要求发饷，并到职员家里要饭吃。

(3) 在罢工中开始近郊乡村游击战争。

(4) 在路局方面即提出：(a) 路暂发一关饷。(b) 发清一月份到现在现欠饷。(c) 买〔卖〕票五天钱即么〔分〕摊给工友，不得押〔压〕积不发。(d) 不得藉故开除工友，开除工友须发清欠饷。(e) 发清失业工人的欠饷等口号，向群众鼓动宣传。

(5) 继续包围局长的夫人及小孙〔孩〕要求发饷，并□招失业工人的家属围着吵闹，同时极力宣传打倒肖团长。

注意在目前斗争中发展团的组织及群众组织（工会、少年先锋队）。

乙、工会工作——

1. 领导所有青年工友加入萍矿总工会，最近一星期内，每个同志须介绍三个工友入会。

2. 在萍矿总工会执委会下成立青工委员会。

3. 在青工众多地方的工厂委员会须有一团员或青工参加；青

工少的地方，该处CY支部须同该处工厂委员会发生亲密关系。

4. 下层小组的组长，团员须尽量充当，努力坚固工会下层组织。

5. 拥护萍矿总工会的宣传工作，仍经常不间断。

丙、军事及兵士工作——

1. 派同志参加大学组织赤卫队。

2. 有计划地实行同志武装训练。

3. 搜集旧式武装，并准备夺取敌人的武装。

4. 即组织赤色恐怖队，励行赤色恐怖工作。

5. 提出发清欠饷，不打军棍，不受肖团长的骗，不替肖团长当炮火，不打工农，不与红军打仗等口号，用小传单标语，向士兵宣传。

6. 即成立士兵工作委员会，经常计划活动办法。

7. 注意萍警工作。

丁、少年先锋队及童子团工作——

1. 少年先锋队目前组织一大队（三中队）三小队一中队，^①即成立安源市工人少年先锋队大队部。

2. 少年先锋队同志占半数，即力争组织公开。

3. 少年先锋队目前须加紧政治训练与武装训练，并领导他们参加斗争工作。

4. 童子团暂组织一团（一团三队，一队三排，一排十八人）以劳工子弟（六岁至十四岁）为主要成分。

5. 童子团的工作散布歌谣，侦探消息，并加紧教育训练。

戊、团的组织扩大其改造——

1. 举行全体登记，洗刷一切怠工消极，一切不良分子。

2. 实行改组各支部，合并不够人数的支部另成支部。

3. 提出不到会不工作不是同志的口号，根据支部所在地方的

① 原文如此。

环境严格规定各支部日常中心工作，并随时检阅。

4. 严肃〔肃〕纪律，尤其是在斗争中执行铁的纪律，不断的清团。

5. 在六月份发展一百人。

6. 加紧同志教育工作，最短期间须办一训练班。

7. 注意秘密工作，努力纠正许多同志的骄傲、疏忽、随便的行动。

8. 改善团党的关系，改正过去不相关的错误。

已、近郊农村工作——

1. 开始发展雇农的支部。

2. 派失业同志（工人）发动近郊工作游击战争。

3. 有计划的扩大土地革命、苏维埃暴动工作之宣传。

完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安源工运的任务*

(1928年6月7日)

六月七日省委与湘东特委联席会通过

.....

7. 湘东党的改造与健全

.....

(5) 安源党过去的一切错误应该详细指出，加以纠正，党的纪律须严格执行！党的组织加紧整顿，分派一部同志到省委支配往各县工作，一部到湘东各县工作，规定一部同志留安为安源工作的中坚，并介绍二百以上工人（同志与非同志）到朱毛部队当兵充实红军的组织，使成为工农群众化。

.....

8. 职工运动

(一) 安源矿工运动：(1) 秘密萍矿总工会的发展与建〔健〕全万分重要，安源的党应该时时刻刻督促同志吸收工人加入工会，做到每个工人（除工贼外）都是工会的会员。工会中的党团必须建〔健〕全使能在工会发生领导作用，推察萍矿总工会应利用各种机会可得公开的自由。

(2) 总工会的本身必须强健，成为工人斗争有力的指挥机关，工会执委中须选派三人至五人负专门责任。

(3) 注意工人一般的要求，领导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要求不停工，发清欠饷吃排家饭，从零星部份的斗争中得到胜利以提

* 本文为《中共湖南省委和湘东特委联席会议决议案》的摘录。

高他〈们〉革命的热情。在斗争中注意宣传并实际的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纠正党内同志的无动不暴的盲动主义倾向，以及对新政策的错误认识——杀人放火打手枪掷炸弹，即是新政策，而不做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

(4) 安源工人在目前应积极从事武装组织和训练，编练工人赤卫队和游击队。游击队分散到近郊去，发动近郊的农村斗争并解决安源工人的米粮问题。

(二) 株萍路工运动

株萍路以株洲阳三石安源三处为中心暂组铁路委员会，筹备总工会的成立，各中心区域须派一同志负专责指挥组织工会小组的工作，利用各种关系去组织工人训练工人，例如此次路局开除工人四十余名，我党即应在工人中揭破资本家的穷凶极恶，工人的实际痛苦以及工人的真正出路，组织失业工人团率领工人及其家属向路局索饷，在业工人亦须为失业工人作声援，组织募捐队等予以实际的救济。加紧日常的经济斗争，扩大政治宣传与训练。沿路一带的农民运动，党应当加紧工作使与农暴汇合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农民。

.....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湖南省委报告(节录)*

(1928年7月3日)①

中央：

(一) 兹送来关于湖南省委工作的重要文件如下：(略)②

(二) 省委报告的内容：(略)

(三) 湖南省委最近工作总的状况

1. 各地工作的现状及布置：湖南省委对全省各项工作的布置，全部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对湖南工作的决议执行的。兹将各地的现状及布置简单的分述如下：

a. 湘东所属的醴陵、萍乡、浏阳、株洲等地，为湖南暴动的中心区域。过去在名义上已成立了一个湘东特委，实际上特委只在二月间开过一次代表大会。在醴陵暴动中，特委负责人不独没有指导全部的工作，只在醴陵南区指挥一部分的军事工作，对于其他各县全无指示，直至醴陵暴动被白色恐怖镇压后，滕同志□□③至安源，开始向各方面找关系，其时正是中央派林同志来长沙后□□□□时候，当时即召集一扩大会议，讨论重整旗鼓再接再厉的干起来，□□□□□有几个决议，最重要的就是设法到各处找关系，恢复组织，收集散在各处的△△同志，充实党的干部，特委的组织亦在此次会议中形成出来了。沈同志来湘省委正式成立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根据中央收文戳记载，并根据内容判定。

② 原件列有14个文件的标题，其中第二个文件为“安源市委工作报告”。

③ 原件此处损坏，残缺字数不很清楚，下同。

后便与湘东特委开了六次联席会，审查过去的工作，尤其是醴陵□工作经验，并开始布置湘东各县的各项工作。讨论的结果已详《醴陵暴动的经过报告》和《省常委对湘东工作的决议案》中，不在〔再〕重说。在两次大会后，特委的本身虽弱，但总算是能够积极的工作。屡派人到醴陵和萍乡各区及浏阳^①、株洲各处去很艰苦的找关系，尤其是对莲花的工作特别注意。兹将湘东所辖各地的现状分述如下：（1）安源市委的工作情形：安源市委过去工作的详细经过，已详《安源市委工作报告》。安源目前有一个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就是肖希贤（三军廿一团团长）的笑面虎的改良政策。安源工人的生活，已苦到不能再苦了，肖滑头的改良政策，竟公然能使安源有历史有经验的工人，大部分受其欺骗，其手段之厉害奸滑已可想见！不只是萍矿的工人受其影响，株萍路的工人种〔中〕毒尤深。他的政策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他的实行方法：1. 抢群众。2. 提高生产。3. 点名。4. 清查户口。5. 办自首。6. 为所欲为……（详职运报告）。现在他的第一步的“抢群众”已有相当的成绩，目前正是进行他的第二步政策的时候。安源市委目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与老肖的改良政策奋斗和发动湘东的□□□□赣边之割据相联系。（甲）向有组织工会群众，宣布其暂时施行改良□□□□□（军事政治均处于独立地位，更在与朱毛和安源有历史有组织的工人夹攻之中）和毒辣。（乙）提高经济要求，不断的作部分的经济斗争，以形成其总的斗争，使他穷于应付，揭破其假面具。（丙）扩大工会的组织，实行其领导作用。（丁）在工会的发展和斗争的扩大中，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使之真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戊）积极的准备一个暴动，以发动湘东的暴动和与湘赣边境之割据相联系，促成湘粤大道的割据局面。在这一暴动中，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的作用。安源市委现在的工作仅仅只做到萍矿总支部的工作一部分，近郊的农民运动和乡矿的工人运动都

① 原文此处“及浏阳”三字重复一次。

没有做。〈这〉将使萍矿工人陷入孤立的地位。这亦是安源市委工作之缺点。……

2. 职工运动情形：

职工运动，省委开始时，便用很大的力量来注意此一主要的工作。当时的计划：一、组织铁路工人。二、长沙的产业工人。三、矿山工人。四、其他手工业工人。当我们召集株萍全路工人代表会议时，大家真是生气勃勃。在地窖中继续开十六点〈钟〉的会，通夜未睡，到会代表并无倦意。铁路委员会产生后，便开始领导全路工人的要饷运动。全路工人不独大家团结起来举代表，并且很负责的签名盖章，每人还出三百钱作经费。在行动中包围机务处，扣留刘局长，并宣布其罪恶，痛诋所为国民政府的指导员，种种革命的行动，现在斗争还在继续，而我们的叛徒李涤生、袁达时等替敌人做自首运动，这样一来，动摇了党的群众，吓怕了行动的领袖。

(二)①萍矿总工会已有千余会员（全矿现只有五千余人），会员均很积极，开会时比党的会议精神还好，可以行动。但有少数工人受了肖滑头的改良政策的影响，模糊了他的阶级意识。现在亦因杨俊之在长沙捕去袁晓祥龙义□袁达时，在株洲捕去薛作生等，他们均由被捕而自首而告密。目前他们（叛徒们）要更进一步的来安源办自首工作因此便为〔危〕害我们的职工运动不少。

……

2. ②省委的工作及现状：

(一) 省委的组织及易庆和事件：

中央派□□□③同志来湘，五月十一日即召集仲□保□开会，

① 原文未列“（一）”。“（一）”应是前述株萍铁路的工作情形。

② 原文如此。原件层次不清，且残缺，不明这是属于那个问题的“2”。

③ 原文先写了名字，后又抹掉（大约是为防泄露），看不清。这一段文字中的人名空一字都是如此。

开明亦到会。当时(□□)①省委的名单于下：常委：迪□、保□、仲□、复□、庆□，并决定几个巡视员，巡视员即为省委委员。省委机关原拟分设湘潭、长沙，因长潭两地群众工作甚坏，事实上工作不便于布置，因无群众基础的原故，遂长时期的留在安源，迪□不能来安源，迪□虽为常委，实际则“有名无实”；复□去湘南渺无消息，闻已被害。易庆和事件发生，省委组织又已改变，常委名单为保□、仲□、袁□□、迪□，以保庭为书记。

易庆和为前届省委常委，对李涤生的动摇极力反对，而且他所领导下的粤汉路工作比较还好，且在白色恐怖的镇压之下，未离开长沙，所以决定为常委委员，后因“藉工人自重”及家庭观念太深，对他颇考虑，虽为常委委员，并未即时召集参加常委会议。省委名单及他为常委亦未告诉给他，所以易本人始终不知自己为常委。易来安源参加株萍路会议，态度表示甚好。省委拟俟他由长沙回来后，再召集他参加常委会议。易到长沙后，因受李涤生的圈套，被拘而“自首”了。省委对此一事件的发生，认为是一污点，虽然事先对易有考虑，但未详细分析即决定为常委。省委以后对易，应有严厉的处置而洗刷这一污点。

(二) 重要会议与各地工作的指示：

省委成立后，即来安源布置湘东的工作，召集与湘东特委的联席会议，几次决定湘东工作，并决定一些实际问题，与湘西湘南工作有关系的同志□□□□专门会议。在上列各种会议中，均讨论有各地工作决议案，已另寄。不□□□□委对各地的指示，湘东与湘赣边较多。省委在湘东时，对湘东的指示，多半是在会议中提出，用不着文字的传递。对湘赣边特委及朱毛红军的指示，已有几次重要信件及决议（原文寄上）。至对湘南湘西的指示，只能说“颇能顾及”，当然谈不到指示之多。平江、宝庆，均已派人去，但尚未接到回信。南、华、安现在已经找出关系，并有工作决议案，

① 原文此处缺损，仅见圆括号的后半部。

已派人去。长沙及湘中各县的工作，真极沉闷。长沙曾经几次派人均被捕。湘阴、岳州派人去无结果。湘潭、湘乡建立相当关系，可以艰苦的工作。总之，湘中各县尚正在建立关系中，当然说不上工作的指示。

(三) 省委最近所取的精神 (略)

(四) 巡视员的出发：

巡视工作省委认为十分重要，有〔在〕省委机关所在地，只留一二同志指挥工作，各〔其〕余负责人则分赴各地巡视，帮助各地工作。巡视员同时为省委委员，现在经常有四人在外巡视。杜□□巡视湘赣边特委及红军四军已回，仍派由湘赣边到湘南巡视。□德生现在巡视湘赣边特委及四军。□运钧巡视员湘西已回，现在巡视湘东。宁□□现在湘西巡视。蒋□□^①巡视浏阳一次，现分配在湘东特委工作。

(五) 交通网的建立：

关于交通网的建立，在计划上是：1. 省委所在地设总交通局。安源设交通局。各特委各市县份均设交通处，专门传递省委、省委与各地的信件，必要时报告当地情形，但与各特委各县委绝对独立，只使各□□重要负责人知道。2. 省委设各地来人接头处，如：湘南接□处则专与湘南来人接头。各处彼此间不发生关系，以免悉数被获的危险，现在已设立的交通处如下：①省委所在地；②安源交通局；③湘南交通处。

(六) 各特委各县委之改组：

1. 湘东特委已改组，以五人组织常委，特委机关所在地只留一、二同志指挥，余均巡视。醴陵县委，浏阳县委，萍乡县委均已重新成立起来。

2. 湘南已由省委组织特委于衡阳。湘赣边亦组织特委随军出

① 这一段的五个人名的空格处，原文已写出，后又抹，依稀可辨依次是杜修经、袁德生、李运钧、宁迪卿、蒋长卿。

发，在红色政权□□作，旧有特委自陈佑魁死后，渺无消息。杨福涛已有被害说。闻刘冬生向〔尚〕在湘南，现已派人前去接头。各县委随红军回去者有永兴、资兴、耒阳、郴州等县。衡阳水口山现有办法，但未成立县委。

3. 湘赣边已成立特委，前为泽东负责，现派杨开明前去。宁冈、永兴〔新〕、酃县、茶陵、攸县、遂川、莲花归湘赣边特委指挥。宁、永、遂、莲都在赤色政权之下，县委组织尚好。茶攸县委有组织，但在边境工作。

.....

湖南省委 七月三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前在湘潭及省委工作，最近在莲花、安源工作)，□□□□□□工人同志二人，湘特委的组织□□醴陵北南二各区已□特委□□，浏阳派潘同志去组织县委。浏阳全县武装……宁乡县委已成立。安源有暴动，大批活动分子最近□□□□□□□□。

4. 湘西特委与省委的关系没有断绝。但是经常状况□六月初……对湘西工作有详细的讨论，即派□□建青二同志往湘西巡视，期限二十日，并派肖国东（安源工人，参加醴陵暴动并任党的工作）去湘西参加特委工作……

5. 湘南特委随朱毛退走资兴，由安仁反衡阳。据说福涛在路上被杀了，CY特委负责人逃往湘西，还有几个同志也走了，五月底即派咸宜同志到衡阳、衡山去找关系，在衡军械局找到五六个同志，都是安源工人，据他们说，在马日后，即与团体脱离了关系，其他一批^①没有找到。到衡山去本来可找到关系，但因CY县委同志被捕□□□□出来了，同志逃尽，六月中旬即组织特委，派罗义生同志为书记（长沙泥木工人），周化三为委员，派咸宜为秘书，现在已到湘南建立机关……

……

11. 长沙屡次决定派人，派去者多被捕（袁晓强罗某工）现已找到一些关系。但负责人找不到，必须中央派人来。株萍路有同志二三十人，月来工作甚努力，最近因李涤生活动而恐慌。以致涣散，粤汉路自易庆和自首后，关系找不到了。

12. 平江特委与省委已发生关系（省委已于六月底派洪菊生——长沙工人——张汉文——安源工人及代远去组织特委，并指定代远为书记，由浏阳长乡可以找到平江关系。

……

15. 最近省委从安源新调了三十五个同志，派到平江湘南的暴动区域内工作，并先后由安源送了七八十工人到朱毛处当兵，最

^① 原文如此。“一批”似是“一概”之误。

近再收集十余个军事工作同志到□朱毛同志都派往四军工作，省委拟在最近派二三百人到暴动区域及工业中心工作（此段关系重大请阅毕付火）。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湖南省委通告(节录)*

(1928年7月13日)

一、省委根据中央决议努力创造从平江沿湘赣边到湘南的割据,事实证明这个政策是绝对真确。前省委通告第一号内指明红军(四军)应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势力汇合,向湘东推进,以促成从平江沿赣边到湘南的割据。当时红军仅占领宁冈一县,永新县城尚在敌人手中,现在永新、莲花都已先后克服,并且向安福、遂川、攸县有新发展。报载八军占领宁冈,实际仅得到了一个空县城,苏维埃政府仍旧在乡村中存在。因为红军进展的胜利,使赣西割据得到更深一层的保障。现在我们目前的问题是红军战略问题:先向湘东发展呢?还是先向湘南发展?

二、省委决定红军立即夺取萍乡县城,向湘东发展,理由如下:

第一,湘东自六军事变后军阀统治动摇,社会恐惶到极点,现在敌人的军力最多不过三师(六军一师,独立第五师,及其他杂色军队),战斗力极弱,空虚到极点。反之,湘南的军队则三倍于湘东(八军两师三师在开拔,独立第三师,七军十三军四师),战斗力亦较强。

第二,群众的基础与党的领导力量湘东较胜于湘南,特别是湘东党的策略,比较湘南的错误少,且有安源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

第三,湘东是湖南军阀的命脉,湘东割据可以根本动摇湖南

* 原标题为:《中共湖南省委通告(第二号)》。

军阀的统治，上可以与平江、铜鼓、修水相联系，下可以联系湘南，如向湘南发展，战线过于延长，不便指挥。

第四，红军取得安源，可以立即武装安源工人万余，彻底进行红军改造。

第五：从莲花、永新到湘南，山路崎岖，夏日长途行军非常困难，向湘东发展比较容易，两日即可取得萍、安。

根据以上的分析，省委决定红军新战略是：快速的占领萍、安，先向湘东发展，与湘南取得联系。

.....

五、此次红军向湘东发展，主要的任务是要发动萍、安及湘东的广大群众，造成湘东、湘东北（平江、铜鼓、修水）的割据，与赣西的割据相联合，向湘南发展，与郴州、耒阳、资兴、永兴的暴动势力打成一片，实现从平江沿赣边到湘南大道的割据计划。省委要特别指出的是：红军向湘东发展，第一步是要发动从平江到攸县的群众暴动夺取醴陵县城。必须在平江、浏阳、攸县的群众暴动起来之后，湘东的割据必须以工农群众力量为主体，打破对红军的过高希望与依赖观念；同时从平江沿赣边到湘南要发生很好的联系，消灭地方的保守、孤军奋斗的错误，在全省亦须有相呼应的动作，才能达到上述的任务。

六、在这个新战略下面省委对全省的工作的布置如下：

A、赣西要更加深入革命的群众斗争，彻底的实行土地革命，变苏维埃为群众组织，积极的向吉安、安福、遂川、宜春发展，并夺回宁冈县城，巩固赣西的割据。

B、红军取得萍、安后，必须武装安源工人，发动四乡斗争，组织乡矿与市镇工人，并向湘东发展。

C、立即发动醴陵、浏阳、攸县的斗争，由乡村的割据进而取得县城。目前必须开始普遍的游击战争，株萍路与株洲工作要特别加紧。

D、平江的割据，要在湖〔湘〕东割据之前造成，向岳州、长

沙发展。

E、湘南四县（耒阳、永兴、资兴、郴州）应当迅速的由游击战争变为群众的暴动，促成湘南的割据，向安仁、茶陵发展，与湘东取得联系。

F、长沙及湘中各县工作，需要有大部分的力量去恢复，在湘潭、湘乡要开始群众的发动。

G、恢复水口山、锡矿山、衡阳、常德及粤汉路工作。

H、湘西的游击斗争要普遍的发展，特别是鄂西到长沙的大道。

L、加紧兵士工作，破坏敌人军队，使兵士倒戈。

七、在暴动的区域内，必须普遍的宣传下列的口号，成为组织与号召群众的旗帜：

A、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B、敌人兵士拿枪到红军来，与红军同等待遇，退伍者给田种，回家者给路费。

C、工厂归工人管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D、没收一切土地，分配农民耕种。

在其他各地要扩大援助红军与湘东湘南暴动的宣传，并且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宣传的主要口号：

全省工会暴动起来，消灭“围剿”红军的军队，帮助湘东湘南的暴动，敌人兵士倒戈，不要去打红军。

各特委、县委应根据这个通告迅速积极的布置，是所至要。

湖南省委

七月十三日

附：湖南各军的分布情形（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湖南省委 致湘赣边特委信(摘录)*

(1928年7月20日)①

湘赣边特委：

省委第二号通告关于湖南目前工作的布置已经规定，兹再作以下的补充：

目前全国政治又有新的变化。国民党军阀在取得京津之后，内部的冲突愈加显明，蒋桂两派军阀暂时一致对冯，战机非常紧迫。但是蒋桂之间的冲突并不因一致对冯而有所和缓，且愈加剧烈，反动统治绝无稳定之可能。湖南政治的混乱达于极点，不仅是湘派桂派的明争暗斗，即小军阀间实酝酿了不少的裂痕，最明显的是鲁涤平、陈嘉佑、何键、张辉瓒、吴尚之间彼此冲突尤为剧烈。鲁涤平、陈嘉佑以前竞争主席，最近陈又利用党校校长名义，在政治上极力活动，鲁派有加陈有勾结共党罪名而欲排挤陈加〔嘉〕佑者。张辉瓒在二军活动最力，很想独自创造一派军事势力，弄得鲁涤平所能实际指挥者仅有六军一师。何键在湖南军阀中比较有力，并且代表一部（分）豪绅资产阶级的社会势力，目前在湘西南一带招收土匪（廖湘云）扩充实力，有活动继为湖南主席的野心。现又与鲁涤平争防湘东，鲁对何键已十分戒备，极欲予何键以打击。吴尚屡受鲁涤平之责难，正感不安，屡次电斥剿匪不力，甚至决定对吴尚撤职。至于留在湖南六军之一部，已成群狗之肉，各不相让。二军八军廿五军均想收编，扩充实力，将来究竟谁属，现时尚

* 原件无标题。

① 年代根据中共中央收文记载并根据内容判定。

未可决定。安源廿一团的口头改良政策已经得不到湖南军阀的谅解，鲁有派兵二团来解决肖团之决定。凡此都可证明湖南军阀政治已经到了异常混乱状态，^①统治力量是非常薄弱的。湖南的工农斗争最近有进展，平江的暴动更加扩大，游击战争尚在猛力进行中。浏阳东北乡的斗争仍是再接再厉，醴陵北区及西南乡的群众基础尚好，最近党的组织已经渐次的恢复起来，群众的斗争有迅速发动的可能。安源工人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已经积聚了他伟大的暴动力量，工会组织及赤卫队的组织日益发展和严密，安源总暴动，正在积极准备中，很能与红军一致行动。株萍路工人反对局长的斗争非常猛烈，确是群众的斗争，现在党已能发生积极的领导作用。湘东驻军中的兵士工作，当有相当的成绩。安福的六军中兵士有相当的组织，安源廿一团亦有工作。湘东特委关于工作的布置，重要的是努力创造萍安的暴动，与红军一致动作，夺取萍安政权。株萍路工人的罢工，决与萍安暴动相许〔呼〕应。醴陵的乡村斗争，近已设法发动，醴陵赤卫团决调回醴陵西南乡游击，先在萍乡小西区创造一根据地。浏阳的工作仍是在积极改造党部，增进农民暴动中党的领导。株洲在继续发动群众的斗争，造成乡村及沿株萍路的骚扰以牵制敌军之进攻。省委根据中央决议创造从平江沿赣边到湘南的割据此一政策，依据现在事实的证明，仍是绝对的正确，应该很坚决的执行。割据这个区域的主要精神，必须是以农工群众力量为主体；红军的重要任务，应该将平江、湘东、湘赣边、湘南各个区域的暴动力量有组织的连贯起来，使成为整个的割据；这一割据的成功，应当促进湖南省总暴动，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的联系，但不是夺取湖南省政权的时期。因此在工作布置上必须特别注意：（1）湖〔湘〕南应当发动群众的斗争，造成以群众为主力的乡村割据，以牵制湘东的敌军。（2）湘赣边各县已取得的政权（如宁冈、永兴〔新〕、莲花等），应当深入土地革命工作，巩

^① 从这一句起，原文大部份文字旁边打了着重号。

固苏维埃政权，并应有积极发展的精神，茶攸酃各县必须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以打击湘南的八军。(3) 湘东各县的工作在目前万分重要，萍安总暴动应在最短时间发动，以促进湘东的暴动，并推进赣边各县与湘东平江有密切的联系^①，萍安暴动应在安源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②暴动的开始时平江铜鼓修水各县必须有更深入的斗争，与湘东发生极密切的联系。红军向湘东发展的战略，在目前形势上是绝对的正确，红军四军应很迅速的毫不犹豫的取得萍安，武装安源工人，建立豫边^③湘东平江各区暴动的联系，与湘南暴动相呼应。不过在红军进攻萍安的当中，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的注意，但不能因为问题而停止进攻萍安的决定：一是八军进攻宁冈问题，如红军战败了八军，则应乘胜以一部分的力量很迅速的发展酃县茶陵的群众斗争，并建立党的基础，在宁冈必须夺回宁冈县城，然后坚决的向湘东发展；一是安福六军问题，安福现驻的六军力量非常薄弱，但运动兵士驱走长官的实亦有□□。^④目前进行安福六军的兵变实有可能与必要，至于进行方法，一方面固然应该加紧六军中的兵士组织与煽动，另一方面则必须以红军的进攻造成的内应外合的形势，此项工作与进攻萍安相联成□□□□^⑤

兄处接到此一信后，请迅速讨论执行为要！^⑥

湖南省委

七月二十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此处空一行多，并有模糊的删节号。

③ “豫边”，应是“鄂边”或“赣边”或“湘赣边”之误。

④ 原文空两格，并无标点。

⑤ 原文模糊不清，也无法辨认其字数。

⑥ 原稿最后一页天头上用俄文写有：“湖南省委致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928.7.20”（第一页天头上也写有这句话，但用的是缩写）。

中共湖南省委、中央巡视员致 毛泽东、朱德信（节录）

（1928年）

润芝、玉楷二同志转军委负责同志：

前派杜同志前来，带有详细信一份，想已收到。现在再将全国及湖南情形，略述如下，更加证明前信指示之重要，望讨论执行。

……

（六）莲花斗争在九都发展的很快，萍乡军队不敢开去进攻。萍乡在宜春、小西区、上栗市一带过去有基础，目前在恢复和工作中。安源工人的生活，万分痛苦，革命情绪异常高涨。最近自湘东桥断后，每日进班者仅数百人，失业者四千余人。萍安敌军仅一团人，无增加，恐慌到极点。兵士说：“只要工农军与我们打三点钟，我们却〔都〕要跑了。”湘东特委决定派工人到萍乡四乡发动斗争。准备安源的经济斗争，发展而成为群众的暴动，进行兵士工作。

（七）在这样的形势下面，兄处目前应注意而执行的工作如下：

（1）扩大反日帝国主义的宣传，揭破反动的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卖国行动，领导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及工农群众反日运动。

（2）目前在赣西积极深入乡村斗争，发动城市工人运动，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割据局面。目前军事的发展虽然进到吉安，但亦应停止进攻南昌的军事计划。

（3）兄处立即分发一部分军力向莲花、萍乡推进，由安福向宜春发展，断决〔绝〕敌军归路，应极快速的向萍乡安源发展，与

安萍暴动相一致，解决敌军武装。

(4) 萍乡取得后，与湘东的联系可以打通，军事的发展侧重向湘南推进，沿赣边各县——攸县、茶陵、酃县、桂东、汝城、安仁、资兴——发展。扰乱桂系交通，发动湘南工农斗争，纠正上次在湘南的错误。

(5) 速派同志及兵士到湘南军队中（十三军、八军、许克祥……）工作；破坏敌军军队，进行军事暴动。

(6) 派大批留在红军中的湘南同志回去工作，恢复党部，发动工农群众斗争，并须与各地党部发生关系（所有派回去工作同志的姓名地点报告省委）。

(八) 近闻兄处掇敌军枪械颇大，红军的改造与扩大成为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前信已指示出兄处军队之缺点，应即速纠正。目前须特别指出来的是：兄处军队中土匪溃兵、洪会的成份占多数，这是最危险的现象。现在军中指挥不是集体的党的领导，党的命令不能在军中起很大的作用。长时有些部队的同志，不服从党而服从军长军党代表等，这即是证明兄处部队须改造的必要。似此，则兄处须执行上次信内指示的改造办法，湘东特委已陆续派大批工人同志与非同志来兄处当兵，望接收。省委决定兄处立即为安源工人开一教导队，训练红军干部。

(九) 兄处须与省委发生直接的永宁的交通关系，至少三日安源 湘东特委转。

湖南省委

中央巡视员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乡工作总报告*

(1928年7月)^①

注明，这个报告是萍乡（包括安源）工作的总账，在第一期中是安源市委（无萍乡县委）兼管萍乡农村工作；第二时期中是萍乡县委（无安源市委）兼管安源工作。直到现在才分家——安源成立市委，萍乡成立县委——这是两个时期中工作的简约追述。

第一时期中之斗争工作

一、萍乡城区斗争工作述要

(1) 中山学校的学潮：萍乡中山中学，有些国家主义派、AB团的学生，竭力向我们同志进攻。此时中山中学的学生会，即为那些坏蛋所把持。去年十一月初间，他们（国家主义派的）将我们同志以“共产暴徒”等罪名，擅行开除学生会会籍，并要学校当局同时开除学籍，要县政府实行逮捕监禁。此事发生后，我们同志便竭力宣传反动派诬害的事实，并鼓动一班左倾学生，反对无故压迫同学的学生会。这样做的结果，反动派所把持的学生会，已实行改组，我们同志的会籍学籍也未开除。

(2) 萍乡特务队同志兵变的不成：萍乡特务队内有我们同志廿余人，可是有些观念不明白的竟被反动的傅牛皮^②（萍乡县长）欺骗麻醉了。市委见此情势，便决定要特务队内的同志，乘出发时，把县长队长枪毙，领导所有士兵携枪逃走，参加农民游击战

* 此件从内容来看，似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市委的报告。

① 年代根据原件标题下的记载，月份根据内容判定。

② 傅牛皮是县长傅作霖的绰号。

争。但因少数同志不注意技术工作，事前便泄露秘密，结果，不特〔但〕特务队的兵变没有实现，反弄到〔得〕我们同志，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虽逃跑了而未带枪出来。

(3) 一月七日的骚动：当西北路工农群众与工农革命军快要进攻萍城，夺取萍乡县政权的时候。反动的萍乡县政府，便派大批军队去攻打该两路工农群众，党团两市委见此情形，便定由安源派些同志到萍城去打炸弹，贴标语，发传单，杀人放火……造成骚动局面，拆散敌人力量。这样决定后，我们便于二月七日派了几位同志联合城内同志，发了许多传单，贴了许多标语，而炸弹因潮湿了未爆发，杀人放火因人少未做到。敌人一见我们的标语、传单，即特别戒严，各机关办事人都不睡，全城骤成恐怖现象，结果牵制敌军不能以全副力量进攻西北路工农群众。

二、安源斗争工作追述

(一) 安源萍乡矿工人十一月十八日的罢工

安源工人自从秋收暴动失败后，有的开除工作，沦为失业，有的虽有工作，而工饷毫无着落，因此整个的萍乡工人饱受了饥饿冻冷的痛苦，经济斗争的要求，十分迫切。市委见此情形，乃决定坚决的领导萍乡工人，以罢工的手段，解决生活上所受的痛苦，求得经济解放。兹特将安源萍乡矿工人十一月十二日罢工前后各项情形报告如下：

(1) 罢工的要求和目的：甲、一般的——1. 发清欠饷；2. 以后按期发饷；3. 恢复失业工人工作；4. 开除工人须得多数工人同意；5. 实行矿局经济公开；6. 不得逮捕工人；7. 一律发清工人病死欠饷及因公毙命抚恤金与欠饷；8. 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9. 逢星期日休假一天照给工资；10. 按期发清年终加饷；11. 矿局实行工人乘车免票（至少须半票）；12. 工人丧婚病假，照给工资；13. 工人与职员待遇平等。乙、青年工人特殊要求——1. 青工与成工作同样的工作，应得同等的工资；2. 青工与成工待遇一律平等；3. 减少艺徒学习期间，至多不过两年；4. 反对

无故虚〔虐〕待艺徒，废除肉刑制度；5. 增加成年工人工资，以维持其子女生活，严禁雇用十二岁以下之童工作工等。

(2) 罢工前的煽动工作：甲、关于实际工作的——1. 每个同志在决定罢工之日起，即进行煽动工人罢工的工作，要做到每个同志，至少须拉拢工人五个；2. 每个同志，都须根据罢工的要求及目的以及各方实际情形，加紧工人宣传，不宣传者即严重处罚；3. 各级负责同志（由市委到支部），要随时考察检查各同志煽动工作的成绩。乙、关于材料的——A、矿局是赚钱的，如这几月内卖去的炭，至少值四十万，而发出工人的饷，不过三万，自然其余的钱是矿局拿到荷包里去了，这明明白白是骗工人的工饷。B、拿现在的事实和以前的实事比较来引起工人对工会的好感及对现时矿局政府之愤恨。C、指出工人实际痛苦情形，并指出脱离的方法，只有罢工。D、说罢工胜利确有把握，因为工人团结力量很伟大，而新军阀对于斗争没有能力压迫。丙、关于口号的——所有条件不达到决不上工！杀尽破坏罢工的工贼和一切反革命派！兵士就是失业的工农，应该联合起来——用罢工手段，解决一切痛苦！反对新军阀战争，变新军阀的战争为革命的战争！打倒新军阀唐生智朱培德！请求各界援助罢工！罢工胜利万岁！工农兵联合万岁！共产党万岁！共产青年团万岁！

(3) 罢工中的组织：甲、挑选勇敢的同志组织特务队，担任罢工中的特务工作。乙、由同志和非同志在每个工作处组织纠察队，人数由十人至三十人。丙、于罢工后召集工人大会，组织罢工委员会以统一工人行动。

(4) 罢工经过概况：上面这些工作执行后，便于十一月十八日午前五时大放其号，一时全市居民，惊惶万分，不知发生什么事故；萍矿全体工人，听了特别号叫，便一律不进班，全体罢起工来。是日午前十时我们同志便号召一班工人，捉着所有职员到萍矿总公房去，再行包围公事房，片刻萍矿总公房屋前屋后，只见老的少的高的矮的，数不清的工人，其中并有很能代表工人说

话的工人领袖，在武装军队及工人重围里面，对到场工人及反动军队长官，大演其说，历数工人痛苦其矿局职员吃吞工饷的事实和工人要饷的正当道理。一班工人听了这些工人领袖的话，莫不摩拳擦掌，愤怒异常。反动军队长官——连长营长指导员等，看见这样情形，生怕工人发生意外行动，故极力用许多劝解的话，来对工人演讲。但是一班之工人不管你说得怎样甜言蜜语，只晓得有饷发就是好事，就可上工，不然是不解围的。这样的弄了整个的一天，矿局总无丝毫具体答复，工人无可奈何，只得气愤愤的跑回了。到了第二天——十九日上午又汽笛呜呜。络绎不绝的工人，又跑到总公事房，包围饭桶矿长谢子敬等，大要其饷，一致痛骂矿长吃吞工饷的可恨。反动军队长官，除令武装兵士严防工人乱动外，仍旧出来调和，说什么：“工人不要闹呀！”“工饷当然要设法解决！”但工人始终是有饷发，就可了事，不然，是饿死都不解围的。同时有些工人因围了很久的时间，肚子里空了，精神疲倦了，由是跑回去，另换一班工人来包围。这样的做下去，而矿局总无办法解决。到了第三天——二十日，少部分工人依旧将重要职员包围，要饷，但是大多数工人，就觉得对方——矿局确实无钱，要饷是没有给的，于是消沉下去。市委见此现象，便一方面要同志加紧宣传和鼓动工作，一方面要路局工人罢工声援。这样一来，工人比较兴奋一点，重行将重要职员谢子敬等由萍矿总公事房捉到东平巷采煤科公事房，阻止一切食物送到谢子敬等吃，同时晚间都不解围（市委即决定把谢子敬拖到东平巷总窿口前处决，不过因敌人戒备很严没有做到）。这样做了两天，但矿局对工人的要求，总没有圆满答复，同时反动当局，把谢子敬从工人重围之中用武装士兵解送到营部里收押，致使一班工人失了要饷的对象，大多数工人不得已沉寂下去变为停顿。

(5) 罢工的结果：反动当局见萍矿工人罢工甚久，社会发生恐慌，由是于廿四日召集工人群众大会，阴险恶毒的傅县长和陈团长联名提出什么“急电三公司及江西省政府拨款来救济萍矿工

人，实行矿局经济公开，由工人和职员组织萍矿管理委员会及萍矿监督委员会……等，并把这些骗人的条件，在大会中作一个广大的宣传。大会后，便举行萍矿职工代表会议，在大会中撰^①出萍矿监督委员会负责人。萍矿管理委员会因我们在大会中竭力反对，没有成立。同时将这次罢工的要求，在代表大会中要矿局绝对承认，当时到会的傅县长很敷衍的承认了这些要求的大部分。代表会议闭会后，矿局对每个工人发了五角钱，工人便开始进班。

(6) 罢工中的错误与缺点：1. 预存失败的观念，没有斗争的决心。2. 我们同志未一致坚决的勇敢的领导工人参加此次罢工，甚至有些同志，在不知不觉中替敌人宣传。3. 政治宣传异常缺乏，因此工人对政治斗争不感重要，故不能变此次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4. 工人群众失掉了指挥中心，就是没有做到组织工人罢工委员会，以统一工人群众的行动。

(二) 安源工人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

甲、暴动前的准备：在未暴动前，一方面将市委管辖的地方划分安源、萍城、芦宣、湘关、上栗市等暴动区域；一方面发了两个宣传大纲，第一个宣传大纲要题是：1. 萍乡县政府之欺骗政策。2. 监督委员究竟应该怎样。3. 共产党真能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第二个宣传大纲要题是：1. 新军阀战争之趋势。2. 民众打倒新军阀的暴动。3. 安源工人的痛苦与出路。4. 安源工人斗争的目标和方法。5. 扫除斗争的障碍。6. 暴动的政纲。7. 暴动的口号和标语。这两个宣传大纲发下后，市委便加紧督促各〈工〉友讨论并执行。同时发了一个通告，指明在此次暴动中团应特别注意的工作，如领导青年工农兵士代表其本身利益参加此次暴动，在暴动前注意青年工农兵士特殊要求的宣传，暴动胜利后，青年工农兵士特殊要求的实现等等。关于暴动的各项事情与工作，除文字指示外，还召集了活动分子会议，报告并讨论暴动中的各种问

^① 原文如此。“撰”应是“选”之误。

题，在活动分子会议中，挑选一班最勇敢最能干的同志，组织特务队，内分杀人放火打炸弹、破坏交通等组，担任暴动中的特务工作。

乙、暴动的经过：在暴动的前一晚（即十二月十一晚上^①）便由特务队的队员，把关于安源工人暴动的意义及煽动驻军的兵士来参加工农暴动的浅显说明的传单到处张贴散发，尤其是驻军驻扎的地方，散发最多，以使一班兵士来参加工农暴动——至少表同情。血钟响了，暴动的时机到了！由是于十二月十一日早上，放特别号，工人全体罢工。是日午前十时许，即由我们同志号召一班工人，把萍矿职员矿警局长等，捉的捉打的打，转瞬就作〔捉〕了三四十个职员，工贼的头脑身体手足，打得皮破血红。又肿又痛，一时打打打……的巨声，高喊入云，轰轰烈烈的革命空气，弥漫到安源全境。可恨的驻军长官，一见工人暴动，便吓得魂飞魄散，手忙足乱。于是严令部下兵士，拖枪实弹，一方面实行白天紧急戒严，阻止工人行动，一方面开大批武装军队，到东平巷一带，实行开枪乱打，恐吓徒手的革命工人。而一班革命工人苦于没有武器与之对敌，只得跑回去，已经装送窿内的反动职员，复被武装军队从窿内拖出来，一个也没有杀死。我们同志及工人呢？有的因打职员上〔反〕而弄伤了手，有的因打职员弄得头痛身疲。这天晚上市委即令特务队全体动员工作。然因敌军戒严很紧，无法通行，只是在火车站张公祠筲箕街打了几个炸弹（CY同志打的），吓得反动职员军队长官工贼等……战战兢兢，恐慌异常，戒严的兵士，则时常放枪，安源全市，便成恐怖局面。到了第二天——十二日，市委根据昨夜所得经验，晚上动作很难，故决定于白天实行杀职员工贼，焚烧职员住宅等。同时命令萍城区于是日晚上动作起来。但结果因同志的不勇敢，没有做到，又只是在黑夜打几个炸弹，贴几张标语而已。第三天——十三日，仍是没有

① 原文如此。从后面的文字来看，此处应是“十二月十日晚上”。

特别动作，仅只贴了一些标语，发了一些传单罢了。第四天——十四日，反动的矿局勾结新军阀，实行逮捕工人，捉着革命的工人及我们同志，严刑拷打，因此一班工人便都害怕起来，革命情绪，从此冷落，我们即加紧做反对逮捕工人的宣传。一直到十六日，敌人便把捕获的郭炳坤（党的市委书记）晏文彬（团的同志曾负责工会责任）周翼廷（工会负过责的）等四人，以煽惑工人暴动的罪名，实行枪决，此次暴动从此即告停顿。

丙、暴动的损失与错误：此次暴动后，反动当局，便强迫工人离安（株洲以上的每人发五百钱路费，株洲以下的每人发一串钱路费）。我们便提出不发清饷，工人决不离安等口号，在工人中活动。结果，工人听信我们的话，没有离安。而反动当局便无法使工人离安，于是出以最毒辣的手段，实行点名，斡换符号，举行工人十人联结、市民五家联保等压迫与束缚。这样一来，致使参加此次暴动最出力的我们同志及工人，无法立足，有的因未点名被开除工作，有的吓跑了，有的被捕去了。整个的萍矿工人，受了这个严重打击，自然而然的消沉下去，弄得简直不能动弹，成了一些最可怜的奴隶，这是此次暴动的一个最大的损失。至于此次暴动的错误怎样呢？那就是：1. 没有洗刷机会主义遗毒，弄到“动而不暴”；2. 萍乡城区与农村的暴动全未爆发，致使安源工人孤军奋斗，敌人易于应付与镇压；3. 暴动前宣传与煽动的工作，未做得完善，乃至暴动时，不能使所有工人一致干起来。

（三）安源失业工人的复工运动

安源工人，经过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后有许多被开除工作，沦为失业。市委为救济工人群众计，故决定替这些失业工人做复工运动。其方法是：1. 扩大失业工人痛苦情形及复工运动意义的宣传。2. 组织失业工人团，和平的去请求复工，同时领导失业工人加紧骚（动）工作（如在本市抢劫、下乡游击）。3. 要有工作的工人，组织复工运动后援委员会，援助失业工人复工，以表示工人阶级的一致。这样决定后，即实行做，但所得结果很少，仅仅做到矿局

对每个失业工人发了一元救济费。

(四) 安源工人二月八日的骚动

当西北路工农群众与工农革命军，快要进攻萍城夺取县政权的时候，萍乡反动政府，便派大批军队去攻打西北路工农群众。党的市委见此情势，便议定在安源应即实行杀人放火，破坏交通，抢夺枪枝，掷放炸弹，劫抢税收机关、大商店……我们根据党这决定，便依照地域情形，划分八方井、新街、火车站、花冲、篁箕街、三号桥等骚动区域，每个区域组成骚动队一队，执行骚动中的工作。此项骚动的结果，三号桥已烧坏铁桥一（座），并且烧燃了一个反动派的住宅，不过因引火材料不足被雨打熄了，没有完全烧毁。安源至萍乡一带的电线被割断了。在安源各地到处发现我们的标语和传单。这样一来由是安源敌军不敢下乡，同时加紧戒严，矿局路局职员工贼以及大商家……等，莫不魂飞魄散，惊惶万分；而革命的工人群众，便大大的欢喜，以为工农军快来了，都想动起来。

三、农村斗争情形

甲、湘关区：该区党团的组织在秋收暴动以后，完全瓦解。后于去年十月底，市委才派人去恢复该区组织，继续工作。在安源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前，该区曾定为一个暴动区域，但因准备不好，没有响应安源暴动。市委因看到该区工作的重要，故加紧督促发展斗争。其斗争情形是，开始在这里组织农民游击队，以梭标大刀铁杆鸟枪作游击队的武器，在去年十二月中旬起，每晚出发杀土豪劣绅，焚烧土劣房屋，把土劣的谷米、猪牛、什物……等，一概没收给贫苦的工农，以鼓起他们的兴起〔趣〕。同时在游击中间到处张贴“杀尽土豪劣绅”，“暴动，不缴租不纳税，不还账”，“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种种标语。因此该区工农，都很热烈的参加我们所领导的游击战争。该区革命空气，异常紧张，土豪劣绅杀的杀了，跑的跑了，乡村反动统治甚为动摇。反革命的萍乡县政府，受着被难土豪劣绅的请命，便派萍乡靖卫队第二队往该区排上一

带清乡。我们的游击队见清乡队（即萍乡靖卫队第二队）来了，便扩充梭标长龙来福枪等武器，实行与清乡队对敌。在清乡队当兵的我们同志，由是乘这清乡之良机，在行军时，将反动的吴队长枪毙，并预备把所有的枪枝，一律夺缴。但因技术工作没有作好——即枪毙吴队长后，不该再去集合，致被反动的小队长发觉我们同志的企谋，结果未得全部缴械，只跑了八杆枪，在湘东、老关、下埠、排上等地参加游击战争。清乡队因跑了八枝枪打死了队长，便恐怖异常地仍旧跑回萍城。清乡队即〔既〕去，我们在此区的游击工作，便继续做，一直到今年一月卅日因帮助了西路农民进攻腊树下后，惹起敌人再派大批军队来该区清乡，该区游击战争才停顿。但该区农民因清乡队烧杀掳抢的利〔厉〕害，更使他们革命意志坚决，阶级认识清楚，故当醴陵二月廿七日总暴时，该区工农在我们领导之下，曾做了许多响应工作。如焚烧株萍路湘东站至老关站中间的灯蕊桥，断绝敌人交通，集合长轮〔龙〕打鸟枪等武器武装工农在老关扰乱醴陵敌军后方。该区的党，因看到湘关区政治中心的下埠为土劣所组织的自卫队占据，天天捉着无辜农民屠杀，曾于三月间几次联合小西路与醴南的红军进攻下埠，但因军事上的技术工作未做得好，两次都未成。最后一次，反弄到自打自，损失最大。进攻下埠没有得到胜利，该区工作，即从此停顿。

乙、小西路：小西路与攸县醴陵莲花交界，山多且高，农民生活非常痛苦。去岁冬季，醴陵南乡农村斗争特别发展，该路因为影响的关系，也发动起来，以长轮〔龙〕大刀等武器，组织农民游击队，到处杀土豪劣绅，焚烧土劣房屋，分配土劣财产谷米什物……等，同时在游击队出发游击之时，张贴“农民暴动起来”，“杀尽土豪劣绅”，“不打租”，“不还账”，“不纳税”……种种标语，用工农革命军名义，出示恢复农民协会。这样做的结果，小西路即为我们割据。从小西路的东桥汇〔沸〕水等地到萍乡，必须经过腊树下，而腊树下的靖卫团拦阻该地，搜查过路人，禁止小西路农民经过此地，甚至捉着由东桥等地来的农民，乱行枪毙。因此该地

靖卫团成为小西路工作发展的最大障碍物。小西路的工农群众联合湘关区的武装农民，在我们领导之下，即于今年一月卅日攻打腊树下。计此次参战的工农（以梭标长轮〔龙〕等为作战工具）有五千余人，其中人数湘关区占五分之一，小西路占五分之四。结果把腊树下打开了，并做了一个大的骚动工作。但是敌军的枪枝，我们一杆也未缴得，因为我们打下腊树下后，没有驻扎一两天，实行天天深入群众的工作，即是一方面来宣传当地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土地革命，一方面〈敌〉军抛弃山中的枪枝，未去搜索，以致我们去后，敌军又找到抛弃山中的军器，继续在该地横暴。自我们攻开腊树下后，萍乡县政府即极恐慌动摇，于是便派军队一营，联合腊树下靖卫团和剿匪队，加上以宗族等关系，欺骗利用的七八百无知农民（腊树下一带的），向着小西路进攻。小西路农民，便登在很危险的高山上放长轮〔龙〕、打鸟枪与之对敌。敌军打了整天〔整〕的一天一晚，都没有打进去。后来因敌军袭击我们的后路，把我们包围着，我们才退回原地。以后小西路即为敌人打进去，焚烧农民房子，乱杀无辜农民，奸淫掳掠无所不至，农民受害不浅。但是反动军队一去，农民又团结起来，继续工作，而驻扎攸县的罗定部队，时常到小西路骚扰，有一次，我们领导该路工农群众及游击营与罗定部作战，结果缴得步枪数杆。小西路工农群众得了几杆枪，由是欢喜异常，于今年三月中旬，召集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在联席会议中讨论并决定小西路一切工作。联席会议后，即将各种契约烧毁，实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工作八小时，组织造来福枪、鸟枪、长轮〔龙〕弹药的兵工厂，筹备建立苏维埃……等。这是第一时期我们在小西路的斗争情形。至于第二时期的容后再说。

丙、上栗市：当去年阴历十二月廿四日（旧历过小年的那一天）晚上，我们领导有组织的四十余个同志及非同志，以一杆拨〔驳〕壳枪，一枝手枪及大刀梭标等武器，实行解决驻扎上栗市的萍乡靖卫队第一队。事先侦探清楚并规定靖卫队里面几个同志内

应方法，时机一到，便一个冲锋杀进去，结果缴到步枪四五十枝，拨〔驳〕壳一杆，只有在外面放步哨的十余枝枪被逃未曾缴到。同时打死敌军长官一人，打死敌军兵士数人。我们则打死一个指挥，打伤士兵三人。缴到枪后，即整队在上栗市街上抢了几家大绸缎铺子，在街上呼口号，唱国际歌，少年先锋歌等。黑暗沉寂的上栗市，一时竟成为热烈的革命社会了。第二天拂晓，即将队伍开往斑竹山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二团团部，团部下除将武装兵士分为排连营外，设有政治部、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稽查队、输送队、大炮队、长轮〔龙〕队；团部里面有党的支部一个，团的支部一个。团部成立后，即发布“取消税收”，“杀尽土豪劣绅”，“废除债欠”……等布告，张贴各种标语，同时日里在乡下召集工农兵恳亲大会，号召广大的工人农民来听演说，晚上则分头出发领导农民作游击战争。这样一来，我们在上栗市便声势浩大，敌军不敢进去，我们并把上栗市割据起来。但我们割据上栗市以后，上栗市的工人农民，因过年关系，多半没有随着军事势力的发展，好好的组织起来，于是用党与团的名义发宣言，贴标语，扩大土地革命等宣传；一方面用团部政治部名义，尽量发宣言，贴标语，并具〔且〕限定各地恢复工会农民协会，实行没收土豪劣绅谷米财产猪牛……等，分给贫苦的工农，打毁上栗市的税收机关，枪毙征收税捐的污吏。结果，上栗市的工会、农协都恢复了，青年工农的少年先锋队也开始进行组织，并筹备建立上栗市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实行抽〔掘〕田滕、烧契约，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但当这个时候，在军事上，有一个清溪问题没有解决。即清溪为萍乡至上栗市必经之地，反动的萍乡靖卫队第三队扎驻该地，搜查行人，捕杀上栗市走此地过身的人，实不遗余力！上栗市的工农群众——尤其是南源的农民，对解决清溪的要求迫切到极点，而工农革命军团部为得要打通上栗市至湘东的路线，使西北路的工农势力打成一片，对萍乡聚〔取〕包围形式，故对清溪问题的解决，为第二步军事工作。第一步军事工作，还是打通西北路线。然结果，因湘

关区准备不好，计划虽已执行，而没有工作成绩。当时有八军溃军一连，投降到团部来，并由我们改编，后虽经我们解〔改〕编，但总觉得不好，后决定他们的械，完全缴到农民手里来。然因准备工作未做得好，只缴得二十余枝枪，子弹千余发，并且打死了我们同志及革命工农七八人。解决溃兵后，我们即于二月十三号号召四五千工农群众（以梭标鸟枪为作战工具），联合工农革命军团部进攻清溪。攻了十余时都未打败敌军（因敌军有机枪等武器，步枪也有数百），只得仍旧退回斑竹山。打清溪既未打开，于是敌军实行反攻，而我们对于军事布防，一点也未注意，连哨也不放，所以经敌人一个反攻，便打散了，不过还没有损失一枪一弹。此后即将团部取消，改为一、二、三个暴动队，仍旧在上栗市邻近一带游击。最近因敌军四方八面围剿，有的枪已埋藏，有的枪跑到宜春去了。

丁、宗里：宗里是萍乡南路与莲花上西交界之处，农民思想很落后，斗争很难发展。在今年一月廿四日，市委为得发动该地斗争起见，曾派同志六人联合宗里支部同志，在当地作了一个小的游击战争，即以大刀、铁棍、鸟枪等为武器，于是日晚上走到一个土劣家里破门而入，到屋内大大骚扰一番，但因宗里支部同志参加些〔此〕斗争，多不勇敢，结果，土劣未杀到，则〔财〕物未取得，只是烧了一幢房子，贴了一些标语。西北农村暴动的影响，引起南路土豪劣绅的恐怖。

四、醴陵总暴动与萍安的响应

醴陵总暴动为割据湘东总暴动的开始，市委原定继续醴陵总暴动，实行萍安总暴动，夺取县市政权。但因特种原故，这决定没有做到，只是做了一个响应工作。其响应工作大概情形是：湘关区农民，在我们领导之下，焚了株萍路湘东站至老关站中间的灯心桥，断绝湘赣敌人的交通，株萍路安源至老关站沿途的电线大部分割断了，使敌人消息不通，同时在老关有湘关区农民群众，用长轮〔龙〕鸟枪等袭击醴陵敌军的后路。在安源等地即贴关于醴陵

总暴动的宣传的标语，散发关于醴陵总暴动的宣传的传单，并且到处掷放炸弹，弄得敌军日夜不安，反动派恐怖异常。

第二时期中之一般工作状况

暴动的准备与斗争的开场^①

一、政治工作情形

(一) 敌人军队调防与我们工作：反动军队第三军第二十六团在萍乡驻扎数月，镇压工农暴动实不遗余力。本年阳历四月初间，江西省政府调该军队出师北伐，党与团得此消息，则决定乘敌军开去时我们领导全县工农群众暴动起来，夺取县市政权。因为当时整个的萍乡敌军开去后，反动〈军〉极少，反动派异常恐怖，而我小西路的工作（已实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筹备建立苏维埃等）非常的好，可以出大批武装农民，进攻萍城。同时在上栗市的农民、安源的工人，见敌军要开去，革命情绪也很高涨，客观环境与主观的力量都有总暴动夺取政权的可能。其暴动要点是：1. 暴动政纲（从略）。2. 暴动的准备：甲、召集支部书记联席会，报告并讨论关于暴动中的工作，实行团的动员；乙、督促各区委各支部开会，报告并讨论暴动中的工作；丙、派专员下乡指挥各路暴动工作；丁、加紧煽动工农群众参加此暴动；戊、收集武装，武装安源工人；己、侦察敌情，以决我们的工作，在未得动时严守军事秘密。3. 暴动的实行，工人尽量屠杀工贼、职员、稽查、侦探、政府官吏、土劣地主等，焚烧政府机关职员住宅等，拦阻敌军后路夺取敌人武装，破坏交通，劫抢税收机关大商店等，贴标语发传单，举行讲演，掷放弹药，阻挡要道，断绝敌人去路。上列各项已实行，群众则到了极热烈雄壮的时候，即举行群众大会选举工农兵士代表，实行建立安源市工农兵士苏维埃政府，再汇合安源工人与萍乡农民暴动的力量，进攻萍城，夺取萍乡县政府。这

^① 原文此行开头有顺序号“甲、”，但未见“乙”，且此后的层次不清，顺序号混乱。

样决定之后，即竭力去做准备工作，只待敌军开动，即行动作。但后来因敌人知道我们在萍乡的势力很大，如果开军队去，一定会暴动起来，故用很稳健很聪明的办法来调防，把三军二十一团开来萍乡，驻扎及弄好后，二十六团才开去。我们见此情势，以为暴动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所以结果是在萍乡安源贴了几张标语，发了几次传单，做了我们宣传，引起敌人恐怖。

(二) 五一劳动节的工作：五一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者向资本阶级进攻得胜的日子。县委对于该县工作是：1. 扩大并深入五一节意义及今后无产阶级全世界的革命宣传，其方法：甲、举行集会演讲会呼口号贴标语散发传单；^①2. 是日领导安源工人罢工一日，晚上扑灭全市电灯，大放其号，以表示安源工人对五一节的意义和纪念；4. ^②实行赤色恐怖，破坏交通，造成骚动局面。将上列工作通告各支部同志去执行，然因此项工作，因敌人防备甚严，及同志不努力执行，所以结果极少。

(三) 安源联欢大会：这会是反动派肖团长举行的，想用欺骗麻醉的手段，拉拢工人群众，故在安源举行什么军民联欢大会。我们对于这次联欢大会决定是：1. 答驳反动宣传揭破敌人的假面具，即用什么“联欢硬更联苦”等口号，去涂贴标语，同时加紧口头宣传。2. 掷放炸弹扰乱大会秩序。此项工作的结果就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引起了工人对此会不满意，都不参加，炸弹因特别缘故，未行掷放。

昨^③湘东特委政策的执行。党的湘东特委，看到湘东敌人统治的动摇与工农暴动的确大及赣西运动迅速的进展，故决定用工农兵暴动的手段，割据整个的湘东。县委根据此政策即1. 在安源及萍乡召集活动分子会议报告及讨论割据湘东在萍乡团的工作并在

① 原文只有“甲”。

② 原文如此，应为“3”。

③ 原文如此，疑有误。

当地执行起来。2. 刘振均何清两同志到宜春找到上栗第一暴动队，速回原地解决上栗市敌人武装，恢复割据上栗市工作。3. 派李光前同志到南坑指挥南坑宗里下列工作：a、①破坏交通（敌人的）。b、扰乱莲花敌军后防。c、杀敌人递步哨。d、领导当地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并与莲花工农军相联系。e、扩大宣传。f、加紧造谣。g、注意敌军兵士煽动工作。h、汇合南坑宗里紫家村〔冲〕等力量解决南坑靖卫队。4. ②派宋新怀到东路，一方面传播湘东政策，一方面将此政策〈在〉当地执行起来。此次工作虽已大部分执行，然因湘东整个问题的关系，没有得到成绩。

5. ③反日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在济暴行并强霸山东，反革命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对此事公然取退让政策，不以民众意志为意志，我们根据党的反日政策，即令萍城区学生同志领导全城小资产阶级的学生等，加紧反日工作。即要努力同志参加有其名无其实的萍乡反日运动委员会，努力反日工作，在反日工作中揭破国民党的假面具。

二、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概况

1. 经济斗争：（一）四月初间工人没有发饷，已苦到了极点，乃自动的不进班。党的市委扩大会议见此情形，便决定坚决的领导此斗争，即由怠工运动转到罢工，由罢工转到武装暴动。县委根据此决定即严格督促萍矿全体同志坚决领导全矿青年工人代表其本身利益参加此斗争。结果工人怠工运动很迅速发展，敌人见势不佳，每人发了两元光洋。此时我们仍旧不进班，把工人要求提高，但是一般久未见钱的工人得了两元光洋，此时又阻不住了，自是之后即做到了一个口号“发好多钱，做好多工”。（二）县委见萍乡工人及同志大部分是畏缩的，其原因是由敌人所放侦探稽查太

① 以下八项工作的顺序号，原文为阿拉伯数字加圆圈。

② 原文为（叁），但未见（壹）、（贰），从内容来看当为“4。”

③ 原文如此。疑上段“湘东特委政策的执行”为“（四）”，此处为“（五）”。

多，工人说话行动都不得自由，于是挑选同志及非同志组织赤杀队，杀尽一切稽查侦探工贼……等，以鼓起同志及工人斗争的勇气。但因县委经济困难，鼓动费无着所以没有实行干。(三)①萍矿监督委员会名义上是工人所组织的，实际上完〈全〉为一般新军阀职员走狗——工贼所包围，毫未替工人谋一分利益，故我们提出“打倒监督委员会”的口号，在工人中宣传。宣传结果，工人对该会仇视怨恨到了极点，该会工人群众中已失掉作用了。

2. 工会工作：(甲)萍矿总工会成立之后即决定：1. 萍矿总工会青年工人委员会应马上成立，其方法由萍矿总支部负经济斗争责任；青工部长（同志）商量青工委员会人选经过党团会议，再行提出总工会决定，由这些人造成这青工委员会。2. ②指导并督促各同志尽量介绍青年工人加入青年委员会。这两个决定，前者因青工部不健全，没有做到，后者已执行，同志在萍矿总工会以下各工厂委员会我们同志及青年工人大多数加入了。(乙)训令宣风区萍城区组织秘密工会，其组织情形县委未得说明，此处不能报告了。少年先锋队县委也屡次指示并督促各工厂支部进行组织，但因支部不健全，所以没做到。(丙)农村工作情形：1. 小西路农村工作的打击，小西路接醴陵攸县，在县委未成立以前，此路工作已有较好的成绩，县委成立之后，该路即实行农协公开，少年先锋队公开，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筹备苏维埃政府，宣传日益深入，组织大形发展，但后来因该处工农军与工农群众及大西路工农军及工农群众进攻下埠腊树下战时指挥不良，不仅〈未〉解决敌人武装，反弄到自己大败。于是驻萍的三军廿一团，驻攸县罗定与西路靖卫团互相联络来进攻该路农民。该路农民（因武装的缺乏非群

① 原文此处另起一行。

② 原文为（二）。

众不进^①及进攻下埠腊树下受了很大的损失)^②事实上抵不住大批反动军队，于是遭受严重很凄惨的白色恐怖，团在该路工作亦随之而受打击。2. 莲花区农村斗争状况，莲花农民思想落后，接受革命训练的很少，起手斗争很慢，县委屡次加紧指导并督促莲花区委坚决领导农民斗争，结果该区农民游击队（农民青年多数加入）于本年五月开始在当地屠杀土劣地主……等四五十，焚烧土劣屋房十余栋，并将土劣材〔财〕产谷米、猪牛……等发给贫苦工农，引起了广大的工农参加了农民组织。在团有组织的地方，农民协会的组织多已进行。现在西路组织暂时瓦解外，余如宣风等地都在继续不断的工作，使农协扩大并深入农民群众中去。农村的青年农民除加入农协外，并单独组成少年先锋队，现在该种组织除西路暂时瓦解外，其它地方都可以扩大组织发展斗争。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不清，“进”字又似“追”字。

② 原文有前括号而无后括号，从文意来看，后括号似应在此。

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节录）

（1928年7月28日）^①

觉 哉

赣西方面：

.....

安源的工人运动，经过许多斗争，力量很为雄厚。去年九月湘东暴动，攻萍乡城，工人梭标队先兵士进城；十一月十一日要求发现饷清积欠，全体罢工五六日，包围总公司。十二月九日工人暴动，包围总公司，毒打全体职员三十余人。接着又是年关闹饷，恢复失业工人运动，响应醴陵暴动。虽然一次一次失败，革命情绪却一次一次高涨。最近恢复萍矿总工会，株萍铁路工人于六月间闹阶级的饷，全体工人签名盖章。在这武装暴动中间，无产产业工人，始终不失为一个领导者。

.....

七月廿八日

（原载1928年8月10日《布尔塞维克》第25期）

① 年代是根据刊载该文刊物的出版时间判定的。

安源事变及其前后情形*

(1928年10月)^①

I、省委方面自贺昌返沪后，本身的组织只有迪卿运钧二人负责。保庭已逃跑，仲丹德生都在安源。此时省委已去信要他回长沙工作，结果没有回来，省委以惟〔为〕仲丹发生了问题。同时湘东特委书记张同泗由安源逃至南昌九江汉口回湘，同时湘西特委书记玉林和常德县委书记肖国云回省。此时湘西和湘东特委都倒了，省委决定湘西派程秉乾和庆和去负责，湘东派玉林，秉乾和都由省至各地已动身^②，张同泗决定派湘南特委秘书，此时已到八月三十日，若〔约〕定下午三时与省委接洽，凡〔还〕同常德派来一人，省委总交通员陈海涛在交通处破狱〔获〕，已捕去三人，省委若〔约〕定一地方，由三时等到六时，都没有来。只第二日九月一日迪卿已去陈海涛的住所，已补封。此时省委决定各交通机关完全要更换，又派人至湘潭建筑机关并告诉各处，但是运钧和袁汉臣的住所，我以〔已〕问过他二人，他二人答复我，海涛不知道。此时的长沙严重到了极点。被捕的三人张同泗已枪决，其余二人都自首。到五号晚二时又将运钧汉臣二人捕去，并捕了长沙乡间三同志。运钧汉臣都自首攻〔供〕出北门外彭宅，此时我一人没有办法，只好至湘潭机关，但是湘潭县委机关以〔已〕破狱〔获〕共捕去四人。我又往衡阳，但是特委县委机关都破活〔获〕了。此时

* 这是中共湖南省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原题为《湖南报告》。

① 年月根据中央档案馆判定。

② 原文如此。“秉乾和”，疑为“秉乾庆和”。

省委只救我一人，在湖南没有活动能力，只好逃往上海。新省委的文件和各处通讯处都在李运钧手，并运钧和袁汉臣的住（处）大若〔约〕凡〔还〕有二千余元，彭宅洋只有八百余元行礼〔李〕衣服等等，其余凡〔还〕有二千元存迪卿手，在长沙。

I、各特委情形大概报告如下：

A、湘东特委自CY万加夫自首同何键到安源破获机关九个，被捕同志十多人，枪决三人（赵国臣余克免〔敏〕曾干庭），特委书记已逃，市委县委负责人大部分自首，其如〔余〕的逃了。

B、湘西特委自玉林回长沙，以沉〔忱〕去巡视没有回，特委算是没有一样。常德县委书记回长沙也等余〔于〕没有一样，然后派程秉乾余庆和。

C、湘南特委和衡阳县〔委〕机关，自新省委破坏，李运钧自首才破坏。

湘潭县委也是李运钧破坏。

其余浏阳平江湘乡新化乡村组织，凡〔还〕存在，但是很难找关系，因去人很困难，通讯处又不知道。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关于最近中国工运报告（节录）*

（1928年10月）^①

工人的罢工和斗争

反动的国民党严厉的施行白色恐怖和改良政策，企图压迫工人，欺骗工人，禁止工人的罢工，但是工人终受不过他们的高压和剥削，仍前仆后继的起来反抗，罢工和做各种大小的斗争。我们试看前数月上海工人罢工的踊跃，就可想见一斑。兹列六个月来罢工简表如后：

罢工时候	罢工次数	罢工人数
一九二八年四月	一四	五四二二人
五月	一一	三〇九九人
六月	八	六六七四四人
七月	二二	一二四六六人
八月	三二	二三〇五四人
九月	一二	一五四〇〇人

总计六个月内有九十九次的罢工，参加的人数有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五人。这些罢工，乃是最显著的，人所共知的，至于各种较小的斗争，尚未列入。罢工的结果，在六十二次罢工中有十五次是胜利的，十五次是部分的胜利，二十次是失败，十二次是无结果的。在这些罢工中，工人所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但大体属于抵

* 原题为《全总工运报告》。

① 年月根据内容判定。

抗的进攻，其情形如下表：

反对开除工人	十五次
反对取消从前所得条件	十一次
要求增加工资	十次
反对工头	九次
要求津贴	五次
反对减工	四次
反对减少以前所增工资	四次
反对扣薪	二次
反对增加工作时间	二次
反对加重工作	二次
反对包工制	二次
要求雇用失业者	二次
要求减少工作时间	二次
反对减少津贴	一次
反对没收储蓄金	一次

除上海外，其他各地的罢工情况，我们还没什么统计；不过最重要的罢工和斗争，我们也得报告一点，在安源有一次很大的罢工，时间支持至数月之久，工人用武力占据矿局，没收局款，发给工人，并和暴动的农民一致行动，领导他们反对土豪劣绅。后来政府派一营兵力去镇慑，才把这次罢工压迫下去，但是军队一去，罢工又起，最后胜利仍属工人。

五月间江西瓷业工人三十万人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政府调派军队去镇压工人，而军队反被工人赶走，结果工人胜利。

山东矿工有一次大罢工，目的在要求加工资和救济失业工人，结果工人得着部份胜利。

铁路工人（如胶济景绥津浦等）都有要求发欠的运动。

（原载1929年1月1日《中国工人》第4期）

蒋长卿^①报告（节录）*

（1929年3月20日）

省委转中央：

我脱离了省委和中央的指示，已经五个月了。在这五个月的当中，除过了廿几天的逃亡生活以外，还是继续的尽心竭力的在湘东各县指导工作，可是以经济的困难和个人能力的薄弱，在工作上没有得到多大的成绩，这是应该向省委和中央负荆请罪的！现在我特来沪将湘东各县的情形，平江修铜各县的情形，红军第五军的情形和我个人的工作经过，简单的报告于后：

一、关于湘东的：

安源在阴历的今年^②五月间，党的活动和赤色工会的组织，确有相当的健全（工会的会员已达二千余人，赤卫队也有几百的组织），响应朱毛的萍安暴动，已经达到可能和成熟的时期。可惜在未暴动之先，叛党份子陈子干来安暗中破坏，致使安源市委和萍安总工会的负责人，多数被捕枪决，未被捕的也就不能立足。安市的工作受了这个重大的打击和损失，组织可说完全瓦解了。这是在阴历六月初的事情——自后安源还有一少部份同志，能够活动，甚〔剩〕余同志均自首。至七月初二日安源驻军肖希贤团，全数退出，何键及叛党份子杨骏、袁达时等〔在〕安组织反共委员

* 原件无标题。

① 蒋长卿（1901—1931），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湘东特委常委。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代理书记等职。1931年3月被捕牺牲。

② “今年”，应是“去年”之误。

会。这时反动势力异常的紧张，杨骏等到工人家搜索，东特书记张同嗣同志和林仲丹同志，由是离开安源——张同志由袁州南昌九江——①绕道回湖南，拟在株洲建立特委机关，不幸在省被捕枪决——要我暂时驻安源指挥工作。廿多天的努力仅仅找了十多个新同志，成立了三个支分部。刚到一个新的发展的时期，于是机关又于七月二十六日被破坏了。隔了月余，我又派了张渴〔竭〕诚同志——浏阳人——到安市工作，走到半路上又回转来了。自后以经济的没有办法，致未派人去，但是不知省委也派人去没有？

萍乡的党历史虽然不长，力量虽然脆弱，可是上栗市小西区两处的农民，在阴历的今年的正二月间，也经过了几个月的斗争，对于革命的要求，是很迫切的。特委在五月间，把萍乡县委组织好了，并指定县城、湘东、小西区、南坑、泸系〔芦溪〕、仙封〔宣风〕、上栗市六处为中心区域和各区政治任务。自后县委也能接受特委指示，分途到各区工作，小西区成立了一个支部，湘东成立了一个区委（在安市事变后，此二处破获），小西区、上栗市两处也组织区委，并在宜春萍乡边境成立了一个区委，并且有相当的力量。只有县城和泸〔芦〕溪仙封〔宣风〕，就没有什么成绩。自阴历八月初间，县委书记彭商人同志殉难之后，（彭商人同志系浏阳人，很能艰苦的工作，在萍乡上栗市等县，有不少的工作成绩，死时激昂异常，高呼口号）萍乡与东特，又失了关系。后来特委派了两次人去——一次王显达，二次颜启初——均未找得关系。

醴陵比较什么地方都严重些，所以恢复组织非艰苦的工作不可。特委对于醴陵工作的决定：东北乡只恢复组织发展组织，只作日常的经济斗争，不需要游击战争；西南乡本来是有斗争历史的，但是以反动的镇压过去，要恢复斗争，非有相当的武力不可。

① 原文如此。此破折号似是笔误。

于是决定要醴陵赤卫团回醴南，先据小西区^①（与醴南连界），为争斗的巢穴，向醴南发展，发动醴南群众斗争，恢复南四国的割据局面。并且决定了一个很详细的醴陵工作计划（我忘记了）。在阴历的五月间，特委派了潘心源同志到醴陵组织县委，去了两次，虽然找了关系来，但是没有多大的成绩。当平江兵变时，潘同志又派到浏阳工作去了。这时醴陵的组织，还是异常的散漫。在林仲丹同志离开了安市以后，醴的关系，我又找了一些。东三区派了廖福生同志去工作，北二区派了游桂生同志去工作。可惜在东特机关破获时，（七月廿六）游桂生适来安被捕，东三区的关系，也从此打断了。

醴陵的暴动，在三月间，受了严重的镇压以后，一部分同志，跑到莲花工作，并且组织了一个醴陵赤卫团，有枪六十八支（由朱毛发来一部分）。特委指示，要赤卫团到小西区（萍乡的），以小西区为根据地，向南乡发展。但是醴陵赤卫团，竟未遵照执行，不知是什么缘故？在阴历七月廿边间，我接到了醴陵赤卫队大队长周志刚同志的报告，大意是：“莲花环境，异常紧张，我们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拟与朱毛取联络，也断绝道路，拟向某地走（我忘记了地名），也不能去。于是决定冲出包围到了小西区，志刚要在此游击。行委诸人要到醴陵南乡，于是就到醴南。在醴南又受了几重的包围，又冲出重围，跑到攸县。行委中有人与攸县团局主任相熟，拟受团局之编，志刚极不主张。但是独不能傲众。还没有弄妥时，八军来了一营人把我们围了，要我们缴枪。没有办法，只得把所有的枪统统缴给八军了。伤心！”^②醴陵赤卫团，就是这样收拾了！这当然是他们行动的错误，不听上级的指示，犯了很重很重的盲目的机会主义。这也是醴陵工作受了一个大的损失。

① 此小西区是萍乡县的。

② 原文无后引号，揣其文意，后引号似在此处。

浏阳东乡和北乡的党，组织比较健全，斗争也有相当的历史，农民对于革命的要求，也是很迫切。南乡的党是由和平发展的，党员的数量虽多，简直不走〔起〕一点作用，甚至从前负重要责任的张保，反对暴动，说暴动是站足不住的干冒失事；南乡的同志受了不少的影响。西乡的党的组织，异常脆弱。大部分同志都是入过会党的，对党的观念不深切，农民也反动，在马夜事变后，有打党打党员的事实。最近比较的好了。东北乡虽然能够斗争，但是也有许多的错误：一、农协与党不能分别清楚；二、对于党员和群众，缺乏训练工作，忽视了党的基本组织（在阴历的四五月没有开过支部会）；三、只注意简单的军事行动。（在四五月间一些党的负责人，都跑到赤卫队上背枪）……在阴历的五月中旬，特委派我到浏阳巡视工作，在全县扩大会议中，把上面一些错误，一一指出。并且根据特委的决定，指示下列各点：一、以东北乡为中心，向南乡西乡发展，造成东南乡的割据；二、注意金坑、火洞、大光洞等处的工作，以与平南取得很好的联系；三、注意城市的工人运动和近郊的农民运动；四、南乡的党，须有一个大的洗刷，并注意文市、枫林西区工作，以与萍北（上栗市）醴陵取得联系；五、注意党内训练工作。六、注意日常的经济斗争（如抗租抗税等）；七、东北乡须作广大的游击战争；八、开始苏维埃的宣传，并建立苏维埃。自后县委接受特委的指示，能竭力的工作……

株洲自湘东特委改组以后，特委派了数次人到株洲恢复工作，或者是接头不到，或者是中途被捕，总之，没有好的结果。到阴历六月间，特委派我到株洲巡视，并派易泽恩、张权文为区委，刚刚把区委组织好了，支部恢复了十余个，到七月初间，因罗云生的叛变，把株洲特委，尽行捕去，支部负责人，也多数被捕。株洲的党，受了一个重大的打击。一直到最近，特委才派周克明同志，去恢复工作。

特委对于株洲工作的指示：一、不需要游击战争，只要作日

常的经济斗争（如抗租、抗税，工人增加工资等）。二、注意易家湾的工作。三、注意株萍（株洲至姚家坝），粤湾（株洲至易家湾）西路的工人运动和沿路的农民运动。株洲区的任务：一、经常的报告长沙、株洲等处政治消息；二、报告敌人（情形）；三、在萍安暴动时破坏交通，扰乱敌人后防。

湘东特委，自阴历四月改组后，本身本来不大健全。这时的常委是滕代远同志，潘心元〔源〕同志，和我一并三人。以代远为书记。五月间省委调代远赴平江工作，特委书记以张同嗣同志充任。这时虽不健全，还能指挥各地的工作。及至七月初，何健〔健〕到安源搜索的时候，特委机关决定退出安源。张同嗣同志，由袁州南昌九江转回湘〔湖〕南，到株建立特委机关，我留安源指挥工作，潘心元〔源〕到浏阳指挥工作。虽〔谁〕知张同嗣同志在省被捕枪决，我在安源的机关又被破获——阴历七月廿六日湘省清乡督署，派兵一连，专为捕我。于是日上午八时，早先派一人来交通处，假装省委送文件款项的人，来时后面跟着几个侦探，来人假作恐怖状，约下午二时来此接头。到下午二时，反动军队竟把交通处围着，幸我未去未遭毒手，但住的地方也被他知道，特委文件，尽行搜去，并捕赵可星同志及附近工人同志数十人。——我在安立足不住，但身旁无一钱，只得作乞丐逃至长沙找省委，谁知省委的关系，竟找不到。隔了廿余日，八月廿日我找到了浏阳的关系。我就以特委的名义又到浏阳指挥工作，一来想找到潘心元〔源〕同志，商议湘东工作，善后的办法，一来想找到红军的关系，到红军里面借洋来恢复湘东各县的组织。但是废〔费〕了廿多天还没有找得。我就到平江南乡找红军。此时适红军来浏，我仍返浏。但红军的经济，也是困难异常。我为着经济的问题，在浏阳等了一个多月。后来才拿了七十元，于是又费了好久的时间，才找了潘心元〔源〕周克明两同志和我一并三人，为特委临时委执〔执委〕。当时对于各县的工作，并没有什么计划，只决定：一、在浏阳长沙交界处，建立特委机关。二、暂时潘心

元〔源〕同志指挥浏阳的工作，并找各县的关系。三、派周克明同志到株洲恢复组织。四、派我到中央。但是我们不知湖南省委，也另派人组织特委没有？我们以责任未了，所以敢冒昧干。但以力量的薄弱和经济的困难，致没有成绩。

湘东各县的政治情形，我以交通的打断，不甚清悉，尽我所知者，述于下：浏阳的驻军朱耀华旅周瀚团一团（四集团五师十五旅七团），联防队枪八九百支，多驻县城和东南乡。株洲有团防兵枪百余支，旁的军队有时有，有时无（因株交通便利，军队往来，多由此经过）。醴陵的团枪约四百支，驻军多半是鲁的，但不知多少。萍安的驻军原系三军廿师廿一团肖希贤的，现在是何健〔键〕的，大概在一团以上。反动派看见各地工农暴动，异常恐怖。想种〈种〉的方法来镇压，可是经〔仍〕镇压不住。最近他们想拿着工农群众来镇压我们。各县都要“守望队”替他们守共匪，当走狗，打共匪，搜索共党的粮食。可是各地的工农，都不愿意，都反对组织守望队，资产阶级也没有办法。在浏阳的反动派对于工农异常的压迫，要发通行证，有暴徒嫌疑的，当然没有发。并且组织有难民团，常常带着挨户贼来割据区域，烧山焚屋杀人，工农群众真是恨之入骨。安源的反动派，统治阶级，利用一些叛党份子，组织反共委员会，时时来站^①搜查党员。总之，各地的豪绅资产阶级，一方面受了农民的抗租，一方面又要拿钱买军队清乡，经济上真是没办法。土豪劣绅，为着权利的关系，他们自己意见，极不一致，譬如浏阳的挨户团主任，现在土豪说他与暴徒勾结，已经把他赶出浏阳了。其他各地都是如此，一般的民众，最喜造谣：不是说今日红军到了某处，就是说红军又将某军解决了。这虽然是谣言，可见“民心归红了！”

五、应向中央请求的：

（一）关于特委的：

^① 原文如此，疑为“镇”或“矿”之误。

1. 中央的交通处，请告诉一个给特委，以便找省委不到时，好直接找中央。

2. 请中央或省委，发给东特的校^①费，交我带回湖南，以便工作。

(二) 关于我个人的：

1. 我在湖南行动极感不便，实在危险，俟我此次回湘，把特委和省委的关系弄好以后，请调出湖南工作，最好是调我到上海工作，因为我是一个读书人，如工作之后，在间暇时间可以读读书。……如不能调至上海，无论如何要请调出湘省。

2. 我在安源事变以后，我回了长沙，本乡的团局派队到家捕我，在家居了二天，索了一些钱去了。但是我的家里很穷，除将我的六十二岁的父亲，所种出来的花生，尽行出售供给外，还向别人借了一些钱用，才了些〔此〕事。中央是否可以救济？

蒋长卿

一九二九·三·二〇于上海

(据湖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

秋收暴动之始末及秋收 暴动后萍安的斗争*

——潘心源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节录

(1929年7月2日)

△秋收暴动之始末

11. 秋收暴动之动机^①：A、平江军队与浏阳分开以后，走到武宁县城遇到余洒度之警卫团，适从十一军跑了出来，与贺聂〔叶〕失了联络〔络〕，找不到出路，于是与平江义勇队合在一处，决由修水同回平江。一面派人追到浏阳军队内面来，通知浏阳负责同志。当时我们正到了瑞州，听说贺聂〔叶〕已绕过闽边，无法联络，听到他们报告便决定由上高万载到铜鼓，与他们联络。当时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宁汉已发生冲突，湖南空虚，因此便想乘机割据平浏一带。到上高后，军队向同〔铜〕鼓开动，我便到安源去找省委关系，中途被土匪将行装路费劫去，弄了三四天才到安源。当时安源的工会还公开存在，矿警队虽改为六军警卫团，但是其中尚有很多我们的同志负责及当兵。到后便找到了安源市委，报告我的来意，后由市委派宁迪卿同志向省委报告我们的情形。当时正在八七会议以后，已改组新的省委，毛泽东同志正到了湖南，计划秋收暴动。他们接到这信，省委便决定秋收暴动，毛同志，随即到了安源。

12. 毛泽东同志到安源时之报告：毛同志到安后，即召集同志

* 原标题为《湘东各县综合性的工作报告》。

① 原件中的小标题在方框内，下同。

报告“八七”会议的经过，新政策之变更及湘省委之改组，他自己之回湘及秋收暴动之决定。他说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湖南指挥暴动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五百左右之伤兵，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准备拆毁，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叶〕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既绕道闽边，你们来了更好，希望潘心元〔源〕同志将军队的情形作一详细的报告，并开会讨论平、浏、醴、安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

13. 暴动前各县之群众情形：自各县义勇队出本县后，农民因种种对我们的不满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如土地革命及对我们不能领导他们对付敌人，一味逃跑，——加以土豪劣绅的反动宣传，说共党只会如何做官发财，遇到危险就让你们去死，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东西，并造出种种新奇的谣言，农民在失败之后，非常容易接收〔受〕，因此迁怒我们，到处于是有捉暴徒的事发生。但过了不久，佃农的二五减租也没有了，租金例息也没有了，地主的帐又要还了，说话也无从前自由了，土豪的屋子仍旧进去不得了，手工业工人的工价也要减低了，因此农民渐渐感觉土豪劣绅到底是欺骗他们的，暴徒专政的时候，实在要好一点。因此他们由怨恨而思念共党了，希望共党之卷土重来。秋收暴动前平浏军队集中修、铜时，平浏的农民，便每天派代表来欢迎，用红纸包猪肉送给他们吃。一时谣言四起，农民协会又要办了，共产党又来了。有个地方的农民竟跑到团总的家里对他说：我们的梭标是有数目的，请你好好保存，我们又要办自卫军了。那团总当时吓得不敢做声。如此等类之事随时随地都可发现。工人则更进一步的恢复自己的组织。浏阳到处有纸工会的恢复，组织工人纠察队。安源工人更是公开的活动起来，逃到外面的同志又渐渐回家活动。当时群众的革命情绪又开始往上张〔涨〕。

14. 安源会议的结果：阴历八月初（日子不记得了）毛泽东同志召集安源会议，到会者毛泽东、潘心元〔源〕、蔡以忱、宁迪卿、王新亚、杨俊等。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当时他们对于各县的情形，不十分明了，因此我的发言比较多。大概结论是分为三路：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首先由工人暴动，夺取矿警武装，枪决反动官长，然后再进攻萍乡与醴陵，向长沙取包围形势，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安，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一面要株洲^①区委在株洲鼓动株洲工农绕〔扰〕乱敌后方，又合醴陵农民暴动。第二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平江义勇队由修水向平江进攻，鼓动平江农民在各地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进展。第三路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渡〔度〕之一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在这三路中，又以浏阳为主力军，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我们的计划决定以后，便开始分头工作。我和毛泽东同志便赴铜鼓去指挥第三路工作。途中我被捕入狱，因此只救了毛同志一人赴铜鼓。

15. 第一路暴动情形：在未暴动前，安源已有五百左右徒手工人群众的组织，王新亚同志从永新带来农民自卫队一百左右枪枝，安源矿警队有枪枝约五百，但矿警队内面还有几个反动军官必须解决。我们力量大概如此。阴历十日晚上，下令暴动。由王新亚指挥工人农军分头捕杀反动长官，改编军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团，如是安源市便归我们了。十六晨攻萍乡，敌军约一营人，闭城固守，围两日晚，没有攻开。十八晚放弃萍乡进攻醴陵，十九晨攻克。当安源工人未到醴陵前，醴南已有农民暴动，杀土劣，公开成立农民军，县城遍〔遍〕贴赤色标语。醴陵县城仅枪数十枝，敌人甚惊惶。等到发现安源工人有枪声，县长及县城豪绅首领早已逃了，敌军也没有接火，便往后退。因此安源工人便进了县城。

^①—本文原件株洲的“洲”均误为“州”，本书编者一律迳直更正，不一一注明。

当时长沙敌人知道醴陵被攻破，马上派张国威部约两营人往援。是晚王新亚等便放弃醴陵，秘密（不告诉群众）开往浏阳。廿一日早餐后攻破浏阳县城。城中敌人仅枪二十枝，逃往浏东，与周营一营集合。当他们进浏阳城时，我便要王新亚暂放弃县城开往东乡，围攻周营，因当时周营已被浏阳义勇队打了几次败仗。但是王新亚因为兵士没有发饷，不肯再开动，要请商人开会筹款，因此在县城驻了两天没有动作。二十三早，张国威两营人由长沙、株洲、醴陵，追到浏阳。当时王新亚等还在商会开会。枪声发现后，始仓惶走出，敌人已逼近城边，于是安源工人便无组织无指挥的溃退，我和王新亚等走南门出城。于是第一路便失败了。

16. 第二路暴动情形：余洒度在毛泽东未到铜鼓以前，便收容邱某一团土匪军队，再把浏阳义勇队编一团，他与平江义勇队合编一团，共三团，自称师长。毛泽东到铜鼓后，便命令他开往铜鼓。但他没有接受这项命令，便自己开始下令进攻平江。当时平江敌人兵力约一团人，平江东乡有数百群众的组织，枪数枝。当余洒度进攻平江时，农民并且举行了一次勇敢的扑城。可惜因为邱某的叛变使余洒度部队受了重大的损失，损失百多枪枝，于是不得不下令退却。他便由修水退往铜鼓与浏阳军队做一起。当他退却时平江本地兵士及同志，大半开了小差，因此千多枪的步〔部〕队只救了四五百人。

17. 第三路暴动情形：第三路虽说是主力军，但实际上只有浏阳的义勇队四百多枪，又因在铜鼓水土不合，三分之二以上官长发生疟疾，兵士也病了三分之一。毛泽东到后便去信调余洒度一团人参加作战。等了几天余没有到，他们便动员进攻，与敌人周营在白沙东门两次接触，可谓联〔连〕战皆捷，敌人已退到达浒。后来因为官长病得太多，指挥不好，以致败退。（这路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农民积极的参加作战，只有消极的欢迎。不是绝对没有，不

过不是广大的群众参加)退时,恰好^①余洒渡〔度〕部队由平江边界退来,于是合兵一处,由浏边退往萍乡。到萍乡时,安源队伍已经打得一点都没有了,(当王新亚退出浏阳时,还救了三四百枪,但因他甚怕,不愿意收集,走到浏南文市只救得卅多枝枪。在文市与团防局打了一仗,打死我们三人。如是他更加恐慌,他于是日晚上便开了小差。第二天起来便无人指挥。我对兵士没有信仰,兵士要缴枪,我只好离开他们独自逃命,因此这几十支枪也失去了)^②浏军队退到沪〔芦〕溪先锋〔宣风〕时,与朱培德之一团人接触。当时兵士已是惊弓之鸟,闻听枪声便不听指挥乱跑。到莲花时,剩枪只数百枝。有名的秋收暴动就此告一结束。

18. 暴动失败的原因: A、暴动的期间太快了,敌人的弱点还未完全暴露。长沙虽比较空虚,但唐桂战争还正在酝酿,农民方由怨恨共党(转到)希望共产党之再来,对暴动还没有深刻认识及广大宣传。——B、在已占领之县未能坚决执行土地革命,如修水铜鼓只有分配土地宣传。——C、轻视城市工人组织,及敌人军队中兵士工作,如平江县城毫无组织。浏阳有一点组织而没有动作,株洲虽将铁路拆毁,但不能积极用暴动方式扰乱敌人后方,浏阳北乡有清乡队枪三四十枝在我们同志手中,他们已自动集中永安市,静候命令,但我们没有人去指挥,因此使这一武装力量放空,致敌人后方力量巩固。D、各县农民工作不充分,尤其是浏阳,因为我的被捕,工作无人主持,等我出狱已经迟了。E、军事负责人轻视群众力量。当王新亚等占领醴陵时,醴陵城中召集千余人之大会,王等并不要他们参加作战,而秘密离开他们逃往浏阳。F、军事负责人之不坚决。如王新亚之在萍乡逃避战争,在醴陵之逃避战争,在浏阳之逃避战争,及后来苏先俊、余洒度、王新亚等之中途开小差。G、不能坚决建立工农群众的苏维埃,如安源暴动

① 原文此处有两个“恰好”。

② 原文无后括号,揣其原意,后括号似应在此处。

后，仅有原来之工会，而无群众公开选举的苏维埃政府。醴陵召集群众大会，到千余人，而不选举政府，仅恢复工农会，甚至要旧县公署科长，代理县长；浏阳成立空招牌的工农革命委员会，而没有群众；修水、铜鼓简直还是旧的县政府；仅在名义上改为委员会。H、军事负责人违反命令，如王新亚之放弃萍、安、醴，余洒度之不肯来铜鼓。I、不能坚决实行没收土劣及大商人财产以充军饷，如王新亚之在浏阳开会，向商人讨钱。J、对土匪策略之不正确，如余洒度之收编邱团，后来弄出叛变，使自己受莫大损失。

△湘东各县斗争之复兴与中落

19. 斗争复兴之原因：自秋收暴动后，土豪劣绅看到共党在军事上已完全失败，没有“卷土重来”及“死灰复燃”之希望，因此他们一方面敢于更加剥削和压迫工农，别方面便轻视工农及共党的力量，他们当时采取最野蛮的复仇行动，到处自由捕杀工农，每县公署所捕工农至少是数百人，逃走者以万计，同时种种苛捐杂税更加多了。以前工农所得的利益不但没有了，而且佃户之对佃户，店主之对工人及店员，更加剥削得利〔厉〕害；以前所受的损失完全要在他们身上取偿，因此使工农恰〔恰〕得一反感。他们对于土劣地主之压迫和剥削的凶恶更加认识清楚，他决不因此而骇怕，他倒因此而感觉得马日以前的政权有恢复的必要。他经过秋收暴动以后，知道夺回政权，武装是尤其不可少的东西；于是他夺取敌人武装及建筑自己武装的感想，便随时在他们的心中旋转，——这只是指经过斗争的工农，他遇到相当的机会，便自己动手的干起来，因此阴历去年正月初，唐生智残部由湖北溃往湖南湘西时，在湘东各县之工农，便风起云拥〔涌〕的起来，他们用不着党来指挥，党也指挥不来。平江、醴陵、浏阳、萍乡，到处发现工农徒手夺取兵士枪枝的事。党在秋收暴动后，因敌人不大注意，白色恐怖不大严重，到此时已有相当恢复，乘此政权无管理之时（豪绅此时只能保守县城政权）便在各地乡村建立赤卫队及农协或苏维埃。这是湘东各县斗争开始情形。以下再说斗争情形。

20. 醴陵斗争之复兴：(略)

21. 萍、安斗争之复兴：当醴陵斗争最急〔激〕烈时，萍乡之小西区一带，皆被波及，醴陵也派同志在萍乡活动。同时上栗市有静〔靖〕卫团一大队，约两百枪，队长是我们的同志，栗市区委，便与队长商议夺取静〔靖〕卫团枪支，组织工农徒手百余人，仅短枪一支，由队长内应，将静〔靖〕卫团缴枪支六十余支，后来又缴到八军残部枪三四十支，共百余支。当时萍乡县城及安源市，仅敌军一团，及靖卫团数百，因此不能顾及，安源工人又时下乡杀土豪劣绅相呼应，于是萍乡之小西区及上栗市一带，都成为赤色割据局面，恢复一切工会及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每日所杀土豪劣绅以十数计，附近农民，望风来归。

22. 平江斗争之复兴：(略)

23. 湘东会议与醴陵暴动：当醴陵斗争最急〔激〕烈的时候，省委派我与杨福涛同志赴醴陵组织湘东特委，以杨同志为书记，我到浏阳去巡视。后因杨同志赴湘南，暂派滕代远同志代理书记。我与滕赴醴后，便召集湘东会议，到会者有醴、株、安、浏四地方的代表，省委又派CY代表马英同志参加。会议大概的结果：(一)加紧安源工人的日常斗争，使成为湘东唯一的领导力量。(二)扩大斗争区域，由我率枪八十支赴浏发动农民斗争，枪由上栗市拨去，在相当时，举行醴陵暴动。在大会并讨论到许多技术上布置上的工作。会议开了以后，我便赴上栗市拨枪。但等我到上栗市，上栗市已被敌军占领，我又在上栗市被捕入狱。后经一工人保释出狱。出狱后正值醴陵暴动开始，上栗市枪枝已参加醴陵暴动去了。我又回到醴陵东乡，而醴陵暴动恰遭失败。据说暴动时四乡农民都参加，约数万人，枪枝四百以上，株洲以上的铁路也被拆毁了，农民已经逼近到城边，终因敌人军事力量太大，数小时后便退却。——当时敌人城中有两团以上兵力——死伤农民数十人。失败原因，除上述外大概已有以下几点：行动不一致，西南乡农民已到，而东乡农民还在准备；甚至安源工人以市委秘书易礼容同志

辞职而未能积极参加；株洲亦无较好的扰乱敌人后防工作；醴陵城市工作简直一点都没有，因此在农民攻城时，城市工人没有相当的响应，邻近各县没有相当的援助，在敌人军队中缺乏兵士工作。

24. 浏阳斗争之复兴：(略)

25. 湘东各县革命高潮之中落：(略)

26. 革命高潮中落之原因：(一) 敌人政局暂时的稳定，因此得以全力向我们进攻。(二) 各县斗争的发展极不平衡，当平醴斗争最急〔激〕烈时，浏阳斗争尚未起来，因此使各县斗争没有好的联系，敌人得以各个的分别击破。(三) 盲动主义的倾向，如平江军事负责同志有谓：必须将所有农民的屋子烧尽，农民才不至苟安，而要求革命。又有一位同志说：布尔塞维克的精神，便是杀人的精神。(四) 农民的保守观念特别利〔厉〕害，不愿扩大邻区斗争。(五) 组织与军事都不能完全统一指挥，因此不灵敏。(六) 忽视工人运动，不能使安源工人成为一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各县城市工人，亦无组织，乡村手工业者，亦无单独组织。(七) 交通不灵敏，不仅各县与各县及省委之关系不好，即每县各区与各区甚至支部与支部都没弄好，因此白色恐怖一来，便使我们自己的交通，完全断绝。

27. 革命高潮中落后之一般情形：自敌人向我们猛烈的进攻后，除平浏交界一带，犹保存一百枪左右的武装力量及安源组织没有损失外，其余各地斗争，确已完全被压下去，负责同志大部分离开了工作组织也几乎等于消灭了，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同志，便开始动摇，由动摇而自首而叛党。敌人在当时的政策，一方面用严利〔厉〕的屠杀，另一方面用欺骗政策，他用的自首政策，比屠杀的效果要大十倍。自首条件非常简单，除著名暴徒要供出机关外，其他普通暴徒只要两个保人，并供出自己的界〔介〕绍人，便可自首。甚至于浏阳北乡各团防局，更加容易，他并写信给暴徒家庭劝他自首，担保绝无危险，只须糊乱供出两个介绍人，如著名暴

徒或已死的同志均可。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同志，在这样威迫利诱之下，自然更加容易自首。于是有长久历史的安源党，全部四百多同志都自首了。浏阳党的基础最好的北乡，自首了五百多同志，斗争最急〔激〕烈的醴陵党，全部倒台了。反动派的策略至此可谓完全胜利了。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湖南省委 给中央的报告(摘录)*

(1929年8月30日)①

中央：

一、第三次省委会议的经过与今后工作计划的决议：

……3、株萍路与安源的工作——七月间刘汉元同志往安源与萍乡②竹园张友生同志共同进行安源工作，因已在安找得三个同志，不意前接张来信，谓刘仍未得面，而刘本人又无信来，想必此人已发生问题了。友生最近来信说安源已有四工人同志，惟工作能力不大云云。省委对安源工作的布置：a、已去函调友生移往安源或萍乡县城仍作布生意就近负责指导安源工作。b、扩大萍乡、竹园、宣风和安源近乡等处的组织，以便向安源发展。c、要湘赣边特注意找与安源萍乡等地有关系的同志调往安萍工作。并注意莲花与萍乡联络，建立省委与边特的交通道路。d、利用株洲已有组织向安源、醴陵发展（醴陵西乡据友生报告已有数小组，但尚未成立区委）。株洲：前月在南县调株洲同志与陶公觉同志往株洲工作，昨接公觉来信，他已在株洲对河找得许多老同志（农民）已在东二区的九、十两甲成立一个部委，下分三个小组，共十一个同志。此外还成立了一个支部和渡河口的支部，现正拟召集支代表会议成立区委。在绿口找得二三同志，在株洲只找得一非同志的作小生意的店子，尚未找得未反水的同志。省委对株洲工作计划：a、要公觉

* 原题为《报告第八号——第三次省委会议经过与两湖的政局——》。

① 年代根据中央收文戳记载。

② 原文有两个“与萍乡”。

把株洲对河近乡的组织成立后，加紧党内的训练以便派本地灰色同志向株洲工作。b、公党最好住在株洲，以卖布为业，流动于株渌及附近各乡村，以便立足与指导工作。c、派农民同志到株洲炭码头挑炭，打进挑夫的群众，以便向铁路上发展。d、株洲乡村自治运动，我们应积极领导群众反对，不应消极抵抗的办法。我们指出这完全是地主豪绅欺骗的政策，自治调查员是国民党的奸细。我们提示〔出〕群众要求不在什么自治不自治，而在改良自己的生活，因此号召农民抗捐抗税和减租的运动，并应指明群众自己起来恢复农协，才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对醴陵西乡一带的寡妇反抗自治委员的运动，我们应找人去领导（按最近报告，醴陵西乡一带，寡妇群众公开向下乡的自治委员提出抗议，说以前办农协也是政府派来要办的，后来害我们这里死的死，跑的跑完了，现在来办什么自治又想害人，我们——指寡妇，不晓得自治不自治，如果要办，不能把我们死的弄活，都要把我们活的弄回，丈田就要丈，减租就要减——因委员、自治委员宣传减租丈田，不然我们横直是一些寡妇，活着也没有饭吃，情愿向你们——自治委员拼死。因此现在该乡尚不能正式的开办，不过着手调查而已）。e、株洲工作应向安源醴陵和长沙方面发展。f、株洲应注意轮〈船〉工人工作和帆船工作，以便向衡州湘潭方面发展。g、俟株洲附近的区委成立时，与张友生移居安源萍乡时，省委即派巡视员往株萍巡视。

.....

湘 委 八 月 卅 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1929年10月1日)

中央：

1. 湘委本身组织：目前湖南工作范围逐日推展，各地关系逐日复杂，湘委工作亦随之日益繁重。湘委本身过去人数既少，组织又极不完善（一切工作都纷集于一二同志身上），以此居简而行简的湘委本身组织而欲指挥目前工作日益扩大而工作条件又日益复杂的湖南工作，自难胜任的。因此，湘委常委会对于省委本身组织有以下的决定，请中央予以批准：

（一）省委委员人数——湘委委员共八人，自胡立生、成正清相继叛变坐牢后，足三同志亦因成正清叛变入狱，至前月始设法营救出狱，石青同志负C·Y·工作，至今才参加省委，共只七人。省委认为目前工作日益加紧，巡视工作人员异常缺乏，而省委在成份上亦须吸收实际工作多而能力较强的工农同志参加省委，故决定浏阳刘大荣和平江赖日樵两同志为省委候补委员，刘大荣同志虽是学生出身，但在浏阳参加实际工作甚久，经验甚多，对党非常忠实而又有相当能力。赖日樵同志是农民，工作非常努力，而思想能力都好，是农民同志中罕见的人才，故决定他们参加省委，请中央予以批准。

（二）组织工作——以前省委因委员大部分往各地巡视，不但省委组织部没有成立且无人负组织工作的专责，表面上虽由书记秘书兼，实际上因工作之庞杂一二人包办一切，自不免有顾此失

* 原件标题（报告第十号——湘委本身的组织与各地工作的布署——）。

彼的毛病。目前省委组织部虽限于人力财力不能成立，但组织工作之划分与负责同志之指定，是非常必要的，故决定长卿同志担任组织工作的专责，长卿同志现已出发巡视平浏，暂由足三同志代。

(三) 秘书处的的工作——过去秘书处的的工作，既没有划分清楚，工作又都集于秘书一人，致工作缺乏有系统的进行，技术工作不完善。因此，省委从新把秘书处工作划分为三：一、交通发行科，二、印刷兼保管文件科，三、庶务科。上“一”“三”指定周炳文同志担任，“二”决定黄自纯同志担任。

(四) 经济审查委员会决定长卿、足三、石青组织之，长卿为主任。

(五) 宣委的组织——宣委指定石川（蕴良）、长卿、足三、秋生（修琴）、石青组织之，主任由秘书兼。宣委最近的工作：a、供给各县党训练班的教员和教材。b、将中央和省委的通告与决议，规定讨论大纲以帮助同志对于上级通告决议的了解。c、筹备对外的有定期的刊物。

(六) 军委的组织决定足三、石青、革非等同志组织之，足三为主任。

(七) 妇女委员会决定友恒、继宗、超群三同志组织之，友恒为主任。

(八) 巡视委员会决定石青、足三、长卿、革非、秋生、荣华（迪卿）、石川等组织之，主任长卿，暂由足三代。

(九) C·Y·工作——决定通告各地党部帮助C·Y·同志组织的独立与组织的发展，以备于最近内形成C·Y·省委的组织。

(十) 济委工作决定找怀清、梅冶臣、王南同志组织湘济总，冶臣任主任。

2. 最近各地工作的布置：

(一) 安源——最近接萍乡张友生同志报告，已在安源找到旧同志十余，现分为三小组，多半系窿内工人，此内〔外〕尚知有数十同志（都是工人没有自首的）尚未与他们发生组织关系，请

省委即派得力人往安源指挥工作等语，湘委决派黎〔黎〕兆寅同志前往工作，黎是青年工人，很活泼，而又有工作经验，日内便可起程。

(二) 株洲——决俟公党同志在渌口成立区委后，再派人去巡视，以谋向株洲及株萍路发展。

.....

(八) 湘潭——除要株洲已有组织向湘潭发展外，并决派宋惠和 (C·Y·同志) 前往寻找关系。

.....

湘 委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安源市委工作报告(节录)*

(1929年11月9日)

纲目：

- (一) 安源政治情形
- (二) 安源工作情形和党的缺点
- (三) 目前工作计划
- (四) 各种民众运动
- (五) 醴陵关系

(一) 安源政治情形：在未谈安源政治情形以前，须先分析整个萍乡的政治情形。萍乡政权因湖南政局的影响，尚完全建筑在封建地主阶级上面，绝无改良色彩，如极力制止农民自动的减租运动（芦溪农民），加紧苛捐杂税的征收等可以概见。对农民欺骗的口号，都绝口不谈。同时在安源亦因此而有极深极浓厚的封建色彩的政治状况，不过他们剥削的对象是工人。局长职员都是豪绅地主阶级，极力榨取工人的膏血，以图自肥。工人无代价的替矿局做工（每日仅给伙食洋二角八分，星期日休息仅给五分，还只〔不〕能按期发给工人。预支一元，仅给铜元三千八百“市价每元四千二百文”）。工人一切自由都丧失了，加以反动派工贼叛徒的极力进攻，如陈子金〔干〕、郭子云、胡立生等都尽量在安源活动，以图欺骗工人，或明的压迫工人。在职员建立的代表中工人有发言至三次者即逮捕。又有警察监视和工贼密探，有时假扮我们的党来找关系，以图消灭进步分子。在此种情形之下，工人愈感觉到本身的痛苦，

* 原件标题《湖南安源工作报告（节录）》。

同时回想到有俱乐部工会时的好处。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安源工人革命高潮必然到来。在反动的武装，全县只有枪四百余支，安源只有百余支，为统治阶级的爪牙和走狗。

(二) 安源工作情形和党的缺点：近两月来我们在安源找得的关系，已成立了两个支部，各有四小组共人数三四十，可说纯粹工人，但在组织上尚很散漫。同志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遗留思想，尚时常发现。支部不健全，党员不明了政纲和策略，不懂得秘密工作，畏缩和失败观念种种弱点时常反映到党内来。

(三) 目前工作计划：根据上面各种情形，我们今后工作有以下的规定：

1. 注重教育工作，派人参加支部会，指示一切错误，使之校正，同时召集个别谈话，使其明了目前党的政纲和策略，尤其加紧秘密工作的教育。

2. 注意整顿及严密党的组织。

3. 建立支部生活，一切工作归支部，从工作中训练干部人才。

4. 实行民主化，使每个同志在会议上都有讨论问题的机会。极力避免家长式及课堂式的会议，更宜防止极端民主化的错误。

5. 党的组织方面，努力发展窿内工人组织，同时找旧有好的同志，并设法推动到铁路工人。

6. 安源组织固应注重矿工工人，但同时也不能抛弃萍乡和农村的组织，所以我们同时还要向萍乡城市及农村发展组织，以取得联系。

(四) 各种民众运动：在安源各种旧的或黄色的组织完全没有。路矿总工会专门驻兵，我们今后应设法使其组织起来（俟到安源酌情形报告）。

(五) 醴陵关系已由此间找着，现有二支部，详细情形容后报告。

安源市委 9/11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湖南省委工作报告(摘录)*

(1929年11月20日)

中央：

自湘委回湘后，即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城市和中心产业区域的工作。在最近月余的工作进行中，对于上述中心工作，虽无很大的成绩可言，但确有相当的进展，尤其以长沙的工作关系日多，大有发展之可能。兹将最近城市和中心产业区域的工作报告如下：

.....

(三)株萍路现已由浏阳派一同志，在该路当路警，尚无组织。

(四)安源——据最近去工作同志的报告，自危旅的军队调回湘南后，反动势力非常恐慌，把以前的剿共团恢复，由陈子干、郭子云、胡立生等叛徒领导，近来戒备极严，时常捏造谣言，搜查各处所。但党的组织尚能在安成立，不过在此严重的时候，不能有大的活动罢了（另附安源最近报告与工作计划）^①

湘委十二月六日^②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标题为《湖南省委工作报告——最近城市和中心产业区域的工作——》。

① 安源最近报告与工作计划，即1929年11月9日中共安源市委工作报告。

② 此处月日似有误。原件第一页上明确记载“1929年11月20号发，11月29日到”。

中共湖南省委给安源特别区委信

(1930年2月19日)

少仁兄：

三、四、五各号来信均收到，兹分案答复如下：

1. 这次安源工人罢工五日，一方面证明工人生活的痛苦与矿局的欺骗到了忍无可忍而自发的无组织的起来反抗，另一方面证明党基础薄弱，工会工作没有建立而不能在这次罢工中起领导的作用，以致不能扩大深入而未得到相当的胜利。现在工人斗争的情绪与客观的条件均已具备，如何领导此斗争扩大而深入，为安源党中心工作与中心问题。省委过去对兄处的指示，如加紧工会的组织，扩大工会的组织，党与工会在群众斗争中应提出全体工人最迫切的要求，领导扩大斗争，这些都正确，兄处应坚决地去执行。因为安源工作的重要与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并未解决，以后工人的斗争只要党领导得力，随时随地有大爆发的可能，因此，关于区委在群众中工作的策略，兹再总括与指示：

A、加紧工会的工作。安源群众痛苦的迫切斗争情绪的潜伏，党在工人群众中的活动不应只限于狭隘的拘束于党的组织的范围，而应动员全体党员向广大群众作普遍的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尤其在工人起来斗争的时候，更要加紧这个宣传与组织工会的工作。我们对于征收工会会员不要太严格，只要他愿意斗争，恢复工人俱乐部时代的一切待遇，都尽量的使他们加入，加入工会以后，按工作处分成工会小组，加强会员的训练。在工会工作中，党主要的路线与策略：第一，应集中一切力量打入重要的中心工作处，如洗煤台、甲段、电机处、炼煤处等工人群众中去。如果在这些中心

工作处没有工会与党的组织居中领导，斗争很难得到胜利的。所以工会的组织应普遍的在工人群众中组织起来，尤其要注意这些中心工作处的工作。第二，应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领导工人群众的一切斗争。在目前工会尚未强固起来，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为领导斗争最有效力的方法。工人群众发生斗争时，党员与工会会员应在群众中鼓动由群众直接选举代表，组织“要求发工资发伙食费团”、“力争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团”、“反对矿局克扣工资伙食费团”、“反对矿局某某压迫工人团”、“反对开除打罚工人团”、“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团”……等。凡遇到某种斗争，我们便应鼓动群众在该目标之下组织一个临时斗争的组织，以领导群众斗争这样的组织实际便是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党与工会在工厂委员会中应〈居〉指导的地位，尤其在工厂委员会不断的斗争中，应尽量发展党与工会的组织，吸收在斗争中最进步的分子加入党和工会。第三，在发动斗争时，党应提出全体工人共同要求的口号，使全体工人在一个或几个共同迫切要求的口号之下，尤应在斗争发动后要提激烈反抗性的口号，发动全体广大群众不断的斗争，这些口号应该使群众集中注意于某一口号上，坚决工人斗争的勇气。比如，上次安源的罢工，我们只提出：“发清欠饷，按月发伙食油钱，增加工资，年关照发伙食……等”口号，这些都是对矿局哀求式的口号，并不是鼓动群众勇往向前斗争的口号，我们应在这次斗争除上述的口号外，应提出：“反对克扣工资伙食费的某某”、“恢复工人俱乐部时候的一切待遇”、“工友们组织起来恢复工人俱乐部”……等等带鼓动性反抗性积极性的口号。这些口号没有提出来，群众便找不着斗争的目标，提不起群众斗争的勇气，所以很容易被矿局欺骗而屈服上工。另一方面，我们在领导斗争的口号切不可只限日常要求的口号，应提出激烈性的、反抗性的、政治性的口号，与这些迫切要求的口号联系起来。如果只限于经济斗争不领导群众由经济斗争扩大走向政治的斗争，这是非常错误的。

B、据兄处报告，紫家冲有工人赤卫队的组织，但工人群众武

装的组织最妥用工人纠察队的名义，不容与农民赤卫队的名义相混。工人纠察队与工人的武装训练成了目前最（重）要工作之一。这个工作应随工会的工作同时进行。有工会组织的地方同时应有纠察队的组织。此外，对于矿警与驻兵，应利用一切机会设法宣传组织，组织很秘密的党的支部，以为将来武装暴动最有效的助力。

C、加紧路局工人的工作。矿工与路工关系非常密切，路局工人在革命斗争中有非常大的意义，区委应坚决的集中一切力量于最近内打入路工群众，党与工会的组织应同时形成起来，渐次向株州〔洲〕、长沙、粤汉路发展。

2. 打开大门尽量吸收进步工人份子入党。扩大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基础。区委对于征收党员固不可滥收，但也不能过于慎重，把党门关得太紧，使许多的进步分子丢在党门之外。现在安源的工作重要，群众斗争情绪的复兴与目前微弱的几十个党员是很难领导这个斗争的，因此，吸收党员扩大组织为区委在目前组织上唯一的任务。在上次的罢工，我们既在群众中发现了许多英勇的革命分子，区委便应找他加入工会或直接介绍入党，在每次斗争中，我们都应注意扩大党的组织。

3. 胡立生事省委决写信给他，日内寄来兄处时可着唐文喜转他。省委认区委对唐文喜与胡立生的处分是对的，但据胡与唐的谈话确系事实，一点也不错（如迪给他信，他给迪嫂十五元都是事实），据此间猜测胡十分之八九不是死心踏地的去反动，他对过去叛变确已有悔悟，但区委可不能因他不是甘心反动而对他忽视了防备的注意，以后与胡接洽的仍只限于唐一人，区委负责人不宜与胡接洽，并告唐切勿把任何同志的名字告知胡。唐的处分（停止他参加支部会议）由支部书记当面警告他不守秘密的错误，但支部应支配他的工作。支部书记应时常与他作个别的谈话，督促他工作，切不应因胡的关系而把唐驱逐于组织之外。至于对胡仍要他作敌人方面侦探的工作，他只要很忠实的将敌人一切情形报告党，

党之对他个人担保没有歹意或要害他的行为。至于杀反动派领袖事，区委仍可与他商量进行，省委决派一人前来专干此项工作，现正在物色中，大约不久即可前来，但此事现〈不〉宜告知胡，俟此人到时再与胡面商可也。同时区委对于此事亦须绝对秘密，除子安外，不要其他同志知道。

省 委 二 月 十 九 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安源特别区委报告*

(1930年3月3日)^①

1. 月来红军在袁萍大肆活动，上栗市绕波桥两次与反动派作战，均获胜利。因此反动统治阶级调了许多军队想来扑灭红军。在浏阳调来汪团萍开去工兵营，但以红军得着民众的拥护，终没有使红军稍受损失。在反动军队所到的地方，不分皂白的杀人，打败了的时候抢劫人民的衣物，如靖卫队在绕波桥打败回时，在芦溪就扰乱，如是引起一般民众愈加痛恨，都说：“他们比共产党还凶，真算得抢产党”，地主豪绅见了这样情形更加倍的恐慌起来。

2. 萍矿今年开工原定二月二日，到这天宣告开工，工人就向矿局索伙食，矿局没有钱发，遂致未能如期开工。矿局遂召集工人开会，用许多欺骗的话去哄工人，工人终不相信，同时工人向矿局提出发清去年——即一月份伙食，另发一元开办费才进班。矿局想用稍发几角钱的老法子使工人进班，如三日就发二角，次日工人仍不进班。有一部分工人鸣边^②进班，被大多数工人喊打而散。四日又发五角，又召集工人开会问工人谁个指使你们不进班，工人齐声说肚子饿使我们不进班，并说非要完满前次提出的要求不可，矿局也没有办法，无结果而散。五日又发三角，连前合成一元，乃对工人说：这一元作开办费，去年伙年〔食〕等到十日款到照发，你们如果坚持不上，那大家都没有好处。同时工人因生活之困难，不能坚持下去，六日始全体进班。在这个时期有许多段的

* 原标题为《安源的报告·报告第四号》。

① 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② 原文如此。

工人仍是怠工的形势。矿局此时确是十分恐慌，因机器房没有烧炭，再停下去就要停炉，且下面催炭甚急。至十日又发了一元八角，如是又敷衍过去，不几天又没有伙食发，工人复全体罢工。矿局见工人又罢工，因知道工人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乃很严厉的向工人进攻，次日即宣布停工。工人因天晴可以推脚，也不十分恐慌，并有工人向矿局要求发清欠饷，他们到别处去谋生。矿局看了这样不能压住工人，乃随风转舵的向工人说，以后伙食十天一发，先发钱后进班，决不拖欠，这里先发三天伙食开工，如三天后不能照办，仍由工人停工。工人看这样小的胜利，也就于次日进班。在这两次罢工，都是群众无组织的自发的斗争。他们在斗争期间，对少数进班的工人，就以如有人进班即到 he 那里去吃饭，因此吓住他们不进班。从此可以看出群众斗争的勇气和迫切革命要求，只以没有好的组织，不能使之扩大和坚持下去，这确是我们主观力量过于薄弱，群众组织的工作之未能建立起来。今后的工作当然要从上面的弱点着手，第一要加（强）工会组织，努力扩大党的组织，按照目前要求提出具体口号，同时要与政治口号取得联系，以发动群众斗争；同时要培养工人领袖，建立健全的指导机关，对于省委的指示，区委完全接受，努力督促同志从事工作，并决定在最短期间完全赤色工会的组织，以实现我们的计划。

3. 湖南清乡司令部设立之侦缉机关，现已迁往安源，负责人是郭子云、唐炳南、胡立生等。他们现在的行动，一方面是诈取金钱，其手段是未自首的都要向他们自首，给几块钱具一张了了事；一方面是破（坏）机关。但这班人因反动政府的动摇，异常畏惧，如郭子云竟不敢回去睡，——他住在紫家冲——胡立生则当然不动，其余的人也都以少结仇为目的，所以虽有他们在此地，还不十分紧张，但至晚九时即断绝行，途中戒备极严。

4. 党自恢复组织以来，在技术上仍多缺点，如人数的统计，支部的编定，都没有做好，甚至每支部的同志姓名都不知道。这样涣散的组织，不但是党的危险，同时是工作人员极大缺点，若长此

下去，一切工作都受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月来极力从事整理，把支部同志详细调查，按照安源情形把支部重新编定，并定出此后支部编定计划，使之成为有系统的组织。现在同志数量本月增加二人，已批准而未入校者五人，所有人数统计另表列载随同调查表寄上。训练工作，因客观环境关系，终没有实施的机会，只有少数同志与区委谈过话。支部会虽时开，但每在走路时行之，总无多大讨论。这是此间支部工作一极大缺点，以后当要特别设法救济，并拟于可能时，开办流动训练班，每星期调三同志加以训练，使之对党增加认识，望省委要供给我们一切的材料。

5. 胡立生这次来安，他找了刘自觉肖某两人，这两人都是同学，由朱毛军中俘虏过来的，现在粤汉路车上当侦缉员。要求在党指挥之下工作，且胡力保其十二分可靠。此间见胡最近行动确已证明其无反动情形，胡仍派唐文桂（前言误文贵）与之谈话，他俩即将过去历史详细报告，并表示以后由党支配任何工作，都能十分努力去做。此间拟要他们在长沙及粤汉路做工会运动，在群众工作中考查其行动，同时要他在反动政府做我们的侦探。这样办法是否可行，请示知。教反动派省委派人来做^①，请赶快为好。

6. 醴陵工作在南二西一的组织已由三十多人发展到六十四人，由七个支部扩大到十九个支部，发展是算不慢，但在乡村中的组织，支部太多，负责人材缺乏，工作上难有进步，故决定以社为支部，单位人数过多时则分组小组，并组织支部干事会，以便指挥工作。已去信通知负责同志照议改组，俟改组完毕时再派人去巡视加以训练。北二三四区已找着许多关系，该区在未找着关系以前已有临区委的组织，共有支部十五个，新同志四十多人，旧同志百二十多人。区委负责人张万琪，晏金贵，张少卿。另有西二组织一支部，负责人万良汉，并有枪一支。此间工作虽有区委组织，其一切工作，多由唐季良同志——现更名江雷先——主持。唐去年

^① 原文如此。“教”疑为“杀”之误。

在华容曾与王少仁接头，七月会着谭瑞，并到过湘阴会了王恒。当尧夫同志被难时，伊已回家，但未找着关系，尚有张香云在华，更名黄庸，他已去信找他，将来须请省委去信华容设法与之发生关系。省会〔委〕令找之易陞生等，现已找着，要该地组织支配工作。他们在株洲已找着了两个同志，正在设法向东区乡〔湘〕潭推进。照这样情形，醴陵西南北三区均有组织，人数也不少，若只用支部，则指导工作决非易事，安源特区负责同志，才力均很单薄，使其兼顾醴陵工作，实有鞭长莫及之虞，非将醴陵另组特区或县委指挥工作不可。不过去醴陵工作人员，有两个困难问题，一是本县逃难同志均不能同去，二是派外县人去居住乡间大非易事。此间为双方兼顾起见，有〈下〉列的意见对省委贡献，就是将此间特委扩充为市委或县委，派一有力同志来此间工作，将醴陵各地组织分别成立区委组织，略将经费增加，则较稍为人力财力两皆容易，此种雏形，请省委加以讨论决定。

7. 此间为工人区域，对工人宣传徒持口头宣传，实有不够，非多找文字的宣传品不可。特请省委在可能范围之内设法多找各种刊物寄来，以便散给工人，使其对我们主张加深认识。党内刊物也须寄来，以便作为训教材料。

8. 本月份决算另表报告。

安源特别区委会 3/3

关于省委指示的信因时间关系，未及抄录，俟下次带来。

湘委及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湖南省委致安源特别区委信*

(1930年3月26日)

安源^①区委：

接到你们的工作计划大纲和听了△^②同志的工作报告，估量目前安源的政治经济的局势，和工人斗争的前途，有很多发展的可能。省委认为你们的工作计划大纲，在原则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工作布置上，还有不够的地方，故另外写封信给你们，详细讨论并坚决执行为要。

目前军阀混战的继续扩大，阎蒋的战争，已经接触，已牵动了中国全部的生活，加紧了全国的危机，促进革命新浪潮日益的向前生长。因此目前党的总任务无疑义的是更加重了党的争取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保护苏联”，“反对军阀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反抗资本进攻”成为目前最切实的中心任务，而“争自由”、“要土地”、“要饭吃”成为动员群众最中心的口号。配合这一切斗争的领导，汇合这一斗争，走向“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目前总的政治路线。在这一总路线之下，党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确定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为目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中心策略。只有坚决的执行这一中心策略，坚决的在

* 原件标题为《湘委致安源区委信》。

① “安源”在原件中一律被写成“安元”，本书均改正，不另注明。

② 原文如此。

这一集中进攻的总路线下，加强党的主观力量，革命方能争取最后的胜利。要求得全国革命的胜利，首先要有一省或数省的武装暴动，〈取〉得政权；要达到这一目的，必定要执行上述的四个中心策略。估量目前的政治局势，有实现一省或数省取得政权的可能。因此中央布置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湘鄂赣豫皖五省的暴动夺取政权。在这政治任务之下，湖南工作，应特别的紧张起来，安源工作，更是重要。安源党目前的中心策略，无疑义的是要加紧组织工人罢工。

安源目前的形势，是在全国影响之下，政治经济生活的危机，同样的加紧。因之工人群众生活的痛苦，更日益走向绝地，不独没有薪发给，连每日两角钱的伙食费都不能发足，并且要增加工人出煤的顿数（每日加一百吨），限制工人一切的行动。工人的仇恨，已经深入骨髓。在这客观环境之下，安源工人，是很容易领导工人斗争的发展。过去安源工人许多自发的斗争，安源党不能有计划的去坚决的领导罢工，错过了时机。这莫大的仇恨，在最近的将来，安源党应有计划的很努力的“组织政治的罢工”。扩大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成为附近各县（萍乡、宜春、莲花、醴陵）农村斗争的领导（参看中央通告70号）。尤其在红的五月（五一，五五，五卅，几个纪念日）安源工人应布置一个大的示威运动，来冲破目前的白色恐怖，“反抗资本进攻”。要实现这一策略，安源的党，目前必须执行下面的工作方法：

I. 目前领导斗争的中心策略：要领导安源的工人斗争，走向政治罢工的道路，必须抓住全体工人的共同要求。目前安源工人的共同要求是：“增加伙食费”、“补发欠饷”、“反对限制工人一切的自由”、“恢复北洋军阀时代工作^①所争得的十三条（俱乐部时代）”、“每日减少出煤一百吨”、“恢复轮流歇班的原例”、“恢复工会的组织”等。区委应把这些最中心口号，经过支部，动员全体同

① 原文如此。“作”应是“人”之误。

志去鼓动群众斗争，去领导群众斗争。在领导罢工的斗争中，一定要与“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保护苏联”，“反对国民党”，“反对军阀战争”等政治口号相联系，以达到全体工人政治罢工的目的。

I. 加紧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安源工人在过去工会时代，俱乐部时代之下，得了不少的利益。目前没有工会，工人的痛苦，算是十足加一，工人的一点自由都没有，因此工人对于组织工会的要求，是很迫切。组织工会是安源党最急迫的任务。安源的党应该动员全体同志，毫不犹豫的进行组织工会的工作。组织工会应照工作部门地段去组织工会的支部，树立工会支部的基础，组织工会，最重要的部门，是窿内的甲段，以及机器房等处。领导安源工人的斗争，要以这几处工人为斗争的中心骨干。在安源的工人运动，除萍矿工人以外，还有铁路工人运动更为重要。因为要组织政治罢工，铁路工人是一定要参加的。因此在组织萍矿总工会的过程中，同样的注意株萍铁路的总工会的组织。安源的党，应很努力的打入铁路工人群众中去，铁路工人最重要的是机务处的工人。在领导罢工斗争中，要坚决的纠正机会主义的倾向。安源党以为安源共计五千工人，至少要组织二千五百人，才能发展斗争。这样的观念，是彭述之先组织而后斗争的机会主义的观点，是和平发展的观念，有走到取消派的路道〔道路〕，客观上是革命的障碍。安源的同志是要坚决的把这一错误的观念肃清，要在不断的斗争中，来发展安源工会的组织，使安源的工会成为安源工人群众一个强有力的斗争的领导者，罢工运动的一个指挥部。委派制度，和命令主义的残留，是要首先肃清的。

II. 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一个斗争发生，或是萍矿工人的罢工，或是安源的工人全体的（萍矿铁路）工人罢工，在这些斗争中，可以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专门指挥这一斗争。行动委员会的产生，要是群众或是群众代表选举的，绝对不要由党指派或包办。

IV. 加紧工人的武装组织：要组织政治罢工，要组织地方暴动，工人的武装组织，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是与工会工作同时并进的

不可分离的任务。安源党在进行工会组织的时候，同时要组织工人纠察队，对工人施以军事训练，准备罢工运动中，直接与敌人的武装冲突，以取得革命的胜利。

V. 与邻县取得很好的联系：要使安源的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与邻县（袁州，莲花，醴陵、萍乡等）革命势力取得联系。安源的党，要与袁、莲、醴、萍等处建立敏捷的交通关系，使各地的农村斗争与安源工人斗争汇合，走到直接革命胜利的前途。

VI. 加紧敌人军队的兵士运动：敌人的兵士是失业的工农，生活上得不到出路，跑到敌人军队当兵以维持生活，并且薪饷没有发给，待遇又极苛刻，是很同情于工农革命的。目前全国兵变是惊人的发展，如果我们认为兵士是流氓无产阶级，没有革命的作用，而忽视兵士运动，这是莫大的错误。安源现既驻扎许多的靖卫团，安源党必须有计划派人到敌人军队的兵士群众中去，组织士兵委员会，领导日常的斗争达到有目的的兵变，经常的向士兵作宣传鼓动的工作。这样的工人罢工斗争，农村的地方暴动，兵士兵变，各种革命力量，汇合起来，走到直接革命的胜利。

VII. 注意宣传鼓动工作：关于宣传鼓动工作，过去安源是没有注意，故不能把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在工作上受了一个莫大的损失。今后安源党应把“安源工人的痛苦和要求”、“矿局压迫的事实”、“红军的胜利”、“敌人兵士的痛苦和出路”、“军阀帝国主义的罪恶”、“帝国主义的进攻苏联”、“国民党的反革命性”……定出简短的口号，动员全党同志向群众作宣传鼓动工作，最好是编发简短通俗的工厂小报和宣言传单给工人看阅。这是党与群众密切关系最好的办法，安源区委须十二万分的注意。

VIII. 党的组织的整理：安源的党完全停顿在自首分子的成份上，所以战斗力量是很薄弱，不能坚决的领导群众的斗争，党成了群众的尾巴，并且自首分子在群众中已经失了信仰和作用，使党在安源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中。这样永远不会推动和扩大安源

工人的斗争。省委认为安源党旧的基础的改造和新的组织发展是迫切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停止自首分子恢复党籍，即已经恢复了党籍的同志，亦须严格训练和工作的督促。对工作不积极的分子，毫不犹豫的洗刷出去。新的工人积极分子，应采用对产业工人开门的办法，多多的吸收入党，来充实党的组织的基础，和领导斗争的力量，并且努力吸引新的工人干部参加指导机关。在发展新组织的过程中，是要与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并进，而不是分开的。我们只有从工人群众斗争中，才能吸收积极勇敢的分子，和质量的扩大，才能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才能造就安源的党的新生命。安源工人的斗争，才能获得强有力的指导者，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完

湘南省委

3·26·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安源特别区委三月份报告*

(1930年4月1日)

(一) 政治情形——日来萍乡反动统治经过了红军几次的打击——如上栗市之战袁州被占领等，已形成了岌岌的局面。各地各地的资本家都纷纷的逃跑，反动的靖匪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完全集中在安源。近日虽然在长沙开来了一营白匪（十师危部），仍不敢出城，仅扎在县里而已，以致乡村的地主豪绅仍原是在动摇恐怖中过生活。但是农民没有组织，党也没有农村基础，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以进入土地革〈命〉，坐使机会错过，这实是莫大的损失。

安源矿局在本月消了拾班^①和休息的津贴，使工人群众更加认识他们的残酷面目。在职员的冲突也是更加尖锐，最近则已有一部分职员更换，这样固是反动派位置私人的法门，其剥削工人阶级当不会因之而易，且内部的矛盾仍然只有更加剧烈的前途。

工人群众在这生活日艰之下更加上米珠薪贵，其困苦日益加深，同时矿局的剥削和压迫更加严厉，他们已是忍无可忍的时候，革命要求更加迫切。故近日工会组织工人很热烈的参加，从此党能正确的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其〔启〕发群众斗争，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当有实现的可能。

(二) 组织情形——自经过省委巡视之后，对于各支部加以整顿，这两个星期来已有相当的进步，已能按时召集支部会议。支部同志有集体的分工，区委能经常的出席支部会议，区委本身工作

* 原题为《安源三四份报告》。“四”显系“月”之误。

① 原文如此。

也较前略有起色，对于工作布置已有确定的方向。现在工作即以组织工会为前提，窿内甲段向十一段推进，十三段而向十四段推进，电机房向锅炉房推进，材料所向修理厂洗煤厂推进，紫家冲向农村推进，安源向株萍及街市推进，首先成立工会的组织，由工人群众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以扩大主观力量。

现在党的组织——支部已分为十个，所在地窿内六个支部。电机房一个支部，街市三个支部。月来只增七人，去过竹恒〔垣〕的活动分子已找不着，故不能编入支部，这样虽停顿在旧基础上，但工人中有不少勇敢分子正在考察中，不久当有新的发展。

工会组织以五人为一组，已成立了十六组，共会员八十人。现在日有增加，已成立的小组都开了二次会，会员对于一切都有热烈的讨论，并由他们自动的分工担负向各方组织。这样短时间的的工作，能使工会有了始基，这完全证明了省委指示的路线正确与群众革命要求的迫切。

安源区委

一九三〇.四.一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湖南省委报告（摘录）*

（1930年4月4日）

■. 职工运动的状况

1. 工人一般生活和斗争的情绪：

湖南工人一般的生活情形，自马变后过去斗争所得的条件，均被剥削〔夺〕，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增长，又因连年军阀战争的结果，生产缩小（如最近安源缩减窿内工人十班），有的产业完全停办（如长沙的黑铅炼厂，新化有些矿洞，慈利的磺矿），工人大批的失业，生活痛苦万分。安源的工人，更是苦不堪言，工人作工，没有工资，每日只由矿局发一角五分的伙食，并且不能按期发给。近更将星期日的伙食费，完全取消，工人不能维持生活，多跑往附近土窑担脚。但为矿局知道，马上把土窑封闭，使工人不得不忍饥替矿局作工。长沙纱厂工人的工资较高，但厂方对于工人的压迫条例，真是苛刻万分。其余如锡矿山、水口山的工人，其生活的痛苦与安源的工人不差上下。工人在这样残酷剥削压迫之下，痛苦日深，在严重白色恐怖的镇压下，也渐次起来作救死求生的斗争。尤其在最近月余以来，工人受乡村红军胜利的影响，全国工人斗争罢工潮流的影响，过去浓厚的失败情绪，已缩小许多，日〔工〕人斗争的要求，日益迫切。安源工人从阴历正月到现已发生三次罢工。每次罢工，一次一次的激烈，参加的人数一次一次的多，工人群众斗争的勇气，一次一次的提高。（中略）总观全省的工人群众

* 原件标题为《湖南省委三月份总报告》。

的生活，在国民党军阀不断的战争中，生活日益恶化，失业工人日多，同时受全国和本省红军游击胜利的影响，斗争情绪也随着一天天的提高。党只要集中力量加紧上述的工人群众的工作，必然很快的恢复马日以前工人斗争的勇气，与组织成为全省革命的主力。

2. 工会组织：

安源——在这个月中省委派巡视员指示安源加紧工会的组织工作。结果两个星期内，便发展了八十余名工会会员，成立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因俱乐部在工人中〈有〉很大的威信，因仍用此名义）。

.....

5. 今后对职运的任务和策略：

一、抓住帝国主义、资本家进攻压迫工人的一切事实，集中一切力量领导工人日常的斗争，由不断的经济斗争，走上同盟的政治罢工，实行武装暴动，夺取全省的政权。

二、加紧工会组织的工作，工会应当为群众斗争的领导机关，工会应从不断的日常斗争中，扩大在群众中的威信，从斗争中扩大工会的组织。

三、加紧工人群众武装的组织，如工人的纠察队，加紧工人武装暴动军事技术的训练，积极准备暴动的技术工作。

四、工人斗争与乡村游击战争，应有密切联系的准备，工人斗争应居于领导的地位。

五、集中一切力量加紧粤汉、株萍、长沙、安源、湘江轮船、锡矿山、水口山等中心区域的工作，为实现地方暴动的主力量。

六、很正确的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去发动群众，领导的日常斗争。

七、加紧反帝反军阀战争反改良主义的战争〔宣传〕，扩大建立苏维埃、拥护红军、拥护苏联的宣传。

八、加紧职委的工作，使职工的工作健全起来。

IV. 农民斗争与苏维埃的工作

1. 一般的农民生活与斗争（略）

2. 苏维埃与农会

.....

在策略方面，省委指示边特坚决的纠正过去秘密割据右倾的策略，积极领导群众斗争，从斗争中扩大苏维埃的组织与影响。现在边境各县，均取进攻扩大的策略，过去右倾的策略，已渐渐纠正过来了。农会的组织，在这次示威运动中，有广大的发展，现未得边特详细的报告，不知其详。平浏“三·一八”的伟大斗争，已发动醴陵、萍乡农民斗争的活动。醴北与万载连界的地方，现亦发现农民自发的游击战争了。现在苏维埃的影响撼动全省，由平浏及鄂东波及醴陵、萍乡，由湘东波及湘南，由南华波及湘西。浸浸有冲破全省白色恐怖镇压的形势。

3. 土地问题（略）

4. 对富农策略的改变（略）

5. 农委组织及其工作：

在湘西四次全体会议中，指定石□兼农委的主任，但因人的关系，至今尚未形成组织，更无独立工作的表现。

6. 今后的任务与策略：

一、继续组织边境各县的地方暴动，在红色的五月中，实现边境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湘鄂赣特委已决于四月十号以边境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集各县群众团体联席会议，讨论建立边境苏维埃，及准备红色五月的工作。这个会议，便是边境工农兵代表大会的预备会，决于五卅正式建立边境苏维埃。因此，在边特委目前的工作，应集中一切力量，准备此工作。

.....

(9) 边境革命势力，应向安源长沙株萍粤汉发展，与这些工人斗争取得密切的联系。

二、加紧恢复湘南、湘中、湘西各县农民的组织，领导春荒

斗争，渐次走上没收土地的斗争，使全省的农村斗争有平衡的发展，因此省委目前的任务：

……

(2) 加紧醴陵、萍乡、茶陵、攸县……的工作，与平、浏、万载、袁州、莲花的斗争取得联系；

……

V. 红军的胜利与红军工作

1. 自从省委指示边境红军和赤卫军(是由各县赤卫队编成的，归特委指挥)集中游击，取进攻的策略后，边境红军现已有很大的进展。……

二纵队于前月离开万载，向南游击。兹据最近浏委来信，告知他们胜利消息如下：“二纵队向浏万边境出发游击。经浏八区抵慈化，慈化自卫队自动缴来步枪十三支，左轮一支，由慈化向桐木金瑞前进，在该处共缴获步枪十七支，卜壳一支，手枪二支，再由达石桥前进，于二月八号，过萍乡。敌军二连，机关枪二排，及该县靖匪邓保山统率之第二队追击而至，遂与接战，相持二小时之久，敌溃败退走，是役缴获敌械五支，马两匹，击毙敌人数十名。二月二十号由樟木出发进攻上栗市，该市靖匪有枪一百二十余支，至时尚天明，即将该匪四面包围，无从逃窜，当即缴械七十七支，卜壳一支，手枪三支，击毙队长邓保山，士兵数名，俘虏七十多名，其余散布乡间。后向俘虏宣传并给赏银释放。于是各处闻信，陆续自动出来缴枪十余支。是役共缴步枪90余支，子弹千余排，军需品无算，至我方则无损伤云云……”

……

VI. 党的组织工作

三月份党的组织与党员的数量，是日在扩大增加的形势。

1. 安源区委由五个支部，增到十个支部；党员由二十六人增加到四十八人（仅就安源矿工同志说）。

……

Ⅹ. 结论

.....

2. 革命形势的估量：

在目前阎蒋战争，湘系军阀继续不断的分化，反动统治日趋动摇崩溃，与革命势力向前发展，工人群众斗争情绪渐次恢复的革命主观力量扩大的两个条件之下，湖南平浏边境的革命，已走上武装暴动，直接革命的形势。湖南的革命形势，现在可划分为几个中心区域：

一、以平浏为中心，向长岳进攻，与鄂东红军取得联络。

二、以安、醴为中心，向株洲湘潭长沙进攻，与袁莲茶攸的红军取得联系。

三、以南华安为中心，向常德岳州进攻，与五军六军取得联系。

四、以大庸桑植为中心，向常德沅江益阳进攻。

五、以耒阳水口山为中心，向衡州郴永进攻。

在此全省暴动的布置上，尤其要加紧长沙、安源、岳州、常德、衡阳等重要城市的工人工作，尤其要与五省暴动的总计划配合起来进攻武汉，或拱卫武汉暴动的胜利。

3. 四月份党的任务及工〔各〕种工作的方针：

在上述的应马上组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之下，目前湖南党有以下的中心任务和策略：

一、加紧长沙安源粤汉株洲岳州常德衡州等中心城市与产业的工作，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扩大工会的组织，组织同盟政治的罢工，为武装暴动的开始。

.....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湖南省委报告(摘录)*

(1930年8月1日)

中央：

.....

6. 五、八、十六各军围攻长沙，已于七月廿七日下午八时占领长沙。闻在未到长沙之前，已围白军三团之多。现红军已到长沙，何健〔键〕军队惊恐异常。何健〔键〕本人向宁乡、源〔沅〕江、益阳逃窜。现何健〔键〕四路总指挥部驻益阳，有往岳阳的消息。何健〔键〕的军队极不愿打仗（一方面受红军的政治紧张，一方面受官长的虐待，又不发饷），何健〔键〕非常恐慌，不敢向前追去，有瓦解的可能。

7. 红军到长沙时，省委已派学琅、牧民两同志到长沙指示工作，决定红军向湘阴、岳阳、宁乡方面进攻。同时省委令□南、华、安、益、沅各县举行庆祝红军胜利的示威运动，骚动敌人的后防。

8. 省委决定将湘赣边特委取消，正式成立湘东特委，以张启龙、石青、袁湛〔德〕生为常委。（一）启龙为书记（前浏阳县委书记）指挥浏阳、万载、宜春、莲花、萍乡、安源、醴陵、攸县、茶陵、株洲等县。（二）以平江县委兼湘北特委，以李家白同志为书记，指挥平江、临湘、岳州、湘阴、修水、铜鼓等县工作。其理由于下：（一）湖南干部人材缺乏，尤以湘东为最，若将边特取消，健全平常平江县委^①，以县委兼湘北特委，可以指挥湘北各县。以前边特负责同志可调一部分到湘东，可以健全湘东特委，又可调一部分到湘中湘西工作，对

* 原题为《湘来（中2号省23号）》。

① 原文如此。

于工作人材方好分配,全省工作才能平衡的建立起来。(二)鄂南各县已归鄂南特委指挥。赣北的各县,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立赣北特委。湘赣边特的名义在事实上寿命不长,不如早点取消。(三)把边境特委的名义把边境的同志,把边境为中心的倾向^①,上山主义,可以打消。好使湘北工作向中心城市发展。

9. 省委决定以湘鄂赣边境的红军独立师集合平、修、铜、岳各县的赤卫队编为红军第十六军,以胡一鸣同志为军长,孔荷庞〔宠〕同志副之。十六军的任务是帮助湘北各县的农村斗争,解除湘北各县地主的武装,向长岳路及长沙发展。召集浏阳、万载、宜春、醴陵、萍乡、茶临〔陵〕、攸县、莲花各县赤卫队、及安源纠察队,编为中国红军独立团(约五六百枪),其负责人由湘东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独立团的任务,帮助湘东各县的农民土地斗争,解除地主武装,向长沙发展与湘北取联系,同时向湘南发展。益阳、源〔沅〕江、临醴各县现在正组织赤卫队,发动游击战争。

10. 省委机关在不久会过〔在〕长沙、益阳设一办事处,中央交通员下次来湘仍到益阳。

11. 前长卿同志在沪所写的通讯处,概不能作用,中央以后来信,请寄:^②

12. C·Y·省委已决定李滋生、郭立山、宋新怀(安源工人)为省委,现李郭已来省委工作,宋同志已往水口山去了。不久即可来省,请告C·Y·中央。

13. 省委的详细报告,因学琅赴长沙,正发、守道未到,迪卿害病,没有闲空来写详细报告,下次交交通员带来。

湘 委

1930. 8. 1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此处空白。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全省 地方党部调查表（摘录）*

（1930年10月3日）

项 目 地 方 党 部 名 称	所 在 地	本 身 组 织 情 形	所 属 组 织	所 属 支 部 数 量							所 属 党 员 数 量							组 织 上	一 般 现 象	备 注			
				总 数	产 工	手 工	农 民	士 兵	学 校	街 道	其 他	总 数	产 工	手 工	雇 农	农 民	士 兵				知 识	其 他	
安源特区				4									54										
萍乡县委			区委 5	35									400										
莲花县委			区委 5	100									1011										
醴陵县委			区委 3	45									440										
攸县县委				5									46										

* 原题为《湖南省全省地方党部调查表》，注明为一九三〇年十月三日填写。档案卷标题为“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全省地方党部调查表（1930.10.3）”。在表内依次填写的地方党部名称是：茶陵县委、安源特区、岳阳特区、湘阴特区、长沙县委、铜官特区、益阳县委、沅江特区、常德县委、平江县委、浏阳县委、修水县委、铜鼓县委、万载县委、宜春县委、宜丰特区、通山县委、通城特区、莲花县委、攸县县委、醴陵县委。这里除摘录安源特区情况外，还摘录了邻近四个县委的调查情况，以资比较。又，该调查表最后一栏总计全省支部902个，党员13317人（其中产工和手工3253人，雇农和农民5601人，士兵177人，知识360人，其他3926人）。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中共湘东南行委党组织统计表*

(1930年10月)^①

浏阳： 21个区，267个支部，党员共6958人。

成份：工人2262，农民3869，兵士164，知识207，小商40，
其他416。

万载： 8个区，169个支部，党员共3011人。

成份：工人1234，农民1118，兵士59，知识219，其他381。

萍乡：(除萍北)

5个区，40个支部，党员共520人。

成份：工人200，农民250，兵士20，知识20，小商30。

莲花：6个区，36个支部，党员共1380人。

成份：工人146，农民1102，知识72，小商60。

茶陵：9个区，78个支部，党员共1865人。

成份：工人199，农民1472，其他194。

攸县：6个区，共17个支部，党员共130人。

成份：工人24，农民42，兵士42，其他27。

独立第一师：17个支部，党员280人。

成份：工人20%，农民65%，知识15%。

统计各县共计：

55个区，624个支部，党员14149人。

成份：工人4121，农民8035，兵士285，知识560，小商130，

* 原题为《湘东南党的组织统计》。

① 年、月为中央收文戳上登记的时间。

其他1018。

(妇女未分出来)。

这一统计是一月份的^①，除醴陵、萍北、株洲及直属支在外，湘南各县尚无报告来。

湘东南行委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如此。存疑。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报告(摘录)

(1931年3月)

.....

安特区 成分不大好，支七，同志三十多人（其中多半曾经自首过，只几人未自首）。工人三千多，恨职员，每人每月只二元五角，阴年关几次罢工，年前后共三次，因没有中心领导未得结果。党的力量很弱，同志畏缩，不能领导斗争。省〈委〉派石青去巡视，决在红五月准备罢工，决定了斗争中心口号“发现，发欠，恢复俱乐部，恢复十三条”。阴年后群众斗争有转变，提出红军来即杀职员烧三河〔号〕桥。工会有二百多人，有大发展希望，近有破获。

醴北二区 区委恢复，东、南、西有组织，但非常涣散，干部缺乏，不能成立组织，最近恐已发动斗争，因恨豪绅国民党，但因未接报告，情形不知。

.....

5. 今后对职运的任务和策略

加紧城市和中心产业工人群众的工作，领导日常的斗争走上同盟政治罢工，使城市和中心产业工人的革命斗争与全省的农民游击战争配合起来，而居革命斗争的领导地位，实行地方的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反动的统治，建立工农兵贫民的政权（苏维埃）为目前湖南职运的中心任务。在这个总的任务，中央七十号通告，对于目前中心策略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组织同盟的政治罢工，在湖南目前工作条件之下：

一、抓住帝国主义、资本家进攻压迫工人的一切事实，集中

一切力量领导工人日常的斗争，由不断的经济斗争，走上同盟政治的罢工，实行武装暴动，夺取全省政权。

二、加强工会的组织工作，工会应为群众斗争的领导机关，工会应从不断的日常斗争中，扩大在群众的威信，从斗争中扩大工会的组织。

三、加紧工人群众武装的组织，如工人的纠察队，加紧工人武装暴动军事技术的训练，积极准备暴动的技术工作。

醴萍安株袁莲茶攸成立湘东特

萍□□县已成立，二十六枪有赤卫队。

株萍路——找不出人，嘱安源特别注意。

.....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节录)*

(1937年2月26日)

刘少奇

.....

我们关于1927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我教〔都〕是同意的。但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1927年前我们还犯了有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保留着。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特再一次向你提出。

我现在只说说过去的工人运动。无疑的，1927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作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但这并不能证明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

.....

我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最深，而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愿意将我的感觉及经历简单告诉你。

我开始工作，就在一个历史长久的〈规〉模绝大的产业××^①矿山，工作三年，将这一矿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我们在万〈余〉工人中，有绝对的无限制的信仰。工人罢工后，生活大加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

* 这是刘少奇致洛甫（张闻天）的一封信。

① 中央档案馆翻印件原文如此。应是“安源”。

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再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低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与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内的事。当时在××^①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的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进攻，然而工人要自动进攻，自然产生这种领导进攻的领袖。资本家为了生产减低，逼着工会，各方责难工人不应减低生产，在工人中进行解释说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出早班。结果弄到工人与阻止的纠察队冲突；比我信仰更好的一个领袖亲自带领纠察队去阻止，工人要打这个领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份，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哭起来。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预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工人要前进，但除组织苏维埃外，无法前进，结果还不能不阻止工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然而广泛的教育解释，民主的决定问题，提高纪律，逐渐的使工人一部〔步〕一部〔步〕的明白，忍〔痛〕开除几个冒进的领袖，使情形有部分的改善。团结工人的力量，特别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注意宣传，结果还是使这个工会维持了三年。直至××^②后革命高潮兴起，我离矿山，才被敌人武力解散。

这件事对我印象最深，我无数次请问人家，请问外国朋友，提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出讨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现在我还认为当时的处
置并不错。当时不是我右倾,不是我不愿前进,而是工人左倾,工
人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前进。其实我当时寻找每一个前进的路,
我也认为前进最痛快最容易,但无路可走。

.....

× ×①

二月二十六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如此

历史文献

(续)



俱乐部全体工人泣白*

(1922年8月至1923年11月之间)^①

舒楚生^②，罪恶大，把我工人当牛马。
吹牛皮，说鬼话，阴毒心肠都是假。
俱乐部，问过他，满口赞成满口夸。
说我们，志气大，将来帮忙总有他。
有津贴，有大厦，都是楚生口中话。
到如今，都不把，反求官厅将人拿^③。
此恶贼，真可怕，做鬼做人都是他。
粮子修，墙壁画，处处有钱工程大。
独苦我，劳动家，血汗辛工都不发。
修马路，名誉假，勒捐工头如牛马。
敲竹杠，答官话，如狼如虎用稽查。
纵横行，真威煞，安源黄〔皇〕帝就是他。
此恶贼，若不杀，工人那有活命法。
劝同胞，力齐下，捉着楚生活的吃！
齐会议，把工罢，做鬼做人且看他。
请镇使^④，雷霆发，驱走恶贼保大家。

(据安源纪念馆所存原稿)

* 此件系安源工人的一份传单，原文为铅笔竖写，无标点。

① 成文时间系根据内容判定。

② 舒楚生即舒修泰，湖南长沙人，1919年任永和煤矿矿长，1922年3月任萍矿副矿长。

③ 此事大约是指1922年9月罢工前舒修泰亲到俱乐部哄骗恐吓蒋先云、朱少连等一事。参见少奇、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第四节“铤而走险的大罢工”。

④ 镇使，北洋政府的赣西镇守使，驻萍乡县城。

小学国语教科书*

(一九二四年)①

安源路矿工会教育股编

小学国语教科书目录

- | | |
|--------------|---------------|
| 一 少年的比喻 | 十七 做事才得吃 |
| 二 失败和成功 | 十八 饥肠 |
| 三 上山 | 十九 学生自治 |
| 四 约同学远足 | 二〇 明日歌 |
| 五 两条日记 | 二一 真理的神 |
| 六 盲鱼 | 二二 金钱和劳动 |
| 七 勇毅之青年 | 二三 好与坏 |
| 八 早婚之害 | 二四 借贷与保证 |
| 九 求生活的本能 | 二五 合作社 |
| 十 女子的能力 | 二六 机器 |
| 十一 木兰词〔辞〕 | 二七 忙煞！苦煞！快活煞！ |
| 十二 笔与枪 | 二八 兄弟们！想想看！ |
| 十三 童子军 | 二九 一间老破的屋 |
| 十四 五一节的起原〔源〕 | 三〇 捕虎记 |
| 十五 劳动歌 | 三一 开台戏 |
| 十六 劳动者的觉悟 | 三二 难道不如一蜘蛛么？ |
| | 三三 广告文的做法 |

* 标题根据原件封面。原件为 32 开石印本，竖排，共 50 页（双页）。现存本第十八课和第四十课稍有残缺，现全部刊印，课文次序亦照原样排列。

① 成书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三四	威廉泰尔
三五	民主主义
三六	学术研究会简章
三七	煤的自述

三八	列宁略传(一)
三九	列宁略传(二)
四〇	日历

一 少年的比喻

有四个学生，年纪在十多岁，先生对他们说道：“你们都是少年，各人说一个少年的比喻来给我听听。”

第一个学生说：“少年像早晨的太阳，一起来，就射出万丈的光彩。”

第二个学生说：“少年像春天的花，红红紫紫的，又新鲜，又好看，真觉的可爱。”

第三个学生说：“少年像大河的发源，一放手就整千里的流下去，再也拦不住。”

第四个学生说：“少年像人上山，前面的路程很远，希望是没有穷尽的。”

先生听了，很快活的说道：“你们都很有上进心，实在是难得；可是上进的时候，一定要有长性，还要步步留神，才有成功的希望。”

二 失败和成功

世上合理的事，尽可闭着眼上前直做，不必顾虑；就是有了失败，也只要考究一番，再去求进，断不可因此灰心。譬如初学走路的孩子，没有不跌交的；可是尽管跌交，还是要走，末了总走得成功，因为他的跌交，是走得不得法，跌了几回，才慢慢的明白过来，慢慢的用心起来，这才会走。假使跌了一次，就此灰心，还有走成功的一天么？

大人做事，和小孩子走路，正是一样；多一回失败，就多一回经验，失败回数越多，离开成功的日子越近；像力查福礼的改良铁钉，巴律西的改良陶器，谁不是失败才成功的呢？所以说失

败就是成功的根底。”

再进一步说，凡事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因为那失败的经验，就是成功的进步；从外面看去，好象是失败，其实那件事已经成了一部份，为什么倒因此灰心起来呢？

三 上山

“努力！努力！努力望上跑！”我头也不回，汗也不措，拼命的爬上山去。

“半山了！努力！努力望上跑！”

上面已没有路！我手攀着石上的青藤，脚尖抵住石缝里的小树，一步一步的爬上山去。

“小心点！努力！努力望上跑！”

树桩扯破了我的襟袖，荆棘刺伤了我的双手，我好不容易打开了一条路，爬上山去。

“好了！上去就是平路了！努力！努力望上跑！”

上面果然是平坦的路，有好看的野花，有遮阴的老树。

但是我可倦了，衣服都被汗湿遍了，两条腿都软了。

我在树下睡倒，闻着那扑鼻的草香，便昏昏沉沉睡了一觉。

睡醒来时，天已黑了，跑已行不得了，“努力”的喊声也灭了。

猛省！猛省！

我且坐到天明，明天绝早跑上最高峰，去看那日出的奇景。

四 约同学远足

浩然学兄：

自从我们分别以后，好久不见了，前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很挂念我，真正感激得很，谢谢你。明天是星期日，我们正好远足到苏地，既可以赏玩许多好风景，并可以增加我们的识见。怎见得呢？譬如看那高山流水，这就是地理上的实验；看那古迹名胜，这就是历史上的实验；看那飞鸟，走兽，和各种植物，这就是理科上的实验；而且旷野的地方，空气清洁，于卫生上也极相宜。我们远足那里，自然有种种的

乐趣，和我们身心上都很有益处，想来你也赞成我这话。如果赞成，就请你明天到我家里来，然后一同出发；并且先写封回信，那是我很盼望的！

同学某某

月 日

五 两条日记

二月十五日，土曜日，天晴。上午六时起身。——看少年丛书，觉得林肯的为人很可钦佩。

二月十六日，日曜日，天雨。上午六时起身。——和同学杨君讨论标点的用法，觉得他很明晰。杨君的说明是：

(一) 句号。表句的。(二) 点号，表顿的，也叫读号。(三) 分号；表分句的；对上文语气是断了，对下文语气还不断。(四) 冒号；表总起下文或总结上文的；也叫总号。(五) 问号？表疑问的。(六) 惊叹号！表惊异或叹美的。(七) 夹注号（ ）表夹注字句的。或者在夹注的前后，各作——。(八) 引号“ ”表引用现成字句，或特别注意的。(九) 专名号——表人名，地名，也叫私名号；~~~~表书名，也叫书名号。(十) 删节号……表有字句被删节的。(十一) 破折号——表转折的，有时也表引伸的意思。

六 盲鱼

人之生也，脑出思虑，五官主知觉，四肢司运动。然或怠惰暴弃，不得尽其用，则思虑变灵而为蠢，知觉变敏而为拙，运动变健而为弱，如是者久之，事事不如人矣。且不独身受此病也，子孙得其遗传，其拙其弱，且愈变而愈甚，此在人或不易察，观于动物，固有显然可见之例也。

意大利某山，有巨壑焉；暗不见天日，积水满中，不知其深几千尺也。群鱼潜居，目无所睹。久之，遂尽盲，网罟不能入，钓饵不能到，自以为无患也。一旦矿工人，沟而通之湖，猿獭戕于下，鸬鹚鷓鴣伺于上，无几时盲鱼垂垂尽矣。嗟乎！鱼失一官之用耳，其祸乃至此乎！

七 勇毅之青年

勇毅之青年！汝其心志坚；前途正无限，努力着先鞭。道途虽走远，立志猛向前。譬如登高山，勿止勿流连。努力持正义，心清如流泉；行行重行行，责任在汝肩。

崎岖汝历尽，汝勿告休止，行行更向前。坚忍乃成功，成功在山巅。山巅谁可至？勇毅之青年。

八 早婚之害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完婚之目的，原是怕绝了后裔，以致自己受了三不孝中的罪大过恶。因此，社会上一般为人父母，总希望他们的子女多生多育，争以能早年得着儿孙为荣。如是，无知的青年男女，在渠们青年将十数岁时，即行嫁娶；所以有很多不满二十岁的青年都有儿女成群了，说来真是笑话！我们想想：以一个身心各方面没有成熟〔熟〕的一对妙龄男女，受父母之命而结为夫妇，自然免不了不发生流弊。今就其最明显而易知的几点写来：

(1) 妨害身体的健康 我们时常看见许多的青年得痨病，吐血，……甚至于死，——尤其是男子，这多半是因为身体没有发育完全早婚所致的，或有幸而未得病，未死的。但就渠们所生的小孩看，也决没有象成年夫妇所养的小孩那样强健。

(2) 没有教育子女的能力 十几岁的青年男女们，尤其是在中国没有地方受教育的无产阶级的青年男女们，连自身都不明白要怎样管理，那里还能说得教育子女呢！

(3) 生活困难 在现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女子是很难自谋生活的，所以必须男子养活的多，但是以我们一个无产阶级中的青年男子，自己的父母恐怕都很难养活，又加上一个女子小孩，岂不更难养活了吗？所以终久是弄得大家受罪罢了。

由这几点看来：早婚给与人们的痛苦，实在不少呵！

九 求生活〈的〉本能

王式和他的弟弟王载，在园里喂鸡。有一只白鸡，很恃强，不

许他的同伴黑鸡吃食。黑鸡也不甘心退让，就伸着头颈，张着翅膀，奋力来和白鸡争斗，白鸡丢开食物，就和他斗起来了。

王载说：“哥哥！他们争斗了，快去把他们分开罢。”

王式说：“弟弟！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斗的？”

王载说：“他们为争食吃，就斗起来，这是很可耻的事。”

王式说：“弟弟！你说他们的斗，是可耻的事么？他们为了饥饿，所以争食。这是他们求生活的本能，说不到耻不耻的。我们人类，也是如此。虽然，有的和人斗学术；有的和人斗技能；还有为了国家为了社会的利益，和人斗心思权术，总而言之，只是为的生存。比如现在社会上最急切最激烈的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换句话说，是生活的斗争。资产阶级掠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独自享福；无产阶级，要夺回来，或是抵抗他不给他掠夺，这就〈是〉劳资两阶级斗〈争〉的形势。所以社会问题，又有人叫做吃饭问题。

十 女子的能力

欧洲大战时候，各国所有的男子，大都充当兵役去了；所以有许多职业，本来男子做的，却不能不由女子担任。如种植哪，制造哪，贩卖哪，以及邮政，电报，警察……等，也都用女子管理，甚至军中的炊爨书记，以及保管弹药兵器各事，也靠托女子来做，就以英国论，这类女子，已经有了二百万人；其余各国，也可想而知了。

女子的能力；究竟怎么样？做这种事，能不能胜任？在欧洲大战以前，没有一个人敢回答这句话。但经这一次试验，方知不但和男子一样，并且他的绵密和精细，却在男子之上；那得不令人可敬可佩呢！

女子的能力，虽然和男子相同；可是他的体力，还不能和男子一样。从这一方面说起来，女子体育上必须有良好的陶冶，才能完全无别。至于以前我们以为女子的能力薄弱，已经不成问题了。

十一 木兰诗〔辞〕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鞴，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朝辞黄河去，暮宿黑水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

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衣裳。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十二 笔与枪

武人的武器是杆枪，文人的武器是支笔。枪的能力是杀人，效力是到不了距离以外；更打不到四秒钟以后发生的目标。笔的能力是攻心，能发扬人的本能，能振作人的正气！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垂”的地方，无所不到；远及十年百年以后，还能够大放光明。而且枪膛里的子弹是打得完的，笔头的字是写不完的；子弹是限于国界省界各师旅团营的，文字在空间是毫无界限的；世上只有受笔所指挥的枪，没有受枪所指挥的笔。

十三 童子军

童子军是训练一般童子，叫他成一种独立有作有为的人，内

中的编制法和课程条规，可以大概说一说：

童子军的编制，九个人算一队，两队算一团，每队有个队长，每团有个团长，团长上面，更设立一个总团长带领着。

童子军的课程，分正课和补充课两种。正课是每人准要学习，有初级本级优^①的分别；补充课是听各人随意选习的，门内〔类〕很杂，变动很多。

童子军的条规，一共十二条：一要诚实不虚假；二要出力尽忠；三要帮扶人；四要和人亲爱；五要重礼节；六要爱惜一切生命；七要服从；八要常常快活；九要省俭；十要勇往敢做；十一要清整高尚；十二要重公德。

童子军能帮补正项教育教不到的地方，能除去不要〔好〕的脾气，养成好的德性，从英国的贝敦保开创了法子，各国都照着他做，到如今差不多传播到全地球了，此后一般好青年，眼看着少有糟塌了的啦。

十四 五一节的起原〔源〕

三十七年前的五月一日，就是使我们劳动界永远认为“五一节”的那一日。原来在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时候，美国有二十万劳民，要求“每日做八小时工作”，约了在五月一日起事。到了那天，他们果然一齐罢工，把工具都丢了。有一个城池，名叫“芝加哥”，在五月四号那天，那边保护人民的警察，对着那些赤手空拳的工人，打得东进西出，头破血流的。又有一个地方，名叫“黑马格都”，也有些工人，在那边集会，也被巡警打散了。那些可怜的工人，气得了不得，对着那些巡警，轻轻的放了一颗炸弹，后来被巡警捉去了好些人；被捉的那些人，都经过很悲惨的审判，一齐送到断头台上去了。现在各国的工人，都夸奖芝加哥“殉道者”。你看他多么有名。他们是为我们求幸福的。其中最出名，最不怕死的，就是“史巴生”。这一回庄严的故事，感动了天

① 原文如此。

下万国的劳民。到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时候，万国“社会党”在法国京城开了一个大会，有人提议，把这五月一日，定做“世界劳动节”。这一次的大会，便把这个案子通过了。所以全世界的劳民，到了每年这一天，都要歇工一日来纪念他，都要拿出“芝加哥殉道者”的手段，来打他们的仇人，去创造他们自由，平等，互助的社会。

十五 劳动歌

你种田，
我织布，
他烧砖瓦盖房屋。
哼哼！呵呵！
哼哼！呵呵！
作工八钟点！
休息八钟点！
教育八钟点！
大家要求生活才劳动。

认识字，
好读书，
工人不是本来粗。
读书，识字，
识字，读书。

教育八点钟！
休息八点钟！
作工八点钟！
大家要求教育才劳动。

槐树绿，
石榴红，
薄薄花衫软软风。
嘻嘻！哈哈！
嘻嘻！哈哈！
休息八点钟！
教育八点钟！
作工八点钟
大家要求休息才劳动。

十六 演讲——劳动者底觉悟^①

陈独秀

(一)世界上是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总统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这是因为什么呢？

^① 此题与目录不一致。原文如此。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子，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都是木匠漆匠铁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到远方，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底功劳。这世界上若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漆匠，铁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但是现在的人，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二) 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象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是第一步。

在表面上看起来，欧美日本的劳动者，都在那里大吹大擂的运动，其实日本劳动者底觉悟和欧美大不相同。因为他们觉悟后所要求的有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分别。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象减少时间，增加工资，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 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对于做工的待遇改良大不相同。

第一步要求还是讨饭吃，必须到了自己有饭吃的时候，油盐

柴米菜蔬锅灶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里，做工的人底权利，才算稳固。否则无论若何待遇改良，终是仰仗别人的恩惠，赏赐。

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各国劳动者第二步觉悟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要求做工者劳动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

我们中国的劳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么得到第二步呢？不过我望我们国里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求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足，便不去运动。

十七 做事才得吃

小猴儿常常做工。有一天，小猴儿找到一袋米，想要做成糕，去请猫，狗，两位朋友来帮忙。小猴儿问两位朋友说：“谁愿意帮我搬米？”狗说我不愿意，猫说我不愿意。小猴儿就独自去搬米了。米搬好了，小猴儿问两位朋友说：谁愿意帮我磨粉？猫说我不愿意，狗说我不愿意，小猴儿就独自磨粉了。粉磨好了，小猴儿问二位朋友说：谁愿意帮我蒸糕？猫说我不愿意，狗说我不愿意，小猴儿又自己去蒸糕了。糕蒸好了，小猴儿问两个朋友说：谁愿意帮我吃糕？猫狗都说我愿意的。小猴儿说我倒不愿意了！随即喝道：火火烧，做糕糕，肯做的，有得吃，不肯做的，只好来瞧瞧，来瞧瞧，饿得你肚子咕咕叫。

十八 饥肠

王东原

今年多一个闰月，天气冷的格外早，八月底的南京，已入深秋了。

落魄的老七，整整三天没吃了，前两天肚肠还晓得饥饿，不住辘辘作响，今天连响也不一响。

老七清早起来，四肢已是无力；最是那脑子呀，就同失了重

心一般，晨风一吹，便不觉倒在一家公馆门口。

“如何一饱饥肠呢？叫化罢：现在人冷酷极了，喊了千百声老爷太太，不定规能得饱；还有那‘街头’‘警察’，那些坏物，到处照顾我们无告的人，喂！怎么容易去叫化呢？”

老七素来不用思想，此刻却用心想了几想，我们大家都晓得，人是应当穷的，“穷极智生”，是一个很有理的古语，——所以这时老七已经想到，“有了！拘留所里有饭吃！”

阿度扒人家皮夹子，给人捉了，送在警察厅，坐了三个月拘留所。呀！他出时好胖，他说拘留所怎样怎样舒服，里边的饭怎样怎样足够吃，当时我很鄙视他，其实，何妨去……试试呢？

“但是怎样犯罪呢？”

“有了，我也去扒！”

“不成，不成，我的衣裳太坏，进〔近〕不得人……怕不成吧！”

“有了，鸦片不是违警物吗？”

王三是他老邻居，他是吃鸦片的，他的家私都装在烟枪里烧掉了，老七这时决意找他去。

一鼓劲，站起来正预备走，忽听花啦一声，到将老七吓停了。原来一位丫环将公馆的大门开开了。老七眼快，后面来了一位年青太太，他一眼看见。

“太太呀！多福多寿，修子修孙，给我一点罢！”

世人的心肠都硬了，只有年青太太，易听花子求诉，各处都如此，我也不晓得这是什么道理，只晓得老七登时已被赏了两个铜子。

王三又何常真愿将这贵的鸦片送老七呢？□□□将破烟灯一个借给了他。

老七已经得意了，于是又欣然将刚才□□□□□铜子，在杂货铺里换了一包红糖。他又在□□□□□了一个鸭蛋壳，将烟缸取起来一看，底□□□□□灰，将糖放进去，下了一点水，抖了几□□□□□油的一种浓液汁的烟膏成功了。最后，

□□□□□烟枪上，也就成了一枝烟假〔假烟〕枪。

老七高兴极了，带了这一切家伙，□□□□□就在离警察的派出所不远的的一个破庙门□□□□□上火，左样右样地对好了姿势，烧起了□□□□□。

几分钟过去了，不见警察来，心中□□□□□时的饥肠，因卧倒的原故，在里面反转□□□□□老七自己是三天未吃东西的人，登时眼□□□□□，不觉又火烧了手。

又过了几分钟，皮鞋各各，自远处来，□□□□□囚，正不知如何是好，谁知一刹那间，□□□□□却不是警察：是一位学生。

“嗯！……”这就是那位学生鼻子里的□□□□□。

又过了几分钟，各各的皮鞋比前次似□□□□□七想，这真来了。

“哼！……干吗的？呵哈！鸦片（？）——”替我□□□□警察呵斥老七的话。然而老七呢，他依就〔旧〕是“呼……呼……呼……”

“滚呵！……好混蛋！”

“老爷……”

“滚呵！烟是抽得的吗？”

“老爷！是！我抽烟，我犯法，将我带去罢……”

“带哪里去？……谁带你这东西去。……替我滚哟！”

说道〔到〕这里，警察老爷的警棍，早已下来了，只听了花啦一声，除了枪杆外，什么也都碎了。

“带我去，老爷！带我去呀！”

“谁要带你这穷光蛋，快滚开，我又要打了！”……

老七只好站起来，望望警察，又看看地面上的东西，只舍不得那假烟膏子。——“我走，我走，你不带我去我就走，只……”说时俯下身子，伸出舌头就舐，这时他舌头上的滋味，甜是甜的；但是……

十九 学生自治

学生自治四个字，普通看来不过学生管理学生自己罢了；但是自治的范围，有大有小，小的是个人，大的是团体，学生只做到小范围的自治，没有做到大范围的自治，自治的目的，就没有完全达到。

学生个人的自治，是自修，自强，守规则；学生团体的自治，是劝善，互助，顾大体；个人的自治，是抬高自己的人格；团体的自治，是养成公共心和责任心。这两种自治都做到了，学生自治的精神才能显明。

学生自治，为什么连团体都算在里面呢？因为学生将来都要到社会上去做事的，若是做学生的时候，只顾个人，不顾团体，那么出了学校，一定就缺少办事的能力；没有办事的能力，学问尽管高深，品行尽管端正，也只能自治本身，不能兼治天下。为此学生除自己管理自己外，必须有个团体的经验，才能做得到社会上有用的人物。

二〇 明日歌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

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二一 真理的神

我还记得，真理底神，上面围着布帕，一手擎着天平秤，一手持着锋利的剑，这就是说真理面前没有情面。

可惜这世界上，只有财神菩萨天天在这里捧着元宝挥着金鞭，赶我们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瘦瘦细细，长长短短，来就这吃膏吮血的机器鬼，没有情面的真理底神却天天在那里睡，伊从来未曾醒过的长寤！

财神菩萨势力大了，一切东西就只有财神的情面；一切名目，

就只有看了金面转过口来的名目！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东西都替财神老爷打了几成折扣，才来交给我们！

我们随便想罢，譬如说“人民有参政权”，这“人民”两字就打了折扣，只剩着财主，我们没有分了。

再随便想罢，譬如说，“人民有集会结社权”，这“人民”两字也就打了折扣，只剩着财主，我们没有分了。

乃至“真理”，渠们也还打折扣，渠们以为这样做的饿，逛的阔，忙的出力当下贱，闲的游荡作高尚，就算是“真理”。

我们要彼这真理何用，要彼这替财神打过折扣的真理做啥。

真理底神几时醒了？不醒，我们可就不要这真理了！

我们厌恶了，诅咒了，这打过折扣的真理！渠们，我也厌恶了，诅咒了，那替财主打折扣的先生们，学者们！

二二 金钱和劳动

汉俊

人人都说钱尊贵，钱为什么尊贵呢？因为有了钱，就有房子住，衣服穿，饭吃。但是房子，衣服，饭是那里来的？都是工人和农夫的劳力造出来的。那么，钱尊贵就是因为有了工人和农夫的劳力了。钱是要有了工人和农夫的劳力，才尊贵的。如果没有工人和农夫的劳力，钱是没有什么尊贵的，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上海地方钱是很多的，但是如果那几十万工人都罢工了，工场也不能出东西了，粮食也不能进来了，我怕上海的人都要饿死在钱堆里面呢！那么，钱还有什么尊贵呢？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钱是要有工人和农夫的劳力，才会尊贵，才会有用处；换一句话说，钱的尊费用处，是工人和农夫的劳力生出来的。如果说钱尊贵，劳力比钱更要尊贵了。钱不过是代表劳力的一种东西罢了。

上海地方木头也是值钱的，但是有许多山上的树，何以不要拿钱去买就可以砍呢？就是因为没有工人用劳力，不值钱的缘故。如果有工人拿斧头去把他砍倒了，他就值钱起来了，无论那一个不用钱，就不能随便把他搬去了；是要对这一个工人把了钱，才会搬去的。但是这个钱呢，不是对于树把的，乃是对于工人的劳

力把的。又如果有工人，把这根砍倒的树搬到街上去了，那就要比从前更要贵了。这个贵呢，又是对于这个工人搬到街上去了的劳力贵的。又如果有工人把这根搬到街上去了的树，锯成板子了，那就更要贵了。又如果有工人把这个板子做成桌子椅子或者房子了，那就越发贵了。总之无论什么东西，工人多加一点劳力，就要多贵一点。所以钱不是什么尊贵的东西，他不过是代表劳力的东西。他的尊费用处，完全是劳力生出来的。我讲到这里了，就要发生两个疑问了。

第一 钱既然是代表劳力的，何以一天到黑一点事都不做的人，反有钱用，一天做到黑的工人和农夫反没有钱用呢？

第二 钱的尊费用处是工人和农夫的劳力生出来的，劳力比钱还要尊贵。何以只有钱不做事的人，人人反要尊贵他，叫他做什么老爷太太小姐，用力的工人农夫，人人反轮〔轻〕视他，叫他做下等人呢？

这都因为我们工人农夫，不晓得钱是代表劳力的东西。不晓得几多工就要几多钱，使做东家，有钱的人，把我们劳力做出来的钱拿去了，来压制我们的缘故。如果我们工人农夫，个个都晓得钱是代表劳力的东西，个个做了几多工就要几多钱，做东家，有钱的人，不能够来把我们的劳力做出来的钱拿去，来压制我们了。我们工人农夫就不会没有钱用，被人轻视了。这是我们工人农夫，好好记着不要忘的。

二三 好与坏（俄国民间传说）

鲁彦译

先生在路上遇着了乡人：

“你在那儿干什么？”

“乡下人，你从那儿来？”

“去年买进一袋豆。”

“从远处来，先生。”

“好事！”

“叫什么地名？”

“哦，不很好！”

“罗斯脱夫附近一村。”

“为什么？”

“大吗？”

“我醉了，把买的豆儿撒

“我没有测量过。”

出去了。”

“坏事!”

“坏事!”

“哦，不很坏!”

“为什么?”

“我杀了猪，得了许多肉。”

“好事!”

“哦，不很好!”

“为什么?”

“牧师家的狗，惯偷我的猪肉。”

“坏事!”

“哦，不很坏!”

“为什么?”

“我杀了狗，剥了皮，给与妇人做了一件皮袄。”

“好事!”

“哦，不很好!”

“为什么?”

“我妇人走过牧师门前，给他认出了皮，把皮袄拿去了。”

“坏事!”

“哦，不很坏!”

“为什么?”

“撒出了一袋豆，拾取了一又四分之一。”

二四 借贷与保证

凡借贷于人之物，皆当珍惜爱护，有逾己物，及期则取而还之。即或有未毕事者，亦当请诸物主，得其允许，而后可以展期。

“好事!”

“哦，不很好!”

“为什么?”

“种了豆收成不好。”

“坏事!”

“哦，不很坏!”

“为什么?”

“豆儿虽不多，豆皮倒不少。”

“好事!”

“哦，不很好!”

“为什么?”

“牧师家的猪，跑进豆地里，把豆皮糟踏完了。”

“坏事!”

“哦，不很坏!”

“为什么?”

“我向检察厅告一状，判他退还皮袄。”

“好事!”

“哦，不很好!”

“为什么?”

“为着打赢了官司，我不得不送了裁判官一只母牛。”

否则不容爽畧刻之约也。如是则虽有乞假，无损于人，人自不厌其再借。

至于保证，则尤为他人信我之征，焉可自隳其信用！法律^①如借主不能清偿所负时，保证人即当负代偿之责。诚以非如是，则贷主将受意外之损失也。故为人作保证，当以审慎出之。然既作保证，则当视如己事，不容有丝毫推诿之心也。

信用难成而易败，一事之疏失，他人即将以为不信而疑之。故与人交涉之时，不可不兢兢致谨，正不独借贷与保证为然也。

借据式

立借据○○○今借到

○○○名下○○○物件若干限若干日后归还此据

年 月 日立借据人 押
保证人 押

保单式

立保单 今保得 至

公司允任职务自任事日起如有亏欠银钱货物及舞弊错误等事均由保人赔偿处理恐后无凭立此存照

年 月 日保人 押

二五 合作社

“合作社”，有时译为“协社”，或译为“组合”，名虽不同，实则就是以人力相结合，而谋平民经济发展的一种东西，共分五种：

一 曰“信用合作社”，或叫平民银行，系由组合员（社员）共同组织的金融机关。其中社员，既可以随时贮蓄，又能够随时借款，免得资本家以重利盘贫民。

二 曰“生产合作社”，系由组合员，共同集资的生产机关。

^① 原文如此。

如同农业中之水产合作，畜牧合作，工业中之纺纱织布合作等。由自己集资，自己生产，免得资本家藉资本的势力，压迫与剥削劳动者。

三 曰“消费合作社”，系由组合员，共同组织的商业机关。其中社会所需用的油盐米布等物品，都可以向这合作社购买，即按照各人的消费多少，平均分配。此项合作，自己直接买卖，不经商人之手，既可以买好货，其价钱又会便宜些。

四 曰“贩卖合作社”^①，系由生产者共同集资，将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直接卖与消费者，免得受商人从中加价，使生产物不畅销。

五 曰“贩买合作社”，系由生产者合作共同组织，直接购买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工具（如农人需用的肥料农具，工人需用的机器等），免得受商人从中得利分肥。

上面五种合作社，现在东西各国，非常发达；在中国可怜极了，照我们所设立的消费合作社要算是顶大的了，我们应该研究，提倡才好。因为这些合作社，除了几个是要小资产阶级才能举办，其余如“消费”与“信用”合作社，我们无产阶级正好共同组织的。股额甚小，易于集合；其性质不与垄断市场，专门剥削平民的“公司”相同，因为一是想得利益，一是减少生活必需品的价钱，使社员可以买价廉的物品。所以在资本制度没有推倒以前，这些合作社，是可以抵抗大资本大企业的种种压迫，以维持社会中的平民生活啦。

二六 机器

（小说）

玄 庐

机器工人阿狗，仄着身子只左边半个屁股微微靠在机床底铁栏杆上，一眼相着一部卧式引擎，看彼活灵灵地很匀整的在那里旋转。阿狗左手推住火表外面的铁条，右手插在裤袋里，只是眯眯地笑；心里想着那发明蒸汽机的华太真正聪明极了，我们吃气

^① 原文三、四两条仅“合作社”三字在引号内。

力饭的人，自从有机器，要省多少气力。彼等（指机器上轮盘，皮带种种）澈天澈夜地忙着，都是替我们挣饭吃的。想到得意的时候，他的身躯也被机器震得舒服极了，不知不觉的说道，“华太先生，你死得一百年了！你如果在世，我要朝你磕一百二十四个响头，我真感激你哩？”

“呸！你真是个糊涂虫，你死到临头还不知道么？呸！狗！”阿狗听见有人骂他，他像从好梦里惊醒过来似的，四围一看，见铁窗楞外面，立着一个满脸乌煤头发乱蓬蓬像鬼样般的人，原来就是搬煤灰的跷脚阿四。阿狗听见阿四骂他，立起身来说，“老跷！你为什么骂我，你那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的样子，你也不去尿缸里去照照你那穷鬼相，还敢骂人？你，敢？”跷脚阿四很生气的说，“你为什么朝华太磕头？他，正是我们的仇人。你还不知道么？”阿狗说，“我说我的话，管你屁相干。但是他为什么是你的仇人？”跷脚阿四说，“我从前不也是一个拿手的机器司务么？如果没有华太，我也不会吃这碗断命饭，我底脚也不会轧断了，难道华太还不是我的仇人么？难道机器……”正说得起劲，推煤灰小车的阿土也来了。阿土就插进去嚷道，“机器吃人！机器吃人！我的爷爷有十兄弟，做木匠的做木匠，做铁匠的做铁匠，一家老少三十多人，都有一碗白米饭吃；到我爹爹的时候，我家伯伯叔叔有二十多人，生了我们三十几个兄弟辈，人丁着实兴旺，大家因为打铁生意好，都去学打铁，一家子老老小小百多人，着实过得快活日子；自从断命的机器来了，店也倒灶了，工也没得做了，现在四散的四散，饿的饿，死的死，孤孤零零剩了一个我，还要替机器出粪！你们说什么机器不机……工头来了，王头来了！”

二七 忙煞！苦煞！快活煞！

(一)

无望！无望！今岁收成荒！我只吃糠，他们米满仓。

(二)

去年如何？年成大熟。租米完过，只够吃粥。

(三)

采桑养蚕，忍饥耐寒。纺纱织布，一条穹^①裤。

(四)

千头万绪，一手整理。翻新花样，他人身上。

(五)

千门万户，一手造成。造成之后，不许我进门。

(六)

饥不如寒，寒不如饥。你埋怨我，我埋怨你。

(七)

劳苦，劳苦！忙煞，急煞！苦的苦煞！快活的快活煞！

二八 弟兄们！想想看！

玄 庐

凶呵！秋老虎！我们卖气力过活的，不知道被彼逼出多少汗来！你们且看，商店里所有形形色式的东西，无论可以吃的，可以穿的，可以使用的，可以玩的，人家用得着这形形色式的东西的时候，眼睛里映得有好看的颜色和精巧的式样，鼻子闻得是很称心的香气，嘴里边吃得出很美的滋味；好些好看的，好闻的，好吃的，那都是从我们劳动者的汗里泡制过！秋老虎呵！你到几时才肯饶了我们卖气力的让我们凉快些！工厂里，田土上，一个工人流着汗，工人的母亲，工人的老婆，也一样陪着流汗。我们工人一家吃的饭，一颗都是一家人的汗珠化成的，我们流了一百滴汗，自己吃不到三十滴，这六七十滴，到那里去了？不都是被老板们，老爷们，太太奶奶们，小姐少爷们，一般有钱有势的吃了去吗？照这样看来，有钱的老板不比秋老虎还凶么？

大家如果不信这番说话，我就举个小小的例子，请大家看看：上海地方，有一百二十八所的浴堂，开浴堂的都是有钱的老板，浴堂里单是擦背一项，就有二千多人，每天上午十点钟起来，整理一切洗澡用的家伙，十二点钟开始来客，一直做到夜里十二点钟。

① 原文如此。

每一个擦背的，擦好一个客人，客人要花一角钱，擦背的只得到四个铜子。算是一角小洋换十一个铜子，还有七个铜子，归老板得了去。工人一天至少擦七八个背，至多擦到二十个人，牵扯算工人一天擦十四个人，得到五十二个铜子，老板在每个工人头上每天要分得九十八个铜子，差不多要分去工人做出来的钱三分之二。擦背的是这样，那个作场，那个工厂，不是这样呢？

大家仔细想想，拿自己懂得的算盘打一打，还不是我们男女工人底汗，一大半为有钱的老板们流的呢？有钱老板们是活吃我们的血过活的，不比秋老虎更要凶几倍么？弟兄！有闲空的时候想想看！

二九 一间老破的屋

诚言

天气沉闷的很，仿佛将要有急风暴雨了；天上布满了灰墨色的浓云，树叶都垂着丝毫不动。

有一座老破的屋，在海边上；里头挤满了人，好象一家子都躲在里边，避这天气。有些年老的，坐在那屋子的顶安全的地方，还吃着雪茄，彼此谈天，仿佛毫无知觉一般。

有些年青的，所站的地方已经露了天，都侧着头向上望着说：“呵，天气又来了，只怕这老屋的末日到了；我想这天气永远是有的，这老屋终究是要倒的，我们何不起来努力建新屋呢？”“是的，这屋子不适用了，我们应该拆毁他另建新屋便不怕这‘风雨飘摇’。大家努力呵。”说着一般青年都鼓起掌来。

那座上的老者立起来呵斥说：“你们嚷的什么？这是能容你们胡闹的事吗？这从祖先遗留下来的古屋，你们敢倡言拆毁他吗？我在这屋里住了四五十年，这样的天气不知经过了多少次了，那会就把屋子打倒呢？算了什么大事，你们这些没经验少阅历的孩子，劝你安静些罢。”说着气哼哼的回坐去了。一般青年都闭了口，面上显出极愤闷极失望的颜色。

那时座上那些老者却谈起来了，一个说：“咳这老屋这样的腐败，那里还禁得起几场风雨啊？我们岂是不知道的，不过改建的

话，谈何容易，我们偌大年纪，那能再去担任那重大的工作，只好过一天算一天罢。”“老哥这话很对，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还不至于破漏，也够我们安荣半世的了。”“是的，我们这古屋虽说腐败，却是根基坚实，我看绝不会倒在我们死的已〔以〕前。倘然有什么大不妥，就借助我们东邻来补补就好了。”“刚才你说的话很有见地，我看他们小孩子们虽然一时不敢怎样，脸上却带着不平的颜色，最好我们就胡乱来修一修总算新了，小孩子的欲望是容易满足的，只要给他枣儿栗子，那里分辨得好坏呢，却好堵了他们的口了。”说着大家一齐鼓起掌来。

过了几天，果然那座古屋新了起来，却只表面上浮浮的擦了一层洋灰，暗中还不知道被那东邻偷盗了多少材料，侵占多少地基。那些老者还稳稳的坐在那里，那些青年却奔走相贺说，屋新了，我们得到新屋的幸福了。

谁知接七连八的几场风雨，那屋子不但原漏的地方一切如旧，并且在那偷工减料的地方又添了许多的新伤，越是岌岌可危了。

那些老者还稳稳的坐在那里，却冷冷的说，“屋新了，你们得到新屋的幸福了。”那些青年却瞪着怀疑的眼睛，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在风雨里站着不动。

三〇 捕虎记

明代有徽州人唐某，甫新婚而死于虎。既而其妇生一子，及长，训之曰：“尔不能杀虎，非我子也；后世子孙如不能杀虎，亦非我子孙也。”故唐氏世世善捕虎。

旌德近城处有虎，极暴，伤猎户数人，莫能捕。邑人谋曰：“非聘徽州唐某，不能除此患也。”乃遣人持币往；归报唐氏选艺至精者二人，行且至。至则一老翁，须发皓然，时咯咯作嗽；一童子，年仅十六七耳。县人见之，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察众意轻之。语众曰：“闻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再食未晚也。”遂命人导往，导者至谷口，不敢行；老翁哂曰：“我在，尔尚畏耶？”入谷将半，老翁顾童子曰：“此畜似尚睡。汝呼之醒！”童子作虎

啸声，虎果自林中出，径奔老翁。老翁持一短柄斧，纵八九寸，横半之，奋臂屹立；虎扑至前，侧首让之；虎自顶上跃过，已血流仆地；视之，自首至尾，皆触斧而裂矣。

老翁自言，炼臂十年，炼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扫之，不瞬；其臂使壮夫攀之，悬身下缒，不能动也。

三一 开台戏

冬冬镗！冬冬镗！尺咣尺咣镗！

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工人出台了（唱）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白）列位！你们听了我刚才所念的四句歌词，不知道有什么感想？会不会想到社会上富的太富，贫的太贫，苦的太苦，乐的太乐？是的，这个“私有财产”的社会，是大大的不平等，我们受的痛苦已足够了。谁知最近几十百年来的世界，更是和从前大不相同。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自从外国的“资本主义”流入中国之后，所以大不相同了，听我道来。（唱）

我中华，鸦片战，败了之后；外国人，拥资本，横行神州。
租我土，割我地，瓜分豆剖；霸铁道，夺矿山，不得不休。
随后来，设工厂，遍布岸口；用廉价，买劳力，火上添油。
资本家，只管他，利润加厚；待我们，好象那，奴隶马牛。
天亮起，作工到，掌灯时候；给工钱，只数角，衣食难周。
近年来，物价涨，生活不够；逼得我，好一似，临决死囚。
资本家，打骂我，不敢眉皱；恐开除，饿肚皮，命丧九幽。

（白）列位！你想资本主义发达以来，我们的生活是怎样可怜呵！谁知道我们青年工人更是苦不堪言呢。听我道来。（唱）

想我们，青年人，如花之茂；原该要，受教育，不劳得酬。
又谁知，资本家，狼心辣手；贪便宜，把我们，大队招收。
论工钱，数十文，糊口不够；论时间，十数点，日夜不休。
更有那，吃力工，鞭策我做；更有那，危险工，逼上壁头。

生理上，想发育，也不能够；好一似，痨病鬼，性命难留。

(白)列位！你想青年工人到这境地比十八层地狱有什么两样？

(唱)

因此上，自思想，泪湿衣透。

(白)列位！光是流泪是不中用的。我们应该积极的起来奋斗；积极的起来把“私有财产”这种制度推翻，我们才有出头之日，所以我们呵！(唱)

合起来，打得他，花落水流。

(白)列位！我们把万恶的吃人制度推翻了，我们才有好的日子过。(唱)

那时节，才算是，河山锦绣，才真有平等自由。

冬冬镗！冬冬镗！尺咣尺咣镗！

三二 难道不如蜘蛛吗？^①

几百年前，有一个苏格兰国王，和英吉利打仗；接连打败了好几回，手下的兵将，都四散逃走，他自己却逃往深山里去了。

这时候正下大雨，他冒着雨走到一棵树下，觉得很疲乏，就躺了下来。忽然看见一个蜘蛛，正在那里做网；但是风吹雨打，那蛛网总不成功，他不觉看呆了，心想“自己和英吉利打仗，打一回，败一回，正和这蜘蛛结网是一样的情形啊。”

他正在这里呆想，只见蜘蛛又放出一条丝，飘来飘去，恰巧贴在一根小树枝上；这一次竟没有失败，一会儿，网居然做成了。他心里一动，跳起来说：“我难道不如一个蜘蛛吗？”说着，立刻出去，召集了手下的兵将，拼死打退敌兵；把失去的土地，统统恢复回来，照旧立起苏格兰国。

三三 广告文的做法

我有一件事，或者有多少货物要使大家知道，做一篇很浅明的文字，登在新闻纸或杂志上，或遍贴街衢，叫做广告。

^① 此题与目录不一致。原文如此。

广告文的做法，没有一定格式；凡是声明事情的，要使人人知道真正的意思；销售货物的，要使人知道货物的好处，和需要的缘故；总要明白切实，使看的人不致厌烦。现在有两个例子；列在下边：

甲例，声明辞职

诸位同学注意：民表承本校同学的情，委托担任学校自治会会长。虽然侥幸没有大过，可是毫无成绩；非常惭愧。现在又承诸同学委任赎路储金事务。民表才力薄弱，只怕不能兼顾，两方都无好处；所以恳请另选贤能，并非矫情客气，除正式申请辞职外，特再登学校新闻声明。

华民表启事

乙例，售卖钟表。

世界越文明，时间越宝贵。钟表是检查时间的一种物件，人人必备的。所以本公司聘请专门技师，设厂监造各种钟表。机件务求坚固；时间务求准确；式样务求新奇，装潢务求精美；材料是金银钢镍铜铁螺细嵌宝，各色齐全。总公司设在北京骡马市大街，各省各埠，都有分店。倘蒙 赐顾，很是欢迎。

时宜钟表公司谨白

三四 韦廉泰尔

现今的瑞士国，和我们中国一样，也是个民主国；国里的人民，都是勇敢而自由的民族。但在古时候，奥国的皇帝，要把这瑞士国，收入于他帝国的版图；派了一位大员，名叫盖士雷，代替他管理瑞士的人民。

盖士雷是个极暴虐的人，要想讨得皇帝的欢心，专用武力来压制这强干的瑞人。他手下有大队的军马，差不多可以为所欲为；可是，有一件事，却不能如愿，就是，他走到人丛中的时候，不能使这般自尊的人民，对他行鞠躬礼。

盖士雷对于这事，非常忿怒；想筹划些新方法，使人民知道他威权利害。那时和现在一样，每个城里，都有一块公共的地方，

名叫市场，人民群聚在这里，互相买卖。

住在山上的男女人们带了他们的野味，奶饼，乳酪等，走下山来，到市场上卖。他们所不能自制的物品，或是山上不长生的货物，也买些带回去。

盖士雷就在阿尔独夫（瑞士城名）的市场中间，竖了一根高柱子，把他的帽子，放在柱头上；传下令来，凡是瑞士人，无论是男子，女人，小孩，从这柱子旁边走过，总要向着帽子鞠躬。这样，可以表示他们对于他的敬礼。

一天，阿尔独夫城附近的山中，有一长而健壮的人，走到这市场上来。他的名字，叫做韦廉泰尔，是个著名的弓箭手，因为那时枪还没有发明，山中人都是用弓和箭，猎取熊狼和野山羊等。

这次，他带着他们的小儿子，一同从市场上走过。但是，他走到那柱下时，他的腰竟不弯一弯，直立得和山上的松树一般。

盖士雷所派的仆人和侦探，见了这样的情形，立刻去报告盖氏。盖氏吩咐把这瑞士人带上来。泰尔手搀着儿子，走到盖氏面前。

盖士雷开口说道：“他们告诉我，说你的箭法很好；我不罚你，但是，要教你表示一点本领，给我看看。你的儿子，料想也和你一样的有本领，教他立在百步以外，头上放一个苹果。你立在这里，从你的箭囊里，抽出一枝箭，射中那个苹果。”

两旁的许多人听了，吓得脸上都现着灰白色；带着孩子的父亲们，都握紧他们的孩子，好象盖士雷也要把他们的孩子取去似的。但是，泰尔却满看了盖氏一眼，从箭囊中抽出两枝箭来，向他的孩子说道：“走向那边去！”于是盖士雷的两个仆人，引着那孩子，走了一百步，把一个苹果，放在他头上。他们俩心中，也可怜这孩子，因此教他立在那里，将背朝着他父亲。

“转向着这面！”泰尔发出很清楚的声音说：那孩子急忙尊他父亲的命，转过来，面对着他的父亲，立得笔直，两手垂在两旁，头也竖得正正的，苹果很安稳的放在上面。他看见他父亲装了弓

弦，把弓弯一弯，试试他对不对，把箭筈放在紧张的弦上，慢慢地把弓引起来。于是他不再看见了，他两眼闭着。

一刹那间，人丛中起了一阵呼声，那枝箭已把苹果劈成两半，飞开了。大众的人民，都非常的快乐，盖士雷却带着阴沉沉的声音，向泰尔道：

“你自己还不能决定，第一枝箭可以射中。我明看见你，把第二枝箭也拿了出来的。”

泰尔道：“若是第一枝箭射错了，这枝箭就是用来射你这暴人的。你知道么？”

盖士雷听了怒不可遏，大声喝道：“捉住他”！他的些卫兵立刻冲上来，但是，两旁的人民，大动公愤，一齐立出来，挡住那些兵士。说时迟，那时快，泰尔已把第二枝搭在弦上，对准盖士雷的胸膛，一箭射去，正中他的心。在那混乱当中，泰尔搀着儿子，奔到附近一个湖边，跳上一只小船，解了缆，划到对岸，逃回山上去了。

三五 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有译为“德谟克拉西”，正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标语。他的原来本义，就是“平民支配”或是“平民政治”的意思。

希腊人柏拉图，把政治的方式分做三种：由一个人统治的，叫做君主主义；由几个人统治的，叫做贵族主义；由多数人统治的，就叫做民主主义。

这种政治的民主主义，主张国家的主权，不属于君主，也不属于少数的贵族，是属于人民全体。换句话说，就是一国政治，必须受“人民”全体的意志支配，才可算是民主主义。再讲明白点，就是必须“全民参政”，才可算是民主国家。

但是，所谓“人民”，应该不分第三阶级——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和第四阶级——无产阶级——；并且不论男女，都一概包括在里头，所以若把妇人或劳动者除外的政治，都不能认为民主政治，只是与民主政治相反的“专制政治”了。

专制政治的统治者；若是一个人，叫做暴君政治；若是几个人，叫做寡头政治；若是多数人，叫做暴民政治。这些少数人专制，多数人服从的政治，已不适合现代的潮流了。因为现代的人民，渐渐觉悟到：国家为团结人民的一种工具，政治为谋公众幸福的一种方策，既不是何人所设而私有，自不容某一阶级专权独断，所以就大唱起民主主义来了。

这种民主主义的原理，不仅是政治上为然，近来更应用到各方面去，就生出许多种类的民主主义来。

把民主主义，应用到社会生活上去，成了“社会的民主主义”。他的主张是说：人类生来就是平等的，无论贫也好，富也好，都应该给他们平等的机会，使他们一样的生存，一样的发展。这种主张，就是社会主义的一种。

其次，再将这民主主义，应用到产业方面去，成了“产业的民主主义”，又叫做“经济的民主主义”。他的主张是说：从前的产业组织，是以资本家，企业家（即有产阶级）为本位，一切的生产机关，即归资本家管理；以后的产业组织，就不能再照这个样子，必须以劳动者（即无产阶级）为本位，而以一切生产机关，属于劳动者管理。

再次，有一种名叫“文化的民主主义”，以为教育艺术等类关于文化的等项，为贵族富豪一部分人占尽，甚不合理，所以主张对于这些东西，贫穷的人也应该同样的享受。

以上所说的政治的民主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产业的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主义，都是限于一国家或是一社会内发生的。此外还有一种，系将民主主义的原理，应用到国际间生出来的，名叫“国际的民主主义”，以为，现在世界里面，不知道大大小小，强强弱弱，有许多国家存在，他们同样的有存立的权利，这种存立权，彼此不可不互相尊重的。所谓“民族自决主义”，也就是这种的民主主义。

三六 学术研究会简章

- 第一条 定名：学术研究会。
- 第二条 宗旨：研究实用之学术，弥补正课之不逮。
- 第三条 学科：以校中所学习之学科为限。
- 第四条 会员：本校各级同学，有志研究学术者，均可随时入会。
- 第五条 会费：每学期大洋若干，于学期内开始时缴纳。
- 第六条 时间：每逢星期一、三、五日退课后，开研究会二小时；余日随意。
- 第七条 职员：
- 主任一人 总理会务；
- 书记一人 掌文牍兼司记录；
- 会计一人 掌会中金钱之出纳；
- 庶务一人 司各种杂务。
- 以上职员，每半年由会员中选任之，继续被选者得连任。
- 第八条 方法：由主任每期选择研究材料印发会员。如有心得及疑点，即于研究时间内提出，共同批判讨论之。
- 第九条 发表：研究结果，汇刊杂志，每学期一册。
- 第十条 本会简章，可由全体会员三分之二之同意修改之。

三七 煤的自述

你们都以为我是一块漆黑的煤罢了；可是说起我的历史来，很是奇怪，我本来是一棵小树；住的地方近着海；同伴很多，一天到晚的对着日光，自生自长，一点事情也没有。隔了多时，我旁边的一棵大树，忽然弯着腰，对我说：“海水来了，世界绝灭了！”不多一会，海水果然直涌上来，把我们推倒。我和同伴，就一个一个的堆积起来；身上还压着海水劳〔捞〕来的许多沙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那海水才慢〈慢〉的退去；可是我们的身上，又加了无数的大石，那大石好重啊！我们被他一压，一天一天的沉下去，就是那黑暗地狱里，恐怕也没有这样沉闷。向来和我们做好朋友的日光，更没有见面的机会。我常常自己想：“我们就永远

压在这大石底下么？世界上的情形，我们从此不见不闻了么？”

这样沉闷的日子，又不知过了多少年。忽然有一条树根，从石缝里穿进来，把世界上许多事情，讲给我们听，我们才晓得世界上人，有了很大的能力；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及他。后来有一种很响亮的声音，进了我的耳鼓，我以为海水又来了，我们的身子，又要加几重压力了。但是我留神一听，并没有什么水声，只有劈劈劈的声音，响个不住。

“好了！好了！日光又看见了。”我们立刻欢呼起来，但是我一看我们的身体，已经变成了黑漆的颜色；我又听得一种嘈杂的声音，说是煤矿发见了！煤矿发见了！我才知道我的名字也改变了，不是树了，是煤了。

我这一段历史，说了出来，我想你们听了，也一定是很奇怪的。

三八 列宁略传（一）

列宁俄国之贵族子弟也，生于一八七〇年，原姓乌雅诺夫，因兄亚历山大于一八八七年密谋暗杀俄皇亚历山大三世，事泄被逮，处死刑，大索家族，宁乃易名避难。时宁方十七，受此深刻刺激，对时政益怀不平。居恒太息国民教育不发达，劳工阶级极贫困，深抱改革之志。

其后入加普大学，乃极力宣传社会主义，因此被革。旋充圣彼得堡大学法科校外生，又极力鼓吹社会主义，从事劳工运动。一八九四年普列哈诺夫派社会主义者组织“劳动者解放同盟”，列宁加入，为该团斗将之一。该团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其作战计划则力事纠举工厂弊害，描写工人惨状，冀可激动人心，实行革命。宣传奏效，一八九五年俄国劳工界第一次罢工，果然实现。当局视该团为眼中钉，下令解散，列宁坐是下狱，旋被放逐西比利亚之银尼斯士克省。居间益勤读不倦，为文甚富。又与普列哈诺夫所组织之社会民主党合作，该党旋被解散，时宁流形〔刑〕期满，急逃往西欧从事著述。由是声誉日隆，遂为世界学者所注目矣。

三九 列宁略传（二）

一九〇三年，社会民主党开第二次大会，列宁与普列哈诺夫发生猛烈之冲突，而党内遂分为布尔塞维克，孟塞维克两派，形成今日之共产党与社会革命党焉。宁乃鼓吹布尔塞维克主义攻击孟塞维克（一即普列哈诺夫派。）——几无完肤。一九〇五年布尔塞维克派大会，列宁被举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是年日俄战争勃发，列宁以时机已至，乃秘密回国运动革命，不幸失败。一九〇七年夏亡命海外，继续宣传运动。自是以后，列宁入万国社会党，以世界的社会革命为职志，时在俄京发行之该党机关报《贫民报》发表议论，时望益重。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二年列宁侨居巴黎，时加里西亚工人运动甚盛，宁乃潜赴该地，主持某报笔政，且指导各种团体，使为有系统之活动。一九一四年欧战发生，列宁对于各国温和派社会主义者赞成各该国政府宣战之态度，异常愤慨，痛骂“社会的爱国主义”。同时急召集各国同志，鼓吹“万国非战联盟运动”，因此瑞典，法德各国同志咸仰慕其为人，而无形之中，已隐为举世劳工阶级之领袖矣。名誉愈大，嫉谤斯生，各国政府密探行踪，欲得而甘心，卒为奥国当局所困，幸伺机逃脱，始免于难。世界虽宽，而列宁则几无容身之地，乃越瑞士暂避。时瑞士有所谓“社会保皇主义”者，列宁援助该国同志与其宣战。当时提倡之非战主义，乃以总同盟罢工为武器，消弭国际战争，以劳工为中心，实行社会革命，使帝国主义之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列宁在海外奔走逾十载。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列宁乃潜踪归国，时克伦斯基柄政，欲加速捕，幸同志庇护，始免于难。

“十月革命”列宁始于举国欢呼之中，执全俄之政权。一九一八年迁都莫斯科，是年八月三十日列宁遇狙击（凶手为社会革命党员），负重创，幸获痊愈。近一年来因执政过劳，健康大损，英，美资本家传其噩耗者，不止一次。去年冬间，一时有危笃之说，未几平复，最近且有不久即可继续视政之说，乃警电传来，而此伟大之人物，竟于一月二十一日溘然长逝矣！享年五十四岁。

四〇 日历

日历！日历！你不过薄薄的三百余页，□□□□索霍索，扯个不歇。春光已去，夏日□□□□□□是秋冬时节，人生能有几年，扯得几组□□□□□□

日历！日历！我扯着你，我心惊胆□□□□□□就一天，不上几天就一月，一月复一月□□□□□□声里，消灭了多少英雄豪杰！

日历！日历！你是个催人老死的怪物，我见了你，我心中忧急，今日一霍索，明日一霍索，一会儿由暮成朝，一会儿由今变昔。逝者故如斯，少小不自强，老大伤悲复何益。

(据安源纪念馆所存原稿)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 补习教科书（一）*

（1924年至1925年9月之间）^①

陈清河^② 编

新编工人补习教科书说明：

（一）本教科书主旨，在促进劳动者阶级觉悟，造成健全的有革命精神的劳动者。

（二）本教科书共编四册，第一册程度：由普通常识到阶级觉悟，课文大约六十字起到六百字止。

（三）第二册程度：由阶级觉悟进述各国劳动史，再藉各种问题批评各派主义归结到共产党——苏俄革命之成功及其经过。

（四）第三册程度：详述中国现在经济政治情形，劳动运动及两重压迫底下的劳动者革命之方略。

（五）第四册程度：专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各国现状及各种问题之讨论。

附注：近来各地工会正在开办补习学校，这自然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有两种共通的缺点：

（一）补习无一定的年限。

* 标题为原件封面书名。该教科书原件为32开本，木刻版，竖排，共四册，现仅发现其第一册。本书刊印的是该教科书第一册全文。课文顺序照原件排列，插图的位置、图式和文字在有关的课题后注明。

① 成书时间根据内容判定。

② 陈清河，见本书“历史人物简介”。

(二) 课程无一定的次序。

办学者既无一定的计划与章程，来学者亦少一定的目的与决心，以致教学者都感没趣。鄙人姑假定工人补习学校年限为两年，第一年授以国语习字谈话珠算笔算等；第二年每周祇授国语两小时，适用本教科书第三四两册，教授注重自修，上课时教者不过解释疑难或讨论或讲演问题。譬如第一学年招四班学生，到第二学年又可招新生四班，原四班不过星期日未上课；学程虽是两年毕业，可是每年招班，和一年毕业学校学生一样多，那么来学者既感兴趣，学校方面尤为经济。未审国内主持劳动教育者以为何如？

编者织〔识〕

新编工人补习教科书第一册说明

(一) 中国工人日间疲劳于过度的工作，晚间再要读书是很苦的事，所以教者宜于短促的时期，使得充分的知识。本教科书根据这点，故采取丰富之材料，以应工人之需要。

(二) 本教科书所采择的材料，都是极有意义，为劳动者所不可缺少的知识，因篇幅短所以文句比较高深，教者宜详细解释。

(三) 课文后杂入的标语，格言，常识等材料，于课文都极有关份〔系〕，图画都含有用意，学者应当仔细玩味。

(四) 教学时间每课两小时。

(五) 用本教科书学生程度须在识字以上，不识字者可适用《补习入门》。

新编工人补习教科书第一册目录

一 作工和读书	七 工人与学生 (一)
二 万事晓	八 工人与学生 (二)
三 聪明的数学家	九 劳力与知识
四 人类住在那里？	十 劳力与知识 (续前)
五 发财与打劫	十一 男女平等
六 中国演过两出文明戏	十二 男女平等 (续)

十三 婚姻问题	二十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十四 婚姻问题 (续)	二一 社会主义
十五 无产阶级	二二 五一节底意义及史略
十六 资本	二三 五一劳动大会宣言
十七 资本家与资本主义	二四 工会底组织
十八 何谓帝国主义	二五 谈话
十九 为甚么要革命	

第一课 作工和读书^①

我们想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就要把身、心好好地锻炼。

作工是锻炼身体，使筋肉强健。

读书是训练思想，使脑筋聪明。

整日作工而不读书，便是牛马；反之，专读书而不作工，岂非游民？

第二课 “万事晓”^②

工友！你会过“万事晓”么？

“万事晓”底身躯是洁白的，但脸上有许多黑麻子；他底兄弟很多，只要人类开化了的地方就有他们底足迹；他底学问很好，凡中外古今的事都能够知道；并且生殖力最强，一个“万事晓”每日可产生四五百个至几万个儿子，但儿子一落地便向东西南北跑了！

工友！你知道了“万事晓”底姓名吗？

第三课 聪明的数学家^③

古时候有某国王考试一个数学家，国王发一个奇怪的问题：“世界上有多少东西？”

① 课文的标题下方有一插图，图为书本、岩尖、锤子、锄头。

② 课文标题上方有一插图，图中画有《向导》、《工人周刊》、《民国日报》。

③ 课文标题的上方有一插图，画有树木花草、蝴蝶、骨骼。课文后有一插图，图为手托一大圆圈，圆圈内有“人类征服自然”六字。

那数学家很快地回答道：“世界上的东西有三！”

第一，动物类——如人类，昆虫，禽兽等；

第二，植物类——如花草，树木等；

第三，矿物类——如金，银，铜，铁，煤等。

旁边忽然有一数学家说道：

“错了！世界上的东西祇有一个！”

人吃植物，植物吃矿物，好象三个东西，但是人死了（变）为矿物，植物死了也变为矿物，再生植物和人类，是循环〔环〕不断的一个东西！”

国王笑道：

“你俩都是聪明的数学家！”

第四课 人类住在那里？^①

前课所说的“世界”到底是甚么地方呢？就是指地球范围以内。

我们知道地球是一个椭圆形的球，有许多人给了我们一些证据。

全球分为六大洲：就是欧，美（南北），亚，非，大洋洲。

人类以黄种最多，白种次之，其余棕、黑、红种最少；但是现在地球上印遍了白种人底足迹！弱小民族底膏血和种子差不多被掠夺者榨取殆尽！

第五课 发财与打劫^②

有一个人拿着雪白的刀，站〔站〕在路旁，碰着有过客，劫了他底东西就逃了，这便是拦路打劫。

地主强要农人底租谷，积得家里天天富裕起来，厂主克扣工人底工钱，军阀剥削人民底金钱，积得一笔偌大的家产，这便叫

① 课文标题的上方画有一幅世界地图。

② 课文标题的上方有一插图，为树林中一持刀强盗杀死一人。课文后，附有一方框，方框内有“古书说得好：‘为富不仁。’”字样。

做发财！

打劫的所害的不过一个人或几个人，人家看见打劫的就痛恨；地主，厂主，军阀一害就是几千几万人都要害着饿死冻死，人家反说他们“真会发财！”

打劫与发财的分别在那里？劫得少些的叫做打劫，抢得多些的叫做发财！

第六课 中国演过两出文明戏^①

民国十二年中国军阀，官僚和资本家演了两出文明戏。

今年二月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曹锟和吴佩孚大驱其虎狼军队，杀害几百工人尸横满路。

四月间北京学生向北京政府请愿，政府命警犬把学生杀得头破血流。

军阀，官僚和资本家为什么会联做一把呢？我们知道军阀与官僚所需要的是金钱，资本家所缺乏的是武力，所以他们会互相利用起来，以保全他们横暴的掠夺阶级的势力，使被压迫者永久处于重压机下不敢叫一声，不敢动一下！

第七课 工人与学生（一）^②

中国学生界自五四运动以后，青年的热血顿加沸腾，“打破旧习惯”，“提倡新文化”，“改造社会”，便做了他们底口号。

这种活泼的新现象，在进化底过程上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在封建式的军阀看来是不十分高兴的！

近数年来中国劳工渐渐地起来组织工会，“争回工人底人格”，“改善劳工待遇”，“促起阶级觉悟”，正在继续不断地进行着。劳动者漫漫〔慢慢〕地觉悟，是人类曙光之萌芽；但是在掠夺阶级看来，一方面嫉妒着仇视着务想扑灭；他方面惊疑着害怕着掀动灵魂！

^① 课文后有一方框，内有如下文字：“‘狼狈为奸！’狼无狈不立，狈无狼不行。”

^② 课文后有一幅插图，图中的文字为：“互助是一种本能。”

第八课 工人与学生 (二)^①

横暴的强权阶级为甚么痛恨和害怕有觉悟的学生和工人呢？因为新文化是解除他们所宝贵和惯用的迷药——旧礼教等——底消毒散，若是这种“消毒散”流行于社会上，被压迫阶级猛醒起来，对于他们难免不具有多少危险！

至于劳动者有了阶级觉悟互相团结，向他们宣战，更加摇动了他们底生命基础！

知识者固然多半是靠不住的，但是有阶级觉悟的表同情于劳工的青年学生，劳动者可以和他们携手，得到许多有力的帮助，但是要提防着无聊的欺骗——如基督教徒之诱惑工人。

第九课 劳力与知识^②

社会底构成需要两个条件：

(一) 劳力，劳动者用气力生产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以供给人们。

(二) 知识，用文字言语使人类底一切经验继续存在，传递给后来者底要求；同时又把从前的经验创造许多新方法，使生活常常进步，社会天天进化。

现在社会把知识与劳力，绝对分做两行职业，甚至知识者瞧不起劳动者，欺骗劳动者；劳动者反对仇视自己的知识者是应该的，但是决不能反对知识！这个道理言之甚长，等下次再讲罢。

第十课 劳力与知识 (续前)^③

近来各地工人因讨厌知识者，遂发生一种错误——高唱“反对知识！”

① 课文后有一幅插图，图中的文字为：“中国国民最近的重要工作：打倒半封建式的军阀！推翻北京卖国的政府！”

② 课文后有一幅插图，图中的文字为：“世界两大思想家：达尔文演进化论；马克思创唯物史观。”

③ 课文后插图中的文字为：“人格就是‘做人的格式’。所谓做人的格式包含平等，自由，互助，勇敢，博爱，高尚，自治，反抗恶势力……等。”

知识是人类一种极可宝贵的东西，谁也不能反对他，并且很利〔厉〕害的需要他！至于现在的劳动者要打倒强权的掠夺阶级势力，尤非赶快增加知识不可！因为敌人底知识比未受教育的劳动者是要高几十百倍！

我们希望社会革命以后，务要达到劳力和知识平均发展，就是说用劳力锻炼身体，求知识训练脑筋，使身心同样发达，造成身心健全的人类，和“人格平等”的生活。

第十一课 男女平等^①

第一要问，“为甚么要男女平等？”

“孤阴则不长，独阳则不生。”这两句俗话恰做了个顶好的答案。

假若世界上只有月亮，人群就会被寂寞闷死；单有太阳，万物都会被光线晒死，所以要阴阳调和。由此可知世界上若尽是男子或女子，人类早已绝种了，还有什么世界呢？所以不能重男轻女或重女轻男。

第二要问，“现在为甚么男女不平等？”

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很多，兹略举两桩重要的：（一）中国底礼教素来重男轻女。男子是主人，女子为奴隶；男子可以做皇帝，女子不能参政，女子和男子结昏〔婚〕，不过做男子底帐中玩物，或管家奴罢了。

（二）剥夺女子遗产权。女子没有承继遗产权，生活不能够独立，所以要靠男子底豢养。

第十二课 男女平等（续）^②

从社会上考察知道女子 站〔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从生理上

① 课文后插图中的文字，中间为“中国礼教”，旁边为“是根据尊王的道理”，上边为“专制”，下边为“吃人”。

② 课文后插图中的文字为：“凡某事某物在我们脑筋上有了个印象就叫做观念。一桩事情自动的起来就叫做运动。”

考察知道女子底官能不弱于男子，所以要男女平等，但是“男女平等的方法怎样？”

(一) 尊重女子人格，去掉轻贱女子的观念。

(二) 恢复女子承继遗产权，兄弟姊妹平分家产。

(三) 恢复女子教育权，男女受同等的教育。

(四) 男女工资平均，现在女工所得的工资比男工要低几十倍，而作工的时间与男子一样，甚至比男子多一倍！所以男工友应该帮助女工友增加工资的运动，因为妇女是我们同阶级的有力的夥伴们。

(五) 主张男女社会公开，打破买卖式的婚姻制度，实行自由恋爱！

男女劳动者若不赶快觉悟起来，把身上底束缚解除，恐怕东方底老大帝国，将要永远做畸形的痛〔病〕夫！

第十三课 婚姻问题

要研究婚姻问题，首先要把婚姻底历史读一点。

(一) 杂交期——太古时代人类还是极野蛮，以渔猎为生活，男女间完全是混沌的杂交，无所谓婚姻，夫妻的道理；子女祇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子女都从母姓；古人作“姓”字从“生”从“女”，就是这个原故。

(二) 掠夺期——人类渐渐繁殖，成了部落的社会，聪明的强壮的人便起来做部落底首领，酋长因此产生。酋长想扩充势力，满足自己底欲望，甲酋长与乙酋长因利害相冲突，遂发生战争，当时战争底胜利品，除掉劫掠男女外没有什么东西了，就是劫了男子就做奴仆，抢了女子就做婢妾，现在各处地方常常发现“抢婚”的事情，这个就是掠夺婚姻的遗迹。

(三) 买卖期——各人所虏抢的女子，除供给自己底使用有多的，便做货物出售，这种风气一开，便牢不可破，所以他底时代特别长久些，即到现在“买妾卖女”的勾当，依然风行于世。
(未完)

第十四课 婚姻问题 (续)①

中国婚姻制度的成立,大约早在唐虞时代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个铁案一定,后来为父母者对于“包办婚姻”,更加进步得利〔厉〕害!因此“包办婚姻”造下来的罪恶,也就足以惊人了!

父母为儿女包办婚姻的目的如下:

(一)多子主义——一个人底子女能够象猪婆样一科十几只,人家就羡慕他底福命是了不起!并且才不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罪!所以一班做父母的当儿子还在母亲胸前吸乳子,就替他订下婚姻,讨房媳妇,至那指腹为婚的,更加把婚姻问题做顽意儿了!

(二)奴隶媳妇——做家娘的以为媳妇是生成的奴才,所以讨了个媳妇,不管他底年纪大小,能力如何,举凡苦笨的家内工作,一概交得清清楚楚给媳妇,稍不如意,就是鞭棍交加!“拷打媳妇,残杀童养媳”的事情,想个个人都听得不少!

包办婚姻底结果,男女不相称,毫无爱情,甚至互相仇视,因此发生不道德的行为;所生的子女生殖不完全,至成低能儿或畸形人。

由此可知“婚姻制度”是不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尤其不合人生意义的,所以应当废除!

此后子女底婚姻问题,为父母者可以不管他,任他们愿意和谁结婚〔婚〕或恋爱;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只要做到“教读”两字就算毕业!

第十五课 无产阶级②

我们翻开历史第一页,便可以看见几千年以前社会上已经形

① 课文后插图中的文字为:“真正的民治可以得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

② 课文后插图:一把锤子和一把锄头夹着地球,图中有“无产阶级底祖国苏维埃俄罗斯”字样。

成两大阶级：

(一) 强权者掠夺弱小者，天天夹着东西向有产路上前进，结果建筑工人血汗结晶的“有产阶级”。

(二) 被掠夺的农人工人，完全失掉生产的资本，天天向无产的坑井里滚去，积起累千累万的无产者，成立无产阶级堡垒！

无产阶级的人数差不多占总人口过半数；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因资本集中的结果，现在的小资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最短期的候补者。

无产阶级完全被资本家一群群地驱逐到工厂里排列着，简直和机械一样的给资本家看守机械。可是无产阶级底武器也就在此！因为机械是资本家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工人若把机械一概停止，就是宣告资本家底死刑！

无产阶级应该把同阶级的工人，农人，妇女，兵士们联合起来，实行总同盟罢工，打倒资本家是不算什么一回事！所以马克思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上大声喊道：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

第十六课 资本

资本底意义，普通有两种解释：

(一) 狭义的资本——就是指商人底本钱。

(二) 广义的资本——范围很宽，概括做两种来说：

(一) 不变资本——如房屋，机械，矿山，铁路……等是。但矿山又称天然资本；房屋，机械，铁路等亦称消费资本，可以总称之为不变资本。

(二) 可变资本——如货币（包括金，银，铜，纸币等），商品……等是，但也有称为流通资本的。

总之我们不管他是机械，商品，或货币，凡资本就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再把这个定义详细解释一下。

譬如二百八十文买一斤油，这二百八十文就是一斤油底价值；我有二百八十文钱，可以说我有了一斤油底价值；你有一斤油，可

以说你有了二百八十文价值。这叫做“价值”。

我将这一斤油卖出去，得价三百六十文，那末这斤油原来我用二百八十文买来的，现在从三百六十文里减去二百八十文，尚余八十文，这八十文是赚账，这赚账便叫做“剩余价值”。资本家将某商品买〔卖〕出去，所得的价值减掉原料，工资，运费等，所余的钱，就是他所赚得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经济学一条最重要的原理，等第二册再详细讲。

我们知道，“资本”就是“产生剩余价值底价值。”产生剩余价值底价值就是“赚钱的东西”。

附识“资本”要用很简单而且很明了的语句下一定义，是很不容易的。本课编完后，即质之陆沉君，他说：“这个定义还要加三字，为“产生剩余价值‘为目的’底价值”，才能包括“失本的和未获剩余价值的资本。”鄙意以为资本定义，重在确定和说明资本底本质，若加“为目的”三字，则不免稍有毛病，假若说：“矿山是产生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这句话便不合逻辑，只能说：“矿山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并且“失本的和未获剩余价值的资本”是一个特殊问题，他有所以失败的特殊的原因，原因只在人，不能归罪资本，资本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失本和未获得剩余价值”与经济学原则是不合，故仍旧，未审教者与学者以为何如？

编者

第十七课 资本家与资本主义^①

工友！你读了前课，对于“资本是甚么？”当然已经懂得，现在请试述一遍给我听！

现在继续讲资本家。

“资本家是什么东西？”

“资本家是管理生产机关的强盗！”

“什么叫做生产机关？”

^① 课文后插图中的文字为，“上劳〔帝〕创造世界是欺骗，劳工创造世界是事实。”

“生产机关是制造商品及一切东西的地方，如各种公司，工厂是。

这些生产机关原来是无产者底所有物，被资本家在他们底手里抢去了，所以资本家是强盗！”

现在再讲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生产，个人的占领，掠夺无产阶级底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何以使世界不安全呢？有两大原因：

（一）阶级争斗——资本主义的利益，完全靠掠夺工人农人底剩余价值，工人农人挨不起了压迫的时候，自不得不起而向掠夺阶级表示反抗，在西洋史上著名的“农民暴动”和“二月革命”便是例子。两阶级底军营，常常对峙着，所以社会呈不安全的状态。但这种斗争又为进化底唯一要素。这个原理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鼻祖马克思发现的。

（二）分赃冲突——资本主义因为向外发展，甲国底爪牙与乙国底爪牙，常常有接触的机会，彼此利害自然发生冲突，所谓“强盗分赃不匀，除‘打！’‘杀！’以外，实无其他解决方法。”所以把人命做儿戏的大屠戮，时刻炫耀于史乘〔册〕上。最近的——打了四年零三个月战，死了八百万人，伤了二千万人的政战，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第十八课 何谓帝国资本主义^①

资本主义利用机械生产的速度和贱价的劳力，制造过剩的商品，向工业后进国家进攻，攫取其现资，原料和劳力，循环的制造商品，所以资本主义底生产完全不顾需要与否，只要能获利便拼命地生产。

当资本主义勃兴的时候，资本家挟着过剩的商品向各处找商场，对于商场底目的除销售其商品，卷得现金外，他无所求。所

^① 课文后插图中的文字为：“轮船是富尔敦发明的，飞船是徐伯林发明的。”

以称资本主义为“拜金主义”是正当的。

各国工商业都同样的发达起来，因此甲国底商场，常被乙国底商品攻进去，对于甲国自然受多少影响，所以对于商场必藉一种方法，维持“永久的占据”。这“方法”就是“经济的侵略政策”。

所谓经济侵略，就是利用金钱的魔力，借款给弱国，取得其重要的抵押品，如矿产，租税等。至于商品借款，工业借款更加利〔厉〕害！譬如借甲国款筑铁路，同时买甲国底材料，即将此铁路作抵押品。假若某弱国无力偿还债款时，便没收一切的抵押品，一个国家底矿山，铁路，租税被甲国操在手里，可以说甲国已攫取了某弱国底生命——经济全权，试问这商场是属谁的？这个国家又是属谁的？这便是充满全世界的“帝国资本主义！”

工业落后的中国，凡矿山，铁路及一切重要产业和各种租税都抵押尽了，然而各国仍暗中继续借款给军阀，助长中国内乱，使各国藉此把兵舰，巡洋舰向腹地奔驰，不但挟武力以销售其商品，并且嗾使军阀摧残学生，杀戮工人，现在还正要共同管理中国呢！这便是“帝国资本主义”赐与中国的恩惠！

中国底无产阶级还不赶快起来革命，试问将来的中华民国是谁的！

第十九课 为甚么要革命^①

革命是“流血的恐怖主义”，普通人听见“革命”两字常常害怕！那末我们为甚么主张革命？

因为人类有一种痛苦，除了革命外，再无别的方法可以解除，所以马克斯在一八四八年《新莱因报》上说：

“祇有一个方法才能将旧社会死灭的痛苦，
新社会产生的痛苦缩短起来，简约起来，
这一个方法便是革命的恐怖主义！”

^① 课文后插图中的文字为：“斯帝芬孙发明铁路火车，路易蒲林发明单轨铁路。”

当民国以前，中国苦于满清之丧权辱国，压迫汉人，所以有武昌起义，把清政府推翻。但是这个革命还没有完工，因为满清虽倒，而民国当权的尽是满清遗下的奴隶和官僚。所以有今日——军阀弄权，百政废弛，兵匪一家，民无宁日。但是我们希望真正的民主政治实现，非把军阀官僚打倒不可，要打倒军阀官僚又非取革命的方法不可。

从前的革命完全是少数人的事业，至于民众简直不知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作乱，便是说造反。）所以革命的结果多半是军阀专权。现在中国国民要想解除这两重压迫的痛苦，舍国民革命外无他路可走！所谓国民革命就是“实行国民运动”，“组织国民革命军”，齐趋于中国国民党革命旗帜之下。

第二十课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①

“革命”是一剂解除痛苦的凉药，需用他的时候很多，因此便有种种的革命，大概可分两种：

（一）政治革命——推翻旧政治，建设新政治，其目的仅以政治为范围，不及于社会经济组织。如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国是。但“辛亥革命”亦称民族革命，因汉人驱逐满人，收回中华统治权；又如俄罗斯“三月革命”，推翻俄皇，建立克伦斯基政府，都称政治革命。

（二）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社会主义者底口号，就是这个革命不仅及于政治范围，而在根本的推翻旧社会经济组织，建设新社会经济组织，就是废除财产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如空前的俄国“十月革命”，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建立苏维埃俄罗斯，实行社会主义是。

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路径，俄国工人农人已作了先锋给我们杀出重围，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底祖国

^① 课文后插图：右边为毛笔，并有“毫笔”二字；左边为纸，并有“竹纸”二字，中间有以下文字：“笔是蒙恬发明的。纸是蔡伦发明的。”

苏维埃俄罗斯。全世界底无产阶级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努力革命，使鲜明的赤旗飘扬全球。所以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朝夕不可忘记的，并且是急不可缓的工作！

第二十一课 社会主义^①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已由少而壮而老而僵死了，他底罪恶亦已填满全球，自己也已掘就坑井等候自己绝气了。继资本主义而起的，当然要让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之起源——自“产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一天天发达起来，被掠夺了剩余价值的劳动者底痛苦，简直和牛马生活一样，并且资本主义者又因利害冲突互相杀戮，酿成世界大战，关心社会的学者，便想找一种方法来解除社会底不安全，谋人类底共同幸福。然当时的社会主义多半是“安乐国”，“乌托那〔邦〕”，一类的灵无思想，竟到马克思才集其大成，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兹将各派社会主义略述如次：

（一）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暴力革命手段，无产阶级夺回政权，组织共产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值。”

（二）无政府主义——主张用手枪炸弹打倒敌人，反对政府法律宗教，组织小团体，个人绝对自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三）工团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底混合体，一方面采取阶级斗争的革命精神，他方面又反对政府与法律，由工团管理生产机关。

（四）国家社会主义——主张改变国家政策，改良生产机关，使劳资调和。

（五）基尔特主义——亦称行会主义——主张“行会”管理生产事业，反对暴力革命，用管理蚕食的方法，要有产者让步，免除战争。

^① 课文后插图中的文字为：“北方人比南方人要高些，因为北方人吃面包，面包含蛋白质最多。”

社会主义底派别虽多，但废除财产私有制，是各派社会主义底共通点。

关于各派主义，到第二册要详细讨论的。现在对于以上各派主义，请工友加以批评。

第二十二课 五一节底意义及其史略

(录十二年《劳动纪念特刊》)①

今日何日，非世界最大的一个纪念日吗？诸君不要以为如平常纪念日！平常的纪念日，不是军阀，政阀的纪念日，就是财阀的纪念日；但是这种纪念，无非他们庆祝压迫劳工的纪念；惟今天的纪念，才是真正庆祝我们劳动界的纪念日，那么我们对于这纪念日，当然怀着很大的希望，和沉重的感想，所以我特将“五一”运动的历史，略为记载出来，使劳动界的同胞，都知道这纪念日，完全是劳工们生命，血汗换来的。

“五一”运动，是争八小时的工作问题；当一八八四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工们，因为政府屡次欺骗，扬言改善劳工条件，却未见诸实行；因此他们明白了希望政府，是靠不住的事，非靠自己的力量做去，是断断不能达到目的的；遂决定舍去请愿的手段，直接向资本家行动；即在芝加哥开国际的和国民的八大联合会，决议以每年五月一日为期，举行示威运动，总同盟罢工，以实行一日八小时工作为目的，指定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为第一次的示威运动。

自这次会议之后，民众势力，就由大团体结合，涌现出来了；他的重要问题，全在劳工组合主义，纯粹的经济运动。一八八五年十一十二两个月里头，同时开的劳工组合会，和美国劳工同盟大会，决议使八小时工作的运动，越发进步；全国劳工，以决不作八小时以上的工作，定于明年‘五一’日，向资本家要求实行，

① 课文后插图：一美孚煤油灯罩，旁边有以下文字：“物体遇热则膨胀（膨胀），遇冷则收缩，所以玻璃罩受热后，着水即破裂。”

万一不听，就断然罢工。

果然，以他们坚决的志愿，联合的运动，而那一般资本家，不到五月一日那一天，就承认他们一日只作八小时的工作了。所以美国的劳动界，到了‘五一’那天，全部停止了工作，举行游行，欢颂：

“从今以后，一个工人，也不作八小时以上的工作。

工作八小时 休息八小时 教育八小时”

的歌；居然得到三八的胜利。一个月后，成功的人数，——八小时运动的成功，由十二万增到二十万，万国劳工大胜利的纪念日，就是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了。

第二十三课 五一劳动大会宣言

(录十二年《劳动纪念特刊》)①

人们！今天是什么日期？都知道是“五一劳动节”。五一劳动节，是鲜红的热血染成的！五一劳动节，是神圣纯洁的精神制造的！五一劳动节，是世界人类良心上所公认的！五一劳动节，是百千万亿兆年与人类共存亡的！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庄严悲壮，人人脑筋中，想必都有一种深刻的印象，也不用我来介绍。

“劳动运动”，是现在世界上普遍的运动，五一劳动节，全世界上同时必定都有一种纪念的表示。但是我们中国近一二年来，“劳动家”方才觉悟本身所处地位，过于不平，渐渐的知道起来举行“劳动运动”。可怜！正在萌芽的时代，狂风暴雨，接二连三的摧残，死的死，伤的伤，凄惨的情形，就使我能够勉强描写出来，我也不忍心去描写！

人们！人类是互助的，两只鱼——在陆地上，必定互相吐沫，鱼是冷血动物，还有互助的精神，我们眼睁睁看见工友被人家杀死了，打伤了，我们难道是就罢了不成？我们所处的地位，黑暗极了！危险极了！赶快寻一条出路，往光明——平坦的方向前进！

① 课文后有两幅插图：其中一个有“劳工神圣”四字，另一个是一把茶壶，壶上有以下文字：“常识：茶壶盖上为什么穿一孔？因为通气压的缘故。”

压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压力有多么重？我们更不知道！我们各人捧出一颗热腾腾的心，喷出万丈高的热血来，抵抗暴力，怕什么？尽管前进！前进！！

人们！我们今天举行五一劳动大会，这个会，也是鲜红的热血染成的！也是神圣纯洁的精神制造的！各人本各人的良心来参与盛会，愿百千万亿兆年不忘今日！

第二十四课 工会底组织^①

无产阶级要起来革命，自然要有一种“有组织的团体”，一则藉此训练自己，再则靠他做大本营。然则这种有组织的团体是甚么？就是近来各地风起云涌的工会。工会底组织分两种：

(一) 职业组合——以职业为本位，凡操该行职业的都可为会员，便叫职业组合；如长沙车夫工会，缝纫工会，泥木工会是。

(二) 产业组合——以产业为本位，凡在该产业范围以内作工的都可为会员，便叫产业组合；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是。

职业组合和产业组合底优劣在那里？这一点是应该研究的。就其本质而论，部分的职业组合当然不如整个的产业组合，一个大的产业足以影响全社会，所以产业组合的势力是非常雄厚的。但是，也要按照这“工业”来定某种组合底去取。若在散漫无统系的手工业，劳动者既不集中，天天向东西南北移动；工作处尤无定所，“不知明年又在何处？”，所以手工业既无产业之可言，当然只适用职业组合。若在大规模的机械工业毫不用怀疑的取产业组合。

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便是夺回一切产业由自己来管理，所以现在工会用产业组合是合理的，一方面藉此预备管理的能力，以便将来实行管理产业，他方面既握得某个产业底枢纽，既是操得社会底干部，做社会革命底军营，建共产社会底基础。所以十一

^① 课文后补白文字为：“空气是不传热体，新棉絮藏空气较多，所以新棉絮比旧棉絮更温暖。”

年全国劳动大会“集中产业组合”底议决案。

第二十五课 谈话

工友们！这是最后一课，所以愿意和你们谈一谈话！

(一) 你们学过了第一册国语，得了甚么知识没有？

(二) 劳工在社会上占有一个什么位置？

(三) 资本家和劳动者底关系是怎样的？

(四) 社会革命和民主革命底分别如何？

(五)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底分别如何？

(六) 无产阶级怎样对付有产阶级？

(七) 组织工会底目的在那里？

(八) 你们学过第一册以后，起了些什么感想没有？

(九) 现在的劳工应该怎样？

(十) 工人对于工友及女工友应当怎样？

(十一) 对于本校有什么意见没有？无论关于教学上，设备上，办法上通通可以提出来讨论。

(十二) 对于求学的计划如何？

关于以上的问题工友们都给了我一个要算完满的答案，在我是非常高兴的！我知道工友们更非常的高兴！可是学校快要放假了，一堂聚读的工友们不久就要散处各地，但人虽散处，而各人对于学业的兴趣是不会散了的。并且希望在假期内多看书报，使学问日见长进，议〔谨〕赠诸君四字：

“劳工神圣！”

这张文凭等将来读第二册的时候便会给诸君，请忍耐地等着！再会！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所存原件)

工人读本（第一册）*

（1925年3月至9月之间）^①

本书编辑大意^②

（一）我们编辑这书的目的，是养成工人正确的观念，作事和处理日常应用文字的能力。

（二）本书取材，力求切近实际生活。

（三）我们将补习年限，定为四学期，第一、二、三三学期，适用本书第一、二、三册，第四学期则酌量采用适当之教材。

（四）本书为使工人喜于诵读，尽量采用韵语、成语，第一册韵语几占一半，第二、三册则逐渐减少。

（五）本书共用生字一千六百多个，第一册七百多，第二、三册一千字以内；每册生字，至多不过二十个；选字，以切近生活和工人所必需的。

（六）本书第一册七十课，第二册五十课，^③第三册四十课，每册够一学期之用，每课可授二小时，第一时诵读和讲解，第二时复习和临写，或默写。

（七）本书虽专为安源工人编辑的，但所取材料，亦不与各地

* 此书封面已损失，标题根据各页中缝所载。原件为32开石印本，竖排。据该书《编辑大意》载，《工人读本》共三册，现仅发现第一册的一个残本和第二册两页残页。本册共70课，原件第三课以前和第六十八课以后均残缺。这里刊印的是本册现存全文，课文顺序和句式均按原文排列。

① 成书时间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② 《本书编辑大意》按本书第二册残页刊印，不全。

③ 第二册仅发现其两页，一页载《本书编辑大意》的前头七条，另一页为前24课目录。

情形相背。

三

人生在上，
个个应该读书。
个个应该作工。

四

不读书，
无知识；
不作工，
是废人。

五

工人和农人，
是最尊贵的；
如果没有工人农人，
就没有世界。

六

资本家，不作工，
穿的好，吃的好，
他的衣食那里来？
劳动者的汗和血。

十一

认识字，好读书，
工人不是本来粗。
读书，识字，
识字，读书。
教育八点钟！
休息八点钟！
作工八点钟！
大家要求教育才劳动。

十二

你种田，我织布，
他烧砖瓦盖房屋。
哼哼！呵呵！
呵呵！哼哼！
作工八点钟！
教育八点钟！
休息八点钟！
大家要求生活才劳动。

十三

槐树绿，石榴红，
薄薄衣衫软软风。
嘻嘻！哈哈！
嘻嘻！哈哈！
休息八点钟！
作工八点钟！
教育八点钟！
大家要求休息才劳动！

十四

资本家，
占有工厂矿山和银行，
他们又有海陆军和
政府。
他们是资产阶级，
又叫做压迫阶级。

十五

我们贫苦的工人，
什么东西也没有，

只有两只手，两只脚，
要把劳力卖给资本家，
才不至于饿死。
我们是无产阶级，
又叫做被压迫阶级。

十六

孙中山，是中国民族革命的
领导者，
曾确定三大政策：
联俄，
联共（共产党），
扶助工农。

十七

马克思，
是共产主义的开山祖。
□高呼无产阶级革命，
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

十八

马克思，
又说道：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
“团结即是力量！”

十九

列宁是无产阶级的先师。
他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
实行无产阶级革命，
建设〔立〕了劳农政府。

二十

华明生的家庭中，
一共有八个人：
一个祖父，一个父亲，
一个母亲，两个兄弟，
还有他的妻子，
和一个三岁的女孩。

二十一

□□□^①的父亲，和他
自己，
都是在矿上做工；
他的兄弟，也帮忙担脚。
所以他的家庭中，
可以说有四个人做工
赚钱；

可是，他家的生活，
还是很艰难的。

二十二

父母亲：
儿到矿山已有三月了，
矿上的工作，一天要做十二
点钟，所以是很辛苦的。我
现在，在矿工会办的工人学
校读书，可以得点知识，想
你两老^②人家听了，必很喜

□□□

① 缺损，接上课，此处应是“华明生”三字。

② 原文此处多一“家”字。

祝两老好!

建国

四, 一九。

二十三

春来树头绿,
夏来雨水多,
秋风扫落叶,
冬日冷难过。

二十四

地上地水, 太阳晒了,
化气上升, 变成云,
遇冷结成水点。
一点一点的落下来,
就是雨了。

二十五

雨点骤然遇了冷,
就变成冰雹。
水气遇了大冷,
就变成雪了。
还有露霜雾等,
也都是水气变成功的。

二十六

我们要注意清洁:
饮食要清洁,
衣服要清洁,
房屋也要清洁。
不清洁, 常生疾病;
清洁了, 疾病便少。

二十七

命运, 是压迫阶级的迷药。
一班流氓, 也用他来骗
饭吃。

我们不要听天由命,
我们要打倒压迫阶级,
救我们自己。

二十八

拜菩萨, 敬老爷,
是一种迷信。
木头, 泥土做成的东西,
那是什么神呢?

费了时间又花钱,
真是有害无益!

二十九

工会是工人的团体,
为工人谋利益的。
工会是工人的生命,
我们爱他, ……
我们保……①

三十

我国有二十□□□,
五个特别区域,
又有蒙古、青海、西藏等
地方。我国有四万万
人口; 出产的物品也
很多。

① 这两行的删节号处系缺损。缺损字数不明。

三十一

帝国主义，

看见我们中国地大物博，
工业落后，
把货物运到中国来卖，
把中国的原料买回去，
又在中国办工厂，开矿山，
每年至少要赚去五万万
元大洋。

三十二

帝国主义

不但在中国行经济的侵略，
而且，资助中国的军阀，
压迫我们人民，
弄得我们人民，
受帝国主义与军阀
两重压迫。

三十三

现在，我们中国人民，
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
一面要打倒军阀，
才能得到解放。
这种革命的运动，
叫做国民革命，
又叫做民族革命。

三十四

孙中山先生，

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
他不但推翻了满清政府，
而且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决斗，
他又联络共产党及苏俄，
共同向帝国主义进攻；
他致力“国民革命”
共四十年之久。

三十五

五月

收工资洋九元

十日

十日付布洋一元五角

付缝工洋五角

十一日付哥哥洋五元

付邮费洋二角三分

廿二日付还欠款洋一元

以上共付洋八元二角三分

以上收付两品存洋七角七分

三十六

独木不能妨〔防〕屋倒，
片瓦不能把屋造；
个人才力很有限，
团结起来力量好。
有事大家帮忙做，

有害大家相劝告。

万人一条心，

仇人都打倒。

三十七

柴米油盐酱醋茶，

人生一日不可少。

可怜贫苦的兄弟们！

过了今天愁明日，

应享的幸福，

到底被推夺去了？

三十八

有钱人满桌上摆着好酒，

满桌上摆着好菜。

好酒呵，便是平民的血汗！

好菜呵，便是平民的骨肉！

供人鱼肉的人们，

醒醒吧！

三十九

青年工人，身体正在发育，

应该有时候读书，

娱乐，

可是这些幸福，

都被资本主义剥夺了！

重重压迫，

把活泼的青年，

差不多变成残废的人了！

四十

——少年日（九月第一

星期日）歌——

今日是少年日，

我们欣且庆！

我们劳苦于工厂矿山

之中，

日与黑暗污秽为邻；

这是贪婪的资本家害

我们的呵！

我们何以消灭他们的恶行？

四十三

现在世界上的强国，

要算英，美，法，日，

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

千万的无产阶级，

被他们压迫；

千万的弱小民族，

被他们残杀。

四十四

弱小民族，

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

运动，

叫做民族革命；

无产阶级，

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

运动，

叫做社会革命。

这两种革命运动联合起来，

便是整个的世界革命。

四十五

领导世界革命……

是伟大的列宁……
指挥世界革命的……
是第三国际；
世界革命运动……
要在列宁主……
第三国际指①……
本能成功。

四十六

荣生哥哥：

好久没有看见你了……
后天是十一月七日……
命纪念日，我们预备……
宣传队，准备举行一……
你抽一点工夫来参加……
可以使你得到一些新②……

四十七

慈善事业，

是资本帝国主义的
假面具。

一切颠连无告的人们，

本都是帝国主义造
出来的。

他拿点钱出来救济，

却又说是他的恩德，
向可怜的人们收买
人心。

四十八

基督教，

是帝国主义的护身符。

他劝我们受压迫，不要
斗争；
他劝我们受活罪，说死后会
入天堂；
英美帝国主义，
用基督教麻醉我们，
使我们甘心做奴隶，甘心
受苦痛！

四十九

军阀给我们的痛苦：
战争不歇，处处遭兵；
杀人放火，掳抢奸淫；
重税苛捐，我们受苦；
他们享福，我们送死！

五十

——请假条——

赤光：

我今晚因打连班，
不能到课，请给假一晚。

晓祥

六月十三日

五十一

中国有五大都市，
北京，天津，上海，
汉口，广州，
又简称曰京津沪汉粤。

① ②此课删节号处均系损缺，损缺字数不明。

北京是京都，
天津是北方的大商埠，
上海是外货进口内货
出口的门户，
汉口是中国内地的
商场，
广州是中国南部的
大都市。

五十二

中国最大的铁路有：

京奉铁路，京汉铁路，
京绥铁路，津浦铁路，
南满铁路，东清铁路，
沪宁铁路，沪杭甬铁
路，粤汉铁路等。

共长六千余公里。

这大都是借外债

造成的，

所以都抵押于帝国主义
列强了！

五十五

——工人学校校歌——

(一)

团结团结，努力斗争！

团结团结，努力斗争！

夺回幸福，创造和平！

我们有了先锋队，

我们又有后备军，

我们要吸取斗争中的

教训！

劳动军！前进！前进！

五十六

(二)

创造世界，是我劳工！

改造社会，是我劳工！

擒贼杀敌！陷阵冲锋；

开辟光明路，

打破万恶丛！

我们要推翻这全世界的

牢笼！

先锋队！猛攻！猛攻！

五十七

(三)

养精蓄锐，援助前方！

养精蓄锐，援助前方！

建新社会！扫恶魔障！

看赤光万丈！

一切奴隶都解放！

显现着人们的幸福

无量！

后备军，齐上！齐上！

五十八

(四)

重重压迫，我们姊妹！

重重苦痛，我们姊妹！

反抗压迫！解除痛苦！

解放全人类！

男女无歧视！

人类最后的一般平等
无阶级！

妇女军，兴起！兴起！

五十九

在几万年以前，
地上繁盛的草木，
压在地下去了，便变成了
煤。

煤的用处很大：
工厂，火车，轮船，都要
用他的，
煤是很重要的燃料；
因此，挖煤的工人，
也是重要的工人。

六十

我们住的地球，
不是方的，是圆的；
又不是正圆的，只像
个橘子一样。

地球的直径，有二万四千里；
他的外围，有七万二千里。
地球上的人，
约有十六万万。
我们被压迫的约有十二万万
五千万。

六十一

我祖父一世打铁，
现在是精疲力竭；
我爸爸会做机器，

身首轧做三截；

叔叔帮人种田，

后来又是吐血；

我呢，来到萍矿做工，

受了重重压迫！

无休歇，

挣得饭来衣又缺！

六十二

打牌，赌钱，真是有害无益
的事；

花了时间，输了血汗换来的
工钱，又伤了身体。

有空的时候，顽耍的
方法，

最好到俱乐部去，打球，
顽音乐，

听化装讲演等；

因为这都是有益无害的事。

六十三

一月十五，是李卜克内西，
卢森堡的纪念日！

一月十七日，是黄爱，

庞人铨的纪念日，

一月廿一日，是列宁
纪念日，

二月七日，是京汉路工人
惨杀的纪念日，

五月一日，是劳动节，

五月五日，是马克斯的

纪念日，
十一月七日，是苏俄工人
革命的纪念日，
这些纪念日，都是工人的
纪念日。

六十四

资本家的财产，是由剥削
劳动者的血汗成功的。
他们的财产，有动产不动
产之分，

凡可以移动的，如象机
器，砖瓦，金银布匹
等，属于动产；

如象土地，房屋，矿山
等，属于不动产。

六十五

泊头梨，直便宜，
一块银元一百一十一，

六十七

铁生兄：

别后不觉已有半年了，你近来好吗？我以前因为不识字，不知吃了多少苦；我现在俱乐部的读书处读书，快有半年了，一本工人读本读完了，认识了七百多生字。浅明通俗的书报，我也能看了，并且我已能写信把你，你说这好不好呢？你那里如有读书处，我劝你也去读书！再谈罢。祝你努力！

苦生

七月二十日

有钱的人随便买来吃。

那知道：

——梨一只，汗千滴；

千辛万苦种梨人，

自己想吃不敢吃；

还有我们贫苦的劳工们，

口燥唇干，

想吃无钱买着吃！

六十六

父挖窿中煤，

子扯窿中拖；

煤炭堆如山，

父子都挨饿，

寅吃卯时粮，

妻寒子也饿，

三月无饷发，

生活真难过！

苦生兄：

七月二十日的信收到。你说你现在读了书，并且已能写信把我，这真是使我喜欢不尽的事。我们这里，虽有工友三千多人，因无俱乐部，为我们设读书处，所以很多工人，都成了有眼瞎子，这真是不幸呵！我现在预备在附近的一个补习学校去读书，望你也要继续读书，多求点知识。我现在很好，请你不要挂念。

铁生

七月二十五日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原件)

五一纪念歌*

五一节，真壮烈，世界劳工大团结！发起芝加哥，响应遍各国。西欧东亚与美洲，年年溅满劳工血！不达成功誓不休，望大家，齐努力，切莫辜负五一节！

(原载 1926 年 5 月《全国第三次劳动代表大会会刊》)

* 此歌词配有曲谱，在安源工人补习学校教唱过。据曾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第三校主事李延瑞回忆，此歌曲由陈潭秋在安源时创作。如果李的回忆属实，则此歌的创作时间当是 1923 年夏—1924 年夏。

劳 工 记

(左万魁 1925 年 4 月上旬抄本)

校 勘 说 明

《劳工记》，又名《罢工歌》，是安源路矿工人二十年代初便开始广泛传唱的一首长篇叙事歌谣。其始作者失考。迄今所见都是在传唱中不断添改而成的手抄本。

这首歌谣，采用湘东赣西流行的《春锣》这一民间文艺形式，以 1922 年 9 月罢工这一历史事件为中心，真实而生动地叙述和热情地赞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兴起过程，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但是，它当时并没有印成规范唱本，而是靠辗转抄唱来流行的，其唱词可由抄唱者增删修改，因此形成了内容大体一致的多种手抄本。其中的错别字和自造字不少，并常有明显的错漏；唱词中有不少方言俚语，并按方言压韵。因此，必须加以校勘。

迄今所见二十年代的工人手抄本有三种，即：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所藏《劳工记》的左万魁抄本和朱兰腾抄本（以下分别简称“左本”和“朱本”），以及湖南省博物馆所藏、已发表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一书的李桂荣抄《罢工歌》（以下简称“李本”）。左本抄于 1925 年农历三月中旬，即公历 4 月 3 日到 12 日之间，它虽有缺损，但与抄于同年“夏月”的李本相比，抄录时间更早，内容更丰富，记述史实更准确，而其缺损部份则可按朱本补齐。朱本与左本歌名相同，内容

和字句都很接近，应是在相近时间内抄自同一母本的，只是左本明显地漏抄了一段，而朱本则抄得更完全。但朱本也有损缺，且未见记载抄录时间，因而不便采用。好在左本损缺部分，不仅朱本保存完好，并且考其残迹，与朱本相应部分一致。因此，我们决定采用左本，其损缺部分和明显漏抄字句按朱本补齐。补齐后，全文共 840 句，比李本多 26 句。

原件均每两句排为一行，两句之间用空格隔开，通篇无标点符号，无注释。现完全照原样原文排印，酌加标点符号；对其中的错别字和自造字，参考朱本和李本予以校正，并用方括号（〔 〕）标出正字置于其后；补正处、费解处以及与史实不符处，酌加脚注；脚注中涉及的原文损缺处；按损缺字数用方框（□）标出。刘善文 1987 年 7 月校勘并记。

不唱三皇并五帝，
听唱一本劳工歌，
如今安源新组织，
只有工人苦当先，
不唱前朝古人事，
自从俄国发派来，
各州俯〔府〕县都不便〔辩〕，
萍乡安源把矿开，
光绪年间挖炭起，
若是晏了怕先生，
矿上势力真不浅，

听唱一本劳工记；
工人听得笑哈哈〔呵呵〕。①
路矿工人俱乐部；
忽然云散见青天。
听唱成立俱乐部；
工人才得出 堦〔尘〕埃。
听讲江西萍乡县；
天下各省有人来。
只有工人苦到底；
听得放号急如风。
四区两队他保险。②

① 这首歌谣，每两句一韵。按方言，此处的“哈哈”，应读为“呵呵”。

② 矿局所属矿警局有矿警八、九百名，分东、南、西、北四区把守，另有两队武装警察。

矿长名叫李敬成〔镜澄〕，
金姓相〔湘〕生矿师总，
仇远〔达〕甫与陈〔程〕
炳昆〔埜〕，③
还有一个三胡子，
一名叫做王洪钦〔鸿卿〕，
直井有个李新甫，
路局局长本姓王，
窿内正人〔管〕二十几，④
矿上职员数伯〔百〕人，
湖南虽有几正管，
对附〔付〕工人讲和平，
那些职员似狼虎，
手拿哭丧棍一根，
工人与他便〔辩〕几句，
起手送警坐班房，
有的不如他的意，
开口就骂：“妈的屁，
工人受尽千般苦，

他今本是下江人。①
副矿舒修泰掌本。②
总萍〔平〕矿师姓李人。

压迫工人真可耻；
十分势力压工人。④
他在矿上作威武。
徐海波与沈文祥。⑤
查窿崔〔催〕桶用势力。
均是胡〔湖〕北下江人。
他今查窿过得想；
未着搞〔敲〕打我工人。
他把工人作蚊子；
打得工人好商〔伤〕心；
就说：“你还心不服？！”
尽是用的恶心头！
挨打挨骂又闭气；
我的棍子打人的！”
不能出头真气死！

① 李镜澄，字寿铨。江苏镇江人。一八九九年到萍矿任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任萍矿矿长。

② 萍矿总矿师叫金湘生，字岳祐。副矿长舒修泰，字楚生。

③ 仇达甫，程炳埜，均为矿局职员。

④ 王鸿卿，字士钧，湖北人，当时任总平巷第一、四、五段总监工，为人心狠手毒，工人称他为“王三胡子”。1926年北伐战争中，逃至新余县城，被北伐军中的安源工人抓获，呈报北伐军总司令部批准枪毙。

⑤ 株萍铁路局局长是王昌学。徐海波是路局职员，沈文祥是矿局职员。

⑥ “窿内”，即矿井内；井下工人分段管理，段长叫“正管”。

用力本是人上人，
工钱又少加不起，
大工一天三伯〔百〕钱，
买得米来没衣服，
吃烟剃头也要钱，
工人受苦难尽表，
名号能致〔至〕李先生，
年几〔纪〕只有二十四，
他从长沙到萍乡，
工会湖北来办起，^⑤
能致〔至〕安源办学堂，
知事替他出告示，
刘少奇与朱少连，

得他赶走〔进〕枉死城。^①
小工一天一伯〔百〕几；^②
一家大小受教〔熬〕煎；
要称油盐住房子；
挨饥受饿我难言。^③
有个英雄天下少；
出洋俄国转回程；^④
祖居湖南醴陵住。
要救工人出牢墙；
劳动工界结团体。
先禀知事到萍乡；
准他办成俱乐部。
倡首发派到安源。^⑥

① “用力”人，即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得”是“被”的意思；“枉死城”，民间迷信用语，凡非正常死亡的人，其阴魂便进枉死城。

② “一百几”，是指铜元一百几十文（铜元每枚为二十文）。当时安源市价，银元一元合铜元二百一十余枚，即四千二百余文。据报载，1922年上半年，在安源，银元一元可买大米二十八九斤，或盐十一二斤，或食油十五六斤。

③ 以上68句，左本缺损，是按朱本补齐的。左本缺损的三页的装订线处尚有三个全句，九个残句，其中第21—24句是：“矿上□□□不浅，四区□□□□□。矿长名叫李敬成，他今本□□□□”；第45—49句是：“那些职员真可耻，压迫工人好□□，手拿哭丧棒一根，□□□□□□□，工人与他□□□□”，第67句是：“吃烟剃头□□□□”，紧接着下面就是：“工人受苦难尽表，有个英雄天下少”。朱本在“吃烟剃头也要钱，挨饥受饿我难言”之后，是“工人受苦难尽表，有一英雄天下少”；仅将“个”字换成“一”字。可见，左本缺损部分与朱本相应部分相比，句数相同，内容一致。

④ 李能至，即李隆邛，是李立三在安源工作时用的姓名。“出洋俄国”系误传，李立三是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

⑤ 工人俱乐部（即工会）机关最初设在牛角坡的湖北同乡会会址内，故有此说法。

⑥ 此系误传。刘少奇当时还未到安源，他是1922年9月罢工前几天才奉派到安源的。朱少连是工人俱乐部倡首人之一，但他是株萍铁路工人，而不是从外地派来的。

告示贴满安源地，
部会设在牛角坡，
矿上此时不理论，
不故〔过〕代办小学堂，
能致〔至〕来部〔矿〕数月久，
入部只有几百名，
工人个个心仪晃〔疑惶〕；
有人入部有人疑；
能致〔至〕开会把话发：
联合感情结紧团，
若有工人来入会，
一人工资收一天，
值〔直〕到阴历七月内，
共收入部数千人，^②
阳历八〔九〕月十二号，^③
“大小工作要加钱，
路矿依我条件改，
矿长就对能致〔至〕言：
这些条件何能说，
许你光洋一万元，
能致〔至〕就对矿长表：
依我条件把钱加，
若还不肯加工价，
不依条件会罢工，

上写工人阅报室；
起手入部钱不多。
他料此事不要紧；
自料矿力比人强。
入部之人方才有；
每晚开演讲原音〔因〕。
“未必他有这手段。”
还有说他骗钱的。
“总要矿上加工价；
推倒资本可心甘。
每人一天入部费；
十人团表把结联。”^①
才有多人来入会；
能致〔至〕就把话来明。
邀〔要〕求路矿把话表：
要改条件听吾言，
工人总是把工买〔卖〕。”
“莫想工人要加钱；
工人工钱加不得；
劝你收拾转家园。”
“百万光洋我不要，
不然与你结冤家！
你看工人把工罢；
那时莫怪我无情！”

① 工人俱乐部的基层组织叫“十人团”，相当于后来工会的小组。

② 此处传唱有误，1922年9月罢工前夕，工人俱乐部仅有部员七百余人。

③ 此句李本亦为“阳历八月十二号”，朱本为“阴历八月十二号”。均有误，应是阳历九月十二号。

路矿职员一齐到，
总公事房把会开，
路矿办事一齐到，
矿长主席说一扁〔遍〕，
矿局职员齐说起：
代设筵席请他来，
大家把计来办好，
“一齐全〔同〕他到萍乡，
职员个个说计好，
只等二日天了明，
先生不只〔知〕用的计，
“亮〔量〕他不知其中情”——
就请先生来入席，
路局工友知了音，
先生闻听心有气，
“假依条件十多宗，
你今用的这鬼计，

我看明日就罢工，
王洪〔鸿〕卿说我不足，
“若是明天罢了工，^①
罢工救了你的命，
你有本事来罢工，
工友扯起先生走：
军官来扯李先生，
保俭〔险〕牌子胸前挂，

两局局长都来了；
邀得职员一齐来。
大小工程都来了；
王三胡子气冲天。
“将他哄到车站里；
依他条件把他埋！”
职员个个呵呵笑：
路上送他见阎王！”
各人散会回家跑；
着人去请李先生，
急忙来到车站里。
个个欢喜接先生，
一齐职员都欢喜。
连忙报与李先生；
就说职员无道里〔理〕：
谁知想害我残生；
往〔枉〕费心机往〔悔〕费
力；
不罢工来不能行！”
就与能致〔至〕来打赌：
要你姓〔性〕命化灰尘；
取我首级地下滚；
我就不算王鸿卿。”
“何必与他来凶口！”
现出保俭〔险〕挂当中；
军士一见心警〔惊〕怕：

① 联系上下文来看，此句应为“若是明天不罢工”。

五国洋人来保他，
能致〔至〕回到俱乐部；
若还明天不罢工，

当时出了罢工令：
派人守住在窿门，
窿内工人见势好，
打断铜丝塞窿门，
窿口又把白旗扯，
现在如今要做人，
工人勇〔涌〕至八方井，
就把空桶塞窿门，
部中佑〔又〕把告示出：
不可外面乱糊〔胡〕行，
又派临时监察队，
又向矿局要邀〔要〕求：
鸿卿急得无命脉，
就到萍乡去请兵，
拿住倡首李能致〔至〕，
不拿恨〔狠〕气对付他，
当时职员都不服，
直井气死程炳空〔埜〕，
站在公事房中看，

想要开口说一声，

军士嘴〔吓〕得胆心麻。①

“可恨职员真可耻，
被他耻〔嗤〕笑往〔枉〕为
人！”

“窿内许出不许进，
大小工作把工停。”
空桶塞满窿门口；
电车无电不能行。
上写“先前是牛马，
不受资本压良民”！
个个齐心多威勇；
白旗扯得在当中。
“工人都要归房子，
严守秩序把规遵”。
各处巡查防土匪；
“依我条件可无忧”。
“大胆能致〔至〕了不得；
要把俱乐部封门；
把他杀死我也服；
何能克服别人家？”
总要推倒俱乐部。
看见堆桶塞窿门；
两眼净净〔睁睁〕旺〔望〕一
望；
恐怕工人又无情。

① 五国洋人保护李立三一事，显系误传。大约李立三当时佩带了装饰性的或纪念性的金属胸章，而这在当时是少见的，所以工人和军士误认为是洋人给他的保险牌子。

矿长急得出了鬼，
要〔邀〕请路局局长来，
路局职员都来了，
矿长主席把话题〔提〕：
可恨什么李能致〔至〕，
邀〔要〕求路矿要解〔改〕条，
目下罢工真大胆〔胆大〕，
或到萍乡去请兵，
职员赞成齐说：“是”，
只要捉了姓李人，
不讲萍乡请兵事，
直井工头喊齐来，
分〔吩〕咐工头到房子：
工人早些去上工，
这个骗头真不小，
弄钱就是工头门〔们〕，
工头答应几个“是”！
就叫“众位工友们，
老先生说算得是，
你们都是好工人，
工友就对工头说：
你走头来我后行，
进班只要不挨打，
工头听得要走头，
工头他也怕挨打，
工友个个不开工，
回头又讲俱乐部，
劝戒这些工友们，
邀〔要〕求路矿改规矩，

邀〔要〕求职员来开会；
大家商议好安排。
矿长矿司〔师〕一齐到；
“各位今日果来齐；
到此成立俱乐部；
要加薪〔薪〕水削工头；
想个主意把他害；
调兵到此去封门”。
“切莫放走李能致〔至〕；
工人即刻会开工”。
回言又表程胡子；
公事房内把会开；
“速叫工人去做事；
莫信愚弄弄愚人”。
将钱打倒他去了；
害的就是众工人。
急忙来到餐宿处，
大家速即去开工；
你莫信是李能致〔至〕；
不如早些去开工”。
“要我开工容易得，
不挨人打就开工；
这个事情不当耍”。
不敢答应便生愁；
再也不敢把班下。
炳空〔堇〕言语一场空。
又在各处贴告示；
严守秩序把规遵；
依我条件十八事；

遵我部内十八宗，^①
无论何处都易得，
发出挥〔徽〕章有部中，
回头又把矿局论，
萍乡镇守本姓肖，^②
“若论他今做的事，
未〔为〕的工友要加钱，
就派军队安源去，
“只要保矿莫湖〔胡〕行，
武〔戒〕严司令领了令，
职员个个一齐来，
“军队直井扎一半，
忙写书信到部中，
谁知部中他不理：
若是条件不依从，
鸿卿听得这样说，
“可恨能致〔至〕大〔太〕欺人，
大胆贼人三胡子
就要军队扎部中
军队就对鸿卿说：
未奉军令不敢行，
鸿卿又对军队语：
每人许你二元洋，
军队听得有洋赏，
“我们须〔虽〕然扎部中，

工友即日会开工。
锅炉半〔泵〕鼓停不得；
二处工作不能停。
议定就把军队请。
接了些〔此〕报也心焦：
正大光明俱乐部；
此事不能作完〔冤〕愆”。
分〔吩〕咐司令莫理事：
“不要威逼去开工”。
军队来到安源镇。
公事房内把会开：
一半扎在东平巷；
要他即刻去开工。”
“依我条件方可矣〔以〕；
怕你莫想就开工”。
当时怒气了不得：
好言善语不开工！”
想条恶计真可耻：
要把俱乐部封门。
“俱乐部中扎不得，
恐怕惹火自烧身。”
“要你去时只敢〔管〕去，
大小有事我成当〔承担〕。”
那〔哪〕个有钱不心想：
大还小事问先生。”

① 此处传唱有误。罢工时提出的条件不是十八条，而是十七条。见本书历史文献部分的《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② 当时驻在萍乡县城的赣西镇守使叫肖安国，字良存。

鸿卿听得心欢喜：
军队一路到部中，
看见军队到部中，
军队回言要封门：
代表当时怒气发：
速急开去莫停留，
军队当时便〔使〕威武，
代表各处把信通，
各处工友知到〔道〕了，
一齐都到部中来，
“此是我们俱乐部，
速即开去莫停留，
军队假意使武力：
扯动机子唬〔吓〕工友〔人〕
大喊一声“打军阀”，
喊声好比响雷公，
工人一齐往内拥，
“不可动手来行凶，
你们只怪三胡子，
许我花边赏军兵，^①
军队就往后门跑，
往〔枉〕费功劳事未成，
能致〔至〕开〔闹〕言怒气起：
大胆就是王鸿卿，
写信送与李矿长：
我们正大又光明，
矿长接信来观看，

“千斤担子我挑起。”
此时部中不知情；
就问到此未〔为〕何情。
“你们速即去开工。”
“此地你们不能扎；
我与矿路要邀〔要〕求。”
强恋〔蛮〕扎在俱乐部。
工友听得怒气喷〔冲〕；
个个都往部中跑；
大骂军队小奴才：
岂肯军队扎在部；
不然与你结冤仇！”
“你今想要把命斃〔毙〕！”
谁知工友更齐心；
“我们不受你的押〔压〕！”
军队 唬〔吓〕得战兢兢。
军队即忙把话论：
我们即去不留停；
他要我扎俱乐部；
只有钱来动人心。”
王三胡子急个 癡〔饱〕；
光洋赏格一场空。
“可恨职员无道理，
买通军队扎部中。”
“你们做事不过想；
你把军队唬〔吓〕谁人？”
恼恨鸿卿不会想：

① “花边”，即银元。又，从这句起，至“军队悟扎俱乐部”，李本漏抄。

“做事全不作商量，
连忙打报萍乡去；
镇守接报着了忙；
即忙写信不停去，
相劝部长要开工；
现在中华无产业，
若无此矿出炭来，
能致〔至〕来〔未〕在俱乐部，
部内办事刘少奇，
少奇接信不停住，
先生分〔吩〕咐刘少奇；
有何消息开工事，^②
除非依我十八条，
少奇就把回信写，
军兵接信回县中。
入部名字一万几，
此时万人齐了心，
矿局又出謠〔欺〕言话；^③
现在铁路停了车，
工人此时连不急；
你不发饷且收场，

倘有变动怎收场？”
“军队悟〔误〕扎俱乐部。”
“为何全不作商量？”
着人送到俱乐部；
“中华实业不能停；
此矿出炭来练铁；
汉阳铁厂不能开。”
此时成立有数处；
还有蒋蔡姓朱的。^①
即忙转交李能致〔至〕。
“快写回信要他依，
军队为何扎在部？
免得此处犯溪〔蹊〕跷”。
交与军兵就起马，
此时入部几多人！
十人结一小团体；
服从部长李先生。
“工人十〔实〕在要饷发，^④
窿工工饷在长沙。”
“听你说响〔饷〕在那里，
我今部内有承当。”

① 以上四句说的是：这时工人俱乐部成立了好几处办事的处所，李立三不在俱乐部的公开机关，而是住在秘密办公处；常驻俱乐部公开机关办事的是刘少奇，还有蒋先云、蔡增准和朱少连等人（参见本书历史文献部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第五节）。

② 此句可能抄错了字。朱本为“就要和息开工事。”

③ 此句朱本为“矿局又打蹊言讲”。李本为“矿局又出谣言话”。揣其意，“謠”是“欺”之误。

④ 此处工饷的“饷”字，误写为“金”旁，后面还多次出现这一误笔。为免除排印麻烦，凡误写的“金”旁的饷字，一律径直纠正，不另注。

许多工人好一蠢，^①
他随职员来进班，
进班之时也还好，
职员嘿〔吓〕得失了魂，
出班要走四方井，
喊声好比做雷鸣，
灵快之人逃去了，^②
四段有个吴子安，
六段有个江三保，
张秋凡与廖正明，
不讲工人进班事，
知不发饷不能行，
“现到萍乡去借款，
十六将饷发出来，
不却〔觉〕又是十七号，
要请肖公到此来，
肖公亲自来部，
又请商会老总来，
矿上职员来商着〔酌〕，
能致〔至〕问〔开〕口十八条，
镇守就对部长论：
内中改削撤〔撤〕五条，
能致〔至〕心依口不止〔肯〕：
商会镇守对先生：

十五清早把班进；
挨打挨骂也心甘。
外面又把风关了；
无风速往外边行。
两边看的多得恨〔恨〕；
个个要打进班人。
痴保〔呆〕木人打个饱：
当时打得两头忙；
出班打得哀哀叫；
挨打还有好多人。
回言又讲路矿局；
忙出告示邀工人：
款到即刻就发饷；
大家商议好安排。”
局里又接镇守到；
大家和议把工开。
要会部长李能致〔至〕；
公事总局把会开；
路矿职员同作约。
“不能少我半分毫。”
“一十八条依不尽，
两下不可结冤仇。”
“十八条规要依尽。”
“见机而作要收改〔工〕”。

① 原文“蠢”字误写为“春”字下并列两个“日”字。又，此句的“许多工人”有误，当时下井开工的只是少数与职员工头有亲谊关系的工人。参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第六节。

② 原文“逃”字中的“兆”误写为“外”。

路矿职员齐便说：
如何依得十三条，
二位两下就说明：①
大家作约花〔画〕押明，
龙志〔能至〕矿长齐说“是”，
肖公商会把字签，②
两下合同作好了，
“有劳二位做开交，
二位当时称不敢，
两局当时送肖公，

“这些条件依不得；
路矿两局怎开交？”
“他的条件未依尽，
两下不要再相争。”
随即作约来签字，
两局均押不迟延。
能志〔至〕又对肖公道：
工友今日把恩叨。”③
此时〔是〕改〔解〕决小
事干”。
商会老总一路行。

① 从这一句起到“讲台搭在操坪上”为止的26句，基本上是按朱本补正的，个别句子参照李本补正。这段唱词的前后，左本与朱本、李本均一致。这段唱词本身，朱本和李本基本上一致，而左本少12句，从压韵和文意来看，明显地是漏抄了。左本此处原文是：

“如何依得十三条，	路矿两局怎开交？”
“工友今日把恩叨。”	二公当时称不敢，
“此时改决小事情”。	两局当时送肖公，
商会老总一同行。	不讲二公回县事，
能致回了俱乐部；	工友上前问几句：
路矿两局可依从”？	先生就对工友论：
“十八条件依不尽，	如今依我十三宗；
罢工胜利算为高，	分咐监察听我讲；
“今日下午把会开，	路矿工友一齐来”。

把这段原文同这里补正的唱词一对照，就会知道，这显然是因为这一段有两句唱词都以“开交”结尾（“路矿两局怎开交”，“有劳二位做开交”），传抄中把两个“开交”之间的11句漏抄了；为了套上原来的句式，又只得将“讲台搭在操坪上”一句删掉。

② 此句不符合史实：查十三条协议原文，镇守使和商会会长并未在协议上签字。

③ 这两句，朱本原文是：“有劳二位做好来，工友今日把席培〔陪〕”，而李本则是“有劳二位做开交，工友今日把恩叨”。左本原文有“工友今日把恩叨”一句，可见漏抄的应是“有劳二位做开交。”此处参考李本补正。

不讲二位回县事，
工友向前问先生：
先生就对工友论：
如今依我十三条，
分〔吩〕咐监察听我讲：
今日下午把会开，
开会就是十八号，
两边赞〔站〕的许多人，
先生来到讲台上，
巴掌一响：“莫做声，
万众工友齐领令，
重〔垂〕头侧耳听规章，^③
弟〔第〕一团体要结紧，
我们工友算齐心，
路矿都把规依了，
一条就是职员身〔们〕，
自后不准把人打，
二条昨日来罢工，
开缺〔缺〕必要犯三事，

龙志〔能至〕回了俱乐部。
“路矿两局可依存〔从〕？”
“十八条件依不尽，^①
罢工胜利算为高”。^②
“讲台搭在操坪上；
路矿工友一齐来，”
路矿工友都来了；
等候先生到操坪。
台下之人纷纷〔纷纷〕乱；
工友听我说原音〔因〕”。
并无一个把话论；
先生开口说当祥〔端详〕：
团体就是工人命；
罢工胜利果然成。
一十三条才办好；
先生〔前〕窿内打工人；^④
莫把工人作牛马。
不准开缺〔缺〕我工人；
也要知会俱乐部；

① 这两句，朱本漏抄了，因而把工人的问话同李能至的答话连在一起，分不清谁问谁答了。此处仍按左本原文，只是移了一下位置，即“先生就对工友论”一句由下句变成上句，“十八条件依不尽”则由上句变为下句，两句顺序并未更改。

② 这两句参考李本补正。朱本原文为“如今条件如何依，罢工此回算第一”，而李本则是“如今依我十三条，罢工胜利算为高”。与左本原文相对照，朱本相距较远，而李本仅差一字，左本原文的“如今依我十三宗”的“宗”字，显然是因为句式错位，为了压韵而由“条”字改成的，故参考李本恢复原貌。

③ 朱本为“低头侧耳听规条”，李本为“低头侧耳听规章”。可见，此处的“重”字是“垂”字之误。

④ 这两句原文意思不明白，参照朱本和李本订正。朱本和李本均为“一条就是职员们，先前窿内打工人”。

部中派人去防〔访〕查，
三条工友加心〔薪〕水，
点工每天多六分，
窿内大工二角八，
管班每天三角洋，
小工起马〔码〕一角五，
四条每月礼拜工，
五条罢工有五日，
有人进班要加工，
六条工友得了病，
请假每日半工钱，
七条工人被伤的，
每月十元结五元，
矿上有日结一日，
工友班上把命伤，
衣服棺木不在内，
八条路矿聿〔津〕贴洋，
两局各贴洋一百，
九条何处添减人，
十条改放〔换〕工头事，
工友选举方可行，
或有管班也可以，
十一年冬〔终〕夹薪金，
再候矿局两三月，
矿长打报三公司，
十二年工人有存餉，
每月十呈〔成〕发二呈〔成〕，
十三要起俱乐部，

实犯方可取消他。
职员不得暗受匪〔贿〕；
还有各处做包工；
二角四分为起马〔码〕；
窿内做事要商量；
一角八分就为止。
两个礼拜为补工。
矿上天天有钱的；
内外工友一般同；
或在工作破伤损；
或住医院或外边。
一世不能下力的；
十元为止莫相争；
除非身死方止息；
一百五十现光洋；
远近规结照〔照规结〕路
费。
每月一百现光洋；
部中办事为生活。
与部交失〔涉〕可调停；
先要通知俱乐部；
不由职员乱湖〔胡〕行；
总要呈〔程〕度如众意。
要与局内接头年；
好与路矿去交涉；
此事只在早和迟。
五月恨〔限〕期为止满；
总要五次发完工。
总在安源寻地 匪〔址〕，

矿局遣〔建〕造要万元，
一十三条演完了，
“随我口号喊三声，
一声就喊要齐队，
异口同心喊一声，
二声俱乐部万岁，
三声工友万岁身〔声〕，
喊完三声亭〔停〕了讲，
能致〔至〕先生下了台，
一路护送回了部，
“不料年佑〔幼〕手段高，
只有职员真闭气，
弟〔第〕一气死王鸿卿，
回到家中好啼哭，
妻子将言劝与他：
慢慢再来想消惜〔息〕，
权且告假往萍乡，
王三就对妻子论：
被他一担〔旦〕减〔灭〕威风，
次日告假萍乡住，
知〔只〕有会想程炳空〔堇〕
堪笑这班职员辈，
那日威风影无宗〔踪〕，
职员只怕李能致〔至〕，
鸣〔鸦〕鹊天边遇大鹏，
不讲职员着急事，

起造公〔工〕会在安源”。^①
先生对〔吩〕咐工友道：
大家齐喊要同心”。
中华民国万万岁；
犹如白日打雷公；
这喊得中〔真〕有味，
个个喊得笑音音〔盈盈〕。
巴掌打得应山响。
操坪一路去游街；
个个称赞李能致〔至〕：
他在此处有名叨”。
个个都是心里急。
犹如饿鬼失了魂；
想起此事真不服；
“老爷还要想开些，
报仇日子不在急；
何必急得泪汪汪”？
“我们势力何等重！
有何面目见亲朋”？
去报〔投〕干兄镇守使。
晓得工会必然成；
今日现丑真有味；
个个头上失了魂。
犹如王〔黄〕犬遇猛虎；
孽龙遇着水〔许〕真君。
回书再表俱乐部；

① 以上所唱十三条协议的内容，与史实有些出入。协议全文见本书历史文献部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第八节。

就派监察喊开工，
“夜班即夜把班进，
日班明早去开工，
工友服从照常作，
反对〔动〕职员就开除，
此时路矿方清楚，
窿内窿外要分清，
分出一段管一段，
每段委员放四人，
十人团表薪〔新〕组织，
工人名姓与家乡，

各处团表交齐了，
十人选举一个人，
各处代表选齐了，
总百代表一齐来，
总主任选李能致〔至〕，
窿内主任余江桃〔涛〕，
总代表有四十几，
路局主任朱少连，
百表一百三十几，
书记快记〔会计〕与文书，
部内事业均派定，
每人生活十五元，
主任开会众讲：
差的去来好的留，
总主任往长沙去，

处处报与正〔众〕工人：
日班明早照常弄；
各去工作要依从”。
开缺〔缺〕职员有几个；
刘眼镜与金明之。
部中代表要选举；
各段清理各工人。
就把组织委员放；
团表发与众工人。
委员送在俱乐部；
团表上面绪当祥〔叙端
祥〕。

处处要选总代表；
总百十代表阶全〔皆同〕。
要选主任为总脑；
各人打算选奇才。
刘少奇管窿外事；
他要入部把名漂〔标〕。
名字多了难得记；
个个办事当青天。
名姓我也难得记；
会记〔计〕教育可齐正。①
主任又把身价论；
皆通一样免相争。
“选举一年又一换〔换〕，
部中办事要情由”。
天下通办劳工事；

① 朱本为“会记教育可齐诸”，“诸”字才压韵，此处“正”字不压韵。

自从先生往别乡，
“现在能致〔至〕长沙去，
每夜开会三号桥，
鸿卿主办由〔游〕乐部，
张得胜与潘月楼，
六个偈首并李魁，^①
工头一百三十几，
谁知天不顺他情，
有一代表知了音，
来到李家大门口，
他在门口着一兢〔惊〕，
一足走进堂屋里，
代表将簿看得明，
新部设在操坪后，
此时刺客动了身，
他们由〔游〕乐部中恶，
四个恶贼都不通，
四人得钱讲讲〔信口〕白：^②

谁知他今走了音，
也是工人福祿好，
能致〔至〕祖上算得高，
主任写信派人去，
先生接信就动身，
工友个个都有火，

工头职员作商量：
我们立成由〔游〕乐部”；
李庆于家把头交。
这个恶贼真该死；
贺陀子与众工头。
商量要把能致〔至〕办；
由〔游〕乐部内办消惜〔息〕。
部内工友知得音。
“半夜开会未〔为〕何情？”
工头好多望〔往〕外走；
不知他们未〔为〕何情。
一本私簿未收起；
即刻报与部中听。
报与主任知到〔道〕了。
中途要刺李先生。
买通李魁人四个；
有钱就起杀人心。
“要刺〔杀〕能致〔至〕容
易得。”
部中得信快如风。
他们想刺做不到；
皇天不昧福滔滔。
速即快报李能致〔至〕；
即到安源问原音〔因〕。
各处就把工头捉；

① “魁”，方言，读音和含义均如“满”。兄弟姐妹中最小者称“ ”弟妹。

② 此句显系抄错，朱本、李本均为“四人得钱兴〔信〕口白”，“信口白”，意为信口开河，说大话。

捉了李觀潘月樓，
一起捉到俱樂部，
寬亮〔量〕大度李先生，
勸住工人要息事，
再同〔向〕礦長問來音〔因〕，
好多都說不知音，
好多賭咒紛紛〔紛紛〕亂，
“工頭工人做分帳，
工餉包賬改為好，
內中工友做保人，
眾位工友一齊說，
六個开除五個人，
運道保他一全體，
謀事不成瓜〔反〕害人，
誰知惹火燒了手，
工頭十元為起馬〔碼〕，
多五加二莫相爭，
不管你做幾多人，
工頭百分十五分，
辦得公平真正好，
个个安份〔分〕去做工，
礦上夾薪說冒〔有〕有，
能致〔至〕他在漢冶萍，
少奇就問李礦長：
一年工作完了工，
礦長就对少奇表：

六個偈首一齊鉤。
工友都說要打死。
反將言語勸工人；
六個都送巡警局。
百多工頭到來林〔臨〕；
好多要把誓來盟；
部長帶罵又勸講；
各做原事把工上；
六個工頭一齊卯。”^①
外段齊保喻桂林；
他今真正不曉得。
只留一個喻桂林；
堪笑工頭真無理。
先前想害李先生；
工友都把分賬做。
十人工頭十二塊；
最多三十為止數。
正餉以外作紅成；
管班百分只五分。
工友个个呵呵笑；
只望年冬〔終〕有夾薪。
工友个个部中跑。
劉少奇代李先生；
“工友要發夾薪餉，
夾薪不發未〔為〕何情？”
“礦局動〔痛〕苦不得了，

① “卯”是“抹”的意思。“六個工頭一齊卯”，即把六個工頭的名字抹掉，不讓他們當工頭了。

现在正餽落了空，
交涉数次都一样，
许多工友要罢工，
七号外段餽期到，
每人只发洋一元，
能致〔至〕汉口回了部，
矿长回言冒〔冇〕得钱；
修理上厂谢怀德，
经济代表好良心，
矿长一见他来了，
就把好言安至〔置〕他，
矿局不把夹薪发，
三公司来无回报，
心中又把法子想，

晓谕工友各安心：
又办消费合作社，

又办纪念办自由，
又办建筑起公屋，
天賜工人福滔滔，
传〔权〕且做得〔到〕这里止，
若有明事〔师〕看此歌，

民国拾肆年岁次乙丑季春月中浣谷旦 左万魁笔

那〔哪〕有夹薪发工人？”
总说无钱冒〔冇〕法想；
打报要接李先生。
矿长总说不得了；
职员想把夹薪吞。
就问矿长夹薪事；
“矿上病〔痛〕苦实难言”。
正直无私也算得；
十足心事对工人。
晓得此人情信〔性〕燥；
不然恐怕给〔结〕冤家。
又怕工人把工罢；
矿长总说不得了。
夹薪渐〔暂〕法〔发〕七
天半；

“明年二月发完工”。

又办学校裁荆〔判〕缺
〔决〕；

又办兑换更无忧；
周年办出许多事。
子弟越出越英豪。
万年远永俱乐部。
请你添改又如何。

（据安源纪念馆所存原稿）

G $\frac{2}{4}$

劳 工 歌*

<u>$\dot{1}$</u> <u>5</u>	<u>3</u> <u>1</u>		<u>3</u> <u>5</u>	$\dot{1}$		5	<u>$\dot{4}$</u> <u>$\dot{3}$</u>	<u>$\dot{2}$</u>	—	
创造	世界		一切	的,		惟	我劳	工,		
<u>$\dot{2}$</u> <u>$\dot{2}$</u>	<u>$\dot{2}$</u> <u>$\dot{2}$</u>		<u>$\dot{2}$</u> <u>$\dot{2}$</u>	$\dot{2}$		5	<u>$\dot{3}$</u> <u>$\dot{2}$</u>	$\dot{1}$	—	
被人	侮辱		压迫	的,		惟	我劳	工。		
<u>7</u> <u>7</u> <u>$\dot{2}$</u>	<u>7</u> <u>$\dot{1}$</u>		<u>6</u> <u>6</u>	6		<u>6</u> <u>6</u> <u>$\dot{1}$</u>	<u>7</u> <u>6</u>	<u>5</u> <u>5</u>	5	
世界兮	我们		当创	造,		压迫兮	我们	须解	除。	
<u>5</u> <u>6</u>	<u>7</u> <u>$\dot{1}$</u>		<u>$\dot{2}$</u> <u>$\dot{3}$</u>	$\dot{4}$		<u>5</u> <u>5</u>	<u>$\dot{3}$</u> <u>$\dot{2}$</u>	$\dot{1}$	—	
造世	界兮		除压	迫,		团结	我劳	工。		

(原载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特号》,

1925年12月30日)

*这首歌曾被作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根据老工人传唱,对个别误排的音符作了订正。

红军到安源

——张南生^①日记节录

(1930年9月22日~27日)

22〈日〉，沿铁道经老关、得〔灯〕心桥、湘东、葡萄〈岭〉、乌石铺，到萍乡县宿营。(六十里)^②

23〈日〉，休息一天，上午填各种表册，下午开全纵队同学会。^③这天事务〈很多〉，没有一刻〈闲〉工夫。

24〈日〉，由萍乡出发，到沿株萍铁道到安源，宿营于街尾。株萍铁道至该〈地〉终止。该地煤炭出产有名。(15)

25〈日〉，休息一天，上午开全军活动分子大会，地点于总工会里。又去参观电灯公司，煤炭公司，那种机器从前没有见的。同时，有一种特别的，就是水苍，甚是可观。同时看了四十几丈深的煤洞，十五里长的煤洞，几十丈高的梯子。

26〈日〉，休息一天，宋强来充任大队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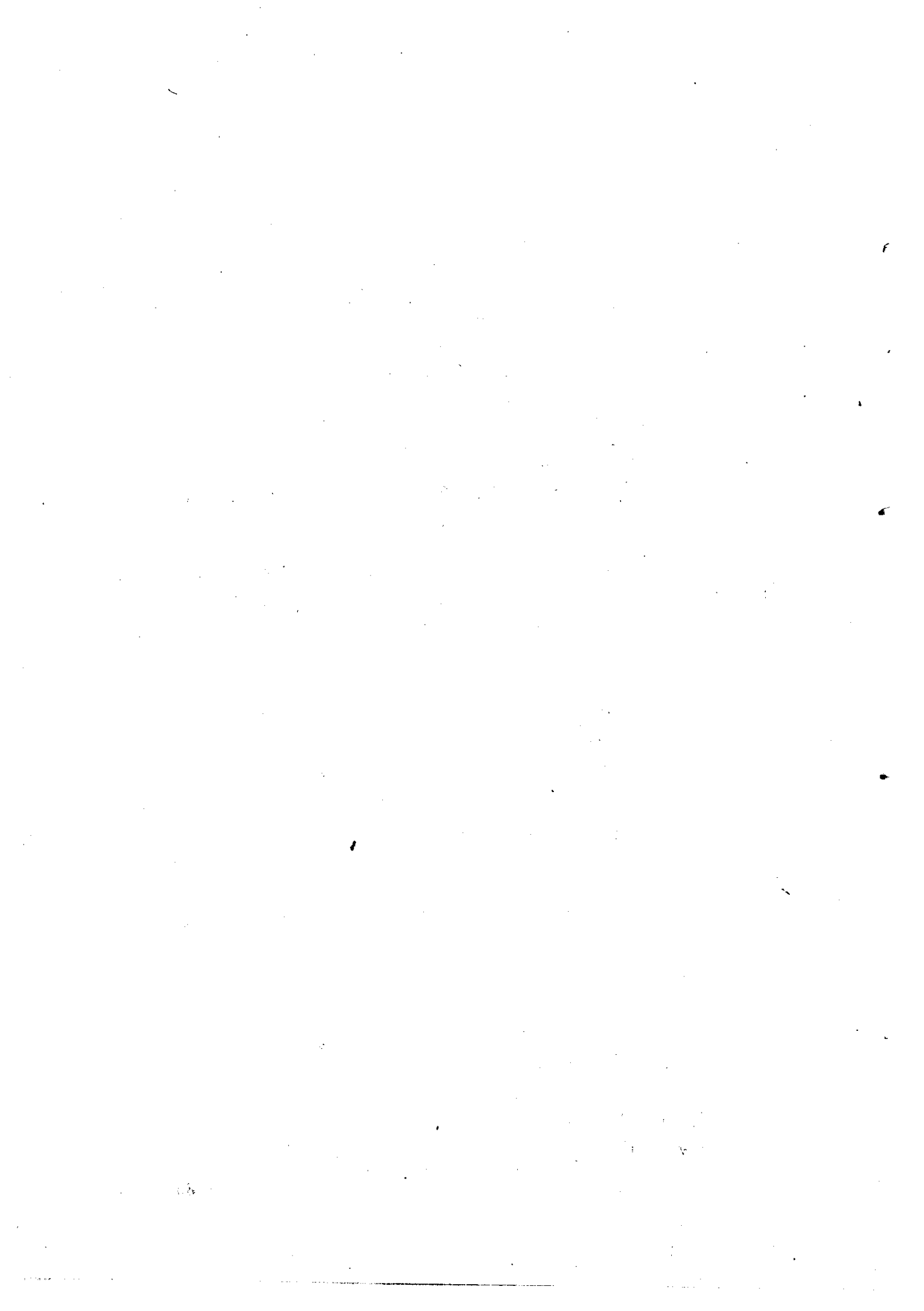
27〈日〉，由安源市出发。我们为前位〔卫〕，至芦溪市(40)天明，该地店三百余间，生意颇好。经宣风市至十一时半到分界埠。(80)

(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所存原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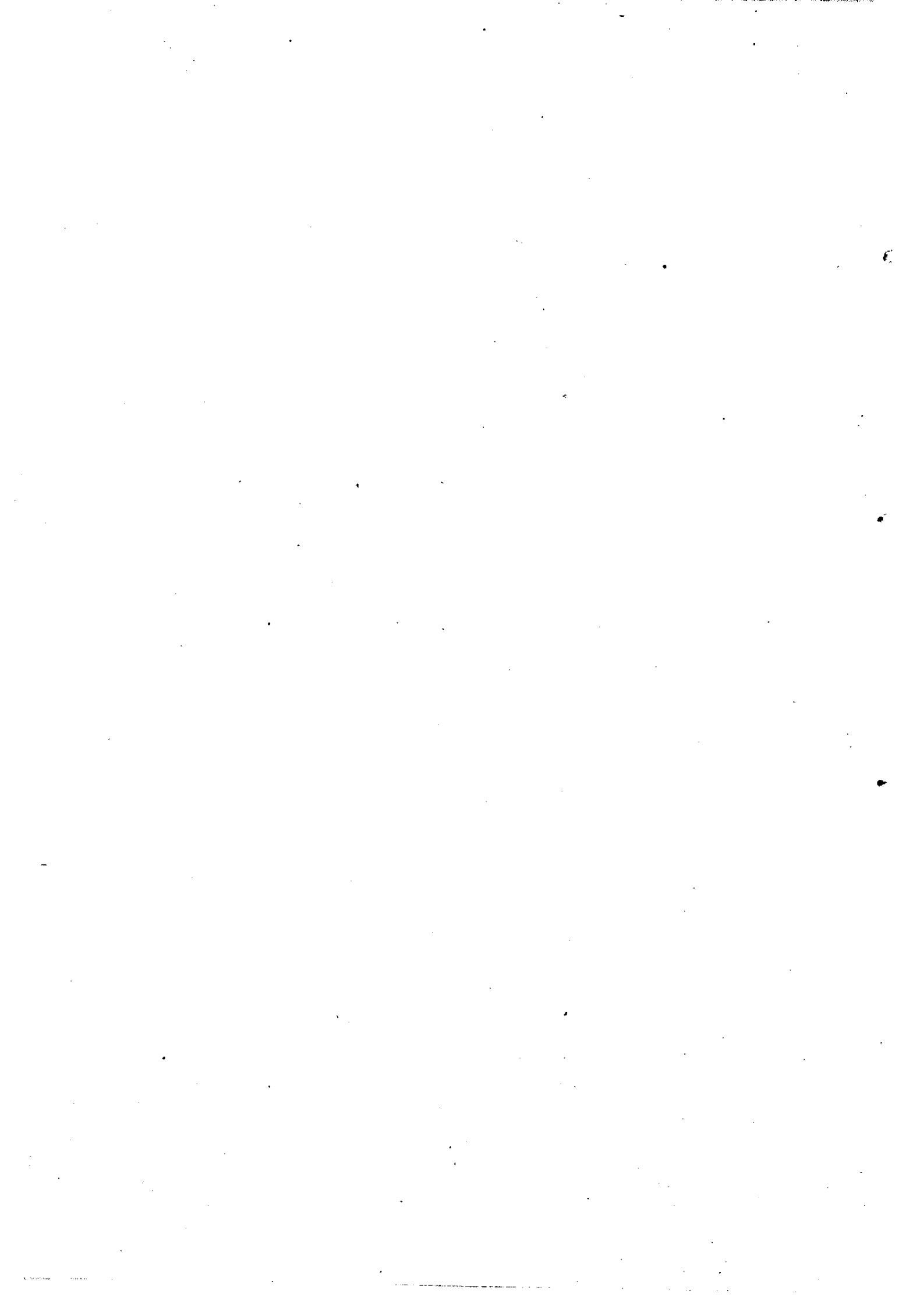
① 张南生，现任北京军区顾问。他从1930年5月18日参加红军之日起至1934年12月14日红军到贵州止，一直坚持写日记。来安源时任红四军第三纵队第二十一支队政委。

② 此为当天行军路程。后面各条中圆括号内的阿拉伯数字亦同此。

③ 同学会，即党员会。



报 刊 资 料



安源路矿工人组织俱乐部

安源路矿的工人杨连秋、周镜泉、李涤生诸君，很有觉悟。近来看见压迫过甚，打算联络工友们成为一气，将来好图抵抗；并且才好进一步自救。现在正从事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听说工人们都以此举为不可缓，连日进行，甚有头绪云。

(原载 1921 年 12 月 18 日《工人周刊》第 22 期)

株萍铁路罢工潮

去年八九十月，湘鄂战事发生，株萍铁路开车的次数，略为减少。局长遂藉此不发工人底工钱，虽屡次向他交涉，都无结果。工人们自然是些穷人呵，一日不得工钱，生活就要发生恐慌，所以就实行罢起工来了；那晓得奸猾的局长，表面上非常要好，却用一种缓和的手腕，每人发半月饷，其余的作为存饷，限一年还清，暗中却又用一种极卑劣的手段，来破坏工人的团体，于是罢工运动遂中止了。现在阴历年关紧逼，工人们因前三月没有得饷，欠债很多，债主都来追问，所以工人只得又向局长要求补发欠饷，限二日答复，如果三日后不得要领，即将实行罢工了。

(原载 1922 年 2 月 5 日《工人周刊》第 28 期)

安源劳动运动现状

(一) 路矿工人

A、罢工以后之工人

未罢工以前之萍矿工人，简直被压到十八层地狱以下，各管班工头及职员对工人无不可以打、骂、罚跪、罚工钱，以及明抢暗夺的种种剥削。工人若稍稍表示反对，轻则开除，重则置之监

狱。以故虽有数万世界最尊贵之劳动者，而莫敢奈何。自此次罢工之后，工人深知自己势力之雄厚，在大操场中，树起俱乐部数丈宽大之赤色劳动旗帜，以威感天下之声，三呼“工人万岁”；而个个工人气势，均可压倒世界那派剥削的人。但因此未免得胜而骄，对于平时深恶痛绝之职员，工头，常常反以老拳相对。俱乐部此时通告禁止，并通告工人自治条规，而数万工人无不奉为确石。如是工人作工，更加勤勉，有无端闹吵者，皆群起而攻。所有各项不能解决之交涉，均由俱乐部办理，如是工人秩序较前更嘉。自禁赌博凶殴吵闹，自禁不勤工作。所以那派工头职员的忌工故意不干涉工人工作，想借以破坏工人秩序的暧昧手段，从无施巧了。俱乐部在罢工后，对开除工人，十分注意。若工人未犯特别事故，一概不准开除，若加添新人又为工人所不许（各种工人不与共同生活，自然站不住脚）。以故非俱乐部部员的老人，不能在安源得到工作。如是矿局欲加新人及任免工头，皆须在俱乐部得一证据方可相安，免除工人反对。在工人所有各项交涉，矿局工头职员等，皆不能解决，必待俱乐部的裁决方能解决。如司法科从前案件纷纭，门庭若市。自罢工后，一月以来，竟成了深山古刹，足迹罕少，因所有问题不至司法科而至俱乐部故也。俱乐部一方能使工人自治。一方能解决工人间之纠纷，工人对俱乐部之信仰既如此之坚，萍矿之命脉，已操之俱乐部之手。俱乐部虽欲自己破坏，路矿两局亦不能使之破坏也呵！

B、俱乐部改组完竣

俱乐部之基本组织为十人团，按职业地域的分别每十人联成一团，团有十代表，每十团有百代表；再每一工作处有总代表，各工作处有百代表及十代表会议（如炼焦处、洗煤台等，窿内每股〔段〕一总代表）。最高代表会议为全体总代表会议——即最高苏维埃，每月开会两次，其余再有全体百代表及全体代表会议，每年或半年开会一次。窿此〔内〕外委员会首领为总主任，下分路局主任、窿内主任、窿外主任，其余为秘书及各项委员，皆由主

任团委任。经全体总代表会议通过，由各委员组织委员会，此即为“人民委员会”。(未完)①

(原载 1922 年 12 月 17 日《工人周刊》第 57 期)

汉冶萍总工会反对停工

汉冶萍公司因被经理人等侵吞太大，不能维持，决计停工的消息，本刊昨已说及过了，现闻汉冶萍总工会认为这事与工人生计很是危险，特召集全体会议之决反对停工，除致函提出三项不应停工的理由向该公司交涉，并决定万众一心用实力去反抗。万一要停，也要发给三年工资才行。咳！万恶的资本家！他们有钱赚的时候，不是时时刻刻驱使我们工友们比牛马还不如吗？到如今没有钱赚的时候，就将我工友们逐在工厂外不管他的生死了。

(原载 1922 年 12 月 24 日《工人周刊》第 58 期)

安源青年工人状况概要

大 时

安源是中国一个很大的煤矿，共计工人有一万三千余人。其中青年工人，大约占百分之五。他们的工作状况及种类，可分下列几种：

(一) 窿外机厂学徒——他们工作的状况，除一二年级学徒外，与成年工人没有多大的分别。每日须作工十二小时，有时还有一些粗笨事。比较精细的工作，如技术不精熟，就无机会可以担任。他们的工钱每月不过六七元，除房租伙食外，无多余资可作他用。至若一二年级的学徒，不过是机器下面的跑腿者，和大师傅大师兄的帮助手而已。他们的工钱，仅够食饭。惟安源的工人已经组

① 该文系连载，后文迄今未发现。

织了一个大的团体。叫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由工会开办了七个补习学校，使失学的工人，在工作之余，有机会可以去求一点知识，因此在机厂内的学徒，大部分都是这些补习学校的学生，并且他们还可以在校内作相当的娱乐，如踢球等事。

(二) 窿内守风门的青年工人——矿窿内，风路的关口，要将门关闭，必将派人把守，以免风与风相撞，致发生火，即爆发而起火的危险。这种把守风门的工人，大半只用青年工人。这种工作的责任，虽然重大，而无须用点体力。他们的工钱，也不过六七元而已。此项青年工人，很少进补习学校读书，因他们工作的场所，不是很多很多的人聚集在一处，所以很容易养成他们一种冷静而见闻不广，知识不闻的恶习。

(三) 窿内“扯拖”“担拜下”的青年工人——此项工作是矿窿内最苦的工作。所谓“扯拖”者，即最短处二三尺高之煤窿内的炭，——须用竹筐拖出，身体较大的人，自然不能担任此种工作，必须这班身体较小的青年，才能行走如意。他们工作时之使力，非用手，亦非用肩膀，乃是伏（身）头顶，如牛马之驮车一样。所谓“担拜下”者，即运输用品至最矮之煤窿内或上下风窖（窿内过风口的小道），必须在地下担物行走之谓；所以他们的工作时之使力，并不用肩挑，乃须用背驼，或颈顶驮走，其苦自不待言了，此种工作亦必须身体较小之青年工人方能担任，非身体较大的青年工人能与所做的，他们的工钱每日有两角八钱或三角六七分钱不等。但有时这两项工人缺少时，即六角或八角一天，也只是不定的，因为他们这种工作，不是每天可以去做的，做一三日，必须休息一二日，其他没有做熟练了的工人，无论他身体怎样强健，都是不能去做，因此时常不容易找到此项工人。此项工人，（无论青年成年工人）所以往往有些居奇的现象。又因为他们是极苦的，也就时常找些不正当的娱乐，如赌博等。至若进学校读书，更不是他们所注意的事了。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有极少数没有加入工会。他们以为加不加入工会，都是与他们工作无妨碍

的，并且不加入工会，还无人强迫他去读书，或禁止他赌博等事，落的快活些。实际上他们也就成了一班堕落青年（不过少数），无法救药了，这类青年工人可说是安源青年中惟一最苦的工人，并且在工作上，还有许多的危险。他日有暇，当再向读者报告。

现在安源工会中的办事人，已很注意这些青年工人的状况，已决定组织“青年工人读书会”，使他们从知识上发展，并设有相当娱乐等事诱导之。这样安源的青年工人，虽一时不能完全改善其地位和状况，但已经有一点改善的希望了。其他处之矿山和工厂的青年工人如上述之苦况，或更有甚如此类之苦况者，（如湖南湘潭一石膏矿，矿内全用童工，每童工下窿后，必须七日夜方的出窿）所在皆是，向所谓改善的希望，还不知在那一个九霄天外。这是不能不希望读者，和我们这些决意专作青年运动的人们，特别加以注意和努力！

一九二四年二、十、过上海时

（原载《青年工人》第2期）

安源路矿工人之伟大组织

绍 予^①

近年来中国人因为切身的感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加于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压迫，和国内军阀对于人民之多方剥削与纷扰，大家都觉悟了，知道非联合起来以打倒军阀和国际侵略不可。但是我们应该如何以联合起来呢？很多人不注意这件事；而且有些人自己不肯努力，偏以为中国人永不能免于一盘散沙，联合是不可能的事。我介绍安源工人之实际组织，可以证明他们这是一种错误见解。

本来比较很好的工人组织，不仅安源一处；而安源工人的组织，也不能说是做到了尽善尽美，无以复加的地方。不过他们既

^① 绍予，即唐绍予，1923年春为青年团安源地委委员。

确有许多很值得大家注意的，我把他写出来，亦可供有志联合民众者的参考。

安源地方工人团居于三里路之内者，约计两万人。这两万工人都可以一呼而集的。他们因为程度不齐，情形亦自不免复杂一点。要明了大家对于某项问题的意见，或临时发生某事项，要大家都能了解或执行非有一种极严密而有系统的组织不可。他们为适应这种需要，规定每十人推出十代表一人，每十个十代表推出一人为百代表，再就每工作区之百代表中推出总代表一人，由总代表组织最高代表会议，议决一切事宜。关于执行方面，分教育、讲演、游艺、交际、文书、会计……各股。设主任以总理其成，执行对内对外各事。如此组织，既便于征求群众之多数意见，尤便于上下的声气灵通。他们的责任划清，事务的执行亦易。他们有了这种有系统的组织，所以很能显出一种精神。

团体徒有空文的章程和形式的组织，亦不一定能有力量。必须还要有纪律。无论任何团体，没有纪律，或是纪律破坏了，必不能维系人心，以协力作事。这样无纪律的团体，是无用的。安源二万工人的团体，所以能够成立几年而日有进步，也就是因为他们已培养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纪律的原故。例如他们对任何问题，均能绝对的少数服从多数。凡是代表会议通过的议案，都是绝对的有效，至于拥护领袖、拥护团体的精神，简直是人人都很充分的。他们同时还很能互相督促，或督促领袖。他们发现某人不守纪律，或行为不正时，均能由团体用合法的手续，施以相当的制裁。或除名，或作他项的处罚。最堪钦佩的，就是他们视团体命令如军令的不敢违抗，即至于有个人生死关系，亦所不顾。有一次当着他们罢工的时候，要斫断电线，这是最危险的事：不为敌人所捕，亦会触电而死。然而一个工人接着去斫断电线的命令，仍是慷慨而行，不愿畏缩。这都因为他们服从纪律的精神很普遍的原故。他们的活动，目前生气勃勃，办了六所共十班工人学校，创设了消费合作社，闹得天花乱坠。他们有《罢工胜利周年纪念

册》，叙述一切，我便不再赘说。

从安源这种事实看起来，已明确的告诉我们，只要组织能精密而有系统，又造成绝对服从纪律的精神，中国人绝不至永远是这样一盘散沙的样子。

（原载 1924 年 2 月 16 日《中国青年》第 18 期）

萍乡煤矿工人生活困苦

安源快信：汉冶萍公司自押借日本债以来，年须贱价售五十万吨铁砂给日本，致公司营业日形困难。萍乡煤矿亦该公司之一，故年来损失甚大。该煤矿有工人一万五千余人，公司概以矿票发薪，每矿票一元只值现洋七角。自去年至今，已有年余，且工资每欠至三四月之久；在欠资期内，工人借债一元，月须出息至少五分。工人蒙此两种重大损失，生活非常困苦。近因军队四出强迫买米，致米价高贵，矿票每元至多仅可买米七斤。工人每月仅得矿票二元，供养家庭买米不足，日来因薪少米贵，无法维持，工人家庭饿毙及自尽者，时有所闻。工会因念在此全力对外之时，顾全产业，力劝工人不可以强硬手段（暴动）催发欠薪。日本人则鼓动公司经理以武力解散工会，俾将来并吞三公司时，工人无法反对云，此万余待毙之工人，不知将何以自处也。

（原载 1925 年 9 月 24 日《工人之路特号》第 92 期）

安源工人俱乐部被解散

长沙快讯：汉冶萍盛经理抵安源，对工人初尚和缓。嗣以十六日工人举行罢工胜利三周年纪念，盛认此为工人对己示威，乃请赣西镇守使李鸿程出面弹压。某日宴李于三层楼上，严守秘密，即为商量此事。李以未得方（本仁）命为辞，未果执行。事后工人始知高压在即，加以相当之准备，然亦未料盛有何种恶辣手段出现。二十夜十一时，盛往萍乡，翌早四时回安，随即调来军队

一连。至四时半，工人出班，满山已宣布特别戒严，〈将〉出班者包困寄宿舍，进班者不准复出。旋即派兵一连，机关枪二架，封闭工人俱乐部，并捕去职员三十余，工人子弟学校第一校被捕去教员八人，第三校被捕去数人，二四两校亦施行严密之搜查，人已先逃，未克捕获。成本十余万之消费合作社，被兵士抢掠一空，经理唐生〔升〕超现尚不知下落。所捕之人，旋即释放一大部分，仅留八人，解往萍乡镇署，内一人系俱乐部副主任黄静元〔源〕，余均不知姓名。正主任陆沉，悬赏五百元捉拿。伤十余人，内重伤一人，抬至医院毙命，已死者不准家属收尸。同时局中牌示，将二、三、九、十四段停工，工人千二百余名，由赣军押送老关。呜呼惨矣！

（原载 1925 年 10 月 4 日《工人之路特号》第 102 期）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全体官兵 援助安源矿工通电^①

全国各报馆各工会各农会各学生联合会各法团暨全国父老昆季姊妹公鉴：我国十四年来，革命尚未成功，愈致纷乱，固由于国内各派军阀利害冲突，已无调和之可能，而起斗争之故，然大部由于工农不彻底了解革命为何物，及不肯与国民政府合作，共同扫除革命前途之障碍，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以先总理之政治遗规上，谓欲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延闾等是三民主义信徒，为革命而奋斗已非一日，深知革命党必须与民众携手，更应遵守我先总理之政治遗规；对于工农之保护，自应额外注意，且须负责唤起并指导之。迺者报端所载，赣西镇守使李宏承〔鸿程〕宥（二十日）晨派兵两团围封安源工人俱乐部，捕主任黄静源等九人，武装禁守工人西区；矿工冲出集会，被枪毙

^① 原题为《第二军全体官兵援助安源矿工》。

四人，重伤三十余，失踪无数。噫！工人阶级已为军阀目中钉，处于不两立之地位！吴佩孚之杀京汉铁路工人，与夫最近张宗昌之在青岛，张学良之在上海，解散工会，屠杀工友，即为明证。本军上自官长下至士兵夫役，闻安源屠杀惨案发生，无不义愤填胸，振精神，利刀枪，誓为国民捐躯。延闾等更当身先士卒，尚望全国父老昆季姊妹，齐心协力，予以援助，同声共讨，以伸正义，非达到消灭一切反动军阀，而与夫所指使之帝国主义者不可，庶革命有望室〔而〕工农团体得有自由发展之机，临电悲愤，不尽欲言。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闾率本军全体官长士兵夫役同叩，文印。^①

（原载 1925 年 10 月 11 日《工人之路特号》第 109 期）

湖北工学联合会援助安源工人通电*

全国各团体、各报馆均鉴：安源路矿工，突于苛日被汉冶萍总经理盛恩颐，听日人主使向赣西镇署调兵数千，包围工会，用机关枪扫射工人，死者七人，重伤无数，捕去职员十四人。如此虐杀，“二七”而外为仅见。工人以前不过受帝国主义者嗾使之军阀压迫，今则资本家亦勾结帝国主义者压迫我工人阶级矣，务乞全国各界，主持公道，援助被迫工人，是所切禱。

（原载 1925 年 10 月 12 日《工人之路特号》第 110 期）

萍矿局压迫工人最近情形

长沙通讯：萍矿局解散工人后，军警戒备情形，较前益紧。凡曾任工人俱乐部代表或教员等职者，无一不在逮捕之列，一般工人异常惶恐。一、二、九、十四段工人千余名，已被矿局押至株

* 原题为《湖北工学联合会援助安源工人》。

① 此电发出日期是十二日，但却登载在十一日的报上，不知何故。

醴一带解散，其余各处工人一万余名，均待发饷押解出境。惟所发饷款，系由各工头经手，会同矿警驻兵从中克扣者，约计七万余元。

各工人子弟学校，共有七所，教员及五六十名，惨剧发生之日，已有黄静源、吴景中等九人被捕，余均分头逃走，内有一十五人往安源车站购买车票，预备离山，亦为驻兵拿获，送至矿局。该局不问黑白，各责军棍四百。有黄姓者，被责过重昏死数次。又有妇女职业部女教员叶姓，及第一校金姓，均被驻军监视，断绝饮食，已历四日。叶于楼间痛哭求食，其声凄楚，惨不忍闻。校邻有送饭者亦被军士呵止之，惨无天日，至斯极矣。又工人消费合作社，有存货及现款，共约五万余元，前已请由商会保存，兹亦被驻军提去。

(原载 1925 年 10 月 16 日《工人之路特号》第 114 期)

江西军阀惨杀工友黄静源详情

安源工人俱乐部被封，曾志前报。当时俱乐部所属工人学校教员及工人先后被捕者三十余人，俱乐部职员兼教员黄静源亦在其内。黄被军阀刑讯多次，于十六正午被镇守使李鸿祥〔程〕押往安源枪毙。临刑时黄烈士面不改色，质问“系犯何罪”，监刑军官答谓：“你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吗？”黄烈士连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恢复俱乐部”、“黄静源死不要紧”等语。闻萍乡军阀，尚要继续枪毙几个云。呜呼，黄烈士之死矣！黄烈士为无产阶级奋斗而死，与“二七”殉难烈士有同等之价值。

(原载 1925 年 11 月 1 日《工人之路特号》第 130 期)

悼 我 们 的 战 士

亚 领

在五卅惨案中，最使我痛心的，是我们忠实的勇敢的我最敬

爱的何秉彝同志牺牲了。继此以后，汉口重：①——尤其是广州沙基案的牺牲在更多。接着，又是工农群众的领导者，三民主义的实行家廖仲恺先生也牺牲于反革命者之手。在此次东征，又有许多同志阵亡了！在我每接到一个悲壮的消息之后，总不由自主的流下不少的热泪，同时周身的血球，也飞腾起来！

现在报纸上又报告我最惨痛的消息——安源工人领袖黄静原〔源〕于铎（十六）日被萍乡镇守使枪毙；黄临死呼恢复工人俱乐部等七口号，工人异常愤慨！——十月十九日上海民国日报。

黄静原〔源〕是我们革命队伍中最勇敢的战士；他领导数千工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资本家奋斗。他那坚毅的精神，敏捷的才能，非愚鲁的我可及万一；我虽只于去年见过他一面（他去年来上海一转，时我在申），但他诚恳的态度，已深深的印入我的脑海。半年来，我们常常通信，他总是勉励我。在五卅后，他来信有云：秉彝（秉彝也和他见过一面）已卸却他的责任了……但是，他的担子还没有真卸却，不过他现在不能挑了，他的担子，“可我们兼挑了”！又云：亚领！你哭秉彝吗？我想你一定止不住你从感情所流出来的热泪！其实一点不足悲，他已完成了他的志愿；我们只有努力奋斗，来安慰他的魂灵！……这信，就成了静原〔源〕最后给我的信。真的！确的！静原〔源〕死了！死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资本家盛恩颐及小军阀之手下！刺激受得太多了，神经几乎麻木了的我，读了这个消息，连泪也流不出了。

我不悲静原〔源〕之死，我悲数千在黑暗的矿山的工人同胞失去了他的导师！我尤悲我们的队伍中，长失了一个忠实的勇敢的智敏的战士！静原〔源〕死了！静原〔源〕卸却他的担子了，这个担子，又加在我们的肩上了。未死的同志们！我们不要悲呀！静原〔源〕已完成了他的志愿了，我们只有努力奋斗，来安慰他及各先烈的英魂！

① 原文如此。

被压迫的工农群众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资产阶级，封建军阀！

牺牲的烈士不死！

(原载 1925 年 11 月 2 日《工人之路特号》第 131 期)

安源工人之惨劫

罗夫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于民国十一年九月半间，为南方工人组织的重镇。“二七”以来，资本家屡次阴谋破坏，卒因工人团体坚固，奋斗力强，没有破坏得下来，现在——九月二十一日早晨，被三公司总经理盛恩颐贿买驻军驱使矿警将他武力封闭了。

安源工人俱乐部的被封闭，其原因固然很复杂，其意义更不是简单的封闭了一个安源工会。

安源俱乐部是代表一万三千工人，在第一次罢工胜利后成立的。这一万三千工人一旦有了他们自己的团结以后，即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创造能力。他们创办的教育事业已够使一般资产阶级惊奇嫉妒；在俱乐部的教育股之下有工人学校七个，日中开子弟班，夜间开补习班，日夜班合计常有近二千的学生受课。正式学校而外，有十二个读书处分设各工作处日夜开放以便成年工人补习。有一妇女职业部，专为工人的家属开的，以使她们学习着职业和认字。一切教科书都是教育股自己编辑的。俱乐部下面还有一个讲演股，轮流派员对工人讲演政治争斗或经济争斗等问题。此外更有游艺股，化妆讲演股、童子军，成绩都很好。对于经济的建设，他们办了一个一万三千余元股本的消费合作社，股东全是他们自己，虽则因为没有经验，经过许多困难，但终久没有失败，且得着相当的胜利。——这是安源工人建设能力的表现。这样的建设能力，各地工人未曾表现过的建设能力当然要使资本家害怕，由

害怕而嫉妒而想方设计要来摧残的。

萍矿是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产业，三公司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是有很长的历史的。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他的经济侵略发展到长江而与英帝国主义竞争，三公司便是他的最好的工具。著名的二十一条，中间显然表现日本帝国主义对三公司的阴谋；事实上，三公司已欠日债六千余万，三公司每向日本借债一次，日本侵略即变本加厉一回。总而言之，日本帝国主义要向长江发展，所以尽可能使用其政治的经济的手段以操纵利用三公司。这种站在三公司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是安源工人俱乐部被封闭的第一个原因。三公司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束缚，动弹不得，且年久月深愈缚愈紧，自思无路，只有拼命的向工人进攻，吸取他们的汗血去孝顺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苟存，无论工人的建设能力怎样大，维持秩序能力怎样高，是逃不掉他这一刀的。这是安源工人俱乐部被封闭的第二个原因。萍矿自俱乐部成立之后，矿局职员因不能弄弊吞肥，相率怠职而矿局管理又极坏，所以弄得一切稀糟，职员方面却把这种责任完全卸在工人身上，向公司方面造谣中伤工人，这是安源工人俱乐部被封闭的第三个原因。“五卅”惨案发生后几天间就变为普及全国的运动——由一部分工人的经济要求变成了全民族的政治争斗。安源工人在这怒潮高涨中，虽因为生活困难（四个月没有发工饷）没有热烈的援助，然如每个工人募捐，罢工游行，联络地方团体组织雪耻会，都表现了安源工人已相当的参加了全国的民族争斗。当英日帝国主义利用奉直军阀向全国民众下总攻击的时候，除掉国民党政府所在广州和倾向国民革命的国民军势力范围以外，如上海，如青岛，如天津，如唐山、如南京，如汉口，民族革命的先锋队——工人团体，都受到极残酷的压迫，安源工人俱乐部如何能够幸免？这是安源工人俱乐部被封闭的第四个原因。

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全国范围内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反动潮流中被冲碎了，决斗的时候，被枪弹打死三人，被刺死一人，俱乐部

职员及学校教员捕去四十余人，有一部分已被严刑拷打；女教员被武力饿困三日始放回。俱乐部被兵占据，学校器具全被搬去，合作社亦被武力占据，货物被卷洗一空，往来帐簿被烧毁，保险柜中本票七千元现洋数百元被劫，落〔其〕后某连长捕去一营业员，迫令签字承认合作社丝毫未受损失。工人请商会出来清理，均被拒绝。工部百代表、总干事、干事均不能立足，一经捕获，立即杖以军棍数百，身上如有钱，无不被搜去。全矿除一二处必须工作外，自俱乐部被封之日起一律停工，被开除的工人近五千，用武装兵士分批压迫出境，欠饷用纸包好，在车站发，实际十元只发三元，工人拆包质问，立被武装兵士打杀。未被裁工人欠饷一元未发，开工无期，饿困安源，进不得，退亦不得。盛已于黑夜秘密逃往汉口，安源成了无政府状态，群众现异常愤怒，欲起作最后的奋斗。

从上面许多情形看来，可以得着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这一次安源工人俱乐部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家军阀所造成的政治压迫之下被封闭的，安源工人的损失不仅是一些经济的条件，特别重要的是这一争斗的机关——工人俱乐部被封闭了，群众忽然失掉了一个统帅。安源工人今后的急务，就在如何恢复这个统帅。第二个结论是安源俱乐部是在全国范围的反动潮流下被冲碎的，故安源俱乐部之封，不简单的是一个安源问题，乃是广大的民族斗争中的悲剧之一幕。全国被压迫民众都应当了解这一个重要的意义。第三个结论，安源工人俱乐部三年的历史，只是领导工人作地方的经济争斗，去年以来，固然渐次走到一般政治争斗的路上来了，然在以工人为领导的包含阶级争斗与民族争斗为世界革命辟一新机轴，替中国民族解放辟一新纪元支持至三个月之久“五卅”高潮中，安源工人终止于相当的参加而没有能尽这一民族革命先锋的职任，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遗憾。安源工人从这一严重的牺牲中应当得着一个新的教训了；没有得到整个的最后的政治胜利以前，一切和平的建设事业，都会保持不住，而非一刻不懈

的从事政治争斗（整个的或局部的）不可。

我们相信安源工人在最近的将来，依然要恢复他们的争斗机关——俱乐部的，我十分相信他们有这种能力。全国被压迫的民众起来援助他们啊！

记者刚写到这里，忽然俱乐部主任黄静原〔源〕君于昨十六日午后被镇署押往俱乐部之前坪枪毙之恶耗。当黄君被解至安源时，面不改色，向押队官问：“我犯了什么罪？”军官连讥带诮的道：“你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吗？”黄君愤然，大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实行民族革命！”“恢复俱乐部！”“我黄静原〔源〕死不要紧！”殉难时，弹从左耳入，右耳出，历半小时始气绝，其状至惨。工人群众围尸痛哭，愤激异常，株萍路矿工人将不免大反抗，长沙工学教育各界，得此消息亦将群起声讨帝国主义资本家军阀云。

（原载 1925 年 12 月 3 日《向导周报》第 137 期）

哀悼我们的战士——黄静原〔源〕同志

根

黄静原〔源〕同志竟死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的枪
竟〔血〕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的声中流
他是萍矿两三万革命的劳动者之领袖，他拥护工人的利益，指
导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反抗资本家；因此，遭了帝国
主义者日本之毒恨，遭了军阀方本仁李鸿程之毒恨，尤其遭了资
本家盛恩颐之毒恨！于是他们这伙强盗们勾结起来下毒手：暗中
乘工人未备，调遣大兵，封闭工会，捕拿工人及其领袖。我们英
勇的战士于是被他们捉去，非刑酷罚。因为他宁死不屈，最后就
惨遭强盗们枪毙了！当枪弹射穿他的躯体的时候，犹高呼打倒帝
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他的灵柩由株萍路运到长沙，沿
途民众聚集哀悼，有人抚棺痛逞〔哭〕，哀痛异常，长沙迎灵柩不

期而会者万人。

“二七”施洋林祥谦等同志之热血培肥了民众革命的种子，抑郁酝酿，至“五卅”而爆发为革命之鲜花。同时我们的战士——何秉彝、尹景伊等同志又洒其热血于帝国主义的枪弹之下，使这革命的鲜花遍发于全国，其光辉照映于世界：革命快要成功了，夕阳回照的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逞其最后之余威，我们的战士李慰农同志流血于青岛。接着不久便是静原〔源〕同志之被杀！此外被捕入牢，通缉亡命及失业流离与积劳病死者，不知凡几！这是自由的最高代价，这是“革命成功”必然的过程！代价的付与加多了，程途愈走愈近了，自由的取得和革命的成功就在眼前！

静原〔源〕同志！我们无产阶级中一切革命运动的牺牲者呵！几千万在黑暗冷酷和饥饿的地狱中的劳苦同胞和他们无穷的后代，都将要由你们流出的热烘烘的赤血，换得了自由、面包和温暖；云霾消散，将要现出一个光明灿烂的世界！英勇的同志们！你们英灵可以永恒的安慰了！

（原载 1925 年《中国青年》第 10 期）

黄静原〔源〕死不要紧！

黄静原〔源〕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主任，他拥护工人的利益，领导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反抗资本家！去年九月一日^①早晨该俱乐部被资本家买通军阀封闭，黄君亦被捕。十六日^②被军队押到俱乐部的前萍〔坪〕枪毙。当黄君被解到安源时，面不改色，问押队官道：“我犯了什么罪？”军官冷笑道：“你还要打倒帝国主义么？”黄君大愤，大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实行民族革命！恢

① 原文如此，应是九月廿一日。

② 原文如此，应是十月十六日。

复俱乐部！我黄静原〔源〕死不要紧！”枪弹从左耳进，右耳出，过了半小时，方才气绝。工人围住尸身痛哭。他的棺木从株萍路运到长沙，沿路民众聚集哀悼。在长沙，迎他者不约而聚者一万多人！

（原载 1926 年 3 月 21 日《工人之路特号》第 260 期）

为株萍铁路罢工告该路工友书*

亲爱的工友们，自你们遭万恶的资本家盛恩颐勾结军阀冲破你们的营垒——俱乐部，残杀你们的首领——黄静源等，你们就好象一个不到两三岁的小孩失却了慈母样的，不特饥寒疾病起居饮食无人看管，并且还有许多扒手人贩——资本家军阀——欲将你们生吞活咬，在过去的七八月中间，你们那种困苦饥寒的情形，我也听过很多朋友说过。只可恨我没有文学家的艺术而不能尽量描写出来，（时间也不容许我）但我无时无刻不记得你们从前是一个很勇敢的战斗员，现在已经陷在九层地狱下去了！

昨日忽然听到你们在九层地狱底下的叫声，接到他〔你〕们罢工的通电，不由得更使我们感着无限的悲痛与愤激。除经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电达唐生智并警告路局长承认你们的要求，并且他们还打算唤起全国的工友作你们的后盾，听说中国国民党也要起来帮你们的忙。你们的后援是很雄厚的，只要你们站在前线的，勇敢上前便好了，你们绝不要胁于你们去年的失败，就畏缩不前了。若是这样，那么你们的呼声只有一层层的往地狱底下落，一辈子也见不了天日了。你们要拿京汉路工友来作你们的模范，他们在“二七”那样的牺牲，但是不到一年光景，把〔他〕们的营垒又恢复了，他们的奋斗精神也较前增大百倍。须知吾工人阶级之谋解放，只有自身的努力奋斗，才能得来。

* 此件原载于《工人之路特号》的《论坛》栏内，未署名，似是该报编辑部言论。

你们一九二二年罢工的勇气那〔哪〕里去了。亲爱的工友们，勇敢上前，奋斗到底，恢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为你们的死者复仇。

（原载 1926 年 3 月 31 日、4 月 1 日《工人之路特号》270、271 期）

株萍铁路总工会成立

湘讯：此间株萍铁路总工会，于三月十六日正式在醴陵成立。民国十年株萍全体工人曾与萍乡煤矿工人联合成立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之后颇多建设，如办工人学校，消费合作，娱乐等等。因此遂遭资本家之嫉视，勾结军阀封闭该会。赵贼恒惕罪恶满盈，于今已倒，而株萍铁路总工会，遂复正式宣告成立。昨该会致电全国总工会，报告成立。总工会接电后，已去电庆贺矣。

（原载 1926 年 4 月 29 日《工人之路特号》第 300 期）

请援助安源矿工罢工友

（中央社）安源煤矿工，失业一万三千工人，流离无归宿者四千余，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昨由醴陵致电中央工人部请求设法援助。电云，中央党部工人部长勋鉴，安源煤矿遭失业工人一万三千余，无家可归者四千余，流离堪悯，吾党夙为农工谋利益，安忍见此多数工人生饥渴死云，敢请设法援助，使获归苏。党国前途，实利赖之。第四军副军长陈叩钧皓印。

（原载 1926 年 8 月 6 日《工人之路特号》第 399 期）

从广州所闻北伐军之胜利与民众（选录）

叔 坚

北伐军一个短时间内，由醴陵而平江而岳州而汀泗桥，以至攻下两汉，这种胜利的呼声，已经普遍全国。四七八军的捷电，几

乎天天报纸上都有，而广州且已祝捷两次了。拿在主张军人革命论的人看来，必然更高兴地叫道“当今天下舍我其谁”。这是一些革命军人之合理的自负！不过据我看来，从广州到汉口，没有一次胜利没有民众的力量。而在广州所得的这种材料，特别比其他地方为多。所以这次人民援助北伐军的情形，实有公开于国人之前的必要。

大家知道从广州出发时，一切夫役，都由民众充当，而省港罢工工人还组织得有几千人的运输队。一入湖南，“农民特别欢迎——工学当然不在话下——同时我们得农民帮助，尤为不小。如此次进攻醴陵时，该地农民到处替我们报告消息，及在醴陵组织救国敢死团（此中成份为工农学，以农为多数）预备我军进攻时在敌人后方捣乱。……同时株萍铁道之工人，早已替我们准备一切。其时有赣军唐福山部停〔傅〕应衍一混成旅由萍乡开至醴陵应战，该铁路工人待我们将攻醴陵的前几天，把此铁道湘赣交界地的湘东铁桥炸断，掘断铁道数处，以停止敌人之运输，而扰乱其军心。故此次醴陵之役，我军之战斗能力固强，而能于数小时内把万余敌军冲散者，得株萍铁道工人之帮助，诚不小也”（第三军肖文涛来信）。看民国日报九月十一日所云：“醴陵一役，得民众之援助甚多，故各军政治部及各级政治部甚注意于民众之联络”，便知此种说法，真实不虚。

……

（原载 1926 年 11 月 4 日《向导》第 177 期）

萍乡的民众及反动派（萍乡通信）

雨 巽

一，萍乡的妇女

萍乡的女界，不用说是黑暗到了极点，她们所受旧礼教的束缚和种种的压迫，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就是储藏在县立女校和

职业女校的革命种子，为了时会和环境的不良，也不能萌芽出来。所以在本年上期虽然有个萍乡女界联合会的组织，也是不能真正有谋解除这些痛苦的计划。现在革命的潮流高涨起来了，久藏在这两个女校的革命种子，也已经散布而且萌芽出来了！所以一个空前未有的萍乡女界联合会的升牌典礼，已经在十月三十一号（下午一时）举行了。各团体派代表参加的有县党部，学生联合会，总工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公有财产保管委员会，各校学生会，安源俱乐部，安源市党部，安源儿童同乐团。其余还有第三军第二十七（？）团王党代表及政治部代表一人。该会到会会员约二千余人，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及该会会员演说后，各团体代表演说，至五时许方摄影散会。该晚有新剧跳舞等游艺，观者不下万人，秩序井然，真可谓萍乡女界之新纪元了。

二，十月革命纪念日的萍乡

苏联十月革命九周年纪念，在北洋军阀势力之下的时候，不但没有举行过庆祝大会，就是这个纪念日子，一般人都不知道。在今年的纪念日，就轰轰烈烈的开了一个萍乡未曾有这样多人与会的会，不但在城内所有各团体各学校全体参加，并且在各乡村的乡农民协会区农民协会都全体参加了。到会不下三万人，下午一时，摇铃开会。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后，各团体代表演说及自由演说。其中演说的，有一位曾先生，他解释：苏联革命的起原〔源〕，我们为什么要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苏联是那一阶级革命，领导革命的是那个政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国内的经济状况怎样，苏联自十月革命以后，对于我国怎样，对于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怎样，我们应该和苏联怎样携手。最后解释苏俄领导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党；共产主义是如何的主义，共产党的成份是怎样。经他演讲之后，全场的人都很明了，而且鼓掌称善。四时许，从会场出发游行，一路呼口号的声音震动天地，但秩序很好。游行后，仍返会场散会。这真是空前的盛举。

三，萍乡的工人

萍乡的手工业工人，自近年米价高涨以来，生活日形困难，每日所得之工资，仅三、四百文，其中工资最低的就是染织工友，每日所得不过二百余文，不足以养活妻子。但在北洋军阀势力之下的时候，他们只有任从其剥削。现在处在青天白日之下，县总工会已经成立了，所以染工会的工友向总工会要求，与厂主交涉增加工资，经过计〔许〕多的手续，现在稍得了胜利。

安源的挑运的工友（运煤上车的）亦因受了生活之压迫，现在也以挑运工会的名义，向煤业公司要求增加工资。煤业公司和挑运工请总工会调停，现已得稍可的结果（十成加五成或六成，如一百文增加五十文或六十文）。

四，萍乡的儿童

在上星期已由同学钟邦武姚谦二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儿童同乐团，人数约百余人，但现在陆续增加。

五，萍乡的反英运动

在双十节开反英示威大会的时候，曾由各界议决组织一对英雪耻会（抵制英货），但会后没人〔人〕办理，到上星期才筹备进行。

六，萍乡的反动派

萍乡的反动势力，不用说是布满了全县，尤其是教育界的反动派勾结其余的反动派，向县党部和革命民众进攻。在达成师范的反动校长张理文，虽然被学生赶走了，可是模范小学兼鳌洲中学的校长陈铁佛，联结一班教员，曾组织中山学术研究社及储材实业社两个反动机关。储材实业社总是向总工会进攻，可是现在在革命高潮的时候，他们也不明目张胆的反攻了。

（原载 1926 年 11 月 28 日《战士》周刊第 26 期）

近数月来湖南的工人运动（节录）

霍 然

湖南的工人是老早就有了觉悟的；过去数年间，在赵恒惕强

力压迫下，迭演了许多抵抗军阀，自谋解放的痛史。自从北伐军克复湖南，迄今数月工人运动更有长足的发展。这个，我们该明白，工人并不是只全靠好政治环境才起来的，实在是他们有了国民革命的觉悟，所以在目下特别努力，积极的团结以参加革命工作。只看北伐军事进行中，铁路工人运输工人……是如何的卖力，就可知工人们的革命力量了。现在将最近几个月来所有工人运动的情形，分类总述如后。

安源铁〔路〕矿工人大举援助北伐

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而一致团结在俱乐部下之安源路矿工人，去年为军阀枪杀解散。可是其留着的二千余人，并没有终止他们的奋斗，而且在北伐军进攻萍乡时，特别表现他们的力量。在萍乡、芦溪、袁州间将电话电报概行破坏，并派人在萍乡镇署后施放炸弹，镇署火起，唐福山仓惶出走，非独市面未遭搜扰，即所存子弹军需亦完全未动。这次截得子弹数百箱，地雷二个，军需无算，已由工人刘启云等缴交第二军查收云云。

铁路工人援助北伐之详情

北伐军兴，各种工人组织破坏队、侦察队、运输队、救护队、慰问队等实行助战，功绩甚著，而尤以铁路工人之破坏队、侦探队为最。据铁路总工会报告，自革命军由湘乡进攻，至恢复武汉止，约可分为三时期：自湘乡进攻至占领老关时止为第一时期。此时破坏队分四队出发，第一队在姚家坝、板杉铺之漆家坳附近，第二队在姚家坝至板杉铺之东冲铺附近，第三队在阳石至老关之毁〔殷〕家冲附近，第四队在株洲淶口之间，节节破坏敌人境内之铁轨电线，侦察队亦随时分队为递步哨之组织，侦察敌情。第二时期，则自汨罗进攻到恢复武汉时为止。八月九日在麻塘至岳州间施行破坏，为哨兵追击，未能成功。二十一日晚在路口铺五里牌间，拆毁铁轨，敌人军需军械为我七军围缴者，无算。二十三日在中火铺汀泗桥之间，二十四日在土地堂纸坊之间，均阻碍陈嘉谟援兵之进行。武汉恢复后，我革命军进攻萍乡时，是为第三时

期，此次破坏队分峡山口至萍乡为一队，萍乡至安源为二队，安源至芦溪为三队，又至莲花庵为四队，芦溪至袁州为五队，一二队炸毁萍乡镇守使署，夺获子弹地雷均点交十二团查收，其余各队则在前方与侦探队联络，破坏交通事业，报告敌方情形。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革命的勇气与能力了。我们可以说一句一点不夸情的话：只有工人肯干革命，只有工人能领导革命！

.....

我上面粗枝大叶的叙述，既无系统，又不完备，实在不足以表明湖南工人运动近数月来发展的情形。惟见到工人阶级觉悟的程度，蒸蒸日上喜在心头，不得不勉强概括写出来，以表示我对工友们之热望。我诚心地祷祝工友们积极奋斗，勇往直前，预卜胜利。工友们！努力吧！将来的世界，是我们的！一九二六，十一月，九。

(原载 1926 年 11 月 14 日《战士》周刊第 24 期)

湘东暴动声势浩大

自从上月十八日浏阳平江被农工军占领后，到现在又发生了许多事实。

第一是武长铁路上所发生的事件。九日鄂南农军拆毁铁路，中伙铺出事之后，十日上午又是湘境捞刀河地方(距长沙十五里)火车出事之时，那边农民把铁路螺丝钉取去，车到即翻；羊楼司赵李桥两站，并有农军进攻，取去款项及枪支甚多，湘阴境内，汨罗桃林西站间之铁轨，亦被掘去。

这件事虽然已经把□班狗军阀急得直跳，但意尚无大害。而株萍铁路断的消息，则简直把他们狗胆吓破了。

株萍铁路是由长沙通到安源的铁路。安源本有小莫斯科之称。黄静源烈士，就是那边的工人领袖。安源本有工人武装，每次事

变，就是安源的工军发动。

这是十日那天晚上，株萍全部电报已断，十一日早，易家湾大托铺间的轨道，已被掘断。十二日工军占萍乡，向醴陵进发，夺得醴。周斓急派张国威罗定等领兵抵抗。十三日，大战于阳三石一带。十四日，工军部分向浏阳大屏山方面退却，与浏阳平江一带工农革命军联合，一部分退却安萍。

浏阳萍〔平〕江一带工农革命军，已于上月廿八日夺得两县，但后来浏阳又经失去。此后即与浏阳平江清乡总司令阎仲儒部对峙。十一日工农军联合军反攻，未得胜利。十五日，安萍工军又与平浏工农军合，再行反抗。十六日上午又占浏阳，即大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买办资本家，并建设自己的政权。同时平浏二方工农军，又向长沙进发。乡村农民，开始响应。惟工农军在暴动时，全靠自己的力量，而没有注意到群众的响应，因此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得些胜利。若是早把这暴动成为群众的暴动，那么，胜利的程度是一定不止于此的。

同时长沙方面，四郊农民的骚扰，一天天的厉害起来。这种骚扰，亦发现于株洲等处。周斓张国威等新军阀，弄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所以同时就积极的厉行白色恐怖。

自从官天园党狱发生之后，加以最近的到处暴动，白色恐怖益发加紧，被捕的一百多“共产分子”，长沙县知事陈其祥则主张把他们杀尽，“以辟制辟”。又有些主张杀些首要，把其余的释放了。有些主张一律感化，或用“佛化”，或用宣誓，或做文章。前次他们曾叫这批“共产分子”做文章，题目是（一）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论，（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三）暴徒罪恶说，（四）共产党祸害说。古色古香，大可比之前清的考童生。现在他们对共产党更怕了，因此捕杀的事实，愈见频繁，不论谁，只要有说是共产党，立刻就被捉去，严刑拷打的审问。厂主地主，更藉此报仇雪恨。工农一有违抗其压迫，立刻就加上了共产党的头衔，长沙的监狱里，这样的人已经关满！他们只等什么时候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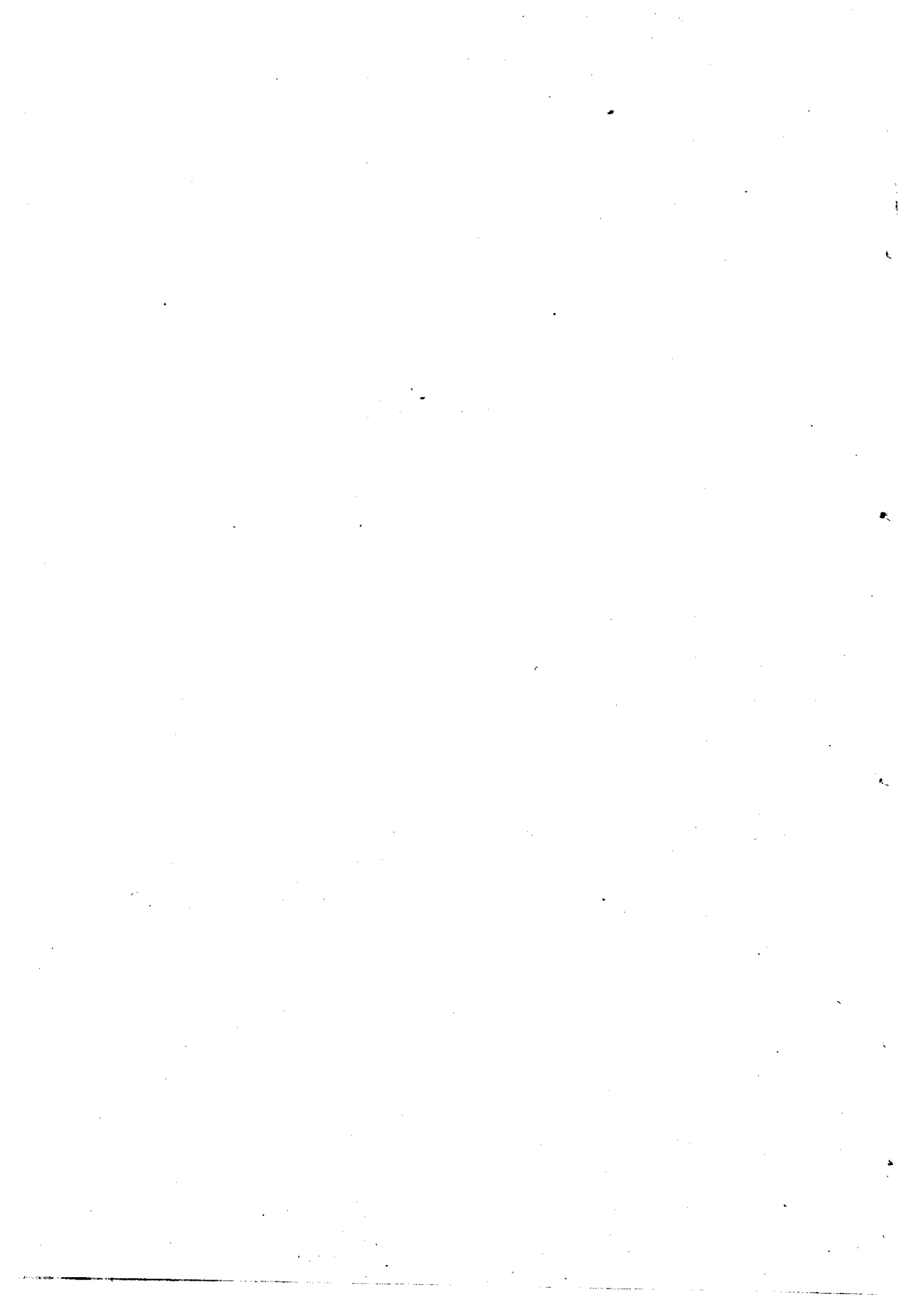
神来光临了。长沙的官厅，还组织了“镇压共产党委员会”。工厂及工人群集的地方，警备森严如临大敌。大街小巷，不论何处，满布着侦探及武装兵士，刺刀在日光下闪闪耀目，他们正如老虎张大了嘴，等着人吃呢！但是无论他如何防范，如何屠杀，他不能息民之怒。票价日低，不值一钱，伤兵无数，到处骚扰，民众痛苦，可比之十八层地狱，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暴动！现在愈杀得凶，将来愈爆〔暴〕得凶！

（原载 1927 年 10 月 10 日《中国青年》第 8 卷第 3 号）



14

回 忆 资 料



刘少奇复范明庆^①并转安源镇工会的信*

(1952年7月8日)

范明庆同志并转安源镇工会
诸同志们!

你们四月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你们所请增加工会两个脱产干部及修轻便铁道事，已转江西省总工会及铁道部酌情办理。我曾在安源工作过三年，安源的许多事，至今我还记忆得很清楚，俱乐部的大会场还是我经手修建的。过去的许多革命同志，如黄静源、周怀德、谢怀德、刘昌炎同志等烈士，我记得他们很清楚。应该在安源建立一个纪念碑，并举行追悼会，以纪念安源一切死难的烈士们。此事望你们商同萍乡县政府酌情办理。

敬礼！

刘少奇

七月八日

(按安源纪念馆藏手稿刊印)

^① 范明庆(1899—1968)，湖南醴陵人，原萍乡煤矿工人。1952年他在安源镇工会工作时曾向刘少奇写信，反映安源老工人的要求。

* 原件无标题。年代根据原安源镇工会干部回忆判定。

刘少奇接见袁品高的谈话*

我是罢工开始前几天到安源的。当时安源罢工取得胜利，没有失败，主要依靠了工人群众的力量，抓住了矿山的矛盾。矿上有两个矿长，李有权力，年纪大了要退休。舒就想抓权力，他们两人有矛盾。矿里有个总监工叫王三胡子和舒矿长也有矛盾。地方绅士中有个姓贾的，一个姓王的，一个姓文的，他们互相之间也有矛盾。地方士绅、萍乡镇守使和矿上有矛盾，下层职员和上层职员有矛盾。我们抓住这些矛盾，利用这些矛盾，取得了罢工胜利。当时萍乡镇守使调来了一个旅的兵力要镇压罢工，萍乡士绅和副矿长不同意，才坐下来谈判，达成十三条协议。你记得吗？标语还是在十里铺写的。

罢工胜利以后，工人选我当俱乐部总主任，要给我二百元银洋一个月。当时我只要十五元钱生活费就够了，工人对这件事还有议论。有的说一不图名，二不图利，是不是因为钱少了，还要给我增加一百元。我还是不能要，工人就怀疑我到底搞什么名堂。以后就召开党内外积极分子会议，给他们讲清道理，我们搞革命是为了要解放全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道理讲清了，工人才相信我们。

安源罢工胜利以后，矿上资本家又搞了一个工人游乐部，同

* 袁品高（1895—1975），湖南醴陵人，原萍乡煤矿洋炉炼焦处工人。1922年10月被选为俱乐部洋炉炼焦处工人总代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任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馆长时，由当时的萍乡市总工会主席赵凯陪同赴北京。5月10日刘少奇在家里接见了她。这是赵凯所作记录整理的节录。

路矿工人俱乐部唱对台戏。还出了告工人书。我们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把小职员、扫地工人、侍候矿长送手巾的勤杂工人和小矿警等等这些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工会。资本家什么行动打算，这些人就和我们讲，依靠广大群众把矿上的游乐部打垮了。安源罢工是成功的，出了不少干部，不过与农民运动结合得还不够，这是缺点。

1964年5月10日

李立三就安源工运史研究问题 答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王兴等问

材料收集的差不多了，问题是订正一些材料，时间久了，象我就记不清。为此，请参加过的同志谈一谈，可得到一些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为把这一工作搞好，做一下很好。

你们抓的很好，有意义；许多战略策略思想都是毛主席的，毛主席的思想在那时就能看出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我党初期发展阶段，是工人中发展起来，然后到农民中去，这表现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有意义的。后来主席领导许多工农到井冈山，农民运动首先是在工人领导下的，的确有些工人参加了〈领导〉，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表现出我党初期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从群众中生长起来，这一点有教育意义。最后，可以使现在的工人农民学生了解那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如何受压迫受剥削，“过去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当时工人是体会很深的，鼓舞着他们的斗争热情，把牛马生活如何描写出来？工人阶级受多种压迫，受资本家、封建把头、帝国主义三种压迫，有坚强的革命性，从安源工人运动史中，可以大致轮廓的把这几方面描出来。所以你们这个工作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很好，收集这些材料是不简单的。

读后感觉：第一，好，基本符合情况，基本精神是对的，因此，就没能仔细看，提几点可供参考。

是否太长，可缩短些，有些材料不必说。要树长好果子，有些果子要摘掉，真正的园丁，看果子多就摘掉，多了长不好，棉花打杈也是这样，是否删一下，删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不然，大

家很难看完。把它理论化、系统化，理论提高是很好的，例如第二章，党作工人运动来到安源，要写好些，从劳动书记部成立，毛主席怎样搞工人运动，总要写点吧？这是历史的写法，作故事写是另一回事。头一部分看起来，是用故事的形式，没用叙述的形式，能不能用叙述的形式，用历史的形式，我只供参考。你们也是一种写法，但总要表现出工人生活的全面才好，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全面才好。有些东西我不知道，是否有矛盾，如说安源工资六、七元，高工资九元，安源工人实际上得到的是铜板，很难说多少钱。矿中包伙食可能是很早的事，当时是工头包伙，不是矿上，过去是否有，我不知道。象你们写的，好象吃饭不要钱。一九二一年我们去时，吃饭是要钱的。当时许多人去，到那就要钱，借钱还还不上。工头剥削的方法多了，做生意、入红帮、开大会等各种各样的剥削方法。最好把这些剥削方法描写一番，我感到描写得不够，整理一下，不一定文字多，要使人看得更清楚。

与我有关的部分，我当时用李隆郅，后来因为工人不认识，改为李能至，后来改为立三。罢工之后，〈夜〉十二时，我与少奇在俱乐部，工人怕敌人迫害我，把我弄跑，拉到一个地方，睡不到半小时，又拉走，一天换三个地方，后来换在一个山后面，一个砖瓦窑里，两个工人陪着我，在窑中住了两三天。那时工人认识少奇同志的少，出面的是少奇同志，那几天的主要领导是少奇同志，你们写的符合事实。

最初，我与蔡增准（后叛变）一齐去，后来有蒋先云。发生收买的事时，我去长沙，离开了两三天，好象毛主席到了矿山。收买蒋先云时我不在。昨天我去看戏，不大对头，戏中说是舒长泰。记得是请蒋先云去的，说要查封俱乐部，快走。这是罢工前，罢工后没有这事。

你们讲的谈判过程是事实。后来谈判，我、少奇，没有二十几个人，没有收买，是商会调解。当时以毛主席统战思想，我们与商会搞得很好，当时我利用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是姓谢的。

罢工以后，有一回是到矿务局，是搞伙食到萍乡，工人怕敌人迫害，把我围起来，一定要我出来。有过类似包围矿局的事，不是卧轨。签字是在商会签的，不是在大楼中，签字是在晚上，十六号少奇的事可能是事实。

我记得第一条，俱乐部没有改为工会，俱乐部就是工会，为什么不改，许多地方都叫俱乐部。叫俱乐部是为了掩护，使敌人不注意。长辛店最早的也是俱乐部，“二七”前不久才改工会。

用什么方法把毛主席的指导提得更明确。罢工前毛主席写封信给我，“哀兵必胜”，我记得很清楚，让提出最动人的口号，后来才提出了“过去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要把他突出来，要说罢工的策略和指示，这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的。这几句话要突出。我去时，主席就说要取得合法地位，办平民学校，统战思想，主席一开始就明确。罢工的思想，就是根据这个思想下来的。不突出，就把主席的指导思想掩盖在大量材料中了。党一开始是讲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讲民主革命的。到二次会议后，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建立中华，实际运用上没有。当时在工人运动中不明确。主席是明确的，不仅是战略，而且运用到策略中去，这个思想弄明确很重要。主席领导长沙泥木工时，提“营业自由”就是得到小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支持。这口号是注意统战的，安源的战略也是这个思想。后来，安源硕果仅存，策略正确是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地方写得不突出。“二七”失败后，汉口站不住脚，许多同志去安源，所以能存，策略上搞得很好。

取消包工制是个大事，不是余波，是斗争进一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事，是个大事。解放后取消包工制还是一个大问题。余波的提法不对，中国的包工制是一个大问题。

胜利来之不易，第一是群众工作，第二是组织，第三是战略，这里面主席的策略没有写，只写了利用矛盾。

工人消费合作社，裁判委员会的主任开始是刘少奇兼的，罢工后加一段合作社、裁判委员会才好。“二七”前五个月，安源各

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工会简直是半政权机关，什么事情都找工会，司法官、矿警局没用处，工人有纠察队，打架就找工会，合作社有许多铺子。当时换钱是剥削，工人合作社成立后，工人银元换铜板就到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起来后，许多商人就垮台，许多商店是工头开的。罢工后取消包工制是斗争。纠察队、裁判委员会、合作社要写在前面，然后再写第四章（“二七”后的安源工会）。工人的组织，苏维埃的雏形，都可以写到前面。

你们材料堆的多，观点不明确，歌就没有必要写进去，关系不大。后来的情况，你们可对一下，大致可能不差。

写到打倒王野白止，为什么不写到解放后？今天的情况应该写，一直写到今天。我看最后应该写一章，来一个新旧对比。

我的意见不一定对，只是供你们参考，最好修改一遍再出版。这是主席、少奇开始在此领导革命的，很有教育意义。错误没什么，除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大错误没发现。有些问题不够突出，主席的领导思想突出得不够，不必要的材料要删掉。究竟如何（由）你们作。有些事实记不清楚，订正订正很有必要。

你怎样去开展工作的？

主席在我去前去。我从法国回来，到上海参加党，中央派我到湖南。那时主席领导湘区，那时安源划在湘区，我去时，可能主席到安源不久，看到工人很多，一定要开辟工人运动。叫我去安源去，首先，既要想方法联系群众，又要取合法地位，利用平民学校，以平民教育会的名义，拿委派证去。（主席）认识两个工人，一个是李涤生（后叛变），是矿局的。说毛主席有一个本家，是否有我不知道，应当订正一下。我与工人接上头，开始办平民学校，实际上是工人子弟学校。立案的是县长，我用四六体写立案文章，他看后大为高兴，通知我去谈一次话。我说办教育是为了教育救国，改良风俗，提高道德等，他就出了一个布告，保护学校，在禀帖上前后加点话。有两个工人找到朱少连（火车司机

头子)，开始办起。最早我一个人去，后来进一步办工人夜校，可能在一月，才派蔡增准来。他教子弟学校，我教工人夜校。你们写的情况基本符合。讲筷子可能有，可能没有。我们名义用平民教育课本，实质上讲的是另一套，讲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工人夜校是自己编的课本。

当时安源帮会的情况怎样？

当时最厉害的是帮会（洪帮），工人不加入，就没有工作，大多数人参加，工头都是洪帮头子。当时若不争取洪帮，就没办法。我买了一瓶酒，一只雄鸡，称他为大哥，希望他罢工时帮忙。他一拍胸说，只要你说，我就能帮忙。我提三条：1. 赌博没有。2. 鸦片馆关闭。3. 罢工期间不发生一件案件。罢工时就做到了。罢工胜利后，资本家想以洪帮为借口破坏俱乐部，我送他些路费，把他送走。工人运动兴起后，洪帮就瓦解了，不瓦解，工人组织是不会很好建起的。

罢工时党组织的情况怎样？

少奇是罢工前去的，安源大罢工时，主席派他去的，刚从莫斯科回来。罢工时，他作代表，当时党组织不到二十个党员，十几个人开支部大会，决定少奇作代表。罢工胜利后，举他当副主任兼裁判主任。当时什么事都找俱乐部。不久，我走了，主要是少奇同志，主要领导是少奇组织的。罢工时，支部书记是我，后来发展得很快，二四年、二五年可能发展到四、五百人，恐怕是全国最大的组织，至少有一、二百人，人数发展的很快，比上海大。

怎样评价“小莫斯科”？

说苏维埃的雏形也可以，不要用“苏维埃”这句话，历史上没有用苏维埃，但工会的确是半政权性质。

罢工胜利后，他们很怕，进攻是不大的，小的进攻有，大的进攻是“二七”后。罢工胜利后，是工人的进攻，从罢工胜利到“二七”是工人进攻为主，敌人可能有阴谋。

“小莫斯科”为什么能存在？

他们写的原因基本是对的，矿的命运当时掌握在工人手中，水不打，一小时矿就淹了。罢工时就是怕工人，工人有强大的组织；连矿长李镜澄家里的人都参加了俱乐部，敌人的情况我们完全知道。党的领导、群众组织，当时安源不是采取进攻，而是策略，保存力量，利用敌人矛盾，欺骗敌人的办法，敌人也怕，一小时就可把矿灭掉。

为什么后来又被关闭？

“五卅”后是全国反动派向工人进攻，可能领导有点麻痹。但不是主要原因，就是不麻痹也很难存。“五卅”时代，敌人也学会了一套。如果当时提倡教育救国，麻痹李镜澄，“五卅”时就不行了，他们也不相信你的了。就是不犯错误也难说，写不写麻痹都没有什么。我主张麻痹他一段可以不写，当时他就是矿不要了，你还有什么办法？

怎样评价管理生产？

工人参加管理生产，汉口也有这种情况，基本上还是监督生产，实际管理还是资本家。你们从那里看到的？如果资本家不管，可能工人管理生产。

大革命后安源地下党组织怎样？

与井冈山有联系，湖南省委设安源都是事实，可能地下组织不很多。大革命失败后，在一个短时期内，有可能许多机关退安源。

1959年1月10日

(王兴等整理)

李立三回忆安源工人学校、 消费合作社和大罢工

——答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张培森等问

一、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开办的经过

我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被毛主席派到安源工作的，毛主席去安源比我早，大概是一九二一年八九月间，他在安源时和工人有过来往，其中有周镜泉、李涤生等人（周和李是铁路工人，在组织夜校、俱乐部过程中尽力很大，后来入党，安源罢工失败后叛变）。

我去安源时，毛主席曾指示：搞工人运动首先要取得合法地位和社会上的同情（利用当时社会上的平民教育机关，开办平民学校），又指示我找李六如（当时他搞平民教育）联系。到安源后，我写了向政府备案的呈文（记得是四六体的文章）。县政府对办学校很满意，三天后就找我谈话。我提出要县府出一布告，他们当时就答应了。记得布告上，他们除前后添几句话外，将我的呈文全部抄上去了。呈文的中心是，帮助工人增加知识，发扬德性（当时安源工人大多数都参加洪帮，吸鸦片和赌博极为严重，街上到处都是烟馆和赌博馆，社会风气和秩序极坏）。因为我们办学校的宗旨符合他们的要求，很快就同意了。同时，我又通过周镜泉、李涤生认识一些工人，由他们帮助租房子，办学校，平民学校设在牛角坡。

平民学校最初入学的是三四十个小孩子，我就教小孩子。然后通过访问家长，做工作，才向工人提出在平民学校附设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开学时有一二十个人，逐渐增加到四

五十人。学校的房子很小，桌椅都是工人自己带来或借来的，大小长短极不一致，黑板也是工人自己动手做的。党为了加强补习学校的工作，又派蔡增准（后来叛变）来教平民学校，我专心做补习学校的工作。补习学校的课本有两种，公开用的是平民教育课本，实际用的是我们自己编写的，每次上课都宣传一点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主要讲世界上的财富都是我们工人阶级创造的。我还编过一首歌词（旧谱新词），在工人中间相当流行，歌词的意思是社会上的衣、食、住都是工人创造的。

工人补习学校开办后，开始着手在工人中间发展党的组织。起初只有几个党员，如李涤生，周镜泉等。

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所办的消费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是罢工胜利后，俱乐部主办的群众性的组织。组织合作社的目的，是使工人不受商人的剥削。经营的项目是1、卖油、盐、酱……和粮食。2、银元换铜元，当时工人受商人的剥削最重要的是银元换铜元，一块银元应当换二百八十枚铜元，但在每次发工资时，一块银元只能换到二百六十枚铜元。除此商人们还想了很多剥削办法，如工人发工资时银元跌价，物价暴涨，工人工资快用完时，银元又涨价，工人群众吃亏很大。所以，消费合作社成立后很受工人拥护，也使一些商店倒闭了。

消费合作社的资金是工人群众以自己一天或半天（记不清楚了）的工钱向社里投资。为办消费合作社，毛主席派毛泽民同志（当时是文化书社的经理，能力很强）来担任这一工作。

三、安源罢工的特点

安源罢工是有他的特点，但不能抹杀其他的罢工，也不能说安源罢工超过了海员罢工、“二七”罢工、“五卅”运动等，对历史不能过分夸张。安源罢工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正确的，很会运用策略和强调争取社会同情，实际就是非常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在安源罢工前，毛主席给我一封信，指示在斗争中要取得社会同情，以“哀兵必胜”做比喻，又指示，提出的口号一定要“哀而动

人”。安源罢工时“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提出的（当时是将口号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这一口号不仅工人拥护，社会上的人士也是同情的。

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我们很注意做洪帮的工作。工人中间加入洪帮的很多，洪帮头子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数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他们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欺骗工人。在我们的争取下，有一两个洪帮小头目入了党。罢工前，我们最担心的是洪帮破坏罢工斗争。所以刘少奇同志指示我，找两个受我们影响的洪帮小头目，带我去见洪帮头子，我买了一点礼物就去了。洪帮头子见我去很高兴，称我李主任（俱乐部主任）喝完鸡血后（我带去一只鸡），我说我们要罢工，又讲一些罢工是为穷兄弟谋幸福，保护穷人等等道理，提出要他讲义气，多帮忙。他拍着胸脯说：“我一定帮忙”。我立即提出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1. 鸦片馆关门。2. 街上的赌摊收起来。3. 不发生抢劫案。他连拍三下胸脯说：“第一点我包了，第二点我包了，第三点我也包了”，并将一、二两点写在布告上。这三件事情的实现，在社会上发生很大的震动，甚至一些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也都认为俱乐部了不起（因为这三件事是多年不能解决的，工人罢工后就完全实现了）。这件事情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说明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作用。

“二七”罢工失败后，全国工运陷于低潮，而安源的红旗不倒，是因为执行了毛主席的灵活策略。我当时到长沙见毛主席，他指示，要以“弯弓待发”的姿势等待，看形势发展如何再决定是否罢工。所以当时安源只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斗争条件方面也只提出要求不高的经济条件（没有政治要求），矿局很快就答应了。恰在这时武汉的罢工斗争失败了，安源的斗争也就结束了。安源的工人运动在工运低潮时没有受到损失，相反有所发展，表现在：1. 俱乐部建筑了新房子；2. 工人子弟学校扩充为八所，学生成千；3. 党的组织处于半公开状态。

毛主席领导工人运动的思想和张国焘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张国焘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搞工人运动只看见工人，看不见其他人，使工人处于孤军作战的地位，也可以说是要不要统一战线的问题。这正是毛主席领导工运的一贯思想。

工人教育问题，是到处都运用的办法。工人夜校最早是从长辛店（李大钊同志派邓中夏同志去的）开始的，是领导工人运动最普遍的办法。

1963年6月

（张培森整理）

看了《燎原》以后

李立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大革命遭受失败后的困难时期——井冈山时期，曾用这句成语来鼓励同志们对革命的信心和斗志。这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大革命经验中，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中，找出的一条重要的革命发展规律。中国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开始都只是“星星之火”，可是，为时不久，就燃起了烧遍全国的革命大火。为什么呢？我想，看了《燎原》的同志都可以领会到这个道理。当时工人群众受着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过着无法忍受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一接触到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正好象“干柴着火”一样，自然就要燃起反抗压迫、剥削的熊熊的革命火焰。中国人民，首先是工农群众也正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面，过着极端贫穷痛苦的生活，因此，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英勇的反帝斗争，“五卅”运动一爆发，很快就形成了烧遍全国的大革命运动。革命是反动统治阶级自己制造出来的，反动统治阶级不被彻底打倒，被压迫剥削的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而且条件一成熟，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这就是真理。在大革命遭受暂时失败以后，有些只看一时表象，看不见实质的人，认识不到这个道理，就灰心失望，意志消沉，脱离革命队伍，有的甚至堕落成为叛徒。毛泽东同志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了这个真理，就在当时极困难时期，也信心百倍地领导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克服

暂时困难，终于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真理，在今天还是有普遍意义的。归根到底，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革命，对革命有没有信心，是能不能做一个真正的而不是口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能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根本标志。

是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星星之火”又是怎样点起来，怎样燃成熊熊大火呢？当然，这首先需要有善于点起群众革命怒火的领导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由于有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并且在他的领导下，训练和组织了革命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点起星星之火，并使他烧遍中华，把腐朽了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大厦烧得一干二净。《燎原》电影所描写的事实，也就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燎原》电影大概是以安源路矿工人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间，怎样逐渐觉醒起来、组织起来，怎样取得大罢工的胜利为背景的。一九二一年秋，我们党建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很快就到安源做了一段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当时是我们党的湘区书记，安源是当时湘区所属范围内最大的工业企业，工人群众最集中的地方，所以特别引起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派我们到安源去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他对于如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经是胸有成竹。现在还模糊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们的话：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因此，他要我们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安源去（关于这件事情，李六如同志在他

写的《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中，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我们开始办的是平民小学，学生多半是八九岁的工人子弟；我们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开始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开设工人补习夜校，已经是过了两三个月以后的事。平民学校的建立，首先是两个原已和毛泽东同志认识，并有通讯联系的铁路工人帮助筹办一切。为了使平民学校取得合法存在和公开活动的条件，设法通过社会关系，找到了当时在安源商会做事的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给以支持；同时打听到当时萍乡县知事是一个喜爱古文、反对白话文的举人出身的人，因此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去请求立案，果然得到了他的“青睐”，很快批准立案。并把这篇“四六体”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在平民学校的门口了。这样，我们就在合法的掩护下开始进行革命的工人运动。后来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时，把章程中的宗旨一条写成“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也就是为了取得合法，更便于进行革命活动。

俱乐部成立后发展很快，不到三个月就有一千多工人加入。特别重要的是，党的支部也发展很快，大约在一九二二年二月间才建立起六个人的支部，到七月间已发展到三十多人，形成了工人俱乐部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时毛泽东同志又到了安源，了解了各种情况以后，认为组织罢工的条件已在逐渐成熟，告诉我们要从各方面加紧准备。

毛泽东同志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他在九月初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其中主要意思是：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我们正是根据这个指示，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激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对于罢工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电影中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是合乎当时实际情况的。据说有些看了《燎原》的青年，不了解过去工人遭受残酷压迫剥削的惨痛，认为“过去工

人生活没有那样苦，影片中表现的工人悲惨生活，是影片作者‘臆造’，或者导演的‘夸大手法’”。其实影片所反映的工人生活，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而且可以说只有描写不够，而决没有夸大的地方。当时工人在各种残酷压迫剥削之下，真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个口号才激起工人群众这样坚决的战斗热情。这也就是“哀兵必胜”思想的客观基础。

当时毛泽东同志特别关心的事情是加强领导，这样一次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罢工——在当时湘区还是第一次——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不行的，因此，不久后就派刘少奇同志到安源来了。刘少奇同志的到来，不仅使安源的同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增强了信心，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而且他亲上前线，直接领导罢工运动各方面的工作。电影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场面：雷焕觉到矿务局去进行谈判，在反动武装刀枪林立之中，表现出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工人阶级的坚强意志，就是反映刘少奇同志当时进行的一场与反动派斗理斗智的坚强斗争。

从上述几点事实，就可以看出安源罢工的燎原大火正是安源党组织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下点起来和燃烧起来的。《燎原》影片对于这一点做了一定的反映，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比起当时的实际来，似乎还有不足之处。如果把这一点更明确地反映出来，便会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中一些个人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

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些主要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一九二四年，我们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就是运用了这些经验。一开始在上海六个区办了平民学校或工人补习夜校，接着培养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到一九二五年二月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的时候，又根据“哀兵必胜”的思想，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正是这个口号鼓舞了工人的斗志，激起社会的同情，并通过商会的调解，逼迫日本资本家部

分地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取得了上海工人罢工的第一次胜利。因此可以说，一九二五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大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起了指导作用的。“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不久，又是刘少奇同志到了上海总工会担负起领导上海工人总罢工的工作。

这就是我看了《燎原》电影以后的几点感想和回忆。我想，把这些感想和回忆写出来，对于领会毛泽东同志后来更加系统地发展了的阶级斗争思想，阶级斗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即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孤立打击敌人的思想等等，也许会有一些帮助。究竟对不对，还请读者考虑和指正。

(原载 1963 年 8 月 4 日《人民日报》)

李维汉回忆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安源工运

我接任中共湘区书记时，工团联合会已经成立，有泥木工会支部，任树德病死后杨福涛负责；缝纫支部，张汉藩负责（以后牺牲）；粤汉路支部，李涤生负责（叛徒）；铅印支部，谭影竹负责；人力车支部，谭汉俊负责；第一纱厂有一个小组，肖石月负责；黑铝炼厂支部，宁丙钧；面粉厂一个司机姓王，是共产党员；……水口山有支部，蒋先云负责；安源不是一个支部，党员比较多，李立三，刘少奇，后陆沉，然后才是黄静源。……我接手时，^①长沙有三十至四十名党员，安源具体的数字我不记得，好象也有三十多个党员，水口山也有十多名党员。安源俱乐部的党支部书记朱少连，他是“五大”的中央委员，^②以后牺牲了。“四大”的时候，湖南有四百多党员。我离开湖南时就有几千个党员，主要是北伐军进入湖南以后发展的。

（摘自 1975 年 5 月 4 日长沙市革命纪念地办公室李仲凡访问记录）

湘区党组织建立后，为加强对工运的领导，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是毛泽东。工运的重点在长沙和安源两地（安源属江西，当时由湘区党组织领导），以后逐渐向湘省各地发展，主要是领导各业工人进行争取建立工会，改善生活条件，保障劳工基本权利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底，毛泽东和刚从法国回国到湖南工作的李立三

^① 指 1923 年 4 月接任中共湘区书记时。

^② 此处记忆有误。朱少连是在中共“三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

(当时叫李隆郅)等去安源煤矿进行调查,随后,党派李立三等以开展平民教育的名义在安源建立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当局勾结驻军阴谋封闭俱乐部,驱逐负责人,镇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九月,李立三同后来陆续派到安源工作的蒋先云、刘少奇等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由于领导策略得当,工人团结奋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不仅在湖南,而且在全国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岳州铁路工人要求革除监工、改良待遇、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徐家棚、长沙、株萍铁路工人纷起响应。铁路当局勾结湖北军阀萧耀南进行残酷镇压。郭亮当时任粤汉路岳州工人俱乐部秘书,领导了这次罢工,带头卧轨拦车,被捕入狱。这次罢工在粤汉全路工人、武汉工团联合会、湖南各业工人、全国铁路工人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事后,粤汉全路工人进一步组织起来,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长沙新河建立粤汉铁路总工会。

水口山在湖南常宁,为我国当时最大的铅锌矿。一九二二年冬,受安源工人斗争胜利的影响,在湘区党组织派去的易礼容、蒋先云、谢怀德和该矿工人积极分子刘东轩等的领导下,该矿工人要求矿局承认俱乐部、津贴俱乐部费用、增加工资、均分红奖也于年终举行罢工。这次罢工取得完全胜利,蒋先云被选为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主任。

(摘自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版第40—41页)

(在北伐战争的准备时期,湘区委的)工会工作中,成绩比较显著的还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一九二二年九月大罢工胜利之后,它得到工人的信仰和爱戴,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和很高的权威。俱乐部通过了工人自治条规,建立了安源矿区从未有过的社会秩序。路矿两局对于有关工人权益的问题,必得通过俱乐部才能有

效地实行。到一九二五年二月，俱乐部设立七处工人学校，五处工人读书处，工人学校还设有子弟部和工人家属妇女职业班。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的股金曾达二万元（一人一股，每股一元）。

（同上，第58页）

五卅运动后，赵恒惕加紧镇压湖南的革命运动，首先是镇压安源工人。

安源路矿工人自一九二二年罢工胜利后，曾取得一定的优势。但汉冶萍公司历年积欠日债甚多，公司实权已为日本人所把持，公司一面以廉价钢铁、煤交付日本抵债，一面拼命压榨工人，经常拖欠工人工资数月不发，还取消年终双薪。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不断进行斗争。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工人因向厂方索取欠饷，曾罢工多次。

汉冶萍公司的买办集团和湘、鄂、赣三省军阀，早就蓄谋伺机镇压安源工人运动，只是碍于工人俱乐部的力量强大，无机可乘。五卅惨案后，帝国主义利用奉直军阀镇压各地群众运动，上海、青岛、天津、汉口、南京等地的工人组织都遭到摧残，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也乘此时机到安源进行“整顿”。九月六日，盛到长沙，同赵恒惕策划镇压阴谋，并得到江西军阀方本仁的支持。十四日，盛到安源，先以发一个月欠饷麻痹工人，同时和赣西镇守使李鸿程密商，请方本仁下令镇压安源工运。二十日，方本仁下达解散安源工人俱乐部，“拘拿首要，如敢抗拒，格杀勿论”的密令。二十一日晨，李鸿程派军队二营协同矿警突然包围工人俱乐部、合作社、学校，大肆搜捕，捕去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以及吴景中、刘忆然、郝云、许建人等二十余人，打死工人四人，伤十余人。随后开除工人一千二百余人，以武力押送出境。又宣布煤矿完全停工，失业工人达一万余人，安源顿时成了恐怖世界。十月十六日，黄静源即遭杀害。

惨案发生前，我党安源地委主要负责人陆沉曾作为工人俱乐

部代表去汉口和盛恩颐交涉萍乡矿的经营及发清工人欠饷等问题。盛表面敷衍，以麻痹陆。陆回安源说：盛主张劳资调和，以缓和工人对矿局的斗争，我们须准备，以防其小进攻才好。安源地委据此分析盛“大的进攻，或者不敢”，思想麻痹，未作应变准备。事件发生后，领导人或被捕或仓皇撤离，群龙失首，斗争顿遭挫折。

黄静源被害后，安源工人异常悲愤，由朱少连组织三十余人，将遗体连夜背至醴陵之八十里坳地方正式殓殮，然后将灵柩经株洲运至长沙。湘区党委鉴于当时在安源事实上已不可能进行有力的革命反击，乃决定通过追悼活动，以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罪恶。十月十九日至二十日，黄静源灵柩运往长沙途中，党组织发动沿途各界群众迎送，长沙还派出迎柩代表团赴醴陵迎接。二十日傍晚灵柩运抵长沙车站时，前往迎灵的有几十个团体的群众和市民数千人。群众抬着灵柩游行示威，经东墙湾、浏正街、柑子园、司门口、走马楼、府正街至教育会坪，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恢复安源俱乐部，黄静源精神不死等口号，情绪十分激昂。黄的灵柩停在教育会坪，当晚我曾去看过，被一个叛变了青年团员李济告密，赵恒惕反动政府派人来抓，幸而我时已离开。

为了扩大追悼活动的影响，湘区党委向各地发出通告，要求于二十六日和长沙同时举行追悼大会。据事后报告，当天召开追悼会的有安源、醴陵、株洲、湘潭、衡阳以及粤汉路等地方和单位的广大群众。长沙的追悼活动，不顾赵恒惕的高压，按时举行。群众冲破反动军警的把守，进入教育会坪追悼会场，开会讲演，散发传单，继以游行。那天散发的传单多达数十种，其中有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共青团长沙地委署名的。群众送灵柩赴岳麓山安葬时，我也随队前往，至江边而还。

广大群众在悼念黄静源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高昂革命激情，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深感安源工人运动遭受挫折，同湘区党

委和安源地委工作中的缺点有关。主要有三：一、安源大罢工取得胜利以后，工人俱乐部在政治上取得合法地位，在经济上也得到一定利益，由此我们产生了和平麻痹观念，对可能发生事变，缺乏警惕性。“二七”罢工时，赵恒惕打着省宪自治的幌子，对我党和群众运动没有肆意公开破坏，而当他从谭延闿手中重占长沙后，就加强了镇压手段。区委对这种形势的转变缺乏足够的认识。二、不懂得在合法条件下所需要的秘密工作方法，不懂得做秘密工作的干部应和做公开工作的干部分开，要有一、二线的区别。一九二三年九月，我去安源参加罢工胜利周年纪念活动，许多干部如李求实、吴化之等都曾向我反映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工作只注意合法的公开活动，什么都要厂方同意，不注意非法的秘密工作。我把这些意见向刘少奇讲了。一九二四年春，少奇离湘去广州路过长沙，我和何叔衡、郭亮又同他谈到这个问题，少奇不以为然，因而发生了争论，无结果而散。此后湘区党委也没有进一步讨论和采取具体的改进措施。三、安源地委领导在一九二二年罢工胜利后，和平麻痹观念也有所滋长，缺乏应变准备。因此，惨案发生后，中央指示反攻，执行已有困难。湘区党委虽然决定通过对黄静源的追悼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扩大革命影响，但工作作得不充分，争取各地和各界的声援也不够，这是一个失误。

我于十月十五日写了《安源工人之惨劫》一文，发表在《向导》周报第137期上。这篇文章在分析了安源惨案发生的客观原因之后，还指出：一、这次事件说明，在没有得到整个的最后的政治胜利以前，一切和平的建设事业，都保持不住；二、这次事件的教训不限于安源，全国被压迫民众都应认识其意义。这也大体反映了湘区党委的看法。

在农民运动方面，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株洲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会员达五千余人。土豪汪孝逵为了破坏农运，勾结当地驻军叶开鑫部将农协领袖汪先宗杀害。株洲民众组织了汪案鸣冤委员会，向长沙、湘潭各方面请愿，揭露赵恒惕政府的罪恶。长沙、湘

潭的工人、学生也举行追悼活动，并联络各界派人去株洲，将汪先宗烈士的遗体改葬。汪先宗是湖南农民领袖的第一个牺牲者，他同黄爱、庞人铨、黄静源一起受到湖南人民的爱戴和悼念。

株洲农民协会的建立，标志着岳北农工会被解散后湖南农民运动的重新兴起，虽然它遭到赵恒惕反动政府的镇压，但广大农民的革命斗争已势不可挡。一九二五年十月湘区党委扩大会议以后，农运的纲领和政策更加明确，各地秘密农协组织发展很快。据一九二六年四月统计，全省有农协组织的已达二十八个县，有组织的农民达三万八千人。随着赵恒惕逃离湖南，唐生智进驻长沙和北伐军入湘，农民运动遂在全省各县更加猛烈地开展起来。

（同上，第66—68页）

关于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回忆

肖劲光

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我党的推动下，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一次合作。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干部，我们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同志陆续应党中央的召唤提前回国。刘少奇、罗觉、彭述之、卜士奇、瞿秋白、李宗武、任弼时等都比我走得早。他们回国后，大部分都在中央担任了工作。一九二四年春，我和任岳、胡士廉、周昭秋等同志一起动身回国。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化妆分散行动，按照来时的路线，乘坐西伯利亚的火车西行，到海参崴换乘轮船，经日本长崎到上海，回到了离别三年的祖国。

到了上海以后，我按照预定的地点和联络员接上头，通过联络员和上海党中央发生联系，党组织随即分配我回湖南工作。这样，我便回到了故乡长沙。在长沙与湖南省委接上关系后，我立即回家探望我日夜思念的母亲。不幸的是，我那受尽磨难的母亲，在两个月前已经去世了。养育之恩未报，甚至临别一面都未及，这使我十分难过。是的，生活在中国社会低层的劳动人民，有多少人都是这样呱呱坠地在苦难之中，凄凄地历尽艰辛的一生，又默默地告别了人间的啊！这使我又一次深切地感到解放了的苏联人民是多么幸福，而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又多么迫切地需要这种解放。这期间的湖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正蓬勃兴起，特别以安源为中心的工人运动，开展得十分红火。不久，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何叔衡同志找我谈话，经他介绍我来到了安源路

矿工会工作。和我一起回国的胡士廉、任岳，也先后来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

安源最早的工会领导人是李立三。我到安源的时候，大约是一九二四年的秋末或初冬。当时李立三已去上海，工人俱乐部主任是刘少奇同志，副主任是陆沉。陆沉在刘少奇同志走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主任工作，后来叛变了。陆沉以后是黄静源主任。我和毛泽民、任岳同志一起住在消费合作社的楼上，下边是卖货物的地方，上边还办了一个小学校，有些小孩子在这里读书。毛泽民同志是消费合作社的主任，胡士廉是工人俱乐部的组织股长，我是游艺股长，黄静源、宁迪卿都是工会负责人。宁迪卿后来叛变了。我记得游艺股还有一个副股长，姓胡，脸上有麻子，是个学徒工，非常聪明能干，每次演戏他几乎都出台。安源还有个青年组织，负责人先是李求实，他在一个小学当教员，“五卅”惨案后调走的。以后是贺昌、黄五一。安源还有党的地委组织。我记得地委是一九二五年成立的，地委书记还是从苏联回国的汪泽楷，任岳是组织部长，我也在地委工作过。地委不光管安源，还管醴陵、萍乡一大块地区的工作，既领导工人运动，也领导农民运动。以后，汪泽楷调走了，地委也取消了。安源早期在工人中发展的党员有朱少连、周镜泉、李涤生、朱锦堂等。朱少连是一个铁路职员，朱锦堂是一个提茶壶的工人。我记得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问我认不认识朱少连、朱锦堂、黄静源，可见这些同志给毛主席的印象很深。我去的时候，他们都在。

安源的工人运动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搞得有声有色，形势很好，成为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中心之一，有“小莫斯科”之称。那时少奇同志的工作很忙，他经常代表工人与安源矿务局的资本家打交道，处理工人与资本家、工头发生的纠纷。他经常和我们一起下矿井，关心工人群众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深受工人群众的爱戴，工人们亲切地喊他“工人代表”。工人俱乐部出版自己的油印刊物，叫《安源旬刊》。少奇同志经常在上面写

文章。我在安源工作的这一年，主要是做宣传工作，工作的对象主要是青年工人。我们经常把青年工人组织在俱乐部中，通过唱歌、演戏、学文化、搞各种娱乐活动，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将青年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那时安源工人俱乐部大厦刚刚落成，我们每个星期都在这里组织文娱晚会，演戏。那时演戏没有什么剧本，都是自编自演的。我编过，黄静源同志也编过，内容都是反对资本家压迫工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演员大都是青年工人，少奇同志、汪泽楷、任岳、胡士廉也都上台演过。看戏的人很多，除了工人以外，周围的农民都来看戏，人很多，宣传效果最好。那时候党的方针是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实行工农联盟，才能巩固工会，才能打倒资本家、地主、军阀、帝国主义。所以，除了在工人中间做工作以外，我们每个星期还下乡一次，向农民做宣传。我带着一些青年骨干到萍乡、醴陵周围的一些农村去演讲革命道理，化妆演戏，宣传工农联盟的思想。在安源，我还组织了足球队，教青年工人踢足球。每到“五一”，我们就组织工人进行示威游行，走到矿务局附近，就喊“打倒资本家”，“反对压迫工人”等口号。那时资本家方面虽然有矿警，却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因为安源大罢工胜利以后，工会有相当的威信，工农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力量是很大的。在安源这段时间虽然不长，可是与工人们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使我亲眼看到军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深深体验到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在斗争中，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高度组织性和坚定不移的革命彻底性，无时不在教育着我们这些初次参加革命实践的青年人。这时候，我发现少奇同志比在苏联学习时政治上更成熟了。他遇事冷静，善于思考和钻研，能把一般现象提高到政策、理论上认识，在斗争中很注意掌握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我记得在安源大罢工胜利以后，在工人领袖和党内的一些同志中，滋长着一种“左”的情绪。他们认为向资本家提出的要求越高越好，在斗争中只讲进攻，不准妥协，以为只有

这样才代表了工人的利益，不考虑全局的利益，结果最终是损害了工人的利益。当时党对工人运动的指示精神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的压迫，维持安源煤矿的生产，不使工人失业，保护工人的基本利益；要充分利用工会的合法性开展斗争，保存力量，为全国培养和输送工会工作干部。少奇同志坚决执行了党对工会工作的指示，对这些“左”倾情绪进行说服教育。但这些意见被一些有“左”的情绪的人认为是右倾。当时工人俱乐部的副主任陆沉就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意见。还有一个工人叫谢怀德，高个子，是工人纠察队队长，斗争很坚决，在工人中很有影响，但思想也比较“左”。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这些“左”的思想提出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过多的要求，不断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游行、示威，致使煤矿生产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工人被开除，有的工人生活无法维持，工会渐渐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工人俱乐部内意见也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很着急。他亲自下矿井调查研究，听取工人的意见，和资本家进行谈判，写出了整顿安源煤矿生产的意见。这个意见，一方面鼓励工人团结起来向资本家作斗争，维持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一方面讲究斗争的策略性，改正了不可能实现的过多的要求，恢复生产。这一意见对安源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把这个意见印成了小册子，在工人中进行宣传。这以后，少奇同志就离开了安源。

我们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工作的同志，按照巴黎公社的组织原则，每月工资不超过工人中的中等水平工资，也就只有五块钱^①，交了饭费以后，所剩无几了。那时我们都很明确，就是真正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工作，谁也没有讲究生活待遇的想法。少奇同志的爱人何宝珍同志那时也在安源，她刚生了小孩，和少奇同志住在工人俱乐部的楼上，他们也同样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何宝珍同志很识大体，也很有能力，对同志很热情。她与少奇同志的感

^① 据俱乐部会计股报告记载，俱乐部职员每月生活津贴费为15元。

情很好，可惜后来不幸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壮烈牺牲了。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奋起声援。安源工人俱乐部领导所属一万三千工人，开展了颇有声势的罢工、游行等声援活动。工人俱乐部还发起了捐献活动，在各界、各阶层以及工人中，动员捐献钱物支援上海罢工工人。六月，安源党组织派我做为代表，携带八万元^①捐款和慰问信，去上海慰问罢工工人。我到上海的时候，正是上海工人阶级坚持罢工斗争的高潮，到处可见游行的人们，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歇业，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我找到上海总工会，将款和慰问信交给了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那时刘少奇同志、李立三同志都在总工会。上海工人的革命斗争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市民的支援，使我们感到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感到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

我去上海之前，听说毛泽东同志要来安源。我从上海回到安源的时候，大约是七月份了，听说毛泽东同志来过，住了一两个晚上，召开了一个会议，参加的人是俱乐部的委员，因而只有少数人知道，事后也没有宣传。毛泽东来进一步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要纠正“左”的做法，注意利用工会的合法身份，不要忽视合法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从上海回来后听工人俱乐部的同志讲的，我本身并不是当事人。

安源的工人运动一直是属于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安源的干部调动，也是归湖南省委的。我从上海回到安源后不久，就接到省委的通知调去广东工作，和我同行的是毛泽民同志。我们到了长沙，恰好碰到毛泽东同志在长沙。他从上海来，也准备去广东。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同志在文化书社的楼上请我们三个吃了饭，为我们饯行。记得在延安时我曾向毛主席谈及此事，毛主席说，那

^① 报刊记载为 800 块银元。

时我并不在湖南，是易礼容请我们三人送别的嘛！此后，我和毛泽民走水路，经上海去广东，毛泽东同志走旱路去广东。我离开安源后一两个月，安源工人俱乐部就被军阀破坏了。后来我在广东韶关任国民革命军二军六师党代表时，接待过一批安源的工人去广东，其中有一个姓袁的小鬼，很好，我留他当了公务员，跟了我一段时间。从这些同志那里，我得知了安源工人俱乐部被破坏的情况。听说是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同志在俱乐部开会，得到情况说军阀部队要来抓人，大家立即转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同志硬是不走，他誓死要和军阀斗争到底，结果转移的同志都脱险了，黄静源同志却被捕英勇牺牲了。在当时我们的同志中，确实有一股不怕死的精神，以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最光荣的。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是永远值得颂扬的，但今天看来，有些牺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时我们的党没有武装，手无寸铁，以血肉之躯和毫无人性的、武装的军阀相对，只能是以卵击石。这说明我们的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我们党的许多同志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将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结合起来，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还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的党正是在这些血的代价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走向成熟的。

1986年8月

我在安源的七年

唐延杰

我十三岁（一九二二年）进安源煤矿修理下厂修桶房学徒，每月工资三元，可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有了工作十分高兴，全家都高兴。父母亲经常嘱咐我，在工厂要好好工作，要尊敬师傅，要和同事搞好关系等等。

修桶房，是修理煤矿的运煤桶，有工人七十多人，属于修理下厂。修理下厂分为机器房，修理煤矿的机械设备；打铁房，锻造各种零件的粗坯；木工房，制造翻砂用的模型芯子；翻砂房，专作铸造的。修理下厂共有工人三百多人，工人中，半数是青年工人。

工人上下工，一律按矿局放汽笛为准。每天早晨六点半开工，十二点下工；下午一点开工，五点半下工，一天工作十小时，半个月休息一天，扣工资。病假扣工资，因公受伤也扣工资，不过可到矿局的医院免费治疗，久病的即被辞退。每天上下工，要取牌子和交牌子以记工。当时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六元至七元八角，学徒工三元至四元五角；一般师傅工资十四、五元，别的车间师傅可到二三十元。当时一般工人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

修桶房是包工制。资方将应生产的成品包给工头，生产多少成品，资方即给多少钱。工人由包工头招雇，工资由包工头规定（如矿局有统一规定的工资的例外）。包工头对工人有招雇和解雇之权，因此，包工头对工人的压迫剥削就很厉害。如被开除的工人，当月内所上了工的工资都被扣，不发给工人。到月底发工资，由包工头发给。又有两种剥削方式：一是抹零尾，只发整数；二

是如零尾数多时，则压低银洋的兑换价，市场一块银洋可兑换铜元五吊多（吊即一千文钱），而包工头每元只作一吊四百铜元。工厂没有劳动保护，经常出事故伤人，尤其是机器上的事故较多，一不小心就受伤。受伤者，没有抚恤金。没有工作服，更谈不上发肥皂洗手了。

矿局为其职员的子女学习，设有专门的学校，由小学到高中，除此外安源地方没有小学校，只有少数老先生开的私塾。有些职员子女上学，经过工厂门前，我们这些青年工人当时很羡慕他（她）们上学读书！

我进工厂两个月，安源工人大罢工，成立工人俱乐部。这是一九二二年的九月十四日，路矿两局工人一万七千多人，全体罢工了。罢工是由李能至（即李立三）、刘少奇同志组织领导的。大罢工持续了五天，到十八日路矿当局才接受了工人代表的条件，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显示了无产阶级团结斗争的力量。

在大操场，有近万人开庆祝罢工胜利大会。工人以工厂为单位整队排列，很有秩序，静听李能至同志讲话，大意是：我们罢工胜利了，路矿两局接受了我們提出的条件，如：资方不得打骂工人，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增加工资，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力，……等等。那时虽然没有扩音器，他的声音宏亮有力，大家听得清楚。工人高兴极了，喜笑颜开，手舞足蹈地喊口号：庆祝罢工胜利！无产阶级团结万岁！……。

罢工胜利后，得到的胜利果实有：工人每人每天增加工资六分，学徒工只增加五分，以后经过考试合格的才能增加工资。每月两个礼拜日不扣工资，因工受伤工资照发，病假发半天工资，等等。

紧接着把工人组织起来，各厂车间每十人选举一名十代表，一百人选举一名百代表。我们修桶房只有七八十人，选举了贺春华当百代表。修理下厂选举一名总代表。十代表如同基层的班长，直接上报工人的意见，传达上面的指示。

新建路矿工人俱乐部（即是工会）大楼，由路矿两局的工人每人捐出一天工资作经费，还派部分工人参加建筑，不长时间就建成了。

相继开设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合作社。合作社的物品比市价较便宜些。开设了三所工人子弟学校，并兼工人夜校，均不收学费。工人和工人子弟有了自己的学校，有了读书的机会，热情很高，报名很踊跃，学习很用功。

我弟弟报名进了第三工人子弟学校，我报名进了该校的夜校。夜校每天晚上要走六七里路去上学，心情很愉快。夜校学生分甲乙两个班，约六十人，多是青年工人，从十五六岁的到二十五六岁的。每晚两小时课，从晚七点到九点，大家学习认真，缺课的很少。我编在甲班学习了两年，从没有缺过课。

夜校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习字，还有体操和唱歌。国文是一门主课，课本的内容有政治、历史、自然常识等。如帝国主义豢养军阀，压迫中国人民，掠夺我国的财富；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二十一条，打倒卖国贼章宗祥等；还有我国古代发明了指南针、造纸、火药等，还有动、植、矿物转化的道理。国文课一周占了一半时间，大家学习很有兴趣。教员常和学员谈心，组织讲演会，练习讲演。礼拜天组织赛足球和乒乓球。夜校，每两周出一期墙报，由同学们投稿。两年多的夜校学习，自觉收获很大，增长知识，懂得许多社会上的事情。

当时的教员和同学，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陆沉、方与渠、黄五一等，同学有苏瑞南、江益诚、丁凤祥等。丁凤祥以后在红三军团在江西见过面，他当宣传员。

工人俱乐部在每年“五一”劳动节组织工人游行，检阅工人阶级的力量。夜校的学生另行整队参加工人队伍，走在大队的前面，唱着“五一”劳动节的歌曲，领导喊口号，游行队伍很整齐有秩序，精神抖擞，迈着矫健整齐的步伐，手执各类标语的红绿

小旗，边喊口号，边前进，情绪非常热烈，表现出一种无产阶级团结奋斗的气概。

一九二三年九月间，同厂的学徒工苏瑞南介绍我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同我谈话，介绍我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我高兴地填了入团志愿书。不几天，苏瑞南领我和丁凤祥到工人俱乐部西边的工人子弟学校参加入团宣誓。每月缴纳团费一百钱，每星期上一次团课，讲些浅显易懂的革命道理。我记得，第一堂课是黄五一同志讲的。他提问：“世界上是什么东西最宝贵？”丁凤祥答：“是光阴最宝贵。”有同志接着答：“是劳动最宝贵。”黄五一同志当即说：“对呀！劳动最宝贵，劳动能创造价值，劳动能创造世界的一切。”这次团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人，必须工作积极，经常上工；在夜校努力学习；品行端正，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等。

工人俱乐部有个青年部，主要由青年团员的活动分子组成，专担任革命宣传活动，演文明戏（即话剧）、比赛足球。苏瑞南长得较漂亮，经常演文明戏扮女角。演出的节目：资本家怎样压迫剥削工人，军阀怎样压迫摧残工人群众，如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二七”罢工，遭军阀吴佩孚枪杀镇压，上海日本纱厂的日本监工枪杀工人顾正红等。青年部的人有时外出宣传。我没有被吸收到青年部，我只是一个热情看文明戏的观众。

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工人俱乐部专门召开了大会，报告惨案发生的经过，号召支援上海纱厂工人的斗争，组织了工人募捐。工人自愿地捐出一天或两天的工资。安源工人的慰劳款，由工人俱乐部宣传教育部部长肖劲光同志送去的，回来还向工人作了报告，上海总工会代表上海工人感谢安源路矿工人对他们的支援，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友爱。这件事，不久前在北京我遇着肖劲光同志还提起过，他说：你还记得呀！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早上我去上工，只见我们工厂门

前站了好多兵，都端着上刺刀的枪，不准工人上工。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跑到各处去看。街上有全副武装的部队来往游动，工人俱乐部门前站了很多全副武装的兵，不准工人靠近。听附近工人说：黄静源同志（工人俱乐部负责人之一）被抓走了。这才清楚，汉冶萍公司资本家同军阀勾结，用武力封闭了我们的工人俱乐部。这时有的工人脸上现出惊慌的样子，有的现出悲痛忧虑，有的现出气愤的样子，一时显得很混乱。

听说在工人俱乐部封闭的同时，被逮捕了有几十人。窿内工人集体宿舍被包围，将工人押送上火车遣散。有处窿内工人集体宿舍，中午工人要外出，把守大门的武装兵不准外出，工人们就往外冲，当即被守兵开枪打死打伤十多人。无法从大门出去了，就在后院推倒一堵墙跑出来了。

窿外的工人多分散住在家中，相互打听消息，带着一种悲痛又气愤的情绪。

十月十六日，黄静源同志被敌人枪杀在工人俱乐部门前的犬操场上。我们闻讯即跑去看遗体。此事在工人中震动很大，愤恨残酷的敌人，悲痛失了自己的领袖。工人们看着遗体都沉痛地流着眼泪，抽泣着不敢哭出声来。黄静源同志安详地躺着，好似熟睡的样子，他身穿西服，内穿西装背心，子弹从他的额头上穿过，头发被血凝成一块。狠毒的敌人不准收尸，要将烈士示众。二十日夜里工人们把尸体偷走了，运到长沙开了黄静源同志的追悼大会。

敌人的屠杀是吓不倒安源工人的。记得就在长沙召开黄静源同志的追悼大会后，安源的工人举行了悼念活动。一天黄昏，在黄静源同志的就义处，有道士念经，烧一些香和钱纸，喊口号，然后散了。敌人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以后知道，装扮道士的就是修桶房的工人，共产党员陈春生。这次悼念活动虽小，却是向敌人示了威。

工人俱乐部被封闭后，矿井和工厂都停工了，环境特别显得

冷清，市上的商店，生意也少了，路上的行人也少了。工人没有工做，原窿内工人有挖煤的技术，到附近帮人开乡井挖煤（安源煤多，有浅煤层，矿局不开，也不准别人开。矿井停工后，当地的地主开小煤窑，这叫乡井）；窿外的工人多到附近乡井挑脚，从乡井挑煤到铁路旁，往返三十里路，每天可挑两趟。我只能挑四十斤，每斤七、八文钱，每趟可挣三百多钱。因生活困难，我和曾桂生、丁凤祥一同挑脚有半年之久。

不久，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恢复了活动。我们支部有铁路工人，有学生，也有窿外的工人。为着保密，采取小组活动。每个小组三四个人，都是住在靠近的，规定只同本小组的人联系。我当小组长，小组会常在我家开。安源青年团负责人是江益诚，青年团一、二周开一次小组会，小组在晚上散发传单、贴标语。

一九二五年冬天，秘密动员青年工人去广州当兵。我们团支部去了两个人，还有我邻居一个青年也去了，三个人一同走的。一九二六年七月间，邻居那个青年逃跑回来了，我问其他两人，说他们都在北伐战争中牺牲了。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在九月七日北伐军部队路过安源。我们高兴极了，共青团组织我们去欢迎。北伐军戴大檐帽，穿着灰色军服，军官都扎武装带，打绑腿，精神抖擞很威武，对工人和气、热情，同军阀军队完全两样。肖劲光同志到安源，乘火车去湖南。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在车站上同工人们讲了些亲切热情的话。不久，蒋介石也经过安源，由国民党安源市党部召开了群众大会欢迎他。他讲了话，我们听不懂。在讲台周围布满了持冲锋枪的卫队护卫着，戒备森严。

国民党安源市党部，是由安源共产党组织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集体加入国民党，也不要入党手续，我也是其中之一。国民党市党部负责人记忆有江益诚、涂正楚等人。

共青团组织了宣传队到市郊向群众作宣传，最远处离安源四十里的芦溪镇。宣传内容：援助北伐军，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

绅，拥护国民党等。

九月间，安源共青团动员、组织青年工人到矿警队当兵。矿警队是矿局的武装警察，保卫煤矿和工厂的。矿警队原来大部分是北方人，因为萍乡镇守使方本仁是北方军阀，他的部队都是北方人，因此他派了许多北方人的老兵控制了矿警队。当国民革命北伐军一来，这些北方兵都拖枪逃跑了。我们党利用这个机会动员一批工人去矿警队当兵，成为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

一天的晚上，共青团有四五十人开动员会，由江益诚讲话，说明到矿警队当兵的意义后，要大家报名。我当场报了名，就到矿警队当兵了。一共去了百多人，年龄大的廿七八岁，小的十七八岁。大队长和两个排长是由国民革命军派来的，都是共产党员；留下原来的一个排长，不是共产党员，但表现还好。

矿警队进行新兵训练。政治课由大队长讲三民主义，军事课操练各个动作和队形。我们常在游戏时间，练习每天所学的科目，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进行考核，我被评为一等兵（旧军队士兵分上等兵、一等兵和二等兵）。

矿警队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开会很少，主要要求大家努力学政治、军事。如开会时，去国民党市党部开，利用吃过晚饭后，晚点名前的时间开会。一同在矿警队的姓名，现在记不得了。

我在矿警队当兵四个月后，于一九二六年冬，调去驻武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学校学习。我在决定后的第三天，一早就起程了，拿着安源共青团给长沙湖南共青团省委的介绍信，穿着军服，乘火车去长沙。走时，母亲和弟弟都含着眼泪送我，父亲表情也舍不得我走，忍着内心的难过，一直同车送我到萍乡县才返回去，最后还嘱咐我在外要好好工作，常写信回来！我从来也没有离开过父母，更没有出过远门，虽然我很高兴外出学习，在这样情景下，也忍不住流出眼泪，就这样踏上了旅途。

到了长沙，由共青团湖南省委介绍我到中共湖南省委，夏曦同志和我谈话，给了我介绍信，要我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找姓吴

的同志接头。由于人地生疏，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的地址。接上头，告诉我去武昌中和里找聂荣臻同志接头，立即给了我介绍信。

聂荣臻同志见了我很热情，正赶上他们吃晚饭，即让我坐下吃饭。我边吃饭，聂荣臻同志边问安源的情况。这时也遇见我们安源工人夜校的老师方与渠同志，我们又谈了一些话。晚上，聂荣臻同志安排我睡觉的地点。

第二天一早，聂荣臻同志同我谈话，说：“第四军没有军官学校，你到第四军独立团当兵，去不去？”我说：“当兵就当兵吧，我是共青团员，是来革命的，不是为升官发财的。”他说，“很好！很好！吃过早饭我们就走。”一同步行，由中和里到南湖兵营有十多里路。

到了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分配我到第二营第八连二班当兵。从此我就离开了我生活劳动的安源煤矿。

1986年8月12日

忆安源工人的苦难生活和英勇斗争*

韩 伟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红色安源曾经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它是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亲自开拓的我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为全国人民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

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的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如火如荼，英雄辈出，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团结一致，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无产阶级的悲壮战歌。我在安源度过了十几个春秋（读书、当徒工、参加罢工斗争）。如今虽然几十年飞逝了，但当年挖煤工人不见天日的凄惨生活，扣人心弦的斗争往事，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特别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安源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实践，更深深地印在心上，终生难忘。

(一)

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位于赣西萍乡县境内，边界与湘东接壤。它分窿内、窿外两部分。窿内有四方井、六方井、八方井、东平巷、西平巷、总平巷；窿外

* 原题为《忆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

有大小洗煤台、上下修理厂、东西窖上、土洋炼焦处以及机器制造厂、发电厂、木料厂、铁路局、餐宿处等。株萍铁路是为了运送安源的煤焦而修建的，在安源设有火车站、行车房、修车房等。我原籍湖北黄陂县，幼年随父到安源。一九二一年冬，我就到煤矿修理下厂当学徒。当时，全矿一万二千多工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凄惨生活。

首先是工人劳动条件极端艰苦恶劣。就拿挖煤工人来说，用的是岩尖之类的简陋工具，生产方式落后，通气设备极差。劳动一天就不成人形，连咳出的痰也是一团团的黑泥。运煤工人更是痛苦不堪，整天弯腰曲背拖着煤箕在巷道内爬进爬出，肩上膝下磨得血迹斑斑，伤痕累累。每逢发生瓦斯爆炸、着火、塌顶和水淹，就有成批的工人被活活地毒死、烧死、压死、淹死在窿内。当时工人中流行着这样两句话：“每天早上下井去，不知晚上回不回。”

尽管工人们如牛负重，累死累活，而所得报酬却十分低薄。我父亲是个技术熟练的老锻压工人，大伙都亲切地称他老师傅，可他每月工资只有二十块钱。没有技术的小工，则只有七块半钱。徒工就更少了，只发给三块钱，仅够伙食费。就是这点微薄的报酬，矿局还常常故意拖着不给；即使发给，也只是发矿票，矿票在市面上一块钱只抵得八九角甚至还少。而矿局的走狗——工头每月工资少则二三百元，多则上千元，象总监工王鸿卿（绰号王三胡子）每月工资达数千元。

其次是工头层出不穷的敲诈勒索。那时，工人不能直接和矿局打交道，中间必须经过工头。这样工头便挖空心思地进行剥削，其手段毒辣，名目繁多，令人发指。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其中几种，工人们把它称之为：

一曰“吃点”。例如，工头向矿局承包活时欺上瞒下，虚报人数，多领少发。他们领取一百人的工资，只雇用六七十人，强迫

千百人的活，而将空缺的三四十人的工资装入腰包。

二曰“扣伙食”。工人伙食统由矿餐宿处包办，规定歇班要扣伙食费。工头就故意让工人多歇几班，再强迫昼夜加班，这样活没有减少，工头却从中扣除歇班的伙食费私吞。

三曰“吃尾子”。工头与资本家狼狈为奸，营私舞弊，他们决定，工资在一块以上的，只发给一块整数，而将余数私分。工人们敢怒不敢言，否则找岔子报复打击。

贪得无厌的工头剥削工人的手段多着呢，上面只是举的几个例子。所有这些，都象叮在工人身上的蚂蟥一样，吸吮着工人的鲜血。

此外，工人还要受青洪帮的种种剥削。那个时候，不论谁来安源做工，都得先向青洪帮头送礼，不然站不住脚。

安源工人不仅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也受压迫，挨打挨骂是常事。矿局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组成矿警局，设东、西、南、北四个矿警队，监视工人活动。他们还勾结反动军队驻扎安源。美丽的安源成了阴森森的集中营，变成了矿长及其走狗的乐园，而广大安源工人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①；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这首歌谣，是当时安源工人凄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那时，安源有两所学校，一所是端本女子学校，一所是矿务两级学校。女子学校里几乎没有一个工人的孩子，有的工人想让自己的孩子识几个字，长大出门做工好往家里写封信，于是勒紧腰带，忍饥挨饿，把孩子送去读书。然而，工人子弟在学校里如同他们父兄在矿上一样，受气挨打被歧视。学生之间一旦闹起矛盾，学校当局不问青红皂白，总是处罚责打工人子弟，包庇袒护职员子弟。我永远忘记不了这样两桩事：

一件是学校开运动会，规定没有学生服的一律不准参加，所

① 讨饭工具。

以，无学生服的工人子弟全都拒之运动会外，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上了深深的创伤——人和人为什么不平等？！

另一件是陆管带的儿子依仗其父的权势作威作福，在体操场进行器械操时，故意用木棒打肿了我的头。事情反映到体育先生那里，他反处罚我，我气极了，说：“我也不是好欺侮的！”说着，拿起木棒朝着体育先生狠狠地揍了一家伙。我悻悻地离开了学校，从此，我失学了，还惹起家长向学校赔礼、道歉。

一九二一年底，修理下厂承包黄河大桥桥梁工程中的一些任务，需要招收一批学徒。这时，我便参加了工作。开始分配跟一位姓崔的师傅当徒工，做些拉线、划线、铲毛坯、烧铆钉等活计；后来，又分配跟一个姓康的师傅学锻工，一月发给三块钱工资。工头姓徐，非常狡诈，看谁休息一会或做其它事情，不是骂，就是打，或扣工资，工人对他恨之入骨。那时，蔡树藩、许建国、刘官清、沈开寿、盛春生、毛华堂、李开安等，也在修理下厂做工，我们很要好。刘官清后由组织派往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留在广州市委工作。

黑沉沉的安源，到处是不平，到处是欺诈；无穷无尽的苦难，一代一代的积怨，在工人中化作深沉的反抗力；十里矿区，犹如布满了干柴……。

(二)

正当苦难深重的安源工人盼望翻身得解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党诞生之后，首先集中力量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并成立了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在上海、武汉、湖南、广东、济南等地设分部，毛泽东同志为湖南分部主任。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中，对拥有一万多工人的安源煤矿尤其重视，并于一九二一年冬来到安源，亲手开拓这块蕴藏着无限潜力的工人运动的圣地。这年冬，在厂房里经常听到工人们绘声绘色地传颂着毛泽东同志（当时叫毛润芝）下矿井、进车间、入工棚、串宿舍，了解矿局情况，询问工人疾苦，与工人交朋友，向工人讲革命道理的事迹。他启发大家说：工人的痛苦不是命中注定的，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剥削造成的；只要工人齐心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就能建立自己的新世界，过上幸福的生活。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导，启发了工人的觉悟，开阔了工人的眼界，大家越听越爱听，越听越想听。毛泽东同志在安源一周，和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给饥寒交迫的安源工人带来了春天般的温暖。

时隔不久，毛泽东同志就派刚从法国学习回来的李立三同志（当时叫李隆郅）来到安源。李立三同志为站稳脚跟，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决定从平民教育入手，开办工人夜校。他听说萍乡知县喜爱古文，即以四六句子形式起草了开办工人夜校的呈文，果然得到了知县的赏识和允许，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样，安源第一所工人夜校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正式开办起来了。当时，工人中流传着一首很长的歌谣，里面就有李立三办夜校的事，可惜这首歌谣现在记不清了。

开办工人夜校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还有担心害怕的，说什么“上夜校总有一天要倒霉”。一天，熊景铭^①的儿子熊大安到我家来玩，问我上不上夜校，并说起了各种议论。我当时想，办夜校是衙门允许的，上学读书又不犯法，有什么倒霉的呀！就去报了名。那时很简单，登记姓名，住址，工作单位就可以了，也不交学费。但上学的人不多，人数也不定，有时七八个，有时十几个，有时也络绎不绝。

^① 湖北汉阳人，创办工人夜校的负责人之一。

夜校的课堂在五福斋巷一栋房子的楼上，房间不大，也不好，只容得几十个人。桌子、板凳、黑板很粗糙简陋，都是工人自己动手做的，或临时凑集起来的。先给我们上课的是蒋先云，上课的内容除识字外，还讲社会发展史，讲猴子变人，以后还讲共产主义 ABC，等等。后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课堂容不下，就从五福斋巷搬到牛角坡的湖北会馆，离我家很近，差不多就在隔壁。罢工胜利后，夜校猛增加，夜校扩展为七所（新街两所，老街两所，株洲一所，筲箕街一所，紫家冲一所）。为适应这个情况，党又陆续派贺昌、蔡增准、汪泽楷、黄五一、谢宝罗等来当教员，李立三也亲自给工人讲课。那时教员很辛苦，白天上平民学校的课，晚上上工人夜校的课。夜校名义上是教工人识字，实际上是宣传马列主义，启发工人的觉悟，讲世界上的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人民应成为世界的主人。

李立三、蒋先云同志给我们上课，话语亲切，联系实际，好懂易记，有些内容至今记忆犹新。例如，有一次，李立三同志讲工人只有团结起来和资本家进行斗争才有力量时，拿来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作示范，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了，一把筷子捆在一起就不容易断。这个简单的比方，发人深省。还有一次，蒋先云同志讲剩余价值，开始工人听不懂，他就用工人的亲身经历说：老板让你们干活，比方做一天工创造的价值是一块，而他只给你两角工钱，两角饭钱，剩下的六角钱装了他的腰包。讲到这里，工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啊！这六角钱就是剩余价值”。他俩的讲课，引起了工人的共鸣，在我们心中掀起了阵阵波涛。

李立三、蒋先云等同志还利用《工人周刊》、《劳动周报》进行宣传。革命的理论一经工人群众掌握，就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工人们渐渐觉悟起来，要求团结，要求进步，要求革命。这时，李立三、蒋先云等同志就在工人骨干中发展了一批团员，随后才建立了党团组织。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安源工人在李立三同志的领导下，成

立了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当选为主任，蒋先云、朱少连为副主任，蔡增准、李涤生、周镜泉、朱锦堂等都在俱乐部负一定责任，还选出了评议干事若干人。俱乐部办公室设在牛角坡湖北会馆东边的一所房子里。俱乐部成立当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呼口号，发传单，有两千多人参加，李立三领着大家呼口号。我是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吹号、打鼓或吹笛子。游行队伍还唱了歌，是夜校老师教的，大意是：

“五一节，真壮烈， 响应遍各国。
世界劳工大团结。 ……”
- 发起芝加哥，

为庆祝俱乐部的成立，当天举行了文艺晚会。节目大部分是工人自编自演，也演一些古代戏，如《孟姜女哭长城》等。由于俱乐部对外是以“联络感情，涵养德性，团结互助，共谋幸福”为宗旨，所以工人加入俱乐部越来越多。从此，俱乐部便成了党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学校，在与敌人斗争中，又是公开指挥工人群众的司令部。

(三)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象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安源山上，它把保护工人利益作为宗旨，工人把它当做获得新生的靠山。因此，短短三个月，参加俱乐部的工人迅猛发展到一万多人。

起初，路矿两局对工人俱乐部不大介意。一九二二年七月份汉阳铁厂罢工的消息传来，他们十分恐慌。因为汉冶萍公司^①是一个整体，互相影响着。当时矿局又拖欠着工人几个月的工资未发，忍饥受饿的工人象一堆干柴，罢工的燎原烈火一触即发。为

^① 汉阳炼钢厂、大冶铁矿石厂和萍乡煤矿的总称，即大冶铁矿石、萍乡安源煤，运到汉阳炼钢。

此，矿长李镜澄、副矿长舒修泰、总监工王鸿卿等人，如热锅里的蚂蚁，他们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怕得要死。于是密谋乘李立三同志去长沙，俱乐部只有蒋先云等同志之机，施展金钱利诱，企图拉拢。阴谋未能达成后，又进行威逼恐吓，诬蔑俱乐部是“乱党”机关，勒令自行封闭，否则即有杀身之祸。蒋先云等同志对这帮丑类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秉光明正大之宗旨，做光明正大之事业，死也不怕！

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又亲临安源召开党的会议，找工人谈话，共同商定大事。他指出：从目前形势看，安源罢工条件已成熟，要使敌人屈服，非采取罢工不可。并对罢工作了具体指示。几天后，李立三同志回到安源，不久，刘少奇同志受毛泽东同志指派，也来到安源和李立三、蒋先云等同志一起领导安源大罢工。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四日，震惊全国的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了！

这天，我的印象特别深。平常上班的时候，汽笛（工人叫做“拉尾子”）叫一阵就停了。那天清晨，大约四点钟左右，首先铁路上的火车汽笛拉响，“呜！呜！”地叫个不停。接着八方井锅炉房修理上厂、修理下厂等单位的汽笛也响了，几处的汽笛同时响起来，如猛狮怒吼，直到天明。听到汽笛声，我迅速地向修理下厂奔去！到了门口，那里站着一些人，不一会，人越来越多。守在大门口的几个青年人高声地对大家说，从今天开始罢工，大家不要上班了。人们按照他们说的，纷纷跑到大操场去。顿时，矿山电灯全熄灭了。运煤的电车停在路轨上，成千上万的工人立即停止了工作。接着，窿内的工人象潮水般地涌出窿外，高举着事先预备好的斧头、岩尖，疾呼：

“罢工！罢工！坚决罢工！”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气壮山河的声音，震动着整个安源。

在淡淡的晨曦中，我看到安源街上，各住宅区、工厂车间，到

处贴满了罢工的标语！“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没有俱乐部的命令，决不复工！”

为了保卫大罢工，刘少奇、李立三、蒋先云等同志，亲自组织工人纠察队，指定专人负责，维护发电厂和锅炉房的安全。纠察队还佩着红袖章，执着小红旗，拿着铁棒、岩尖等武器，分成若干个小分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各地巡查、站岗，认真地维持社会秩序。大家感到从来没有这样扬眉吐气过！

当时，敌人扬言要捉拿和暗杀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工人们传神般地说：李主任有五国洋人保护，刀枪不入。因为他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平时穿长大褂，胸前佩戴着一些金属制的徽章，显得非常精神。传说他“刀枪不入”，这表达了工人们对自己领导者的爱戴，对反动势力的嘲弄。由于万余名工人紧密团结，服从指挥，路矿当局没有办法对付，被迫答应同俱乐部谈判。

刘少奇为取得罢工的胜利，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代表全体工人深入虎穴，只身去矿局谈判。谈判的那天，几千衣衫褴褛的工人跟着去了，把谈判的公事房围得水泄不通。大家担心刘少奇同志的安全，深怕资本家暗害了他，就不时地呼喊着重要他出来与大家见面，高呼不答应罢工条件坚决不复工。那天我也参加了包围公事房斗争，人们游来游去，时常发生骚动都很兴奋，高呼口号“打倒舒修泰”的怒吼声响彻云霄，震撼山岳，充分显示了工人群众的伟大力量。中间，刘少奇同志出来一次，给大家讲了几句话，又进去继续谈判，直到最后胜利，工人们才放心地散去，很多工人还拥戴着刘少奇同志到俱乐部。安源工人从九月十四日爆发罢工到十八日为止，经过五天“义无反顾”的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迫使矿局答应了罢工条件，并由三方代表签定了保证工人政治权力，改善工人待遇，增加工人工资等正式条约十三条。罢工胜利后，一万多名工人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吹着唢呐，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大操场召开庆功大会。当刘少奇、李立三等同志来到会场时，人们掌声雷动，挥帽欢呼。李立三、刘少奇

同志先后讲了话。记得李立三讲话的大意是：这次罢工的胜利，全在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希望能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安源罢工的胜利，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给工人以巨大鼓舞。我印象最深的是，罢工前和罢工后大不一样，工人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俱乐部各种组织工作有了很大发展。这时候，工头和职员再不象从前那样神气了，也不敢随便打骂工人。工人争得了一些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普遍增加了工资。罢工前，我每月工资三块钱，罢工后立即增加到四块五。窿中餐宿处的伙食也比以前好些了，再不象从前那样经常吃发霉的红米饭、黄菜叶了，每月初一、十五还可以吃一餐好一点的饭菜，工人叫做“打牙祭”。

罢工胜利，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俱乐部的威望日益俱增，每个工人自愿捐献七天半的工钱盖俱乐部大厦。我这个学徒工也捐献了七角五分钱。大厦是砖木结构的，气势宏伟，门前场地很大，是修理上厂工程师金春海设计的。全矿工人都踊跃报名参加参加了俱乐部，各工作处还选出了十代表、百代表、总代表。修理下厂的首届总代表涂正楚、二届总代表唐汉卿、三届总代表吴庆丰。这次大罢工，党给工人带来了出头的日子，苦难深重、饥寒交迫的安源工人奔走相告，欢喜若狂，沉浸在欢乐的幸福之中。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打来了电报祝贺。从此，安源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从经济斗争逐渐发展为政治斗争，开创了工人运动的新篇章。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工人阶级遭到惨杀和坐监，工会被封闭，反动当局即电令封闭安源工会，但慑于工人力量强大且战斗力集中，故不敢动手。全国工人运动状态处于低潮，唯有安源工会巍然屹立独放光芒，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由于安源工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中央一九二四年曾多次派人来安源检查总结指导工作，如蔡和森、任弼时、恽代英、贺昌等同志，不畏险阻纷纷集聚安源，总结、谋划工运对策，以加强严密党组织

和防范措施，加强党员干部及工人骨干和群众教育。红色安源成为当时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被革命群众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在安源工人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自夜校开办时就注意建立党组织。到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安源路矿工人中建立了党组织约有十五个，党员三百多人，团员四百三十余人。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积极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我是一九二四年加入青年团的，介绍人是李德银和刘培元。记得是在湖北同乡会馆，举行了入团宣誓，有几个人参加。那时入团，不需办什么手续。团支部开会的时间、地点不固定。团支部发展团员时，介绍人要讲被介绍人的情况，被介绍人要表示态度，并向团组织汇报自己的情况，如散发了多少传单，贴了多少标语，找哪些人谈过话等，其他同志还要提希望。

安源党组织对青年工作十分重视，分工蔡增准同志专门负责这项工作，还成立青年部。根据党组织安排，团组织经常组织青年工人学习时事政治，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帮助青年工人提高阶级觉悟，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团组织还根据青年工人的特点，购置了胡琴、笛子、洋鼓、洋号和足球等文体活动器具，组织大家演文明戏，唱革命歌曲。黄五一同志教过“五一节”歌，谢宝罗同志教过打骨牌（“天牌”、“地牌”）的曲子。青年部还组织青年赛跑、踢足球、跨高低栏。

为了取得广大农民对工人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俱乐部游艺股长肖劲光同志星期天带领我们到附近乡村演讲。每到一个地方，奏乐组先敲锣、打鼓、吹号、吹笛子，把群众吸引过来，接着演节目，然后讲演，讲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地主怎样剥削农民，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等，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记得到过的地方有湘东、紫家冲、五陂下、上埠、下埠等地。那时，安源工人运动在党组织和刘少奇等同志领导下，工作做得有声有色，非常活跃。

一九二四年冬，安源工人举行第二次罢工斗争。罢工的起因：

矿局拖欠工人的工资达三个月之久，年终又宣布取消工人罢工胜利取得的双薪，工人十分愤慨，罢工斗争于十二月五日开始，矿局资本家只得答应工人的条件，在两周内发清了拖欠的工资和双薪。

两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每当我忆起当年罢工斗争的雄壮场面时，激动不已，更加怀念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们！

一九二五年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遭到江西军阀摧残，工人运动领导骨干黄静源同志遇难。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形势的严峻关头，为寻找组织，我到了长沙、武汉、广州等地。一九二五年底，我经中共广州市委书记莫青同志介绍，到中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当兵。一九二六年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

1985年1月9日

(刘善文、袁伟整理)

忆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

吴 烈

提起安源，常常引起我的遐想和回忆，深切怀念故乡、故人和往事。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和以后的一段青年时代斗争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党早期曾在这里发动和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工人革命运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和蒋先云、朱少连、黄静源、周怀德、杨士杰等同志都亲自领导和参加过这里的革命实践。安源路矿工人不屈不挠的斗争，曾经培育出不少革命的有为之士，一度影响和推动了全国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安源——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红色摇篮，她的魅力，她的光彩，她给我党历史上留下的骄傲，都不能不长久的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安源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到 安 源 去

丹江吴家湾，是萍乡南门外的一座贫穷的村庄。一九一五年，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庄的一个贫苦家庭里。那时家里很穷，老小十口人，家无一分地，主要靠我父亲吴永洪和叔叔挑煤赚点脚钱，我大哥吴梅元、三哥吴榜元做裁缝，二哥吴桃元做篾匠来勉强维持生活。据父亲讲，生我的那年，萍乡一带正闹灾荒，庄稼欠收，钱又借不到，我家三天两头断炊。母亲被苦日子折磨的体弱奶亏，很难哺育自己的孩子，只好熬点米粥来喂养，这才使我得以幸存。

在我六、七岁时，村里流行一种疾病，很多人家弄得家破人亡。就在那年，我的祖父、祖母、叔叔、婶婶、母亲和两个哥哥

也先后得病，因无钱治疗，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先后去世。

七位亲人去世后，一个十口人的家庭就只剩下父亲、二哥吴桃元和我了。不久父亲也病倒了，我们兄弟俩又都没长大成人，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我们父子三人非常悲痛，日子也艰苦到了极点。在这样极端的困境中，在安源路矿电气锅炉处做工的舅父江万崇很关心我们的生活，极端困境中救了我们三人免遭病害，要我们在他家居住，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住处和工作问题。我们卷起两床破被和几件破旧衣裳，父亲带着我们兄弟俩离开祖居的家乡来到安源，去谋取生路。

我舅父家里的生活也是很苦的。我们来安源后，一时还找不到事干，舅父就先帮我们在筲箕街租了两间破屋，作为落脚的地方。不久，经舅父介绍，我父亲和二哥进到电气锅炉处锅炉房做工。我因年小，在矿上找不到活干，只好在家里做点零活。但不管怎样说，一个新的家，就这样在安源住下了。

父亲和二哥在安源煤矿做工，父亲将我送进牛角坡工人子弟学校读书识字，学算术，还听讲革命道理。后来又上土窑上、炮台脚下工人子弟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有三、四十个人，这里离家近一些。那时安源路矿有好几所工人学校，有的设在牛角坡，有的在安源新街，有的在炮台脚下，有的在紫家冲。我们读的课本是工人子弟学校的老师陈清河和李六如自编的。内容有：国语、算术和日常生活常识等。老师常给我们讲，工人和农民，是尊贵的人，如果没有工人农民，就没有一切；资本家，不做工，吃的好，穿的好，他们的衣食哪里来？是榨取的劳动者的血汗。同我一起上工人子弟学校的同学，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刘晓生、贾祝凌、阎小明。我一面在子弟学校读书，一面和邻居的小伙伴一起到西绞去拣煤渣。这里地势很危险，拣煤渣时如果不小心，就有可能被井内推出来的矿渣砸死。为此事，父亲也总为我担惊受怕。时间一长，我们一伙拣煤渣的孩子都熟了，也渐渐学会了互相关照。我们有时也到锅炉房去拣，但拣那里的煤渣要经过几道警察岗卡，背

回家时，如果被警察发现筐子内有好煤块时，他们就用煤块砸人，还要没收筐子。将近两年的苦、累、惊、怕的拣煤渣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想起我们这种困苦的情景，心头就充满了愤恨，总盼望着有那么一天能结束这种苦难的生活。我还常想，要是象父兄一样，当个工人，自己挣钱养活自己，那该多好呀！

一九二四年，我就进了安源路矿的电气锅炉处当童工。电气锅炉处是全矿的要害部门，矿方对这里控制很严，工人稍微迟到，就要扣工资或被开除。

我到锅炉处后，就跟着刘华清师傅学锅炉修理。这是一件苦差事，经常要钻进炉里敲水碱，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可每个月只有三元钱的工资。那时我年纪小，整天闷在锅炉里敲打水碱，不仅累得精疲力尽，而且憋得难受。住的集体宿舍，条件也极差。在一间两丈多长，一丈多宽的房子里，睡五六十人。床是用破木头和木板搭成的两层床，盖的是破烂被，房子里臭虫、蚊子很多，气味很大，吃的是发了霉的米和没有多少油盐的蔬菜。尽管如此，在安源这个穷人、工人集中的地方，能找上个工作做，还算是幸运的。我时刻担心扣工资或被开除，总是早去晚归，咬着牙继续干下去。刘师傅是技术工人，在工厂里是有威信的。他的为人很好，热情帮助我，教我做工很耐心，我学到了他的许多技术。他也很忙，经常去参加工会活动。我在敲打水碱时，实在太累了，就在锅炉里歇一会，监工来了，就赶紧干活。当时，安源的童工和全国的童工一样，遭遇是很悲惨的，有些童工因忍受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不满十五岁就得了痨病，吐血而死。我们吃饭的时间很短，饭没吃完就赶紧往工房跑。那时我虽然拼命地干，还是经常受监工的气，就是挨了打骂，眼泪也只好咽进肚子里。记得有一天，我累饿交加，在回家的路上，一阵眼黑，晕倒在路边。幸亏被工友们发现，把我抬回家，才没出大事。我常想，从吴家湾到安源，从拣煤渣到做童工，穷人为啥这样苦？我经过工人子弟学

校的教育，懂得了这是因为受资本家剥削的原因。

俱乐部的小部员

参加工作后不久，我便加入了工人俱乐部。我印象较深的是，第一次参加俱乐部活动是学唱工人俱乐部部歌（也叫劳工歌）。歌词大意是：创造世界，是我劳工；被人剥削压迫，是我劳工；世界由我们去创造，压迫由我们来解除；创造世界，除压迫，团结我劳工。由于年小，有人说我是“小部员”。我还不服气，总觉得大人们能干的，我也能干嘛！所以，对俱乐部组织的各种活动，我都去参加。那时候，俱乐部号召工人们参加夜校读书，受革命的启蒙教育。我听后，高兴极了，虽然白天做工有些累，但是去学习文化知识，受革命的教育，要求是迫切的。于是我就同表哥一起到了牛角坡工人夜校去了，以后又到工人俱乐部夜校。那时读夜校不需要办什么手续，老师只问了问我的名字，在哪个工厂做工及所住的地址，问了之后，就发给了课本。我们的学校很小，进去后有个小院子，一共三个教室。教室的桌子、凳子都是工人用木板钉的，非常简陋，我就在中间的一个教室里读书。班里有童工，有青年工人，还有些老工人，约有五、六十人。我们的老师姓陈，是湖北人，很年轻，很和气，他平易近人。开始，工人们在陈教员面前感到很拘束，他就主动找工人们聊天，还经常讲一些有风趣而又深刻的民族英雄故事，很快和工友们交上了知心朋友。

陈教员教国语和算术。教国语时，他边教我们识字，讲一些基本常识外，还讲一些革命道理，如工人们为什么受剥削、受压迫。他常常说，工人要有文化，要懂得些科学知识。讲算术时，他不仅教我们算帐，还通过算帐，引导工人们认识资本家的剥削。

陈教员经常在工人中了解我们工人的家庭状况，亲切地询问我们家里都有什么人？经济情况如何？每人工资多少等等，问的

很多、很细。一次他问我们，你们整天做工，当牛做马，一年到头还吃不饱，穿不暖；而资本家不下井，不劳动，却吃得好，穿得好，住洋楼。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这样不平等？工人为什么这样穷？资本家为什么这样富？他们是用剥削工人的血汗钱来发财的；而工人受苦受穷，是因为没有团结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工人要过上好日子，只有解除压迫和剥削，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团结起来，比如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就不容易折断一样，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胜利。陈教员动员我们要坚持天天去读书。那时学习条件差，每天晚上两小时课，从晚七点到九点，灯也不亮，但大家学习很认真，缺课的很少。我在夜校学习了三年多，很少缺课，能认几个字，又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心里非常高兴，心情很激动。经过陈教员的引导，我和工友们都希望马上组织起来同矿老板展开斗争。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给我们上过课、讲演过的老师有：李立三、黄静源、陈潭秋、蒋先云、毛泽民等；在一起的工人同学有：李和庄、吴云辉、刘晓生、贾祝凌。通过夜校学习，提高了我们工人的思想觉悟和阶级觉悟，我对夜校的感情越来越深，对工人的事都非常热心去做。

一天晚上，父亲和哥哥下班回来，对我说，明天就要建俱乐部了，这是给我们工人自己盖房子。听这么一说，我高兴极了，连觉也没有睡好，很想去参加劳动。一大早我就跑到了工地。当时建工人俱乐部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贫民，一部分是工人。都是自愿来的，组织性很好，其中东平巷井下工人来的最多。虽然没有一点报酬，工人们知道这是给自己盖房子，大家干劲很足，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我主要是推砖头，有时也跟着平地基。为了早一天把俱乐部建起来，我们工休的时候也去劳动。不久，房子盖起来了，俱乐部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工人俱乐部成立了一个青年部，是青年团的公开组织形式。年轻的俱乐部的部员都可以参加，我也参加了。以后，我接受革命教育的机会就更多了，参加革命活动的次数也就更加多起来了。

青年部里，设有游艺、运动、宣传三个部门，其中游艺又分戏剧、音乐、棋类；运动分球类、体操；宣传分讲演、书报等。当时三个部门里组织的活动，我都积极参加。

游艺股还组织青年排演文明戏。演出时，俱乐部大厅里总是坐满了人，点着汽灯。演出的节目中，许多是反映井下工人劳动生活的。记得一天晚上，我在俱乐部大厅里看了一个新剧，是工人阶级在资本家皮鞭下的悲惨遭遇；大胡子马克思是怎样从事革命活动的，俄国工人阶级拿起武器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情况。剧中情节感人，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我非常羡慕工人阶级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使我受到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盼望着有一天我们也能拿起枪来，跟路矿资本家作斗争。

运动股经常组织青年工人在俱乐部门口的操场里，举行这个厂与那个厂的足球比赛。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去看，有时也上场踢。就这样，我们工友的文化生活逐渐地活跃起来，加深了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宣传股经常组织青年工人进行“青工之痛苦”等方面的宣传，我也和工友们一道去宣传。在这些宣传活动中，我明白了不少革命道理，提高了觉悟，认识到，我们工人要过上好日子，就要团结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

在工人俱乐部领导下，还办了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我记得在老街后面的小街上。门面不大，还挂了一个约有两米长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牌子。合作社主要经营粮食、油、盐、肉类、鱼类、布匹杂货等工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用品。这些货物大都是派专人到长沙、醴陵、株洲和乡下等地采购，然后由株萍铁路工人带回。由于不支付运费，货物比街上店铺卖的价钱便宜得多。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创办，免受了奸商对工人的中间剥削。过去工资一发，市场涨价，工人毫无办法，只有忍气吞声。合作社杜绝了奸商的生财之路，很受工人们的欢迎，使工人认识到俱乐部是真正为工人办事的，只有依靠俱乐部，才能解除痛苦生活。因

那时我常去买东西，看到毛泽民同志负责合作社的工作，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有一天，我去买粮食，正巧碰上毛泽民同志在那里卖东西。他和蔼而又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呀？家住在什么地方？我作了详细回答。接着他又说，现在你们缺些什么呀？急需的是什么东西？因我年小，对工人中的一些情况知道的不多，只是说，只要我们买的东西比街上的便宜就行。毛泽民同志听后，笑了笑说，你提的这条很好，我们办消费合作社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从那时起，我见到毛泽民同志时，他总和我打招呼，问长问短。由于合作社是由工人管理，工人经营，为工人群众服务，得到了工人的拥护和支持，合作社越办越好，后来，又在安源新街增加了分社。

俱乐部还组织、发动工人搞募捐，支援外地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我记得那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纱厂发生了罢工风潮，顾正红遭帝国主义枪杀的消息传到安源后，俱乐部组织在工人中进行募捐，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在俱乐部讲演厅前放着一个木桶，上面写着“支援上海工人阶级捐桶”的字样，工人俱乐部负责人每天晚上在讲演厅举行大会，讲上海纱厂罢工工人被枪杀的经过，号召安源路矿工人支援，来听的人如愿意捐款，将钱投入桶中。当时因生产不正常，矿局又已积欠工人几个月的工饷，工人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但工友们捐款还是十分踊跃，捐了好多的钱。当时我们电气锅炉处是由工会出面动员的，舅父江万崇和师傅刘华清组织我们捐钱。我和父亲、二哥都捐了钱，还配合工会代表到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鼓动大家捐款。

参 加 罢 工 斗 争

记得在一九二四年冬，矿局资本家一连几个月不给工人发饷，有时发点霉米代饷，资本家还打算取消年终夹薪的制度。这时，许多工人已穷到家里揭不开锅的地步。当时安源新街附近有一个粮

仓，存放了不少发霉生虫的大米，资本家靠它榨取工人的血汗。我们拿着袋子，排着长长的队等待发米。一些小孩子经常在矿井口上等着井下工人吃剩的霉米饭倒出来让自己充饥。安源工人本来就无法生活，路矿当局除已欠饷外，又数月不发饷，加之物价飞涨，工人生活更加困难。工人们实在忍耐不下去了。发清欠饷，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已成为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工人同路矿资本家的对抗情绪日益高涨，斗争要求愈加强烈，大罢工如同箭上弦，一触即发。俱乐部抓住这一时机，领导工人开展了索饷斗争。

有一天，锅炉房的工会代表通知我和另外几个工友到新街的会场去开会。到那里一看，热闹极了，到会的人特别多，几乎挤满了会场，其中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还有妇女。台上挂着马克思的像，人们看后议论说，这个大胡子是谁呀？他在什么地方？正在这时，只见会场中央出现了一个穿长衫衣服的成年人，他站在台子上说，这个大胡子是个好人，他叫马克思，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接着，他又说，现在资本家为什么不发工资？为什么要发给我们虫米？这就是资本家对我们的剥削，对我们的压迫，我们各位工友一定要团结起来，坚决和他们作斗争。他的讲演，不断激起人们的掌声，工友们听了心里热乎乎的。那讲话的人是谁，我当时不大清楚，后来听人讲，他就是刘少奇同志。事隔不久，一场震惊中外的安源第二次罢工斗争爆发了。在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我和工友们参加了第二次罢工斗争。是哪一天，我记不太清了，气笛长鸣，发出了罢工信号。工人们很快在井口竖起“罢工”二字的大旗，矿井内电车停走，机器停转，工人象潮水一般，涌出井口，高喊“罢工”，“我们不当牛马，要做人”等口号。除我们电气锅炉处保证机器运转发电，没有停工外，其它各处都停止了工作。路矿当局资本家在这强大的声势下，吓破了胆，急忙给工人发了欠饷，并答应不克扣欠饷。

罢工斗争胜利后，工人们欢天喜地，在安源新街、老街游行，庆祝罢工斗争的胜利，增加了与资本家斗争到底的信心。

北伐军到安源

资本家在工人的罢工面前吃了败仗，就怀恨在心，他们勾结军阀武装，企图将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

一九二五年秋的一天，敌人下了毒手。记得那天早上我去上工，只见我们工厂的门前站了好多的兵，都端着带刺刀的枪，不准工人上工。我就跑到各处去看，街上有全副武装的队伍来回游动，工人俱乐部门前站的兵更多一些，不准工人靠近。军阀李鸿程带着队伍，荷枪实弹，乘天未亮悄悄开进安源，封锁了工人宿舍、出入口等各重要街道和路口，然后由工贼带路，分别扑向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当场逮捕了工人俱乐部负责人黄静源、唐仕友、马俊之等人，并肆无忌惮地砸毁了俱乐部里所有的物件，封闭了俱乐部。同时包围了夜校，捕去了一些教员，捣毁了工人消费合作社。窿内工人集体宿舍被围，工人要外出，把守大门的兵不让出，工人们就往外冲，被守兵开枪打死打伤十多人。无法从大门出去，就在后院推倒了围墙跑出来了。工人俱乐部被封闭后，矿井和工厂都停工了。

当天下午，黄静源等被捕的人，都被押往萍乡镇守使署衙门囚禁。后来，黄静源同志被反动派枪杀在工人俱乐部门前的大操场上，英勇就义。我们闻讯即跑去看遗体，子弹从他的额头上穿出，头发被血凝成一块。敌人下令不准收尸，将他示众。当天夜里，工人们悄悄把尸体运走，为黄静源同志开了追悼大会。第二天，敌人继续进行疯狂的大搜捕，又先后捉去几十名工友，其中大部分是俱乐部成员和工会负责人。除电气锅炉处外，矿局又宣布停工，将工人全部开除，并把积极参加俱乐部活动的部分成员武装押送出安源。安源至老关（离安源约五十里湘赣交界处）一带实行戒严，不准工人返回安源。安源笼罩着白色恐怖，安源工人运动一时处于低潮，许多工人只好漂流四方。我舅父江万崇、师

傅刘华清跑到乡下去，也暂时隐蔽起来。不久，他们又返回了工厂。

看到资本家、军阀的野蛮暴行，更增加了工人们敌人的仇恨。我和父亲、二哥憋了一肚子复仇的怒火，我们没有远走；就在离安源不远的贾家冲山上的乡井里往三合桥挑煤，等待复仇的时机到来。做挑煤工是很苦很累的，只能赚点脚钱，维持生活。天晴，我们使用土车，父亲、二哥掌车，我在前面用绳子拉。下雨，就用肩膀挑，挑一百斤只给七个铜板。收煤的工头总是克扣，发煤时一百斤，到了收煤处一过秤，只有七、八十斤了。但为了等到复工，为了生活下去，我们父子三人都忍受着。不管刮风下雨，我们天天都是早去晚归。尽管这样，赚的钱还不够一家人糊口。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来了。先来了一架飞机，可能是侦察。当时我已回到工厂里，听到“嗡嗡”的响声，就和大家跑出来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飞机。飞机飞得很高，大家议论着，这东西怎么飞得这么高？是怎么飞上去的啊？我和大家都感到很新鲜。北伐军进攻萍乡的头天，萍乡镇守使署被炸，听说是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干的。军阀镇守使唐福山如惊弓之鸟，一见镇守使署起火，慌忙带着侍从和反动军队连夜逃往宜春。驻安源的军阀也闻风丧胆，慌忙逃窜。这些家伙逃窜时还抢矿工们的东西，拉了不少伏，做了许多坏事。在安源工人的带领下，一队一队身穿灰色军服、头戴大檐帽、打着绑腿的北伐军部队精神抖擞、雄赳赳地开进了萍乡、安源。当天下午，在萍乡大西门外操坪召开了有五六千工人、农民参加的庆祝大会，欢迎北伐军胜利进驻萍乡、安源。会上，李富春等同志发表了演讲。我们这些深受军阀和资本家压迫、摧残的安源工人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安源顿时沸腾起来了。

第二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庆祝大会。这一天，工人俱乐部焕然一新，由工人秘密保存下来的俱乐部的大旗在屋顶上迎风飘扬，俱乐部前的拱型牌坊中央写着“也有这天”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充分表达了我们的安源工人扬眉吐气的心情。从早

晨起，安源、萍乡等地的工人和贫民及各工农团体代表上万人，络绎不绝地前往俱乐部大草坪集合，人们兴高采烈，喜气洋洋。“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声和歌声，响彻整个会场上空。“打倒帝国主义”等字样的各种彩色传单铺天盖地。当主席台上宣布开会并宣布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恢复时，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鞭炮声。这一天，整个安源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随着工人运动的复兴，安源青年团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被押送出去的工人也都陆续地返回了安源。

我记得北伐军来安源同年冬的一天，在萍乡大西门外的操坪上，召开了公审萍乡大恶霸地主叶紫屏的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工人、农民和各革命团体，我作为工人俱乐部的部员也参加了这个公审大会。会场上旗帜迎风招展，参加大会的人脖子上系着红带子，手里挥动着红、绿、黄色三角小旗，旗子上写着：铲除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纠察队员拿着武器，保卫着会场。临时搭起的大会主席台上，挂着一幅横标，上写“萍乡人民公审叶紫屏大会”。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刘昌炎，萍乡中学负责人肖干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在公审大会上，广大的工人、农民、个个摩拳擦掌，忍受了多年的深仇大恨一起涌向心头，纷纷上台控诉叶紫屏这个萍乡的大恶棍迫害工人、农民，欺压商民，榨取钱财，无恶不作的罪行。之后，将叶紫屏当众枪毙，大快人心，长了工农群众的志气，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从北伐军来安源到秋收起义期间，安源路矿在工会领导下恢复了生产，开展革命活动，安源的工人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和歌子到处喊、到处唱，我们在上班下班的路上也唱。我们还编些词填上来唱，如：“打倒地主资本家”，“工人要解放”。那时我又上了工人夜校，对俱乐部的事更加积极了，经常到俱乐部去拿些传单，到街上、操坪里和工人集聚的地方散发，在人群中做宣传。传单是油印的，内容有“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矿局资本家”、“工人要团结起来”等等。

这些活动当时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都是公开的。

打地主武装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了挽救革命，安源工人参加了湖南省委领导的十多万工农围攻长沙的战斗。

不久，军阀许克祥带领反动军队来到萍乡、安源，镇压工人运动，萍乡发生了“六五”反革命事变。在这反革命气焰嚣张的时候，萍乡一百多个乡村的地主武装纠集一起，从丹江、王家源、十里铺围攻安源，当时形势非常紧张。为了保卫安源的工厂、矿井，在安源党团组织领导下，动员工人展开了伟大的安源保卫战。当时在三合桥、花冲、牛角坡、九里坪等山上守的人很多，花冲方向更多一点。各个山上和路口都有人把守，山上挖了很多坑作为堑壕，搭了棚子，大家白天黑夜都坚守在山上。工人们有的拿着梭标、大刀，有的拿着土炸弹，叫“洋薑古”，就是将矿井下用的炸药，装上引线，包上破布或牛皮纸，再用绳子扎紧，拉着引线后可以甩出很远再炸。敌人很怕它，说“洋薑古”炸死人，死尸收不全。工人们还使用过一种武器叫“长龙”，就是在一根木头上面挖几个洞，里面装上炸药、引线和碎铁片，点燃后能射一、二百米远。这次战斗很激烈，除电气锅炉处保住要害部门外，全矿基本上停了工，工人都上了阵。我们这些年纪小的，就天天给坚守在阵地上的工友们送饭送水。我父亲和工友守在三合桥，哥哥守在花冲的山头上，只有嫂子带着侄儿在家。我每天都和邻居家的一些小朋友往山上送饭送水。送的饭叫“蓑衣饭”，白菜多，米少，有时还多送一点，让给别人吃。我还去传递信件，散发传单，搞宣传活动等。

这次战斗，大约持续了半个月时间，终于打退了地主武装的猖狂进攻，取得了安源保卫战的胜利。

护厂斗争

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党决定在湘赣边界举行秋收暴动。安源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组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参加秋收起义的大都是年轻力壮的青年，我哥哥也去了，说是去打反动派。哥哥当时有二十多岁，行动很秘密，可能是青年团员。我因年纪太小，不让参加，就留在厂里参加护厂。

电气锅炉处是全矿的心脏。为了防止敌人破坏，电气锅炉处组织了一支工人纠察队，由几十个成年工人和青年工人组成，我也参加了这支纠察队，是全队最年轻的一个。纠察队由刘师傅负责。参加秋收起义的队伍出发后，刘师傅就召集我们开了会，说明护厂的重要性和任务。他强调说，电气锅炉处是个重要的地方，要防止敌人搞破坏，电气锅炉处一停，没有电，就要停止抽井下的水，这样矿井就会淹没，井下照明、通风、机器运转就要停止，矿井就会报废，我们一定要保证锅炉发电正常运转。他讲完后又进行了分工，每个通道和口子上都要卡住，每个卡口有四五个人，年纪大一点的和年纪小一点的互相搭配。一部分人把守大门和出入口，凡是出入厂房的都要检查；一部分人执行游动巡逻任务，其中分白天和夜间两班。我和几个工友被分在一个重要岗位上，专门看管水泵、水路、电灯房的电阀等地方。纠察队员手臂上扎着红布条，手里拿着木棒。那时我们二十四小时都在厂里，吃饭轮流回去吃，或在锅炉房自己煮饭吃，组织很严。由于大家警惕性高，忠于职守，暴动队伍离开安源后，厂里一直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

红军来了

秋收起义经过几次战斗，有的人英勇牺牲了，有的打散了，有的跟着毛委员上了井冈山。我们厂里有个姓杨的青年工人，一去

就没有回来。秋收起义之后，安源的形势又不太好了，资本家也开始神气起来。在白色恐怖下，安源革命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资本家经常不发工饷，有时只发半饷，工人生活很困难。大家的情绪很低落，都盼望红军早点打来。

一九三〇年，在红军来安源以前，工人中就传开了红军要来安源的消息。有人说，朱、毛要来了，共产党要来了。刘师傅和我舅父告诉我，这是红军，红军要来了，是专门打反动派，为穷人谋利益的。自从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直很高兴，盼着红军能早点来。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四月初的一天早晨，我正去上班，忽然听见几声枪响。不久，红军队伍就从九里坪和萍乡方向朝我们安源开过来了。这是红军第六军黄公略军长、陈毅政委的部队，受到工人、贫民的欢迎，当时我们工厂完全处于一片欢腾之中。

红军来后，缴了矿警队的枪，同时有一个连进驻电气锅炉处，控制了各重要部位。为了不影响生产，红军代表找到刘师傅，要他动员工人们继续上班。随后，红军又在安源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组织群众集会，宣传革命道理。在大街上，工人住宿处，每天都有红军宣传，讲打土豪，分田地，同资本家斗争，工人要解放，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在人多的地方，还散发一种油印的传单，街上到处都贴上标语。就连我们电气锅炉处的围墙上也用石灰写了几条“打倒资本家”、“打倒蒋介石”、“工人要解放”的标语。红军还去慰问在同反动派斗争中牺牲了的安源路矿工人的家属，还给驻地群众挑水、打扫屋子、清理茅厕，受到群众的欢迎。红军将土豪劣绅、资本家的东西分给工人和贫苦群众，我也分到了一些粮食和衣服，我非常高兴。安源工人和人民群众给红军送煤烧，送肉，送菜慰劳红军。许多工人家属帮助红军战士洗衣洗被，缝补衣服。红军开走的时候，工人们站在路旁夹道欢送，恋恋不舍。

当红军去

红军部队来到安源后，我和红军的干部战士打的很热火，特别是驻电气锅炉处的红军，我接触的机会更是多一些。看着红军里有和我差不多大的人背着枪，我真羡慕。红军来到安源后帮助打了土豪，分了资本家的东西，解除了反动武装，派出了宣传队，宣传革命道理，红军的纪律很好。这一切我全看在眼里，深深感到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共产党是穷人的大救星，毛泽东、朱德是穷人的大恩人，穷人只有参加红军，拿起枪杆子跟反动派作斗争，才能求得解放。我拿定了主意，一定要当红军。我又一想，自己才十五岁，部队能收吗？我决定去找杨杰连长，求他收我当红军。

杨杰连长原是我们电气锅炉处的推煤工人，以前我们在一个工厂相互都比较熟，那时我常见他领导工人开会，搞些革命活动，但他的行动一直很秘密。他参加了秋收起义，随着起义队伍参加了红军，担任了红六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钢一连连长。这次他随部队来到安源后，又驻在电气锅炉处。

我找到杨连长后，向他谈了想当红军的想法，他满口答应，并告诉了我报名的地点。我回去后又跟父亲和哥哥谈了这个想法，他们都非常支持我。于是我就去报名。报名处设在九里坪的小街上，此地离新街不远。在去的路上，又碰见了幸元林、苏本桥，于是我们就结伴到了九里坪。当我们找到报名处时，已有好多工人在登记，其中有李和庄、吴云辉同志，他们在以后的战争中英勇牺牲了。报名的手续很简单，只要是工人登记一下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和工作单位就可以了。我是一九三〇年四月参加红军的，参军的地点是在安源新街茶亭，第一纵队司令部设在离茶亭不远的靠山边的屋里。当时每个连有四面旗子，每排有一面旗子。我们被分在红军第六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的一连当战士，连长杨杰和

政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参军后，部队杀了猪，做了几个菜，煮了米饭，欢迎我们这些新战士。同时还给每个新战士发了一个红袖章，一顶带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和两块银元，一位老战士还为我剃了一个平头。我就这样参加了红军。

第二天，父亲来部队看了我，我把两元钱交给了他老人家，叫他买点粮食。父亲要我好好干，不要牵挂家里。那次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约有一、二千人，东平巷的工人最多，我们那个连就有十多个安源的工人。当时部队很重视产业工人参军，许多人参加红军后，很快就成了部队的战斗骨干。红军在安源住了一个礼拜左右就开走了。在部队里，觉得自己已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快乐。

同年九月，我们部队又转回到萍乡、安源，我们连驻在萍乡东门内，后来转移到南门的宝积寺。这次大约有一千多工人踊跃参加了红军。这里虽然离家很近，但我没有回家，只是父亲得到消息后来连里看了看我。这天，杨杰连长和政委鼓励我说，你表现不错，打仗很勇敢，负了伤都不下火线，到了萍乡都没回家，纪律性强，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不久，我们部队由萍乡经安福又去打吉安。

从在安源当工人到现在，六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回忆我所走过的道路，使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处于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当了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始终跟着党走，几十年如一日，对革命坚信不疑，应当归功于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同时与我早年在安源接受党团组织的革命启示和工人俱乐部、工人子弟学校、工人夜校的革命教育，与安源路矿工人同恶霸地主、资本家和反动派进行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安源确实是培养革命战士的红色摇篮。

1984年10月20日

安源工人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幸元林

六十二年前，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着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举行了震动全国的大罢工，紧接着又进行了一系列英勇的斗争，创造了许多的光辉业绩，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志士，对我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是在安源出生的，安源大罢工的时候才八岁，当时的许多斗争自然谈不上亲身参加。然而，我是在工人俱乐部举办的工人子弟学校的教育下成长的；党在安源工人中的马列主义宣传教育和安源工人的火热斗争，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影响；正是这些教育和影响，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名战士。五十多年来，不论走到那里，我都不能忘怀安源。我想，把自己当年在安源的所见所闻和种种感受回忆出来，对于后人理解革命前辈创业的艰难，或许会有些益处。

一、曙光初照安源山

学过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出现了一批近代工业，并有较大的发展。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有一批破产农民跑到城镇工矿变成了产业工人。当时，湘东赣西办起了江南最大的煤矿——安源煤矿，又筑建了株萍铁路，于是在我的老家醴陵和安源附近各县由农变工的情况特别明显和迅速，我的家就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从醴陵搬到安源煤矿的。

听老一辈讲，我家祖籍广东，后来流落到湖南醴陵农村，世代代靠租种地主的田地过着劳而又苦的悲惨生活。到了我祖父这一辈，生活苦到了极处，找不到出路。这时，官僚买办盛宣怀依靠外国人的支持，在离我家百把里的安源开办了一个大煤矿，我们家乡有不少的贫苦农民跑到那里去做工，我的伯祖父也到煤矿上当了挖煤工人。他们回来说，在那边做工虽然艰苦，但总算是一条生路。于是，我祖父也起了这个念头，带着我的伯父和父亲到安源去谋生，祖母、伯母和母亲仍留在老家。戊申年（一九〇八年），我们全家搬到了安源，母亲也在师爷家里做了家庭女工，由我伯祖母操持家务。我是一九一四年在安源出生的。约在一两岁时，我们就与伯祖父分了家。从记事的时候起，我看到了工人的种种苦难。当时我们家还不是最苦的，工资虽然低，但我祖父和父母都做工，只有我和妹妹年幼无职业，但也能替家里拣煤渣烧，所以生活还算勉强过得下去。因为工人受压迫很深，所以早就出现了许多的斗争。我小时候就听说巫德明打富济贫的事。巫德明这个人我没有见过，但在安源是很有名的。据说他是安源工人的子弟，三十岁人，很有本领，会飞檐走壁，会讲会打，有一班子人，有枪，到处打富济贫，官府和土豪劣绅称他为土匪，说到他的名字都害怕。后来被官府捉住了，关在牢里，任从审问拷打，他一字不吐，一声不哼，不掉眼泪，是个硬汉子。被打得不能走路，杀的时候还是抬去的。据说是杀在萍乡县城大西门的操坪里，大家都称他是英雄好汉。小孩子玩耍时，常常扮演镇守使审巫德明，巫德明如何如何不屈服。这说明，安源工人是有反抗斗争的传统的。

我七、八岁的时候，李隆郅（即李立三）到安源办学堂。因李隆郅办的学堂是读新书，所以，大家都称它是洋学堂。李隆郅办洋学堂的事很快在工人当中传开了，听说工人子弟读书不要钱，我也去报了名读书。学校设在牛角坡半山腰上，我去读书时有二、三十个学生，年龄同我不相上下，也有少数比我们大几岁的。工

人俱乐部成立以后。这个学校就成了俱乐部的工人子弟学校。我在工人子弟学校学了不到两年，后一个时期每天只读半天。

在学校除了读书识字外，还听些革命道理（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就是革命道理），例如讲，工人的生活为什么这样苦？有钱人家为什么那样阔气？他们的钱是从那里来的？工人子弟为什么读不起书等等。我还记得当时老师讲了个例子：工人每日生产的煤值十块钱，买东西、发饷的本钱只要五块钱，还有五块钱就被资本家拿走了。从一个工人那里拿走五块钱，十个工人就是五十元，一百个工人就五百块钱；我们有几千工人，资本家每日就要拿走几万块钱。所以，他们不劳而获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这都是工人的血汗；如果工人每日创造的财富都给工人，工人就不会这样苦，也会吃得好，穿得好，他们的子女也会跟资本家的子女一样上学读书等等。

开始办工人子弟学校的时候，李隆郅常常以召集学生家长开会的名义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当时不叫家长会，而叫做讲演会。由于讲的都是有关工人切身利益的事，所以，听李隆郅讲演的工人越来越多，听了之后，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议论纷纷。有的说，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好人，替工人说话，为工人做事，这只能是嘴巴说说，难以办到。有的说，李先生讲演有道理，世上总是阔人少，穷人多，资本家少，工人多；只要真的团结起来，就可以不受他们的欺负了。工人当中还传说李隆郅有五国洋人保险，没错，不要怕。李隆郅在安源活动不到半年，就在新街和老街之间的操坪里召开了工人大会，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后来，在这个操坪里还召开过好几次工人群众大会。第一次大罢工胜利庆祝大会也是在这个操坪里召开的，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那次罢工时，我还小，许多事记不清楚。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据说是李隆郅坐火车去萍乡同镇守使谈判，工人怕敌人害他，去了很多人，把衙门包围起来，保护他。那时候，工人们很齐心，很勇敢，结果这次罢工完全胜利了。罢工胜利后，工人俱

乐部办了好几个学校，还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

二、不屈不挠的斗争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父母送我去醴陵老家一个漆匠师傅那里当学徒。那个时候学徒学手艺，实际上不是去学手艺，而是到师傅家里当苦力、做牛马，给他家挑水、烧火、做饭、洗碗筷、扫地、下铺面的门板等等。每天早晨很早就得起床，晚上要等他们全家都睡了，我才能去睡。有一天下铺门时，因人小门高，门板倒下来，把他们家的神位打掉了，师傅、师娘轮番打我。当时我回想起来李先生的话，资本家（当时我们认为大店铺的老板都是资本家）没有一个人好人，都是剥削压迫我们穷人。所以，有一天晚上，趁他们睡觉之后，我就偷跑到火车站，乘火车返回安源。不久，发生了封闭俱乐部事件。俱乐部是矿局勾结赣西镇守使派军队封闭的。当时安源花冲坳有一个兵营，常驻有一个营的部队，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花冲营。因为那里当兵的（我们当时叫“粮子”，吃粮的）常把一些破鞋烂袜和青菜头等扔掉，我小时常同一些小伙伴到那边去拣他们的破烂和倒馊水，有时挑大粪（倒馊水和挑大粪都要给他们钱）去卖，这样赚点钱。有一天，有的小朋友拿了他们的东西，被花冲营的士兵抓去，关了好几个小时，所以印象很深。解散工人俱乐部的时候，部队就是从花冲营开出来的。当时，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抓去了，俱乐部主任陆沉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不久，黄静源被杀害在操坪里。据说黄静源被杀之前，工人曾经准备劫杀场。这件事是听我表伯钟文台讲的。我表伯钟文台是修理下厂的师傅，是个技术工人，在工人当中很有威信。当时他曾对有的工人讲，在枪杀黄静源时，听到拉号（即鸣汽笛）就一齐冲上去，把黄静源抢回来。后来这件事没干成，黄静源仍被敌人杀害了。工人们都很悲痛，更增加了对敌人的仇恨。黄静源被枪杀的那几天，恰好天气阴沉，工人们说是天老爷也同

情黄静源。最奇怪的是，黄静源被杀后，贴布告的墙上爬满了臭虫，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当时工人中纷纷传说这是黄静源冤魂不散，有神灵照应，所以臭虫把布告盖住，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后来老街又起火，烧了许多房子，又说，臭虫爬出来就是要出事的兆头。这种种传说和议论，自然都带有很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却表明了党领导下的安源工人是不甘屈服的。

工人俱乐部虽然被解散了，但革命的种子已经撒到了广大工人的心田里。在这之后，工人继续进行了许多的斗争。譬如，有一列军车在湘东出轨翻车，死伤许多官兵，就是铁路工人将铁夹板的螺丝和道钉改换成木的，所以就翻了车，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

黄静源被杀后不久，老街发生了一次大火灾，烧掉了不少房子和店铺。围绕这件事，敌我双方开展一场宣传战。矿局说是工人俱乐部的人干的，是工人替黄静源报仇而放的火。他们这样宣传显然是别有用心地想挑起商家和街市居民对工人的不满。当时工人里面相传是敌人制造的事端，妄图挑拨离间，嫁祸于人。这些话，我猜想是党的地下组织传出来的。

俱乐部被解散后，我父亲不知道什么原因跑了。他走的时候没有告诉家里。后来他托人带口信说是在汉阳兵工厂做工，以后又有人讲在奉天兵工厂看见过他。此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了。这时，我祖父也病死了。家里就剩下我母亲和我兄妹二人，家庭生活一落千丈，日子苦极了。母亲只好领着我们讨饭，拣煤渣，艰难度日。当时矿上停了工，工人们都很艰苦，因而都很怀念俱乐部。大约过了一年的样子，北伐军来到安源，工人举行大会欢迎北伐军，我也去参加了。有不少工人参加北伐军，随队伍走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共产党，听说国共合作，宣传北伐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北伐军到安源时，对老百姓确实好。当时我一方面看到这个军队好，一方面看到家庭生活困难，又看到许多人参加了北伐军，心里真是痒痒的，也想去参军。但因我年纪太小，军队不要，就没有去

成。

北伐军来了以后，俱乐部恢复了，工人们扬眉吐气，重新组织起来开展斗争，新仇旧恨一齐迸发，好几个作恶多端的工头和师爷就这样被工人一顿拳头给打死了。我还亲眼看到一个被打死的师爷，那时觉得真解恨。工人俱乐部恢复后，很快就接管了矿局的大权，成立了消费合作社，工人自己当家作主，地位提高了，工资增加了，生活待遇也改善了，工人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我是得到俱乐部好处的人之一，于一九二六年底，由钟文台表伯介绍到煤矿修理下厂当学徒，每月工资三元多，这使我家里的生活大为改善。

当时，我除了对俱乐部万分感激之外，还认为，现在有革命军的支持，有共产党，俱乐部就更靠得住了，不怕了，什么人也不敢再来解散俱乐部了。总之，对俱乐部的感情比过去更深了，对资本家、土豪劣绅更加痛恨。

好景不长，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事变，接着湖南军阀许克祥又发动了“马日事变”，除了镇压湖南人民革命之外，又出兵安源，镇压安源工人革命运动，使得安源工人俱乐部又遭到封闭解散，工人遭到血腥镇压。当时他们编造了一个顺口溜：“大脚婆纠察队，小脚婆女子联合会，巴巴头万万岁，剪了头发的要枪毙。”这就可以看出，他们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

在这种情况下，安源处在一个停工或半停工的沉寂状态中，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的负责人及积极分子，为了防止敌人的残害，暂时隐蔽起来。除了在要害部位的工人（如电机房、锅炉房、井下维护工和挖路矿自用煤的少数工人）是全天上班之外，绝大部分工人没有工做，每天只发五分钱。这部分人中，可以回老家的，就暂时回老家找事做，无处可去的就只好在安源自谋生路。有的人去挑脚，有的人去做小生意，有的人去拣煤渣卖，有的去偷洋铁（当时把矿局的铁叫洋铁），倒洋饭（就是矿局给井下工人做的饭，由专人送到井下，吃剩的饭再拿上来卖给其他工人），还有少数人

随株萍铁路火车来往贩卖货物，就是把安源的东西，主要是煤、铁运到萍乡、湘东、醴陵、株洲去卖，再把醴陵、株洲的东西偷运（所谓偷运就是不买票运）到安源来卖，有的帮商人运货（比铁路上的运费要便宜些），有的是提货篮随火车来往做小生意。开始时，我就属于这种。

没有工做，每月只上三四天班，怎么办呢？开始时，由我伯祖母和伯父给我凑了三四块光洋（银元），要我随火车来往醴陵、株洲做小生意。因为我们随火车来往是不买票的，所以就要受到铁路警察的干涉。要是被抓到了，他们就会把篮里的货物倒得满地，把货篮踩碎，甚至毒打我们。我们当时最憎恨警察。在被逼迫中也学到了许多东西，譬如，不管火车开得多快，我们都可以上车和下车，还可以翻车（由车厢里翻到车顶上，由车顶翻到车厢底下）。虽然知道这些都很危险，常看到有的被火车压死或压残，但为了生活，也就不顾这么多了。就是这样也很难维持生活，不久就把几块钱的本钱吃光了。

随火车来往的人有三四十岁的，也有象我这样十多岁的，他们有一帮人，路警也怕他们，路警要干涉他们的话，就有被打的危险。这帮人看见我们（许多提货篮小孩）年纪小，又受路警的欺负，很可怜我们，经常给我们几角钱或要我们一起吃饭。后来，他们干脆要我们这些人把他们搞来的东西，拿到各处去卖，把卖的钱也给我们一些。这比做工倒还好些，有时每月还可给我们四五元之多，我们的生活也好起来了。他们把我们看成小兄弟，我们很高兴。他们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当时我只认为他们对我们好，大家都是为了挣饭吃。现在回忆起来，他们不仅是为了吃饭问题，而是采用这种办法来斗争。例如，我们当时只知道恨工头、师爷、警察，因为这些人是我们最直接的对头。当时就有人告诉我们：“工头、师爷、警察等都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土豪劣绅，而是资本家、土豪劣绅的走狗。我们主要是痛恨资本家和土豪劣绅”等等。他们还告诉我们：“在莲花、

永新那边有红军和苏维埃，他们是打富济贫的，人很多。”我们当时不知道苏维埃是什么，认为红军同北伐军就是共产党。事实上共产党是什么也说不清，只知道北伐军、红军、共产党、苏维埃都是富人害怕的，自然是帮穷人办事的。我们这些伙伴中，常有人把火车上的货物整箱整箱地丢下火车。有一次，他们故意在一个装运煤的车厢上赌钱，火车上七八个丘八和当官的也要参加。当正赌得入迷时，就有人把车厢门突然打开，几个丘八连煤带人都滑到火车下了。因为火车开得快，这几个人不知是死还是伤。听说在湘东和老关之间，有人把铁轨上的夹板螺丝和道钉换成木的，结果使一列军车出轨翻车，死了许多“粮子”（当兵的），但究竟是谁搞的不知道。现在看来，如果是真的话，就是有计划搞的。这说明工人俱乐部虽然被封闭了，工人的斗争却始终没有停止。

后来又发生了土豪劣绅煽动农民围攻安源的事件。萍乡的一些土豪劣绅煽动说，安源的煤是萍乡的，要由萍乡人来挖，不能让外地人挖，要把外地人赶走。因为在安源做工的外地人多，特别是湖南人多，安源的工人运动又是湖南省委领导的，地主豪绅提出赶走外地人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利用农民中的地方观念赶走共产党，消灭安源的革命势力。围攻安源的队伍，除了一些地主武装外，大部分是受骗的农民，他们拿着梭标、大刀、土枪等，参加围攻安源，把安源围得水泄不通。这时，安源的工人也全部动员起来了，昼夜守在战壕里，矿警队也站在工人一边，我们年纪小的也去送饭送水。工人们看清了地主豪绅利用地方观念挑拨工农关系的诡计，在安源做工的萍乡人也一致参加抵抗。矿警队有不少的枪，工人当中也有一些枪，工人还用矿上的炸药做土手榴弹，用布包着炸药，里面放上一些铁片、瓦片之类的东西，装上引火线，点然后扔出去一炸一大片。农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样子象葛古，就把它叫做“洋葛古子”。这次仗打了大约十几二十天，打死打伤的人不少，土豪劣绅始终没有打进来。这样有组织的长时间的保卫战，肯定是我们党组织领导的。所有这些，都

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在大革命失败后，我听许多人议论谢怀德带领一批人离开安源，去什么地方打仗。打到浏阳，因领导人麻痹轻敌，被打散了，其中有一些人后来又回到了安源。这件事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谢怀德这个人在安源以勇猛著名，我们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在我的印象中他好象当过工人俱乐部副主任，后来怎样了，就不清楚了。

三、走上革命的战场

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后，毛主席领导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安源靠近井冈山，有时也能听到红军的消息。当时安源煤矿继续处于萧条状态，大批工人失业，生活痛苦不堪。有些工人便暗中议论，在莲花、永新那边有红军；有苏维埃，是穷人的队伍，人数很多，有几个军，安源也有人去参加红军。一九三〇年，当红军的机会终于来了。这年阴历四月十六日，是星期天（当时矿上是半个月休息一天），清早就看到红军的队伍扎在操场附近和盛公祠等地。他们纪律很好，打土豪、资本家，把浮财分给穷人，我也分了一床蚊帐。事后才知道，这是黄公略的红六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官是柯武东，政委李韶九。后来在永新县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一纵队改为七师。红军到安源后，向工人开展了宣传工作，号召工人参加红军。苏本桥、吴烈和我商量好，一起去参加红军。吴烈当时在电机房做工，苏本桥同我一起修理下厂做工，我们三人很要好，常在一起玩。吴烈认识红军的一位连长，叫杨杰，原先也是安源工人。他同我两人一起去找杨连长，要求参军，杨连长答应了。第二天清早，我还没有起床，苏本桥就到我家叫我。我穿上衣服，什么东西也没带，家里的人都不知道，偷偷地同苏本桥、吴烈一起到九里坪正式参加红军。苏本桥年纪比我们两人都大一两岁，文化程度比较高，参军以后就当

了连队的文书，后来牺牲了，牺牲的时间是长征以前，具体时间、地点不太清楚。我和吴烈参军后在杨杰这个连当兵。打了文家市以后，吴烈就被调到警卫连去了。同我们一起参军的安源工人，记得还有：吴云辉，长征时他当过军委工兵连长，到延安后任军委警卫营长，抗日战争中从延安上前线时，被敌人飞机炸死。宋金鳌、罗桂发，他们两人曾同我一起在瑞金中央党校（正式名称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过，后来都牺牲了。宋金鳌是被敌人的飞机炸死的，罗桂发牺牲的时间、地点记不清了。还有一个刘勇，全国解放后任过济南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已去世。这次参加红军的人数不少。据说红军这次到安源扩军，是中央事先同安源党组织商量好了的，要求安源党的组织动员一些工人参加红军。

一九三〇年七月间，红军在进攻长沙之前，又到了安源。那次我们所在的连队没有去。九月间，第二次打长沙退回江西时，红三军没有经过安源，我和苏本桥一起请假弯路回安源看望家里人。这时我妹妹已经被人拐走了，只有我母亲一人在家。据说，红军两次到安源又有很多工人参军。后来我们从安源出来的同志在一起闲谈时，估计红军每次到安源，参加红军的人都有千把人。

几千名产业工人参军，对于红军的建设是很有意义的。仅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安源工人运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当时部队非常重视产业工人在军队中的作用，许多人参军后不久就成了部队的骨干。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许多人牺牲了，其中不少是很有才能的人。我作为一个幸存者，对于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始终怀着无限的崇敬和怀念。

1984年11月于北京

（刘善文整理）

李六如^① 回忆毛泽东安源之行

我是一九二一年在长沙认识毛主席的。毛主席当时是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组织党、团，领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当时派到各地去做工人运动的都是学生。

一九二一年我去过一次安源。我去安源时，安源还没有办夜校，可能是秋季或冬季，好象是十月份。当时我已经入党，党的湘区委员会已经成立。我当时是搞教育，有个朋友在萍乡高公馆。我去安源只是去看一看。我去安源之前，并不知道毛主席已经去过安源。在安源的时候听工人说有个毛先生来过安源。从工人的谈话中知道这位毛先生在工人当中留下的印象很深。从安源回到长沙以后，听何叔衡说毛主席已经去过几次安源。以后，在清水塘又听说毛主席去过一次安源。我向毛主席讲了在安源看到工人的痛苦生活情形。毛主席说，我们知识分子要到工人农民中间去钻一钻，我已经去钻过。

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工人罢工时，毛主席又去过安源。那是粤汉铁路和汉阳铁厂罢工以后的事，何叔衡告诉我：安源要罢工。当时听说安源的基础很好，夜校办得不错，工人觉悟提高了。那时湖南办平民学校名义上是我，实际上是党在其中工作。安源办夜校是在当地政府立了案的。借此将工人组织起来。发展党的组织。

1967年7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① 李六如（1887—1973），湖南平江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关于他本人和毛泽东1921年的安源之行情形，他在《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中有专节记述。

张竹林回忆毛泽东一九二一年来安源

我是安源煤矿井下西平巷的挖煤工人，有时替西平巷段长毛紫云家挑水。一九二一年不记得是秋天还是冬天，那日我正在毛紫云家挑水，有个穿长衣的客人，手拿一把湘潭雨伞向我打听毛师爷住在哪里，我说就在这里。我把客人领进家，毛紫云很热情地招呼说：润芝先生来了。我才知道这位客人叫毛润芝。毛先生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湖南湘潭人。毛先生说，我们是同乡，我也是湘潭人。毛先生说话很和气，他问我在哪里做工，我说在西平巷进班，今天是替毛师爷挑水。后来毛紫云喊客人吃饭，我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送水到毛紫云家，毛紫云叫我陪这位客人下矿井。我怕这天不做工拿不到工资，但又不敢拒绝，便没有作声。毛紫云猜到了我的心事便说：你去吧！今天的工我替你报了。我这才放心，乐意地陪同客人下去。

这天上午，毛主席换了身青布衣裤，我也穿了条旧青布裤子，头上包了手巾，毛主席没有包手巾。我们各提一盏灯，从总平巷井口进去，在路上主席问我有几个巷道，我说这里面有东平巷、西平巷，那边还有八方井、六方井、直井。主席问我在哪段，我说在西平巷，主席说我们就去西平巷看看吧！

进入西平巷后，我心里想，他是毛师爷家里的客人，一定要保证安全，出了事我可担当不起。因此，我只准备带他在大巷道看看。但是毛主席坚持要到里面去。我说里面不好走，有的地方很矮，要伏着身子才能爬过去，有的地方坡度很陡，上面又在滴水，怕出事。毛主席说：不要紧。你们天天在里面做工都不怕，我

去看看还怕吗？我只好把他带进去。爬了几段，毛主席全身都是煤炭，头上冒着汗。我们在一个巷道里看见有几个工人在那里等桶子，我说咱们休息一下吧。主席说，好。他边用手巾擦汗，边走到那几个工人面前，看见旁边有根坑木，便随身坐下来。一个工人看见了，忙解下手巾要替他擦灰，毛主席连忙拖住说：不要紧。工人们见毛主席和蔼可亲，都很自然地围在他身旁。毛主席问工人每天做几小时工作，做一天有多少钱？工人说，除进出班时间外要做十二个小时。干一天有的八个毫子，有的十二个毫子。毛主席同情地对工人说：你们的生活真苦啊！有的工人在一旁说：唉，只怪我们自己的命苦哇！毛主席耐心地启发工人说：我们受苦不是什么命里注定的，而是帝国主义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结果。毛主席又说：工人这么苦，得想个办法才是。工人问有办法吗？主席说：有办法，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团结起来。为了说明团结的重要性，毛主席随手拣了一个小石子打比方说：一个小石子，一脚就踢开了；要是把很多小石子，用石灰凝结在一起，结成一块大盘石就不容易搬动了，我们工人只要团结得紧，就是有座山压在我们头上也能推倒。毛主席还讲了很多，工人越听越有劲，都舍不得毛主席走，有的要求毛主席留下来，毛主席笑了笑说：以后会有人来的。毛主席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才从井下出来。

毛主席在安源住了一个星期，又考察了机械厂、炼焦处、餐宿处等地方。工人都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

1964年11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张理全回忆毛泽东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来安源

一九二一年八、九月间，我在长沙时，黄爱有一次对我说，主席想把安源路矿工人组织起来，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我听了极为拥护，极为兴奋。因此，我们两人商量如何入手，黄爱叫我先与认识的工友通信，并把当时湖南劳工会出版的《劳动周刊》寄一些给他们看。于是，我曾一度与在安源做工的两位浏阳工友和湘乡工友（以前在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同过事）分别通信。

十月，黄爱介绍我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每周在主席的住所清水塘开会一次，我经常向主席汇报工友们回信的内容。主席听了很高兴，并让我写信告诉工友，会来安源看望他们，工友回信表示欢迎。主席决定十一月去安源。

十一月初^①，主席带领李隆郅（李立三）和我三人由长沙坐直达安源的火车前往安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车厢是暗灰色的，窗口很小，坐的是长条木凳，我们彼此很少交谈，以保持白色恐怖中应有的警惕。那时天气已冷，主席穿一件很薄的灰色布棉袍，我们没有携带任何行李，各人只带一把湖南雨伞。火车开得很慢，从早晨八、九点钟开车，到下午天快黑时才到达。

车到安源后，我们随着大队旅客同行出站，走一条不宽且铺有石板的小路，来到一个小伙铺（即客栈）前，主席引导我们走了进去。这是一间破旧的矮房屋，陈设极为简单：有一两张旧木

^① 对照《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的有关记载，此处所说“十一月”是阴历，阳历应是十二月。

方桌，有三个铺位，每个铺位都是用两条长凳一块铺板搭成的，上面铺着一床稻草垫子。我问伙铺老板，一床只有一个草垫吗？老板说：等你们谈定了我们就把被子拿来。后来老板拿来了三条灰不灰、白不白还有旧蓝花的被子来。

晚饭后，我们三人就在油灯下商议工作如何进行。主席说，我们来了怎么做法。我说，明天先找与我通信的工友，找到了一个就有办法了。第二天，我们很顺利就在修配车间会到了那几位工友，并由他们引导我们参观了八方井、洗煤台，炼焦炉，也看到了成群结队的矿工，只是没有机会下井。我们边参观边谈话，所谈大概系生产情况。最后主席邀请他们四人在当天下午下班后，到我们住的伙铺来谈话。之后，他们果然来了，我向他们郑重地介绍说：“毛先生是湖南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是《湘江评论》的主办人，也是驱逐张敬尧的领袖。李先生是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他们想了解安源工人的情况，同时也来看望你们”。当时工友们在交谈中都很诧异地注意到主席住的是如此一个小伙铺，穿着朴素又毫无一点架子，同瞧不起工人的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不相同，尤其是主席在和他们交谈的时候，态度极为和蔼、亲切、热忱，轻言细语体贴入微。且用最通俗的语言，问他们的生活、家庭工资和子女教育等情况。一边讲话一边做手势以辅助说明。那四位工友见主席如此平易近人，也就毫无拘束不安之状，而畅所欲言，大胆地把他们蕴藏很久的心理话尽情地讲了出来，如资本家如何虐待剥削，工头矿警如何专横克扣，狗腿子如何威胁欺骗，日本帝国主义者又是如何压迫，动辄就鞭打脚踢，种种残忍不堪、横加迫害的事情，不禁令人闻之连肺都要气炸。主席通过这些工人亲身经历的苦难事实，引导工人说：煤是资本家挖的吗？火车是资本家开的吗？是我们。他们住的洋房是哪个修的？是我们。工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人。如果没有你们辛勤地劳动，就没有国家社会的一切，你们整天下井上工，做牛做马，一年到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你们开矿他们赚钱，你

们开车他们赚钱，他们住好的，吃好的，还讨小老婆，你们的血汗钱都被他们拿去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极不合理的现象！我们工人要当家做主，打倒军阀官僚资本家，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压迫、剥削，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我们不是天生的奴隶，我们要挺起腰杆，拿出勇气来，我们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还说，要和敌人作斗争，工人就要团结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主席还用手势打比方说：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了，如若是一把筷子，就折不断了，我们工人只要联合组织起来，就不怕军阀、官僚、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他们反而会怕我们的。当时工友们听得眉飞色舞，喜笑颜开，个个频频点头称是。主席说，你们回去后，把我讲的好好想一想，大家也商量商量，明天晚上再把你们的好朋友多邀几位来。

到了第二天晚上，他们邀了几位工友来，主席又把那些革命道理扼要地讲了一遍，并且还把苏联的革命情况，以及成功的事实和经验作了介绍，引证说明：只要工人团结起来了，任何强大的敌人都能打倒。工人听了，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感到全身都是力量。主席最后又嘱咐他们说：明晚还可以请些可以信得过的工友来谈谈。

到了第三天晚上，一共来了十几位工友，由以前来过的工友将约来的人一一作了介绍。主席随即把以前讲过的那些道理加以发挥地讲了一遍，并多方补充。还讲到“五四”运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问题，帝国主义者压迫侵略中国的血腥事实，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捣毁卖国贼曹、张、陆的住宅，以及全国学生闻风而起，纷纷组织学生联合司令部，各地工人也已经举行大罢工，迫使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投降等等。并且指出：这样大的事情我们工人都能做，归根结底只要工人团结起来有了自己的组织，天翻地覆的事都是容易办到的。工人听了非常振奋，恨不得立即成立自己的劳工团体。毛主席答应回去后就派人来安源，帮助工人开办夜校，组织团体，并把这个团体取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最后，主席还鼓励他们，要马上着手于宣传工作，先向知己的、信得过的工友宣传，然后一个个逐步串连。

第五天早上，我们离开了安源返回长沙。我到长沙后，仍然和安源的工友通信联系。以后主席派李隆邛前往安源开办了平民学校，派蒋先云、蔡增准担任教师。

1967年12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彭国俊回忆毛泽东一九二一年秋 来安源和俱乐部紫家冲分部

一九一九年，我来到萍矿，首先在紫家冲挑炭，后在窿内挖炭。

记得在一九二一年，我喉痛得很厉害，六、七月间在乡下治了两个月后，一直没有治好。后听人家说，八方井毛紫云师爷治喉病很好，且不要花什么钱，就这样我来到毛紫云家就医，那时是穿夹衣的季节。

在毛紫云家，我看到他家有客人，便问毛师爷，这位先生是哪里的？师爷告诉我说：这位毛先生与我老兄很好。

第二次我到毛师爷家搞点喉痛药，毛主席还问了我：搞么子嘍？我说：请毛师爷搞点喉痛药。

我两次看到毛主席，都是在毛师爷家里。

一九二二年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紫家冲分部，郭子云（党员）负责。安源工人大罢工时，紫家冲煤矿有千把人，成立了工人纠察队，队长是肖开仁。

罢工胜利后，工人夜校有七所，我在紫家冲四校读了几个月书，四校有两个教室，学生一百人左右。以后夜校还开设了子弟班，是供工人子弟白天读书的。

我在安源大罢工胜利后加入了团组织，入团介绍人是吴景中（湖北人，夜校教员）、黄五一（紫家冲夜校教员）。当时我在夜校还宣了誓。紫家冲团支部首先是黄五一负责，后因黄五一调到安源去了，我接手负责团支部工作，任职只有半年，时间在一九二五年“九月惨案”之前。

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军阀许克祥带兵从长沙来打安源。为

保存革命势力，刘昌炎、周怀德带着肖开仁、王春和、王毅等八人，八条枪，从紫家冲到大安里去。在上埠苦竹山碰到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八个人全部被捉，枪也被缴了。刘昌炎、周怀德两同志在苦竹山被敌人杀害，王春和、肖开仁被缴枪后，又逃回安源，其他几个人不知去向。

一九三〇年秋，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大部队来到安源，发给我们每人五角钱。紫家冲有一些人跟着部队当了红军。

1971年4月20日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杨万桥回忆毛泽东一九二二年五月来安源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这天，有六、七百人游行示威，把俱乐部的牌子挂了出去。游行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工人万岁！共产党万岁！

劳动节后，毛主席到达安源。他来了，找我们开会，问：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共产党是哪一个？还问：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你们有什么把握。力量在哪里？问得我们哑口无言。

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胆子太大了。胆子要大，不要小。有时胆子要大，有时要小，象走路一样，要稳当。打倒军阀、资本家，要得，但是，你们现在喊出来太过急了。共产党万岁很好，但是，还提得早了。你们现在象沙子一样很散，未团结起来。又说：共产主义是书报上常谈的，共产党书报上没有。现在共产党不能拿出来，军阀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共产党是人，砍头要流血的！革命是要流血的，但要流得有价值，血不能白流。现在你们是散的，要有组织，要团结，团结才有力量。还要巩固团结。他打比方说：一根筷子易断，一把筷子就难得折断了。向我们说明了团结的重要性。

毛主席还对我们说：共产党暂时不拿出去，力量大了，组织起来了，再拿出来。好象砌房子，现在还是在下脚。等房子砌好了，才能把门打开一点，透点共产党的风出去。等到我们取得了政权，有了枪杆子，那时就把大门大大地打开。现在把共产党喊出去，反动派、资本家砍起脑壳来象切萝卜样的。

毛主席这次来安源，住了一、两晚。

1961年11月10日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朱锦堂回忆毛泽东来安源部署罢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路矿两局几个月拖欠工人的饷金，工人生活更苦。我们抓住欠饷的问题，结合当时的情况，即请示湘区委员会毛润芝。

记得安源大罢工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毛主席来到安源。当时我正在牛角坡工人俱乐部里的夜校上课，毛主席来后，还听了我们的课。

晚饭后，我们在周镜泉家里开党支部会，参加会议的有毛主席、蒋先云、杨庆兴、杨庆仁、李涤生、朱少连、蔡增准和我等十余人。李隆邛到湖南去了。

会上，毛主席先了解了俱乐部成立后的情况，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那时，矿上对俱乐部领导人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威胁利诱，要查封俱乐部，另外，又拖欠工人的工资不发。工人们非常愤怒，又束手无策。

毛主席在会上介绍了全国几个地方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给了我们斗争的勇气。毛主席根据安源阶级斗争的状况，作出了罢工的决定，并要我们采取“哀兵必胜”的策略，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以取得广泛的社会同情。还指示我们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不要怕，大家团结起来了力量就大。

这次会给我们鼓舞很大，大家信心更足了，一致表示：要团结、斗争，坚持到底，死也不离开安源。

毛主席回湖南后，派刘少奇来安源加强罢工斗争的领导。当时工人推选刘少奇、李隆邛指挥罢工，俱乐部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晚下了罢工命令，各党团员发动工人一致行动，遵守罢工

命令。

第二日，工人向路矿两局提出条件。全体工友推刘少奇为全权代表，到路矿两局谈判条件，矿局想残害刘少奇，当时全体工友万众一心，涌至矿局。矿局见事不佳，即送刘少奇与工友见面。

罢工胜利后，李隆邛被选举为俱乐部总主任，刘少奇为窿外主任，朱少连为路局主任，余江涛为窿内主任，我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书记。

是年，党派我至上海（同李维汉一起）开中央党代表会，我当选候补中共中央委员。^①

这个时期，安源办得很好，俱乐部办学校七所，开设消费合作社三处，有缝纫、游艺股和体育股等。在党的领导下，安源有“小莫斯科”之称。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深夜，盛恩颐率领大批军队，包围了俱乐部，逮捕了黄静源等同志。当时纠察团副团长周子南即至我家告说：俱乐部被反动派包围，工人来抢救，盛恩颐刽子手即命令军队开枪，打死打伤手无寸铁的工人。

我于俱乐部失败后第三日逃至长沙，将安源事报告省委书记李维汉。由省委召集安源负责同志开会讨论，由李维汉总结指出安源工作缺点：轻敌疏忽，不机警等。

俱乐部失败后，许多人有组织地撤出安源，至各地做工人运动、农民运动。

1964年11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① 一九二五年一月，朱锦堂出席第四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任驻安源委员。

李一纯回忆毛泽东 一九二三年四月来安源

一九二三年二月初，我从北京动身，经武汉、长沙往安源。

我在长沙，到了清水塘，去看望杨开慧同志，那时候她刚生下毛岸英，帮她送了医院。当时，毛主席也在清水塘。

在长沙没有几天，我就到了安源。记得到安源已经是“二·七”惨案以后了。我是第一次到安源，在安源俱乐部帮助文书工作，当时的文书是赵伯城，男，二十多岁。

毛主席大约是四月间到安源来的，穿的灰布大褂，头发是从中间往两边分的。什么时候到安源的不清楚，是吃午饭的时候在食堂里看见的。吃饭没在同桌，没有讲话。记得主席和一些人闲谈的时候说过一句这样开玩笑的话：“朱锦堂象个文学家样。”是我亲耳听见的，记得很清楚。我只在这次中午看见了主席，以后在安源就没有再看见过。

1968年5月6日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安源煤矿工人斗争生活片段

宋新怀

(一) 一九二二年大罢工前后的 安源煤矿工人的生活情况

△罢工前工人生活如牛马如奴隶

在旧社会，安源煤矿工人劳动最艰苦，工作最重，工钱最少，生活也最坏。相反地，那些拿着铁棍游游荡荡的资本家、工头职员只知道剥削工人，但他们的钱却最多，生活也最好。

我是一九二一年进安源煤矿的，在工头鲁方井、石友新名下当拉煤小工，并在窿内干活。小工活最重，钱最少，生活最苦。

当时工人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苦呢？资本家、工头、职员在我们身上打了不少主意。大体说来，除了资本家以最大的榨取手段压低我们的工资外，工头、职员还用下列几种方式吸了我们的血：

1. 依照规定，我们每天应领的工资（包括吃饭费和零用钱在内）是一角八分，但到我们手里只有八分了，这一角就被工头、职员用扣饭费以及扣这个费、扣那个费的名义装进了他们的腰包。

2. 公司发薪的日期本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假如工人因急需用钱向公司预支，就会受到残酷的高利盘剥。例如在十四日工人向公司或工头预支一元钱，第二天发薪时就成为一元一角。在旧社会，工人一向是前吃后亏空的，要生活下去，就不可能逃出他们的魔掌。

3. 工头家里的婚丧喜事，工人都要送礼，并要聚在工头家打牌，当然是工头做头，对工头来说这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如果有哪个工人不送礼，那就对不起，客气一点的就在平常折磨你，弄得你非孝敬他不可；不客气的就干脆把你开除。当时开除一个工人实在太容易了，只要工头、职员有事没事的找一个借口，说一句话，你就完了。

4. 我们这些窿内工人吃的是霉米、烂米烧出来的饭，菜是干菜，根本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做的，里面有草，有树皮，就是很难吃到的一点点肉也是发臭的。这当然是那些工头、职员、资本家“精打细算”进行剥削的结果。

工头对工人还有一种叫“吃点”的剥削形式：按照规定，每个工头手下譬如说日班有二十六人，夜班有二十四人，但工头只派十八、九人，要这些工人完成二十五、六人的劳动，而工头呢，他却可以领到二十五、六人的工资，余下的工资就进自己的腰包里去。肥了工头，瘦了工人，工人要在劳动强度原来就已经很强的情况下，再加上干几个人的活。

通过这样一些剥削，工人的血汗几乎被吸光了。

资本家、工头和职员等贪污腐化，只知道榨取工人的血汗，对工人的安全根本不管，设备坏到了极点。窿内温度常在36度——37度左右，有时甚至高达38度——39度。工人下矿井，除了头上扎一块布以外，身上连一根纱都没有，下班时，全身墨黑，只能看见两只眼睛。

井下通风不良，温度高。工人一进矿浑身出汗，汗珠象玉米粒一样的往外冒。工人们进矿时总要几个人合带一个开水桶，不一会儿就喝完了，只得喝矿井沟里的臭污水。

矿井里设备不好。岩子、煤块掉下来压死人是常事。有时挖煤挖到沼气区突然起火，有些人就被烧死、烧伤。有时挖到老窿（水井区），突然大水往外冲，淹没了隧道，不少人就被淹死。更惨的是，当上述事故发生时，工头就把所谓防护门堵死，不管里

面有多少人；里面的工人就这样活活地被烧死或淹死。当时工人有句话，“早晨下得矿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

工人的人身没有一点自由。在你疲劳不堪，实在支持不住，需要稍微休息一下或睡一下的时候，只要监工、工头一看见，就用几个手指粗的棍子（有的是用硬木做的，有的是用铁制的）没头没脑地乱打，不给工人申辩的余地，打死打伤人在当时是常事。

在一天十分繁重的劳动以后，工人多么希望能够舒适地休息一下啊！但是当时的宿舍呢，一间很小的房间要住四十多个人，里面有两排，一排四个铺，每个铺位三层，每层住二人，挤的情况可想而知。由于卫生条件太差，臭虫特别多，墙上床上到处可以看到臭虫排队，真是人无藏身之地。

当时有首歌谣，描述当时工人的经济情况：

人说安源好弄钱， 回家想看老母亲，
一去就是二三年， 身上没有盘川钱。

我做了三个月的工，倒欠了工头一笔债。当时我只有十三四岁，不仅要做成人的工作，而且还要给工头做吃空额的活，所以往往完不成任务。人家一天做的，我就要两、三天才能做完。所得工资连伙食费都不够，还要受工头的七折八扣，所以越做越少，欠了他们一笔债。

这是罢工以前工人生活的情况。工人们处在水深火热的情況之中，多么希望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啊！但是当时的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马上把工人运动领导起来。一九二二年初，毛主席到安源来视察，接着就派李立三等同志来领导安源的工人运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在五月一日，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了。

当时安源的青年工人很多，约占总人数的40—50%。俱乐部成立以后，在工人中特别在青年工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应。他们相互转告，要到俱乐部去看看，看到俱乐部有洋号、锣鼓，因

此当时青年工人特别接近俱乐部。工人们又感到俱乐部和补习学校的先生们很客气，和蔼可亲，大家很满意，认为这些人很好。

接着，到了九月，轰动全国的安源大罢工开始了。在罢工以前，党特地派刘少奇同志来领导罢工。不久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罢工后工人生活有改善，人身有自由。

罢工以后，工人们的生活不同了。首先是工资，原来每天八分钱（如果因为什么原因停工还要扣伙食费），而现在每天工资能领到一角八分，停工也不扣伙食费，伙食也有了些改善，有时还能吃到一点炒菜。

更重要的是工人有俱乐部的保护，工人有什么问题，只要到俱乐部就能解决。俱乐部规定，不准工头打人，不准随便开除工人，开除工人要通过俱乐部。工人有了俱乐部，腰杆子都硬了，部员在社会上也受人重视了，人们一知道他是部员（当时部员有入部证，也就是证件），就给凳子坐，给杯茶喝，我们工人在当时从来没有这样受人招待过。

△俱乐部是我们工人的命。

由于俱乐部的工作和罢工取得胜利，俱乐部和刘少奇、李立三等同志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了，工人们的组织观念非常强，只要俱乐部说一句话，工人们马上去做。他们很爱戴自己的代表，并且很熟悉他们，在日常的谈吐中，总要问问你们的十代表（在十个工人中选出来的）是谁，百代表是谁，总代表是谁，并会把自己的代表夸耀一番。开起大会来，各级代表领着自己的工人很有秩序地进入会场，真有点象军队一样。

“二七”惨案以后，全国其他地区的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工人俱乐部被封闭和解散，只有安源还插着红旗，工人俱乐部巍然屹立，并且还不断地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反革命势力眼看着这情况，虽然感到很伤脑筋，可就是没有办法。

在这期间，工人们常听到某地某地的俱乐部被解散，工人领

袖被惨杀的消息，但是他们说：“谁要破坏我们的俱乐部，我们就要和他拼到底，俱乐部是我们的命，没有俱乐部我们就不能生活，不被打死就会饿死，与其这样死去，还不如与他们拼命，这样倒还光荣一些。”又说：“俱乐部的人象我们自己的父母兄长一样，我们要以生命来保护他们。”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九二五年，盛恩颐的军队突然开来，包围了俱乐部，逮捕了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同志。第二天，我去上工，走到总局门口，有人说不要上工了，要我们马上回宿舍去。这时工头开始活跃了，不准我们出宿舍门，并有军队把守着大门。工人们很混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打听才知道俱乐部被封闭了，黄静源同志被捕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开会研究了这种情况，决定去找尚未被捕的俱乐部负责人，但出不去，工人宿舍周围有高大的围墙，门口有军队把守，最后还是从厕所的洞中钻了出去。但并没有找到什么负责人，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用罢工时常用的“围”的方法，即把敌人一层一层地包围起来，使他们冲不出去，也不好开枪。同时约定了集合时间和集合信号。不久铃响了，工人们分区集合，当时我是参加西区的，这时有有人在路边进行宣传说：我们过去是怎样过日子的？现在我们生活比过去好了，这都是俱乐部同志的功劳，现在他们被捕了，我们能让他们被敌人杀害吗？工人高呼不能，接着提出了两条要求：启封俱乐部，马上释放俱乐部人员和工人代表。群众情绪异常愤慨，轰地一下就冲了出去。但是敌军早已有准备，看工人一冲出来，他们就开枪镇压，当场就有三、四十人被打死或打伤，我在当时也受了伤。

不久黄静源同志被惨杀，俱乐部就在这血腥的镇压中解散，安源的工人运动便转入了地下。

俱乐部破坏以后，大批工人到广东参加了北伐军，其中有三十多名青年工人被送到黄埔军校受训，另一部分工人转到农村领导农民运动。

(二) 回忆安源工人的武装斗争

北伐军到了萍乡以后，安源工人俱乐部又恢复起来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这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对工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苏联革命的经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艰苦性等等。他们教育工人和干部在革命斗争胜利后不要骄傲，革命失败后应该不屈不挠地起来进行斗争；要大家到农村去领导农民，到工厂去建立堡垒，到军队中去参加斗争；要我们去做好团结农民和学生的工作，并说，今天大家在一起，明天就不知怎样了，斗争是残酷的。因此，在干部和群众中对革命的胜败是有思想准备的。

北伐军到达萍乡后，有很多安源工人加入北伐军，参加了打北洋军阀的斗争。他们切断交通，把电线剪断，用麻绳接着，看起来是好的，但不能通话。

北伐军到达安源前两天，安源的工人就把当地的军阀打走、消灭了。例如安源工人纠察团的副团长周子南还在新余把安源煤矿总监工王三胡子枪毙了。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我们在安源三合桥方家坳祠堂进行军事训练，准备武装斗争。

一九二七年五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并接着在萍乡制造了“六五事变”，屠杀革命志士。工人们异常愤慨，俱乐部召开大会进行动员，准备去打萍乡、长沙。当时有很多工人参加，我参加了宣传队。但是由于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的领导，工人们走到半路，陈独秀命令工人们撤了回来。

和敌人作斗争，不会是一团和气的，你不去打他，他就来打你。等我们回到安源后，地主武装就来围攻安源。他们的人数超过我们好几倍（都是强迫来的农民），但那些土豪劣绅很怕死，又没有什么本事，农民又不愿意打仗，所以他们怎么也打不进来。这

时安源可以说是做到了全民动员，所有的男女老幼全都参加了战斗，没有编入武装队伍的人也积极主动地投入了战斗。我当时是在抽水机上工作，这种工作不能停下，所以没有把我编入队伍。打起来之后，我自己利用休息时间找到了一支破枪把它修好，就这样干起来了。象我这样做的，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敌军一方面武装围攻我们，一方面封锁我们的交通，使粮食、蔬菜运不进安源，企图饿死我们。我们也想了各种办法来打击敌人，但没法搞到粮食来坚持斗争。另外，我们用各种方式分化敌人。我们知道，在敌人的军队中大部分是农民，他们是被迫来的，我们就在火线上和他们喊话：“我们工人农民都是自己人，都是受苦受难的，你们何必为土豪劣绅来卖命呢？真打起来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好处。”这种方法很有效，敌人的军心动摇，有的溜跑了，就是留在队伍里的也不太听长官的话。这个方法虽然有效，但只用这个还不能打退敌人，因此，我们就想了各种打击敌人的办法。除了原来的武器以外，我们又创造了一些武器，把石子、石灰、铁片、铁钉等放在小瓦罐中，再把火药信管插在中间。这种武器在当时有个专门名字，小的叫：“洋炸弹”，大的叫“土大炮”。等敌人一上来，我们就请他吃“洋炸弹”或“土大炮”。这一来可把敌人吓坏了。

围攻了十天左右，敌人看工人队伍很硬，而自己的队伍却日益涣散，没有办法，只得乖乖地撤退了。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得到了醴陵农民武装的支援，这是我们打退地主武装的一支重要力量。

地主武装撤退后不久，许克祥的军队又来了。他在萍乡杀了很多革命志士，又想消灭安源的工人武装力量。但是，当许克祥的部队刚发动进攻安源，里面却是一个空城，我们的主力早已撤退了，镇上的人大多数上了山。

我当时在东面的山上，身上背的是在与地主武装战斗中缴获来的好枪。当敌军打来时，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拉开就打，四面的枪声都响了，“洋炸弹”也闹开了，弄得许克祥部队摸不到我们

的底。他们看看四面是山，听听四面都是枪声，便宜没有占到，倒死了几个人。这样，他们不敢停留下去，只在安源晃了一下就撤走了。

许克祥走后，我们回到安源继续活动，准备秋收起义。一方面在工人中进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搞了一次清理内部的工作，杀几个坏分子，巩固了内部。同时吸收了一批青年工人，补充了新的血液，扩大了自己的队伍。这支队伍除了安源工人以外，还有原来矿警队的武装，萍乡农民自卫军和醴陵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人员可能近二千人，约有三、四百枝枪。

农历八月十五日，秋收起义爆发了。我们是二团的，团长是王新亚。出发那天，发了军服（蓝的），红袖章，散发了文件。我们用“洋葛古”作炸弹，先打萍乡，没有攻下。转打老关，敌人的一个排很快就被我们解决了。接着我们攻打醴陵，当时醴陵人民的革命情绪很高，我们一进攻，他们就到处响应，虽然这里有敌军一个团把守着，很快就被我们打开了。当时工人们打仗非常勇敢。记得我们有七个同志，不懂得要照顾后援，一鼓作气地往前冲，一直打过淅江，到了城市中心。接着又有几十个人打到东北部山上，追击敌人，一直追到板杉铺，后来团里派了一列火车把我们接了回来。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害怕，只知道一股劲去消灭敌人。

攻下醴陵以后，我们很快又攻下了浏阳城，一直打胜仗。到浏阳后，因王新亚骄傲了，没有乘胜追击，被敌人包围了。由于我们打仗没有经验，在超过我们几倍的敌军来围攻时，我们的队伍却被敌人打散了。一部分人到文家市与一、三团会合，一部分人到桃花源解散回家乡了，我也回了家。

在起义以前，我们曾经提出这样一些口号：到农村去，领导农民，恢复农民协会，组织武装，杀土豪劣绅；到军队中去，组织士兵，进行暴动，建立工农革命军；到工厂中去，组织工人，进行城市斗争。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以后，革命的种子到处散布，一部分人跟着毛主席走了。大部分同志就分散到各地领导农民运动。有名的湘东农民起义就由安源工人参加领导、为骨干而搞起来的；

在醴陵、萍乡一带领导农民运动的大部分是安源的工人。

我所参加的二团被打散后，就在醴陵一带搞农民运动。当时醴陵各村的农民军头头百分之九十都是安源回去的工人。这里的地势很重要，靠近铁路，离湘江也不远，是交通要道。因此，我们的任务除杀土豪劣绅外，还用各种方法破坏敌人的交通。我们用武装（还有土炮）封锁湘江；在铁路上，我们在火车转弯处把路轨和枕木的铁钉松了，火车一来，铁轨支持不住，就使火车头翻筋斗。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我所遇到的领导骨干大部分是安源的工人。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中国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我们醴陵这一带靠近株洲，把这一带农民搞起来，对敌人有很大的直接威胁。后来敌人派军队来镇压，我们就上莲花去了。莲花的农民武装基本上也是靠安源工人帮助搞起来的。

当时许多地方农民起义都有很大的成绩。在萍乡上栗市是由陈桂林等同志领导的，其中有几个安源出身的黄埔学生和一些工人，他们原来只有十三枝梭标，在一次奇袭中缴获了敌人四十八支步枪，五支短枪。后来就靠这些武器成立了萍北独立团。

安源的武装不仅保卫了自己，领导着附近的农民运动，而且还积极支援苏区红军。我们不仅经常的支援他们武器，而且还派了大批干部去帮助他们开展工作。

在一九二八年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凑了些钱兑成七八斤金子交袁德生同志带来安源。

这一时期安源工人运动的最大特点是：当时全国处在最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工人武装有的被解散，有的被消灭，但安源的工人一直掌握了武装，保卫着设在安源的很多党的领导机关——湖南省委、湘东特委、安源市委等，而且还大力地支援了附近的农民运动，为党培养了大批的干部。所有这些辉煌的成就，都是由于毛主席的直接领导，由于安源的同志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牺牲奋斗的结果。

（原载 1958 年 12 月 8 日《光明日报》）

陈紫初回忆大罢工前的情形

我老家在湖南湘潭，一九二〇年到安源，在居民中做木工。

一九二二年，是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涨的年份。在上半年，香港海员、上海纱厂工人、广州盐业工人都陆续罢工，长沙市理发业工人、手工业工人进行多次罢工，这些都给安源的工人们以巨大的影响，工人们政治觉悟日益提高。

在这种形势下，路矿两局通知萍乡县公署，立即解散俱乐部组织，并驱逐朱少连出境。工人闻讯极为愤慨。俱乐部马上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商量对策，大家一致同意用强硬的斗争方法。另外，路矿两局几个月来拖欠了工人几个月工资未发，这是全体工人另一件最不满的事情。工人们遇到一起议论纷纷。

上级党委派刘少奇来安源领导罢工斗争。工人俱乐部向路矿局提出三个要求：呈请行政官厅保护工人俱乐部；每月发给俱乐部补助费；欠工人工资限一星期内发清。

这时，北军驻岳州部队枪杀罢工工人六人，数十人受伤。消息传来，如火上加油，安源全体工人都动起来了，九月，闻名的安源路矿近二万人的大罢工爆发了。

1952年4月

李廷玉回忆安源大罢工

我十三岁到萍乡安源煤矿做工，过着牛马生活、奴隶待遇，苦不可言。到了民国十年冬季，湖南劳动组合书记部李立三来安源创办工人补习夜校，读书的工人一天一天就多起来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间，萍矿局欠了工人三、四个月的饷，未有发下，工人催取多次总无正式答复。因此工人在工会的领导下，一致要求发薪，几次交涉未得结果，当时工人情绪非常激烈，于是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并请李立三同志积极代表工人交涉，限局方三天答复，此项交涉失败后，当即便开了一次各职员同志的内部会议，决定本晚三点钟正式罢工，当时就分配工作组织工人纠察队，待罢工期间维持秩序，写好标语，准备张贴。

到了三点钟之时，工人首先就将窿内铜丝砍断，总平巷口将铁桶堆满很高，停止电车通行，工人只准出不准进。八方井、六方井亦是不准进，只准出。机器房洗煤台各处一律不准到班工作。就只电灯锅炉房可以照常工作。到了天亮墙上贴满了标语：“先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天亮后，萍乡镇守使派了一个旅部驻扎安源，镇压工人。军队一到，就将大炮、机枪架好，一派虎势狼威，杀气腾腾的样子。可是，工人并不因此害怕，反而奋不顾身地作更有力的斗争。资方和军队要传工人代表谈判，当时李立三不便出面，乃由刘少奇化装工人与对方谈判。工人们非常关切地注意刘少奇的安全，见他进去很久了还未露面，担心他在里面受屈。于是，工人们在房子外面闹起来，资方只好让刘少奇出来与工人见面。刘少奇对工人说，我在里面与旅长商谈，旅长说了总不能拖延下去，总要和

平调解。

罢工期间，安源新街老街有很多的纠察队担任梭巡责任，又怕工人与商家争吵。平时，这街头巷尾有赌钱打牌的。唯有这罢工期间，并没有一个赌钱打牌的，工人秩序也很好，并没有哪一处有什么麻烦事情发生。

萍矿局大总管王鸿卿用金钱买活军队的士兵，开到工人俱乐部驻扎，占领工会。因这几天罢工，俱乐部怕工人在外面乱跑，忧恐生事，命令工人都在宿舍里面住着。工人在房子里听到俱乐部已经被军队霸占，非常愤怒，工人纠察队赶到，就往俱乐部里面蜂涌而进，将军士赶跑。一连几天秩序井然，军队从此也就不敢用压迫手段了，工人严肃的纪律性和组织性，以及这种正义的举动，使得军队士兵们非常佩服和同情罢工。

第五天，由萍乡工商各界人士出面调解，路矿两局答应了十三个条件。

到了第六天清早，就在大操场高搭了一个很大的讲演台，李立三被工人簇拥登台，工人们欢呼、跳跃，真是热闹非常。李立三在工人们中的威信极高，尽管人山人海，只要他手一挥，就没有一个人做声说话了。李立三站在台上，向工人宣布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成果，数以万计的工人群众，鸦雀无声地听这个他们所渴望的报告。从清早讲起至大半下午才散会，各种条件一一宣布解释清楚。

1951年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李廷玉回忆录整理)

袁品高回忆罢工前后情形

我是湖南醴陵县姚家坝人，祖父是教书的，父亲是种田的，家里生活比较清苦。

十五岁时，我听别人说安源好赚钱。于是，我离开了父母亲来到安源，在洋炉炼焦处做工。实际上和工人们一起受苦受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一九二一年，工人们见到了天日，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派李立三来到了安源，给我们工人带来了光明。李立三一到，就深入工人中了解工人的苦难生活。为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李立三在安源办起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白天是工人子弟读书，晚上是工人学习。有一个人来邀我去学习，我说：我家祖父是教书的，喜欢打人，我不去。以后又有人来找我，说这个老师不打人，满面笑容。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到学校看了看。李立三见我来了，亲切地同我打招呼，问了我的出身等情况，还问我胆子大不大。当他听说我胆大，就鼓励我晚上来读书。那时读书条件较差，我们没有本子，拿粉笔在石板上学字，没有书，就自己照着老师的书抄。老师不光教几个字，主要给我们讲革命道理。开始我们什么都不懂，听老师讲到马克思、列宁这些外国名字时，只觉得很可笑。后来，老师从我们亲身经历的苦难事实，讲到汉冶萍公司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办的，不是我们工人的，工人们卖力，他们得利。我们通过夜校的学习，慢慢懂得了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认识到，要想同资本家、帝国主义作斗争，非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不可。

一九二二年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三月，李

立三和刘少奇又介绍我入党。与我一起入党的九个人都是洗煤台和洋炉炼焦处的工人，我们在小洗煤台宣誓，我看见党徽以为是十字架，就很不高兴。他们问我怎么了，我说这个组织是传基督教的。他们耐心解释说，这是镰刀、斧头组成的党徽，说明共产党是代表广大的工人、农民的利益，是与资本家作斗争的组织。这样，我们参加了自己工人阶级的政党，就更加有力量开展斗争了。罢工胜利后，我又被工人推选为俱乐部洋炉炼焦处总代表。记得那时矿上看见工人的势力很大，就纠集职员、工头成立游乐部，妄图瓦解工人队伍。有一次，他们在三合桥那边开会，商量怎么对付我们，我一个人冲进去一声喊，把他们都吓跑了。因为我练过武打，曾经拜过五位师傅，练就了一手国术，一般的人都不敢惹我。把他们吓跑后，我收缴了游乐部的点名册，交给了俱乐部。当时俱乐部的负责人批评了我，说我太冒失，万一敌人有枪怎么办！

一九二五年“九月惨案”后，我回到醴陵老家。没过多久，安源派洋炉炼焦处的工人黄开铺来找我，要我到广东去。回安源后，我们开了几次会，做动员组织工作。不记得是正月还是二月，我们几十个人由我带队，从安源坐火车到株洲，每人左手拿条白毛巾，右手拿雨伞为记号，到株洲接头。株洲已有人在那里等，接上关系后，还发给我们一些饷和旅费，然后从株洲经平市到广东都是走路或坐船。这次安源一共去了三百多人。

我们到广东后，有的分配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有的分配在黄埔军校，有的参加了革命军，有的当听差，也有的分配在工矿。记得我和周习和等同志分配在毛主席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到那里已经开学了。在农讲所学习六个月后，我又担任农运特派员被派往湖南醴陵开展农民运动。

1962年6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贺桂兰回忆安源工人纠察队

一九一七年，我因家里贫困，无法生活，只得来到安源煤矿做工，在八方井直井二段送桶，与苦难的工人一起，受尽了压迫和剥削。

一九二二年九月，李立三、刘少奇领导我们工人向路矿两局开展了罢工斗争。在罢工前两天，与我一起做工的周子南通知我晚上去俱乐部开会。我到那里看见周怀德、谢怀德、左贵生都在那里，共约百多人参加。会上，李隆邛对罢工作了具体部署和安排。当时安源分为东、西、南、北四区，工人们分散住在各个区，如何统一罢工时间呢？我们想了一个办法，以放长汽笛为罢工信号。罢工那天，汽笛长鸣，工人们从井下、从工棚、从四面八方冲出来。除了锅炉房、发电房、打风房三处照常工作外，其余都停止了工作。各个窿口只准出，不准进。我守在窿口不准工人进班，还用很重的铁桶堆满洞口。工人们在罢工期间互相传说：李立三、刘少奇两人有五国洋人保护，我们跟着干别害怕。

罢工胜利后，各个工作处选举了总代表。我们直井二段的总代表是左贵生，我是百代表，周子南担任直井甲段总代表。

一九二二年冬，由俱乐部成立时的监察队，扩大成立了纠察团。团部设在俱乐部内的右侧房子里。周子南任副团长。纠察团按工区分为四个队：煤矿直井的为一队，东平巷那边的为二队，机器房、铁路火车房的为三队，运道处、炼焦处的为四队。这样，井下有两个队，地面有两个队。安源地区共有纠察员一百多名，纠察员有符号佩戴。俱乐部开会、看戏，都由纠察员维持秩序。

纠察员每晚有十多人驻在俱乐部内，巡视工友寄宿处和大街

小巷，禁止赌博和斗殴。建新俱乐部的房子时，我们守着那些建筑材料。纠察团内除了负主要责任的周怀德和周子南可以不上工外，我们值了晚班的第二天都要进班，而且查夜没有工资，但纠察员们没有怨言，认为这是在为工人阶级自己谋利益。纠察员的武器是铁棍、梭标，还有公用大衣放在团内，供值晚班用。

周子南看我平时对俱乐部的工作很热心，对纠察团的活动很负责，就经常找我谈谈心，了解我的思想情况。有一天，他对我说：贺桂兰，有个组织你参加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个组织是专为穷苦人闹翻身求解放的。苏联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胜利，我们参加了共产党也可以领导人民将土地收回来。当时我想：枪杆子在别人手里，我们怎么搞呢，周子南又对我说：这个你放心，会有人来领导的。他还叮嘱我：这件事对任何人都不要讲，就是自己的父母也不要说出去，要绝对保守秘密。他对我讲了三、四次，有时在井下做工时讲，有时在外面走路时谈，使我逐步懂得了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相信一定会成功的。于是，我向他表示了愿意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我由周子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填了表格。我所在的八方井有左贵生、方玉奎也入了党。一天晚上，我们在牛角坡俱乐部里，由周子南带领在党旗下宣了誓。从此，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更加自觉地投入革命斗争。

一九二五年“九月惨案”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矿区，革命工作无法进行。于是，我转移到湖南湘潭，在十、十一、十五都开展地下活动。湘潭地委特派员柳季刚领导我们工作。他是长沙人，原在安源俱乐部的四所学校里教过童子军。我的具体任务是与第四高小的李光洲联系，将柳季刚安置在四校教书，我们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把农民先后都组织在农民协会里。

一九二六年，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湘潭县农会有四个代表出席了大会。我、柳季刚、韩友丁和冯清华。这次大会发给每位代表一枚纪念章，是银质的，上面的图案有五角星，

一架犁，刻有“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字样。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农会摧残殆尽，我几次逃难，最后来到安源。我立即找到了过去的老同志，很快地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一九三〇年，红军从长沙来江西，经过安源，我们的革命活动又公开了。袁德喜等人，又扶起了总工会，挂起了安源煤矿总工会的牌子，成立了百多人的纠察队，成立了安源苏维埃政府，袁德喜任主席。

当时矿局的大批资金保存在一个通过精心设计的地下室里，周围密布电网，两道铁门紧紧关闭，门前两把刀不停地旋转，任何人不敢接近。为了支援红军，我们商量办法，决定只有先切断电路，才能靠近。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拇指这么粗的电缆，我们用钢锯锯断。危险解除了，然后打开门，从里面搬出十箱银元，解决了红军大部队一时的困难和不足。

我们纠察队百多人跟着红军，向吉安进发。过了莲花以后，我因病被送进医院。不久，袁德喜、苏春成给我写来一封信，说安源纠察队已经正式编入红军的一个大队。

1964年1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安源工人去湘东永和煤矿开展工人运动

肖华湘

我一九〇二年出生在萍乡下埠木马大竹山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家里生活贫困。十三岁那年，为了谋生，我与同乡甘近生到安源。我们找到甘近生的叔叔甘和祥，他介绍我在东绞当建筑工人，那里的工头叫邓光乾。

我十七八岁时，来到总平巷西区工头杨友生那里搞了一年多。后来，我又在总平巷大槽工头江心华手下做工。一九二二年安源大罢工时，我是在南区工头欧盛南手下做工。工人每到一处，先要做四十五天，才能拿到一个月的工钱，剩下半个月的工钱存在工头手里，一直到离矿才能领取。如果月中不够钱用，要向工头借钱，借一元钱只能给九角，剩下一角钱被工头剥削掉了。

工人每天做工九到十个小时，劳动条件很差，井下通风设备不好；大多数人患关节炎、气管炎等职业病。工人们劳累万分，每个月只挣得四、五元钱，还经常遭到师爷、工头的拳打脚踢。工人吃的是仓里留了三四年的烂米，霉臭气难闻，很难吃下。

大约在一九二三年冬，我离开安源，自己又来到离我家近些的湘东长坡里永和煤矿做工。当时，安源工人俱乐部委派刘义到湘东永和煤矿开展工作，在那里设立了俱乐部湘东分部，并任主任。他教工人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用来启发工人。还拿筷子打比方，教育工人团结起来。煤矿工人五百多人都参加了俱乐部。

永和煤矿俱乐部成立后，取消了“包工制”，俱乐部下面有百代表和十代表，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维护社会秩序，反对赌博

和抽洋烟等。

后来，永和煤矿停工，我失业了。为了寻找生活出路，一九二五年我又跑到长沙。当时北伐军已经打到了长沙，我就在北伐军第二军当了挑伕，每月能赚到五、六元钱。北伐军中有共产党组织，设立了党代表制。我随同北伐军从长沙出发，途经株洲至老关。进入老关时，原帮会头子、后被共产党争取过来的易宗九组织下埠一带的工人、农民打着红旗，迎接北伐军。北伐军到萍乡后，我又随军打了新余、南昌。

1985年10月8日

(高飞整理)

李延瑞回忆安源工人学校和 中共安源地委

我是一九二三年暑假期间去安源的，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当一校主任时入党，介绍人是陈潭秋。一九二五年初调到安源党地委负责组织工作。

当时工人补习学校很活跃，补习班中有高级班、中级班、初级班。高级班学习内容有国文、历史、地理、数学、国际歌词、社会进化史。中级班就学国文、算术、唱歌。初级班主要是识字。补习班的教材是俱乐部的教育股编的。一校高级班学员有四十人左右，中级班一百多人，子弟班有学生三百左右。一校的学生主要是煤矿工人，青壮年工人多。那些工人学习很积极，很认真，白天上了一天班，晚上还要上二个小时课。那时到安源教书的老师都是经过“五四”文化运动的，工作热情都比较高。学校开办时，教师湖南的多，如：蔡增准、黄五一、黄静源、刘义、何寅修。中期时湖北人多，如吴光荣、吴景中、吴化之、徐全直、方与渠、陈潭秋。后期安徽的多，如：曹谷云、严旦、杨正增、梅大栋和我。各校的主任是，一校：何寅修、李延瑞、黄五一，二校：吴光荣，三校：吴景中，四校：黄五一，五校：（不记得了），六校：刘义，七校：黄静源。

补习班的教育就是党的教育，工人学习和表现的好与坏，我们都有一个考察，把情况向俱乐部的教育部汇报，他们就根据情况发展党团员。我们教员中有党员、团员，也有非党团员。在学员中肯定发展了党团员，由于互相保密，所以教员不太清楚。补习班是工人阶级受教育的中心。子弟学校教员表现好的，政治思

想好的都兼补习班的课。

我记得一九二四年过了暑假后，有个朝鲜革命党人去安源访问过。姓金，男人，矮矮瘦瘦的，由俱乐部陆沉陪同，高年级学生、工友和老师都参加了欢迎会，其它学校也来了，大约有二三百人。朝鲜人讲了话，讲中国话，陆沉也讲了话。这个朝鲜人来安源访问，主要看看安源这个工人运动的中心。

安源出版过一种刊物叫《路矿工人》，主编是陆沉。刊物是铅印的，在长沙印的，不定期出版，有现在的《参考消息》那么大，投稿的大部分是知识分子。

安源党地委有宣传部、组织部。地委书记汪泽凯，并兼管宣传，我负责组织。地委书记主要抓俱乐部工作，组织部主要抓扩大组织、发展党员。我接手时，没有什么档案材料，很多工作是由团组织去做。一九二三年可能还没有党地委，很可能党、团合在一起办公。

地委书记汪泽凯跟我说过，安源的党员比你一校的补习班学员要多几倍。一校补习班学员有一百多人。我推测，那时党员大概有三、四百人吧。

我任党地委组织部负责人时，就发展了二十个党员，铁路、株洲、紫家冲都有支部。

“五卅”运动时，安源有小型的集会，有募捐，学校教员都捐了一、二元或三、四元。

一九二五年，李维汉到安源，通知地委书记到北京去找陈独秀。因为安源情况紧张，汪泽凯和陆沉商量，汪泽凯不能走，要留下应付局面，叫我代表地委同李维汉一起到北京去。那时“五卅”惨案已经发生了，陈独秀在上海呆不下去，就到北京去了。当时“八国联军庚子赔款委员会”有个“俄国退款董事会”，董事长是李大钊。陈独秀到北京，就住在“俄国退款董事会”。

我和李维汉在北京见到了陈独秀。我们到北京三、两天后，就收到电报。李维汉告诉我：安源党团都垮了，军阀方本仁进行武

力镇压。陈独秀就到俄国大使馆找国际代表，要钱办理安源善后工作，国际代表同意给救难费。由于形势变化，组织上要我留在北方。

一九二五年年底，我以安源国民党左派代表的名义，从天津出发到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5年5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关于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易礼容

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俱乐部委员长李隆郅来长沙和湘区毛泽东商讨工作。其中一项，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决定成立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并由易礼容任总经理（仍兼长沙文化书社经理等职），易随即去安源任职。

我去安源后，起草了一个消费合作社章程送经俱乐部副主任刘少奇改正（刘当时曾说起草的章程带资本主义性质）。章程规定入股一股一元，俱乐部会员每人限入一股。入股者极踊跃，不久即集股一万多元。每股有股票，由总经理署名盖章。

经营的货物，主要有布匹、油盐、文具，即是说，衣食……日用百货尽可能有。多少免除了商人中间剥削，似未听到会员如何对合作社经营不满。当然，我任期纵然上有领导，下有群众，不能说经营得好，详情也不记得了。

和我同时同事的人只记得有毛泽民、唐升超、林育英、许文亮、周辅仁数人，皆为合作社事业尽了大力，但我记不准毛泽民是否继我任过总经理。我任职大概不足一年，大致一九二三年夏天和林育英等去汉口为合作社买过一次货。其他经营业务的情形记不得了。

一九二五年黄静源委员长遭难后，合作社当然被祸！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达湘赣后，工人农民革命势力赞助北伐极为得力，安源工人运动又大大发展，合作社当然又兴起。

1978年12月3日

杨秀兰回忆安源工人学校和妇女运动

我一九〇九年出生在安源八方井，父亲杨忠良是萍矿机械修理厂的工人。

我十多岁的时候，在安源五福斋巷读过书。五福斋巷工人子弟学校是李隆郅（李立三）开办的，读书不要交学费。开始在那里读书的学生不多，大概只有七八个人。我记得有朱少连的女儿朱子明、朱子昭，有一个姓彭的，有一个住在五福斋巷的妹子，另外还有两个男同学。学国语、算术等，上午上三节课，下午上两节课。

五福斋巷白天是工人子弟学习，晚上是工人学习。我弟弟杨必成是童工，也是工人学校的学员，他晚上经常到五福斋巷读书。从我家走到五福斋巷读书，要经过铁路和三十间房子，我弟弟胆子小，一个人晚上不敢回家，我就经常去接他。我到夜校，看到整个教室都坐满了工人，李隆郅先生在那里给工人上课。当时工人生活很苦，每月只能挣七八元钱，最多的也只能挣到九元钱。李先生问工人：“你们七八元钱能做什么用呢？”工人听了很难受。夜校也有教材，是油印的纸张，教材上讲工人在矿上如何受苦受难，要工人团结起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

夜校的老师首先是李隆郅先生，以后又来了一个姓蔡的老师和一个姓蒋的老师，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李立三到过我家两三次，他对我母亲说，你的两个孩子（指我和弟弟）在我这里读书，你不必担忧，我不会引导他们做什么坏事。

还没有成立俱乐部的时候，李立三住在夜校里面，我们下课

以后，经常到李先生的房间玩。李先生待人很和气，也很随便，一点也不摆架子。李先生一个人住一间房子，里面摆设比较简单，有一张书桌，桌上放有煤油灯，有一张床，床上垫着稻草，上面是草席。

夜校房子的四周没有围墙，前面也没有操坪，都是一些住房。同学汤文明的家就住在那里，住房侧边有一条巷子直通夜校。夜校进门的左手边是个菜场。夜校的楼梯没有栏杆，只有一根绳子做扶手。学生的课桌是用尺把宽的木板钉成的简易桌子，有七、八条有靠背的简易长条凳。

学生发展很快，以后又在牛角坡、盛公祠山底下、张家湾开办了第二、三、四校。于是，我到第二校去读书，那里设有一个班，二三十个同学，讲课的主要是蔡老师、蒋老师。这里还开设了政治课，开始向学生讲一些进步道理。

学校的右边是湖北同乡会办的学堂，一个老头在那里教老书，也有十几个学生。老头讲孔孟之道，《女儿经》，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清早起，爱干净”，“父母骂，莫作声”等等。工人子弟学校与湖北同乡会办的学堂虽然在一起，但互不来往，双方的老师都不准自己的学生到对方去。

罢工胜利以后，我离开牛角坡工人子弟学校，转到第三校——炮台脚下读书。三校的学生很多，设有四个班，一个年级为一个班，有一、二、三、四年级，还有十几个老师。我记得这些老师是李树彝、任岳、王季秋、刘君浪、谢保罗、何葆贞、陈醒吾、庄友义等。这些老师大部分是湖南人。学校的课程也增加了，除了政治、国语、算术课以外，还增设了常识、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我当时读四年级，教我们国语课的老师是刘君浪，何葆贞教图画课，有时也兼教别班的国语课，何老师的画画得很好。庄友义是陆沉的老婆，在安源结的婚，她教我们的体育课。任岳也是教国语的老师，柳老师教常识，不记得柳老师是什么名字。陈醒吾老师教唱歌，他教我们唱过《国际歌》、《梅花三弄》。

我小时候很喜欢唱歌，三校老师教我们唱过《五一纪念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这些歌曲当时很流行，大家都会唱。何葆贞老师教我们唱过一个《运动歌》。庄友义老师教我们唱过一个《时记歌》。当时金铎、银铎俩姐妹最喜欢跳《时记歌》这个舞。工人子弟学校经常举办运动会，运动会的场面很大，各个学校都来参加。项目有赛跑。记得每次比赛，每组两排人，每排都是后面的人往前面跑，看哪排人先跑完，先跑完的为优胜者。

三校还附设了一个妇女职业班，由子弟学校学生和家属组成，有几十个人。半天读书，半天缝纫。职业班的老师也是第三校的，不知道谁负责，也不知道她们学习什么教材。新街、紫家冲也设立了妇女职业学校。

子弟学校的学生中组织了儿童团，团长是杨世乔，他是火车房的工人。儿童团每个人都有一根红带子，系在胸前，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儿童团有二百多人，大的十五六岁，小的七八岁。

民国十四年左右，我和王毅、李新华在中窑坡一个姓朱的妇女职业部学员家里开过一次会。会上讲了要学习苏联的东西。会后，我们在一起议论了去苏联的问题。这件事首先是王毅提出来的。我问她们准备去哪里？王毅说去苏联。我说我没有钱，去不成。王毅说，我没有钱讨饭也要去。她还告诉我，去苏联有两条路：一条是经重庆往西北到苏联；另一条是到沙市坐船去。我们议论这些事的时候，当时俱乐部没有被封闭，工会势力还很强。

我们经常到俱乐部玩，在礼堂开过会、演过戏。我到俱乐部玩耍时，经常看到刘少奇坐在晒楼上看报，身边放着一个烟灰缸，他一边看报，一边吸烟，几乎天天都是这样。我亲眼看见刘少奇与何葆贞是在俱乐部结婚的。

封闭俱乐部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赣西镇守使的军队是晚上到安源的。第二天早上，我去学校读书，走到教室前，看到学校的各个教室和老师办公室门上贴了封条。学校门口站满了北兵（注：北洋军阀的），还抓走了不少老师，这些老师大部分是四校

的。四校设在新街口，被抓走的人中，我只认识方老师的老婆，姓李，不知道李什么名字。老师关在盛公祠侧边的炮台脚下，有些工人认识我，他们买些包子，要我送给老师吃。黄静源就是这次抓走的，关在萍乡监狱。

当时安源街上张贴了不少“通缉令”。我曾冒着风险撕毁过张贴在铁路边、新街口和邮电局等地墙上的“通缉令”。

一天，我正在家门口玩，一个带着短枪的稽查跑过来，叫我跟他走一趟。我不知道他带我去干什么，但又不敢多问，只好跟他走。走到半边街操场的进口，只见不少军警押着黄静源到操场。黄静源全身衣服都被撕破了，一看就知道他在监狱里受了重刑。他一边走，一边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我被稽查押着跟在他们后面，刚进广场，就听到枪响。我上前一看，黄静源被枪杀了，不少工人当场烧钱纸祭黄静源。我也想去祭黄静源烈士，一位工人悄悄地对我说，你还不赶快跑。这时我才想到稽查把我押到这里，是要我“陪斩”。我急忙钻进人群，走“延龄堂”药店翻围墙，经过窑坡里，抄小路逃回了家。以后，这位稽查再也没有来找我的麻烦了。

记得在许克祥部队进攻安源前的一年，安源成立了女子联合会，我参加了，王毅是负责人。女子联合会在安源半边街的端本女子学校办公。首先参加的只有十几个人，以后发展到一百多人，年青人很多，也有三、四十岁的妇女，大部分人学缝纫，青年女子搞宣传。后来，参加的人更多，在三合桥、小冲、紫家冲发展了分会。

我们到乡下搞宣传，是以女子联合会的名义去的。

我们在宣传以前，首先表演节目，主要是为了招引观众。譬如，有一个节目是用挖粪的扒子挖耳屎，用火钳剪头发，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当时我们每个人的腰里都系面旗子，平时不露出来，等到了要宣传的地方，就把这些旗子打出来，上面写着“打倒土豪劣绅！”

“妇女结婚离婚自由！”“打倒三从四德！”“妇女不受压迫！”等。旗子打开以后就开始演讲，来看的人多数是妇女，我们向她们说：“你们不要受人家压迫，要解放自己，就不要戴耳环，不要包脚，男女要平等，经济要平等……”

我们到过紫家冲、王家源、高坑、上埠等地搞宣传，和我一起搞宣传的人有王毅、盛福元、王敬秋等人。第一次到高坑，那里有个庙就被我们打掉了，这是王毅要我们这样做的。有一次，我们在王家源搞宣传，晚上睡在人家门口的屋檐下，睡到半夜，对面山上朝我们打来了一阵枪炮。王毅说这是土豪劣绅打的枪炮，她要我们不要作声。我们在地上慢慢地爬到了安全地带。当晚，大家都害怕。从此后，我们外出搞宣传都有一名男同志跟着，他叫张源发。

许克祥军队来安源是在民国十六年。军队还未进来，就听到风声。几天以后，安源的人都走光了，我也躲在安源山上。许克祥的军队在安源没有呆多久就走了。

王毅和她干爹等五个人，是在许克祥军队进攻安源之前撤离的，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王毅了。我不记得王毅干爹的名字，只记得他个子很高，皮肤黑黑的，身体瘦瘦的，他是俱乐部的总代表，和谢怀德关系蛮好。现在看周怀德烈士的照片，脸形、嘴巴和鼻子都很象王毅的干爹。

打浏阳是秋收暴动的事。我们在晚上出发，穿的都是男人衣服，跟在工人后面。矿警队走第一，工人走第二，我们妇女走第三。我们手持大刀、梭标。沿途发生了战斗，我们跟在后面，没有直接参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押送土豪劣绅和造谣惑众的人。在浏阳打了一仗，我们胜利了，以后敌人增兵，在反动派的强大压力下，我们退回到了安源。

和我们一起打浏阳的女青年有范秀、余梅英等，她俩在浏阳失利后被捕了，在湖南关了几天监狱，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后来敌人看到她俩都是十五、十六岁的女青年，不懂得什么，就把

她俩释放了。

打完浏阳以后，没有人管我们，也找不到革命组织。有一天，我听到几个工人在一起议论，一个工人说，在安源呆不下去了，在这里活受罪，要是能去浏阳就好了。我听了这话心想：浏阳一定有自己的队伍。于是，我决定去浏阳一趟。我当时身无半文，怎么去浏阳呢？我有个伙伴叫高耕娣，住在牛角坡，她家里很有钱，但家法很严，她每天在家里要从事繁重的家务，而她父母却在家里享清福。为此，她十分不满，千方百计要逃离自己的家庭。我邀请她去浏阳，她立即满口答应了。当天晚上，我跑到她家里，帮她把洗换衣服包好，趁她父母没有注意时拿出了家。半夜，高耕娣从家里逃走了。我们乘株萍列车，于第二天早上到达株洲。刚下火车，高耕娣就被捉住了。原来高耕娣的家里发现她逃走后，马上请人到株洲车站去捉。那个抓高耕娣的人一边走，一边骂。当时不少人围着我们看热闹，刚好我的一个同学认出了我，她喊我一声，并要她父亲（株萍铁路工人）把我送回了安源。

不久，清乡队回来了，到处抓人。一天，我在安源街上走，碰到江益诚（南京人，曾在俱乐部搞过宣传工作），他后面跟着一个带驳壳枪的人。江益诚用嘴巴朝我努一努，那个带驳壳枪的人立即把我抓了起来，关在矿警北区。我在那里关了三天三晚，第四天进行“开堂”审理。我被押到法庭，看到金铎跪在那里，衣服全脱光了，矿警用皮鞭抽打她。一位矿警走过来，指着我骂道“你们这些黄毛丫头还想造反。”另一位矿警指着金铎对我说：“你不要学她，她是共产共妻的。你回去以后要好好读书。我们准备释放你，不过要有‘连环保’”。最后，我母亲把父亲厂里的工人联合起来取保，才使我释放。

1983年1月30日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在安源的日子里

吴运铎

我祖籍湖北汉阳，父亲名叫吴国彬，他很早就带着全家来到江西萍乡煤矿谋生。他在洗煤台当过运输股长，是中等的职员，待遇比工人好一些。我是1917年在安源出生的，直到14岁那年才离开安源。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安源度过的，安源路矿的机器生产和工人的革命斗争，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影响。

我家在八方井附近，前面是矿上的医院，后面山坡上是外国人的住宅，叫做木架子洋房。矿局办公楼，发电厂，炼焦处，洗煤台，总平巷，修理厂，离我们家都不远。所以，在我们家一天到晚都听到机器轰鸣，看到浑身乌黑的矿工在门前来来往往，有时候还会看到抬着死伤的工人经过，他们的家属跟在后面凄惨地哭喊着。这些情况，使我小时候就对机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工人的苦难境遇很是同情。我常常和一些小伙伴到矿山各处玩耍观看，尤其是喜欢去机器修理厂看修造机器，对修造机器的工人格外佩服和羡慕。日子久了，逐渐同一些工人熟了，从他们那里弄到一两个破旧的钳子之类的小工具，然后到洋人住宅附近去拾铁罐头盒做材料，自己动手做玩具。

我七八岁的时候，进了工人俱乐部办的学校读书。工人俱乐部在安源办了四所学校，东西南北四区，每区一所。我家住的是东区，东区的学校叫第三校，在炮台脚下，也就是盛公祠前面山脚下。我就是在第三校发蒙读书的。第三校是四个学校中地方最大、学生最多的一个。学校在教我们学习文化知识的时候，给我们讲一些浅显易懂的革命道理，例如，劳动最宝贵，什么是阶级，

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等等。学校里还成立了儿童团，常常组织儿童团上街宣传。我记得有个女同学名叫朱运贞，是我们这个班年龄比较大的学生，她父亲是俱乐部的干部，她本人也很有胆量，对宣传很积极。上街宣传的时候，常常是我和一些小伙伴先吹喇叭，吸引听众。听的人集合得差不多了，就到附近店铺里借一条凳子，朱运贞就站到凳子上讲演。有一年，工人俱乐部举行“五九”国耻纪念，我们学校师生都参加示威游行，散传单，讲演，喊口号，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抵制洋货，提倡国货。学校还组织队伍到各商店搜查洋货。

后来，工人俱乐部被敌人武力解散了，黄静源惨遭杀害，工人子弟学校也停办了。第二年，北伐军到了安源，工人俱乐部又办起了学校，我又进学校读书了。这时，又成立了儿童团，团长叫杨世桥，我是东区儿童团的宣传委员。儿童团在我家后面的木架子洋房楼下搞了一大间房子做集中活动的场所。同过去一样，我们常常上街做宣传，讲演，唱歌，演文明戏等等。当时有一个歌叫做打倒列强除军阀，很流行，大家都会唱。我也参加过演文明戏，扮演卖油条的小孩。

在这之后不久，发生过地主挑动农民围攻安源的事。据说是丹江的地主搞的。他们欺骗一些农民把安源包围起来，不让运粮食和蔬菜进安源，用松树炮（又叫长龙）进攻。安源工人用矿上的炸药制成土手榴弹（叫做洋葛古）还击。

后来矿上停了工，工人失了业。我父亲也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我也读不成书了。于是我同一些小伙伴一起去挑脚或拣炭卖，帮助家里维持生活。挑脚是从贾家冲一个小煤矿挑煤到三号桥，赚脚力钱。收煤的老板姓李，大家叫他李胡子，坐在一张很高的凳子上掌秤。我矮小，扁担上不了秤钩，李胡子就骂骂咧咧，我心里好气。这时，同我一起挑脚的大人出来说话，指责李胡子，说他不该欺负小孩。因为受这种欺负，我就不去挑脚，而去拣炭卖。拣一天炭可以卖到二十多个铜板，卖了炭就到附近农村买蕃

薯回家。有一天，我和一些小伙伴在东窑上拣炭，看见有二十多个工人离开安源向南边的山里走去。其中有一位工人是修理上厂的，我认识他。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去剪刀山。听说他们去剪刀山，就知道是去当红军。当时，我们常听说有个剪刀山，山上有许多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人们把剪刀山说得神乎其神，说这个山象一把剪刀，坏人一去就会被剪死。所以，在我们心目中，红军和剪刀山是很神奇的，盼望有一天也能上剪刀山当红军。过了好多年以后，我参加了新四军，听到井冈山斗争的故事，才明白过来，我们小时候把井冈山误听成剪刀山了。

有一年，我们盼望已久的红军终于来到了安源。听说红军来了，我和一些小伙伴都跑到俱乐部操坪去看。看到很多人在大操坪开会，有红军，也有工人；操坪里搭了一个讲台，有一位穿红军军装的人斜背着雨伞，站在讲台上讲话。事后听大人说，这讲话的人就是毛泽东。

在这以后不久，因为萍矿越来越萧条，我父亲便带着全家离开安源，到大冶富源煤矿做事。我从小就对机器感兴趣，到大冶富源煤矿以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当上了电工学徒。在那里当了八年工人。一九三八年，我听说安源可以找到新四军，新四军就是原先的红军，于是，我一个人离开大冶到了安源，由安源党支部书记甘仲儒写介绍信，到南昌找到新四军办事处主任黄道，参加了新四军。

1989年9月10日

(刘善文整理)

廖冬生回忆安源工人去 岳北从事农民运动

民国三年，我从湖南岳北老家来安源，起初是拣炭、挑脚，后来又到修理下厂做工。

那时，安源的工人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办起了多所工人补习学校。我在第三校读书学习，并且参加了三校组织的化妆讲演团，有二三十人。我们演《嫖赌自害》，目的在于戒嫖赌，还演过一些工农要团结起来的剧目。我演滑稽角，演过美国鬼子。化妆讲演团不只在安源演，还到株洲、醴陵等地去演。

民国十四年，俱乐部被反动派摧毁。我在安源失业，回到岳北。

第二年五月，北伐军进入湖南。从安源回来的工人刘东轩、龙少峰、谢怀德、赵国臣等，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开展农运工作，筹办农民协会。首先在桐子坳周汉武家里开了个会，研究如何做组织发动工作。那时有个教书的叫周树平，发动他参加当秘书，没有财务人员就发动小商刘乐候参加，很快成立了白果区农协会，委员有刘东轩、谢怀德、彭桂峰、龙少峰、周汉武，赵国臣当党支部书记，我是纠察大队长。

农协会开始的时候，比较难发动，因为一九二三年办农工会时被反动派杀了四个同志。为了发动群众，打垮地主的威风，决定为四烈士开追悼会。这次追悼会开得很好，伪县长披麻戴孝祭奠，还枪毙了团防局长赵桂生。于是农民协会的威风大振，广大贫苦农民扬眉吐气，仅白果区农协会召开一次大会，就有六十八个乡的农民都参加了。

农民的武装力量也发展很快，最初只有十多个人，武器是梭标。后来，各乡农协会都组织了纠察队，衡山县成立了农民自卫军，人数共有几百人，两百多枝枪，还有鸟铳、大刀等。

农民有了组织以后，便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经济上也开展了减租减息的斗争。

1、减租清算。办法是先把地主管的田亩统统登记，佃户与地主面对面清算。民国十二年，农会向地主减租，地主都反攻倒算了，这回要地主利上加利，归还农民；哪个抵抗，就戴高帽子游乡。我们这一带有廖宁三、廖青之被清算，戴了高帽。

2、捐款罚钱。农协会要地主出钱，叫做“勒捐”、“指名捐”。“勒捐”就是勒令大土豪出钱，要他出多少，就得出多少；“指名捐”就是按田亩数额的多少摊派，五亩田以上的都要出钱，田越多，摊派的越多。

3、抵制日货，打击买办资本家。市镇的铺子里，凡是日货都清出来，除烧毁没收外，还要按资本多少罚款。白果的“华丰裕”等三家大铺老板都挨了罚。

4、不准地主坐轿。开始见到地主坐轿，就打烂烧了。可是大部分轿子是农民的，农民受了损失，于是另想了一个办法，要地主多出钱给农民，把轿价付清，再没收烧掉。

农民协会还开展了一些活动，如：宣传破除迷信，办学校训练骨干，反对封建实行男女平等，扶助贫困救济孤老，禁牌赌，禁鸦片，禁蒸酒熬糖浪费粮食，等等。

一九二六年冬天，我到衡山那边去了。后来回白果，听赵国臣对我说：毛泽东同志从省里到我们白果来检查，后来到衡山去了。

“马日事变”后，许克祥反动军队封了总工会和农协会，岳北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因形势紧张，人数分散了不少，于是，我对一百几十名纠察队员讲：你们愿跟我走的，就跟我走，不愿跟我走的就留下来。大家都说愿意走。我们带上枪，从杉木桥，经

岳北、铜钱岭过河，往安源方向走。白天不能走，怕被敌人发现，我们就晚上走。走到攸县时，遇到一个老百姓，他问我们是什么部队，我们说是农民协会的，是打地主的。我们问他这里有地主吗？他说西北方向有个姓旷的地主。我们问他这地主富不富，他说：这地主家几个儿子在外面作官，家里有几百担谷。我们叫他带路，走到地主家，地主被我们从床上喊起来，我们叫他派二百斤米，马上就送。他诉苦，说没有米，我们就到处搜，最后在地窖里搜出了好多米。我们写张条子给他，说明天给钱，把米担走。实际上哪有钱给他？吃剩下的米就分给老百姓。走了十四天，到达了安源。这时，安源已经组织了工农革命军，成立了二团，我们的人就分在各个营。

阴历八月十五日晚上，组织了四十个人，每个人带四个手榴弹，用纸包好，上面放上果品，假装是送礼的，混进了萍乡城里，埋伏在东、南、西、北四门。夜里，我们听到城外吹响了军号，知道大部队来了，就分头向城门扔手榴弹，里应外合。结果，攻到吃早饭时，都没有攻开。于是放弃萍乡，攻老关、醴陵。在醴陵时，因为我们的枪炮子弹少，就在煤油桶里放爆竹，声音很响，用这样的办法迷惑敌人，还用松树挖炮攻打敌人。敌人不晓得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有多少子弹。他们打，我们就停，他们不打时，我们就放几枪。从夜里十一点多打起，打了两个多小时才攻开。

过了几天，我们又转攻浏阳。占领浏阳后，大家失去警觉，被敌人包围了。我们来不及撤退，牺牲了好多人。我在这次突围中，头部受了重伤，后在老百姓家治养。

1967年1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杨玉山回忆安源园艺工会

我是湖南湘潭人，一九一三年来安源，住洲仔上以种菜营生。

不记得是哪年成立了安源园艺工会。只记得是在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以后，俱乐部派周怀德、易玉乔、王锡林、贺梅生等人来我们这里组织成立了安源园艺工会，会址在新街。园艺工会直接属安源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会长最初是谁，我不清楚，后来改选易绍卿为会长，副会长是谢南华，会计是谭茂林，贺梅生担任园艺工会的干事，还有范叔君、幼三麻子等人也在工会内负责。参加园艺工会的有三百多户，不单是菜农，还包括住在安源农村附近的工人。

整个园艺工会的范围，从新街起，至九里坪、坝善冲，从老街起，至贾家冲、花冲一带。

园艺工会成立后，立即组织了园艺工会纠察队，我参加了纠察队，大约有二三百人，队长是胡桂十，外号胡式猛子，副队长是尹察之。纠察队员晚上放流动哨，每十人一组，轮班进行。武器是梭标、马刀等。

园艺工会纠察队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社会治安，防盗窃，防土豪劣绅破坏工会，禁嫖赌，违者要给处理，严重的要开除会籍。

大革命时期园艺工会的主要活动有：

①实行二五、二八减租。

②丈量土地。

③参加各种游行集会。

④写标语：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工友、农友团结起来！

园艺工会有会旗，是红布做成的，旗中间有镰刀、耙子，上面写着“安源园艺工会”几个字，旗帜大小与俱乐部的旗帜差不多。

纠察队员的符号是用红布做的，长四——五寸，宽一——二寸，字是墨笔写的。

此外，还有会员符号，样子记不清了。

1970年6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刘桂山回忆安源工人赴 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

我于民国六年从湖南湘潭来到安源担脚^①，民国九年到安源煤矿六方井甲段推车。

一九二六年农历二月初八日，安源党组织派了一百二十多名安源工人，赴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每十一个人为一组，这一批一共有十一组。

在我们这批以前，大约还去了四、五批。

当时与我一道去的都是矿井工人，有王毅的哥哥，他是一个班长，还有刘海延、宋文开等人。

我们从萍乡出发走路，经过衡阳、耒阳、郴州、平市、乐昌、韶关，再从韶关坐火车到了广东，时值古历三月上旬，住在广东总工会。

训练了一段时间，到古历六月，我们就从广东出发攻打湖南，一直打到武汉。九月，坐火车经长沙前往江西，九月初到了萍乡。自此，我就离开部队，又在安源做工。

1971年4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① 指短途运输各种物资，赚脚力钱。当时主要是挑运民用煤炭和谷米等物资。

关于醴陵党组织和安源工人运动 有关的两件事的回忆

王亚文

对于安源工人运动的历史情况，我知道的不多。印象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护送黄静源烈士遗体的事，一件是枪毙叶紫屏的事。这两件事现在看来似乎很平常，依我看，在当时对于唤起民众，发展革命事业，是惊天动地的事。

抢黄静源烈士遗体是民国十四年，即一九二五年的事，哪一个月我记不清了。黄静源同志是被江西军阀方本仁杀害的。当时大概是安源党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可能是领导人都站不住脚，不能露面。我们醴陵的党组织同安源有密切的联系，醴陵党组织最初是由安源李立三、汪泽凯他们派人来发展的，所以黄烈士死难时，便由当时醴陵县委书记罗学瓚同志负责组织把黄静源的遗体抢出来。

遗体抬到八里坳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罗学瓚秘密通知我去的，到场的人不多，只有七八个人。我们在八里坳肃穆地将黄静源烈士的遗体装进棺材，按当地习惯，用桐油石灰封棺。装殓是用了红寿被的，棺材上盖了用红纸做的旗子，旗子上有斧头镰刀。装殓时还放了鞭炮，在场的同志向烈士三鞠躬，气氛悲哀和庄严。

第二天清早，我们就把棺材抬到老关附近的一个什么地方上了火车。上火车时，人就多了，运到醴陵阳三石车站时，有很多人到车站迎接烈士棺柩。党组织还发动了县立中学、女师的学生和其他方面的群众，到车站开追悼会。罗学瓚同志在车站发表了

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运到株洲车站时，同样有很多人在那里迎送，也开了追悼会，罗学瓚也发表了讲演。护送到株洲以后，我就回醴陵了，罗学瓚一直护送灵柩到长沙。

据说，黄静源烈士的遗体后来埋在岳麓山。追悼黄静源烈士在当时影响很大，党组织这样做的目的，也就在于教育群众，唤起群众。

萍乡枪毙叶紫屏这一事，在当时来讲，震动是很大的。叶紫屏是萍乡的一个大财阀、大恶棍。他下面有反动的社会基础，上面与革命内部的右倾势力有密切的勾结。北伐军刚到，乌云笼罩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冲破。要杀叶紫屏，不是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是经过了一段时间酝酿的。

事先，醴陵的负责人罗学瓚、孙小山去萍乡几次，商量这件事，孙小山同朱攸蓉很熟悉。朱攸蓉是湖南醴陵人，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但为人正派，很有名望。北伐军到萍乡以后，由李味农、罗学瓚推荐，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醴陵人、留法学生、共产党员）保举朱攸蓉当萍乡的县长。当时我们党的政策就是这样的，象做县长这样一类的事，都是由那些比较正直的、有名望的非党员出面。朱攸蓉在萍乡当县长，就是这样来的。孙小山他们通过朱攸蓉的关系，到萍乡活动了几次。

朱攸蓉表现虽好，但要他承担枪毙叶紫屏的责任，他也感到很困难。这样，安源党组织就把萍乡和醴陵的整个革命力量都动员起来，千方百计地帮助朱攸蓉，鼓励他定要下朱笔。枪毙叶紫屏的大会，朱攸蓉到了场，由各公法团体组织了一个主席团主持大会。罗学瓚、孙小山都去了，我也去了。醴陵县还去了一些群众参加大会，因为枪毙叶紫屏不光是萍乡县的事。记得宣布罪状完了，朱攸蓉执起笔来刚要点朱笔，又中止，一而再、再而三，犹豫不决。最后群众举手通过，要求杀叶紫屏。当场执行枪决后，外界的报刊有很大的舆论，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反映。

安源工人到醴陵开展农运的人，我记得有唐仕友、孙德貽、凌家绪，另外有一个女同志叫傅莲英（醴陵清水江人，她是醴陵游击营的营长刘龙浦的爱人）。记得一九二六年，安源工人俱乐部派陈晓愚到醴陵，办起了农讲班，地点好象在东门市。我还介绍了两个人到这个农讲班学习过，一个叫刘学韶，一个叫王小成。安源工人唐仕友、孙德貽、凌家绪在醴陵也搞过工人运动和宣传工作。

“马日事变”后，当时就组织农民自卫军围攻长沙城。我们这一带大概是组织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安源这些地方的力量，由潘疆爪指挥，党组书记是罗学瓚，成立一个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大概是由潘疆爪、罗学瓚、李味农、孙小山这些人组成。总部进驻易家湾的时候，郭亮也来开了一个会。易学泳（我记得是安源工人）也参加了这次战斗。当时号称十万人，我们的队伍打到易家湾，中央就来命令撤退。我们撤退的时候，大体上有这么个原则，带了枪的，就往安源撤，下窿（矿井）里去，其他的就分散到各地去。当时，罗学瓚、潘疆爪、孙小山他们都到安源下窿去了，县委的多数人都去了，带枪的都去了，恐怕有几百人到了安源。

1985年1月5日

（高飞整理）

黄疆犹回忆安源工人在 醴陵开展农民运动

刘绍基是安源煤矿的泥水工人，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回到我们醴陵，在东富搞农民运动。首先，他住在东富寺南联小学，与该校教员艾青（以教书为掩护，主要搞党的工作）、汪泽嘉（语文教员，汪泽楷之弟，一九二八年牺牲），在一九二六年五六月间建立了东富党支部，任务是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协会。我就是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由刘绍基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在东富寺宣誓，誓词有十几句，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永不叛党。不久，党组织扩大，我们又成立了三星支部，每个支部都有八、九个党员。

东富的农民协会是一九二六年成立的。首先处于秘密状态，北伐军来醴陵以后就公开了，而且发展很快，一共建立了西林、大塘等二十多个乡农民协会，刘绍基任南一区农民协会会长。农民协会是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每个乡都成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都办起了农民夜校。

一九二七年春，刘绍基是醴陵全县出席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的两个代表之一（另一个是唐寄凡）。

“马日事变”发生后，以安源工人纠察队和醴陵工人纠察队为骨干，加上萍乡、醴陵农民自卫军，编成湘东赣西工农义勇队，刘绍基任义勇队醴陵支队南一区大队长，他率领全区农民自卫军约五六百人，到株洲攻打许克祥部队，打到易家湾附近，打了六七天，失败了。醴陵清乡司令彭成美、攸县保卫团长罗定和许克祥的反动军队到醴陵“清乡”，血腥镇压工农运动，醴陵全县、区、乡农民协会都被摧垮了。

醴陵县委书记罗学瓚、县工会执行委员长易足三、县长潘疆爪和许多区、乡农会会长和干部约一二百人都到了安源。我们由萍矿总工会负责招待，有文化的同志去当了小学教员。我们白天不出来，安源工人纠察队上山放哨。反动军队知道我们跑到安源，曾经有好几次到安源来抓人，但是铁路上的火车司机是我们自己人，当反动军队来安源时，就把汽笛拉得很久，我们听到警报以后，就跟着安源矿工到井下，敌人每次都抓不到我们。

记得在阴历八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一、二百人在安源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俱乐部的干部给我们作了一次动员报告，大意是：你们辛苦了，但跑到这里来，不是办法。反动派镇压我们，我们就要用暴力来反对他们，你们还是回去做好工作。开完会的当天晚上，我们就都离开安源，回到醴陵，恢复了党支部、农民协会，做地下工作。

过了约半个月，安源联络员来信，要我们准备在阴历八月十六日晚上暴动，杀土豪劣绅，让我们大胆搞，不要怕，他们会有队伍在醴陵进城。当时南二区一个晚上就杀了十多个全县著名的大土豪劣绅，轰动全县。我们在乡里到处贴了标语：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活捉彭成美！活捉许克祥！打倒反动政府，成立自己的政权！

秋收暴动，安源的队伍坐火车来攻打醴陵城，他们的枪枝、弹药很少，大都是土炸弹。醴陵工人纠察队配合工人行动，一起攻下了醴陵城。

1968年6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忆大革命时期萍乡民运的片断

孔 原

我离开故乡——萍乡安源已经五十七年了，许多往事至今记忆犹新；但有些事情已不复能记忆了，在这里只能作不完全不系统的片断回忆。

大革命时期的萍乡民众运动是在党领导下，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开展的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在全国革命运动中具有特定的地位和光辉的历史。

安源是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陈潭秋、恽代英、李求实等革命家早年从事工人运动的地方，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一个策源地，有“小莫斯科”之称号。安源工人运动对萍乡工、农、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萍乡的党、团组织就是经过安源路矿党、团组织的指导而创建起来的。安源路矿党、团组织一方面发展萍乡中学的进步学生入团，另一方面派人进入萍中开辟工作。这样，安源工人运动与萍乡学生运动相结合，互相支援，密切合作，推动了整个萍乡的革命斗争。所以，萍乡民众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安源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

当时，萍乡到长沙、武汉的交通比较发达；有株萍、长武铁路直达安源，外地消息能很快传播来。例如，日本帝国主义完全侵吞朝鲜后，朝鲜爱国志士到萍乡、安源作过演讲，他们激愤地宣传朝鲜亡国后的惨状，人民当亡国奴痛苦。这些对萍乡革命运动和本人思想都有一定影响。

萍乡县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建立于一九二四年春，不久发展为支部；继之发展成特别支部；党支部建立于一九二五年

初，属中共湖南区（即湘区）执行委员会管辖。湖南区委除一般指示外，实际领导通过安源路矿党委。湖南区委派来的领导人先后有钟俊杰、刘义、袁德生、陈赤等人。刘昌炎、宁迪卿都曾在安源路矿党委做领导工作。他们对萍乡党支部的领导方式，主要是召集支部负责人、个别党员、积极分子去安源开会、谈话、听报告，同时，刘义、钟俊杰、刘昌炎、袁德生、涂正楚等人也经常来萍乡指导工作。和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刘昌炎和袁德生，他们都牺牲了。我直接受过他们的教育和领导，永不忘怀。

一九二四年冬，萍乡团支部书记是钟邦武，团员有姚灿章、兰豫兴、丁志鸿、钟邦宪、贺近仁、张国庶和我。钟邦武是萍乡中学的高才生，他和贺近仁等最早与安源路矿团组织发生联系，参与创建萍乡的青年团组织。他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积极参加宣传活动。我和他一起演过文明戏，戏的内容有揭露讽刺军阀和地主豪绅的丑恶和发动群众斗争等。张国庶是张国焘的弟弟，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是最早参加萍乡革命运动的成员之一。兰豫兴是安源工人子弟，曾任萍乡县总工会委员长，一九二六年党曾派他到武汉出席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劳动大会。贺近仁后来消极了，跟托陈取消派有联系。

我是在安源工人运动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我是个剃头匠的儿子，从小被人看不起，自幼在姑父——一个安源煤矿工人家里长大，十一二岁在安源杂货药店学徒。姑父常带我到矿上洗澡，打牙祭（农历初一和十五日会餐），亲眼看到矿工的苦难生活，特别是煤矿发生事故时工人惨死的情景。这种境遇，使我产生对旧社会的反抗心理，易于接受进步的革命思想。我的老表童水生经常带回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宣传品给我看，使我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童水生是安源矿工，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井冈山与安源之间的交通员，一次担米下井冈山，输送党的经费，埋在米筐里的金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搜出，遭到杀害。大约于一九二四年秋，团组织通过钟俊杰（由湖南省团委派到安源工

作，公开身份为安源工人子弟学校教员)、刘义(工会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派我到萍乡中学读书，借以开创工作。当时，考初中需要高小毕业文凭，我因只读私塾，没有文凭，他们就帮我弄到别人的文凭，改填上我的名字“陈铁铮”。我本叫“陈开元”，因为“铁铮”二字笔画多，填上去不显文凭原名的痕迹，便改了名。经过一段时间补习，我通过了考试，成为萍中学生。当时萍中校长是张宗和，任数学课，在教师中最早参加左派国民党，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我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介绍人是钟俊杰和贺近仁。一九二五年初，转入中国共产党。转党仪式在萍乡城外宝积寺举行，由刘义讲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任务等。

萍乡的中共支部是一九二五年初建立的。党员约五、六人，都是由青年团员转为党员的。支部负责人是萍中学生党员钟邦武、贺近仁等。一九二六年党进一步发展后，中共湖南区委派来陈赤任支部书记。党支部的联络代号是“彭湘志”，取自“萍乡支部”的谐音。活动地点先在萍乡中学，后在女子学校附近一个设有职工子弟学校和夜校的大屋子里，是某姓的祠堂。那时，党团都是秘密的，党叫“大学”，团叫“中学”，团员叫“中学生”，入团叫“加入中学”。

党团活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以前，从事秘密组织工作。主要是在县城学生教职员中，其次是在手工业工人、店员学徒中进行个别宣传，发展党团员，建立互助团体，开办工人子弟学校和职工学校，编印小型油印刊物和传单，组织学生利用演讲等方式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反对不平等条约，声援“五卅”运动，抵制日货，悼念黄静源，领导学生斗争，职工斗争和国民会议促进会运动等。第二阶段，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特别是北伐军到达萍乡前后，党的工作开始在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贫民中发动广泛的群众运动，组织支援和迎接北伐军，成立公开的国民党县党部，驱逐反动县长，推选新的革命

县长，组织领导各种群众斗争，如集会游行示威，成立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押着许多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发展党的组织，筹建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建立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纠察组织，举办消费合作社等。

我进入萍中后，根据团组织指示创建互助社。互助社成立不久，更名为“策群社”。互助社是萍乡青年团的外围组织，目的是为广泛地吸引、团结和教育青年学生，它比团组织的政治要求低一些，是入团的准备阶段。互助社成立时，制定了章程，是石印的，章程说，互助社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压迫剥削，要爱国，要民主，讲互助团结，帮助大家解决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困难。互助社以萍中为中心，参加的主要成员是萍中的进步学生，也有县里的一些手工业工人。我记得互助社的成员有：刘型、董师固、钟邦武、张国庶、姚灿章、贺近仁、姚谦、丁志鸿、兰豫兴、刘庆余、肖保璜、曾健、邓贞谦、黄懋欢等人。我曾任互助社总干事。互助社的许多成员后来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当然里面也出过少数坏人。

在各校的学生会中，萍中学生会是建立较早的一个，大约在一九二五年，我曾担任一个时期的学生会会长，与我同期任职的有姚灿章等。学生会经常组织讲演比赛、报告会、宣传队，油印刊物，散发传单，还开办夜校，组织读孙中山的书，学三民主义，宣传国民革命，号召反帝反封建。那时，团组织主要搞学生运动。

萍乡县的国民党组织是在我党团组织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萍乡县的国民党员，最初是张宗和，黎经邦、李味农、曾伯雄、廖志昂，王圣麒等几个教员。后来党团组织指定张国庶、肖保璜和我等参加国民党。继之，我们都成为国民党县党部委员。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我们组织了纪念活动。那时，萍乡虽然仍是军阀统治，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存在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他们有一定的威胁作用，反动统治不象后来白色恐怖那样严酷，我们还能够开展活动，然而也不是没有一点风

险。孙中山追悼会在几处举行，规模最大的是安源。萍中在大西门开的，我参加了。会上主要是演讲，中间喊一阵口号。后来，为纪念孙中山，成立了叫“竞志社”的组织，意思是要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

“五卅”运动发生后，萍乡掀起了罢课、游行示威、声援和捐款的反帝爱国运动。抵制日本货活动来得最为猛烈，宣传不用日本、英国、美国货，凡是洋货，什么洋火、洋油、洋布、洋伞等都不准卖。安源煤矿是官僚资本企业，受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控制，日本人带来许多海带销售，也不准卖。有的地方搞得特别激烈，把缴来的洋货统统烧掉。对此，小商人很欢迎，因为不准卖洋货就只有买国货啊！此外，还要求减短工时，增加工资等。

安源工人俱乐部被盛恩颐（汉冶萍公司总经理）串通军阀方本仁、李鸿程封闭后，萍乡学生接应和保护了安源工运的骨干分子。黄静源烈士（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英勇就义后，安源工人冒险抢出遗体，萍乡学生为之策应，将遗体安全送出萍乡。为悼念黄静源烈士，萍乡学生、手工业工人都开过追悼会，学生还组织写文章，发传单，演讲，抗议反动派对工人的疯狂镇压。黄静源死后下了一场暴雨，有人说“老天爷”都为他流了眼泪。群众的愤怒抗议，使反动派吓得惊慌失措，赶紧打电报向外求援。

国民会议促进会的活动搞得很有声势。国民会议促进会与国民党组织是同时成立的。促进国民会议是一个口号，利用它团结群众。国民会议促进会经常开会，在县立中学学生宿舍挂过牌子，会长是学校舍监。国民党组织集中搞这方面的活动。

一九二五年冬，开展过争取教育经费和驱逐不良教员的运动。萍乡有个掌握萍乡公产的“六堂”，为土豪劣绅所把持，教育经费是从这里开支的。由于他们抠的太紧，党团组织就发动了争取增加教育经费的斗争，领导学生罢课，列队到“六堂”请愿，发表宣言，同他们谈判。所谓驱逐不良教员，主要是驱逐鳌洲中学姓陈的反动教员。

一九二六年，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党、团组织动员和带领群众支援北伐军，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举行集会进行宣传大造舆论，鼓舞人民群众，扰乱敌人军心，并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到湖南醴陵与北伐军联系，向他们通报消息。为了阻止萍乡的军阀开往醴陵，进行了扰乱敌人后方的工作。组织慰劳队远道去慰问北伐军将士，派人为北伐军进攻萍乡充当向导。由于掀起广泛的群众运动配合北伐军进军，北伐军尚未进抵萍乡，一夜之间军阀即闻风而逃，北伐军则不战而进驻萍乡。时为九月上旬。军阀军队逃跑时丢下很多枪枝弹药，我亲眼看见一枝枝崭新的枪，请示领导可不可以拿一点，领导说不行，要全部交给北伐军。北伐军只给我们留下几支旧枪。那时，党团组织只知注意单纯的民众运动，觉得国民革命军就是自己的军队，不懂得自己抓枪杆子武装群众进行斗争的重要性。

北伐军进占萍乡的那天，青年团在大西门操场主持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有上万人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第三军副党代表朱克靖、师党代表肖劲光出席大会讲了话，大会通过一些决议，记得其中有把方公园（方本仁公园）改为中山公园，解散保安警察所，恢复安源工人俱乐部等。这些决议对于萍乡的大革命运动是极大的鼓舞。

北伐军进驻萍乡后，党团组织开始在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贫民中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组织工会、农会、教职员协会、商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领导群众集会、示威游行等各种形式的斗争。第一次全县工会、农民协会的代表大会是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分别召开的。在此之前，江西省工人代表大会、省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全省各县均派代表参加，党组织决定由我代表萍乡出席。我由安源工人领导干部袁德生带领前往，途经长沙、武昌、九江到达省会南昌。袁德生后来曾任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虽然犯过错误，但是好人，被当作AB团份子错杀。我们到南昌后，与江西省的国民党和工会组织建立了联系，从此改变了

萍乡革命组织只与湖南有联系的局面。会后回到萍乡时，萍乡的革命运动达到高潮。在全县工会、农协代表会上成立了县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两会会址均设在大西门一栋大屋内，具体地点记不起来了。县总工会委员长是兰豫兴，我是纠察部长。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是刘庆余。每个学校都建立了学生会，还建立了县学生联合会、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县妇联等革命组织。国民党县党部的主要负责人是黎经邦、李味农，我曾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兼监察部长。县长是朱孜蓉，醴陵人，萍乡中学教员。妇女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有梁赤威、王义、宋华英等。

县总工会的活动，主要是在县城和几个大镇里，普遍建立行业工会，有理发业、缝纫业、土木业、鞋业工会等，建立工人纠察队，举办工人子弟学校，兴办消费合作社，开展劳资斗争。查封“元丰裕”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斗争。“元丰裕”是个大绸缎铺，萍乡最大的地主资本家商店，与土豪劣绅勾结的很紧，大豪绅叶紫屏是其中主要老板，剥削压迫人民很厉害，民愤极大。有鉴于此，确定对叶紫屏实行政治上打倒，经济上没收，将“元丰裕”查封没收了，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负责人是高自立等。纠察队在抓土豪、保卫革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武器只有几根枪，其余是梭标。

县农民协会的活动，主要是在各区和乡村普遍建立基层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组织。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的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萍乡农民运动大体都做了，只是在规模和程度上有所不同，诸如押地主游街、罚款、没收财产、减租减息、减押、反对苛捐杂税、清匪反霸斗争等都开展起来。经过国民党县党部与各革命团体联席会议决定，宣判处决了最臭名昭著的土豪劣绅叶紫屏。叶紫屏是农民自卫军抓起来的。我参加了审判活动。审判时，许多老百姓都来观看，法庭上十分威严。特别法庭审理后，接着在大西门开公审大会，由朱孜蓉、李味农主持，肖昌年（即肖保璜）宣布其十大罪状。叶跪在朱孜蓉、

肖昌年面前求饶。当场将叶拖出枪毙了。^①全县土豪劣绅震惊，人民称快。这次审判是党发动群众的一种方式。为了开展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萍乡党支部还派人去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萍乡“六五”事变前夕，我们开始感到没有枪不好办事，掌握枪杆子很重要。一九二七年春，我赴南昌开会时，组织决定要我到武汉去买枪，李富春同志对此很支持，但枪没有买成，国民党反动派已叛变革命。一九二七年“六五”事变后，萍乡民众运动遭到镇压，转入困难时期。萍乡的革命骨干分子一部分流血牺牲，英勇就义；一部分转入地下斗争，疏散转移外地；一部分参加南昌武装起义；大部分追随安源工人，响应党的号召，同农民自卫军组成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跟着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汇入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洪流。

一九二七年初，党派我去南昌参加方志敏主持的江西省农民代表会。会后，组织留我在南昌任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直到参加八一起义。在此期间，曾有安源工人和萍中学生、教师前往南昌找我。我介绍给组织分别安排他们到军队和其他方面工作。起义后，我随军南下，从此离开江西，踏上新的征程。

大革命时期萍乡民众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涌现出大批的革命战士，其中许多人经过后来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成长为党和革命的重要骨干。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作古，有的南征北战，骁勇杀敌，疆场捐躯；有的在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坚贞不屈，壮烈牺牲；有的勤奋忘我，艰苦卓绝，鞠躬尽瘁，直到最后一息。他们用生命创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是不胜枚举的，我们活着的人将永远怀念他们。在他们中间知名的人物有：林瑞笙，即林焕然，萍中学生，曾赴苏联学习，任中央苏区红军师政委，湘赣省委书记。肖昌年，北京大学毕业，萍中教员，参加

^① 枪毙大恶霸地主叶紫屏是一九二六年冬初，成立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是一九二七年四月。

南昌起义，曾任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主编。邓贞谦，萍中学生，领导萍乡上栗市群众起义，创建斑竹山革命根据地，于井冈山返萍乡途中被捕，英勇就义。童日昌，最年轻，做少年儿童工作，参加南昌起义，赴苏联学习后任汉阳市委宣传部长，在汉口江汉关门前被国民党杀害。张宗和，萍中校长，曾往莲花县联络革命武装参加秋收起义，不幸被捕，英勇就义。高自立，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解放后病逝。刘型，萍中学生，从萍乡上井冈山，解放后是党的高级干部。何克全，即凯丰，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刘起峰，参加萍乡青年运动，被党派往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英俄文化水平很高，后来在苏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列宁选集》中许多文章是他译校的，对马列主义的传播作出了贡献。董师固，萍中学生，参加萍乡民众运动，后上井冈山，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一九三〇年牺牲。值得提及的是，大革命时期萍乡民众运动播下的革命种籽，此后继续生根、开花。据统计，萍乡在党领导的各个历史时期牺牲的革命先烈达四千余名。刘梓华同志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一九二九年入伍，转战南北，九次负伤，五次立功。革命先烈们未竟事业，我们要继续努力完成；革命的光荣传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光大。让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为贯彻改革、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奋发吧！

1984年11月

曾伯雄回忆中共安源地委建立萍乡支部

一九二二年，我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到萍乡中学教书。一九二六年七月，由贺近仁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安源有人到萍乡来宣传国内外形势，他们走路来，走路回去，我很佩服他们。我记得，给萍乡中学师生的革命影响最大的是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安源工人学校李校长（共产党员，安徽人）在萍乡中学向全体师生讲演，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历史，讲得很清楚，并将那时国内的局势加以分析，启发了萍中师生的思想，对革命影响很大。一九二五年三月至四月间，安源工人俱乐部每星期四下午有人来萍乡中学，记得汪泽凯曾来过。他们在教师和学生中作革命宣传，启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热情。

一九二五年五月，萍乡县就有共产党组织，设在萍乡中学内，代号是陈相智。那时萍乡县只有支部，没有成立县委。支部下面有小组，每小组的党员数不一，有的三人，有的四人，最多的五个党员，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萍乡县党支部受安源地委管，刘昌炎是地委书记，支部书记是张国庶（张国焘的弟弟，后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杀死）。

一九二六年十月贺近仁到江西省总工会工作，陈铁铮负责工会，我担任党支部书记，组织设在工会。我担任书记时，一九二七年一月写信到湖南省委，要他们派人来，湖南就派陈赤来担任党支部书记，我是组织委员，黎静铭是宣传委员。

1972年9月1日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彭炳喜回忆萍乡农运训练班

萍乡县农民协会为了培养农运干部，一九二七年元月开办农运训练班一期，学习时间定一个月，地点在萍乡文昌宫内。

投考者要由安源地委或萍乡县委、工会介绍，经过考试才能录取。参加考试的有五六十人，结果录取的只有二十多人，安源工人谭茂林、张连树、陈纯甫、颜文斌、楚益卿、张汝全和我都在训练班学习。学习期满考试合格者，担任县农民协会特派员，派驻各区工作。

训练班的教员有：刘庆余、县委陈书记、李汝俊、肖保璜、廖志昂等。教材来源：一是广州农讲所的课本，二是结合本地情况编写的教材，并学习开展农运的方式方法、宣传、组织、调查研究等内容，形式有布告、标语、传单、画报等通俗语言。还深入农村进行宣讲。

训练班中党内党外都有活动，党内主要是开会、学习方针、政策、训练干部、发展组织，党外主要是协助办农会。

学员住在文昌宫内，伙食费由县农协负责。

1982年7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邓岳番回忆大革命时期的 安源女子联合会

大革命时期，安源成立了女子联合会，王毅是主任，我是副主任。女子联合会经常开会，进行革命宣传，破除封建礼教。

首先是剪短发。安源剪短发是我们带的头。我们几个妇女在石作东家里玩，石作东偷偷地剪了自己老婆的长辫，她气得哭了起来。这时，恰巧来了一个理发匠，我就要理发匠先把我的长辫子剪掉。在我的带动下，这一次就剪了八个妇女的长辫。

女子联合会组织了宣传队，我在第四宣传队。我们每到一处，先唱歌、跳舞，然后发表演讲，宣传打倒“三从四德”、取消多妻制。男女要平等。

不久，工会拨款办了妇女职业学校，地点设在端本女校。分为六个班，五个班学缝纫，一个班学刺绣，平均每班有五十多个同学，有十二部缝纫机，一部刺绣机。半天学缝纫、刺绣，半天读书，学习文化知识，学习自然科学，如：煤是怎样形成的。有时帮人家洗洗衣服，是八小时工作制。

妇女职业学校开办时，每天做课间操、唱歌，有的人不好意思，我们女子联合会就出来做工作，要她们天天坚持学习。

当时反对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实行自由结婚。朱锦堂、陆沉都是在俱乐部举行的婚礼，不讲究什么排场，就是搞个茶点会。以后，俱乐部内又有三十几对夫妇自由结婚。凤冠和花轿都被女子联合会没收了，新娘新郎一律走路，由女子联合会组织队伍接送。

还有，教我们刺绣的李老师，她与自己的男子关系不好，按

照传统习惯不能离婚。自从开展了妇女运动，她提出与丈夫离婚，最后终于离婚了。为这件事，李老师还受了表扬，说她懂得料理自己的终身大事。

到民国十九年八月底，红军来到安源。安源工人袁德喜在半边街组织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工人纠察队在半边街操坪里枪毙了好几个叛徒。

1980年8月2日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大革命时期的萍乡工农运动

钟石麟

在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尤其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萍乡县工农运动在中共安源地委的领导下，迅猛发展起来，城镇、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早在北伐战争前，安源党团地委就开始在萍乡秘密发展党团员。党地委还派人到萍乡中学、达成师范学校开展工作，建立了学生联合会、教员联合会和策群学会。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经过湖南，快要到萍乡的时候，大批师生化装到湘赣边界的老关、美田桥、下坪洲、太平山等处迎接北伐军，并献地图充任向导。

北伐军来萍乡后，推动了民众运动的发展，工农群众的革命活动也随之公开化。首先打出牌子的是“中国国民党江西萍乡县党部”（国共合作）。所标出的方针政策为“民有、民治、民享”、“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县党部的委员都是由两校开会产生出来的，其中共产党员有：王圣鎰、陈铁铮（孔原）、廖志昂、段思召、肖保璜、钟邦武、曾伯雄、张国庶等人，国民党员有黎纶、肖赣、李人祝、甘立贤等人。

一九二六年冬初，由县党部出面，召集了两万多工农群众，举行了公审大恶霸地主叶紫屏的大会。会上，公布了叶紫屏勾结官吏欺压人民的十大罪状，根据群众的要求，将叶逆判处死刑，当场执行。工农群众的这一革命行动，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了。革命人民扬眉吐气，要组织起来，成立团体已成为当务之急，县总工会、县农协会和各民众团体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先后建立起来的。

萍乡县总工会是一个人民革命团体，主要是为保障工人利益

所设，会址设在城内小西门。

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县党部成立的同时，由县党部委员兼工人部长王圣鎡、县党部委员兼纠察部长陈铁铮等进行筹备组织县总工会工作。开会举定贺近仁（年约二十岁，萍中学生，共产党员）、黄琮（萍中学生，共产党员）、张谦亨（萍中学生，共产党员）、高自立（店员工人，共产党员）、周筱帆（店员工人，国民党员）、王圣鎡（北京大学毕业，共产党员）、陈铁铮（萍中学生，共产党员，现名孔原）、董师固（萍中学生）、张子铭（达城师范学生，共产党员）、钟邦武（萍中学生，共产党员）等为筹备委员，互推贺近仁为委员长。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贺近仁作为工会代表赴南昌出席“江西全省工会代表大会”，并留省工作，萍乡县总工会筹备委员长职务由黄琮接代。

一、组织概况

一九二七年二月，召开萍乡全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萍乡县总工会。第一次委员会开会，选举兰豫兴为委员长，委员是：

王圣鎡——委员兼宣传部长

陈铁铮——委员兼纠察部长

董师固——委员兼秘书长

黄琮——委员兼劳资仲裁委员会主任

欧阳岷——委员兼财务部长（萍中学生，国民党员）

钟邦武——委员兼教育部长，萍乡县总工会工人子弟学校校长

张子铭——委员兼青年部长

周筱帆——委员兼调查部长

二、工作情况

1、巩固、发展工会基层组织

萍乡县总工会直辖本城市的手工业工会有：

店员工会——番号称：“萍乡县总工会店员工会”（下同）

当时入会的工人约三百人。

木业工会——入会工人约二百余人。

泥业工会——入会工人约二百六十人。

（以上两个工会自一九二七年四月起合并，改为“泥木业建筑工会”）

车运工会——城郊工人约三百人。

篾业工会——约一百二十人。

皮业工会——约二百四十人。

烟业工会——约一百五十人。

染业工会——约一百五十人。

铁业工会——约一百四十人。

金银业工会——共约一百六十人。

锡业工会——约五十人。

铜业工会——约五十人。

（以上四个工会至一九二七年五月合并为“五金业工会”）

袜业工会——男女工约八十人。

缝纫业工会——男女工约二百六十人。

织布业工会——男女工约三百人。

纺纱业工会——男女工约一百三十人。

（以上两个工会，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合并为“纺织业工会”）

篆刻工会（即刻印章）——约五十人。

爆业工会——专属城郊范围约八十人（未包括芦溪、上栗等处）

屠业工会——男工约一百六十人。

理发业工会——男工约二百人。

厨业工会——约五十人。

陶瓷手工业工会——（未包括上埠）约一百二十人。

钟表修理业工会——约八十人。

挑运工会——约二百人。
纸扎业工会——约五十人。
筵面业工会——约六十人。
豆腐业工会——约六十人。
书纸、印刷业工会——一百六十人。
造酒业工会——约四十人。
棕麻业工会——约十二人。
碾米业工会——约五十人。

此外，还有石印、弹花、石业、硝业、照相业、药业（加工工人）、漆业、伞业、绣业等，共有三十几个工会，约五千以上工人。

县总工会又派特派员邹星甫、文镇魁、左名启、文瑞云、谭仁寰、楚××等分赴青山埠、芦溪、宣风、上埠、南坑、麻山、湘东、上栗市、桐木、赤山桥等处，分别筹备组织各市、镇总工会，并逐步发动各当地的手工业工人成立工会。已成立的工会有：

安源镇手工行业工会——会员四五百人。

青山埠煤业工人工会——会员二三百人，委员长邹星甫（醴陵人，共产党员）。

芦溪镇总工会——以爆业会员占多数，共有会员四百余人。

宣风镇总工会——会员约三百人，委员长谭仁寰（中学生）。

上埠总工会——以瓷业会员占多数，有四百余人，委员长左名启（湖南人，达成师范学生）。

上栗市总工会——以爆业会员占多数，共有五六百人。

桐木总工会——以爆业会员占多数，共有三四百人。

湘东镇总工会——有手工行业、煤业、船业会员，共六七百人。

南坑总工会——以碗业会员占多数，共一百余人，委员长刘良初（南坑人）。

此外，还有赤山桥、腊树下、大路里、麻山、长平里、老关

等地的工人也都组织起来了，全县共有手工业工人三万余，一概都归萍乡县总工会直接管理，统一调动。

安源地区在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或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也成立了“安源市总工会”，包括路矿工人及当地手工业工人，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

萍矿总工会、安源市总工会和萍乡县总工会都是平行机构，其革命方向与一切活动是完全一致的，这些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常有密切联系，活动时互为支援，萍、安两地每次开大会都互有代表参加。如：一九二七年在萍乡文昌宫操坪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集中工人二三万人，规模非常宏大，会上，刘昌炎做了“阶级斗争”的报告，资本家听得个个都寒心丧胆。

2、调查店（厂）主、资本家的经济实况

一九二七年农历过了年，全市的资本家店（厂）主看见工人组织了工会，力量大，有些害怕，于是家家都消极抵抗，借口没有本钱做不成生意，都闭户停业，弄得工人没有事做。总工会看见如此情况，马上就派出委员和工人代表逐户清查实底。其实他们都是假装，故意抗拒。县总工会勒令一律开业，并保障工人的工作业务。其中经营盐业、爆竹的《康生泰》店，经营棉花的《老万昌》店，经营云南货糕饼的《元昌和》店，经营药材的《人和》店，经营绸缎的《吉泰和》店，经营绸布的《宝丰祥》店，经营皮鞋的《杨清华斋》等几家店主较为顽固，经县总工会派纠察队传到，分别给予教育或拘留。

3、废除封建的虐待工人制度

一九二六年以前，店（厂）主订出种种剥削、克扣工人、学徒的不合理制度。如：投师帖、店规、条约、章程、合同……等，成为资本家压制和束缚工人的工具。县总工会一律将这些制度严予取缔，绝对保障工人的一切权利。

4、严禁店（厂）主、资本家无故停业、开除工人

县总工会规定店（厂）主、资本家将原所开的店、厂，要继

续开业下去，不准借故停业，所雇用工人，严禁自行辞退或开除。根据业务情况，如工人需增减时，必上报工会，由工会调查决定。

5、惩办克扣、压迫工人的土劣和工贼

萍乡上埠瓷厂，原一贯由封建土劣喻孟甫、黄师竹等所把持操纵，工人们受尽了他们压迫和奴役的痛苦。上埠工会成立后，就把民愤极大的坏家伙喻孟甫（黄师竹逃走）捆送县工会转特别法庭，经审判后枪毙，大快人心。

芦溪土劣、资本家欧阳如宝，开了一个大爆竹庄，一贯对工人极尽苛刻。工会组成后，爆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遭其无理拒绝，并凭借其亲戚伪师长吴建中的武力来威迫。工人急报县总工会，总工会即派纠察队前往芦溪，与敌人武装发生一次大的战斗。结果，工人方面取得胜利，纠察队封了店屋，交工人处理，欧阳如宝逃走。

青山埠煤业，过去被把头 and 工贼施守约所操纵，工人起来反抗，把他押送县总工会拘留候办，后值“六五”事变，施守约越狱逃走。

6、成立“萍乡县总工会生产消费合作社”

县总工会为抵制资产阶级的经济垄断操纵，消灭商人对工人的中间剥削，将反动派大地主买办阶级刘增华在萍乡、安源两处所开的《元丰裕》（大绸缎布匹纱庄）及各县田租、房、店、机行等产业、物资全部没收，随即组成以党部、工会为核心的“清查逆产委员会”。该委员会进行清理后，即以这部分物资、财产组成“萍乡县总工会生产消费合作社”，社址在原《元丰裕》里面。从一九二七年三月起，合作社正式开始营业。

主持社务的主任委员黎纶（理事长、县党部派兼），委员：张育汉（管理全社社务，北京大学商科毕业），周筱帆、高自立（县总工会派兼），张谦亨（县学生会派兼），刘庆余、黄懋欢（县农协会派兼），李烦云（县公有财产保委会派兼），张家桐（办公人员），黄毅麓（县商协派兼）等。

到一九二七年“六五事变”发生，社务停止，兴办合作社历时仅三个月，门市上的布匹、物资，被反动军队许克祥部捣毁和分散，存在社外仓库的夏布、布匹、洋纱等，被豪绅李显文、姚兢华等以廉价兜购销售。

7、成立劳资仲裁委员会

店（厂）主经常损害工人的利益，劳资双方也就经常有问题发生。为此，总工会设了一个劳资仲裁委员会（商民协会也参加，并有委员名额），推黄琮为主任委员。一遇各店（厂）劳资双方发生有抵触事故，由该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合理的仲裁，因此，解除了许多纠纷。

8、萍乡县总工会工人纠察队

自筹备县总工会时起，就设有工人纠察队。队址在总工会右侧，陈铁铮兼队长，实际具体负领队、指挥训练责任的是洪全福（皮鞋业工人，共产党员）。

洪全福一九二六年冬到湖南受训。他受训回来，我才去县总工会当秘书。我还记得，当时陈铁铮介绍洪全福，要他讲一讲在湖南受训情形。洪便滔滔不绝地讲了湖南训练情况，讲到郭亮委员长如何指挥他们训练，大约训练了两个月。洪全福回来后，就贯彻湖南受训这套做法，每日三操两讲，训练工人纠察队。

一九二七年二月，正式成立县总工会后，就正式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全称：“萍乡县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四·一二”以后，加了“湖南”二字，叫做“湖南萍乡县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纠察队旗子是红底，中间镰刀、斧头，靠旗杆处为金黄色底、黑字：“萍乡县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旗杆上有铜尖，下也有铜尖，可插入地里。旗子三向是蓝边，蓝边外有红缨，旗面长宽约一米，是正方形。

工人纠察队共分两个排，八十多名队员。来源：由各行业工会选派二至三名。队员常驻总工会，由总工会办伙食，每人每月发生活费五块银元。我们总工会的干部，从委员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每人每月生活费十块银元。这些生活费的来源：湖南接济

一部分，县公有款产财务保管委员会（财委会）拨一部分，逆产委员会出一部分。

纠察队有八十多条枪。这些枪的来源：湖南接济了一部分枪，此事未公开，因地方舆论反对受湖南节制；安源路矿也帮助了一部分，从彭武扬等地主武装那里缴了一部分，财委会出钱买了一些。

“四·一二”以后，财委会拿出一些钱，我出主意在商界争取了一些钱，共筹集四千元左右，派王圣铤、陈铁铮两人去武汉买枪。当时一枝枪只要十多元钱。不久，发生“六五事变”，买枪之事未能实现。

纠察队的活动有：捉反动分子，维持革命秩序。大革命失败后，工人纠察队全部人员由洪全福带领，参加了围攻长沙的战斗。

县总工会还创刊《大铁锤》报（半月刊），由董师固（笔名矮子）任社长，钟邦武任总编辑，我任编辑。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劳动节这天出第一期，一共办了三期，为石印。

萍乡县农协会是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开始筹备的。在此期间，得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刘昌炎、程昌仁等人的极大帮助，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是刘庆余（刘锄非）。

一、组织概况

一九二七年二月，萍乡县召开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会址设在城内小西门文昌宫左边，正式选举了委员长：刘庆余，其他委员有：肖保璜、段思召、黄懋欢、王圣铤、廖志昂、颜承梁。

萍乡全县地域，早在清朝时期划为一百零八图。这时，根据地形沿革习惯与人口分布情况，重新划分了区、乡，安源工人、共产党员谭茂林、张连树、楚益卿、张汝全等人作为农运特派员，深入各区工作，每个区、乡先后都成立了农民协会。

二、工作情况

1、派员下乡整理各地农田水利。

以往农村封建世族、土豪劣绅制定种种规章条例，限制贫苦农民的田间水份。县农协成立后，即派员下乡会同乡农协清查田亩，兴修水坝坡塘，砍除田边树木，调整水利，做到水份平均，田间放荫，畅流无阻。

2、破除封建迷信，没收图甲神祠社会房屋财产。

农村中的社会房屋财产，一贯被土劣、流氓、寄生虫所把持享乐，农协会一成立，首先就提用祠庙房屋为办公、办学地点，即便又没收田租为教育基金。

3、减租退规，废除一切恶习。

农民交地主的田租，数量很重，一般都是三七成或四六成。批田时，还要缴出押规钱。有了农民协会，随即就来一次清丈田亩的工作，勒令地主减少租额，退还押规给农民，严格废除逢年过节给地主送礼、帮工的恶劣习俗。

4、设立农民政治讲习班。

为普遍灌输农民协会的政策法令，加强对敌斗争思想，县农民协会开办一个农民运动学训班，受训政治、军事、农业技术和革命道理，调集各乡农协委员轮班学习，以一个月为一期。担任讲教的是县农协的委员，还请了县总工会和安源路矿工人代表刘昌炎、李味农、张宗和、罗运麟，黄道腴、黎静铭、曾伯雄等人，分别来班讲演，达到工农相结合的目的。办了两期，收效实大。

大革命时期萍乡成立的民众组织还有妇女联合会（委员长梁赤威，她是安源矿工的女儿）、商民协会（委员长李人祝）、少年先锋队、儿童同乐团等等，这些团体领导群众向土豪劣绅、反革命派开展了坚决的斗争。

例如：芦溪人欧阳如宝是当时有名的土劣，他开设一个爆竹庄并担任庄主，有男女爆竹业工人五六十人，被他管束得很严。芦溪各行各业的工人要成立工会团体，他竟禁止爆竹业工人加入，违反者，轻则鞭打，重则开除，还摧残、捣毁工会，引起工人极大愤怒。萍乡县党部、县总工会根据群众反映，遂调动县保安队、县

总工会纠察队前往芦溪捉拿欧阳如宝，对阵攻杀三次：第一次，双方均有死亡，我方牺牲三名纠察队队员（后开了追悼会），敌方死伤较多，未查其数。第二、三次我方加派队兵去攻剿，欧阳如宝自知力亏难敌，竟全家畏罪潜逃了。从此芦溪的工会得以组成，工人得到自由。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萍乡受其白色恐怖影响，潜伏在内地和外来的反革命势力都蠢蠢欲动，并日益显露嚣张。面对这股反革命气焰，萍乡各机关人民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推举代表组织一个“萍乡人民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附设于萍乡县公署里面，成立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

特别法庭每次开庭审讯反革命份子或土劣，都是以刘昌炎为庭长，董师固为秘书长（录司），其余各委员为“陪审员”一齐出庭，成为一种“会审”形式。

首次开庭被审讯的反革命特务份子曾文俊，他自己也供认，由当时南京反动当局（蒋介石）派来赣萍充当特务的，并在他身上搜出电报密码两件，证据确凿。讯明后，即于是日提往大西门外操坪，予以枪毙。

第二次开庭审讯反革命方知祥，封建土劣喻孟甫，罪恶事实两人均自供不讳。

第三次开庭审判的是反革命何子能。自北伐军来萍乡，他就组织所谓“铁血救国军”，自称司令，盘踞南坑、宗里等地，派款勒粮，充作军饷，剥削当地工农群众。于是，萍乡县公署和县党部立派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会同县保安队武装队伍，将该伪军组织缴械、解散，并把何子能拘捕交特别法庭审讯，判处死刑。

反动份子张永升原在上埠办农协。他违反革命方针，大肆造谣，勾结地方土劣反动势力，企图破坏、摧毁农运。经查出事实，县农协为肃清内奸，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初捕交人民审判，给予枪毙。

1985年8月10日

贺石峰回忆大革命时期的萍乡工农运动

北伐军来萍乡以后，萍乡党组织能适应这种迅速发展的局势而步骤不乱地领导各方面的工作，首先应该说到由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党组织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的支援。肖保璜、罗运磷和王圣铎等从北京回到萍乡，也使党、团组织的自身壮大了一些。湖南省委还派陈赤来萍乡担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内设干事会，支部直接受安源市委领导。

陈赤来萍乡之前，安源定期派人到萍乡开会，传达上面报告，了解下面情况。陈赤来后，经常召开活动分子会，每次开会的议程是：上级来人做工作报告，然后讨论、工作检查、工作分配、批评等几项。

由于三军政治部的支援，选了自家人朱孜蕃当县长，成立新政府，接收警察所、保安局的武装，成立了新的县工农自卫队。

北伐军来后，县党部的牌子挂起来了，设在萍乡中学内。萍乡国民党组织是共产党搞起来的，因为当时是国共合作。国民党萍乡县党部的负责人是肖贛、颜定良、贺再根。建立了新的财委会，接收了“六堂”和其他全部公产。

一九二六年冬，成立了县总工会，我是负责人。安源党组织还派了谭茂林、张和新等同志做特派员来支援县总工会的工作，派张汝泉、李云生、张永申为农运特派员，支援县农协会的工作，并且把他们过去搞农运的全部组织交给县农协，使县农协得到不少的农村活动分子，减少莫大困难。

成立了商民协会，作用是调解劳资纠纷，废止苛捐杂税，办公地点在中山公园。

城内各业手工业工人迅速组织了工会，有店员工会、染业工会、泥木工会、理发工会、缝纫工会、药业工会、磨业工会、五金工会、木业工会、鞋业工会、职业工会、摊担工会、棕业工会、织布工会等。进行废除夜工、增加工资、加强保卫的斗争，争取罢工、入会、游行的自由，并且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还在湘东、上栗市成立了分工会。

县农协成立后，由刘庆余负责。各乡农协也相继成立，进行反对加规加租的斗争，并封锁地主粮仓，禁止谷米外运远方高价出卖。

当时，安源调来了两个妇女梁赤威、彭惠章，她们首先把正本女校的妇女组织起来。

在青年、妇女方面，成立了县中小學生联合会、中小学教师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向妇女界进行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要自由和反帝反军阀、反旧礼教、反三从四德的政治宣传鼓动，并把国家主义派的颜度坚、陈铁佛等人赶走，接收了模范小学；把封建顽固分子贺莹等人赶走，接收了正本女校。

安源曾派工人到萍乡中学演讲，讲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内容，如言论出版自由、反帝反封建等。汪泽楷、刘昌炎、王毅、江益诚、石作东、谢福初等青年工人还到国民会议促成会演讲，我和孔原、钟邦武到过安源工人俱乐部和子弟学校演讲。

萍乡还办起了平民夜校，学员主要是手工业青年工人，教员是学生会的，课本是平民读本。

从各个单位看，党领导下的一切革命活动，经过斗争，取得胜利以后，组织得到了扩大和巩固，革命优势压倒了一切。在这种形势下，敌人竟企图摆摆旧威风来打击革命、吓退群众，除造谣破坏、漫骂殴打以外，还利用“行会”捣毁县自卫队。于是，工农群众对敌人的镇压斗争又展开了。

例如，在大西门外操场上举行的五、六万人的群众大会上，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审判，直接由各革命公法团体决定，枪决

典型的官僚劣绅、恶霸地主叶紫屏。其次，一个姓文的在中山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捣乱，被工人纠察队打倒在地下。这样一来，革命的斗争粉碎了反革命的种种破坏，不少劣绅向南昌和长沙分头逃跑。

1970年8月11日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易连生回忆安源工人纠察队 参加进攻长沙的战斗

一九二六年，安源工人俱乐部恢复了，改名为萍矿总工会，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队长是刘昌隆（刘昌炎的弟弟），副队长是罗学见，有四十人，四十枝枪。这些枪是工会以护矿的名义，向矿上要的。我们这支武装纠察队是湖南全省纠察队第一大队第一分队，总队设在长沙。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我们纠察队，安源工人和许多拿梭标的农民，从安源出发，向长沙方向进军。到醴陵住了两晚。到株洲时，恰遇许克祥军队一连人要从白石岗过桥到株洲，我们在桥边与敌人交战，打死敌军几人，并在桥头上夺了一挺机枪。我们一直把他们追到易家湾，他们上火车逃了。当晚，许克祥派了两营人，我们人太少抵不住就撤退，在八关铺上火车到老关，再回到安源。回安源第二天，工会给我们每人发根红布条子扎在胳膊上，派我们在万家冲山上和萍乡东门外山上放哨。第三天早上，见萍乡城内有很多许克祥的军队。我们爬山回安源报信时，安源已经到了反动军队。

1967年4月2日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邓文龙回忆攻打东阳和参加秋收起义

一九〇四年，我随我母亲、兄弟四人讨饭来到安源，靠拣炭维持生活。

安源大罢工时，我在直井八段做工，这里有二百八十多个工人。总代表是宁迪卿，百代表是李友生，我担任十代表。八段的纠察队组长是刘桂生，组员有四十人。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来萍乡后，我在俱乐部纠察团当班长。不久，我们纠察团一部分编入矿警队。那时，我已是共青团员。到矿警队后，参加了训练，向旧兵士宣传马列主义，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一九二七年农历三四月间，安源矿警队队长陈鹏向我们传达省长朱培德命令，要我们到芦溪东阳吴建中家缴械。

原来吴建中是北伐军的一个师长，他随北伐军路过萍乡时，不革命回了家，并留下一连人在芦溪东阳他家里看守地主庄园。

命令传达后的当天晚上，矿警队、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有几百人在俱乐部门前的操坪集合，每人还发了二十个毫子作为出差费。矿警队全副武装，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拿着梭标、马刀和铁棍，向芦溪东阳急行军，经茶亭里、高坑埠，到芦溪东阳时，天还没亮。

首先，我们包围了吴建中家。天一发亮，我们就吹响了冲锋号，向敌人射击。这时敌人一阵混乱，人马乱跑，我们包围这个村庄打了一上午，这一连叛兵被我们消灭一半以上。在这次围剿叛军的战役中，我们缴获敌人的驳壳枪、马枪等四十多枝，缴获马七匹。当天下午，我们胜利地回到安源。

有些矿警回矿时带了一些吴家的财物，陈鹏开除了四十九个抢东西的矿警。

民国十六年下半年，有几天矿警队内的气氛很紧张，岗哨由一人增加到两人，而且，全部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我担任第九班班长，刘先胜担任连长。我曾经问一个姓陈的共产党员：这几天为什么都是派我们组织内的人站岗？老陈对我说：湖南来了一个头目，叫毛委员，在张家湾召开重大秘密会议，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会议，我们等候这次会议的命令，绝不能泄密。

不久，上级通知我们，陈鹏这个家伙阴谋策划叛变革命，他准备带领矿警总局的全部人、马、枪开往武汉，去投敌程潜的第六军。当天晚上，我们把陈鹏这几个叛徒头子枪毙了。

过了几天，安源组成了一个团，由山里来的一支武装，醴陵来的农民自卫军，安源的工人矿警队组成，这就是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

二团出发前，在俱乐部门前开了一个会，主要是负责人作军事动员报告，报告之后出发，打萍乡。打老关是九点多钟，打散老关的一个盘查所，缴了十八枝枪，我一个人缴了二枝。以后打醴陵，打浏阳。我们进攻浏阳以后，因没有军事知识，不放哨，也不守山，都进了城。结果，敌人登了山，又在城内安插一营兵力装扮成老百姓。当城外敌人进攻时，他们内外配合夹攻，我们失败了。我们这一连人是从浏阳北锋街冲出来的。

1969年11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谭汉卿回忆“六五”事变和 参加红军电话队

民国十五年北伐军到安源，恢复工会，当时负责的有谢怀德、周怀德、朱少连、杨骏、程昌仁、杨万桥、黎章松、刘光卿、刘光华等人。不久组织上就派杨万桥、黎章松等人到青山办工会，我也在那里并担任工会总干事。

民国十六年四月廿九日，我带了几杆枪到上栗秋江成立分工会。初四日我到干山，这时安源的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已出发去打易家湾，我回到萍乡时，他们已经退回安源。

第二日早晨我上街，一个叫漆胜元的同我一路，走到刘家祠，听说许克祥的部队打来了，我就走到齐胜祠一位同事家。他留我吃中饭。这天是初六，吃完饭又留我打牌，刚打两圈牌就听见响枪，我说要走。他拿了衣服给我换上，又要我剪头（我当时是西装头），我不同意。这时我已听说安源地委已经撤走了，我就走到张少文弟弟开的馆子里躲起来。

晚上十点钟，听得一声集合号，知道敌人要撤走了。第二日，碰到周小凡，我们商量又准备干，把红袖子、证章找出来，他们并要我到安源去联系。

回到安源，我找到朱少连，他问了萍乡的情况，我简单汇报了。我说：“萍乡又准备搞起来，派我先来联系。”朱说：“要搞起来，我们在宗里还有一些枪，准备取出来，你先回萍乡去。”我说：“去萍乡做得，你要用小火车送我，若是萍乡有情况，我好乘车回安源。”这样，朱少连用小火车送我到萍乡。

五月初九，萍乡一〇八图^①攻打安源，强迫附近农民都去，不去不行，有枪的带枪，有梭标的带梭标，萍乡带队的是徐东古。这时我躲在萍乡石华家里，石华每天出去为我探听消息。一天，石华出去回来后不大高兴，我问：“出了什么事？”他说：“西大街查户口，查出了几枝枪，听说明天要大搜查。”我说：“那我就离开这里。”接着我换了衣服，准备化装出城。我从南门逃出城后，走到高山庙，正想坐下休息一下，忽然看到一二百人从三合桥那边走来，我吓得不得了。只听一声喊：“口令！”我只好说：“刘槐吾会长要我来的”。他们听说刘会长派来的，就让开路放我走。来到安源火车站，就碰到朱少连和程昌仁俩人。他们说：“谭汉卿你回来了，萍乡怎么样？”我这时已懵了，不知道讲话了。他们赶快把我扶到俱乐部，泡了一碗姜糖水给我吃。

第二日，一〇八图总攻安源，他们的口号是：打下安源吃早饭。晚上，我们在俱乐部开了会，商量对策，并在修理下厂、上厂做梭标，用炸药制成洋礮古，决定每人左手带白手巾鸣长号出发，分几路把守口子。会上，朱少连还说：“枪只能对天打，不准对人打。打伤的农民要上药，抓到的要给饭吃，发钱放回去。还要教育他们，工人农民是一家，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后来，我们还拉电网防止他们进攻，这次一直打到八月初九才谈和，我们把一些烂枪缴到县政府。

一九三〇年八月初一，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到安源，这次有一千多名安源工人参加红军。我带着做土电药的工具有参加了红军，并且当了电话队的副队长，队长是张福生（从长沙来的），后来他因贪污被撤了职，我就当队长。

我到红军队伍时，已经有电话机。到安源后，又带了两部总机子去，部队打下张辉瓒后，又缴了一批电话机和电台，我们电话队补充了新电话机。当时的名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总

① 图相当于村。

指挥部总电话大队，大队长是我，指导员是姜春和，他也是安源工人。

红军长征时，我因病不能行军，组织上将我安排在老百姓家里，后来回到了安源。

1980年8月4日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肖树清回忆“六五”事变后的 萍乡县农会筹备处

一九二五年，在我上中学第四学年的下学期时，同学钟邦武、张国庶二人介绍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我对共产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了解，只知道这是一个爱国的组织，介绍人又是我平时最敬仰的同学。因此，便毅然地加入了。那时萍乡城内参加这个组织的有钟邦武、张国庶、贺近仁和我四个人，受安源领导。

我们平时开会、学习的地方是萍城南门外高山庙，学习的材料是党章，共产主义A、B、C这一类册子，由安源派人参加指导，材料也是由安源方面发给，活动范围只限于校内。后来，姚灿章、陈铁铮、丁志鸿、李日友这些萍中学生都参加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我中学毕业后，便和贺近仁，还有邓光郁、彭树熏、黄震、袁滋云四人赴广东投考黄埔军校。那时革命势力已向北发展，组织上不同意我们投考黄埔军校，要我们到民众中去。因此，我和贺近仁又只得返回萍乡。贺近仁在萍乡城中做工人运动，我在上栗市栗江小学教书。

一九二七年六月，蒋介石已背叛革命，萍乡方面适值“六五”事变以后，反动势力非常大。我和邓贞谦、刘振均、邓伟民（非同志），名义上由当时的江西省政府派到萍乡工作，实际上是准备恢复已经被破坏的萍乡农民协会。我们在萍乡设立了一个农会筹备处，地址在文昌宫，邓贞谦任总务，刘振均任组织，邓伟民任财务，我任宣传。散发了一次“告农友书”，印发了一、两次《锄头报》，到第八区黄塘乡作了一次口头宣传。

同年，中秋节夜晚，安源工人武装攻萍乡，我们在城内作内

应。结果城未攻下，部队转移到湘赣边界，城内大肆搜捕，我们多方设法才离开萍乡城。自此，农会筹备处也就无形解散。

1970年8月18日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关于安源工人运动和湘赣边界 秋收起义的片断史实

罗章龙

安源是我们党的初期开展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地区，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同志在那里做了很多工作。我当时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同安源的工作有些关系，但对安源工人运动的情况知道得不多，只能回忆一些片断，供参考。

我们党领导的北方工人运动起步比较早。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党的北方区委派我到洛阳领导陇海铁路同盟罢工。陇海铁路同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密切相关，京汉路工人运动的中心在长辛店。陇海路罢工前后，我在长辛店担任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李立三从法国回来后不久，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底，到北京找我。立三是我在长郡中学的同学，彼此熟悉。他对我说，党要他去南方做工人运动，所以想了解北方工人运动的做法和经验，以便开展工作。我向他介绍了北方工人运动开展的情况，并根据他的请求，陪他到长辛店考察了工人运动。参观后，他表示他到南方做工人运动要照北方的方法做，并希望彼此多联系。

他从北京回去以后，安源的工人运动就逐渐搞起来了，发动了罢工。罢工的时候，刘少奇也到了安源。安源的工作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的，但具体工作主要是李立三、刘少奇两个人做的，李立三负全面责任，刘少奇抓基层工作。安源罢工是很成功的，对全国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党内同志对他们在安源的工作是赞扬的。

安源罢工以后不久，我去湖南考察粤汉、株萍铁路工运情形

时，到过安源。当时李立三、刘少奇都在安源，何葆贞也在安源。我这次去安源，主要是交流南方和北方工运经验，要求粤汉路、株萍路加入即将成立的全国铁总，建立《工人周刊》的通讯网和发行机构等。我同安源的朱少连、李涤生等十几个工人领袖人物开了个会。朱少连是湖南人，中等个子，穿着铁路员司的制服，很机警活跃，有文化，很能干，在铁路工人中很有威望。他在会上介绍我讲话。我在会上讲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前途，说了准备把全国铁路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要求安源工人派代表参加工作。朱少连当即表示同意。我还讲了南方和北方工人运动的不同策略问题。北方直接受北洋政府管辖，开滦、焦作煤矿工人斗争的对象是英国帝国主义，南方则不同，北洋军阀政府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不象北方那样雄厚，安源煤矿是一个地方性的企业。实际情况不同，我们的斗争策略也应有所不同。我还提到，希望把全国矿山工人联合起来，成立全国矿山总工会。还顺便讲到北方区同湘区的关系，两个区是各自独立开展工作的，但又要密切合作，因为南方和北方有京汉路、粤汉路相连，两个区的工人运动是密切相关的。总而言之，我这次到安源是很有成效的，预定的目的都达到了。

为了协调南方和北方工运，勾通消息，交流经验，我们主办的《工人周刊》后来陆续发表了一些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消息，还曾派长辛店的工会干部到湖南参观、支援和交流情况。

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以后，我担任中央局秘书兼会计，经管全党活动经费。当时，除共产国际定期拨给一部份经费外，党的活动经费的主要储备点，在北方是全国铁总，在南方是安源。安源在取得罢工胜利后，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工会基金，除自己举办了颇具规模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和工人教育事业外，常给各地工会提供经费援助。

一九二四年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一九二五年、二六年每年都开了一次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每

次会都有株萍铁路的代表出席，代表的姓名现在记不起来了，印象中，朱少连至少出席过一次会。他曾一度担任全国铁路总工会驻株萍路特派员，又是党的第三届中央委员。关于一九二六年全国铁路工运情况，我当时编辑过一本书，叫做《一九二六年铁路总年鉴》。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我在湖南工作期间，又去过一次安源，接触到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

我是八七会议前去湖南，十月间离开湖南的，这次在湖南工作了三个多月。我早就经常同时用章龙、文虎这两个名字，这次在湖南工作期间，也是这样，有的文件提到文虎就是指我。

我这次去湖南是受毛泽东同志的邀请，以中央委员（我是第五届中央委员）的身份去指导工作的。党的五大以前，毛泽东、李维汉同志邀请我去湖南巡视，并受党中央委托办理一些事务。在湖南逗留一星期左右。临走时，李维汉同志要我对湖南的工作提些意见。我便根据自己在湖南所见所闻谈了一些看法，我说湖南的工作是做得好的，如果要我提点意见，我认为湖南的党和群众组织以及武装组织，都要充实、加强，否则，一旦发生事变，我们就被动，难以应付。我并举出一些具体材料说明我的看法。李维汉和郭亮听后，深以为然，他们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在湖南工作久了，有些问题反而看不出来，你说的这些意见很好。后来发生了马日事变，湖南的党受到很大打击，工作陷于停顿，迫切需要扭转局势，开辟新的局面。这无非是两个方面的：一是恢复组织工作和民众的斗争；二是整顿武装组织，发展武装斗争。当时，湖南的党、团、工会、农会等组织都被打乱了，水口山、平、浏、湘南、湘西等地本来有一些武装队伍，也被打乱了，迫切需要整顿。中央讨论了湖南的问题，决定派毛泽东同志回湖南任省委书记，以便做好上述工作，扭转局面。毛泽东同志便邀我一起去湖南帮助工作。因为我在五大以前到湖南时提到的一些问题在实践中证明是对的，他认为我去湖南对他会有所帮助。我当时在

北方区负责党的工作，走不开。毛泽东同志便一再说，你是湖南人，原来是新民学会会员，情况熟悉，应当去一趟。他还讲到，目前湖南干部数量少，质量也不行，希望中央派几个懂军事的干部去湖南。于是我同中央商定，派蔡以忱去，还有其他几个人，记不起姓名了。蔡以忱当时是湖北省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懂得一些军事，所以要他去。他去湖南是有决心的，所以家眷都带去了。他的妻子姓鄢，是党员，也同我熟悉。就这样，我同蔡以忱等在六七月间先后到了湖南。我留在长沙，蔡以忱带着家眷到安源，担任党的安源市委书记。

一九二七年八月，湖南省委在长沙沈家大屋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采取行动，组织行动委员会，发动秋收暴动。我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同志介绍我讲话。我在讲话中鼓励湖南的同志继续奋斗，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可以挽回损失的。会后，毛泽东同志再三要我在湖南多呆些时间，不要老是耽心别地的工作。这样我便留在长沙工作。

在沈家大屋开会的时候，省委已经知道铜鼓有我们的军队卢德铭一个团，在平江有邱国轩一个团，都是从湖北来的（这个情况是长江局通知湖南省委的），当地的有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还有平江、浏阳的一些农民自卫军。会议决定这些地方的军队由毛泽东同志去整理一下，并由他当师长，组织前敌委员会，任前委书记。我在长沙负责行动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破坏交通，包括粤汉铁路和株萍铁路与电讯。毛泽东同志离开长沙去前线之前，同我们约定，待他带领军队到达长沙近郊时，我们便在城内暴动，响应军队，迎接军队进城。他还说到，他准备去安源、浏阳，最后目的地是铜鼓。同他一起去安源的有毛泽民，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因为毛泽民随后回长沙，同我谈过毛泽东同志在浏阳张家坊遇险的情况。是不是还有别人同行，我就不记得了。毛泽东同志到安源后，在那里召开了一次会议，组织了起义部队，成立了前敌委员会。潘心源当时正在安源，参加了那个会。当时毛泽东同

志和我们都估计事情不难，因为我们有四个团的兵力，总共有四五百人，而反动政府则已陷入混乱之中。

在这期间，我认为暴动中需要做的工作，我都做了；宣传鼓动，组织工农武装，破坏敌人交通等等，我都亲自领导了，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例如，在捞刀河、猴子石以及岳州附近等处破坏铁路电讯的组织工作，我都亲自参加了。破坏铁路所用炸药，主要是从安源搞来的。八月间，沈家大屋会议后，我专程到安源搞炸药。当时，安源是湖南省委活动区域内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交通方便，经常有人到长沙找省委联系工作。朱少连当时在安源工作，他常到株洲、长沙活动。我在安源找到了朱少连，他帮助我搞到了一批炸药，制造了一些土手榴弹，运到长沙。后来我们就用这些炸药在几个地方破坏铁路，取得了部分成功，使敌人的交通受到很大影响。

这次在湖南工作期间，同我工作上联系较多的，一个是共产国际代表，一个是中央特派员任弼时。国际代表名叫马也尔，是德国人，年龄约三四十岁，工作干劲很大，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因为不懂中国话，不能看中国报纸，也不便公开露面，所以不了解实际情况，有些急于求成。他当时深居简出，不和别人打交道，很少有人知道他在长沙，更不容易找到他。我因为是中央委员，又可以用德语直接同他交谈，向他讲了一些实话，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他认为我谈的情况有参考价值，很重视。

任弼时是奉中央命令到长沙巡视和策动工作的。他到长沙后收集了一些资料，在国际代表的影响下和中央指示下，他也有些急躁，希望一举成功。有一次他同我谈话，他说铁路要尽量破坏，破坏得越多越好，越彻底越好。他怀疑破坏铁路工作没有完全做好是因为铁路工人怕失业。为这事，我同他辩论过。我说你这样的想法是不能理解的，谁不希望暴动一下子成功啊？不希望成功搞什么暴动呢？但是许多事做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如要彻底破坏一处铁路，那得多少吨炸药，谈何容易！我说并不是铁路

工人怕失业，一不做，二不休，工人既然起来暴动，还怕什么失业！不是工人怕失业，而是一时搞不到那么多炸药。任弼时听了我的意见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还是能够实事求是的。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国际代表通知我，中央来电，要我去中央参加会议，就是后来的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我作了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向湖南省委交代了工作，坐轮船到了武汉，住在长江局机关。在长江局的一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的报告。不久，长江局负责人罗亦农说中央来电，要我迅速动身，我便坐船到上海参加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

1984年12月16日

(刘善文、黄爱国整理)

武装起来的安源工人

刘先胜

(一)

早在一九二一年秋天，安源煤矿工人就在刘少奇、李立三等同志领导下，进行过罢工斗争。罢工斗争胜利以后，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工时减少了，并建立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从此以后，工人们更加团结，觉悟也日益提高，成了工人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到了一九二五年，革命形势大大发展了。当时，安源矿工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广东去的很多，今天去几个，明天去几个，形成了一股风。我正在考虑去不去，党的支部书记刘昌炎同志把我找去。刘昌炎同志四十多岁了，紫家冲人，非常和气，说起话来慢声慢气的。他问我：“学习去怎样？”我说：“好”。他拿出一张一指宽一尺长写满小字的纸条给我，说：“这是介绍信，你到苏联去学习，你拿着它到长沙，找到关系后转武汉……”我一听就慌了，我说：“我没有文化，再加上路这么远，怎么学习法？”他想了半天，把介绍信拿了回去，对我说：“那好，你就不要去吧。以后交给你新的任务。”

我一直捉摸着：是什么样的任务？

一天，我又到刘昌炎同志那里去。那里已经有几个人先在了，都是党员。刘昌炎同志说：“你们到矿警队去”。我们都吃了一惊，矿警队？那是资本家的武装呀！刘昌炎同志好象已经知道我们想

些什么了，他说：“枪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要把资本家的武装变成工人的武装！”

刚到矿警队，补了个二等兵，天天三操两讲，一点空闲也没有，要想进行些党的工作，委实感到困难。以后混熟了，发现长官一到晚上都走了，至多留个把下士班长看着，于是我们就利用这时机做些党的工作。矿警士兵大部分是穷苦农民，加上工人运动的影响，我们的工作比较顺利，就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在我被派到矿警队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安源经历了严重的考验。一九二五年秋天，总经理盛恩颐勾结军阀武装占领工人俱乐部，枪杀了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同志，打死打伤工友十几个，开除了几千人，最后连煤矿也停工了，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当时，我随矿警队驻在安源外面的山上，事后才得到刘昌炎同志的指示：要积蓄力量迎接大革命。我们在矿警队的力量还很弱，就加紧进行工作。党又输送了一批党员进来，以后又派了陈鹏、王雁等人来，陈鹏当了大队长，王雁当了大队附，其他的队长也是党派来。我也从二等兵逐级提升到了排长。我这个排长是党组织指定提升的，并不会搞三操两讲，那些旧军队来的军事教官就不大满意，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印把子掌握在我们手里。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了安源，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但是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马日事变”发生，反革命的进攻跟着来了。许克祥几次进攻安源，铁路工人每次都预先拉响汽笛向我们报警，我们就进到矿井里，再从紫家冲出来，拉到山上去，弄得反动军队毫无办法。

以后，反革命的气焰更加嚣张了。萍乡豪绅地主乘机猖狂活动，威迫数万之众，把安源围得水泄不通，这次斗争规模就大了。在党和工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矿警队、工人纠察队，加上所有的工人都守卫在四围山上。矿上炸药多，大部分工人都会用炸药。我们矿警队就组成了爆炸队，用洋锡皮包炸药，插上雷管和导火索，当手榴弹用。以后洋锡皮子没有了，就用布包炸药，打得敌

人叫苦不迭。他们说：“洋~~古~~古打死人，死尸入棺材不赢。”（意思是说：炸药包打死的人太多，连装棺材也来不及）。

有一次，我们捉到了二十几个敌人，给他们饭吃，并且对他们说：“不要替土豪劣绅拼命，要和工人兄弟在一起。还送每人一串钱给他们回家。他们回去一宣传，被胁迫来的人散了不少。这样围了半个月后，围的人越来越少，反动派只好退走了。这下子，安源矿警队的名字就响了，远近都知道矿警队是工人的武装，能打仗，为工农大众打先锋。

坚持安源的斗争胜利了，不少遭受反革命迫害的人也逃到安源来。但这时其它地方的坏消息却不断传来，单是萍乡一地被残杀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的工人、农民、学生在千数以上，该怎么办呢？我们心里一点数也没有。

八月底的一天，大队长陈鹏找我去，他问我：“局势大变，你准备怎么办？”我知道陈鹏是党员，便说：“等组织上指示。”他说：“路有千万条，看你走哪一条？”我一听话中有话，就没有做声。他说：“到八军去吧，手里有兵，还怕没有官当？”陈鹏讲开了，原来他和王雁串连了八个人，准备把部队拉到武汉去投程潜的第八军。他们八个人都是湘乡人，都是党员，都是队长、排长等负责人，在这个严重的时刻，背叛了党，以同乡关系勾结一起，准备投降反革命，实在可恨。当时我没有说什么，走出来以后，就赶到矿上，报告了刘昌炎同志。

刘昌炎同志组织了对这些叛徒的镇压。^①狙击手在午夜十二时偷袭，从窗口对准陈鹏连打三枪，结果了这个叛徒。狙击手们又转到住在山上的三大队，惩处了王雁。另一批狙击手也在同一时间里，在二大队击毙了其他的叛徒们。事情办的非常干净，一个也没有跑掉。第二天宣布了他们的罪状，人人称快。

纯洁了内部以后，矿警队的干部也作了调整，我被提升为八

① 回忆有误，据查刘昌炎此时已经牺牲了。——本书编者注。

连连长。

(二)

不平常的一九二七年的中秋节就要到了。刘昌炎同志派人来，把我们几个党员找到了一间僻静的小房里，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党在当前的最主要任务是在广大地区发动农民暴动，并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土地！……党要求我们安源也要立即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暴动，配合其它起义部队打下长沙，打下武汉！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兴奋得跳起来。会后，很多人说：中央毛委员来了，党的湘东特委也搬到安源来了。也有人说：刘少奇同志从上海回到安源来了。但是党严格要求我们掌握部队，我们只能驻在山上等待命令，所以谁也没有见到。

中秋节的前几天，接到三大队大队长的通知：矿警队二百多人，工人纠察队六百多人，和临时用梭标、大刀、竹竿武装起来的工人，一共三千多人，再加上萍乡的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我们三个大队就扩编为三个营，党决定我在第三营第八连当连长。工人纠察队仍按总队、大队、中队、小队编队。全团由王新亚当团长，营代表姓胡，朱少连同志也是当时的负责人，他担任什么职务，已经记不清楚，好象是总指挥。

中秋节，也就是阳历九月十日，营长到了我们连里，问了情况，就交给我一面红旗。旗杆上面有白铜枪尖，红旗边上一排黑字：“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团第三营第八连”。授过旗以后，我们全连欢欢乐乐地吃起过节酒来。同志们的情绪特别高，相互拜节、豁拳、敬酒，一直闹到下午一两点钟。

晚上，命令来了：立即出发，攻打萍乡；然后沿铁路直下，会攻长沙。连夜出发，在拂晓前，部队要赶到萍乡外围山地。

进攻萍乡，原定于敌人没有准备之时，乘虚而入。前头的爆

炸队混进了城，被敌人发觉了，乒乒乓乓一顿打，爆炸队又退了出来。等到大队赶到，已经失去了最好的偷袭攻城时机，在战斗中查明，敌人已增加了兵力。

拂晓前，我们八连到达城东面山上，主攻东门。萍乡城有大、小东门，山地环抱，从山上到小东门一段，开阔地较小。到大东门就有二三里。北面的山地较远，西面是平原。以东面山地为攻城出发地是较妥当的。大队把县城围起来后，天明开始攻城。拖来了一门土炮，加上火药、铁粒、石块轰起来，一连轰了几炮，无效。就扛着梯子扑过开阔地，架云梯爬城。连爬几次，都被敌人打了下来。

第二天下午，团长王新亚把我们营连长找去。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围攻长沙，不能粘在萍乡。决定不打了，放弃萍乡，向西攻打老关。”接着，他布置了撤离萍乡的办法：撤下来之前，土炮和炸药要猛攻一阵，让敌人认为我们要趁黄昏攻城。

在猛烈的爆炸声中，部队和起义农民撤离了萍乡城。当时株萍铁路控制在工人手里，我们坐上五列火车浩浩荡荡地走了。火车经过萍乡车站时，离城墙只有二三百公尺，敌人噼噼啪啪乱打枪，我们理也不理。

我们连到达老关，前卫部队已经打下了老关，捉到二十来个人，缴到十几支枪。

九月十二日下午二三时光景，我们五列火车到达醴陵，会合了醴陵的农民自卫军和起义农民，立即攻打醴陵城。姓胡的党代表指挥三营，我们八连的任务是攻打东门。从车站到东门必须经过渌水。部队下车以后，我看秋日水浅，就建议大部队在渌水的大桥上过河。我带一路在右翼涉水而过，三四里路的大跑步，抢先赶到东门口。守东门的敌人只注意在桥上走的大部队，等我们扑到城门口，措手不及，就被我们解决了，大部队随即进门。进入巷战以后，炸药包大起作用，打得敌人到处乱窜。战士们不断喊着：“杀许克祥！”“杀反革命！”“杀土豪劣绅！”猛力向前追击。

这时其余部队也同时攻进城来，会合一起，捉到了一百多俘虏，缴到了七八十支枪，醴陵城飘扬起革命的红旗了。

当时，听说株洲已经暴动起来，还缴到了许克祥反革命军队十二支枪。火车又把我们运到株洲去。我们三营是前卫，到株洲车站下车后向西南搜索前进，没有遇到敌人，就进占株洲城。城里好象平时一样，来往行人不绝，商店买卖照常，有几个年轻人拿了一串鞭炮放起来，对着我们连声说“恭喜！”“恭喜！”据说：城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已经给我们准备了晚饭。

第二天清早，部队正在吃早饭，忽然发现城外有枪声，有人气咻咻地飞跑进城来，说是许克祥的反动军队来进攻了。我们八连赶到城外，看见朱少连同志正用望远镜看着敌方。他穿着一双高统皮靴，显得十分威武。看我们到了，他问我：“你是连长？”我说：“是。”他说：“你这个连沿河前进，插到敌人半腰里狠打！”我们快步插出去，赶到敌人中间打，农民自卫军的同志正面一冲，敌人就垮了。革命农民对许克祥的反动军队的仇恨深，农民自卫军的梭标又特别厉害，追上去就连戳带绞；力大的同志用梭标一戳，向上一挑，把敌人就举到半空里，……。我们全连紧随敌人向后追击，一直追到了离长沙城只有三十里的易家湾，^①捉到了好几十个俘虏。随后，其余部队、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也赶到了。

不知什么缘故，却命令我们停止追击，撤回株洲。现在想起来，可能当时是怕孤军深入，暴露在长沙敌人的面前。

在田心附近，我们登上火车，回到了醴陵城。这时醴陵城已经不是原来几家小商小馆维持门面了，闹得火红。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工会和农会都恢复起来。我到街上一看，“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土地！”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满街是人，看上去都不是本地人，也有不少用红布扎着

^① 这段回忆，可能是把马日事变后攻长沙，同秋收起义记混了。据目前所见史料，秋收起义部队没有打到易家湾。——本书编注。

脖子的，都喜气洋洋地到处招呼这个，招呼那个。一打听，原来这都是各处逃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他们在别的地方遭受了百般迫害，今天到了自己的城市里，怎么不扬眉吐气呢！

十四日，来了新的任务：敌人已经集结了兵力，准备把我们包围在醴陵，我们即折回老关，再向北攻击浏阳城。浏阳城西南是浏阳河，我们团以一个头涉河攻东门，另一个头绕到浏阳西面攻击西门。我们会合了浏阳农民自卫军，他们对浏阳地形很熟悉。加上反革命认为它的西南是长沙，比较靠得住，只注意了东、南、北三个方向，所以在浏阳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大部队在拂晓时从西门突入了城里。我们八连又是攻击东门，也在大部队进城之后攻了进去。十五日早晨，浏阳城全被我们占领了。我们连就住在东门附近。东门外是大路，我去请求警戒问题，营部说：“团部根本没有组织侦察警戒，你们看着办吧！”我回到连里，排长问我，我说：“在山上派个哨，向东警戒。”

(三)

浏阳城解放后，一住两天，群众都在吆吆喝喝地喊着围攻长沙。有些干部也认为：“一股作气，连下三城，反革命力量也不过如此。不消三天，长沙城一定是我们的了。”因此也不管部队，满街乱逛，战士也乱跑起来，弄得城里四处是兵。浏阳城里什么东西也买不到，有些人就想办法弄酒弄菜，……。我跑到营部去，也看不到营部什么人；我去找姓胡的党代表，他忙着与地方同志接头；去找团长王新亚，几次都没有见到。有一次说是和营长们喝酒去了。管事的人一个也没有，我只好把我们连里的战士收拢等着。十七日下午三四点钟，有个浏阳农民自卫军的同志对我说：“城外不远发现了反革命部队。”我说：“快报告团部去！”他说：“报告过了，团长不相信。”我想不对，赶快跑到营部，还是找不到营部人。再准备到团部去，正在街上走着，四面八方响起枪声。

我转身赶回连里集合部队，部队也一时收不齐，敌人已经冲到面前，而且越来越多。我带着二十几个人向东门外冲，在东门口又和敌人遭遇。我们以炸药包开路，突出了东门，接着又在街上对战了一阵冲出了街头。这时对面高山的敌人还在沿着沙滩扑来，越打越近，我连派出在这山上的哨兵，大概早已被敌人杀害了。我们猛冲过了河，沿山脚就向东插，在我们后面又冲出来一些人，……。

冲出敌人包围以后，天已大黑。我一看，人员伤亡大半，只剩下几个人了。走出二三十里路后，我们到了一个小街镇上，夸大其事地说：“我们队伍就过来，要准备房子、茶水，……”当时原想能再和团部联系上的，但等了一下，再也没有等到其他人。这时候，有个基本群众向我们报告，反革命已经通知各乡镇捕捉打散的人，要我们留心。我们立即起程，避开村镇，在山岭、田野间的小路上前进。走了整整一夜，天亮时，看见山腰上有个独家屋子，我看很隐蔽，就派一个人去看看，设法弄饭吃。这人跑回来报告：这里只有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头子，马上就烧饭给我们送来。我们非常疲劳，休息了一会，老头子就把饭送来了。他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的”。下午，老头子又送了一顿饭给我们，还背了一斗多白米来，他说：“你们不能再在这里，翻过山去，绕过杨仙街，直向南去，走到湘江边，就平安无事了！”我们向他道谢后，又继续走了。

我们总想能够找到团部营部的人，好决定以后该怎么办。但是一连转了几天，什么人也没有遇到。四乡里到处是逃得乱哄哄的革命群众，有的说，工农革命军消灭了。有的说，留下来的，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有的说，土豪劣绅又大批杀人了。听着这些，实在是难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秋收起义弄到这样结束，又要从头干起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会再进攻长沙了，决定先把革命力量保存起来。便到株洲、渌口交界的湘江两岸去隐蔽活动。

到一九二九年初（记得是阴历除夕之夜），红色游击队攻打渌

口，据说是从醴陵山里出来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就连夜赶去，找到了红色游击队队长张金标同志。一见之后，张金标同志要我把隐蔽活动的几个同志集中起来，从醴陵进入湘赣边苏区的边界，按他们给我们的联络地点，找湘东南特委领导的游击营谭思聪政委。这样，我们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里。以后，湘东南游击营很快发展为湘赣独立师第三团。

（原载《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

周贵良回忆萍乡煤矿局矿警队

矿警队有两个情况：一九二六年以前的矿警队，是保护资本家的；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来安源以后，工会接管矿警队。

安源党组织为了使工人掌握自己的武装，借扩大矿警队为名，把原来矿警队的人调走，增加了不少工人，各个单位都送了不少工人到矿警队。我就是在一九二六年由党组织派到矿警队去当兵的，那时，我已是共青团员，同我一起去当兵的有党员刘先胜、陈运昌。在我去矿警队前，矿警队内就有党、团组织，都是秘密的。我的团组织关系也从土炉炼焦处转到了矿警队。我们进去后，又大力发展党、团员。

当时矿警队共有二百多枝枪，又在芦溪吴建中家里缴获马枪四十余枝，马三匹，步枪十几枝，子弹八箱。首先只有一队，队长是胡成卓。后来分为两队，一队驻扎在新街，二队驻扎在盛公祠。

我们到矿警队不久，就动员攻打长沙，一直把许克祥的军队打到易家湾、猴子石，后退回安源，进行整训。这个时期，陈鹏担任矿警队队长。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刘先胜、陈运昌突然对我说：“湖南来了人，在张家湾召开紧急重要会议，组织内的主要负责人去参加这个会议，任何人不能泄露这个秘密，否则就要枪毙。”紧接着，湖南醴陵的工人自卫队开到安源来了，他们驻扎在矿警队内和下窑坡的市总工会里。与此同时，矿警一队一个姓龙的党员，化装成一个和尚，到安福去联系。不到几天，安福的部队也调到安源来了，他们驻扎在商会一带。

醴陵工人自卫队来安源时，带来了步枪三百多枝，还有三挺重机关枪。安福这支队伍是由杨明率领出来的，他们有一千多枝枪，也有三挺重机关枪。我们矿警队的枪枝发展到一千多枝。这时，三支队伍都集合到了安源。

在这前后的时间里，有人传出：陈鹏要把矿警队开到汉口去，投靠程潜第六军。

一天下午，醴陵工人自卫队长杨明在老街碰见我，他拉着我的手说：“周贵良，去酒店吃酒去”。

我说：“我不会吃酒”。

他说：“不吃酒，就去吃花生呗。”

我们两人走进酒店，他买来了一斤花生，倒在桌子上，两人一边吃一边谈。他对我说：“你这么公开与陈鹏闹，要发三个月军饷作安家费，这很冒险。你今天晚上十点钟，到市党部（沈安祥家）来开会。”

我答应说：“好吧。”

我年轻时最爱玩。这天玩到晚上十二点钟了，我一跑到市党部，会议已经开完了，散了会。恰好又碰上了杨明，他批评了我，并一再交待说：“今晚你不要睡觉，把枪抱紧在胸前，一听到枪声响，你就把队伍带到操坪里集合。”谈完话，我就回到了连部，握着枪，坐在楼上，实在不敢睡着。

这天早上四点钟的时候，枪声果然响了，我们的楼下响起了枪声，四处也都响起了“啪啪”的枪声。我拿枪跑下楼，排长钟义、傅子元、连长向全发被我们枪毙了，大队长陈鹏也被枪毙了。这天晚上，共枪毙了八个叛徒。

过了一天，我就去问杨明：“你们那天开什么会议。”杨明告诉我说：“那天晚上是开军事代表会议，先要把这个叛徒头子干掉。”

过了几天，我们就改编为正式部队，我仍然担任宣传工作。当时的标语口号突然改变，公开写出：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蒋介石！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帝国主义！

工人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工、农、商、学、兵大联合！

我们这支队伍从安源出发，开始秋收起义。先分三路攻打萍乡城，再攻打醴陵城。一直打到浏阳。我当时搞宣传，走在后面，没有进浏阳城。

1968年7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我记忆中的第二团爆破队

王耀南

我祖籍湖南，父亲是安源煤矿的井下工人。我自己八岁以前要过饭，八岁就成了矿上的童工，十岁就到矿井里学爆破。安源工人运动前一个时期的情况我不清楚，因为年纪小。我参加了一九二七年九月爆发的秋收起义，那时我才十五岁。

在我的记忆中，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源是一九二一年秋天。当时我还小，是井下的童工，不懂事。毛主席一九二一年秋天到安源考察的事，是听我父亲和其他的大人们讲的。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我们安源工人一千三百多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举行了秋收起义。安源工人和当时在安源的各地工农武装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我们安源煤矿六十多名爆破工人被编为第二团爆破队。杨明同志任党代表兼队长，我任副队长。

爆破队是在安源老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房子里成立的，由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同志给爆破队授了队旗。第二团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县城时，爆破队担任了爆炸城门的任务，后因被敌人发觉没炸成。接着，王新亚同志带领队伍打老关、醴陵、浏阳。我们爆破队奉命回安源造“洋薑古”，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我们回到安源不久，九月十二日，接到王新亚签署的命令，要我们到修水师部去参加整编。于是，我们便在九月十三日凌晨三、四点钟的样子从安源出发去修水。经过老关向北走，在离老关约二十华里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都很疲劳，便在那里休息了一天。然后继续向北走，经过东峰界、黄茅到了石鼓山。九月十六日下

午，在石鼓山的高排又接到命令，说不要去修水了，要我们赶到文家市去。

这样，我们爆破队六十多人便全部到了文家市。我们到文家市的时候，那里人山人海好热闹，有一团的人，三团的人，也有二团的人。这时我们才知道二团在浏阳县城被打散了，只有第二营营长吴杰带了四、五十个人，第六连连长熊坤山带了周成福、李文成等六、七个人，闻讯赶到文家市会合。吴杰他们住在一所中药店里，我和杨明去那里看过他们。后来知道，二团在浏阳被打散后，大部份人分头返回安源、萍乡、安福、莲花、醴陵等地，有的在醴陵、萍乡农村开展游击战争。

部队在文家市会合后，向萍乡方面进发，我们爆破队走在部队前面。有一天，当我们走到一座山上的时候，突然听到后面十几里以外的芦溪方向有枪声，大家估计可能发生了战斗。待我们走到莲花甘家村休息时，才听说部队在芦溪遭到伏击，总指挥卢德铭同志牺牲了。

部队到达永新县的三湾进行改编。我们爆破队的干部战士因为都是经过斗争锻炼的产业工人，在改编时被作为骨干分散编到各个连队，我被编到一连一班当班长。一九三〇年六月，原来爆破队的人员又奉命集中起来，组建成第一个工兵连。

1984年9月12日

(刘善文整理)

江华回忆秋收起义以后 的中共安源党组织

我到安源工作以前是湖南省委的长沙至衡阳的交通员。一九二七年九月底，即秋收暴动以后，省委派我到安源工作。一九二八年五月初离开安源上井冈山，在安源工作了七个月左右。

我到安源是与郭炳坤（安源市委委员，平江人）接头的。廖保庭、袁达时我都认识。郭炳坤、廖保庭都是由周总理从广东黄埔军校调到安源的，我在安源用的名字是黄琳。我在那里是刻钢板的，当时油印机印的材料都是一些宣传材料。罢工的材料也有一些，但很少，主要是宣传教育工人的，也登一些别地的情况，是不定期的。

当时，安源党组织未遭到破坏。刘思明是十三支部（隆内）的党支部书记，余文壁是九支部（电厂）的党支部书记。我当时就是联系这两个支部。

一九二七年冬，安源有个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九个人当中有八个是党员，郭炳坤是罢工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广州暴动以后不久，安源就爆发了罢工，时间可能是十月或十二月。

一九二八年三月间，成立了萍乡县委。县委书记是一个姓王的（萍乡西区人），他是安源工人。安源市委书记是李运钧，市委和县委都属特委管，是平级的。特委书记是滕代远。当时安源是属湖南管。三月份，我从安源市委调到萍乡县委工作，四月份调离安源，上井冈山，在县委工作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安源工人运动与井冈山的斗争有一定联系，毛主席当时写了四封信给湖南省委，要求派安源工人去井冈山。以后湖南省委派袁德生去过井冈山。

1975年6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赵桂生回忆安源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暴动

一九二七年十月，湖南省委派李运钧来安源。^①李运钧在安源召开了两次会，发动工人暴动。第一次会在安源土炉炼焦处收工所召开，各工作处都派有代表参加，我也参加了。李运钧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他还说：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到处都得暴动，矿上也得暴动。第二次开会是在土炉子边上开的，参加会议的也是各处的代表。会上，李运钧作动员，布置了打反动职员的具体办法。

会后，有一青年团员丁风祥跑到矿局，把汽笛开关的拉线扯断，汽笛不停地响着。工人们以为矿上出了什么事，纷纷赶到总公事房。我们趁机放出空气说：矿局拨了一笔款子，不发给工人，他们职员开会要分掉这批款子。这一来激起了全矿工人的愤怒，大家一拥而上，将矿局总公事房重重包围，并将反动职员痛打一顿。

矿上有个保镖，我骂了他是工贼，他想来打我，工人立即围上去把他打倒在地。这时矿警队有个矿警想来干涉，工人又将他痛打了一顿，把他的皮袄全部给撕烂了。

一会儿，萍乡开来大批武装军队，安源四处响枪，工人们手无寸铁，只得跑回去。本来准备派人将装送到窿内的反动职员干掉，因没有派好人，结果没有杀成。

当天晚上，李运钧又召集我们开会，布置工作，要我们组织一部份人在这边放火烧屋，一部份人在那边抢劫东西，还让我到

^① 安源市委工作报告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省委召集湖南紧急会议，会议毕，调向钧同志回省委。派运钧同志来安工作”。

他那里领煤油。开完会，我想：不服从命令不行，服从命令吧，这件事的后果不堪设想，放火抢劫都是不得人心的事，肯定不会成功。于是，我最后决定不通知其他人，党内有什么处分，由我本人承担。

没过几天，萍乡来了反动军队，捉了我们的四个人，我只记得其中有一个叫郭炳坤，他是八方井的工人，共产党员。

后来，省委问我那天为什么没有动手，我把情况讲了一下，李运钧听了以后说：“算了，不要再动手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想办法挽救被敌人抓走的四个同志”。讲到这里，只听到外边响枪。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四位同志被敌人杀害了。

这次暴动失败，矿上开除了很多人，我也被开除了。

1980年1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108

刘型回忆萍乡游击营和安源工人 到井冈山参加红军

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共产党领导的）当预备生。同年八月，组织上介绍我到萍乡东桥搞农民运动。我去后，排上靖卫团内举行了一次起义，其中有两个共产党员颜云生、颜雨生两兄弟，他们原是安源工人，从军队中暴动出来，带了几支枪，跑到东桥和我们联系。从此，我们东桥就有了枪，组织了游击营，我任营长兼党代表。

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我没有参加，是在东桥搞农民运动配合。东桥的党组织是由醴陵南四区发展的，秋收暴动时受醴陵县委领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以后，醴陵县委把我们拨归安源市委领导，属小西区委。这时湘东特委在安源，邓贞谦到过我们那里联系。小西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才有区委。区委书记是汤增平（后叛变），我负责军事。我们组织了上万人打下埠靖卫团。游击队还打了腊市、白竺的“青皮梨子”和攸县的罗定。那时，下埠、东桥、广寒寨、大路里一带都是游击区。

一九二八年春，敌人一个营进攻我们，一个团到醴陵清乡，醴陵一个共产党员领导的游击营跑到东桥这边来了。这个营八枝枪，营长叫游龙。我这个营，七枝枪，二三十个人。春节后约一个星期，两个营合为一个营，营长游龙，我是党代表。市委派邓贞谦和我们联系，要我们不要在一个地方乱转，要打游击，还指示我们往莲花靠，上井冈山。

五月下旬，我们这支部队由萍乡经莲花、永新、茶陵、宁冈，上了井冈山。出发时有二三百人，我们没有打旗子，穿的是农民

服装，带了梭标、马枪、大刀，白天躲，晚上走。在白竺，我们和攸县来的反动军队打了一仗。经过六江壁（即现在的六市乡）和莲花县城，我们同县靖卫团又打了两仗，缴获了两枝枪。过永新时才和毛主席的红四军联系上，我们只剩五十多人了，编入红四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我任一营一连党代表，连长是陈伯钧。我们连里有一些是安源矿工。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曾写信给湖南省委，要派安源工人上井冈山当红军，湖南省委答应送三百来。六月间，湖南省委调了一批安源工人来井冈山。结果，被莲花独立团挡住了，留在那里参加了莲花独立团。

我们打开龙源口以后，安源派了八十多名工人来井冈山，我们连就来了二十多人。

七月上旬，第三次打开永新以后，我们的地方扩大了，安源送来了一百多工人参加红四军。

安源多次送工人参加红军，使工农红军增加了无产阶级成分，又使工人经过武装锻炼逐步培养成为干部。

1967年7月27日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张水恩回忆莲花党组织 与安源党组织的联系

一九二七年以前，我们这里的党组织就和萍乡有联系。一九二七年，在萍乡达成师范读了书的张子铭回到莲花工作。他家里人多不方便，经常在我家开会。记得阴历七月，秋收起义前夕，萍乡有张宗和与刘协成到宁冈去调兵，路过六市，把东西放在张子铭家里。九月，张宗和从宁冈返回萍乡，在路上被反动派抓住，解到萍乡城里被杀害了。

还有一次，张子铭从萍乡带回一封信来。这封信是用乌培子写的，在我房里用清矾水一浸，就现出字来了，信的内容是说要调上塘杨锡麒（即良善）的兵去安源编队。不久听说去了，还打了浏阳。

一九二八年，安源市委委员邓贞谦从宁冈回安源工作，身上带了六两多黄金。他走到萍乡南坑附近的乌龙桥时，被反动派捉去。当时，萍乡曾派人送信给张子铭，要他设法营救邓贞谦，但没有成功。

我们莲花六市鸡冠石党支部原由安源地委管辖，萍乡派来王培华当我们的支部书记，以后是张俊敷担任支部书记。安源工人常来莲花，我们也常到萍乡、安源去送信。在安源党组织工作的夏益笃多次来莲花通知张俊敷去安源、紫家冲开会。莲花县委的陈兢进也经常去安源开会。记得有一次，我和张俊敷一道假装去安源卖米。我们挑着担子走到安源街上一个纸烟摊子旁边，张俊敷告诉我就在这里等，果然过不多久，就有一个人来买纸烟。这个人故意多给纸烟摊上四枚铜板。张俊敷见了，知道这是党组织联络员的记号，就带上信悄悄跟他走了。他们具体联络些什么，我不清楚。

1972年5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刘冬连回忆大革命失败后安源的交通工作

一九一四年，我与易泽恩结婚后随他来到安源，住在安源筲箕街，他在煤矿修理上厂洗煤台开吊车。一年多后，我们由筲箕街搬到安源花冲，住盛春生家的房子。

我丈夫一九二二年冬入党，这时候我才知道安源有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内的人经常来我家活动，并把我家作为通信联络地点。当时外地党组织与安源党组织通信常寄到我家，信中的称呼用老俵、兄弟等亲戚名称来代替。住在这一带的只有三户人家，我们一家，盛春生一家，还有郭炳坤家。党组织从株洲买来一部油印机，样子和现在的油印机相似。这部油印机放在我家，印好的材料放在盛春生家。

那时，湖南的浏阳、长沙、醴陵等地经常派干部来安源工作，住在我家的就有李运钧、易礼容、黄琳、杜修经等人，虽说我们是两口之家，但吃饭常常有一二桌人。

黄琳本姓虞，后改名叫江华。他从学校毕业后，组织上派他来安源工作，住在我家时已是阴历十月间。天气冷，下雨下雪，他穿得比较单薄，冷得受不了，就向公家领了一件学生装的棉袄。为了便于掩护，他住我家时叫我姨妈，叫易泽恩姨夫。他在安源市委内的工作是刻写钢板，印油印，有时候也用药水写信。第二年阴历三四月间，他离开安源奔莲花去了。因为要改装，走前，我将丈夫的一套衣服改改后给他穿去了。

盛春生的妹夫咸宜（又名韩宜、韩咸宜、盛得亲）是一九二三年来到安源的。首先在牛角坡的工人补习学校内教书，和他一起当老师的有蔡增准、袁达时等人。后来，他是安源市委负责人之

一，参加了农军围攻长沙的战斗。打到易家湾后，不幸落入敌人手中，不久，被害于衡阳，与他一起遇难的还有唐泽民。

秋收暴动以后，杜修经来到安源。他在党组织里的任务是用药水写信、洗信。写信用明矾、五味子水，写在信的空格子中间。看信时将信放在一盆清水中，字就显现出来了。有的信中这样写着：有些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你们要提高警惕，等等。

一九二八年四月，党派我们夫妻两人，还有林育英（从上海派来），李××（浏阳人），艾玉（女），张汉文（湘潭人）等人到株洲。到后不久，我们就建立了一个交通机关，加强了党中央与湖南省委、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系。后来，机关被破坏，我们中的十七位同志被敌人逮捕，我和丈夫带着才二十岁的艾玉到衡阳，给了她点钱，让她走了，后来不知她的下落。

张汉文后来被敌人杀害于湘潭。

我丈夫是七月八日从衡阳回株洲时被敌人抓去的，判刑十四年，送到湘潭坐班房。后因没饭吃，他们把牢房冲破了。他坐了十二年班房，就这样逃回了家。

1972年6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杜修经回忆从安源去井冈山

一九二八年春天，我任醴陵县委书记。县委被打垮后，迁安源。那时湖南省委在安源。与我一同来的是个湘潭的同志，他有个亲戚在矿务局机务处工作，安排我在花冲坳靠牛形山的一间平房住下，住了二十多天，易礼容、贺昌也住在我的住房附近。后来，我搬到工人俱乐部东侧第一间房子住了一个多月。我记得林仲丹还来到我住房看过我。

湖南省委和湘东特委搬来安源，是在一九二八年上半年，省委书记是廖保庭，省委秘书是李运钧。我刚来安源时，与我联系的是廖保庭，省委负责人还有林仲丹、咸宜、贺昌。林仲丹直接从武汉来安源时，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衣，他公开身份是大商人，实际是作为中央代表参加省委。咸宜在安源工作期间，住在岳母家里。湘东特委书记滕代远也住在安源，廖保庭的家就在安源。

初夏，湖南省委派我去井冈山，因那时湘赣边界与中央和省委都失去联系。我们这次去一共有三个同志，一个是中央派到井冈山懂爆破技术的同志，还有一个是湘潭的同志。我们化装成做生意的，一同走到南坑。南坑是一个卡子，是去莲花的必经之道。一到南坑，就被国民党军队盘问了一天。我们说是去莲花做生意，他们说前面没有什么生意做了。我们怕引起他们的注意，不敢再向前走了，只好返回安源。回来后，我任安源市委秘书。

五月份，省委第二次派我去井冈山。这次我走南坑西边十余里的一条羊肠小路，翻过山就到了莲花，住在与萍乡交界的一所

学校里，白天由交通员送饭到楼上给我吃。第二天莲花那边来了一个交通员与我取得了联系，他把我送到莲花一个小村庄。正好这天晚上，国民党的一个云南部队来清乡，我和交通员跑出村庄就失去了联系，我被伪军抓住，说自己是安源的工人，回安源去做工。当时他们没注意我，可是我与交通员失去了联系，无法向前走，只好又折回安源。到南坑时，又遇上了那批伪军。他们抓住我说：这个人自称安源工人，看来不象做工的样子。准备把我押到安源去对证，我心里有点发慌。快到安源时，恰巧有一个安源的商人出来迎接这些伪军。他们互相抢东西吃，很乱。我就趁这混乱溜走了，这次去井冈山又没去成。

省委第三次派我去井冈山，主要是了解湘赣边界和部队的情况。我带着省委的一封信，从萍乡经莲花、茶陵到井冈山，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手里拿着笔，一口气看下去。信是在白草纸上写的，写了湖南的形势和红军要有根据地，要扩充十几个团等内容。在井冈山时，我曾在二十九团、军委以及排以上干部会上传达过省委指示精神。战士们称我是省委代表或省委巡视员。当时，主席很希望湖南省委派人和搞药材，配合、支援井冈山的斗争，其中还特别讲到要设法弄些碘片来。当我和毛主席及其他同志谈到湖南省委要求红军扩充十几个团时，毛主席对我说：谈何易啊！一个团要多少排长，要多少连长，要多少营长，我们的枪枝弹药、武器装备从哪里来？人怎么来？有的同志说：湖南省委的决定比喝米汤还容易。毛主席接着说：称呼其为喝米汤的湖南省委也。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原文中，写过一句话：湖南省委派代表，今后不要派例如杜修经那样的不懂事的学生伢子。这句话在后来出版时删掉了。

六月下旬，我第四次上井冈山，贺昌、林仲丹都为我送行。我临走时还见到了杨开明，这是第一次在安源碰到他，我以前在长沙时就认识杨开明，这次我们同上了井冈山。

我上井冈山后，几乎天天都有人来井冈山。湖南团省委的代

表艾思奇也是从安源来的，他当时不叫这个名字，不知他什么时候搞哲学研究去了。直至他逝世，我看到他的像片，才知道他后来改名叫艾思奇了。

1968年8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晏福生回忆一九二八年安源党组织 和工人支援井冈山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我十多岁时去安源做工，一九二六年入党。

一九二七年，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敌人利用反共委员会把党组织破坏得很厉害。

一九二八年，湘东特委设在安源。安源有二十多个党支部，是大发展。后来，湘东特委中的一些人叛变了，成了叛徒。

一九二八年一月醴陵暴动，党派一部分安源工人去。醴陵暴动有几千枝枪，张执一^①是总指挥，醴陵暴动后成立了政权，成立了党支部，办了农民协会。我们组织醴陵赤卫团，对抗国民党，没成功，我又回到安源。

同年，我和十几名安源工人化装挑米去井冈山，是经过莲花、宁冈到达井冈山的。

一九二九年九、十月，安源党组织和工人纠察队出去一部分人当红军，一部分还在安源。

一九三〇年红军打长沙，安源工人又一批参军，后来组成工兵队。安源工人在红军中起很大作用，有很高评价。红军北上时，还与安源有关系。

1959年6月4日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① 记录似有误，“张执一”似是“张子意”。

刘亚球回忆安源工人支援水口山的 工运和井冈山的斗争

我是衡山人，从小和哥哥刘东轩在水口山做工。水口山罢工后，来到安源煤矿做工。

安源工人大罢工的胜利给水口山工人很大的影响。在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前，我哥哥刘东轩（水口山俱乐部副主任）就写信给在安源的舅舅了解安源罢工的情况，我舅舅赵国臣是安源工人百代表。由于未回信，所以我哥哥在一九二二年九、十月间亲自去安源请求派人支援，找到了朱少连和赵国臣。

后来，湖南党组织和李立三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派蒋先云、谢怀德来水口山领导工人罢工。水口山大罢工时，要与衡阳三师的党组织联系。我当时是通讯员，经常送文件到三师英文教师张秋人（党员）那里。

后来蒋先云参加了北伐军，打河南而死。谢怀德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萍乡上栗市搞暴动而死。这两位同志都光荣地牺牲了。

秋收起义前夕，安源矿警队支队长陈鹏动摇了，要把全部枪枝带过去投降，矿警队活动很厉害。党组织在新街米仓开了会，宣布了陈鹏的罪恶，决定当晚就动手，由杨士杰等人对付陈鹏，我们就搞掉那个连长。我们一动手，全部武装都夺过来了。所以，秋收起义中，安源工人武装成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的主要力量。

起义队伍中有湖南^①一部分，人数不多，是在湖南^②暴动后转去的。没有带武器，全部参加了工农革命军。

不久，就打萍乡，没打进去，走老关打醴陵，后打浏阳。敌

①② 记录似有误，“湖南”应是“湘南”。

人有两个团的兵力向我们打来，那时我们队伍刚组成，有的纪律不严趁机发洋财，有的政治基础不牢，结果被打散了。

一九二七年间，湖南省委与井冈山有联络。我记得在一九二八年要湖南和萍乡安源支援人力、物力。当时，我在安源煤矿当工人。我送过信，只送到南坑、六市、九都，交给独立团，由九都独立团再送到浏源、南村、垅上一带，我送信到九都有二三次。那时长沙、浏阳、醴陵的干部去井冈山都要经过安源，我都一次十个、八个的送过去两第三批。还有些干部在来安源的途中，经南坑时化装不好，被保安团抓去。以后我们就不走南坑，弯路奔向井冈山。安源就是井冈山对外联络处之一，直到一九二九年，我记得最后一次是安源负责人把一个姓郑的（名字记不清了，是醴陵人）交给我，我送他到莲花后，组织上决定我留在莲花独立团。店员工会会长朱伯林带了几千元钱曾去萍乡安源买枪，结果，他不回莲花来了，枪也没有买成。

一九三〇年黄公略率领红军到安源，我们又发动了一批安源工人纠察队参加了红军。

关于朱少连叛变的问题，我看不可能，如果说他在水口山自首，但他没去过水口山。当时（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敌人没有用自首政策，抓了就杀。

袁德生原来是安源俱乐部的总代表，湘东特委书记。上井冈山时是湘赣苏区主席。后来，国家保卫局进行肃反。那时公安保卫部门都是垂直领导，直属中央。吴德峰将他骗到中央苏区，在一九三三年过赣江时故意把他淹死的。后来吴在延安党内整风时才坦白承认是处理错了，误杀了自己的同志。当时，我也参加了延安这次会。

1967年3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易湘苏回忆一九二八年的安源党组织

秋收起义后，组织派我去井冈山。由于敌人白色恐怖厉害，没有去成。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去了一批工人到井冈山。

那时，安源比周围的环境都好些，湖南有一大批人转到安源去。一九二八年三月，我一人避难到萍乡。我住在萍乡，敌人常来搜查。后来我到安源，许多党的负责人都在安源。四月，我与安源市委接上头，我住在刘仁康家里，接线人是张东四，他经常去李涤生家，我们做交通工作，与上海来往，传送党的文件。一九二八年，安源党员很多，有十三个（或二十多个）党的支部。

一九二八年六月，当时实在呆不下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在刘仁康家，他很害怕，我就没去开会，市委就这次被破坏了。原来，何键派了一团人到安源，不准出入。由于党内出现叛徒，敌人又组织了反共委员会，安源市委被破坏，捉了七个革命同志，情况很严重，我又到王少庆家中隐蔽起来，还是呆不下去。

七月，湖南省委陈海涛调我和张东四回省委，我以学生的身份，带着文件赴长沙。在火车上叛徒盘问我，要我登记自首，我说我是学生。到长沙时，张东四被捕牺牲。

一九二九年八九月，地方党组织了工人纠察队，一部分人跟红军走了。一九二八年安源工人参加了黄公略的部队，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参加的是中央红军。直到红军北上时，红军与地方党还有组织关系。

一九三〇年红军攻赣州城中，安源工人起很大作用，应给予很高的评价。

滕代远是从湘东特委去安源的。滕代远以后是马赤萍，他直至一九三〇年还在安源。

袁德生是湘东特委苏维埃主席，他那里是联络站。

1959年6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袁旦初回忆一九二八年的中共安源市委

阴历一九二七年底，我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任卓宣派往安源。

我到安源时，是与火车站附近一个开饭铺的姓颜的人接头。此人瘦瘦的，二十多岁，党员，由他带我去找廖保庭。

安源市委机关设在俱乐部右边小丘陵上耶稣教堂旁边的一户人家里，房东姓盛，房子是四栋三间式样的普普通通的小民房。家中有一位婆婆，她有两个儿子，都是矿上的工人，一个是党员，一个有一点傻气。女婿叫咸宜，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学生，担任安源市委的军事委员。这家旁边还住有一户姓刘的人家，姓刘的工人不是党员，但赞成革命，我们曾在他家开过会。

我到安源任市委组织委员，我那时的名字叫周菊生。市委书记是廖保庭，市委宣传委员姓郭，市委秘书是李运钧，江华（当时叫黄琳）在市委搞司书，如记录，抄抄写写等。我在安源时，市委的成员只有廖保庭、我、李运钧、咸宜、姓郭的宣传委员、黄琳和袁枚初这几个人。

当时安源市委的活动主要是：转送党的文件，向安源的党员传达中央的文件和上面党组织会议的精神，送人到井冈山去参加红军，组织工人暴动等。市委负责人白天分散居住，晚上在革命的工人家里开秘密会议。开会时传达中央文件或上级党组织的会议精神，讨论如何训练工人。当时工人也不懂得什么主义，说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市委的工作没有什么章程，无正式的办公机关，开会就是几个人围在一起商量工作，有时以打麻将作为掩护，有时用打手势代替谈话。

当时安源有二十一个支部，二百多名党员。支部分布的情况不记得了，只记得紫家冲有一个支部。支部会议有时在井下开，有时晚上在工人家里开。党员的名字不登记，为的是怕名册落入敌人手中，支部书记把名字记在心里。

当时工人入党是要举行仪式的。宣誓时，印有锤子镰刀的红旗挂在墙上。入党誓词是：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遵守党纪，永不叛党。

上海中央的文件是由安源转送到井冈山的，井冈山的文件也是由安源转送到上海中央的。安源市委的交通员王枚生，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长沙人，在安源做工，他是专门负责转送文件的交通员。中央的文件有时装在留声机的盒子里，有时放在酒瓶子中由交通员带来，市委内的人将文件内容用竹纸抄写好，装在雨伞的竹柄里再由交通员经过莲花、遂川送往井冈山。

毛主席要安源市委派工人到井冈山去当红军中的下级干部。我在安源时，市委曾派过一批人去。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卅日晚上，咸宜带领四十多个勇敢的路矿工人党员去攻打上栗市团防队，缴获了二十多支枪，埋藏在乡下的农民党员家里，要用的时候再把枪拿出来。

安源市委领导工人在矿上还开展了罢工、暴动的斗争。一九二八年正月，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工人有时还破坏铁路，剪断电线，自制小炸弹“洋菴古”，深夜丢在驻军附近，扰乱驻军。但这些斗争效力不大。

市委没有人专管经济。上海中央给我们送来过一些活动经费，我还听廖保庭说过，毛主席从井冈山几次派人送来了黄金，给我们作经费，时间大约是一九二八年春天。

1979年11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红军在安源

肖克

一九三〇年九月，红军撤离长沙，向江西进军，大约在九月中旬，到了安源。我当时在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第三纵队任司令（打开吉安后改名十二师，我任师长），也到了安源。

安源是很有名的地方，一是煤矿规模大。二是工人运动搞得很好。早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听说我们邻县新田的蒋先云在安源从事过工人运动。又听说过蓝山的黄静源在安源壮烈牺牲。蒋先云在一九二七年四五月武汉政府（统一战线时期）派大军北上河南的讨奉战役中，任十一军廿六师七十七团团长，五月二十八日在河南临颖大战牺牲。我那时在廿四师七十一团任连指导员，同在临颖战场，他牺牲后，我当天就知道，深为悼念。这次随军到安源，我们到了矿山各处参观，同工人兄弟接触。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安源工人积极为我们修理枪枝。我们十二师在攻打长沙时损坏了一些枪，又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批缺零件的枪（我师就有百把枝，全军共有坏枪一千多枝），都是安源工人给我们修好的。我们还到工人修枪的车间参观过。看了工人修理枪枝的热情，觉得安源工人真是了不起。另一件事是部队给工人发救济金。当时总政治部发指示，大意是说安源工人觉悟很高，对革命贡献很大，现在他们在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下生活很困苦，部队应当帮助他们，我们师部遵照上级指示，给工人发了救济金。我师在安源只住了两、三天，就往袁州，不久以后部队打下了吉安城。

一九三四年一月，我在湘赣红十七师任师长，奉军委令由湘赣苏区去南浔路活动，三月回师，曾带领部队从芦溪、宣风之间

南渡袁水，那一带群众支持我们，利于我们的行动。

安源工人运动对中国革命有过重大贡献，为我们党培养了一批重要干部，我所熟悉的袁德生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袁德生原是安源煤矿的工人，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我在井冈山见到过他，他当时是湖南省委代表。一九三二年，我又在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永新县城见到他。那时他是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同群众关系很好，工作积极，很受爱戴，我印象很深。一九三四年他被左倾路线错误地当做 AB 团逮捕杀害了。一九四四年延安整风时，任弼时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在延安召集原湘赣省委干部会议，决定为他们昭雪，其中就提到袁德生同志。

1986年8月23日

(刘义胜、刘善文、李建军整理)

谭昭莲回忆毛泽东关怀烈士家属

民国十九年，毛主席和彭德怀率领红军大部队来到安源，他们在安源活动了几天。毛主席和彭德怀怀念那些在安源工人运动中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心中惦记着烈士的家属，曾来到我家亲切地问寒问暖。当他们看见我的女儿带着两个孩子，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非常关心我们，毛主席对我们说：朱少连（我的大女婿）和杨士杰（我的二女婿）为革命吃了苦，最后流血牺牲了，我们要把烈士的子女抚养好。当时，毛主席给了我一百元银洋，作为两个烈士的抚恤费，并语重心长地说：有三个钱要把两个钱用在崽女身上。还鼓励我说共产党一定会回来。

临走，他们给我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每月可到长沙东门外通大街某商店里面的秘密机关领取十八元生活补助费。我拿着抚恤费和领款条，感动得泪水直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的女儿谢清秀赶忙对毛主席跪了一跪，表示感谢毛主席和红军对我们的关怀。

毛主席还访问了好多人家，给工人们发了救济费。

过了两年，我请黄其福去长沙领过一次钱，没有找到人，以后这张条子失掉了。毛主席给我的一百元银洋，当时我不敢对外人讲，别人可能不知道。

一九五一年，我的女儿谢清秀到北京，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接见了她，并且对她说：你们有到长沙兑钱我知道。毛主席又问：民国二十二年曾打发一个人送二百元给你家，收到了吗？谢清秀回答说：没有收到。毛主席叹了一口气说：咳！可惜了，此人牺牲了，你们有收到，我这里冇回来。

1966年11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邱立德回忆安源工人参加红军组成工兵连

一九三〇年农历八月。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率领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来到安源。

那时，矿井基本上停止了生产，矿上的资本家、工头都溜光了，矿工失业了，工人们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议论去参加红军。我想：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为工农解放去打仗的，另外还有十元钱安家费，可以买到两三担米，就这样，我下定了参加红军的决心。

我到八十间房子红军住的地方，找到姜副官，在他那里报了名，安源工人被编为伕子兵，专挑炸药。

在我们之前，一九三〇年五月，曾经有一百多人跟着红军当了伕子兵。我们这批有三百多人参加红军，当了伕子兵。农历八月初五晚上十二点钟，部队出发的命令到了。我们到大操坪把事先准备好的炸药挑在肩上，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离开安源，往芦溪方向行军。部队还发给我们每人一、二元钱的“草鞋费”，每天一角三分的伙食费。

我们挑了几十担（每担有六十斤）炸药和筒子（雷管），经袁州（宜春）到吉安。到吉安时，先头部队已经在攻打吉安城。我们伕子兵的主要任务是送子弹、送炸药、送梯子，配合主力部队攻城。战士们打得很勇敢，不久就占领了吉安城。

攻克吉安后的二三天，大约是八月十六日，由一百四五十名从安源去的伕子兵编为一个工兵连。全连分三个排，排下设班，外加运输班、炊事班，每个班有十四、五人。干部是大家选的，安源去的锅炉工外号叫“李长子”的当连长，赵升美、张万友当排

长，指导员最先是调来的，以后是张春生当指导员，他也是跟我们一起去的，只有二十来岁。我在工兵连一排三班当战士，班长是姚仁山。

我们每人发了洋镐（十字镐）、铁锹等工具和梭镖，发了灰色衣服、红领章、红星八角军帽和红袖章，以后袖章改为灰色。

我们工兵连属红一方面军管辖，归一军团直接领导，配合一军团部队执行任务，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还自制“洋葛古”（用布把雷管、炸药和铁片包在一起，使用时，拉动雷管引起爆炸），屡立战功。毛主席亲自奖给工兵连一面锦旗，连长代表全连接了旗。毛主席还称赞工兵连说：安源工人有办法，能挖煤，能打敌人，又是好工兵。

1969年3月

（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访问记录整理）

喜乘“红军列车”到安源

李志民

一九三〇年九月，红一方面军到安源发动群众、扩军筹款。我当时在红三军团第五军工作，随军乘“红军列车”到了安源。在那里与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安源工人相处了几天，他们的阶级深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事情虽然相隔半个多世纪了，但当年那种热烈、动人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常常激起我对那战斗岁月的深切怀念。

那年八月底，继三军团一度进占长沙之后，由一、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一方面军举行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著名战斗。当时，长沙守敌有十万之众，装备好，并且修筑了堑壕、电网等严密的防御工事，而我军仅三万余人，装备远不如敌人。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朱德同志等根据敌我军事力量对比的情况，认为强攻难以奏效，不如诱敌出城予以歼灭。但是，敌军在九月初被我诱出在猴子石消灭两个团之后，一直龟缩城内，我军两次发动总攻未克。于是，总前委决定，放弃攻城计划，主动撤离长沙，移师江西，在湘江赣江之间的广大地区机动作战，消灭运动之敌，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其时，正是古田会议之后不久，经过古田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部队的政治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所以，方面军总部关于撤离长沙，移师江西的决定经过传达和宣传教育之后，很快获得全军上下的正确理解和热烈拥护。同志们边行军边议论：总部指挥英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是为了更好地打！所以，部队撤离长沙后，士气始终是高昂的，行军秩序井然，并没有因撤出战斗而垂头丧气。由于敌军怕中我诱敌之计，不敢贸然

追击，而且我们的后卫部队警戒得很好，部队行军十分从容：每天走六七十华里就宿营，一路之上宣传群众，扩军筹款。

那时候，我们三军团因为在七月间乘胜追歼逃敌，进占长沙时，缴获了很多武器和物资，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时，筹集了四十万块银洋，做了统一的军装。过去给养困难，只能有什么穿什么，部队服装一直不统一。进占长沙后，全军团换上了统一的服装，灰色军服、军帽、绑腿，一色新。鞋袜也补充了，但行军时大家还是喜欢穿自己编织的宁麻草鞋。草鞋编得很精致结实，有的鞋还缀上一个小红绒球或彩色绒球，格外显眼。行军途中，从军团总部到连队，各路行军队伍都高擎鲜红的军旗为前导，战士们紧跟着军旗，迈着整齐的步伐，唱起激越的进行曲，向前挺进。只见红旗迎风招展，战士英姿英发，个个威武雄壮，从从容容，浩浩荡荡，向江西进发。

部队撤离长沙时，五军军长是邓萍，政委是张纯清，参谋长是唐庆仁。我是军党委秘书长，同军部一起行动。我们离开长沙后，经过易家湾，到株洲。当部队到达醴陵县城附近的车站时，意外地接到军团总部通知，说是安源工人开了一列火车专程来迎接红军。地方派火车接红军，这还是第一遭，我过去从未见过，但是我知道安源是我们党早期开展工人运动的一个活动中心；安源工人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同志的教育领导下，曾进行过胜利的斗争；一九二七年九月，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团参加了秋收起义，并攻占过浏阳县城，给当时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浏阳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很大的鼓舞。我们五军的干部、战士中湘东特别是平浏人众多，对安源工人老大哥的英勇斗争早已钦佩，所以，听说安源工人开火车来接我们，消息一传开都高兴得不得了。当时，部队大多数人没有见过火车。平江起义的老同志当中，自然有些人见过，也许还坐过，但这时部队比平江起义时扩大了十几倍，大多数是平江起义以后从各县农村、山沟里出来的，只听说过火车，而不知道火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也是没有见过火车

的。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很年轻，大都在二十岁上下，三十岁以上的极少，活泼、好奇，听说安源开来“红军列车”，都拥了上去。跑到火车跟前一看，哎呀，这么大这么长的一个家伙，能坐好多好多人啊！只见火车头上插着一面大红旗，迎风招展；车厢上贴了不少红绿标语，写着“欢迎英勇的红军”、“欢迎劳苦功高的红军”、“红军万岁”、“拥护苏维埃政府”等等。车厢门口和附近有一些工人，是安源派来迎接红军的代表。干部战士同工人代表相见后，相互招手致意，鼓掌，喊口号，有的高兴得跳起来，到处一片欢腾雀跃，热闹非凡。

火车虽然又大又长，但毕竟只能坐千把人。怎么办呢？军团总部的同志同安源工人代表会面以后，决定各部队派代表上车，其余的继续步行。因为事情来得突然，又不能久停，所以组织得很仓促，只好就近指定一些人上车。这样，很快就组织了大约一千多人上了车。我是五军的总代表，负责组织五军的代表上车。军团和军的首长因要指挥部队，都没有上车，而由机关、直属队派代表上车。上车以后，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开动。这时，车上车下又是一片欢腾，代表们沉浸在阶级友爱、亲密无间的欢乐气氛之中，满怀着光荣感和自豪感，乐得合不上嘴。一路上，有的眺望原野，尽情欣赏景气，有的探头窗口同地面步行的战友招呼，有的唱歌，有的谈笑。中心话题是不但见到了火车，而且作为部队的代表坐上了工人老大哥开来迎接的“红军列车”，感到非常荣幸。那时候，工人是倍受部队尊敬的。大家经常讲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我们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嘛！今天工人老大哥特意开火车来接我们，对红军这样热爱，这样关怀，怎能不使我们感到光荣、高兴和自豪呢？就这样，大家唱着、谈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安源。

火车到达安源的时候，地下党组织和工人同志们来欢迎我们。红军干部战士同工人同志相见，分外亲热，车站人山人海，热闹异常，气氛亲切感人。下车以后，工人代表和总部代表先后讲了

话，分别表示欢迎和感谢。然后，部队的代表便各自归队了。当时，军团总部和我们五军军部都驻在安源，还有一些直属部队也驻在安源，其余大部分驻在安源以外株萍铁路沿线各地。

我们住下来以后，就按照军团总政治部的布置，分头在各自的驻地做群众工作，写标语，召集群众会，讲演，或挨家挨户去宣传。讲解革命发展的形势，党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以及红军的宗旨、任务，号召支援红军，参加红军。各个部队的宣传员手里拎了个小洋铁桶，装着用石灰水或黑烟末制的墨水，在墙壁上到处写标语，张贴《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和《红军布告》等。这些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部队在安源筹集了不少银洋和物资，吸收了很多工人参军。当时，产业工人在部队是很受重视的，许多工人参军以后由于觉悟比较高，作战勇敢，很快就被提拔起来，发挥骨干作用。

这次在安源扩大红军，对红军的通信部队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九三〇年七月进占长沙以前，三军团的通信联络主要靠徒步通信，完全没有电话和无线电。进占长沙后，缴获了一批电话机，总机、分机、单机都有，但会用的人很少。那时，打电话是稀奇事。一打电话就有好多人围上来看，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看见对着一个木箱子似的的东西说话，就忍不住发笑。我们一些干部也不知道电话怎么打。拿起电话简直不知道怎样说话，说什么好，很不好意思。会用电话的人少，懂得架线、安装、修理的人就更少了。所以，缴获的电话机不能全部用上。这个问题，到安源以后才得到初步解决。我们在新参军的安源工人中，挑选了一批懂得这方面技术的工人，把他们分配到电话队去。在三军团通信部队中，安源参军的工人占半数以上，架线、安装、修理。这些技术工作大部分是他们做。同时，安源党组织还搜集了一些电话机和电线，送给部队。这样，三军团的通信队伍才初步完善起来。

我们在安源住了大约六七天，部队就往赣西地区活动。这次

到安源，干部战士广泛地接触了产业工人，感受到工人阶级蕴藏着的巨大革命力量，受到了教育，同时，壮大了红军队伍，补充了给养；另一方面，我们也支持了工人的革命斗争，鼓舞了工人群众的斗志。这些，对发展革命形势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85年1月23日

(刘善文、黄爱国整理)

忆安源纠察队

方 强

(一)

一九三〇年七月间，红三军团从长沙撤出后，经株洲、醴陵和萍乡，向中央苏区转移，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红三军团的总指挥是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属有红五军、八军、十六军。当时，我在红五军三师七团十一连工作。在部队抵达醴陵时，我被调任师党委秘书工作。

又经过一段行程，部队到了安源，在这里驻下来进行休整。军部先是驻在萍乡，不久又移驻安源。红军占领萍乡、安源等地之后，广大群众迅速发动起来了，附近几个县的农民也都发动起来了。

到了安源的第二天，师政委路翰文同志找我去谈话，决定派我去安源工人纠察队工作。这突如其来的工作，使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我刚刚从连队调到机关工作没几天，怎么又调动呢？

后来，军政委张纯清同志又叫我去谈话。张纯清同志是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在革命征途上，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是知识分子出身，会写会讲，作起报告来很有鼓动性，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这天上午，他把我带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给我倒了一杯水后说，安源矿是全国有名的煤矿，革命斗争历史悠久，有着革命光荣传统。这次我们红军部队来到安源后，武装了工人；要进一步加强工人的革命力量，因此，党组织决定派你和吴胜同志

等去安源工人纠察队工作，吴胜同志任大队长，你任党代表。最后他还关切地问道：“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看了看政委回答说：“没有什么困难”。说实在的，过去我虽然做过工人纠察队的工作，但这次我是不想去的，不愿离开红军队伍。

张政委可能看出了我的心思，又耐心地说：“你是工人出身，也当过工人纠察队战士，大革命时期又当过平江工人纠察队的中队长，是有经验的，还做过青年义勇队的指导员，因此，我相信你是能够完成组织上赋予的任务的。”听了政委这一席话，给我很大鼓励，但我默默思想，大概是因为我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党组织决定我去做工人纠察队工作。我是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并向政委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去安源工人纠察队工作。

我去上任时，在俱乐部门前的大草坪上，工人纠察队全体集会欢迎我们，陪送我们的县委和部队的同志，还把我们介绍给大家认识，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我们，我们举手敬了个军礼，然后我们在会上讲了话。除了我和去当大队长的吴胜同志外，还有一个文书也同时被派来工人纠察队工作。

安源和萍乡都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这里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早在一九二一年秋^①，安源煤矿工人就进行过罢工斗争，取得了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胜利，并建立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工人俱乐部，革命基础很好，工人觉悟日益提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日益高涨。到了一九二五年，煤矿总经理^②盛恩颐勾结军阀武装占领了工人俱乐部，枪杀了俱乐部主任^③黄静源同志，打死打伤工友十几个，开除了几千人，煤矿大部分停工了。以后党

① 应是1922年9月。

② 应是汉冶萍公司总经理。

③ 应是俱乐部副主任。

组织就转入地下活动，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驻了安源，安源工人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在中共萍乡县委的领导下，安源很快恢复了工会、纠察队、农会、商会、学生会、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和儿童团等革命的团体组织，建立了市苏维埃。工厂的全部财产收归公有，恢复了生产，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商店也开门营业了。总之，当时安源的革命形势是好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二)

在欢迎会之后，我们就来到了工人纠察大队部。大队部设在大操场右边一个工厂附近的房子里。从这天起便开始了工作。

安源工人纠察队是按红军的“三三制”编制建立起来的。一百多人为一个大队，下面辖有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面又辖三个小队。队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工人，年龄最大的不超过三十岁，最小的仅十六、七岁，纠察队实际上是一支青年工人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的在地面工厂里做修理工，也有的在井下做挖煤工作，有少数工人在李立三、刘少奇他们在安源从事工运时就参加过工人纠察队。纠察队全部武装起来了，大约有四、五十支步枪，都是红五军发给的。每个中队差不多有十多支枪，其余的武器就是梭标和马刀了。队员每人都戴红袖章，队旗是上面有锤子图形的红旗，队员完全脱产，生活费由红军供给；红军走后，由工会发给，一人一天五分钱菜钱，一斤半大米，没有零用钱，生活比较艰苦。有个伙食委员会，监督和管理膳食方面的事宜。还有个队委会，它的职能相当于红军队伍中的士兵委员会。

工人纠察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党员有十多个，团员不多，我去时只有三、四个。在斗争中，我们吸收了一批表现好、斗争坚决的队员入团，后来团员已有三十多人。党团支部下面都分三个小组，小组建立在中队里。我是党代表，任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是与我们一起派来纠察队工作的那个文书兼，他还任党

支部宣传委员。党团支部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宣传革命的形势，发展壮大党团组织，教育党团员在执行任务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当时团员一般不缴纳团费。党团支部在组织关系上，红军在时，受红军和萍乡县委双重领导；红军走后，受县委领导。

根据县委的指示，我们工人纠察队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安源的革命秩序，保卫工会和工厂的安全，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镇压反革命分子。在县委领导下，我们曾杀过几个工贼头子，都是民愤极大，群众强烈要求杀，经过公审后枪决的。处决时，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他们欺压工人的罪状，然后由我们纠察队执行，广大群众拍手称快。纠察队与各革命团体组织都有联系，在斗争中相互支援相互配合，他们组织什么群众性活动，就通告我们派人去维护秩序。妇女联合会和青年联合会开过几次大会，都由我们担负安全保卫工作，做到秩序井然，安全无恙。

在平时日子里，纠察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早晨出操，上午进行政治教育，讲中国革命的性质，当前的形势和纠察队的任务，学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工人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下午组织学习军事知识，学习如何使用武器，怎样瞄准，怎样装卸零件，怎样保管武器，还练习班队的动作，军事、政治一起抓。在课余时间，组织大家学唱红军歌曲，纠察队很是活跃。

大约在初秋的一天，我们接到县委的通知，说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一方面军要开来安源。得悉后我们高兴的雀跃起来，并立即投入准备欢迎工作。这是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时，毛泽东、朱德同志得知后迅即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说明了敌情，要大家暂时不去进攻长沙，于是部队撤出了战斗，在向江西转移途中，来到安源作一小憩，然后再赶路程。

为了欢迎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军的到来，在第二天的下午，萍乡县委和安源党团组织在大操场里召开了群众大会，我们纠察队担任维持秩序工作。参加大会的约有万余人，真是人山人

海，有红军战士，有安源煤矿工人，也有郊区的农民赤卫队，还有安源的儿童团员、少先队员和广大群众。无数面的红旗随风飘扬，会场搭起临时讲台。坐在会场中央的红军部队，带头唱起了革命歌曲，唱得整齐雄壮嘹亮。就在他们歌声刚落之际，一个工人模样的青年呼起口号：“红军老大哥唱的好不好？”群众一片应呼：“好！”“再来个要不要？”“要！”群众响起一阵热烈掌声。在红军部队又唱了一支歌后，儿童团唱起儿童团团歌：“走上前去，同志们！向前，曙光在前头，……”这时，毛泽东、朱德同志和县委的领导同志来到了会场，走上了讲台，受到全场热烈欢迎。不少同志一眼就能认出第一个走上土台子的人就是毛泽东同志，他头戴八角帽，身穿红军灰军服，足蹬一双圆口黑布鞋。我仔细地看了一下，他个子高，留着长长的头发，面貌清瘦，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大会主持人首先请毛泽东同志讲话。毛泽东同志着重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讲话口齿清楚，内容集中，言简意赅：我们工农商子弟兵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打倒蒋介石，铲除封建势力，打土豪，分田地，实行“三八制”，增加工资，改善人民生活。他号召工人们踊跃参加红军，扩大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使到会群众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许多人立即响应号召报名参加红军。我们纠察队也有十多个队员这次参加了红军。

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的红军队伍又继续前进了，我们工人纠察队仍然留在安源。一天下午，我们正在进行军事训练时，县委书记来到我们纠察队检查工作。他告诉我们，红军离开安源后，敌人可能要进犯安源，你们要做好战斗准备。他最后作了具体部署：敌人没到安源以前，工人纠察队在安源继续坚持斗争，维护革命秩序；如果敌人来犯安源时，你们工人纠察队可向湘赣苏区的莲花、永新方向转移，加入那里的红军独立师，进行游击战争，打击敌人。

我们纠察队党支部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了县委的指示，然后

布置了工作。一方面派人到醴陵等地侦察警戒，一方面加强对安源市区的巡逻，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捣乱。

过了大约一星期左右，敌人果真来犯了！我心想：敌人还满听指挥嘛，果真不出县委所料，今天向我们安源进攻了。从各方侦察到的情报看，敌人来的人比我们多多了，十倍于我，敌众我寡，纠察队的力量是难以打赢他们的。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待机消灭敌人，我们决定按县委的指示迅速向莲花一带转移，并在当晚召开了党团员大会进行了政治动员。但在会上对于工人纠察队向哪转移这个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许多同志认为湘赣苏区红军的力量较弱，敌人这次出动的兵力这样多，如向莲花转移就会把敌人引到那里去，会给湘赣苏区的红军造成压力。同时，还有一部分纠察队员表示不愿到独立师去，要求参加红军主力部队。我们看到发表意见的同志态度都很坚持，一时难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便把讨论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批准我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按县委原定计划向莲花一带转移，一部分参加主力红军。结果是兵分两路，向各自的目的地前进。在敌人进犯安源的头天晚上，我和吴胜同志率领部分工人纠察队员撤出了安源，向红军主力部队靠拢。

我们这一部分沿着公路向赣江方向前进，敌人紧紧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追赶。为了拖垮敌人，我们制造了许多假象来迷惑敌人，搞得敌人东转又西折，疲惫不堪。经过十来天的周旋，终于把敌人甩脱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在新干赶上了红军主力部队。军政治部的一位领导同志接待了我们，看了我交给他的萍乡县委的介绍信后，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参加红军。这样，安源工人纠察队正式加入了红军队伍的行列。

工人纠察队参加红军后，被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同志组成军械处，修理武器，因为纠察队员中有些人是机械工人。军械处组建后为红军打胜仗作出了很大贡献，坏了的步枪、机枪都可以及时修好，送回部队。一部分同志被分配到前委，参加特务大队，

担负保卫前委安全的任务。还有一部分同志被调到红五军的特务连，成为这个连队的骨干。不久，许多同志就担任了班长、排长的领导工作。我也被调到这个特务连任政委工作。参加红军的工人纠察队员们，他们在后来长期的艰苦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大都成了红军的优秀领导干部，率领部队南征北战，英勇奋斗，取得了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也有不少同志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全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

1984年9月

安源，我终生难忘的地方

丁秋生

一九一三年，我出生在湖南湘乡莲花桥一个贫苦人的家庭。听母亲讲，我还没有问世，父亲就外出谋生了，从此杳无音讯，不知下落。为了糊口，一九二〇年初夏，我七八岁时，跟着母亲、哥哥和嫂嫂背井离乡，流落到了安源。母亲给人当佣人，哥哥在安源三号桥车站当搬运伙。嫂嫂先是在家操持家务，不久添了我的侄子后，她忍痛丢下自己的孩子，给人家当奶妈，我则跟着一群小伙伴拾煤渣。后来，我到贾家冲一个姓贾的私人煤厂当了小工。十三岁时，我进了安源煤矿六方井，正式开始了童工生活。

当时，路矿的资本家廉价雇佣了大批童工。我们一起拾煤渣的小伙伴，大的十五六岁，小的十二三岁，几乎都加入了童工的行列。童工的劳动条件、劳动强度和童工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啊！童工的主要工作是下矿拖煤。我们凭着瘦弱的身躯，蜷曲在直不起腰的巷道里，借着暗淡的小油灯光亮，遇到上坡，手攀着梯子，脚蹬着梯子，拖着沉重的煤箕，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着走；下坡时，头上顶着，用手撑着煤箕，脸朝地，背朝天，双脚踩着梯道一步步地向后退着走；有的时候稍不留神，身上、腿上被磕碰得青一块，紫一块。几次拖煤下来，累得头昏、手痛、腿酸软。为了干完资本家规定的定额，童工们每天至少要做十二小时以上的活，而住的是几十人一间工房，睡的是五层床，臭虫、蚊子叮咬得彻夜难眠。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饭和不见油的辣椒煮白菜根，整日似饱非饱，衣不遮体。更使人随时担忧的是资本家只顾赚钱，井下设备极差，冒顶、穿水、瓦斯爆炸等经常发生，工人

生命毫无保障。我当童工期间（具体是哪一年记不清了），曾目睹过六方井发生一次井下事故后的惨状。那是一次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亲属们不顾一切地朝井口跑去，父母哭泣着儿子，妻子呼叫着丈夫，孩子随着大人放声嚎啕，还有一些人进进出出的忙碌着……。事故过后，对死者发寥寥可数的钱算是善后，对伤残失去劳动力者，从此被一脚踢出矿外，流落街头。当时还听一些大人们讲，民国六年（即一九一七年），东平巷也发生过一次瓦斯爆炸，引起了大火，资本家只顾救井，不管工人的死活，竟残忍地下令封闭井口，以致使许许多多的工人在井下被活活烧死。第二年拆开封口时，发现了近百具尸骨。

那时的旧中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遍体创伤，民不聊生。我们不懂得阶级，不懂得剥削，童工们在一起，劳动之余总是哀叹着自己生不逢时，天生命苦。背拖煤箕重沉沉，饥寒交迫牛马逊；茫茫煤海苦无边，童工日夜盼晴天。

正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敬爱的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亲临安源，向工人们传播革命真理，为工人们指明了光明大道，组织了工人自己的团体——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使许许多多受苦受难的“炭古佬”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影响下，一天天觉悟起来。我虽然不是俱乐部的会员，也没有参加过夜校活动，但是，我们党领导的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许多活动，许多为维护工人的基本利益而同老板进行斗争的传闻，在童工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当时，尽管我们年幼无知，但我们知道：工人俱乐部是我们工人自己的，工人俱乐部好！

一九三〇年农历八月初，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来到安源。“毛委员到了安源！”“毛委员要向工人讲演了！”传遍了安源路矿的井上井下，街头巷尾。工人们奔走相告，翘首以待。记得，那是炎暑后的一天下午，几千工人聚集在路矿工人俱乐部门前的场地上，用木板搭起的台子，摆着一张方桌和几张长凳，台子的两边挂着两幅长长的红布，听人说（当时我斗字不识）上面写着“打倒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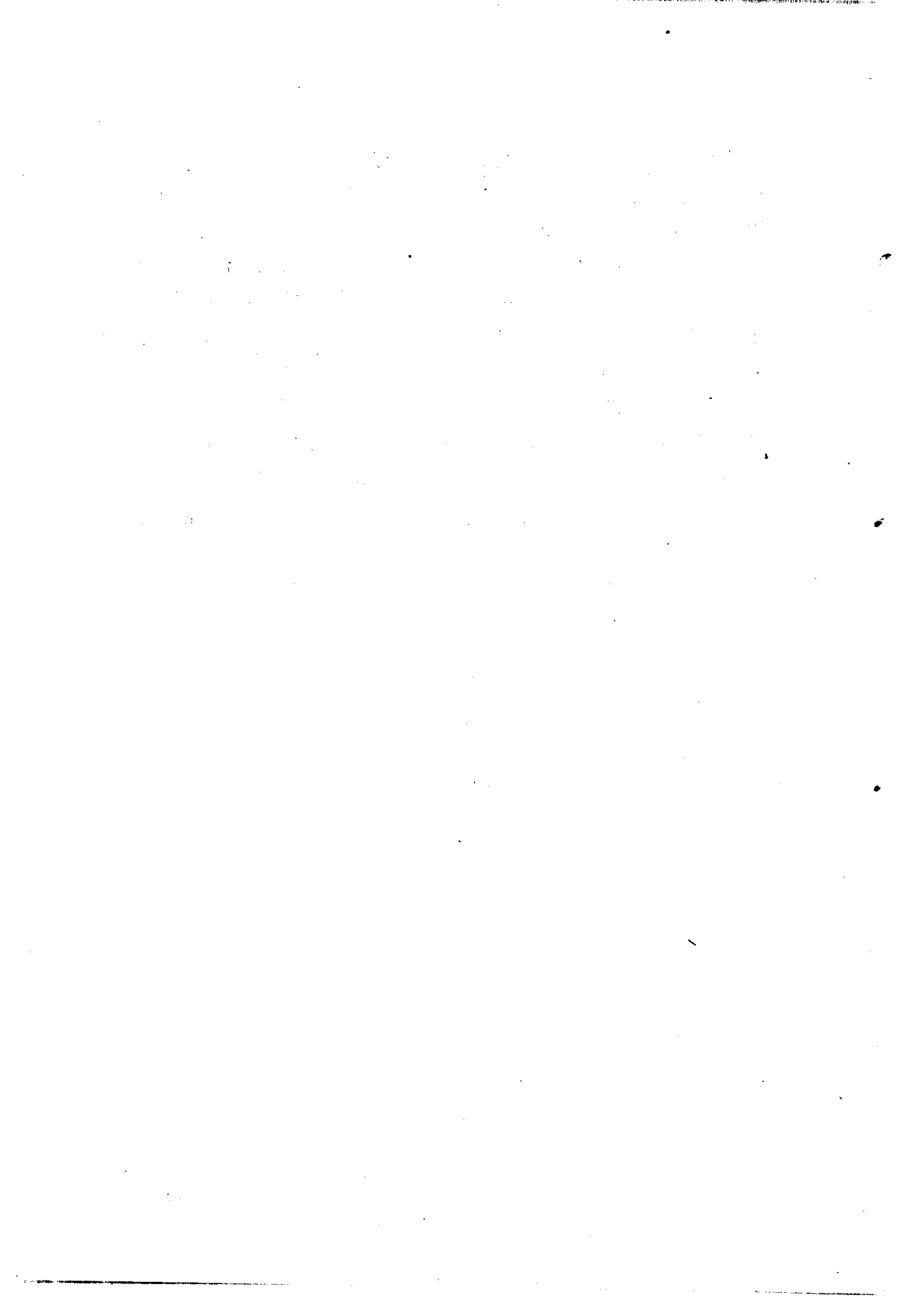
本家”、“工人求解放”，“砸烂旧制度、建立苏维埃”的醒目大字。几个人走上台子后，在场的人们顿时情绪沸腾，纷纷站了起来，有的挥动着手中拿着的三角形纸旗，还有的呼喊口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集会，第一次见到仰慕的毛委员。为了看清这一切，我和几个小伙伴，爬上了紧挨着台子东侧的柳树上，所有的场景尽收眼底，那么多的人聚会那么热烈的场面，特别是毛委员讲演时洪钟般的声调，不时挥动着手臂的身姿，至今我记忆犹新。

当时，尽管我目不识丁，但毛委员通俗易懂、简明深刻的话语，句句说到我的心坎里。记得毛委员讲，工人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是命苦吗？不是！根子是穷人身上压着三座大山，所以，工人、农民要翻身，要解放，就要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推翻旧制度，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由工人、农民来当家作主人。是啊，多少年来，我和工友们百思不解的迷团，毛委员的几句话，一下子就给捅破了，点明了。毛委员的话，象一股暖流涌向我的全身，象一盏明灯给我指出了光明。毛委员向工人们讲了许多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后，号召工人们参加红军。正是听了毛委员的讲演和号召，我和一千多名安源路矿的工人兄弟一起，参加了红军。那时，工友们报名参加红军的情景是十分热烈感人的。记得，毛委员动员后，红军的各部队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门前广场上设立了许多扩红点，每个点都挤满了踊跃报名参军的露矿工人和附近乡村的农友们。有父子俩、兄弟俩同时报名的，有光脚赤身的小娃娃缠着红军干部要求准予他们参军的，还有的小娃娃因没被批准而在一旁哭泣的。红军的干部则和蔼可亲地和大家交谈着，详尽地回答着报名者的各种询问。当红军，打白狗子，谋解放，求翻身，几乎是路矿工人的共同心声。在这股热潮中，我也在红三军团的报名点报了名。一位红军干部提问了我的年龄、籍贯、职业和家庭情况，边问边上下打量着我，然后表示欢迎并告诉我哪一天在

什么地方集中，还嘱咐我回家要对老人好好谈谈，并且要求我利用熟悉的关系动员更多的人参加红军。我满怀喜悦地回家对母亲讲了。母亲担心我体弱抗不住，更顾虑我走后家境困难，所以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出走，她边说边哭地随即把我锁在屋里。这真把我急死了！好在我知道集中的地点，而且集中的时间还有好多天，于是我瞒骗母亲说，我不去当红军了，这才稳住了母亲的心绪。以后几天我照常到矿上做工，其实我的心早就飞到了红军队伍里。这短短几天真是度日如年地难熬啊！就在红军干部规定的集中时间那一天，我以上工为名，告别了我的母亲，告别了安源路矿，提前赶到了集中地点。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很显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为我们开辟正确的革命航道，没有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诲，我们哪还有今天！

198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

(高飞整理)



参 考 资 料



萍乡县令彭继昆为安源矿工反抗 洋矿师事上赣抚禀*

窃于本年四月十四日酉刻，卑职风闻安源官矿局之窿工因开发工钱之事，聚众滋闹，正拟亲往弹压间，适准矿局会办委员候选知府解守茂承电知前因，当即会同城守汛千总朱学奎，并酌带差与防勇，驰抵安源，将人众解散。查看监工司事人等所住公所及洋人住屋门窗，均有毁损形迹，提验局内监工、司事人等及挖煤工人，互有微伤，各洋人已先经解守派弁护同乘坐〔坐〕火车送往湖南醴陵县暂避，所有各洋人住所并分派人之为护守，传齐各井工头剖切开导。据称：系因新来洋矿师督责过严，兼又罚扣太重，以致众心不服等语。卑职当即晓以利害并严加申斥。与解守及在局各员妥为会商，将所扣罚工资酌分等次补给洋边，均各知做输服无辞。次早均仍照常进窿工作，伏思此事本应责令查交为首之人，惩办一二，以儆效尤，惟揆查情形，如再逼迫，势必再起波澜，是以宽未深求。兹与解守等商明，即日赶将洋人住屋修整完好，再由解守函请各洋人返萍，以免再生枝节。卑职因安源地方既均相安无事，已于十七日同转县署。

(原载 1905 年 6 月 20 日上海《时报》)

* 原题《彭大令禀》，载上海《时报》电讯栏内。

萍乡煤矿全体矿工为反对德国 工程师致报馆函*

萍乡煤矿局全体矿工昨致书本馆，谓所聘德国工程师虐待矿工种种不堪，已分函呈参战处、农工商部、上海总公司及赣西镇守使等处，要求撤去，特函请本报登载。事之确实与否，记者不敢必，反对者究系全体与否，亦不可知，援有闻必录之例，照登如左：

敬启者，顷因德人虐待矿工，恳祈登录贵报，以宣诸世，俾同人等十数年之隐痛，社会得以知之。萍乡原为汉冶萍公司之产，聘有德人希利夫特、邓考士、乌生伯三人为工程师及监工各职，同人等为其属下，所受之痛苦指笔难述。初来办斯矿，日以虐待为事；近则以我为敌，更变本加厉。而对于矿事，于欧战未开以前纯系敷衍；自我国加入战团之后，当兴者悉废之，当存者辄毁之，致使大好宝山终归于声已斤。^①然历年以来公司以定有合同，难于更换，同人等以国际交涉更难反抗也。适我政府订有收留德人条件，时机之来，咸以为出死入生之日。然公司不知去之，而反继续用之，此诚大惑不解者。或留以酷我工人欤？抑以媚外欤？夫矿业工作为苦力生活也，而煤矿工作较为兀〔尤〕苦。窟居邃窖，不辨春秋。行作暗狱，那识昼夜。寄生死如〔于〕俄顷，恒比与鬼为邻。求家室之温饱，牺牲数金为恋^②，一遇倒塌水火之险，百无一生，溺毙烧亡，与夫压堕肢骨死于积煤之下者时所数见，幸而生者已成残废之人，不幸而死一家之嗷嗷同尽。仁人善士，闻

* 原题为《萍矿工反对工程师△来函照登》。

① 原文如此。“声已斤”疑为“罄断”之误。

② 原文如此，疑有误。

之酸鼻，稍存侧隐者，覩兹其惨状然，当优迂抚恤之不遑。而希利夫特等对于工人略不惬意，即挺杖交加，身无完肤，而不罹于死者几希。总计数年共毙数千余人，皆历历可考者，一因其虐待所致，一由于工程不良。盖行作窿内，全恃风路，风路不良，则险象环生，工人之闭死焚亡，含冤□^①下者不知凡几也。嗟乎！天降鞠凶，将欲尽死而后已也耶？若云希利夫特之矿务学识，则工人亦仍人皆能之，而公司必用之而不舍，真百索不得一解也。且身为矿出师，其实学必出乎类者^②，然其所指示开采者累掘累罢，人工炮火日费万计。如平巷〔老〕窿工程浩大，后复重建新窿即将老窿作废。是有老窿何必又建新窿？其儿戏矿事如此！又大槽吊井下、石窿电吊井下所开头二两层正巷，纵横各计数千法尺。如此种种工程，指不胜屈，皆兴而复废者，约耗数百余万金，此均可调查得实之事。嗟呼！糜费公款略不顾恤，以我国有用之款为某学习试验之资，其心可胜诛耶！如此之人，公司安然用之，诚恐此矿之损失将与其运命同尽也。况欧战已平，取缔德人条件必更严于往日，设使各国问难于政府，将何辞以答，是授外人以隙也。且拘留德人之命令下，许多工界之德侨悉行引退，独彼等与公司捍然不顾。今德国既败，其虐待工人较昔更厉，殆国败移愤于工人欤？抑尚有阴谋存手〔于〕其间欤？同人等何辜，遭此惨毒！刻已分函参战处、农工商部、上海总公司及赣西镇守使等处，要求撤去希利夫特等德人，以救蚁命。如若无效，同人等同心努力，群起逐之，置之死地，亦可以替我被彼等虐死之矿工同胞报仇焉。生死攸关，不达到目的，致死不已也。素闻贵报主持公论，伏愿一为登载，同人等感激无涯物敬请^③。萍乡煤矿局全体矿工同启。

（原载 1919 年 1 月 3 日长沙《大公报》）

① 原文不清，似是“地”字。

② 原文如此。似是“且身为矿师，其学必出乎类者”。

③ 原文如此。

再志株萍路停滞之影响

萍乡通信云：株萍铁路自湘赣事起，停车已经月余，路矿损失不资，商民困苦亦甚。当赣军退出湘境后，株萍湘局电请株萍赣局照旧通车（因机车车辆多在安源）。王代局长昌学就商于萍乡方镇守使，方谓吴使与湘议和，株萍收归部管，亦为条件之一，应候吴使电到，始可决定。嗣后萍矿李矿长又向方使及赣军萧旅长安国请求通车。方云：此次如未奉到吴使电令，万难通车等语。李谓：如不通车，则矿山内所需物料米粮，不能运入，而窿中所出煤斤^①，不能运出，势必完全停工。而所遣散之数万工人，一旦失业，无以容生，必流而为匪。关系一矿之损失事小，关系地方之安宁，人民之生命财产事大，还祈军门三思。方即云：地方之事，有余及萧旅长负责，可不必过虑。至欲通车，则万万不能云云。李以事不谐，乃回矿山，一面电告汉冶萍总公司，一面定于本月十^②日全矿停工，继将工人解散。结果竟至土匪充满萍境，遂有萍乡北门守城兵被匪劫去快枪二支，湘东市萧旅卫兵被匪劫去快枪二支，并杀伤营副一员。安源矿警被劫去枪六枝，伤警士九名。现在萧方军队出全力剿匪，而真匪未有一人被获，所捕杀者仅无知乡民。吁，诚惨矣！至醴^③一带平民，寻常直接间接恃路矿以为生活者，亦不下数万人。现火车不能直达萍乡，商货减少，矿用物料及煤斤均停运，一般苦力小贩，及营商之人，均失其日食

① 原文如此。

② 此字不很清晰。

③ 原文空白，似为“株”字。

之资。而此万余之苦力小贩，及营商者，又各有父母妻子，亦无以资事蓄。株醴当此兵荒之余，又忽绝□谋生之路，其惨苦为何如耶！近今经汉冶萍总公司派其事务所长盛某（盛宣怀之子）至南昌，与陈督军磋商株萍通车事，闻已妥协。陈业已电令方使，有□^①萍通车系一事，统一归部管理，又系一事，自有吴使主持。如果直湘议和，条件订定该路收归中央，自不患湘局反抗，现时须以维持萍矿，及贫民生活为前提。昨盛某由汉绕道来矿，与方使当面交涉，方仍坚执前意。闻盛已电达陈督及总公司，请示办法。又安萍醴株四商会，亦以交通断绝，生活无方，联名请愿方使萧旅及陈军，要求通车，以维民命，但不知效果如何耳。

（原载 1921 年 10 月 15 日长沙《大公报》）

① 此字原文不清，应是“株”字。

安源矿市最近调查记

教育：安源有萍矿两等小学校一所，学生二百余名；端本女学校一所，学生八十余名；平民学校一所，学生一百余名；圣公会设的雅□学校一所，学生六十余名。萍矿小学和端本女学，都是矿局所办，学生大半是矿局职工子女。矿长李君镜澄与校长李君士元都注意兴学。已商定一较大计划，分市场为五方，于每方办一平民学校，中央办一平民工艺所，十二岁以下的平民子弟，尽行收入读书；十二岁以上的，半日读书，半日习艺。已将此计划函告总公司，如得同意，便行开办，此是安源一种佳象。但是许多成年以上的工人，未曾给他们一丝教育，到今还不打点注意，未免太蔑视人道了。

治安：矿工万余人，共处一个山间，又是“五方之民”，性情不一。矿局既没有心情给他们教育，只好把点威力出来，免使发生乱子。从来办有矿警四五百人，分驻东西南北四区，枪支服装，颇觉齐备，矿场市面的秩序，概归他们担负。车站照例检查行李一次。马路两旁，分置岗位，气象也颇严谨。警长系矿局事务长盛我之兼理，故工人更加容易管束。以外又由方镇守使派兵一营共同维持。又有一保卫团，团兵数十名，却是个照例事体。

卫生：老街、新街一带都系马路，新街马路颇为平行。两旁杨柳，垂青可爱。警局禁止倾倒灰屑，路旁沟坑也甚修理。但居民于卫生上好象没有好处。因煤烟过重，空气恶浊；一因泉水中矿质甚多，吃了未必相宜。矿局本有自来水管通到各处，但分得余润的，只有局中办事人住宅。以外的人家却涓滴也不能到口了。并闻此项自来水自窿里引出后，亦未经过制造，（只医院制造过）

和自由吸取的泉水差不多咧。至矿局工人除照例的洗澡池外，未曾提到卫生一项，记者也无从说起。

商务：安源有大小商店数千家，应用的货物都有。老街一带尚可称得“繁盛”二字，但是在此营商的，都是萍矿的寄生物，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去年萍矿收缩，裁汰多人，商场立受影响，金融不能流通，货物也缩小了销路。及到年底，竟有许多不能维持现状，只好关闭起来。所以每逢萍矿发薪之期（每月底和十五），顿时全市都呈喜色。不独工人高兴，即各商家亦彼此告语，若相庆幸。但是矿局也有不能周到之处，如局中人吃自来水，居民却没有吃；局中人点电灯，居民却没有点。

习俗：警局对于工人，除不发生乱子外，一概不管。工人既没有正当游戏，又未受过相当教育，相逢只有一味痛赌，因此相习成风。至今矿局职员，外来客商，嗜赌的甚多。去岁且有一个夏姓职员，因赌自尽（那人月薪五十元，输至千余元，为债所迫，在马路旁缢死）。此外的事事故当不知多少。工人除赌外，又多好嫖。该处有土妓，有客妓。客妓多来自醴陵湘潭等处，但只寓住客栈，未尝正式营业。故时往时来，固定的绝少。每月初一、十六两日，为工人休假之日，便是大赌大嫖之日。该局如有意顾全人道，宜为工人急图储蓄方法，建设各种游戏场所，并灌输以相当的知识。听说该局于学徒已设有工业演讲会，怎不推广一推广呢？该处新思想，除却学校外，未曾输入一点。报纸却可消得百余份，有上海时事新报、申报、时报、长沙大公报四种云。

（原载 1922 年 4 月 22、23 日长沙《大公报》）

江西安源路矿工人大团结

江西萍乡之安源，为我国最大的产煤场，开采已二十余年，合计株萍铁路和萍矿两局工人不下二三万。只以僻处一隅，工人生活底种种困难状况，从未露布于各报。就是震撼全世界的劳动潮，也流不到那里来。近来少数有觉悟底工人，感于生活的艰难，知非团结不足以自救，因有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发起，并努力宣传组织，到现在仅二十余日，工友入部的已达四百余人。预计数月后，路矿两局工人，都可全体加入。

在俱乐部底第二次筹备会底时候，已决定在劳动节开成立大会。部址装璜，都已先期办好，头门横匾为“五一纪念”四字，二门为“俱乐部诞生”五字，正式职员已于三十日晚间开票产出。到了劳动节的下午一时，部员纷纷赴会，约三、四百人，只以部址狭小未免稍形拥挤。起首举行室内集会。先由筹备主任报告筹备经过，并公布正式职员；次由干事委员会主任宣读总章和部员公约，并请部员正式通过；其次各部员自由演说，鼓掌如雷，声震屋瓦。闭会休息十分钟，即举行游行运动。出发时已三点多钟，大雨如注，部员并不因此退缩，缓步雨林中，毫无拥乱，并散发传单千余份。返部时，已将六时，各部员衣履尽湿，精神更加焕发，大呼俱乐部万岁者三，始行散会。以自然的威力（大雨）都不能阻止他们底进行，这真是工人阶级的精神！十二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八日上海《民国日报》）

安源游记

雌 飞

安源是萍矿煤焦的产出地。六月五日，我自醴陵师范学校塔〔搭〕火轮〔车〕往游。到时寄寓萍矿职员住宅。时值炎炎的赤日，伴着锅炉的火气。热气逼人，好象西游记所载的火焰山一般。不久天忽稍阴，由同乡黎君昌言导往参观。

车站附近地势平衍，街市学校民房都在西南一带，东北则峰峦高耸，山腰为煤窿及各重要厂处的所在；煤窿以北区总平巷为最大，东区的直井还在其次。我由东区斜上，初至锅炉厂上面，有大锅炉两座，汽向右边上手的电厂运送，下面有大锅炉一座，汽向右边的小煤台运送。再至电厂，门口有电鼓一座，□内有小车在那里飞转。另有新自上海买回的大车二部，还摆在一边未用。据厂内的司事说：现在每天可发电一万三千多磅，将来大车开动，还可多发电二三倍哩！由电厂上直井，要经过电机工程处、总稽核处、公务总汇、会计处、堆木场，我因为这等处没有什么可看，于是从对面的修理处、上下厂、总工程师处、化验室、医院等处看了一遍。化验室是提验生煤、净煤、焦煤的所在，各工程的奖罚，都看灰磷的轻重为转移。梧桐掩映着的医院，觉得分□清凉，内里还有几十个工人，在重裯厚褥之中捲〔蜷〕着。

我由此上至直井前面的八力〔方〕井。井口有起重架，分设大小起重机。那些遍体黑色伏作一堆的工人，都自吊车里吊上吊下。后面又有六方井，我由前井看到后井，口径都有八、九尺，前井深有四、五百尺，后井深有三、四百尺，井内砖墙、钢架、车笼都有。内又开有横巷，每层横巷各有唧筒房安设唧筒架，唧筒

的抽吸力极快。井内又有大槽一、二、三号，纵横约十余里。我到内看了一点，即行上来，井左有直井工程处，处后是风房，有两座空气打风机和一座汽磅打风机，在那里呼呼的打个不停。

房后有吊车横着，再左上，有倾奔壁石的小岭，那些装车都沿小铁轨在斜歪上牵上牵下。井右安设助汽的兰克轩锅炉数座。其下有公事房，房下有休息室。井前有铁轨，直通小洗煤台，那些煤箱都一路一路的运往去洗。井外有西平巷，适与地平，又有上平巷，较平地还高百多尺，

修理下厂背靠最长大最阔绰的职员宿舍；第二所舍前，即系总平巷，我自修理厂转去看，约行百余步才到。

萍煤产量之富，纯在盆式大槽。槽在东南小坑、紫家冲、王家源、龙家坑、高坑等处。总平巷从山腹取径，直达盆式大槽的煤田。和八方井专取安源境内的煤截然不同，巷高约六、七尺，宽约丈零，长约三千多尺，和六方井相通。我到巷内也跑了几里路。每相隔二三十尺，有并行巷一条，都是全砌砖瓮，通铺钢轨。工人说长有六七千尺，每隔百来尺，开一横巷。两巷接通风路和车路，巷内有各号钻石机，在那石头上乱钻。又有电车头，在那里运煤，通通衔接电线，遍悬电灯，绿光闪闪不绝，很有可观。巷内又有暗直井四口，深的约百多尺，浅的也有五六十尺，都是把来提放煤车的。井内有起重机、电车抽水机、打风抽水机等等。

巷内工人蜂拥，头缠蓝布，跨围蓝布，拿着两头尖的小锄，尽力的挖个不停。有的提着煤灯，到那湾环深巷，便现出躲躲闪闪的样子，又有白皙面庞，阔绰衣服的监工，手执木棍，间或在那支撑土石の木架上乱敲。我问黎君这是什么缘故，黎说：深巷内若遇着煤气太重，空气不能打进，也难免打炮的弊病——起火的别名——木架若是损坏了，也不免压毙人。前年窿内死了三四十人，就是这两个缘故。近来虽好了一点，但工人还有点余惧。我问有没有预防的法子，他说：避免土石压下，除了用坚固柱料，没有别法；火发时也只有向他〔地〕扑下之一法。此外最好是用太

平灯，——俗名孔明灯，——如煤气过重时，明火便向上闪烁，可以预防。但每盏价值七八元，只有那月薪二三百元的监工能办，穷苦的工人便没有这样幸福了。工价高低不一。大约煤窿越高的地方，用力较多，每天工资五角；煤窿低洼的地方，用力较少，每天工资只有二角。又分大工小工。大工三角，小工□角五分；他们除了食用外，也就所存无几了。出煤的数目，总平巷每天约一千八百多吨，六方井每天约八百吨，六方井^①平常约出煤六百吨，现因修理煤窿，每天约出三百吨。工程可算浩大。我想我们新化的煤炭，又好又多，因为没有机器铁轨，所以不能尽量开采。但危险不免，挖煤还靠人工，这里也就没胜好多了。

巷右下手，有窿工程木料所和器具所，又有修整机器处、锯木所及杂工住屋。那些公事房多是跛足守门的，查是旧年在窿内受伤的工人。巷右上手，还有窿工程处及各食宿处。黎君说：这里还可缓看，最好的是前面的大洗煤台。我两个于是沿铁轨去看。

台有六层。我们一层一层的细看。第一层有马力机、电力机，在右边飞转。左边有清煤机，一面把上层辊筛溜来的块煤压下，一面把底下转来的生煤运上。第二层有转煤机。在中间翻转。此外只有一点机器架。第三层有净煤斗，把上面洗煤池的净煤转上螺旋送煤机。左有捞壁斗，把上面大小提缸漏下的壁石抒入壁池。第四层有大提缸数个，小提缸十多个。小提缸面铺白石，满贮黑水，石与水一激，那煤和壁遂宣告脱离；大提缸边有闸门，把门一启闭，煤和壁也照样脱离；洗余的煤屑另在过提缸加洗一过，煤遂没有点壁了。第五层有分煤辊筛、有斗起入分煤水筛煤，小的由筛孔下，大的由筛面下，均有槽接。各号提煤缸，筛上喷水管摆射有声。第六层有净煤仓和打煤机，因煤洗净后，有斗起入螺旋送煤机，再转入打煤机。机子一响，那煤遂成了细末，下承卸煤机，轻轻的卸入净煤仓，仓外有桥，□有轨道，和焦炉顶作平行

① 原文如此。从所列产量来看，前一个“六方井”，是“八方井”之误。

线。至若提洗块煤，须过滤筛，提入颗煤仓，把装车运出。据技师说：内有一、二、三各号机。总计每点钟可洗煤七、八十吨，需用人工不多，而事捷工省费轻，也就可见洗法的巧妙了。我因时间不早，遂和黎君跑回住所。

是晚我出外乘凉，忽见东南角上，烟焰迷漫，火光万道，天都红了半边。我方惊讶间，闻余君克绍说：这是土法炼焦炉的所在，昼间火为日光所蔽，所以隐匿不见。因同我向火光处细看。

炼炉在车站对门的平地，四围都是板筑土墙，脚深尺许，墙高约二、三尺，厚一尺多，中空七、八尺，长自三、五丈至八、九丈不等。余君和我边看边说，那些大〔火〕门的内容和煤的装法，都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装法大约是用已经捶碎筛洗的细煤装在炉内，上铺干茅草，加复壁末，再把砖坯迭成火路、烟囱，火路砖上，盖以毛煤，叫作汽面，依旧加复以灰，然后升火。我看到一处烟囱上，一齐火上，红透火门，火也没有再烧，把砖封固。余君说：这自升火后已过十一点钟了。又至一处，见炉边烟尽，烟囱内白光飘漾，微见绿色。余君说：这已再过两日，即焦炭炼成的时候了。我两人说得高兴，不觉跑至三号桥，约有里多路，火光也就渐离远了。

由三号桥转西北，横行至方家坳，中有小溪。时天色暗淡，只那隔岸火炉的火，和电灯的光，倒影映在黑水里面，浑浑浊浊，也显不出什么光彩来。但借着光亮，路径也还分明，由这里再上，经过开矿始祖的张公祠。两边杨柳梧桐，点缀生趣。内办有两等小学，祠左有花冲，通萍乡大路，上扎有军队。又往北行至老街，铺面百余家，街道狭隘。至横马路，转西至大马路，内有萍矿南市菜场，场内以猪肉小菜为多，市面颇盛。经新市街至车站转寓。

萍矿注重西式炼焦炉。炉子用坚结火砖砌成，格数极多，状如鸽笼一般，共有三处，都设在大小洗煤台中间及左右两边。六日大雨如注，我没有出门，只坐在门口眺望，门正对小洗煤台左边的焦炉。不久忽见炉上有四五个披蓑带笠的工人，把小铁轨上

的四轮起重机，安放在一铁门上；用手把机子一擦，前后的铁门一齐打开；那已经成熟的焦煤，便由炉后的坪里的四轮出炭机推出，在炉坪红了一大堆，如火山一般。工人一面在坪里把自来水喷射，一面在炉顶上的圆门端把机底车由洗煤仓运来的净煤装入炉内，异常神速。余君说炉墙内有横直火路风路，旁通周绕，自开炉升火后，火不止息，焦出煤入，炉子通红，火不再升。大约共四十八句钟，即炼完一次。

午后大雨稍息，我独自在看制造厂。中经机务处、邮政局、电机物料处，厂的里面极宽，内外都铺铁轨，运料的往来不绝。工作地分六处：一汽磅〔泵〕机房，二机器房，三打铁房，四翻砂房，五木模房，六修造平车锅炉厂。我到处走了一遍，有许多机器，不知叫作什么名字，工人也说不清楚。办事人也没见一个。但过细考察，除了修架桥梁的器具处，其余还只是修造器械，好象当不起制造二字呢。

七日天气晴朗，和余君商量去看公园。园在直井右边斜坡上，筑有红漆小亭三所，因势结构，林木丛深，颇饶佳趣。但地方狭小，只可供少数职员的爱赏，还不足当公园二字。我们又去张公祠参观学校。——校分三部，一国民，二高等，三中学。国民四班，高等三班，中学一班，学生共二百七十八人。贫寒子弟经矿商证明的，可免收学费，大约以百分之三十为度。由江苏的郁教员引导我们参观他们的上课，一时也看不出什么好丑来，但形式上不见得整齐。中学时间表上还列有经学一门，我问是什么经学，郁教员说：这个学校原来是德国人所办的矿务学堂，民国二年才改为矿商办两等小学，近来矿商因自己不会办学，每年出款八百元，已包与英国圣公会去办，言经学是教会的经学，不是儒家的经学，现校长是牧师孙某。我听了也遂不往下再问。我们又到半边街参观女校。到时他们正在那里上课，由女教员江西王君接见。他看了名片，便问，我是由男女同校的醴陵师范来的吗？因为我校里有两个姓李的女生，去年是在这里读书的，所以他才发此一

问。他勤勤恳恳的引导我看了四、五个教室，教的都是女先生，学生共约一百六七十人，都是高等和国民两班。我每到一教室，学生都起立致敬，可见他们平日的训育了。但房屋湫陋，光线和空气都是不足，很于卫生有碍。又看到功课表上列有圣道一门，不问便知是教会包办的学校了。但房屋湫陋如此，怎么不另行设法呢！

女校的右边，有矿警各局、储蓄银行、积谷仓；左有萍矿职员住所的几十间。

我们到北区工人食宿处参观。食宿处共有东西南北四区，每区容纳一千五六百人。内里齷齪不堪，一个斗大的房子，床铺摆了几路，每路又迭了几层，臭气熏人；窗格上挂满了旧烂衣布，一种黑暗气象，比较那很阔大很光亮的职员住屋，具有天渊之别了。我想数里的土地房屋，都属矿商的范围，怎么不替万多工人各设几个食宿处呢？工人的饮食，非常恶劣。听说现在那位庶务先生还是好的，所以每月三块钱的食费，还可剩下二角。

我们晚上在寓所把矿师、机械师、正副矿长、会计长等等的省份履历，都问了一遍〔遍〕，才晓得内容有点党派，意见不大一致。又株萍铁路现正力行统一的手续，那些彼〔被〕裁的一百多人，还埋怨不了呢！

八日七时，我搭轮〔车〕转来，与同乡李君同伴。至峡山车站，李君指着永和煤矿公司说：这里原是商办的，近来萍矿公司受了欺骗，找洋八、九十万买到手里。这矿的产量有限，将来恐不免亏本呢！车驰数里至湘东桥，即停滞不进。桥跨渌水，计长四百六十英尺，为全路木桥之冠。前几天因水涨，损坏桥墩一处。火车至此，改换轻便的车头，始敢过去。将来说要找四、五十万款子，才能改修钢桥呢。

（原载 1922 年 6 月 19、23、25、26 日长沙《大公报》）

株萍铁路亦继起罢工矣

粤汉铁路罢工尚未解决，据昨日消息，株萍矿路又罢工了。罢工实情如何，现尚不知。惟前天（十四日）由长沙开往萍乡之票车，行至株洲即行折回，是罢工确从十四日起始。昨日再没有车开赴株洲了。记者因此访一由萍乡来省熟悉株萍事之人，据云：萍矿在萍乡上之安源，矿工约二万余人，矿长李傥，副矿长舒楚生（湘人）；株萍铁路之功用专为运煤，局长王昌学，机务处长徐海波（二人皆湘人），路工约千五百人。路矿工人因连受压迫，近来颇有觉悟，共组一个工人俱乐部，亦有工人补习学校、子弟学校、消费合作社、游艺会等……其事均极正当，路矿当局亦未干涉。汉冶萍三公司之一之汉阳钢铁厂罢工胜利后，大冶铁矿工人俱乐部亦于本月六号成立。这二个消息影响安源工人不小，一时加入俱乐部者近万余人，乃有总监工（矿局）王洪〔鸿〕卿者以刻待著名，闻其月得刻〔克〕扣三千余元，超过其正薪七倍。矿工生活本来最苦，每月应得工食洋八元。王某乃变洋为串，月给八串，入其私囊者竟至一半之多，得此与各窿内工头、矿局职员瓜分。以此为例，积弊如山，矿工怨恨入骨。王又恃与新任赣西镇守使肖安国有姻戚关系，予在萍时，即闻王等有借力讨俱乐部之说。至株萍路局弊病亦多，此次罢工起于株萍路，但不能断定不牵入矿山。惟矿山罢工确为危险之道，而以烧锅炉及打风房、水磅〔泵〕房三处为最！不烧锅炉则全矿机器皆停；不打风，则窿内万余人，立刻窒息；不打水则一小时内可以将全矿淹没，非半年不能恢复云。记者以此事关系重要，复至本城某工团处询问情

形，果在该处得有由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十一日寄来□求援快邮代电印件，路矿工人俱乐部被封之事，业已证实。亟录其电于次：①

(原载 1922 年 9 月 16 日长沙《大公报》)

① 电报全文见本书历史文献部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快邮代电》(1922 年 9 月 11 日)，此处从略。

萍矿罢工消息再志

关于株萍矿铁路罢工一节，昨报已载其略。兹经调查，实系矿山工人大罢工。铁路系矿山之附属品，恃矿山为生活。矿山罢工，故路工亦相率罢工。闻罢工之原因，为萍乡镇守使肖安国，将工人俱乐部封闭。现罢工已有四日，如不急图解决，矿山将不可收拾。因矿窿之水，须时刻抽出，抽水机工人罢工过久，矿窿以内便成泽国，抽出非易，根本动摇。据闻路矿工人，要求路矿当局有三条件，即（一）路矿当局，须拨结〔给〕相当房屋，为路矿工人俱乐部；（二）要求安源军警，切实保护俱乐部；（三）要求矿主发结〔给〕去年三个月欠薪，及本年两个月欠薪，以后薪资须按月发给，不得蒂〔滞〕欠。闻矿山当局对于（一）（二）两项，尚易解决，于第三项则不应允。其措词谓萍矿为汉冶萍公司之重要煤区，现总公司亏欠甚巨，几濒破产，又因汉阳铁厂制出之钢铁，在外国销路甚滞，收入锐减，矿山以连带关系，受其影响；前为补救一时计，特在安源发行矿票，限制兑现，终以使用不广，应付维艰，今次工人要索补发欠薪，一时殊难得此大宗款项。又株萍铁路，既恃矿山为生活，矿山问题未解决，路工问题，至亦不能解决云。

（原载 1922 年 9 月 17 日长沙《大公报》）

安源罢工风潮解决消息

安源罢工风潮，已迭志本报。当时该工人发布罢工宣言云：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啊！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啊！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啊！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啊！我们所受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说话的地方啊！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要求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当正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做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做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啊！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下面就是我们要求的条件：

（一）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

（三）从本月起路矿两局每月例假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

（四）以后工人例假、病假、长假，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

（五）每年十二月须发给夹薪。

(六) 工人因公殒命者，路矿两局须给以天字号棺木并工资三年，一次发给。

(七) 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营养终身，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

(八) 路矿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给。

(九) 罢工期间工钱，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十) 路矿两局须指拨火车房后之木围及南区警察所前之大坪为建筑工会之基地，并共拨一万元为建筑费，每月两局各津贴二百元为工会常月费，从本月起实行。

(十一) 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二) 窿工全体工人须加工资五成。

(十三) 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四) 窿工食宿处须切实改良，每房至多不过三十八人。

(十五) 洗煤台须照从前办法，每日改作三班，每班八小时，工资须照现在长班发给，不得减少。

(十六) 制造处机器厂将包工改为点工。

(十七) 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

至昨日闻风潮已经解决。因矿山当局，以矿窿日近危险，倘再拖延数日，必均成泽国，故必亟图解决。已经承〈认〉工人要求条件十三条，何项尚不得而知。至株萍路罢工风潮闻亦随之解决矣。

(原载 1922 年 9 月 20 日长沙《大公报》)

赣 军 与 罢 工*

株萍路工人罢工，完全步京汉粤汉工人之后尘。铁道工人与安源煤矿工人协同组织一工人俱乐部，秘书系李某。赣西镇守使萧安国，因接事伊始，工人即有罢工之举动，恐有不利于己，现派有少数密查，在株萍路一带调查主使，并将驻扎老关之第二旅，步兵团分兵一营开赴安源，名为镇慑，保护矿山，实恐有人乘机破坏也。其对付工人尚无特别动作，不卜将来如何解决云云。

(原载 1922 年 9 月 20 日长沙《大公报》)

* 此系署名“我愿”的《醴陵特约通讯》(共三则)中的一则。该文末尾载“十一、九、十九”，即写于 1922 年 9 月 19 日。

安源路矿罢工之经过情形

安源路矿罢工风潮之解决，已志昨报，兹调查其罢工经过情形，及路（矿两）局承认条件于左。安源系五方杂处之地，平日秩序不好。此次罢工工人，至二万人之多，由工人推出监察队二十人，维持秩序，翕然听命。查其罢工之起因：（一）路矿两局封闭路矿工人俱乐部所激发；（二）工人俱乐部，在安源矿局对门岭上湖北同乡会东边，罢工之前四天，仅有部员七百余，至罢工之日，报名加入者达一万五六千人；（三）虐待工人。工人餐宿处臭气熏天，最为恶浊，一房住至五六十人。监工工头对工（人）作工稍不如意棍打足踢，辱骂尤其小事；（四）矿局之黑幕。工头管工人五十名，实有工人三十名。以三十人做五十人工作，每天至十四五点钟，其余二十人之工食，归之工头中饱。闻上〔工〕头每月可得一百五十元之工资，每工头又每月要报效监工一百元之多。查总监工王某每月要得各工头监工报效费至二千元。又此次罢工迁延五日之久，由于各办事人互相倾轧，“甲党打电报攻击乙党，说此次罢工风潮，由他们所酿成。乙党亦如之。”卒之黑幕揭穿，势不能与俱乐部言和；（五）罢工期内之秩序，自十四日全体一致表决罢工后，秩序由俱乐部推举监察二十人，手执白旗游行，稽查工人举动，稍秉白旗一挥，无不听命。有一次戒严司令部请俱乐部李君刘君谈话，工人以为加害于工人，包围司令部，并有冲入机关枪内^①。此时秩序极乱，非常危险。后监察队一至，工人均散归；（六）调军队一旅到山，军队见工人举动极文明，亦表示

^① 原文如此。

同情，所以此次未有流血事发生。延至十八日上午时签字，下午三时在大操坪由李隆邳宣布条约，到者万余人。宣毕，均脱帽大呼中华民国万岁！工人万岁！俱乐部万岁！秩序井然。晚间全体工人均上班，是日即行开车。兹附该路矿罢工解决之条件如下：（此处所录协议十三条略，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第八节。——本书编者注）

调停人商会代表张绍楨、陈盛芳等六人，签字人：矿局全权代表舒继俊、路局全权代表李义藩、路矿工人俱乐部代表李隆邳。此次该路罢工风潮，至此暂可告一段落云。

（原载 1922 年 9 月 21 日长沙《大公报》）

安源路矿罢工始末详志

安源路矿罢工风潮解决，业志本报。兹探得其详细始末，补志如下：

萍乡煤矿位于萍乡县属之安源。该处矿苗甚富，前清时奏请开采，供大冶铁厂，汉阳炼钢厂之用，故有三公司之组合，吾人所耳而孰之汉冶萍公司是也。因采矿必要之设备，有抽水机、打风机、电机处、炼焦处、洗煤台、制造处种种工程，机关林立，日夜杂沓，声响不绝于耳。又为运输便利计，株萍铁路发轫于是焉。安源数十年前甌脱之地耳，今既变为繁盛之工场，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试取矿警局之户口册而一览之，其职业一栏十有五而注矿工或路工也。

近来工潮弥漫，几遍全国，凡属工场所在，均有团体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于本年三月，以扩充工人知识，增进工人娱乐为宗旨，所办之事，如工人补习学校，消费组合，均属切要，矿局亦尤为提倡。今粤汉罢工事起，该部工人乘机响应。初提出条件三条：（一）保护俱乐部；（二）津贴俱乐部附设学校；（三）发给存薪，是为最低限度之要求。业经路矿两局会同承认。忽于八〔九〕月十四日提出十七条，同时宣布路矿工人全体罢工。次日窿内无人进班，各部机械均声灭响绝。火车房内机车熄火，从元次车起停止开行，是为安源路矿大罢工之实现。

此次罢工风潮，虽发生仓猝，然察其原因，似纯粹为潮流所趋，对于路矿当局，并无绝大恶感，故在罢工期间内秩序晏如，毫未发生他变。该路矿两局办事人，亦深知此种潮流，万难遏抑，采极和平之态度，邀同萍乡商会□俱乐部为两局工人全体代表磋商

条件，三方稳洽，于十八日上午签字，下午俱乐部报告，工人无不欢欣鼓舞，认为满足，登时踊跃赴工。于是此绝大风潮，遂归平和解决，至其解决条件已载昨报，不再录。

(原载 1922 年 9 月 22 日长沙《大公报》)

解决株萍路罢工迅速原因*

该路罢工，将近一星期。在罢工期中仅通军车两次，以致安源所产之焦煤，未能出口。焦煤为汉阳铁工厂及大冶铁厂日用所必需，来源断绝，该两厂亦将自行罢工，影响甚大。据军界消息，当该路罢工时，吴佩孚当有电致萧安国，令其居中调停，从速解决，免妨军事前途，并勿抱武力解决之观念。萧使得电后，奉命惟谨，自命为调人。故该路工人所要求之条件，得有完满的答复，并未受武人的摧残，为铁道罢工中，最得胜利者。此乃罢工中之一重要消息也，

(原载 1922 年 9 月 22 日长沙《大公报》)

* 这是署名“我愿”的《醴陵特约通讯》四则之一。

萍乡路矿工潮之经过

萍乡路矿罢工风潮颇为广大，初以未得其详，函托该处友人调查，至昨日始得函复。亟将经过情形补志如次：萍乡煤矿，位于县属之安源，合株萍路矿局工人计之，约在二万人以外。该工人等曾组织俱乐部，创办工余学校，及消费组合各事业。此次系因粤汉路罢工事起，潮流所趋，该部遂亦从而响应，先提出三项条件：（一）保护俱乐部；（二）津贴俱乐部附设学校；（三）发给存薪。此条件提出后，路矿两局已承认矣，而多数工人以此尚未满足工人之需求，复于十四日再提出条件十三条，要求两局承认。并于次日全体罢工，以俟解决。盖以两局监工人等对于工人颇多虐待，如工人餐宿处恶浊异常，臭气蒸腾，每房屋一间，住至数十人，监工工头对于工人工作，稍不如意，动辄棍打足踢，怒骂其余事也。不宁惟是，该两局均系每一工头管工人五十名，其实只有三十人工作，此三十人须作五十人之事。每日服务时间，至十三四小时之久，其余二十人之工资，归之工头中饱，工头恐监工挑拨，则月纳报效若干，监工恐总监工挑拨，则亦每月报效若干。总监工每月所得之报效，多至二千元，其他可知矣。有此种种种，工人久已积不能平。此次特藉粤汉路罢工风潮爆发之耳。罢工之后，两局恐工人或有暴动，特开北兵一旅，驻山弹压。而工人举动，则极为文明，特推出监察二十人，手执白旗，到处巡视。工人对此监察者，亦如军士之对于官长，异常服从，弹压兵为所感动，亦与之表示同情。路矿两局不得已，乃倩〔请〕当地商会出而调停。该会遂推出陈盛芳、张绍楨等六人为代表，与两方接洽。矿局亦派出全权代表舒继俊，路局派出李义藩，与工人代表

李隆邛，就工人原提条件，切实磋商。至十八日上午，始逐条解决。三方签字，于是日下午，由工人代表集合全体工人，在大操场宣布。工人均甚满意，即于是日晚，全体上工，绝大风潮遂于此完全解决。兹将该条件附录如次：（一）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两局交涉之权。（二）以后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三）从本月起，两局每月例假，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解决）^①仍用大礼拜加发工资。（四）以后工人例假、病假、婚丧假，两局须照发工资。（五）每年十二月须发给夹薪，（解决）发半薪。（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两局须营养终身，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七）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给。（解决）矿局分五个月发清，路局即日发清。（八）罢工期间工钱，须由两局照发。（九）每月两局须各津贴二百元，为工会常月费，本月起实行。（十）以后两局职员，不得殴打工人。（十一）窿工全体工人，须加工资五成。（解决）分别增加，并改用洋元。（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②

（原载 1922 年 9 月 28 日上海《申报》）

① 原文如此。揣其意“（解决）”之前是工人提出的条件，“（解决）”之后是三方协议的结果。下同。

② 此处十三条协议内容，与协议原文稍有出入。参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第八节。

萍安罢工五日记

萍乡安源矿工罢工，已于本月十八日由路局矿局工人俱乐部三方订约解决，全体上工，共计罢工五日，工人得到完全胜利各情，各报虽有纪载，但不详尽，且间有不实之处，记者特为亲往调查，得其种种实情如次。

(一) 罢工之远因

安源为中国最大之煤矿，即汉冶萍三公司之一，共有工人二万余人。多系包工制，工人工资受包头之剥削者在一倍以上。如窿内煤工炼焦工等，矿局之包与工头者，以银元数计，而工头发与工人则以铜元数计。近来钱价跌至洋价二倍以下，以故工人生活之痛苦，无以复加。而工头每月剥削所得，总以数百元计，故欲得工头者，必须以大洋向局内职员或总监工处去买。种种黑幕，罄竹难书，工人无不备受痛苦。此外点工工人，虽无此种黑幕，然饱受在上者之压迫，其痛苦亦不亚于包工工人，此为矿工痛苦之实在情形。株萍铁路虽归交通部直辖，对矿局实有极密切之关系，全路营业，以运煤为大宗。该路工人待遇，较诸京汉粤汉诸路尤为痛苦，压迫则无所不至，工资则任意延期，去年工资尚有三月未发。工人茹苦含辛，敢怒而不敢言，此为路工痛苦之实在情形。总之此次工潮，实年来痛苦酝酿之结果，不然，何能无风兴波，一跃直起，数万工人，毫无忌惮者。

(二) 罢工之近因

路矿工人为了减除痛苦，共谋幸福起见，本年五月一日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时部员仅二三百人，内中路工为多。八月间汉阳钢铁厂罢工，其时萍矿某矿长，深恐安源响应，乃数次

对俱乐部职员作深切之警告。钢铁厂工潮解决后，乃大施其牢笼手段，口称津贴俱乐部费用，拨给俱乐部房屋。俱乐部得此假意之援助，工人入部者更为踊跃，日以数十计。且夜夜大开讲演，因之多数工人渐明了自己之地位，及组织团体之必要，而俱乐部发达遂有一日千里之势。路矿当局目击此种情形，杯中蛇影，胆颤心惊，施尽种种阴谋，终不得其一逞。乃乘萍乡方镇守使本仁换防，肖镇守使安国接任之时，假肖使之名，封闭俱乐部，而肖使实未与闻。工人闻此消息，皆疾首蹙额，愤激异常，安源空前之罢工潮遂一发不可遏抑了。

(三) 罢工之实现

在肖使未抵萍乡之前矿局某矿长，路局机务处某处长等已具呈萍乡县署，谓俱乐部系乱党组织，请其从速封闭。只以时机未到，尚不敢遽然发表。九月七日，肖使抵萍，路矿当局乃大施恐吓手段。路局职员徐海波作神作鬼，以虚伪之友谊，警告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路局行车部总司机，与徐同学），并加恐吓，催其速走，否则必有杀身之祸。次日矿局职员沈开运（湘人，素称当局傀儡），同样恐吓俱乐部职员蒋先云、蔡增准者数人。盖彼等以为将朱、蒋、蔡等数人先行吓走，则俱乐部必自然溃散。岂意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切实申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九日，俱乐部正主任李能至由湘来安，态度尤为坚决，誓死不离安源。徐沈等知计不行，乃请萍乡知事正式出示，训令俱乐部封闭。□此时适粤汉路罢工潮起，路矿当局恐慌万分，将从前破坏俱乐部之手段完全软化，而俱乐部乃趁此时机竭力训练新加入之多数工人，并向路矿两局提出三条件。（一）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二）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二百元。（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七日内发清，限期答复。十二日路矿两局第一次答复，工人甚不满意，再通告路矿两局限即时答复。工人此时已预备罢工，是日路矿两局虽再行具体答复，但甚圆滑，工人于存饷一项之答复，仍不满意。

同时工人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罢工行动此时已怒不可遏。十三日火车房工人即无心作工，往往数十人一团聚谈罢工，并声言下午四时萍乡公署保护俱乐部告示不到，及本月倘不能答复在十五发给，即行罢工，同时矿局煤工及各处工人亦皆蠢蠢欲动，俱乐部此时已成骑虎之势。迨至晚间十二时萍乡公署告示尚未到部，俱乐部迫不得已，乃断然发布罢工命令。

(四) 罢工之经过

工人既如此激烈，俱乐部知此次非罢工不可。但深恐数万工人不能齐心，及将来不能维持秩序。而各处工人代表，无不满口承认担保己部工人能够齐心，能够维持秩序，并声言在罢工期内各工人之举动，要比平时更加文明，方法只有各归住房而不外出。俱乐部见各方面皆有把握，乃于十三日夜十二时将所有各项罢工命令分别同时传出。即于是夜开赴株洲之元次车先行停开，将车头及水柜各种重要机器下了，通知机务各工人明早不放进班号，各人皆只在家睡着就是。矿局窿工于是夜三时东边〔平〕巷电线忽然断绝，送炭车不能行走，各工人皆知是夜罢工，一群群拥窿出，大呼“罢工”，于窿口树立大旗，上书“罢工”二字。工人出来后，即将树枝把窿口填塞，先通知是晚四时接班者不要进班，再派人于各窿口竖立旗把守，于是窿工完全罢工了。其余如洗煤台整〔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均于十四日上午停止工作，紫家〔冲〕煤工亦于是〔日〕罢工。至此安源路矿两局工人二万人皆完全停止工作，各归住房去了。此外尚有八方井之锅炉及电机处电机二架，俱乐部命令仍照常工作；因为八方井之锅炉使仍供给窿内打水打风机之用，若一小时停止工作全矿即被水淹没，若无风即全窿着火。故是部工作乃举矿最危之工作，不能停工；电机除供给电车，尚供给安源全市电灯，及窿中餐宿处之饮水，若停止工作，□全市黑暗并万余窿工无水可饮，故亦不能停止工作。十四日全体罢工完全实现后，即发散宣言，共提要求十七条，并函知路矿两局及商会，谓如欲调停即由商会介绍与工人代表刘少奇

接洽。俱乐部恐于是日被封，各种重要文件及办事地点均先行避开，仅由俱乐部接收各方报告及发布各种命令布告而已。是日于街衢张贴布告“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并派出监察队持俱乐部旗帜游行街市维持秩序。不久，商会即出来调停，但不得要领。十五、六两日工人方面更加坚持，调停仍无结果。至十七日俱乐部将条件稍加让步，路矿两局亦知不能争胜工人，方出诚意磋商条件。于十七日晚二时将草约订绪，十八日上午正约由三方签字，共计十三条。工人方面对解决条件满意，即于是开庆祝大会，宣布上工。十九日发出上工宣言，全体上工了。

(五) 破坏罢工之失败

萍矿工头平日剥削之苛刻，上面已经略述。工人对工头平时敢怒而不敢言的不平之气，都想在这次尽行发泄，故工头对这次罢工，当然有切肤之痛，于是百计从中破坏，尤以卖工头职位每月收入数千元之总监工王鸿卿为其总指挥。王氏见十四日全体罢工实现，即召集全体窿工工头会议，商议破坏罢工方法，由各工头各去请其亲属工人数人，许其入窿不作工照常给价。有少数工人为亲谊及金钱所惑，颇欲照计而行。但工人监察十分严密，不许其入窿，如有入窿者，即以武力对待，即公司职员亦皆不能入窿，窿工人之已入窿者，复不准出外，让其在内饥饿，候至是日下午方由俱乐部下令将入窿之工人放出，再详加劝导。如是各工人无一人敢自行工作者。王鸿卿见此着不行，即密遣暗探，许其如有刺得俱乐部主任李能至者得六百元。工人大愤，宣言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当局全体死在安源。一方面不许李能至外出，严加警卫。李能至外出偶有接洽，不出二十分钟，即有数百人围其所入之房屋，不许人出入。工人保护其首领如是之严，王氏之狡酷手段，自无从施为了。于是改途易辙，想用武力压迫，每人出数元一天请来军队数千，驻扎俱乐部及各处重要工作处。但工人一见武力，愈加愤激，即有数千工人冒死冲入俱乐部将军队

一气赶走。各处有军队来干涉，工人即与反抗，毫无畏惧。于是枪杆势力，亦不得施。王鸿卿等便只好自己叹息地位不稳，饭吃不久而已。此外路矿两局出有告示传单数种，劝诱工人上工，但工人见有是项告示传单即行撕毁（因俱乐部之告示矿警亦常撕毁故也）。

（六）调停之经过

十四日上午初罢工即有商会代表谢岚航〔舫〕、地方绅士陈盛芳来俱乐部愿作调停。工人代表出与接洽，将要求条件提出，当由谢陈二君携往路矿两局，至晚回信，略谓“路矿两局对工人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慢慢磋商条件”。工人代表谓“工人之所希望者在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事磋商条件下手，徒以一句滑稽空言了事，恐于事实上万不能做到”。十五日路矿两局派了全权代表至商会，俱乐部主任李能至亦到，路矿两局仍以先开工后商条件为请，工人代表绝对拒绝，仍无结果。十六早，绅商学界来信劝工人让步先开工。工人宣言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调停人见此情形乃不得不引退。十六日午刻两局派人来部请代表至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工人代表仍声言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之希望。戒严司令^①即现了本来面目，多方恐吓代表，谓如果坚持作乱，即将就地正法。不料这位代表毫不为动，谓二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斫成肉酱仍不能解决。司令复谓二万余人亦有制裁，我有二万余军队在这儿呢。工人代表即就请下令制裁去。随即舒矿长到，与工人代表说了工人无理罢工的话，要求工人即时上工解决。工人代表请其磋商条件，舒氏不肯，后参谋长入，说了些不关紧要的话，而外面喧闹声如雷，即有数千工人把司令部围住了，声言请代表出来，有事要旅长与矿长至俱乐部商量。代表出来演说后，复收与旅长矿长谈话。旅长再拿出调停人口气来请代表下午

^① 原文此处有一“部”字，应删去。

再来商量。代表即云：若不磋商条件可以不来，至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罢。言时怒发冲冠。此时旅长与矿长但唯唯要求而已。代表归俱乐部后，旅长即来一信，对驻军队于俱乐部道歉，并谓自为调人，商请从速解决。俱乐部仍要求由商会介绍三方磋商条件。商会再出调停，向路矿两局陈明利害，路矿两局至此始不得不允磋商条件。十七日晚由二〔三〕方全权代表将草约订好，将原议略加修改合并计十三条。十八日早，由三方代表在机务处签定正式条约。俱乐部即时预备开大会宣布开工。闻这次罢工延久不决者，由矿局当局欲藉此谋得自己位置，故愿罢工延长，以推倒敌人云。

(七) 条件胜利^①

(原载 1922 年 9 月 29、30 日北京《晨报》)

^① 原文此处为三方签订的十三条协议。此处从略。

湘东煤矿^① 工人罢工消息

萍乡函云：萍乡湘东煤矿，为萍矿之分矿，开办有年，现有工人四百余人，工资低少，生活艰难。自九月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后，该分矿工人，为求改良待遇及生活起见，亦全体加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乃该分矿矿长舒楚生（即萍矿之副矿长）及诸当事者，大不以为然，遂借以经济困苦，不得不裁人减薪，于本月二十五日，将发起加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七个代表开除。致惹起工人之愤激，次日全体罢工，一面要求当局两条件：（一）恢复代表七人的工作；（二）要求该分矿履行前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后之十三条。一面请命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求其援助解决。日昨已由安源工人俱乐部出与调停，现不知如何结果。

（原载 1922 年 10 月 30 日长沙《大公报》）

① 湘东煤矿是汉冶萍公司所属企业，其经费由萍矿代理，正式名称是“永和煤矿公司”，简称永和煤矿。因位于萍乡县境西部的湘东，故俗称湘东煤矿。当时的矿长是魏允治。

湘东煤矿工潮已经解决

萍乡湘东煤矿工人罢工，已志前报。该矿当局者，诚恐牵动安源路矿工人，已于前日会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李涤生、蒋先云，协定条件十件〔条〕：（一）前开除之工人代表龙华生等七人，即日复原有工作；（二）该矿承认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有代表该矿工人之权；（三）以后矿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因此次停工开除工人；（四）从前原有例假，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给加薪；（五）工人因工受伤不能工作者，矿局须与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三十元以上者，以十元为限；（六）此次停工期间工资，由矿局照发；（七）以后矿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八）窿工处由工人公举工头，自作分账，从下月起实行；（九）窿工工头，不得由监工私自录用；（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前与安源路矿两局协定之十三条中，该矿属〔局〕现在尚未履行之处，一俟开大工□履行（该十三条中第十条与湘东煤矿无关，第九条津贴俱乐部，开大工后可再议）云。

（原载 1922 年 11 月 6 日长沙《大公报》）

湖南工团联合会已成立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于本月一号，在粤汉铁路总工会，开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组织，已志前报。昨日仍在〈新〉河总工会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到会者，岳州铁路工会代表郭靖筵，新河铁路工会代表程帝广、潘玉华，株萍路工会代表朱少连，安源工人俱乐部代表朱锦堂，泥木工会代表任树德、鲍海云，理发工会代表阳秋生、童继发、黄翰卿、陈剑平，笔业工会代表彭碧涛、曹树获、谭影竹，人力车工会代表黄德仲、宋万庭、张长生、罗荣熙，及粤汉铁路工会代表卢士英、毛子任，共计九工会，代表工人三万余人。当推株萍路工会代表朱少连主席。先讨论章程，系根据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起草，共六章二十六条，略经修改通过。次议决代表会议规则八条。次举代表会议正副主席及干事局正副总干事、各科正副主任干事。最后讨论经费、会所各问题，并决定俟会址觅定，即行印刷章程，发布宣言于全国各界各团体云。

(原载 1922 年 11 月 11 日长沙《大公报》)

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年来国内工潮，日益澎湃，而工人的组织遂亦加多，最近则有粤汉铁路总工会出现。闻其内容系联合徐家棚、株萍、新河四工会而成。粤汉路地当南北要冲，而该会工人又不下数万，故其一举一动，甚关重大。观其章程共有廿一条，而最要者莫若第一章，定名为粤汉铁路总工会；第二章说明以群策群力，共谋工人阶级之利益为宗旨；第三章以粤汉铁路之宗〔徐〕家棚、岳州、株萍、新河四工会组织之。至会址则设于长沙新河。其代表会议之产出则由该会内所有各工会之人数为标准，二百人以内者选举代表二人，以后每增加二百人加选代表一人，组织代表会议，为本会最高机关。代表期限为每半年改选一次，得连选连任，但在任期内如不称职，干事局得请工会另选，或由工会自行撤销，另委。代表会议中公举正副主席各一人，可理议一切事项。代表会是每两个月开一次，但遇紧急事务，得由干事局或代表五人之提议，开临时代表会议。

其次第十条对干事局则规定为本会执行机关，根据本会宗旨、章程、议决案，执行本会一切事务。在代表会议之间，干事局不〔应〕负本会完全责任。其产生则由代表会议公举正副总干事各一人，经理干事局一切事务；各部主任及干事，由总干事征求代表会议同意委任。至于干事局之组织、职员及职务如下：（一）秘书部——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掌管本会一切文件及调查等事宜。（二）经济部——其职务分配如下：（1）保管干事一人，——保管本会银钱、存折、契卷等件。（2）会计干事一人——管理一切财务。（3）庶务干事一人——购买器具用品，及管理一切杂务。

(三) 教育部——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管理本会出版，演讲，学校，及新剧等一切教育事宜。至开会期间每星期一次，遇特别事，待开临时干事会议。开代表会议时，干事局总干事，各部主任及干事，应报告任事务之经过。干事局各职员亦每半年改选一次，但得连选连任。

观以上各节，吾人对其组织内容自甚明了，惟须最注意者则为职权与经费。该会章程第十七条，则规定其职权分六种：(一) 仲裁本会各工会间之争端，及工会内部争端。(二) 调查本路各项工人状况，并制定统计表。(三) 保障本路各工会会员之权利，并管理职业介绍。(四) 处决本路各工会之重要事务。(五) 遇必要时，得支配各工会之经济。(六) 对外有代表本路各工会之全权。

若经费，则以各工会每月经费之收入为标准，抽百分之五为经常费，但遇必要时，得临时征收特别捐云。

为使读者明了该会旨趣起见，特将该会成立时所致本报之宣言，摘录如下：

全国亲爱的工友们！

“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的呼声，已经有七十几年了，但中国人听着这种呼声不过是在最近一二年，然而我们竟被这呼声起来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就因此成立了！接着，我们又要发出同样的呼声。

工友们！我们粤汉铁路工友是处于极困苦的地位，——生活上严重的压迫，支配我们的人更是凶横狡诈，无所不用其极；总之，我们是处于重重压迫的地位。我们知道致我们于这种地位的原因，完全在现社会万恶的经济制度——私有财产，——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地位，一定要从这种制度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呵！这不独是粤汉工友自救的唯一手段，是全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道路。

工友们！压迫我们的是一种“势力”，我们要解除这种压迫，一定要有一种势力胜过他。我们除了“团结”、“联合”还有什么势力？世间也只有结合是极强的势力。我们一年以来，两次罢工，

第一次因无团结而失败，这次因有团结而胜利，这是事实明白的教训，我们的结合越大，我们的势力越强到〔大〕了！到了我们的势力胜过压迫势力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工人从黑暗势力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得见光明世界的日子。工友们！牢牢记着，这是真实的教训，也就是催着我们前进的唯一的最强的动力呵！

工友们！我们所说的“团结”，是包含着许多意义。我们不分一点界线，我们是象兄弟手足般的亲密，我们要增进我们的知识，训练我们的能力，我们要了解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明了工人在世界上已往和现在的情况。——这样，我们才能决定我（们）进行的方针，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工友们！继续不断的努力前进呀！光明的世界就在我们的前面呀！我们抱着无限的希望，我们不得不高呼：

“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呀”！

（原载 1922 年 11 月 7 日《晨报》）

汉冶萍总工会成立（节录）*

汉冶萍总工会，是联合各小工团，如汉阳钢铁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大冶下陆铁矿工人俱乐部、汉冶萍轮驳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会等五个团体而成；工人总数不下三万余人，可要算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工团了。该工会昨十日下午一时，在汉阳三码头老街开成立大会。会场的布置，很是壮丽，各界所赠的匾额联语，琳琅满壁，到会的人，并该会工友代表计算，不下数千。武汉各团体，均有代表赴会庆贺。届时开会，乐声、鞭声，齐震耳鼓。依式行礼毕，首由主席李能至君致词，继由各团体代表及来宾工友等，或致祝词，或表意见。计来宾演说者，不下二十余人，一致主张阶级争斗，我一枝秃笔，实在记不了许多。但李主席的一篇话，是他们精神所在，我可不能偷懒，只好详详细细的录告阅者。李君云：今天是汉冶萍总工会成立之日，即是我们汉冶萍这个大产业之下的三万余工人团结携手之日；我们无量欣慰。我们汉冶萍三万多工友，所处的境况，非常惨淡悲哀。大家感受了这层层痛苦，大家都感觉得是因为没有团结以图自救的原故。因此我们工友都有组织团体的急迫要求，现在我们汉阳、安源、大冶，以及轮驳，共有五个团体，都组织成立了。这五个团体，今天更进一步联络起来，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汉冶萍总工会。我们要知道组织团体，是工人运动必要的要求，是社会进化自然的现象；因产业进化，机器工业兴，而手工业失败，劳动者自己不能管理生产工具，只能终日勤苦的卖劳力于资本家，仅换得少许的工资，

* 原文标题为《武汉工团风起云涌》。

勉强维持其生活；于是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这是必然的趋势。年来国内各处工团，接踵而起，继续不断，其起原即是如此，本会之成立，也就是以上所说的自然结果。本会成立后所负的责任及抱的希望，就是：（一）求政治法律之保障：我们劳动者，完全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完全无参与政治之机会，法律上更不能得平等之待遇，因之我们工人日呻吟积威高压之下，不堪其苦。所以我们要想减少痛苦，增高地位，一定要努力参入政治的舞台，并要在法律上得平等之看待，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绝对自由权，及罢工权。这是第一，我们要参与政治的活动。（二）求经济的改善：经济的压迫，简直置我们于死地。我们汉冶萍工友的生活，是非常之悲惨。在安源矿井底工，每日作十几点钟苦工的工友，仅仅只换得一百多钱，你看这怎能维持生活？而作工时间长至十三四小时，你看还赢余几点钟，还够不够休息？这是怎样的痛苦！所以我们要求痛苦的减少，一定要求经济的改善。本来在现在经济制度之下，工价增高，则物价随之增高，这种工银规则，简直把我们工人弄到不能翻身的地位。但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把工作〔价〕争到至少能维持相当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此外工厂设备，都要合于卫生。我们还要求有受教育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了，连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因此把我们弄到愚蠢无知识的地位。现在我们必要求教育，但受教育，必要减少工作时间。这是第二，我们要求经济上的解决，要减少时间，增加工银，求卫生和教育的设备。（三）求人格和地位增高：数千年来，我们工人是非常之受一般人所侮辱蔑视的，简直不把工人当人看待。殊不知我们工人，乃世界之创造者，在社会上应占最高之位置，所以我们以后，要极力求我们人格和地位的增高。现在社会各方面，都渐渐的重视工人了，此后更盼望大家努力提高人格与地位——以上三项，是我们要求的极低限度——亦即我们劳动运动的基础——我们现在的力量，虽是薄弱，但我们仍要奋斗努力，勇猛前进，不稍懈怠。我们深感

各方面的缺乏，盼望各界诸君，予以援助……。演毕，鼓掌如雷，直至掌灯，始行散会。

(原载 1922 年 12 月 15 日《晨报》)

安源路矿工会选举会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自罢工以后，部员□增数万人，开始选派委员至各处组织十人团，后分别召集各处十代表会议，选举百代表和总代表。现在各处选举，已□完善。路矿两局共计总代表有四十六名，百代表一百四十名，本月^①二十一日成立总代表会议，选举代表会议主席，二十二日选举主任团。主任团选出后，即时开会讨论一切进行办法，赶快成立委员会。委员会暂时分六股如下：会计股、庶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艺股、互际〔济〕股。除各股长以外，再委派各股委员数名，均于本月二十三日全体总工会代表会议通过。不久即开委员会会议，筹备建设，兴办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等。

（原载 1923 年 1 月 18 日《爱群周报》）

^① 应是 1922 年 10 月。参见本书历史文献部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第十节。

株洲转运局工人罢工

(株洲来函) 汉冶萍株洲转运局，有工人 300 余，工作非常劳苦，工价又格外低廉，乃于日前当局提出增加工资，改良生活条件，请求答复。不料当局竟置之不理，至二十日，始宣告全体罢工，以促当局之觉悟。兹录其条件如下：(一) 担煤每吨光洋一角一分；(二) 卸车工作每小箱加洋二角；(三) 卸车工作每大箱加光洋四角；(四) 链耙厂工作每人每月应加洋一元八角(照路矿两局原价)；(五) 工人工作每年应给年节夹薪(照路矿两局发给)。

(原载 1923 年 1 月 25 日长沙《大公报》)

株 洲 罢 工 消 息

查粤汉路未通以前，萍煤向由车运至株，复由船运至汉。粤汉铁路通后，萍煤每日可至由火车装运四百吨至汉，其余仍由船运。汉冶萍公司因煤须起卸之故，特设转运处于株。向日定例，卸车工资每大箱四百四十文，每小箱二百六十文；挑煤每石十一文半。现在该处工人以生计困难，要求加价，每大箱加光洋四角，每小箱加光洋二角，挑煤每吨加光洋一角一分。自该工人向处中提出此项条件后，该转运处以工资曾于本年秋季加价一次，未便转请总公司照加，致相率罢工。处中挑水工人亦禁止工作，秩序几乱。驻防军队立时派队弹压，尚未发生事故。现闻该转运处已将此情呈报总公司矣。

株洲水路交通，五方杂处，向日烟馆林立，容留盗匪。余连长近以冬防吃紧，特会同警察所将烟馆一律封禁，立将各烟馆具搜集焚烧云云。

株洲自民五以后，南北失和。军队往来供应太苦，剜肉医疮，元气大伤，商场冷淡，百业凋疲。自余连长驻防该处，免除地方供给，军纪亦颇严明，四民较为安业云。

(原载 1923 年 1 月 29 日长沙《大公报》)

• 原题为《株洲通讯》。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消费合作社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自罢工胜利后，工人对于俱乐部非常信仰，而俱乐部之保护工人，亦无微不至。近该部为增加工人幸福起见，特组织一消费合作社，工人均可自由入股，惟不收外股。工人入股的非常踊跃，现在收了股本三万元（按该部工人有一万五千六百余人），定于二月一日正式开幕云。

（原载 1923 年 2 月 3 日上海《民国日报》）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 沿革和现状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于去岁劳动节成立后，即开始谋合作社之组织。去年（1922年）七月，合作社得告成立。当时股本仅一百元，社员三十余人，营业于俱乐部内，设店贩卖最少数的布匹和日用品。我们借此小规模之组织，竭力宣传，卒得此地大多数人的信仰。至去年九月俱乐部因罢工改组后，遂竭力谋本社之扩充，乃将前社结束，重新改组。改组后，规模较前为大。兹将现状条举如后：

社员：一万三千余人（即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部员）。

资本：二万元（内一万二千元为俱乐部基金，八千元为社员之股款，每股五角，月息七厘，每社员购股额，至少一股，至多十四股）。

社址：总社在安源老街，分社在安源新街。

营业范围：贩卖消费必需品。

营业方法：每社员发一购物证。持证购物者，得购廉价物品，否则只能购平价（市价）物品。

分红方法：以十分之三分配各股东，十分之三为俱乐部基金，十分之三为本社公积金，十分之一为营业员之酬劳金（消费额因事实上的困难，万难详记，故红利不能分给消费者，此实违背合作原理，将来总要设法改良）。

簿记：采用最新式商业簿记，现正在试验中。

组织大纲：总经理——副总经理——各股经理——各股营业员。

开办者：粮食、兑换、服物、器用、杂务五股。

筹备者：南货、储蓄、药材……等股。

第一届职员：总经理易礼容（湖南商专学生），副总经理朱少连（路工），粮食股经理唐升超（湖南自修大学生），兑换股经理毛泽民（湖南自修大学生），服物兼器用股经理陈枚生（矿工），杂务股经理谭茂林（矿工），各股营业员十一人。

营业状况：每月约销米五百石，盐一万斤，菜油四千斤，洋油两千余斤，布匹约三千元，器用约千余元，兑换约换洋二万元。

开支：月约二百四十元。

章程：已修改数次，改竣后仍托本刊披露。

附记：敝社开办后，各社员自然得着许多便利，但此间小商店（约千五百家）营业上大受影响，遂多方排挤及竞争。幸我们的社员——消费者，占此地人口三分之二（此地约住八万人，敝社社员及其家庭约占五万余人），所以他们只能徒唤奈何而已。

（原载 1923 年 5 月 26 日上海《民国日报》）

安源矿工之难得

张进享

安源矿区，规模宏大，工友约有几万人，已于去年十月间，创设俱乐部，部长李君隆郅（留学法国），一面筹得部员薪金股本三万余圆，设一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于矿之老街，部员购物，比较他店，固为廉便；一面兴办小学三校，专收部员之儿童，共有学生七八百人之谱，教职员多系湖南人担任；校中各开夜学三班，则专教矿工之失学者，以启智识，藉增气象。噫中国矿区有此，亦属难得。

（原载 1923 年 7 月 5 日《旅湘萍乡学友会日刊》第 11 期）

萍矿大风潮之经过

源 源

萍乡煤矿系中国最大实业，即汉冶萍公司之一，每日产煤二千一百余吨；全矿共有工人一万四千余人，大小员司四百余人，皆有俱乐部的团体组织。工人曾于前年九月间罢工一次，获得完全胜利。因之工人俱乐部的团体，十分坚固，举办各种有利益的事业甚多。如是萍矿下级职员亦相率组织“萍矿同仁俱乐部”，宗旨是保护各下级职员之利益。该俱乐部曾于去年十一月，以萍矿医院院长殴打助手事，几至酿成罢工风潮。旋经地方绅士及工人俱乐部首领从中调停，未成事实。至今年八月，因矿长黄锡庚离矿赴沪，稽核处马处长代理矿长职权。马因见矿局拍卖之烂柴内有可作材料之好木，乃疑木围员司舞弊，即函矿警局派队拘拿木围职员郑金绶。郑因病请假已有三月，忽见巡警拘拿，大受惊骇，如是重病复翻，日趋险恶。医院对其病势亦下一“大受惊骇，无诊”之判条，果于一日后死去。萍矿同人以马处长对郑金绶事未经查实，即函警局拘拿，直以同事等于盗匪，侮辱人格太甚，对之深表不满。次日即在同仁俱乐部召集大会，报告马处长逼死同事郑金绶情形毕，当时表决三点：一、关于逼死人命案由郑金绶家族及其同乡（浙江人）向法庭起诉；二、木围拍卖烂柴有无情弊，请当局查明严办；三、关于马处长逼死事不相关之同事，侮辱同事人格，全体同仁为自卫计，应请矿局撤退马处长；如若马处长不能撤退，全体同仁即实行辞职——罢工。会后即以上面三点函告矿及各机关，并由郑金绶家室至马处长家号泣要马赔命。一时轩波大作，闹得萍矿当局不得开交。旋因各界调解，罢工未即实现。但马处长素来刚愎异常，且对此每月三百余

元的饭碗实心舍不下去，态度极为强硬，坚决表示不走。而同仁俱乐部方面则坚持马去同仁留，马留同仁去的办法，因此调停无效。至九月七日，萍矿职员同监〔盟〕罢工的事实实现了。七日早各职员除各处长外，均未到公。各工作处监工、窿内职员等亦未进班，因之全矿工程弄成僵局。此时工人严守中立，照常进班，如有工可做，照常做工；无工可做，亦到班守坐，并严守秩序，不去代替职员做的工作。同时并呈文萍乡镇守使及县署声明职员罢工，工人严守中立，不参与任何方面之行动，且因职员罢工所发生各种工程上之危险，工人及工人俱乐部概不负责。在罢工第一天职员秩序尚好，工人工作亦勤，是日出座〔产〕且超过定额四百余吨。第二日职员仍旧坚持，但工人方面因无职员经发木材及窿内灯油，以致窿内工人七千余人不能进班，酿成自然的罢工。是日出产仅数十吨而已。同时窿中餐宿处伙食亦系职员经管，以致工人没有饭吃。至此萍矿当局异常恐慌。但因矿长赴沪，马之态度又极坚强，无法解决。八日晚，乃由副矿长舒修泰及总矿师金湘生致函马处长，劝其即走。该函签字方妥尚未送出，忽有电机修理等处职员至总局声明本人系被胁罢工，并愿如得保障，明早本人即可进班；又云此次罢工，同事被胁者甚多，本人并可联络一致明早上工。当局见其内部瓦解，停止警告马处长信未发。次早即发出布告谓各职员愿意到工者一律即刻到公，否则即行革退。又矿警局同时布告，谓如果有人胁迫同事罢工者，为维持秩序计，即行拘究不贷。此种布告发出后，职员逐渐到公者百余人，同仁俱乐部无法干涉。十日仍有一部分职员继续罢工。矿局复出布告革除同仁俱乐部首领肖鹏、李寿昇，并飭警局封闭该部，于部内驻巡警一排，禁止穿长衣的人出入。至十一日工作完全恢复，除三四有志职员自动辞职外，其余皆垂头丧气很规矩的到公了。同时萍矿当局及马处长均扬眉吐气自诩其压迫之得计，并计算此次主张罢工之职员数十人悉与革退，以便安置其亲近人员云。九月十二日。

（原载 1924 年 9 月 16 日长沙《大公报》）

安源工人罢工胜利二周年纪念会*

源 源

安源矿工及株萍铁路工人，于民国十一年同盟罢工一次，获得完全胜利，并联合组织路矿工人俱乐部，内部团结甚坚，确能代表工人利益奋斗，因此工人对于俱乐部十分信仰。及至现今全国各工团均遭封闭，而安源工会虽遇种种摧残，卒能存在。今年九月十四日为路矿工人罢工胜利签就草约的二周（年）纪念日，俱乐部于是日举行庆祝会。先事筹备数日，于俱乐部办公处、讲演厅、各学校及各合作社等处均扎有极壮丽之彩，各处工人寄宿舍由工人自行扎彩庆祝的亦有十余处。十四日路矿两局均停工一天。早晨八点钟，俱乐部纠察即分布俱乐部及学校等处维持秩序。十时各学校学生童子军及工人在大讲演厅（可容三千余人）集合，摇铃开会。先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即奏乐唱部歌及纪念歌；次由主席领导学生及工人代表等向部旗行三鞠躬礼；再次由汉阳钢铁厂工会代表陈君、大冶新铁厂代表李君、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代表陈君、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代表袁君、粤汉铁路工会代表卢君等致祝词，再由主席宣读北方各铁工会之函寄祝词。祝词大意，无非是敬服安源工友的努力和奋斗精神，并希望安源把组织发展到全国，援助各处工人恢复工会。祝词毕，即由主席致答词。复呼“罢工胜利纪念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俱乐部万岁！”的口号三声散会。会后复由俱乐部童子军列队游街，分发传单。是

* 这是源源 1924 年 9 月 15 日写的有关安源的两条消息之一，原题为《纪路矿工人罢工胜利纪念会》。

日下午二时俱乐部派出讲演员数十人，分队到各处游行讲演，并在大讲演厅扮演化装讲演五幕，剧名是《我们的胜利》，听者三千余人，秩序甚佳。此次庆祝会后，工众精神为之一振，但在职员罢工失败后数日举行，相形之下，实有使人难堪者。

（原载 1924 年 9 月 18 日长沙《大公报》）

萍矿风潮结束后之两事

源 源

△罢工职员第一批被革……萍矿职员同仁俱乐部因反对稽核处马处长同盟罢工旋遭失败等情，业志前报。按自同仁失败，首领被革通缉后，除三四职员外均已一律到公，工作完全恢复，众咸以此次风潮至此已告终结。不料本月十七日矿长黄锡赓在沪得萍矿当局电促回局后，次日即下一号信，革除同仁俱乐部部员一大批。兹将被革职员姓名职务采录如下：饶清国，平巷十段副管；周炳文，平巷甲段监工；陈瑞鑫，平巷甲段段长；周伯涛，平巷五段监工；韩春台，窿工餐宿处房长；杨镜之，洗煤台监工；蓝佩章，直井一段监工；周邦瑞，直井七段监工；陆楚吾，直井五段监工；李庆□，直井总监管处文牍；王绍芝，平巷一道监工；陈锦涛，平巷帐房。以上共除大小职员十二名，系安以“聚众罢工，以危公务”之罪名。该职员等被革职后，矿警局杨局长复一齐呼至警局谓之曰：本局已得矿长命令，君等被裁后，限三日即行出境，令本局执行，今特通知君等务请即日出境以免破坏情面云云。该职员等闻之异常愤激，但亦无法反抗，只得出境。昨晨饶清国（同仁俱乐部副主任）离安，其故友数十人均含泪燃爆竹送至车站，饶在车站向其故友曾为激烈之演说，并表示本人之进行方针，此去即将赴粤投军，将来必达报复之目的云。又被革职员陈瑞鑫，在矿服务二十余年，对工程及工人管理均甚有经验，而甲段工程为平巷喉舌，若换生手，难保无虞。因此现在有工人及地绅商会等均至矿局为之求情，以冀恢复原缺。但当此当局盛气之下，尚不知结果若何。闻此次革退职员十余名，属第一批，还有内定之第

二批第三批尚未发表云。

△官厅嘉奖工人态度……萍矿职员前次罢工，工人俱乐部虽严守中立，但职员与工人在工程上之关系最为密切，危险多端，因此工人俱乐部即历叙各种危险情形，并愿严守中立，以保秩序等情，呈文萍乡县镇守使署及县署。政府接到此项呈报后，深恐工人被其引动，危及萍乡安源秩序极大，乃即致函矿局，令其从速解决罢工风潮，复遣镇署管参谋长赴安亲任调停。至风潮平静后，工人迄无动静。在罢工期内工人秩序较平日更好，出产在职员罢工第一日且超额甚多。官厅见工人如此齐心，服从约束，即致函该工人俱乐部以示褒奖。兹录其原函如左：“迳启者顷接来呈，以安矿职员与马处长发生齟齬，全体辞职陈□危险情形，请予处□以保治安而□财产等情，业已具悉。该部对于此次风潮表示公正态度，不事过问，并约束工人照常进班，一以维持矿产，一以预防事端，孤诣苦心，良堪嘉慰。现已由署函致安源矿局速为解决，务使全体员司即日照常供职，以息风潮，免生意外。相应函复查照，仍希始终维持，以保秩序，毋任殷望此致”云云。

（原载 1924 年 9 月 22 日长沙《大公报》）

萍矿风潮将益扩大

源 源

萍矿职员罢工失败，经当局革退职员一大批，已志前报。兹探悉萍矿当局及马处长对于罢工之职员，仍想继续裁退，以图报复。内中并牵及窿工程处总管程炳坤、李堂及外段机器处总管袁星□等，亦欲借此一网打尽。但程等均系工程负责人员，由上海总公司派来服务，已有十余年，每月薪资在四百元以上，与马处长均系萍矿首领。倘此次以马之刚愎危及程等，预定萍矿风潮将必由此扩大。原前次马处长未按法定手续逼死同事郑金绶，致引起全体同仁之反抗。时以矿长赴沪，程李诸首领出任调停，双方斡旋，程等对马处长之手续上的错误，曾于调停时向马说了几句直话，在同仁方面亦直说马处长之手续错误，但劝同仁不必以此小事弄成重大交涉。马对程等此种态度，深为怀疑，以此次风潮皆系程等之播弄，故在风潮结束后，深不满于程等。但以程等又同为总公司派来之负责人员，职务平等，不能即此革退。马于愤恨之余，业将程等之罪状向沪总公司提起诉讼，以冀公司撤退程等。但程等在萍矿已有一大部分势力，对于老马此种措施愤恨已极，绝不至随便下台。似此两虎相斗，萍矿风潮将来仍不免于扩大。

(原载 1924 年 9 月 24 日长沙《大公报》)

呜呼萍矿之现状

源 源

记者按：萍矿际此风雨飘摇之时，负其责者应如何摒除私见，鞠躬尽瘁；共匡危局，乃各拘党见，假公报私，以致风潮累月，尚无已时；于嗷嗷待哺之工众岌岌可危之工程，则视若无睹，不早为设法救济。呜呼，萍矿前途，何增设想。

△武力革除窿工处长……萍矿风潮结束后，复经当局革除职员一大批，已屡志前报。自第一批职员革退被迫出境后，陆续革除之职员有萍矿医院医生赵梦贤、电机处监工王幼芝、采办处职员刘甫成及锯木厂钟某等。至昨日忽将直井窿工程处总管（即矿师）程炳坤武力革退。原程于职员罢工前曾为调人，当局遂疑程与罢工职员有涉，即谋去程，已向沪总公司控告，前报业已详述。兹因程在矿十余年，所负工程责任甚大，薪资每月六百余元。且其为人，魁梧爽直，萍矿大部职员及工人均皆敬畏。然与当局，素称不睦，当局谋欲去之，已不自今日始，故乘此次职员罢工风潮，而向总公司控告。不料事为程知，大愤宣言欲与当局一拼死活。当局见此情形，恐其日久生变，故不待公司之回报，即先发制人将程职革除。同时并饬警局派出侦探多人，暗中监视程之行动。复于直井工作处密布稽查，以防他方面之援助。是日矿长屏客不见。于公事房门口加派警士多人荷枪守卫，并兵〔派〕护兵四人佩盒子炮实弹，外着长衣随护。程接到革职号信后，究未作若何行动，仅长叹一声。次日即行向代理人王鸿卿移交一切手续。复赴矿长公事房往见矿长，不料为守卫警士所阻，未得入门。当局对程革职，布置周详。若无变故发生，闻将对其余之数首领，亦与以同

样之处置。但窿外总管仇达甫见此情形，已向当局提出辞呈。论者均谓萍矿工程或因此发生巨大影响云。

△金融紧迫之一斑……江浙战事发生萍矿无款接济，以致现状不能维持，前报已经详述。截至现在，工食尚未发给分文，市面恐慌已极。因此安源秩序，渐成纷扰状态。至当局之救济方法，仍无一定把握。前次萍矿潘会计处长至长沙借款，毫无成绩。至拍卖焦煤，只能在长沙造币厂抵押小部铜元。其余各客家值此金融紧迫之时，亦无现款抵押。矿票虽经岳镇守使出示维持价格，但较光洋每元仍低水二百余文，且每况愈下，市面仍难流通。折息已至每元每月一角，因此工众商民情形困苦已不堪言。兹据熟习萍矿内幕者云：“当局对于金融解救办法：一方急电沪总公司及各方面筹款，一方由萍矿拍卖焦煤。若以上两种办法，均无成绩，则即停工。但萍矿现在尚欠工食薪资及米木等款与长沙萍乡等处借款共七十余万元，若云停工，则上列各项欠款，均须悉数还偿清楚一百万元，方能停得下去。但又从何筹得此百万元之停工款项？若能筹得现款一百万元，则萍矿金融即可解救，不致要停工矣。似此萍矿停工，实为事实所不能，各方又无款接济。当局对此，亦甚焦灼云。”

(原载 1924 年 9 月 26 日长沙《大公报》)

萍矿索饷风潮

源源

自本年江浙战争发生后，萍矿工食即因汇兑不通，停欠未发，至今已有五、六月未发过全月工食，纵发亦不过每人给矿票一二元。因此一般工人生活异常痛苦，枵腹时虞。且矿票较光洋每元须低水一二百文。工人工食受此钱水损失，亦复不少。而市面商家及各界，亦因矿票不能流通外埠，所感痛苦，所受损失，亦不亚于工人。近来复因军事影响，萍乡安源各方面，均呈纷乱状态。前数日萍矿工人曾向各处处长索饷，当局答复至阳历过年时发工食半月，方免发生风潮。不料至昨日饷期已至，所允发给之工食半月，仍不能有，仅给窿内工人矿票一元，窿外工人矿票二元。因此工人以年关在即，所许复又失信，对当局大表不满。至昨日下午二时，乘矿长召集各处处长开会，各处工人包围请示解决办法。但至五时尚无解决办法发表，工人围候者，愈集愈多，已达一两千人之数。及后发表办法，仍不过各给矿票二元，以后之欠饷允急电三公司筹发。至此工人乃群起，争拥入公事房质问矿长，经各工人代表力拒乃免。至晚八时，围众仍未散，后当道答复今日每人发矿票三元，以后欠饷允五日内筹发半月，围众乃散。八时以后，围众与当道方用晚膳云。

(原载 1925 年 1 月 6 日长沙《大公报》)

萍矿索饷风潮将益扩大

源 源

萍矿工人因矿局积欠工食数月，现近年终，尚无切实办法，以致群起围索，其情节已详上次通信。不料该局于已承认之半关饷，至一月五号又不能照数发给，其余积欠亦无确实办法，并声明因公司损失，要取消年终夹饷（约计五万元）。按此项夹饷，为十一年罢工时，萍矿与工人俱乐部订立条约之一，实已发给两年。今忽言取消，工人对此，认为有意破坏条约，群情激愤，大有暴动之势。幸目下该工人俱乐部尚能极力开导，以求平和解决。现该部一面继续向该局交涉，速发年终夹饷，或可将一月份之正饷押〔压〕过年关再发。但该局仍未承认。该部乃一面又呈请赣西镇守使及萍乡县转令矿局，照发欠饷夹饷，以免酿起风潮。闻县署当即指令该部，其大意谓：“工人薪资极为微薄，仰事俯蓄，均于是赖，自应按月发给，以示体恤。现已函矿局，筹发欠饷及将年终夹饷循例发给，仍望始终维持，切实开导，毋任轻起滋扰，致妨治安”云云。至于镇守使方面，亦派管参谋长（现□理镇守使）来安，召集矿局工人两方面谈话一次，大意亦谓工人因生活压迫而索饷，自无可非难，唯无过于激烈以致影响地方治安云云。昨日（六日）该部已发出快邮代电（电文附后）向全国各界表明苦衷并请求援助。当晚又召集全体十代表大会，议决和平态度向矿局围索，并严格检查部员证，以防不轨之徒乘机混入捣乱。今天各工作处已实行围索，秩序尚好，唯亦未得结果。似此情形，工人方面，料不致轻起暴动，唯望萍矿当局能本息事宁人之意，体恤工人痛苦，早日解决，以免年终岁毕之时，掀起巨大风潮，则能安

然度过年关者不仅工人矣。①

(原载 1925 年 1 月 10 日长沙《大公报》)

① 文末所附快邮代电全文，见本书历史文献部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快邮代电》(1925年1月7日)。

萍矿索饷风潮续志

源 源

萍矿索饷风潮，记者昨日通讯，已料其将益扩大。今日为双方明显的争持之第一日。萍矿为我国最大产业，其安危关系匪浅，故各方态度，当为读者所注意。兹分别言之：

工人方面……昨日（七日）原为窿外工人发给夹饷之期，而窿内工人发给夹饷期尚在本月十五日。故昨今两日，虽有数工作处围索，尚不过为双方争斗之开始。倘于最近数日内无法解决，窿内工人发夹饷之时，当再有大风潮发生。今日各工作处围索情形，颇为和平，尚未发生骚扰。因该工人俱乐部自接萍乡县署之指令，即出一布告，约束工人严守秩序故也。工人俱乐部今日又发出两种传单，一是反驳矿局取消年终夹饷之理由，谓夹饷系载在双方订立之协约，实非红利性质，自不能因公司损失与否而定发给，并谓萍矿每月有五六万元赢余，实不亏本云。一是诉说工人所受之损失，谓因欠饷及发矿票，工人所受之损失，自去年七月以来，计有五万四千余元，矿局反提出取消夹饷，实为无理。总之工人方面对于取消夹饷事，绝无让步之表示。

矿局方面……矿局自得知工人对于取消夹饷之态度后，曾召集各工作处首领开会数次，讨论对付方法。今日上午又在总公事房召集各处首领讨论夹饷问题。各处首领大半赞成发夹饷，其理由谓夹饷已发两年，何独今年不发。并有人说，如公司不承认，由大家赔偿亦可，不然危及产业，谁尸其咎？唯会中有一二有力者，似别有用意，绝力反对是说，主张绝对不发夹饷。故未讨论出何项结果，闻今晚仍继续开会讨论。矿局出产，因工人为夹饷事不

安心工作，逐渐减少。定额每日须出四千多桶，闻现已减至三千四百桶。

官厅及绅商方面……镇署及县署，对此事除已表示和平态度，今日鄂军混成旅司令部亦表示该部分属客军，对此事不便干与云云。商会会长沈开运、保卫团长罗国曦均表示欲竭力调停，以期和平解决，谓如矿局坚持取消，则全市商家实力援助工人。闻矿警局亦电三公司，代工人催饷，有谓工人索饷，出自饥寒，武力制止，问心有愧等言。如此各方面皆表示息事宁人之意，则萍矿当局，如以产业为重，地方秩序为念，即有一二人主张不同，恐亦不能一意孤行矣。

(原载 1925 年 1 月 11 日长沙《大公报》)

萍矿夹饷风潮解决

源 源

萍矿欠发工食，取消年终夹饷致引起风潮，工人以怠工手段对待，前报业已详述。兹悉此项风潮已经解决，萍矿允于阴历年内尽先发给年终夹饷，工人亦已照常工作。兹将其解决之因果调查如下：自工人俱乐部发表矿局取消年终夹饷计划后，工众异常愤激，连日向各处处长围索，致各处长均畏不到公。一面复呈自然怠工形势，窿外各机器制造修理厂，工作均甚懈怠，窿内八日出炭由二千吨减至一千六百吨，昨日减至一千一百吨；一面工人俱乐部竭力向官厅及绅商各界接洽疏通，表明矿局取消年终夹饷之无理由，及工潮扩大与地方产业之利害关系。因此官厅剧然抛弃武力政策，而与绅商各界竭力调停。矿局方面自见工人怠工情形及各处长被困，又官厅不允为其最后之对待，应付乃穷。同时赣西镇守使（代）、鄂军夏司令、李鸿程旅长及萍乡县公署，均劝矿局允许发给年终夹饷，免使发生重大风潮，而尤以地方绅商调停得力。矿局当局见此情形，昨日召集各处首领会议，决定允于阴历年内尽先发给年终夹饷，托绅商正式向工人俱乐部答复，但对上海总公司，则由驻军官厅及地方萍乡安源商会各去电报，说明年终夹饷不能取消之理由，并请飭萍矿速急发给；如公司回电仍坚持取消，则矿局当局承认赔偿。至是夹饷问题，遂告一段落。顷闻矿局已承认于今日布告发给夹饷，工人俱乐部亦召集全体代表干事联席会议，报告解决经过，工人均甚满意。今日一切秩序及工作情形，概已恢复原状。唯公司款项，至今尚无确实消息。而过年又不久，欠饷问题，恐仍无把握解决。闻此次萍矿夹饷问题

之所以发生，其中不免带有党争成分。系某某处长主动进言公司取消夹饷，使某派为难，至工潮发生。全矿职员均向某某处长下激烈之攻击，某处长不得下台，此问题遂极顺便解决。但内部意见则因此更进分歧，党争亦更加激烈云。

(原载1925年1月13日长沙《大公报》)

萍矿夹饷风潮又轩然大作

源 源

萍矿年终夹饷，因当局意见不合，有意取销，引起巨大工潮，已屡志前报。前经官厅及绅商各界调停解决，萍矿允许于阴历年内尽先发给年终夹饷，风潮遂寝，亦详志前报。不料萍矿当局前日之答复允于年内尽先发给夹饷者，不过一时缓兵之计。前昨两日工人代表请求于十五号发给年终夹饷半月，当局忽然变卦，支吾其词，谓前日绅商答复你们（工人）年内尽先发给夹饷，我们（当局）不知道，实是无稽之谈，夹饷须待公司回电，有则有，无则无。工人代表一闻此言，殊深愤激，谓当局骗人太甚。急找绅商调人（因绅商担保不出布告），调人亦为之大愤，骂当局为无诚意。至昨日群众得知当局对夹饷变卦消息后，为之大哗。于上午十时各处工作多半停止，群向各处处长围索。各处长不知当局已经变卦，莫可如何。同时矿长、矿师、公事房，有工人三四千人围住，诟骂不止，非得矿局于即日将夹饷发清不可。又工人俱乐部见群众来势太凶，深恐一时不及闹出轨外行动，即四出张贴“严守秩序”之布告，并临时派定纠察队一千六百人，密布安源全市，一方防止军队前来干涉，一方防止奸人藉故捣乱，并于各围众中加派纠察甚多，把住出进口道，凡无俱乐部部员证者，无论军、矿及各界之人均不许入内，交通一时为之断绝。安源全市均在恐慌之中，四处只见工人纠察队之巡逻，全警〔矿〕职员，亦均在包围之下，消息不能互通。军警机关始终无一人出发，唯秘密戒备，并派出便衣侦探多人。俱乐部亦照常办公，唯见人把守门口不许闲人出入。至上午十二时绅商调人去矿长公事房，当面

质问矿长何故食弃前言，鼓动风潮，并声言如因此发生意外，所有地方绅商各界损失，应请当局负责赔偿云。舒矿长此时已无办法应付，复向绅商允许发给夹饷，同时又不肯负责，乃召集各处处长开会。但各处长均在包围之中，乃向工人代表商议允各处长解围至矿长公事房商议。但各处工人仍群随各处长至总公房。各处围众齐集一处，人数更多，声势浩大。至此有矿警三队长随带徒手警兵数人入围众内至矿长室。围众大哗，群声言你们军警如来干涉我们工人要饷，你们打死我们的人，我们就连同全矿大小职员死在一块。后围众中又有两人故意捣乱，为俱乐部纠察队捉至俱乐部去了。迨各处长开会时，各处长均主张即刻发给夹饷，但公司回电未来，发给夹饷，各处长须共同负责。乃请矿长、矿师及各处长签字发给夹饷。各处长签字毕，唯稽核处马处长不肯签字，致与舒矿长发生争执，后由舒矿长向马特别圆转，马方签字。至此乃向俱乐部及调人确切答复年终夹薪有发。俱乐部主任陆沉即向群众演说，谓夹饷已答复有发，请即散围。群众不信，深恐当局又是骗局，非得当日把夹饷发清不可。但矿局款项无出，乃搜集矿票二万余元，发给夹饷七天半，余七天半迨十七日用临时支票发给。当日各处分给总支票一张。此项支票及矿票，另由矿局向商会交涉，作光洋使用，不得低水，将此办法向群众详细解释后，围众始散。时已至下午七时矣，围众及被围者，方得饮食供给，至晚间九时方将夹饷发清，安源严重形势亦顿解。萍矿夹饷发给后，株萍铁路工人夹饷，亦于今日发给矣。

(原载 1925 年 1 月 19 日长沙《大公报》)

萍乡追悼孙中山情形， 萍矿欠饷风潮之酝酿

源 源

△追悼孙中山情形。……萍乡县于三月二十八日起，举行孙中山追悼大会。会址设在文昌宫，各界人士分三日致祭，二十八日城内绅商学各界，二十九日军政警各界，三十日城外各学校团体，萍邑各机关，各学校共有五十余团体，每日有数千人致祭。颇极一时之盛云。

安源各界，也举行追悼会，共有十多个团体。四月三号在张公祠致祭，同时工人俱乐部，开演追悼新剧三天，每日下午二时至五时，晚间七时至十时，各界男女，均能自由参看。三日之内，合有两三万人集会，可称盛举云。

△萍矿欠饷风潮之酝酿。萍矿因三公司久无巨款接济，拖欠工饷三个多月，工人困苦颠连，已达极点。业由俱乐部去电三公司催索，久无答复，现又呈请镇守使署萍乡县署并发表宣言，向各界申明，已于四月一日，实行阻运焦煤出矿，若再无解决办法，闻将并生煤一律停运。如此，则湘鄂各埠，亦难保不发生煤荒，不知萍矿当局，有以善其后否。

(原载 1925 年 4 月 8 日长沙《大公报》)

如箭在弦之萍矿工潮

老 鸽

四月二十八日长沙特约通讯：汉冶萍三公司，连年亏累綦钜。去岁并复向日本借款八百二十万两，渡过年关，约以日本有优先廉价承买钢铁权。而三公司营业不能扩充，出产摊付日债尚不足。如萍矿一等焦煤一吨运至汉口须价二十元，而一吨焦煤不供炼铁一吨之用。炼成钢铁一吨，廉价卖于日本，价银仅在二十两左右，似此推算，其亏累之巨可想而知。三公司经济情形既如上述，而公司支持残局之计，又不得不转取之于该公司工人。在萍矿原有工人一万二千余人，现积欠工饷四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迭次向矿长舒楚生交涉，舒屡次支展，以上海三公司方面未按期付饷为辞。工人为饥饿所迫，前月曾包围矿局索饷。旋由赣西李镇守使及安源商会出任担保，向公司交涉速筹发饷，风潮始得暂寝。一月以来公司又无发落，谓须俟三公司代表来安始有办法。至前日（二十六日），三公司特派林某偕同日本顾问及汉阳铁厂长吴某来安，工人如大旱之见云霓，以为工饷有着矣，孰知事竟大谬不然，此实为日本以借款关系来安源视察工程，并与工饷无关。二十七日舒矿长偕日本人乘电车往□机处视察，为工人瞥见，即上前包围，群呼要饷。适有运粪者经过该地，工人以一时气愤，遂将大粪泼舒，称快之声轰动。工人俱乐部闻讯，忙派干事前往解围，始脱于危。舒尝此滋味后，大为震怒，连日请于赣西镇守使加派大兵一营（原有一营，武装矿警五百名）到山，工人以欠饷不发，反调兵压迫，甚为激昂，工潮暴发如箭在弦。现已一面怠工，连日

出产煤，已由三千七百吨^①减至三百吨左右；一面由工人俱乐部向矿局严重交涉，请将山中所有焦煤二十万吨速招商拨〔拍〕卖，变价拨〔发〕饷，以维工人目前生活。为久远计，工人俱乐部将邀集矿局当局及安源商会赣西镇守使等各方要人开会讨论萍矿之存在问题，提出以萍矿出产维持萍矿，与汉冶两处之关系必须改变，以免自取灭亡，并发出快邮代电于下：（略）^②

（原载 1925 年 4 月 29 日上海《民国日报》）

① 原文如此，有误。

② 快邮代电全文见本书历史文献部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快邮代电》（1925 年 4 月 25 日），此处略。

萍矿积欠工饷，工人减价拍卖焦煤

源 源

萍矿因积欠工饷三四月之多，工人类多食蕃薯青菜以充饥，遂致群起索饷，风潮甚烈。公司若不赶紧设法解决，势必酿成意外。但闻公司允为拨来之款，至早须在五月十号前后，以缓不济急，特于昨日（二十六日）邀情〔请〕官厅及绅商界，声明减价拍卖煤焦。拟定油泥每吨四元，三号煤每吨六元，三号焦每吨七元，机炉三号焦每吨九元，均在株洲交货，以所得之煤价，随时发给工人欠饷，并已取得赣西镇守使同意，一面请其向路局交涉车辆，以便多运煤焦，赴株拍卖云。按矿局此次所定煤价，较平时每吨均减低一、二元，自然较为一般经营煤业者所欢迎。但是否能马上找得买主，路局能否多给车辆，最近期内，能否发给工人若干欠饷，尚属问题。

（原载 1925 年 5 月 1 日长沙《大公报》）

萍矿局发现罢工风潮

萍矿局工人因欠饷未清，酿成罢工风潮。昨株萍路局长已来电报告，略谓称已于本日回局，萍矿罢工风潮，迄今尚未完全解决，知注谨闻。株萍铁路局长首凤标叩江印

(原载 1925 年 5 月 6 日长沙《大公报》)

盛总经理行将来安之消息

源 源

汉冶萍三公司总经理盛恩颐，以巡察大冶、汉阳、安源各处状况，亲携百万圆，发给欠饷及所欠往来，业于上月下旬由上海起程。于九月一日到大冶巡视，并参加盛公祠成立典礼，现已至汉阳铁厂查视一切，不久即可起程来安源。萍矿当局以总经理将次来安，已在总局修拾第二层□屋，为总经理居住。并在株萍路定好专车，在长沙预备住处，故该矿局近来大形忙碌。工人方面，因矿局近又积欠饷三月，又值米珠薪桂，食米艰难，闻有多人，每日没有饭吃，只以菜蔬当食，饿死及自尽等惨状，近已有所闻，故对携款发饷之盛恩颐经理真如久旱望云霓一般。但近闻盛总理由上海而大冶，由大冶而汉阳，忽又滞留汉上，迄无来安确期。于是引起种种怀疑，由怀疑而发生种种推测，因推测社会上自然发生许多谣传矣。此种传言，或不尽确实，甚至有许多不免近于滑稽，然记者□向多方刺探，汇集各种传言，觉其中亦不无几分真理。兹将所得消息述之如下：原萍矿自去岁七、八月，每月经济来源，几陷绝境，尤以近来困难尤甚，计约欠工饷项五十余万元，材料及商家欠款不下百万元，加其它食米欠款，总共将近两百万元。盛经理此次出巡，早已有携款清理各项积欠之传言，故凡与萍矿直接间接有关系者，莫不欣然引领〔颈〕而望。孰知其行期一再迁延，遂有人谓盛经理因公司信用久失，此次实未携巨款；在未筹得的〔巨〕款以前，故不冒然来安。有谓盛经理此次本与太夫人同来，太夫人性好游玩，故至□处须伴太夫人游玩一过〔遍〕，故即对于急如燃眉的工饷问题，终不能逆太夫人意，遽来

安源也。昨今两日忽又传奇怪消息；闻之几难使人相信，谓三公司近来因办理不善，连年亏折，公司因日本借款（约六千万元）及条约关系，日本从中煽动，谓欲整顿公司，必先取消工人俱乐部。故总经理久滞汉上者，其真意实与江西督办方本仁及某军阀某省长商议取消工人俱乐部之办法。闻近已磋商就绪，盛某不久或来长沙，但一时还恐不能来安源，须在长沙将各项办妥后，即以武力压迫工人云云。记者按，此突来谣传，其中有三疑点：（一）工人俱乐部过去的行动与萍局实无妨碍，解决工人纠纷，维持秩序，与社会实减少不少困难。即如此一年中矿局欠饷，总在三月以上，而能维持出产，毫无暴动发生者，不能不谓为工人俱乐部维持之得力。往这方面看来，公司实无解散之必要。（二）五卅惨案，日本为之罪魁，值此全国反对帝国主义高潮之时，日本似不至再冒不韪，致惹起全国之激烈反对。然日本人素称狡猾，亦不能断其无此野心。观于日人对萍矿之处心积虑，及昨日忽来行踪鬼秘无护照来安之三日人，亦不能不有怀疑。（三）工人组织团体，法律虽无规定，但工会条例，执政府久已拟议，不久即可公布。想各省当局决不肯为人傀儡，而自取其咎。从以上所言观之，似又觉此种传言，大无根据。所得消息如此，姑志以俟将来。（编者按：盛经理已于昨日下午偕同煤矿转运局局长□适震搭长武车到省，下榻灵官渡，萍矿局驻湘事务所）

（原载 1925 年 9 月 10 日长沙《大公报》）

萍矿之危机

山人

安源特讯：萍矿从去年七月以来，对于工饷，除去年年终发给八成，今年五月发给一月外，总是零碎发给，累月压欠，从未发过一月全饷。这三四年来，工人的工资，并未增加分文，而生活程度，却高了两倍。因此，就是萍矿能按月发饷，工人养家活命，尚嫌不足，何况年来总是常常拖欠工饷三四月哩。

萍矿单工饷一项，每日^①在十一万以上。今年来，除五月十四日汉冶萍公司汇来现洋十二万元，以后又汇来六七万元外，完全是由萍矿卖煤借钱度日。现在萍矿日日必需的米、木料、油、机料等等，都一点也没有了。萍矿对外的信用，完全失了，借钱固然借不到，卖煤也卖不去，米谷又昂贵，矿票又低水，四面八方，相逼而来，真是异常危急。现在萍矿的职员和工人，天天盼望总经理来，恳求总公司汇款来。虽邮信电报，一日两三件去催，结果不但总经理不来，连钱也不汇一点来。萍矿共欠饷三四十万元，加上汇票借票等项，总计要欠一百二十万元以上。现在工人个个都是债台高筑，借贷无门，长沙安源一带与萍矿有来往的钱庄铺家，十家有九家就要破产。虽然情势一日紧张一日，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总经理来安的希望，各方还能勉强维持，工人也能照常工作。听说总经理又到汉阳，不能来安源。假若总经理既不来安源，又无巨款汇来，那末不但萍矿马上就要瓦解，恐怕还要危及地方。

（原载 1925 年 9 月 10 日《上海民国日报》）

① 原文如此，疑为“月”字之误。

安源之雪耻运动和米荒

源 源

△安源之雪耻运动……自青沪惨案发生，继以汉粤惨剧，安源各团体，即组织安源市民沪案雪耻会。该会自成立迄今，对于示威游行，经济绝交，不买仇货，曾努力进行。近该会以列强毫无愧悔，青沪汉粤诸交涉，因外人之奸滑，官厅之压迫，将有失败之征兆，拟再振起精神，以期最后胜利。故于募捐宣传诸事，近日又复努力进行矣。又该会举行“九七”国耻纪念，通告自三日至九日为国耻周，已订今日下午三时召集全市各公团代表开会。

△米价平稳中之安源米荒……去年年成与战事影响，致今年各处闹米荒。萍安在四五月中已受奇荒。至新禾登场后，米价本逐步跌低，一元可买十八九斤矣。孰意赣西军队，四处强买，既不按市价付钱，复以价甚低之江西票，作光洋用。现四处米贩，均不敢至安源。因此来源既断价遂逐涨，每元十一斤，还有钱无市，安源七八万市民，遂陷在恐慌之中。经工人俱乐部、商会保安团迭向镇署请愿，情形稍好，但不时还有兵士强买，四乡米贩，仍旧裹足不前，故米价毫未见松。

（原载 1925 年 9 月 10 日长沙《大公报》）

萍乡煤矿工人生活一瞥

安源快信云，萍乡煤矿为中国最大实业汉冶萍三公司之一，每年产煤达七十余万吨以上，全矿工人有一万三千余人。欧战时期间钢铁畅销，该公司每年获利二百余万元。欧战后各国实业，逐渐恢复，汉冶萍之钢铁销路遂形减少，加以办理不善，董其事者，均图饱私囊，及因借日本债项（现已共借二千万元）之关系，每年须贱价卖五十万吨铁砂给日本，遂至公司日形困难，营业不振，每年损失约二百余万元。虽萍矿生产仍能继续，萍矿本身按每年煤价计算，尚可赚红利数十万元，但因三公司关系，亦不能不受损失。且公司以矿票发薪，市价矿票一元，只值七角五六分，如以每元损失二角计，每月工资十万元，则工人即损失二万元。自去年七月至今，已有年余，则工人之蒙害，当属不资。况工资每欠至三月，如以每期工资迟二月发给计，工人借一元债，月须上息至少五分，则工人于利息项下已受五六万元之损失矣。该地工人生活本甚简单，每日只进三次糙米饭。惟因过去继续积欠之影响，债台高筑，四路无门。且去今二年，湘赣年成太坏，现虽新谷已熟，但安源米价仍未见松。近日更因军队四出强迫买米，致来源减少，光洋一元买米十一斤，而矿票一元七斤尚还无卖处。工人处此种情况之下，欲生无术。如工人家庭，普通四五人或七八人不等，本月中只发矿票一二元，卖〔买〕米犹不足，其家庭人数过多者，更无法维持。近日因而饿毙或自尽者已有所闻。惨凄之状，目不忍睹。工人方面，曾屡次催发欠饷，声势汹涌，几濒于危。工人俱乐部则屡以保护产业，维护社会，及在此全力对外之时等理由，苦口劝导，幸免暴动。对于出产，犹忍饥耐饿维持

原額，少時亦能出產四分之三以上。由此以觀，吾人實不能不佩服工會之深明大義，顧全產業。三公司總經理盛恩願五六月間即已宣言，將親巡各處，携款清理積債，故工人望其來安之心甚切。孰知其為求仙問道而朝普陀去也，迨至本月始由上海而大冶，由大萍〔冶〕而漢陽。此間因待餉□急，催餉催〔往〕來之電，日必數發，迎接之人，絡繹于粵漢道上。但萬餘工人之生命，竟不能動總經理閑情逸致，日日伴其太夫人□游漢上。夫萍礦虧欠甚大，除欠工餉五十萬元之外，尚有材料、糧食、工人借款等一共不下一百五十萬元。此種款項，均以積借太久急待償還，故盛經理此次來安，不僅工人望如雲霓，而社會及官廳亦均盼其早日□止。無如經理滯留漢上，遲遲不來。記者昨向各方刺探，得一奇怪之消息似屬謠傳，但在工人及社會上，均傳甚廣，謂盛經理所以遲不來安之原因，蓋為取消工人俱樂部之預備，聞彼將俟取得某某兩方之同意與幫助，即行以武力解散工人團體。此事之原動力，系屬日人。蓋三公司与日本關係甚深，日本野心勃勃，于二十一條訂關於漢冶萍之條件，及借款條件之苛待，早已謀漢冶萍三公司為囊中物。近五卅慘案，引起之全國反帝國主義運動，深于日人以打擊，故不惜採取屠殺政策，破壞工人團體，以淹其憤，而達其壟斷中國實業之野心，故千方百計，怂恿公司當局，取消為工人謀利益之工人俱樂部，俾將來滅吞三公司時工人無法反對云云。証以前晚有三日人秘密來安，不無可信。該日人並未攜帶護照，借游歷為名，現住萍礦。該工人俱樂部，平時既能維持工人秩序，保護產業，且深得工人之擁護，故在萍礦似無取消之必要。使此言果實，不知將何以處此萬餘待斃之工人也。

（原載 1925 年 9 月 15 日《時事新報》）

汉冶萍矿局总办来湘之琐闻

前招商局兼汉冶萍矿局总办盛宣怀之四公子（名恩颐号泽承），来湘业经数日，现□□于苏家巷余太华之东家余承伯家。闻此次来湘，因萍矿局亏累，预备恢复营业起见，由上海起程赴汉，即有电来湘，通知萍矿局，该局随派员至汉欢迎。盛君在汉勾留数日；然后乘该局差轮来省。该局员司人等，闻盛已抵省，前往谒见者，络绎不绝。盛君因难于酬应，一概挡驾。惟唐局长，则随到随见。近日与余承伯唐局长等，终日作千元一底之竹林游。所带来中英法日四秘书、四翻译、二打手，以及随员女仆使女人等，有四十余人之众，一切烹调饮食，尽属女工，做火提枪悉用使女云。

（原载 1925 年 9 月 15 日长沙《大公报》）

举市若狂之罢工胜利纪念

源 源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自民国十一年罢工胜利以后，与路矿两局订约十三条，于工人生活及待遇上，均稍有改良；而该部于此数年中，用全力于改善工人生活与教育之事业。该部所办之工人学校，内分补习、子弟、妇女职业三部，统计已有学生一千八百人；年支教育经费一万五千元。合作社两所，分设服物、器用、粮食、兑换等股，凡为工人日常生活必需之物品，略已齐备。此均为该部人员三年来努力之成绩，而亦为我国工人运动中之先进者。昨日为该部罢工胜利三周年纪念。兹将昨日纪念之情形，记之于左。昨日上午九时，该部召集各级代表，下午召集工人学校学生在该部大礼堂开会，到者约千人以上。其程序首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次唱部歌，次报告罢工时之情形及三年来之经过，次讲演，唱罢工胜利歌，最后高呼“罢工胜利万岁”、“俱乐部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诸口号。而在各工作处及往来要道，均有数百人多至千余人之大讲演。晚间各处所扎之牌楼灯彩，均安电灯，万盏齐明，耀如白昼。人民往来参观者，有如山阴道上，真可谓盛及〔极〕一时矣。各工人学校、各工作处、合作社及工人俱乐部之灯彩，皆能标奇立异，而尤以该部及洋炉、洗煤台者为最特色。各工作处在七时后，均为盛大之集会。该部门首大操坪内，预搭一戏台，所演者名为“最后胜利”。人山人海，伫立而观者不下一万四五千。中间杂以小学生之跳舞，尤博观者喝采不置。人数虽多，而秩序因该部预先派纠察队八百人，竭力维持，故非常平安。演至十一时余，始行完毕，群众遂欢呼而散。

(原载 1925 年 9 月 18 日长沙《大公报》)

安源路矿工人发生罢工风潮

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氏到安源各节，已志各报。盛氏到安后，即请求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派兵到安，欲以武力解散工人团体。李镇守使即派兵一团到安。盛氏见兵队至安，即开除工人有一千人之多。工人闻知即派代表二十余人，向盛氏请恢复开除工人之工作。盛氏不仅不答复，反令矿警将工人代表押镇守使署收押。工人无不愤怒，遂于昨日罢工。闻株萍火车工人，亦加入运动。至其详情，容探续志。

(原载 1925 年 9 月 23 日长沙《大公报》)

萍矿局武力解散工人俱乐部

萍矿局发生罢工风潮，已志昨报。兹据确讯，盛总经理抵安后，表面上对于工人俱乐部并无何项恶感，且发给工饷一月，工人安静如常。距〔距〕二十晚四时，矿局突尽〔竟〕调派镇署驻山军队约三营，协同矿警，将工人住所，以及各工作处窿口概行把守，外派兵一连，机关枪二架包围工人俱乐部搜拿重要职员。当时将部内三十余人，一并拘禁。但该部重要职员，多未驻部，所拿者除学校教员七人外，余均工人，旋即释放，仅将教员七人，派专车一辆押送萍乡镇署。当晚各工作处工人毫无反抗，惟因俱乐部解散后，窿内工人只许出不许进；工人住所准进不准出，工人行动完全不能自由。被军警监视不准外出，遂发生冲突，兵士开枪轰击，当场死三人，伤十余人，内重伤一人，抬至医院时，旋即毙命。击毙尸首，不许收敛，一时凄惨满目，不忍卒睹。惨剧发生后，工人完全服从，无有举动。现矿局拟暂时宣布停工，所有工人预备分别遣散云。

（原载 1925 年 9 月 23 日长沙《大公报》）

萍矿局武力解散工人俱乐部续志

萍矿局以武力解散工人俱乐部各情，已志前报。于昨又接来缄报告，该矿局于前日出一布告，略云除电机房、锅炉房、打风、抽水等处，照常工作，余均停工，俟改组后，再听召集开工。停工工人薪资，二、三、九、十四段窿工，定于二十三日在车站发给，即派专车遣散。照常工作工人薪资，容候解决。并悬赏五百元捉拿工人俱乐部主任。同时赣西镇署，亦有此布告，谓有土匪组织俱乐部，扰乱警政，故于解散捕拿，工人仍须照常工作，不得骚扰。各处军警，仍极戒备。工人除电机等处以兵士迫令工作外，余均关闭于工人寄宿舍，不许外出。故市面极形妥〔安〕静。二十一日解散俱乐部时，尚有矿局职员十余名在窿内上班未出，直至前昨两日以兵士进□救出，并无伤害。昨二十二日，最后一批职员出窿之时，同时由窿内捆出工人二十余名，当在窿口枪毙一人，余拟押往警局收押。戒备较前尤甚，并四处缉拿该部代表干事。闻有二人逃至老关，亦被捉获，当在车站，责以军棍六百。各工人均甚惶愤，然无可如何。俱乐部有工人子弟学校六所，教员约五十人。各学校中，尚围有女教员二人未及出外。该俱乐部业发出通电^①。长沙各工会接到此电，均纷纷讨论援救办法。现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昨已联衔电致萍乡李镇守使，请启封俱乐部，释放代表，恤死惩凶。电致盛总〈经〉理，云称集会结社，法律

^① 通电全文，见本书历史文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全国各界电》（1925年9月24日），此处从略。

所许，望即启封该部，释放代表以平公愤云。

(原载 1925 年 9 月 24 日长沙《大公报》)

安源工人举行纪念

十七日安源通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于民国十一年五月一日。因争增加工资及改良待遇，於九月间罢工一次，相持五六日，而订立与工人较有利益之条约。自后该部即汲汲从事於工人生活之改善，与教育之普及。三年来除竭力谋工人利益外，并为减轻工人日常生活必需品之价格，免受商人从中剥削，组织消费合作社一所。该社分股〔服〕物、器用、粮食、兑换等股。举凡工人必需品物，悉有所备。股本四万余，每年营业额达四五十万元。该部对于工人教育亦甚努力，由每年经济费三四百元，增至一万五六千元。学校由一处增加至七处，并新办读书处九处。学生数，在十一年时只八九十人，现已增至一千七八百人。中国工人现大半陷于幼稚，而该部竟有如此建设，不能不谓为我国之先进者。昨日为该部罢工胜利之三周年纪念日，又适为汉冶萍公司总经理来安之第三日。该部既以欠饷（约欠三月半）问题，行将得一解决，而社会又有以武力解散该部之宣传，特召集纪念大会，一方庆祝过去之胜利，一方检查实力，以示不可轻侮之意。昨日上午九时及下午三时，开纪念会，到会人数约在三千以上。同时在各学校各工作处均有同样之集会。讲演队则随地集合百数十人，以为宣传。适以昨日为星期，工人全体停工一天。五时后攘攘而往，熙熙而来，已如山阴道上。大操坪上之化装演讲剧为《最后胜利》，中间夹以小学生之跳舞，颇博观众之欢迎。统计人数不下两万人。虽大操坪有二三十亩之广，亦几不能容。该部是日派出纠察员一千余人，以维持秩序。所以直至午夜，始行寝事。

（原载 1925 年 9 月 24 日上海《民国日报》）

萍矿局解散俱乐部四志

萍矿局将工人俱乐部武力解散各情，已志前报。兹昨又据该处缄告，谓其军警戒备情形，较前益紧。曾任俱乐部代表干事之职者，均在逮捕之列，一般工人，极为惶恐。矿局昨日已将窿口〔内〕一、二、九、十四段工人千余名，押至醴陵、株洲一带，其余各处工人，一万余名，均待发饷离山。惟发饷手续，由各处工头经手，会同矿局驻兵从中克扣，约计七万余元。至工人子弟学校七所教员，事变之日，捕去黄静源、吴景中、刘乙然、郝云、许建人等九名，余次分逃。内有十五人，至安源车站买票离山，亦被驻兵捉拿，姓名未详。送至矿局，各责军棍四百。有黄姓者受伤过重，昏死数次。又有妇女职业部之女教员叶姓，及第一校女教员金姓，刻已被军士监禁四日，断绝饮食。叶于校室楼上痛哭，大呼求食，情极凄惨。校邻有送饭者，军兵禁止。工人消费合作社存货及现款约值五万余元，前已由工人请求商会保存。但至昨日亦由兵士搬去。又据萍乡来者云，镇守使署于前日傍夜，有将黄静源押至山上枪毙之说，是否确实，尚不得知云。

（原载 1925 年 9 月 25 日长沙《大公报》）

萍矿局解散工人俱乐部五志

萍矿局解散工人俱乐部各情，迭志报端。兹昨得该处函告，矿山戒备，仍未稍弛。被囚于萍乡镇守使署之工人学校教职员黄静原〔源〕、吴景中等，曾于二十三日提出刑讯。据其供称，受路矿工人俱乐部之聘，担任教员，并无轨外行动；至俱乐部系全体工人所组织，一切行动，由工人决定，历年以来，亦无不法之处，更非由学校教员所主持云云。讯后仍镣扣收押。至矿局停工改组消息，现略有变更，一星期内，仍可开工，对于原有工人亦不至全数开除。专车解送一项，迟未执行。闻此事之变更，系赵省长复电所致。因其若将遣散，则此万余工人，必回湘省，无法安置，现盛氏正在考虑之中。其俱乐部所立学校教员，多系湘中聘请。事件发生，均罹灾殃。故昨教育界以其拘禁拷打监押男女〔教〕员，实有未当。故联名电请释放，文曰：萍乡李镇守使，安源盛总经理勋鉴，此次安源解散工人俱乐部，拘禁工人学校男女教员多名。查该员等多由敝四校毕业，专心教育，向无越轨行动，万□释放，不胜□感。湖南省立一女师兼长沙女师校长徐特立、一师校长王凝度、长沙师范校长杨正字叩有印

（原载 1925 年 9 月 26 日长沙《大公报》）

萍矿局解散俱乐部六志

萍矿局武力解散工人俱乐部，押遣一二九十四段矿工后，〈已〉五志前报。现矿局对于开工方面筹备，尚无进步。盖因日本之债权者，于改组后，债务担保，及在萍矿权利之条件磋商，未易妥协也。至工人方面，连日亦无何种暴动，驻兵及矿警，仍昼夜戒严。工人之曾在俱乐部任干事，或代表等职者，仍加逮捕。原监禁在女子职业部之女教员叶菊清，昨已收押于老街工人消费合作社二层楼。该楼先押有合作社营业员四人缝纫工三人，併叶女士共八人，禁于一室，即〔既〕无床铺几榻，又每人每日只有粥水一碗充饥，大小便均以淡〔痰〕盂盛之，情极凄惨。工人子弟学校小学生，现组织募捐救济队，向工人及市民募款救济在囚教员。矿局司法课准许馈送食物，至萍乡镇署及合作社之被囚者，则严禁不许。再俱乐部被封之次日（二十二日），工人及学校教员，多有自安源上车逃走者，是日小学生不期而集者百六七十人，至于望车号哭，依依不舍，或谓系俱乐部教育事业感人之深云。

（原载 1925 年 9 月 27 日长沙《大公报》）

安源矿局之大惨剧

长沙快讯：汉冶萍盛经理抵安源，对工人初尚和缓，嗣以十六日工人举行罢工胜利三周年纪念，盛认此为工人对己示威，乃请赣西镇守使李鸿程出面弹压。某日宴李于三层楼上，严守秘密，即为商量此事。李以未得方（本仁）命为辞，未果执行。事后盛、李均召俱乐部正主任陆沉往见，坚囑慎重将事，不要太扫人家面子。至此工人始知高压在即，加以相当之准备。然亦未料盛有何种恶辣手段出现。二十夜十一时，盛往萍乡，翌早四时回安，随即调来军队一连。至四时半，工人出班，满山已宣布特别戒严。出班者包困寄宿舍，进班者不准复出。旋即派兵一连，机关枪二架，封闭工人俱乐部，并捕去职员三十余，工人子弟学校第一校被捕去教员八人，第三校被捕去数人，二四两校亦施行严密之搜查，人已先逃，未克捕获。成本十余万之消费合作社，被兵士抢掠一空，经理唐生〔升〕超现尚不知下落。所捕之人，旋即释放一大部分，仅留八人，解往萍乡镇署，内一人系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余均不知姓名。正主任陆沉，悬赏五百元捉拿。后南区窿工闻耗冲出，兵士开枪一排，当场死者三人，伤十余人，内重伤者一人，抬至医院毙命，已死者不准家属收尸。同时局中牌示，将二三九十四段停工，工人千二百余名，由赣军押送老关。在山工人更用符号，无新符号者无论何人，不准上山。现昼夜戒严，如临大敌。将来趋势如何，尚未可道观也。（庸）

另一通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自民国十一年罢工胜利以后，与路矿两局订约十三条，所得待遇既优，工人之气势亦日张，渐渐引起各方面之注意。此次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未到安源

之前，群疑盛氏之来，将解散工人俱乐部。工人心理大抱不安，曾派代表赴汉欢迎盛氏，并叩其意见，盛氏主张劳资合作，改良工程，免为日人搜去，招待代表，至为优渥，工心大慰。迨盛氏十四日抵安，矿工职员及工人赴车站欢迎者，达四五万人以上，盛氏略事周旋，直赴总局。未几，即发给工人八月份一关现饷，工人俱乐部都以为决无他虞，于十六日举行罢工三周年大纪念，各工作处，均为盛大之集会。讲演时，唱罢工胜利歌，并高唱〔呼〕“罢工胜利万岁”、“俱乐部万岁”。一时观者人山人海，可谓极兴高彩烈之能事矣。不料乐极悲生，盛氏表面对付工人，虽无恶感，而见此情形，究不无几分醋意。果于二十晚四时，突然调派镇署驻山军队约二营，协同矿警，将工人住所，以及各工作处窿口，概行把守，外派兵士一连，机关枪二架，包围工人俱乐部，搜拿重要职员。当时将部内卅余人，一并拘禁，但该部重要职员，多未驻部，所拿者除学校教员七人外，余均工人，旋即释放，仅将其教员七人，派专车一辆，押送萍乡镇署。当晚窿内工人，只许出不许进，工人住所，则许进不许出，工人行动，完全不能自由。二十一日午后一时，南区住所内工人，被军警监视，不准外出，发生冲突，兵士开枪轰击，当场死三人，伤十余人，内重伤一人，旋即毙命。一时凄怆满目，不忍卒睹。而矿局不待工人罢工，即自行宣布停工改组，并将工人遣散千余，押解回籍。事后盛恩颐及株萍路局唐局长，均有电报告来省，兹录如下，以供参考（盛电）：“长沙赵省长钧鉴：恩颐此次奉敝董事会命，整顿矿事，具经面承〔陈〕办法，仰荷维持至为铭感。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已奉方督办电飭李镇使、张旅长派队于今晨封闭。敝矿并同时宣布停工改组，现拟漾日遣散工人一千数百人；以〔已〕电株萍矿〔路〕局派车由赣军押送至老关，敬恳钧座电飭驻防军队沿途弹压，免滋事端，无任祈祷。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叩。”（唐电）“长沙省长赵钧鉴：准安源汉冶萍公司经理盛恩颐电称，敝矿现需遣散工人一千数百名，由赣军押送至老关，除电恳赵省长电飭

驻军沿途弹压外，务请飭令安站，于漾日多备车辆，分批载往长沙一带，并盼电复等由。窃查萍矿遣散工人，数在一千以外，工人籍贯不同，分子复杂，沿途下站防不胜防，非有适当办法，不足以昭慎重。除电复盛经理，应候钧座核示再行遵照外，兹派职部总务处长肖骧趋轅请示办法，伏候训海祇遵。职唐彦叩养印”（萍）。

（原载 1925 年 9 月 27 日上海《申报》）

湖南学生联合会援助萍矿工人*

湖南全省学生联合会因萍矿局封闭工人俱乐部，解散工人，拘押学校教职员，故特于昨通电援助。其文录下：

全国各报馆转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铁路总工会、各省学生联合会、省议会、工会、农会、教育会及各业公团钧鉴：安源煤矿为我国最大产业，关系国家实业政治至重且巨，主持者惟图自饱私囊，办理者缺乏经济知识，致公司日见亏虐，大借日债至数千万之多；工人待遇，备极酷刻，压迫之甚，在在能使工人发生暴动。所赖路矿工人俱乐部，以维护国家产业为前提，劝导工人，忍饥挨饿，从事生产。乃昨据报载，九月二十一汉冶萍总经理盛恩颐、赣西李镇字〔守〕使，仰承日人之意旨，率领军警数千，包围路矿工人俱乐部，当场枪杀工人七人，捕去职员十四人，重伤及失踪者，不计其数，一时血肉横飞，惨痛万状。此种压迫工人之手段，无异视工人为牛马；解散代表工人利益团体之行为，直欲置工人于死地。我呻吟于重重侵略下之工人同胞，何堪更复遭此虐待。敝会谨代表三湘学子，对此倒行逆施之行动，誓死反抗，为全民族谋解放而奋斗，重大牺牲，在所不惜。临电悲愤，不尽欲云。湖南全省学生联合会勒印

(原载 1925 年 9 月 29 日长沙《大公报》)

* 原题《学联合会援助萍矿工人》。

萍矿局解散工人后情形

长沙通信，此次萍矿局总经理盛恩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解散，逮捕代表干事，并将工人千余名，押解回籍，其余各处工人一万余名，均待发饷离山，同时宣布停工改组，而工人以“同盟罢工”对付资本家之普通策略，竟无所施。论者谓安源俱乐部，自上年罢工胜利以后，大惹各方面之注意；此次解散，资本家方面蓄之已久，因得实力派之援助，故遂毅然决行。依据军事当局布告，则指该俱乐部为共产党机关，而萍矿局则仅言本矿积习太深，急应整顿，并悬赏缉拿俱乐部首领陆沉，是资本家与实力派所加工人之罪案，并未一致。现安源市面平静如恒，所有萍矿工人除发电厂、打风房、直井吊车及各处锅炉等工、职员照常工作外，其余窿内窿外工程，一概暂行停止工作，听候改组。此事为中外所注目。解散俱乐部后，所有各种布告，均堪研索，兹并录如下。（布告一）赣西镇守使李鸿程布告云，为布告事，本月十八日，奉督办筱电，内开萍矿工人气焰嚣张，人类复杂，若不另行改组，殊属无法整顿，今盛总理有此决心，务必与之妥商办理，安源驻军，亦应酌量增加，严密戒备，倘有暴动，即行严惩首要，解散胁徒，免致风潮扩大，不可收拾，是为至要。旋于十九日，复奉督办巧电，内开铣电诵悉，盛总经理拟先停止两段工程，遣散一部分工人，请求我军协助，自应照办。惟顷据总经理删电，称萍矿工人俱乐部煽惑，竟将窿中紧要之二段，放火焚烧，预备明日以万余人示威游行，散布印刷物，满纸共产主张，甚致有夺取路权谬论，恳请飭令解散俱乐部，缉拿首

要等情前来^①。查工人猖獗，殊属可恶，除电复准办外，希即查照妥为办理，并对于该总经理加意保护，以防意外，而免疏失为要，各等因奉此，查萍矿工人，胆敢听俱乐部之煽惑，毁坏窿工，并散布印刷物等，实属目无法纪，亟应将为首倡乱之人，严行拿办，以惩不法，而儆效尤，除将该俱乐部即行封闭外，其余各工人等，务希各安其业，照常服务，勿得胁从，致于咎戾，切切此布。（布告二）赣军第九旅张旅长风歧布告云，为布告事，照得宣传共产，为肇乱之媒介，维护公安，尤军队之天职。溯其共产之纲，不外紊乱秩序，既滥觞于俄国，复流毒于中华。入其党者，举足若狂，执迷不悟，颠覆国家，贻害社会，历经政府严禁查拿在案。现查安源萍矿工人，为数甚伙，其素称良善者，固属不少，而假名自利者，亦实繁有徒。并有少数共产党人，假借名义，组织俱乐部，专为宣传共产主义，鼓〔蛊〕惑良善，饱其欲壑，紊乱秩序，妨害公安。若不严行惩办，后患何可胜言。兹奉电令，务即严惩首要，本期图治胁从。其素称良善，迫于被胁者，切勿再受其愚弄。仰即照常作工，一律免于究办。尔等须知身家性命俱在，何苦以血汗之工薪，共奸人之温饱，而且妨害公安，干犯国法，纵不为社会计，独不为身家性命计乎？自布告后，倘有执迷不悟，是即甘心附逆。本旅长为维持公安起见，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国法俱在，亦难为尔等宥也。并仰安源商业人一体知悉，务必经营，不可从事虚惊，并不准任意出入，以免误会为党人，倘有故为停业，妄事虚惊，即以通党论处。其各凛遵，毋违切切。（布告三）萍矿总局布告云，照得现奉总经理面谕，本矿积习太深，急应整顿，自本月二十一起，除发电厂打风房直井吊车，及各处锅炉，仍命照常工作外，所有窿内窿外工程，一概暂停工作，听候改组等因。合行布告，仰各工人安守本分，静候办法，切勿听信谣言，轻举妄动，致于咎戾。又布告云，兹奉总理面谕，查得东平巷一二九

^① 原文如此。

十等厂〔段〕，煤量多已采完，现为整顿起见，应于即日停工。工饷如数发给，工人悉遣归农，先由监工处发据，车站凭据付清。定于阳历六日，各有专车开行，立时上车回籍，不准逗留在萍。为此谆切晓谕，其各一体凛遵。又出悬赏云，如有拿获工人俱乐部首领陆沉，送到矿警局者，赏光洋五百元。通风报信，因而指获者，赏光洋二百五十元。窝藏隐匿不报者查出究办。

另一通讯：萍矿局解散工人后，军警戒备情形，较前益紧。凡曾任工人俱乐部代表或教员等职者，无一不在逮捕之列。一般工人异常惶恐。窿口〔内〕一二九十四段工人千余名，已被矿局押至株〔萍〕路一带解散，其余各处工人一万余名，均待发饷押解出境，惟所发饷款，系由各工头经手，会同矿警驻兵从中克扣者，约计七万余元。

各工人子弟学校，共有七所，教员及〔计〕五六十名。惨剧发生之日，已有黄静源、吴景中等九人被捕，余均分投逃走。内有一十五人往安源车站购买车票，预备离山，亦为驻兵拿获，送至矿局。该局不问黑白，各责军棍四百，有黄姓者被责过重，昏死数次。又有妇女职业部女教员叶姓，及第一校金姓，均被驻军监视，断绝饮食，已历四日。叶于楼间痛苦求食，其声凄楚，惨不忍闻，校邻有送饭者亦被军士呵止之。惨无天日，至斯极矣。又工人消费合作社，有存货及现款，共约五万余元，前已请由商会保存，兹亦被驻军提去。

被押之教职员黄静源日前有押至山上枪毙之说，昨得确讯，此说殊未可靠。惟黄静源、吴景中等，均曾于二十三日被镇署提出刑讯。黄等供称，我等受路矿工人俱乐部之聘，担任教员并无轨外行动，至工人俱乐部系全体工人所组织，一切行动，均由工人决定，历年以来亦无不法之处，更非由教员所主持云云。讯后仍镣靠〔铐〕收押。湖南省教育会昨开常年会时，叶之乔临时提议，谓安源事件，竟拘押及于教员，此事关系教育界，本会应去电主张公道，予以援助。曹典琦起立，报告安源事件甚详。谓该教职

员多系湘人，并无不法行为，及所谓共产过激之事实，我教育界应予援助。马续常赞成之，并主张除本会去电外，更由该教职员等毕业之学校去函说明，并请立将各教职员释放，众多数赞成，故除省教育会拍电赣西镇守使及萍矿局外，第一女师等校长并联合去电云，萍乡李镇守使安源盛总经理勋鉴，此次安乡〔源〕解散工人俱乐部，拘禁工人学校男女教员多名。查该员等多由敝四校毕业，专心教育，向无越轨行动，万恳释放，不胜感纫。湖南省立一女师兼长沙女师校长徐特立、一师校长王凝度、长沙师范校长杨正宇叩有印

萍矿局解散全体工人消息传到长沙，赵炎午以此万余工人，大半湘籍，一经解散，则回湘后将无可安插，爰致电盛恩颐等，请毋全部开除。闻盛氏正在考虑之中，对赵电有容纳意，或者一星期内仍可开工。盖将工人全体开除，于矿局亦多不利，不若做一顺水人情之为得也。

（原载 1925 年 9 月 30 日上海《申报》）

萍矿局枪毙黄静原〔源〕续讯

长沙快讯：萍矿局发生工潮，迭志前报。近因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秘密离安，工人亦已遣散大半，故情形反见镇静。不意在此镇静之中，十六日正午，赣西镇守使李鸿程又枪毙工人俱乐部职员兼子弟学校教员黄静原〔源〕。消息传来，全城震悼。闻黄君尸首，已于日昨运醴装殓，准于二十日由醴装运来省。此间团体方面，学联会代表郑兆一、向钧，雪耻会代表柳家汉，工联会代表张汉凡、陶良爵，女联会代表赵先桂，教育界曹子桓、周以栗、罗学瓚等多人，家族黄某二人，郴州同乡会代表王某等二人，均以黄君之死，系谋工人利益，深表同情，特往醴陵迎柩，并印有一种传单，预备沿途散发，题为《悼我们的死者并告同胞》。据由安来长者云，黄君临刑时，有矿局某职员询问黄君，尔尚打倒帝国主义否？黄君乃大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本主义！……呼声未止，无情之子弹，穿黄君之胸而出矣。全国教联会闻黄君死耗，异常愤慨。南洋代表张国基决向大会提议，去电声讨，并请湘赵电救在狱者。只以十九日未开大会，未曾得有提议机会。各团体十九日下午，有所集议，议决各学校各团体各个人，整队于黄君灵柩到站时，前往执绋，并定于下星期一日开会追悼。矿局枪毙黄君后，旋将在狱之教员八人，一律释放，仅留工人六人，闻内有二人已判处死刑，姓名未悉。此二人枪毙后，余四人亦可望释放。安源工人及粤汉路工人准备于即日罢工一天，以为哀悼黄君之表示。据知工情者云，此次罢工确无他意，果尔，则工人及路矿当局，谊互相谅解，以免又发生惨剧也。

另一通讯，安源工人俱乐部兼工人子弟学校教员黄静源，于

十六日午被贛西镇守使李鸿程认为赤化分子将其枪毙矣。黄乃湘人，长沙学生联合会代表郑兆一、向钧，雪耻会代表柳家汉，工团联合会代表张汉凡，女界联合会代表赵先桂及教育界曹子桓等，俱以黄君为谋工人利益而死，深表同情，组织迎柩团，于十九日偕其家属，前往醴陵，欢迎黄之灵柩来省，举行游街示威运动，以唤醒军阀与资本家之觉悟。此为湘省空前之举，因志其沿途经过情形如下：迎柩代表团于十九日下午八时许抵醴，分途与各方接洽，所到各处，无不深表同情。二十日早八时，县立中校、含英女校、县立女校、尚志小学、醴陵小学、教育会、劝学所、工会、农会各法团，齐集尚志小学出发，绕城吊送至火车站，群众大呼“黄静源不死”、“黄静源万岁”等口号，全体市民向灵柩（灵柩系先期由安源运至醴陵车站）行三鞠躬礼，即由长沙迎柩团、安源工人与醴陵各公团代表相继演说，约二小时之久，听者无不感泣。十一时许，灵柩上车，鸣放鞭炮。火车开行时，群众又大呼口号，声震屋瓦而散。由醴至株沿途无不鸣鞭致敬。二十日下午二时灵柩抵株州〔洲〕，车未到站，即有市民千余人，在站守候，车到时鸣炮奏乐，响声震天，学生工人等并宰猪二只，在车站祭奠。车停约二小时，工人三四百名齐集柩前奏乐痛泣，直至车开始散。小学生送至新站，唱打倒帝国主义等歌，并举行露天演讲，听者无不动容（醴陵株洲均有代表送柩来省）。黄柩原定二十日下午五时抵长沙车站，长沙各学校，各工会，各团体及黄之同乡亲属友朋等，均已先时到站，计到者学校有甲农、一师、湘江、长师、体专、长沙女师、自治、稻田、一女师附小、兑泽、育才、长群〔郡〕、平大、群治、甲工、岳云、衡湘等二十余校。工会有石印、人力车、理发、铁路总工会、铅印、工联合会、泥木等二十余处。团体有长沙学联合会、全省学联合会、郴州学友等十余处及市民等共二万余人，站立站外大坪候。因沿途祭奠延时，直至晚七时半，车始抵站，群众枵腹鹤立，秩序严肃，毫无倦容。车到后，群众大呼“黄静源精神不死”者三。后由十六人扛柩下车，两旁并推四

代表拥护，柩由大队面前经过，挨次行礼致敬。八时许，昇柩起程入城，群众持旗前行，经东墙湾、浏正街、东庆街、柑子园、青石桥、司门口、八角亭、走马楼、南阳街、府正街、又一村至教育会坪，沿途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本主义”、“恢复安源工人俱乐部”、“黄静源精神不死”等口号。抵教育会坪后，群众围绕三匝，先向灵柩行三鞠躬礼，又呼“黄静源不死”等口号，并议决灵柩暂停教育会坪。定于二十六日再举行大规模之追悼会，由各团体各学校各推代表一人，共同筹备。议毕又鸣鞭炮，并大呼口号一遍而散。似此热烈情形，黄静源真可谓不死矣。（十月二十一日）

（原载 1925 年 10 月 21 日上海《申报》）

一个为贫苦逼迫惨死的工人

株萍路机务处，有一工人姓王名海南，湖南湘乡人，年五十岁。在民国二年来安源机务处，为塞车夫。后因年老，气力衰弱，提守油壶。平日为人忠厚，做事勤快，得一班职工的称赞。但他每月工资，九元三角，向他要穿衣吃饭的人，一妻二子，加之路局当局欠饷七月不发。并且现在生活程度日高，如何能够养活一家人生命。他所以为着生活所迫，无路可投，于三月八日上午十时第七次下行车在安源车站开行时，卧于车站，遂致尸首两分，血肉横飞。他留下三十多岁的妻，不满十岁的两个儿。株萍路全体工人昨特开会追悼，并要求当局抚恤其家属云。

(原载 1926 年 3 月 17 日长沙《大公报》)

工人代表赴粤参加劳动大会

中华全国第三届劳动大会在广州开会，湖南出席该大会代表，前晚起程一批，计工联袁福清、张汉藩，码头工会郑茂谦，纱厂工会黄人白，平江工会刘晓初，株萍路总工会朱少连，安源工会袁月楚。昨晚又起程一批，计衡阳市工会罗楚材，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李金标，锡矿山工会杨心田、洪冲霞。尚有常德、湘潭县工会等处代表将继续出发。

(原载 1926 年 4 月 20 日长沙《大公报》)

安源萍矿工人停工后之救济

安源萍矿局，自去年停工以来，矿中经济遂处于困窘之乡。而一般小民，恃矿区为生活者，亦陷于绝境。今春湘战发生，交通梗阻，安源食米，断绝来源，饿莩载道，日以数千计。适值赣军第一师师长唐福山移驻萍乡，安源绅商，拟筹办急赈，设厂施粥。唐慨捐洋一千元，以为之倡。当即设立急赈会，公推矿警局长沈开运为总监督，萍矿考工科长王士钧及商会长谢逢禧、张家骥为正副会长，分途募捐，着手施赈。计设粥厂二处，每日就食者，妇孺老弱约一万一千余人，月来全活甚众。风声所播，一般善慈家，争解囊相助，即上海冯梦华先生独捐洋五千元，盛庄夫人捐洋五千元，并合派彭鸿藻、高世浑、薛祖庚三人到安散放。沈开运闻讯，即于日前由安源备专车到长沙迎接。彭等于二十六日相偕莅湘，昨即同沈君乘专车赴萍放散赈物。一班失业工人，得此巨款赈救，无不喜形于色。

(原载 1926 年 7 月 1 日长沙《大公报》)

株萍路局工人请发欠饷

株萍路工人欠饷十一个月之多，致以前有王海南等五人因生活无着而自杀。近来工人每日每人仅发伙食一角八分，工人之不室家流离者几稀。工会代表已将苦情详陈路局，迄无结果。工人不得已，又派代表李涤生、朱少连等，分向总司令、总指挥、总政治各部请愿，酌发欠饷，并以后按月发给，以维工命，言词极为沉痛云。

(原载 1926 年 8 月 28 日《湖南民报》)

株萍路局虐待工人

株萍路局近来对工人待遇，非常刻薄，辱骂、打罚、收押、监禁、开除等事，时有所闻。株萍铁路总工会，前与朱局长交涉。当时朱局长对于工友要求，已完全接受，乃事后并不履行条约。现该路工人，非常愤恨。朱局长如不妥为处理，难免不酿成罢工风潮云。

〈原载 1926 年 8 月 29 日《湖南民报》〉

萍乡县城克复之前线

亚陆社六日萍乡特讯：敌军唐福山以四团之众，盘据萍乡湘东一带。我军于六日拂晓，开始攻击，敌势不支，纷纷向后退却。张师长辉瓚〔瓚〕令所部会同第三军第二十五团，奋勇尾追。遂于当日午后二时，将萍乡县城，完全收复。张师长辉瓚、王副师长捷俊、栗参谋长显杨，均于午后四时进据县城。甫抵站时，群众万头攒动，情形极为热烈。是夜朱总指挥培德、鲁副军长涤平、李副党代表富春、岳参谋长宏群，亦移据县城。兹将收复前后各情条列如左：

一、敌军之布置：敌军唐福山沿湘东萍乡大道，驻扎重兵，并配置大炮七门，及迫击炮机关枪甚多。且于峡山口车站附近，埋置地雷，今日（六日）均经起获。微闻敌军傅佟两旅长意见齟齬，以傅主战最力，故兵心异常涣散。且当前日我军派飞机侦察之际，敌兵以为吴逆佩孚派来助战者。彼辈欣然相告曰：“咱们的救星到了。”旋飞机自天空散发传单，敌兵拾取读之，乃知为革命军。于是又相顾失色，蜷伏屋内，复垂泣而言曰：“这是要咱们的命呵。”一面说话，一面即将行李私行卷起。可见其久无斗志矣〔矣〕！

二、我军之进攻：我军为实施第二期作战计划，及巩固中央军起见，朱总指挥、鲁副军长，遂合〔令〕张师长辉瓚，展开于长春埠胡家坊腊市下一带，并别以一部，经火烧桥，同向湘东之敌攻击前进。又令戴师长岳，进至广港〔寨〕〔寨〕苏家坊攻击桐田玛瑙寨之敌；第三军第二十五团，经大义口高城里攻击下平州之敌，归张师长辉瓚指挥。第七师师长王均，由普口市经亭子岭长平里威胁萍乡，第八师师长朱世贵，由白兔潭往清溪断敌后路。

故张师长从正面摧破湘东之敌以后，敌人望风披靡遂于当日下午二时，将萍乡县城克复获敌弹数十万，枪械辎重极多云。

三、民众之欢迎：张师长、王副师长进驻萍乡县城时，甫抵车站，县党部，各公团及男女学生结队欢迎，约五六百人。党旗蔽空，欢声雷动，大有后来其苏之意。虽车过乡众，无不炮竹齐鸣，亦足征民心之向背矣。记者过某镇时，一妇手抱婴儿，倚门言曰：“我们好久盼望你们老爷来。”此诚挚之语，闻之足感也。

四、宣传之努力：各师团营，均各组织宣传队。各〔每〕逢村镇，各宣讲员，口疲唇焦，宣讲主义，听众多能心领神会。故一到散场，多向宣传员索取各宣传品，虽听众之□感兴会，亦实宣传员努力所致。第四师政治部到萍后，便与县党部及青年学生，分组若干小组，前往安源讲演，即可推证为各宣传员奋斗之一斑也。

(原载 1926 年 9 月 12 日长沙《大公报》)

安源矿山发现工潮

安源矿山工人，在军阀压迫时代，横被蹂躏，工人俱乐部及其领袖黄静源，均遭解散弹杀，隐忍经年，无从发泄。迄革命军攻下萍乡以后，工友大肆活动，咸谋报复。矿长王鸿卿，知风势不佳，遂行逃遁，一般工友遍寻不获。不料司法警察王正海、罗来宝，竟于七日下午，狭路相逢，避之不及，工友群起聚殴，王正海登时毙命，罗来宝亦命在垂危。李副军党代表富春，拟九日赴安源察勘云。

(原载 1926 年 9 月 16 日长沙《大公报》)

萍乡欢迎革命军大会

亚陆社萍乡八日快讯：江西人民受北洋军阀十余年之压迫，倒悬待解，望切云霓。此次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军进攻江西，经于本月六日占领萍乡，一般民众欢迎之热情，已略志前报。兹该县县党部，复邀同各界团体，于本日午后三时在大西门外校操坪，开市民大会，欢迎革命军。会场布置，坪中搭一高台，两旁复架凉棚各一。台之中央悬总理遗嘱，四周缀以总理遗训及各种标语，形式甚为壮丽。是日烈日高悬，天气炎热，而到会者极为踊跃，人数达六千以上。第二军李副党代表富春，第三军朱副党代表，第四师王副师长捷俊，第六师肖党代表劲光，相继演说，听众大为感动。次有两工人代表，及农友二人，登台演说，历数北军蹂躏惨状，及贪污劣绅土豪狼狈为奸之罪恶，淋漓尽致，并谓人民应真心帮助自己之救星——革命军，以打倒共同之敌人，而痛骂一般奸商对革命军高抬时价，是无天良。言词慷慨激昂，听者呼声振地，鼓掌如雷。演说毕，由大会通过议案四条：（一）改方（本仁）公园为中山公园；（二）解散警察所；（三）解散保安局；（四）恢复安源工人俱乐部。每一提案，群众无不大声呼唤，手舞足蹈，继以鼓掌，表示赞成。最后依次整队巡〔游〕行，为空前未有之盛举云。

（原载 1926 年 9 月 16 日长沙《大公报》）

株 萍 路 近 况

北 衡

长沙特约通信：株萍路局营业，本以运输安源煤产收入为基础。近年因萍乡安源间之长桥为大水冲断，未能修复，专用驳艇在两岸转运，至为迟滞。以是煤产来源，几于断绝，该路收入遂至锐减。该局朱局长倡云，现拟筹借数万元，将长桥修复。遂于十月八日发出启事一则，公布该局困难情形。其文如下：

倡云奉长路政，两月于兹。承千疮百孔之余，值军运频繁之际，艰难万状，百废待兴；欲期整理，宁畏牺牲，稍涉因循，难图补救。用人行政，绝对公开，裁员减薪，毫无私见，局中旧有员司，约四百名，现已减至半数。无分新旧，率以资格经验品行相衡。被裁各员，亦必酌给川资。积欠薪金，并准清理核办。如系新委而中途辞职者，均予照发全薪，以示体恤。其他如路工知识之应如何灌输及本路党务之应如何发展，均经悉心规划，日昃弗遑，猥以荒芜，理兹繁剧，总期路务日臻完善，咎戾或可稍轻。然而才力太薄，事实难言，真相不明，人难共谅。请更将本周两大难点，略为披陈，以供众览。一为车行之未臻良好。查株萍路本系安源发站，自湘东桥被冲断，只得以峡山口为发站。该站最狭，只有岔路三条，不敷贮车调车让车之用。又以机车箱辆，均在湘东，不能过河，尤属难供调度。故装卸客货，需时甚久，每日五次例车，须俟十次车到后将客货卸毕，方能回箱上煤上水。故五次车迟开，十次车即因而迟到，辗转稽延，误时不少。且机车因军差紧急，日夜行驶，不暇熄火洗炉。又或挂箱太多，当致超过其率引力。开车停车，既无确定时间，上水添煤，亦难求一定

准则。每致发生汽力不足，中途解箱，商〔车〕行濡滞，发生怪象，行旅商贾，深感不便，本局尤抱不安。至机车之年用太久，亟待修理，又一事也。现经决定，一面实施临时补救方法，于峡山口增设岔道一条，重设浮桥一座，并拟于最短时间，架设便桥，以便调车迅速。再令车务科，限五十两次专运客商，公布行车时间，确定不延晷刻。另开六次十一次专运特别军差，及笨重各货品之用。一面派员赴汉购办工程材料，从速建筑湘东钢桥。其他各处腐败路线，垂坏桥梁，均拟酌换钢板枕木，以谋永久，而利交通。此对于车行方面，过去之情形，与夫将来之切实计划也。一为财政之困难。本局员司，人近两百，工友达千数百名，逐日伙食，约需三百元以上。各站车票收入，尚不敷此数，倘遇军运，营业全无，即须另筹伙食，此外，关于每日机车一切材料用品，及庶务方面，必不可欠缺之需要，为数亦巨。四处张罗，日度一日，艰苦实难言状。月终收支细数，均经缮表公布，局中全体皆知。月前因发节饷，向煤商筹措洋四千元，（原约预缴八千元节前仅缴半数）余业筹措洋千余元，员司节饷，多或三十元，少至十元或数元不等。工友方面除关安段因通车未久，每人预支两元外，其余属株关段之八百余名，则依据原定饷额，有七八月份全数发给者，有仅发足八月份者。统计此次节关薪饷，发去八千元以上，至酌给被裁员工积欠二千余元，尚不在数也。现在牵萝补屋，勉力持撑，除私人垫□者已达三千余元外，亏欠之数，在四千元以上。虽前蒙政府给借六千元，以之酌办枕木，及修理路线，尚属不敷甚巨，将来建筑钢板桥梁，及抽换枕轨等费，为数当在巨万，均须设法筹借，方能举事。似此枯竭，实本局历未曾有。此财政困难之真相，不得不尽情披露也。处革命政府之下，自当努力工作。讵敢稍事怠荒，致辜重委，尚冀邦人君子，进而教之。

（原载 1926 年 10 月 22 日上海《民国时报》）

萍矿开工运动之急进

萍乡煤矿为中国中部之重要产业。年来大冶汉阳各矿厂相继停闭，汉冶萍公司惟恃该矿以为维持。乃去岁该矿经理仰承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鼻息，妄将该矿停闭，不惜全矿工人一万余人因之颠沛流离，即全国实业前途亦受莫大影响。湖南赣西各界民众有鉴及此，特组织人员维持萍矿委员会，运动该矿开工，本报前已略志梗概。现在该会又上书蒋总司令，提出详细计划请求设法救济维持该矿开工。兹觅录原文如左：

呈为请予拨款救济以维国家产业而全工人生活事。窃萍矿自汉冶萍公司经理封闭工会，将全部产业停工以后，该矿一万一千余工人，全盘失业，困于饥寒交迫之中，萍矿亦陷于危险地。自去年钧座亲临当地，面谕工会党部与矿局共同合作，设法救济该项产业，及百〔万〕余失业工人，并令拟出具体计划，呈请核办以来，该工会等即遵照执行，设法自动的局部开工。现在已复业之工人有四千一百余人，每日出产生煤七百余吨。但以资本不足，材料不敷，经济周转不灵，工饷亦无由发给，每人每六天仅能发火食一元。现值冬紧迫寒，工人生活困苦万分。该工会等因拟出具体计划，发表宣言，向各方面请求援助。敝会等俯观萍矿现状默察工友情形，非请政府于本年阴历年内拨款四十万元，不足以度难关而资补救。统计在矿工人五千余人，将复业四千一百余人发工饷两关，失业之千余人使之复业发饷一关，每人每关饷平均以十元计算，共需洋十万元；职员薪饷二万元，木料洋八百〔万〕元，修桶费四万元，杂用费六万元，共需洋三十万元；株萍路购美商机车二辆，需洋五六百〔万〕元，（车存徐家棚共欠价洋

十余万元，其余由政府担保即可取出) 拨运大冶铁箱用费五千元，(大冶存运铁砂车箱数十辆，可向三公司勉强共用) 购置枕木洋三百〔万〕元，共需洋九百〔万〕五十〔千〕元，合计须款四十万元。至明年一二月内，工饷可由煤价拨发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继续扩充工程增加出产，恢复从前产额每天出两千吨，每月可出六万吨，除两天休息，减少四万吨，自用烧煤三万吨，意外减额三万吨外，至少每月可出产五万吨。以武汉煤价每吨十四元计，(日本煤每吨十八元) 除去株萍粤汉两路运费(每吨四元) 外，合计可售洋五十万元，而全部支出最高限度不过二十五万元。将来产额继续增加，成分益加减少，直接的利益已属不小，而国内一切工商实业之深切的关系更大，若不早予拨款救济，则矿中机器锈坏，窿路崩塌；国家二千万大产业任其废弃，萍矿万余工友尽皆失业，民生国计两有妨害。因此恳请钧座即予批准拨款救济，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敬呈蒋总司令钧鉴。湖南人民维持萍矿委员会、赣西人民维持萍矿委员会同启。

(原载 1927 年 1 月 16 日《汉口民国日报》)

萍乡反动势力之猖獗

(萍乡通讯)最近萍乡发生重大变动，人心惶恐异常。因为萍乡方面素来封建势力很强，造成了大批土豪劣绅。此种反动势力，自是不易压伏，近复有土豪张刘数人勾结流氓，聚众千人，用长龙鸟枪包围县农协，而一部其〔份〕商民(系少数人)更私制刀枪，倡言捣毁党部工会等。此外距城数十里之芦溪镇总工会，早已被该地反动分子捣毁一空。查其原因，系因江西方面反动分子，与逆党刘增(华)等互相勾结所致。盖萍乡方面群众既已起来已将土豪叶先均枪决，而反动分子却竭力在南昌方面造谣惑众，一面又在省政府方面运动，希图与叶逆家属共谋反动。现又运运〔动〕其〔各〕方，已将比较与萍乡民众接近之朱县长撤换，颇使民众怀恨良深!而刘逆增华更系萍乡方面最有力量之反动分子，其逆产早被政府下令查封，且萍乡人民多方既已搜得证据，如与军阀往来函件，及李逆鸿程等所存逆款数十万之帐簿，并搜得该逆私藏子弹手枪若干，而该逆竟执迷不悟，在江西迭次要求将逆产发还，并风闻江西方面行将受其蒙混，拟将逆产发还。因此，萍乡各地反动分子，见反动派日见得势，致有上述种种之空前未有之反动势力发现。如果江西政府不急事制止，萍乡各团体和全县群众必联名通电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及湘鄂各省政府党部人民团体，请求一致援助，以冀根本肃清反动分子云云。

(原载 1927 年 3 月 7 日《汉口民国日报》)

安源市党部代表大会

安源市党部，为检查过去工作的经验与错误，及决定今后党务进行的策略起见，已于昨日召集第三次全市代表大会——公开后第一次——计代表百一十余人，是日下午一时在市党部后坪举行开幕式，到有五十余团体，人数在三千以上，各执委相继演说，大意即（一）本党之责任；（二）代表大会应注意之重要问题——工农；（三）党内腐化的危险与代表的责任；（四）对代表大会的希望等。主席致答词后，欢呼口号，摄影而散。石子

（原载 1927 年 3 月 17 日《湖南民报》）

清理汉冶萍公司之提案

为提出清理汉冶萍公司案，请公司讨论事。查汉冶萍公司，内分汉阳、袁家湖两铁厂，及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等厂矿，故有是名。该厂矿等，夙称我国钢铁界之伟业，久为外人所注视。前清张之洞，经营缔造，规模宏大，盛宣怀继之，初时尚知整顿，迨后任用非人，百弊丛生，擅借日债，利权丧失。降至袁世凯时代，日本以汉冶萍借款问题，列于最后通牒二十一条中，逼令中政府承认，丧权辱国，莫此为苦。去岁盛恩颐等凭借军阀势力，停止萍矿工作，解散工会，枪杀工人，致使该公司日益委顿。近闻该公司复借日债，所有条件于原有工程顾问、会计顾问之外，增添监察员一人，一切公司内政，悉听日人监督指挥。当此之时，我政府对于该公司，若不积极彻查，从事清理，长此以往，后患何堪设想。用特胪列公司最近情况，公司讨论，俾得获一解决良法，则党国幸甚。

一、汉阳萍公司所属各厂矿之现状：

甲、汉冶铁厂。该厂于前〈清光〉绪十七年，由张之洞创办。内分铁厂、钢厂两大部，需用铁砂，俱由大冶铁矿供给。计用鄂省公款五百余万两，嗣光绪二十二年，因经费难筹，奏请责成盛宣怀，招商承办。同年盛氏接办后，招起商股二百万两。后复借德日借款，添建厂炉。现时该厂计有老化铁炉两座，业经拆毁，新化铁炉两座，尚可使用，炼钢炉七座，均须修理，钢条车辘□钉制砖等分厂，俱系旧式机械，亦非大加修理，不堪使用。

附汉阳铁厂现存钢铁矿石及各种材料表

(甲) 生铁 一九六吨〇七四千分

(乙) 大小钢轨及各种钢货 一八,五六四吨〇〇九千分

(丙) 萍乡焦煤 七,四七九吨三九四千分

(丁) 铁矿各矿砂 二九,九九六吨一八一千分

(戊) 通料电料机件等 计共四八万余元

(己) 大冶新厂,此厂系盛氏于民国二年,借日款一千五百余万元购大冶袁家湖滨江一带土地,于民国十年兴筑,十一年完成。计有最新式化铁炉两座,其余一切设备,俱系新物尚堪使用。

附化铁炉座数容积表:

炉名	开炼时期	停炼时期	容积
化铁炉一号	民国十四年五月	民国十四年十月	日出铁四百吨,无须修理
化铁炉二号	民国十二年四月	民国十三年十二月	同上,须修理二个月

附历年生铁出品总吨数表:

自民国十二年至民国十四年止

生铁 共计 二五二,〇三四吨八五二

附大冶铁厂现存生铁焦煤材料表:

(甲) 生铁 四九六吨六三四启罗 外砂铁一五三〇吨

(乙) 二号焦 二三五四吨〇一四启罗 外砂铁一二八七六启罗

(丙) 材料文具 计洋八十三万三千一百一十八元七角一分

(丁) 大冶铁矿,大冶铁矿唐宋二代,早经采炼,成绩其著。前清光绪二年,经英矿师郭师矿敦^① 觅得后,于光绪二十二年,始行开采。计有老铁山狮子两大矿区,矿量丰富矿质其佳,现时老铁山矿,已开至底层,出砂不多,而狮子山,则每年可出铁砂三四十万吨,多半售与日本八幡制铁所,少数自炼。

(一) 光绪二十九年,该公司经理盛宣怀,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日金三百万元。(甲) 年利六厘。(乙) 限期三十年。(丙) 抵押大冶得道湾矿山及建筑物修理厂,以上抵押品,五十年内,不得复卖他国,如将来若作第二次借款,应先向日本商借。(丁) 偿还以

^① 原文如此,应是矿师教师敦。

日本每年所购矿石偿还本息。(戊)矿石每吨价目三元，十年不得更动。又二月借日本三井洋行日金一百万元，年利七厘。

(二)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借日本正金银行日金一百五十万元，担保九江铁山，及该公司财产，年利七厘。又十一月借正金五十万，担保及利息同前。

(三)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借正金银行日金八十三万一千五百八十元十六钱，担保除九江铁山及该公司财产外，并加美国契约矿山生铁，年利七厘。又十一月借正金六十一万二千七百三十九元〇六钱。担保盛宣怀所有汉冶萍公司股分，年利八厘。同月又借正金六万四千三百九十五元十钱，担保同前，年利七厘。

(四)宣统三年，盛氏又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日六百万元。(甲)按年扣付生铁之款，以十五年为限；(乙)年利六厘，共须还本利七百四十四万元。

(五)宣统三年四月，盛氏向日本正金银行预借生铁日金一千二百万元。

(六)民国元年二月，盛氏向日本订立中日合办契约，借拨日金三百万元，以大冶矿山铁道及其他财产为抵押。(后经全国反对，取得合法契约)同月又借正金二万元，^①担保品若松制使〔铁〕所内缴入之矿石代价，年利八厘。又十一月借正金五十万元，担保品趸船，年利七厘。又同月借正金二百五十万元，担保南京公债，年利八厘。

(七)民国二年盛氏为大冶新化铁炉开办，并扩充汉阳萍乡厂矿及偿还短期旧债，与日本制铁所订立五大合同：

合同(一)借债九百万元，扩充铁矿^②；(2)偿还自本年起，还到四十年(即民国四十二年)；(3)付利由本年至第六年为止，年利七厘，第七年以后，年利六厘，皆付现款；(4)抵押以现有

① 原文如此，应是“十二万元”。参看刘少奇，《救护汉冶萍公司》。

② 原文如此，应是“合同(一)，(1)借债九百万元，扩充铁矿”。

财产，及因此次借款发生将来之附属财产，并将所有财产开列清单，交为日本保管。

合同（二）借款六百万元，偿还旧债用，其他要点同合同（一）；

合同（三）自本年至民国四十二年止，以头等矿石一千五百万元，生铁八百万吨，借给日本，作为偿还之用，将来即使能以现款还债，然此合同，仍继续有效。

合同（四）及（五），（1）聘请日人为高等顾问工程师；（2）聘请日人为会计顾问；（3）一切工程与购办器械，以及出入款项，应与顾问协商进行；（4）顾问可将公司内情形，报告日本；又日后有新起之绩〔债〕款等事，不论巨细，须与顾问协商。又同年七月，借三井洋行日金五十万元，担保品同前，年利不明。

（八）民国三年六月借正金银行日金八万八千四百元。担保品汉阳铁厂所存钢轨，利息不明。

（九）民国四年，中日交涉二十一条之结果，中政府与日本订立关于汉冶萍条约，要点如下：（1）将来汉冶萍公司，可与日本资本家^①，中日合办若能成议，中政府承认之；（2）中政府对于该公司，不得取〔收〕归国有或充公；（3）该公司不得向第三国借资。又于本年四月借正金银行十五万元。又同月借十五万元。担保品均系汉阳铁厂所存钢轨，利息不明。^②

（原载 1927 年 4 月 13 日、17 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 此处似漏“合办”二字。

② 未完。未见续篇。

萍乡民众积极肃清反动派

(萍乡通讯)萍乡居湘赣要冲，为赣西重镇。自革命军入赣以来，该县党部及工农运动负责同志，工作极称努力；对于解放工农及铲除土豪劣绅之工作，进行尤力。去年冬初，该县民众便已将著名之大土豪劣绅叶紫屏就地枪决，民众之革命化，可见一斑。今年三月间，该县党部及工农团体，首先通电反对江西伪省党部，举行极热烈之救党运动，反蒋空气亦极浓厚。但自蒋逆叛乱以后，各处反动派蠢蠢思动，萍乡之土豪劣绅及一般反革命派亦渐谋不轨，时有破坏工农运动及捣毁乡间革命团体之事发生。该县负责同志，观此情形，知非以最严厉之手段对付之不可。因于前月依法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顺民众之请求，将著名之土豪劣绅俞孟甫反革命派曾文俊张永申等十余人拿获，后又经乡间工农群众执送豪劣三十余人来庭。又前伪江西省政府所委任之反动县长方芝祥久不到任，于此时突然来萍，萍人皆疑之，因搜检其行李，查获反动证据甚多，显为蒋逆走狗，又查获烟具等各项，其为不法如此，因亦被捕。

自大批反动派被捕之后，全县工农群众，纷请一律枪决，以杀逆焰。特别法庭亦即开审，分别轻重，予以处分。于四月底将曾文俊枪决，五月七日又经民众极力请求，将俞孟甫、方芝祥、张永申三人枪决，十一月又枪决蒋逆坐探刘某、匪首何赞贤二人，十三日又因十六区农民环请，枪决土匪兼地痞张某一。一时萍乡革命空气，极为紧张，一般反动派，逃匿外方，全县反革命势力，乃全行肃清。闻俞孟甫前曾勾结军阀解散上埠窑业工人俱乐部，平日凭藉封建势力，压迫工人，近又捣毁区党部及农民协会，谋杀

执委；张永申勾结蒋逆党羽，捣乱农运；方芝祥衔命来萍破坏革命势力，阴谋不轨；曾文俊及刘某确为蒋逆坐探，皆欲乘机谋乱；张某为著名土匪兼地痞，案积如山；何赞贤为南坑匪首，已经朱培德电令处死，以上各犯，均反动证据确凿，罪有应得云。

又芦溪惨案，据确实调查，全系工贼阳如宝及贼党王厚福、林睛川、吴心亮、丁平伯、林里棠一般人武装拒捕，致杀死队兵四人，农民五六人，反动派所捏造之新闻谓县保安队枪杀农民，全属反噬，皆不可信。黎纶、罗运磷、廖志昂、黄琮等诸同志，均系工农运动健者，前曾与县各同志派兵捉拿反动分子肖赣、李人祝，所谓与肖李勾结，枪杀农民云者，实属反动派用卑劣手段图谋陷害，尤为荒谬可笑。现造谣之反动派周圣梦等，已在南昌被捕，行将重办云。

（原载 1927 年 5 月 19 日《汉口民国日报》）

湘省各地镇压农军情形（节录）

李仲任电告萍醴情形如下：国急。长沙张副军长周代主席钧鉴：顷据职团第一营营长郑瑞卿微□电称，日前株醴解散之暴徒，复啸聚于湘东，大肆屠杀，聚众益多，大有回攻株醴之势。支微两日，一面以武力制止，一面多方劝导，湘东旋即复平。职本拟原军返醴，无如数万农民，横卧轨上，遮道挽留，并促职部向萍乡进发。职以群不容却，遂率部申刻抵萍，因安源矿山茶庵一带暴徒，不服劝导，并枪伤职部士兵三名，毙一名，职不得已，将该处暴徒武力解散，并缴获杂枪二十余支。萍乡现已安静，职以人民坚留驻防，故拟在萍逗留一日，即行返醴等语，特□奉闻。职李仲任叩阳印。

（原载 1927 年 6 月 19 日上海《申报》）

告萍乡避难来汉同志

萍乡避难来汉同志鉴：

诸君来汉，请即通函或亲来汉阳皇殿□县农民协会接洽，以便设法帮助，或叫电话汉阳一八一号亦可。肖光权启 23。

（原载 1927 年 6 月 22 日《汉口民国日报》）

15A

土劣横行萍乡

湖南通讯，萍乡安源党务及工农运动，极形发达，素称江西之冠。自去年以来，工作成绩，如组织慰劳队帮助革命军北伐，统一地方公产，修筑道路，肃清土匪，清丈田亩，接济武汉煤炭，打倒劣绅，均能予革命民众以实际利益；其内部工作如建设工人生产消费合作社，组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开办农民银行，农村消费合作社，党务训练班，农运训练班等等，均有可观，但因革命势力高涨，一般土豪劣绅及反革命派遂百计破坏，反动事实，亦日有所闻。最近湖南变起，该县土豪劣绅乃勾结许克祥派兵进攻萍乡。萍乡工人农民，为自卫起见，曾组织工农义勇队三万余人，联合浏醴等县，与许逆军队，血战三昼夜，直追大托铺，几将长沙城包围。后因许增调重兵来迎，遂不支，退回萍城。于时土豪劣绅及三爱党张漱芳叶仁生李某颜某等啸聚一班土匪及族众，乘许军到萍，工农义勇队撤走之际，拥入萍城，将县党部安源市党部及工会农民协会女联合会等团体捣毁一空。杀死革命同志四十余人，逮捕一百余人，奸淫杀掠，无所不为。各团负责同志，被杀者如安源市党部执委刘昌炎、县监委曾伯雄，女联合会执委王泰纯，九区农协执委李福霖、林培干等，皆最努力最忠实之革命者。现该逆等自行组织伪县政府横无忌，继续滥杀，凡国民党员工农会执委及剪发妇女，多难幸免，其家属之被焚烧或抢劫者日有数起。一时萍乡竟成土匪世界。该县避难同志钟邦武姚谦等五六人昨已来汉，闻已呈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飭令江西省政府从速派兵剿灭，以救全县民众而肃匪氛云。

（原载 1927 年 6 月 24 日《汉口民国日报》）

湘赣联合剿抚共党叛军（节录）

湘省反共运动以后，农工义勇队与共党主干人物多窜赣西，以安源为逋逃藪。迨贺（龙）、叶（挺）叛变，溃兵一部，又窜赣西，意欲取道湘东回归湘西老巢，以故赣边铜鼓、修水、万载、安源、萍乡、莲花、永（新、安）福等十余县，均为共产党溃部及农、工军所盘踞，赣湘边、平江、浏阳、醴陵、茶陵，警耗时传，……朱培德特派新任萍乡县长傅作霖来湘接洽一切……周斓因安源萍乡方面溃部，现由程潜特派张品俊前往，收编为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不过胡希圣一部纪律极坏，已令取消，惟准收编陈鹏一部，……拟准王营偕同陈鹏共九百余人，一并于七日内安源开拔，取道醴陵、长沙、岳州、赴鄂……安萍暴徒溃部，满拟可以如此解决。不意重乱忽起，程潜所收编之陈鹏忽被取消改编之胡希圣所杀，……杀陈之后，胡拍来一电，其文曰：九江程总指挥，南昌朱主席，长沙周主席钧鉴：属团二营营长陈鹏，压迫士兵勾结暴徒，密图抢劫安源登山作匪，事泄，士兵不服，于今早三时，群起反抗，致遭枪毙，职已极力镇压，业经恢复原状，安源安靖如常，谨此特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胡希圣叩，微印。……安萍方面，拖抚事宜，不免因此生变矣。至于铜鼓、修水与湘境平浏一带溃兵，计众三千余人，因窜湘西不能，亟欲收编，故仍屯留两省边境无何积极动作。

（原载 1927 年 9 月 14 日上海《新闻报》）

共产党徒破坏湘鄂株萍铁路交通经过

共产党定于八月十五中秋节日，在长沙举行大暴动计划，已经破获。自八月十三日起，直至今日（十八）省垣形势，异常严重，日夜特别戒严。中秋节日在长沙省垣，因戒备严密，幸得安全渡过。而因九号湘鄂车在湖北蒲咸一段，被共党勾结土匪，实行暴动，毁路劫车，十号湘省境内赵李桥、羊楼司两站，与距长沙十五里捞刀河地方路轨亦均被暴徒拆毁，劫去公款子弹，湘鄂交通因而断绝，武长路至今不通。十一号晚株萍铁路易家湾与大托铺之间，电线亦被砍断，路轨拆毁，于是株萍路交通，亦于十二号起断绝。周代主席澜因捞刀河、大托铺、易家湾均在长沙附郭〔近郊〕六十里以内，足见共产党在湘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动，故中秋节虽过，而戒严尤甚。至其湘境内湘鄂株萍两路毁车情形，调查于下：

湘鄂路方面：湘鄂车八号晚由武昌开往长沙之列车，载有第六军解往修水第十九师军饷数万元，并有子弹四万发，有兵士十余人押往。九号在湖北蒲圻中火铺地方，忽有共党匪军数十名，闻系贺龙溃部，偕同梭标农民自卫军数十人，藉口上车检查，将公款子弹，概行劫去，客人行装，凡携款在百元以上者，一律没收，并伤司机一人，解除押车兵士武装，拆毁电线而去。十号长沙已得电告惊〔警〕，但十号列车，又已开出赴鄂。行至距长沙十五里之捞刀河地方，即已遇险。因此地路轨螺旋，已被农民拆去，故车头甫过，车箱翻倒四口，计稽查箱、客箱各一口，煤车二口。一时哭声震天，惊惶万状。事后经路局北站就近派队驰救，将车头开至霞凝站，未翻之车，一律开回长沙，退回车费，然已压死稽查兵一人，伤旅客五人，损失行李货物，尚无确数，湘鄂车即从

此停驶。诨同日（十号）羊楼司赵李桥两站站长，亦被共产暴徒劫去，并劫去公款七万元，缴去护车大队枪枝。不仅如此，而湘阴境内，汨罗桃林两站间之铁轨，亦被共党拆去。可见共党定于秋节日大暴动，系各地动员，以破坏湘鄂交通，并非在长沙一隅暴动而已也，用汇志。

政府所得报告如下：

（一）羊楼司车站来电云，昨日（十号）忽有暴徒数名，携驳壳两杆，声称检查，停止火车行驶。旋即来大批梭标队，将赵李桥羊楼司两站捣毁。羊站站长李震虞，赵站站长杨显青，均被捉去，粤汉护路大队，缴去枪十余枝，劫去公款约七万元。据该地土〔土〕人云，劫去二人，在半里路地方，听见哎哟声，生死莫明。十二日又来一电报告，十一日羊站又被暴徒劫去电报生一名，及官埠桥电线被匪砍断。本日汉长直达线不通，羊楼司桥被毁，汨罗桃林间铁轨拆去一根，现职已派队，随同路局职员前往勘修云。

（二）长沙北车站电呈云：昨（十号）上午十二时许，武长车将至捞刀河地方，忽有一工人报告，查车军队谓有一武装兵士落车，请设法救护。查车长官，当即赴稽查箱内清查人数，并未失人。当责备工人时，车已到捞刀河遇险。斯时有乡民八人，将铁轨螺旋取去，车头甫重〔过〕，稽查箱倒地，相继翻复者，有煤车二口，客车一口，死一人，伤五人，现车头开至霞凝站，未出轨之车，由东车站派车头拖回，所有旅客车费，一律退还。今日清早，警备司令部已派员赶修，大约一、二日内即可修复云云。

湘政府之处置：周斓因湘鄂路关系两省交通极巨，现在沿途均有暴徒破坏，非两省派兵清剿不可，除令铁路司令张国威派兵一团，由长沙直至羊楼司保护清剿外，一面并电鄂省军事厅，与武汉卫戍司令部，派兵会剿，担任清除武昌至羊楼司一带暴匪。已得叶李二人复电于下：（一）鄂省军事厅长叶琪来电云，蒲咸土匪与暴徒勾结，乘机暴动，破坏铁路电报，已由此间派队剿办，知注特闻。（二）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来电云，贺（龙）逆残部溃窜

蒲咸间，拆毁电线，佳在贺胜桥劫车，车遂折回，此间已派兵分途兜剿，不日即可望恢复交通，望转告剑欧（即张国威）对岳防注意为盼云。现在湘鄂两省正在会剿期间，被毁路轨，尚未完全修复，故直至今日，尚未通车，但决不至长此停驶，一二日必可恢复原状。

株萍路方面：株萍车本系湘鄂车干路直通江西安源。十号之列车开去后，尚安然到达安源。十号晚沿途电线，即被割断数处，电报不通。十一号早，大托铺与易家湾间之轨道，亦被拆毁，车遂不通。用志。各站报告如下：（一）大托铺车站报告云，据一二〇号道棚报告，易家湾站与大托铺之间二五九英里之外〔处〕电杆，昨晚已被锯断一根，连倒三根，又将轨道之螺旋及道钉数口取去。（二）^①易家湾车站报告云，据株澧〔醴〕刘监工报称，昨晚二五七英里，不知何人将铁凡佛毁，电杆砍断数根，现在铁路业已修复，但至此时，电线尚未修通，八次列车，亦无实信。（三）长沙东车站报告云，近日以来，职段电线数处，被人毁坏，如昨晚东车站〔至〕大托铺电线，割断数处，正在派工修理，尚未竣工，西大站与易站及易站与株站间之电线，先后又被人拆毁，似此险象环生，工头工人，不敷分配，应请酌量办理，免误要公云。株萍路虽未受劫车之害，但因电报不通，不知株洲以上沿途情形何似，故直至今日，尚未敢通车。

周斓已发两命令如下：（一）长沙至株洲一段，由张国威司令派兵清剿，担任护路。（二）株洲至老关一段，派罗团长定派兵清剿，担任护路，罗团并受张司令指挥，以一事权。大约不久，亦可望恢复通车。张国威司令并出一布告，悬赏缉拿破坏铁路暴徒。

长沙市面：因两路交通断绝之故，一般人深虑共党暴徒之乘机活动，颇现不安云。（九月十二日）

（原载 1927 年 9 月 17 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 原文误为“（一）”。

共产党徒破坏湘鄂株萍 铁路交通经过（续）

湘省武长路线，发生暴匪劫车，捉去路员，捣毁车站，拆毁路轨桥梁，砍断电线。酿成客货车出轨惨剧，及株萍路车，亦发生拆毁路轨，炸烧桥梁，砍断电线情事，以致两路火车，不敢冒险开驶，已志昨日通讯。兹将两路继续发生事实，与路局修复开车情形，政府事后镇压办法，分述于次：

两路继续发生事变：在十三日以前，发生事变，多为武长，长株两段，至株萍一段，阻于消息，真相未明。迄至今日，电线修复，所得株萍长段消息颇多，总括该段报告如下：（一）第四集团军独立团长罗定来电云。

顷据职部第三营营长朱大猷电称，老关板杉铺两站附近铁路，被人毁坏，萍（乡）醴（陵）交通断绝，显系暴徒阴谋等情，据此，对萍如何处置，乞电示遵，职拟先日赴醴，布置一切。职罗定叩文。旋又来第二电云：

顷据职部朱营长大猷电称，顷据萍乡县政委员会及驻军江营长急报，安源共匪，拂晓围萍。捣毁铁路，乞速援等语。谨此电闻，等情据此，理合电呈钧座，迅予示复，俾便转令祇遵。职罗定叩文。（十二）

（二）株洲站长来电云：白关铺株洲间，有桥长丈五尺被烧毁，现车停开，急须修复，此处无工程人员，请由贵段迅饬监工，随带材料，即日来株洲修理为祷。

（三）长沙东车站报告云：长沙大托铺间，靳江河对岸猴子石附近，（距省十五里）火车铁桥，于十三日下午三时被炸毁。现正

派员工修复云。此株萍长段相继发生情形，如非停驶客货车，其危险当不堪设想。至于武长段，因岳州以下电线未复，昨日续得者，只有岳长段消息。除原被破坏之桃林、汨罗、捞刀河三处电线路轨外，尚未继续发生他故。惟有一可惨报告，即九日赵李桥劫车后，被捉站长黄泽棠，已遭暴徒惨杀是也。业由铁道警备司令部办公处稽查股主任彭延鼈电告来省，其文云：赵李桥替班站长黄泽棠，被暴徒惨杀于九三英里地方，时正十日一次车出轨后云云，尚有被捉之羊楼司站长李震康，赵李桥站长杨显青，又电报生一名，至今生死莫明，大半凶多吉少。

路局修复情形：长株路局，接报各处电线轨道被毁坏后，比即督饬工程处人员，分途赶修，责成各号道棚察真沿路情形，随时报告核办。爰将两路修复情形，分志如下：

(一)长株萍段。先只易家湾大托铺之间铁轨螺旋，被人取去，电杆砍断四根，当派工匠两队，由警备司令部副官何骏督率出发。仅十二号一夜工夫，均修理完好。长株电报即于十三号上午十一点十分钟通报，轨道亦同时修复。因安源萍乡共匪围城抢枪，势极猖獗，且有犯醴陵之说。令饬张国威赶派第一团团长谭崇德之第一营于上午十一时，乘军车开赴醴陵，当日安全到达，未生他变，惟是日下午又发生猴子石白关铺株洲间两桥被炸毁之事，客货车不能□□开驶，路工虽加班赶修，□非一二日不能通车。

(二)长岳段：由长沙岳州两段路工，分任赶修，电报先通。据称十三日岳站可将汨罗桃林两桥轨修复，长沙站路工，亦于十三日将捞刀河翻坏车辆起出，轨道修复，预备十四日开行长沙至岳州客货车。至岳州开武昌客货车，必俟蒲咸崇通贺龙溃兵，及当地暴匪肃清，方能开车。关于蒲咸崇通方面形势，当道已接据确报，有贺龙溃兵三四千人，枪枝二千余杆，盘踞鄂南各地，遍贴攻击湘鄂政府之反动标语，并鼓动农民抗租抗税，工人破坏交通，并不择手段，扰乱湘鄂两地金融。李品仙已由武汉调兵两团往剿，请湘省派兵一团以上，赴岳州协剿，务绝根株。故武长通

车，尚须时日。

政府善后办法：湘政府与军警当局，对于暴徒破坏铁路电线交通，极为重视。除多派员兵悬赏缉拿暴匪外，并划定株萍路线护路责任，由罗定担任；长岳护路责任，由张国威担任；随时派兵押车保护，犹恐力有未周，乃通电沿路各县县长，责成各乡区团总，及挨户团，选派丁勇，分段梭巡保护，遇有匪徒毁路砍杆情事，准予枪杀无论；如有疏虞，即惟各该区段团队负责人是问。盖因此种破坏路电匪人，不为附近区乡居民，外路来人，决不能逃避该区乡民耳目，捕拿极易，破坏路电之事，即可免却。惟以上办法，尚只能限制乡农，不足以防范工人；而铁路工人，于此次事变，极有重大关系，亦应有严格规定，藉防未然。张国威乃以铁道警备司令名义命令各段站长云：日来暴徒捣乱，迭将路轨电杆破坏，并惨杀路员，劫掠公款，炸毁桥梁，种种不法，危害交通，实堪痛恨，仰各该站长，督飭所属工人，严密防范。如再有上项情事发现，即为各该工人是问，定当执法以绳，决不宽假，其各凛遵毋违。切切此令。一面并布告责成沿路道棚工人注意侦查报告，以免行车遇险，违者严究。其文曰：

“为布告事，照得暴徒捣乱，为害闾阎，迭奉政府明令严行拿办，并布告周知各在案。顷据路局报告，株岳一段，两日之间，发现拆毁路轨，砍断电线至七处之多，岳武段内，甚至捣毁车站，擲〔绑〕去路员，劫掠公款，路轨被拆亦有数处，以致机车二辆，出轨倒翻，损失生命财产，不可胜计。似此破坏交通，妨害治安，显系暴徒，愍不畏死，甘心捣乱，殊堪痛恨。本司令负有警备铁路之责；亟应严加痛剿，以伸法纪。除随时派遣密探严密侦查外，查沿线道棚林立，查察路线，责在道工，实不容丝毫旁贷。为此布告，仰各该工程人员严率所属道工，日夜轮替巡逻，藉资防范。如果探知暴徒行踪或秘密机关，或查觉路线已被毁坏，即应随时报告附近车站或迳报本部，以防未然，本司令当特别嘉赏。倘敢隐匿不报，或路线被拆，尚未察见，致该车辆出险，该道工等非别

有用意，亦属放弃职守，本司令惟有执法以绳，决不宽假，其各凛遵毋违。切切此布。”

是湘当局对于工农防范，可谓周至，此后破坏交通举动，可望减少。惟蒲圻之间，聚集共匪既众，鄂省已派重兵往剿，湘边岳阳紧接蒲通，非加兵扼堵，相机会剿，难免无乘虚窜扰情事。周瀚因岳州仅驻兵一营，昨令张国威酌派部队赴岳增防，以策万全。（九月十三日）

（原载 1927 年 9 月 18 日《汉口民国日报》）

湘境交通完全恢复醴陵共军已经击退

共产党于秋节前后，在湘鄂赣境内，大肆暴动，破坏湘鄂株萍两路轨道电线铁桥，迭详前次通讯。兹湘境内被毁线路，已经修复。十四号湘鄂车已开试行车一次，由长沙直达岳州，今日（十五）长岳段，即开行客车。岳州至武昌一段，因蒲咸一带共党军尚未肃清，通车有待时日。株萍车亦于十四号开试行车□次。由长沙直达醴陵。今日长醴段开始售票。醴陵至安源一带，因萍乡共党军队，大肆猖獗，除攻克萍乡以为根据外，并于前日有全副武装共党军队一千余人，侵入湘境醴陵阳三石车站，扑攻醴陵攸县，系打第三军第一师旗帜。原驻醴陵，仅有省军两营，不敷分布。醴陵县长潘仲青，与营长张毅中，于十二日晚密电省政府乞援。其文谓：昨晚下南区，被暴徒焚杀多家，又本日老关与阳三石突来共军千人袭击，兵单不敷防堵，请速派队协助云。同时罗团长定，亦来电报告，有共党暴徒千余人，扑攻醴陵，且侵及泗汾，欲分攻攸县，除派兵堵击外，谨闻周斓得报，比与张国威师长协商防剿计划。除电江西朱培德派兵由萍乡夹击外，并规定会剿计划如下，（一）令张（国威）师所部谭团长崇德率队由醴陵正面从姚家坝，向阳三石前进痛剿；（二）派独立团长罗定，派队在黄土岭堵截，一面派队抄出老关，向醴包围，截断其后路；（三）派三十五军教导团长王东源率第一大队，由西乡神福港前进，夹攻共军。以上三军，统限十三号达到预定战地，同时动员，且以谭团长崇德为临时前敌指挥，罗王两部，统归谭氏指挥，以一事权。十三号晚七时，谭罗两部，即已达到姚家坝与老关，立即接触，相持至十四号下午四军〔时〕，暴军始退。十四日晚省政府接

得捷电如下：（一）谭团长由阳三石车站来电，谓阳三石暴匪，经我军于元晚痛击，毙匪甚多，获枪数十枝，梭标二三百枝，活捉数十人，余匪向老关萍乡逃遁。取于本日下午四时半，占领阳三石，正在跟踪追击云。（二）罗团长定来电，谓元日在泗汾遇敌，一击即窜，寒日已抄出老关，现正会同谭团夹击，不难荡平。（三）王东原团长来电。元晚由神福港进击阳三石暴匪，相持十余小时暴徒不支，向老关溃窜，现正协同谭团追击。查此次进剿醴萍暴军之部队，在两团以上，暴军仅千余人，当然不支。现罗定已抄出老关，截其归路，前后夹击，势必难支。

共军此次扑攻醴陵指挥为胡希圣，即安源巨匪，而受用共党收者^①，周斓已悬赏千元缉拿。现在醴陵已转危为安，此项共军或容易解决。惟十三四日醴陵前线战事吃紧之时，而株洲忽发现农军数百人，打毁车站，在街上大肆劫掠，并开枪数十响而去。省垣闻耗，赶派军队乘车往剿时，又毫无踪迹。一般人俱疑系株洲附近一带农民所为。现正在挨乡清查户口，严行搜缉。又是晚距省十五里靳江河厘金局，亦被农军劫掠一空，而省垣南门外，亦发现暴徒图劫放哨兵士枪枝之事。长沙卫戍司令张国威，即因共党四处暴动，人心不安之故，乃自十五日起，宣布特别戒严，拟定办法六项如下：

（一）近因粤汉铁路，发现拆毁铁轨，砍断电线，显系共产暴徒狂暴式之捣乱，希图破坏交通，省城为人烟稠密之区，应即加意警戒，以防疏虞；（二）省垣警戒区域，小吴门以北，归三十五军教导团王（东源）团长担任，与谭（崇德）团长取联络，在该区域内原有之军士哨，由谭团长酌量移置适当地点；小吴门以南至前定界线中，仍归谭团长担任；其西门以南，照旧归魏团长担任，各团于划分之警戒区域内，须常派巡逻部队，严密梭巡城厢内外；（三）本部为特别戒备起见，自本日（十五）每晚下午十句

^① 原文如此。似应是“而受共党收用者”。

钟起，至天明时止，于城厢内外，一律断绝交通，倘各军政机关，如有特别公务，须持有本部之通行证，始准通行；（四）警戒期间内，长沙公安局禁止各民众燃放鞭炮；（五）各团之军士哨，应与各区警察，切实联络，以便灵通消息；（六）各团于酌量增加军士哨时，须将其警戒地点哨所位置，通知卫部参谋处为要。一面通知各军政机关查照，以免共党在省垣内乘机暴动，一面派定谭崇、魏镇藩、王东原，分段警戒。每晚九时起，即在各地段内派哨站守，各街头巷尾，并派双哨，以策万全。

（原载 1927 年 9 月 20 日《汉口民国日报》）

湘省当局计划扑剿浏平共党

安源萍乡共产匪军胡希圣部，乘湘境铁道、电线破坏，运输消息不灵通之时，于十二号侵入醴陵，占夺县城，屠杀富绅及要人家属十数人，各机关均受损失，搜括约两日之久。省垣与攸县两方，大军驰到，胡部自知不敌，遂于十三号夜半，满载银钱贵重物品，出城渡河，向阳三石站，乘两列车退往老关，一部运物回安源老巢，一部向浏阳大屏山方面退走，欲与浏平共产匪军会合大举。省方军队，十四号全部达到醴城，曾由〔与〕胡部殿后匪军激战一次，略有所获，纷纷捷报来省，其文如下：

（甲）八军第一师一团谭团长来电：钧鉴，报告，（一）职部张（毅中）营，寅刻克复醴陵；（二）敌已退老关，即快步向浏阳大屏山方面逃窜；（三）罗团长定，明日可到醴城，二三两营，今晚可到；（四）职到醴后，督部警戒；（五）俟罗团长到醴会议后，分途进剿。谭崇鄂寒叩。

（乙）八军一团张营长来电：钧鉴，职营十四日拂晓，攻击醴城阳三山〔石〕，五时抵醴城。该逆于昨晚十二时，完全向老关退却。土民云，该逆闻长沙增加军队，又闻罗定一部到泗汾黄土岭，故退却。现在敌人，尚在萍乡一带。职拟向前进攻，可否请即电遵。职张毅中呈寒印。

（丙）三十五军教导团杨大队长来电：钧鉴，职奉令后，于本日午后五时，进驻醴城。侦悉暴徒约千余，荷枪不过五百余，已于昨由老关向浏阳大道大屏山方向溃退。谨电奉闻。职杨振璞叩寒印。

是胡匪大部均窜浏阳，而浏阳其〔共〕匪苏先骏等，尚聚众

千人，盘踞醴〔浏〕东一带。平江共匪余贲民等约众二千，盘踞长寿街等处，有乘机结合，扑攻浏阳平江县城之耗。浏平清乡司令阎仲儒，与浏阳县长谭鼎特来电告急，原文如次：（一）阎司令来电，钧鉴，苏（先骏）余（贲民）等逆，联合侵扰平浏，兵约三千枪约千余。迭经电呈，当以援军周（倬）营偕职一部，警戒苏逆，职督所部，偕援军张（南轩）营，警戒余逆，并邱（国轩）部。现邱已就七师编，诚意合作。真日余逆来侵长寿，激战于沙坡地方，邱部夺获余逆枪一百八十余枝。正进展间，苏逆乘机进犯白沙，周营于距白沙十五里东门市布防，严阵以待，惟苏余结合，势甚猖獗，幸邱部已为我用。职迭经战斗，方疲弹罄，请准给发。兼之两县城防重要，须驻大兵，备多兵分，殊为集灼，恳迅发子弹接济，并允电张周两营，竭力应付。职责任所在，自当唯力是视，但为迅速扑灭逆氛计，仍恳增派援军为祷。职阎仲儒呈寒印。（二）谭县长来电：钧鉴，顷接周营长函称，苏匪千余，据东门市，声言扑浏。弟在达浒布防，匪众兵少，盼迅电政府增援。县城无兵，共党潜伏，职亲率队警，星夜巡逻，请释廛念。浏阳县县长谭鼎（特）呈寒印。

观上各电，是浏平共匪野心不死。如非邱国轩部诚心归顺，牵制共匪动作，其危险当不可想象。今复加入胡匪一部，其势愈张。揣共匪扰乱心理，必将猛攻浏平，冀施屠杀手段。该方兵力，原极薄弱，恐有疏虞，周斓代主席特令张国威师长照以下计划，扑剿浏平安共匪：（一）令罗定团长率所部二三两营进剿萍（乡）安（源）匪巢，兼戒备胡匪安萍；（二）令第一团张营长毅中驻镇醴陵，警戒后方；（三）令谭崇懃团长率所部第二营，及第三十五军教导团第三大队杨振璞部。向浏阳大屏山一带尾追胡匪，搜索痛剿；（四）令第八军第一师第二团沅〔阮〕团附督率陈营，由省赴浏，协同驻浏周营，痛剿苏胡，并与谭团联络，会剿胡匪，俟苏胡肃清，合围平江余匪。一面电知平江阎仲儒司令，随时侦查余匪动作，相机进剿，期于量〔最〕短期内，完全肃清；同时致电

江西朱主席培德，请电令修（水）铜（鼓）驻军严密堵截，毋使漏网。照上规划，预计一星期可以解决。此外尚有一事须附带报告者，即长沙对河普迹市方面，前日忽聚集类似农人匪众数百，持有快枪数十枝，梭标数百，围攻该市挨户团，图抢枪枝，并声言为龚杰复仇。（按龚杰系该乡农协会秘书，经挨户团拿送长沙县，于阴历八月十四日夜连同共党首领王谦吉等一并伏法）幸团勇动作敏捷，放枪一排，冲锋逃出。枪枝虽未被夺，但团局被捣，公物被抢，团局仍被匪占。乃报由长沙县长陈其祥，比于十五日夜，派清乡队二大队，（枪二百余枝）令该挨户团引导，由永安市迎头痛剿，并令麓山镇挨户总团驰往普迹围剿，当易消灭也。（九、十六）

（原载 1927 年 9 月 21 日《汉口民国日报》）

湖南最近防共与剿共

湘省自本月九号，发现共产党勾结叛军土匪，破坏电线铁路以后，相继见告者，在外县，有萍（乡）安（源）共匪攻陷醴陵，浏（阳）平（江）农军扑攻县城，及岳阳破获共党机关，在长沙城厢内外，则连日迭在东牌楼西长街搜获炸弹枪弹，捕获共党要犯庞人健、周国安、刘福生等十余人，湘政府遂不得不采治乱以猛之方式，为剿共防共之措置，巩固革命之后方。爰录各重要消息如次：

剿共方面：萍安共匪胡希圣、杨骏、吴正海等约千人，侵入醴陵。经省军谭崇德、罗定、王东原三团击溃后，一部窜回萍安老巢，一部向浏阳大屏山逃遁，欲与浏平所谓农工革命军苏先骏、余贲民等会合，大举屠杀，曾详上次通信。现省军谭崇德团业向萍安追击前进；王东原团之杨振璞部向浏阳大屏跟追。同时江西朱主席培德电告周斓，已由王均军长，派第三军第八师部队取道袁州，向萍安方面堵截，俾绝根株。故谭崇德团须俟赣军到达适当地点，联络一致后，方能动作，萍安暂无战讯可言。至浏平方面，共匪余贲民部约千余人，盘踞平江长寿街一带，与浏平清乡司令阎仲儒对峙有日。又共匪苏先骏部约千人，盘踞浏东东门市一带，与达浒之第八军一师一团周倬营，又阎仲儒之一部，亦互相防守日久。共匪破坏交通阴谋实现后，余苏两逆，曾于十一号联合反攻平浏一次，幸得邱国轩部之夹击，夺枪百八十余枝，匪众始退，不敢再犯。詎意萍安共匪杨骏等约众七、八百，由醴窜浏，与苏逆结合，猛向达浒省军攻击，周营长亦亲督团队，与所部四连扼险抵御，相持半日，匪众冲锋三、四次，均经周营拒退。

击毙匪众四、五百，伤者更重，洵少见之恶战，周营方面亦多所死伤。旋杨匪由永港镇分路抄来，周营因腹背受敌，遂向长浏交界之高桥方面引退。苏杨等匪遂于十六号午前十时进攻浏城。城无守兵，乃为匪陷，城中杀掳甚惨。据该县逃省商协代表彭宝来、邓家宝，及挨户团代表周兆贤向省政府呈报，可窥一斑。其呈报云：“呈为浏阳失守恳予迅派大兵援救事。顷据各公法团专人来省报称，醴陵匪军，确于□日午前十时，占据属县。初入城时，枪声四起，首先捣毁公署，次及各公法团，抢劫杀掳，势甚猖獗。代表等惊闻之下，不敢壅于上闻，特此呈报钧座，泣恳迅派大兵，星夜进剿，以救浩劫而全民命。迫切报告”云云。省政府得报之时，令由张国威统筹办理。张遂令第二团加派陈营一营驰往浏阳，受第二团阮团长指挥，向正面进剿；令醴陵罗定全团长并指挥王东原部杨振璞队由右翼进剿，周倬营长协同阎仲儒之一部由左翼进剿，同时电令阎仲儒联合邱国轩，对余匪贲民进攻，使匪众不能呼应，期得一鼓荡平。又一面电请江西军队堵剿，似此四面围剿，想彼惯行不义之共匪，不难一举而歼灭也。且阎仲儒昨日亦来电，已与邱国轩合作，定于十八号对余苏两逆总动员。附录如下：

（电一）李参谋厚坤（即暂编第七师参谋李权，亲自收编邱国轩者）兄勋鉴：寒电诵悉，真日邱部与余逆战于沙坡，夺余逆枪百八十余支。请将敝部困难情状，详呈代主席，并代恳迅发子弹，交阎军法解来应急，至盼至感。阎仲儒叩。

（电二）删电诵悉，极感佩慰。惟邱部编妥，与敝部及八军一师张营会剿苏余两逆。巧（十八）日动员，士气颇盛，不难灭此朝食，请转嘱阎君绶伯速向政府请领子弹万颗，发交陈连附解来应急为感，弟阎仲儒叩。

此属于醴陵平浏方面情形。至若长沙附近各镇乡，共匪亦有潜伏势力。连日长沙县长陈其祥，接据各方报告，分别如下：

（甲）锦绣团局报告：（一）职于十四日夜十时在高桥市，据报浏阳匪徒，已将浏阳沙市街团局重围，该局现在危险中；（二）

职在高桥时，复据侦探报告，浏邑沙市街之匪，已分支窜到丝竹冲，有枪六十余枝，闻高桥学士桥进攻，声称共产党派，不要惊慌，五日内大有变动，必捉肖蔚云以甘心。职只得星夜回局，再调全队，向学士桥进剿；（三）十五日到局，预备出发往剿，又据侦探报告，匪窜学士桥时，肖蔚云因向羊麓嘴调兵太远，遂就近请尊阳乡团局郑队长启明出队包围。今早已缴匪枪十五枝。（四）此次匪势猖獗，分途向各处窜扰，暴徒乘风造谣，锦绣万寿两乡大有不安之象，锦绣团局主任杨昶呈报。

（乙）九峰团局报告：九峰区挨户团，于十六夜突来匪徒数十人，有枪二十余杆，其余尽是梭标，掠去团局步哨兵二名，当拨队前往追击。除将被掠团兵二名救出外，当场击毙土匪十余人，又生擒匪徒二人，就地正法，该匪始一哄而散。

（丙）春华山都团报告：属处与浏阳附近，昨由平浏清乡司令部，追击该匪一小股窜入属地，有枪二、三十枝，梭标七、八百杆，声势浩大，地方恐慌。长沙县长陈其祥据报，比令蔼山、明道、万寿、锦□各区挨户团，将团兵集合黄花市。一面派清乡大队由黄花市左右翼，包抄前进，一面电知浏平清乡司令阎仲儒，由浏平堵击，以免窜逸；对于各镇乡著名暴首，分别派队拘拿，俾免勾结为乱。昨日先后解送来省者，为下列各名：（一）云母乡暴首刘德生、谭春、李石林三名，临湘镇农协委员兼农军指挥叶书田一名，（二）万寿乡暴首王子桂一名，一并解交审判共犯特别法庭究办矣。此属于长沙附近共匪举动，及政府剿办情形。今再述防共方面。

防共方面：湘垣自宣布戒严以来，对于防共办法，可谓周至。殊该共党党徒，亦复行动诡秘〔秘〕，连日城厢内外，不时发现粘贴反动标语，又有炸毁捞刀河铁路铁桥事。昨晚又发现对河水陆洲鱼划上抄出马枪子弹多颗，及下游十五里三汉矶厘局被抢之事。卫戍司令部乃提早夜间戒严时期，自九时起，以免疏虞。周斓则通电各军事长官，对于共党捣乱力持镇静，严厉铲除；遇有粘贴

反动标语，及撕毁本党标语者，准其就地正法，并布告民众协助。分录布告及通电如下：

（一）布告：系以总司令行营名义发出，其文曰：为严切布告事，查共产党捣乱吾湘，罪恶昭著，人所共知。自马夜事变，该党徒相率潜逃，政府本其宽大之怀，予以自新之路，果能诚心悔悟仍保其身体自由。乃蛇蝎为心，一意捣乱，近复腾马克思之谬说，勾结匪类，麻醉青年。且敢啸聚丑类，四处屠杀，破坏交通。湘垣军警林立，正在戒严时期，公然密布党徒，黑夜粘撕标语，希图摇动人心，造成恐怖，致使一时不能解严，深夜交通阻断，劳我士卒，苦我商民，本总司令重为惜之。除飭卫戍司令公安局，督率军警，加意查察，倘缉获张贴反动标语，及撕毁本党标语者，准其当场处决，以示警惩，而维治安外，合行布告，咸使闻知。切切此布。

（二）通电：（御略）均〔钧〕鉴，最近数日，在湘共产党徒，奉行彼党狂暴命令，三五成群，昼伏夜动，四处造谣，淆乱视听，偷毁铁道偷砍电杆，以致长岳株萍两路，迭有警报。迹其用心，无非扰乱交通造成恐怖，遂彼报复阴谋而已。经我军警，严密防范，决无重大问题发生。凡我同胞，处此靖乱时期，务望力持镇静，努力铲除暴徒，保护交通机关，是为至要。省政府代主席周斓印。

捕获共犯，决采严厉处置，以期辟以止辟。并为便利处办起见，特与省党部会商决定设立湖南惩治共产党徒法庭，委任唐斌为庭长。于十七号上午十时成庭，即于下午五时提出共党要犯三名捆至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以示惩饶。罪状附下：

为宣布罪状事，案据长沙卫戍司令部移送共产党要犯常建勋、李耀云、郑健等过庭。经本庭提案审查，该常庭勋，系该党华中支部党员。马日后，继续工作，充当中校（即西歪）北区宣传员。八月十七日，该党第四次第二组书记会，在盐仓街六号该犯住宅

举行，李耀华^①，系光华支部书记，马日后充中校中区宣传员，并参与该组书记会常会。郑健系长部郡支部党员，充复学运动会委员中校南区宣传员等职。其致该党党徒黄志清李成函，有我们的组织要严密，和其对抗猛攻等语。质之该犯等，亦各自行供认不讳。查容共政策，久经取消。该犯等，藐抗禁令，组织团体，反抗政府，作种种对敌行动，实属罪大恶极，法无可道，应各依照反革命治罪条例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分别处决死刑，俾昭炯戒。除监提该犯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死刑外，合亟宣布罪状，俾众周知此布。同时卫戍司令张国威，因职责所在，特规定军警联络。(未完)^②

(原载 1927 年 9 月 23 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 原文前为“李耀云”。

② 续篇未选。

湘省情形业已趋于安定

湘省平江浏阳共产党匪军，已经溃散。所谓农民自卫军首领苏光〔先〕俊已在浏阳阵亡。余贲民胡承焯两部，则窜赣边，已于前次通讯中言之矣。兹因赣省修水万载萍乡一带，已经朱培德调派第三军两团堵住，不能窜入。余贲民乃由平江边界，又窜入浏阳南乡，联合胡（承焯）部，意欲取道湘赣边境，实行其集中湘南之共党军事议决案。浏阳防军周营长芝泉，业已电告来省，略谓：“顷据探报，余（贲民）逆集赤军千余人，枪有半数，大炮五、六门，窜抵浏阳南文家市，尚未进驻牌楼，毛泽东从中指挥，似有窥浏之意。刻与团防防堵，请谭（崇德）罗（定）两团经金刚头大坝铺向浏前进围剿，勿令内窜为盼”云云。似此浏阳共党竟去而复来，且尤为人注意者，系全国著名共党首领毛泽东在内主持。故周斓得报，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东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协剿。一面并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现在罗（定）已抵金刚头，周（芝泉）营，防堵浏城。周（焯）营扼守东门市，赣军又堵住铜鼓萍乡。余胡两逆，已处四面包围中，恐难冲出也。至于省垣形势，人心稍定，不似前数日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所获共产党徒，前已处决四批。二十三号，湖南惩治共产党徒特别法庭，又提出李烈李璠二名，在浏阳门外斩决，一面宣布罪状，谓：李烈李璠均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学生。李烈先是CY，后以黄克定等之介绍，加入CP。马日后，纠集同学，组织团体，意图乘机暴动。李璠原是CP，马日后，在校内组织敢死队，图谋狂暴式的暴动，并曾参加追悼共产党员大会。特依反革命治罪条例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各处以死刑云云。此为处决共

党首要第五批。此外待决者，尚有多人。惟闻当局之意，不欲多杀。如果共党在湘从此不再暴动，即可从轻发落，如仍继续暴动不已，即不得不提出镇压，连日未参加暴动工作之共党分子，向市党部自首者，亦有一、二百人。其中小学教员，颇占多数。现经省党部议决，此项小学教员，虽径懊悔自首，但仍须加以监视，考查其行动，不准受小学教员检定，充当小学教员，亦可见对于共党防范之严厉。此外湘南战事，亦有可述者。自宋（鹤庚）范（石生）部队，退出□州，许（克祥）胡（凤璋）部队，退出永桂后，湘南可谓完全肃清。兹罗旅长霖，驻在永州，清剿土匪，规划一切善后。周旅长荣光则驻在□州。肃清□境内溃兵，除□属完全克服后，并于二十三日跟追至坪石，原守坪石之胡（凤璋）部，不战而走。周部唐营，即将占领。胡宋等部，均退守乐昌。周斓得报，比电张旅长荣光，转令前线部队，即暂守坪石，即以坪石为防线，勿再前进，以敦邻谊。一面电告广东李济深知道，湘军即暂守坪石，粤军即暂守乐昌，两不相犯，一切问题，统俟中央第四次执监会议解决云（九月二十四日）。

（原载 1927 年 9 月 28 日《汉口民国日报》）

发觉共党图谋骚动密函*

……兹昨某县长截获共党首恶易礼容等，致湘东共匪首领一函。所述阴谋扑省计划甚详，抄附如后，可知共匪用心之毒，藉可窥湘东军事之经过。函云：“燮昌兄（疑似胡希圣等），并转润之，（似毛泽东）洒度（似苏光〔先〕骏）贲民（即余贲民）诸兄鉴：燮昌九月七日午后十一时三十分函悉，兄等军事计划，已转知各方查照，望燮昌兄将所定计划，通知洒度、贲民等一同行动。惟闻浏阳敌人势颇不弱，浏东一带，山岭险峻，第三团部队（拟似胡希圣部）是否能如期达浏阳，望即飞告。长武车已不通，八号由武来车，在中和〔伙〕铺被当地农民劫去枪二十支，钞洋五千元。捞刀河附近，于日昨上行车出轨一次，倒三车箱，现对武长路正加紧破坏。株至长铁道，猴子石附近，今日已毁一桥，亦正加工〔紧〕破坏。安源军昨已占醴陵，株洲昨晚发动，但敌人绝早尚开去一兵车，载兵一连以上，闻易家湾铁路已破坏，此车尚不能迳达株洲。现敌力在株长醴之间者，约一营以上，不足两营，已令近郊湘潭长沙各地游击营，尽力援助株洲，扰乱敌人后方，围剿长醴间之敌，俾安源军能急进会攻长沙。兄处应与安源军策应，并通知洒度贲民两部，急攻平江，先歼平浏醴间被围之敌，扩充枪械，各向长沙会攻。长沙游击营，已于前晚出发，原有基本枪枝五十枝，分编二营，营长戴德和，叶俊，徐振球，前均隶□□^①部下，已派殷美珍、陈福泉二同志，随军出发，围剿

* 原题为《大可乐观之湘局前途（续）》。

① 原文如此。

长沙各镇乡团防枪枝，鼓动农民暴动，计算可即得枪三百上下。已令策应兄等，扰乱浏平敌人后防。请派探员，与之接洽。湘潭、湘乡、宁乡，计有枪六百上下，但尚未得发动报告。省城内可编工人一团，近郊可编农民二团，但器械仅有梭标扁担之类，炸弹亦尚未造好。拟候兄等各路部队进至距长六七十里地方，即于傍晚毁坏电灯，放火劫抢各军械局，响应兄等。但望兄等部队，必于该晚天明时，赶至省城，否则此间未经训练之兵，又少枪械，必难应付。各县农民暴动，已严令于十一号以前发动，虽尚未接各地报告，预想必能有效。游击营办法，已令各县，能集二十枝枪即举行，除长沙外，兄等军费困难。此间除有泽民带上之三千元外，此时无法接济，望善自筹集。闻洒度已向中央领有款项，能分兄处若干否？湖南革命委员会，应改为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拟定之宣言寄上一份，望即广为照发。省字第四号通告，亦寄上一份，革命委员会委员，此间决定贲民加入，请告润之等。毛润之已到兄处否？如尚未到，即以洒度任师长。九月份各信号，已令各军全体采用。兄处所拟十六日至三十日之各项，一日至十五日，因时间将过，即请作废。现岳州已开熊震一团去。十六日会攻长沙之令，应早收到。各项进行情形，望即时飞函详告，至要至要。政治口号，寄上一份，请采用。熊□^①军，礼容，十三日下午六时。”（九·二十五）

（原载 1927 年 9 月 30 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 原文如此。

汉冶萍公司董事会为萍矿 巡警、警备改为矿团致工商部电*

(1912年10月31日)

北京工商部钧鉴：萍乡煤矿开办已十有余年，费本至千有余万，窿路窈远，工匠多至万余人，并所携眷属细小聚居一隅，良莠既属难齐，窃盗时所难免。前清时曾请赣抚咨部，由矿局招雇巡警一百名，警备二百名，派员管领，按月应给薪工，历由商矿支給，编入公司帐略，分送股东考查有案。现在民国成立，万象更新，原有巡警一百名，警备二百名，本系商团性质，拟即改编萍乡矿团，由矿延请教习，教以巡缉，保卫矿区，冀工厂秩序仍前绥靖。理合电请贵部立案遵行，并电咨赣督查照，实为公便。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叩。卅一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 本书所选汉冶萍公司和萍矿文电，标题和标点均由编者酌加，成文时间一律以汉冶萍公司档案记载为准，以下不一一注明。

萍矿矿长李寿铨为洋监工殴伤 工人事致总经理函

(1919年7月11日)

地山总
泽臣副

经理钧鉴：上月廿三日下午三时，突有窿工多名抬一受伤工头汪大全直送总事务所，声称被总平巷洋总监工乌生勃里克打伤，其势汹汹。当经窿工程监工等喝令送至医院。其时有窿工人壹百数十名，聚在总平巷公事房门前，又有百余名哄至乌生勃里克寓所门前，势将暴动。一面派矿警长带警士弹压开导，令工人各散，一面由金正矿师赴医院会同陈医生验汪大全伤。汪大全小腹痛不能忍，据汪称系被乌生勃里克踢伤。据陈医生云：“验无伤痕，系触发小肠气病甚重，赶紧医治，当不致命。”次日，由金正矿师传集见证，说打说踢，其说不一。缘该段工作之地，除工头外尽〔仅〕有四工，四工之说亦不一；其余皆经过段首，远望不清。内有工长刘增余，经仇总管询，曾在段首经过亲见，令其出证，而总管西礼夫特忽欲开除刘工长，似恶其作证也。因之众工不平，又有秘密开会蠢蠢欲动之势。金正矿师当即函责西礼夫特，不准开除刘工长，令其认错，以平众愤，而工愤仍不能平。先是总监工邓厚斯亦有打工之事，遏而未发，至此一发难收。廿七日晚，总平巷各总监工正监工金称，众愤如此，极力弹压劝阻仍积不能平，监工等无力维持，应请暂令三洋员不必进窿，以免危险，而维大局。当即飭令三洋员暂不进窿。至三十日，汪大全已渐愈。复邀集陈医生、周警长在金正矿师公事房传汪大全询问，汪仍坚持系被乌生勃里克脚踢，并传乌生勃里克对质，乌亦坚不

承认脚踢。揆厥情形，乌虽踢而不重，适值汪工头发小肠气病，痛不能忍，全归咎于一踢所致，幸未致命而众愤已不可遏。近来工人知识已开，偏重势禁，有所不能。前承董事会留用洋员，本囑该洋员等格外谨慎，不可打人。奈伊等临事不慎，致此风潮，犹幸随时防范疏解，未成事实。叠与金正矿师筹商多日，此三洋员万不能再令进隆。伊等亦知众工如此情形，不复留恋。现暂派工程佐理员周君抡元，代理西礼夫特总平巷总管之职，至邓厚斯、乌生勃里克所遗总监工之职，暂不派人，由各段正监工担任。惟总平巷总管责任綦重，应请迅派精明强干工程师来此接替，以专责成。至西礼夫特、乌生勃里克、邓厚斯三员薪水该以何时截止，并令离矿，候示遵行，至为盼祷。正缮函间，适奉蒸电，当复真电，亮邀台鉴。敬颂

公绥

李寿铨

再据西礼夫特称，其眷约在月内生产，俟产后方能成行等语，合并附陈

民国八年七月十一号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药石轩日记〔节录〕*

(1922年9月至1923年11月)

第四十六卷

十一年

九月

十一日 晴 酷热 一

连日为工人俱乐部事，颇多歧出，皆庸人自扰也。

昨日询李泽霖。今下午约工程各首领，面询各矿工匠，尚称安静。

十二日 晴 热极 二

晨八时专车进城，与李毅寰、徐海波、沈文祥同行，晤肖镇守使、范知事。旋同至车务处午饭，下午又同舒楚生至机务处，均为工人俱乐部事，至九时始回寓晚饭。极热。办棘手事，甚苦。

十三日 晴 热极 三

晨八时至车务处晤肖五琴，畅谈日内经过各情形，适李隆邛到车务处，详叙一切。

在车务处午饭。饭后回公事房，与各首领商量办法。

下午五时；与肖五琴、沈文祥专车到城，赴镇署商量对付工人俱乐部办法。文祥赴县署取布告，晚在萍站吃饭，遇陈毓斋参谋长，同车回安。在毓斋寓畅谈一切。肖五琴因得夫人病重信，专车回长沙。

* “药石轩”是萍矿矿长李镜澄（字寿铨）室名。这里节录的是他的日记第46卷~51卷中的一部分，省略处并不用省略号。

十四日 热极 四

今晨二时，株萍路局工人罢工，元次车未开出，四时本矿窿工人罢工。路局罢工后，李毅寰、刘篪生、陈毓斋来谈。窿工罢工后，金湘生、仇达甫、程炳堃报告。六时到公事房，发镇、县两署电报，上海总公司电报，旋即会同路局李毅寰赴城，报告肖镇守使、范知事，并商办法。午后一时回，镇署当派李团长带兵驻矿。约商会张绍桢、谢兰芳〔岚舫〕及陈盛芳商量。

十五日 晴 热极 五

今晨罢工工人在两窿口（直井、总平巷）聚集多人。当以电话请镇署饬李团长派兵分扎两窿口弹压。李旅长从城来。又约陈参谋长来。午后，李旅长商约安源商会调停，并由路矿派代表同晤李隆郅谈判，未得结果。晚饭后，商会张绍桢、陈盛芳、王守愚、贾暘谷来谈，仍拟调停。

晚，在弹子房请旅、团、营长、参谋长及路局李毅寰、郭达人西餐。

十六日 晴 热极 六

晨八时，直井有兵与工冲突之事，当由团、营长解散。

上午十时，李旅长到公事房会客厅，适俱乐部递呈。当由旅长派副官约该部头人刘少奇来，面询一切，极力开导，谕以三事：一、直井锅炉打风机须保护；一、电机及电机锅炉房须保护；一、安源地方须保守秩序。刘少奇均承认。旋由刘少奇出公事房，演说与工人听。其时工人已聚集二千余人以上，三条均承认，唯路局每日开火车二次，不承认。

下午，查锅炉烧煤已将脱，俱乐部虽承认派工挖烧煤，迄未来，万靠不住。当派习炳麟向土矿窑购生煤数百吨，以应急。

晚在弹子房陪旅长、参谋长、李毅寰晚饭。饭后，商会张绍桢、谢岚舫及绅士王守愚、贾暘谷来见旅长、参谋长，报告向俱乐部商先开工，后议条件，该部坚不承认，无从着手调停。旅长仍殷殷劝慰。

夜十二时，陈盛芳来报告紧急消息，谓如商量条件即开议，如无商量，李隆邛即离安源，听工人暴动云云。当约李毅寰会商，只有保产之一法。毅寰极以为然，表示同意。

十七日 晴 热极 礼

晨八时，开首领特别会议，磋商能允之条件。

商会谢兰〔岚〕舫、张绍楨、绅士王守愚、贾昉谷来劝，事急仍愿极力调停。当允派代表，路、矿各一人。

下午四时，路局代表李毅寰、矿局代表舒季俊，偕商绅四代表，假民房与俱乐部代表李隆邛磋商条件。至夜分二时始定议，计十三条。据各代表声称：据李隆邛云，条件无可再让步，允则开工，不允则走开，离安源，听众工所为等语，即是听其暴动。时机紧急，当约舒楚生、金湘生，迄不能定。又据金湘生云，须约各首领会议。又遍约之。时将天明，各首领到，纷纷议论，迄不能定。已至十八日八时，而各代表与前途约九时回复，为时已迫。予告各首领，事急如此，设有暴动，千数百万之产业，即不能保，我何以对公司？惟有姑订条件，开工以息其风，容另图善后之策；一面报告公司，请董事会派员来矿，妥筹办法。舌敝唇焦，始克定议。派代表与李隆邛订条约。路局旋即开车，矿局因为时已迟，准于今日料理，明日开工。

十九日 阴 微雨甚凉 二

晨，照常开工。

发镇署、县署报告照常开工，并谢维持。

总公司经理电，报告开工，余函详。

偕路局刘箴生处长专车赴萍城，晤肖良存镇军、范子宣知事，报告经过事实，并道谢维持。元次车回。

放工后，约金湘生、王贯吾商修理厂工道事，因俱乐部来函，商改包工为点工。又与龚子忻畅谈起祸之根。

二十日 晴 凉 三

发报告罢工至开工情形，请经理转请董事会董事两位，来矿

察看保存之产业，主持善后之办法，并派正副矿长来此接替。函附抄件。

晚约刘箴生、李隆邛谈。陈盛芳同李隆邛来，其言甚恳切。秘书黄少吾到公。

二十一日 晴稍暖 晚微雨 四

下午，约各首领，告以李隆邛愿将罢工后对于本矿各工程窒碍之处，极力办通。

二十二日 雨 尚有闷气 五

晚约仇达甫、程炳堃、王贯吾与李隆邛商量窿工程修理事。事。

二十四日 晴暖 不爽 礼

昨谢浴淮来矿，询及开工后情形，伊与李隆邛世交，如有隔阂之事，愿为疏通。当往晤李隆邛。今得其切函，可解决一二事。浴淮午后车回醴。

二十五日 晴热 一

上午九时，补昨日星期会议。

下午二时，乘车赴萍，至方公园，应肖镇守使之约，共六席。下午专车回。肖五琴约至车务处，畅谈解决情形及解决后办法。十时回寓。

二十六日 晴 闷热 二

接盛泽臣经理信，附致肖镇军一信，上午李隆邛来见，谈窿工程二事，桥工一事，当与仇、程两总管及李机器师接头。

二十七日 晨雨 闷 晴热 三

晨八时，冒雨乘舆进城，晤肖镇军，将泽臣信面交，畅谈甚久，又与陈参谋长畅谈，乘舆回，甫到家，肖镇军、陈参谋长来拜，当至公事房接谈。

午后三时半，李隆邛来，与仇达甫解决桶工，每石照加六分。

二十八日 晴 燥热非常 四

发经理勘电，为米木款事。

下午刘箴生、徐海波来谈，适李隆邛来，为工头李祥浩事来

接洽，当约仇达甫、金明之来询情节。

第四十七卷

十一年

十月

一日

今日照常开工。

下午肖良存镇军派汪军需官带公函来借款，当以窘急将停工情形告之，请其婉达。

李隆邛今下午来见，刚从醴来。

今晨陈盛芳来报告，昨日醴绅丁花南等来安源，因李隆邛罢工事，醴人对不起我。缘我上年曾代请上海义赈三万数千元救醴，今醴人如此对矿，甚为抱歉，拟劝李隆邛回醴云云。不知李隆邛尚须在此料理善后也，惜花南今晨回醴，未一晤面。

晚接良存镇军函，当复，为鸿卿事。

二日 晴 风凉 天气燥 一

午刻，请肖镇军、李旅长及镇署旅部各官佐西餐，下午三时席散，肖五琴副局长及刘箴生处长略谈而别。

今日系与株萍路局合请客。

晚接俱乐部函，工人要求发小饷（即节前预支），当约仇达甫面商。晚饭后，约凌子贞商，明晨专人送信致龙沛霖，赶办七号之款，余俟六号凌子贞亲到长筹办。（七号之款，外工程约四万，窿工程支款约一万，路局约一万，共六万。）

十一日 晴 寒 三

上午九时乘舆进城，访肖良存镇军畅谈，并与陈郁斋参谋长，邹镜清参谋谈。旋至旅部访洪崇副官长叙乡情。乘车回，已十二时三刻矣。

下午约李隆邛谈。

晚饭后，肖五琴、李毅寰来解决公丁事。

十七日 晴 上午稍凉 午热 二

上午九时乘舆进城访肖良存镇军、刘卫卿商事，午刻乘车回。

下午三时李隆邳来谈。

二十九日 晴 和暖 礼

下午四时，俱乐部刘少奇、余江涛来谈东平巷九段刘厚卿所管点簿，日夜班正副监工往往漏签，又点簿名数与工头进班牌记，往往不符，此系监工不负责之证。并将簿牌送来核对。当约金湘生、邵逸周、程炳望与刘、余切实考究。

三十日 晴暖 闷热 晚雨

下午四时，约刘少奇、余江涛带簿牌再与金湘生、邵逸周、刘厚卿讨论点簿往往不签名，又点簿与工头进班名数不符之故。旋赴总局与舒楚生接洽俱乐部送人至矿警局办法，并派探访三号桥有人开会事。

十一月

一日 晴

上午，陈盛芳、李隆邳、德甫弟先后来谈。午后孙医生来谈路局津贴医生事。

二日 晴凉 昨晚有霜 四

上午，王海涵局长来谈两时之久。

下午，贾盼谷、李隆邳、余江涛来谈。

三日 晴凉 有秋高气爽之象 五

竟日为俱乐部要求开除六工头事，颇费唇舌，下午约金湘生、舒楚生与李隆邳、余江涛晤谈至七句多钟，始稍有眉目。甚矣，办事之难也。

六日 晴 暖 一

晨，乘舆往城，送前知事范子宣行。当与王海涵至太史第一谈，旋乘舆回。

下午约仇达甫、李升甫、陈斐成、金衡生、曹华清商量六工头事。曹华清、金衡生、陈斐成又与金湘生痛谈舒楚生事，谓罢工之祸，实肇于舒，请其直告经理，以湘生与凌子贞不日往沪赴

特别委员会也。

七日 阴闷 午后雨 夜雨甚大 二

晚约金湘生、凌子贞来寓畅谈，以四事告之：一、特别委员会如何会议；一、矿警长须速解决；一、舒楚生不能用；一、我明日有辞职书到公司，以本年年底供职为限。

八日 雨凉 晚有寒气 三

下午李隆邳来谈。

十日 晴 寒 五

下午三时，与王海涵及路矿首领往践李隆邳之约。席散，便过曹华清畅谈近事。

十一日 晴 寒 六

晚李隆邳来谈，将有远行，并开各处住址。（一、长沙小吴门正街自修大学，一、衡州第三师范张秋人转，一、武昌大隄口利群转。）

十四日 晴暖 晚雨 二

上午，谢浴淮来公事房，当将复俱乐部函交浴淮转交。

又为电机处误发工钱事，牵及直井机器处，经雷金明、袁礼彬来商，勉强解决。

十二月

十日 晴和 礼

王慈谋来，约刘少奇谈窿工事。

二十三日 晴和 六

下午，刘少奇、余江涛来，谈工人求加半月工资事，当剴切告之。

二十五日 晴和 一

午刻，王海涵来矿，当约俱乐部刘少奇、余江涛等，告以路矿困难，达于极点，加工资半月，万做不到，嘱其劝导工人勿再要求，并发一路矿公函与之，俾可持示工人。当将以上情形告各首领。

二十八日 晴和 四

上午十一时，刘少奇带同俱乐部之工人代表来，商加工资半月，不必急急索款，须谈一特别办法，当切实开导，谈三小时。

第四十八卷

十二年

一月

三日 风寒甚 三

下午，与李能至谈至七时始散。

五日 晴 微和 五

晚饭后，李隆邳、陈伯椿、新甫弟先后来谈。

六日 晴和 六

上午约金湘生、凌子贞、徐东仁、陈斐成、金衡生、许谷晋、吴幼甫商量工人之事，又约李隆邳与谈约束工人，范之以正。

七日 晴和 礼

上午九时，乘舆进城访肖良存，谈工人事。

本日工资无款发，工人要索，经李隆邳再三商量，允向城市凑借，每名发两元，暂为接济，仍催东款。

八日 阴 一

上午李隆邳来商本日发每工人两元事，当出布告。

午后王海涵来询商各事，并筹借路工发每名两元事。

晚接东京夏地山总经理阳电。

九日 晴暖 二

上午李隆邳来商年终加工资半月事。下午开茶话会，集各首领商此事。当告以两种办法。

晚请盛我龚西餐。餐毕，将以上两种办法告之，我龚极赞成。

十日 晴 三

请肖良存、李翔侯、汪副官、陈绍林、夏子和、汪警佐西餐，幼甫陪，餐毕，约肖公到寓，商量对付工人之法。

发长沙王海涵电。约刘觥生商量对付工人之事。觥生赞成第

一办法。

十一日 晴和 四

刘箴生上下午均来商工人事，并出示王海涵来电。放工后访箴生、吴幼甫，约定明晨进城。

下午，盛我龚极赞成第一办法，湘生亦赞成。晚饭后约舒季俊商量拟稿。

十二日 晴和 五

盛我龚今晨挈眷赴冶，当至车站送行。即约刘箴生、吴幼甫乘车到城，见肖镇军，商量工人之事。专车回。与刘箴生、吴幼甫、金湘生、凌子贞、舒季俊商定，约李隆邨公商，本月无款，勉力维持之法。

十三日 晴暖 六

上午醴绅丁花南、王幼康同谢岚舫、陈盛芳来询问工人之事，午后回醴。

约萍城商会文仲孚、朱霖甫，安源商会张克丞、谢岚舫商维持矿票之事，有刘箴生、吴幼甫、凌子贞在座。

通宵不寐。

十四日 晴暖 礼

李隆邨、张克丞、王守愚均来商事。章贡涛来辞行。刘卫卿来谈。今日竟日未一刻休息，昨夜又通宵不寐，倦殆之至。

发上海盛泽承副经〈理〉寒电，报告允年终加工资半月，以缓目前索饷之困难。

十七日 阴风 微寒 三

将与俱乐部续订条约交吴幼甫、金湘生、凌子贞、仇达甫、陈斐成、曹华清公阅定稿。

十九日 晴和 五

上午携稿与俱乐部续订条约稿与刘箴生、徐海波商量。

二十日 晴和 六

上午九时，与刘箴生专车赴城拜周亮济局长未晤。访刘卫卿，

章贡涛与卫卿商量维持矿票之法。又约朱霖甫、文仲孚会商，旋访肖镇军，将与俱乐部续订条约草稿交阅。……

二十一日 晴 南风 暖 天时不正 礼

发东京夏地山总经理德电。

上午约刘篪生、吴幼甫到公事房，与李隆邳商订维持路矿工程条约。

接株电，株局工人罢工。

二十四日 雪寒 三

上午因洗煤处工人要求每人发铜元（照银元一元之数）。牵及各处工程，经金湘生议照发铜元，复经李隆邳商以矿票发隆工每人贰元。当分知萍安两商会，向各铺收一元矿票，暂以五元矿票兑换。

二十五日 雪 不大 甚寒 晚雪稍大 四

午后为发接济工人矿票等事，颇费唇舌。

二十六日 有霏色 甚寒 五

昨日商隆工程处三总管今日发矿票每人二元，暂资接济，以待东款。今日有工人不愿领矿票，静候款到再领者。

二十八日 雪 不大 甚寒 礼

近来星期会议，一为工潮，一为无款，所议不出此二者。

二十九日 朗晴 寒气稍转 一

黄彬文向城市借洋，开发装车工人，因株局工人罢工，煤车已停，不能装车。

下午同路局肖副局长，刘处长与本矿吴警长约李隆邳议条件。

三十日 晴 二

晨八时约李隆邳、仇达甫商食宿房工人事。

午后胡省三来谈株局罢工事。（今夜元次车省三回株。）

三十一日 晴 三

发东京夏总经理卅一电催款。

下午李隆邳、仇达甫来解决食宿房工人事。

二月

三日 晴和 天有变意 六

旬日不得夏总经理复电，人心惶惶，我虽镇定，亦焦盼，正与金湘生、凌子贞商量无法，适接夏总经理冬电，有“总使尊处得度难关”之语，心稍安（当复江电）。

接长沙龙沛霖电，当复江电，又加快信，为其商中行赶紧预备二十万元现款，另备中行票，俟东款一到，方可兑现运矿。

发汉口文采卿信，约其来矿一行。

从上年四月起，至今十阅月，无日不在忧患之中。近一月中，上无一文来款，下有叠起工潮，百计千方，刻刻危险，为生平未历之苦，一俟时机稍转，誓必卸肩，老年万不堪任重也。

四日 阴 晚雨 礼

会计处接沪公司会计所长电，亦奉东电，款不至落空，惟尚无确数确期。

下午李隆邳来商出布告，定发饷期会议，以东款情形告各首领。

发长沙龙沛霖信。

晚九点钟接东京夏总经理江电，心始大定，当约凌子贞译电，面商办法。

五日 雪 大寒 一

工人索饷，颇费开导。

电龙沛霖，长沙借款，派黎少和专车赴长接款。

夜接凌子贞电话，得悉长沙借贰万元，已委明日可运来。

七日 晴 三

发内外工程工人各二元预支工资。

八日 阴 晚雨 四

上午同金湘生、仇达甫、程炳堃、陈斐成与李隆邳议定年假，发工资办法，通告内外各工程。

诸事将就忽接长沙龙沛霖电，粤汉罢工，长沙中行向汉汇款

不能到长，只能就长市凑款数万，余搭钞票，当商赶凑，赶明日运株，又发一快函。

夜又接龙电，款今晨运株。商留车在株候运，当函托刘箴生照办。

十日 雨寒 六

议定今午后外工程两月（十二月、一月）工资全发，窿工程因一月帐未齐，本日先发十二月工资，明日发一月工资。

发北京王贯吾信，催速来矿。

十一日 阴雨 礼

今下午发窿工程一月饷。

十八日 雨 礼

唐鉴卿及德甫弟来。据鉴卿报告，昨早紫家冲宿房杂工房内烧去铺盖等件，旋扑灭。

午前李隆邳到来谈株局罢工未开事。

十九日 雨 春寒 一

今日开工。

李隆邳、吴幼甫上下午来谈，初二因看马戏工兵斗殴事。

金衡生昨从长沙回，今来见。

二十日 霁来 二

晨八时与吴幼甫乘舆进城，晤肖镇军、陈参谋长、李旅长，为工兵斗殴事。

晚李隆邳来询与镇署、旅部接洽情形，允今晚将滋事人交矿警局。

二十一日 阴寒 三

上午十一时专车路矿同人赴萍城方公园春酒舍宴，三时半散。赴镇署、旅部辞行，拟赴沪。

晤陈毓斋参谋长，李翔侯旅长，将工兵斗殴及因兵士带人有关盘查所事……。

三月

二十八日 热甚 并无雨意 三

叶紫屏来晤谈。

上午与金湘生、达甫筹计，仍不能定办法。株州木行周春树等四人来商木款事。

上午约吴幼甫、李隆邳商议工事。

第四十九卷

十二年四月

七月 晴暖 六

上午与金矿师、凌处长再三计划，无法节减。今发经理阳电，自请从本月起停职停薪，并请速派干练贤员接办。

上午李隆邳来谈许久，不得要领。

下午驻湘德国领事舒理慈到矿参观，晚来寓晤叙。

二十一日 阴寒雨

晨七时往车站送服部小田黄绍三行。

上午据贯吾、礼彬、湘生报告工人要求发夹薪事，当约幼甫商酌。

下午约王海涵商量工事，旋约幼甫商量，嘱其妥筹。

五月

十九日 晴热 六

刘少奇午刻来谈租地事，却之。

六月

十一日 晴热 一

竟日为工人加钱事，纠纷不已，直至放工后，犹无办法。约刘少奇来，勉强散去工人。

十四日 晴热 午后雨 四

午刻，工人又为加钱事哗噪，又约刘少奇来，散退工人，……

十五日 上午晴 闷热 下午大雨 五

上午十时，刘少奇、陆沉来，为工人加钱事商两时半，略有眉目，仍做不到。下午请各首领会议，就其眉目商量从轻，如是

解决。

十七日 晴 闷热 礼

工人为支钱事，又喧嚣竟日，至晚八时始回寓。

晚约幼甫交俱乐部一函托其约刘少奇、陆沉商量办法，约定十九日上午前十时再议。

十九日 晴热

上午十一时，刘少奇、陆沉来商二时之久，金湘生、吴幼甫在座，仍无眉目。

下午四时开会议，各首领到，正议间，刘少奇来，拟一办法，似可就范。至六时，刘少奇、陆沉同来，商之至再，苦口千言，始有解决。

烦神太过，夜寐不安之至。

二十日 晴热

下午刘少奇又来谈。约王贯吾商修理厂事，陈斐成亦来商洗煤处事。

二十三日 晴 稍热 六

今日仍未见起色，午后觉畏寒，晚金湘生、吴幼甫来谈工人俱乐部要求事。

二十四日 晴热 礼

二十日发号电，报告工人要求事，今接上海接总副经理漾电。下午两时及八九时，金湘生、吴幼甫先后来报告与俱乐部刘、陆接洽之事。陈盛芳、贾咏谷先后来谈。

二十五日 晴热 夏日天气极正 一

……舒季俊、凌子贞商对付工人事，所见不约而同，颇有体验，侯子贞将本年每月多支经费若干算出，即电公司。

七月

二日 晴 凉爽 晚微热 一

晨五时起，六时乘舆往萍城，七时半到，晤肖良存镇军，畅谈三小时。头晕气乏，复勉强访刘卫卿，谈时许，更觉劳神，乘

车回已一旬钟。

下午陈盛芳来谈。

晚约吴幼甫略谈，告以与肖公接洽之事。据云，李隆邛今晨元次车已行。

三日 晴 微热 二

上午约凌子贞将致经理江一二三电交伊译发。

下午约舒季俊，将俱乐部来函及复稿交伊缮发，并将各事应了者托之。

十日 晴热 透风 阳光不大 二

下午舒季俊持拟与俱乐部协商条件稿来就商。稍谈即头晕。

十二日 晴热 午后雨 四

上午十一时约吴幼甫来谈，询及谢怀德工人因阻二十五师押煤兵丁购米五担及株萍路安源站副站长邬寿亭事。

接武昌郑清汉九日发来一信。

十四日 积〔急〕雨甚凉 六

午后约吴幼甫来寓，将俱乐部来信交阅，嘱其询刘麓生，路局亦接其信否，须开诚布公以示之。

十八日 晴 三

吴幼甫来报告李隆邛来安演说宗旨：一、实有谢怀德不法事；一、劝导工人须出煤每日在贰千三百吨以上，方对得过萍矿（照现在人数）；一、以后工人不得无故聚众要求，须由俱乐部与矿局接洽。

第五十卷

十二年

八月

二十五日 晴热 下午密云不雨 六

据吴幼甫报告，昨晚从袁州调回一连兵，驻花冲营，肖镇军拟调足一营驻安源备防，想因湘省有事之故。

下午，习炳麟来谈池煤事。

九月

十一日 晴 午微热，早晚甚凉 二

下午凌子贞接龙沛霖电报告，东京巨灾，沪以日本银行均因之搁浅，当与子贞商酌发真电，催十万款，请分十五号以前交沪中行陆万元，阴八月初十以前再交该行四万两，因长市紧急，不肯做汇票也。

十月

三日 晴燥 三

连日商量接济工人之法，议及发米，而存米无多，一发恐不能接济，正在筹计，苦极。

五日 晴燥 五

昨夜筹算发米，恐接济不上，仍不免发钱，急向城市及安市两处商收铜元代为汇长，适工人俱乐部刘少奇来商，亦恐米少不能接济，亦以发钱为然，遂定计发钱。当派黄彬文赴城商之各铺，一面商安源商会张克丞会长，代为搜罗铜元。定于本日下午发外工程工人每贰元，八号发窿工程工人每一元，不在食宿房吃饭者发二元，当知照各处查照。

十二日 晨雨不大 稍有润气 竟日阴凉 五

今早陆沉来公事房商定本日发外工程工资每人四元，十五日发窿工程工资每人贰元，不在食宿吃饭者每人四元，如能多借，则将窿工程八月份工资找清，当即通知内外工程。

十四日 新晴甚爽 仍望雨 礼

湘事忽战忽和，粤汉株萍两路因之多阻，本矿不便之至。

连日盗匪极多，日前被窃枪支，昨夜又被窃钢帽，今议防范之法。

二十日 阴 六

午后刘少奇、陆沉与金湘生商工人工资事，有工人代表及工人约二三十名随来，经金湘生与商时许，始散。

二十一日 晴和 礼

午刻始与刘少奇议定明日外工程找清八月份工资，九月份发三分之一，俟向市铺再借，约至迟本月底发隆内工程工资亦三分之一。

公司既无款来，又不复电，而此间工人又催索工资甚急，真无办法。

第五十一卷

十二年

十一月

六日 晴和 二

午前黄彬文、王守愚、仇达甫、程炳堃、龚子焯到公事房，仍为司事要求条件，当告以余不日交卸，无法要求矣。不一时，奉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微电，准予辞职，委黄绍三任矿长，请予为公司顾问，适与前言巧合，为之大快。

七日 晴 三

上午司事风潮尚未平，工人俱乐部刘少奇、陆沉均来问。当责成各首领开导化解。

二十七日 雨竟日 二

晨起，因昨夜失眠，神气颓唐。

上午至总公事房会计处接洽各事。

午后喻相平来畅谈，依依不舍。

下午刘少奇、陆沉来，畅谈甚久，意殷而心虚，可佩。

路矿两局复工人俱乐部函*

(1922年9月13日)

迳复者，顷接还柬备悉。兹分条答复如左：

一、现由两局会衔出示保护，至行政官厅告示，约明日送到。

二、津贴从九月起支，事属可行。

三、工人欠饷分五个月发还，从十月起，每月发十成之二，特此会复。此致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萍乡矿局
株萍路局 同启

九月十三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标题为《照抄答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函、九月十三日》。

萍矿矿长就安源罢工事致 汉冶萍公司经理函

(1922年9月20日)

敬启者，寒效两急电亮邀钧鉴：此次安源路矿罢工风潮，原因本年一月间，有醴陵人李隆邛来安源设立路矿工人俱乐部，呈县立案，其中含有劳工会性质。县署未先通知路矿两局即行批准。既已立案，路矿惟有视其举动再与官厅交涉，此正办也。数月以来，本矿警察对于该俱乐部极为注意，商及各首领，有以协助该俱乐部为干涉地步者，有以设法取消为直截了当者。而路局王局长已经晋京，现尚未回。叠次与路局讨论，尚无一定办法。该俱乐部近来收工人入部日见其多，尚未现猝变之象。适值方镇守使交卸，肖镇守使初到，有由县取消该俱乐部之举。该俱乐部于本月十一日即分函路矿两局，要求三条，首重由路矿两局陈请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余均附带，限日如无满意答复，迫不得已，当为最后之对付云云。其时正值粤汉路罢工风潮已起，路矿两局与官厅叠次会商，深恐风潮接近，不得已于十三日晚将三条完全答复。不料十四日子刻，路局工人首先罢工。是日卯刻，矿局窿工又罢工。旋由该俱乐部送来要求十五条^①，限日答复。深恐酿成暴动，当即报告肖镇守使范县知事，旋即派兵分驻路矿，弹压保护；并派旅团长驻安，就近商量办法；并由旅长与该俱乐部代表先商，无论如何必保全抽水、打风、电机，以保产业，方有磋商之余地。该部亦口头承认，实

^① 原文如此，“十五条”是“十七条”之误。

则未能履行，经许多曲折，始有保全上三项之把握。当罢工之日，即有安源商会境绅出而调停。初拟先行开工，后议条件，相持数日，全无结果。至十七日下午，突有工人纷来电机锅炉房，驱逐工人，硬熄炉火。当由旅长弹压劝导，得保护火未熄。路矿两局再四熟商，现象日迫，萍乡四境，匪患未清；安源五方杂处，游痞甚多，难保无匪徒混入其中，多延一日，则事愈坏一日。而该俱乐部又迫于骑虎难下之势。其时，肖镇守使奉蔡总司令电谕，促囑和平解决。而路局王局长在京，肖副局长在长，均来电力主和平。不得已，会商路局代表，决计由两局各派代表随同绅商界与俱乐部代表李隆郅磋商条件。彼此争持，舌敝唇焦，至十七日夜分二时始商定十三条。并据各代表传述，李隆郅为最后之宣言：此十三条无可再行让步，可，则立即开工；不可，则听众工所为，我亦无法制止，限十八日九时答复等语。路矿两局郑重会商，如约则示弱；不如约则决裂。决裂之后，路矿产业必不能保。路矿两局长各受交通部与总公司付托之重任，事到危急，与其坚持致令全体败坏，毋宁示弱以保产业，将来或尚有办法。再由本矿邀集各首领会议，首领中亦有不愿允许者，但询以决裂后能保产业否，亦无一筹一策之献。委天任运以产业为尝试，问心不安，论职不敢，不得已于十八日午刻始与订约，十九日早照常开工。窃念此次罢工，虽属世界潮流所至，无可如何；而事前不能防范，当事仍复迁就，办理不善，咎无可辞。所稍堪问心者，产业幸为保存，损失亦不甚巨耳。惟订此条件之后，姑不论工资加多，而此后各工程诸多窒碍，各首领均多棘手，将来实难于应付。寿铨从事萍矿二十余年，长矿十一年，经多少艰难险阻，恪慎将事。时局愈坏，益加惴惴，不料出有今日之事。事已如此，不得不速图善后。寿铨衰朽不堪，修泰才识短浅，均已计穷力竭，断难再负重任，用特肃函详报，并将各条件抄陈钧鉴，务乞转请董事会董事两位，速即亲临萍矿，察看保存之产业，主持善后之办法。并请速即

选派正、副矿长来此接替，切实整顿。产业无恙，继任得人，挽回非难。寿铨等只能维持现状，迫待替人，万不敢稍事含糊，自误以误矿也。统乞亮鉴，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此上总公司

夏
总 经理 盛
副

附件：①

矿 长 李寿铨

副矿长 舒修泰

民国十一年九月二十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此附件，本书从略。

汉冶萍公司第八次董事会记录（节录）

（1922年10月20日）

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日，第八次董事临时会，到会者：盛泽臣君兼代表贺得霖君，傅筱庵君、刘襄孙君、沈联芳君、监察左子虞君兼代表孙会长，邵子愉君。……

经理函，上月接萍矿李矿长舒副矿长寒勤两电，报告窿工处工人罢工。正核办间，据该矿长函称，此次路矿罢工风潮原因，本年一月有醴陵人李隆邛来安源设立路矿工人俱乐部，呈经县署批准立案。现肖镇守使有取消该俱乐部之举。该俱乐部于本月十一日分函路矿两局要求三条，首要由两局陈请官厅出示保护。其时正值粤汉罢工风潮已起，不得已于十三晚将三条完全答复，不料十四日又复罢工。旋由该俱乐部送来要求十五条，限日答复。深恐酿成暴动，当即报告镇守使县知事派兵弹压保护，并由旅长与该俱乐部代表先商保全抽水打风电机以保产业，经许久曲折，始有保全之把握。商会境绅调停无效，十七日突有工人纷来电机锅炉房，驱逐工人，硬息炉火，当由旅长弹压得保护火未息，路矿两局再四熟商，现象日迫，愈延愈坏。蔡总司令路局正副局长亦均电囑和平解决，不得已由两局各派代表随同绅商与俱乐部代表李隆邛磋商，舌敝唇焦，至十七夜始商定十三条，限十八日九时答复。两局郑重会商，如约则示弱，不如约则决裂。决裂之后，路矿产业必不能保，事到危急，与其坚持致令全体败坏，毋宁示弱以保产业，将来或尚有办法，不得已于十八日午刻始与订约。十九日早照常开工。惟订此条件后，姑不论工资加多，而此后各工程诸多窒碍，实难应付，事已如此，不得不速图善后，寿铨衰朽

不堪，修泰才识短浅，均已计穷力竭，断难再负重任，特乞转请董事两位亲临萍矿察看保存之产业，主持善后之办法，并请速即选派正副矿长来此接替，切实整顿等语。查该协定十三条，其间条款殊觉宽假，然事急治标，容有不得不然之势。嗣后究应如何对付之处，照抄条件送请核夺示遵。

公议：查核所订十三条，多所迁就，实属窒碍难行，于公司前途损害殊大。本会断难承认，应仍责成该矿长等设法挽回，勿稍逶卸，即请经理查照飭遵。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汉冶萍公司运输所长潘国英为株洲转运局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事致公司总经理函

(1922年10月23日)^①

经理钧鉴：敬肃者，窃株洲转运局转运煤焦所用小工甚多，向有上堆下河及卸车之分。从前夫力系上堆每担钱六文半，下河每担七文，卸车大车每车钱四百二十文，小车每车二百十六文。自民国以来，其中因洋价涨落叠有变更。至民国七年，仍复原定价额另行酌予津贴，计上堆下河各津贴钱三文，卸车大车津贴六十文，小车津贴二十四文，叠经陈明钧座在案。本年九月下旬，接株局来函，转据工人代表刘云生等公禀，以钱贱物贵生活增高，各工人工资微薄，难资事蓄，环求代为请命，恳予酌增津贴，以甦涸困等情。时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之后，胡局长察酌情形，万难坚拒，拟请上堆下河每担再增给津贴一文，卸车大车增给四十文，小车增给二十文，合之原额及津贴共合上堆每担钱十文半，下河每担钱十一文，卸车大车钱五百二十文，小车钱二百六十文，是否可行，函陈请示到所。国英查民国七年恢复株洲夫力原额之时，洋价系一千五百文，现在洋价已涨至两千有零，较之从前约加四分之一，钱贱物贵，工人生计维艰，确属实情。胡局长所拟加给津贴，以钱计虽较从前为多，以洋计仍属有减无增，于预算数目并未超过。即经函囑该局长，准予所拟照加，以示体恤而安众心。去后兹接胡局长函称，所加津贴业经宣布自十月一日实行，各工人均无异言。不料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派人来株勾引，株洲车站、

^① 此为收函时间，原件发函时间损缺。

采木处、转运局各工人均被煽动，一致向俱乐部挂号。本月十三日该俱乐部由安源来函，提出条件三项：一、转运局工人挑力上堆每吨一角，下河一角一分；二、卸车大车每车三角六分，小车一角八分；三、链钯工人每名每月工资六元，须于三日内圆满答复，应如何对付，照抄该俱乐部原函，派员来汉面请核示等情到所。国英查株局各工人历年请加夫力，均由该工头陈恳，随经察酌情形，分别转陈照允。对于各工人并非不加体恤，乃此次甫经宣布加价，工人均相安并无异常艰窘，何能增此负担？且一经该俱乐部要求，便予照准，将来难保不得步进步，甚或无理相加，侵及主权。故该俱乐部要求各条，未便承认。盖工人求加工价，须按照前例出于工头之请求，不能由该俱乐部干涉也。目下劳工潮流遍及全国，大都系有人出而煽惑，此次未遂所欲，难保伊等不耸〔怂〕恿工人罢工，以图挟制。查现在汉冶存焦尚多，又有武长车运，株洲转运并非急务，且水势已涸，此时本无装运之事，即使工人被煽，停工亦毫无妨碍。已就国英愚见，函囑胡局长坚持矣。除此后情形如何，俟得株局续函，另再函陈外，所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株局工人要求加增夫力，难以照允，业囑株局坚持情形，合先臚陈。并抄呈该俱乐部致株局函一件，伏乞鉴核，指示机宜，俾资遵循。恭请

钧安

计呈抄函一件^①

潘国英谨肃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抄函见本书历史文献部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株洲转运局函》(1922年10月12日)，此处略。

汉冶萍公司董事会为拒绝安源 罢工协议事复公司总、副经理函

(1922年10月25日)

总副
经理钧鉴：昨接第三十七号来函，以安源罢工由路矿两局与工人俱乐部代表协定十三条，录请核夺等因。兹于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日第八次临时会提出公议，查核所订十三条，多所迁就，实属窒碍难行，于公司前途损害殊大；本会断难承认，应仍责成该矿长等设法挽回，勿稍妥协，即请经理查照饬遵云云。相应函复，即希查照，转饬李矿长等遵照办理。此颂
钧绥

董事会启

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据上海市档案馆所存原稿)

永和煤矿矿长魏允治为工人罢工事致 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函

(1922年10月30日)

董事会钧鉴：敬肃者，窃以各处工党要求加工〈价〉风潮甚烈，安源设立路矿工人俱乐部，代表萍矿工人要求条件，相持五日，卒至让步，始得和平解决。永矿近在咫尺，工人来往结合已非一次，屡欲有所举动，因允治未回，主持无人，致未实现。允治到山后，各工匠等即要求加增工价。经允治告以经济困难，原有者正拟裁减（据监工云有最不安分者七人当去之），更无加工〈价〉之可言。不料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各工匠竟聚众恃蛮，擅将锅炉停歇，机件拆卸，并将窿口用煤桶堵塞，声称我等皆安源俱乐部注册工人，其势汹汹，不可理喻。二十六、七两日，安源俱乐部连派代表前来接洽。允治鉴于各处风潮恶劣，且为保全产业计，勉与磋商，嗣择其近理者允许数条，始得双方解决。各工匠随于二十九日一律上工，幸机器公物皆无损失。允治计到永矿一年以来，毫无建树，此次罢工又未能先事预防，殊深惶愧。除仍认真督饬保管外，理合据实陈明，并将条件抄呈，仰乞俯鉴为难苦衷，准予备案，是所至叩。专肃敬请

钧安

魏允治谨肃

附抄呈工人要求条件一纸，照录萍矿十三条一纸。^①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永和煤矿工人要求条件和萍矿十三条分别见本书历史文献部分《协订永和矿局条件》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萍乡煤矿工人通守规则

工人通守规则

第一章 通 则

第一条 凡劳动于本矿者，无论何处何项工作统称之曰工人。

第二条 本矿各处，无论何项工匠工人以及大工小工，均应严守本规则。

第三条 上项工人，除严守本规则外，均应分守各处所订细则。

第二章 服 务

第四条 本矿内外工人，须遵守各处规定时间进班出班，不得迟到先离。

第五条 各处工场，无论何项工匠工人，均须听工头之指挥，而工头尤须听管理者之指挥，不得违背。

第六条 各处工匠工人至工场工作时，均应各守程序工作，惟管理人及工头之指导是听，不得越分抗违。

第七条 各处工人在工场工作时，不得擅自离开，闲谈笑谑及偷懒越轨情事，并不得与人接晤。倘有特别事故须离开工场者，当陈请工头或监工，转请所属主任酌量情形许可，否则以旷工论。

第八条 各处工人在工场工作，如有彼此意见不合，须陈明工头监工或管理者秉公理处，不得自相争斗。

第九条 各处工人在工场服务时间不准制造私物及修理私件。

第十条 各处工人须保护公物及各种材料，不得滥用抛弃，尤不得任意损坏。倘若损坏或遗失，除照第三十一条惩罚外，并责

令照价赔偿。

第十一条 各处工人出班时，不得携带公家物品，管理人有随时检查之权，各工人不得违抗。

第十二条 各处无论何项工头以及大小工人，既经服务本矿，不得兼充同等营业或他处工作。

第十三条 各处工场遇有意外之危险时，各工头工人虽未得管理人之命令，亦当尽力保护，并当迅速救援，不得意存观望。

第三章 奖 励

第十四条 奖励分奖状、赏工、记功三种。

第十五条 具有左列资格之一者得予奖状：

- 甲、发明工事上有利之器械及工作方法，素来有品行端正者；
- 乙、防止危险及灾害有特别工绩者；
- 丙、赏工连续至五次以上者。

第十六条 具有左列资格之一者得予赏工：

- 甲、技艺精良，勤劳耐苦，堪为他人模范者；
- 乙、对于各项用料，能格外节省而与工程无害者；
- 丙、记功连续至三次以上者。

第十七条 具有左列资格之一者得予记功：

- 甲、工作已久，情形熟悉，向未妨碍或贻误工程者；
- 乙、恪守本矿及各处规则历一年，未经犯过者。

第十八条 所有赏工记功得由各处主任酌量情形，依各处细则给予，惟奖状一项，由各处主任呈明矿长、正矿师核准后发给。

第四章 惩 罚

第十九条 惩罚分开除、罚工、记过三种。

第二十条 违犯左列情事之一者应予开除：

- 甲、不服从管理人之指挥者；
- 乙、败坏本矿名誉者；
- 丙、聚众滋事者；

丁、恶劣嗜好屡戒不悛者；

戊、延误工程，不能尽职或逾越权限，妨碍他人工作者；

己、未经请假擅离职守，或已逾假期不另续假仍不到工者；

庚、罚工连续至五次以上者。

第二十一条 违犯左列情事之一者应予罚工：

甲、遗失公物或损坏器具者；

乙、口角斗殴有妨秩序者；

丙、工作时间逾时未到，或先时即离者；

丁、记过连续至三次以上者。

第二十二条 违犯左列情事之一者应予记过。

甲、在工作场时，随时〔地〕便溺及抛弃污物、乱涂建筑品类者；

乙、有失工人品格者；

丙、在服务期内有种种不正当之行为，未经本条载明者。

第二十三条 所有各项罚则，由各处主任酌量情形依各处细则办理。

第二十四条 本矿开除工人，永不复用，并不准改名顶充。

第五章 休息

第二十五条 本矿休息日，每月一日及十六日，阴历年节五日，午节及秋节各一日。

第六章 请 假

第二十六条 请假分为事假、病假两项。

第二十七条 各处工人如有因事请假者，先期向工头或监工陈明理由，转请主任许可，给予假期，不得自由旷工。

第二十八条 各处工人凡因病请假，须亲至办公室验明，病重者得由工头或监工查实后由主任发给诊单，赴本矿医院或本矿中医室诊视，由医生给予准假凭证，急病者先赴医治后补诊单。

第七章 抚 恤

第二十九条 各处工人或有因公受伤以致残废者，本矿与以相当职业或照该伤工之工资多寡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为限。

第三十条 各处工人或因公殒命，年辛〔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抚恤工资一年；一百五十元以下者，抚恤一百五十元，作一次发给。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则自公布日起施行。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如有未尽事宜得由矿长、正矿师随时酌改之。

民国十一年十一月一日萍乡煤矿局订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矿长李寿铨等为工人索饷事 致公司总经理电

(1923年1月8日)

东京事务所夏总经理钧鉴：卅一江鱼电亮鉴。昨无款发工资，数千工人环围事务所要索，势甚汹汹。急向市铺凑借数千元，每人发两元，接济日食，以待东款，仍属朝不保夕。瞬届十五日发雇工资期，雇工七、八千人，无款必出意外。危险已极，毫无办法。苦求钧座火速设法急筹三十万两，赶十五日前，由沪汇长济急，立盼电复。铨、泰，庚。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矿长李寿铨等为请汇款事 致公司总经理电

(1923年1月14日)

经理鉴：鱼庚青电亮鉴，迄未奉复。工人逼索工资愈激愈烈，即闹到罢工，现时原无顾忌，而无款仍不能遣散，势必糜烂。经工人俱乐部再四要求，路矿暂以矿票发年终加工半月之半数，接济工食，本矿约二万五千之谱，余归三四两月补发。至十二月工资请催，款到即发；一月工资，必在阴历腊月廿四前发。经会商株萍铁路并各首领及官绅、商会叠议，除此别无办法。上无来款，下迫工潮，不得已从权擅允，宁受责备，不忍糜烂，务请俯察苦情，赶紧筹款接济，否则破败决裂即在。目前事焚如此，吁穷力竭，求发发慈悲。立盼电复。铨泰祐寒。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矿长李寿铨等为工饷事 致公司总经理电

(1923年1月14日)

东京事务所夏总经理钧鉴：文电奉悉，正在危急。十五号工资亦无发，远水不救近火，窿工哗噪，更不可当。即闹到罢工，现时原无顾忌，而无款仍不能遣散，势必糜烂。经工人俱乐部再四要求，路矿暂以矿票发年终加工半月之半数，接济工食，余归三四两月补发。至十二月工资请催，款到即发；一月工资，必在阴腊月廿四前发清。当商路局并与各首领及官绅、商会叠议，舍此别无办法。不得已从权擅允，务乞俯亮苦情，切实筹款救急，以免失信破裂，不可收拾。除遵电迳商外，谨陈盼复。铨、泰、祐，寒。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汉冶萍公司运输所所长潘国英为 株洲转运局工人罢工事致公司经理函

(1923年2月14日)^①

经理钧鉴：敬□□^②，株□□^③ 役罢工一事，国英前接该局胡局长电，即经传电呈报在案。查此事发生，虽因铜元价贱，生活程度增高，然其中实为安源路矿俱乐部指使所致。按株局工人挑煤卸车，本系包工性质，由夫头承包，卸车分大箱小箱每箱钱若干，挑煤每担钱若干，有定价。数月前，该夫头以铜元价贱，要求加价，即经胡局长议定，量予增加，并由国英转陈核准。自加价后，各工役已表示满意，并无违言。乃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强代出头要求株局另改洋码。国英以株局工役工价加增未久，即所加不足，亦应由工头直接请求，不必由安源路矿俱乐部干预，嘱胡局长婉复该俱乐部，并陈明钧鉴，奉示坚持，亦在案。乃该俱乐部见要求不遂，即耸令工人罢工，夷考该俱乐部□举□□□□株局工人收罗入会，为膨胀势力起见。查安源路矿俱乐部自成立后，萍矿已受其种种挟制，今株局工人若为其收入串同一气，则声势更大，必为公司之患，故国英不欲与其直接磋商条件以增长其声势之原因也。惟日来胡局长函电交驰，谓地方军警绅商均以治安相警告，出为调停。按俱乐部原提条件四项：

一、挑煤每吨一角一分；

① 发文日期的记载缺损，此为公司收文日期。

② 缺损的二字应当是：“启者”。

③ 这里缺损的疑为“局工”二字。

- 二、卸车大箱四角小箱二角；
- 三、长工每名月加一元八角；
- 四、年节均发双薪。

现在地方调停拟：

- 一、挑煤每吨减为一角；
- 二、卸车大箱减为三角八分，小箱减为一角九分；
- 三、长工十二元以下，每月加一元八角，罢工期内照给，又从工人罢工起，赔偿工人损失五百元，延长再加。

据胡局长之意，拟再磋商如下：

一、挑煤现每吨钱一百四十七文，拟照民国八年洋价一千五百文作洋九分八厘；

二、卸车大箱现每箱钱五百二十文，拟照民国八年洋价一千五百文作洋三角四分六厘，小箱现每箱钱二百六十文，拟照民国八年洋价一千五百文作洋一角七分三厘；

三、长工六元以内者四十六名，每名每月拟加洋一元五角，十元以内者三十二名，每名每月拟加洋一元，十二元以内者十二名，每名每月拟加洋五角。

至赔偿损失，除工食照发之工役不计外，约共工人二百三十名，每名每日津贴洋一角五分，以十天为限，共计洋三百四十五元。窃思劳工风潮，虽为时势所趋，然如该路矿俱乐部之横加干涉，此风似亦不可长。惟胡局长现以地方治安为言，应否飭令与该俱乐部磋商之处，伏候训示祇遵。恭请

钧安

潘国英谨肃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汉冶萍公司董事会会长孙宝琦
为请求解散安源工人俱乐部
事致赣军蔡督理函

(1923年5月24日)

虎臣督理麾下：远违英范，积有岁时，章贡流长，备钦伟略，辰维葶猷益懋，蒞履增绥，式符臆颂。兹敬恳者，窃自上年工潮发生后，敝公司各厂矿受患甚深，而尤以萍乡煤矿为最重。推原祸始，皆由路矿工人俱乐部所产生。现在工潮虽渐平复，而工人俱乐部尚在，矿工恃为护符，动辄聚众要挟，滋生事端，俱乐部又遇事干涉，致使萍矿员司失其管束能力，经费亦陡然膨胀，竟有难于维持之势。萍矿燃料专应汉冶两铁厂要需，即汉阳兵工厂亦恃萍焦供应，设因累重停工，军实地方胥受影响，关系至为重大。刻因公司诸待整顿，召集厂矿长会议，企谓欲求整顿，必先将工人俱乐部取消，然后方有着手之处。夙仰台端，注重实业，体恤商艰，萍矿叨隶仁幞，尤蒙维护，用特备函奉商，可否恳祈麾下令饬赣西肖镇守使督饬营县，迅将路矿工人俱乐部设法取消，不仅敝公司实受嘉惠，即其他各项实业亦俱感戴无穷矣。一切统囑黄副厂长锡赓躬诣崇阶，面陈颠末。查黄君系前萍矿矿师，现任冶厂副厂长，日前曾赴萍矿调查一切，知之甚详。至祈俯赐接见，格外关垂，容纳所请，不胜感禱之至。琦日前赴沪料理壹是，现已回京，并以附陈。专以奉恳。敬请

台安，诸维亮照不备

孙宝琦启

民国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汉冶萍公司总、副经理为向赣
军督理请求解散安源工人俱乐部
事致大冶厂副厂长函

(1923年5月28日)

迳启者，萍矿自上年工潮发生后，路矿工人设有俱乐部，遇事干涉，妨碍进行，经费亦因之增长，实为管理上之莫大障碍。商经会长致函江西蔡督理，恳其令行营县，设法取消，以便着手整理。但无人将命，恐赣省当局视为寻常函件，不甚措意。用将致函送传执事，刻日前赴南昌，持谒蔡督理，将萍矿艰困情形及请取消原因，面为陈述，恳予容纳施行，至为感盼。此致

黄绍三副厂长

附函^①

副
总 经理

民国十二年五月廿八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附函见孙宝琦 1923年5月24日致赣军蔡督理函。此处略。

萍矿矿长李寿铨为取消 工人俱乐部事致公司总、副经理电

(1923年6月2日)

总、副经理钧鉴：上月巧二电亮邀钧鉴转陈会长。近来工又骄横，不受管束，非痛加惩戒，别无办法。恐事关重大，如会长电赣□□□准飭肖使实行取消该部，应请立派干员来矿会同办理，以昭慎重而免谣传。铨。冬。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汉冶萍公司为暂缓取消 工人俱乐部事致萍矿矿长电

(1923年6月20日)

安源煤矿李、舒矿长：解散工人俱乐部事，陈经会长致函蔡督理，派绍三持函谒商。兹接绍三电称，昨谒蔡督帅，奉面谕，目前正值多事之际，矿工事未便过严取缔，俟大局平静再行设法，肖镇使处当饬知维持。倘工人有不轨举动，自可按法惩戒，孙会长处另致复等因，特电闻，余面陈糜篠等语。督理既饬肖镇使维持，并有工人不轨时，按法惩戒之谕，应即从速整顿。倘工人敢有阻挠，希即商请镇使按惩，仍将办理情形随时报核至盼。○○寄。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矿长李寿铨等为工人闹饷事 致公司董事会、总经理电

(1923年6月20日)

董事会诸公、总副经理钧鉴：近来工人骄横已极，不受管束，货不足额，硬要加钱，动辄围逼首领，且聚众来总处喧嚣，牵动全矿普加工资，极力以公司困难劝解不听。经工人俱乐部调停，除每月两假期外加两假期，免得风潮扩大等语。计算两假期须月加七八千元，如何能行？坚持旬日，万语千言，复经该部商改，将工人认该部月捐约九百元，由矿代出，体恤工人，平此风潮，不得已勉允。惟来日大难，后患靡已，似此情形，如何节束，各首领痛心大局，虽忍辱无力维持，全体辞职。铨、祐督率无方，疚心更切，应付已穷，脑经〔筋〕全坏，万万支持不住，只能维持现状至本月底止，过期不敢负责，迄速简能员来此接替。如果矿长矿师得人，不难重整规模，力图挽救。迫切上陈，伏祈鉴谅，迅赐电复，盼切祷切。铨、祐号。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矿长李寿铨为请设法取消工人 俱乐部事致公司总、副经理电

(1923年6月25日)

总、副经理钧鉴：漾电奉悉，顷发径电亮鉴。现在俱乐部及工人刻刻起衅，租地事前奉复函，其时工潮已起，不知钧处筹备如何，搁未发表，免至牵动激变。照径电，无理要求竟有不允则罢工之势，蛮横至此，令人发指。鄙见如钧处有准备，即乞电复拒绝，任其决裂，此间已商军界防备。否则拟请先行电复，派专员来矿会勘地段能租与否，以宕之；一面赶请会长速电赣督，立飭肖使取消该部，以绝根株。到此地步，非猛剂不能起沉疴。惟此事重大，铨已卧病五日，此间人才缺乏，乞速选能员并带帮手来矿会同主持一切。顷寄电已奉悉，蔡督虽有目前为难之谕，而工人无理要挟若此，出货自由，更不能问，矿何能开？仍乞转商会会长将近日情形加电蔡督，立飭肖使严厉取消该部，方有办法。立候电遵。铨。径二。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汉冶萍公司总经理关于安源工人俱乐部 要求租地助费建房屋事致董事会函

(1923年6月26日)

董事会公鉴：萍矿号电具报工人骄横，矿长及各首领辞职，业具五十三号函，陈请议示方在案。顷又接该矿李矿长径日两急电，以工人俱乐部请租矿地建筑俱乐部房屋，并要求矿助建筑费一万元，限日答复，不允则有罢工之势等情，除据情电恳孙会长，电商赣省当道^①外，理合照抄两电，陈请贵会迅赐指示机宜，俾有遵循。肃颂

公安

附抄电^②

副
经
理
总

民国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函稿在“当道”后有“严加取缔”四字，被总经理夏偕复审阅时删去。

② 原件未见抄电。

萍矿矿长黄锡赓为请求辞职并安排金正矿师休养事致公司经理函

(1924年9月28日)

经理钧鉴：查此次萍矿一部分员司发生罢工风潮，仰托德威，幸已平静。先后开除肖、李两代表，职员工长十二人，及总管程方保，均经陈报在案。当风潮最烈时，金正矿师被胁，竟允签字，即令马稽核离职。倘非舒副矿长加以考虑，拒绝签字，则马稽核必至离矿，而公司之威信扫地，将见效尤者接踵而来，尚有何法，以善其后耶？金君供职萍矿七八年矣，初犹精力富强、勇于任事，近则身益孱弱，力不从心，如今夏之直井大水几乎全部被淹。此次罢工，东巷发生窿火，势甚危险，均不克躬自进窿营救。以职务而论，固然责有攸归，然因精神欠足，则又尚可原谅，公司人才缺乏，若竟以此去之，似为可惜。兹谋补救之法，拟请即令该员请休养假六个月，照病假例给薪，并助以川资使其周游国内著名煤矿，俾于休养中得扩其眼界而增其实验。且经此一游，精神必能渐次恢复。一俟假满，仍令回供原职，则于公于私，裨益良多。惟在该员假期内，最好仍请邵逸周君复职，并兼代正矿师。俟金君回矿后，邵君即专办扩充工程。邵君如不能来，则胡嗣鸿矿师亦能胜任。是工程上既得相当人才，余事仅可归舒矿长办理，并专设事务股以辅助之，循序渐进，尚可为也。赓因萍地水土不宜，且因为受感触，精神不畅，殊未敢因循贻误，务恳俯准开去本兼各职，俾遂私衷。日后对于萍矿整顿计划，倘有下询之处，仍当

随时竭诚贡献。谨此具陈，仰祈核夺施行为禱。敬叩

钧安

黄锡賡 谨肃

民国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矿长黄锡赓卸职时就整顿矿 事致公司董事会函（节录）

（1924年10月8日）

董事会钧鉴：奉经理江电敬悉，准开去监理兼矿长各缺，无任感激。赓受任时，负有工程及管理之责，当将内外各部详加研究，何者应予整顿，以及整顿之方法如何，均已得其要领，曾于八月间详陈于说帖中。奈因于牵制，不能着手进行，依此以往，前途难有希望。赓因此内忧外感，神气不舒，是以急于求去，免致将来无从报命，有误大局。凡此不得已之苦衷，谅蒙洞鉴。兹者个人去留，不生问题，但据赓研究所得，将来继任者，当亦必依此进行。赓服务公司垂十余载，管见所及，不敢不陈，一则以明苦衷，一则以备他日之采择焉。

（一）工党问题：萍矿工党势力之雄厚，并含有政治目的，官厅早已闻知，虽迭经孙会长、吴巡帅以及本矿催请以武力解散，迄未敢实行。赓接任后迭与当地官厅磋商，始定内外接应之法，并派人潜入该党游说，使其内溃，俾收一举之功。现布置虽妥，而迟迟未发者，一困于经济，未能发清工资，一因时局影响，须出兵以防赣南也。近闻该党已有觉察，并对赓有全家生命安危之警告，故为免夜长梦多起见，屡请接济款项，而函电中又不便于申明，设因延缓而招失败，则功亏一篑，何以报命。此赓之苦衷而后任仍须进行者一也。

（二）成本及出产问题……

（三）矿界及土井问题……

综此三项：均为整顿萍矿之大纲。此外如机器厂、洗煤台、炼

焦炉等腐败之靡费，难以尽述。贻到任以来，虽寸功未建，但对于前项问题，已筹有整顿之方，所苦者囿睹无路，不能随心所欲，着手进行，遂未得于预定六个月期内毕竟全功。所虑迟迟不进，必生枝节而增困难，且自愧德薄能鲜，未能办理一切，实负重寄。此所不能不陈请开缺以让贤也。贻现在精神疲乏，亟宜静养，日后倘有可以报命之处，仍当竭尽心力以副钧座力求整顿之至意，而成未竟之功。敢布区区，惟祈鉴察是禱。敬叩

钧安

黄锡贻 谨肃

民国十三年十月八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劝告工人书

(1924年10月)

这几年来因时局变更的关系，我们公司的困难到了极处，这是大家所知道的。矿上的经费不是每月靠着公司由上海汇来么？近因东南及东北打起仗起，上海银根非常吃紧，公司借也借不到，筹也筹不多，生铁又卖不出去，所以矿上的财源几乎断了，工人的饷也不能按月发了。我们的工人不是每月靠这点工资养家吗？这样不活动，大家真是受了痛苦，说起来实在可怜。但是这个情形几乎全国是一样的，无论何处何机关无不是欠薪欠饷，有欠上数月或一年不能发的，有久欠下去并无下落的，比较起来，总算我们矿局还要好些呢。我们欠工人的饷从未十分过久，公司总要左设法右设法，汇些款来接济。现在我们经理天天在上海设法，大款虽未有，小款总有汇来；汇款一到，即当补发，大家尽可放心呢。但是这个时候领不到饷，还要劝大家认真做工才好。何故呢？因为我们公司对于国家，很有关系。所谓关系如何，说与大家听听。先说我们公司对于国家的关系：我们汉冶萍公司，是前清张制台和盛宫保所创办的。他两位老人家，何以要办这个公司呢？因见得世界各国的富强，无不重在煤与铁。我们这大一个国，将来处处要修铁路，要造机器，所用的钢铁，不是要很多吗？如果我们国里不创造一个公司，岂不都要到外国去买么？这个损失很大呢！若外国不肯卖与我，我国无钢铁用，到那时更不得了。比如造枪炮要钢铁，修铁路要钢铁，即家家所用之菜刀亦要钢铁，倘一国无钢铁，尚能与世界各国竞争吗？所以多集资本，百计经营办成这个公司出来。他两位老人家的见识，真是了不得的。凡外

国人到中国游历的，见我们所办的这个公司，无一个不称赞，并说象这样一个老大的国家，竟能办到这个最新的大实业。可见我们这个公司，对于国家很增光的，这个公司办得好，国家可以谋富强，如果办得不好，国家又何得富强呢？故此凡是我国里人有爱国心的，都要爱护我们这个公司，何况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的呢？再说我们萍矿对于公司的关系：我们这个矿所出的煤和所炼的焦，不是运出去售卖钱的，是供给汉阳和大冶两厂化铁炼钢用的。从前没有我们这个矿，采出大冶铁砂来化炼，要向外国买焦，非常的贵，极不合算，所以张制台和盛宫保，请外国矿师，寻到这个矿。当时风气又不开通，幸亏本地地方官及前辈的贤绅士，大家竭力的维持，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将此矿开办起来，故此煤焦就不要向外国买了。因为有了这个关系，汉冶两厂的钢铁成本如何，须看我们的煤焦成本如何。如果我们煤焦成本轻，化炼的钢铁自然成本轻，卖出去是合算的；如果我们煤焦的成本太大，所以化炼的钢铁成本亦加重，卖出去就不合算了。现在我们的煤焦成本，比比外国所出来的还高，所以化炼的钢铁，照时价卖出去就要亏本。年年亏本，公司如何支持得住呢？我们要救公司，就要在煤焦上减轻成本做起。如何能使煤焦成本减轻呢？就是工作处处要认真，材料处处要节省。能使出煤日日增多，经费日日减少，自然煤焦成本轻了。我们煤焦成本轻，汉冶的钢铁成本必轻，照时价出货，何至吃亏呢？如此公司或可支持，不然难免不停顿起来。可见我们这个矿，对于公司成败，很有关系的。更说我们个人，对于本矿的关系：一个这大的事业，岂是少数的人所能做成的吗？当然靠在办事人及各工人身上。所以希望各工人，大家激发天良做事，出班进班要照规定的钟点，不可迟来早去。在工作的时间，一个人每日能多做一钟点的事，合几千工人，不知要做几多事呢！一个节省一点材料，合多数工人，不知要节省几多的材料呢！果能个个如是，每日所出的煤，自然要加多了，所用的材料，自然要减少了。出货又多又好，用钱又少，自然煤焦

的成本会要轻呢。从种种方面的关系看来，我们办事的，无论员司工匠，都要齐心合意，顾全公家做事。在此一日，当各尽一日的责任。当这个时候，公司既这样的困苦艰难，更加要大家拼命的维持起来，救得公司，不愁大家无饭吃。只怕大家做事不认真，把公司亏得不得不下台，自然就将这个矿无形的消灭了。到那时，我们后悔无及。何以呢？设或这个矿停顿起来，我们万余工人，一时到那里去谋生活？现在国家又是多事的时候，去当兵，又未曾操练过；去耕田，又无田可作；去做生意，一时又无本钱；有家室的，想搬家回去，又无搬家费，借也无处借，挪也无处挪，真是坑住在安源不能走，每日父母还是要吃饭，妻子还是要钱用。不独工人们不得了，就是办事人亦是一样不得了。就是安源做小买卖的，也是不得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大家发奋做工，维持这个矿。如大家有这个良心，无有做不到的。如此对于国家，可以谋富强，对于地方可以谋治安，即对于个人生计亦不至于不得了，岂不是安源真正变成一块安安稳稳的地方了吗？再说前几年，自欧战停止后，各国实业不甚发达，日本工厂大半亏本，停顿起来。有一个工厂亏本不得了，资本家只得宣布破产停工。各工人闻之，想到工厂一停，我们怎么得了呢？别处工厂又不能进去，大家想了一法，邀约工头派代表，向资本家说，不要停工，大家出来维持，情愿尽义务六个月，只要半饷，且到六个月以后再说，如六个月再亏本，我们再设法维持；若六个月后赚了钱，资本家须将前六个月半饷补发。资本家见工人如是之热心，马上答应，情愿支持六个月再看。不料这六个月内，各工人平日懒惰的，均发奋做工，拼命的大家维持，出货又多又好，营业又发达。到了六个月后，会计处结帐，将各工人六个月半饷补发外，尚有盈余。这个工厂，至今做得轰轰烈烈，报纸宣传，无一国不知道的。咳！日本在亚洲的一个国！我们中国，也是亚洲的一个国！他们是黄种人，我们中国人亦是黄种人；他们国里工人，能做到此等程度，未必我们中国工人，就做不到吗？现在矿上如是之困苦，大有朝不

保夕之势。目今只要我们工人发奋做工，依照矿上所定的章程，出班迟、到班早，多出煤、灰分少，省工减料，将焦炭成本减轻，听从各首领的指挥，并不要扣发半饷，象日本的工厂维持办法。我们工人如能照以上的办得到，当然我们做矿长矿师及做首领的，决与工人共辛苦。大家拼命维持这个矿，莫使停顿，岂不大家都好吗？总而言之，本矿长劝告各工人的意思，十月十五日所发的布告，已经说明白了，还恐不十分详细，所以再说一番。务望我们工人，仔细看过后，静心想想，这个矿真是万幸了。

萍乡煤矿兼代矿长舒修泰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乡煤矿民国十一十二年 ·简明报告书（节录）

（1924年11月13日）

窃萍矿于民国十一十二两年，一切工作仍旧，惟因经济困难，十一年七月直井停工，三段裁减工人约六百名，每日约少出煤四百吨。所有产煤总额，十一年八十二万七千余吨，十二年六十六万六千余吨。炼焦总额，十一年十一万八千余吨，十二年十一万五千余吨。而两年中所受之影响，其最大者，曰工潮，曰军事，曰交通。兹略陈之：查十一年六月，桂军过境，既由矿垫借款项，复抽工以备输送，所垫军费达二万元以上。乃军事甫定，又有工潮。缘是年一月间，路矿工人稟县立案，组织俱乐部。旋因京汉粤汉路潮流所播，竟发生九月间罢工五日之事。本矿为保全产业计，乃勉与订约十三条，内有增加工食及礼拜工病假工暨年终加给半薪等项。从此工焰日炽，整顿难行，只得处以镇静，勉维现状而已。至于交通一节，则株萍铁路十一年结欠本矿洋六十六万三千余元，十二年结欠至八十一万二千元有零。该路仍复缺乏车头车辆，不能多运煤焦，木桥腐朽亦未修换。迭经磋商，终鲜效果。且十二年九月湘省军兴，赵省长退至醴陵，交通断绝垂二十日，似此时局不靖，更有意外潮流，足使出产不旺，成本增高。如以两年之间金融呆滞，借款利息约五六万元，木料米油砖瓦等价日昂，每年约增十五六万。又新增木税、米捐，年约数万元，亦均足以为亏折之原因也。若夫土井一项，两年内竟增百余口。只因矿界问题未定，地方既以此要挟，官厅亦无法禁阻，且尚有官矿存在，障碍尤多。此事至关本矿之扩充，应请公司速筹善法，以资救济。除

汇附各处报告，以备参考外，谨摘要具陈如右。

.....

萍乡煤矿兼代矿长舒修泰谨具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稽核处长马载颺为工人 索饷事致公司经理函

(1924年12月31日)

经理钧鉴：谨肃者，工人围索欠饷，不止一次，惟昨日为尤甚。初则仅有俱乐部主任代表到场，继则各工人愈聚愈众，几有二三千人之多。维时适矿长召集各主任会议，颺亦在场，被各人围困至晚间八时始散。所尤荒谬者，颺出后门小便，被各代表拦阻，几同犯人遇解差失其自由。窥各工人之意，名虽索饷，实则含有两种用意：（一）年终加工，舒矿长虽未正式发表，第各工人早有所闻，借此以图抵制；（二）各工人杯弓蛇影，时疑俱乐部有解散之谣，不免集众以示威。基此二因，在矿局一方，以为工人索饷理由正当，不能用以压力。在工人一方，以为矿长及各主任无法应付，不能不低头迁就。此征之往事，有工人俱乐部十三条（十一年九月订）与七条（十二年七月订）之协约，该迭次被围之成绩。言念及此，尚有余憾。目前就财政而言，已至山穷水尽，无法维持。各工人围索胁迫，日甚一日，无可理喻言晓。舒矿长无总持实力，各主任谈虎色变，萍矿瓦解已在眉睫。为今之计，惟有一方恳请经理速筹巨款接济，一方赶派干练矿长以镇持之。否则发生变故，虽欲接济，亦未能也。临颖迫切。祇颂

钧祺

马载颺谨上

民国十三年十二月卅一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稽核处长马载颺为年终 加饷事致公司经理函

(1925年1月9日)

经理钧鉴：谨肃者，送上电函并庚日快邮代电谅邀台察。年终取消加饷，系矿长奉经理特令执行。乃工人轻听谣言，指颺与易电机师从中主动，遍发匿名揭帖，信口雌黄，且对于颺尤为注意。稽核处平日对于工人本无直接关系，大半因同人俱乐部之解散，发生疑惧，加以上次同人俱乐部解散后，尚有少数败类趁此闹饷，勾结工人，计图报复，亦属显而易见。此种捕风捉影之谈，本可置之不理，无如工人半无知识，吠声吠影，积非成是，滋为可虑。现已由颺向工人俱乐部刘、陆二主任切实说明，嘱其转告各工人，万勿因疑惧而生误会，因误会而酿成巨变。现该主任等虽面允力为劝导，而此后萍矿万不能改革一事，一举一动均集矢于稽核一身，岂不危乎殆哉。若果于事有济，虽牺牲一人亦无足惜。第环境恶障，荆棘满丛，实非一二人所能挽回，至于年终加饷之给否，尚且小焉者也，谨再驰陈。祇颂
钧祺

马载颺 谨肃

民国十四年一月九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代矿长、正矿师为年终加饷 事致公司经理函

(1925年1月17日)

经理钧鉴：窃自奉谕取消年终加饷后，始则托绅商各界疏通，继则请军政要员开导，原冀坚持到底，和缓施行。乃各工人以欠饷数月又停加饷，群起要求。各机关屡被包围，劝导不行，且萍地防务空虚，李旅长所部均赴前敌，驻萍鄂旅二营又分散四处，若不解决，隐患堪虞。各首领无法对付，遂群集总公事房开紧急会议。当时公事房前后围数千人，声势汹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计无可施。金以局势如此，万难操切。且各项工作均已无形停顿，相持一日，即多一日之损失，兼以各项紧要机器，屡被停止进行，若再坚持，尤为不堪设想。遂经公决，一面允其发给，一面签名电陈钧座，听候处分在案。现在索加饷之风潮虽平，而围索欠饷之事，仍是风起云涌，极盼速汇巨款，俾便维持，惟是泰祐未能压服工人，以及办理不善，愧悚莫名。用敢函陈颠末，自请议处。另附陈签名电底一份。并乞鉴察为禱。敬叩

钧安

附件（略）

舒修泰

金岳祐

谨肃

民国十四年一月十七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大冶厂矿长季厚堃为萍矿工人散布传单事致公司总经理函

(1925年1月19日)

总经理钧鉴：前由萍矿俱乐部派代表来冶散布印刷传单，业经陈报在案。窃思如果蔓延勿戢，后患何堪！萍矿可为殷鉴。当与水泥厂周君、富源煤矿陶君秘密会商，此事非呈报督办飭县迅速拿办，不足以绝祸根。即会同具呈，黏附传单，并电恳派军照常驻扎，以资镇慑。谨将呈文及电稿抄呈，伏乞垂察是幸。专肃恭叩

附抄件二。(略)

季厚堃谨启

民国十四年一月十九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代矿长舒修泰等为工人索饷 事致公司经理电

(1925年1月20日)

上海汉冶萍总事务所，经理钧鉴：铄电奉悉，目前数千工人围索欠薪加饷，两昼一夜。廿二句钟水米不通，加以唾骂。泰等忍辱受饿，一步未离，稍一不慎，巨祸立见。嗣由各商罗掘数万发给，始得解围，刻尚风起云涌，极盼款来，否则生命财产实不堪设想。泰、祐号。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矿警局长关于整顿 该矿的意见（节录）

（1925年3月26日到）

二、所有萍矿工人，号曰一万三千人，而下窿工作者恐不及万人。此项糜费而人员混杂，无法考查之弊也。应将欠饷发清后，另改办法。至矿工人只留一万，每千人编成一大队，共十大队，每大队分三中队，每中队分三小队，每小队分三班，各设队长班长统率之。放号进窿作工，由各队长班长负责督催。各队班长工人等均发以徽章。如此则考查既属容易而发饷发饭均有定数，不能鱼目混珠也。

三、安源人类复杂，其指偷窃萍矿生活者不下千余人（偷铁、炭木、饭等），每日损失甚大，虽有矿警四区两队，然人数不过三百余人，日日与偷盗为伍，未免生厌，久之则损失甚大。应将矿区周围高筑围墙，东西南北各留一门，每门派一棚警察轮流守卫。如此则工人既有队号徽章，窃贼不能混入矿内。则筑墙之费不多而获保全之利甚大。

四、工人俱乐部素持反对资本家主义，且受过激传染，若不设法取缔，终难整顿，取缔之法，惟在高明独裁耳。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稽核处长马载颺为工人向 日本顾问围索欠饷等事 致公司经理函（节录）

（1925年4月25日）

经理钧鉴：兹有数端，报告如次。

一、此间工人因欠饷不发，工作已全部停顿。本月二十一日，平巷直井共出毛煤九百四十八吨，二十三日仅出三百五十七吨，二十四日一吨不出，每天损失，不堪言状。

一、日本顾问与吴、赵二君于月之二十一日晚间抵萍，次日参观紫家冲、高坑等处。舒代矿长陪同前往。不意甫抵紫家冲，即被工人围索欠饷，且有泼粪汹涌攒殴，幸经警察劝阻，而舒帽已被殴落矣。如此举动荒谬，实属不成事体。

一、二十三日下午，约有工人千余名围绕总局（即盛公祠，日本顾问与吴、赵二君均住此）。其结果由所长与吉川顾问允诺于五月十日以前汇银六万两，预备发给一个月欠饷。而工人迫不及待，言次日再来围索，然散时已七句半钟矣。

一、日本顾问本拟有六日勾留，惟经工人两次围扰，不大愿意，已提前于二十四日清晨遄返矣。此次贻笑于外人，实为我公司之奇辱，为之喟然。

一、日本顾问启行后，各工人仍向各主任索闹，而主任中有被工人关禁于公事房不能归家午餐者，有被工人当面辱骂者，丑态不一而足。各主任群情忿激，恐不久瓦解。

马载颺谨上

民国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江西督军方本仁致汉冶萍 公司总经理电

(1925年7月24日)

四川路汉冶萍总公司盛经理泽承兄鉴：顷据赣西李镇守使函称，赣西各处尚见安谧〔谧〕；惟萍矿财源涸竭已达极点，工人积欠饷款已逾数月；人数万余之众，一旦食米告罄，难免暴动，影响地方实非浅鲜。舒矿长去职数月，矿务无人负责。现据该矿稽核处长马载颺声称：该矿困难情形几有朝不保夕之势，迭向沪总公司电催汇款，迄无款到等语，复经职便代向沪公司电询汇款情形，而复电所称，不日即当汇济该矿；望梅止渴，终究杳然。刻下湘东永和煤矿业经停办，工人遣散，尚无何种风潮。安矿此时需款尤急，倘该公司终无办法，诚恐发生意外，扰及地方等情，前来除电复外，用特电达，务请赶速汇款到萍，维持现状，并须亟派资望素著熟悉萍矿情形人员主持矿务，以免发生意外，扰及治安。如何办理，盼即电复为荷！方本仁敬印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代矿长马载颺为请公司总经理
来安处理欠饷事致公司总经理电

(1925年7月26日)

总经理钧鉴：敬电计达，颺代理两月，罗掘既穷，欲辞不得，欲走不能，索者盈门，无款付答。如一星期内无的款接济，饥工暴动，商号倒闭，踵接而来，则我矿千余万之财产不堪收拾，将来结果仍须偿款。故际此千钧一发之时，竭力设法先行电汇济急，一面祈钧座早临□□，否则各界疑我公司欺延度日，群情忿激，决非安慰所能寝事也。临电迫切，速即电复。颺。寝。

民国十四年七月廿七日到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矿师金岳祐等为催促公司处理 欠饷事致公司董事会、总经理电

(1925年7月27日)

董事会、总经理钧鉴：万急。本矿艰窘万状，所欠债饷，逼索不休，商有倒闭之虞，工有暴动之险。迭电呼吁，力竭声嘶。祐等之忍痛维持，及群工之忍饿工作，均以款可到，自可转危为安。乃奉电已久，款迄未到。此间罗掘已穷，再无法想，抑且群怀疑虑，谓公司以欺延之术，为敷衍之谋，而荒象日烈，人饿危机四伏，一触即发，苦怨无款救济，则全矿在指顾间耳^①。如延款确已筹妥，务请克日电汇，则总经理稍缓行期，固无不可。如尚未筹妥，亦乞明白宣示，祐等即将全矿交与工人听其自行处置，一面通电全国，俾卸仔肩。为功为罪，悉候公评。迫切陈词，乞即电复。再祐能维持至本月底为止，如到期无的款电汇，或公司置之不复，即作为默认，依议执行。祐、颺、永、凌及全矿主任同叩。沁。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① 原文如此。疑有错漏。

萍矿代矿长马载颺致公司总经理电*

(1925年8月4日)

总经理钧鉴：工人因欠饷未发，工作渐怠，近日出产已减三分之一，再三开导，均以枵腹无力工作为词。如钧座不急速携款来矿，恐工作无形停顿，与四月间日宾来时之状况无异，谨闻。颺支。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标题为《马代矿长来电（十四年八月五日到）》。

萍矿矿警局长李鸿诏致公司总经理电*

(1925年8月12日)

盛经理钧鉴：萍矿如旱苗将槁，亟望甘霖。全矿工人穷□已极，动辄停工；停工一日，损失约万计。当事者东挪西借，仍是杯水车薪。长此以往，后患何堪设想。查萍矿创办三十余年，资本七十余万，若不急为设法，□三十余年心血七十余万资本一旦抛却，实为我国实业家□闻畏途。迩来谣言日甚，岌岌可危，职忝司矿警，对于治安维持有责，敬乞早定办法是幸。临电悚惶，伏乞鉴察。萍矿警局长李鸿诏叩文。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标题为《李矿警局长来电(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到)》。

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为告安源 工人俱乐部已被封闭致上海事务所电

(1925年9月21日)

沈代所长：效电悉。裕庆和款可照拨。此间路矿工人俱乐部，已由安矿呈奉方督令准派队于本日拂晓实行封闭，内部首要正在搜捕，本矿同时宣布停工改组，安源临时戒严，军警防卫极密，秩序如常。请告家慈释念，并告襄理。恩。箇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江西督军方本仁致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电

(1925年10月19日)

盛经理泽臣兄鉴：删电诵悉，维持矿务乃地方军队应尽之责，辱承电谢，益佩谦光。所获人犯，据李使电称，只黄静源一名，情节重大，已令正法示儆；其余马俊三等贰名，均讯无罪行为，经令具一律开释，以免拖累矣。此后一切情形，业饬李使张旅始终维获〔护〕以附雅囑。肃电布复，藉颂日祺。方本仁。皓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1925

萍矿代矿长马载颺为安源、长沙等地
追悼黄静源事致公司
总经理快邮代电*

(1925年10月23日)

总经理钧鉴：本月十六日，由镇守枪决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原〔源〕，业经电陈在案。兹查黄之遗体，竟有人偷运赴醴，并闻运柩时，醴陵、株洲、长沙一带学生及工人执绋者，不下千余人，沿途军队绝未过问。十九日更有数百工人，就俱乐部门首行刑地方鸣鞭焚纸，大呼打倒军阀，推倒资本家等口号，军警并未干涉。似此情形，前途实为恶险。除就近面恳镇军旅长竭力弹压防范外，应恳转电方督办及湖南赵省长，分饬各驻军严密防范查禁，免生后患，至切盼祷。颺。漾。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 原件题为《快邮代电》。

184

盛恩颐为请镇压工人追悼黄静源 活动事致方本仁、赵恒惕电

(1925年11月2日)

南昌方督办
长沙赵省长
钧鉴：敝萍矿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源，传播赤化，
扰害治安，业蒙方督办伤属捕获，讯明法办，商民感颂。兹据萍
矿长电称，黄之尸柩，竟有人偷运赴醴。醴陵株长一带学生工人，
执缚者不下千余人，沿途军队绝未过问。更有数百人就俱乐部门
首行刑地，鸣鞭焚纸，大呼打倒军阀，推倒资本家等口号，军警
亦未干涉。似此情形，前途实为险恶。除就近面恳镇军旅长弹压
防范外，电请核示等语。查工潮过激，传染已深。该矿长所陈情
形，如防范稍疏，势将乘机思逞。敬恳钧座令行驻军严密查禁，妥
事防维，以保治安而杜后患，至深感禱。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冬

民国十四年十月卅一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汉冶萍公司会计顾问吉川雄辅技术顾问 腹部渐关于萍乡情况的报告书（节录）*

（1925年11月11日）

关于萍乡的整顿，盛（恩颐）总经理于八月二十一日由上海出发，途经大冶、汉阳，于九月十四日抵达安源。到达之日偶然与三年前该矿举行大罢工的日子巧合。然而当时的大罢工，工人们早有准备，工人干部开了几次秘密会议。数日后，举行大示威，在第五坑放火示威，大涨〔长〕了工人的威风，工人方面取得了全部胜利。

在此期间，盛经理为解散工人俱乐部，通过电讯联络与私人拜会，乞求江西方督军、湖南赵督军、唐师团长、李镇守使、张旅团长等的援助，终于在九月廿一日，由张旅团长借军队调防之名，将部队集中在离安源矿数里的花冲营，在萍矿总局和矿外的工人俱乐部前，配了两个连的机枪和两个营近千人的兵力，利用清晨五时，工人们交接班的时机，禁止工人入坑道，包围俱乐部，对还在睡觉的俱乐部干部采取突然袭击。当时，虽逃走了俱乐部主任，然而逮捕了副主任黄静源和俱乐部其他干部及工人学校教员等共三十多名。因有人抵抗，不得不开枪，十三人受伤，其中两人在医院死亡。于是一方面在安源发布戒严令，解雇工人约六千名，将外地工人送回原籍，用火车每天早晚送走约三百名，约花了一星期。株萍铁路工人属于该工人俱乐部，经过整顿，六百

* 原题为《关于萍乡情况的报告书——致桥以川经理参阅》（1925年11月11日），并在正文之前括号内说明这是“汉冶萍会计顾问吉川雄辅、技术顾问腹部渐给横滨正金银行总裁儿玉兼次的报告书抄件”。原文为日文，此为上海市档案馆的译文。

名工人中，相继也解雇了半数约三百人。

关于萍乡工人解雇，当时处于混乱之际，在〔无〕将其逐一讨论之暇，因不分好坏，大部分解雇，故今后要补充的就不少。关于今后的采用，应特别慎重之，设立“考验工役所”，依次进行查考采用。

株萍铁路上除解雇修理工人之外，在该铁路上，现仅使用三台机车而且都破烂不堪，修理期又长，加上有一种弊病，即在运输货物中，货物数量会减少约达二成。

盛经理在萍乡之日，为补充机车而致力于把粤汉铁路的火车头引入株萍铁路。虽已得到粤汉线方面应诺，但粤汉线与株萍线自古一直互不相开，虽然煞费斡旋，因其条件得不到株萍铁路的答应而成为泡影。盛经理正好要离开萍乡之时，株萍线为汉冶萍公司每天可运输的数量只不过二百四十吨。如此情况感到要维持大冶铁炉毕竟困难多。归途中在汉阳逗留时分别发令，因大冶现存焦炭量有限而熄炉，将萍乡焦炭送到汉阳，汉阳的炼铁炉即可开炉出铁。而于十月十三日回上海。按上述计划，大冶终于在九月十八日，不得不停止出铁。

后来萍乡的情况，因整顿比预想的更为激烈，需花不少时间才能恢复。工人俱乐部人员后来获释放的很多，然而副主任黄静源在盛经理离萍后的十月十六日，终于被枪杀在工人俱乐部前。其他被逮捕的数名干部有二、三名被判处死刑。黄静源之死在工人中间引起巨大轰动，十月廿日在长沙举行大葬礼，长沙的各工会，市内廿多个学校学生，以及市民等约二万人参加之，在市中扶柩举行盛大示威游行，同时在安源为哀悼举行总罢工一天，事情尚未恢复平静。

根据以上情况，人心尚未达到稳定状态。另一方面，经整顿后的组织也不十分完善，目前仅有二个矿的煤井在生产。听说每天产煤量减少到只有几百吨。关于增加株萍铁路运输能力，约在一年前，株萍铁路当局及安达苏曼〔梅〕亚（アソダ—ソー—メセ

一) 公司^①和汉冶萍公司三方面已达成协议，即根据几年前株萍铁路的预约从安达苏曼〔梅〕亚公司引二头火车台的计划不变，特派吴技术课长出差去汉阳办理。

如前所述，生铁的生产暂时处于停顿状态，这和以前赵代表提出的计划很不一致，尚须大家积极奔走，尽可能达到预想之目的。签订从山翠县开平购煤的协议，由于战争的发生，此事完全绝望。因此萍乡焦炭运输力量一项紧急任务，目前大冶厂矿使用的机车及货车，以便借给株萍铁路一事正在商议中。但有人认为，一旦事变发生，借给株萍铁路的机车有可能被没收。总之困难很多，大体经过如上所述。关于萍乡整理后恢复的状况及运输问题还不完全清楚。汉阳炼铁炉已购款售炭五千吨，以便开炉，但尚未接到生产的通知。至于今后具体的出铁数量，现在很难确切报告。但一般认为，比以前赵代表提出的预定数量将显著减少，谨将经过匆匆报告如上。

(据上海市档案馆所存译稿)

^① 安达苏梅亚公司似是汉口的“慎昌洋行”。此事参见盛恩颐 1925 年 12 月 26 日致公司董事会函。

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关于赴萍矿 整顿经过情形致公司董事会函

(1925年12月26日)

董事会公鉴：恩颐前奉八月十八日大函，以萍矿积习已深，风气太坏，出货减少，用款增多，员司工匠，行动自由，辄肆要挟，其中必有不逞之徒希冀破坏，亟应扫除整顿，嘱即前往详细调查，报会备核等因。遵于八月二十一日附轮上溯，二十四日先抵大冶，察看袁家湖出铁场、得到湾采矿场及厂矿各项工程，并查得下陆机厂系属骈枝，机关仍旧设置，年耗巨费，当飭归于新厂机厂科管理，除酌留领工长工廿名修理车辆外，其余员司工匠二百余名，一律遣散。嗣于八月卅一日抵汉。巡视铁厂并考核运输所运务，实属万分腐败，轮驳锈漏者居多。当裁遣该所素有劣声之员司熊镜寰等五员，并将该所会计处并入汉厂办理。关于运输部分，刻正督飭王代所长文柏妥拟改善组织，以期一轮一驳皆有所事。此周历冶汉厂矿运输所及裁併机关遣退员匠暨筹划整顿运务之经过情形也。萍矿存焦约数当有三万吨，因株萍铁路揽运商煤，利益较本矿为厚，兼以车辆缺乏，桥工失修，对于本矿炼焦不肯积极装运，汉冶两厂焦供不继即由此病。恩颐在汉曾商准粤汉铁路局王局长，每日派直达煤车一次，行使安源武昌间，并预约株萍铁路局唐局长在长沙晤洽。恩颐即于九月六日乘车抵湘，随与唐局长商妥，承诺粤汉煤车假道株萍路线，一面并与唐局长磋商订购车垫款合约，由该路先备现款一部分，向汉口慎昌洋行赎取机车，其余尾欠由本公司承担，每月垫付慎昌洋六千元，即在运费内结扣。并规定俟此项机车赎出后，应每日装运本矿煤焦，以一千吨为额，

矿次存焦，并在三个月内设法运清，以免壅滞。此与粤汉株萍两路接洽运务，并与唐局长订立合约之经过情形也。萍矿工潮，愈演愈烈，恩颐在湘，晋谒赵省长、唐督办等，声述矿工挟持，公司窘困实在状况，承允协助。一面并与江西方督办方面为同样之请求，信使函电，往复再三，亦允实力维护。适彼时驻萍张旅长亦由南昌公干旋萍，道经汉口、长沙，当派盛处长渤颐等沿途竭诚款洽。张旅长与方督办渊源极为密切，力任予以便利。各方接洽妥定，恩颐即于九月十四日驰赴萍矿。车抵安源站时，夹道人声鼎沸，为数不下一二万人，其间工人殆居多数，均手执红旗，大呼“打倒资本家”、“罢工自由”、“欢迎财神”诸口号，不伦不类，纷呶难辨。恩颐到后，即驻总局，传见马代矿长、金正矿师及各段窿工总管，并会计处长暨各股主任，询问各切。当日将八月份欠饷发清。据金正矿师等报告，十二日窿内工人曾经东平巷出煤最旺之第五段，纵火焚烧，并查悉路矿工人俱乐部内悬列宁遗像，所发各种传单及出版之工人学校教科书，均公然提倡赤化主义。恩颐到矿之第二日，适为该俱乐部成立之三周年纪念，门首高张电灯牌楼，缀以“血洗河山”、“劳工神圣”、“罢工胜利”等字样。其印刷品为打倒资本主义，夺取政权等，满纸谬论，不胜缕举。是日并结合多人游行示威，分组化装演讲，背谬狂肆，不可名状。该党部并滥发钞票，强抽工饷。内部并有湘赣籍年少工人三千余人，号为青年铁血团，恐本矿对于彼党或有非常举动，因于每夜轮派团友数百，各挟短刀、铁尺，散伏侦察，遇有警变，随拉汽笛号召，分头放火、决水、割电、毁窿，并拟绑劫高级职员眷属，以图挟制。阴谋险狠，气焰嚣张，殊骇人闻听。似此蓄意扰乱，劳资即无合作之望，实业且有断送之忧，且公司频年受其腴削，已濒破产。股东之血本有限，工党之欲壑无穷，恩颐于个中真相，既已洞明，知非根本廓清，断无挽回希望。爰一面密电方督吁恳主持，一面商由李镇守使、张旅长将该俱乐部种种不法情形，电省请示办法。并密约李、张得有省令，即会派军警星夜到山，出以

疾雷不及掩耳手段，俾工党猝难准备抵抗。九月二十日，李、张柬邀到萍，出示方督飭派军队封闭党部，拘拿首要，如敢抗拒，准其格杀弗论之密令。恩颐随即于当夜九时回矿，于二十一寅初密传马代矿长、金正矿师暨各段窿工总管、电机处长、矿警局长等，面授机宜，飭即严密戒备，并分派警队扼守要隘，借防暴动。是晚适有大雨，激烈工党均早散归，风声得以未泄。迨卯初，城内军警开拔到矿，即行会同矿警包围路矿工人俱乐部及工人学校，即予封闭，改作营部。当场并抄出议事录及共产党部印刷品甚多（重要证据已由镇署汇呈督署备查），并拘获副主任黄静原〔源〕及干事等九人。比时餐宿处住有工人四五千，闻变突围冲出，图劫防军枪刃，稍有格斗，当时中枪毙命者三人，受伤者七人。又东平巷早班窿工，自闻俱乐部被封之耗，竟将监工七人架去，幽禁于窄小巷道中，历二十小时之久。经派人反复开导，该工人抵死顽抗，不肯指出监工所在地点，并见有木片纱头，散置各处，似将纵火。初拟临之以兵，第恐一经开枪，则监工生命势且与之同尽。因遴选打手多人，后随军警入内，压迫劝诱，并准与监工一同出窿，不予深究，始得脱险。其他各处，因布置尚周，秩序未乱。该俱乐部主任陆沉，昔为留法勤工俭学生，为李隆郅（即李立三）死党。当恩颐在汉时，陆沉由萍到汉请谒，名为代表工团欢迎，实来刺探消息。恩颐恐闭固拒，转使发生疑窦，因阳为敷衍，卒未得有要领而去。迨恩颐抵萍，陆沉忽绝迹未至，似已具有戒心。此次竟被漏网，或谓已早避匿。当经遍贴赏格，购线缉拿未获。是日曾电株萍路局停开客车一天。军警亦即禁严，检查邮电。本矿同时宣布，除发电厂、打风房、直井吊车及各处锅炉邦布〔泵鼓〕外，所有窿内窿外一概暂停工作，听候改组。其东平巷第一、二、九、十之四段，煤量已尽，并布告永远停止开采。即与株萍路局商定，加派车辆先将该四段工人及窿内外不良分子，自二十四日起，分批在车站发清欠饷，即令上车，不准逗留，免滋事端。凡赣籍工人，由安源至老关，统由赣军随车弹压，沿途

遣散。湘籍工人，自老关起以迄长沙，并电奉赵省长后，准由湘军弹压至醴陵、株洲、湘潭、长沙本籍遣散。嗣复将暂不开工之窿内窿外工人，大批裁汰。现正由驻在军队会同矿警清查户口。该俱乐部副主任黄静原〔源〕并由镇署讯明，奉方督电飭，押送至俱乐部门首枪决。其余情迹较轻者，分别监禁保释。工人留矿者，并已几经剔选，所余不过千人。将来大部开工，新招工人尚属方便，不致因多数遣退，感受若何困难。此与李镇军、张旅长密约会派军警查封俱乐部，铲除赤化之经过情形也。矿次自经斯举，积年工患，虽臻戡定，惟内部风尚，习为委靡，亟应乘此革新。因即设立整理萍矿委员会，指派各部主任充任委员，每日召集会议一次，提出议案，各抒所见。计议决事件，一为制定职员统系，将事务工务，析为两部；于矿长下，设事务、材料两股，及医院、警局；原任正矿师金岳祐，改委为总工程师，仪同副矿长，下设窿内、窿外两工程股；窿内工程股下，分置采煤、查工两科；窿外工程股下，分置电机、机厂、洗煤、炼焦四科，明定职掌，各专责成。一为设立考验工役所，严订规章，嗣后全矿雇用工头、工役必须先经该所切实考验，并具备铺保、互保各项手续，方准录用，以明来源，藉杜杂道。一为裁撤管仓处及餐宿处。惟为优待窿工起见，仍备款采办米粮，由材料股照本平糶，每日每人限买一升二合，按月在工价内除扣，俾占实惠，藉免虚耗。一为修筑围墙严申门禁，以杜走漏。一为采用小包工制，限定限额，以便约束。一为取消窿工向例奖金。一为修改医院工人就诊规则。至若预算按月经费，额定每日出货及其成份，均经研究，大致妥定。恩顾当飭金总工程师，先择数段开工采煤，藉定人心，并备供本矿及粤汉、株萍两路燃料之用。以上各节，均已督飭分别实行。刻正着手裁员减政，以期节流。并以工焰虽消，谣言仍盛，难保无奸人败类，希图破坏情事，刻与张旅长协定暂留驻军一营藉资镇压，月饷由萍矿担任。并拟随后商请方督，准予久驻护矿，垂为定案，以保治安。原有矿警，量予裁汰。此与各同事会商筹办萍

矿善后及改组之经过情形也。矿事粗有端绪，恩颐即于十月七路由萍抵株，即换乘萍亨萍丰轮，沿途考查长沙、岳州、城陵矶一带水运运道。九日抵汉。对于砂捐问题，恩颐前由冶过汉时，曾几度访晤鄂绅，交换意见兼与吴厂长健、赵厂长时骧，同谒肖兼省长，及鄂产清理处。时君象晋均未值。此次返汉，本拟与该省当轴开诚商榷，了此悬案。旋闻肖兼省长尚无成见，惟鄂产清理处方面，包围甚烈，欲望甚奢，态度坚强，不可响迓。恩颐以董事兼总经理地位，身当其冲。兹事关于公司财政收入颇大，深恐谈判决裂，即无回旋余地。且彼时江浙战机正将发生，武汉警备亦极严重。肖兼省长筹划军事，日昃不遑，谒商未便。因留吴厂长健在汉，会同赵厂长时骧，始再与鄂产清理处竭力磋磨，相机对付，报候核办。此与湖北士绅，接洽砂捐，未能允洽之经过情形也。以上事实，恩颐于十月十三日返沪，当日列席董事会议，业经面除各切，兹再肃函详报，仰祈贵会鉴核备案。至萍矿内政，虽有改善之望，但所负债款，现除工人欠饷，及紧要欠款由□□□经手付还，共计约八十万元外，当该长沙、上海汇票，萍乡、安源商欠，及定期活期、往来储蓄、米木杂料、薪水各项，综计约近一百万元，催索频闻，未便久宕。现值经济困难，来源涸竭，委实无法应付。倘长此无所接济，则前途仍多障碍。此番整理，无殊枉费。应如何设法维持，以固根本之处，当乞贵会核议施行。敬颂

公绥

总经理

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

(据上海市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总工程师金岳祐为告北伐军到安 并请汇款接济事致公司经理电

(1926年9月7日)

经理钧鉴：支日代电亮鉴。革命军微日进驻萍乡安源，地方安静，矿局如常。万乞火速接济，由中国银行函汇长沙，以便设法拨用以救危急，不胜叩感。祐。阳。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矿警局长沈开运为告北伐军进 矿前后情形致公司总、副经理函

(1926年9月12日)

总副
经理钧鉴：敬陈者，九月六日由长沙转邮一函，计荷鉴及。

九月七日因安源无军屯驻，群众有暴烈举动。迭据报称，销售司领董君、土木厂甄君被人用刀刺伤。正督警巡查防护，忽报事务股王代股长鸿卿家中被群众数百人包围，将什物衣服捣劫一空，即塘中所蓄之鱼，亦经毒毙，并捕去仆役多人，不知生死。甫拟派队弹压，而职局门首拥聚千余人，声言捣局，堵截不住，潮涌而入。除将办事员杨绍雄、巡查邓荣华、警士陈少云、邓国俊殴伤外，并将警士段瑞生、王镇海、罗时林殴毙。经国民党市党部派员来局演说劝谕，始行退散。于是全矿人员人人自危。职于八日晨赴市党部磋商维持秩序办法。忽于午刻据报，有兵士多人，佩有党军标识，将二队及局卫之兵士枪支迫令同去，绕入一队队部劫枪。职由党部回局，途遇二军六师之官长一员，请其设法维持，乃同职冒险入一队队部。适逢两下相持，尚未解决。职竭力演说，六师之官长亦设法制止，彼有标识之士兵始行退去，然职局之枪支已失去数十只矣。当纷乱之际，一二两队及局中员司兵士之行李损失甚多，文件什物亦遭损失，即二队购买之小菜食米以及锅碗等件，均不知被何人取去。此项风潮甫经平息，薄暮之时，又有三军二十团派谍查员魏得胜带兵一名来局，谓有北军遗留之枪，责令交其提去。几经交涉，难以理喻。后经市党部派员来局，将其劝去，临行犹有悻悻之词。职见此波澜迭生，群情惶惧，乃商

同市党部组织联合纠查队，彻夜梭巡，市面稍安。九日第三军朱总指挥委胡沉着〔承焯〕为矿警队队长，来局镇慑，人心始安，秩序亦恢复。点查余存之枪支，仅七十一支矣。此固职保守无力，督率无方之所致，但经此大变，处此地位，人力难施，又不得不要求鉴原。九月十日，工党首领朱少连，由醴陵来安，恢复工人俱乐部，聚众欢迎者不下万余人。此安源近日之情形也。溯至交通梗阻，萍矿经济困难达于极点，职局警饷积欠八个月未发，今复呈兹现状。公司若不设法救济，职才力有限，实难胜艰巨之任，尚乞示复，俾有遵循。 敬叩
钧安

萍矿矿警局局长沈开运谨呈

民国十五年九月十二号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矿警局长沈开运为告北伐军 来安后近日情形致公司总副经理函

(1926年9月24日)

总副
经理钧鉴：敬陈者，九月十二日由长沙呈一函，计邀垂鉴。

兹将近来情况详报如下：

十二日职约同金矿师及凌处长等，赴萍与军部及各机关接洽维持办法，甫行至中途，闻局中矿警闹饷甚烈，对于第三军朱军长委来之大队长胡承焯、副队长廖树林有围殴之举。职奔回弹压，幸未让酿生变故，但已招第三军部及市党部工会等之非议，派队干涉，压令改组，并由工会组织纠察维持治安，表面对职派人保护，暗中实行看押及询究，首事之人则均逃逸矣。

十三日四区岗警复岗，一二两队兵士实行考查淘汰，二队副目郭惠延愤受激刺，在八方井前水池内溺毙。午前十一时约同矿局首领诸人往市党部磋商以煤易米，维持日食，定于午后二时在总局召集商界会议。及期到，候金矿师不至，电话不通。派人往视，则金矿师痛醉不知人事，身旁有铅笔遗嘱，意图自戕。延仇医生诊治，据云已伤脑及五脏，恐难有救，而易米之事未有结果。晚间谣言不一，警备终夜，幸无事变。

十四日，矿中无主，对内对外均无办法。处此千钧一发之时机，职等自当力任其难，庶不负公司之委託，乃召集全体职员会议，公推仇达甫、袁礼滨主持工程事宜，谢子静主持事务股事宜，陈绍韩担任交际事宜，胡承焯、廖树林担任训编矿警两队事宜。负责有人，秩序井然。

十五日，矿警两队改编就诸，将两队并为一大队。以胡承焯为大队长，廖树林为大队附；原有两队长为区队长，每区队两排，共计一百六十人，除选留老兵外，以此次维持出力之纠察工人补充。大队长薪公〔金〕月支二百元，队附月支一百五十元。此项经费不另开支，即就原有矿警局额支项下通盘统筹，挹彼注兹，并由总局加给大队长等委状，俾明统系而重职责。

十八日，革命军蒋介石总司令有来安之询，筹备欢迎。至二十日上午，始由萍城来安，参观全矿。在总局宴会，探其口气注重两点：一劳资合作，二筹一办法先维持现有工人之生活。金矿师之病日重一日，由醴陵外国医生接其赴醴诊治。

二十一日，为中秋节，凌处长多方借贷，全矿员工每人支洋一元。但此次失工者要求复工，前此王鸿卿代唐镇守使所招之运夫一千余名，回安二百余名，要求照向例五角一日结算薪饷。夜间工人又有大集合，蒋总司令派白崇禧参谋长来安训话，始获解散。

二十二日，闻蒋总司令赴袁州督师，矿中代募夫一百五十名。

二十三日，市党部常务委员刘昌炎、工会主任朱少连到总局与各职员会议，结果先由矿局将积欠之数及维持现状，拟一工程计划书交由市党部转呈总司令核夺，一面报告公司请示办法。

此近日以来之情形也。至矿中困难情形，凌处长已有函报告。公司若不设法接济，不独在矿各职员之身家性命深觉危险，恐职等力量有限，将来有不堪设想之事实发生矣。理合函陈，伏乞鉴核。敬请

钧安

萍矿矿警局局长沈开运谨

民国十五年九月廿四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汉冶萍公司副经理潘灏芬为告北伐
军进驻安源前后情形致公司
董事长孙宝琦函

(1926年10月9日)

董事会公鉴：接萍矿金总工师凌会计处长九月十二日函称，查本月五日晨，萍乡安源空际发现飞机散布传单，旋奉唐镇军电话，召矿警局沈局长继复召祐赴署，嘱将矿警枪械全数借用。经一再婉陈，始允留枪三十支，余数令悉交驻安赣军一师一团三营点收，始得出署。詎意于六日上午二时，唐镇军及驻安军队均开拔离萍，所有湘东一带赣军队完全退守袁州，即赣省继开来之警备一军，亦一律于是日上午十时开走。防地空虚，萍城安市人心惶惶，且谣啄纷传，不但萍矿岌岌可危，即在矿员司亦人人心怖。祐与沈局长督率警队加意梭巡防范，一面托地方绅商往迎来军之使，代恳维持。是日即有国民党市党部住张公祠。七日午后发现刀伤及殴伤员及警员共六人，殴毙警探三人，并将查工科科长王士钧住宅内衣服器具捣毁一空，并绑其仆役数人。王士钧事先他出，现已失踪。次日工人俱乐部恢复，向祐索欠饷甚烈，而矿次员司人人自危，秩序将乱。祐即与市党部会商，以先保守秩序方有维持方法。该部极意赞同。目前虽暂平静，而库无分文，仓无粒米，员司等饥饿将毙，又濒于危。工人迫索欠饷益行激烈，且市党部与工会频来责令刻期开工，存亡关系一发千钧。钧座如不迅速汇款接济，并速指办法，倘发生意外，祐等断难认咎。除陈文代电及商市党部代由广州转发文电外，谨将本月七日以后各情形肃陈鉴察，并祈赐速指示机宜，俾使遵行，至切翘盼。再查矿警局

近月来发生之事颇多，未便一一陈报。除飭由沈局长先行函陈外，容再续报合并声明等语。查核所陈尚系报告南军初到扰攘情形，邮递阻滞，顷始接到，理合转陈贵会备案核办。

肃頌

公安

总经理 因公赴东

副经理 潘灝芬

民国十五年十月九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会计处长凌善永等为充当夫役 之工人闹饷事致公司经理代电

(1926年10月28日)

经理钧鉴：萍矿工人众多，每为招募夫役者之所注意，若出以强硬，不免妨害工作。从前方督镇萍，曾以军事征发，为双方兼顾起见令委王士钧充输送队队长，所需饷项商由矿局暂垫，随后拨还。其时虽亦不免吃亏，尚不至完全无着，即各工人亦相安无事。嗣后，李使、唐使相继镇萍，复援前案，均委王士钧充任输送，其如何招募，如何发饷，当时本未与闻。迨本年七月，军事紧张，需夫较多，闻有商由窿工程处各监工，将未有工作在此候饷之工人派去当充夫役之事。至九月初间唐军退，而革命军来，工会亦随即恢复。此项输送夫役遂日日包围办公室，逼索发饷，且声言连日输送，挨打挨饿，受苦太多，甚且一去无踪，存亡莫卜，各妇孺亦相率借来询，要求抚恤等语。其时王士钧既因工潮激烈早经逃去，虽经金总工程师谕以此项系王经手，应仍向王索饷，本矿不能过问，而各工人均以由矿派出，应即向矿索饷为词，坚执不移，狂嚷狂闹。比经请由市党部及工会主任多番解释，复□方恫吓，仍矢死不摇，即市党部及工会主任亦均无可设法。旋由市党部提议，以每日三角扣算，照发存饷证，各工人坚不承认。复经磋商数日始如数照允，仍要求依照现有工作人一律待遇，如每人每日发米一升或每人每数日发洋一元，均须随同发给。查此项夫役计由窿工程处派出约一千四百人，历时二月之久，刻已报到者计九百八十五人，已发出存饷证计洋一万六千三百零一元八角八分。其未经报到者尚不下四百人，将来如何办法，刻仍作为悬

案。此事系九月六日发生，在二十日左右始行解决。狂吵至十余日之久，吃亏至数万元之多。金总工程师之神经错乱，虽尚有其他原因，此亦深受激刺之一。总之改革之际，变起非常，各工人乘此潮流恣情要挟，该市党部及工会主任均无法制止，万一加以暴动，则损害必且更多。凡此迫于万不得已各情形，请询之沈局长开运必能得其真相。时危势迫，无可如何，统祈垂察。瑞龙逢禧善永同叩勘二。

民国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汉冶萍公司副经理潘灏芬为陈报萍矿 停工改组后情形致公司董事会函

(1926年11月12日)

董事会公鉴：据大冶盛厂矿长函称，窃查萍矿自上年停工改组后，范围虽已缩小，艰窘无可讳言，且因当事者藉口无款，不能缩至最小之限度，致艰难日甚一日。迄于六七月之间，始则大水，继则军事，益形不支。洎乎九月政局突变，环境顿呈混乱。渤〈颐〉对于萍矿时系于怀，凡有自萍来者，每必详加询问近来情形。该矿虽不时具报，或恐略而不详，谨将新闻分陈于左：

一、大水后，因矿次无款，由金总工程师等向萍绅文重伯借款，结果以二焦一千吨押款一万元，内搭矿票三千元（市价仅作三折，而仍以一元计算），利息二分五，一月不赎，两不找补。另以其弟文之智接任高坑分矿主任为附带条件。旋以二焦一千四百余吨及八仙境园地，续向文君押借二万元，内搭矿票六千元。利息照前。两月不续〔赎〕，两不找补。另以矿票四千元永卖官银号房屋为附带条件。

二、前赣军唐福山，先后向萍矿勒借步枪一百八九十支。虽为势所迫，闻系先借后报。

三、九月上旬政变，凡以前裁去工人，络绎返矿。时安源无主，凡工人对于有夙嫌之员警，随意报复。查有售销司领董复藩，头部受伤，查工科长王士钧全家被毁，并殴毙法警一名，击伤两名。一时谣啄繁兴，采煤各监工均匿不到公者数日。金总工程师因受群工逼迫，意图自尽，独饮大醉，不能问事。由一部分员司开会，公推凌子贞、仇达甫、谢子静诸君临时维持。矿警仍由沈

文祥君负责。当以矿工停顿，终非了局，遂与安源市党部接洽，允担保工人不报私仇，各员始照常办工。

四、雷矿长于五月间返矿一次，即派查工科长王士钧兼代事务股长。不一二月，该科长复兼充唐福山部下之运输司令。一部分工人对于该科长素怀恶感，兼以其为敌军长官，必欲置之死地。该科长因风声吃紧，即向袁州逃走，中途被获，送由新喻县枪毙。闻蒋总司令致安源各团体专电，有王某勾结军阀，摧残工人，罪无可逃等语。

五、工会于九月十日正式成立，已裁工人纷纷要求到公〔工〕。凡解散工会后，新补之工役均已排出，遗缺由工会选补，且不时图索欠饷，气焰益炽。

六、考验工役所挂牌，已由工人毁碎，并携去照片底簿。该所员司不能到公。

七、同人俱乐部于十月一日成立，颜曰同人协会，与工会取一致行动，并要求将开除之员司复职。

八、蒋总司令亲到安源一次，在操场演说，谓各工友须努力打倒资本家。

九、湖南指挥部及省党部先后派员来萍调查，并催速开大工，声言公司如无款到，可由国民政府垫款等语。

十、矿警局由党军派来队长两员，现已将原有两队编为一大队，该两员一为大队长，一为大队副。凡出示均与局长会衔，但已受矿局委任，月给津贴一为二百元，一为一百六十元。

十一、萍矿现与株洲唐春和订约，日售生煤一百五十元〔吨〕，每吨价五元，以此维持员工伙食。

十二、株萍路局向萍矿借二焦一千五百吨，修湘东桥，约期两月工竣，乃月余尚未兴工。

综上各端，纷乱不堪言状。将来办法，虽以时局为转移，而紧要问题，仍在矿次有主。素稔钧座以萍矿乃公司之根本，极为重视。既有所闻，不敢不告，敬祈鉴核等语。查所

陈各节，均据萍矿具报，并节〔即〕经转陈在案。兹以所陈较为简明，用再录报备查。

肃颂
公安

总经理 因公赴东

副经理 潘灏芬

民国十五年一月十二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会计处长凌善永为报告与江西
省特派监察委员白深耘谈话
情形致公司经理函（节录）

（1926年12月27日）

经理钧鉴：密启者，月之廿五日，有江西政治部特派汉冶萍公司萍矿监察委员白深耘到矿，系据湖南省党部特派员刘义（刘系萍矿总工会主任）所具维持萍矿意见书，特派白君来矿，专以监察调查整理。廿六日接南昌政治部寄来公文及附刘义意见书一份。该意见书抨击公司借外债之失策及痛诋解散工人俱乐部之残酷，今将永白君谈话列下。

凌善永谨上

27/12/15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沈开运为呈报北伐军到萍乡、安源 情形致公司总副经理函

(1927年1月17日)

总副
经理钧鉴：顷接矿警陈课长绍韩来缄：本月四日矿中工人因饷事，当局诸君及同仁协会均不负责，绍韩因公维持反受包围丛殴，身受重伤；五日咯血，头部受拳伤昏眩已极。好人难做，公事难办，已提辞呈，嗣后复信请寄长沙。又萍乡县党部发出肃清反动派口号，发生萍乡枪决叶子平、查抄元丰裕，公亦在数内，不知结果如何。复接胞侄若愚来信：安源市党部会议，谓吾伯系反动派，并有覬觐之徒，要将吾伯房屋充公，尚有种种恐怖之语，吾伯须火速设法补救，庶可免前途之险，各等情。窃思职为萍矿事来沪，倏忽近四越月，以未得萍矿具体解决之办法报告，该党部遂目职为反动派。如因公遗误或办理不善，应受惩处，罪无可道。今若此其何以堪？以上各情形，本拟效金人缄口，概置不理；然亦不无关系，缄默似乎不宜，只得据情以陈，仍乞谅其琐屑。肃此

敬请
钧安

职 沈开运 谨呈

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七号

(据安源纪念馆所存原稿)

萍矿会计处长凌善永为安源被围事 致公司董事会和经理电

(1927年6月18日)

董事会经理钧鉴：寒晨农民数万围攻安源，今已五昼夜，湘赣省政府虽允派军镇慑，至今未到。紫家冲、小坑筱日被毁。现仍死守矿界待援。奈全市绝粮，危在旦夕，调人正在奔走，结果再闻。善巧。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萍矿会计处长凌善永为工人 暴动事致公司总经理函

(1927年12月22日)

总经理、襄理钧鉴：敬肃者，据萍矿会计处本月十二日函报略谓：因湘省军事未了，交通尚未恢复，煤无受主，伙食不能维持。十一日晨，汽号长鸣，突有多数工人拥至各办公室，殴打职员，并驱至东平巷窿内羁禁职员。除高传文、高子贞、李子明、谢福生、代理警务所长钟子厚各身受重伤外，其余杨传薪、郁文、万炜、刘佐南及各监工等，无不痛遭辱殴，所服长衣均被脱下烧毁。正在大闹之际，军队驰至弹压，开枪拿人，始行散去，并在窿内救出职员三十余人，工程幸尚无恙。现除直井、锅炉、电机厂仍照常工作外，其余一律停歇，工人准出不准进。晚间八时特别戒严。张营长进城商量办法。惟因伙食无着，又值年关即届，倘不及早设法维持，饥工铤而走险，后患不堪设想等语。用特肃函陈报，务恳迅予设法救济，以免矿产糜烂，无辜职员受危，不胜待命之至。专肃 敬颂

钧安

凌善永 谨启

十二月廿二日

(据湖北省档案馆所存原稿)

共产党经营安源之经过情形(节录)

(1928年9月25日)

共产主义是错认西方物质文明为社会进化的重心之一种学说。他们看见西洋各国产业发达，大资本家操纵生产机关，致令贫苦工人不能谋生，于是主张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种种谬说，来鼓动工人参加革命。这种倒因为果的谬误，东西学者辩论不少，而中国共产党徒，一味盲从，不加考究，且欲实行于中国。于是联络党徒，大倡邪说。适逢中国军阀当权，政治黑暗，内讧外侮，不可收拾，民生问题，急待解决，一经提倡，遂都信任。安源是中国最大生产机关，集合工人，常在三万以上。在他们共党看来，自是很可利用来作革命工具的。故民国十一年，共魁李隆郅（即李立三），即到安源开始组织安源工人，令其罢工闹饷，以为卖好地步；继又组织安源工人俱乐部，为办事总机关。李去后，陆沉继之。三四年间，共党麇集有的担任工人教育，有的主持会务，有的训练党徒。所设工人读书处及补习学校，有十余处之多。表面上名为提倡工人教育，实则灌输共产主义。所用教科书本，无一不采用列宁、马克思之学说。国际共产歌，更为朝夕诵唱之资料。遇有事故，则甚嚣尘上，不可遏止。斯时国人闻之，均以为民气发扬，引为美谈，而不知其另有作用；且国内共党势力尚微，亦无人注意防卫。十四年秋，工人俱乐部愈弄愈糟，萍矿亦日趋困境。盛氏携款前去救济，见各共党猖狂无忌，即调赣军大事搜捕。陆沉远扬，捕黄静源杀之，各校男女教员亦同拘禁，并将工人俱乐部封闭。共产党受此打击，遂稍敛迹。这是第一个时期。十五年革命军起，共产党顶着国民党的招牌，又在该处活动，主其事

者为共党刘义。他们将萍矿收归总工会办理，对工人说是工人管理工厂，实则是共产党管理工厂。煤炭卖出的钱，大部分被那些为工人谋利益的人用皮包提去，工人本身并不见得有何利益。这是在安源走过的人无一不知，无一不晓。还有更利〔厉〕害的，就是要工人背枪守卫，天天开会、游街、杀人，闹得工友们日不安食，夜不安眠。不听命令吧，反革命的罪名，非同小可；听命令吧，精神上实在有些做不来，而且不愿意做。但是铁的纪律，限制极严，卒无那个敢来反抗。这又是一个时期。马日事变，共产党的假面具完全揭破。安源共党，只是发抖。同是〔时〕长沙的重要共党，也逃往安源。不旬日间，便鼓动几千工友拿着梭镖，并纠合萍醴共党，压迫农民，浩浩荡荡，来攻长沙。株洲一役，无辜农工，死者无数，他们共党，却早逃脱。后来又在安源，鼓〔蛊〕惑工人，同萍乡农民打了七天七夜的大仗。这样一来，萍安两处的市面，很是萧条。萍矿的工也停了，工人没有工做，没有饭吃。战争死伤的，不下数百余人。父哭子，妻哭夫，惨不忍睹。阴沉恐怖，竟把安源造成一个地狱。但是共产党觉得还是不够，到了八九月间又鼓动什么秋收暴动。用四五百的枪兵，强迫几千赤手空拳的工友们，一齐加入。攻萍乡不下，迳去打醴陵，打浏阳。结果有枪的散做土匪，赤手空拳的又不知死了多少。可怜的工友们，因为萍矿没有钱开工，所受的痛苦，已是十二分的深重。至此，更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是第三时期。秋收暴动失败以后，政府的防范甚严，工人的信仰，也不及从前那样普遍，共产党遂不敢再在该处公开的活动起来。然而特委，市委，却到处组织。他们的计划，是想乘萍矿穷困，工人许久未发薪的机会，煽动工人，组织总工会。五人一小组，每人出铜元一枚，为开会茶水费。向工人宣传，并不声明是共党工作，但鼓吹工人大家联合起来，要求发薪。发薪不达目的，即藉此罢工。罢工而无伙食，秩序自乱，因之可以夺取矿警枪支。首由莲花厅共党响应，再与萍乡、醴陵、浏阳、平江各县共匪联成一气，以图大举。又拟把萍

矿的机器来造兵器，捣毁萍株铁路的全部，使民军不易进剿。适何会办亲往剿捕，将各机关完全破获。同时驻安肖团，亦先后拿获要犯不少。计未得逞。此为最近时期。

.....

一九二八，九，二五。

(原载国民党政府《湖南清乡公报》第一期，1928年11月2日出版)

共党在安之教育概况(节录)*

(1928年9月25日)

安源共党之所以有根深蒂固的基础，确实是过去共党在安源有充分的“赤色教育”。过去六七年前的安源工人，都是土头土脑，不知道怎样是叫做开会，也无人能在开会的场中说一篇话，演一篇讲，更无人知道什么叫做团体的组织。迄自共魁李隆郅等，前往安源组织工人俱乐部后，把那些组织团体的常识都输入了。从前不会说话的人，公然能在大会场中说起话，演讲起来！并且这些人都无形的受李隆郅指挥，做了工人的领袖，能领导工人一致行动。这是共党在安源的教育宣传工作第一步的成功。继因罢工的胜利，得到路矿两局的津贴，从一九二二年起至一九二五年止，由一个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发展至三个；继由三个发展至七个，同时还有许多工作处的读书处。最盛的时代，共计有十三处至十六处之多。他们教育工人地点的范围，也不仅安源一处，差不多沿株萍铁路的各处都布满了。观下列的统计表，即可知道：

校名	设立地址	人数	开办及收束年限
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第一校	安源新街	二六〇	十二年至十五年
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第一校	安源新街	三〇〇	同右 ^①

* 这是署名“石”的一篇有关安源萍乡情形的文章中的一段，原文无标点。

① 原文系竖排，“同右”在本书中即“同上”。

校 名	设立地址	人 数	开办及收 束年限
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第二校	安源老街	二〇〇	同右
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第二校	安源老街	二〇〇	同右
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第三校	安源箐箕街	二〇〇	同右
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三校	安源箐箕街	二〇〇	同右
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第四校	紫家冲	八〇	十三年至 十五年
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四校	紫家冲	八〇	同右
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第五校	湘东茶园	二〇	十三年至 十四年
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五校	湘东茶园	三〇	同右
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第六校	醴陵阳三石	一五	同右
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六校	同 右	二五	同右
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第七校	株 洲	三〇	十三年至 十五年
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七校	株 洲	八〇	同右
工作处读书处共十三处	安 源	五〇〇	十三年至 十四年
安源工人高级师范班	安 源	四〇	十三年办 八个月收 束
安源工人妇女职业班	安源合作 社 内	四〇	十三年至 十四年
统计	工人补习学校七所共学生	八〇五人	
	工人子弟学校七所共学生	九一五人	
	工人读书处十三处共学生	五〇〇人	
	师范班及妇女职业班共学生	八〇人	
	合 共学生	二三〇〇人	

5
上表已可证明，共党在安源对于教育宣传工作的注意了。但是他们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并非很机械的去宣传共党主义，如传教师式的去注入一种信仰于工人的脑海中。他们是首先注重工人的识字及增高其普通常识。每周对工人有政治报告、通俗讲演及化装讲演、工人辩论会、研究会等，共党主义即在这些机会中，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所以他们在安源工人教育中的形式，完全是启发式的，是用灿烂奇离的魔术手段去教育一班工人，所以能使一班工人均入其彀中，受其麻醉而不自觉！

安源的共党既能以巧妙的手段训惑一般工人，所以安源能成为共党的小“莫斯科”。湖南全省各县农协的重要分子，几无处不是安源的工人。去年的秋收暴动，今年的醴陵大暴动，都有安源的工人从中指挥，完全实行了共党所谓“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大暴动”，把华丽的湘东、湘南，闹成遍地焦土，民不聊生。所以共党这种成功，确是他在过去工人中的教育宣传工作做得有成效的结果。

这样看来，过去共党在安源的教育工作，确有一部分是对的，我们不能将其一概反对；如注意工人识字，及提高工人的普通常识，这确是在工人中最要紧的教育。我们现在每与安源的工人谈话，他所表示的多很明白，不是土头土脑，毫无常识似的。这也是过去受过那些教育的结果。

.....

(原载国民党政府《湖南清乡公报》第十一期“杂录”栏)

10/10

附 录



重要人物简介

毛 泽 东

(1893—1976)

1920年11月下旬，正在从事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创建工作的毛泽东，到萍乡进行社会考察。1921年秋，他担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时，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身份，到安源考察路矿情形，为开辟工人运动作准备。之后，通过湖南劳工会黄爱、张理全，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与安源工人通信。同年12月，与李立三、宋友生、张理全一起到安源，同工人商定，以解除阶级压迫为宗旨，创办工人学校，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逐步把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团结起来，并确定由李立三常驻安源指导一切。1922年5月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又到安源巡视指导工作。9月初，在全国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毛泽东到安源召开了党的支部会议，决定立即组织路矿两局全体工人罢工，并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随后，派刘少奇到安源加强罢工的领导。在李立三、刘少奇主持下，中共安源支部领导13000余路矿工人于9月14日开始大罢工，历时五日，取得完全胜利。1923年“二七”惨案后，毛泽东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制定了“弯弓待发”的策略。按照这一策略，中共安源党组织领导工人立取守势，加强团结，防范敌人

进攻，随时准备决死的反抗，使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低潮期中，继续坚持和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和教育、文化、经济事业出现全盛局面。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兼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9月初，他到安源召集会议，讨论萍乡、安源、醴陵、株洲、浏阳、平江秋收起义的军事和工农群众暴动的布置。他在会上报告了“八七”会议的经过，新政策的变更，湖南省委的改组，以及他自己之回湘和秋收暴动的决定。会议组成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将驻安源、修水、铜鼓三处的武装力量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于9月11日分三路发动，合力攻取长沙。会后，他在安源一面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安源会议结论，约定暴动日期，一面向驻修、铜部队发出通告，命其按安源会议决定行动，同时指导了驻安源的第二团的组建工作。之后，离安赴铜鼓继续组织军队，指挥起义。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以后，他通过安源沟通了与中共中央及湖南省委的联系。1928年4月，他在井冈山接见中共安源市委委员邓贞谦时，交给邓经费，嘱安源市委购买井冈山所需物资。同年11月，他在致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书面报告中，要求多派安源工人去井冈山充实红军；同时，他委托巡视井冈山的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回萍乡为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对外联络的交通机关。1930年9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战斗后，他和朱德一道率领红军到安源扩军筹款，吸收了1000多名工人农民加入红军。这次到安源，他还慰问了烈士家属，出席安源工农群众大会并发表了演说。

李 立 三

(1899—1967)

他在安源工作时名李隆郅，又写作李能至。1921年12月，他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由中共中央派到湖南后，即与毛泽东、宋

友生、张理全一道到安源考察，与工人商议组织团体。随后留驻安源，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以党组织为核心组织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方针，发动和组织工人。他主持创办平民小学，招收工人子弟读书。通过访问学生家长，广泛接触工人，调查研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从中发现和训练优秀分子，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小团体（相当于支部）。通过团员的集体努力，于1922年1月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自任教员，联系工人生活实际，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使工人明白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及有联合起来，反抗资本家的压迫与剥削的必要与可能。经过思想教育和工作实践考察，从团员中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约2月成立了由六名党员组成的中共支部，他任书记。在这基础上，他主持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筹建工作。在同年4月16日举行的工人俱乐部第三次筹备会议上，被选为俱乐部主任。6月17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团员大会上被选为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任组织部主任。7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他兼任经理。

1922年7月底或8月初，他奉命赴长沙帮助组织泥木工会。9月初，毛泽东到安源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作出了立即组织罢工的决定，李立三奉命于9月9日回到安源领导罢工斗争。他面对当局的威吓和利诱，态度坚决，誓死不离安源，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斗志。在他和刘少奇等共同主持下，俱乐部根据党支部会议关于罢工的决定和毛泽东提出的“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对罢工斗争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准备，领导路矿两局全体13000余工人，于9月14日凌晨开始罢工，经过五天的斗争，迫使当局于9月18日签订了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13条协议。这次罢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得到完全胜利，在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创造了“绝无而仅有的”成功范例。

1922年10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改选，李立三被选为总主

任。在他主持下，俱乐部领导工人出色地巩固和发展了罢工胜利成果。同年10月至次年初，粉碎了萍矿工头组织的“游乐部”，乘胜废除包工制，改为合作制；先后领导了湘东永和煤矿工人和株洲转运局工人罢工，均取得胜利；参与筹建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和汉冶萍总工会。

1923年4月，李立三调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此后，他仍然关心安源的工作。安源路矿工人纪念罢工胜利一周年时，他写了《敬告安源工友》一文，诚恳地要求工人坚信社会主义，努力保护自己的团体——俱乐部。

刘 少 奇

(1898—1969)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前夕，刘少奇奉派到安源，参加罢工斗争的领导。在以李立三为总指挥的罢工指挥部内，任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驻部应付一切。在他参与领导下，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罢工于9月14日全面实现，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人服从统一指挥，斗争节节胜利。9月16日，他只身赴矿局办公楼，与围楼示威抗议的数千工人相配合，彻底挫败戒严司令和矿局武力压迫复工的企图，对罢工斗争迅速获得完全胜利，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罢工胜利后，俱乐部于同年10月改选，刘少奇被选为窿外主任。在他参与领导下，工人俱乐部有效地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和发展了罢工斗争的胜利成果。1922年12月，汉冶萍总工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初，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决定，刘少奇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受命参与筹建国民党湖南党部。4月7日，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委派，任国民党长沙第二分部筹备处主任。同年4月下旬，李立三调离安源，刘少奇奉命回到安源代理李立三所任俱乐部总主任职务。同年8月，俱乐部举行换届选举，刘少奇被选

为总主任。他成功地执行了“二七”惨案后毛泽东为安源工运制定的“弯弓待发”策略，领导工人立取守势，加强团结，防范敌人的进攻，随时准备决死的反抗。从而，粉碎了路矿当局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全国工运低潮期中巍然独存，成为北洋军阀统治区域内唯一公开存在的革命堡垒。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安源工人的斗争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工人的教育、文化事业和经济事业获得蓬勃发展，安源工人运动成为当时全国工运的一面旗帜，安源因此而被誉为“小莫斯科”。

1924年9月，在汉冶萍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为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他主持下，汉冶萍总工会和另外三大工会一道，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共同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1925年春，刘少奇离安源赴广州，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参与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建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同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

刘少奇在安源的著述有：《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救护汉冶萍公司》、《整顿萍矿意见书》，以及与朱少连合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与李求实合著的《俱乐部组织概况》。

朱 少 连

(1887—1929)

朱少连，湖南衡阳人，1887年3月生于农民家庭。1909年考入湖北铁路学校。毕业后到株萍铁路局当机车司机。1918年被调到安源机务处，后被提升为路局行车部总司机。

1921年冬，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安源开展工作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翌年1月，李立三在安源主持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朱少连是发起人之一，并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和李立三等同道筹建安源路矿工

人俱乐部，4月被选为俱乐部副主任。7月底8月初，汉阳铁厂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传到安源，工人大受鼓舞。此时，李立三因奉命赴长沙组织泥木工会而暂离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工作由朱少连主持，蒋先云协助。在朱少连主持下，俱乐部趁机对外宣布：“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并在工人中日夜宣传鼓动。路矿当局见此情形，一面请求官厅下令解散工人俱乐部，一面对工人和俱乐部干部大施恐吓与拉拢，图谋瓦解俱乐部。朱少连和蒋先云等不为所动，公开声明：“秉正大光明的宗旨，作正大光明的事业，死也不怕！”这一系列工作，为罢工准备了条件。1922年9月14日，罢工开始后，他参与领导罢工斗争，为罢工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0月，被选为俱乐部路局主任，奉命参与粤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筹建工作。11月1日，代表株萍铁路工人出席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起成立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11月，代表株萍铁路工会，出席湖南工团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在11月10日的第二次代表会议上被选为大会主席。11月13日，赴汉阳参加汉冶萍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同月，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委会驻株萍铁路特派员。1923年兼任工人消费合作社副总经理，俱乐部建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同年6月，代表安源地方支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驻湘委员。1923年8月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前夕，与刘少奇合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5年9月俱乐部遭敌人武力封闭后离安源。1926年3月16日，依据全国总工会的指示，在湖南醴陵阳三石主持成立株萍铁路总工会，任委员长。5月1日，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安源路矿工人之奋斗》的报告，被大会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9月初，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萍乡后，朱少连回到安源，参加中共安源地委，领导株萍铁路总工会，与萍矿总工会一道，组织工人开展革命斗争，支援北伐。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

成立整理萍矿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和工会共同管理萍矿生产与运销，朱少连作为株萍铁路总工会委员长，被任命为萍矿株洲转运局局长，参与萍矿生产运销的管理工作，成绩卓著。马日事变后，他参与领导萍安工农武装进攻长沙。8月，参与组建中共株洲区委，任工运、宣传委员，遵照中共湖南省委部署，积极准备秋收暴动。9月初，奉中共湖南省委命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参加秋收暴动，并任团长。9月12日，遵照中共湖南省委命令，在株洲领导工农群众攻打团防局，以期夺取枪支，组建第四团，但未能奏效。秋收起义后，曾和共产党员、安源工人袁德生一起领导株洲残梅暴动，亦未成功。1929年1月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于萍乡县城大西门。

黄 静 源

(1900—1925)

黄静源，湖南郴州人，1900年6月生于农民家庭。1921年2月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与蒋先云等一起组织了湘南最早的进步团体“心社”。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秋奉调到安源工作，先任工人俱乐部株洲分部办事员，兼工人学校第七校主事，后被选为工人俱乐部副主任，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9月21日凌晨北洋军阀军队袭击俱乐部时，他临危不惧，掩护同志脱险后被捕，屡受酷刑而坚贞不屈。同年10月16日，被江西督军方本仁下令枪杀于安源，临刑连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恢复工人俱乐部！”“黄静源死不要紧！”就义后，工人当晚将其遗体秘密抬至醴陵，隆重装殓，再用火车将灵柩运至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活动：醴陵、株洲、长沙、衡阳均举行群众大会追悼，在长沙并举行万人抬棺示威游行。全国各地工会、其他民众团体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在报上发表函电，揭露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冶萍公司买办资本家和北洋军阀的血腥罪行，声援安源路

矿工人。黄静源是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第一位死难的领袖；他的壮烈牺牲，唤醒了千千万万民众，使安源工人革命运动更加猛烈地发展。

汪先宗

(1890—1926)

汪先宗，湖南湘潭八送乡（今株洲市郊曲尺乡）人，1890年8月生于雇农家庭。早年在乡间织布、做零工和挑脚，曾在萍乡煤矿株洲转运局做挑煤工。1922年下半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株洲成立分部，举办工人学校，汪先宗积极参加工人补习学校学习，并热心于工人俱乐部的活动。1924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编入中共安源地方党部所属八送乡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他积极从事农民团体的组织工作。1925年5月，八送乡农民协会成立，会员发展到5000余人，汪先宗被选为总干事。在他主持下，农民协会大力向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号召农民拥护广东革命政府，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同时，领导农民向地主豪绅展开平粜斗争，因而遭到统治阶级忌恨。1925年10月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北洋军阀杀害后，当地地主豪绅乘机反扑，勾结团防局和军阀，将汪先宗逮捕，诬以“匪党”罪名，于1926年2月4日杀害。临刑时，汪先宗面不改色，昂首高呼“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汪先宗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先驱，他和黄爱、庞人铨、黄静源，是湖南工农运动最早牺牲的著名四烈士。

刘昌炎

(1894—1927)

刘昌炎，号琛璞，湖南醴陵人，1894年10月生于篾工家庭。1914年到安源，在矿局公事房做勤杂工。1922年初入工人补习学

校读书，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筹建和九月大罢工，他均曾积极参加。罢工胜利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的窿内组长（相当于中共“四大”以后的支部书记）。1924年4月，由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推选为第三届经济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由中共安源地委选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次年秋回国后，奉派到河南郑州、焦作等地从事工人运动，曾任中共焦作地委书记。1926年2月，奉调回安源重建中共地委，任书记。在他主持下，中共安源地委按照中共中央和湖南区委关于准备北伐的部署，加紧恢复安源路矿工人的组织和斗争，派人到萍乡农村特别是株萍铁路沿线开展农民运动，陆续组织工人赴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在1926年5月开始的北伐战争中，领导萍安工农大举参战助战，对于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醴陵、攻克武昌城以及取得江西战役的胜利，都起了重要的作用。1926年9月初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萍乡后，领导萍安工农运动和国民党党务由秘密转为公开发展。同年10月，刘昌炎作为中共安源地方党部的代表，出席了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仍回安源主持党的地委工作。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湖南区六大各项决议，萍安革命浪潮空前高涨，工农运动和国民党党务极形发达，成为江西之冠。

1927年春夏之交，中共安源地委领导萍乡全县工农向国民党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刘昌炎主持下，工农革命武装镇压了土豪劣绅的武装暴乱，成立萍乡人民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审判和枪毙了蒋介石派到萍乡的反动县长和特务，以及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马日事变后，刘昌炎主持成立萍乡人民军事委员会，组织和指挥萍安工农武装参加农军围攻长沙讨伐许克祥的战斗，与敌军激战于易家湾。这次战斗被中断后，湖南反动军队尾随奉命撤退的工农武装，疯狂反扑，于6月6日进犯安源。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刘昌炎与地委委员周怀德等带领一支工人纠察队向萍东山区转移，途经芦溪苦竹山，遭到地主武装袭击，不幸牺牲。

卢春山

(1900—1926)

卢春山，湖北黄冈人，1900年生。五四运动后就学于武昌时，在恽代英、林育南等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20年代初在武汉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24年奉调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同年11月，被选为青年团安源地委委员，任地委学生部长。在他主持下，安源路矿工人学校中的团组织、学生自治会和劳动童子军的组织与活动蓬勃发展，由团员和学生组成的宣传队，足迹遍及附近数十里的农村。同时，学生运动在醴陵和株洲城乡逐步展开。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调任青年团武汉地委书记。次年因劳累过度，不幸病逝。

陈清河

(1900—1926)

陈清河，字俟之，湖南浏阳人，1900年9月出生于农民家庭。他在五四运动推动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曾在长沙创办《浏阳旬刊》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二七”惨案后，由长沙被派到安源担任工人学校教员。任教期间，奉命为工人补习学校高级班编写了《补习教科书》。教科书以促进劳动者的阶级觉悟，造就健全的有革命精神的劳动者为宗旨，分四册由浅入深地介绍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工人和农民的阶级觉悟，各国劳动运动史，共产党领导苏俄革命的成就和经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在各国的传播与状况，以及中国的经济统治情形，劳动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方略。教科书出色地把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结合起来，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引人入胜，今人读来仍觉新鲜，回味无穷，不失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的佳作。1925年调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秘书。次年5月，任省党部

特派员，6月巡视湘南至道县，被反动派杀害。

蒋先云

(1902—1927)

蒋先云，别号巫山，湖南新田人，1902年7月生于农民家庭。“五四”运动中，即为湘南学生爱国运动领袖。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7月底8月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奉命去长沙帮助组织泥木工会，中共湘区委派蒋先云到安源代理工人补习学校教务，并助理工人俱乐部部务。当时正值汉阳铁厂工人罢工胜利，消息传来，工人大受鼓舞。蒋先云积极协助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在工人中加紧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路矿当局见此情形，惊慌不安。于是由副矿长舒修泰到俱乐部会晤蒋先云，一面大肆恐吓，一面以津贴俱乐部用费等相引诱，企图以此消弭工潮。蒋先云毫不为动，同朱少连等一起在群众中宣传：“矿长都不敢轻视俱乐部，可见俱乐部是正当机关。”在蒋先云参与领导下，俱乐部经过日夜宣传和组织，使罢工斗争条件渐趋成熟。同年9月初，毛泽东到安源巡视，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形势和对策。蒋先云同其他党员一起，在毛泽东主持下，分析了形势，作出了立即组织罢工的正确决定。9月8日，路矿当局数次指使职员到俱乐部施加恐吓，蒋先云和朱少连等态度更为坚决，切实声称：“秉正大光明的宗旨，作正大光明的事业，死也不怕！”在罢工的准备过程中和9月14日开始的罢工斗争中，蒋先云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协助李立三、刘少奇、朱少连工作，对这次罢工斗争的完全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10月，被委任为俱乐部文书股股长。随后，奉派到萍乡湘东的永和煤矿领导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同年11月，奉派和工人俱乐部交际股长谢怀德等共四人赴湖南水口山铅锌矿，运用安源的经验，帮助组织水口山工人俱乐部，领导罢工，取得胜利。罢工胜利后，改组俱乐部，建立中共和青年团组织，蒋先云被选为俱乐部主任，并任中共水口山地方支部书记。

1924年奉派到黄埔军官学校学习，此后成为国民革命军的著名将领，在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77团团长时，在河南战场上身负重伤，三仆三起，奋勇指挥追敌，壮烈战死。当时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载文报道和歌颂他的超群才华和英雄业迹。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曾载文号召革命党人学习他为革命而英勇献身的精神。

周 怀 德

(1884—1927)

周怀德，湖南湘潭人，1884年生。1901年到安源，在萍矿当矿工，后在总平巷甲段做电车司机。他富于正义感，武艺超群，在工人中威望很高。他对1906年萍浏醴起义的英雄们倍加景仰，加入洪江会，任码头官。从1921年冬李立三在安源开展革命工作时起，他即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工人俱乐部成立时，他被推选为俱乐部监察队队长。9月罢工斗争中，他领导的工人监察队对夺取罢工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罢工胜利后，当选为俱乐部总平巷甲段工人总代表，并任俱乐部纠察团团长。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工人俱乐部亦面临敌人进攻的危险。他在党和俱乐部领导下，带领纠察团把守关口，日夜不息，有力地保卫了工人斗争的胜利成果。在这期间，还兼任俱乐部裁判委员会委员、出产整理委员会委员，代理交际股股长。1923年12月被选为青年团安源地委委员，任调查委员。1924年奉命在安源附近农村开展工作，次年4月主持成立安源园艺工会。1925年9月惨案后，他前往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军事训练班。北伐军入湘时担任宣传队长，随后又加入铁道队，在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中很有战绩。北伐军攻下武昌后，一度去河南焦作工作。1926年秋末奉派回安源，担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安源市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马日事变后，参加讨伐许克祥叛军的战斗。同年6月6日湖南反动军队进

犯安源。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他与地委书记刘昌炎等率队撤离安源，路过芦溪苦竹山，遭地主武装袭击，英勇牺牲。

程 昌 仁

(1899—1927)

程昌仁，江西萍乡人。1899年出生于农民家庭。年幼丧父，5岁时随叔父到安源捡炭谋生。1913年进萍矿修理上厂学打铁。1922年1月，参加工人补习学校学习，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10月，工人俱乐部改选各级代表时，由于他在9月罢工斗争中表现积极勇敢而被选为修理上厂工人百代表。1923年8月，被选为修理上厂工人总代表，参加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约在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惨案后一度被迫离开安源。1926年回到安源，积极参加工人的组织和斗争。1927年萍乡“六五”事变后，萍乡土豪劣绅乘机纠集反动武装，并欺骗和胁迫农民围攻安源。此时，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刘昌炎、委员周怀德已牺牲，党和工会的其他领导人多数避难在外，程昌仁临危受命，担任总指挥，领导和动员全体工人奋起自卫，一面武力抗击，一面向被骗农民开展宣传和分化瓦解工作，经过七天战斗，终于在醴陵工农武装的配合下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保卫了安源这块革命阵地，为党在安源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同年9月，正在患病的程昌仁毅然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九连连长。9月11日和12日，程昌仁率队两次参加攻打萍乡县城的战斗，终因劳累过度，病情加重，不能再带领部队战斗。9月12日第二次攻城未克后，部队转攻醴陵县城，重病的程昌仁被同伴抬回家中，不久病故。

郭炳坤

(1890—1927)

郭炳坤，湖南岳阳人，1890年生，萍乡煤矿电机处锅炉房司炉工。1922年9月参加路矿工人大罢工。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惨案后，仍在矿山坚持斗争。1926年任中共安源地委第四支部组织委员。1927年9月秋收起义中参加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因在战斗中与部队失去联系而回安源。1927年11月中旬，中共安源市委恢复，郭炳坤被选为市委委员，任市委书记。在他主持下，市委于11月18日发动工人举行经济罢工，至25日取得部分胜利，但未能按计划把这次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12月5日，市委改组，仍任书记。按照中共湖南省委部署，市委于12月11日领导工人举行萍安总暴动，以与长沙灰日暴动相配合，促成湖南全省总暴动。因安源以外的萍乡县城、芦溪、宣风、湘东、老关、上栗等暴动区域均未能按计划及时响应，安源矿区的暴动势孤力单，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力镇压下，暴动于12月16日失败。郭炳坤和工会负责人晏文彬、周翼庭等四人，不幸被捕，壮烈牺牲于安源火车站。

涂正楚

(1900—1928)

涂正楚，湖南长沙人，1900年生。早年做过电机学徒。1922年在长沙一家兵工厂做工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萍乡煤矿修理下厂做工。1924年5月，被选为青年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历任团地委农工部长和宣传部长，兼团地委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负责经理书报。在他主持下，团刊和《中国青年》等报刊在安源发行达100多份。1924年6月，与陈潭秋一道，代表安源地方团出席青年团湘区第二次代表大会。1925年1月，出席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约在此时，担

任中共修理下厂支部书记。11月，当选为青年团湘区委员会委员，任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1926年9月，奉派回安源工作，当选为萍矿总工会执行委员，并任国民党安源市党部委员。他深入萍乡、上埠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卓有成效。1927年9月秋收起义前夕，被派往中共株洲区委指导工运和农运，参加株洲地区秋收暴动。起义后，化名张实华，任中共长沙市委书记。1927年12月10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部署，在长沙领导了“灰日暴动”。暴动不幸失败后，一次在家中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研究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被捕时，其母亲、妻子和儿女围住哭泣，他不改常态，嘱亲人不要哭泣，昂首走出家门。在狱中，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928年1月15日，慷慨就义于长沙。

杨士杰

(1893—1928)

杨士杰，江西萍乡人，1893年生于农民家庭。年幼丧父。1909年进萍乡煤矿矿警队当勤务兵。1922年9月工人罢工胜利后，在朱少连、毛泽民等帮助下，倾向革命。约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萍乡后，他升任矿警队第一队队长，与中共安源地委派到矿警队当兵的党、团员一起，在矿警中开展工作，使这支队伍实际上听从党组织指挥。“马日事变”后，他带领所部矿警和工人纠察队一道，参加围攻长沙的战斗，在易家湾与敌激战。同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五连连长。他率领战士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转战醴陵，攻克浏阳。浏阳失利后，在湘赣边界从事游击活动。1928年1月，路过安源时秘密回家探望，被敌侦探发现逮捕。敌人将他捆绑在俱乐部讲演厅的大柱子上，逼他供出安源党组织和游击队情况，但他不吐一字。敌人旋即吊着他一个手指和一个脚趾头，悬空倒挂，施行毒打，又残忍地用七寸铁钉，将

他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用烧红的铁条往他身上烙。杨士杰始终不屈。敌人见无法从他口里得到任何供词，当场将他劈死。

黄 五 一

(1901—1928)

黄五一，又名黄愤生，湖南长沙人，1901年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早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二七”惨案后，因参加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而不能在武汉立足，奉调到安源，任工人补习学校教员、青年团紫家冲支部书记。1924年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理文书股长，俱乐部教育委员会童子军军长。同年9月，任俱乐部青年部部长。从1924年5月起，历任青年团安源地方委员会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届委员，先后担任农工部长、学生部长、组织部长和代理书记等职，对安源工人运动中的青年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25年9月惨案后，他因是安源工运的著名领袖之一而被敌人通缉。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受命恢复安源团组织。11月6日，在醴陵主持召开青年团安源地方代表大会，重建团地委。同月，在团湘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区执行委员，担任组织部长，后代理团湘区委员会书记。12月冒险巡视安源，在团地委召开的会议上作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团员和青年的勇气与斗志。1926年春，调青年团中央工作，任《青年工人》主编。后在湖北做党和工会工作。1928年1月，在汉口参加车夫工会代表大会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旋被杀害于汉口，临刑时仍向群众慷慨演说。

谢 怀 德

(1887—1928)

谢怀德，又名谢祥七，湖南衡山人，1887年11月生于手工业工人家庭。10岁即随父学打铁，1908年到萍矿修理上厂做锻工。

他富有正义感，性情耿直，不畏强暴，武艺高强，受群众爱戴，工友称他为“谢猛子”。为了同工友一起自卫和反抗，他参加了青帮，并是青帮重要首领。中国共产党在安源开展工作后，很快就接受革命思想影响。1922年1月，参加工人补习学校学习。工人俱乐部成立时，即担任监察队副队长，当年加入青年团。1922年9月罢工胜利后，他以勇猛旺盛的斗志和工作，赢得工人的拥护，被选为修理上厂工人总代表，并被委任为俱乐部交际股股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11月下旬，和蒋先云等四人奉派赴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帮助组织工人俱乐部，开展罢工斗争，担任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参事员。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和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副主任刘东轩一道奉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回家乡衡山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9月成立岳北农工会，会员达4万人，谢怀德任岳北农工会副委员长。岳北农工会因遭到赵恒惕军队镇压而失败后，他流落异乡。1925年冬到广州。次年5月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回到湖南。先任桂东县农运特派员，后在郴县开展农民运动，任良田区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追捕，改换姓名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当兵，乘隙携枪回到安源。同年冬参加中共安源市委领导的斑竹山武装割据。1928年1月，在清溪战斗中，不幸受伤被敌军捕去，他坚贞不屈，被敌人砍为四块，壮烈牺牲。

张 连 瑞

(1891—1928)

张连瑞，又名张水连，江西萍乡人，1891年生。早年逃荒到安源，在矿局土炉炼焦处三厂做工。1922年9月罢工前，加入工人俱乐部。1924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惨案后，被矿局解雇，回到家乡老关。1926年初，在安源工人、湖南省农运特派员袁德生的指导下，开始在老关、下埠一带组织农运。同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萍乡后，农民运动公开发展，他担任萍乡

县农运特派员，先后被派到县境西路湘东一带和东路芦溪一带指导农民运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他根据中共安源市委部署，在湘东一带农村，组织工农革命军直辖第四团，准备暴动，但未成功。后参与组织湘东老关地区农民游击战争，将农民游击队发展到数千人。1928年3月间，湘关区农民游击队联合小西路刘型、张汝全等领导的游击队，以及醴陵南乡的工农军，进攻下埠敌靖卫团，张连瑞在战斗中受伤被俘。敌人将他押回家乡老关杀害后，残忍地挖出其心脏示众。

龚逸情

(1899—1928)

龚逸情，安徽人，1899年生。约在1924年奉派到安源工作。1925年8月被选为青年团安源地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协助农工部长工作。1925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被敌人武力解散后，与青年团安源地委代理书记黄五一、委员刘士奇等一起，参加中共湘区委员会为处理安地事件而组织的善后委员会的工作，在株洲和醴陵一带调查、救济和安置被难的安源路矿工人。1928年3月在中共河南省委豫东特委委员任内领导武装暴动时壮烈牺牲。

左克诚

(1906—1928)

左克诚，湖南醴陵人，1906年生。1925年在长沙市长郡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9月奉调担任青年团安源地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在他任职期间，团员发展到400余名，儿童团员发展到350多名。他组织讲演队，在安源矿区和附近农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对支援北伐军取得武昌、南昌等战役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1927年6月，萍乡发生“六五”反

革命事变，他因遭敌人追捕而到汉口工作月余，后回到安源，组织 400 多名青年团员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后，任青年团长沙市委组织部部长。1928 年 5 月，任青年团湘西特委书记期间，到长沙与团省委接洽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牺牲于长沙。

邓 贞 谦

(1907—1928)

邓贞谦，又名邓中坚，江西萍乡人，1907 年生于农民家庭。1921 年辍学到萍乡县城商店学徒。1923 年考入萍乡中学继续求学。在校期间，和同学刘型、陈铁铮（即孔原）等筹建进步团体“互助社”（后改名为“策群社”），探索革命真理，到安源参观学习，邀请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师生到学校演讲。1926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1927 年暑期到南昌，参加江西农民运动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回到萍乡活动。当时正值全国大革命失败，萍乡反动势力十分猖獗，白色恐怖严重。他与中共安源市委取得联系后，不顾个人安危，克服重重困难，在萍乡县城东门外建立了党的秘密机关，着手恢复县农民协会，建立萍乡县农协筹备处，并任总务。同时，通过县长傅作霖任他为《新萍周刊》主编的合法身份，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多方面开展工作。约在此时，他又担任了中共安源市委所属湘关区委书记，以下埠为中心领导湘东、老关一带党的工作。同年 12 月 5 日，当选为中共安源市委委员。当时，萍乡县政府为了防范和镇压工农暴动，派靖卫队第一队驻扎北路上栗市。邓贞谦通过办刊的机会认识队长胡启图。利用这一关系，中共安源市委选派党员、团员和工人到靖卫队当兵，开展兵士运动。1928 年 1 月，中共安源市委发动工农群众，与靖卫队内的党、团员和工人里应外合，一举消灭靖卫队第一队，缴枪四五十支。第二天开往上栗市附近的斑竹山，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二团，开始了萍北的工

农武装割据。从此，敌人对邓贞谦产生了怀疑，《新萍周刊》也遭查封。在这期间，他来往于宜春的西村和萍乡的宣风、湘东等地，发动农民，建立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春，由于萍乡莲花交界处宗里游击战争的开展，和中共安源市委莲花支部（后为区委）的建立，安源沟通了湖南省委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当年4月，邓贞谦奉命到井冈山茨坪会见毛泽东交谈情况。事后，毛泽东要他携带一些黄金下山，作为党的活动经费。途经萍乡的南坑，不幸被靖卫队逮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从容留下遗嘱，并赋诗作联，抒发革命情怀。同年6月8日英勇就义于萍乡县城。

蔡 以 忱

（1899—1928）

蔡以忱，又名一尘，号滨，湖北黄陂人，1899年生。20年代初即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出席中共第三、第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省农民协会常委等职。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奉派到安源，担任中共安源市委书记。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组织了安源行动委员会，积极准备秋收起义。同年9月初，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安源会议。会后，以安源行委名义写信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会议经过情形和结论。9月5日凌晨，指挥工人处决了矿警队内8名反动军官。随即按照安源会议决定，以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为主体，将集结在安源的各路工农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三个营，一个机枪连，另有炸弹队，看护队，宣传队，共约2000人，以王新亚为团长，蔡以忱任党代表。9月11日凌晨，与王新亚等一起率领起义部队誓师出发，两战萍乡县城未克。12日攻克醴陵县城，缴敌枪七八十支，救出被捕的同志数百人，宣布成立醴陵县革命委员会，没收土地，恢复工会、农会等革命群众团体。16日攻克浏阳县城。17日被敌军包围突袭，损失惨重。秋收起义后，调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以后在湘西从事党的工

作和农村武装斗争。1928年7月从湘西到武汉找党的组织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杀害。

王 新 亚

(? —1932)

王新亚，又名王首仁，湖北人。1926年北伐战争中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北伐军到达江西安福县后奉命留在安福，担任农民自卫军负责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与袁文才、王佐所部宁冈县农军，贺敏学、陈兢进所部永新莲花农军，以及萍乡农军合攻永新县城。之后，根据党的指示带领安福、莲花农民自卫军到安源集结待命。9月初，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安源会议，并在会上报告了他所带部队及永新战斗的情况。按照会议决定，集结在安源的各路工农武装，在中共安源市委的领导下，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王新亚任团长，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为党代表。9月11日，指挥第二团首战萍乡县城未克，12日再攻仍未奏效，于是转战醴陵县城，途经萍醴交界的老关火车站，歼敌一个排。当日下午，在醴陵四乡农民暴动配合下攻克县城，缴敌枪七八十支，救出被捕同志数百人，成立醴陵县革命委员会，恢复工会农协会等革命群众团体。16日攻克浏阳县城。17日，第二团被敌军包围突袭，损失惨重。王新亚带百余名战士突围后，又遇敌袭击，被冲散脱离队伍。后回到安福，担任赤卫大队长。1932年9月在湘赣边界的战斗中牺牲。

艾 春 发

(1905—1928)

艾春发，江西萍乡人，1905年12月生于工人家庭。1918年冬进萍乡煤矿修理厂当翻砂学徒工。1924年5月在安源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是青年团安源市委主要负责人。

1928年夏，安源党、团组织多次遭到破坏，敌人气焰嚣张。艾春发和共产党员陈功佩、张德胜等临危不惧，开展游击活动，狠狠打击敌人，因而成为敌人搜捕的重要对象。1928年7月的一天，艾春发刚刚秘密回到家里时，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军队包围艾家所在的工人住宅区，威迫工人交出艾春发。为了不使群众受害，艾春发昂首挺胸走出家门，当即被捕。临行时，他安慰母亲，说：“总有一天中国会解放！”在狱中，他遭受重刑，坚贞不屈，不吐一字。敌人没有得到任何口供，便以从他家屋檐下搜到的一本革命书籍为罪证，将他杀害于安源，并扬言要挖他的眼睛和心肝。20多名工人闻讯，冒死将烈士遗体抢出安葬。

赵国城

(1883—1928)

赵国城，湖南衡山人，1883年11月生。1900年到萍乡煤矿，在矿井下做拖煤工，后在电机处做司炉工。1922年9月罢工斗争中，他奉命参与把守锅炉房，勇敢坚定。罢工胜利后，被选为工人俱乐部电机处工人百代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被选为工人俱乐部电机处工人总代表，并担任俱乐部裁判委员会第三届委员，在中共党内曾任第二支部书记。1925年9月俱乐部被敌人武力封闭后，被迫回到家乡，把从安源回乡的党员、团员组织起来，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4月任岳北（白果）的中共支部书记，6月被选为岳北区农民协会委员长，7月当选为衡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在他领导下，岳北成为湖南全省农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27年6月，许克祥反动军队向岳北进犯时，他和农会副委员长彭桂峰一起，带领部分农会会员转移到安源。9月，在安源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前，负责制造“洋葛古”土手榴弹。起义中，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部管理军械。起义失利后，仍回萍乡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1月，参加了上栗市夺枪的战斗和斑竹山根据地的创建。斑竹山根据地失败后回到

安源工作。1928年7月被湖南清乡队逮捕。8月在安源大操坪英勇就义。

张 汝 全

(? —1928)

张汝全，江西萍乡人。萍乡煤矿土炉炼焦处工人。1922年9月罢工胜利后，加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进工人补习学校学习。在安源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俱乐部遭封闭后回家乡——萍乡西路东桥。翌年春，在株萍铁路沿线农运特派员袁德生指导下，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成立农民协会。1926年9月任湘关区农运特派员，领导农民开展“二五”减租，收缴地主枪枝武装农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湘东、下埠、排上、东桥等地参加和领导农村武装斗争。11月在下埠组织农民赤卫队，任第三支队负责人。1927年冬到1928年春，和刘型等一起组织萍乡西路游击营，一度扩编为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一团，曾多次参与发动农民攻打排上、下埠、腊树下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同时，任东桥区黄泥塘农民协会会长，领导农民没收地主土地，以村为单位实行共同耕作。1928年9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壮烈牺牲于萍乡西路之沸水。临刑时，敌人边磨刀边威胁利诱，促其投降。张汝全大义凛然，厉声道：革命的杀不尽，你杀了我，还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

咸 宜

(? —1928)

咸宜，原名盛得亲，湖南湘潭人。早年随父亲到萍乡煤矿做工。1923年3月任工人学校第一校事务员，兼级任文书科委员。同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被敌人武力封闭后，党组织安排他赴广东进

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安源，参与领导萍北斑竹山武装割据和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二团的工作。他的家长期间是党的秘密活动点之一。1928年任中共安源市委军事委员。后调任中共湘南特委秘书，在衡阳、衡山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不幸被国民党湖南清乡署逮捕，1928年9月牺牲于衡阳。

张 碧 池

(1896—1928)

张碧池，湖南湘潭人，1896年生。少年时从家乡来到安源，在萍矿外段运道处做工。1922年9月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0月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改选，他被当选为外段运道处工人百代表。1923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0月2日，被选为工人俱乐部出产整理委员会第二届委员。1925年9月俱乐部被敌人武力封闭，他被矿局解雇，由党组织安排到广东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由湘潭县农民协会领导人电邀回乡，任中共湘潭地委委员，后任长沙、湘潭地区农运特派员。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安源，任中共第二支部书记。同年12月5日，当选为中共安源市委委员，任工人部长，参与领导了萍乡煤矿工人12月暴动。暴动失败后，又一次被迫离开安源。1928年7月，在易俗河某栈店领取赴苏联学习经费时，不幸被捕。10月壮烈牺牲于长沙识字岭。

胡 子 厚

(1903—1928)

胡子厚，又名胡胜谦，湖南常德人，1903年出生。1922年9月罢工以后来萍乡煤矿做工，次年3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被选为工人补习学校团支部宣传委员。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青年工人同乐会（后改成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青年部) 秘书委员。10月初, 参加工人补习学校师范班学习。4个月毕业后, 担任土炉炼焦处工人教师。1925年8月, 他当选为青年团安源地委委员, 任学生和妇女部长。他深入萍乡、醴陵、株洲等地调查研究学校情况, 在安源筹建了妇女联合会。曾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出版发行的《安源旬刊》上发表政论和诗歌, 如《工人农人生活歌》等。同年9月以后, 奉派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7年初回国, 途经广东, 参加了广东的工运工作。3月, 调到湖南长沙从事工人运动。“马日事变”后回到安源, 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12月中旬, 由青年团湖南省委派往常德工作。1928年10月被敌人枪杀于常德。

王 瑞 秋 (1897—1928)

王 毅 (1908—1933)

王瑞秋和王毅是同胞姐妹, 原籍湖南湘潭。其父王福田于1902年由湘潭来到萍乡煤矿当采煤工人, 并携全家迁居安源。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安源工人中开展工作以后, 王福田夫妇积极投入工人革命运动。在父母的影响和支持下, 王瑞秋姐妹先后加入工人俱乐部所办学校学习, 继而接受革命思想, 献身革命事业。姐姐王瑞秋曾在安源任中共支部书记, 妹妹王毅曾任青年团安源地委委员和女界联合会委员长, 并且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王瑞秋生于1897年。1925年在安源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即担任中共安源地方党部所属支部的组长。1926年7月担任党的支部书记, 后被选为安源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她工作积极, 勇敢坚定, 并在实践中练就了做秘密工作的本领, 总是出色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如承担秘密交通、深夜外出发传单贴标语等。1927年萍乡六五事变后, 她因在安源和萍乡不能立足而转往武汉, 由中共湖北省委指派担任地下交通工作。在这工作期间, 多

次被捕，均未暴露真实身份。后被判处徒刑三年，受尽折磨，坚贞不屈。1928年2月重病获释。因在武汉找不到党的组织，她拖着受刑被打断的腿，一路乞讨回到安源，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不久，因党的机关遭到敌人破坏而被捕，1928年8月被杀害于醴陵状元洲。临刑大义凛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王毅，原名王荫葵，1908年出生于安源。她聪明伶俐，口才好，又能歌善舞。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被指派参加团地委组织的讲演队，走遍附近数十里的农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1925年9月俱乐部被敌人武力封闭后，她曾和工人子弟学校的同学一道，募捐救济被难工人，给被关押在学校的老师和俱乐部干部送食物，传递消息。1926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选为青年团安源地委委员，任地委妇运部长。同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到安源后，被选为安源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1月，作为安源的妇女代表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会后，在萍乡的上埠、芦溪等地继续从事妇女运动。同年3月萍安工农武装攻打芦溪土豪劣绅、反动军官吴建中的庄园时，她曾化装深入吴家庄园侦察，并参加战斗。同年9月，她和她哥哥王金安一道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散，辗转长沙找到党的组织，不久即被派往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由中共中央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在赴湘鄂西途经武汉时不幸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后被押解到长沙，次年因受折磨而死于狱中。

王瑞秋和王毅的父亲在参加1922年9月罢工后不久遭到工头报复，被打成重伤，含恨逝世。她们的兄弟王金安（1905—1928）1928年年关在湘潭参加工农革命暴动，不幸被捕，壮烈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母亲和妹妹王健于1930年随安源工人纠察队撤出矿山，后辗转至湘赣苏区的中心永新，进苏维埃政府所办被服厂工作。全家革命，矢志不移。

胡 德 荣

(1890—1928)

胡德荣，湖南湘潭人，1890年生。萍乡煤矿工人。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秋冬曾任中共安源市委第14支部书记兼通信工作。1928年6月，作为安源党组织的代表在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即回国，同年在长沙、湘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

石 作 珍

(1892—1929)

石作珍，湖南醴陵人，1892年生。辛亥革命年间来到安源，在株萍铁路安源修车房作司炉工。性格耿直，武艺超群，在工人中很有威望。1922年5月，参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同年9月罢工胜利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6月，被推选为俱乐部第三届裁判委员会委员。翌年9月，俱乐部被敌人封闭后，和朱少连等离开安源，继续在株萍铁路沿线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3月9日，参与发动株萍铁路工人罢工，取得胜利。3月16日，株萍铁路总工会在醴陵成立，他在总工会工作。同年9月随国民革命军回安源，曾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同时在国民党安源市党部负责路局的工人运动。1927年“马日事变”后，担任安源工人纠察队训练队队长，日夜加紧训练纠察队员。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为攻打萍乡、醴陵等地，他负责调动火车，运送起义部队至醴陵。1928年1月，组织铁路工人参加醴陵年关暴动。这年冬，和朱少连一起回到安源，不幸被捕。1929年1月，英勇就义于萍乡火车站。

朱 昌 炎

(1900—1929)

朱昌炎，又名朱德炳，湖南醴陵渌口（今属株洲市）人，1900

年生于农民家庭。10多岁时到萍乡煤矿做工。1922年9月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青年工人同乐会临时委员会，朱昌炎任游艺委员。他性格开朗，活泼乐观，长于各种游艺，又爱和群众接近，因此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青年工人。他领导青年工人，开辟球场七八处，组织矿工新剧研究社，排演文明戏。同年9月底，同乐会改为青年部，他当选为青年部事务委员。1925年9月以后，赴广州参加黄埔军官学校学习。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向导队队长，从广东出发，战斗到南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回醴陵组织农民革命军。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尔后回到安源，被敌人发觉，旋赴上海寻找党组织，被派任中共南昌市委书记。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是年2月英勇就义于南昌。

汤 正 伦

(1901—1930)

汤正伦，湖南醴陵人，1901年5月生。1911年随父到萍乡煤矿做工。1922年9月，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土炉炼焦处青年团支部书记。1925年9月，工人俱乐部被敌人武力封闭后，来往于安源和长沙间，担任党的交通工作。12月，当选为青年团安源地委委员，任农青部长。1926年，率领一批团员到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便衣侦察。9月随军回到安源，从事工农运动。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从事宣传工作。后来回原籍开展农村武装斗争，任醴陵西三区农民自卫队负责人。1930年9月，秘密回安源联络同志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不久即被杀害于萍乡大西门操坪。

易 足 三

(1899—1930)

易足三，湖南醴陵北二区（现属株洲县）人，生于1899年11月。1923年奉派到安源工作，任工人补习学校第三校教务主任，兼年级主任及教务科委员。在安源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常来往于安源与醴陵之间，在醴陵关帝庙开办工人夜校。1925年“五卅”惨案后，奉中共安源地委派遣回到醴陵工作。在他主持下，成立了醴陵各界沪案后援会，没收日英商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同年下半年，被派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参加北伐，7月随军进驻醴陵后，担任醴陵县总工会委员长，后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马日事变”后，带领醴陵农军到安源。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队伍在浏阳被冲散后，仍回到醴陵领导农村武装斗争。1928年5月以后，在湖北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30年秋，在武汉被捕牺牲。

李 求 实

(1903—1931)

李求实，笔名伟森，湖北武昌人，1903年生。1921年在武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约4月奉调到安源，在青年团内任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工人俱乐部任文书股长，兼管劳动介绍所，又兼《安源月刊》总编辑。1923年9月，根据俱乐部最高代表会决定，主持编辑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于同年10月出版，向全国各地工会发行。其中，李求实与刘少奇合著的《俱乐部组织概况》一文，阐述了组织工会的意义和方法，提出组织工会必须遵循由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和民主的集权制这样两个原则。这是中共早期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重要文献。编入纪念册的

李求实所写《朋友，歇歇脚，预备爬山吧》一文，针对当时安源工人中存在的骄傲情绪和盲目蛮干倾向，指出，同爬山必须注意适当歇歇脚力一样，工人的解放运动必须注意培养能力，看清环境决定行动。1923年8月，李求实出席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10月，奉调离安源赴上海团中央工作。此后，长期做青年团或中共党组织的宣传工作，并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工作。1931年1月，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鲁迅曾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沉痛哀悼包括李求实在内的左联五烈士。

袁 德 喜

(1900—1931)

袁德喜，又名袁星彪，湖南醴陵均坝乡(今属株洲县)人，1900年6月生。幼时因其父在萍乡煤矿做工而从家乡来到安源，不久即下矿井当泥工学徒。他聪明伶俐，喜爱民间器乐，为人随和，在工友中广得好感。1922年9月罢工前后，他在总平巷甲段做泥工领班，积极参加工人的组织和斗争。1925年10月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惨遭敌人杀害后，工人在烈士殉难处巧妙集会追悼，借以向敌人示威和抗议。袁德喜积极参与这一活动，并在追悼会上高奏哀乐，因而遭到敌人追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奔赴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1926年9月随军北伐回到安源。1927年9月，在安源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他和一批安源矿工一道，去莲花参加工农红军，后在作战中被打散，仍回安源做工。1930年5月黄公略带领红军进攻安源时，由于他充当向导，先头部队迅速打垮了敌军，缴枪100余支。随后，他参加黄公略所部红军。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他随军回到安源。在中共安源特别区委的领导下和红军的帮助下，安源成立了市苏维埃政府，他被推选为主席。在他参与领导下，有1000多名工人、农民参加了红军，

20A

工人纠察队积极配合红军打土豪筹款，并从矿局搜获银元数箱交给红军，修理厂工人积极为红军修理枪支，矿工搜集大批炸药和通信设备送给红军。红军离开安源后，他根据党的决定，于同年10月带领工人纠察队开赴莲花县，几经战斗，剩下200余人，到莲花后被编入中共湘东特委新组建的湘东独立师。1930年底，在分宜一次战斗中被冲散，他回到家乡寻找党的组织，不幸被捕。在狱中屡受重刑，坚贞不屈。1931年3月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

徐全直

(1903—1934)

徐全直，女，湖北沔阳人，1903年生。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二七”惨案后，从武汉调到安源工作，任工人补习学校教员，教授高年级的国语和常识等课程。1924年5月，被选为青年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是年秋，和陈潭秋等回武汉工作。1925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被敌人武力封闭后，流散在武汉一带的安源青年工人和党、团员，生活极为困难，徐全直热情地接待，设法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介绍他们参加革命活动。以后一直做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6月在上海不幸被捕，慷慨激昂，痛斥群敌。次年1月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何葆贞

(1902—1934)

何葆贞，女，湖南道县人，1902年生于农民家庭，后被一个姓蒋的地主收为童养媳。因聪明伶俐，举止庄重，1917年被送入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0年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学籍，后来转至长沙自修大学学习。其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团支部委员，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春，奉派到安源工作，协助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管理图书、报刊和抄写文件。同年4月与

刘少奇结婚。5月，担任工人子弟学校第三校年级主任兼书报科委员。她因材施教，深受学生欢迎。俱乐部演文明戏时，她给演员弹琴伴奏，节日间带领学生在街头散发传单。1925年春，和刘少奇一起调离安源。此后，在长沙、上海、广州、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工会和妇女工作。1933年在上海任赤色互济会副主任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4年慷慨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袁 德 生

(1890—1934)

袁德生，湖南浏阳人，1890年生于佃农家庭。萍乡煤矿直井五段采煤工人。1922年9月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翌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0月至1925年9月，工人俱乐部三次换届选举代表和职员，他均被选为直井五段工人总代表，并曾被推选为俱乐部建筑委员会委员、出产整理委员会委员和经济委员会委员。1925年9月工人俱乐部被敌人武力封闭后，参加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的安地事件善后委员会工作，担任其中一个工作站的负责人，负责调查、招集、救济和安置被难的安源路矿工人。同年10月，奉派赴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奉命到株萍铁路沿线农村开辟和指导农民运动。在他指导下，老关组织了萍乡县最早的乡农民协会，建立了萍乡农村最早的中共支部，老关、下埠、湘东一带成为全县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26年12月，他以株萍路农民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会后，任萍乡县农运特派员，奉命主持萍乡县农民运动讲习班。1927年2月，被选为萍乡县农民代表，出席江西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当选为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留省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参加南昌起义的工作，后回到安源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在浏阳被打散后，仍回安源。1928年2月，中共安源市委为配合醴陵暴动而发动萍安总暴动时，袁德生奉命在下埠、湘东

一带发动农民暴动，率制进攻醴陵之敌。醴陵暴动失败后，他又奉命到萍乡莲花交界处的宗里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4月，他和朱少连一起，在株洲发动和领导了残梅暴动。同年5月调中共湖南省委工作，先后任省委委员、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1928年6月和7月，作为省委代表，两次从安源去井冈山根据地，传达省委的决议。11月离井冈山时，受毛泽东委托，携款到萍乡重建沟通井冈山与中共中央、湖南省委联系的交通机关，并赴上海向中共中央递交毛泽东所写《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30年8月，任中共湘东特委常委和湘东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萍乡县境东部的大安里山区开辟革命根据地。1934年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牺牲。

贺 昌

(1906—1935)

贺昌，山西离石（今柳林县）人，1906年1月生。1921年夏，同高君宇一起创办晋华书社，介绍《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这时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党员。1924年春奉派到安源工作，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并负责编辑出版《安源旬刊》。1924年5月，当选为青年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任秘书（即委员长）兼会计，为团的专职干部，直到1925年春。在他任职期间，安源的团组织大为发展，各项工作和活动很是活跃。团员由1923年的168人增至280余人，其中140余人转为中共党员；团的支部由7个增至26个，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团。1924年9月16日，汉冶萍总工会在安源秘密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和陈潭秋等被聘为大会顾问。1925年初调离安源后，长期做青年团的领导工作。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5月间，受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派遣到安源，同林仲丹等重建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在安源等7个地方设立交通机关，组织

安源工人到井冈山参加红军。以后，长期做党的领导工作和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红军长征开始后，留守赣南，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4日，在率领部队突围途中，壮烈牺牲于会昌。

刘 士 奇

(1900—1935)

刘士奇，湖南醴陵人，1900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奉调到安源工作，8月被选为青年团安源地委候补委员，负责学生部工作。9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被敌人封闭后，和黄五一等一起在中共湘区安地事件善后委员会工作，来往于醴陵、株洲、安源一带，调查和救济被难工人，联络同志，恢复组织和斗争。是年冬，任青年团株洲特别支部书记，领导株洲地区的团员和青年开展农民运动。红军长征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因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而被错杀于川西。

林 仲 丹

(1897—1942)

林仲丹，原名林育英，湖北黄冈人，1897年2月生。染织工人出身。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奉派到安源，参与扩充工人消费合作社，任消费合作社营业主任，后任合作社中共党小组长(相当于现在的支部书记)，参加党的地委为委员。1924年5月1日，安源万余工人隆重集会纪念劳动节时，担任大会总指挥，发表演说，指挥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同年8月，由中共安源地委选派赴苏联学习。1928年春夏之交，当中共湖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时，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往于长沙、湘潭和安源之间，重建湖南省委机关，恢复各级党的组织。5月1日，和中共湘东特委书记滕代远等，在敌人戒备森严的安源，秘密举行国际劳动节纪念会。5月下旬，被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担任职工运动委员

会书记，随即与青年团中央代表贺昌等到安源，指挥湘东赣西各县工作，沟通中共中央、湖南省委同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系。不久，中共湖南省委机关亦迁驻安源，在安源建立交通局，发动安源、长沙、水口山等地工人，从人力和物力上积极支援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是年8月中旬，湖南军阀何键率领军警突袭安源，中共湖南省委、湘东特委和安源市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领导人被迫转移，仅留林仲丹化装为和尚，隐居于安源山背的慈云寺，继续指挥党组织的工作。坚持三个月，两次险遭逮捕，脱险逃到上海。以后，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从事工人运动，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42年3月在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任内病逝于延安。

陈 潭 秋

(1896—1943年)

陈潭秋，湖北黄冈人，1896年1月生。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后，因在武汉不能立足，奉调到安源任工人学校教员，后代理俱乐部窿外主任。同年12月，被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委员，先任秘书，后任委员长。1924年6月，作为安源团组织的代表，和涂正楚一起出席青年团湘区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的三位执行主席之一。是年9月16日，汉冶萍总工会在安源秘密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陈潭秋被聘为大会顾问之一。他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上，发表《我来了》一诗，创作有《五一纪念歌》，在工人中广泛流传。1924年秋末，调离安源。历任党和工农兵政府重要领导职务。1942年在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期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次年和毛泽民等百余人被杀害于乌鲁木齐。

毛 泽 民

(1896—1943年)

毛泽民，字润莲，湖南湘潭人，1896年4月生。1922年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奉调到安源，参与扩充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工作。1923年2月，任消费合作社兑换股经理，后代理合作社总经理。1924年春，担任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为建立和发展我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组织及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创造和积累了经济工作的最初经验。同时兼任工人俱乐部建筑委员会采办处长，为建造中国工人自筹资金自行设计施工的第一座工会大厦贡献了才智。1924年秋，因病离开安源。1925年2月，随毛泽东回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后一直从事党的经济工作。1942年9月，在新疆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时，被军阀盛世才逮捕，次年9月壮烈牺牲于乌鲁木齐。

任 岳

(1903—1954年)

任岳，湖南长沙人，1903年生于农民家庭。1920年9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3年在苏联加入共产党。1924年回国后于8月奉派到安源工作。10月任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直至1925年9月。在他任组织部长期间，安源党员人数由1924年8月的85名，增加到约230名，党的组织扩展到萍乡、醴陵县城和株洲等地，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党部。在这期间，安源创办了党校，任岳兼任党校教员。1925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被敌人武力封闭后，他被调任中共衡州地委组织部长，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翻译，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同年10月，再次赴苏联进入中山大学学习。此后，长期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工

作，积极参加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共和国成立后回国，担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1954年病逝。

史实考证

毛泽东到萍乡和安源从事 革命活动究竟是几次

这个问题，过去说法不一。据迄今所见史料，可以确认的共是九次，其中有一次只能肯定到了萍乡，尚不知是否到过安源。现将确认这些史实的主要依据分述如下：

(一) 1920年11月下旬到萍乡游览和做社会考察。

主要依据是毛泽东1920年11月25、26日分别写给欧阳泽和罗学瓚的信。在致欧阳泽的信中说：“近因积倦，游览到萍，旅中作书，言不尽意”。信末署名：“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萍乡旅中。”次日在致罗学瓚的信中又说：“这次便是因休息到萍乡。”^①

此外，当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礼容1984年在接受本文作者访问时，也说1920年11月毛泽东因休息而到过萍乡。

毛泽东1967年10月在回答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询问时说，1920年我没有到过安源，马上又补充说“记不清了”。据目前所见史料，尚不能肯定他1920年11月下旬到萍乡时，是否到过安源。

^① 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据张文亮日记中有关毛泽东行踪的记载，和周世钊 1920 年 12 月 2 日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讲演中所说“前天毛先生要我来这里说话”^①，毛泽东这次到萍乡的时间，是 11 月 22 日至 29 日之间。又据上述毛泽东的两封信所说，25、26 日肯定在萍乡。

毛泽东在信中说他到萍乡是因积倦而游览和休息，易礼容的回忆亦持此说。但据张文亮日记载，毛泽东这次出游是到醴陵考察教育，而《共产党》月刊第 3 号所载《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则表明毛泽东在萍乡期间也作过社会考察。据考证，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文末注明写作日期为 1920 年 12 月 23 日，恰在毛泽东到过萍乡后约一个月；文章多次提到萍乡农民“今年”的反抗举动，显然，这篇文章关于中国农民问题所赖以立论的材料，有一部分是这次到萍乡调查所得。

又，据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1920 年 11 月 25、26 两日，毛泽东还给在国外的会友分别写了 5 封信。这 5 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改造社会的方法和步骤，以及学会的方针和态度问题。信中的许多论点，对正在创建中的中共和青年团组织均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把上述情况同张文亮日记中有关毛泽东建团活动的记载联系起来看，就不难明白，毛泽东这次到萍乡不只是游览和休息，而是与建党建团工作密切相关的；他在萍乡的上述活动，都属创建党、团组织中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活动。

(二) 1921 年秋到安源考察路矿情形，为开辟安源工运作准备。

主要依据是李立三的三次回忆、李六如的两次回忆和毛泽东本人的回忆。

李立三 1959 年 1 月 10 日接受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兴等访问时

^① 张文亮日记的有关记载见李锐著《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第 148 页。周世钊讲演词载 1920 年 12 月 3 日《湖南通俗报》。

回忆说，在他奉派到安源工作之前，毛泽东已经到安源做过调查。1963年6月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张培森等采访时，再次确认这一点。他说：“我是1921年11月被毛主席派到安源工作的。毛主席去安源比我早，大概是1921年八、九月间，他到安源时和工人有过来往，其中有周镜泉、李涤生等人”。1963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立三所写《看了“燎原”以后》一文写道：“1921年秋我们党建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很快就到安源做了一段调查研究工作。”

李六如在1961年出版的《六十年的变迁》一书的《安源之行》一节中，记述了他自己到安源参观的情形。根据书中的记述，在李六如到安源参观和李立三奉派到安源工作之前，毛泽东到安源做过调查。对于李六如这一记述，李立三在《看了“燎原”以后》一文中明确地表示赞同。1967年6月李六如在接受安源纪念馆工作人员采访时，有关此事的回忆，基本情节与书中的记述一致。根据他的这一回忆，毛泽东到安源调查是在1921年约10月以前。

毛泽东在1967年10月当身边工作人员问及他何时到过安源时，确认1921年秋天到过安源。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说明词中关于到安源的时间，即据此由“一九二〇年”改为“一九二一年秋天”。

此外，安源的不少老工人早在50年代初即回忆到此事。迄今存有二十多位当年亲眼见到毛泽东的老工人的有关这一史实的回忆材料。根据以上材料，毛泽东约在1921年10月中、下旬到过安源。这次到安源，主要是考察路矿各方面情形，以便筹划在安源开展革命工作的方法。

(三) 1921年12月中旬同李立三等一起到安源，同安源工人商谈组织工人俱乐部事宜。

这一史实，刘少奇、朱少连1923年8月合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有明确的记载。其中在记述了1921年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托人与安源工人通信的情形后写道：安源工人“遂于十二月中函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指导一切。书记部当即派毛润之、李能至、宋友生与张理全四人到安考察情形，开始活动。毛等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

当年陪同毛泽东、李立三等到安源的张理全，1967年11月就此事写过详细的回忆材料，并于1968年7月应邀到安源作过实地回忆，准确地找到了他们四人当年来安源时住过的小饭店。此外，了解此事的易礼容和李彤（湖南总工会评议部主任）的有关回忆，与《略史》的记载和张理全的回忆一致。

根据以上记载和回忆，联系到1921年12月18日《工人周刊》所载《安源路矿工人组织俱乐部》的报道，毛泽东等四人这次到安源的时间是1921年12月中旬，主要活动是同安源工人杨连秋、周镜泉、李涤生等商谈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事宜，并将派驻安源工作的李立三介绍给安源工人，以便尽快开展工作。

（四）1922年5月下旬或6月上旬到安源巡视工作。

这一史实未见文献记载，但有几件回忆材料可为有力依据。1922年任醴陵县师范讲习所所长的张知非（啸霞）1970年回忆说，1922年阴历3月间，李立三自长沙写信告诉他，毛泽东将于月内赴安源，拟顺道到醴陵参观师范讲习所。届时，李立三陪同毛泽东夫妇到醴陵，宿于师范讲习所，毛、李并应邀向全所师生讲演。第二天，三人即乘车赴安源。当时在该所学习，后在安源工人学校任过教师的易学咏，以及在该所工作、与张知非一起去车站接毛泽东的李味农也回忆到此事，他们回忆的情节与张知非的回忆一致。

安源老工人杨万桥等（均为工人俱乐部骨干分子）早在60年代初即谈到此事。他们说，1922年5月1日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到过安源，在工人俱乐部干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1922年6月20日致施复亮并团中央信（见《毛泽东

书信选集》)载：“衡州、常德两地方团成立”，“萍乡、醴陵两地方团和各县小分团正在组织”，拟9月内召开团代会，成立团的湘区执行委员会。由此看来，毛泽东这次到醴陵和安源，以及他5月初到衡阳，都同指导这几处团地委的成立、促成9月间的团代表会议有关。根据上述回忆材料和文献记载，毛泽东这次到安源的时间，应是5月下旬或6月上旬。

(五) 1922年9月初到安源部署罢工斗争。

主要依据是李立三、张琼、李六如、朱锦堂四人的回忆。

李立三在《看了“燎原”以后》一文中记述了1922年7月党组织和工人俱乐部的发展状况后写道：“这时，毛泽东同志又到了安源，了解了各种情况以后，认为组织罢工的条件已在逐渐成熟，告诉我们从各方面加紧准备。”毛泽东这次到安源时，李立三不在安源。他回忆说：“罢工的前几天，我在醴陵家里，接到毛主席在安源写来一个条子，叫我立即赶回安源。条子的大意说：‘现在安源工人群众已经起来了，情绪很高，可能很快要举行罢工，你赶快回安源。’接到条子后，我第二天就赶回安源，这时主席已回长沙去了”。

当时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的张琼回忆说，安源罢工之前，毛泽东在自修大学对何叔衡说，我到安源去看看，过两三天就回来。过了两三天，他果然就从安源回来了。李六如的回忆也证实，安源罢工前毛泽东到过安源。

罢工后即任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书记的朱锦堂，1964年11月曾应邀到安源，对罢工前的党支部会议情形作了详细回忆，并找到了会议旧址。朱说，毛泽东是罢工之前的一天下午到的，晚饭后即在党员周镜泉家里召开党支部会议。当时李立三不在安源。参加会议的有朱少连、蒋先云等十余人。会议决定立即着手组织罢工。第二天，毛泽东便回长沙去了。

此外，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刘先胜，原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以及老工人刘清华等当时就分别从朱少连、李涤生和本工作

处的工人代表那里听说毛泽东到安源部署罢工的事。

根据各方面材料分析，毛泽东这次到安源的时间是1922年9月7日，当晚开党支部会，8日离安回长沙。主要活动是部署罢工斗争。

(六)1922年冬到安源巡视罢工后工运发展状况，指导巩固和发展罢工斗争的胜利成果。

这一史实，同样未见文献记载。当时安源工运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等也因无人特意询问而未谈及。主要依据是14位老工人的回忆材料。这些老工人回忆说，罢工胜利后的那年冬天，毛泽东到过安源，在有总代表、百代表和十代表参加的俱乐部干部会上讲了话。回忆者中有不少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老工人陈紫初1952年写的回忆材料说得更具体：“1922年10月20日毛泽东同志到安源巡视工作指导安源党组织”。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老工人印象很深刻的一件大事，所以他们不会把时间记混；从他们所回忆的基本情节来看，没有也不会与毛泽东1923年4月到安源一事相混，并且，毛泽东1923年4月即调离湖南，从他的行踪来看，以后几年的冬天都不可能来安源。所以，老工人回忆所说罢工胜利后的冬天，只能是1922年冬天。

关于这一史实，早在50年代初就有不少老工人回忆到，并被当时到安源找老工人调查访问的侯森和白阳分别写入1952年5月1日发表于《新湖南报》的《闻名全国的安源大罢工》一文，和195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安源工人斗争的故事》一书。联系当时安源、湖南全省和全国工运的发展状况来看，老工人的回忆是可信的。1922年约10月间，中共中央曾计划组织矿山、铁路、海员三个全国产业工会，以便成立全国总工会。据罗章龙1985年1月回忆，为了执行这一计划，他曾于1922年冬天到安源找朱少连等商谈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等事宜，均获圆满结果。看来，毛泽东这次到安源，也与执行中共中央的这一计划有关。

根据各方面材料来判断，毛泽东这次到安源的具体时间应是

1922年11月中旬。其目的是实地考察罢工胜利后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指导巩固和发展罢工胜利成果。

(七) 1923年4月下旬到安源，巡视指导“二七”惨案后的工作。

主要依据有以下四个：第一，1923年5月湘区团员调查表载，当时在安源工人学校第一校任事务员兼级任教师、文书科委员的盛得亲（湘潭人），是1923年4月由毛泽东介绍加入青年团的，第二，“二七”惨案后到安源任工人学校第二校级教师的李一纯回忆说，1923年4月间，她在工人俱乐部食堂吃饭时，见到毛泽东，第三，曾任安源工人补习学校总主事、团地委委员的李伯刚回忆说，“二七”惨案后他在安源工作时听说陆沉（安源团地委书记、俱乐部窿内主任）打算带一些工人夺矿警队的枪，组织一支军队带到广东去。李伯刚制止无效，便在1923年4月下旬赶到长沙治病之便，当面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听后即到安源制止了陆沉的错误做法。第四，1923年5月奉调到安源任工人学校第一校教员的吴化之回忆说，他在当年“五一”劳动节前不久从武汉到达长沙，郭亮找他谈话，要他到安源去工作，在介绍安源的情况时，郭亮说，毛泽东同志最近到过安源。

此外，曾分别担任工人俱乐部总代表、百代表、十代表的老工人共10人回忆，讲到“二七”惨案后，或1923年上半年不冷不热的时候，毛泽东到过安源，在工人俱乐部十代表以上干部会议上讲了话。综合以上文献记载和回忆材料，毛泽东这次到安源的具体时间是1923年4月下旬，其目的主要是对全国工运转入低潮后安源工运如何发展，作出进一步的部署。

(八) 1927年9月初到安源部署秋收起义。

主要依据是彭公达1927年10月8日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彭公达报告在讲到暴动的日期问题时说，他自己9月5日从汉口回到长沙，“当日泽东从安源来一信（安行伟有封同样的信），

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这一记载，确证毛泽东1927年9月5日在安源。

潘心源报告载：“一九二七年阴历八月初，毛同志到安后，即召集同志……开会讨论平、浏、醴、安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又说：“阴历八月初（日子不记得了）毛泽东同志召集安源会议，到会者毛泽东、潘心源、蔡以忱、宁迪卿、王新亚、杨骏等，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

此外，苏先骏1927年10月11日报告，余洒度1927年10月19日报告，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有关秋收暴动的部分等虽未正面谈到此事，但却是这一史实的有力旁证。易礼容、谢觉哉、吴化之、陈永清、慕容楚强以及十多位安源老工人的回忆，也都从不同角度证实毛泽东1927年9月初到了安源。

根据以上文献记载和回忆材料，毛泽东这次到达安源的时间是1927年8月31日晚或9月1日，离开安源去铜鼓的时间大约是9月6日。这次到安源的目的和主要活动，是奉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之命部署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九）1930年9月下旬同朱德一起率领红军来萍乡和安源扩军筹款，做群众工作。

主要依据是1930年在毛泽东身边当公务员的陈昌奉的回忆，以及当时率部到安源的几位军队领导干部的回忆。

陈昌奉多次回忆说，1930年9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往吉安途中，毛泽东到了安源，方面军前委机关和毛泽东均驻安源。朱德住在萍乡县城，到安源参加过军队的会议和工人群众大会。毛泽东是同红四军一起行动的，四军军部和军长林彪亦驻安源。1968年12月，陈昌奉应邀到安源实地回忆，准确地找到了毛泽东和前委机关当年的住处。当年带部队同毛泽东一起到安源的红四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肖克，第三纵队第十七支队政委刘忠以及在第三纵队任排长的朱水秋等的回忆，也都确证毛泽东这次同部队一起到了安源。另外，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红军士兵

会章程》最后注明：“公历 1930 年 9 月 25 日于安源”，确证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曾驻安源，也可以作为毛泽东当时曾到安源的旁证。毛泽东这次到安源，曾同朱德一起出席有一、两万人参加的军民大会，并演说。见到他们的老工人很多，因此老工人有关此事的回忆材料很多。

根据以上文献记载和大量回忆材料，以及当时任红四军第三纵队第二十一大队政委的张南生的日记所载，毛泽东这次到达安源的时间是 1930 年 9 月 24 日，离开安源去宜春的时间是 9 月 27 日。其目的是率领部队到萍乡和安源扩军筹款，做群众工作，为攻打吉安做准备。

除了上述一次到萍乡、八次到安源之外，有些回忆材料和文献记载还提到毛泽东另外几次到安源的情形，但有的不能定论，有的似不可信。例如，1925 年上半年任安源工人俱乐部游艺股长的肖劲光以及几位老工人回忆说，1925 年六、七月间，毛泽东到过安源。当时，毛泽东正在韶山养病，并在那里领导农民运动；中间到一趟安源，并非不可能。但此事肖劲光是从上海回安源后听说的，没有亲眼看到；其他人的回忆则有一些疑点无从解释，因而不能定论。又有老工人回忆说，1927 年“马日事变”后毛泽东曾到安源，召开干部会议组织反击许克祥。对照毛泽东的行踪，老工人的这一回忆似不可靠，有可能是回忆者记错了人或时间。又据敌方档案材料，株萍铁路局长 1928 年 6 月 21 日电报和萍乡县政府同年 7 月 4 日电报均称“毛泽东等近在萍乡秘密开会议”。中共湖南省委 1928 年 7 月 15 日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亦称，敌人“听说省委在安并有同志供出润之与毅希在安”，即派军队向安源进攻。毅希即贺昌，当时确在安源；润之是否真的到了安源，省委报告没有说。看起来，有可能是敌人搞错了。

（执笔人： 刘善文 杨桂香）

关于安源会议决定组建工农革命军 第一军第一师问题的考证

关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何时在何地由何人主持组建而成的问题，中共党史学界迄今仍看法不一；而安源会议是否讨论和决定了这支部队的组建问题，则是各种看法之间带关键性的分歧点。我们认为，这支部队是在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领导下，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主持组建的；其组建过程包括当年8月底9月初中央、省委和前委多次会议以及会外的一系列组织工作。9月初的安源会议，是构成这个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其重要性和历史功绩，就在于它第一次讨论了组织这支军队的具体办法，确定了部队的名称和建制，决定将驻修水、铜鼓、安源三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确认这一史实的根据是：

一、安源会议之前，这支部队尚未组成，其名称和建制亦尚未确定。

关于湖南秋收起义中的军事问题，中共中央虽然早在当年8月5日致湖南省委信中即指示省委“定出一个秋暴的军事计划”，并说“中央亦在为湘鄂计划秋暴的军事”，但一直强调“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①而对组织军队不甚重视。中央所说“军事”，主要是指从南昌起义部队中调两团人来湖南做暴动的武力，以及破坏敌军，策动和利用一切反唐生智的军事势力。直到8月23日，中央在复湖南省委信中才明确指示：“未发难之先即应正式

^① 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第61页。

成立若干农军”，并第一次规定了“工农革命军”这一正式名称^①。与中共中央不同，湖南省委，特别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很重视军事问题，毛泽东并提出“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②。他到湖南时即带有中央关于从南昌起义军中调两个团来湖南做暴动武力的介绍信^③。但他到达长沙后一直未能与南昌起义军取得联系，因而调兵的计划便落空了。于是，省委决定在敌军中策动陈烈、李隆光两个团做暴动的发火药。但不久即发现这两个团“不能为我们用”^④。当时中央对湖南省委重视军事的做法一再表示不满意，并责之为“军事冒险”^⑤，而要求省委毫不犹豫地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然而，发动农民暴动也得有武装。那末，当时工农群众武装力量的情况又怎样呢？大革命失败后，全省工农群众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浏阳、平江、岳阳一带，二是宁乡、益阳、湘潭一带，三是萍乡、安源一带^⑥。但到当年7月下旬，浏、平农军已奉命开赴南昌参加起义^⑦，岳、宁、益、潭等处农军已溃散，只有萍、安一带的武装力量尚保存完好。到8月下旬，集结在安源矿区的安源工人纠察队和萍乡、醴陵、永新、莲花、安福等县农军人数逾千，但多数未经正规的军事训练，缺乏作战经验，且武器装备极差；勉强可以称为正规军队的，仅已由我党掌握、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的安源矿警队，共200余人枪。显然，这样一支队伍，是难以胜任全省暴动的军事任务的。因此，直到8月下旬，省委仍无从确定组织起义部队的具体办法。

①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② 同上书，第97页。

③ 同上书，第119页。

④ 同上书，第49页，第60页。

⑤ 同上书，第53页。

⑥ 参看本书所载中共湖南省委1927年7月23日给润兄并转中央的信。

⑦ 参看本书所载苏先俊1927年10月11日报告及潘心源报告。

恰在这时，奉命与苏先俊一起率领浏阳农军赴南昌参加起义的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到安源找湖南省委，报告浏、平农军和卢德铭所部警卫团因未赶上南昌起义军而相约开赴修水、铜鼓休整待命的消息，并请示办法。安源市委即派委员宁迪卿持潘心源信去长沙报告省委^①。省委得报，认为组织一师军队的条件已经具备，乃于8月30日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决定一面由彭公达去中央报告和请示，一面由毛泽东去浏平农军中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②。

省委常委会议后，毛泽东即于当晚离开长沙赴安源，以期召集在安源待命的潘心源等开会，商议组织军队和前委。据当时任党的湘潭县东一区区委书记的陈永清回忆，毛泽东在赴安途中，到株洲先后找党的株洲镇委委员朱少连和陈永清，了解和布置起义的准备工作^③。当时，湘赣边境各县党和军队的负责人都不在株洲，毛泽东在株洲亦只逗留一天。由此可以断定，8月31日毛泽东在株洲时没有也不可能召开组建军队的会议。

总之，在8月31日晚或9月1日毛泽东到达安源召开会议之前，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尚未组成，仅由省委任命了师长和前委书记，即指定了组织军队和前委的主持人。并且，根据本文后面要说到的省委9月8日起义命令等文献的有关记载来判断，此时部队的名称和建制亦未讨论和确定。

二、根据潘心源报告的记述，安源会议讨论了军事的布置，决定了驻修水、铜鼓、安源三处部队在毛泽东统一指挥下作战。

毛泽东8月31日晚或9月1日到达安源后，即召集会议讨论暴动的布置。9月5日，他和安源行委在安源分别致信湖南省委，

① 《潘心源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29年7月2日）。见本书历史文献部分。

②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③ 同上书，第146页。

约定暴动日期^①。这表明会议已经开完并刚刚结束。由此可以断定，安源会议是9月1日至4日这四天之內召开并结束的。这同潘心源报告的有关记载是吻合的。潘心源报告载，安源会议是“阴历八月初”召开的^②。查当年阴历8月初，阳历为8月27日至9月5日。

关于安源会议讨论的问题和结论，迄今仅见潘心源报告的记述：该报告写道，湖南省委接到宁迪卿转交的潘心源信后，“便决定秋收暴动，毛同志随即到了安源”。“毛同志到安后，即召集同志……开会讨论平、浏、醴、安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报告还明确记载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会议的“大概结论”，是兵分三路进攻长沙：“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从安源出发；“第二路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由修水向平江进攻；“第三路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度之一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③。根据这些记述，虽然不能断定这三路部队就是一个师三个团，但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驻修、铜、安三处部队，已由安源会议决定统一在前委书记、师长毛泽东的指挥之下进攻长沙，则是确定无疑的。

三、安源会议刚一结束，驻安源和铜鼓的部队即遵照毛泽东在安源发出的通告，开始使用“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一名称，并组成了这个师的“第三团”。

如前所述，安源会议是9月1日至4日这四天内召开并结束的。

9月5日，集结在安源的各路农军、安源工人纠察队和安源矿警队即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首先举起了“工农革

①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② 《潘心源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29年7月2日），见本书历史文献部分。

③ 同上。

命军”的旗帜。潘心源报告载：“阴历十日晚上，下令暴动，由王兴〔新〕亚指挥工人、农军分途捕杀反动长官，改编军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于是安源市便归我们了”^①。这里所说“反动长官”，是指安源矿警队内企图率队往投国民党反动军队的8个长官。据萍乡煤矿局和革命军当日分别发出的电报，捕杀这8个反动长官的时间是9月5日凌晨三时，即阴历8月10日凌晨，而不是10日晚上。这就是说，实际上是9月4日深夜即开始行动，5日早上杀了反动长官后即宣布改编为工农革命军。

9月7日，驻铜鼓县城的苏先俊所部浏阳农军，即遵照毛泽东发自安源的通告，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苏先俊报告载：他的部队的名称，“第三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而所说“第三期”，以“九月七日接安源同志通告”为起点^②。“安源同志通告”，即毛泽东在安源发出的通告。显然，苏先俊部队的名称，是遵照毛泽东的通告，由“第二期”的“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三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③。按：从安源到铜鼓县城200余公里，步行最少需二天。由此推算，“安源同志通告”应是9月4日或5日发出的。这与安源改编工农革命军的时间，以及毛泽东和安源行委分别向湖南省委写信的时间，是相一致的。

9月8日，驻修水县城的余洒度所部警卫团和余贲民所部平江农军，开始按毛泽东通告行动。余洒度报告载，警卫团和浏、平农军在9月8日以前一直“未得中央命令”，分驻修、铜待命。“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及告以俊部同志决议书云：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

① 《潘心源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29年7月2日）。见本书历史文献部分。

② 《苏先俊报告》（1927年10月11日）。见本书历史文献部分。

③ 苏先俊报告关于部队名称的记述，第一、二期均写本团的团名，唯第三期只写全师的师名。这一异常的记述，对于探讨安源会议所决定的部队名称和建制，是有意义的。但这与本文要说明的问题关系不大，故不赘述。

互相联络。又云：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等语。”9月9日，余即按此通知，率部离修水县城取道长寿街向平江进发；此后，他的部队即一直听从前委书记毛泽东调遣^①。又据《平江报告》载，原平江农军领导人余贲民9月9日或10日在修水县马坳告诉平江县委负责人说，他的部队“奉毛之命令由平江进攻长寿”^②。余洒度、余贲民两人虽未提及部队改变名称的问题，但据他们两人所说，警卫团和平江农军从9月8日起即按毛泽东发自安源的通告行动，接受毛泽东指挥，则是确定无疑的。

把上述三处部队的动向同安源会议讨论的问题和结论联系起来，便不难看出，将驻修、铜、安三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决定，只能是安源会议作出的；又据安源部队被称为“第三团”，以及安源会议结论的三路和三处部队的实际情况，安源会议决定组建的这个师，很可能是下辖三个团。

有的论者认定在安源会议之前，余洒度等在修水县山口镇会议上决定合编的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对内”即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此认定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不是由安源会议决定组建的。其实，这一判断，在迄今所见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根据。相反，在苏先俊、余洒度两人的报告中，有关部队名称的记述，都没有对内对外之别。两人的报告都是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又不是顺便而是特意写到部队的名称；如果部队名称有对内对外之别，不会不写明。特别重要的是，据苏先俊报告所载，他们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明白无误地是“九月七日接安源同志通告”之后，而绝对不是在此之前。这就有力地证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不是由山口镇会议决定组建的，也绝对不是余洒度、苏先俊等自行决定或直接遵照中央指示组建的。

^① 《余洒度报告》（1927年10月1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② 同上书第115页。“长寿”是“长沙”之误。

四、将驻修、铜、安三处部队合编为一个师，以毛泽东为师长，是由湖南省委决定、中共中央批准的。

有的论者说：“省委的计划是把平浏农军组织一个师，叫毛泽东当师长。中央和省委从来没有把湘赣、湘鄂赣地区几股力量都合在一起组织一个师的计划”；又认为，省委所要组建的浏平农军师并未实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则不是中央、省委和毛泽东事先打算组建的，而“是后来在实践中形成的，是后人给起的名字”。他们以此作为一个理由，否认安源会议曾决定将驻修、铜、安三处部队合编为一个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是：省委8月30日常委会议后，彭公达即于9月1日动身赴汉口，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办法。彭到汉口后，中共中央即召开一次专门讨论湖南秋暴问题的特别会议，听取彭公达的报告，作出了三条决定。彭公达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中央文件说他报告的“只是一些军事情形”，而“说不出农民中实际准备情形”。所以中央的三条决定中前两条都是强调农民暴动的，第三条则是“关于军事的调动另行决定”^①。中央所说“军事的调动”是调何处部队呢？据中共江西省委1927年9月11日致中央信载，中央曾指示江西省委通知驻永新、修水、铜鼓等处农军参加湖南秋收暴动^②。以上史实证明：第一，彭公达去中央，主要是报告省委8月30日常委会议关于组织军队的决定，请求中央批准。省委的决定是将驻修、铜、安等处部队合编为一个师，以毛泽东为师长。因为这几处部队中有一些是不属湖南省委领导的，所以需请中央下调令。第二，湖南省委的这一决定，中央是认可的。由此可见，所谓省委的计划只是将“平浏农军”组织一个师，中央和省委“从

①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9月5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61页。

② 《张省吾致寿昌信》（1927年9月11日），引自修水县党史办编印的《修水县革命斗争史料汇编》。据该信所说，中央的此项调令，事实上未能在起义之前送达永、修、铜部队。

来没有”打算将湘赣、湘鄂赣边界的武装力量合编为一师，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说安源会议之前毛泽东没有组织一个师的打算，以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后人给起的名字”，这种说法之显然不能成立，更不待说。

五、彭公达报告关于9月5日省委常委会议的记述和省委9月8日起义命令的记载，表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名称和建制，是安源会议确定的。

彭公达报告说，他9月5日从汉口回到长沙，接到毛泽东和安源行委当日在安源分别写给省委的信。省委立即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暴动的日期。会议确定暴动日期后，“随即通告各地执行”^①。这个“通告”，显然就是9月8日晚省委和省行委两书记合署发布的起义命令。就在这个命令上，第一次出现了省委所决定的起义部队的名称和建制的全面记载。这个命令，是迄今所见唯一的全面地记载了湖南秋暴部队情况的权威性文献，值得特别注意。根据命令所列送发对象，省委所定秋收起义部队的正式名称是“湖南工农革命军”，其建制是1个师、6个直辖团、1个直辖特务营；这1个师，就是以毛泽东为师长的“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②。那么，这一名称和建制，省委是何时决定的呢？从各方面情况来看，只能是9月5日常委会议决定的。

根据以上史实，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一名称，不是省委决定的，而是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安源会议确定的。关于毛泽东师的名称，省委命令上写的是“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而在命令发布之前部队已经使用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且，据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所载和他1937年为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的亲笔题词，这一名称后来一直未改变。对于这一

①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② 见本书所载湖南省委、省行委1927年9月8日命令。

差异，只能有一种解释，即：省8月30日常委会议任命毛泽东当师长时，并未讨论和确定这个师的正式名称。9月初安源会议，根据中共中央8月23日复湖南省委信关于“工农革命军”这一名称的规定，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这个师的名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5日省委常委会议审议安源会议结论时，认为安源会议所定名称不妥，决定冠以“湖南”二字，去掉“第一军”三字。但是，省委的这一决定并未实行。可见，“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一名称，是安源会议确定的。

第二，安源会议确定第一师的建制是三个团。省委命令的送发对象，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写法：第一位是“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第二位是“第一师第四团团团长朱少连”。这一不平常的写法，历来不被论者注意；其实它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很有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写法呢？这也只能有一种解释，即：省委9月5日常委会议审议安源会议结论时，除决定修改毛泽东师的名称外，又决定给毛泽东师增加一个团，即在株洲组织一个团，以朱少连为团长，命名为第四团。省委作出这一决定时，约定的暴动日期在即，起义命令来不及由毛泽东传达给朱少连，所以只得同时送发给他们两人。那么，省委为什么将朱少连团命名为“第四团”呢？这显然是因为安源会议已经确定毛泽东师下辖三个团。如前所述，安源会议的结论是兵分三路进攻长沙，其中第一路安源部队由会议定名为“第三团”。在会议确定的建军计划中，另外两路是否各为一个团，驻修、铜部队哪个是第一团、哪个是第二团，目前无从定论。但驻修、铜的三支队伍共有1300人枪，分两路作战，加之中央和省委要求工农革命军在暴动中“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①，所以不可能合编为一个团，而会编为两个团。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更可以断定，安

^① 《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源会议确定了第一师下辖三个团这一建制。

六、根据毛泽东在安源会议后的活动和他 1936 年的回忆谈话，安源会议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组建过程的一个环节。

安源会议确定了部队的名称和建制，并不等于这支部队已经建成；把会议的决定变成事实，还得做许多具体的组织工作。事实正是如此。安源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首先在安源亲自指导了第三团的组建工作。9月5日第三团组成后，他便和潘心源一起赴铜鼓。9月10日到达铜鼓县城后，才知道驻修、铜的三支队伍已经合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余洒度、余贲民所部已经离开修水县城向平江进发。此时，约定的发动日期（11日）在即，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字不变地照安源会议决定行事。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经与苏先俊等商议，将安源会议决定加以变通：原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师部领导成员不变，毛泽东不再任师长，而以前委书记身份指挥部队；修、铜部队仍分别为第一团和第三团，两团领导成员亦仍旧；将安源的第三团改称为第二团。至此，这个师的组建工作才完成^①。由此可见，安源会议确定部队的名称和建制，只是这支军队的组建过程的环节之一。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获得证明。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回忆到秋收起义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情形时说：“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②。这段话，说的是他从安源出发赴铜鼓的途中遇险的情形。其中所说“汉冶萍矿工”即安源矿工，所说“农民武装”即浏平农军。这段话表明：第一，毛泽东奔走于安源和铜鼓之间，是为了“组织军队”，即他在安源召开的会议和进行的具体工作，以及去铜鼓，都是为了组织军队；第二，这时军队尚

^① 第一师的组建过程中，还有对待邱国轩团的问题和卢德铭任总指挥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与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故不赘述。

^② 吴黎平：《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版。

未组建完毕，是“正在组织”的过程中。由此可见，说安源会议没有研究军队的组建问题，是不对的；说安源会议“组建了”第一师，也是不符合史实的。

有的论者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组建的实际结果与安源会议结论的三路不一致为理由，否认安源会议作出过组建这支部队的决定。这种论点显然是不对的。须知，会议的决定和它付诸实施的结果不完全一致，是常有的事。过去如此，今天亦如此。

还有的论者认为安源会议决定了“以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为基础”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种提法也是不准确的。潘心源报告关于安源会议的记述，根本没有提及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因为当时他不知道这件事。再说，会议结论的三路中，平江农军为一路，浏阳农军和余洒度团为另一路，以及安源部队被命名为第三团，都表明安源会议决定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不是“以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为基础”，而是以驻修、铜、安三处的工农群众武装力量和警卫团为基础的。

综上所述，这个问题的准确提法应当是：安源会议讨论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军队的组建问题，确定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名称和三个团的建制；或者说，安源会议决定将驻修、铜、安三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

（执笔人：刘善文）

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大事记

(1921—1930)

1921年

秋

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到安源考察。他回到长沙后，即同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商定，由劳工会评议员张理全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与安源火车房工人李涤生、周镜泉等通信，寄送《工人周刊》等出版物，传递各地工人运动的消息。从此，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逐渐在安源工人中间传播开来。

12月

中旬 鉴于同年9月湖南中华工会机械会派人到安源组织了分会，而这个贵族式、排他式的机械分会并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阶级利益，李涤生、周镜泉等致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

中旬 李立三由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到湖南工作，毛泽东即偕同李立三、宋友生，由张理全陪同到安源，同李涤生、周镜泉等接洽，商定开办工人学校，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由李立三常驻安源工作。

18日 《工人周刊》报道，安源路矿工人筹建工人俱乐部，“连日进行，甚有头绪”。

下旬 李立三在安源主持创办平民小学，招收工人子弟入学。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支部成立，有团员8名。

1922年

1月

李立三主持创办安源工人补习学校，自任教员，以此为阵地向工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2月

约在本月，中国共产党安源支部成立，隶属于中共湖南支部，有李立三、李涤生、周镜泉等6名党员，李立三任书记。

3月

16日 李立三主持召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一次筹备会议，选举筹备主任，决定加紧发展部员。

4月

1日 李立三主持召开工人俱乐部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定由李立三、朱少连等10人以发起人名义，联名呈请萍乡县知事公署立案并出示保护。

月初 李立三去长沙报告工作，毛泽东即召集党的会议讨论，认为安源成立工人俱乐部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由李立三主持尽快成立。

16日 李立三主持召开工人俱乐部第三次筹备会议，成立工人俱乐部。会议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员和干事若干人，组成俱乐部领导机构；成立了宣传股、游艺股、互济股、工人监察队等办事机构，制定了俱乐部总章和部员公约。

5月

1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部员300余人集会游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宣告俱乐部正式成立。

1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表在广州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月底 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中共安源支部隶属于湘区委员会。

6月

20日 毛泽东致信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报告安源、醴陵、衡州、常德等处地方团已经成立或正在筹建，计划9月份召集各地方团代表开会，成立团的湘区执行委员会。此前，毛泽东曾到安源巡视，要求注意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巩固和发展组织，打好基础，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30日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在致共产国际报告中谈及劳动运动情形时提到，在长沙方面，已“组织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

7月

工人俱乐部集资百余元，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附设于工人补习学校内，李立三兼任经理。

本月底或8月初 李立三奉命赴长沙帮助组织泥木工会，蒋先云奉派到安源，代替李立三主持工人补习学校校务，并助理俱乐部部务。

9月

6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表与粤汉铁路新河、岳州工人俱乐部代表，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持下，集会于长沙新河车站，发起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和湖南劳动立法同盟，并发表通电，赞成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案大纲，敦促国会尽快通过。与此同时，在工人中广泛宣传劳动法案19条。

7日 毛泽东到安源巡视。在毛泽东参加和指导下，中共安源支部举行支部会议，讨论形势和对策，决定立即发动路矿两局全体工人罢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要求共产党员团结一致，有勇有谋，带领工人坚持斗争，夺取胜利。

9日 李立三回到安源。

约11日 刘少奇奉派到达安源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

11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函路矿两局，揭露其破坏工人俱乐部的行径，提出保护俱乐部、按月津贴俱乐部用费、发清欠饷等三条最低限度的要求，限期圆满答复；同时，向劳动组合书

记部和全国各工团发出快邮代电，吁请援助。

12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信。书记部在信中表示声援安源工人的斗争，鼓励安源工人“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

约12日 毛泽东致信中共安源支部书记李立三，再次对“哀而动人”的策略做了解释，指出：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

11日至13日 中共安源支部和工人俱乐部连日为罢工做准备。按照“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确定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为口号，以“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三点为主要目标，提出了17条要求，并据此拟就了罢工宣言。成立了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扩大了监察队，成立了侦探队及宣传、保卫等组织。召开了各工作处工人代表会议，对罢工斗争作了周密的布置。李立三并面晤洪帮和绅商学界首领，成功地争取了他们对罢工的同情或支持。

14日 零点，工人俱乐部发出罢工命令。

当日上午，罢工全面实现，路矿两局全体13000余工人一致罢工，工人纪律严明，社会秩序井然。

罢工开始后，矿局总监工王鸿卿收买少数工人下矿井，以破坏罢工；这一企图因罢工工人监察极严而完全失败。王又遣暗探刺杀李立三，但因工人严加防范而始终无从下手。

15日 赣西镇守使署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并派军队占据工人俱乐部。数千工人冒死冲入俱乐部，并向士兵开展宣传，将军队挤走。

同日 路矿当局派全权代表到商会与李立三谈判。两局代表要求先开工后商谈条件，李立三严辞拒绝，谈判无结果。

16日 上午，绅商学界首领致函工人俱乐部，劝工人让步，先

开工后商谈条件。俱乐部表示，当局不承认条件即无说话之余地，并随即向社会各界再次发表宣言。

中午，戒严司令李鸿程和矿局首领在矿局公事房约见俱乐部全权代表刘少奇，武力胁迫下令复工。刘少奇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数千工人包围公事房示威，彻底粉碎了当局的企图。

17日 由于地方军政当局和路局都慑于工潮压力而主张和平解决，且社会各界亦同情罢工，又由于锅炉房烧煤将尽而使矿井面临毁灭的危险，矿局与路局被迫于当晚各派代表，同李立三谈判，草签13条协议。

18日 上午，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李立三同路矿两局全权代表正式签订13条协议。至此，罢工取得完全胜利。下午，路矿两局全体工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罢工胜利。

10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员由罢工前的700余人发展到12000余人。于是，重新改组，以十人团为基本单位，按照民主集权制，建立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选出第一届各级代表和职员。选举李立三为总主任，刘少奇为窿外主任，余江涛为窿内主任，朱少连为路局主任，委任教育、宣传、游艺、交际、文书、会计、庶务等七股股长。

萍矿工头为了瓦解工人俱乐部而发起组织“游乐部”。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将其摧垮，并乘胜打破包工制，改为合作制。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蒋先云等奉命去湘东永和煤矿组织工人俱乐部（后改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湘东分部），领导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

约本月或11月上旬 毛泽东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分别到安源。毛泽东引导安源的党和工人总结经验，巩固和发展罢工斗争的胜利成果。罗章龙要求安源工人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和矿山总工会以及促成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作出贡献。

本月 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易礼容，奉命偕毛泽民、唐升超、

毛福轩等到达安源，负责扩充工人消费合作社。

11月

1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参与发起和筹建的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同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参与发起和筹建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

22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蒋先云、交际股长谢怀德等4人，奉派到达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帮助组织工人俱乐部，并于12月开展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下旬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派株萍铁路工人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铁路工人代表会议。会议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本月 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第8次会议决定设立劳动介绍所。经与路矿两局协定，以后增加工人，均由工人俱乐部劳动介绍所介绍。

12月

10日 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大会在汉阳举行，李立三任大会主席。汉冶萍总工会是跨地区的产业工团联合组织，由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汉阳铁厂工会、轮驳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下陆铁矿工人俱乐部等5个工会组成，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曾派李立三、朱少连、朱锦堂参加其筹建工作。

年底和次年春 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先后成立。

1923年

1月

8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领导萍矿所属株洲转运局的工人罢工，至2月25日取得胜利。

17日 路矿两局全体工人隆重集会和游行，纪念黄爱、庞人铨二烈士殉难一周年。

2月

1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派株萍铁路工人代表在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7日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独开门市营业，资金由百余元扩充为18000余元。易礼容、毛泽民等先后任总经理。

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发生，全国工人运动从此转入低潮。中共安源地方支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遵照中共中央和湘区委指示，领导工人立取守势，利用合法地位，保存实力，训练工人和干部，为全国工人运动复兴准备条件。此后，中共中央和湘区委陆续从湖南、湖北、安徽等省调派干部到安源工作。

本月 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由一所扩充为三所，有学生近500人。

3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交际股股长谢怀德，同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副主任刘东轩，奉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前往湖南衡山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于同年9月组成岳北农工会，会员达4万人。

4月

1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第21次会议议决，为保管和审查俱乐部之经济，组织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于4月3日组成。

下旬 李立三调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他在安源所任党的书记一职由朱少连接替，所任俱乐部总主任一职由刘少奇代理。在此前后，李求实、贺昌、陈潭秋等陆续奉调到安源工作。

下旬 毛泽东到安源巡视工作，对全国工运转入低潮后安源工运的发展作出进一步的部署，指出必须采取“弯弓待发”之势，随时准备应付一切险要情况，为此，必须加强内部团结，防范敌人进攻，并注意与农民联合。

5月

1日 安源路矿全体工人隆重集会并游行，纪念国际劳动节

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周年。

本月 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由一所扩充为三所，有学员319人。

6月

12日 中共安源地方支部代表朱少连，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朱少连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驻湘委员。

本月 路矿当局趁全国工潮被压落之机，制造借口，呈请官厅解散工人俱乐部，矿局并暗中给少数工人增加工资，借以破坏工人团结。俱乐部一面加强防范，一面致函路矿当局，揭露其阴谋，严厉谴责和警告。与此同时，矿局工人掀起闹饷风潮，要求普遍增加工资。

7月

11日 6月闹饷斗争取得胜利，刘少奇代表工人俱乐部与矿局签订第二次协议。

本月 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第30次会议议决，设立裁判委员会，负责调解部员的纠纷。当即推选七人组成该委员会。

8月

上旬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含补习学校和子弟学校）由三所扩充为七所，学生共计876人。

10日 刘少奇、朱少连为准备纪念罢工胜利一周年和俱乐部换届选举而合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完稿。

20日 刘少奇著《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完稿。在此前后，刘少奇又与李求实合著了《俱乐部组织概况》一文。

22日至25日 安源团组织代表吴华梓（即吴化之）、袁世贵在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青年团安源地委增设农工部，并设立农工委员会，开始“注重工人农人运动问题之讨论和研究”，“研究与工人农人接近和宣传的方

法”，“调查青年工人农人的状况”。

本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自下而上改选，选出第二届各级代表和职员，并召开代表会议，总结过去，计划未来。在这次改选中，选举刘少奇为总主任，朱少连为路局主任，朱锦堂为窿内主任，陆沉为窿外主任。

本月 安源工人纠察队扩大为纠察团，有纠察员 200 余人，周怀德任团长，周子南任副团长。

9 月

18 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举行纪念罢工胜利一周年盛典，并发表宣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此致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祝贺，并印发传单。全国各地 14 个工团或派代表，或致函电，热烈祝贺。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中共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高君宇等到会演说，李立三发表《敬告安源工友》一文。这次纪念活动和 8 月换届选举所形成的文献，由俱乐部《安源月刊》社汇编成《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于同年 10 月 10 日出版，向全国各工团发行。

在纪念罢工胜利一周年之际，安源工人创作了长篇叙事歌谣《劳工记》（又名《罢工歌》）。该歌谣共 800 多行，工人极为喜爱，广泛转抄传唱，流传至今。

10 月

8 日 工人俱乐部成立建筑委员会，开始筹建讲演厅。此项建筑工程于本月 18 日动工。

12 月

7 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机关刊物《安源旬刊》创刊。该刊以阐明安源煤矿的内容、启发平民知识、提倡工人自治为宗旨，向全国发行。

1924 年

1 月

20 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讲演股长袁达时作为湖南省代

表之一，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一大”以后，中共安源地委和青年团安源地委联合组织宣传队，到附近农村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并派人到萍乡、醴陵两县城中小学开展革命工作。

本月 工人学校在新学期开始后，开办了妇女职业班一班，读书处 7 处，创办工人图书馆一座，组织劳动童子军一团。同年 10 月又创办师范班一班。1924 年下半年，工人学校和读书处学生总人数增至 1500 余人。

2 月

6 日 青年团安源地委决定组织的安源青年工人同乐会成立。该会为青年团地委向青年群众公开宣传的机关。同年 9 月初，该会归属于工人俱乐部；9 月底，改组为工人俱乐部青年部。

7 日 株萍铁路工人代表出席第一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

4 月

月下旬 中共安源地委向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书面报告安源的工会、合作社、学校和党务情况，统计有党员 60 人，内候补党员 6 人。

5 月

1 日 安源路矿全体工人集会游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庆祝工人俱乐部成立两周年。同日，俱乐部讲演厅落成。

9 日 工人俱乐部联合安源各团体，举行“五九”国耻纪念活动，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

本月下旬或 6 月 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改选，宁迪卿当选为书记。

6 月

1 日 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第 30 次会议议决，为了整顿萍矿生产和提倡工人自治，组织出产整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6 月 7 日正式成立。

10日 陈潭秋、涂正楚代表安源团组织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陈潭秋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之一。

8月

8日 中共安源地委派党员林育英赴苏俄学习。在此前后奉派赴苏学习的还有中共党员刘昌炎等。

24日至28日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委兼宣传部主任恽代英在安源视察。此前不久，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向导》周报主编蔡和森应邀到安源巡视并讲演。

本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进行换届选举，选出第三届各级代表和职员，召开代表会议，总结检查和计划各项工作。这一活动形成的各项文件，由俱乐部出版委员会汇编成《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二届报告册》，于12月出版发行。

本月 中共安源地委和青年团安源地委遵照党、团中央同年6月的联合通告，合组党团分化审查委员会，以贺昌为委员长，着手党团分化工作。

9月

14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隆重集会，纪念罢工胜利两周年。汉冶萍总工会、汉阳铁厂工会和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代表到会致祝词。

16日 汉冶萍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源秘密举行。到会代表共15人，其中大冶1人，汉阳兼轮驳1人，安源13人。大会敦请陈潭秋、袁达时、宁迪卿、贺昌为顾问。会期3天，议决恢复汉冶萍总工会，选举临时执行委员会，刘少奇被选为委员长。

20日 刘少奇本年6月所著《救护汉冶萍公司》一文，在上海《新建设》杂志第2卷第2期上发表。

本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粉碎了矿局所派奸细和反动的三角同盟（由矿局指使工职协济会纠集无政府党、基督教会结成）的内外夹攻。

10月

汪泽楷、任岳奉派到安源做党的地委工作，汪为书记，任为组织部长。

本月底或11月初 安源党、团地委联席会议议决，两地委合办党校，招收甲、乙两班，讲授《政治经济浅说》、《少运史》、《俄共党史》等课程。党校在工人学校放寒假后开学，汪泽楷、任岳、肖劲光、胡士廉等任教。

11月

1日至12日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长、驻鄂特派员林育南在安源视察。

本月 中共安源地委和青年团安源地委合组宣传队，刘少奇任队长，有队员40名。

12月

19日至26日 刘少奇同年11月所著《整顿萍矿意见书》一文在长沙《大公报》连载。

本月 党团分化工作完成。经过党团分化，有百余名超龄团员转为党员，吸收了一批25岁以下的青年入团；由此，中共安源地方支部所属党员总数增加到约200人，青年团安源地方团所属团员共245人。

本年冬 中共安源地委书记汪泽楷到醴陵县城开展工作，建立了中共醴陵特别支部，李石溪任书记，有党员10余人。

1925年

1月

8日至16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为反对取消年终夹薪、索取欠饷而举行第二次罢工，并取得胜利。

11日 安源党组织代表朱锦堂，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任驻安（源）委员。

26日 安源团组织代表涂正楚，在上海出席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月

7日 株萍铁路工人代表出席第二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

3月

18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召开部员大会，纪念巴黎公社54周年。

约本月 刘少奇代表汉冶萍总工会赴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筹备工作。

4月

5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安源各团体联合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在此前后，工人俱乐部又联合萍乡县各团体举行了同样的大会，并为追悼孙中山举行了万人参加的讲演会，散发了上万份传单，组织了7个宣传队分赴萍乡农村各地宣传。

9日 工人俱乐部派周怀德、易绍卿组织的安源园艺工会成立，该会由安源300多户菜农组成。

11日 工人俱乐部联合萍乡县各团体，成立萍乡国民会议促成会。

本月 刘少奇所著《“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一文，在《中国工人》杂志第5期上发表。

本月或5月 中共安源地委所属萍乡县城支部成立。

5月

1日 汉冶萍总工会代表刘少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表朱少连，在广州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被选为副委员长。

1日至9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开展反帝爱国宣传周活动。

本月 中共安源地委派干部到醴陵开办农民补习班。

本月 中共安源地委所属株洲八选乡支部组织的八选乡农民协会成立，共产党员汪先宗任总干事。八选乡农协会成立后，领

导农民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6月

16日 中共安源地委组织萍乡和安源学生、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五卅”运动。

本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联合安源各团体，组成青沪案后援会（后改为雪耻会），募捐援助青岛、上海工人，并派游艺股长肖劲光为代表，携款800元赴上海慰问。

8月

中共安源地委在安源市民中开办平民学校，并派干部到萍乡、醴陵两县城学校组织学生联合会和教职员联合会。

中共安源地方党部所属党员人数增加到约230人。

9月

16日至18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隆重纪念罢工胜利三周年。此前，进行换届选举，选出了第四届各级代表和职员，陆沉被选为俱乐部主任，黄静源等被选为副主任。

21日 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勾结军阀，派军队袭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捣毁工人学校，勒洗工人消费合作社，打死工人3人，打伤数十人，逮捕中共安源地委委员、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等30余人，解雇工人1万余人，将其中约2000名工人骨干分子押解出境，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九月惨案”。

24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向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发通电，随后又在报上发表《泣告全国同胞书》，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行，吁请各界援助。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等纷纷发表函电，声援安源工人。

九月惨案后，中共中央济难会拨款救济安源工人。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善后委员会，在株洲、醴陵设立办事机构，救护被捕被难工人，安置被解雇工人。在善后委员会安排下，安源工人一部份赴广州或参加国民革命军，或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部份分赴湘鄂赣粤各地从事工人运动，大部份回到各自的家乡开展

农民运动。

10月

16日 黄静源被江西督军方本仁下令杀害于安源，时年25岁。次日，安源工人将烈士遗体抬至醴陵，隆重装殓，经株洲运往长沙，沿途各地群众集会悼念烈士，并游行示威，抗议当局暴行。

11月

6日 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代表会议在醴陵召开，恢复地方团，选出了新的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6年

2月

4日 株洲八迭乡农民协会总干事、共产党员汪先宗被当地豪绅勾结团防局和军阀杀害。

7日 株萍铁路工人代表在北京出席全国铁路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大会通过了《株萍铁路工会报告决议案》。

中旬 刘昌炎奉调回安源，恢复中共安源地委并任书记，按照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关于加紧民众运动准备北伐的决议精神，在安源路矿和萍乡全县开展党的工作和工农运动。

在此前后，共产党员、安源工人袁德生、张连瑞、张汝全等在株萍铁路沿线开展农民运动，逐渐在萍乡农村各地建立起中共组织和农民协会。

3月

16日 株萍铁路总工会在醴陵成立，朱少连任委员长，并在安源、株洲设立分会。

5月

1日 株萍铁路总工会代表朱少连，萍乡煤矿工人代表袁月楚，在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朱少连向大会作了题为《安源路矿工人之奋斗》的报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会委员。

本月 国民革命军北伐先遣队叶挺独立团进入湖南，接着在泗汾醴陵一带作战。中共安源地委发动萍矿工人、株萍铁路工人和萍乡农民、学生大举助战，北伐军因此而迅速取得醴陵泗汾战役的胜利。

9月

月初 国民革命军开始进行江西战役，安源工人组织破坏队、侦探队、运送队、救护队、慰问队等支援北伐，使革命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赣西大片地区。

6日 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安源，工人踊跃参军或随军助战。

同日 以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刘昌炎等为常务委员的国民党安源市党部开始公开活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的国民党萍乡县党部同时公开。

10日 萍乡人民和安源工人举行大会，欢迎国民革命军，庆祝胜利。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第三军副党代表朱克靖、第六师党代表肖劲光等到会演说。大会宣布解散县保安局和警察所，恢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公开恢复后即分为株萍铁路总工会和萍矿总工会。同日，株萍铁路总工会迁驻安源，在醴陵、株洲设立分会。

14日 萍矿总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会，朱锦堂被选为委员长（朱不在安源，其职务由刘义代理），当时有会员1200余人。

本月 安源女界联合会成立，青年团安源地委委员王毅任委员长。

10月

1日至13日 中共湘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刘昌炎代表安源党组织出席大会，被选为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16日 黄静源、李福成、段志发三烈士殉难一周年，萍矿总工会等25个团体联合举行群众大会，沉痛悼念。

29日 萍矿总工会联合萍矿同人协会发起组织“赣西人民维持萍矿运动委员会”，与湘鄂两省致力于整顿汉冶萍公司的民众团体一致行动。

约在本月 中共萍乡特别支部成立，隶属安源地方党部。

约在本月 在中共安源地委组织下，萍乡各公法团体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并枪毙了大土豪劣绅叶紫屏。

11月

7日 萍安 30 余个团体联合举行大会，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9 周年，到会 27000 余人。

8日 萍安 28 个团体 25000 余人举行反英帝国主义示威游行大会。

12月

萍矿总工会代表刘义，株萍铁路农民协会代表袁德生、晏方贤等，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刘义向工人代表大会作了《萍矿总工会报告》。

1927年

1月

萍乡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班。

2月

8日 萍乡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分别成立了县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在此前后，由于中共安源地委的工作，安源和萍乡全县各界民众团体陆续成立并获得发展。到 1927 年春夏之交，萍乡全县工会会员近 5 万人，农会会员 8 万人，女界联合会会员 2000 余人，学生联合会会员 1500 余人，教师联合会会员 200 人，商民协会会员近千人。

本月 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成立了省农民协会。萍乡县农民代表出席了大会，袁德生被选为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

3月

株萍铁路工人代表李涤生出席第四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务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叶挺部队招募员、原安源工人刘春生奉命到安源招收了 130 多名工人参加国民革命军。

中共安源地委领导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农民自卫军，攻打芦溪东阳的地主武装，取得胜利。

4 月

萍乡人民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成立。法庭在本月和 5 月先后审判并处决了土豪劣绅俞孟甫和反革命分子方芝祥、曾文俊等。

萍乡各人民团体选举共产党员罗运磷为县长。

在赣湘鄂三省民众整顿汉冶萍运动推动下，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组织整理萍矿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和萍矿总工会共同管理萍矿生产和运销。萍矿总工会委员长刘义为整理萍矿委员会五委员之一，被任命为萍矿事务处长，株萍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朱少连被任命为萍矿株洲转运局局长。路矿两工会领导工人积极参加矿山生产和运销的管理工作，使百孔千疮的萍矿有了转机，对缓解武汉革命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和煤荒，改善工人的生活，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5 月

下旬 马日事变后，湖南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组织工农武装进攻长沙，以期平定许克祥叛乱。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县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以及工农群众共数千人，在以刘昌炎为首的萍乡人民军事委员会指挥下，参加了这次战斗，与敌军激战于易家湾，后奉命撤退。

6 月

5 日至 6 日 湖南反动军队进犯萍乡和安源，捣毁县党部和工会、农会、女界联合会等革命团体。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刘昌炎、委员周怀德和萍乡县县长罗运磷等 40 余人壮烈牺牲。

14 日 萍乡土豪劣绅组织反动武装并欺骗和胁迫农民围攻

安源。共产党员、萍矿工人程昌仁受命指挥工人奋起自卫，激战约半个月，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安源这块革命阵地。

20日至23日 萍乡煤矿工人代表宁迪卿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

月初 中共安源地委奉命改组为特区委，宁迪卿任书记，共有党员约600人。

约中旬 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夏明翰到安源，传达省委指示，要求安源特区委注意保存工会和武装，表面上极端灰色，内部则招兵买马，积草囤粮，以图到时一用。根据这一策略，矿警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所有警兵由工人充当，排长队长由共产党员担任。特区委并派人到附近各县招集工农武装到安源待命。到8月底，聚集在安源的工农武装共达1000余人。

本月 共产党员邓贞谦等在江西农民运动干部训练班毕业后，奉党的指示利用合法身份回萍乡从事农民运动，建立萍乡县农协筹备处。

8月

中旬 中共安源特区委奉命改组为市委，蔡以忱任书记。市委下辖3个区委，17个直辖支部，党员共约700人。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中共安源市委成立了行动委员会，积极准备秋收暴动。

下旬 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到安源找湖南省委，报告浏阳、平江农军和卢德铭所部警卫团开赴修水、铜鼓休整待命的消息，请示办法。中共安源市委即派委员宁迪卿去长沙报告省委。

31日 毛泽东赴安源部署秋收起义途经株洲时，向朱少连等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对株洲的暴动作了部署。

9月

1日至4日 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党和军事负责人会议（即安源会议），讨论平江、浏阳、醴陵、株洲、萍乡和安源秋收

暴动的布置。会上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决定将驻安源、修水、铜鼓三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于11日分三路发动，与平、浏、醴、株、萍、安工农群众暴动相配合，夺取长沙。

5日 凌晨，中共安源市委指挥工人分头捕杀矿警队内的反动官长陈鹏等8人。接着，根据安源会议决定，将集结在安源的各路工农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后改称第二团），以王新亚为团长，蔡以忱为党代表，全团近2000人。

约5日 毛泽东在安源向驻铜鼓、修水的浏阳农军、平江农军和警卫团发出通告，命令三部按安源会议决定行动。

5日 毛泽东和安源行动委员会分别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安源会议结论，约定11日发动。省委当日开会批准了安源会议结论，并决定在株洲组建一个团，以朱少连为团长，列入毛泽东所部第一师建制，命名为第四团。

约6日 毛泽东同潘心源等一起，从安源出发赴铜鼓。

9日 按照计划，铁路工人开始破坏粤汉铁路和株萍铁路，截断敌人交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11日 以安源工人为主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凌晨从安源出发，进攻萍乡县城，未能奏效。

12日 第二团凌晨再攻萍乡县城，仍未克，遂转攻醴陵。途经萍醴交界处的老关车站，歼敌一个排。当日下午，在醴陵农民的配合下，攻克醴陵县城，成立了醴陵县革命委员会。

同日 遵照省委命令，朱少连在株洲领导工农武装攻打团防局，以期夺取枪支组建第四团。但进攻失败，第四团未能建成。

16日 第二团攻克浏阳县城。因孤立无援，且指挥失误，于17日陷入敌军重围，部队被打散。

19日 第二团余部及由安源工人组成的爆破队同第一、三团在文家市会师。当晚，前敌委员会决定，向萍乡退却。

25日 凌晨，工农革命军行至萍乡芦溪，遭敌袭击。总指挥

卢德铭牺牲。之后，毛泽东收集部队继续南下，向罗霄山脉中段退却。

10月

中旬 中共湖南省委派向钧到安源，组织中共安源临时市委。至本月底11月初，原市委所属3个区委恢复了两个，17个直属支部恢复了16个，共有党员约600人。

11月

中旬 中共湖南省委调向钧回省委工作，派李运钧到安源召集临时市委扩大会议，选出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1人，组成市委，郭炳坤任书记。

18日至25日 中共安源市委领导萍矿工人举行经济罢工，取得部分胜利。

12月

5日 中共安源市委改组，选出委员9人和候补委员5人，组成新的市委，郭炳坤仍任书记。

6日 中共安源市委开始举行反对新军阀战争宣传周，并派专人分赴县城、湘关、上栗、芦宣4个区指挥工作，为萍安总暴动作准备。

11日 中共安源市委遵照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全省政权的部署，领导工农举行萍安总暴动。16日，暴动失败，市委书记郭炳坤等4人壮烈牺牲。郭炳坤牺牲后，市委常委廖保庭接任市委书记。

1928年

1月

16日 中共安源市委所属上栗区委策动上栗市靖卫队兵变成功，夺得步枪50余支。第二天，将队伍转移到附近的斑竹山。根据市委决定，组成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二团，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萍北的武装割据。

在此前后，中共安源市委委员、湘关区委书记邓贞谦根据市

委决定，协同小西路支部，以刘型等率领的游击营为基础，组成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一团。

24日 市委派党员6人往萍乡莲花交界处的宗里，协同市委所属宗里支部开展游击战争。由此逐渐打通了经莲花通往井冈山的交通线。

30日 刘型、张汝全等所部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一团，联合小西路农民共5000余人，攻打腊树下靖卫团，取得胜利，开始了小西路的武装割据。

2月

本月初 中共安源市委改组，书记仍为廖保庭。

8日 中共安源市委为配合西、北两路工农革命军进攻萍乡县城，发动萍矿工人在矿区及其附近骚动，破坏交通，掷放炸弹，以牵制敌人兵力。

13日 驻斑竹山的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二团，联合农民进攻萍北清溪的靖卫队，以期与第一团会合，攻取县城。攻10余时未奏效，撤退时被打散，安源工人中的著名猛士、共产党员谢怀德在战斗中牺牲。此后，该团分成3个暴动队，分赴萍北和萍乡宜春边界游击。

下旬 中共湖南省委在醴陵召开由醴陵、株洲、安源、浏阳4个县市党组织代表参加的湘东会议，成立了中共湘东特委，选举杨福涛为书记（杨未到职，由滕代远代理）。会议决定举行醴陵暴动，促成湘东农村武装割据。会议要求，安源工人应成为湘东暴动的领导力量。中共安源市委根据湘东会议的决定，为配合醴陵暴动而再次组织了萍安总暴动。醴陵暴动失败，这次萍安总暴动亦未奏效。

下旬 莲花县的共产党员与湘东特委、安源市委取得联系，奉命成立支部（后改为区委），隶属于安源市委。

3月

约月底 中共安源市委改组为萍乡县委，管辖范围和隶属关

系仍旧。

4月

18日 中共安源市委委员邓贞谦赴井冈山联络工作后返回安源途中被捕，同年6月英勇牺牲于萍乡县城。

约本月 中共安源党组织代表胡德荣启程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5月

21日 萍矿总工会秘密成立，共有会员800余人。

同日 中共中央巡视员林仲丹，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表贺昌，同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廖保庭到达安源召开湘东特委会议。5月底或6月初，省委和湘东特委机关迁驻安源。

本月 恢复中共安源市委，与萍乡县委同属湘东特委直接领导。袁文卿任市委书记，彭商人任县委书记。

本月 中共萍乡县委所属莲花区委组织农民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本月或6月 安源工人和长沙学生共二三百人，经安源上井冈山参加红军。

6月

下旬 由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一团缩编而成的萍乡小西路游击营，根据中共安源市委指示，在刘型等率领下，离开小西路经莲花、永新到达井冈山，被编入红四军。

本月 中共湖南省委在安源建立交通局。6、7两月，中共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杜修经先后由安源派人护送，去井冈山巡视。

7月

中共湖南省委为了实现从平江沿湘赣边到湘南的割据，从安源工人和长沙工人中各调一名党员随滕代远去平江建立湘东北特委，与彭德怀、黄公略部队联络，策动平江起义；又从安源抽调35名党员到平江、湘南等暴动地区工作，并指示中共安源市委和萍乡县委发动萍安总暴动，要求红四军同这一暴动相配合，攻占

52
AB

萍乡和安源。省委还组织了七八十名安源工人赴井冈山参加红四军，并要求红四军“立即为安源工人开一教导队，训练红军干部”。

8月

16日至17日 湖南军阀何键率军队袭击安源，中共湖南省委、湘东特委、安源市委、萍乡县委等9个机关被破坏，党的许多重要干部被捕被杀，留在安源继续指挥工作的省委常委林仲丹和湘东特委常委蒋长卿，不久亦因被搜捕而离安。

11月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袁德生巡视井冈山之后经安源赴上海，向中共中央递交毛泽东所写《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袁并携专款到萍乡建立井冈山同中共中央、湖南省委之间的交通机关。

本月 井冈山根据地所属赣西采运处在萍乡县城建立，以一家药店为掩护，为红军采购和转运布匹、药材、食盐、纸张等物资。

1929年

1月

8日 安源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朱少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萍乡县城。

2月

中共湖南省委派人到安源恢复党组织，找到党员6人。

9月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派黎兆寅到安源工作。安源的党员恢复到10余人，分为3个小组。

10月

中共安源市委所属安源矿区的党支部恢复到3个，共有党的小组8个，党员40人。市委决定加紧恢复萍乡城镇和农村的党组织。

本年冬或次年初 中共安源市委改组为特别区委。

1930年

2月

2日 萍矿宣布开工。中共安源特别区委领导工人为索欠饷而举行罢工，坚持5天，取得部分胜利。

19日 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安源特别区委，加紧工会工作，集中一切力量，派人打入敌方重要工作处；利用工厂委员会开展合法斗争，尽可能改善工人待遇；秘密成立工人纠察队；联络株萍铁路工人，渐次向株洲、长沙、粤汉铁路发展，尽量吸收进步工人入党。

3月

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张学琅到安源检查、指导工作。

5月

16日 黄公略率领红三军到安源扩军、筹款和搜集枪弹。1000余名安源工人参加红军。

6月

22日 红三军团之一部到安源，有1500余名工人参加红军。

9月

24日 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近郊移师湘东赣西途中，到达安源，进行休整、扩军、筹款。

25日至27日 驻安源红军召开全军活动分子会，派干部帮助建立安源市苏维埃政府。安源工人为红军修理枪械、搜集弹药，协助红军打土豪筹款，缴获矿局数箱银元送给红军。有1000多名安源工人参加红军，其中挑炸药的100多名工人在10月4日攻克吉安后组成红一军团工兵连，一批技术工人携通信器材参军后组成红五军电话大队。

在此前后，萍乡县境北部和南部陆续建立起乡、区、县苏维埃政权，苏区和游击区人口共约20万，占全县人口总数百分之四十。

， 10 月

奉命在安源组织和训练工人纠察队的红五军干部方强，率领 100 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到清江加入红一军团。同时，安源市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喜率领一支约 300 人的工人纠察队到莲花，加入工农红军湘东独立师。

(执笔人：李昌学 周小建)

安源路矿工人人数统计表

株萍铁路工人人数：1921年至1930年均为1100人左右。

萍乡煤矿工人人数统计表

时 间	工人数	说 明
1908年	3600余人	1907年萍矿建成，1908年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组为汉冶萍公司。
1914年	5000人	
1921年至 1925年9月	12000余人	
1925年10月 至11月	800余人	1925年9月2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被军阀封闭，大部分工人失业。
1926年10月	2000余人	1926年9月，北伐军到达安源，工会恢复，失业工人复业者增加。
1926年12月	约4000人	
1927年9月	7000余人	
1928年7月 至1930年3 月	5000余人	
1930年9月 至1933年	3000余人	
1938年	1087人	

中共安源路矿党组织发展概况表

(1922年—1930年)

时 间	名 称	书记(委员 长) 姓名	下属组织	党员人数	说 明
1922年约2月	中共安源 支部	李立三		6人	1922年约2月, 中共安源支部成立, 是为中共安源党组织之始。
1922年9月	中共安源 地方支部	李立三		10余人	根据中共“二大”党章规定, 从1922年8月起, 安源党组织的名称为地方支部。
1923年5月	中共安源 地 委	朱少连	小组	约30人	1922年冬或1923年春, 根据党章规定, 地方支部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 简称“地委”。1923年6月, 朱少连代表安源地方支部出席了中共“三大”, 当选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8月	同 上		小 组	40人	
1924年8月	同 上	宁迪卿	小 组	85人	
1924年12月	同 上	汪泽楷	小 组	约200人	据文献记载, 1924年8—12月党团分化中, 由超龄团员转为党员的约120人。
1925年8月	同 上	汪泽楷	支 部	约230人	1925年1月, 朱锦堂代表安源地方支部出席中共“四大”, 当选为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四大”以后, 安源党组织的名称为地方支部, 下辖支部, 其领导机构仍为地方执行委员会, 简称“地委”。

(接上页)

1925年9月下旬至1926年2月上旬	(停顿)				1925年9月21日,工人俱乐部遭军阀封闭,党的组织停顿。
1926年2月中旬至1927年6月	中共安源地委	刘昌炎	支部 约30个		1926年2月中旬,地方党部和地委恢复。1926年10月,刘昌炎代表安源地委出席中共湖南区“六大”,当选为区委委员。
1927年7月	中共安源特区委	宁迪卿	支部 约30个	约600人	1927年7月初,中共安源地委奉命改组为特区委。
1927年8月	中共安源市委	蔡以忱	3个区委, 17个直辖支部。	约700人 (其中安源矿区党员549人)	“八七”会议后不久,中共安源特区委奉命改组为市委。蔡以忱在秋收起义中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
1927年10月	中共安源临时市委		2个区委,16个直辖支部	约600人	秋收起义后,市委停顿约一个月,后中共湖南省委派向钧到安源组织临时市委。
1927年11月	中共安源市委	郭炳坤			1927年11月,向钧奉调回省委工作,李运钧奉派到安源组织正式市委。
1927年12月	同上	廖保庭			1927年12月16日郭炳坤牺牲,廖保庭接任市委书记。
1928年2月	同上	廖保庭	1个总支, 4个区委。	700多人	
1928年3月至1月	中共萍乡县委				1928年3月,中共安源市委奉命改组为萍乡县委,管辖范围和隶属关系仍旧。

(接上页)

1928年5月至8月中旬	中共安源市委	袁文卿				1928年5月，恢复安源市委，与萍乡县委分开，并列直属湘东特委领导，市委管路矿，县委管路矿以外全县城乡。1928年6月，胡德荣代表安源党组织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
1928年9月至10月						1928年8月中旬，驻安源的湖南省委、湘东特委、安源市委、萍乡县委等党的机关遭敌破坏。
1929年2月					6人	1929年2月，湖南省委派人到安源恢复党组织。
1929年9月	中共安源市委				10余人，另有数十人未与党组织发生关系	
1929年11月	同上			2个支部	约40人	1929年9月，湖南省委决定派黎兆寅到安源主持工作。
1930年3月	中共安源特别区委			精安源、萍乡、醴陵、株洲等地党组织，其中安源10个支部，醴陵35个支部	安源48人 醴陵220余人	
1930年8月至10月	同上			4个支部	54人	萍、醴分开成立县委，安源特区委只管安源矿区的党组织。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会）发展概况表

(1922年—1930年)

时 间	工会名称	负 责 人	部员（会员）人数	说 明
1922年3月至 4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 乐部筹备委员会	李立三	300余人	
1922年9月初	安源路矿工人俱 乐部	正主任李立三 副主任朱少连	700余人	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正式成立，安源工人代表出席了全国第 一次劳动大会
1922年10月至 1923年8月	同 上 (第一届)	总主任 李立三 后刘少奇代 理外主任刘少奇 后陆沉代 后又陈潭秋代 理内主任余江涛 后刘少奇代 理路局主任朱少连	12000余人	1922年9月安源工人大罢工后，路矿全 体工人加入俱乐部，俱乐部于同年10月 改组，健全了组织机构。
1923年8月至 1924年8月	同 上 (第二届)	总主任 刘少奇 理外主任陆 沉 理内主任朱锦堂 路局主任朱少连	12000余人	1924年2月株萍铁路工人代表出席第 一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

(接上页)

1924年8月至 1925年8月	同上 (第三届)	主任 陆沉 副主任 (待考)	12000余人	1924年9月, 汉冶萍总工会在安源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刘少奇当选为该会委员长。 1925年2月, 株萍铁路工人代表出席第二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 1925年5月, 安源工人代表出席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 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
1925年8月至 9月	同上 (第四届)	主任 陆沉 副主任 黄静源等	12000余人	1925年8月选出第四届俱乐部负责人, 同年9月21日, 俱乐部被军阀封闭, 副主任黄静源牺牲, 俱乐部停顿一年。 1926年2月, 株萍铁路工人代表出席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3月, 株萍铁路总工会成立, 朱少连任委员长。 1926年5月, 株萍铁路总工会代表朱少连、安源煤矿工人代表袁月楚出席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 朱少连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接上页)

1926年9月至 1927年9月	株萍铁路 总工会	委员长 朱少连	约1000人	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萍乡、安源，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恢复，并改名为萍矿总工会。 1926年12月，株萍铁路和萍矿工人代表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 1927年3月，株萍铁路工人代表出席第四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 1927年6月，安源工人代表宁迪卿出席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当选为全总执行委员。
1927年10月至 1928年4月	萍矿总工会			1927年9月湘赣边秋收起义以后，萍矿总工会领导人离开安源，工会活动停顿半年之久。
1928年5月	同上		800余人	1928年5月1日萍矿总工会正式恢复。
1928年6月	同上		2000余人	
1928年7月至 9月	同上			安源市委和萍矿总工会等组织遭敌人严重破坏。
1930年3月	安源路矿 工人俱乐部		80余人	1930年3月，工会恢复，并恢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名称。

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团组织发展概况表 (1921年—1927年)

时 间	组 织 名 称	委 员 长 (书 记) 姓 名	下 属 组 织	团 员 人 数	说 明
1921年12月	社会主义青年团 安源路矿支部	李立三		8人	1921年12月成立安源路矿团支部当时称为“小团体”
1922年12月	社会主义青年 团安源地方执 行委员会	陆 沉	支部7个	90人	
1923年12月	同 上	陈潭秋	支部26个	168人	1923年8月安源团代表吴化之、袁世 贵出席团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4年12月	同 上	贺 昌	支部36个	245人	1925年1月安源团代表涂正楚出席团 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5年8月	社会主义青年 团安源地方执 行委员会	吴景中	同 上	433人	1925年3月至5月袁达时任书记兼宣 传部部长。后吴景中代。8月换届选举，吴连任。
1925年11月	同 上	黄五一 后涂正楚代		80余人	1925年9月惨案后，团组织多数负责 人被迫离开安源。11月6日安源团代 会在醴陵举行，选举新的地委。
1925年12月	同 上	月 山	支部13个	101人	
1926年9月	同 上	江益诚		71人	
1926年10月 至1927年9月	同 上	左克诚		600余人	有400余人参加秋收起义，此后团组 织情况不明。

有关资料的目录索引

(1951—1987年)

一、论文、资料

- 《在毛主席领导下前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 彭江流 江西日报 1951.7.1
-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历史》 彭江流 工人半月刊 工人出版社
1954.1.12
- 《冲锋在前 退却在后——老共青团员谈安源煤矿的罢工斗争》 毅夫 新
湖南报 1957.5.15
-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湖南省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9.2
- 《刘昌炎同志传略》 江西省民政厅 不朽的革命战士第一集 江西人民出
版社 1959.12
- 《坚贞不屈的黄静源同志》 江西省民政厅 不朽的革命战士第一集 江西
人民出版社 1959.12
- 《安源矿工的购物证》 刘东瑞 工人日报 1962.6.10
- 《安源大罢工》 楨居 工人日报 1962.9.14
- 《安源路矿大罢工胜利的文物》 玄方 解放日报 1962.9.17
- 《李立三刘少奇在安源罢工中是有功绩的》 沈庆林 党史研究资料 1979
年第9期
- 《关于民歌“有个能人毛润之”的说明》 彭江流 党史研究资料 1979
年第11期
- 《中国产业工人中最早的党支部》 一民 解放军报 1979.7.23
- 《刘少奇同志在安源签订的十三条协定》 劲松 江西大学学报 1980
年第1期
- 《究竟谁代表安源路矿工人谈判并签订十三条的》 宋俊生 江西大学学报
1980年第3期
- 《不能任意改动历史资料》 王维礼 党史研究资料 1980年第6期

- 《关于民歌“有个能人毛润之”的问题》 毕兴 党史研究资料 1980
年第6期
- 《安源工人教育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赖志奎 江西教育学院学刊 1980
年第1期
- 《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罢工》 沈庆林 人民日报 1980.3.10
- 《刘少奇同志在安源大罢工中的历史功绩》 裘之倬 刘传政 江西日报
1980.3.14
- 《安源工人心中的明灯》 蔡桑安 江西日报 1980.3.15
- 《刘少奇同志和安源工人心连心》 中共安源煤矿委员会 江西日报
1980.3.20
- 《一段真实的历史——读少奇、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刘培
松 江西日报 1980.4.14
-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 长沙市革命纪念地办公室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纪念馆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4
- 《在安源大罢工中的刘少奇同志》 彭永辉 光明日报 1980.5.18
- 《中流砥柱——刘少奇同志在安源大罢工的日子里》 黄振位 广州日报
1980.5.20
- 《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 朱子金 工人日报 1980.5.21
- 《李立三在安源工运中的功绩》 裘之倬 刘传政 新湘评论 1980年第
11期
- 《安源大罢工中李立三活动的几则史实》 黄少群 党史研究资料 1981
年第6—7期
- 《安源工人歌咏的传统》 梁茂 徐士家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81年第1
期
- 《安源工运是我党集体奋斗的光辉范例》 邓启沛 争鸣 1981年第2期
- 《中国工人运动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 凤玉 河北大学学报 1981年
第4期
- 《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商店——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商业部经济研
究所 革命根据地商业史料 1981.1
- 《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纪念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2
- 《毛泽东同志到安源》 刘善文 支部生活(江西) 1981年第2期

-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简介》 宋俊生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2年第3辑
- 《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李昌学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2年第3辑
- 《毛泽东同志一九二一年秋到安源史料考》 刘义胜 刘善文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2年第3辑
- 《毛泽东同志深入安源煤矿最底层》 彭江流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2年第3辑
- 《二十年代安源工人教育》 刘家林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2年第3辑
-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杨放萍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2年第3辑
- 《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在安源从事工运期间任职情况介绍》 陈作善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2年第3辑
- 《周怀德小传》 刘传政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2年第3辑
- 《科学社会主义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初期结合》 刘善文 江西社会科学 1982年第6期
- 《刘少奇李立三与安源大罢工》 姜平 江海学刊 1982年第4期
- 《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时间的考证》 彭江流 江西大学学报 1982年第3期
- 《工人阶级的胜利壮举——纪念安源大罢工六十周年》 李昌学 江西日报 1982.9.15
- 《李立三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 唐纯良 刘传政 北方论丛 1982年第2期
-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的创立》 刘建华 严福春 历史知识 1982年第1期
- 《安源怒涛——刘少奇同志在安源的革命活动》 刘义胜 支部生活（江西） 1982年第2期
- 《发扬革命传统 加强党的建设——纪念安源罢工胜利60周年》 萍乡矿务局党委 支部生活（江西） 1982年第9期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萍乡矿务局党委宣传部 支部生活（江西） 1982年第9期

-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 安源纪念馆 萍师中文科 支部生活（江西） 1982年第9期
- 《一部工人运动的史诗——劳工记》 刘传政 工人日报 1982.4.13
- 《陈潭秋与五一纪念歌》 刘传政 工人日报 1982.4.25
- 《安源工人的杰出代表朱少连》 黄爱国 工人日报 1982.12.18
- 《朱少连简历》 黄爱国 党史研究资料 1983年第4期
- 《科学社会主义与安源工人运动结合的独特道路》 刘善文 湘潭师专学报 1983年第3期
- 《抱定共产主义信念奋斗不息——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85周年和逝世14周年》 安源纪念馆 江西日报 1983.11.11
- 《试论一九二五年九月安源工人运动受挫的原因和教训》 吴直雄 江西社会科学 1983年第4期
- 《黄静源》 吕芳文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7.
- 《浅谈党在安源罢工中的策略》 刘善文 胡自国 湖南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3年第6辑
- 《贺昌同志在安源》 邓启沛 晋阳学刊 1983.2.
- 《关于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到安源时间问题》 邓启沛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3.7.
- 《安源旬刊简介》 刘传政 胡自国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3年第8期
- 《安源“九月惨案”之经过》 黄爱国 党史研究资料 1984年第3期
- 《党领导下的安源工人运动》 刘善文 刘义胜 江西党史讲义 1984.10.15
-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记事》 刘善文 胡自国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4年第11辑
- 《安源路矿工人党支部的创建经过》 薛世孝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4年第11辑
- 《究竟谁代表萍乡煤矿总局与李立三谈判并签订十三条协议的?》 刘传政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4年第11辑
-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 李昌学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4年第10期
- 《朱少连》 黄爱国 江西英烈第1辑 1984.7.

- 《朱少连》 陶宗侃 中共党史人物传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 《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同志是同谁到安源考察》 刘善文 支国华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4年第12辑
-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裁判委员会》 谢家俊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5年第16辑
- 《北伐战争中的安源团员青年》 胡自国 江西青运史研究 1985年第3期
-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与安源工人运动》 刘善文 萍乡教育学院学报 1985年第2期
- 《论安源会议》 刘义胜 萍乡教育学院学报 1985年第1期
- 《小莫斯科时期的工运歌谣》 李昌学等 萍乡教育学院学报 1985年第1期
- 《刘少奇同志早期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 王作坤 济宁师专学报 1985.1.18
- 《黄静源》 李昌学 中国工人运动先驱 1985年第4集
- 《袁德生》 邓启沛 刘传政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 《黄静源》 江西英烈第2辑 1985
- 《刘昌炎》 杨放萍 江西英烈第2辑 1985
- 《周怀德》 刘传政 江西英烈第2辑 1985
- 《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安源工人运动纪事》 刘善文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5年第15辑
- 《国际歌在安源》 刘传政 中国煤炭报 1985.6.15
- 《贺昌》 邓启沛 刘传政 江西英烈 1985年第2期
- 《安源旬刊介绍》 黄爱国 江西革命文物 1986.1.
- 《素称“江西之冠”的萍乡工农运动》 彭江流 江西革命文物 1986年第2期
- 《李立三到安源开展工作的时间》 王永均 党史研究资料 1986年1—2期
-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张松林 党史研究资料 1986年第6期
- 《安源团在工人运动中的历史功绩》 陈作善 青运史研究 1986年第1期
- 《安源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吗?》 宋俊生 萍乡教育学院学报

1986年第2期

《林瑞笙》 杨放萍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6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一首广为流传的工人阶级的战歌》 刘传政 中国煤炭报 1986.5.7

《关于我国产业工人第一个党支部若干问题的考证》 黄爱国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6年第18辑

《最初的司法尝试》 谢家俊 江西司法 1987年第1—2期

《北伐战争中的安源煤矿工人》 薛世孝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7年第1期

《谁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的党代表?》 黄爱国 江西革命文物 1987年第3期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后的安源工人》 李昌学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7年第3期

《安源工人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典范》 李昌学 萍乡教育学院学报 1987年第3期

《一次成功的示威运动》 黄爱国 湖南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7年第7期

《李立三与工农联盟歌》 刘传政 中国煤炭报 1987.5.30

《安源路矿工人读书处》 黄爱国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7年第24期

二、回忆录

《杨士杰烈士的故事》 谢清英 红色风暴第3集 1958.10

《工人俱乐部的小战士——儿童团》 中国青年报 1959.3

《毛主席在安源的时候》 萍矿老工人和安源烈属集体回忆 红旗飘飘第12集 1959.5

《毛主席关怀安源工人》 张明生 红旗飘飘第12集 1959.5

《想念毛主席》 吴友生 红旗飘飘第12集 1959.5

《真理的启示》 袁品高 红旗飘飘第12集 1959.5

《在刘少奇同志身边》 张明生 红旗飘飘第12集 1959.5

《第一所工人学校》 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 红旗飘飘第12集 1959.5

《工兵始祖》 邱立德 红旗飘飘第12集 1959.5

《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源》 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 红色风暴第5集 1959.7

《毛主席亲临安源》 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 红色风暴第5集 1959.7

《少奇同志定决策》 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 红色风暴第5集 1959.7

《刘少奇同志一身是胆》 张明生 红色风暴第5集 1959.7

- 《毛主席关怀安源工人的成长》 张明生 红色风暴第5集 1959.7
- 《毛主席在安源的时候》 周炳彝等 红色风暴第5集 1959.7
- 《怀念少奇同志》 文桂生 红色风暴第9集 1960.2
- 《到广东去找少奇同志》 袁品高 红色风暴第9集 1960.2
- 《少奇同志和安源的“黑脚板”》 袁学之 湖南日报 1980.5.12
- 《老工人回忆安源大罢工》 刘善文等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2年
第3辑
- 《暴动》 王耀南 坎坷的路 战士出版社 1983.6.
- 《回忆安源工人运动》 邓佑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5年第13辑
- 《随矿警队参加秋收起义》 周贵良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7年第3
期
- 《三进安福调农军》 金洪喜 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 1987年第3期
- 《革命风雷驻心头——访秋收起义队员邓文清》 江西日报 1987.9.21
- 《悲愤的抗争——安源老工人谭福生等人的片断回忆》 刘继生 江西工
运史研究资料 1987年第1期

(李建军根据安源纪念馆藏资料和高飞提供的目录整理)

后 记

本书是根据原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部署，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直接指导下和中共萍乡市委的领导下，以中共萍乡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为主，并从萍乡矿务局、萍乡教育学院等单位抽调人员集体编纂而成。为了加强对本书编纂工作的具体领导，成立了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领导小组，设立了编辑室。编纂工作从1984年4月开始至1988年4月完成，历时4年，四易书稿。其间，经集体讨论纲目，分工合作完成初稿，主编统编，编纂领导小组复审，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终审定稿。

本书编纂工作，得到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江西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萍乡市档案馆、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以及江西、湖南部分市、县党史办等单位的帮助和支持，参加过当年安源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和知情人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中共萍乡市委有关领导同志和本市部分史学工作者应邀参加过大纲和概述的讨论，安源纪念馆不少同志热情为本书的编纂做了许多服务工作，萍乡矿务局给予了经费支持，原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始终给予指导、关怀，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予以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书中不足和不准确之处，敬请参加过当年安源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党史界的专家和读者予以指正。

编 者

1988年4月30日

本书编纂人员

编纂领导小组成员：曾险峰（组长）、杨桂香（副组长）、肖树美（副组长）、张振初、邓启沛、陈垂畴。领导小组负责全书编纂工作和人员的安排，审定大纲，修改和审定编者撰写的文字，如概述、大事记、人物简介等。

编辑室人员：邓启沛（主编）、刘善文（主编兼概述执笔）、李建军（历史文献编辑）、高飞（回忆录编辑）、杨放平（参考资料编辑）、张振初（人物简介执笔）、李昌学（大事记和统计表执笔）、张松林（照片）。还有周小建、黄爱国、谢敬辉、黎敏等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

省征委终审人员：余伯流、蒋伟、赵敏、阮晓云、万建强。

封面
目录
正文